

专刊

云南杂志选辑

YUNNAN ZAZHI XUANJI

《云南杂志》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办期刊之一。1906年10月15日创刊，至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在日本东京印行，共发行23期，另附刊『滇粹』一册。该杂志内容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主旨，深得当时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在清末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有一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专刊

云南杂志选辑

YUNNAN ZAZHI XUANJI

《云南杂志》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办期刊之一。1906年10月15日创刊，至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在日本东京印行，共发行23期，另附刊『滇粹』一册。该杂志内容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主旨，深得当时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在清末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有一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云南杂志》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办期刊之一。1906 年 10 月 15 日创刊，至 1911 年武昌起义后停刊，在日本东京印行，共发行 23 期，另附刊“滇粹”一册。该杂志内容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为主旨，深得当时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在清末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有一定影响。

本书选录现存 19 期杂志中有关当时政治、经济、外交、文教各方面的论文、函牍、调查记录等资料，按其内容，分为序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云南社会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争回路矿利权运动、外交、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缅甸史料及大事月表十类，以类相从，各为一编。另有广告启事可以反映当时革命党人的活动和社会问题真相者，汇为附录一；原杂志各期目录，可查考其全部内容，辑为附录二。

责任编辑：兰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杂志选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1
（近代史资料专刊）
ISBN 978-7-5130-1655-1

Ⅰ.①云… Ⅱ.①中… Ⅲ.①云南省—地方史—近代 Ⅳ.①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4962 号

近代史资料专刊

云南杂志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bjb@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	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	lantao@cnipr.com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52.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781 千字	**定　　价**：	155.00 元

ISBN 978-7-5130-1655-1/K·146(4498)

再版前言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也是国内从事近代史料整理编辑工作最早的机构。自1954年组建以来，经过几代学者不间断地努力，先后编辑出版了120余期的《近代史资料》刊物、数十部《近代史资料专刊》及《北洋军阀》等大型专题史料集，为新中国近代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成长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海内外均具有较大影响。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最初叫《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在所长范文澜先生主持下，于1954年成立了以荣孟源先生为主编的《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负责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近代史资料》期刊。郭沫若院长亲自为《近代史资料》题写了刊名。除“文革”时期曾一度被迫停刊外，数十年来《近代史资料》编译室坚持为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教学服务为宗旨的办刊理念，陆续整理刊出1840～1949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档案文献史料，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因《近代史资料》期刊每期的容纳量仅有20万字左右，针对篇幅较大、期刊无法容纳的专题性史料，从1957年开始又创办《近代史资料专刊》，专门发表专题史料，不定期出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名义出版这些专题史料，不仅选题精道，而且篇幅容量较大，内容充实丰富。某个专题的新史料一次性大量公布出

版，往往会对于相关领域或专题的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太平天国史料》、《山东义和团案卷》、《辛亥革命先著记》以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等。可以说，这些《近代史资料专刊》的整理出版，都曾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许多都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因为种种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史资料专刊》的编辑出版一度中断。但是实际上编译室的同仁并未曾停止专题性史料的整理工作，也陆续整理出版了《梦蕉亭杂记》、《民国人物碑传集》和《翁文灏日记》等，只是未加以专刊之名。近年来，在所领导的支持和学界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在坚持编辑《近代史资料》期刊的同时，尝试着恢复了这项传统工作，先后又以《近代史资料专刊》的名义出版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档案史料选编》和《倪嗣冲函电集》。然而，对于那些由于出版年代较久，如今已流传较少的专刊史料，精选其中部分重新再版，于学术研究及文化保存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此次重新整理再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最早出版的一本是 195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革命先著记》，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最晚的是 1984 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距今也近三十年了。因为出版时间较久，特别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存世很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以及研究思想与方法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旧的历史结论已经成为陈迹，在审读史料中重构历史，解读其中未曾被重视的历史信息，已经越来越为新的研究者们重视。因此重新整理发表这些珍贵史料，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次再版《近代史资料专刊》，不是简单的旧籍重印，而是将过去 50 余年中陆续刊出的史料予以重新整理，并按照近代历史发展时序重新编排。各卷目次、初版时间及出版社名称如下：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义和团史料》（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华书局 1978 年再版。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

《云南杂志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以上凡 22 种 25 册，约 1000 余万字。

再版整理工作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初版之时的序、前言或编者说明之类的文字原则上不再重印，由再版整理者重新撰写编辑说明，对初版整理工作给予必要的介绍和说明。

2. 对于原稿或初版时因印刷等原因存在的明显讹误之处，再版整理者径加改正；对于校勘修订之处，均于舛误文字后加正文，并以〔　〕号标明；脱字或无法辨识者，标以□号；漏字增补者，以【　】号标明；疑问处加（?）标明；原稿文中加注之处，原为双行排印者，均改为单行排印，或加（）标明，或用小字排印；原始资料行文或署名中并列双排者也均改为单行，个别文件除外；疑有脱字或衍文者，于页下脚注标出。

3. 个别史料中，同一人名、地名前后用字不统一的现象，记录史实前后矛盾或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均保留原样未予擅改；清朝或北洋政府文献中对革命党、起义民众等污蔑诋毁之词，也都一律保留原样，以存历史之真，均请读者使用中注意。

此次能将几十年间陆续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专刊》重新整理出



版，要特别感谢知识产权出版社这种嘉惠学林的眼光与勇气。兰涛编辑不辞辛劳，往来联络指导，以及各位编辑的认真工作，都应该得到学界和社会的掌声。

参加此次再版整理编辑工作的有，《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的刘萍、卞修跃、孙彩霞和李学通。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其中如有不当之处，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　主任
2012 年 9 月

编辑说明

《云南杂志》是清末革命党人创办的著名期刊之一，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列强侵略云南为主旨，在清末民主革命时期曾发挥过相当的影响，负责人是云南籍著名革命家、同盟会员李根源。

该刊1906年10月15日创刊于日本东京，至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止，先后共发行23期，另附刊《滇粹》一册。虽曾发行至万册，但《云南杂志》存世者极少。为保存史料，以供研究近代史之参考，本室（原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于1958年，将当时能搜集到的19期（1～16期、18～20期）期刊及附刊《滇粹》，进行了整理，选录其中有关清末政治、经济、外交、文教各方面的论文、函牍、调查记录等资料，按其内容，分为：序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云南社会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争回路矿利权运动、外交、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缅甸史料及大事月表，共十类，各为一编。又将广告、启事中有关革命党人活动和社会问题真象的资料，编为附录一；将该杂志全部目录分为：各号出版日期、云南杂志总目录、附刊滇粹目录，列为附录二。作为近代史资料专刊之一种，《〈云南杂志〉选辑》于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刊创办者李根源先生特撰写序文一篇，说明该刊创办经营始末，及参与编辑工作人员情况。

初版选辑之时，编者对原文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加工，如原刊目录

标题、作者署名与正文不同者，均依正文进行了修订；原标题过于含混不确者，酌加改正或拟加副题，其中改题者仍将原题注于［ ］，而所加副题也以［ ］表示，编者酌加按语或简注也以［ ］标明；原刊正文中有用大号字体以示突出的内容，则以黑体字排印；对原文拟改、拟补之字，分别以［ ］、【 】标出；对原刊中部分过于冗长的语句，选辑时还在不失原意的情况下酌予删节。此次再版整理工作，除将原繁体字改为简体外，仅就初版中个别文字、标点舛误之处略加修正，其余一仍其旧。因编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尚请读者指正。

编　者

2013 年 2 月

目　录

一　序　编

云南杂志发刊词（一号）

呜呼云南杂志！云南杂志！是云南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今日之救亡策也，是故乡父老引领翘足朝夕期待者也，是留东同人枯脑焦心日夜经营者也。而今乃熣然灿然，如朝日之离沧海，涓涓汩汩，如长江之下岷山，以出现于我云南杂志界。凡为云南谋者，喜当何如。凡我父老，凡我同人，其愉快又当何如。虽然是编也，非仅商榷学术，启发智识之作，实为同人爱乡血泪之代表；非激越过情之谈，实不偏不颇，具有正当不易之宗旨；非草率无责任之文，实苦心孤诣，抱有绝大之希望者也。

据云岭之余脉，控金沙之长流，昆明六诏之遗墟，黔蜀两粤之保障，形势突兀，虎踞龙骧者，夫非禹域神州西南一隅之所谓云南者耶。夫非我祖我宗，筚路蓝褛，斩除狉榛，以开辟经营之云南也耶。言风景，则苍山昆海，天然之优美素着；语气候，则寒暑雨旸，小民之咨怨弗闻。山林原野，半是丰饶之区，玉石药材，久负中原之誉。且矿脉蜿蜒，矿山崔巍，五金石炭，遍地皆是，而铜铁之富，尤为世所惊羡。天何独厚滇人而使得此大好江山，极乐世界，以生以长，以歌以游，以养其父母，以畜其妻子，以托祖宗之坟墓，以营个人之产业耶。而吾人与云南之关系，遂若地球之有太阳，肉体之有灵魂。有之则以存以生，失之则以灭以死，以永劫而无复。乃孰知乌拉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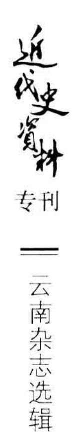
地中海北之碧眼黄发儿，携其友朋，率其丑类，挟其远洋殖民之政策，奋其膨胀势力之野心。雷惊电掣，海沸山崩，竟随十九世纪之欧风美雨以东来。鹰瞵虎视，各争要区，而此大好江山，极乐世界，遂不幸成福兰克、萨克孙两族相争之焦点。一试其虎狼毒威，而倒云南之屏藩；再逞其鬼蜮狡计，而食云南之边疆。萨克孙得志长江流域，福兰克乃更肆意吞噬。强索铁路，云南之腹心溃；攘夺矿权，云南之命脉绝。教语言以收人心，屯重兵以胁官吏。势力范围之图，只见法国之云南，不见中国之云南也；环球万国之心，只知法国之云南，不知中国之云南也。于是我祖宗所开辟，我同胞所生聚，生死攸关若太阳、若灵魂之云南，遂气息奄微，颜色黯淡，仅残其名曰云南人之云南而已。今且有著书劝法政府并其名而速取之者。呜呼，莽莽大地，已化红羊劫灰；哀哀同胞，行作白人奴隶。彼苍者天，谁实为之，而使我至于此极也。

抑吾闻之，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云南之将为他人之云南，非他人能使为已有也。惟我不能自有其所有，斯他人得乘虚攻敝，以有我所有。则谓之由我使之也可，则谓之由我赠之也可。胡为乎使之赠之。吾将兴师罪政府，视边疆如秦越，政府何能辞其责；吾将鸣鼓攻官吏，在其位而废其职，官吏尤难逃其罪。虽然，里有富人，托家于所亲。所亲弗事事，家以日落。富人方且悠焉忽焉，坐观成败。既不起而自理，且骄奢淫佚，从而为毁瓦画墁之举。则家之败也，又岂尽其所亲者之罪哉。国家学曰，“积人成国”；人民之能否，国之荣枯系焉。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则捧云南以与他人者，罪不在政府，不在官吏，实在我栖息于云南之云南人也，实在我栖息于云南之云南人也。云南人之罪，诚难辞矣。而其情则未始不可以曲恕。何则？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为优，不适为劣，天演之公例也。以我与西人较，我主彼客，其位异；我守彼攻，其势殊。虽无必胜之方，却有不败之理。而竟不然者，则中西人种之性质、之行为判然若云泥。彼以适于今日而占优胜，我以不适于今日而归劣败故耳。是使吾人负兹重戾者，又吾人之性质、之行为阶之厉也。

居今日而曰救亡，而曰偿罪，其唯改良思想之一法而已。夫根于

遗传，成于习惯。种种思想相组织、相集合，以为其内容者，是人之性质也；受中心之命令，以发现于外者，是人之行为也。而思想者，则发命令之本部，成性质之要素，握两者之枢要者也。性质之于思想，若化合物之于元素，气流固体，因元素之种量而可变。行为之于思想，若影之于形，大小方圆，随形之所成而互异。然则吾人之以性质行为不适于今日而归劣败者：岂不可改良思想，求其适合今日，因以变其性质行为而获优胜乎。且吾常闻今之爱国之士，日奔走国中，陈其救亡之策，曰改良政治、改良法律、兴学校、兴工厂、兴农商、兴海陆军、造铁路、开矿山，皇皇切切，以为当务之急，莫急于是，国舍是且将陵夷而莫救。是固然矣，虽然，吾以为思想者，万事之根本也。于此而不加之意，以剔垢去污，舍短从长，痛行改革焉。则政治也、法律也、学校等等也，改之弗能良，兴之弗可成也。何则？徒法不足自行，成功根于起信。使以旧思想行新事业，事与志违，心冷力怠。欲其不敷衍了事，是犹望贪者饮廉泉，责酷吏行宽法，吾知其必无济。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合力协谋，成事要诀。使于旧思想充满之社会中，而创一欧西惯见之举，是犹与夏虫语冰，告蟪蛄以春秋。吾知一人倡之，百千万人阻之，且不从而破坏之不止。谓余不信，则今日之新政倡而弗行，行而弗效者，又何说之辞。故曰，居今日而策救亡，亦唯改良思想之一法而已。

心理学之言曰，思想者，知之极则。观念供其材料，经验促其发达；根本则出于知觉感觉。而所谓知觉感觉者，语其来源，则又不在内而在外，与外物相接触，受外物之刺激而始生者也。夫人生天地间，不能离群独处。自有生以至老死，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身体之所接触，无非其群之人之事、之习惯、之议论，以为其刺激物。刺激物若何，则知觉感觉随之，思想亦自不能超群而独异。否则必其尝受他群之刺激而然。盖群者，实有一种无形势力，冥冥中管领思想，不使越雷池一步也。然则思想不可变乎？曰，乌有是。思想之为物，固随刺激物以为变者也。吾人不欲变则已。若其欲之，则现世优胜民族之思想，足为吾人刺激物者且万万。有心人所当精心研究，撷其精华，抽其神髓，以输入传布之。持以定力，竭其热诚。人非木石，孰能无动。苟得一二人焉，蒙其影响，受其感化，则由我及人，由此及彼，



心心相印，脉脉咸通。若水之动波纹，若声之传大气；思想丕变，可期日待也。输入思想，厥道有二，曰学校，曰新闻杂志。学校，王道也，其功缓，且一时难普及，中年以上，又弗暇从事。若新闻，若杂志，则以文明高尚之思，环球治乱之故，日日噪聒其耳，刺激其心。使阅者如亲承恳切之教，心领神会；如足履文明之土，耳目一新。熏习既久，潜移默化，其功之伟，真莫与京。乃反观故里，学校既寥寥有限，新闻杂志且并萌芽而弗之见。噫，以滇事之危急，改良思想之切要，而其设备乃若此。此同人所为忧心如焚，洒泪成血，不得不努其棉薄之力，効其款款之诚，以出此编也。

本编宗旨，改良思想。思想之要，厥有数端。

一、国家思想

积人成国，国人一体。强弱存亡，责任在己。人果无国，人何以存。人竟忘国，国乃凋残。

二、团结思想

物竞酷烈，势强者胜。乱石散沙，何以能竞。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

三、公益思想

与群栖息，相维相系。一举一动，宜为群计。群己之间，轻重有在。宁为己损，勿为群害。

四、进取思想

世界进步，一泻千里。不进则退，不奋不起。保守迟疑，沦亡难免。绝影而驰，庶几不远。

五、实险思想

盖世事功，成败难亿。失败是忧，何事能济。吾志吾行，艰苦弗顾。为鲁滨孙，为哥仑布。

六、尚武思想

执戈从戎，男子义务。为国为家，无海无陆。裹尸马革，葬身鱼腹。光荣无限，愿望乃足。

七、实业思想

商工农矿，立国之基。腐心仕宦，弃此弗为。五金遍地，物产丰腴。善取利用，富甲四夷。

八、地方自治思想

利害迫切，惟桑舆梓。躬亲部署，心诚政举。养我势力，振我精神。立自治制，比美强邻。

九、男女平等思想

茫茫造化，两仪同生。道丧俗敝，女卑男尊。卑而不竞，乃愚乃弱。民废其半，国何以国。

上所胪陈，其大较而已。然欧美文明之大启，国势之勃兴，绎厥根源，何能外此。同人等抱此宗旨，誓竭诚效死，以输入之、传布之、提倡之、鼓吹之。或正论，或旁击，或演白话谋普及，或录事迹作实证。东鳞西爪，尽足钩稽，断简零篇，亦寓深意。激来太平洋上之潮，洗净陈陈脑髓；树起昆仑山顶之旆，招归渺渺国魂。他日者，民德日新，百业蔚起，内足以巩国基，外足以御强敌。云南复为云南人之云南，斯即云南杂志收效成功之日，而今日所顶礼膜拜以祷祝以希望者也。

云南杂志社简章（一号）

宗　旨

本杂志，以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为本旨。

体　例

本杂志，或社员自行编著，或译辑东西文籍，或白话小说及时评、文苑，并附来稿，一从杂志体裁。不分门类，总以不戾本社宗旨为主。

社　场

本社设于日本东京神田区三崎一丁目十番地，云南同乡事务所，以为随时会晤、发行本杂志及收受报资信函之所。

经　费

本社除现有资本外，更继续捐资集股，以期永久维持。

本社股票，拟集得五千股为限。每股定为五元，分十期收清。每期以一月为限。

本社各股东，不得无故半途退股。如有万不得已情事，许其将股

票转售，或社员公同议决，亦可退还股金。但该股东须一个月前预告本社。

本社各股东，不能按期交股，或受本社催告，于二星期仍不交股者，即失股东权利。

社　员

本社凡入股者，无论一股或一股以上者，皆为社员。其有非入股而能尽撰述责任者，亦为社员。

职　员

本社设正庶务一员，副庶务一员，总编辑一员，副编辑一员，撰述廿员，校对一员，书记一员，收发一员，会计一员，本省各府及北京、上海、安南、缅甸、英国、法国各设调查一员。

赞成员

凡有热心资助本社者，即行登诸本杂志，推为名誉赞成员。

报　酬

凡资助本社十元者，敬赠本杂志一年。二十元者，敬赠本杂志二年。五十元以上者，永远赠送。都推为名誉赞成员。

发　行

本社总发行所设于日京云南同乡会事务所，分发行所设于云南省城及各府、厅、州、县等处。凡购阅本杂志者，或由分发行所定购，或直接本社均可。

本社每月出杂志一册，以东历每月十五日为发行期。其各文稿须尽前月底交清，以便编辑付印。凡代售本杂志至十份以上者，本社只收回报资十分之九。五十份以上者，本社收回十分之八。百份以上者，本社只收回十分之七。其余均作经理人之报酬。

凡购阅本杂志全年或半年者，非将报资预行交付发行所或代售处，概不寄送。本杂志定价一册二角，预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邮费另加。

附　则

本章程一经社员议决后即须执行。

本章程有未尽善及遗漏处，当随时修改增入。

纪戊申元日本报周年纪念庆祝会事（十三号）

社员李　复

中历戊申元日，开本报周年纪念庆祝会于日本东京麹町区富士见轩。吾滇留东男女学生共百数十人皆莅会，诚盛事也。午前八时三十分，庶务干事李君根源起立（众大拍掌，高呼云南万岁），宣告开会大旨，演说本报发刊以来，过去一年间之历史，及阐发本报所主张的输入文明鼓舞国民精神的精意。其大要谓，国民为国家之根本，有国民而后有国家。故必有独立自治不依赖政府之国民，而后足以策励政府、对待政府。一切土地权利，方不再为政府所断送，国家始不至亡于政府。有独立自治实力，足以抵抗列强之国民，而后列强始不敢威胁政府，以间接奴隶我，或直接吞噬我、瓜分我。而后救亡之目的，乃达于完全美满之域。又演说，本报发刊之初，东京各省杂志如《江苏》、《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编》、《浙江潮》等，或因经济不足停办，或因办理人归国停办，殊为恨事。当时建纛于东京杂志界者不过二三，我云南杂志，以铸造独立自治之国民，以对内对外，为救亡唯一无二之绝大目的。自始至今，无稍纷歧，无或变更。而遂得我四川、广西、山、陕、豫、赣各省同学之赞同。未数月而云蒸霞蔚，风起潮涌，蓬蓬焉，勃勃焉，开留学界杂志之花。共同主张此国民的国家主义，以为醒世之警钟，救国之圣药。俾中国国民，崭然露头角于二十世纪生存竞争之大舞台，执东亚牛耳。则全国之幸，亦云南之幸也。又演说此后本报应如何进行的方针、实行的手段，数千余言。皆维持云南前途以维持中国前途之意，语语切实。末又演说本日之周年纪念庆祝之趣意，谓方今外祸日危一日，内界日黑暗一日，方痛哭流涕之不遑，何庆祝之有。且本报虽发刊一年，实未收如何绝大之效果，有何可为纪念。不畏留东各省同学与国内志士、家乡伯叔昆弟诸姑姊妹笑我辈忘忧浅虑，妄自夸张耶。不知今日之纪念会，特如地球公转一周，必有一周年之纪念。本报出现一周年，亦必有一周年之纪念。借此周年纪念，筹次年之进步，祝将来之前途，非本报真正之纪念也。本报真正之纪念，非废却七府矿约，赎回滇越铁路，筑成滇



蜀、腾越铁路，地方自治，教育普及，国民皆兵及农工商矿林立，英法人之势力退避于红蚌河。红河以外不为功。再进一步，收回安南，恢复缅甸。为我独立、自治，富于文明、富于经济、富于铁血之伟大国民的驰骋场、自由乡，方属本报真正之纪念。虽然，悬此绝大纪念之希望，必循序渐进，十年二十年之实力乃克有济。今且悬一简单的希望，以期为来年周年之纪念。即废七府矿约、赎滇越铁路两事是也。昨日山西福公司之矿约已经签押作废。我为晋人贺，深佩晋人之魄力、之自卫心。夫福公司之约可废，隆兴公司之约又何在不可废？我若不聚精会神，急起直追，以继晋人之后；不惟晋人笑我，而我亦绝无生存之理。日谋救亡，日谋国民独立自治奚为者，滇越铁道亦然。今家乡父老兄弟已具有轰轰烈烈震动之机势，赎路赎路之声，几遍于全省。只在将来赓续实行力之如何耳。吾人其集注全力，群赴此两希望，以作来年周年之纪念。无待来年仍如今年之纪念，徒有一周年之纪念，则又何贵有此纪念为也。愿我同人勉旃，愿我家乡伯叔昆弟诸姑姊妹共勉旃（众大拍掌）。末又演说此后论文中所当注意之事：（一）竭力发挥我国固有之文化，如典章法制文学历史等。使国民爱国心愈增进不已，庶不致偏重欧化而遗忘国粹。（二）涵育国民之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以为独立自治之根本。指揭近今个人与社会间新道德未见进步，旧道德则日形堕坏之现象，深为人心世道之忧。历历数千言，有慨乎言之者（众大拍掌，呼云南万岁）。演说毕，宣读祝词，其词如左：

维我黄祖，缔造神州。四征不庭，三战蚩尤。栉风沐雨，涤荡妖氛。创此山河，遗我子孙。生斯长斯，歌斯哭斯。既田既宅，以游以嬉。赫赫疆圉，皇皇华胄。文德武功，炳耀先后。洎乎近世，物竞斯烈。强者屹立，弱者灭绝。瞻望祖国，政教寖隤。欧风美两，相逼而来。而佛兰克，而萨克孙。鹰瞵虎视，蚕食鲸吞。磨牙吮血，竞强斗鸷。朱波沦胥，越裳殄瘁，噫嘻危哉。金碧之秀，苍洱之灵。转瞬刹那，天地膻腥。神皋鱼烂，禹域豆分。瞶瞶当路，冥若罔闻。同人曰咨，救亡图存。厥惟报章，晨钟暮鼓。鹏举鹰扬，振汉天声。立懦起衰，何功不克，何敌不摧。乃集群策，乃聚群力。潸泪研墨，喋血濡笔。为太史简，为广长舌。为温峤犀，为陈琳檄。虓虓爚爚，雷犇潮

湃。八埏九垓，无远弗届。十万横磨，五千毛瑟。薄海兴起，强邻震慑。西南半壁，是屏是式。猗欤烁哉。

中国万岁。云南万岁。云南杂志万岁。

次总编辑员孙君志曾演说，侃侃数千言，拍掌之声，震彻庭除。提议两事：（一）本报发刊，不仅供本省人看阅，后拟凡各省及各外埠之商会学会公所，俱各永远寄赠一份，俾全国同胞，知云南之真像。合全国之力以救云南，而后吾人救亡之目的乃可达。（二）吾滇人体质坚强，性情刚勇，俨然天生之一陆军国。五金矿产，遍地皆是，又俨然天生之一矿业国。况当此存亡危急之秋，舍此莫与立足。本报已出至十二号，军事、实业上之文字颇少，深缺憾也。此后撰述诸君，宜多著此两种文字；地理历史上之文字亦然。

次赵君神演说发刊以来办理经过中诸困难之历史，及逐渐发展扩张之历史。又陈说自来凡办一事，必需才财兼备，乃克有成，报纸又何独不然。云南之放绝大异彩于报界者，固诸君之才之力，然非有本省绅商学界及旅宦北京、各直省之同乡官商，并侨寓港、越、缅甸之诸同胞之财力以济之，则何有今日。诸君之功固足多，而我绅商侨学诸同胞之功，实有较多于诸君者。近今各省人士评论本报曰：云南杂志者，非仅云南留学界之杂志，乃合全省官绅商侨学界共有之杂志。故其势力之伟大，魄力之雄厚，足于杂志界中称霸王云云，固属奖誉太过，然亦足见吾滇绅商侨学界之共同心、团结力，足以告无愧于各省。末提议报告数事：（一）牺牲万金，创办周年纪念定报大赠彩，以期推广本报，及绍介海内外各大杂志于本省及各省事。（二）推广发行代派所于各省事。（三）凡军人定购本报，俱减价二成，以表本社尊重军人事。（四）请侠少、雪生两君担任搜辑周年纪念临时增刊事。（五）报告第二届出入账目，请同乡勿论何人，在此十日内，俱得随意清查底账外，再请同乡特公举查账员三人，检查一切备细账目，有无弊端错误事。报告毕，赵君以办事一年，积成脑疾，力请辞职。同人以本报之光辉灿烂，得举世之好评者，皆赵君精勤之力为多。且又当扩张业务之时，尤非赵君莫办。再三力请续任，赵君方勉允之。

庶务请众同乡诸君自由发表意见。胡君正芳演说，其大意谓自本报出现，吾人有三感念：（一）对于本省人士。近一年来群知外患之

迫切，岌岌莫可终日，国民责任，无或旁贷。或议收回路矿，或谓保卫权利，或筹谋自治，或监视官吏。轰轰烈烈，如朝日之东升，此杂志出现后之效力一也。（二）对于各省同胞。我滇在昔，风气阻塞，民生凋敝，因无大绅显宦以闻于时。而中原人士，闻“云南”二字，似有不屑道者。不鄙之曰“蛮”，则鄙之曰“边远”。近受英法人之侵略，全省人士，沉醉安寝，无有起而图救亡者；而各省同胞亦多谓云南已无起死回生之望。及本杂志发现，而全国舆论，又谓云南人心尚未死尽，或可图存万一。于是而救云南以救中国之声，遂充满于社会。此杂志出现后之效力二也。（三）对于英法。本报方出至三四期，英法人曾私出巨金，贿赂当道，使之封禁本报，不准发刊。幸我官吏稍具天良，不吞其饵。英法人不得已，于是逐期用该国文字译出，以致伦敦、巴黎间之报纸，竞相鼓吹曰：云南人醒矣，云南人醒矣。区区数页纸，何物英法亦侧目如是耶？此本报出现后之效力三也。虽然，吾滇绅商父老，今不过在知之时代，尚未入于实行之时代。各省同胞，仅观见云南人之表面，而尚无实事以为亲信之证据。英法两强，虽知云南已醒。特知之也，非畏之也。知之，则设谋愈切，用心愈险，手段愈辣，有必然者，可不惧哉。此后吾人宜再进一阶级，从实力实行上鼓吹。俾强敌由知而生畏，由畏而退却。而后本报救亡之目的乃达，而各省同胞之亲信为不诬也。

时已钟鸣一句。忽吾滇留学安南学生张君君平，自安南卒业东来。安南学生之热心之毅力，久为东京学界所敬服，遂就纪念会欢迎张君。张君答辞，历述安南亡国之惨状。凄怆呜咽，毛骨皆悚。又陈说近今法人谋我滇桂之布置，及其军中之一切教练经理兵器之种种豫备战斗，日思占领滇桂之情形，并现今法政府及安南总督所执之政策。末陈补救之策，除谋军事上之抵制，及急赎回滇越铁路两事，别无着手之方法。至废七府矿约，收回邮政权，抵制法币权，亦刻不可缓。听者无不感动。时已及二时，会场之时间无可再延。庶务遂报告闭会宴话。是日自晨八时半至午后二时，会场肃穆端静，人无倦意，精神萃聚，亦见一斑。又是日有闽海余生、三吴剑魂两君文，俱祝贺本报者。感愧无已，并录于左。

祝云南杂志

闽海余生

欧风美雨，卷地飞来。澎湃奔腾，中原板荡。爱国之士，热心之伦，奔走呼号，瘏口焦唇，以求尽天职之死靡他。为警国魂计，自甲午以还，所谓振大汉之天声，循遒人之木铎者，不知凡几。然类皆屡起屡踣，不能使吾国民常倚为长城，藉为先导。不意金碧苍洱之灵，忽飞鸣于廿世纪开幕后之日本东京留学界。噫，何其赫濯雄突乃尔耶！闻之阳九必变，阴六则生。云南际此艰危，可谓阴六阳九之遘萃也；奚有不勃然奋起，与日月争光者乎。自西力东渐，白祸滔天。莽莽神州，无处非俎上肉者。云南法踞于南，英压于西。火车辘辘，将犯国圉。有形之现象已如是其可惧，而无形之七府矿山诸密约，囊括吾民生命财产以拱奉之碧眼紫髯者，不尤大可惧乎。爆药之发火点将燃，全局岌岌乎其殆。识者洞观及此，魂梦宁有静时乎。世所称亚洲巨水，发源多自西南。云南经纬地势，俨如高屋建瓴。故元之荐食上国，先由云南发轫，而北而东。今狼贪虎暴如英法，岂得陇遂不望蜀。况各国力求均势，大连、威海、广州等湾港之割，奚无复见于今之云南以为导火线乎？夫中国虽地大物博，亦终有限，而宰割之者则无限。以有限之佳馔，而投无限之饕餮，吾未见其能使之果腹也，殆而已矣。且也瓜分之说，遍播寰区；势力之圈，早定颜色。有一为戎首者起，即各画鸿沟而占据之矣。嗟嗟，云南之于全国，非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者乎。以事势言固如此，以义理言，亦未有不宜被发缨冠而往救之者。夫吾人既处此生存竞争场，劣败而死，宁若优胜而生。是以每欲登昆仑之极巅，大声疾呼，以冀吾国民之一顾也。数年来凡接见滇人，辄唏嘘尝欲有所言，自亦不知何由有此幽感。及夫《云南杂志》出现于报，宗旨正大，议论警辟，探访亦当。继《浙江》、《汉声》诸大杂志而作，巍然大露头角。世之抱救国目的者，其为欢幸，岂区区折屐齿、膺九锡所能比喻其端倪哉。自时厥后，《四川》、《广西》、《河南》、《夏声》诸杂志，亦相继勃兴，电逐风驰，遂造成今日东京灿烂光明之报界。《云南杂志》之功，岂浅鲜哉。呜呼，云南之危急，较各省剧烈。而雄毅奇出，亦非他省所及。他日之发达，

焉可限量。普鲁士、斯巴达当不在中原而在边省也。今欣闻《云南杂志》周年纪念之期，用敢披肝沥胆，馨香膜拜而庆祝之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以与吾巴克民族相终始。

云南杂志万岁！云南杂志万万岁！

三吴剑魂

二十世纪之世界，一商战之世界也，一强权之世界也，一铁血之世界也，一学术竞争之世界也。故凡立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苟人民而无爱国之观念，尚武之精神。则土地虽广大，人民虽繁庶，物产虽富饶，鲜有不倾覆而灭亡者，此乃天演淘汰之公例然也。故二十世纪之世界，实天演淘汰惨活剧之大舞台也。国家而欲免天演淘汰之盘涡，非人人具有智育、德育、体育三大原素，不足以言生存。盖智育者所以丰富人之常识，德育者所以正大人之趋向，体育者所以强壮人之精神也。故此三大原素，实为兴国强种之不二法门，救亡图治之唯一方针。彼泰西各国之所以国日以强，民日以富者，岂含有特别之原素乎。抑专恃乎人民之繁庶，物产之富饶，土地之广大而已哉。盖彼之所以如是者，能以智育启之，德育约之，体育治之而已矣。回顾我中国则不然。智识则锢塞也，道德则堕落也，身体则萎靡也。以若是之国，若是之人民，而欲生存独立于天演界中，不亦难乎。且强邻逼境，火燃眉睫。列强窥伺，日垂涎我神州之域，欧风美雨，随太平洋潮流而来，外界之刺激，日甚一日。而国民犹懵然不觉，熙熙攘攘，习焉不知祸之将至。无恐怖心，无对付策，惟以优游为彼独一无二之天职。甚至祖国将夷，坐视沉沦。乃四万万黄帝之子孙，非尽驱至奴隶界而不止。呜呼，处如是危迫之地位，险潮之漩涡。国民竟漠然无闻，是岂黄炎之子孙，竟全无血气心肝者乎。抑知覆巢之下，宁有完卵耶。吾一思之，不禁为吾同胞哭、同胞痛。览祖国之山河，按中原之舆图，能不令人太息而流涕乎。虽然，吾中国岂长此终古，永为地球上之纪念地耶。不然，苟欲兴中国，当唤醒数千年之睡梦，驱数千年压抑之恶睡魔于异域。然则借谁之力以唤醒之，以驱逐之？曰，惟恃乎杂志。舍发行杂志以新文明灌输国民之神经、唤醒国民之睡梦外，其道莫由。彼泰西各国之所以强盛至斯者，亦赖乎杂志之功。盖

启人智识，惊醒国魂，激起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唤国人之睡梦，提国运之进步，推倒专制政体，鼓吹民族主义，大声疾呼，警醒睡魔。挽狂澜于既倒，扬国旗于将来。惟兹杂志，始克独具此伟大之魄力。挟强权，尚铁血，莫敢与之抗；恃狡诈，尚权宜，莫能与之京。虽有梅特涅之专制，亦所不能制，拿破仑之威武，亦所不能遏。百折不挠，立如锦如荼之大舞台。独树一帜，为国民进步之先锋，唤醒国魂之喝棒，起人智识之利器，发达体育之甲胄。呜呼杂志，尔之势力，非铁血所能摇，非压制所能抑，何具有如此伟大之魄力哉。今我中国人民之涣散，智识之锢塞，内象如斯，外患沸腾。立如是之地位，非以对病之药剂医之，则宇宙虽大，我黄裔宁有立锥地耶。然则舍发行杂志，借杂志之力，其谁与归。

二　政　治

论地方自治之精神（一号）

墨之魂

叙　论

国家者个人之大团体也。一国之国家，一国中各个人之一大团体也。有此国家，则各个人赖以生存。无此国家，则各个人将无所附丽而不得遂其生活。抑有此各个人而后乃形成国家，无此各个人，遂亦无所谓国家。是国家与各个人之关系，其密切而不可离有如此。夫一团体，苟其团中之各分子，自觉之程度高，而团体之观念切。对于团体之利害，常若有切身之关系；而共努【力】于其团体之尊荣及光大。若是，则其团体必发达而膨胀。反是，而其团中之各分子，各向于一已之目的而进行，置团体之安危于不顾。甚或不知有所谓团体，不知此团体与我有何等之关系，无一毫痛痒之相关焉。若是，则其团体必萎靡而消灭。国家亦犹是也。文明国之民，其视国家也，如婴儿之依慈母。国家之隆盛，犹其身之荣焉。国家之凌夷，如其身之辱焉。国家之观念重，故爱国之心以生。其一国之事业，分配于大部分之各个人民，而大部分人之精神能力，各受支配于国家之公益事务。若是乎文明国之国力，乃合一国人之团结力以为力，此其所以强也。

若夫半开化之国，其人民于国家之观感，恒在若明若暗之间。或不知有所谓国家者，或知之而视同秦越者。其制度之组织，人民全立于被治之客位，而以官吏为主治之主体。国家与个人既成相分的性质，于是乎各个人亦视国家截然为二体，而无联络之感情。视国家之事为官吏之事，而个人分内无一毫负担之责任焉。是故不问国事之良窳，不知国势之兴衰。习之又久，则并国家而忘之焉。夫一国中大多数之各个人民，悉放弃其责任，置国家之事于不问，若是乎一国之大，而任其事者，乃只少数之官吏，而此外遂如无人，夫安得而不衰弱也。夫就平时言之，其萎痒国家之进步力也既如此。试更进一筹而论之，吾敢谓虽至于国亡种灭之际，苟于其身家无倾破之虞，犹将漠然无所动于怀。何则，国家之观念感情则然也。呜呼，红夷黑蛮及今已矣。彼其初非无庞硕之种族，然卒循天演之公例，陶汰澌灭以尽者，由不知有所谓国家，不识亡种之痛耳。呜呼，吾语至此，而心为惊，而神为悸。吾窃察吾国民之内情而悚然以惧也。夫中国非所称有四亿之民众哉。以人数计之，世界万国，当无能出其右者。然而至于今日，乃几自救之不给；则由拥如是大多数之人众，仅得谓之曰民，而非国民也。夫国民者富于国家观念，与国家为一体之民也。执是以例中国之民，恐悬千分之一以求，而犹恐不及格也。即以吾滇论，人口千余万，其资格固蔚成一国而有余。然此千余万人之中，其抱国家思想者几何人？其富于爱国心者又几何人？吾敢武断其寥焉寡矣。是故仅以人口计之，则几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强；而语其实际，乃较之各国而远不相及也。悲夫，处此风潮漩涡之中，而人民之程度乃若此，吾安得不为国家前途惧也。抑吾闻今之学者有言，论欧美之强者，必在其国民之富于自治力。其事业虽万端，要其根本则一而已矣。论吾国之弱者，必在人民之政治思想缺乏。其原因虽复杂，而主因要不外乎此，是固一般有识者之所同认也。而欲谋吾国之进步者，自不能不先致力于增进人民之国家政治思想，此又一般学者能说明之者也。虽然，所谓增进者，非空言论说之所能致，必求实行之方法焉，教育与参政权是已。教育与人民程度之关系，非本论之主旨，兹不具论。请言参政权。夫参政权之范围，自广义解释，实兼立法、行政二者，议院制度，俱括于其中。今日言之，尚远于事情。吾所欲言者，实狭义之参

政权，即今日举国人所倡导之地方自治是也。虽然，地方自治，固为今日切要之问题。而自政府方面观之，犹未予人民以自治之权。自人民方面观之，则责任心犹未发生，其法律亦未经制定。吾故特揭橥其精神，以诏我滇人，冀以唤起我滇人之责任心，而招一般学者之鼓吹之而提倡之。呜呼，父老子弟，其有奋然兴起者乎，是则桑梓之福也已。

欲明地方之精神，不可不知地方自治之意义及其原因结果。今撷述当世学者之学说如下。

地方自治之观念

日本鸟田俊雄曰，自治者，国家委任公共团体，使之于一定之范围内，为自己之生存目的，服从国家之监督权，处理其自治事务是也。当分三条说明之。第一，国家委任之公共团体，为间接之行政。第二，公共团体处理自己之事务，于同时为国家之政务。第三，于法规所定之范围内，全得自由行事。于此之义详察之，其观念略可得而明矣。

右述岛田氏之说如此。要而言之，所谓地方自治者，国家于一定之区域范围内，予其人民所组织之团体以自处理其区域内行政之权，使代为国家所当施于其区域内之行政事务是也。因以本土之人治本土之事，故曰自治。因所治者各有一定之区域范围，故曰地方自治。质言之，则人民享有参预国家行政之权，于自己之区域内而担负其责任是也。（未完）

论殖民之种类（摘抄殖民论第三章）（一号）

江　泽

殖民之种类，学者各异其观察，异其心得，遂异其分类。举其最普通者，一说大别为四种：（一）农业的，（二）栽植的，（三）矿业的，（四）商业的。一说又别为四种：（一）征略的，（二）商业的，（三）农业的，（四）栽植的。

所谓征略的殖民者，以暴力侵略他国，夺其土地，虏其人民。既

征服其国之后，必厉行阶级制度。征服者及被征服者之间，设种种之不平等权利。征服者常优，被征服者常绌。如古代罗马之于欧洲诸属地、蒙古之于支那，即属于此种类之殖民。

所谓农业的殖民者，未开化之地，其土人以狩猎牧畜为事。畎亩未画，沟洫未治。文明国民发现其地，垦其田畴，导其沟洫。始而庄村，继而市邑，乃至成都成国。其地原住之土人，远遁于人迹不到之地。不数年而江山犹是，主人已非矣。然此种类之殖民，最初着手，必有种种障害。非有孤注一掷之决心者，盖竟其事者少也。昔日之米国，现今之澳大利亚洲，上古之南支那，在上古为苗族占领地属于此类。

所谓商业的殖民者，本国政府奖励或派遣商人往他国，与其土人通商贸易。久之资本扩张，商业愈赴繁盛，公司银行林立浸假，而他国财政上之平准权，尽握于本国商人之手。如兰领印度（指当时荷属东印度），借商业团体之力，遂收殖民之效果，其事属于此类。然此等事业，经营之始，本国须以资本及海军力为其后援。

所谓栽植的殖民者，欲培养某种某种之农产物，而此农产物，不适于本国之气候，于是乃为之另觅他地，得适于此农产之繁殖之地而从事焉。久之农业大兴，凡母国之所缺者，皆可以取足于此地，所谓母国食料品工业的原料之产出地者，即指此等殖民地言也。又其地产出之物，所谓殖民地商品者是也，如西印度及亚非利加之殖民，多属此类。然此等殖民地，其大部分气候风土，必与本国迥异。移住之民，多以水土不服，致罹疾病。以此之故，凡从事于此类之殖民者，多役使其土人，或输入奴隶以供劳力。

又有一说，从政治经济之两方面支配各种类之殖民，理论的分殖民为二种：一移住殖民地，二打开殖民地。

所谓移住殖民地者，文明人种驱除野蛮人种，而占领其土地。得其土地之后，从事于农业及其他之产业。化毡毳帷幕为衣冠栋宇，化舟车人马为轮船铁路。如坎拿大、澳大利亚、好望角及米国当初十三州即属于此类。

所谓打开殖民地（一云投资殖民地）者，多在热带及温带地方。天产丰饶，货弃于地。文明国人投资本于其地，从事种种之经营，打

开其富源而利用之。此种之殖民地，又可以类别之为三：（一）商业殖民地，（二）农业殖民地，（三）工业殖民地。印度、亚非利加、西班牙领亚美利加，皆属于商业的；西印度、锡兰，其他热带亚非利加，大部分近于农业的。所谓工业的者，其土地之大部分或全部分，既归土著农民所占有；后来移住者，专从事于森林之繁殖、矿山之采掘、铁道之敷设及制造场工厂等。然二十世纪以后，问国之富以煤铁对。且铁路敷设可以攘莫大之利，而本国政治上的势力，亦随之而发展。更辅之以银行、公司、制造场、工厂等，则商业上、工业上，皆不留原住土人以竞争之余地。至于农民纳税供役，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奴隶而已。此种类之殖民，近来始大发达，如印度、埃及、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皆属于此类的。又方今世界各强国，对于支那经济的行动，正属此类。

如以上诸说，殖民有许多种类之区别。总之，必完全具有一殖民地之资格，而后可称之曰殖民地。如何而始完全具有一殖民地之资格，假定之曰：（一）商业殖民地，（二）农业殖民地，（三）工业殖民地。除此假定三种之外，无论何种类皆不能完备一殖民地之资格。故如征略的，则欧洲之古罗马，亚洲之蒙古，支那晋时之五胡，宋时之契丹女真，其亡也勃［忽］焉。如移住的，则某国之殖民地，某国可以夺而有之。何也，农工商之基础不立也。现今如香港可谓之商业殖民地，如缅甸可谓之工业殖民地。

又有一说，类别之为农业殖民地、商业殖民地，及流刑殖民地之三种。流刑殖民地云者，有罪之人，执政者恐其妨害治安，破坏礼法，放之于至僻极远人迹不到之地。久之人渐加多，相与从事于殖生事业，遂渐有殖民地之景象焉，如俄国之西伯利亚是也。虽然此种类之殖民，决不能发达。他种之殖民，人民自行移住。此种之殖民，必由国家津贴莫大之经费，输送之，安置之。而此地之子孙，永世蒙不善之名，亦非国家之福。或者国家以工业或农业的性质，经营此等僻远不毛之地。最初从事，需用苦工最多。僻远不毛之地，既无土人可供役使。此等苦工，莫如即以罪囚充之。如道路之开凿，危险之冒进，皆可以役使罪囚。如此又属于别种类，谓之曰流刑殖民地，大不可也。如西伯利亚，亦不可概谓之流刑殖民地也。

学者或分国家的殖民及私人的殖民之二种。虽然所谓国家的、私人的者，属于手段方法。若以同一之目的，而用两种类之手段，一私人的，一国家的；至其目的得达之时，仍成为一种类之殖民地。如商业的目的，则其成就皆为商业是也。故此等分类，不属于本论范围之内，置之。

总以上诸说，世界各殖民地之性质，略具于是矣。然方今所谓殖民地，其性质非常复杂。举其大略，又可分为左之诸种。

（一）为图本国人民之繁殖而殖民者。此种之殖民，其手段在移住。使自国人民，长子孙聚国族于他地。久之成聚成国，而母国政治的势力，民族的势力，皆随之而得大发展。如坎拿大、澳大利亚是也。然此种之殖民，必择气候顺适不害心身之地。法人古得尔孟之言曰，云南气候淑和，最似法国南境，于法人甚为相宜。如法国之于云南，最适于此种类之殖民也。

（二）为图事业之开发而殖民者。其地气候不适，对于外来人之永住，多生风土上之故障。故文明国人对于此等地，惟有投入资本、输入学术及各种才能，役使其原住之土人，以开发种种之事业，而文明国人为之业主。此亦殖民之一种类也。

（三）以耕作之目的而殖民者。住民稀薄，劳力缺乏之地，对于天与之富源，不能开发而拓殖之。文明国人投入资本，输入劳力。耕耘其土地，收获其天产。此等地必特富于农业特产物。故开发之者之目的，在于耕作。

（四）以商业之目的而殖民者。

（五）军略上之殖民。如亚典、浦盐斯德［海参崴］等是也。英国常欲保守扩张其海上权力，以海军为航路之后援。此种之殖民地最多。

（六）军队派遣之殖民。往昔希腊及罗马，对于被征服之国，欲永久维持其政治上之权力，常派遣军队以镇压之。近世俄罗斯，常派遣哥萨克兵，驻扎中央亚细亚及蒙古、满洲之境上，彼也为镇压土人计，此也为镇压邻国计；彼也维持其本国政治上之权力，此也欲侵犯他国政治上之权力。

（七）为离隔罪人而殖民者。

国民势力与国家之关系（二、三、八、十一、十二号）

死灰（八号以后改署雄飞）

叙　　论

自政治学者国家客体之说出，而恶劣之政府、专横之贵族颠覆倾灭，荡然无复存者。于是而人民万能之声，嚣然横流于欧洲全境，浸渍膨胀，酝酿胚胎，奄有今日之文明。十九世纪以还，人民对于国家，遂居于主体之地位。其一切无限之大权，皆为人民舆论所统辖、势力所支配，以维持政治机关于不敝。而个人与国家之关系，安危休戚，均有直接之责任。夫既无专制之国家，斯无放任之人民。而人民天赋固有之特权，始有完全独立之资格。故进人类而称之曰国民，举芸芸众庶与立法、行政之有司同处于平等地位、自由范围。凡百政事，决诸公论，举国一致，群策群力。国家之安宁秩序，亦随人民势力而增殖，愈以巩固其国际竞争之能力。郁之既久，遂横溢侵入他国之领土，为殖民之根据。呜呼，此宪政之设，所由为近世纪政界之趋势。夫主张国家客体说者，其用意之精神则以国家成立之元素，原于人类共同生活之性质。故以人民、土地、统治权三者为构成国家之分子。虽各认为独立之存在，而亦认为相互之形势。然土地之广狭，必依政权之消长为转移，其不敌人民远甚。至统治权不过群数千万人于一国之中，必须结合多数组织，使归于统一之法理，乃能有灵敏之活动。而以多数人民不能皆为活动之主也，乃以少数人代表之。选立智者，俾长国事，特以代执众人之权利为之统辖，不过为执行国政之最高机关，如御者必听乘者趋向而定方针。是统治者亦同为人民之一分子，为无可疑。又以为国家者宇宙现象之一也，而宇宙现象必以人类精神之作用为渊源。于是更有状态之说，谓国家者统治之状态也。以人民中各个人互相关系之状态，称为人民之状态；人民全体与其分子相关系之状态，称为国家。总之，国家者为多数人民之国家，非统治者所得而专有。夫既为人民共有之国家，则国家一切之责任，亦为多数人民所共有。苟有自甘暴弃其责任者，即失完全之人格，以自外于

生成。此人民之参政权所由来，而代议士与政党亦因而发生也。此皆基于人民主体为最精的理论，以解释宪法之精神，实为一般政治学者所公认。吾人揆诸理论，征诸事实，而为绝对的主张，以为增进人民幸福之手段，舍此莫由。若夫专制之国则反是。统治者以国家为个人私有之财产，凡处分、抛弃、赠与、继传，一惟其意。更以少数官吏为管理财产之支配人，拥人民公权以自奉。而大部分之人民悉处于被治客位，为统治者之奴隶。而法律之制定，一依于统治者意志之好恶。苟有与其意志相违背者，则任其雷霆万钧之势，干涉强制，摧残剥削之不遗余力。虽诽谤偶语者，亦宣告以弃市赤族惨无天日之死刑，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相环也。民气斵丧，万众噤声。举林林总总，均如寒蝉仗马，无复生气。而又恐锄之过急，铤而走险，激极生乱，适足以促其斩木揭竿之祸也。更实行其一刚万柔，一智万愚之主义。巧设文网，驱之入于记诵声病之乡。锻炼其体魄，销磨其意志，愚蒙其智识，以戢其屠狗击筑悲歌慷慨之雄心。孰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群相慑服，无或敢动。操纵指挥，悉奏裕如，于是乃达其专制之目的。吁，欲一人之智而愚众人，是禁众人之智以就一人之愚也。非愚众人适以自愚，并以自愚者愚国家。幸而处承平闭关之时代，以愚制愚，尚足为旦夕之苟延。不幸而值万国交通之世纪，以愚遇智，以既失生存之目的物，使为对外之竞争，有不能不居于天演淘汰之数。然此乃统治者对于国家之损失，不足以概认其咎。而人民以自甘放弃，对于国家之损失，更何如也。夫统治者既视国家为己有，以肆行其专横；而人民无过问之能力，虽非出于自然之天性；然习之既久，沦肤浃髓，而人民亦相率默认国家为统治者所独有。非惟无过问之资格，并其过问之思想而亦无之，理势然也。是国民与国家之关系，虽曰为统治者所断绝，抑亦人民之自为断绝也。至是而国家与人民遂判然为二体，无复有休戚与共之观念。国政之良否不之言，国权之得失不之问，一任少数官吏之自由行为；而所谓以分子构成国家之人民，反无一人焉以担负国事之任务。夫以搏搏庞大之土地既如此，而如猬如蚁之国事又如彼，乃以少数官吏当之以塞责。纵令百其脑筋，千其手足，穷尽其保障国权之方法。而以能力薄弱之故，权利所在，恐亦不免他族之强索攫取。况官吏之能主张自国权利者，百未得其二三

也。此人民自分对于国家之损失也。夫由前之说，则为干涉主义之弊害。由后之说，则为放任主义之弊害。而其足以灭亡国家，其结果一也。虽然干涉主义之进行，亦视放任主义之程度何如耳；而吾人为根本绝对的解决，当以**挽救放任主义，膨胀人民势力为惟一之方法**。此长彼消，此进彼退。苟势力充足，而干涉主义自归于消灭。人民主体之说愈巩固，则国家客体之说乃有效。否【则】徒为漫无责任之言论，对于统治者曰，尔专横；对于官吏曰，尔贪残。而统治者则曰，此吾神圣不可侵犯之特权也，官吏则曰，此吾奉上行下应为之职分也。是虽唇焦舌敝亦不足以动其毫末。无他，以其势力单弱，无对待要挟之权能也。夫国家之目的，以增进一般人民之福祚及公共利益为本体。既有保护之责任，自含有干涉之性质。然只得为法律内之干涉，不得借保护之美名，而滥用法律外之干涉也。苟在上者，妄逞己意，举人民人人固有之自由权亦掠夺之，与国家之目的相背驰。则上下之义既绝，势不得不出于最后之手段，以排去此公权之障碍物。若去之不绝其原，拔之不绝其本。非惟不能复此固有之权利，则人类亦几于灭绝。必也人人竭其当尽之力，集合一气，团结一体，前仆后继，万死不恤，誓必去之而为［后］已。呜呼，此山岳党所以涸饮巴黎之血而不顾，罗兰夫人所以上断头台而不辞也。虽然吾人于此人民势力为积极的主张者，非徒以煽动多数人民为一哄政策，有破坏而无建设之轻举。其进取也，吾人当预于此势力之中求足以保障此势力之进行。俾严重秩序，期于正当。其保守也，吾人当于此势力之中，求足以开发此势力之源流。俾育养蕃生，抵于雄厚。是可一言以蔽之曰：**势力者，有独立之意见，有独立之判断。公也非私也，共同也非单独也。有心理上之作用，有法律上之裁制**。斯谓之真正之势力，斯谓之势力之性质，斯谓之势力之价值。不然以个人营私之意，介于其间。为私欲所陷，必妄有所为。庇一己以蔑公益，各持一势力以进行。势必势力与势力相冲突，不惟显背国家之目的，并致丧失个人之权利。此与吾人主张之旨相歧异，是私人资格之势力，非吾人之所谓势力，吾人不敢于此为绝对之承认也。夫势力之效用固如此。然其效用之结果，则视人民之程度为何如。吾人言念及此，有不禁悲愤呼吁不知涕之何从。还顾祖国，夫非所谓拥幅员辽阔之土地，有蕃衍庞硕

之人民之神州大陆耶。而问其土地，则为他国之势力范围，问其人民，则为一家之私有奴隶。上蠕蠕而下蠢蠢，视国家如风马牛。彼上者固不足责，而在下者乃旁观袖手，自甘退让如此。吾人敢断言，我国人今日之意志，苟免于杀戮，有个人之啖饭所，虽国亡种灭，亦将漠然无所动于衷。此非为过当之言，而污吾民、贱吾民、鄙弃吾民也，实有此不可思议之怪现象。至今究其微而原其祸，则皆数千年来无上专制之弊政有以致之。历代相沿，于今尤烈。干涉既极其妙用，放任愈达其极点。况蚩蚩者皆居于被征服之地位，祖孙数百年，奴性相传，以迄今日。既无有所谓国家，而国家之名词亦忘之历数十传矣。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而养成此如醉如痴如豚犬如木石之下等动物。吾人于此欲求此势力之发展，理论上耶，事实上耶，尚在无何有之数。虽然，人民之势力也。即人民之心理也，即人民之天性也。不摧挫之而助长之，即增殖勃与，一日千里。吾人从而为之因势而利导，从而为之光大而提倡。以启发其国家间之良感情，唤起其政治上之责任心。俾完其自然人格，复其天赋特权，不失为构成国家分子之人民，以居于主体之地位，为自由国民。此吾人最大之方针，最后之希望，而本论所由作也。攘攘同胞，肩相摩，地相属，其亦有与吾人表同情者乎。当必有振臂奋起，以求人民势力之战胜。

第一　势力之发生及其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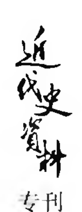
不自由勿宁死，不自由勿宁死。呜呼，不自由勿宁死。夫自由者人类生存之范围，呼吸之存在，有不羁独立之性质，有不可侵犯之法理。若一旦而为他人法外之干涉，大而生死荣辱，小而起居饮食，均处于被动之端点，桎梏之苦，无甚于此。是侵其自由，即绝其生存，禁其呼吸，为人道所不容。故吾人于此理论当为广义的解释；以为以死求自由，乃有求自由之决心；以求自由而致死，乃见自由之可贵。苟一日而不死，必以最后之死，求达此自由之目的。必决死斯足以得自由，而后乃可以不死。此一般人类与生俱来之特性，**良知也，良能也。天然的而非人造的，固有的而非附属的**，夫是之谓生人独立之自由权。物之生也，立于天地，长于山海。八荒之外，六合之内，杂错繁赜，星罗棋布。飞者、潜者、动者、植者。形形色色，奚啻恒河沙

数。而竞争，而进化，而优胜，而劣败，力者穷力，智者殚智，各极其能，以求达此生存之目的。夫群众物于大地之中；榛榛狉狉，茹毛饮血。各各主张其固有，遂不免相抵相抗、相搏相噬。内有智者，恃其四肢之快捷，五官之灵敏。足以摧荡群物，矫矫独异于生物界中。遂超然物外而称之曰人。然混散无常，利害各殊。惧为他物所侵蚀，不足以保其生存也，乃合而为一，相辅相助，以防未然，于是而称之曰人类。然蕃衍纷纭不无利害之冲突，有防生存之进行也。乃于其各分子之中，举其能断曲直者，戴为君长。以调和之，成为团体，于是而称之曰民。然法律之制定，未曾完备，权利义务不无过当出入；尚无国家之人格，有碍生存之发展也。乃更整理其统治机关，经营其领土生产。上下平等，举国一致，以维持公共幸福，于是乃得称之曰国民。夫由动物而进于野蛮，由野蛮而进于开化，由开化而进于文明。虽其境界之星移物换，地位之沧海桑田。其逐逐无已时，而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则一也。然则生存者，人民之安危在是，生死在是。国家发达此生存之权能，经纬万端，综合集注，自有非少数之心思耳目所能任其责。势必人人共理其责任，乃足抵于治。然政权之不统一，亦难于治理。乃更确立统治者之最高机关，而万机仍决诸公论。上下相维，一归于平，故无争夺之虞。忽有黠者乃敢犯天下之大不韪，悉举人民共有之国家，席卷而怀之。以少数官吏作之伥，而人民遂被其束缚，驰骤蹂躏摧残莫可告诉。权利义务两相颠倒，而社会生活岌岌无宁日。求之人道平和之本旨，宁有是理耶。夫国家机关之不统一，其弊固至散漫废弛既如彼；而谋其统一，反得意外之专横又如此，是皆足以阻人民生存之进步也。然则欲救两者之弊奈何，曰，**权利与义务，两者互相维持、互相调和而抵于平**，其庶几乎。

夫所谓权利者何谓也？曰：权利者，法律上所规定主动的意力。其意思，则以法律上之人格，依于法律之保护而行其意力，不得为他物所侵害。然以不得为他物所侵害之故，往往有外法律而主张自分权利者，亦必至侵他人之权利。故统治者对于国家所有之权利，其大者如统治权、立法行政权、裁判权、宣战媾和权，人民均有服从之义务。然执行之顷，其意力亦为法律所限制，而不得横溢以侵人民之权利。是以人民对于国家固有之权利，而统治者亦必循乎法律有给与而

不能剥削。因而人民对于国家固有之权利，亦循乎法律不得放弃而有要求之资格。如于人民有要求国家不行为之身分，而有居住、转移、身体、住所、信教、书信、言论、著作、印行、集会、结社诸自由；于人民有要求国家行为之身分，而有对于他国而要求本国之保护权，有诉讼而要求裁判权，有行为求国家保护，要求行政作用权；于人民皆有参预国家政务之身分，而有参政权。凡此皆关于法律内人民固有之权利，统治者不能外法律而压制之也。所谓义务者又何谓也？曰：义务者，为法律所发被动性的意力。其意思，亦以法律上之人格，受法律之发动，行使其必要之意力。然有国法的服从，无事实的服从。以国法的服从有限，而事实的服从无限。故除法律之范围，不得为他物所强迫。惟其不能强迫，亦往往上有借此外法律而不遵守，下有借此外法律而为趋避。转至有丧失权利，消灭人格者。故统治者对于国家应有之义务，如制定法律义务、裁判义务、国法范围内之活动义务。其他如尊重人民自由权，不能拒绝个人正当要求权，不能剥夺人民参政权是也。而人民对于国家应有之义务，如勤务给付义务，物之给付义务等是也。凡此皆关于法律内应负之义务，统治者不得无遵守，人民不得为趋避，上下交尽其责，一归于法律之节制。总之，统治者一身所有之权利、应尽之义务，与人民一人所有之权利、应尽之义务，无丝毫之歧异者也。是可一言以决之曰，统治者与人民之对于国家，**不可不享平等之权利，亦不可不尽平等之义务**。此权利义务之范围也。

夫如是，则权利义务既归于法律之制定，统治者与国民之间皆有所依据，相循而遵守，有不可丝毫出入者。如统治者之权利，即以其对于国家所应尽之义务为准，人民之权利亦以其对于国家所应尽之义务为准。吾人揣其法理及其形状，则有如一范围之圆规。圆规之内有涨力，圆规之外有压力。故欲使规外之压力不侵入规内，则必使规内涨力不因减热而让受压力，不因增热突出规外而引入压力。故夫背法律而主张积极的权利义务，是为横暴；违法律而主张消极的权利义务，是为放弃。故有权利者必服义务，服义务者必获权利。有权利而无义务者谓之盗贼，有义务而无权利者谓之奴隶。此之利彼之害也，彼之害此之利也。是人类之生存将何以措手足也？然统治者则有无限之大权，足以支配人民而有余。一若朕即国家，而国家以上无国家，



无有能监督之以就法律之范围者。故专制政体其上者往往有权利而无义务，其下者往往有义务而无权利。则人民既无进化之时代，而国家亦无发扬之时期。病国如此，病民如彼。上下交病而外患乘之，遂不免分割之惨毒而至灭亡。虽然专制之压力，足以强制人民之官骸，究不足以强制人民之天性也。夫人民天性之目的，在乎生存，而生存之结果，在乎权利义务之平均。处此无法律无公理，天荆地棘之境界，良知良能日受刺激。物不平则自鸣，以抑郁之意气，困苦之感情，消极的状态，一变而为积极的举动，遂莫能自禁，发而为个人独立意见。集个人独立意见合而为舆论，采集舆论而为政策，主张政策而为势力。至是而统治者不法律之行为，均莫逃其指摘，有所敛迹，而人民乃足以遂其生存。

夫居于最屈之地位而有此最伸之理论，不知其贯几许精神，竭几许焦思。遂由考虑的而为批评的，由批评的而为监督的。隐然成为国家上之国家，以监临统治者一切行政之举动，以巩固上下之权利义务。苟有为法外之占领，为公权之害者，即为多数之公敌，必集合全力以驱除之。对内有然，对外有然，知有生存而已矣，不知有所谓强权。知有法律而已矣，不知有所谓民贼。公益所在，虽至流血粉骨，终不能夺其志屈其气也。盖国家之成立，既为多数人民之集合，人民之于国家，亦如个人之于家族也。吾人不观家族间之生活乎，其自长而幼，各尽其力，以维持庶务，以增殖财产。而以生以长以游以嬉，共乐所有福利。乃忽有大盗擅入其户，悉举其平昔所有者强制而攫取之，则斯时之家族，将俯首帖耳任其劫掠而不问乎？吾人有以知其非人情也，必不能也。抑将尽其所有，遂彼所欲，献纳供奉于他人而不顾乎？吾人又有以知其非天性也，必不能也。然则束手以待死乎？曰，亦非天性也，非人情也，亦必不能也。吾人揆其心理，势必以保全此身命财产之故，为决死之抵抗。排而出之，击而却之，以防卫其享有权利。是人民对于国家之公益问题，夫何异于个人对于家族之财产问题耶。凡内讧外患，苟有对于此公权而加危害者，是即对于人民而宣战。斯时当为正当之防御，急激之战斗。不得有一毫之假借，半步之退却，以遂他人之吞噬强占。必扑灭之，放逐之，则自分之地位，乃足以安固而无失。故有足以害吾全体者，必竭全体之力以除

之；有足以福吾全体者，必竭全体之力以求之。是皆本于心理上之感想，发为事实上之作用。一如水之趋下，无或能御之者。人情之欲治安，理势然也。夫以争斗之惨酷，小而至于丧身，大而而至于亡家。横尸流血，莫可名状。夫岂人情所乐为，特以不如是，则将受法外之抑制。流离道路，转死沟壑，无复安，宁秩序之可望。与其死于抑制，不如因去抑制而死。子孙前途或可免于抑制，以遂其生。出于心理，发于天性，无俟驱迫者也。不然，同一国民，当其际专制时代，则举国如狂，奔走号呼，赤手空拳，叫嚣于社会之间。牺牲一身在所不辞，必欲得独夫民贼而后甘心。及专制既倒，悉举前此之荼毒恶魔一洗而空之，得以重见光明。斯时无待干涉擅压，亦翕然就范，归于宁秩。呜呼，何前之强横若彼，而后之服从若此，其差异不可以道里计耶。无他，亦自由之天性然也。故夫法制之国，上能以限制人民之法律而自限，下亦能以上之自限者而守此限制之法律。上下交泰，相安于无事。日求生活进步之不暇，奚必滥用此势力而甘于损失。故能心专一致，以经营生存，遂养成对于他国竞争之能力。国家势力之伸张，皆原于人民势力之膨胀。此近世列强所以有所挟持，肆然为长蛇封豕，有荐食上国之势。敢于噬人土地，灭人国家，厥有由也。天下有最不平之事实，惟法律足以平准之。天下有最公之舆论，而法律亦得以承认之。惟法律足以限制统治者，惟舆论足以监督统治者。是舆论之权能，几与法律同其功用也。呜呼，人民势力有如此者，有如此者，是维持人民生存之进步，则在于权利义务之平均；而权利义务之平均，则以人民势力为断定。吾人敢断言曰，**人民苟欲遂其生存，非扩充此势力，终无达其目的，国家苟欲张其国力，若摧挫此势力，决不能遂其期望**。谓予不信，请征诸事实以观其效用。

第二　势力关于社会之进化

人之生也，以能自知生存为第一要义。以其能自知之故，凡百事物之轻重、行为之取舍，随在皆可自立，而不受他人法外之干涉，一听己之所欲为。所谓自主自由之权，皆我所固有者。遂莫不持其短虑的利己性，各悬一的，为毕生最适之地。冀安富尊荣于永久，以为子孙百年计。于是而生种种之志愿、种种之欲望。郁之于理想，发之于

事实。穷极其力，得而后快。然事物之繁赜、生活之复杂，有非个人所能致者，比比皆是。势必合多数之群众以为之，相与补救，相与扶助，而社交的感情生焉。甲之志愿与乙之志愿，相协而不相背也，于是而甲乙之组合成。丙与丁之欲望，相利而不相害也，于是而丙丁之同盟立。由个人的而为团体的，由薄弱的而为雄厚的。且挟其各组之能力，孳孳赴之，汲汲为之，巩固之，膨胀之，以求获此的之结果。举宇内之生产、人类之活动，悉为各团体之自由支配。前此以单独所不能为者，而今以共同为之矣；前此以分离所不能为者，而令以结合为之矣。是人类之天性，虽以独立生活为根据，而亦必以共同生活为手段。盖独立心者，共同心之基础也。共同心者，独立心之保障也。是群众之集合，实原于利害休戚之相关，理与势所必然者；人类为社交的动物，凡以此也。于是乎举林林蕃衍之众，有志愿于学者，而学业社会生焉。志愿于农者，而农业社会生焉。志愿于工者，而工业社会生焉。志愿于商者，而商业社会生焉。各主张其各组所悬之的以进行，而又恐此分子与彼分子相危碍，彼社会与此社会相冲突。对于内部不能治安，对于外部不能抵抗，无以保各组之安宁秩序。乃究其利害，择其损益。共立正当之规律，以维持应有之权利，预防他部之侵害，俾有圆满而无阻滞。至是而社会之组织，斯有完全之人格；至是而社会之生存，斯有巩固之性质。夫谁得而干犯之，箝制之，摧之，挫之。

夫由人类而集成社会，由社会而组成国家。故有人类而后有社会，有社会而后有国家。个人以社会而生存，国家以社会而存在，是国家与个人皆赖之以为增进人道幸福之机枢。盖以构成国家与社会之分子，均以个人为单位；而国家维持社会之权利，即无异维持个人之权利。故夫立法之顷，其制定推行变更废止，莫不以社会之必要，与社会心理之结果，合成之意力为本体，有不可丝毫违反者。且利用社会心理，以为扩张国权之原素。以故法制之国，有国家以保持社会，有社会以补助国家。彼其国力之突飞进步，一日千里，则皆社会分子实力之洋溢，有以助其猛鸷，资其雄长者。而专制之国，适与此居于反对之地位。统治者恐社会之涨力，足以减缩其压力。思千方百计，以抑制之，深文周内以束缚之。故其立法之意思，专以限制社会之行

为举动为目的。而法律制定变更之权，皆操于一人。例故踳驳，得以上下其手，靡有一定之是非。过当出入，一唯其意。举社会一切固有之公权，亦悬为例禁。彼其法律之性质，纯属命令之性质。以蹂躏社会上之心理，推行事实上之权力，为唯一之手段。而人民之共同生活，悉被其侵渔施夺，无复存者。卒之社会日就于疲蹶，国家日形其衰颓。而灭族灭种之惨剧，至有不可思议。呜呼，谁任其咎者。吾人上不咎于专横之君主，中不咎于恶劣之官吏。以为皆**社会心理之薄弱**，不能羁束在上者不法律之行为有以致之。无他，以其无**真正的团结力与坚忍的自卫心**而已。不然，社会者一般人民共同之社会，以大多数之人民，而保卫此少数之社会［?］，万众一体，和衷共济，为正当之抵抗，积极之防御。既受虐于厥祖考，当去疾于其子孙。则彼虽强横恣睢，穷凶恶极，其如我社会之公愤与舆论何。安在不以聂梅硕斯为可畏，而为三舍之退避。覆之裕如也，踣之易易也。更何有于迫压，更何有于凌夷，而乃脆柔怯儒如此。不惟无对待之事实能力，并至无对待之理想言论。此社会秩序所以一败而不可回复也。于是乎举一国之技术生产及一切各部之分科，寖衰寖微，莫克自振，因而政权外移主权丧失者，不可以一二数。夫安得以不亡也。吾人敢为武断之言曰，**社会之消长与人民势力为比例**者也。**无人民势力，则社会终无永久生存之一日。人民势力，谓为社会之精神**焉可也。无已，请观今日之社会现象。其一莫如学业社会。夫以学者之责任与学者之位置，自有迥出乎一般社会之上者。以其对于统治者能为锐利的批评，胆大的活动；对于人民能为风气的转移，智识的开发。上足以为统治者之指导，下足以启人民之聋聩。十九世纪以还，人类前途，食宪政之福，享自由之权；则皆二三学者竭脑苦心，唇焦舌敝，鼓吹而倡导之者也。而不然者，吾人敢谓今日之政界，亦犹是十七八世纪之政界，无一线光明之可望，且不知更生几许之退化，而复于猿类。盖凡人民智识之增长，半多原于学界之提倡，此全社会所公认而尊崇之者也。彼其政见之散见于一般新闻杂志者，尤足以震荡一时之耳目，鼓动愚顽之心志。而所谓君主、贵族、市民，级无贵贱，等无上下，均莫逃其指摘。其魔力之辗动，较胜于军队与金钱万万也。故士气之振奋，足以促人民之进步，致国家之发扬者，洵非浅鲜。吾人每究专制国衰



弱之原因，实以其**愚蒙学者，蹂躏士气**为最深之鸩毒。彼其虑处士之横议也，思所以熄其焰而御其波，乃持极端主义，肆其淫威，厉其雷霆。画地刻木，兴文字之大狱，既厉且酷，举趾触禁，以遂其一网打尽之计。刀锯在前，鈇钺在后。平居以主张清议，无罪而受死刑之宣告者，难以悉数；方之燔百家言以愚黔首者，殆有甚焉。世界惨酷，莫此为甚。于是而一般之稍具智识稍具天良者，不为逋臣，即为囚徒；而所余者，半皆愚顽不灵，麻木不仁之碌碌余子，奄奄余生。社会习惯，悉养成献媚谄谀，唯阿取容之怪状，而学术道德之坏，乃愈不可究诘。国家元气亦于斯而丧失。况怀狼子野心者，眈眈狒狒［逐逐］，日伺于其傍，冀得瓜剖豆分以为快。斯时欲获一御侮折冲者，已如凤毛麟角，奚从而求之，更奚从而得之。至是而人民之对外日以不竞，国家之前途日陷悲观。蠕蠕蠢蠢之众，遂莫逃天演之公例；而独夫民贼，亦不免于奴隶牛马。噫，宁独何心，而为是耶。虽然，彼统治者之所以能行此剧烈之手段者，吾人以为行之于民权瑟缩之时代则可，行之于民权横绝之世纪则不可；行之于散漫之社会，或可以偿其欲望，行之于团结之社会，究未必足以达其目的也。何也，以其有人民势力，以保障于其间也。否则全体社会，不欲生存焉可也，靡有孑遗焉可也。夫谋国家之进步，必实行其教育之普及；而实行教育之普及，实所以养成一般参预政权之人才。是一国政治之良否，实以学界为转移，其一切增进改良，乃在上者应有之义务。有助长而不能压制，乃可期其学术技艺之发展，以补助国家对外竞争之能力。此近世列强所以日汲汲于教育者，职是故耳。吾人敢为一言以告我学业社会曰，我学业社会，对于政府有**监督指导之责任**，对于人民有启发知觉之天职。勿放弃，勿退却。勿任专横者得以肆行其斩锄务尽之荼毒，以害我学业社会者，致害人民，并致害国家于无穷也。

其次莫如农业社会。农业之国，其大部分人民之身命财产，皆聚于斯焉。故其与国家之关系，有最大之魔力。近世纪之农民，已非若往古时代之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浑浑噩噩，不识不知者。是学术愈进步，则生产愈蕃殖；其助力之维系于政界者为尤伙。然其致力于沟洫，疲神于垦荒。一粒之粟，皆汗与血。致斯业者，亦云苦矣。况旱魃水潦，天时无常，以是而受无穷之恐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至

有穷极思变，暴动抢攘，因而国家随之而消灭者，数见不鲜。故国家对于此社会，当予以特别之优遇，除法律所规定物之付给义务外，不得有一粟之苛求。且必为之预备凶年之赈济，以稍舒其困，是亦在上者应有执行之义务。盖以农业为工商之基础，其直接间接皆足以影响于国际之竞争，势有不得不然者。而贪黠之官吏，乃敢为法外之诛求，并其手胼足胝，暴霜露，冒风雨，所得有限之膏血亦掠夺之；巧立名目，以肆其吸髓剥肤之欲。彼其额外之苛征，而有所谓加银色，加火耗，加库平，加工银。层层剥削，杂费浮于正课。差役之来也，叫嚣隳突，哗然而骇，虽鸡犬不得宁焉。而交纳稍缓者，则提案比追，严刑数四。驯至指粮户为叛民，且欲出兵以剿灭之。三木桁杨，既无去体之一日，而勤动之所得，俯抑之所资，朘且愈深，饿莩而已。嗟我农民，奚以堪此。以视所谓除陌钱、税间架、置三司、散青苗诸弊政为尤酷。于是愚者流离颠沛，转死沟壑，终为无告之枯骨；智者极激生变，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劫掠城市，以求生活。而斯时之官吏，更乘其机，以为杀人贪功之计。诬之为逆贼，报之为反徒。乃大兴师动众以扑灭之，草薙禽狝，株连无算，以博其保举升进之荣。幸而无事镇定则已矣，不幸而殃及外人之生命财产，致导人他国遣兵派舰之干涉。而赔偿之巨款，更搜索于民间。至是而地皮已尽，野无青草矣。此近世我农民之惨状，其黑暗无天日，诚环球大地所仅见也。夫以法制之国，其赋税之重，较甚于专制国者比比也。然取之于民者，即用之于民，以谋全国之公益。其出纳之条，则有法律之给与，而无事实之给与。其给与者，且得享有相当之权利；以故上裕下丰，无一毫之怨抗。专制之国，则以事实为法律，事实无限，而给与亦无尽。况彼官吏者，以推行其私欲之故，且并事实之法律亦不能守之。宜乎上下交困，而肉食者独中饱焉。是专制之利，乃官吏所独享有，而国家与人民无半分之余润，且足以乱国乱民。噫，岂国之自为乱耶，抑岂民之好为乱耶，乃官吏有以乱之也。然则咎官吏乎，曰唯唯否否，不然。夫给与之权，我民有可以自主者，特以我民穷于对待之政策，始无以遏其贪欲之萌，继无以挫其横暴之焰，致彼得以施其不法律之行为。不然当此之时，同德同心，相合相结，为秩序的反抗。彼虽顽强，不足动我民之毫厘也，奚必逃遁与变乱为。当此权利



思想发达之世界，安容有此不平之事，以为人道和平累也。吾人敢为一言以告我农业社会曰，我农民不欲生存则已，苟欲生存，则凡足以危碍生存之滋长者，当挟全力以锄而去之。为法律的勿为暴动的。抑其欲，杜其口易易也，彼若若者果可畏耶。呜呼，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前途辽远，后患方殷，我农民亦可以奋起矣。

其次莫如工业社会。近时世纪，学术愈进，机械愈新，资力愈厚，构造愈备。附之以联络，增之以贯通，既膨胀于领域，复侵入于他国。巍然崭然，莫之能御。故以工立国者，往往握经济界之霸权。环球列强，逐逐横飞，此长彼消，彼进此退。各居其便利，挟其精采以竞存。夫以一公司之权力，足以攫取他人之土地；以一托辣斯之资本，足以制服两洋之生计。其势力之震荡，将有举全世界人类之生活，无不被其打击、被其垄断者。而潮流之所至，并挟帝国主义以俱来。当其冲者，靡不溃决；被其锋者，立即消亡。而其所获之结果，较之盈城盈野，尤有加焉。呜呼，此非政治侵略之世界，而经济侵略之世界也。吾人言念及此，而心为之羡，而心为之痛。奚以羡，曰，羡托辣斯之地位与所以致托辣斯之手段。托辣斯之成立也，一言以蔽之曰，以结合势力为起点，以自由竞争为原素。彼其团结之磅礴，构备之灵敏，均有活泼推行之能力。一如国家假以全权，不惟不干涉之，过问之，一任其自由扩张，且为之保障其势力，扶持其竞争，俾有进行，而无阻碍。故能如火如荼，高掌远跖，一泻千里，奄有今日之地位，具左右国力强弱之资格，几成为国际的托辣斯。吾人安得不为托辣斯幸，安得不为有托辣斯之国家幸。奚以痛，曰，痛吾人所专制黑暗之境界，将受灭亡之惨剧，无致托辣斯之手段，以成一托辣斯，抵制他国之托辣斯，而终为他国之托辣【斯】所侵蚀。以吾人最短之眼光，以观察我国所谓工业社会之现象，则皆无权限无法律之社会也。我人民既处于风驰霆击万钧势力之下，对于上者，既无对等之位置，复无监督之能力。故凡兴一业务，设一公司，彼官吏者，自知财力绵薄，不足以集事；乃阳冠以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之名词，以为网罗一切招徕或易为力之计。阴则以贪残狠毒之伎俩，蟠踞事权，视为己有。因循因循，蹉跎蹉跎。未见一事之成立，一物之建设，而糜财耗费，已数万计。及至腐状暴露，势将溃裂之际。我民以财命关系

之故，不忍坐视。欲查核现行之实际、资产之状况，终苦于神圣帝天之不可侵犯，而牺牲血本，莫敢谁何。吁，此我民财力所以日陷于困塞离逋之景象，而社会生活终无改良进步之一日。国家衰微，实基于此。吾人揭其弊源，为根本的解决；以为自分权利，皆自分所能自主者。自不能守之，终为他取之。彼官吏岂能强占我民之权利，乃我民不能自卫其权利，以抵抗官吏之强占。是皆**权利思想之薄弱**。无防御势力有以致之。吾人敢为一言以告我工业社会曰，我工业社会苟欲望技术之进步，业务之扩张，当去其**脆柔积习**，去其**依赖性根**。储蓄**共同势力**，为**自由竞争**，则彼虽欲染指，而势有不可能者。斯时犹将为我民所指挥，安能侵犯我民之毫末。而托辣斯之根据亦在是矣。

其次莫如商业社会。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者，是谓强国；稍知平准者，是谓弱国；绝迹于平准者，是为不国。觇国之强弱者，不必问其土地、询其政治；但以其贸易之实额为断定，有若符节。故彼强有力者，日以鹰瞵之视线、鲸吞之手段，鼓其风雨，激其潮流。竭智殚精，以求掌握全世界生计之主权。举全国之精神，与全国之心志，悉萃于斯。苟有权利之关系，利害之冲突，必诉于武力以求解决。而国际之破裂，人民之牺牲，在所不惜。盖其国家持一**觅地殖民之政策**，其人民怀一**增殖财产之野心**。国家以利用人民增殖财产之野心，而其觅地殖民之政策愈巩固。人民以利用国家觅地殖民之政策，而其增殖财产之野心愈膨胀。国力之强基于民力，民力之兴，依于国力，有相接触相辅助之状况。盖彼欲肆其政治之侵略，必以经济之侵略为先导。握其财权，亦足以制其死命，无俟流血之兵争。读埃及亡国史，至今犹有余痛焉。虽然，昔之以地中海、大西洋为市场者，今则移之于太平洋。而我祖国适当其冲，为彼竞争之焦点。优胜劣败之相循，而我民遂情见势绌，瞠乎人后。生计剥丧，有岌岌不可终日者。财命之危，如崖转石。而恶劣之政府，不惟旁观袖手，熟视无睹，且扎缚而朘削之。关卡之限制，胥吏之阻留。言之已足，矧受之乎。我民吁地呼天，无所告诉。至不获已，乃假设旗帜，借重他国之保护，以为积铢累寸计，幸而获免则已矣；不幸而为当道豺狼所查悉，则蹊田夺牛，倍入倍出之野蛮法律，随之于其后。我民以是而丧家破产者，不可胜数也。然此乃内国之一部分，不足以穷尽我商民之

苦况也。其有以水深火烈，自国生活不堪措手者。乃遁入他国之领域，以御冻馁。东南岛屿，际天地者以万数，而我民流逸于其间，传家室、长子孙者，何啻千万。我民不获已之苦衷，亦云极矣；我民冒险之精神，赤云苦矣。然以无政俯之后援，不能与他国为对等之竞争。甚且以政府不振之故，而累及我民受他国种种不平等之待遇。驯至呼号奔走，积虑处心，以求改正屈辱之条约，为文明之抵制。于国际无丝毫差池，于国家增莫大利益。为政府者，宜如何助力以为民之后援。而乃千方百计，厉行强迫，以散解我民之团体，献媚他族，求保残喘。呜呼，此我民商战之败北，日有不可收拾之现象。利权愈失，生产愈艰。而庞大之民族，行将日愈割引，不至如红夷黑蛮不止。适者生存，不适者消灭，天演公例，如斯之酷，而我民果莫可逃耶。不然，苛国家予以正当之保护，官吏不事法外之勒索。以我民天赋特出固有之商智，为自由竞争，则廿世纪生计界之牛耳，尚不知果谁属也。吾人敢为一言以告我商业社会曰，我商业社会，苟欲推行其**增殖财产野心**，必先求**增殖财产之势力**。则对内斯能抵抗，对外斯能竞存。勿以**私利而牺牲公益，有团结而无涣散**。则无穷之利益与无穷之幸福，必有不可胜用者。以云雄飞，自商界始。

观右数者，足以见一般社会之现状。觉有势力者兴，无势力者败；有势力制人，无势力制于人。制人者生存，制于人者消亡。对内有然，对外有然，无或爽者。大抵受文明法律之人民，则各社会分子**之权利思想日趋于高尚，而其团结力与自卫心愈强健**；受野蛮强制之人民，则社会各分子之**权利思想，日形其卑劣**，而其**团结力与自卫心愈衰颓**。以故社会文野之程度，逐有霄壤堂岳悬绝。呜呼，我民社会前途之糜烂，而皆专制恶魔有以作之俑也。夫国家最终之目的，不外个人身心之发达与社会文化之进步而已。彼官吏者，不过为国家执行政治之机关，原以奉行国家意义［思］，以保卫个人维持社会为本体。虽有执行法律之责任，然执行之顷，而法律之效力止能制社会之外部，而社会内部之思想，则为法律所不能及。况背乎法律，以行其事实上之贪残，不惟危害人民之自由权，并至危害国家予人民以自由之立法行政权。是对于国家而为国贼，对于人民而为民贼。当此法制盛行时代，安容此蹂躏公权违反人道之毒物，阻社会之文化，害国家之

进步，而陷人类生存于灭绝也。夫自由者，流血之结晶体也。大地万国，其得之也以**人民势力之圆满**，其失之也以**人民势力之脆弱**。非自上予之，乃自下求之。其求之愈剧烈，则其得之愈完全。故不惜破数十百年之和平，赌百数十万之生命，为九月之惨戮，而有屠伯行权之变也。嗟我全体人民，嗟我全体社会，将奄奄坐困，长此终古，永堕苦海乎，抑将踔厉愤发，有所希望，以战胜于天演界乎。祸耶福耶，利耶害耶，亦视我民最后之方针，与最后之手段何如耳。一言以决之曰，社会之自由结果，在我民之**团结力与自卫心**而已矣。鸣呼，我人民勿瞻顾，鸣呼，我人民勿徘徊。

第三　势力关于政治之开明

国家之要素有三：土地一也，人民二也，统治权三也。三者苟缺其一，则国家无成立之资格。国土者国家之体躯，国民者国家之血肉，国权者国家之神经。国土因国民、国权而永续；国民因国土、国权而繁荣；国权因国土、国民而成立。三者之关系，有相互之性质。然活动之主体，必以国民为渊源。凡土地幅员之增减，与统治机关之良否，均以国民势力为判断。国民而领有辽阔之土地，则统治机关必雄厚而繁重；国民而领有狭隘之土地，则统治机关必灵敏而单简。故国民于国家统治机关之组织，其适用与否，必依于领土之广狭以定其体制。夫吾国非所谓东极黄海，西极藏卫，南极南海，北极贝加尔，拥四百余州之土地者耶。疆域之庞大既如此，而政体之衰敝又如彼。祖宗暴霜露、斩荆棘开辟领有之锦绣山河，将随数千年专制之恶魔以同归于尽。亦以国家无完全优美之体制，斯国民无对外竞争之能力。当此白祸潮流，澎湃荡决相逼而来，以奄无生气之病国病民，与元气浑沦之强有力者，从事于争权角胜，安在不居于劣败之数。此吾人今日对于我神州大陆国家体制之改革问题，所当竭脑殚心，折骨敝舌，以求解决者也。夫国家体制之进化，而图腾，而宗法，而军国；皆循一定之阶级，以演进而蜕嬗之，至于军国国家尚矣。其合也以利害休戚之关切，其立也以军制武力为主义。其既合既立也，凡祸患之来，均视为切肤连体，必群起而为共同之防御。有团结而无混散，其坚强合一有如此者。以视吾国今日之体制，有统一之形势而无统一之精

神。一若萍絮之飘泊，砂砾之飞散。物腐虫生，自侮人侮。而环球列强，遂各挟其体制修明之军国国家以环伺而攻我。我欲有以抵御之，非改造一与列强同等体制修明之军国国家不为功。虽然，军国国家其治制之形质，不无差异。有专制君主国家，有立宪君主国家，有联合国家，有共和国家。专制君主国家，其国权皆集于君主之一身，人民无参政與自治权，而国民势力亦微弱。立宪君主国家，其国权有时趋重于中央，而国民之自治权轻；有时分委于地方，则国民之自治权重，而国民势力亦畸轻畸重。联合国家、则取公共自由意思，以国民自治为精神，而国民势力因以雄厚。共和国家，则取平等自由意思，以国民自治为主义，而国民势力愈磅礴。然则吾人奚从，曰，吾人之所主张者**国民主体说之国民的国家主义**是已。夫既以国民为主体，必以国民自治为唯一之目的，而中央集权非复吾人之所承认。盖中央集权，足以强形势未阂、交通完密之军国国家；而不足以强形势既阂、交通未便之军国国家故也。今吾国领土之广远，复为近世军国国家所罕见。而舟车所不至，人力所难通者，尚十余省。果今日实行中央集权之制，举地方行政官厅之兵权、财权，咸剥削囊括收揽而贯之中央；则地方行政官长，无征讨之实权，而一岁之粮饷，一旅之兵卒亦告匮焉。一朝有事，而边燧告警。旬日之间，强敌已薄城下。而吾则请命于中央政府，以定和战之局。待命将出师，为千里之救援。旷日弥久，喘汗而至。斯时之边省亡已久矣。既不足以安内治，尤不足以御外侮。是中央集权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尤不适用于今日中国之边省。边省亡，欲全国之适于生存，不可得也。吾人敢为武断之言曰，吾国今日之主持中央集权者。**非以强今日之中国，适以亡今日之中国**，彰彰明矣。然则欲使之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及使之适用于今日中国之边省，有不［自必］以**国民自治为精神**，以改造一国民军国国家，尤不能不以**庞大统一之国民自治为精神**，以改造一**联合的国民军国国家**。虽然，吾人于军国国家而加以国民者，非庶民政体之谓，亦非民权专制政体之谓。乃以**国民势力为主动**，以贯彻代表从众之制，为舆论的国家是已。且于人民军国国家而加以联合者，非取现在**统一之形式而划分**之，乃取现在**不统一之精神**而联合之，以实行**合群的对外主义**是已。今请为我国民商榷而厘订之。

何谓国民军国国家？曰，国家者国民之形体也。其成立也，心基于国民之天性与其志望。凡国中之良，相合成一体，自断其理非，自宣布其意志，自行其政事。一方为主治之主体，以享有权利；一方即为被治之客体。以负有义务。国民之意思，即国家之精神。宪法为其体，诸官衙议院为其四肢五官。苟无国民即无真正国家。夫国民建国之目的，其始也欲谋共同之安全，其继也欲谋公共之福利。以保卫人类生存，俾人人得以生息于国群自由之范围，无互相侵害之患。国家不过为国民之政务机关，而其制定法律之本源必依于共通之民意，始能推行其权力。故国家对于国民，苟背乎法律为不当之行为，国民得群起为相当之责问与适当之监督，维持统治机关于不弊。此国民参政权所由来，而议院政治所由生。至是而国家行动，均莫逃人民势力之支配。有不能不以国民势力，为国家势力，求达最终之目的。是可一言以决之曰，欲求国民之幸福，必先求国家之发达；欲求国家之发达，必先求国家机关之发达；欲求国家机关之发达，必先求国民势力之膨胀。世有疑吾言者乎，则请征诸国家机关活动之事实，以证吾言之不诬。

（甲）统一机关　国家者有机体之组织者也。有机体之组织，必有活泼运动之能力。而其致此活泼运动之能力者，必千绪万端，有非一手一足所能任其责，必设多数机关以分掌之，始克臻于治理。然分歧复杂，不无放任废弛怠弃职守者，于是更立最高机关以统一之。而此机关之成立，则以单纯自然人为之。其在共和国家，以选举而为伯理玺天德，其君主专制国家与君主立宪国家，以承袭而为君主，其权力虽各殊，其谋政务之统一，以期国权之敏活完备，其目的一也。虽然以统一之故，而得意外之专横者，滔滔皆是。专制国家以政权为君主所私有，挟其雷霆之势，帝天之尊，以宰制群众，谓朕即国家，而为所欲为，行无可议。其人民，则无限域，无增损，无转接，无期时，无代易，舍奉命顺旨，恪受盲服外无他义。方其盛也，则为有限专制时代。开创之君，以天下初定，人心未宁，不得不以仁爱恭俭，厚生正德维系苍生之望。而人民于此最短之期间，稍得以休养生息。然慑之以威刑，诱之以荣宠，而亦俯服恐怖，无真正之自由。其及衰也，则为无限专制时代。暴君庸主，自谓以藐藐之身，建于亿兆之

上，觉一切皆我所固有，我以外而所谓人民，几同于无物，则傲恃恣睢，即愚且惰。其不乐于宵吁之忧勤，又必然之数也。于是将责政务【于】一切之具官，则恐纷而无所统，致机诈之纷起。斯时欲享有一国之逸乐，势不得不举一切行政之柄授之于亲贵爱信之一臣，以行使其权力。浸假而托孤寄命，嗣子诞膺天位，而冢宰摄政，大录万几。外而权奸豪奴跋扈于公卿百僚之上，内而宵小私昵放浪于宫闱禁辟之中，嗜欲无穷，昧昧逐逐，括天下之膏血以供宫中府中之酒池肉林。加以敌国外患，狡焉思逞，则微兵役民，括财养兵，攻剽劫掠，征调转输。待民不堪命，而积怨深愤，蜂起飚发，相率以趋于乱亡。祖宗经营缔造之国家，纷纭败坏而不可为。而庞硕之国民，且成为兵燹余生，适以供二三民贼逐鹿中原之具。吾人读神州史乘，于二十四朝专制之流毒天下，所为抚膺而泣血者也。若夫法制之国，则反是。其国家政权均受宪法之箝制，而元首不能占有国家之主【权】，不过为国家与人民治制之最高机关。本法律以出治，决无此荼毒人民之惨祸，以为人道和平之魔障。观其立法之顷，凡变更废止，必经议会协赞而后成立。不得以元首之单意行之。且于执行法律之外，非有法律之委任，则无独立自定法规之权。举兵役、租税、国债、预算、决算诸大端，苟不经议会之许诺，元首不能强制而实施。亦以国家立法之意，在维持各个人之行为规律，以应于社会之必要。其推行方法，必利用社会心理，而以社会舆论为基本。非单独的，乃共同的，否则必不免一般社会之指摘。故夫专制国家以单纯的统一机关为国家；而立宪国家，则以复成的各种机关为国家。此一机关，足以束缚限制他一机关不法律之行动。朝为一不法之事，而夕则舆论已为之哗然。法律尚有可逃，而清议竟无可逭。于以促施政方针之改良，其魄力之辗拓，几如强敌当前，虽有雄才大略之具，鲜有不受其指挥者。此国民势力对于统一机关之必要也，此其一。

（乙）执政机关　国家以发达国民为第一之目的。于是设行政官厅以为政府，俾介于君民之间，为上下交接之枢纽，政务总汇之渊源，以防护政权、民权于不坠。而其所司者，非发扬民生之事，即增进国力之事。皆各负其责任，不能于法外而主张放弃，亦不能于法外而主张干涉，必适合于法律之程度。凡国家责任之所归，不敢视为尸

位利禄之薮，亦不敢视为任意专权之途。是即吾人所谓**责任政府**是已。然责任政府之责任，关于国家大臣之一身为尤重。盖国务大臣为总理国务上之行为，必任其责之机关也。夫以元首之施行国政，必以国务大臣为之辅弼。立宪国家固如此，而专制国家亦无不然。但其地位则有判若霄壤者。则以专制国家，大臣之辅弼，非基于宪法。而元首往往有不俟其辅弼，即出于自分独裁，大臣不过为元首之机械，特无意思之物耳。至立宪国家，元首于国务上之行为非依于国务大臣之辅弼不得施行。大臣于国法上之地位，有机关人格，有自由意思，非仅听命于元首。而其双方之结果，遂至于专制国家，有**责任之元首，无责任之政府**。以统一机关为唯一之国家，国计民生，于焉托命。而政府则徒拥空名，放弃职守，超然于权限之外，放荡于利禄之中，举国民之生命财产，委之于无责任人之手，以供其禄位之牺牲。随之以国权纷失，内乱频兴。斯时更挟其草薙禽弥之手腕，鱼肉俎醢，莫敢谁何。而其演进之任务，惟以贪黩倾轧、争权竞贿，相与征逐于庙堂之上，无所顾忌而已。立宪国家，则有无责任之元首，无无责任之政府。凡国家政务之良否，均以政府任其责。国务大臣即对于己身职权上之行为而负其责任，即对于元首职权上之行为，尤负特别之责任。且对于违反法制之行为，与违反公益之行为亦负责任。故大臣一则对于法律上之责任，则以国家各部之编制权限，与人民之权利义务，皆定之于宪法。国家元首有不可违反之义务。如不履行国会之招集，及兵役租税之法外征调，均不免于违法。夫使法而可违，则宪政已属弁髦，是紊乱国家之朕兆也。斯时大臣必尽辅弼之责任，俾不至于违法，苟谏而不听，是辅弼之责任有所未尽，而为最后之辞职。前更后代，以位殉法，使违法制令终无推行之一日。否则大臣贪禄乱法，既经议会弹劾，而内阁颠覆矣。此对于法律上之责任也。一则对于政治上之责任，夫宪法精神，实以增殖民生，扩张国力为本体。凡内政外交，均为发达助长之具，不得不充分经营，以达国家之目的。因是而元首之制令，有必合此目的之义务。苟背此目的，则大臣任其辅弼之责，必审国势民情，以选定足以贯彻此目的之政治方针，献之元首，以备采择。苟能行之，则无可言。若其结果不免有意外之乖戾。是大臣辅弼无状，以误其政策，斯时国利民福之损害，大臣不得辞其责。



因之议会之责问，舆论之攻击，惟有任咎辞职，以让他人能尽辅弼之责任者以代之。此对于政治上之责任也。是国家有责任政府之利，无责任政府之害如此。宪政形质不外是矣。虽然，责任政府之发生，则以国民势力为主动。盖政府之责任与否，非政府所能自为断定。苟无物焉以随乎其后，其或不责任也将若何。吾恐以欲得责任政府之原因，适以得专制［责任］政府之结果，亦势所必至者。此监督机关所以为立宪国家不可缺者也。故欲求责任政府，必先求**责任国民。此国民势力对于执政机关之必要**也，此其二。

（丙）监督机关　伯仑知理谓："今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国民之国家；"又谓："国之政权原以供一般国民之用，故国民参政权，必使之普及于全社会。"盖立宪国家，其统一机关与执政机关，均以采择舆论为至当政策，以应国民之欲望。苟斯时之握国家机关者，或智德稍不完全，即不免种种之欠缺，而以欠缺之意思为国家之行为，既难称其职务，即违反乎舆情。若无监督机关以维持之，则国家与国民之冲突，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而国民势不得不求参与政务之特权。然以多数国民，不能直达于政府，故选代表者以求政府供给国民之需用，此代议政体与民选议院所由立也。夫国家贵有责任政府，吾人既言之矣。而欲此责任政府之发生，舍立民选议院无他道。果能于一国之中，有人民组织之国会，以与官吏组职之政府相对抗相监制。政府而认为国会所议有害于国家之发达，则固可以停会且解散之；国会而认政府所为【有】害于国民之进步，则固可以弹劾且推倒之。上下相维，一归于法律之节制。况当其未施责任纠弹之时，尤有种种之职权，以预防政府之失政。【政府】虽欲不【负】责任，势有所不能。虽然，民选议院之成立，苟无国民势力以为组织之要素，终不能对于政府居于优胜之地位也。然则如何而可？曰必有**舆论政党**以为之后援而后可。舆论若何？曰，对于元首、政府、议会三者，别占独立之地位。有自由之意见，确立之判断，而不为苟同，社会上公众之意思而常占优势之结果者也。民之声也，即神之声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隐然敌国，莫可抵抗。上而帝王，下而市民，咸受支配，其分量有如此者。而其性质，乃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虽无强制之权能，而语其制裁，居然国家之作用焉。故政府往往畏舆论之箝制，较

法律为尤甚；亦以舆论所在，虽不能破坏其生命财产，而名誉之地位，则显被其摧残。斯时苟肆行压抑，以杜其发生。则激极生变，国家必陷于革命之途。虽然，舆论之目的同，而其程度则异，有消极的、有积极的。对于当局者之政策，或为赞同，或为反对，持确定无缺之意思，取和平巩固之手段，求达其渐进之目的，夫是之谓消极的；对于当局者之行为，是则已矣，如其非也，则为剧烈之批评、胆大之活动，表示其一定之政见，欲以舆论势力，左右政界势力，以求其实行，达其急进之目的，夫是之谓积极的。大抵有责任政府之国家，多消极的；无责任政府之国家，多积极的。是舆论之程度，亦视政府之程度为比例，以收其效力耳。政党若何？曰，基于国家全体之利害，人民共同之生活，标其政纲，以求推行。于是得多数之协力，有一致之思想，协同之活动者也。立宪国家，其政党之发达，具千状万态之观，有主张自由主义者、进步主义者、革新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而其共通之目的，均不外发达国家、膨胀人民；其优胜者，遂发生政党内阁，以实行其政见。然在朝者，特一部分之少数人员，而多数之在野者，虽不能握政权以实行其主义，往往能以局外之议论供政府之采择。对于内政废弛，则竭全力以监督之；对于外交失败，则竭全力以救援之。日出入于政治问题之中，以训练其判决能力，一旦入赞内阁，而事理明了，毫无谬误，其直接间接，均足以奏政治上改进之效力。夫舆论与政党之效用即如此，果能以二者为构成民选议院之元素，为监督机关之武器，俾行其各种职权，安在不足以生死内阁而有余。欲不【负】责任其可得耶。故有国民势力，而后有舆论政党；有舆论政党，而后有民选议院；有民选议院，而后有责任政府。是造**责任政府者，民选议院也；而造民选议院者，舆论与政党也；而造舆论与政党者，国民势力也。此国民势力对于监督机关之必要也**，此其三。

（一）自治机关　立宪国家，莫不有地方自治与中央政府相辅而为治。盖国家愈进步，则其制治机关愈繁密。故欲政务之推行尽利，势不得不予地方以自治之权，以补中央行政之所不及。因而中央得分治者之为用，可专意于纪纲之大者，俾国事不至于丛脞。有中央以扶持地方，有地方以补助中央；中央以揽其纲，地方以治其目。上下交

尽其责，期无遗算，以达国家之目的，而自治制度所由防也。西哲之言曰："欲知其国之强弱程度，必先观其国民之自由程度。欲知其国民之自由程度，必先观其国民之自治程度。"夫自治者自由之母，而自由者自治之产儿也。以自治求自由，自治愈深者，斯自由愈广。有自治乃有真自由，此自治国民所以为自由国民也，故欲求自由，必自求自治始。虽然，自治之形质，苟无必要之精神以贯彻于其间，则不得为真正之自治。自治之精神有三：其主治之人，必地方人民之所选举推立，中央政府从而授之，一也；于地方之制置，得以便宜为取舍，不必皆受命于中央政府，二也；中央与自治者之相临驭，有前定之要约权限。权限而外，地方可自适其事，三也。（说本甄克思）夫即以主治之人由地方之选举，是国家将其处办之事务，委之于公民之名誉官，则自治政府，为民之所自立，必能与之共休戚，通痛痒，利害相切，视公共之事伪一己之事。且心志之所向，耳目之所周，无错直举枉之虑，而收人地相宜之利，其便一，即得以便宜为取舍，不必皆受命于中央，则公民团体对于国家委任之事务，得以自由处分，不受中央政府直接之干涉，而收独立自主之利，其便二；既以权限而外，地方可自适其事。则公民团体，于法规所定之范围内，处理公共之事务，乃属于团体之权利。中央官厅不得为法外之干犯，而收临机制事之利，其便三。如是，则公民团体，一方对于团体有特别之权利，一方对于国家负特别之义务。权利惟何？发行团体之命令是已；义务惟何？治理公共之事业是已。然执行此权利义务之顷，苟以放任主义或个人主义行之，举地方全体之公务，付之于怯儒暴戾瑟缩贪欲之伧，其不至贻误败坏也几希。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弊，则国民皆无**责任心与共同心**有以致之。夫**责任心与共同心者，国民势力伸张之结果**也。故求国民责任心与共同心之发达，必先求国民势力之发达。此国**民势力对于自治机关之必要**也，此其四。

夫如是，则凡百政务，均以人民势力为生动。俾国权之本质在民，遂以收国家机关改进之利益。一言以蔽之曰，**宪政之成立与否，必以国民势力为断定；而宪政之巩固与否，亦必以国民势力为判决。国民势力即宪法精神**；不然，下以脆弱柔懦之习以示弱，斯上愈以骄横狂暴之气以示威。下愈恐怖，上愈强横。而此光大文明神圣不可侵

犯之宪章，亦徒为形式上之具文，不能相循而遵守。吾恐不立宪固专制，即立宪亦专制。君主立宪固专制，即共和立宪亦专制。统一机关以无责任政府，而为暴君专制执政机关以无独立议会，则为污吏专制；监督机关以无舆论政党，则为议会专制；自治机关以无责任心与共同心，而为众民专制，是专制政体者，无国民势力国家之产物也，宪政何有焉。夫专制之足以亡国，而立宪乃足以兴国，此今日一般学者所鼓吹而倡导者也。吾人窃以为无国民势力之立宪国家之灭亡，较无国民势力之专制国家之灭亡为尤速。专制国家，斯时虽无国民势力，然国权尽属君主，无外来之牵掣。果能具英武枭雄之姿，执雷厉风行之手腕，则纲举目张，庶政开明，一时凑臻强盛者，往往而然。至立宪国家，斯时既无人民势力，安望责任政府。且机关愈形复杂，则纷纭废弛，至失统一。政务愈紊乱，国力愈衰颓者，亦所时有。此拿破仑所以有蹂躏欧洲之权力，而土尔其、波斯所以日陷于悲观之境域者也。虽然，非立宪之足以亡国，乃立宪而无国民势力之足以亡国。呜呼，专制乎，立宪乎，君主立宪乎，共和立宪乎，吾知舍国民势力终亦必亡而已矣。此吾人对于今日之中国，以为非取国民的国家主义，以改造一**国民军国国家**，必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何谓联合的国民军国国家**？曰，国于地球之上，大小以千数，若者生存，若者消亡，经数千年之天演，奄有今日之局，而嵚崎突兀，屹然山岳，障风雨、御狂潮、保有完全无缺之独立者，不过千百之一二而已。吾人揆其原因，溯厥由来，而知其盛衰成败之数，不外二者。（一）以弱小之国家，共进而趋于结合，以障外界之侵入，遂成为强大之国家，以适于生存；（二）以强大之国家，相率而趋于分裂，以竞内界之畛域，一变为弱小之国家，以陷于消亡。

夫以分合之原因，关于成败之结果如此。彼日耳曼、意大利、美利坚诸国之统一，不惜注之以铁血，赌之以战争，张其政策，达其希望，以成今日光明雄伟之大邦，良有以也。否【则】吾知其虽据有辽阔无极之疆域，其不如印度之邱墟，必如非洲之分割。不为保护国之主权沦亡，必为中立国之苟延残喘。矧立于二十世纪竞争酷烈之时代，无论其制治之为专制、为君主、为公治。苟非以庞大之国土、蕃衍之人民，为**真正之统一，以期国力之合一完备**，必归于劣败，此吾

人敢断言者。以观吾国今日之形势则何如？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之凿枘，地方政权与地方政权之冲突，凿枘无已时，冲突无穷期。而全国政权之纷扰淆乱，顽木不灵，乃愈不可究诘，以演成今日有统一形势无统一精神，不可思议之国家。今试举其大者，以促我国民之反省。

（一）财政上之不统一　国家振兴庶务，实以经济为枢纽。故其流通机关，必使之运动活泼，量其缓急，权其重轻，为适当之分配，始无行政上之阻碍。而吾国财政，则有地方以补助中央之日，无中央以补助地方及地方补助地方之时。一旦内讧外患，相乘而起，则征讨有用，善后有用，加以水旱频仍，灾害洊至，则赈恤亦有用，斯时以一省单独之力果能担任与否，而中央与他省弗过问也。及至罗掘无术，不获已而向中央或他省以求援，则仍熟视无睹。虽有余裕，而亦以“本部支绌”，“敝省空虚”谢之。无米之炊，安所措手。待祸机既急，始以中央政府共同协助之命令，为杯水之赠与，而大局已陷于不可收拾之现象。夫中央政府固无论矣，而彼省与此省之关系，则皆同处于共通主权之下，而所谓省界者，不过如村町区市之分划，安得有彼此之可言。尤可异者，即疆吏与疆吏之交涉，动曰救灾恤邻，一视同仁。此等词旨，乃吾国封建时代国际交涉之用语，强而用之于今日郡县统一之天下，是直取合一优美之国家，破坏而分离之。其荒谬有如此者，盖平日其头脑中早萦于省界之见存，无一毫之可假借。欲其为十百千万之赞助，是山行而求鱼，其为绝对之不可能也必矣。

（二）军事上之不统一　夫军事上之行动，乃国家维持安宁秩序之机关，必协同一致，合力共举，斯能迅速灵敏，以立于不败之地。而吾国军队，则各省自为风气，即无划一之形势，安有共同之能力。加以各省疆吏，政见纷歧，一无定向，及一省有事，而他省则观望周章，决不与闻。故往往以一省之兵，足以资阋墙，而不足以御外侮，一遇强敌，溃败随之。驯至糜烂垂危之际，苟无中央政府协办之训谕，而亦拥重兵握厚饷，借口于不遑兼顾以塞责。不观中法之役与中日之役乎。一方则旦夕累卵，一方仍歌舞嬉戏，闭户以避乡邻之斗，若无闻焉。适成为一部分战争，而非全国之战争。至是而国防上之活动，遂无同条共贯之机能，既病于孤立之无助，愈陷于怯懦之歧途。以外敌区区之恫喝要挟，已足蹙地千里而有余，无俟流血之兵争。而

原其祸，则皆兵力简单，无防御抵抗之具故也。不然，一方有事，则他方群起而为相当之援助，协同并力，以弭大难。虽不能战胜攻取，奏赫赫之功业，而墟社稷、陷首都酿成近世屈辱之历史，吾人敢决其必无者也。呜呼，以复成完全之大邦，将化为薄弱不具之小国，以抵于灭亡，自行分割之罪，无可逭矣。

夫国家政务之大要，莫要于经济之流通与军事之敏活，此一般人民心志之所趋，耳目之所及者也。今上既有如是之官长，而人民遂相率以为真有彼疆此界之区别，以致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感想，愈无团结一气之观念。加以交通阻塞，言语之殊，习俗之歧，相对几如异国。稍有龃龉，则相攻讦相残杀之惨祸，有不可胜言、不忍言者矣。然则，吾人将咎之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必不任其咎，曰，吾国体制然也。将责之地方官长，而地方长官必不任其责，曰，吾国体制然也。将咎之于吾民，责之于吾民；而吾民亦必不任其咎，任其责，曰，吾国体制然也。故吾人今日不得不为根本上之挽救，而根本上之挽救，则舍改造一**真正统一之国家**，别无解决之方法。虽然吾人之所谓统一者，非集重权于中央，俾地方无权，日奔走于中央政府无端干涉之下，居于放弃之地位，遂消灭其任务。特划助［分］政务分操之权限，使中央地方，咸晓然于其责任义务之所当为。而兵财两权，有活动无牵制，缓急适宜，呼应灵通；无强干弱枝，内轻外重，违畔侵越之虞。则闳纳众流，兼容并包，内外一心，不胶自固。庶几合同而化，以成一**机体完具之大邦**。夫然后以雄杰伟大之国民，从事于军国民主义，出战入守，栗悍猛鸷。措国防于盘石之安，卫边疆于金瓯之固，则国家斯有以立于天地之间，足以制人而不为人制。近世胜家所谓战胜之原因，基于举国一致万众一心者，意盖以此。此吾人对于今日之中国，以为非取**合群的对外主义**，以改造一**联合的国民军国国家**，必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与今日中国之边省也。

夫国家之演进也，分内因、外缘为二大干部。内因者，国内政务之活动；而外缘者，国际交涉之影响是已。而吾国今日体制与今日形势，实以内因之腐败致外缘之侵入。欲御外缘，先治内因。故欲定今日救国之方针，固以开明政治为全国注意之要点。然求有开明之政治，必先求有开明之国民与开明之国民势力，以改造足以开明政治之

政体。则对内斯得安全，对外斯能竞争。吾人今以最后之决心，为一言以敬告我国民曰，**我国民对于今日黑暗专制国家以求生存，舍国民的国家主义无效力；对于今日野蛮强权世界以求独立，舍合群的对外主义不为功**。呜呼！我国民亦可以兴起矣。

夫群演愈深则世变愈繁而愈酷。当此之时，苟无群策群力以贯彻于其间，必无以胜天行之剧烈。而芸弱殖强、去劣存宜之变，即随之于其后，于是知小己之不足以胜大群也，势不得不日趋于结合，相率而对外。然其结合之顷，或思不足以济功，智不足以乘势，力不足以任烦，睽分欒散，虽合不固，终无以达其不羁独立自由生存之目的，乃更群起而建设国家，以统治而团结之。以障外界之纷乘，制他族之侵凌，至是而至尊无上之主权，遂如日月中天，江河行地，与土地、人民相鼎足，而为国家存立之要素，以代表群众之威方。然苟无绝大之能力以保卫之，则主权之丧失即国家之危亡；国家之危亡，即人民之消灭，乃关联的而非脱离的。国家之赖以存在者土地，土地之赖以保存者主权，主权之赖以维持者人民。**有完全独立之国民，斯有完全独立之主权；有完全独立之主权，斯有完全独立之国家**。近世国家其能御强热［?］、捍狂潮，以兴以起，再接再厉，保有完全无缺之独立者，要皆以**国民势力为国家势力**，俾芸芸蕃衍之众，日逐逐横飞，相与驰骤于风霆震撼之域。问其以兵战者为何？曰，以主权故。问其以学战者为何？曰，以主权故。问其以商战者为何？曰，以主权故。问其以工战者为何？曰，以主权故。在朝倡之，在野和之，共悬一的，共趋一途，以期立于优胜之点，不败之地。直言之，为**保有国家完全独立之主权**；换言之，即为**维持人类真正永久之平和**。夫有独立之精神，乃有并立之资格。国家由独立以演进于并立，其于国际间之关系，必经无限之坎坷与无穷之艰险。或伸或屈或兴或挫，变幻层出，莫知端倪。而斯时所赖以维持主权之外交政策当何如？曰，国家既以国民为主体，国民之活动即国家之活动。凡国家对于外部进行之方针，与对于国际纷争之问题，必举全国之精神毅力，以为对待要挟之具。则**外交之原动力在乎国民**，以监督当局者之谬误，补助当局者之不足，而为国民主观的解决。故国家对外之方法，当以**内外一心，国论一致**为必要。俾当局者得借强大之国论以为后援。则对于他国强横

之要求，庶几无踌躇畏葸狼狈周章之虞，举措可以裕如。不然，以国家之折冲全权付之于少数若若者之手，而所谓国家主体之多数国民，反居于旁观之地位，冥然罔觉，漠然弗顾，一若无休戚与共之关系焉；则彼若若者，虽具有适当之主张，敏活之手腕，而以能力薄弱之故，致伤自国希冀之目的。则主权所在，遂不免他族之剥之削之攘之窃之，旦夕奄奄，无复生气。况若若者之能明于事理，达于权变，竭死力、排万难以保障自国权利者之如凤毛麟角也。嗟乎，以谈笑抵掌之顷，而蹙地千里，偿款百万，不旋踵而随之以亡国灭种之惨剧者，大地万国滔滔皆是，推原其祸，则皆无**国民势力以为外交之主动**有以致之。西哲之言曰："外交永远之胜败，原于国家竞争力之消长；国家竞争力之消长，原于国民分子发达之程度如何。"意盖以此。故吾人近观吾国之形势，远窥列强之态度，以为吾国今日对外之方针，当去其**独裁主义而为共决主义，舍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为国民的外交政策**，乃足以对付列强经略之野心，求一线之延也。虽然，外交之变态，固百出而无所终极者也。不能为武断的判决，亦不得为犹豫的处分。有时宜出之以平和，有时宜出之以强硬，有时宜先以平和而后以强硬，有时宜先以强硬而后以平和。而要以自国之地位与他国之关系若何，以定其程度，自有非纯一之规约，或单独之武力所能尽其功。盖强者与强者遇，或弱者与弱者遇，则势力相等，相持不下，莫敢先动，有规约而无武力可也，有武力而无规约亦可也。若夫弱者与强者遇，则势力不均，恃强凌柔，兼弱攻昧。徒恃规约，无武力以盾乎其后，徒恃武力无规约以束缚其间，则恃规约者将徒托空言，恃武力者将两败俱伤，于国家独立之关系，终无所裨益。夫规约所以蓄养武力之实质，武力所以补助规约之效用。有规约则武力愈张，有武力则规约愈固。规约与武力有继续之精神、相互之作用者也。此吾国今日欲为国民的外交政策，更当以**国际平等为原则**，以主张**公法的政策**。尤当以**国际竞争为主义**，以主张**铁血的政策**。求公法于铁血，寓铁血于公法，二者相因而为用，庶对于强者不失对等之地位，保有不羁独立、自由生存之形质，足以制人而不为人制。夫吾国今日之外交政策，一媚外主义之外交政策也。一败再败，一误再误。举国家存亡关系之立法、司法、行政诸大权，一任他族之强索攫取。我赤县神州几

无一片干净土立锥地，乃因循蹉跎，坐以待毙。一则曰蹉商，再则曰缓议，退却复退却，让步复让步，局促如辕下驹、几上肉。而拥护国权之政府，几成为盗卖国权之政府。我民固有之权利，莫不受其影响、被其荼毒。所谓公法何在，铁血何在。此吾人所为痛心疾首，愿与我四万万同胞同声一哭，以求解决者也。呜呼，灾已剥肤，祸已悬睫，覆巢危卵，朝不保夕，铜驼荆棘之惨，故宫黍离之悲，寻再见于今日。公法乎！铁血乎！吾民将何所从乎！予不敏，请以与我民商榷而折衷之。

夫所谓公法的政策若何？曰，国家以发达国民之自由生存，保持国内之安宁秩序为目的。故国际间之关系，自当为平和的主张，乃能增进彼此之利益幸福。然世界之交通愈繁密，则国际之纷争愈剧烈。磨钝砺精，争雄竞长，以相激相励之原因，变而为相嫉相妬之结果。遂不免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祸，而彼此利益之损失，生命之牺牲，有不堪设想者。于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乃互为协商，为公法以调和之，俾息国际间之争议，以维持彼此之安全平和于永久。除保护国与半主权国外，苟具有公法上之主体者，均得于国际团体之范围，主张自国之权利，而以各国均相平等，彼此不相干涉为必要之精神。虽然，权力相等，乃有公法，强弱不侔，公法何有，将欲贯彻此必要之精神，必先求国家与国家之权力有对等之程度斯有效。然求国家与国家之权力有对等之程度，必先求国民与国民之权力有对等之程度。以国民权力为国家权力，则国家斯有所凭藉，不至陷于孤立之地位，怯懦之歧途，是可一言以蔽之曰，**公法之本质在乎国力，而国力之本质在乎民力；有民力乃有公法**。否，无民力而漫言公法，则公法适成为不可能之公法而已。于国际间之关系，无丝毫之价值也。夫公法者，国家与国家权利义务之平也。故言公法者，必以国家之权利义务为根据。今试举国家之权利而证以公法之原则绍介于吾民，以促聋瞶者之反省。

（甲）独立权　夫依于领土之范围而自由活动，对于内部能致个人团体之服从，对于外部，不受他国无端之干涉；若是者谓之主权。然对于内部者，为国内法上之主权。对于外部者，为国际法上之主权。而此国际法上之主权，是即吾人所谓独立权。独立云何？曰，即

以不受外部之干涉为其活动之本体是已。故国际法之原则，一则曰，领土者与其国之管辖同其范围；再则曰，各国于法律上不能干涉他国之内政。吁，此即独立权之所由来欤。夫既以领土同其管辖之范围，则此管辖之范围内，既已充足自国之权力，已无容他国权力之存在明矣。各国于法律上不能干涉他国之内政，是苟有违反法律而干涉他国之内政者，则被干涉者得取相当之手段以抵抗其干涉，必为法律所承认亦明矣。不观个人与个人之关系乎，个人于其权利所得享有之范围内，他人不得违法律之限制而侵剥之。反是，则被侵剥者，法律必许以防御恢复之权利，而加以保护。国家何以异是，国家之有独立，亦如个人之有自由。个人于国内法所认为固有之自由，则他人无干涉之权利。国家于国际法所认为完全之独立，则他国无干涉之余地。今吾国欲为国民的外交政策，则凡吾民之主张自国权利，以应于生存之必要，对于他国为正当之抵制。不惟不戾于国际法，且为国际法所承认，已无容疑。亦以其不如是，不惟无以保自国之权利，且将无以保自国之独立。故夫于国际法而认有国家之独立，即可云认有抵抗他国之原则。而应用此原则之顷，即谓为维持国家之独立可也。虽然，此乃独立权之意义，而非独立权之内容。独立权之内容有三，曰立法上之独立权，曰司法上之独立权，曰行政上之独立权是已。国家于固有之土地，以统治固有之国民。苟无法律以裁制国民不法之行为，必无以保国内之安宁。故国家必应于国民之心理制定法律，以供社会之遵循，而此制定法律之权，除保护国与半主权国外，莫不有之，非他国所能干涉。其有被干涉者，实由于特约之结果，乃例外之事，非原则所宜有。若是者，谓之立法上之独立权。国家既制定法律，必执行斯能有效。然执行之主动，乃自国固有之权力。所谓我自立法，我自司之，不受他国之箝制。然自国际法言之，亦有例外之限制。而其限制亦由于特约之结果，非原则所宜有，若是者谓之司法上之独立权，国家于政务上之处分，必活泼进行，乃能推行尽利。故国家行政之活动，非取不羁自由之主义，无以达其目的。于是凡自国政治上之行为苟为国际法之所许与，他国无阻害之权能。若是者，谓之行政上之独立权。观于以上三者，实于国家有根本之关系，当为积极的主张，不可有一毫之假借者也。而还顾吾国今日外交之情势，则何如。夫土地

为构成国家之分子，则凡土地上存在之权利，皆自国所固有。既为自国所固有，则自国立法以支配之，自非他国所得过问。而吾国今日，立一矿山采掘之规律，各国亦群起而抗议，要挟恫喝，反客为主。而吾终恐惧彷徨，无可如何。所谓立法上之独立何在？近世国家已由属人主义一变而为属地主义。于其领土之范围，得绝对行使其法权。无论何国人民，居于何国，即当服何国之裁判。盖以他国之裁判权若推行于自国之领域，则自国之自由活动已为他国所侵害，而失其独立。而吾国今日，则领事裁制之流毒，虽云会审制度已无异混合制度。彼执法者之强横无理，其致吾民以不堪者不可胜数。其小者致个人之私怨，其大者动团体之公愤。于是而同盟罢市之举，层见迭出，无所终极。而无赖流氓，遂乘其机以肆其攻剽劫掠之计。致导入他国军事之干涉与损害之赔偿。而吾租借领域已无异割让领域矣。夫裁判所者，国家司法之地；裁制官者，国家司法之人也。今会审制度何异以自国司法之地与外人共之，自国司法之人借外人充之，而国家鼎立之大权已缺去其一，尚何生存之足云。然此乃由于条约之效力犹可说也。其尚有不可思议者，则以一教士之资格，能要求罪人之释放。以一教民之头衔，而脱离自国之法网。呜呼，此诚环球大地所罕见而罕闻者也。所谓司法上之独立又何在？自世界大通而交际愈繁，凡国家政治上之行政与社会上之行政，均于国际有直接之关系。然其一切之自由处分，则在己而不在人，此国际法所容认者也。而吾国今日于用人行政，则方面大臣，其贤者知自国之阽危，对于他国之经略而稍事抵抗，即为外人所侧目，必忌之妒之排斥之，俾不崇朝而易位。其不肖者，因鉴于贤者之失败，日汲汲于禄位之保持，不惟无抵御外力之主张，且借重外力以自固。而吾进退官吏之权，悉支配于他国鼻息之下矣。其它于教育行政，则限制以不得聘请第二国之教员；于警察行政，则他国之越俎代庖者已数见不鲜；于税关行政，则增一税务大臣，而各国已啧有烦言；于货币行政，则他国纸币之流入内地，已非一隅；于交通行政，则长江上下游，一任他国汽船之自由航行，各省繁盛市，一任他国邮局之任意设立；于军事行政，则炮台堡垒之设备，军械战品之输入，苟不得外人之许诺，国家欲为未雨之绸缪，不可得也。所谓行政上之独立又何在？以上所举，均于吾国主权有直接

之影响者，而其间接之损失不与焉。夫一国之利权有限，而列强之肆欲无穷。以有限之利权填无穷之肆欲，恐利权已尽而肆欲仍无穷。今日失此，明日失彼。一国得利，他国效尤。而中央政府，一若舍俯仰随人之外无他策。每一谈判之结果，辄牺牲吾民无量之利益，以博异族之欢心。而吾民以生命财产之关系，抑郁之气发而为不平之鸣。既间接争之于政府而无效，势不得不直接争之于外人。其悲愤之余，有一发而不可制者，遂出之以暴动而无所择。斯时之政府复出其弥缝息事之手段，强制吾民、芟夷吾民以谢外人。至是而吾民之稍有血性，稍知爱国者，悉被摧残，不敢有丝毫峙抗外力之急志，以养成今日全国媚外之风。而"官怕洋人，百姓怕官"之谚，乃愈验矣。虽然，吾人为根本上之研究，以为非外人之能攘夺我民之权利，乃政府盗卖我民之权利，以致外人之攘夺。且非政府之能盗卖我民之权利，致外人之攘夺，乃我民无真正之势力，预防政府之盗卖，招徕外人之攘夺。故我民今日欲保存权利，必先抵制外人。欲抵制外人，必先抵制政府，庶几有济。不然，我民于直接争之，而政府即于间接送之。虽穷尽吾民对外之方法，其如此媚外之政府何。又其如此利用媚外之政府之外人何。夫政府之顽冥既如此，而外患之深入又如彼。故我民今日当**扩充势力，为主张自国权利之武器，以对内者**对外。我民应负之责任，抑亦我民固有之天职也。此国民势力对于国家独立权之作用有如此。

（乙）平等权　国家之存立也，必有完全之主权，乃有完全之独立。有完全之独立，乃能立于国际法同等之地位。对于他国主张自国之平等，而他国对于自国之主张，亦相待以平等。故国家苟具有独立之形质，则无论大小强弱，彼此皆有平等之权利。亦以若置强大国家于弱小国家之上，则国际关系之平和终无由保全，此国际法所以有国际平等权之承认也。虽然，自政治之方面观察之，则国家无平等权之存在；自法律之方面观察之，则国家有平等权之存在。何谓政治上无平等权之存在？国家既有大小强弱之殊，势力不均。则弱者肉之，强者食之，一如自然之趋势。若以国家平等为确立不二之原则，持之以支配列强。虽政治问题，亦欲使之各居于平等之位置。其如群强意志之趋向有非群弱之提议所能转移。稍不自量度，方且召不测之耻辱。

故近世国家其不侪于头等之列者，几无以立于国际团体之内，尚何并驾齐驱之可言。即以一列国议会观之。其列席者不过三五强国。而二等以下之独立小邦，殆无加入之资格。是政治上平等权之存在与否，必以实质上有无势力为断。非但为形式上之想象，可侥幸于万一也。何谓法律上有平等权之存在？国际法学者，谓国家之地位以国际法言之则各国皆平等，而强大无足称。又谓国际平等权之效力，弱小得之足以抵抗强大，其价值匪轻。由上之说，似以政治上之观察为绝对的反对。然就法理上言之，国际间之关系，舍此无维持平和之具，其裨益国交亦良多矣。盖同为国家，彼此即各有平等之权利义务。非惟法理所不易，抑亦情势所宜尔。故弱国与强国遇，其政治之不平等纵不可避，而法律上则固可主张以平等，他国亦不能相视以不平等。不然，若因于国力之大小强弱与国运之盛衰隆替，而异其权利义务。则强者遂屏弱者于国际团体之外。不惟弱者之不利，即强者亦必有所损。何如避不利以趋于尽利，去其名而取其实。苟无伤其形式上之感情，则吾政策之所至，彼终无排斥之理由。此近世列强虽富有如何经略之野心，其举此权而蹂躏之者卒鲜。彼欲于政治上占优胜之地位，其所希冀者乃在于实利之攫取。奚必冒此不韪之名，召国际社会之反抗。故其对于他国而有所举动，虽已制其死命，犹宣言以不侵害彼国之主权，或援助彼国之独立。而外交之敬礼，犹遵循如故也。呜呼，此即国际平等权对于政治上与法律上而异其存在之理由欤。夫政治上之平等，实质之平等也。法律上之平等，形式之平等也。苟既有实质之平等，断无无形式之平等。形式之平等，实实质之平等有以致之者也。国家之有实质，犹个人之有人格与能力。凡人格与能力不具备之人，其于国内法，终不能与有人格有能力者；适用同等之法律，而行使其权利，履行其义务。国家苟无实质，则对于国际法，其主体之人格已不具备，安能为权利义务之平等。此半主权国与一部主权国之终不能与完全独立国，同处于国际法之范围者以此。彼其于法律上既不为他国所认，必其于实质上已具有半主权国与一部主权国之程度，无复有主张平等权之资格。是无实质上之平等，而形式上之平等即因之而消灭。故夫**欲求国家真正之平等，当以求政治上之平等为先务**。否【则】徒事形式上之光荣，而不为实质上之培养。日汲汲焉致力于仪

式敬礼之末，以揣摩法律上之意义，强欲与强国为伍。吾恐其国势已陷于灭亡之末路，而彼强者犹将持此无足轻重之空名，以惑之愚之笼络之，俾弱者之山河易主领土变色而后已。虽然，国家间之仪式敬礼，于维持国交亦有莫大之关系。感情之冲突，而致平和之破裂者往往而然。亦以国家之尊严，彼此当互为尊重，不可加以无礼之轻视。苟一被轻视，于实际纵无所损，然其对于第三国，将有不能维持荣誉之诮。其被侵害者不能默尔而息，亦固其所。故今日一般学者之言平等权，独举仪式敬礼而遗其他，意盖以此。然吾人窃以为仪式敬礼之平等，特形式之平等而非实质之平等，终无补于国家真正之平等，此吾人所以有政治上平等之主张也。然则求政治上之平等奈何？曰，**求政治上之平等，必先求国家与国家势力之平等；求国家与国家势力之平等，必先求国民与国民势力之平等**。此国民势力对于国家平等权之作用又如此。

（丙）自卫权　国家当紧急迫切之时，苟不为正当之救济，则自国所有之权利，将悉陷于危殆，而无以自存。故他国对于自国而加以危害，则自国得取相当之手段以防卫之。乃能巩固自国之权利，以免于灭亡，此自卫权之所由发生，而为国际法所承认也。吾人就于一般学者之主张以定其范围，则不外广义的与狭义的二者。以自卫权为基本权，谓自国之权利苟遇外人之干涉，自国有相当防卫之权，而自存权即寓于其中。若是者谓之广义的。以自卫权为非基本权，谓国家对于他国虽负如何之义务，若关于自国之安危存亡时，则可不履行其义务。又谓国家于紧急危难之时，他无可执之手段。不得已而侵害他国之权利，以保全自国之权利之行为，焉自存权以外之独立权利，实为非常之例外，若是者谓之狭义的。吾人窃以为两者之趣旨，虽其用意有相异之点。而其共通之精神，要皆以维持自国之生存为不二之目的。夫吾国今日对于列强之形势，与列强今日对于吾国之举动，直接间接随在皆关于自存之问题。故吾人当以自存为主义，以主张广义的自卫，乃适用于吾国。广义的自卫，亦大别为二。曰消极的，曰积极的。消极的云者，谓怀保守之观念。于自国领土之范围凡关于国家自存上之必要，得防止他国对于自国不当之行为，俾自国得以避直接影响之危害是已。积极的云者，谓怀进取之观念。于他国领土之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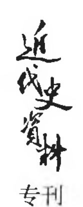


凡关于国家自存上之必要，得防止他国对于自国不当之行为，俾自国得以避间接影响之危害是已。以观吾国则何如。矿山之采掘，非吾国生计上自存之必要者耶。至今日为他国无理之攘窃者已数十处。铁道之敷设，非吾国交通上自存之必要者耶。至今日被他国无端之攫取者已十余省，然此乃于自国领土范围所遇之危害，而于他国领土所遇之危害更何如者。商业非吾经济上自存之必要者耶，而吾海外之商民，其受他国之侵剥而丧家破产者不可胜数。工业非吾实业上自存之必要者耶，而吾侨居异域之工人，其被他国之虐待而转死沟壑者奚啻千万。此皆关于自国直接间接影响之危害，求之消极之场合与积极之场合，均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之事实。而吾国人所当协同一致，合力共举，群起而为正当之防卫者也。夫对于他国虽负如何之义务，若关于自国之安危存亡时，则可不履行其义务，国际法犹承认之。矧吾被他国之危害，尽属权利上之性质，而非义务上之性质，更无履行义务之可言。今为绝对的行使，当亦为国际法所容认而保护无疑矣。曩者，吾国以二三无意识之亲贵，煽吾民以野蛮排外，致酿成庚子墟社稷陷首都之惨祸。至是而后，内而政府，外而疆吏，遂惩羹吹齑，因噎废食，相戒以排外之足以招祸。于是外界之侵入愈无穷，而吾媚外之程度愈增高。俯首帖耳，伈伈伣伣，对于友邦几如上国，苟可以迎合外人之意旨者，不惜举吾民之生命而断送之。迨辱不胜辱，忍不胜忍，吾民以性命关系之故，知政府疆吏之无足恃，势不得不起而自谋。取文明之条例，直接以防止外人之行动。于国交无一毫差池，于自国增莫大利益。而顽冥政府，不惟不补助之提携之，反摧之挫之解散之。尽锄其气，俾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奄奄如他国之顺民而后快。虽然，吾民因于政府之压抑，未克穷尽其所执之手段，以达最终之目的。然外人以是知吾民势力之不可遏抑，肃然起敬，悚然退步，而狼子野心亦因而稍戢。故夫主张无意识的野蛮排外者固失，而主张排外为绝对的不可能者亦失，均之失也。奚也？以其无当于自卫之原则，有害于生存故耳。无已，则基于自伟上之必要，而排之之手段与排之之方法，弗溢于国际法之范围，夫何不可能之有。呜呼，吾民今日，内迫于政府之强制，外迫于列强之侵凌。抟抟大陆，自顾已无自存之余地。吾民不欲自存则已，苟尚欲自存，当持以最后之决心，**张吾民自**

卫之势力，为国家自卫之精神，以与列强对抗。彼碧眼紫须儿奚足畏哉。此国民势力对于国家自卫权之作用又如此。

准是以言，则国际法之效力，实以国民势力为比例。故国民势力对于外交有成败之关系，即对于国家有存亡之关系也。吾人今为一言以警告我国民曰，国家者，我民之国家。国家无独立权，则国民将依人篱下，窥人鼻息，遑遑如丧家犬而无以自立。犹太、波兰其殷鉴也。国家无平等权，则国民虽为优秀之民族，亦成为恶劣之贱种，以侪于红夷黑蛮之列而无以自保。土耳其、波斯、朝鲜其前车也。国家无自卫权，则国民将日处于刀锯鼎镬之下。奴隶任人，牛马任人，解剖任人，烹割任人，而无以自存。埃及、印度、缅、越其覆辙也。故夫国家之安危，即我民之安危，国家之存亡，即我民之存亡。国家既为若存若亡之国家，而国民即成为不痛不痒之国民。我民今日苟欲去危而就安，救亡而图存，则凡国际法之所许者，当执**严重之手腕，以抵抗防御而无事踌躇**。凡国际法之所非者，勿恃**一朝之狂热，以轻举妄动而致彼借口。为文明的勿为野蛮的，为秩序的勿为暴动的**。彼强有力者虽抱如何席卷囊括之雄心与蚕食鲸吞之政略，亦将退避三舍，无如我民何也。此吾人对于今日之中国，以为当以**国际平等为原则，以主张公法的政策**，乃足以维持完全之独立也。

夫所谓铁血的政策又若何？曰，国于地球之上，仅如黑子之着面。四封之外，则环而蔽之者，皆封豕之长蛇，眈逐之饿虎。狡黠而强横，飕勇而武怒。狺狺贊贊，磨牙吮血。恃强凌柔，兼弱攻昧。转战启辟，力征兼并。而当其锋者，不为其所剿绝，即为其所征服。一如胜家之权利，自应尔尔。方其静也，日汲汲于内因之整备。谓列强环立，国种互竞。国家所赖以立而不倾存而不败者，舍兵谋之演进，又乌从而求之。于是知无强权之不足以图存也，势不得不以军旅为其国之灵魂，以战斗为其国之本体。尽籍其民以为兵，尽竭其财以养兵，而为**武力的军国国家**。而又以单纯之武力不足以长保其势力也，乃更以**争存为精神，为域中最大之物竞**。苟足以巩固国家之根据者，不惜绞脑折骨，殚精敝神以为之。其于政治的竞争，谓国力之消长，实以政治之良否为转移。国家苟无最良之法治，则政府与国民之间，无相循共守之规律，势必至上流于专横，下趋于疲敝。上流于专横，



则国家大权不专属于单独君主，即专属于一二权臣。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举国家主体之国民，奴隶而摧残之，俾无复有自由活动之生气。重足侧目，奄奄以尽，国家元气，即于斯而丧失。下趋于疲敝，则国民既无参政之权力，而对于国家，一若无安危生死之关系。不惟置国事于不问，且并固有之生命则产亦付之漠然。一任暴君污吏之自由支配。俯伏恐惧，无所告诉。卒之生机坐微，抵于死亡。夫上愈专横，斯下愈疲敝。上既肆其凶德，下必极其奸欺。其究也，驯至官民相贼，上下交讧，因而国务纷纭，政纲紊乱。而草泽编氓，遂相率以趋于颠覆倾危之一途。暴举迭兴，祸乱频仍，而社会生活日有不可收拾之现象，遂影响于军事之不克自振。是国家苟欲于**军事上张莫大之势力**，必先于**政治上占最良之位置**。俾官民各守其权限，各尽其天职。斯能上下同德，内外一心，共悬一鹄，共趋一的，以效力于军国主义之进行，维持国威于不坠。故为军国国家，尤当为**政治的军国国家**。其于经济的竞争，谓经济为军事之实质，国家欲扩张其军事之势力，必以膨胀经济之能力为根据。人群之立也，有尚武之群，有殖产之群。古之国家，以邦域为竞争之范围。其军事之编制，尚薄弱而单简，有尚武之群而无殖产之群，可也。近世国家，则以世界为竞争之范围，其军事之编制，愈雄厚而繁重，必有尚武之群以保障殖产之群，俾无意外之挫折。有殖产之群，以补助尚武之群，俾无根本之穷乏。二者并行而不悖，斯足以应今日酷烈之世变，以遂其生存。不然，苟但为尚武之群，而不为殖产之群，为**军事的战争**，不克为**经济的战争**，就令于军事上获一时之胜利，亦不过外强中干，上困下疲。而等于欧洲上世之斯巴达与近世之俄罗斯，终归于劣败之数而已。故今日列强其所持以灭人国家之政略，大都不外二者。二者云何？曰，是即一则以军事为经济之先驱，占其土地而后收其财权；一则以经济为军事之导线，握其财权，而后领其土地是已。吾人揆其用意之所在，得勿以经济为军事之代价。一方消耗于军事，而一方即取偿于经济。虽极流血之兵争，于国家无过当之损失。此所以有今日富盛文明之局也。故为**军国国家**，尤当为**经济的军国国家**。其于文化的竞争，谓国家于诘戎尚武之余，慄慄者之众，日从事于争衡竞力之途。弃德而务强，好勇而斗狠。轻疾剽忽，懻忮猛鸷。而其爱人利物之观感，

必无由深。岂徒无由深已也，方将创为劫夺之事，以偲彝同类。有事则致其狠戾残忍于寇雠，无事财致其狠戾残忍于间阎。既病于公战，尤病于私斗。且习为杀人之人，其方寸灵台蒙蔽久矣。乌有仁让恻隐之端见于人道幸福之事者乎。由是而豪暴武断，侵弱凌寡，视为故常。民风则栗悍蠢愚，国俗则贪暴顽固。而德慧智术之销磨梏亡，乃愈不可究诘。百工之事，亦日就衰微，无由致其精。陈旧粗拙，苦恶行（?）滥，无以收摧坚破窒之功。斯时虽有刚毅武健之师，为之攘臂，为之挺身，为之肉搏决斗，以殉国家之急，恐亦无补于战胜攻取之事。况慄慄者之酷野极蛮，无道德感情之观念，与爱国殉义之思想，尤不足以语此。是文化与军事之关系既如此，故为**军国国家**，尤当为**文化的军国国家**。夫合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种种之形质，以锻炼而镕冶之，遂产出今日**完全无缺体制修明之军国国家**，以确立外竞之根据。及其动也，则崭然于外缘之勃兴，如火如荼，如雷如霆，以弥漫天地，震撼寰宇，所当者碎，所遇者靡。举世界弱小之国家，以为釜中鱼几上肉，解剖烹割，无所顾忌。或攫其政权，以制其死命，俾俯伏于自国肘腋之下，为名誉之保护，为事实之占领，如日本之于朝鲜，英之于波斯、阿富汗是已。或征服其人民，占有其土地，因仍其政俗，傀儡其君主，以为自国殖民之外属，如法之于越南，英之于印度、缅甸是已。或破其国家，墟其社稷，系累其君主，奴隶其人民，变易其政俗，籍其版图而君临之，俾永立于被征服之地位，以为自国之顺民，如俄之于波兰、芬兰与中央亚细亚是已。以上亡国灭种之惨剧，虽其方法互异，手段各殊，而要以**增殖利权扩张领土为共同唯一之目的**。夫以利权土地之故，而兴师动众，争地杀人，驱数十百万之少壮，咸糜烂于锋镝硝弹之中，肝脑涂边城，膏血润草野，物故凋败，靡有孑遗。呜呼，此人道之可为太息流涕者也。虽然，群竞图存，弱肉强食，群方炽然于国力国权之均势，为武装之平和，非耀兵无以弭兵，非竞战无以息战，是亦世变之趋势，而无可如何者。吾人敢谓自今以往，所谓国家之安宁秩序，人类之自由幸福，舍兵力的约束，别无可执之方法也。夫军国国家之效用如此，是二十世纪之世界适成为军国国家横行之世界亦明矣。然其所以致此横行之势力，又非一朝一夕之故与一手一足之劳所能奏其功，必注之以群策，贯之以群

力。国家对于国民，凡政治教育之推行，无不以养成国民之战斗力为主旨。国民对于国家，凡学术技艺之改进，无不以补助国家之战斗力为归宿。国家以战斗为主义，国民以战斗为生活。国家注之以财力，国民殉之以生命。吁，此国家所以为军国国家，而国民所以为军国国民也。虽然，**军国国家之发生，实军国国民势力之磅礴**有以致之者也。近世国家，其对于他国而宣战，必征诸自国国民之学术如何，技艺如何，意志如何，趋向如何，舆论如何，及揆诸他国国民之学术如何，技艺如何，意志如何，趋向如何，舆论如何，以定战争之局。不然，苟不自量度，置自国国民之程度对于他国有无意外之缺陷于不问，悍然肇衅于敌国，开衅于边境，倏忽征调，仓皇誓师。有可战之时势，有可战之机会，有可战之国家，而无可战之国民。斯时欲获最后之胜利，是山行而求鱼，恐终无必得之日。**故求国家之战胜，必先求国民之战胜。求国民之战胜，必先求国民势力之战胜**。世有疑吾言者乎，则请征诸国家战争之事实，以证吾言之非妄。

（一）关于战争之豫备　自军国制立，以执兵为专业，而师出以律。以古视今，霄壤悬矣。盖古之国家，以战为剧者也。今之国家，以战为业者也。夫既以战为业，则生死存亡，在出入息间，必竭其神虑，俾无一肋之不遒，无一涅伏之不警，斯能与强敌争一日之命，而享有胜家之权利。故居今日而言战争，**当抛弃一切形式上的战争，而以精神上的战争为本质**。国家当作战计划之先，对于国民必致力以增进其精神上之作用，以发扬其战斗之能力。一朝有事，庶几有备无患，无缓不济急之虞，而收临机制事之效。此近世国家之于国民所以有精神教育之设备也。然则精神上的战争奈何？曰，吾人所谓精神上的战争，乃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广义的云者，实兼**体力德力智力三者。而战之以体力，战之以德力，战之以智力**是已。国民之体力，为强国之元素，强国民之体力即为国家之基础。国家欲不畏强圉，不受侵陵，必使民有以自厚其生，以从事于形气之事，与禽兽齐。浸渍其肌肤，锻炼其体魄，俾之凌风雨、冒寒暑，出入于瘴疠之乡，转战于穹荒之域，犯难履危，无自反而缩之诮。夫欲自厚其生，必自能禽兽始。而后形体之间，乃得其健强。成其恕忍，以除去其衰颓怯懦之风。非黩武也，战伐相攘之事非此莫能举也。故国家所赖以存立者，

惟恃其国民之膂力耳。然所恃在此，而其所尚者亦必在此，而后其所恃者乃可期。不然当群竞之汹汹，其系于种之盛衰国之存亡者甚巨。苟所尚者歧于所恃，将世俗莫之知，莫之贵，将莫为其蹈厉。莫为其蹈厉，则蚩蚩者将习于文弱，趋于脆柔。惮祸灾之及身，而不敢犯难。哀痛苦之在物，而不乐毁伤。则武毅之功废，而国家亦寖衰寖微，不足以争存于世界。**此体力所以为精神上的战争之必要也**。此其一。夫军事之动作，协同的动作也。将欲致此协同的动作，必先养成一般国民之共同心与自立心。奚也？以兵战之事，既不能出于孤立，尤不能出于依赖。必各尽其力，各极其能。群策一致，合力共举。斯能谋无不遂，筹无不中，以达国家战胜之目的。然共同心与自立心之增殖。实以道德为之渊源。故群制既立，文教既兴。而国家之所以陶冶人民者，亦日趋于严重繁密。苟足以光大国民之人格，增长国民之风纪者，无不竭力殚精，以求臻于高尚之域。俾民德之酝让浃洽，日有最高之程度；社会心志之所趋，咸知忠实义烈之可贵。移其恣睢放荡之情形，而为急公乐群之意；本其循理守畔之思，发而为爱种殉国之事。知为群之公益，知己之天职。此遵德循仁，自治自由之群，所以终立于优胜之地位者以此。**此德力所以为精神上的战争之必要也**。此其二。近时世纪，智术愈竞。而大六四宇长宙之中，群方挟万象之奇技奥术以相炫。若驰若骤，巍然崭然，商不厌其巧，工必极其精。漭泋流行，一泻千里。以吸收世界之精英，而掌握平准之牛耳。其北者，则奄奄于他国经济势力之下，蹶然而终穷。其胜者，则分道前驱，灭此朝食，先剥削其生计，然后随之以军事之行动，而觅地殖民、扩张领土之前提，即寓于是。然此特间接影响于战争之胜利，而其直接影响于战争之胜利者，则智术既进，而民心思之锐利，愈有飞扬突起之势。因而冶矿范金之术，日愈加致，辟铁炼钢，坚完犀利，斯战斗之情，亦缘以益奋，又必然之理也。**此智力所以为精神上的战争之必要也**。此其三。夫军旅之事，虽经纬万端，纷纭繁赜，而要以是三者为基本之精神。果能具有圆满之程度，则出战入守，必措之裕如，可断言者。虽然，其致此精神之活动者，乃属于国民自身之作用。国家虽有训儆之责，然皆国民自治自助之问题。又必以国民势力贯彻于其间，以求战胜于平日，斯能战胜于临时也。

（二）关于战争之开始　平和破，风云急，戎马仓皇，四郊多垒。国家存亡，人民生死，咸付之于孤注之一掷。谁得谁失，间不容发，亦云险矣。当此之时，必举国一致，万众一心，以负战斗之责任，国家斯能立于安固不摇之地。夫推行内政，统筹外交，俾对内足以启一般国民之决心，对外足以致国际社会之同情，以补助军事之活动，则责在政府；将数十万众，运筹决策，奋斗突击，逐北追奔，斩将搴旗，以达战胜攻取之目的，则责在将帅。若夫战端既启，则粮秣有用，军械有用，被服有用，马匹有用，其它则铁道之运转、兵输之输送，亦莫不有用。一月之费，动以万计。然战斗之时日无穷，而国家之财力有限，则此亿万之数，将无所从出，势不得不取之于国民，为临时之援济。俾无左支右绌，召士气阻丧之虞，而师出乃有功。此经济之负担之责在国民一也。夫治化愈蒸，则分工日密。分工日密，则战祸愈烈。战祸愈烈，则武略亦因之而加繁。故国家欲奋扬威武，为名誉之战胜，非具有坚实雄厚之兵力不为功。况当奋斗方酣之际，触白刃，冒锋镝，往往致兵员之减少。则现役不足，必继之以预备；预备不足，必继之以后备；后备不足，必继之以国民兵义勇队。驯至举全国国民以为之牺牲者，亦所时有。然国家法律之制定，除现役、预备、后备外，国民无兵役之义务，国家即无征调之权利。苟斯时之为现役、预备、后备者，前仆后继，殉敌以尽。国家命运，垂危旦夕，灭族灭种，即在当前。则国民当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赴国家之急。虽盈城盈野，亦所不惜。盖以不如是，则国家无以自立，而国民即无以自存。奴隶牛马之惨祸，将不旋踵而即至。厉战固死，怯战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此兵员之负担之责在国民二也。近世国家，以战胜为目的者也。其战术既日进而靡已，军械复层出而不穷，一朝决裂，相见以兵。但以一度之遭遇，即伏尸流血，有如大屠。则此不具之兵员，与孤独之遗族，国家虽予以特别之优遇，然终不能为密切之看护。而国民对此，当为之扶助，为之救济，俾无颠沛流离之惨痛。庶死者得以安其家室，而生者亦因而励其忠义，鼓其余勇，振奋踊跃，以效死于疆场，无或有自甘于疲蹶者。此死伤之救助之责在国民三也。夫如是，则国家当战争之顷，政府与国民均负有无量之责任，然吾人窃以为国民所负之责任，较政府所负之责任为尤巨。是可一言

以决之曰，**国家之能否战胜，当以国民之能否战胜为断定**。

（三）关于战争之终结　战争之原因为谁？曰，基于国家权力之得丧，与利害之冲突，而为自卫上之必要是已。战争之目的为谁？曰，基于国家利益之恢复与权力之拥护，而为生存上之必要是已。然一方以一战而得最后之胜利，足以贯彻其希望；一方以一战而为意外之败北，遂至丧失其主义。此之利彼之害也，此之害彼之利也。一则于优胜之后，以主张利权之获得；一则于挫折之余，以主张利权之保存。故无论为战胜国家为战败国家，自当审视自国之地位及自国之形势以定和战之局。斯时双方注意之要点有二。（甲）国民当以坚忍之决心，援助政府，以定停战之程度；（乙）国民当以敏锐之手腕，监督政府，以决媾和之方针。

战胜国家，既已略地攻城，长驱直捣。其威力之震荡与国权之伸张，均足以为恐怖敌国之具。一若得所大欲，大而土地偿金，小而玉帛狗马，一任其取求，而战败国家无制止之权能。然近时世纪，公法日见发达，而兵力之作用，只足以为一时之占领，而不足以为永久之获得。故国家当战局告终之时，必有强硬灵敏之外交，以补助兵力之所不及。则此奋斗之结果，斯能立完全优胜之域。不然，苟以政府单独之意思，专断独裁，置国论于不顾。或以战败国之蹉商，而易其主旨。或以第三国之调停，而移其希冀。狗外来之请求，误自国之大计。当进取者，而出之以退让；当坚强者，而出之以脆柔。追迫于先，而抛弃于俊。取胜于疆场，而失败于樽俎。呜呼，以数十百万之众毙命负伤血战得之而不足，以二三文吏昧势暗法抵掌失之而有余。其始也有战胜之能力，而收战胜之光荣。其终也有战胜之虚誉，而无战胜之实益。以陷于功不掩过，得不偿失之悲境。奚以故？曰，以无国民之援助与监督。故战败国家，其形势既形悲观，其地位尤属累卵，旦夕垂危，殆哉岌岌。赳赴者既溃决而不可收拾，斯时所赖以争一旦之命，以冀图存于万一者，惟口舌间之折冲而已。夫先失而后获，转败而为功。此古今外交之局所以变幻层出莫可推测，往往有与军事之胜败，适成为反比例者，无他，以政府之眼光及国际谈判间之承其乏者，具有充分之机变权略，以应付于其间耳。故战败国家，对于战胜国过当之要挟与压迫之恐喝，苟示之以弱，而不为严厉之主

张、顽强之抗拒，恐惧周章，无所措手，舍俯首帖耳之外无他道，则敌国无厌之求，将随吾震慑狼狈之程度，相逼加厚而靡所底止其究也。随之以土地之割让，军需之赔偿，种种不平等之待遇，遂因条约而巩固其效力。国家之祸，日有不可胜言者。战败国之末路，其有一蹶之下，终于不复振者以此。奚以故？曰，亦以无国民之援助与监督故。然则，国民与国家停战媾和之关系既如此。战胜国家，则悬之以权利利益；战败国家，则付之以安危生死。稍一让步，而国势之凌夷颓败，土崩瓦解，即随之于其后。是致国家于灭亡危险之地位者，虽云责在政府，而实则责在国民。换言之，**即责在国民无优胜之势力与坚忍之决心、敏活之手腕而已矣。**

（四）关于战后之经营　兵凶战危，国家因维持国际间之平和安宁，别无可执之方法时，不获已而用之者也。战败国家，固负无穷之损失；而战胜国家，亦未尝无过当之消耗。而政治，而教育，而经济，而人口，直接间接，均受莫大之影响。国家政治上之活动，千绪万端，既繁且重，非举全国之精神毅力以贯注之，必无以活泼进行。不幸而平和破裂，势不得不举全国之精神毅力，以贯注于政治者移而贯注于战争。朝野上下，日奔命于对外问题之不遑，奚暇汲汲于内治之改进。而顾此失彼之虞，遂无所逃。其结果于政治上之成绩虽无格别之紊乱，然终不免一时之退步，其损失一。近世国家，其战胜之原因，半归功于教育之普及。然教育普及，必凝集全国之实力以从事，乃足以奏功。而一遇战争，则向之致力于教育者，往往以兵役义务而终止。致减缩一般教育发达之速度。其损失二。国家立于争权竞利之时代，非雄于平准以发展经济上之势力，即无以自存。然欲经济势力之发展，又必以避兵革之妨害为必要。而一遇战争，其直接之消费，则国家之支出、国民之负担，既已竭泽而渔，府库空虚，生计窘蹙。幸而战胜则已矣。不幸而战败，则偿费之征集，复穷搜极索，以空万民祖孙之积蓄，致数十百年之后灾者比比也。其间接之消费，则或以交通之危碍，而波及商业之增殖；或以战斗之纷扰，而累及工业之发达。如是者，就令博一时之战胜，亦必罹于虚中残业，民生凋敝之患，而群业因以日败。其损失三。若夫战端既启，则相决相荡，相搏相攻，硝烟弹雨，惨酷非常。而填沟壑衬骑蹄者，动以万数。其败者

固全军覆没，而其胜者，亦不过残缺毁伤，九死一生而已。若是则人口之减少，亦有不可思议者。其损失四。夫以战争之结果，其影响于国务之进退消长如此。故当平和克复，无论其为战胜国家，为战败国家，自当挟全力以恢复战争中之损害。战胜国家，一方则休养生息，充其兵备，张其政教，以回复国脉；一方则乘胜家之余威，进步突飞，风行电掣，扩充国权，伸张领土，俾巩固殖民之根据，以预防敌国之卷土重来，为再次之报复。战败国家，则于创巨痛深之余，尝胆卧薪，茹痛饮泣，爰修庶政，重整国防，生聚教训，与民更始。俾山泽草野之氓，咸知战败为大耻、亡国为痛念。负戈急难，奋起偕行，为沼吴破燕之计。呜呼，此战胜国家，所以愈增于强盛之域，而战败国家所以终免于掏汰之数者，要皆于战后经营有适宜之方针故耳。夫远之则普佛战争，近之则日俄战争，实例昭彰，洵非偶然。否，吾知日耳曼民族与大和民族之战胜，亦不过外溢中竭，而拉丁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之战败，亦终于一蹶不振而已；夫何有今日互为雄长之活剧耶。虽然，战后之经营固矣，而其经营之实力，又非国家单纯之意思所能尽其责，必合**国民共同之意【思】为国家之意思**，以倡导而利用之斯有济。如是，则舍国民势力，必不足以语此也。

观于以上数者，则国家战争之胜负，实以国民势力之消长为判断。且无论其为战胜国家，为战败国家。一若无国民势力殆无以维持战争之局致国家生存之命运于永久，已成为古今万国兴亡之公例，无或爽者。而吾国今日果何如。夫吾国今日所际之形势，非陷于四面楚歌之形势者耶。而吾国今日所居之地位，非处于一败再败之地位者耶。天时人事，交迫而来。外患敌国，相率洊至。战伐之声，疮痍之气，宇内为之充塞，社会为之横溢。既北于西，复辱于东。失地千里，偿款大万，局促而为城下之盟。事后平和，宜若得以稍息残喘，为旦夕之苟延。孰知群强无厌之求，日随吾利权之所在，得尺进寸，以并吞囊括，长驱席卷；稍一龃龉，即驱其数十百万之军国国民，问瓯脱于吾四境之上，以实行其**侵略的军国主义**。今吾国欲有以御之，非具有与彼同等之军国国民，决无以奏功。然吾人窃观吾民今日对外竞争之势力，适与彼居于相反之位置。疲敝颓废，苟且因循。谁其于此若存若亡之余，而敌忾同仇，崛起戎行，以捍卫疆索者乎。谁其于

此急迫危难之时，而处心积虑，捐生决死，以规复利权者乎。外纷内扰，上酣下嬉。泯泯棼棼，蠕蠕蠢蠢。国家适成为灭亡之国家，而国民适成为淘汰之国民。噫，此吾人于神州前途所为抚膺而长痛者也。夫在上者之对于国家，其贪残畏葸，横暴恣睢，无政治能力，已成为吾国政界固有之天性，夫何足责。而吾民对于国家，则生命财产之所关，安危生死之所系。宜如何踔厉奋兴，发扬鼓舞，以应世变之剧烈，为沉舟破釜，一张挞伐之计。而乃与若若者相循一辙，以浮沉于寖衰积弱之中。气息奄奄，无复生机。四百余州之沉沦，寻见告于四国协约之结果。而究其主因，直可一言以蔽之，曰，**我国民无军国国民之资格而已矣**。何也？**无军国民，决无以诞生军国国家；无军国国家，决无以生存于今日军国国家横行之世界**。夫军国国家，以战斗为生活者也，故吾民今日苟欲**生存于此军国国家横行之世界，亦惟有致力于战斗能力之增进，以成为战斗的民族，而为构成军国国家之元素而已**。而吾国今日之对于列强，以视普鲁士之对于法奥，其危险之程度，有不可以道里计，尤当范之以数十百倍之铁血，始克有济。故十九世纪国家之对外，但以武力的军国国家已足尽其能事，而二十世纪国家之对外，**必合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完全无缺、体制修明之军国国家**，斯能达其目的。此吾人对于今日之中国，以为尤当以**国际竞争为主义，以主张铁血的政策**，乃足以维持完全之独立也。

夫国家之势，所以成苞桑之固、盘石之安者，以其民视其国之可爱，由天性之中发。凡关于自国权利之主张，与利益之保障，虽赴汤蹈火，断脰捐躯，亦有所不顾，以发挥其对外竞争之实力，克尽其折冲御侮之能事故耳。专制国家，其得民有如是之深切者乎。彼其对于国民，以政府为万能之政府。凡百政务，悉出于二三执事者之自由处分。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不惟不予国民以参与政务之权，且并国民爱国之思潮与正当之舆论而亦禁之。以清议为悖逆，以批评为诽谤。抑制阻遏，不遗余力。稍拂其意，而征剿国民之雄师，即朝发夕至，以肆其蹂躏。而一般志行薄弱之国民，遂骇然恐怖，相顾失色，各鸟兽散。而无能之政府，愈肆其万能之狂暴，俾国民为无意识之服从，相率而承认政府为万能。至是而事无巨细，皆委托于政府，希望于政府。所谓国际交涉、军国大计。既无过问之权能，且无过问之思

想。吁，岂政府之多能耶，抑国民之无能耶。专制国家，往往致外交之失败者，实原于此。若夫法制之国则否。其国家对于国民，凡对内机务与对外方针，必取决于多数国论之从违。且利用国民势力为国家关于国际纷争之后硬［盾］。当局者不致陷于孤立之地位，而收群策群力之效。夫专制国家，以无国民势力，而外交之失败既如彼，法制国家，以有国民势力，而外交之成功又如此。孰利孰害，亦彰彰明矣。是**国家对外之行动，必以国民为主体**，此吾人所以有**国民的外交政策**之主张也。然则，国民的外交政策之内容若何？曰，是即吾人所谓**公法的、铁血**的二者是已。故欲为国民的外交政策，又必先养成国民**公法的能力与铁血的能力**。俾成为**独立自营充内抗外之国民**。有政府之依赖国民，无国民之依赖政府。**去独裁主义**，一变而为**共决主义**。舍**国家的外交政策**，一变而为**国民的外交政策**。夫然后以雄厚庞硕林林总总之众，出其捷利之手腕，强大之魄力，以驰骤于国际团体之范围；则操纵列强，左右世界，直措之裕如耳。尚何有种亡国灭之事乎。故夫欲为**独立之国家，必具有独立之国民**；欲为**独立之国民，必具有独立国民之势力**。是**独立国家云者，特国民势力之结晶体耳**。嗟呼，上下古今，大地万国。或为独立，或为消亡，则皆国民势力之增减有以缔造之左右之也。吾人不禁殷然长思，惓然神往，以希望吾民，祷祝吾民。吾民好自为之，勿令后人笑汝曰，亡吾国者吾民也。则神州前途，庶有豸乎。（未完）

孟　子（三号）

社　员

有昨非子问于今是子曰：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夫禽兽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而无父与禽兽奚择，谓之禽兽，真禽兽矣。若君则禽兽固有之，彼虎不明明为百兽王耶。人有假君威以欺压平民者，不又明明谓之狐假虎威耶。是禽兽既非无君，无君必非禽兽。孟子言无君是禽兽，吾不能无疑焉。且世界文明进化，类多主张民主立宪政体，而排斥君主专制政体。故立宪国之无君，反得为文明，专制国之有君，反得为野蛮。如孟子言，则今日若美若法，皆宜斥为禽兽者也，何以号称文明？

今是子曰：否。此非孟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孟子固欲伸张民权者也。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其视君与民之比重，不啻若滑石与金刚石之比硬矣。且孟子时之君，何如君者。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当时所谓君，亦暴君而已矣。暴君者，虎而冠者也。故一则曰寇仇，再则曰寇仇。孟子方排斥之不暇，而岂肯为虎作伥，使之率兽食人耶。然则，谓无君是禽兽，必非孟子之言，可断定焉。

昨非子曰：吾向固疑大贤如孟子，必无是语。然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书固明明言之矣，抑又何说也。

今是子曰：孟子不云乎：“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今试就上数语反复玩之，而知此书之不足信矣。何则？为我者个人主义也。个人主义者，不知有民生主义，国家主义者也。孟子曰：“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天下者，民之所集也，而国家者，又天下之民所组织而成立者也。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即拔一毛而利民不为，亦即拔一毛而利国家不为，非拔一毛而利君不为也。既非拔一毛而利君不为，何得谓之无君。然则孟子必曰，杨子为我，是无国也；而岂曰无君云乎哉。盖孟子七篇，本非孟子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前贤如韩文公亦尝言之。观其书所见诸侯，皆称谥。夫死然后有谥，孟子所见诸侯，不应皆前死者，其为后人追为之明矣。后人不知君之与国大有区别，往往误国为君，故言忠者不以其忠于一国，而以其忠于一姓，此固不得为孟子咎也。且秦燔经术，孟书虽以号诸子，得不遭焚如，而当时亦不无散佚。汉儒好撰伪书，彼剧秦美新之徒，岂不能窜易字句，借以逢迎其君主哉。抑又闻之，今本孟子多与古本有异。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敛者，班固所见之孟子书也，而今作检。“从流上而忘反谓之游”者，苏轼所见之孟子书也，而今作流。墨子兼爱，摩顶致于踵。赵岐注致至也，言摩突其顶而下至于踵也。今不作致于而作放。凡此皆七篇之辞，而古今不无小异者。然则今书之无君，其为古书之无国也必矣。孟子盖虑杨子之说，足以惑乱人心。徒抱个人主义，国有仇而不知复，国有耻而不知雪，故深恶而痛绝之，屏之为禽兽，所以警天下万世之为我者也。

昨非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国也，则吾既得闻命矣。若墨氏兼

爱，是非为我者也，是非个人主义也，而孟子亦禽兽之，其说可得闻与？

今是子曰：是不难知也。夫人之有父，犹物之有种也。同种则相爱，非种则必锄，理之正也。墨子兼爱之说，大似基督主义。基督之言曰："人种原出于神，神者万人共同之父。人对于神，为同等之子孙，四海皆同胞也。"世之以毛发异色，遂目为异族者，远神意也。墨子之兼爱，有类乎是。是将并腥膻之族，犬羊之类，而亦兼容并包。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遂以启后世夷狄乱华之渐。孟子虑种族主义之不明于天下，故取墨子之说，辞而辟之；所以欲息邪说而正人心也。其曰无父者，即无种之意也。无种无国，是禽兽也。孟子本意如此，子何疑哉。

袁了凡（三号）

社　员

昨非子问于今是子曰：袁了凡何如人也？曰，孔孟之徒也。曰，臣事君以忠，非孔子之言乎？曰，然。曰，忠臣可事二主乎？曰，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凡孔孟之徒皆能言之也。曰，然则袁了凡非孔孟之徒也。何以见之，于其论宋元故臣见之。其言曰："宋亡而其故臣仕元者，孀妇从人也，元将亡而其故臣仕明者，出子归宗也。"夫君臣大义，百世不易，宋之与元有何分别？以云孀妇，则俱孀妇矣。以言从人，则俱从人矣。何独责宋臣而恕元臣，岂惟恕之，且以出子归宗，能复百世之宗祧，为元臣功。违反忠臣不事二主之定则，岂不戾于孔孟之旨？曰，是孔孟之教也。孔子作春秋，最严夷夏之防。故管仲忘君事仇，孔子犹以仁许之，所以取其尊周室而攘夷狄之功也。元之先则孛端义儿，其姓则奇渥温氏，其居则乌桓之北，是管仲之所攘，而孔子之所防者也。乘宋之衰，荼毒中原，攘窃神器，诚中国之大仇耻。前之中国人，背宋而仕元者，孟子所谓变于夷者也。后之中国人，背元而仕明者，孟子所谓用夏变夷者也。了凡之论，盖本乎此。曰，元之为夷狄固已，然吾闻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独非春秋之义与？曰，然；曰，否否。此谬说也。韩愈氏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明明指

诸侯而夷狄者。如春秋荆吴之类，进于中国而慕义禀命，臣于中国，如是则中国之焉。非谓腥膻异族，攘据神州，而亦可中国之也。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必怫然怒。夷狄犬豕也，堂堂中国人而屈身仕之，不几为童子笑哉。曰，然则大儒如许衡，何亦仕元。曰，衡生长北地，其仕元固自有说。且观其临终嘱子，勿请谥勿立碑之言，是衡亦自知仕元之非为可耻，而悔当初之不能辞官矣。衡其犹有人心者与。且夫中国人之仕元者，其人心久不可问矣。当元太宗既殁，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华人射利耽膴者，受制于一胡妇，而恬不知羞，噫，不但华变于夷，抑且男统于女，不亦丑乎。甚如至张宏范导元灭宋，尤诛之不可胜诛者。自是而后，吴澄、留梦炎、叶李、赵孟頫辈，皆以宋臣仕元，直至老死而不以为耻。盖至是而中国之人心已死矣。自许衡有临终数语，后之人闻者，始知夷狄之仕禄不可贪，中国之仇耻不可忘。少有志节者，咸耻食其禄，甘泉石以终身。故衡之五世孙许谦以处士闻矣，其他处士如吴莱，如杜本，如张枢，皆以屡征不起矣。之数子者，非日夜卧薪尝胆，欲光复旧物，而无隙可乘，遂赍志以殁者乎。而当时之仕元者，亦即共蓄此志，如勾践之事吴，含羞忍垢，思有以报复于将来。一旦闻明祖兴师，遂不禁风起云从，以共图歼灭胡虏。尤可取者，明祖起兵徐州，欲取金陵，而无楫渡江，适巢湖水寨军帅俞通海等率众万余船千艘来降，于是大事乃济。卒复中国之土宇，廓中国之妖氛，雪中国之仇耻。然则亡元者明祖，实元故臣之力也。以元故臣而亡元，实以中国而驱夷狄也。以中国而驱夷狄，实以子孙而复祖父之仇也。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元故臣有焉，是故对于元不必为忠臣，对于中国乃得为肖子。了凡曰，出子归宗，盖深予之也，其得春秋内中国而外夷狄之旨与。孔孟有知，当亦许为同心矣，子何疑焉。曰，信如子言，则中国之肖子，必不为元之忠臣；元之忠臣，必为中国之罪人。彼余阙孤城抗敌，力尽而死，宜为了凡所不取，何犹大书特书曰，余阙死之，啧啧称其忠烈不衰。曰，余阙之死，论者比之子路死于孔悝，以诗诮之云：“千载结缨悲子路，九原被发愧夷吾。”盖深诋其仕元之非也。然考元史本传，阙字廷心，唐元氏，世家河西武威。父剌沙藏十，官庐州，遂为庐州人。则阙盖由余之伦，蒙古色目，自为同类。因慕华姓

名故尔，其实非中国人也。非中国人而忠于其主，亦桀犬吠尧之类耳，何足深尤。若使中国人而为元尽忠，以昧春秋大复仇之义，是不啻助寇仇以戕同胞矣。了凡方诛之不暇，而何暇予之。窃尝就论理法演之，而得其式如下：

凡中国人者皆不容忠于夷狄也。元者夷狄也，故中国人者，不容忠于元也。而余阙者，非中国人也，故余阙者，可忠于夷也。

吾于是读元史而知中国之人心进化，凡经数阶级焉。其始为人心恶劣极甚时代，如张宏范辈枭獍狼之不如矣。进而至于吴澄辈，恶劣之度，稍形减缩矣，殆如犬豕然，谁饲养之，谁即其主也。至许衡而人心萌芽矣，殆将由禽兽而进于人之兆候也。至许谦辈，而人心益进化矣，特尚在幼稚时代耳。若夫佐明祖以灭元者，驱开辟以来中国所无有之夷狄，复开辟以来帝王所本有之中国，盖至是而人心始完全焉，然已历年九十矣。呜呼，中国之人心，何不幸而迟至九十年，始复还完全地位乎。使其早能复还此地位，元运何能有如是之久远乎。虽然，中国之人心，犹幸而方至九十年，即复还完全地位也。使其竟不知复还此地位乎，吾恐今日之域中，犹是胡元之天下。

论国民保存国土之法（五、六号）

侠　少

叙　论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近世国家学者曰，国家成立之三元素，有团结之人民，有一定之土地，有统治此人民土地之国权。则保存土地之责，宜莫若国家之总揽国权者也。今世界各国之总揽国权者，或在元首，或在国会，或在元首与国会。而要之必能维持此权，发达此权。对于内能开发土地之利益，增进人民之幸福，而实行其统治之方；对于外能巩固其国土之完全，保护其国民之人格，而确有独立不羁之实。如此始无负于国权之总揽。若总揽国权者，不能完全其公法上之领土权，则国民宜自保其私法上之所有权。法国大政治家路索有言，当国家创立之时，一国人民，各罄其权利财产纳诸国家而不靳。盖各人散其所有，不免为横暴者所觊觎。集之于

一，则安固无失，虽黠者亦无所施其技。或有以国家公同之权利，视为君主私箧之所存，是大谬也。又曰，天下之事，不有前因，必无后果。夫取决于众，推立君主，是为民约之因。人民之于君主，有应尽之责，是为民约之果。若夫君主妄逞己意，而与民约之旨相背驰，则君民之义既绝，应尽之责亦随之而灭。且君主之中，甚或有损本国之利，以益他人者。是犹脔割肢体，以饲邻里，宁有是理哉。夫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也。云南之土地，我云南一千数百万人民之所有也。非他人所得而有之，即非他人所得而盗卖之、更非他人所得而估买之、强借之也。盖我之土地所有权，固神圣不可侵犯。非我中国国民被杀尽死尽、我中国全土沉于太平洋底之一日，则中国之一沙一石一草一木，皆我中国国民为之主人翁。我国民其勿自放弃权利，诿卸责任；勿贪目前之小利，而受他日之巨害；勿开门揖盗，勿为虎作伥。以至如梁燕无家，尽他人之入室。如冥蛉有子，呼寇仇而为亲；如波兰之国土，任列强之瓜分；如犹太之民族，无定所若萍飘。若我国民不自暴自弃，同心合力，以维持发达我之土地所有权。则虽悍且黠者，亦不得损我毫末。盖我所有之土地，非他人之土地，而实我所应有者也。他人有盗卖之者，是民贼也。有估买及强租之者，是国仇也。是皆足以害我国民之全体者也。我国民宜竭全体之力以抵抗之，除去之。是岂仅为国家之利哉，而于人民各人之利亦不可胜言也。今我国民处列强竞争最烈之地，值朝廷顽腐极点之秋。安南、缅甸任人占取。香港、台湾相继割让。而胶州也，威海也，旅顺大连也，广州九龙也，更出其自欺以欺国民之手段，名为租借，而实同割让。然皆以往之事，我国民虽耻之痛之恨之骂之，在今日亦无可挽回之方。则我国民所宜尽心竭力，家喻户晓，合群策群力以保存之者，即我国未失将失之土地也。我国未失将失之土地，其失之也，不必由占取也，不必由割让也，亦不必由租借也。盖占取者，必以兵戎相见，我尚可以防御之抗拒之。割让必由于战败，我国民苟人人尚武，人人知兵，则虽战，亦未必全败。至租借，则国际公法初无成例，实自我国开其端。今政府想亦知其与割让相去无几，不至一误再误矣。且此皆失地于有形者也。而无形之失地，则铁道之敷设权也，矿山之采掘权也，边界之勘划也，商埠之开设也。太阿倒持，授人以

柄，则无往非丧失地权者。今政府尚昏睡而不知之，即知之亦不甚爱惜之。盖其以家奴之财产分赠于友邦之政策，固至今日而未改者也。而我国民，则前之祖宗披荆斩棘开辟经营之地，今之父母兄弟本身妻子衣食住宿必要之乡，不可一日无，不可隔膜视。祸本切身，责无旁贷。呜呼，我国民，呜呼，我国民，其各奋尔决心，尽尔实力，以无量铁血，保无缺金瓯。以众志成城，卫一片净土。要使神州禹域，寸土重于千金。虽合全世界大资本家为一托拉斯，而亦不敢问价；虽合全世界大军事家为一同盟军，而亦不敢逞强。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而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是则我国民保存国土之责任也。

第一章　对于铁道

铁道之于国家，犹血脉之于人身也。血脉流畅，则身体健康。铁道交通，则国家富强。然人身之血脉，必本身自为运动之。本国之铁道，必本国自行修筑之。故欧美日本诸国之铁道敷设权，非外国人所得而有，更非外国国家所得而有。盖铁道而为本国人自修，则有百利而无一害。若为他国人或他国国家修之，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乃我国之正太铁道、东清铁道、蒙古铁道已失于俄；山东铁道已失于德；淞沪、苏沪、沪宁铁道已失于英；滇越铁道已失于法。今九广铁道已许于英；广西铁道将许于法。而我云南腾越铁道，已奏准自办者，英人复出其愚弄政府威吓官吏之手段，而要索敷设权。滇越铁道，滇人屡请赎回自办，政府置若罔闻。而法人更出其贪得无厌，侵略不已之政策，而要索自老开至思茅达云南省之铁道敷设权。呜呼，我路我筑，则始也官吏阻之，政府尼之。滇越铁道，滇人于丙申已请自办，滇吏阻之。戊戌闻有广州湾之约，我滇人又力争自办，而政府置之不理。及今亡羊补牢，已嫌其迟。而官吏则明夺我权，暗吞我款，粤汉铁道乃赎回自办，而粤督强夺其权。川汉铁道已集有多股，而川吏滥耗其款。若我滇川铁道，则章程已削夺股东之发言权、财政监督权。且公司已设年余，总办诸人，全不办事，惟坐食薪水。不使其败坏废辍不止。而送之外人修筑者，则着着进步，一日千里。今年法国议会，已决定滇越铁道，赶速加工，一二年即可完成。呜呼，克虏伯炮、佛兰克兵皆此汽笛呜呜轮声隆隆之雄物所载以

俱来，宜可以惊破我国民之迷顽痴梦矣。古人有言，我能往，寇能来。今则寇能来，而我不能往。虽龙城飞将，亦将坐以待毙。况今日之绿营防营，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之烟将烟兵乎。吾知其必闻风而靡，未战先逃也。噫，东清铁道成，则东三省人民被俄人驱入于黑龙江，轧死于铁道辇下。今滇越铁道将成，云南人安葬先人之邱墓，聚居家族之庐舍，供给衣食之田园，不久将为法人牧马之场，驻兵之所矣。夫前车既覆，来轸方遒。我云南人至于今日，岂可复希望政府、依赖官吏，而求一糊口啖饭之地乎。其各争自琢磨，发愤为雄。好自为之，勿令外人笑我拙也。

第二章　对于矿产

无源之泉，虽沟浍皆盈，而涸可立待；不富之国，虽甲兵尽利，而外强中干。故普胜于法，日胜于俄。其战后之经营，皆以振兴实业、扩张经济为第一要件。我国地大物博，有日本二十八倍之地，十倍之众。天产物之繁多，难以枚举，指屈而更仆［难］数。且金银煤铁珠宝之矿，几占全国三分之二。全数开采，足供世界数千年用。以此雄厚伟大之凭借，而处经济竞争、煤铁强横、托拉斯跋扈之时代。宜其为天之骄子，富莫与京，强莫与抗。而数十年来，竟不免于削弱穷蹙。甲午一创，庚子再仆。国债之多，人民之穷，已达极点。非天产之不富，乃人为之不臧也。而农工勤俭，商贾敏锐。非民性之果劣，乃政府不奖励实业以启其机，不施教育以浚其智，不加保护以鼓其勇；且放贪污之官吏以朘削之，压抑之，设苛虐之厘税以勒索之，困苦之。漕粮累积，厘捐层出，以致官吏中饱而利权外移。民不聊生而国将破产。反朝让山东矿厂于德，夕卖山西矿厂于英。而我云南之七府矿山，亦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双手捧送于英法隆兴公司。夫山东山西等省之矿务章程，吾人未得其详，而英法隆兴公司，承办云南矿务章程，则荒谬之处甚夥。然在本论之范围外者，前号击椎子所撰云南外交之失败篇已言之。兹特揭其关于国土之条之奇谬不可思议者，愿我国民谛听之。该章程第一款，隆兴公司所指定之地，为云南府、澂江府、临安府、开化府、楚雄府、元江直隶州、永北厅七处。下又云，或以上所列府厅州县内，无矿可办，则应由中国国家以隆兴公司

另指他府州县相为互抵。先后统计，仍不得逾七处为率。依此款所言，则某府之矿采尽，或某府之矿无大利，即可另指要他府相抵。则云南十四府之矿，不十数年，皆为英法之囊中物。汽车轮船，载运以去，而云南之命脉绝矣。又第二款云，除开采官矿外，凡民间未开及荒废各矿，在公司所指之地内，如公司愿开，可呈报云南大吏，饬查果无窒碍，地方官应同业主商议，租山租地，其租价由公司认给。惟公司不得径向民间租赁，亦不得购买山地，永为业主。夫既言不得购买，永为业主，则亦知外国人无土地所有权，与今世各文明国之法律，采取矿业权限于本国人之条例矣。而岂知租借权之定义，只有地上权，而无土地所有权。地上权之定义，只得于地面上建造家屋，栽植竹木。不得穿池凿井，掘地为坑，而况采掘矿产乎。盖土地所有权之范围，及于地之上下；而地上权之范围，则仅及于地面。我国法律固未详备，然一般人民之习惯，亦与各国法律无大差。乃政府官吏于租借二字，既为各国所欺，复自欺以欺国民，如胶州、旅顺等之租借，则与割让无异。各省矿山之租借，则与杜卖无异，而此款尤自相矛盾也。又第二十一款，此章程从画押日起以六十年为期限。期限届满，所有已开之矿，无论新旧及成效如何，均连同公司名下之田地、房屋、器具、铁道，并水陆各道等，概由公司经理人移交云南大吏，无庸给价。倘限满后矿务兴旺，公司愿意接办，中国可允准展限，至多不得逾二十五年。夫以六十年为期，虽以中国旧法开采，亦将洞老山空矣，而况用机器开采乎，而况复可展限至二十五年乎；则云南全省之矿，必将不余一粒也。而以其章程之全文观之，则彼卖矿之人，忍心害理卖我云南矿产者，彼实利令智昏，以为除国税外，可分余利。虽名留为云南用，而实以充彼辈之私囊，复可以无价取得公司之遗产。且山地亦不归还业主，则租借何异于杜卖耶。又查彼辈与公司定章程之时，已受贿不少。愿我国民勿为彼卖矿之人所欺，而速筹抵御之法也。

第三章　对于边界

国民不知国家学，则无爱国心；国民不知国际法，则无真爱国心。盖国民必知国家者为人民所公有，而非君主所私有。爱国者爱己

之国，而非爱他人之国也。今欧美日本人之嗤我国人，一则曰无爱国心，再则曰无真爱国心，岂我国人之性质，果如日人所谓粘液性耶，非也。原我国东南面海，西北阻山，天然区划，一国俨如一小天地；而又久受专制之流毒，君主据国家为私产；且海禁綦严，限人民于井中之天，不知世界之大，环球而立国者大以十余计，小以百余计；且因科举官吏之途，有省籍、府籍、州县籍，相沿成习，积恶不返。致我国人彼界此疆，如秦越之相视；散砂乱石，无痛痒之相关。即自称文明学界中人，复有志行薄弱，性情虚伪，嗜私利而昧大局，慕虚荣而忘国仇。如南京学堂之江苏学生，以官吏之任用私人，不敢鸣其非而斥退之；以区区膏火出身之名额，相率罢课，而排斥外省学生。如新民丛报某号所载，钱氏之中国地理大势论，以东南各省，受漕白粮税之苛虐，不敢出其正当之方法，要求裁撤轻减。而反挟以自豪，对于西北各省，欲占多数之参议权。自出新法，以处置西北各省之同胞。噫，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是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始作俑者也。诗曰，鹡鸰在原，兄弟急难；靡有良朋，况也永叹。奈我国人民无共同心，无团结力。本部十八省，则分如十八小国。而对于他国他种，则世方小康，而遽言大同。人方竞争于种族主义、国家主义，而已反持世界主义、同化主义。本国之主权，任他人攘夺之；本国之同胞，任他人奴隶之；本国之领土，任他人侵占之。严于省界、府界、洲县界，而不知国界。是诚所谓列强不能瓜分我，而我自瓜分者也。岂不痛哉，岂不痛哉。夫使我国民至于今日，尚居野蛮游牧时代，则不知爱乡，更安知爱国。而我中国则五千余年文明之祖国，去此时代亦已久矣。何犹有腥染之污之未去耶。呜呼，我国民亦可以知所警悟矣。奈何珠崖已弃，各要港相继陆沉。玉斧一挥，诸藩服视如敝屣。而我云南则自越吞于法，缅沦于英，又一误再误，两乌割于法，三藏逼于英。久已藩篱尽失，门户洞开。且滇越、滇缅数回之划界，无非削我之领土，增彼之殖民地。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千里。呜呼哀哉。我国虽地大物博，能经几次巨斧之划狼肮乎！及今尚不自为计，则我中国人云南人，将无复驻足之区、立锥之地矣。

第四章　对于商埠

处万国和平会议发达之时，国际公法昌明之秋。列强盛倡维持均势，保全领土之日。而有一国焉，一地焉，则前有猛虎，后有长蛇，不足以喻其危；盲人瞎马，夜半深池，不足以譬其险。噫，奴隶界耶？恶鬼道耶？修罗港［场］耶？血战场耶？言念及此，吾不禁脑为之震，股为之栗，魂魄为之惊，心胆为之碎。汗流浃背，哀极吞声。窃怪文明世界中，安有愁绝惨绝之黑暗地狱乎。而孰意即我最亲爱最宝贵之中国之云南现状也。近十数年来，英法之经营云南，不遗余力，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者也。而去岁英法之军事协约已成，今年法国移非洲兵住安南，移安南兵逼我边境之计已见。近且借名查勘铁道、保护铁道，违约而派兵二中队，侵入滇界。其目的在扩张东亚殖民地，而我云南适当其冲。呜呼，人方以万马奔驰万流急湍之势以临我，以雷霆万钧波涛万丈之力以压我。而我国民尚如鱼游沸釜，燕处危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自以为安，酣睡于四面楚歌中，犹作太平春梦。而政府官吏，对于此重大问题，亦不求治本之法，大兴教育以开民智，多练新军以固国防，修筑铁道以便交通，奖励实业以裕财源，速予地方自治以绝祸胎，而惟欲借列强之均势以阻英法之野心。岂知云南今日之地位，不开放，英法固能为胠箧之大盗；即开放，英法亦必为垄断独登之贱丈夫。盖云南航路未通，铁道未筑，美德日俄诸国，难以插足其间。即各国皆趋利如鹜，群焉相集，而政府固守其祖宗成法，不能改良法律以争回领事裁判权，不能保卫治安以挽回租界警察权，不能整齐币制以防止外国货币之销行；不能裁撤厘捐以画一海关出入之视则，疆吏之于外交政策，通商事宜，复不能制人于机先，防害于未然，是名为开放，而实多予英法以租借地而已。且以中英条约租借瓦兰岭、蛮秀岭间地开做商埠之事推之，则直将为割让也。夫当环球交通之世，固不能闭关自治，老死不相往来，顾各国通商口岸，有划分居留地者，有许商人自由杂居者。然皆履其地即守其法，受保护即受裁制。且入口货物之税，必较重于出口。市中使用之金，必用本国货币。而我国则皆成一反比例。然其责皆在政府官吏，且非本论之范围所能详。其最可怪者，一开商埠，则划入各国租界之

地。初则以至廉极贱之价，强迫收买于民间。及入外人之手，则地价千倍，房租百倍，我国民又租借而居住之，至身命财产，皆操诸人。呜呼，谁寓谁之国，谁践谁之土。我国民何竟视此等反客为主，倒果为因之事，而习焉若忘，恬不知怪，竟如遗传性之不可改者。浸假而建德政碑矣，浸假而投外国籍矣，浸假而树顺民旗矣。世间怪事那有此。我国民宜可以知其原因之所在，奚俟吾之赘述。吾惟与我国民言简单对此事之办法而已。

结　论

夫国家成立之三原素，统治权固居其一。而统治权之总揽者，实不过国民集合之一机关，代表国民，以保卫国土者也。而国家之原素，实惟国民与国土而已。当总揽国权者不能保民而王，且屡失可宝可贵之土地，则保存国土之责，舍国民其奚属乎。我国民果真知其责，即宜讲求其法。其法维何，则由小团体以集成大团体，设立保存国土会。始而一郡，进而一府，进而一省，进而全国。有总会以揽其大纲，有分会以见诸实行。其会中章程，应由全体会员公同议订，鄙人未敢越权独断。惟其目的在保存国土，则对于国土保存之方法，不能不略举数端，以期我国民研究而实行之。

甲、凡国内土地，无论个人所私有，或地方所公有，不许押当割卖于外国人。

乙、凡国内何处宜筑路，何处可开矿，宜速调查测勘。富者出钱，学者出才，贫者出力，组织公司，自行修筑开采之。

丙、凡国内可筑之路，可开之矿，宜时时严密监察政府官吏之盗买赠与外人之经营要求，合全国人民之力，抵御而阻止之。

丁、凡国内之路权矿权，已被政府官吏卖送与外人者，其所必由之地，所必要之山，切勿租借卖与之。若山地已先租卖者，则相约同盟，勿代彼作工以筑路开矿。若有不肖官吏，敢为虎作伥，代外人强逼人民卖地租山作工者，则上控之。若上官不理，则出其最后之手段以对付之。

戊、凡本国边界之地，或属流官所辖，或属土司所管，与他国连界处，一切山川险要风土人情，宜详细测绘调查之。

己、凡本国边界之地，多地广人稀。各省人户殷繁，难谋生活者，宜速迁徙而开垦之；其无力迁徙者，本会宜出资补助之。

庚、本国边界之各土司，久受流官之敲搕诈骗，不堪其苛虐之苦。多有如獭之敺鱼，鹯之敺爵者。本会中之绅耆士商，宜与各边地之土司联合，开发其人民，垦辟其土地。若有流官复敢如前之贪暴，致使各土司离德离心，则据实控诉劾参。

辛、凡政府或各省疆吏与外人为国境之谈判，或派员勘界事，本会宜以详备精确调查测绘之地图加以论说，指陈于政府疆吏。若谈判后，或画界后，有损失本国土地事，则控诉劾参其外交官及勘界委员。若政府疆吏不速为挽回惩治，则亦以最后之手段对付之。

壬、凡本国开作商埠之各地，不能不租房租地与外人。惟必为有期限之租借，或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其租银或按年收取，或照租借之期限，预先收取，切不可为无期限之租借，更不可押当杜卖之。若能多建洋式房屋，租与外人，则权操诸我，外人亦便，尤为最善之法。

癸、凡既与缔结条约诸国之公使、领事、学堂教习、游历人员及教士商人等皆宜以礼貌相待，不亢不卑，切不可为辱国旗、烧教堂、伤害个人身命财产等之野蛮排外。若衅不自我开，而彼逞其强权侵略之野心，损我国权，占我国土，奴我国民时，则我国民宜同心协力，与彼国死战，非战至我死彼活或我胜彼败不已。

以上数端，特举其大要而已。而其详细办法，在我国民之为绅、为商、为工、为农、为兵者，各抒其热心毅力，大智真勇，深谋远虑，硕学宏识，持之以坚忍之性，出之以稳练之方。有弗谋，谋之必臧；有弗行，行之必果。和衷共济，百折不回。勿畏死，为保存国土而死，虽死亦为名誉之鬼。勿虚生，生不能保存国土，虽生亦为亡国之虏，况国亡种奴时，宁复有身家性命乎。庚子北京之变，所谓几品冠服者，适以充外人排粪抬尸之役，而完全其奴隶资格；万贯家财者，适以供外人犒军秣马之资，而流离甚乞丐生活。黄牛厄运难胜，卖国奴可以醒矣。红羊大劫已到，守财虏复何迷哉。若我国民能断除奴根，恢国土，发愤自强，为世界完全独立之文明国，是则鄙人所馨香祷祝者也。

公学会之成立（六号）

本省中央访事员

（前略）滇中学界日受留外诸君子函电书报之鼓吹，均知亡在旦夕，大为醒悟，极力振作，结大团体，发大誓愿，以期共事挽救。同学会之设，创自大理，后各府纷纷继起。学界团体，遂渐有基础。其未设者则颇觉相对无颜。后学界各大热心家，以仅有府同学会而无全省公学会，则学界团体，仍非完善，极力奔走提倡。去岁八月，公学会于是乎成。会中抱定三大宗旨：一曰开拓社会文明，一曰增进国民幸福，一曰振救本省危局。各府会皆有代表人到会，其余之到会者亦甚盛，全省人民，大多数皆表同情，且多有极力赞助者云。

公学会各职员及会员非常热心公益。其所筹关于地方公益之事亦甚多。今略举数端，亦足代表全体矣。永矢弗谖，滇其有豸乎。（一）缅腾铁路，另委交涉会办。以老朽无耻之进士李德征充此职，两司及丁督已认可矣。公学会起而反对，谓李非外交才，公学会不认可。彼不得已，遂从众议以前次选出洋学生之张贵祚充此职。此公学会热心公益者一。（一）因铁路添设坐办及会办总董，投票公举，限学界过严，公学会起而反对，致令彼另贴广告谢罪。此公学会热心公益者一。（一）英人要求缅腾铁路，丁督含糊应允，遂致务领坐索勘路不休。公学会大愤，先于铁路局举代表会议，愿与英务领事开谈判，并责以违背薛福成所定各修各界条约，议决商界学界千余人群集督辕投禀，请照会务领，愿与彼开谈判。政界闻之大惊，不敢见面，请屏退来人，举代表书名，其事如所请办理。后英务【领】亦不愿与绅士开谈判，遂改会勘为游历。然虽允游历，曾声明不准带有勘路性质，否则酿起衅端，地方官决不任咎。此公学会之热心公益者一。（一）高等学堂日本教习妄事要索，延不上课，且有侮辱学生事件，公学会主张驱逐。此公学会热心公益者一。

滇人之愤激及地方自治思想之发达（六号）

本省中央访事员

滇人士愤滇吏之昏昧误事贪庸卖国，非常愤激，有慷慨流涕到处

演说者；有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者；有作为书报自行出资印刷送人者。（滇省著作物非常发达，但其中以送人者为多。）且皆知各文明国皆以地方自治而强，以故地方自治之思想甚发达，各会皆以此为第一目的云。

论国民之责任（七号）

剑　虹

天地生人，既不能离社会而自为生存，舍国家而自为独立，是必酝酿之，胚胎之，联络之，以结合多数之人群，组织一完全之社会，然后乃成一秩序之国家。则凡托庇于社会国家者，可以长保其族类，蕃衍其子孙，不至归于天演淘汰之列矣。由是观之，则人之得以生存于世者，非单独之力所能为，必赖群力以团结之，尤必赖群力以合撑之。其道维何，在人人有责任心而已。呜呼，我同胞岂真无心无血无知无识乎，盍思今日之中国是为何等之中国乎，欧美列强，陆养数十万之貔貅，海浮数十百之战舰，日拥其杀人夺国之利器，以搅乱我亚东之天地，使五千余年之历史，将失其光荣，四千万里之版图，将为所分割。我同胞不欲为印度、为波兰、为缅甸、为越南，请速起而担负责任。

（一）对于自己之责任

我国人之大病，病于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实并己亦不知也。只知寒而衣，饥而食，见利则争，见害则避，与禽兽等耳。日本哲学家有言曰，桀纣之暴虐无道，肉体虽乐，精神常苦。夷齐之饿死首阳，肉体虽苦，精神常乐。故人亦惟精神之良能可贵耳。节制情欲，修养人格，牺牲此身，以增进人群之幸福，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亦在是。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尽人之量，华盛顿之事业，拿破仑之武功，人人可为之。惟是自己者，造世界之主体也；欲于家庭社会国家，尽无穷之责任，必不可不先修自己之一身。此对于自己责任之问题，所以发生也。

（甲）活动力

人备自然之活动力。足能步，手能握，目能见，耳能听，口能



食，精神能判断，能理解，能感觉，能思索，能想象，若此者皆活动力也。有此活动力，即人格也；无此活动力，即冥土也。古来英雄豪杰足以建卓绝之事功者，皆此活动力为最强。故英雄豪杰睡眠之时间少，作事之时间多；其任事也，应万变而力恒有余。普通之人则反是，畏难苟安，意气销阻，皆此活动力缺乏之故也。若养此活动力则将来出而试之，是即活泼勇往之大国民也，是即创造天地之伟人物也，我同胞其速养此活动力。

（乙）自治力

万事不守规律，我中国人之大缺点也。此缺点之发生，虽由于法律之不精密，机关之不完全，实由于自治力之薄弱。故任事不就范围，持身不知克治，明知优美高尚之可贵，而自流于恶劣卑污；明知活泼勇敢之可法，而自安于萎靡怯懦。执是之故，而种种之劣根性，遂因以发生。凡事因循互相观望，不能振作也，团体紊乱纷如散沙，不能结合也。内则私利私欲充塞弥满，不能洗涤也；外则身体衣服污秽不堪，不能清洁也。荒废时日，虚糜精神，不能郑重爱情也。万事拉杂，大纲废弛，不能整齐严肃也。以如此最无规律之民族，而以之当欧美最有规律之民族。是犹以螳臂当车，无有不败者矣。同胞欲处于优等民族之地位，不能不以自治力为立身之屏障，为应世接人之利器也。自治力者，是即生存竞争之原动力也。

（丙）冒险之性质

忍耐保守，我国民之所长也；冒险进取，我国民之所短也。足不出户庭，目不睹天下，问以世界大势，则昧焉不知也，责以艰险事业，则退缩不前也。欧谚有曰：北极探险，莫云无谋；阿非利加之内地探险，莫云迂阔。盖以见人之不可无冒险性也。冒危蹈险，万死不辞，立大功成大业之源泉也。英人于百余年前，不过一岛国耳，继因经营印度，经营南非洲，经营澳洲，历无数之艰苦，费无数之日月，牺牲无数之性命，至今日雄飞全球，莫与伦比，皆由国民冒险之性质有以致之也。我国民安逸避劳，株守成性；以浮嚣夸大为性根，以蹈常习故为美德。事事让人，着着失败。若再不拼一死，冒万险以恢复既损之名誉、既失之权利。则二十世纪之世界，恐无我国民立足之地矣。噫，可慨矣。

（丁）独立之生活

人民道德之程度，视生活程度为比例差。生活程度高者，道德程度亦高；生活程度低者，道德程度亦低。以日本人之道德，较欧美人为独逊者，何也？生活程度有以限之也。至于我中国则全无道德之可言。一国之中，贪官也、劣绅也、奸商也、棍徒也，几举一国之人民，化而为无形之败类。推原其故，实由于生活之程度太低，而全国之工商实业界毫无学识，毫无团体。对于列强既不能以工战、以商战、以学战。凡军事之机械，学校之用品，及人民生活必要寻常日用之器物，无一不需之外人，故一般人民游荡荒废者多，殖生营业者少。于此而欲其不作恶不为非，势所不能。夫时势变，思想变，事业亦变。我同胞其勿以昔日之生活为生活也，无以一家仰望一人之生活为生活也。变通其学术，结合其资本，大兴其制造，人人有适当之生活，然后对于人群不至相侵相害，相欺相残，种种之恶念以息，种种之善因以生也。

呜呼，我四万万之人民，人人能涵养其活动力，鼓动其自治力，并人人能有此冒险心，有此独立性。推之为担负宇宙绝大之责任，反之即为完全自己一生之责任。吁，如是为伟大国民矣。

（二）对于家庭之责任

人类协同之生活，大别为三，家庭、社会、国家是已。三者之作用，有相互之性质。人之生也，离家庭则无社会国家，离社会国家则无家庭。三者与人密切之关系，直如布帛菽粟水火之需用于人，缺其一而不可者。一方面之美恶，其影响必波及于全方面。家庭腐败，家政不修，老无所终，幼无所养，或流为乞丐，或流为盗贼，其势必至妨碍社会国家之进步。而社会国家之腐败，一切公共之事业未兴，统治之机关未备，人心愈涣散，生计愈萧条，内乱外侮，愈纷至迭乘，其势亦足妨碍家庭之发展。三者之相生相应，如金属之转导电气，转瞬可达。故吾人欲于此天演界中得享生存之福，必不可不于此三者尽完全之责任。然家庭、社会、国家三者，固属抽象的，而非综合的也。循以进行，固有一定之段阶，非可一蹴而至者。盖家庭者，人类生活之中心，社会、国家之基础也。人类由家族之制而始生其历史，

完其成立。故于家庭之道德稍有缺陷，则对于社会国家之责任，必不能望其完全。何以言之，家庭者社会国家之撮影也；社会国家者，由此撮影而放大者也。小者未善，大者可知。故自家庭之小范围观之，父子家人聚处一堂，朝夕与居，饮食与共，苦乐与分，俨然一小社交也。一家之人各行其简单之分业法，以经理一切，俨然一社会经济的生活也。家长维持一家之秩序，向外部代表其家族，指挥教训其子弟，俨然一国家之法律命令也。我国自三代以还，皆以家庭为起化之地。及近而征诸东西各国，亦莫不皆然。故其论小学教育也，多根本于家庭教育。其说有二，一以为家庭习惯之良否，其转移儿童较学校为尤速；一以为养成儿童之道德，全在于胎教及家庭教育，学校不过输入外来之智识而已。有此二说，故日本教育家尝汲汲于此，广兴女学，教以家政，即其改良家庭之原动力也。我国女学不兴，女子无学无识，方且缠足粉面，徒以供男子之玩好物。讵知纤纤之质，弱不禁风，又复茫于事理，毫无经验，以遗传子孙，非愚即弱，非顽即冥；如是则可以灭种。男子为女子所累，困于生计，苦于经理，不能出而尽力于社会国家之事，如是则可以灭国。故女学不兴，其害如此。欲图家庭改良者，不可不注意于此也。故今日论对于家庭之责任：（一）当振兴家庭之教育。我国教育子女，只存名利心而无义务心。故其流弊所及，遂至教子而不教女。以为教子可以掇巍科取卿相，光大门闾，夸耀乡里。女则长大适人，教之何益。顾己不顾人，此心真不可问。诚如是也，则今日科举停矣，将不几并子亦不教乎。此劣根性一日不斩除，则中国前途将有不可究诘者。自今以往，愿我国人视教育子女之责任，为自分应尽之天职，无为名无为利，以为社会国家培养人材计，此家庭教育之必要也如此。（二）当兴励家庭之生计。夫仰事俯畜为凡百事业之基础。古人有言曰：男子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女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此盖言不耕不织之害，其关系不只在一家，实足以影响于全国。我民于生产作业之事，本自勤苦，然一家之中大率皆仰给于一二人，余皆束手坐食。设此一二人稍有不虞，家业遂以不振。近世文明各国，则除老者幼者外，人人皆有独立之生活。男子勿论矣，即女子亦能自求职业，辅助男子，以养父母，以育子女。故男子愈得丰其势力，以从事于社会国家之事，无内

顾之忧。此家庭生计之必要也如此。（三）当讲求家庭之卫生。生理学者谓，凡人致病之原因皆由于不知卫生所致。我国人之习惯，一住所也，则空气之流通甚少；一饮料水也，则选择之之注意寥寥。身体则不勤洗浴，饮食则无有定时，与夫其他种种不洁之举动，皆卫生上有绝对之相反。故稍值天时变迁，遂郁为奇病，殃及一家，蔓延全邑，为害洵非浅鲜。夫各国以讲求卫生之故，是以每年死亡人数日减于昔，而种族因以膨胀，国势日愈伸张。盖以人口之加减与国家之强弱，有绝大之关系。故欲增进幸福，强国保种，舍此莫由。此家庭卫生之必要也如此。

（三）对于社会国家之责任

人类最终之目的，在于生存。生存之实力，在增殖社会国家之进步。社会国家一日不进步，则人类生存之目的亦一日不能达。方今欧美列强，挟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潮流，奔赴于我亚洲大陆。其势力所及，能减缩我社会上生业之繁荣，妨碍我政治上改革之活动。而我国人，内之对于同胞不能尽开发之责任，外之对于列强不能为先事之预备。顽强政府又复沿用其愚民之手段，以摧残民气，以损失国威。呜呼，岂真四百余州之锦绣山河将为他人外府，四百余兆之优秀民族将为他人奴隶乎。虽然，国之存亡，在于国人。国人欲存之，则其国即存；国人欲亡之，则其国即亡。是国之存亡，亦视我民之责任心何如耳。果能挟团结力，怀敢死心，各尽其一分子能力，为正当之抵抗，以进行无阻，则专制之恶魔不足以恐吓吾民之心志，雷霆之淫威不足以压倒吾民之精诚。持之既允，则民气伸张时代，即国家发扬之时期。基督有言曰："汝所欲者，上帝尽予之，然汝必偿相当之代价。"夫为我最宝贵最亲爱之祖国，为我最宝贵最亲爱之祖国民族，涤荡数千年之弊政，以恢复人类天赋之特权。此人生无上之光荣，第一之希望，安有不偿代价坐享厥成者，以流无量赤血，掷无数头颅求而得之，是所大快。愿我同胞当为国民，勿为奴隶，当为主人翁，勿为亡国民，互相警告，互相鼓舞，互相勉劝，以起而担负责任。（一）对于社会者，曰博爱。释迦剃度，基督流血，皆以博爱主义献身世人。视己为轻，视人为重，人之痛苦如己痛苦。志士仁人乃能牺牲此身以

赴国难。我国墨子倡兼爱之说，不为儒者所容，其影响及于今日，遂至使一般人民各为其私，互相猜忌，互相残杀，不能结合团体，内以对待政府，外以抵抗强邻。此我国致弱之原因也。夫居同一之土地，享共同之生活，而乃视同秦越，无休戚与共之观念，环球大地人种之恶劣，岂复有过于是者。愿我同胞其以博爱主义行之于社会也。曰公益。我民于公众事业漫不经心，终日奔走营谋，除个人家庭之外，无所计及。其或道路之不修，桥梁之坍塌，是于社会之交际、公众之卫生，均有强大之妨碍。其或不多立学校以教养贫民，则或流为盗贼；不多设工艺制造所以收容乞丐，则蓬垢蓝褛，沿途呼号，终日不绝。凡此匪惟于社会不利，即己亦有所不利焉。故广兴公益，利社会者即所以利己也。我民当破除旧习，力求改良。加以广集资本，组织会社，以兴起地方一切实业，则所以培养国脉，挽回利权，即在是也。曰公德。欧美人民，最重公德。其对于公共之物能守义务心，其大者勿论矣；而其小者如公园花木之互相保护，道路清洁之共同维持，其于公益之三致意有如此者。我国人则不然，其对于公所地方，如学校、如会馆，肆行损坏无所顾。而其不洁之处，有不堪入目者比比皆是。其它对于人群亦然，只计一己之满足，不计他人之损失。凡若此者，均足以低下其人格，恶劣其品性，我国民亦可以反省矣。（一）对于国家之责任曰监督权。鲁索民约论，以国家由民约而成立。故论君主为客体，人民为主体。法王路易十四曰，朕即国家也。欧洲三尺童子，皆以此为大逆不道之言。以故人人皆求参预政权，用能厚积势力，膨胀于外，而国际之竞争遂居于优胜之地位。专制之国则反是，一国政权咸集于统治者之一身，生杀予夺，惟其所欲，荼毒生灵，几无噍类。推原其故，则皆人民放弃责任有以致之。吁，不恢复天赋人权，无以维人道之平和；不扫除专制毒焰，无以语革新事业。我国民其保此监督权，以居于主体之地位也。曰服兵役。各国现行征兵令，凡男子至二十岁以上皆有当兵之义务，法至善也。夫所谓军人者，贵有最完全之道德，乃足以捍卫国家。若我国之兵，则皆出于招募，无赖子弟投身戎行，其目的不过啖饭而已，乌足以发扬国威，保安秩序乎。当此兵力争存之天下，黄白竞争，以日俄为起点，而以我国为结局。愿国民各尽兵役之义务，发扬尚武之精神，以一雪国耻

也。曰纳租税，文明各国人民有纳租税之义务，即有选举之权利。我国不然，人民纳租税于政府，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官吏胥役又复层层剥蚀，饥莩相望，不堪其苦。夫有权利而无义务者谓之盗贼，有义务而无权利者谓之奴隶。我国民须知纳租税于政府，必得有对等之权利。果能取之于民，即用之于民，以增进民福，发展国力，虽多纳无伤。如所纳者，徒以供政府之欲壑，饱官吏之私囊，于我民生活无【丝】毫之沾润者，即我民当例以文明法律之条件，取相当之手段以对待而要挟之。抗粮者死之恫喝，只可施之于公理未明之时，而不可施之于法制盛行之日。我民亦可以兴起矣。

禁烟刍议（七号）

录《中外日报》

阿片烟之流祸也，考诸历史传记，其见于世界者，已数千年；而其为祸中国，亦四五百年矣。夫一夫之不获，一民之饥寒，一日之勤怠，其事皆与国家强弱之原息息关系。矧乃坐令数百兆之众耗其钱财、消其筋骨、荒其时日，于此晏安酖毒之阿片烟乎。是故中国前途之存亡，实以阿片烟之能驱除与否为断。而今禁烟之得失，实为前途存亡关系之唯一问题也。

幸而天诱其衷，去年八月初三日乃颁禁烟上谕。嗣是以后，各省督抚凡已不嗜此者，多能力行其禁。若上海一埠，中外并处，其系于观听者，较他处尤为吃重。现在沪道瑞观察欲禁令之有效，执德不回。于告示上六个月封闭烟馆之期限，不肯稍逾尺寸。此其力顾大体，以张国家之威信者，尤难能而可贵。是则循兹以往，彼外人既欲以胸臆之私，横生阻力，亦将因吾主张之严，而生其愧服，就范之期亦将不远。盖自改革以来，新政之能救亡而有涤荡清明之用者，殆莫有逾于禁烟之一举矣。

从来人类祸福，其来皆无端朕，惟由人心感召。吾国社会惨黩无【乐】，人生行乐一语，在中人以下者，往往终身不与。而骈枝之官制，又足以为政治之梗。于是外严内纵，不轨之事，多萌蘖其间，以为国家巨蠹，不独阿片一物为祸然也。然以政治社会既如是其楛败，

就乐乐群又为亿兆共有之恒性。于是阿片烟之行，乃独宜于吾国社会。此其理既已前明，今可不事于词费。今所急当陈论者，则原始要终，俾上下之人，既惩心于已往，求艾于现在，而更儆诫于将来。斯则今日造论之本意也。

记者固陋无似，又昧于傍行沮诵之书，所得证征，仅汉土之故籍，是其言之挂一漏万，在势固所难免，世有鸿达，裨其阙失，则区区所乐闻也。

（甲）阿片烟战事以前述略

阿片烟之产地，证以古籍所载，波斯、印度诸国早有此物。古所称为“药烟”者，在释迦降生之世已有斯物。按唐时所译《毗耶那杂事律》有云，在王城婴病，吸药烟瘳损。诸苾刍白佛，有病者听吸烟。佛言以两碗相合，底上穿孔，中着火置药，以铁管长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杙竿竿上。后用时，置火中烧以取净。不应用竹，不应水洗。观此，则知印度古时早有阿片，名曰“药烟”。但用以疗疾，似未若后世之吸而成剐也（说文解字，剐，瘢也，俗作瘾）。其有成剐以害事者，稽诸明人记载，似明代帝王中贵，多有此癖，特宫禁之间，藏之至深，易隐网耳。按明人徐伯龄《蛨［蜡］精隽》言，成化癸卯，令中贵出而收买阿片，其价与黄金相等。又明人邹流绮《启祯野乘》所记则言，神宗十八年不视朝，乃中乌香之毒。许重熙（明代长洲人）《神宗大事纪要》且言，当时奸臣用毒药为蛊，殆即阿片也。而王玉海之《续绀珠集》，且言当时皇室贵人嗜烟之状。稽之《大明会典》，暹罗、爪哇、榜葛刺三国之贡品多有乌香，而世所传明四译馆同文堂外国来文八册，中有暹罗贡表，译出之文，有那侃（暹罗王名）进皇帝鸦片二百斤，进皇后鸦片一百斤之语。则当时宫中阿片所由来也。故李时珍《本草纲目》（作于万历时），已列阿片于药品，名之曰阿芙蓉（按明代阿片，有阿芙蓉、亚荣、合浦融诸称）。王氏《医林集要》，亦言鸦片为天方红莺粟之汁，然则当时不独皇帝朝贵耽嗜此物，以致旷废政事，为亡国之萌蘖；即民间亦多用此矣。盖观晚明诸帝之怠于政事，尝有十余年不一视朝者，其为阿片烟所困可知。而兵气消长，无力枝柱外患，则其兵间亦未尝不染此

毒；惟书阙有间，今日不能悉举耳。至若以阿片灭人国，尤有其例。按余文仪《台湾府志》言，咬𠺕巴国（即爪哇）其民本轻捷善斗，红毛（荷兰）制阿片烟诱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国竟为红毛所据。此尤吾国切至之殷鉴。又朱仕玠《海东剩语》言，咬𠺕巴、吕宋、爪哇吸阿片之法，以竹为管，围八九分，中实棕丝头发侧开孔。以黄泥做成葫芦，空其中，以火烧之。是吾国吸阿片烟之法，或即仿效于此。《海东剩语》又言爪哇男女皆吃阿片，因此羸弱，为荷兰征服。而荷兰国法，则吸食者死无赦。审是，则强弱之原，即分于此。吾国挫败至于此极，谓非阿片之祸，不可得也。观嘉庆十四年闽浙总督奏报海贼肃清之疏，中言蔡牵之死，询诸弁兵，均云牵船碎落水。该逆索食阿片，身体羸弱，不能扶板浮起，因而溺毙深洋。是龚定庵所谓巷无材偷，薮无材盗者，惟有阿片烟乃以演成此境。又观道光十二年，两广总督奏报瑶事，言所调连州军营，战兵多有吸食阿片烟者，兵数虽多，难以得力云云。其后英人犯浙，浙抚刘韵珂致金陵三帅书，则言黄岩一邑，无不吸烟。昼眠夜起，杲杲白日，阒其无人。月白灯红，乃开鬼市，烟禁大开，鬼世将成。观此，则知当年之败，未始不由阿片。而英人之暴力胁我以除烟禁者，其用心尤为阴毒。若林文忠之应付于国际者，虽不免失于过激，然其用心，正吾侪所当百世崇祀者也。至若琦善、耆英、伊里布之徒为人驱除，以开烟禁，诚为国之奸贼。流恶至今，凡有血气之伦，固当等其人如秦桧，以僇视之也。

（乙）阿片烟战事及战后情形述略

如上所言，阿片之为祸，其厉如此。然以吾国为独裁政体，上下相蒙，无所不至，故虽祸已滔天，但使无人陈奏，则宫廷深隐之地势固无由得闻也。当康熙初年，阿片之进口由英国商人挟到广州者，其数甚微，照药材例纳税，故又称之曰洋药。至乾隆三十年间，入口之数渐多。其故虽由嗜者日众，然亦因当时中外贸易但许以货易货，禁外人携银归去。而其时各国所需茶叶，咸资于我，每岁输出之价值，其数颇巨，而所来洋货，不足相抵，差数悬远，故英商多利携阿片来，以其体积小而价值大，宜于物之交易，可免挟现银来以补差数也。至嘉庆末年，岁入阿片已至三四千箱，私鬻者尚不在此数。其始

大率积于澳门，既而乃至黄埔。然遇稍贤之疆吏，往往下令严禁。于是英商乃以趸船贮阿片，寄泊于老万山内之丁零洋。凡闽、浙、江苏诸省，即由海中贩运，惟营销于两广者，乃入黄埔议价。其始在丁零洋之趸船，不过五艘，所储阿片，不过四五千箱。其后乃增至二十五艘，储至二万箱。当阮元督两广时，曾有人献火攻聚歼之策。然阮为文弱书生，惮于用兵，仅密奏暂事羁縻，徐图驱逐，不能用也。道光六年，李鸿宾督两广，乃设巡船，以缉阿片之私运。然徇私而忘公义，为吾国官场之普通性。其时英商每月以陋规三万六千两贿巡船，而贩私之风乃愈炽。至道光十二年总督卢坤裁巡船，弊乃滋甚。及十七年，总督邓廷桢复设巡船，而管带巡船之水师副将韩肇庆，潜与英人约，不取其贿，而取阿片，每运私一万箱，许彼私送五六百箱以为报效之地，甚至巡船转为英人运私。而韩且以屡冒缉获阿片之功，奏保至总兵，赏戴孔雀翎；兵弁之被擢者数百，人人皆腰缠十万。时有御史某请征重税，疏入不报，说者谓为韩等所运动。盖当时广东官场，固视此为最大之利薮。吾今历历举之，所以明物腐虫生，祸由自召，其理固不爽也。

及至道光十八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有敬筹国计宜防漏卮一折，始盛陈阿片之害。折中略言，银贵钱贱，由于银之流出外洋者甚多，以致民生日困，而流出之故，则由阿片入口，年增一年。更论阿片之害，甚于洪水猛兽。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为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言沉痛切至，自阿片流毒以来，昌言其祸而奏请厉禁，未有若此折严切者。黄氏洵可谓谔谔之士也。此折既入，诏下各省将军督抚会议速奏。斯时各将军所奏率多迂缓不切，无关大计。各督抚所奏，虽多主禁，尚有敷衍塞责者。独湖广总督林文忠公则徐所奏，特剀切痛言烟不禁绝国必日贫、民必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宣宗览奏，始感动，谓为深谋远虑。乃诏林则徐赴京，面授方略。遂擢为兵部尚书，授以钦差大臣关防，令赴广东查办海口，节制水师。林文忠于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抵粤，至则向洋商伍怡和索交历年惯买阿片之英人查顿、颠地二人，将治以重罪。查顿闻风先遁，颠地则逃匿于英领事馆中。文忠立遣兵役监守领事馆，并于省河猎德炮台下置筏以断出入交通之道。更令人往谕丁

零洋二十五趸船，速缴呈阿片，免其治罪，违则绝其薪水之资，并禁其交易。时英领事义律被困馆中，不能自由出入。乃具印禀遵缴阿片，并将载阿片赴东洋之船召回，计共缴呈阿片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总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余斤。文忠以是年四月初日收毕，令每箱赏以茶叶三斤。事毕奏请解京，诏令在海口销毁，俾沿海人民，共见共闻，咸知震栗。于是尽将所缴阿片焚于虎门。时有他国商人来临观者，多称颂文忠此举之果毅。文忠乃下令尽逐丁零洋趸船，及澳门久贩阿片奸商之逗留内地者。更令他国商船至时，必具无夹带阿片之甘结，始准开舱通市，否则杀其人而没其货。论者谓其失之太严云。斯时义律往居澳门，乃请英船在澳门停泊装卸，且亦徐议禁绝阿片事。文忠则以澳门例仅许葡人泊船二十五艘；若英人援例不入黄埔，则海关以虚设，而阿片之私运益难稽禁，遂不从其请。于是两国交际断绝，而战事启，即世所谓阿片烟之战是也。

后之论者，多讥文忠此举过于操切，以致肇衅。谓以文忠之忠贞而更假以批郤导窍之外交手段，则此功宜可早成，阿片之驱除不待今日。不知此犹疏于情事之论也。盖焚阿片之举，本出于诏旨，且观当时宣宗朱批，有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等语。则文忠之应付，固亦本诸庙算也。盖积数千年锁国自雄之心习，又以风土语言之阂隔，不悉外情，则其尊己卑人，过于分际者，亦何足怪。矧文忠爱国之心极盛极至，孤标劲节，而更激于当时疆吏萎靡受贿之恶习，则其矫枉过正，固势使之，且亦天使之矣。吾今以为此举之失败，尚不足论。最可痛者，则在文忠事后之获谴。诚以专制国之臣子，常患有雌无雄，若有雄飞，便至铩羽折翼。而凡患得患失之情未能忘者，皆有惩羹吹齑之志，转变而为翕翕呲呲，遂无人敢继文忠行事矣。此阿片之祸所以为厉至今也。

此次战事，扰及四省海疆。至道光二十二年，乃缔江宁和约。此约所失，其最重者；一则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口通商，并许置领事官（领事裁判权因此以生）；二则割香港一岛界英；三则偿所焚阿片价值六百万元，更偿商欠三百万元，复偿兵费一千二百万元。其最可怪者，则此约于阿片之禁否毫不言及。此非吾议约大臣之耆英、伊里布陷入人术，即为掩耳盗铃也。故自此约后，阿片转

得自由输入，毫不征税。不啻英人以兵力为阿片前驱，无怪骤然畅销，荼毒海内也。及至咸丰八年，中英续约所附之通商章程第五款中，始明定阿片税则，每百斤仅征区区银三十两。是又不啻要挟轻税，而使烟毒易于滋蔓矣。及至光绪二年烟台条约，乃始别定办法，由海关设栈房卜船存储。盖前此之私运，殆难亿计矣。及光绪十一年烟台续约，乃始得税厘并计，每百斤可征税银一百一十两以内；此则李文忠之力为多。李文忠并于其间遣马建忠赴印度调查，后此办法，乃渐完密。漏私之弊尽除，以至今兹。吾今之为此言，不辞烦冗。盖欲国人知吾今日所受之外祸，其导线实由阿片而来。然则无论其为害人之物也，即使其为益人之物，吾国人试一思其往日之历史，苟有一毫廉耻，一丝血气，亦断断乎当禁绝阿片，不许亲近，更不当认贼为友矣。

（丙）现在之禁烟与善后之策

吾国人苟观于乙篇所载之阿片烟历史，当有如芒背之感觉，必欲急起而驱除。诚以吾人今日所受之种种外祸，其导线实由鸦片烟引之以来，是不独贼害吾人之侪偶至于败家亡身已也，而且引其虎豹豺狼，深入吾国，磨牙吮血，以大施其搏噬。试问谁为之伥，则阿片烟也。反而言之，苟使阿片烟流入之初，政府能忧深虑远，而早为之所，断然去之于道光以前，即不至有阿片烟之战事。今日外患或不至若此之甚，未可知也。

由此观之，则阿片烟者，固吾人之公贼公仇。吾人苟有血气良知，实当厉行驱除，如祓不祥，如逐瘫疫，为吾人应尽之天职矣。徒以教育不兴，知识蒙蔽，贪晏安之酖毒，而忘苦海之沦胥。及今图之，为势已晚。故现在之禁烟，吾国上下允宜视为救焚拯溺急求免死之图，而不可稍有濡滞迟回之念也。

夫现在之禁，仅先封闭烟馆，余则仅官场、军人及在官胥吏而止。其余尚须迟之十年。而此十年中所以驱除烟毒之方法，涤瑕垢而返清明者，亦未闻政府如何颁定（去年奏定章程，颇嫌简略不周于用）。议者乃多主张用台湾已行有效之法。然而仿行此法，其收效多寡，全视行政机关之适宜与否。然则后起之警察，其关系固綦切矣。

诚以台湾禁烟之有成效，其措施恃诸下级行政吏者固甚多也。虽然，以吾现在之警察，其能当此重任与否，夫固不能无疑。是则今日政府，苟欲禁烟之令行弗反，则于外省官制之改革，尤当急起以图，乃能有后效之可冀也。

今日本论之意，尤有别［在］者。盖禁烟之举，绝非不劳而获之事。在政府一面，固当有种种措施，而在社会一面与人民之地位，尤有亲切不解之势，则及时自尽其责任殆有加于政府也。请为明之如后。

振古及今，其有化民成俗之效用者，不外劝惩两义。即所谓诫之用休，董之用威是也。以吾今日政府所处之地位时势推之，必至惩者多而劝者少。是则用休以为诫者，势不能不重赖于社会。则今日禁烟之事，其资待于社会者，极繁应也。请更述政府与社会宜尽之事。

一、外省官制急宜改良，必去今日如缚湿薪之法，庶有推行尽利之效。

二、定阿片烟专律，以求有劝惩之用。盖中材以下之民，其善恶多由外铄，故宜济以强迫之方法。

三、颁地方自治之制，使民有去旧即新，震肢耀魄之观感。

四、清查田亩，限制种罂粟。然必提创农学，使民深知树艺之利，而后去彼就此，有如水就下之效。

以上略举属于政府者。

一、凡因禁烟而失其业者，宜有以赒恤之，或提挈之。

二、宜多设讲演社，以声教济文教之穷。盖下流社会中人，多不识字，或识字有限，而不解文义也。

三、宜多设公共行乐之场与手工场，以舒劳动者之痛苦，且授之恒业。盖今日吸烟之人，以下流社会为最多。其原因非劳苦倦极，即游手好闲也。

四、宜急鼓励人民之储蓄心与进取惜时之心。

以上略举其属于社会者。

夫阿片烟之痛毒，固为振古未有之祸，则今日禁烟之举，亦为振古所无之一大事。矧既为前途死生荣辱所系，则吾国上下，允宜以至坚决至忍耐之心行之，而不可如前此委心任运，僵无生气之锢习。此尤记者所切望也。

阿片流毒海内，朝野上下饮酖如饴。举国昏昏，沉迷不返，遂致国病民穷，日形萎败，息喘声嘶，殆无生气；无怪列强雄飞，而我独雌伏。当此剥极必复，天心已厌祸矣；去恶如仇，人道强进化矣。明诏初颁，雷厉风行，沪道实力奉，设法强制，务绝根株，不数月茶亭酒肆，噤若寒蝉，妓馆伶园，谱为佳话，自此各省推行，一律封禁。扫除世界之瘴烟，吸收文明之清气。柔脆萎靡之病夫，变而为雄武伟大之国民。此四万万人所鼓掌而欢迎者。惟是滇川等省，素产阿片，乡民倚此为生命，岁入已成巨资，于此而欲拔去病根，必由【官】吏缙绅，一面提倡农学，振兴实业，一面宣告农民，务除隐患。不必如台湾之专卖，寓禁于征；不必望警务之完全，以法为禁。而仍以禁烟之上谕及颁行之章程为标准。不过参以变通之条规，俾收因地制宜之效果。务望坚意主持，严厉施行，必求达目的而后已。鸣呼，煌煌此举，锐意维新，中国存亡之关系，即以能否驱除阿片之问题为解决及能否得驱除阿片之要领为判断。要领何，禁烟于聚处，不如禁烟于出处是也。滇川等省，阿片之生产地也，阿片生产之最繁盛地也。塞流而不溯源，则流终不能塞；治标而不能治本，禁烟而终不能禁，甚至滇川等省，阿片多于菽粟，遇年荒而阿片不可以疗饥，故禁烟即所以救荒也。虽然，救荒者救一省，救亡者救全国，救数岁之饥其功能固伟，【救】万世之孽其功尤大。吾故曰，救中国之亡，不能不驱除阿片；驱除阿片，不能不得要领；欲要得要领，不能不先注意于滇川。阅某报禁烟刍议，词旨肯切，先声疾呼，有益于中国前途者甚大，沿江各省谅已先睹。云南交通不便，运输较难，故录之以为我滇人劝。

一　致　论（七号）

返　魂

今人有言中国之有十八行者，犹之乎十八国，国各异其政教风气，不能吻合也。于是析而分之为郡为县，各得数十国百数国不等。此其大较；究而论之，一乡一国，一村一国，十家十数家又各成国，

乃至四万万人【不】能一致；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不振也。夫不一致之不可以立国，盖从古已然矣，岂惟今日。希腊以不一致而衰，波兰以不一致而亡。彼其灭亡，固皆有自取之道，必谓世界相尚以武力，有强权而无公理，则殊不谓然。近世以还，国亡种奴者，不可胜数。乃在欧西，若瑞典，若丹麦，拥地不及吾数县。至暹罗之小，可谓极矣，且亦能立国于地球上，强雄侧目而视之，不敢置一喙，则其间亦必有故。彼其国虽小，吾视之若昆仑天柱之不可动摇可矣。若我中国，其内容之不一致，直抟沙败絮耳。以之当敌，乌得不取覆败哉。虽然，中国之所以至今不亡者，岂其一致故耶。环顾五洲，前者踣，后者蹶。踣者蹶者，百其世而不得复兴。而其存者立者，顾莫不有虎踞龙蟠，飞扬宇宙之势，自非海面突出之岛屿与平地坌涌之火山。地球上盖终无有欲进不前，若灭若没，推为第一等之文弱国而能竞争于长久也。不亡必兴，不兴必亡，此自然之势。试问今日仅仅敷衍目前的支那。其前此之欲亡不亡者，得以自托于所凭者厚。即继此以往，仍在兴亡之间，或兴或亡，莫可占着，惟视乎我国民之一致不一致而已。日本大町氏论我国之不一致，言最痛切。彼谓我国上下之间种族不一致，为第一大原因。至于语言之不同，与夫重利而少义。又谓我国民少受教育之故，不足深责。然试细察之，则我国民实有一种不可思议之状态，勿怪他人之讥笑也。他省且勿论，试举我云南论。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省城之人，必自异于外府州县；外府州县之人，亦各自异于他之府州县，从无一致矣。故自英法经营云南，云南之土地已将入他国之版图，云南之人民，又隐为他国之奴隶；而云南人不顾也。自往日言之，无论云南人有知者有不知者，初无一致以保守我未失之权利。即至今日，人人知灭亡之惨祸近在目前。相与谋补救，谋挽回，谋兴一切公益，举一切庶政。而彼此冲突莫肯和衷，是亦不可以解耳。抑更有甚者，则吾闻留东归国者，挟自私自利之心，而亦各怀意趣，彼此相猜。呜呼，国于竞争之世，不兴必亡。亡则海枯石烂而不可复兴。我云南者究属何者乎。我一千余万之同胞，即乘此将亡未亡之际，一致以整军备，兴教育，设种种之机关，犹恐弗及。而况团体不坚，内部腐败，其何以立于竞争之世界而保其生存。大町氏自诩其国之一致，其言诚不虚。盖当今世界之称雄强者，未有不若是

也。欧洲各国君主与民不一致，则放逐之；政府与国民不一致，则推倒之；举国必出于一致，以之对外何列强之足惧。然望我四万万同胞一致以建新中国，尤不得不先望我云南人一致，以救颠危。夫丝麻之属，取其一缕，则断之甚易；若聚百缕数千百缕以为弦，则虽九牛可以不之断。故个人犹一缕也，必不可恃。故吾急欲其聚之而为弦。

国民的国家观念（八号）

长啸客

先哲有言，唐虞之于天下也以道，夏商渐趋于法，至周而法已浸渐明备。惜官礼仪具成书，未尽实行，无以为事变之经验，随时势以进化，遂成为固定保守之习，以至于陵夷。迄暴秦而后，只是以私心把持天下。诚哉言乎。虽其间递推递衍，妆点政治之具不尽同，而要其不可掬示之把持私心则皆同。一人把持于上，而建官置吏，无非代演其把持之剧，制民以遂其私而已。即代有圣哲贤豪挺生，梦想治平，不惜苦身焦虑，冀欲一拯其饥溺，而往往徒托空言，不能有所变更而大行其志；以政体之压制为之也。甚至言论目的，亦若隐若跃，待有心人之自为领取，不敢昌言讼说，显然树一标准以与之敌，把持之弊至于斯极哉。夫上既把持国家以为私有物，民亦公认之而不过问，是民与国固脱离而无所关系矣。呜呼，以国家之如此其繁且巨也，而仅以少数人把持之。其真如蚊蝱之负山，危险有不可思议者。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处其上，犹未足以尽其状态。古来君位官吏为群怨所归，众矢所集，其受祸有迥出于常人求为庶民而不可得者，往往而然。故苟得其人，善为把持，亦不过补苴罅漏为苟且偷安之计，而变故即萌蘖滋长于其间。何者？不为本根之变动而把持不可以久也。若不得其人，则祸乱立至矣。盖把持则私，私则妒，妒则独，独则无群。无群云者，国与民脱离而无所关系也。夫至脱离而无所关系，则上之观念不有民，民之观念不有国。以如此之国家，而与国民与国家团结之列强竞争生存于世界，吾虑其所遇辄靡矣。故吾今日汲汲欲吾国民得国家正当之观念。观念正当，则视线所注，精神念虑赴之，身家性命随之，有不油然而兴起爱国心者，吾不

信也。

正当国家观念者何？立宪是也。立宪何昉乎？始于英之和平，而大显于法之革命。何言乎革命也？德学者伯伦智理曰："国民以一般议论，要求政府。政府不允，而舆论之沸腾，始一变而起革命之风潮，此风潮实政府酿成之也。"拿破仑曰："欧洲五大强国，可称为六大强国，舆论其一也。其势力之大，不可抵抗。"法首相雷格尔曰："舆论之势力，非目可得而见。然其力量之大，较胜于军队与金钱。不但可以支配人民，且能入宫殿而支配帝王也。"若政府知舆论之不可拂，从而采之。相与更议法律，凡权利义务无不规定明白，悉纳于大中至正之范围内，有截然不可侵犯之权限，有凛然无敢违悖之行为。朝野上下，咸与遵循而共守之。于是立宪政体成矣。我国前数年间，所谓立宪政体者，鲜不以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詈之罪之。而不知非立宪无以为国，乃世运大势之所趋，有迫以不得不然者，实治乱存亡之一大关键也。今则豫备稍有动机，而数千年阴云密漫之区固已如雷出地奋，百果草木皆甲拆，幽潜蛰伏，群焉震动，皆启其焕然勃然之机缄。不图吾滇官吏，至今日竟尚有揭主持立宪干预政权之案语以罪人者。噫，固俨然血气心知之伦，曾草木昆虫之不若乎，闻者齿冷。岂徒若辈之羞，抑亦吾国之耻。吾更不得不汲汲欲吾国民得国家正当之观念，主持立宪，参预政权，以尽吾国民爱国之责任焉。

虽然，吾国之现象如此，吾人不可以此自沮也。近来醉心欧化者，艳羡震眩乎彼，动辄自为诟病，不知欧洲百余年前，其把持国家之弊害百出，往往同于吾国或更有甚焉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言，至今日而群目为不道，实则当日之把持国家者，比比皆路易十四也。故瓦特所著之社会学说，俄禁之矣；孟德司鸠之万法精理，奥禁之矣；即自由如美国大学教授路斯氏著社会学一书，议论涉及政府，则因而辞职矣。至普国受奥相梅特涅之指使，凡新闻杂志皆以立宪不利于国家为宗旨。而爱国志士，愤起而组织学生同盟，取非毁立宪之书一炬而焚之。普政府大恐，俄奥皆遣使助之，竟至禁锢学生，禁止出版结社等事，则专制极矣。又普法交恶时，有著逆境德意志书者，痛论德法两国之关系，谓德意志联邦已为法所组织之莱因同盟破坏，普若不兴法谢绝，终必灭亡。拿破仑追究著作者而不得，仅

于尼西仑卑路斯地方查有发行是书之书店，遂处以死刑，则更野蛮矣。日本德川时代，除士族一部外，政治则悬为厉禁。凡此皆彰明较著者，视秦之燔书坑儒何以异也。特自法国革命后，风震于西欧，而波撼于东亚。百余年来所以促其进步者，实有非吾历史之所可比儗。故吾所已往之缺憾者，吾国民不必过自沮丧。吾所将来之希望者，吾国民宜急图振作焉。

立宪以开议会为基础。议会者国家之枢纽，下为人民之代表，上为政府之监督。此欧洲各国立宪之要素，而造端肇始，则莫早于中国。洪范言，有大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周礼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此三者皆非常大事，而必博稽于众，未尝以民为愚贱，不足与闻也。至以三刺讯也，如刺举之刺断狱，亦必讯及万民，而听民之所刺宥。又有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违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即讯得其情，而又必以旬为期，未敢轻遽断之。读其狱辞，使共闻之，众以为当，然后用法，一切悉听公论，未尝以刑官专之，使民不得参预，所以无冤狱也。春秋时询民之法，犹未尽隳，晋吕饴甥朝国人而卜贰，卫灵公朝国人而问叛晋，陈怀公朝国人而问吴楚之从，此皆见之于事实者。至学说如孟子之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以及其他论治之言，无不适合于今日立宪之政体。凡欧洲贤哲所矜为创获者，而我孟子已发挥于二千余年以前。惜遭暴秦毒焰，先圣昔贤之善政法言，渐灭殆尽。几根蒂之不存，使后世不得继续进行，随时势之趋往，以历事实之经验，损益变化，扩充而光大之，以渐臻于美备完善；致吾民族至今日视欧洲各国而反瞠乎其后，斯则不能不叹息痛恨于暴秦也。

虽然，自秦汉以来，吾国家主义未获进行。而人道主义，虽暴君污吏代作，摧抑划削，而不能使之尽归于沉汩。固天理民彝未可泯灭之公例，抑亦我先圣者贤之微言大义有所倡导，而隐相纲维于不敝者。故事实上之国家，未得一见诸施行，而理想上之国家，则不绝于吾儒之心目。时时形之论说，以叔诸人而传诸后。所以不致沦人道于牛马，甘黑暗以终古者，其来有自也。虽亦仅少数之人乎，而此少数

与彼把持之少数异者，一则以少数侵占之势力削夺多数应享之权利，违反乎大公，而漠视其死生，故为多数之蟊贼，而国家患之。一则以少数维持之精神，细绎多数共同之心理，适合乎大公，而图谋其安全，故为多数之代表，而国家赖之，然所赖者亦寡矣。以此圣哲贤豪之槁项黄馘，沥血枯脑，仅仅乃能为吾国留一线之光明，绵绵延延，不绝如缕，其危若一发千钧，况乃虚悬而无薄（?），亦安在其能有实济也。若彼少数者之专横于上，暴戾恣睢，莫敢谁何。则实祸可立而待，而国家之变乱危亡随之。其理想事实，种因结果之难易何如也。吾言至此，吾心滋戚矣。欧洲国家主义进行，故观念愈确。日本法学家美浓部氏论国家观念曰，古今国家现象，因时各异。而欲贯通以唯一之观念，殊乃至难，余亦不取。例如中世日耳曼诸国，以土地人民为君主之私有物，君位之承继，一如财产之承继。有子数人，则均分其领土而与之。故学者谓为家长国家。又中世欧洲诸国及日本封建时代，一国之中，寺院与政府，将军与皇室，其权力皆为独立相对者，不能利统一之制。其种种现象，皆不容于今日国家之观念。盖今日乃由根本而为变迁者，其根本既有变迁，势不能与古代同日而语也。

近世国家共通之要素有三，此三要素，即为国家观念之基础。列举于下。

第一要素，乃国民也。无国民则无国家，国民及国家人的要素。

第二要素，乃领土也。国民乃国家人的要素，领土则国家之物的要素。国民集合而成国家时，必要定着于一定土地之上集合之也。于无定着之地，随地而为转移之民族，纵令其上有一定之酋长，且有类似于国家之政治组织，然未可谓为已成国家。

第三要素，乃国民于唯一最高权力之下而为结合也。此最高之权力，曰统治权，国家之最后要素也。非于权力之下以为集合，而仅多数人类所为之形式的集合者，固不称为国家也。盖必于唯一之权力之下，因其统一，国民相合而成为单一之体格，此体格，即为国家。

国家乃合以上之三要素而成。为言其定义曰：国家者，即于唯一最高权力之下，定着于一定土地之上，所结合之多数人类者也。

以上述美浓部氏之言如此。按其所列要素次第，与孟子“民为贵”数语之旨相合，单一体格，即国家人格与法人之说也。就个人之

身言之曰自然人格。就多数人之团体言之，曰集合人格。国家乃集合人格，又法人也。法人者，就法律规定之，即民法所谓会社也。会社之成立，由会员出资本，设理事以组织之。社员国民也，资本土地也，理事主权者也。社员对于理事，必规定其权限。国民对于主权者亦如之。故宪法者，规定主权者直接或间接及于人民之关系也。此说为近世所公认。其他尚有国家客体说，状态说，有机体说，无机体说。学者或认或否，姑不具论。

就中惟有机体说，虽学者多所指驳，然以自然人格喻国家，其说亦自有足以警动人者。今试述于下。

有机体分二说：（一）自然的有机体；（二）心理的有机体。

自然云者，谓国家犹人之身体，如目能视，耳能听，手足能运动持行，皆自然而然有形可见者。国家之发生成立，亦犹是也。盖国家与人皆有同一之目的。人之目的，在永保其生存；国家之目的，亦在永保其生存。故国家与人皆不外独立经营，自由行动，此伯伦智理所倡之说也。

心理云者，谓国家之构成，如人心理之构成，必有其分子，以受其支配。若脑筋之运用，血输之流转，精神之发展。构成之分子之发达日以不同，而心理乃渐次日臻于完固。国家之成立系于分子者，正与心理同。故国家之不能独立生存，或生存而日就于痿痹。与夫能独立生存，且日跻于优胜者，皆依于分子发达所生之结果也。英之斯宾塞尔，德之伯伦氏，皆翕然尊崇此说。

驳之者谓此二说仅依一种之类推法，以理想而窥测之，不足据以概国家之观念。要之未可泥词以求也。吾之所谓足以警动人者，在合二说而以意逆志，当自得之。夫以身体心理喻国家。固谓君为元首也，为脑筋也。臣民土地，其股肱也，脏腑也，躯壳也。元首可妄肆其脑筋之运用，以毒害其股肱脏腑，割裂其躯壳乎。且元首脑筋之所以能运用者，全取资于股肱脏腑躯壳之所以灌输供应也，股肱脏腑躯壳之所以灌输供应者，以元首脑筋之所以能保护其利害，增进其发达也。是君可漠视其民乎，民可漠视其国家乎。其关系之密切，孰有警动于此者。苟即此而得国家之观念，爱国之心当何如。至若谓身体无不灭之日，而心理有足昭垂于天壤，常与日月争光者，此又立德建功

成仁取义之说。固自别有指归，言各有当，未可泥词以求也。

要之，譬喻圆满之说，则自以国家人格法人为精确焉。夫必合会社资本理事三者，而始成立为法人，则使无社员出资本以互相组织，斯无所谓会社，何有于理事。即有能胜任理事之人，勿论其备如何万能，而亦无所借手。故社员有资本而不组织会社理事以经营之，则资本不能发达，而社员必终归于贫困。理事受社员资本之付托，而不善为经营，使资本亏折，甚或有不法行为，会社为所败坏，而理事罹于罪。夫至败坏而罪理事，斯亦何补于社员，有同归于尽而已矣。此在民智未开，法律未备时代之现象，往往如此。盖权利义务，无明白之规定，一若社员仅有供应资本之义务，而无监督理事之权利。故理事之贤也听之，理事之不肖也亦听之。理事亦遂若独有使用资本之权利，而无顾惜社员之义务，故资本之折耗也漠然，社员之损害也漠然，必至大坏决裂，社员不堪其任受，始群起而剧烈冲突以除之。顾积习相仍，一理事如此，易一理事仍如此。且社员不自负责任，而理事之责任愈重；责任愈重，而称职数难，得其人之时盖寡，而不得其人之待恒多。综览数千年来国家现象，几成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治少乱多之惯例者，胥是故也。若民智大开，而据明备之法律以规定成立，则理事虽有总括代理法人为一切行为之权限，而必受监事之盘查，听总会之议决。监事者，监督理事业务之执行，及调查财产之状况。总会者会社最高之机关也，有通常总会、临时总会。通常者，每年至少必开一次；临时者，遇事皆可召集。社员听理事、监事之报告而裁之。而又虑监事与理事同为法人内部之机关，设通谋作弊，亦所恒有；故又有立于法人以外之监督。无论何时，得以其职权检查法人之业务及财产之状况。理事之权利义务，皆社员规定之。社员之权利义务，理事不得侵夺之，其详具见民法。法良意美，非独一般社员之幸，亦理事之幸而会社咸受其福矣。此与宪法之规定，其意义多相吻合。宜学者皆公认之，谓可得国家之正当观念也。

综而言之，国民者，国家之内容也。国家者，国民之外障也。内容不可不强，外障不可不固。内外有一弱点，一与中边俱强者遇，鲜不披靡，而况内外俱委顿柔脆者乎。昏昏者方且谋强干弱枝内重外轻之计，以自相仳离，而不知眈眈者皆环视揶揄于其旁也。是故以国家



为游牧场而蹂躏之者，野蛮之观念也；以国家为君主产物放弃之者，奴隶之观念也。若夫国民之国家观念，则国家之荣辱，性命争之，国家之安危，死生以之。身可粉，骨可碎，而国民之性质不能变；山可移，海可涸，而国家之观念不能渝。呜呼，必有如此之国民，始可成立为今世界之国家，而与人竞争生存也。至所以造就而成为如此之国民者，吾将继此而论之。

造就国民说（十一号）

长啸客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何，民而已矣。苟无民何有国；苟无国何有君。故民者国之要素，而土地主权，均视人民以为消长者也。民富国孰与不富，民不富国孰与富；民强国孰与不强，民不强国孰与强。今谓为国者，不欲富且强焉，足厚诬之也。然夷考其所以图富强者，而适得贫弱之结果。甚且国几不国，傀焉若不能终日者。岂有他哉，不知造就夫国民，而惟剥民以图富，抑民以图强，是何异割肉而疗饥也。昔西域胡贾有剖腹以藏珠者，勿论智愚，皆知其身之不能生存，而珠之不复为已有也。今之殃民以自恣者，其去此胡贾也几何。及受敌国外患之凭陵，知非改弦易辙以与吾民更始，不能竞争生存于世界。而或且狃于积习，尚欲怙其余威，忍不能予，而借口于国民程度之不足。呜呼，其真国民程度之不足耶，其真不知造就夫国民也。吾何为而言宜造就夫国民也。诚以物竞天择，必赖人事之辅相裁成，始不为天演之所淘汰，听其自生自长，鲜有能自幸存者。近今列强，无不因民与国之相团结，以寖昌寖盛，发荣滋长，日跻于强固，使国力膨胀于外，以行其侵略主义。而吾有人民，本自具与国相团结之天质。奈为国者，偏欲摧残之涣散之，不底于众叛亲离而不止者。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不知是诚何心。嗟呼，吾民虽具有与国相团结之天质，而亦必赖有造就之者，始能完性分之所固有，尽职分之所当为，与国相维持于不敝。造就之道维何，教养之而已矣。语曰：“既富加教。”书曰：“既富方谷。”在当日所谓养者，徒悬以无穷之希望，几成为虚有之名词。而察其所以致富之实力，本无农工商政治上之精

神，以贯彻于一般经济之社会。不过听人民之相长相养，相携相持，自谋生活之发达而已。延至后世，百政俱荒，日形退化，不惟国家养民之道，已成为欺人之谈，且种种殃民之术，更屡出而无穷期。所谓教者，仅限于狭隘之途而不能普及，士人而外若无与于教也者。况其所谓教者，亦不过设利禄以为之饵，纳天下聪明才俊，役心疲志于空虚无用之地，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使人颠倒迷惑于其中，至老死而不知止者，比比然也。名曰教士，是直罔民也。以苏氏轼之才明，且不悟其非，而称为圣人鼓舞天下之善术。噫其蔽也久矣。轼之言曰："设为高位重禄以待能者，使天下无必得之由，亦无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后勉强于功名，而不敢侥幸。知其不至于必不可得也，然后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圣人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为善术与。"夫既曰以待能者，是能者必得，而不能者不可得矣。乃又曰，无必得之由，亦无必不可得之道。使能者或终身沮丧而莫克自振，不能者将终身觊觎而不知自止。是非颠倒眩惑而何，是非罔民而何，是直暴秦愚黔首之伎俩所变而出此者也。苏氏此言，抉发后世教士取士之恶状，可谓透辟。独奈何不悟其非，而猥云圣人鼓舞天下之善术哉。以此云造就，其于国民也奚益哉。噫，其蔽也久矣。西哲赫胥黎有言，以人事抗天行者，其势常有所屈，屈则治化不进，而民生以凋，是必为致所宜以辅之，而后其业乃可以久大。故民屈于食之不足，则为之制恒产以遂其生；民屈于寒暑雨旸，则为致衣服宫室之宜；民屈于旱干水溢，则为致潴渠畎浍之宜；民屈于山川道路之阻深。而艰于转运也，则有道途桥梁漕挽舟车，致之汽电诸机，所以增培人畜之功力也；致之医疗药物，所以救民之疠疾夭死也；为之刑狱禁制，所以防强弱智愚之相欺夺也；为之海陆诸军，所以御异族强邻之相侵侮也。且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嗟呼，必如此以造就国民，始庶几无憾也已。吾国其亦有诸此乎，此则对观焉而当自爽然者矣。虽然，列强进化，近百年间事耳，

吾固瞠乎其后。试稽吾典籍所载之大纲，其尚有几希之存者乎，此又对观焉而更自爽然者矣。固有者，匪惟不能扩充而光大之，直泯灭以俱尽；新者又不汲汲以取法焉。吾国民其竟以此终古乎，吾国民亦何不幸而无造就之者也。吾犹望吾国民，及今幸而有造就之者也。

夫所谓典籍者，在周之时，创制显庸，规模略备，使能改良进行，当必早已愈演愈进，如泰西各列强近日之所为，而蒸蒸日上者。试观吾救时志士，今所奔走呼号而相告语者，非欲开民选议院以伸张民权，办地方自治以增进民利乎。夫二者诚今之急务，然周制已胚胎权舆于数千年前，惜吾国有退化而无进化，故未能修明而发达之耳。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论者谓即选举议员之法。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唐高宗问论仲琮以吐蕃之事，仲琮曰，吐蕃地薄气寒，风俗朴鲁。然法令严整，上下一心。议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民所利而行之，所以能持久也。论者谓即致万民而询之之法。近今国会议院之精义，固不出“议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民所利而行之”之两语也。后世专制政策，秘密行之，虽朝臣且不尽与闻，何论甿庶。忽下情，废公论，弃众思，拂民心，举措多失，国力不竞，有由来矣。至地方自治，则固与乡遂之制有吻合者。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宅舍有故相寄托。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不使比闾共之者，以百家然后为众易举。患难非百家所可御，必五百家然后足以相救。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水旱凶荒必二千五百家始相赒者，地广人众，庶有无可以相通。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宾兴贤能以备致治。治天下者始于乡，乡无不治，国未有不治者也。国无不治，天下未有不治者也。孔子曰，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盖其制以大统小，则其势顺；从少至多，则其数精；推贤任能，则其政举；仕不出乡，则其俗习；官必近民，则其情联。事皆起于下，则民便而治周；教必基于家，故化成而俗易。虽天下之大，兆民之众，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不虑其扞格者，以有乡遂之制也，请以治军明之。今使以万人之众，尽废五两卒旅之制，而独置一将，彼必不能治矣。患其不治，则又多置监军，置大将，置都督，累累然踞乎将之上，而趣之使治，则愈不可治矣。夫分数不朋，且不可以治一军，而况一县乎。一县之众，非特万

人而已也。分数不明，则一将不能治万人，而责县令治一县之众，其不能治可知矣。况县令之贤且能者有几。非贪即酷，非庸即猾，循良者不易观也。患其不治，则又多置大官，累累然踞乎令之上。以一人而促治数十百县，位愈高者，蒙蔽愈多，隔阂愈甚，其愈不能治可知已。尝试以乡遂之兴废，而较其得失。其显然可见者，大略有十六事焉。乡遂设，则周知户籍之众寡。废之，而欲知民数，必不得其实，民亦漠然于国籍，而不知其有所关系，一也。乡遂设，则催耕教稼，课蚕稽织，而民皆勤其职。废之，则民多游惰而无纠督之者，二也。乡遂设，则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法持。废之，则民散而不相顾，三也。乡遂设，则征赋易平。废之，而贪吏蠹役得横征暴敛以病民，四也。乡遂设，则民无不达之隐，故灾无不赈，穷无不恤。废之，则穷民无告，纵有赈恤，非滥则遗，五也。乡遂设，则上下相联，故令无不行，禁无不止。废之，则禁令为具文。操之急，则胥吏缘以为奸，大扰民而事终莫举，六也。乡遂设，则乡有校，州有序，党有庠，家有塾，故民无不入学。废之，则民之人学者，千百而一，七也。乡遂设，则宾兴贤能知之真而举之当。废之，而变乡举里选为科举，非求贤之道，八也。乡遂设，则民有过失者，纠以乡八刑，民知惩戒而罹于法者少。废之，则民日入于刑而不自知，九也。乡遂设，则民有讼，而听之者即其乡遂之士师，情不能遁，而曲直立判，无刑求，无淹系，无株连，无枉滥。废之，而一县之讼狱胥责之一令，于是民得遁其情，而刑求淹系株连枉滥之弊悉生；又重之以为害之胥吏、不备之法律。小则耗财废业，大则倾家破产，陨身丧命，往往而然，十也。乡遂设，则民有定数，徙于他者，必告注于籍。故罪人不得逃，奸民不得逞。废之，则奸匪亡命，肆行天下，莫之能诘，十一也。乡遂设，则贫者勤职，富者营业，而各安其生。废之，则保富无政，贫富每相疾视而成仇雠，十二也。乡遂设，则日省月试，必工致为上，致优致，谓功力精致也。物勒工名，以老其成。废之，则良楛不问，劝惩无术，而工业日即于窳败，十三也。乡遂设，则闾师任商，以治市之货贿，无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害民者，莫鸦片若也。废之，则关市无政，蠹国害民，民病而商亦病，十四也。乡遂设，则追胥有备。废之，则闾阎无以御盗，剽劫之害日甚，十五也。



乡遂设，则寓兵于农，而民皆能战。废之，则兵农分于下，文武分于上，而天下之祸烈矣，十六也。此十六事者，皆国之治乱安危，民之休戚荣辱所系焉者也，其得失较然如此。今苟惩前毖后，则固非汲汲办地方自治不为功。

然周制之善，固无往而不足征也。试再就赫胥黎所言者，而此次以举其梗槩，略而论之如下。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内宰，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而生穜先种后熟者稑后种先熟者之种，而献之于王。大司徒辨十月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夫王后生穜稑之种以献于王，王亲耕藉田，以为天下倡。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以教稼穑。岁献谷数，则藏于天府，其重之也至矣。然不以其文也，而必修其实。故移民以救时事，如水潦暴至之类，合力救之。则有遂师；简稼器修稼政，则有遂大夫；趋稼事，则有县正；趋耕耨，则有鄰长；合耦，则有里宰；掌土化，则有草人；稼下地，则有稻人；悬法则有司稼。其他又有田畯、保介、农师、农正之类。设官如此其备，岂好繁哉，诚重视之也。至齐之管仲，越之计然，魏之李悝，秦之商鞅，凡能富强其国者，无不以力农为急。盖民命所资，国本所系，首在乎此。且既云以职任之，则其不容旷废也可知。故有游惰之罚，自古制就湮，一切听民自为，而上不过问。于是无事坐食者众，而国多游民。匪特游民也，仕进之途滥，而凡不能称职之官，皆游民也。游不可久，终归于匪。匪于下，人人犹得声罪而致讨。匪于上，则上窃爵禄，下吸膏脂，所谓纵千百饿虎饥狼于民间，以择肥而噬也，民其何所赴愬哉。故听民之自勤自惰、自贫自富、自生自死，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其吏役繁多，督趣严急者，皆为税敛催科计耳。嗟呼，吾古之所谓为民制恒产以遂其生者，而今竟何如耶。

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七曰嫔妇化治丝枲麻也。夫以嫔妇居九职之一者，盖人无论男女，各有责任，未可舍业以嬉，无事而坐食也。故王后必亲蚕以倡之，闾师任女事以劝之，鄰长稽女功以趣之，制布帛之贡以励之。不蚕者无帛，不绩者无衰。宅不毛不树桑麻也者，出里布。不惟不免其贡，又加罚以耻之。如此则天下无不蚕之妇矣。天下无不蚕之妇，天下无无衣之人矣。贾生曰，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晁错曰，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

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者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同美宫室。媺者言坚固可御风雨，非专谓华美也。盖民非有宫室，则无以安其身。在豳风之诗，既陈农桑之事，而即继之曰：穷窒熏鼠，塞向瑾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又曰：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及宣王安集离散之民，鸿雁之诗美之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诚以非宫室，则无以聚族而营生。故惓惓于此，司徒以为安万民之首务也，有以哉。汉晁错言于文帝曰，周之度地徙民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为置医药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种树畜长（?），室屋究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嗟呼，吾古之所谓为致衣服宫室之宜者，而今竟何如耶。

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稻人掌稼下地，下湿之地，其谷宜稻。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列者，田之畦埒，生居水以养苗者。以浍泻水。此其制可谓详矣。夫旱潦之备，必资乎蓄泄。蓄泄之方，莫善于沟浍。苟非滔天之水，赤地之旱，则田之荒者寡矣。自古制既废，不复以民事为急。于是旱无以为蓄，潦无以为泄。低洼之田，岁苦潦而及不能不忧旱。高仰之田，岁患旱而又不能不病潦。至于伏秋盛涨，大川泛溢，水无所分。连州比郡，庐舍淹没，人民沉溺，流徙莫可拯救。皆由沟洫废，无人经理，以贻之患也。孔子以尽力沟洫，称禹之无间然也，有以哉。嗟呼，吾古之所谓为致潴渠畎浍之宜者，而今竟何如耶。

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达者，津梁相辏，不得陷绝。野庐氏掌达国道路，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夕止为宿，昼憩为息，井以供饮，树以为荫。又以记里表道，列之如左。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欜同柝之。有相翔者诛之。相翔，谓奸人回翔

窥伺者，诛责之，使不得寇盗。凡道路之舟车，宾相值而碍也互相交而阻也者，叙而行之。单襄公曰，先王之教，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今陈国火朝觌矣。火，心星也，夏正十月，晨见于辰。而道路若塞，野场若弃，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也。国有疆牧，放牧之地也。疆有寓望。疆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嗟呼，我古之所谓有道途桥梁漕挽舟车者，而今竟何如耶。若夫致之汽电机械，假造化之灵，以利生民之用。是又天地之机缄，待时世以为宣泄，固非吾往籍之可得而征者也。

司救，凡岁时有天患民病，疫疠也，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礼王制，瘖聋跛一足发躃两足发断者支节脱绝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器者以其所能足以供用，因各用其能而廪食之。则虽残疾，不至竟为弃材，既得自赡其生，国家亦惠而不费，诚仁至义尽也。若视为废物，而不养不教，以听其生死，救民者所忍出乎。管子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所谓废疾者，凡民废疾不能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殊，离也，疾离身，乃止其养。所谓问疾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所谓振困者，岁凶訾疾也厉，多死丧，饬医药，赦有罪，散仓廪以食之。惠人之称不虚矣，故当时之民欢虞如也。嗟呼，吾古之所谓为致医疗药物者，而今竟何如耶。

太宰以九职任万民，授以田里，课其作业，节其食用，恤其茕独。天下鲜饥寒之民，自鲜争夺之患。而又教之以五典，导之以六行，齐之以醴，和之以乐。乡党族闾之教官，日从而训之诲之，戒之禁之，其有不率教者，则以乡八刑纠之。又不改，则司谏从而匡之，司救从而让之。让而不改，则至于三。三让不改，则至于罚。其刑让罚之制，皆纠救于过失初萌之际，使之小惩大戒，而不至陷于大恶。其所以防民者至矣。自养失其道，则民困于冻馁，迫而为非者矣。自教失其道，则民困于愚顽，习而为非者多矣。奈之何不欺诈争夺，以

自相戕贼哉。嗟呼，吾古之所谓刑狱禁制者，而今竟何如耶。

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夫军而必着为醴者何也，盖兵者杀人之器，而战者杀人之事。聚强勇之人，授以杀人之器，教以杀人之事，苟非治之以礼，何以善其后哉。惟能娴明军礼，然后克诘戎兵，而天下罔有不服，故曰同邦国也。王制天子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者，盖由讲习武备，皆教之于学。自天子之元子，下逮庶人之子，无不入学之人，即无不习武之人。武事即统于文从［事］之中，未尝分为二途也。陈嚣问荀卿曰，先王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礼，然则又何以兵为。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礼，循礼故恶人之乱之也。楚子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岂不学无术者之所能几乎。故古之备行伍者，皆受教育之民。为长帅者，必精学识之士。六军之将，即以六卿为之。居则秉文德以治民，出则修武事以戡乱。未有怯懦无武之文臣，亦未有粗暴无学之武将。文武固未分也，而兵民亦未分，四时之田，所以教战也。凡乡遂都鄙郊野之民皆在焉。辨鼓铎以习其耳，辨旗物以习其目，坐作进退发刺以习其手足，戒之誓之，以习其心，习之战阵，习之屯垒，习之野宿，习之夜战，习之险野，具军容，申军法，俨若对敌者然。凡战事所有者无弗备也。此各国所谓野战演习之意也。故可以田则可以战，可以战则可以立国而御侮。嗟呼，吾古之所谓兵制者，而今竟何如耶。况自世界交通，不徒陆战也，而又必海战。国际之竞争愈烈，战争之讲求愈精。列强军国民主义骎骎进行，寓武备于教育。纳全国于教育之内，即纳全国于武备之中。以无教育而未有所造就者当之，鲜不披靡矣。至船炮之坚利，机器之发明，是又天地之机缄待时世以为宣泄，固非吾往籍之有可得而征者也。

周制党庠塾序，莫不设学。人生八岁，莫不入学。教以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容止礼仪乐舞之节。讲理义以养其心，正声音以养其耳，备采色以养其目，习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养其血脉。故学校有成材，而国家得实用。及后世而学绝道丧，其幼也以学校为桎梏，其长也以学校为利薮。入者弱之，不入者愚之。其于民力民智民德也何有。且遇民贼独夫，则惟恐民之或智或仁或勇也，始可以遂其把持之私。彼

恶知智仁勇之民兴，始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哉。彼固不欲资群策于国民也。此人材不兴，国力亦随之不竞也。悲夫，嗟呼，吾古之所谓庠序学校者，而今竟何如耶。

夫制民产，奠民居，兴水利，修道路，救死伤，禁强暴，整军兴学，孰【非造就】国民者之所当汲汲有事耶。然征之于古，吾所固有者，其尚有几希之存者乎。证之于今，人所进行而致富致强、争雄竞长于世界者，其亦见之而思齐耶，仿之而有效耶。抑坐听其败坏而不思变计耶，抑粉饰夫耳目而虚与委蛇耶，恐稍缓须臾，并此危微之一日而不可得也。吾民之水深火热甚矣，未闻救焚拯溺者之可以雅步从容也。至鄙夷吾国民程度不足，而不思所以造就之者，是直不啻谓吾民之焚溺而不当拯救之者也。且亦曾思彼固亦一国民也，国民程度不足，彼独足乎。赫胥黎谓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诚哉是言。盖不树木而求栋梁，不力田而求稼穑，必无幸得者。准斯以谈，然则吾不致责于政府之未能造就夫国民，而转致责于国民之不自为造就。夫必至于国民能自为造就，而后赫氏所谓其国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者，其殆庶几乎，于地方自治乎何有。

赫氏言圣人知治人之人，赋于治于人者也等语，侯官严氏谓其最精。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橘踰淮而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一治一乱之局。二者，皆各国所历试历验者。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吁，民者国之元素也，苟无民何有国。彼不知造就国民者，其亦有所深省也夫。

国民的国家（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号）

侠　少

绪　　论

坚尽古今亿万年，横尽东西两半球，有无国之民，无无民之国。夏书曰民为邦本，孟轲曰民为贵。夫集十百千万亿兆京垓人而成国，

国家者国民全体之国家，非少数贵族之国家，更非君主一人之国家。伯伦知理氏谓，今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国民之国家。法国一七九三年议定新宪法之要领，谓国家之主权属于国民之全部。故国民之一部，不得左右主权之全部。夫贵族者国民之一部也，君主者国民一部中之一人也。谓国家为贵族君主之国家，非愚则妄。谓国家为国民之国家，则征之事实而不悖，准之法理而不谬，即质之天下万世而不惑。圣人复起，夫何能易。盖国家犹会社，人民者组成会社之各社员，而国民则社员之全体也。故国家者法人也，人民者自然人也。国民之全体法人也，国民之各个自然人也。是国家者团体的而有人格的也。然此团体与人格，乃政治团体，而非营业团体。合成人格，而非单独人格。故国家者公法人也，非私法人也。有国民斯有国家，无国家，则国民亦不能独存。伯伦知理氏又谓，国民者，谓构成国家之人民之共同心；国家者，谓因国宪而成立之国民之共同体。此共同体之精神，即活动之国民是也。有此精神，而后此体完。故有国民而后有国家，无国家则无国民。毕竟名异而宝同耳。自大道衰，真理没，君主专横，贵族跋扈，日出其牢笼毒计，逞其专制淫威，愚民欺民殃民虐民。束缚其思想，箝制其言论，桎梏其身体，剔竭其脂膏。以可使由不可使知为口实，以易乐成难与谋始为护符。予圣自雄，残贼不仁。甚至以公私蛙鸣不辨麦菽之愚騃，而自居圣明。以衣冠禽兽原始时代之动物，而自相尊贵。骄奢淫逸，暴戾恣睢。衣租食税，尸位素餐。反谓吾民食其毛践其土，愈奴隶而鞭挞之，牛马而羁轭之。呜呼，国家学之不明，国民竟沉于九渊，锢于重囚，陷溺于千层地狱，涂炭于三界夭［火］宅，修罗场里，百鬼为邻；畜生道中，万劫不复。局促如辕下驹，困屈如笼中鸟，奄奄忽忽，毫无生气。夫使太阳系下，浑圆球上。只一鸟鼠同穴之混杂国，孤立无与。或皆禽兽无异之野蛮国，老死不相往来。则一国之中，以一人或少数人，肆于万民之上，如池中蛙王，以冥顽不灵之枯木为之，或以饕餮嗜杀之老鹳为之。亦惟斯民之不幸。而彼一人少数人者，如以狼牧羊。当狮熊未至，固犹可择肥而食，安然无恙。然自混沌凿，机缄辟。治化日隆，群演日蒸。而宇宙之中，或以数条之铁线而传千里之消息，或以百尺之火轮，而凌万丈之波涛，直取五洲而短缩之于邦域之内。交通频

繁，竞争愈烈。而强有力者，凡对于国家生存之大计，举一切政治界、经济界、军事界、外交界，无不以国民全体之智力体力为国家之智力体力，相磨砺，相抵抗，相扩张，相角逐，相驰骤。相击相荡，相搏相攻，得寸进尺，殚精竭虑。大群与小群斗，则大群胜。最大群与大群斗，则最大群胜。弱者与强者遇，则弱者败，强者与更强者遇，则强者亦败。顾国家所以有盘石之安苞桑之固者，非仅广土众民已也，非仅船炮坚利已也，必全国民皆富于爱国心，勇于任国事，明于处理国政，雄于捍卫国圉，而后国家可一强而不复弱，一富而不复贫，一盛而不复衰，一治而不复乱。否则民弱而国必不能强，民贫而国必不能富，民衰而国必不能盛，民乱而国必不能治。且无**自由活动之国民**，必不能为**自由活动之国家**，无**独立不羁之国民**，必不能成**独立不羁之国家**，无**完全军国之国民**，必不能造**完全军国之国家**，无**文明进化之国民**，必不能至文明**进化之国家**。盖国民之于国家，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灯之有膏，人身之有血肉，农夫之有田畴，商贾之有财产。木无根则槁，水无源则竭，灯无膏则灭，人身无血肉则死，农夫无田畴则饥，商贾无财产则困，国家而无国民，则澌灭沦亡无复能生存特立于天坏。呜呼我国民，呜呼我国民，非所谓开化最先，立国最古之神明贵胄耶，谁实为之，而谁使之，竟养成此不识不知不痛不痒之沉疴痼疾。惟任彼一人少数人，据我国民之公有物，为一家一族之私产。对于内则把持之，对于外则放弃之，扰乱国政，丧失国权，割弃国土，剥蚀国基，盗卖国路矿，耗损国元气，而我国民竟塞聪蔽明，袖手壁立，习焉不察，熟视无睹。一若我国民固有之国家，乃彼一家一族世有之国家，虽败坏摧残之已极，瓜分鱼烂之在即，而不急起直追，同谋协力，以去阻我之物，尽救国之责。此诚古今万国所罕见而罕闻之一大铁错也。故予不辞浅陋，不畏强御，不避骈枝，不厌强聒。不惮猪口敝舌，不惜挖心绞脑，汇辑世界最精之学说，发挥国家真正之原理，以与我国民研究而实行之。呜呼，我国民听者。

第一章　国民之定义

吾人今日欲确知国家之为何，当先知国民之定义。依近世最精之学说，则国民之定义，一方面为事实的解释，一方面为法理的解释。

事实的解释，必根据于历史地理。法理的解释，必根据于政治法律。日本学者筧克彦谓，事实上之国民，人种同，人情风俗同，文明开化程度同，相结合而为共同生活之全部也；法理上之国民，有同一之国籍，而共同生活之全部也。是事实上之国民，与族民共通之点多。法理上之国民，与平民或人民共通之点多。然以严密精确之智识观察之，则数者皆有密切之关系，亦自有正当之区别。

（一）国民与族民　欲知国民与族民之关系及区别，必先知欧文国民与族民字之渊源。盖国民者，英法语谓之 Nation，德语谓之 Folk。族民者英法语谓之 People，德语谓之 Nation。然族民 Nation 字，渊源于拉丁语之 Nascor，原以示生产、血族等之关系，为人种学上之用语。近世英法美学者，多以为政治上之语而混用之。惟德国学者，较朋言语例之区别。其用法正确，而为科学的。于民族之语义，惟用于其本来之人种学上之语义，于政治学上，则别用他语。今以德国学者所使用国民 Folk 与族民 Nation 之观念，而确定两者之区别，自可明国民之定义矣。伯伦氏谓族民与国民其意义甚相似而如相通者，虽然固非同物也。德语所谓族民，谓同种族之民众，国民谓共住同国之民众，故有一民族分处数国者，有一国包含数种族民者。国民则不然，其区别必视于一国之疆界，即占据一国内，有参政之权者，总谓之国民。那特硁氏谓族民与国民其名相似而其意义不同，族民者种族相同之谓，国民者同居一国之谓。族民为人种学中之意义，而无法人之资格。国民为法律中之意义，而有法人之资格。族民者不必同一国家，一族民分裂为数国家者有之，一国家包有数族民者有之。国民者，同居一国之民众，即为一国民，而一国家不得包有数国民于其间。日本学者高田早苗氏谓，国民者，谓团结于一国家内之人类；族民者，谓有共同之精神，同一之感觉之人类，而起于世袭社会，异职业，异地位之人之团结体也。又谓国民者，由政治的团结方面，族民者由文明的团结方面而名之也。然国民与族民之意义固异，而有一共通之点，则以国家之成立，基于国民之共同心。而共同心之由来，则因于族民之精神及性质相同。且自中古以降，欧美各国之国民主义，无不以族民主义为根据，是国民与族民，有密切之关系也。伯伦知理氏谓族民同居于境内，自油然有兄弟亲戚之思，互相提携扶持，以对他族民，

此世之常态。而其共同心之所以如是强盛者何也，其言语同一也，其诗书寓族民固有之精神二也。又谓有族民，其言语风俗气质皆同。由是自发共同心，而为建国之兆。故当今欧洲诸邦，所以深留意于族民国家者，无他，欲利用此天机耳。余素喜同族合一之风，贵重之，敬爱之而弗措。如今之族民国家，实为政治上一大进步；是余之所确信也。那特硁氏谓族民之发达，往往为国家组织之基础。故研究政治学，不得不参照人种学。人种学者，研究人类中种族之区别及其起源与其特别之差异，而成一科学者也。其与政治学有密切之关系者二端：一、其族民可为组织国家之基础，即以族民为研究政治学之单位；二、若其族民不能为组织国家之基础，则研究其国中种族之区别，尤为要着。又谓族民于国政之关系，虽因时之古今，而其大小不同。然其有独立不羁之特质，以阻碍世界之协同一致，则其揆一也。此特质之族民，不独于国际有作用而已。无数族民，生存于一国之内，则互相轧轹，常足破国家之静谧。盖人智愈进，世运愈开，自表面视之，虽若可以统一，察其内容，则族民之轧轹，高度愈增。由此观之，豫冀天下一家四海一国之黄金世界，岂可得哉，岂可得哉。美国学者巴尔节氏谓："包含数种族民之国家，其各族民之感情思想，逐日发达，至彼此之差异愈明。则政治组织之分裂愈迫，而有国家解体之虞。盖族民者，天赋之使命，原非可以力争者。"拉英修氏谓："十九世纪中之族民主义，特于政治界占有一大意识的势力。当同世纪之初，既一部完其独立之政治的生存诸国民，尔来尚进而锐意励精，欲达于完全之自给的国家之地位。而其自觉居于他之不法拘束之下之族民，为欲得国民的独立，虽伏尸流血所不顾，竭力尽气所不惜，其间能达其目的者，德意志、伊大利是。而尚未能达其目的者，匈牙利、爱尔兰及波兰、芬兰等是已。"日本学者有贺长雄氏曰："国民主义之大要，在国家以人民之意思，而谋备其发达之机关。其人民非历史、宗教、言语、风俗同一者，则不适于组织之，故支配于异种族民之人民，必分立而为完全人种之独立。"高田早苗氏谓："国民之全体，或其重要之部分，属于一族民之时，则其国民有共通之精神，且于气质、言语、习惯随在皆同。故其团结力尤为强盛。反之若一国民以多种之族民组织之时，其团结力比于前者，不能不有多少之弱

点。”由是观之，国民与族民其成立之基础固异，而可称为真正之国民者，必不可不依于所谓族民之性质为根据。若谓族民主义，为宗法社会所独有，主张族民主义，即由军国国家，而退于宗法国家。是不知军国国家，必以多数优等之族民包容少数劣等之族民，非以少数劣等之族民驭制多数优等之族民，即大同之义，亦必进而上同于文明之族民，非降而下同于野蛮之族民。彼裂冠毁冕，被发左衽，甘被压制于少数劣等之族民同化于野蛮之族民者，是直退升平而剧乱之，退宗法而图腾之，安望所谓大同，所谓军国者哉。

（二）国民与平民 自戴熙有言“英国王室之特权，在乎平民之势力”，而论者遂谓近世之国家为平民的国家，历举英国巴里门权力之大以为言。且谓英美德法四国，皆可谓之平民的国家。其言曰，英美德法之宪法，皆以人民之实力为制定之大纲。故四国现行之宪法，其内容虽不一其轨，其起源虽不一其势。若自法律之形式与皮相之事实观之，则四国非无相同之处。而征诸事实，考其所举行之机关，则四国当宪法制定之时，其具有干涉之实力者人民也。其在宪法之后面，而为其权威之基础者人民也。盖人民之意志，即以之为主权，故其国家终为平民之国家。又谓英、德之国家，拥戴世袭君主者也，法美之国家，采用共和制度者也。德、美者，分统治权为地方中央两点，所谓联邦之组织是也，而英与法，则以中央集权为其组织。美国为新大陆上开创之一新国，而英德则为亘数世纪常留之旧国。英则自古渐进其步，遂参酌旧制度以创立新制度。法则扫除本来一切旧制度，直以革命树其功。德之国运纵至分裂，然近时尚能恢复为一统。然则此四国其过去之历史、现在之制度，与其国民之性格虽有各别之特质，不可为他物所移。然四国之为平民国家则一，四国之为今世最进步之国家则一。然则历史大势之所指导，岂非使一切国家，而终为平民之国家乎。虽然，执是说者，不惟误混平民与人民而一之，且误混平民与国民而一之。夫平民 Plebeians 字之起源，始于罗马王政时代及共和时代，与贵族相对待之名词。非谓国内人民一切平等也，且即以为一切人民皆平等，则美与法犹可谓为平民的国家。而英与德则庶民之势力虽强盛，然德有高等贵族，英有洛德爵贵族，不可谓为平民的国家也。况乎平民字之意义，非仅罗马人用之与贵族相对待，古代

日耳曼族之口碑，亦云初天神先造奴隶族，赋之以贱陋之躯，次造不羁平民族，赋之以楚楚之发，堂堂之躯。终造诸侯武士族，赋之以端庄之貌，富厚之资，文书之艺，从军之荣，及刀剑之技。印度人亦别人民为僧侣、贵族、平民、奴隶四族。日本亦有皇族、华族、士族、平民等级。盖平民者，即吾国古代所谓庶人，所谓齐民，固与所谓天子、诸侯、大夫、士等相对待，而非国民全体之总称也。国民者，则统君主贵族平民而言也。顾以天赋人权之理言之，则人之生也，原无尊卑贵贱之可别。凡图颅方趾含生负气之伦，其诞降之始无阶级、无等差，皆居对等之地位。其有强弱智愚之殊，乃因教育之有无而生。而今日则教育普及，亦足以弥其缺。法国学者路索氏谓："人皆平等，既无贵贱上下之别，复无从属他人之责，且无制驭他人之权。"又谓："民约也者，以为人之天性虽有强弱智愚之不同。而以义理所生之限制，使强不得凌弱，智不得辱愚。天下之人，悉享平等之权利，立国之基即在是，而万国所行之政体亦于是立。"笕克彦氏谓，"国家之战争，惟人种问题为最烈。其次则门阀之战争。何则？自个人之思想发达，则门阀之见自轻。以为未生以前，同为人类之元质，自属平等。既生以后，彼贵族子弟，出生即有特权。其非贵族之裔，虽有才能，而须鬓霜霜，尚无尺寸之柄。此平民所由对于贵族辄下宣战书也。"夫人类之原则，宜为平等。彼心理学家言，则以阶级为乌有。哲学家言，亦以平等为主观。其界说有二：（甲）凡自然人未生以前，同一元质。元质既同，自然平等。既平等，何至有阶级。（乙）所谓夫我者，凡人类出生而后，其心中莫不各有一我。夫既个人心中各有一我，则我与我对象。我与我对象，则自然平等。且不惟心理学家与哲学家之言为然也，即宗教家、自然法学家亦莫不欲铲除阶级，而达平等之目的。且今世文明国宪法最要之精神，即权利义务之平等是也。惟其平等，是以不可有阶级。故世袭之信仰的阶级、武力的阶级、财产的阶级，皆悖天逆理之最甚者。至世界之趋势言，必不能逃于廿世纪天演之淘汰。则吾人所谓真正之国家，惟有共同生活、自由活动、纯然平等之国民，不容有所谓贵族之存在，亦即无所谓平民也。

（三）国民与人民　专制国无国民，有之惟从属于君权之奴隶，以其无法人之资格也。然匪特专制国之奴隶之世仆不得谓之国民，即

君权立宪国之臣民、民权立宪国之人民，亦与吾人之所谓国民者有别。夫君权立宪国之臣民，固未有纯全的国民之资格，而民权立宪国之人民，则有纯全的国民之资格。然人民者，无数之个人也。国民者，则人民之全体。路索氏所谓各个人自己之自由意思，所结成之公意，亦即伯伦知理氏所谓人民建国之共同心也。孟德斯鸠氏谓："国者民之合也，非其一一之民也。去其合而国亡，而所谓国民者亦亡亡。而散者之人人，无可灭之理也。"路索氏谓："主权不在于主治者，而在于公民社会。夫各个人有自由并同等权利者，欲建国家以谋自己安宁，因相结约以兴社会。于是共同之意志并权力生焉。共同之意志并权力生，而后主权及国家立矣。"是公民之全体即主权者，各个公民不得不隶之。又谓："譬诸集万人而为国，则万人合而理事，为一国统治之人；分之则各为孤立无权之平民而已。"由是言之，统治之人，与平民比例之率，相差以万数。虽人民自有一己不可侵夺之权，迨与统治者之权相较，则仅仅万分之一。苟集十万人而为国，则人民之权与统治者之权相较，又为十万分之一矣。故统治者之权，视人民众寡而为增减之差。国土愈广，则人民之权益朒。此亦可知者也。又谓凡一国所定之法，一国之人皆有服从之责。盖一国之法，即为一国之人所定，所谓公意是也。故当与公意相遇，不得自恃国民之权，而谓吾无服从他人之理。亦不得自恃自由之民，而谓吾无服从他人之理。故人民会议之时，创立一法，某某是之，某某非之。则某某之意，俱不可被以公意之名。即不可被以公意之名，则某某之所是非，尚不得列为一国不可变易之法，从可知矣。当发言投票之时，仅各述一己之意，终乃计其多寡，而以众者为公意。既为公意，则服从之责自必随之而生，所以必以众者为公意。则以众者为直，而以寡者为枉。伯伦知理氏谓："勿论其种类如何，苟目曰国，孰非民众之聚合者，是固不待言也。然及其既成一国，岂可徒聚合之民众而已哉。人心各不相同，故其度世之道亦从而异。人皆知其身之不羁特立，而其习惯、才能、思想，亦自己所固有，皆与人不同。既有此观念，是民法之所以本于人情愿欲而制定之也。夫人人自知其身亦为共同团体中之一分，及更合而成一国，则思一村一身之外，更有共通之大利害。既有此观念，而后至于图全国民众之公利公益，国家于是乎始建

矣。故国家者，为使民达其愿欲而所设之一大公共体也。即人民咸发共同心之效果耳。”又谓：“全国民与各人，其间有一种关系，欲断不可断者，互相感孚而后国家成。”日本学者小野冢氏评国家分子说中之人民说谓：“此说之缺点，在混无数之个人为国民。夫国民者，为统一的意思，而称人类之多数为国民，必结合多数为一之组织。此组织者，所以使多数之意思表示归于一之法理。国民之意思，原来非一之自然意思，实以多数自然意思之表示，为法理上一之法定意思也。要之，国民者，法人也；人民者，自然人也。国民者，法律上之无形人也；人民者，事实上之有形人也。然非离人民而别有国民之存在，实统合人民而为一之国民也。”意国学者孤拉威讷氏谓：“惟小己之合力成国群之活体。”又曰：“众建之国家者，联一国之民志为之。”孟德斯鸠氏谓：“欲合一国之民力者，必先联一国之民志。”诚哉是言也。夫今日欧美日本之讥我国人曰：“支那四万万人，无异四万万国。”盖以我国人缺共同心，无团结力，虽同居一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犹累众卵于一盂，盛散沙于一盘，虽积至盈寸，终有解体之虞。是由不知国也者人人之国，即一己之国也，故凡有可以害吾全体者，必竭全体之力以除之，凡有可以福吾全体者，必竭全体之力以求之。盖一己之力，不足去人人之国之害，必人人竭其能尽之力，合而为一，以共去人人之国之害，其事半，其功倍，所谓众志成城，终必有能达其目的之一日。慎勿自安于奴隶，而供人之驱策也。

夫国民与族民、平民、人民之关系及区别既如此，于是而国民之定义亦彰彰矣。然古来论究关于国民之性质者，或偏枯而不完全，或分歧而不简明。今欲确定一国民之意义，亦戛戛乎其难。然就其主要者，而为比较的完全简明之解释，则学者千言万语，要不外观察具体的国民，与观察抽象的国民之二种。

（乾）具体的国民　具体的国民者何也？依归纳的研究法，诠索各个之事实，而由其中发见通则，即综合事实而得之智识为本。而解剖分析法理上之观念，以明其本质。与化学家分析一个之物质，而知其成分者同趣。故不示国民之要素，则不能明国民之性质。兹特举之于左。

（甲）国民者，继续生存于同一之地域者也。朝逐水草而流离东

西，夕驱鸟兽而眠于山泽，虽有酋长之威力，未得谓之主权，虽有游牧之场所，未得谓之领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古代之原人，岂得谓之国民乎？未也，此无国之民耳，未成国之民耳。国民者，必占据于一定之地域，而共同继续生存于其间。其地域不能小于国家之领土，亦不能大于国家之领土。小则国家即形蹙削或分裂，大则此国之领土扩张，即他国之领土蹙削，甚或灭亡。故近世属地主义之发达，国界亦因之而綦严。若以自国之领土，被他国人兼并侵吞，而反自夸国民境域之扩张，则非无识即无耻。况国民于国家领土内，皆有自由居住之权，此今世各文明国之宪法所同也，未有甲种人民居住之地，不许乙种人民之自由移住，而乙种人民居住地内，则必圈画一地以居住甲种人民者。若有之，则明朋非同一国民也，直半开【化】野蛮国所设之外国人居留地，或租借地耳。

（乙）国民者居于共同政治之下，而皆有参政权者也。英美同一盎格鲁撒【克】逊族民也，而分离为两国民。瑞西原条顿、拉丁两族民也，而联合为一国民。西、葡同一伊布尔半岛地也，而分为两国民，俄罗斯占有欧罗巴东北部亚细亚北西部两洲地也，而同为一国民，或居于共和民政下，或居于立宪王政下，或居于专制帝政下，皆因政治之组织各异，而各为一国民。是同一国民，必居于共同政治之下无疑也。夫专制帝政于廿世纪之世界，仅苟延残喘，无足论矣；而居于立宪王政下与共和民政下之国民，其参政权虽有大小强弱之差异，而各国宪法之原则无不认国民皆有参政权。盖参政权者，由宪法及其他国法所规定，专属于自国公民之权利，外国人不得享有，所谓自国公民权是也。雪而楷氏谓："普国习惯，泛称自国人曰公民。"由狭义言之，公民者，谓遵守宪法，参预国政，而有执行政权之权者也。故公民以自国人为限，而尤以男子成年，行状无失为要。有此资格者，始得为公民。而有参预国政之公民权，法人则名之曰政权。公民权之最重者，参预代议之事，即有选举及被选举之权，一也。参预裁判权之事，即陪审及充当裁判僚属之权，二也。据法律之规定，而为各种官吏之权，三也。于地方行政，而有参预自治之权，四也。夫所谓参政权者，自法律之明文观之，则为国民之所特有。自权利之性质言之，则为国民之所固有而神圣不可侵犯者也。自独夫民贼出，以

淫威暴力掠夺国民之政权，积威约之渐，久假而不归。而国民亦自甘暴弃，政无大小，悉举而奉之于一人、少数人，日惟俯首听命于虐政苛法之下，宛转呼号于刀锯鼎镬之前。此古今东西之鸿圣殊哲所为扼腕而兴叹，英雄志士所为奋臂而力争者也。的格维尔民谓："欲人民之爱国，必与以参政权。参政权与爱国心，常为正比例。"孟德斯鸠氏谓："不使人民参议国事，则人民与国家，漠不相关。"路索氏谓："立法之权，为一国之人所公有。所定之法决于众论。"则谓国人无不应有立法之权可也。又谓："德化沾濡之区，虽极村僻，而义气激发。预会言事，刚不可挠。惟居于恶劣政府之下之人民，则终无起图改革之心。公道既废，权力尽丧，爱国之情，自不缕存。"皆有慨乎言之矣。伯伦知理氏论近世国家之进步，其五曰，民人参政权，必使之普及于全社会；其七曰，置民选议院，以参预立法，监督政务；其九曰，民人参预于审判，得自治之制。又论近世二个政体之宗旨，其一曰，政权不得私有。以政权为私有，是贵族政【治】并封建制之所以取废灭。其二曰，政权悉自国家发生，而供万民之用者也。故不容有与国家乖戾之政权。其五曰，国家立法，必要民选代议士之参预，又其于论别国体，谓就参政之方法与其参政权之大小，定其国民状态，以断其政体属何种。要之国民参政权之有无多寡，即国民自由之有无多寡也。英人有言曰，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波西那尼于波兰国会中之言曰："余为臣仆而偷安，不如处自由而履危。"呜呼，吾国民欲求真自由，其共起而恢复吾国民固有之参政权。

（丙）国民者，于法律上皆平等且自由者也。路索为谓："国之所以立，人之所以生，必有至重至贵之物，以维持其后。"所谓至重至贵之物者，自由权与平等权是也。使一人身体无自由之权，则一国身体，亦必无自由之权可知，天下宁有是理欤。而自由权之常保无失，与道德之不可须臾离者，又无可求之于平等权之外。故自由权不可不重，而平等权又不可不贵。又谓："自由平等之于各国各人，譬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或无。"夫自由与平等，为近世政治思想之精神之心髓，亦即文明诸强国宪法之原则也。法国一七九〇年制定新宪法之要点，其三云，全然废僧侣贵族之特权，停止附属于门阀及官职之权利，削除勋爵，无论僧侣官吏，悉由公选而使之就职。其四云，言论

集会出版宗教等，全然自由。又普鲁士宪法第四条云，凡为普鲁士国民者，于法章之前为平等，谓无论贵贱，法章皆平视之，法也者无私于门族。古有云，贫富于天神之前皆平等，与此同一语法。国民之间无特权者。谓贵族无特权，有之则不平等。比利时宪法第六条云，凡比利时人立于法章之下皆平等。瑞西宪法第四条云，凡瑞西国人，在法律中皆平等。瑞西国无臣属之民，亦无特与一地方或门阀或一人一族之殊典。奥大利宪法第二条云，全国民于法律之前为平等。意大利宪法第二十三条云，凡为国民者，在法律上为平等。至身体之自由、居住移转之自由、书信私密之自由、所有权自由、信教自由、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请愿自由、非宪法所载者拒绝自由等，无不为各国宪法之所保证。绝未有以文字报章，而构杀戮株连之惨祸；因集会结社，而遭谋反作乱之极刑者。更未有因谋甲种人民之特别生活，而强占乙种人民之土地所有権；禁甲乙两种人民之婚媾，而处乙种人民与甲种人民私通者以奴犯主之罪。且同一刑律也，乙种人民犯之，则有笞杖徒流死之五刑，而甲种人民犯之，则除死刑外皆轻减为枷号，尤为大地万国所未有者，若有之则绝对的不平等也，绝对的不自由也。路索氏谓："民约既立，则一国之中，无尊卑上下之分。"既赋圆颅方趾之形，即得享平等自由之福。嗟吾国民，何辜于天，竟陷于毫无自由，全不平等之苦境，而郁郁甘居于此胡为者。虽然，吾人所主张之平等与自由，非平等自由于法律之外，实平等自由于法律之中。惟一国之法律，必为全国民所公定而公认者。若以一人、少数人之私心妄意，武断独裁之法律，则直平等自由之大蠹，而国民之公敌也。法律云乎哉。

（坤）抽象的国民　抽象的国民者何也？依演绎的研究法，不由事实之经验，而以独断之理论为根据而布衍之。顾抽象的观察，与具体的观察，非必不相容。亦以有形之国民，同时得置之于无形之地位。盖事实上有形之国民，与法理上无形之国民，原以同一之人而组织者。惟古来之论究国民者，观察具体的国民者多，而观察抽象的国民者少。惟伯伦知理氏论国民之大体，于抽象的国民稍有所发明。今试折衷而解决之。伯伦知理氏谓："国民者亦一人体也。何则？国民者，以具国家之有机体，而发表其意思，制定其权利及享有之者也。"

又谓："国民者，生存于国家之中之一法律体也。盖凡所谓国民，所谓国家，皆完全合一且永生（但非不死之谓）之活动共同体之谓。"原氏于自然科学之意义，而倡导国家之有机的性质，并着眼于政治团体之精神的要素，而认识国家之人格的性质。比之从来有机体论者，可谓大进其步。然国家有机体说之谬误，近世学者已驳明之。盖国家也、国民也，非自然科学之问题，而法理之问题也。故氏之第一义，吾人亦不取之。而其第二义，以为国民者，于公法上之意义，其权利之得丧移转，无异于私人之于私法上。即认国民为法律上之人格，且公法上之人格也。夫国家人格说，虽未得为绝对的圆满之学说。然为比较的完全且简明之学说，则已非他说所能及；而为法学中之上乘也。盖法人者为人类之团体，而权利之主体也。公法人者，以公共之事业为目的，而结合之团体也。国民为人类之团体，而以公共之目的结合。有固有之生活机能，固有之意思，能独立而为百般之行为。盖由于各个人所固有，又由各个人所发动之意力合成之，而为一特殊之合成意力者也。此合成意力之精神力之所在，即为一种之人格。则谓国民为公法上之法人，盖无不可也。

要之国民者，继续生存于同一之地域及共同政治之下，而皆有参政权，且于法律中皆平等自由之一公法人也。

第二章　国家之定义

神游乎地上天国，目想乎极乐世界。一切倮虫皆享无限之自由，一切众生，皆居绝对之平等。人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业。老者公养之，幼者公抚之。财产公有，妻室公有。无贵无贱，无贫无富。无争无竞，无怨无尤。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以栖以息，以嬉以游。环球一家，遐迩一体。想亦今之持大同主义，反对祖国主义者，所踌躇满志，以为偿其希望，达其目的者也。然世界之日趋于大同，非破灭今世之国家足以致之。必改良今世之国家，方足以致之。故欲造世界于大同，必先使世界皆民权的国家。欲使世界皆民权的国家，必先使世界皆族民的国家；盖真正之大同，必先无世袭的治者与被治者之区别。无何国何种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区别，而后循序渐进，以教育化人类性情之偏，以道德救国家法律之弊。驯致一切人类

之公德私德，皆达于完全美满之域，则世界之大同或可望。巴尔节氏谓，当人类之浮生世间，惟有此族民的国家为人生至适之境。待族民的国家遍播全球，而后世界国家，或有发现之一日，未可知也。日本学者浮田和民氏谓："社会之最小者谓之家族，社会之最大者谓之世界。家族者即国家之基础，世界者即国家之理想也。欲完全国家者，不可不尊重家族之制度。欲世界之完全者，不可不希望国家之发达。"旨哉言乎。况以物竞天择之理言之，则人类为长于竞争之动物；以俱分（?）进化之理言之，则人类之善恶互长，实无可讳。若只溺于黄金时代之迷梦，囿于人性皆善之偏见。以野蛮之放肆为自由，甚或甘居于奴隶亦以为自由。以无种族之亲疏为平等，甚或屈服于寇雠亦以为平等。则欲致世界于大同，而反以巩固胜家贵族政治之地位，并以招徕列强帝国主义之侵袭，是何异欲南辕而北其辙，泛断港绝潦，以求达于海也。夫世界一日不至于大同，即不能无国家。国家者，世界人类之一部分，相结合而为一体者也；非合世界人类而为一体也。谓合世界人类而为一体者，理想的也；谓世界人类之一部分，相结合而为一体者，事实的也。国家为历史之产物，国家之意义，为历史的事实之意义。非但凭空想理论之结果，而可以定国家之意义也。顾国家之意义中，一方面为历史的事实之意义，同时又包含法理的意义。夫事实的意义，出于自然者也；法理的意义，出于人为者也。吾人欲定国家之意义，亦必由自然之事实与人为之法，而后得以定之也。顾由自然之事实观之，则国家与社会混同之点多；由人为之法观之，则国家与政府及君主混同之点多；则欲明国家之定义，不可不先知国家与社会并政府君主之关系及区别矣。

（一）国家与社会 国家亦人类社会之一也。然特殊社会，而非普通社会；政治社会，而非自然社会。何也，普通社会、自然社会之范围，有比国家大者。如欧美文明相等，而世遂有欧美社会之语。如东西洋风俗习惯相异，而世遂有东洋社会、西洋社会之称。有比国家小者，如一国之民，由血缘而组织之者，可谓之亲族社会；由宗教而组织之者，可谓之僧侣社会；由经济而组织之者，可谓之殖产社会。而殖产社会中，又可分之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及其他之种种社会。若夫国家者，则必有一定之国界、有统治之组织，而居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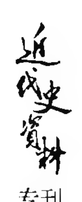
亲族、教会、殖产诸社会之最高位，又有最大势力。盖包含是等之社会，又保护是等之社会。若亲族、教会、殖产诸社会，无国家之承认及保护，则不能为正当成立，及全其权利义务。伯伦知理氏谓："据普通之意义言之，国家保护社会，社会辅翼国家者也。然欲此两者常协和不悖难矣。社会之所是，政府或以为非，拒而不许者有之；政府所要之租税及兵役，社会却厌恶之。政府以某政略为保治安之急务，而此政略却害于社会。或社会有弊害，则得国家之补助以匡正之。国家宪法多瑕疵，则得社会之辅翼以订正之。"高田早苗氏谓："国家为社会计，定法律以保护之，而增进其利益，社会以其经济的智力的之财产维持国家。故社会若沉沦于萎靡不振之域，国家亦自至于薄弱。社会若教育普及，知识发达，则国家亦可致于富强隆盛。社会与国家，依于某情事，虽互相一致。依于某点，则两者之企望抵触。社会或为利益向国家而要求，国家以其要求不正而排斥之。国家又强社会尽义务，不免牺牲社会之利益。即国家为欲保持永久之安固，至妨社会一时之企图。或当社会紊乱之时，而国家救济之。或因国家之制度乱，而生社会之紊乱。"小野冢氏谓："欲知国家与社会之别，要由法律之观念而见之。虽国权之作用，固不止法之范围，而法则为国家之特征也。人类之为一社会，虽勿论必依于何等之规律而支配之，然强制的法规之观念，非社会之要素。反之而国家者无强制的法规，则不成立。约言之，则社会与国家之差，归于法之有无。除法之观念之人类团体即社会也，不论其为经济团体、宗教团体、社交团体，包含是等几多之观念，而于一地域内之诸人类为一体，谓之社会。论者或以社会之语，对于国家，单为经济的团体，是失于狭隘之见解。故明法之观念，即明国家与社会之所以差别也。法之观念之论究，不能精密详述于此。只举国家与社会比较上必要之点，于法之观念有三要素：（一）人类行为之观念，（二）外部之强制保障，（三）强制由一定之组织的权力（国权）而来是也。"又谓："国家与社会虽有别种之观念，然欲全然分割之，则思想上事实上皆不能。两者之间，有密切之关系。观其分子之个人为同一可知。且社会亦有规律（但其规律缺国权之后援），此规律者，即国家之法之实质的要素也。法毕竟为社会而存，社会非为法而存。社会为欲达其生存与发达之目的，而生强制

之法。由有法之点观社会，谓之国家，法与社会目的之到达，于思想上遂归于一。国家虽不可言为社会而成立，而国家与社会，非有相异之实在。或于由同一分子而成之同一实在之一方面，求其制作者其使用者于国家以外，不可得也。是以得以法为器械，不能以国家为器械。社会为国家之基础，国家为社会之产物也。故欲真了解国家，不可不先了解社会。”又永井惟直氏所举国家与社会区别之点：（一）国家依土地而成之团体，社会依人而成之团体。因之而国家必要一定之土地，社会不必要土地；土地者构成国家要素之一也。（二）国家构成分子之臣民之关系，必要平等，于社会则不然。（三）如斯国家以同等为基础，故必要法律。社会不然，只有礼法。（四）国家者由有共同目的之人民之集合体，成法人之一种也。于国家有意思，于社会则无社会其物之意思。且虽称凑合构成社会之多数人之意思为社会之意思，是只为多数之意思，非社会自身之意思。（五）国家为法人，则权利之主体也。又负义务，恰无异于一私人。反之而社会者，不得为权利主体，不过于各个人之间，有一个之关系。夫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及区别既如此，而或疑社会与国民同一，则于吾人所主张之国民的国家之意义，终未能明也。前于国民之定义中，既慎区别国民与人民。而兹亦不能不更一步，兼言国民与社会之区别也。伯伦知理氏谓：“国民者一定不易之全体也。社会者变易不定之聚合体也。又国民循国家之规模所构成，而由法律视之，一个人体也；社会则曾无构成，又非法律上人体。国民有一定之意志，又有威力以能行其意志；社会则无有共同之意志并威力，唯据舆论宣言其所见所望。其于政府，唯间接有影响耳。是故国民者，始终与国家相待，不可须臾离。而社会则不更要国家，毕竟不外于国内私民之团结。”高田早苗氏谓：“国民者必要的结合也。社会者偶然的结合也。又国民为有机的结合，社会为无机的结合。国民为法律上之无形人，社会唯单私人之结合。国民有国民之意志，得实行其意志于国家之上。社会不有意志，又无能力以实行其意志。故社会不能如国民之立法，不能行政，不能为裁判。其所有唯空漠之舆论。而于国家之机关上，不过有间接之势力。要之国民之观念者，政治之观念也；社会者，不过偶然之私人之非政治的结合也。”由是观之，则国民与社会之区别既明，而国家与社会

之区别愈显矣。然国家与社会，元［原］以同一之人而组织之。近今文化国人，为国家之一员，同时即为社会之一员。而社会政策之进步，社会组织之改善，则国家活动正当之范围。一则依于目的之性质，惟属于国家之活动；一则依于个人及社会之活动，亦必要国家之保护奖励及补助。原国家与社会，相待而成，相需为用。无社会则不能组织国家，无国家则不能维持社会之安宁及秩序。此国家之所以为特殊社会、政治社会即所谓社会之社会也。巴基耶士曰："宪法里面之国家法之发生，即适当于国家之组织之社会也。"其言诚有味哉，诚有味哉。

（二）国家与政府　国家之所以异于社会者，以其有政治组织也，以其有法律之强制力也，以其有立法、行政、司法之诸机关也。而世人往往混是等机关之总名之政府为国家。至政府万能之谬说兴，而政府遂阴扩其权，擅作威福，视人民如草芥。人民之蒙其欺者，默而不言，则施以小惠以荣之。人民之烛其伪者，力与之抗，则被以严刑以罚之。于是一国之人不得不群出于从顺之一途，渐渍浸淫，固结而不可解。至一国主权，悉为政府之所攘夺，则国民之生机以绝，而国家之消亡，可翘足而待。而矫枉过正者，以恶政府之专横，至并国家主权而排斥之。其说曰，与绝大之权力于政府，则个人之自由权利不能保护，故与无限之主权于国家亦危险也。是皆误混国家与政府而一之之过也。而其致误之由，则以不知政府之意义。夫政府之名词，为政治学上、法律学上之意义。英语谓之 Goverment，德语谓之 Regierung，法语谓之 Gouvernement，常有广狭二义。自狭义言之，政府特为行政部而已；自广义言之，乃直接管辖政治诸机关之总称也。夫政府为国家之机关，其机能在发表国家之意志，又执行国家之意志。发表国家之意志者，立法部也。执行国家之意志者，行政部及司法部也。则正当解释政府之意义，实包括立法、行政、司法诸机关之总称。顾或者谓以政府为行政机关之特称，尚易与国家区别；若以政府为立法、行政、司法诸机关之总称，则难与国家区别。呜呼，是仍不知政府为国家之机关之意义也。夫机关者，如人身之五官、四肢、五脏、六腑也。口为人身之一机关，不可谓口即人也；手为人身之一机关，不可谓手即人也；心脏为人身之一机关，不可谓心脏即人也。而合五官为人身之

机关，亦不可谓五官即人。合四肢为人身之机关，亦不可谓四肢即人。即合五脏六腑为人身之机关；亦不可谓五脏六腑即人。惟人之全身，始可谓之人，亦惟国民之全体，始可谓之国家。故国家虽不能无政府，而国家与政府，则判然不相同。盖政府者，乃国家达其目的之手段而驭一切之机关也。故国家之权力曰自存，曰无限，而政府之权力，曰依存，曰有限。世人不察，以为政府之权力，即国家之权力。政府意志之外，无所谓国家之意志。政府行为之外，无所谓国家之行为。至妄评近世立宪国家之三权分立，谓为分割国家主权，或国家主权之自加限制。不知三权者，国家主权之作用，非国家主权之本体也。则加限制于三权，为国家主权之限制三权，非国家主权之自加限制。如人之耳司听，目司视，口司言，鼻司嗅，固非分割人体，亦无害于独立不羁之人格。则三权分立，于国家主权之统一与无限何伤。路索氏谓："一国所为之事，合全国之人而为者有之，集国中数人而为者有之。其合全国之人而为者，为一国主权之所定，而着为一国法律者也。集国中数人而为者，为政府数人之意见，以益主权所未备者也。"又谓："人民虽有统治之权，然不能举通国人民而统治之，于是乎有政府。政府之中，不可无人以长之，于是乎有君主。故政府之中，不立君主则败。若夫国家，则虽无君主，其独立不拔之基，犹如故也。执政之徒，所志不敢与法律相戾，盖以法律为人民公共之志也耳。若妄参臆见，坐扩其权于应有之外，则是破损人民所预储于政府中之权力矣。一国之中既有维持政府之特别权力，又必有维持国家之公同权力。所谓政府者，非使人民奔走于政府之下，而使政府奔走于人民之中者也。"孟德斯鸠氏谓："无上主权，既集于国民之全体，则于国事无不当问者。然亦有事为专业，非常众所能为。于是乎治之以有司，有司公仆也，夫国民而能有此公仆，必权力有以命此公仆而后可。故民主之法，有司废置，必由国民。其所谓有司非他，自总统以下，于国有职守者皆有司也。又必有为之咨谋参预机密者焉。故枢府出政之官，不独君主有此制也，而民主亦有之。然欲其可恃而无至于私国之权也，其选立又必由国民而后可。故雅典之考温斯尔译曰咨议皆其民之所举者，而罗马之泌涅特或译内阁，则县官之所举，而国民举县官焉。伯伦知理氏谓："政府为民人负重大之责。故政府之所为，



或将害国家之福利存立，则民人离反，于是政府失其权而立灭。是故由国家观之，民人重而政府轻。”又谓：“国家之主权，即国民主权。其作用之最显者，如君主统系绝，或政府覆亡，则新兴政府，与新立君之主权是也。夫政府国民得造之，国民非政府之所能造。”永井惟直氏谓：“国家者，统治权之主体也。政府者，统治机关之一也。国家有独立意思，愿欲行为之主体者国家也。然国家之自身，不能自行事，所以必要机关。而其机关之一之政府，与主体之国家别物也。”要之政府者，达国家目的之机关也。近世文明国家，渐严国家与政府之区别。政府之权，被限制于国家。至现【代】国家机关之实相，非若古代野蛮半开【化】之国家。国家与政府无区别，国家即政府，政府即国家。政府掌握国家之全权，毫无所限制，致人民之自由权利，常陷于无确定之保证之状态。而人民又怯懦苟安，无恢复独立不羁之自由之心，则抗拒政府之势力，不能永存于不坠，而国家亦浸至澌灭。故专制之政府，实亡国家之政府。国民不能不举全力以膺惩之变更之。而后国民之权利可保，而后国家之基础可固。路索有言：“政府之饮食起居，下迨一草一木，无不取自民间。禄阶愈高，取之愈奢。其亦思人民绞其膏血，以供养此蠹我贼我之人。闾巷之间，不知其若何饮泣也。”又曰：“不必问其为王公，为官吏，凡剥夺一国主权，以恣其私意，则固与民约相悖，而绝人民恭顺政府之情。于此时也，人民不得不日求复其天然自由之权，而全其独立之性。”此固天经地义，万世不容湮没者也。洵哉言乎。

（三）国家与君主　政府者，国家之机关也。君主者，国家机关之一员也。国家与政府之关系区别既明，则国家与君主之关系区别亦彰彰矣。然自国家客体说出，以欧洲中世封建制度之思想，参以自袒护其国体之谬见，如德国学者济惕尔之巴威伦国家法，则以君主为国权之主体，以国家为君主之所有物。波伦哈克之国家论，则直以君主与国家为同一之观念。谓君主即国家，国家之人格，不外于君主之国法上人格。近人沉溺其说，至谓舍君主即无以调和国内各种利害。呜呼，抑何不思之甚也。夫君主为国家机关之一员，非惟不得与国家同一视之，且亦非国权之主体也。盖以君主为国家，则君主死亡，不得不谓国家亦灭亡。至谓因于以法律而定之君位继承法，君主死亡，以

新君主直充其位置，是自然人之君主虽死亡，而国家之君主无如人间死亡之事，以新君主非新得人格，乃继续前君主之人格。是不可不谓为陷于循环论法之谬误者。何则，前君主所发之君位继承法，于其死亡后，所以犹有效力之理，不能先明之，则不得主张前后君主之为同一人格。彼主张此说者，不认国家团体之存在，则所谓君主之人格，果何人所承认耶？况君位继承法，非规定前后君主之同一人格，不过定继承君位者之范围及顺序耳。若以国家为君主之所有物，此直专制君主之护符；欧美三尺童子，皆知其为大逆不道。而济氏尚复为此言者，盖济氏之本国巴威伦之君主，由战胜之结果，占有国权而成立。即由君主以腕力而占有国权，国权之占有，永存于君主之手中。然纵令以腕力而取得国权，而与彼所谓统治者，非为其责务之性质上之自己而统治者，实为国家而统治者。非为达自己一个人之利益而统治者，实为国家之利益而统治者等之政治上之真理相背驰。且彼谓以共同团体之国家，为国权之主体，唯一拟制而不足采，屡自称其所主张者为实现的。而于前后君主继承之际，又不能不认拟制的君主之人格，岂非自相矛盾之甚耶？夫有民而后有国，有国而后有君。则谓国家为国民所有，谓君主为国家所有，尚于事实真理皆不谬。若谓国家为君主之所有，是何异以太阳为地球所有，以海洋为一鳞虫之所有；虽至愚者亦知其非也。孟德斯鸠氏谓："瑞典王察理第十二之出居边特尔也，国中泌涅特议不奉诏。察理遗之书曰：吾今寄所御之一革履归，所以督汝曹无违命也。如其所为，是一革履之临御其群，无异一专制之主矣。夫使其王而虏，则视之同于已死。丧君有君，而新王立矣。虏王虽有盟约，其新王不承【认】可也。盖专制之君，以一身而兼三物，为宪法，为国家，为王者。彼一旦而非王，则同于无物。今使即虏之君，非视之同于已死。是王虏而国家宪法俱虏矣，何可哉？"又谓："专制之保守其国家，保守其君主而已，保守其所居之宫寝而已。其识暗，其气骄，其情拘，而其讳众。四郊多垒，土宇日侵。顾但使都市不惊，宫廷无恙，彼则以为吾之国土固自若也。事因果相生，如银铛之环，如鱼网之目。智者能溯其既往，能逆其将来。彼不独不能也，往往并其思想而无之。夫为国有机关有法制，盖亦繁矣。而若人视之若其简，非真简也，不及繁也。其为国也，若为其私也。"

路索氏谓："国家也者，无形之人。无形之人，不能为有形之事。乃选立一人，俾长国事，字曰君主。君主者，即代执众人之权利，而为之统辖者也。如御者然，东西南北一听乘者之意。御者不与也。唯善为驾驭，使不至有颠覆倾侧之危，斯为御者之专责耳。君主虽与国民相联合，而代为统辖国民之权利。至各人所有天然之自由，则不可委之于君主。自由者，天赋之权利也。其君民共有之权利，及君民共尽之义务，俱不得与天赋之权利同类而共视者。虽为君主，而其一身所有之权利、应尽之义务，与国民一人所有之权利、应尽之义务无丝毫歧异者也。故曰君民之于国家，不可不享平等之权利，亦不可不尽平等之义务，此万古不易之通例也。国家有应为之事，必借国民之力。则国民自应竭力为之，以尽义务。但必详审其所为之事，有益于国家与否。若妄以一己之私，而强国民尽无益之义务。则直牛马人民，奴隶人民，无复君主之道矣。牛马人民奴隶人民而可忍，就不可忍也。一国中所为之事，皆由缔结民约而起。事非民约所应为，则虽有君主之令，亦决无遵守之理。据民约之旨，尽吾应尽之责，非求有益于君主也，求保吾一己之权利，谋增吾一国之福祚耳。故吾之遵守民约者，非他人强吾而遵守也。或有以维持民约之志，陷于偏私谬妄，而不顾国家之利害，是谓天夺其魄，而丧失固有之性者矣。由是观之，人人有平等之权利，人人有相同之趋向，皆天性然也。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良知良能，孩提以上无不知之者也。故法律之可以统治国民者，必为国民所承认之法律而后可。否则置舆论于不问，而唯以一己之私箝制国民，是谓独夫，是谓民贼。极其弊必至一国之中公理灭亡，暗无天日，可为豫言者矣。司其责者，可不慎欤。"又谓："天下之事，不有前因，必无后果。夫取决于众，推立君主，是为民约之因。人民之于君主，有应尽之责，是为民约之果。若夫君主妄逞己意，而与民约之旨相背驰。则君民之义既绝，应尽之责，亦随之而灭。且君主之中，甚或有损本国之利，以益他国者。是犹脔割肢体，以饲邻里，宁有是理哉。"伯伦知理氏谓："将国家之元首与国家全体混同之，或至于酿生祸乱。夫苟混同之，则于其实行与理论，举国家本然之权力，并国家内百般权力，以归于君主一身。君主又扩张之不已。则其极至于举等族并被治者全体供牺牲于君主矣。"日本法学者

副岛义一氏谓，佛兰西之路易十四世曰，朕者国家也。是于政治上法理上，皆非真理。普鲁士之腓列特列大王曰，国王非国家，而国家之第一使仆也。是于政治上法理上，皆有真理。夫适于真理者昌，不适者泯。普国王家之隆盛，佛国路易家之不血食，岂偶然哉。夫君主之于国家，犹社长之于会社，会社为社员全体之会社，国家为国民全体之国家。不可谓社长即会社，即不可谓君主即国家；不可谓会社为社长之所有物，即不可谓国家为君主之所有物。此义至显，尽人所能知者也。彼妄肆哓哓者，非愚则谀，适足以长专制君主之骄横。极其弊，必至如欧谚所谓专制之国无爱国者，有之惟君主一人而已。且充类至义之尽，非惟视君主之一革履为君主，且将视君主之一革履为国家。文何怪今世之激烈过度者，冥心探索夫理想社会，而以国家为无用之物哉。

夫国家与社会并政府君主之关系及区别既明，于是而国家之定义可得而言矣。顾国家之意义，自最初已同时并有自然的与人为的两意义。非既有自然的事实之意义，而后有人为的法理之意义。亦非既有人为的法理之意义，而后有自然的事实之意义。盖国家之存在及发达，实出于自然必至之关系。然同时又可由人为之自由意思，使之创设消灭，或变迁而发达之。是可知国家之意义，必同时含有事实与法理之两者也。夫事实者有形的也，法理者无形的也。由有形之事实观察之，即具体的国家也。由无形的法理观察之，即抽象的国家也。则欲定国家之意义，不可不合具体的与抽象的两方面而解释之也。

（乾）具体的国家　具体的国家者何，夫国家者，宇宙现象之一也。故古来论究国家之性质者，虽各异其观察之点，而无不【认】国家有实体之存在。凡物之有实体者皆必有其要素。况国家为一集合组织体，岂能离要素而成立耶。近世学者论国家之要素，亦纷纷不一。然于学理上、事实上所公认为必要者，则多数之人类，一定之土地，及特种之权力。三者均缺一不可。此与吾国孟轲氏，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之说，不谋而合。殆亦古今东西之通义，所不容疑者也。兹特分释之于左。

（甲）国家者，继续共同生活之多数人类团体也。山者土之积也，川者水之积也，国者家之积，家者人之积也。有人类而后有国家。人

类者，国家有形的本质也。亚里士多德氏谓："国家者，人类之协会也，人间组合之最上形体也。国家为自然的，由家族而村落，由村落而国家；国家者，生长于自然者也。"又谓："人类者，天性政治的动物也。故人唯依于国家，始得达其生存之目的，得营完全之生活。"西塞格氏谓："国家者，人民之共同团体也。至人类组织国家之原因，则如亚里士多德所云，由家族而渐次发达。"婆旦氏谓："国家者，依主权与理性而支配之家族之集合，于家族间共通物之总体也。"伯伦知理氏谓："建国之初，实出于一家一族。"又谓："今之文明诸邦，即民人国家是也。民人国家者，凡国中之民，相合成一体。自断其理非，自宣布其意志，以自行其政之谓也。故阖国民人之意志，即国家之精神。宪法为其体，诸官衙议院为其四肢五官，以明国家之为活物也。由是观之，国家之本体，可一言以定矣，曰：无人民则无真个国家。"洛克氏则以亚里士多德之言，谓国家者，由种族集合成之高等结社也。夫国家为世界人类一部分之集合体，而人类之集合，无不始于家族。家族者，人类共同生活之始基，即国家成立之原素也。盖人模拟于他之动物，最富于亲子夫妻相亲爱之性情，尤巧于生活育儿之方法。亲子夫妻相亲爱之情深，因互为共同生活。生活育儿之法巧，益能永久维持此共同生活，是自合于适者生存之原理。故处于天演竞争中，常占优势。而其共同生活之团结巩固势力强大者，愈优胜于他团体。于是而族民起，于是而国家之基础立。则所谓真正之国家者，非止一家一族也，必有多数共同生活之人类。亦非仅一朝一夕之聚合也，必有继续共同生活之多数人类。此继续共同生活之多数人类，即通常所谓人民而为国家第一之要素也。

（乙）国家者，有一定土地之人类团体也。海贼亦有集团也，而漂流无土着。蛮族亦有部落也，而游牧无定所。故虽有多数之人类，而未有一定之土地，亦不能成立国家。国家成立之基础，必多数人类占有一定之土地也。伯伦知理氏谓："人民必占一定居住之地，而后始得称之国家。如彼蛮民逐水草去来无常处者，虽有酋长统率之，未得目为真国民。昔犹太人从摩西，未足以为国家。又昔日耳曼诸部之王侯，各引率其部民去其乡土，而远侵罗马。当是之时，其民既弃旧国，未建新国。及其各占有侵地，始得建立国家也。东西俄颠、亚拉

念、夫朗虔、勃鲁昆第、伦伯鲁第等国是也。故一言以蔽之曰，无国土则无国家。”济愓尔氏谓：“国家者，占一定区域之人间集合体也。”那特硜氏谓：“疆土之于国家，犹础石之于宫室。宫室借础石以支持，国家赖疆土而成立。故梯桷梁柱，结构既成，而基础未定，则不得谓为宫室也。士农工商相自集合，而疆土未定，则不能谓为国家也。”是土地固为组织国家之要素。惟时有古今，而人之观念有轻重。古时人类不甚繁殖，土地有余裕。又交通不便，不知己国之外，尚有他之国家。虽开明如中国与罗马，国人皆抱世界思想。一则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固不免以领土为无限；一则以法律为支配人种之法，不为支配于国内之法。其对于领土之观念，亦甚未完全发达也。洎乎近世，文明进步，人口增殖，人民种族愈多，生存竞争之剧烈，不能不各占一定之土地，以为巩固团结之基础。因之而领土之观念弥重。普鲁士宪法第一条云，凡我王国之土地，在现今区域中者，成一普鲁士国。土地者国之本实。第二条云，普鲁士国之疆界，非由法章不得改变。疆界一依旧惯，不得变改。不得已之时，必经议院公议，始许变更。故国王有和战之权，无割地之权。凡法章者，经议院议决与国王制可，依式颁布之条章之谓，是出于君民同议者，而势每居王命之上。比利时宪法第三条云，国及州邑之疆界，非由法章不得变更及复旧。瑞士宪法第五条云，联邦为列邦保固其疆土。意大利宪法第四条有云，国疆变更之条约，非得两院之承认无其效力。荷兰宪法第四十九条有云，欧罗巴洲内若他洲，其王国所属地之局部，或让与，或交易之条规，又凡与法所准之权利有关系之条规，或含有修正性质之条约，非国会认可其条规，或修正之后。国王不得准定之。丹麦宪法第十八条有云，国王宣战议和及结同盟贸易之条约，然非得两院之承诺，则不得割地之一部分。盖今日世界之形势，万国【交】互并立。故属地主义，日益发达，虽非洲之撒哈拉沙漠，已有主人。虽附近国界之领海，亦为公法家最重之问题。胡畇畇禹域，莽莽神州割让租借，竟无已时！殆所谓非其固有之物，不甚爱惜之者。惜我国民亦昧于失地当诛之古训，不急起而自保存其国土也。

（丙）国家者，有特种权力之人类团体也。有人类而无政治之组织，则蠢然之一群而已；有土地而无管辖之能力，则块然之一物而

已。故多数之人类，虽久住于一定之土地，而成为团体，使其无特种权力之存在，则此团体仍不得称为国家。夫所谓特种之权力云者，对于内国，保持民众之安宁与秩序，谓之统治权，又名对内主权。对于外国，固持本国之不羁独立，谓之自主权，又名对外主权。盖国家之有此特种权力，外不服从他国之权力，内则位于存在其国内之一切权力之上，而为最高之权力也。故德人谓之至尊权又国权；法人谓之主权。夫指无上之国权为主权，在十六世纪，法人婆旦氏实为之首倡。其解释主权之性质谓："凡国家有存于一人或数人之权力，而依其权力能制定法律，即法律之渊源，称之主权者。苟于一国中不可不有最上之权力，此权力或存于一人，或存于团体，斯主权者也。而主权为法律之渊源。故主权者，不可不立于法律之上，无依法律而受限制之盖氏用亚里士多德之说，谓国家有种种之形体，而其形体因主权之所在而定。主权在人民，则为民主的，在贵族则贵族的，在君主则君主的国体也。然氏于最终之结论则云，此权力无论如何之独立国家，皆为必要之权力；此权力之存在，即国民的独立之表彰也。是又与亚里士多德所论断之人民之全体，不可不为主权者之意相表里也。夫以国家之事实习惯言之，则主权有在人民者，在贵族者，在君主者。而以国家之原则真理言之，则主权必常在全国民。阿鲁德贾士氏谓："主权者唯一而不可分也。国家有唯一之主权，犹身体有唯一之灵魂。主权不可不存在唯一之所，不得交付让与之。君主及贵族得为政治，然不能有主权。国家之主权常存于全国民。"又谓："全国民者，不灭也，而君主对于国民负责任。国家者，增进人民之幸福，又能增进者也。此国家之目的也。君主有死亡，而全国民不灭也。君主为一人，而国民由多数之人而成立。故一切之获力，由国民发，又复归之。"伯伦知理氏谓："国家者，国民之集合团体也。国家既要独立威力、至尊权及统一，则又不可无其根本之主权。故国家者，具主权且有威力者也。夫国家之事，总依据宪法，秩序整然，莫所不备。如是之国民，相集组织一国，处理国事，以资国家之活动，是所以指国家主权一称国民主权也。"夫主权者，国家固有之特种权力也。若国家无主权，则土崩瓦解，不能完其存立。故有国家则有主权，无主权则无国家。是以人民、领土为国家有形之要素，而主权则为国家无形之要

素。然领土者，国民所占有也；主权者，国民所发动也。土地非为国民所占有者，不得谓之国土；权力非由国民所发动者，不得谓之国权。则人民、领土、主权三者，固同为国家之要素，而人民又要素中之要素也。

（坤）抽象的国家　抽象的国家者何，依国家主观的观念而为抽象的观察，以解释国家之性质者也。顾抽象的观察与具体的观察，只异其观察之方面，而非异其国家之性质也。盖事实上有形之国家，同时即为法理上无形之国家，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夫广求国家于法理上之观念以为物乎，则国家固非如君主主权说者，谓为其权力又［或］权利之目的，不得视之为物。以为人乎，则国家又非如有机体说者，谓为具有精灵与感觉者，不得以为自然单纯之人。盖国家者，权力之主体也，合成之人格也。故近世学者特以国家为法人，且以为公法上之法人。法人者，朋其与自然人异也。公法上之法人者，明其与私法上之法人异也。然国家所以得为公法上之法人者，以其为继续共同生活之多数人类团体也，以其为有一定土地之人类团体也，以其为有特种权力之人类团体也。则国家之人格，团体人格也；团体人格者，事实上意思力之主体，依于法而成为人格者也。此团体之意力，即社会心理之规律的合成意力，故能以各个人之意力，为团体之合成意力，又能合成统一各个人之意力，使超越乎各个人而为特殊之意力。盖国家者，基于其存在于自己内部之法，对于社会之各个人，自认其为法理上之团体人格也。或以为法人云者，为法律上之拟制，待法律之认许而后成立。国家为作法律者，无依于法律而作之事。然此实一偏之见也。夫国家依其权力，而认许他之人格，同时即认自己之人格。若国家自己无人格，安能认许他之人格者。则既有法律的人格，谓之法人，亦何不可。况以法律为国家所作，而不认国家为公法上之法人，则国际公法与国法，又安所用之哉。

要之国家者，继续共同生活之多数人类团体，而有一定之土地，特种之权力之一公法人也。

第三章　国家之成立变迁及灭亡

个人者，各细胞之集合体也。国家者，各个人之集合体也。人生

由幼而少而壮而老而死亡，国家虽永生之物，长以人寿数十百倍、数千万倍，然古往今来，生存竞争，有新造之国，有强盛之国，有衰老之国，有灭亡之国，有中兴复活之国。虽变幻奇离，与人生大异；而当其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市府，由市府而国家，则有类于人之生育时代。及国家既立，而文明草创，法制粗具，则有类于人之幼稺时代。浸假而文明发达，法制完备，则有类于人之强壮时代。浸假而文明退缩，法制废弛，则有类于人之衰老时代。然国家之幼稺，由国民之智识未充、道德未宏，而能力未足也。国家之强盛，由国民之智识充盈，道德完美，而能力伟大也。国家之衰亡，由国民之智识颓敝，道德堕落，而能力消耗也。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何，国民是也。历观古今东西，未有民弱而国强者；更未有民强而国亡者。胡今世欲救国之亡、图国之强者，日日惟哀求君主，希望政府，依赖官吏，而置国民之智识道德能力于不顾，噫，抑何不察国家盛衰兴亡之故，而三复思之也。

第一节　国家之成立

（甲）国家成立之本源

古来政治学者，研究国家之本源，虽千差万别，然不出二观察焉：一历史的观察，一哲理的观察。历史的观察，在发明国家于实际上，果何由而成立；哲理的观察，在发明国家之成立，有如何之根本的理由。洎乎近世，德国学者并用历史哲理二法，以理论与事实相对照，而国家成立之本源渐明矣。兹举古来关于国家之起源诸学说，与我国民共研究之。

（一）神造说　此说谓国家由神明所创造。虽分直接创造，是说行于埃及、犹大；间接创造，是说行于希腊、罗马。二种而皆谓国家有神权，以君主或教皇为神之代理人。以现存之权力，皆为神之所定，遂酿为帝王神权之谬说。而法王路易十四，至有“朕即全智全能之神明现象”一语。近今专制变相之君权立宪国，则有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之宪法也。

（二）权力说　此说起于希腊，谓国家为实力压抑之作用，强者征服弱者之结果。其中分为黑白两派。一派以国家之建设，基于权力

压抑，实有背于正义，宜消灭之。此主张平民社会主义者也；一派则为虎付翼，以国家之成立存在，乃当然者也。实力之所在，即权利之所在。此主张专制主义者也。

（三）必要说　此说谓国家因必要而生，亦分黑白两派：一派谓国家未立以前，为完全无缺之黄金时代。此主性善之说也；一派谓国家未创立时，为百鬼夜行之修罗时代。此主性恶之说也。至其以国家由不得已而生，及以国家为必要之毒物则一也。

（四）契约说　此说谓国家由人民相互之自由契约而成。其中亦分二派：一派主张专制主义者，为霍布士 Hobbes 谓："人民以其天赋固有之权利，奉纳于君主一人或数人。即脱天然壮态，而进群体国家之时。"又谓："国家者，在法律上有全能者也。对于人民，有绝对的权力者也。"一派主张自由主义者，为斯比洛查 Spenoye、陆克 Locke、鲁索 Rousseau、康德 Kant 诸人。而鲁索之总意说，谓："各个人自由意思所结成之总意为国权。故服从国权、为服从总意。"则能明国民全体之国家的真理。康德谓："契约者，非历史上之事实，而道理上之理想。"则深明民约之真谛矣。

（五）人性说　此说始于希腊古哲亚里士多德氏，谓："人有建国之性。"其言曰："人者天性政治的动物也。"近世则德国伯伦知理氏，谓："建国者，由于人民之共同心。"美国威尔逊氏，谓："真正的社会之根元（日语，根本、根原之意）由人自然有社交的性情而发生。"此人性说之大要。今日欧美、日本之学者，多以为比较的适于真理云。

（六）采邑说　此说谓国家由采邑而发达者。以受有封土之诸侯，及领有广大土地之大地主，对于其领地上居住之人民，逞其支配之强权。又渐次兼并，以扩张其领地，遂形成国家。例如欧洲中世封建制之发达，及属农制之膨胀。因于其土地之范围内，设定国家者亦不少也。

（七）家族说　此说亦始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氏，谓："国家为大之家族。"近世则法国婆旦氏，谓："家族者，最少之国家也。"又谓："家族者为国家之要素，又国家之原始的状态也。"美国威尔逊氏谓："国者家族二字之大书也。"日本副岛义一氏谓："国家成立之原始者，亲族团体也。"是皆主张家族说者。而欧洲十八九世

纪之民族的国民主义之发达，如荷、比、希、意诸国之独立，德意志之统一，均发挥此说而光大之者也。

要之，神造、权力、必要、契约、人性五说，均哲理的观察也。采邑、家族二说，则历史的观察也。神造说之弊，则为君主教皇专制之护符。而反对之者，则暗杀之天使，与非宗教主义也。采邑说之弊，则为贵族地主豪横之虎伥。而反对之者，则实行共产主义也。权力说，则左袒胜家，崇拜强权。而反对之者，则民族主义，甚则非军备主义也。必要说，则视政府为万能。而反对之者，则无政府主义也。至契约说，虽不尽适于历史的事实，然契约者，非形式的契约，而心理的契约，所谓各个人心相契合，即人类皆有社交性之意也。彼反对者，谓有法律始有契约。契约因国家成立而后有，国家非因契约而成立，则不免固哉高叟之诮。若夫人性与家族二说，顺言之则脉络一贯，对言之则表里相需。盖人类因有社交性，故有家族。有家族即渐次发达，而成立国家。故依哲理的观察，则人性为国家成立之本源。依历史的观察，则家族为国家成立之本源。吾人欲确知国家成立之本源，不可不合哲理、历史两方面而观察之。是则可断言曰，家族者国家成立之本源；人性者国家成立之本源的本源也。夫国家之成立，基于人性。而各国之国民，又各有其特性。此近世盛行之民族的国民主义，皆以利导发达其国民固有之特性，成完全独立之国家。盖人类因气候地理及地味，而各异其固有之性质，又互异其言语、风俗，故以其风俗、言语同一者，相集而群居，与他之部族区别。而其言语风俗，因其血统，随其教育，更传于子孙，永世相袭。渐次使与他之部族区别愈远，其特征愈显著，终成一种特殊者。此各国所以各异其民性也。同一民性而立一国家，自有亲戚兄弟之思。互助提携，患难相法。对于他之民族，常共务防卫己族。故足知民性为立国之基。弗勒德力二世曰："人皆各异其性质，而天又赋与此固有之殊异于国家之性质。"婆旦氏曰："从自然而组织之政体，无不适合于人民固有之性情与进化之度。"诚哉是言也。

（乙）国家成立之实例

国家何自昉乎，太初荒远，史册罕征，此问题最难解决也。夫人类之起源，有主张一源说者，谓溯人类之原始，地球上突出一对夫

妻，为亿万人类之父母。有主张多源说者，谓生民之初，有多数人类发生，各人种之祖先不一。皆不过推测拟议，无确据可以证明也。顾以进化之理言之，世界上万事万物，皆由简单至于复杂，由小数至于多数。则前说近是。然生物之起点，实由浮萍而进化为植物；由植物而进化为动物；由动物之灵者，而进化为人猿，又进化为人类。夫此人猿能进化为人，他人猿亦能进化为人。此处之人猿能进化为人，他处之人猿未尝不能进化为人。则后说亦是。两说之是非，不能判决。则古代国家成立之实例，亦难臆断。故政治学者，多略而不论。惟伯伦知理氏，征诸古今史乘，谓建国有二种。其说如左。

其一，既设政府，俨然具国家之体。而后新得国土，于是始构成一国家者有之。如古者犹太人，略有巴列士颠、日耳曼诸邦人，略有罗马帝国之州郡是也。

其二，初民人散居一岛屿，或一地方者，后相合为一国民，制宪法以施行之，确定国家之威权。如爱士兰共和政治是也。北美利坚之民，散居各地者，合一制定宪法，以建今之合众国，亦是类也。按爱士兰，一名冰国。公历八百六十年，诺威人始发见之。九百三十年，其诸部酋长合一，建共和政府。其后诸酋专横，内讧不已。诺威人乘衅蚕食其地。自一千二百五十六年，至六十四年，全土尽归诺威人。一千八百十四年，丁抹国王割诺威与瑞典国。自是爱士兰亦属瑞典。

伯伦知理氏所举之例如此。吾人征之载籍，则古代国家之成立，亦大约不出此二种。惟由前之例，则有一种之民族，新得国土，即可构成国家。不必既设政府，而后新得国土也。由后之例，则散居一岛屿或一地方之人类，相集合为一国民，即能建设国家。不必制定宪法，始为国家。如希腊建国，由纪元前一一〇〇年顷，铎离人从北部希腊，而渐次侵入南方，逐土著之渥奇安人，而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于是渥奇安人东奔，而殖民于小亚细亚沿岸。此类于前例者也。如罗马建国，由住于低伯河，及脱来斯河间腊典姆地方之拉丁人，联合三十六都府组织拉丁同盟。纪元前七五三年，国王鲁马勒士建罗马府，创立王政。此类于后例者也。夫使人类果始于一源，则古代之建国，必多先有一部族之人民集合，而后占领土地。使人类果始于多源，则古代之建国，必多由散居一岛屿或一地方之人类相集合，则有



人民即有土地。要之国家之成立，必以人民为第一之因素。国家固必有国土国权，而建设国家者，则国民也，彼重国家而轻国民甚或舍国民而言国家者。是何异拔本而冀木之茂，塞源而望水之清也。乌可得哉，乌可得哉。

第二节 国家之变迁

（甲）国形之变迁

高岸而深谷也，沧海而桑田也。星霜屡易，地球固体亦有变迁。况国家为活动物，由人民之沿革而成，即不能不与其沿革共推移也。然国家为国民之全体，虽国内各个人老幼递嬗，新旧迭更，而全国人民无死者均死生者均生之理。故国家之三要素中，无人民变迁之实状，而有土地主权变迁之真迹。土地之变迁，则国形之变迁也。主权之变迁，则国体之变迁也。然国形之变迁，有主权与土地俱变迁者。国体之变迁，则谨因于主权之变迁。且有主权变迁而国体弗变迁者，无土地变迁而国形弗变迁者。国体之变迁详于后，兹先言国形之变迁。

夫所谓国形之变迁者何也？以宇宙视国家，则国家渺乎小。以个人视国家，则国家庞然大。以原子之个人力小而薄，团体之国家力大而厚，则国家宜合。以个人之原子为真，国家之团体为幻，则国家可分。此物理之观察国形也。大陆之国家多广阔，岛屿之国家多狭小。平原之国家易于合一，山谷之国家易于分立。此地理之观察国形也。而兹所谓国形之变迁者，则非必依于物理之当然，亦非必因于地理之自然，而实由人为所使然也。原国家之成立，固渊源于人类之社交性，而亦实由外界之所迫。则国形之变迁亦多被外界之影响，而生内部之变化。如处战争之世，则国宜大。处和平之世，则国可小。有外界之侵压，则国易于合一。无外界之激刺，则国易于分立。而国家之由大而小，由小而大，由分而合，由合而分，皆国形之变迁也。顾大小者，国家之外形也。分合者，国家之内形也。内形之合分，即所以成外形之大小。则国形之变迁，即国家之分立与合一也。伯伦知理氏谓："合旧来数国以新设一联邦，或分割旧来一国以立数国，或割国之一分，别设立者有之。是皆非所谓创建，乃改造旧国也。"其所列

举之类如左。

（一）数个小国相合立一国，外观如一合众国，而其实更不成国家之体裁者有之。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前及一千八百十五年后，瑞西联邦；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至八十七年北美利坚联合；自一千八百十五年至六十六年德意志联邦是也。

（二）数国相合立一个合众政府，内治其民，外对列国，能察全国之情状，施政得宜。其所联合各邦之权利，虽多少受限制，犹不失特立体面，是共同联众并联邦之制也。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北美合众国；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瑞西盟约国；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德意志联邦等是也。

（三）一君主久并有两三国，其对外国有一个合众国之观。是所谓君主合一之制。与上文（一）部之联合国相类。昔时德意志、伦伯鲁第两玉国之合一；一千八百十四年以后瑞典、诺威之联合；普国王与拉文堡克侯之合一是也。

（四）与上文（二）部所举共同合众联邦相类者，为国务合同之制。是亦不过合数国于一君之下。然比之寻常君主合一之制，互相辑睦以能成一合众国，立法行政共同合于一政府之下，而各邦仅保其特立权耳。一千四百七十四年加斯墀蔺、阿拉昆共西班牙州名两国之合一。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及六十一年，奥国宪法是也。凭奥大利、匈牙利间所定宪法，千八百六十七年制定以观两国之关系，殆近于君主合一之制。然于其官制、外务、军务、财务、议院两国合而一之，则其实为国务之合同明矣。

（五）又别有统一合体之国，即各邦互废绝其遗俗流风之不相容者。非上文所谓联合制，而更建真个归一之国是也。一千七百七年，英格兰并苏格兰，以建大不列颠国，其后一千八百年，又并爱尔兰以统一之。又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普国并荷狼租连侯国。一千八百六十年至六十一年，标冈德、纳勃路二王国并自余侯国归于意大利之统一是也。

（六）国王死后，分割其土地以予王子数人者有之。夫分割一国立数小国，中古往往有此事。今人乃以是为大悖于国民合同，国家统一之义。国家学者、法律学者均排斥之。虽然，政党不兼容，遂使其

国分裂者，虽今世亦不能免。如荷兰国分裂，而比利时新建是也。

（七）国内一州，脱本国羁绊以新成特立国者有之。一千五百七十九年，荷兰脱西班牙之管辖。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北美自由诸邦称特立。一千八百三十年，希腊脱土尔基之管辖；近世南美诸邦脱西班牙、葡萄牙之管辖等是也。

（八）往古希腊人之于殖民地，是所谓本国起支国者也。近世欧洲诸国移其民于海外者，原非欲新起国。然而移住之民历年既久，生齿渐滋，至于其力足以办政务，则奋起建国以称特立者，比比皆是也。故殖民地者，究竟异时建国之基也。夫支国渐旺盛，其力足以自立。则势必至欲免本国之掣肘。本国大度，幸任其所欲则可，否则支国或至动干戈以求其所欲。昔时诸国概忌支国之叛去，由是往往不免兵乱。锐近识者，惩于殷鉴而悟良计。见支国之特立势不可禁，则宁助之使达其建国之志。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国自弃希腊诸岛之管辖权是也。

（九）凡欲起真个特立国，则民人不可不享有十分之威力与自由，固属当然，而世亦有一种之国一国大事尽仰命于外国，或籍外国之力以才立其国者，散见于史乘。一千七百九十七年至九十八年，法兰西共和国建利克黎塞、北阿儿边、伯他威塞、墨加威知塞四共和国。其后第一世拿勃仑帝，列置几多藩邦于法国四境是也。如是邦国原无自家活动之力，故其所赖之外国一旦衰败，则又皆与之共衰亡。

伯伦知理氏所举之例如此。以概括言之，则一、二、三、四、五诸例属于合一者。六、七、八、九诸例属于分立者。以精晰言之，则一、二为协同的合一。三、四、五为强制的合一。六则国内各部之分立。七、八则一部之分立。九则外形似合一而非合一，内形似分立而非分立，实则一种之保护国也。夫国形之变迁，固多因于外患之有无，而亦由于内部种种复杂之原因。内部之原因甚繁，而尤以民性为基。如同一民族之国民，性质言语风俗习惯皆同。则虽一时分立，而不久即归统一。若不同一民族之国民，性习互异，利害相反，则虽以雷霆万钧之力，强支配之于同一国权之下，终不能融和无间。一有机可乘，即奋起而独立矣。盖不可分者而强之分，则终于必合。不能合者而强之合，则终于必分。如那威之与瑞典，昔固可属于第三例者，

今则宜移第七例。即匈牙利之与奥大利，爱尔兰之与英格兰，今虽属于第四、五例，安知异日不变而属于第六七例乎。顾国形之变迁，不仅合一与分立。有时国力强盛，则开拓增殖无主之土地。或占取并有他国之土地，则国形扩大。有时国力微弱，则对于他国他种而割让而退避，则国形削小。如近世纪之英、俄、法、美、德、日则拓土开疆日进于大。我国与土耳基，则弃藩失地，日即于小，是皆国形之变迁也。要之，国形之变迁，曰合一，曰分立，曰扩大，曰削小。语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诗曰，昔也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合而观之，可以恍然悟国形变迁之真象矣。

（乙）国体之变迁

夫所谓国体之变迁者何也？使世界皆如日本，则万世一系，国体惟一君主制也。使世界皆如美国，则合众共和，国体惟一民主制也。夫何变迁之有？然国于地球之上者，大以十余计，小以数十计。未能尽如日本或美国，亦未能尽保其一成而不变。则如秦始皇之以国家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者，固属于妄想狂呓，即鲁索之谓国体不可不为民主者，虽适于国民的国家之真理。而尚为数千年积重难返之势所阻，非一朝一夕能竟其功。吾人生今之世，固不屑游美洲而梦俄罗斯，亦遽难使东半球尽变为西半球。况研究政治学，不能尽舍事实而专主理论；盖理论固事实所由发生，而事实亦足以供理论之实验。则国体为民主者固民主之；国体为君主者亦君主之，国体为贵族者亦贵族之。此事实上之国体论也。顾欲知国体之变迁，（一）当知国体与政体之区别。（二）当知国体的分类。（三）当知变迁之范围。夫国体与政体之区别，近世一般政治学者之通说，谓国体分君主、贵族、民主三种。政体分专制、立宪二种。国体的分类，始于希腊亚里士多德之国体三分说。其说依于占国家最高地位之人数而三分国家，即君主国、贵族国、民主国是也。至伊太利之马夏维利，则以君主国与共和国对立，遂为后来国体二分说之前驱。而于共和国体中又分贵族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变迁之范围无论君主变为贵族，贵族变为民主，皆必限于本国人之自相禅让征诛。若被他国他种之兼并占据侵入夺取，则为国家之灭亡，非仅属于国体之变迁也。夫关于国体之变迁，古来政治学者罕所发明。惟马夏维利氏据历史上希腊、罗马之实迹对照于心理

学，以求其所以然之理，遂发见国体变迁之原则。其说如左。

（一）当初人民选贤者立以为君，从其命命。后君位为世袭，国君事骄奢淫逸，而暴政作。

（二）于是国内高贵之人相谋废暴君，自是贵族政体兴矣。既而贵族纵私欲失民心，于是一变为寡头政体。

（三）次国民蜂起，立庶民政体，因致升平，多年后又乱为贱民政体。

（四）于是国民厌此政体，欲得位在民上且有威权之君主，借其力以长国利民福。于是君治政体兴，而新陈更代，循环不已。马夏维利之说如此。征之古代之雅典，初为君主制，至纪元前一〇五〇年顷，国王科德拉士以身殉国难，国民遂不复置国王而置执政，于是变为贵族制。及纪元前五九四年，梭伦执政，削贵族威权，设参政会议，而民主制兴。然贵族平民之争犹未已，庇士多拉妥乘之而起，称雅典国王，而君主制复兴。后哥黎庇尼执政时，选五百代议士，而组织元老院，又变为民主共和。厥后变为贱民政治，而贵族遂起而代之。又罗马建国之初，亦君主握政柄。至纪元前五一〇年，废国王他箕纽而置执政，遂变为贵族制。先则世袭贵族执政，继则民选之在官贵族代之。纪元前三六七年，护民官利西纽之民权保护法行，渐致民主共和之观。然贵族平民之党争虽息，而富豪平民之党争又起，后卒变为寡头政治。及纪元前二七年后，屋大维为终身公修尔，又变为专制帝政，是固马夏维利所据为国体变迁之先例也。然环球万国，自古及今，其国体之变迁，不必尽顺此次第。有君主变为贵族，贵族变为君主，而君主即变为民主共和，共和复变为君主者，如英国是也；有君主变为贵族，贵族变为君主，而君主直变为民主共和者，法国是也；有君主变为贵族，而由贵族不能变为民主，反仍变为君主者，如德国是也；有初为共和，而后变为君主者，如荷兰是也；有全未受君主贵族之暴政，而开国即建立民主共和者，如美国是也；有久受君主贵族之虐政，而全未睹民主共和之曙光者，如俄国、土国是也。然皆未有如我国之开国五千余年，初由君主变为贵族，由贵族复变为君主。虽易姓者数十，亡国者再，而国体仍陷于君主贵族之局中，若永久而不变者，夫岂可以常理喻耶。

著者此文，除明引用各国名人之著述外，多渊源于日本高田早苗、浮田和民、副岛义一诸师说，并小野冢喜平次、笕克彦、织田万诸博士之著述，不敢掠美，特志以鸣谢。又著者尝谓阅各国名人之著述，固当知其学派，亦宜知其时代与国体，方免陷于一偏之弊。且政治法律，君子学之，则足以济民救国；小人学之，则足以文其奸而祸天下，是不可以不慎也。爱读诸君，其以予言为当否。著者附识

论中国国民之劣性（原题《论中国人有亡国民之劣性四》）（十五号）

佚 名

陈烈士（陈天华）蹈海而死，有绝命书传于世。于自己所以蹈海之故，言之不甚明了。烈士有片致湘同乡会云，愿我同胞养成尽义务守秩序之国民。又云，我同胞其勿误解自由。而绝命书对于全体罢学事，乃称之曰，不意我同胞八千人一心，有此大团体。烈士对于此事，又似踌躇满志者。然烈士阅日本报，见有讥我以放纵卑劣者，烈士愤慨顿足，乃至以身殉之。岂在我本属正当之举动，而外人乃加以无理之讥评，因是愤恨而死耶。吾知其必不然矣。果如是者，则烈士之死，可谓全无价值。寻常人一笑置之之事，而烈士乃以死拼之乎。且问吾等孜孜专图救中国，为己乎，抑为人也。我本不放纵卑劣，而外人以我为放纵卑劣。为人者或有不平之色，而在为己者则已踌躇满志，谬悠之狂吠，岂有一顾之值。且烈士绝命书，不曰以死解嘲，而曰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然则烈士之死，可断言其不为讥我者之不当而死也。然则烈士之死，其必因中国人士果有此病，而欲其警觉而痛改之也。盖自新学输入，民智初开，误解平等自由之结果，乃为放纵卑劣。国民先导、社国柱石之留学生，乃亦多放纵卑劣之辈。平日不经人道破，则亦习焉若忘。一旦风起潮涌，中国国民先觉者发轫第一事，忧国者抱若干之大希望，以拭目相待，而其实乃卒不免于放纵卑劣。呜呼，是亡国民之现象也。此烈士所以死也。烈士不能借口舌之力，以感动人心也，故乞灵于血，以血代口舌，而告天下曰：国之立也以民，民之立国也以道德。道德沦亡，国随之矣。放纵卑劣

四字，吾已为诸君默认之矣。夫放纵卑劣，道德之沦亡已尽矣。夫此国之民之道德沦亡，地球上即不容有此国之存在。然则死之外无他途矣。然则吾为诸君先，四万万人皆当从我，而不然者，必尽改革其放纵卑劣之性质。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一念堕落，即不容顷刻再立于人世而后可矣。盖烈士所以殉国之故，其大目的必在于此矣。绝命书虽不曾道及，且有诸君不可学鄙人之语。然不过因匆遽之间，不能说到恰好处。其实烈士之真意，必如吾所言而后得也。观绝命书，则烈士所以殉国之故，尚令人摩捉不着，可知其不到恰好处矣。近数年来，吾国之谈国事者，于国民之道德一端，不甚着眼。于吾先民孔曾思孟濂洛关闽诸子，斥之曰拘墟，字之曰权谲，人人以华盛顿、拿破仑自负。而所以造成华、拿之铢积寸累的工夫，克己养气的用力，则以为此不为我辈设也。亦多有崇拜陈烈士者，然陈烈士所以殉国之故，人人皆若不知不闻也者，又人人皆若不欲闻之也者。盖道德二字之不在吾国人之心者已久矣。且夫道德之关系于国家之存亡者岂不大哉。功利家或离道德以言事功，其实事功断未有不由道德而出者。事业可观之人，必遗德可仰之人。古今大英雄、大豪杰独能有过人之直前力，过人之忍耐力，过人之爱国热，过人之超脱力，诸君亦思其所自来乎？无他，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而人欲不足以撼之故也。其所以致此，则由于平日之谨小慎微，一介不为，以直养而无害之故也。若是乎道德之关系于国家者如此。吾今观于吾国人之道德，不禁太息不已也。夫对于吾国人之性质，认其可以亡国者。盖有四端。其二为消极的足以亡国，其二为积极的足以亡国。今得而条举之。

一曰无百年一世之图，而有朝不虑夕之心。今之谈国事者，今日有此理想，明日便欲见此事功。及明日不能见此事功，今日之理想，遂归消灭者有矣。有热血如潮，恨不能倾太平洋之海水，一洗神州。及夫运动无效，鼓吹无和，于是骂尽四万万人，曰凉血动物，谓中国曰不可为，一腔热血无地可洒；一旦气馁兴尽，有碌碌以终者矣。今夫七雄在战国之初，六国日寻干戈，以相征讨，争为雄长。秦以西方小国，闭关修政，立法度、务耕织、养成勇敢好战之民，卒并六国。此无他，孝公有百年一世之图，子孙收百年一世之效也。夫当存百年

一世之心，有自强不息之德，则愚夫愚妇，皆可以为新中国建设之伟人。福泽谕吉，不过一塾师耳。明治以前，福泽公本为日本之第一有心人。然国家大事，绝不闻问，惟孜孜专从事于训蒙，延纳俊秀少年子弟，授以先人之言。福泽公少时本无甚学问，惟一方以己之所得者，灌输学生，一方研究学问，尝手抄华英字典一通，教学相长，十余年而成大学者。尝曰，吾有旋乾转坤，左右世界之魔力，当出现于百年一世以后也。至于今日，日本几无不受教育之人，物质文明，精神教育，几驾欧美列强而上之。人谓福泽公为造因者之第一人焉。则以其有百年一世之图，而又脚踏实地，眼前所能为者，一着不敢放过，而不好为浮嚣夸大之言，求今日明朝之效以致此也。吾国侯官严几道，以英学大家，归国者三十年于兹矣。此二十年以前，若得严先生号召学徒，献身教育界，孜孜焉夙兴夜寐，苦口婆心，与国民研究实学。则前此二十年之顷，英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已遍国中矣。至于今日，欧美物质文明，科学精粹，尽移植于中国可也，使四万万人皆能具普通智识可也。或者谓距今三年，犹是科举时代，科学万无发达之理。此说虽近是，严几道所以不尽力，或者为此，亦未可知。嗟呼，嗟呼，吾所以谓中国人有亡国民之劣性四，而以无百年一世之图居其一，正为此也。我谓严几道果有三十年之图，在三十年以前，大张旗鼓，独树一帜，养成百数十有用之士，奇杰异能之才，则千余年科举之毒焰，或已消灭于二十年以前，可操券也。鸦片之战争，英佛之联军，安南缅甸之沦亡，岂非倡率国人，研究实学，改弦更张，共谋自保之机会乎，而严几道无此道德也。彼惟好为观察，而不好为伟人，真可叹也。夫人必有百年一世之心，则无论如何伟大奇绝之事业，皆可以担得起拿得定。且觉目前一举一动之中，皆有建立大事业之机会而不肯放过，如此乃为真正之实行家，而中国不可为之语，可以永不出诸口。如吾滇人口千二百万，苟稍知勤俭贮蓄之益，每年每人平均节省出一金，投之于生利之地，而贮之百年之后，云南富力可以较今日增五千倍，仅食此一端之赐耳。此则在无影无形之中，并无蛛丝马迹之可寻，所以人多不觉察耳。夫稍自俭抑，至末节也，而其影响于国家之经济界者，其魔力乃伟大如是。故有百年一世之眼光者，无可以放过之事也。今之言救国者，眼前之事，概

行放过。惟嘐嘐焉好为非常可喜之论，不铁则血；其结果也，口舌多而实行少。总之，国人一日无百年一世之心，即一日不能多实行之人。日言救国，而救国之无量数之机会，顾眼前错过。吾所以认吾国人无百年一世之图，而有朝不虑夕之心，为消极的足以亡国者此也。赵武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二十二字之心传，自春秋时代以至于今，专制政体，驱迫之于上；老成长者持重之于下，历有年所，遂成民德。而国家百年之大计，子孙万世之规划，非惟不能有此事，且不敢作此想。其稍知后顾者，不过做到积德以遗子孙，求眷顾于冥冥不可知之天而已。夫中国专制相沿，常伏扰乱种子。黄巢、张献忠之祸，无历百年而不一见者。天下如鹿，秦失之而汉逐之。而以祖宗贻留之土地，唐虞三代之遗民，供其牺牲。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率土地而食人肉，视民命如草菅，我先民若有子孙万世之计者，当思有以善处之矣。历代君主，明者少而昏者多，君主昏则天下无主，民不聊生。内之酿干戈饥馑，外之成夷狄猾夏之阶。天下之大，一小人足以亡之而有余。数万万人之性命，可以委诸一小人之手，而生死惟其所命；锦绣庄严之山河，可以委诸一小人之手，而挥霍惟其所欲。我先民苟有子孙万世之计，当不至放弃如是矣。往时既如斯矣，而今而后我国人其亦知所返乎。（未完）

国会问题之真相（十六号）

侠　少

近世各文明国之政治，无论君权立宪国、民权立宪国，皆议会政治也。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惟民权立宪国之国会，为国民全体代表之机关；君权立宪国之国会，为各阶级代表之机关。此政治上事实之问题，各国虽不尽同，而大较则然也。若国法上国会之性质，则均为国民全体代表之机关。凡国民利害之调和，权义之平均，国会皆负其责。故国会与国民前途之关系最密切，而最重大者也。

我国近数月来，国会国会之声吠如狂瘈。仅观其表面，莫不以为

国民之国家观念兴起，权利思想发达也。而其实则诚如斯宾塞尔所云，政党之所为固无与于全国民也。盖其上请愿书之代表，因闻政府欲以各省国会请愿之代表为资议院议员或顾问，于是皆纷纷而毛遂自荐，郭隗请始。其签名之人即上请愿书之代表，或其狐群狗党，牵衣拦道，逢人说项，若沪上野雉之拉客者。甚至盗窃捏造，或搜集无数之缙绅录、乡会试同年录、各商会及各公司各学会及各学校之名簿。故三五日间全省之绅商学界中人皆网罗无遗，固不患人不盈万。而其实则如旧时之绿营防营兵籍，有不知为何许人者，有名存而人已亡者。谓予不信，则请观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因电奏要求国会被谴。而各报载其电系由星加坡政闻社支店所发，陈景仁未得与知。更有谓陈景仁并非法部主事者。又京沪各报载留东全部学生电禀政府，要求速开国会。而实则留学生总会馆职员不知，各省同乡会职员不知，微论全体生也。呜呼，今之要求开国会者，其倡率生事，诪张为幻，即此亦大可见矣。而尤有昧良丧耻，人头畜鸣，如预备立宪公会者，胆敢以其暮夜乞怜，白昼欺人之惯技，欲迎合政府，以利用我国民。兹揭其请愿国会之原电如下：

> 北京宪政编查馆王爷中堂宫保钧鉴：前电意犹未尽，仅披沥再陈，冀蒙垂听。**开国会者，特利用国民之策而已。中国之国会与万国不同，**无论何国之政治家，究其学识，无足以裁决中国国会适当之办法者。何则？以我之国大俗殊，为历史所无故也。今欲集中国之学者裁决此事，虽虚拟年限，要皆随意揣测，不足以为定论，但问朝廷欲开国会否耳。果欲为之，则宜决然为之。直以最捷之法选举召集，固非甚难，胥等所谓二年即立与施行之谓；如以二年为简率，则虽五六年至七八年，亦与二年略等，未见其遂为完密也。迟疑顾虑，终于无成，实中国积弱之锢习，必先除去此习，乃有图存之望。时不可失，敌不我待。当世雄杰，或韪斯言，不胜忧愤，伏祈荩察。预备立宪公会等百叩。

呜呼，我国民于彼党何仇，彼党于我国民何怨，岂我四亿国民皆杀戮奸淫彼党之高曾父母诸姑伯姊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者乎，抑我四亿国民皆攘夺吸食彼党之身命财产妻儿膏血，而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者乎。何彼党处心积虑，日惟思利用我国民以献媚政府，为彼党购取

国会议员，谋树政党内阁之资。悲哉我国民，苦哉我国民，愚哉我国民，弱哉我国民。农工商贾各营其业，终岁勤劬，而食不得饱，衣不得暖。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日惟任人之利用，而纳税焉，而服役焉。至所谓法律上之平等权，与身体之自由、居住移转之自由、书信秘密之自由、所有权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请愿自由、非宪法所载者拒绝自由等权，则决无丝毫之可望，可断言也。

何也？以今日之提倡立宪，要求国会者，皆欲私用国民者也，非代表国民者也。彼辈日日言爱国救国，而实则背叛祖国；日日言合群保种，而实则戕杀同种，日日言监督政府，改造政府，而实则谄媚政府，依赖政府。则以开国会为利用国民之策者，非独预备立宪公会中人，而实一般要求开国会者之肺肝，诚于中而形于外也。惟预备立宪公会中人，天良虽汩没，而言尚由衷，故吾人观其利用国民之言，始焉则惊其胆大，继焉亦谅其愚诚。使我国人皆如预备立宪公会中人乎，则将来我国之刑讯庶几可免。

然彼辈之为此言者，为对于宪政编查馆诸王爷中堂宫保言。得毋亦仰承政府之言立宪、言开国会者之意旨即在利用国民，故以此言餂之乎。然而误矣。夫欲为立宪国民之资格，必光明正大，忠实诚信，事事皆推心置腹，以赤诚相见。而况自命为国民之先导，提倡立宪，请愿国会者，乃欲一手掩尽天下目，臆度率请诪张为幻，自欺欺人，餂政府以利用国民耶。则为朝廷所必惩，亦实有亏于立宪国民之道德。夫使政府之言立宪也、言开国会也，非欲利用国民，而实欲救国济民，岂非吾国之大幸。若政府竟纳彼党利用国民之策，而立宪、而开国会也。则政府固直接利用政党，间接利用国民，而加税、而征兵。政党则上焉利用政府，下焉利用国民。而发财、而升官。惟吾侪小民，则氓之蚩蚩，虽鬻妻质子，断颈折脰，为黑奴而吁天无路，为红夷而抢地无声，惟澌灭待尽而已。然先哲有言，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至其谓中国之国会与万国不同，无论何国之政治家，究其学识，无足以裁决中国国会适当之办法者。呜呼，中国之国会匪特与万国不同，吾人恐求之地球以外，或太阳系外之世界，亦决无如中国之国会者也。夫真正之国会，无论君权立宪国、民权立宪国，皆为谋国利民

福而开也，非为欲利用国民而开也。若为欲利用国民而开国会，则与其立宪也，毋宁专制；与其有国会也，毋宁无国会。盖君主专制，只一重之专制，而专制变相之立宪，则反加数重专制。近人谓国会为第二重之专制。非谑而虐，实自然必至之结果也。闻者疑吾言乎，则盍观中央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地方自治局等之办法。

夫资政院议员之规定，除宗室王公京官大富豪外，非有所谓世爵者乎。我国自秦汉以来，贵族政治久归天演淘汰，虽或有世爵之名，大都有爵而无位，鲜有永久占政治上之重大势力者。今则特设贵胄学堂矣，特定贵胄游学章程矣，特派贵胄学法政陆海军矣，特加恩录用中兴勋裔矣。此皆预备贵族内阁外，又预备贵族院议员之资格，以为将来设贵族院之基础。盖今之言立宪者，欲取法于日本，日本有贵族院，故我国亦必有贵族院。顾日本之贵族，除宗室外，则旧藩侯之子弟、维新功臣之子弟。而我国则除宗室外，有八旗世仆之子弟也，有杀戮同胞之功臣之子弟也。我国有此数多之堂堂贵族，固足以组织势力最大之贵族院，自豪于世界各国，夫岂让日本帝国专美于东亚耶。某报记者乃教猱升木，斤斤于上院下院左院右院等名目，以为狙公赋芧之计，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亦徒见其不惮烦矣。

又咨议局议员之规定，除曾办学及中学卒业生外，有所谓举贡及服官未被参者，与家产逾五千之业主。夫举贡也，业主也，服官未被参者也，除三数洁身自好者外，非老朽即市侩，不知政治为何物、法律为何物，地方行政为何事，地方自治为何事，其不能胜地方议员之任，固无论矣。而一般挟贵凌贱，挟富凌贫之恶习不除，日惟夤缘官吏，包揽词讼，侵吞公款，武断乡曲。前此未为咨议局之议员，地方已不堪其害，若一为咨议员，奚翅为虎傅翼乎。而尤有最奇异不可思议者，则名为地方自治，而局长则普通博士之道员也。咨议员定章由民选，而乃由私人推荐、官吏奏调也。呜呼，此真大地万国所未有，无论何国之政治家，究其学识无足以裁决之，恐亦为意料所不及矣。

专制乎，立宪乎，专制之时代，中央则君主独裁之政治也，地方则暴官污吏之政治也。将来立宪之时代，中央则君主暨贵族专制之政治也，地方则官吏与劣绅土豪之政治也。故吾人谓君主专制政体，只一重之专制，而今之立宪政体，反加数重之专制。世之崇拜国会论，

迷信国会论者，其亦知所返耶。

国民能力与国家进步之关系（十九号）

崇　实

合全部分之人民组织而成国家，是国家不能脱离乎人民，人民为国家之主体也明甚。国家一日无进步，即不能立足于竞争剧烈之世界，而奄奄就没。若是者岂有他哉，盖人民之能力不足以保存此国家，使国家沦胥以亡。遂致受异族之戮辱之凌虐而未有已，夫非人民之罪欤。诗曰：子有庭内，弗洒弗帚；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每诵斯言，未尝不感慨系之。然则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民即立国之本也。民无能力，则国本已不固矣。未有本不固而国家犹保其治安者，盖其关系为最密切也。国运之盛衰，与国民能力之厚薄为正比例。民力厚，则国运随之而隆盛。民力薄，则国运因之而衰颓。若以至薄之能力，愧励奋发，渐达于至厚之境域，则由衰而盛，转弱为强之机，可立而待也。国民乎，国民乎，天职有在，责任有归。不自强，国随亡，坚冰之至，见于履霜，奈何不熟思审处，早自图谋，以臻幸福乎。夫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保此能力而不失，是为全天。若不能保于天，则为弃矣。有弃天之民，国欲治尚可得乎。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予谓惟有能力者是辅耳。然勤勉忍耐，实为作事之基，自古圣贤豪杰，所以超异寻常者，莫不从勤勉忍耐中来也。一般之人民，能孜孜于职业，汲汲于进取，则一国之景象为之灿烂生辉，且民有能力，自不至待文王而后兴也。合群力以图事，何事不成；合群力以御侮，谁敢侮之。故知国民之能力，关系于国家者为重且大也。一国之治理常随舆论之所向、舆情之所趋为转移。苟不采舆论，不协舆情，未有不身败名裂者。望夷宫中，求黔首尚不可得；断头台上，纵追悔亦奚益哉。故虽专制之国，要皆以民心之向背，觇国家之存亡，断不能以一人强迫乎民也。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国民之责任无可诿、无可辞者也。苟人人扩张其能力，以图国家之进步。则群议相洽，事实相逼，有欲不进步而不能者。当此时也，虽桀纣不能肆其

虐，幽厉不能行其暴，惟随国民之能力为转移耳。故国民之能力，实有强迫国家进步之势。观夫泰西之民，人人有自主之志行，暴君污吏，亦不能羁制。故事事之蒸蒸进步，若有不期然而然者。国之富富于民，兵之强强于民，商之盛盛于民，工之巧巧于民，无一不赖民力以图进步。是西国人民之能力伟大而可惊者也。今日竞争之时代，能力强者占优胜，弱者居劣败焉，此公理所不容逃，而环顾我中国人民之能力，则有不堪言者矣。平居倚赖性成，谓天下至大，人民至众，予一人之能力奚足重者，遂自视其身为一国可有可无之人。于是事事因循，不能奋勉，偷安今日，弗顾明日，置理乱于不闻，畏官吏若鬼神，衣食以外无事业，服从以外无义务，蚩蚩然若羊豕之于主人，豢养听之，鞭挞听之，屠戮亦听之。以视欧西之国民，大有地狱天堂之殊矣。虽然，我思欧西国民之幸福，我不能不思欧西国民之能力。彼此而互较之，何啻霄壤。则今日之现状，实我国民所自取者也。呜呼，内受黑暗之专制，外受强敌之欺侮。盖强敌所以欺我侮我者，以我民有可欺侮之实也。夺我路权，无能力以相争；攘我矿权，无能力以相抗。借令争之抗之，收回而自办之，而官与绅相冲突，绅与绅相水火，迁延时日，不能成功，皆无能力者阶之厉耳。当此危急存亡之时，无能力以出死入生，年复一年，徒滋恐怖。恐怖甚，则精神全消，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纵人不伐我，我之自伐已久矣。嗟呼，能弗悲哉。一国之元气聚于国民，国民之元气视乎能力，而能力之发舒实根于国家之观念。国家之观念最深者，责任心亦最重。责任心重，则黾黾皇皇不敢袖手旁观，亦不笑骂他人。自完其天职，自尽其义务，于是而能力出焉。至诚所感，金石为开，能力所到，何事不成。国民与国家生死相依，而国家遂赖国民以保全；其关系之匪轻有如此者。勿谓险阻难行，须挟其冒险之精神以赴之。冲盘涡日急者，望彼岸日亲也。有雷霆万钧之力，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任惊涛骇浪之簸荡于前，绝无畏缩退避之心。如是，则生机犹有望也。不然者，狃于旧习，时怀观望，闻外人之瓜分我，则失措张皇；闻外人之保全我，则感谢不已。殊不知瓜分之说，乃以骇我听闻者，或使我生；保全之说，乃以掩我耳目者，急促我死也。法于安南，日于朝鲜，岂不曰保全其独立乎哉。囚其国主，制其人民，握其政柄，干涉其自由行动，



所保全者盖如是也。今日法协约、日露协约又以保全清国之平和为宗旨，是以保全安南、朝鲜之法保全我。然则今日事急矣，我国民若以安南、朝鲜自待，则亦已耳。若不以安南、朝鲜自待，则请发大誓愿，结大团体，洗大耻辱，高竖独立之旗，激发爱国之心。受异族保护，毋宁死。如是则我国民热血汹涌，正气森严，群策群力，以图进步。大难有必纾之时，大仇有必复之日。然后我国民乃可以对皇天后土而无愧色也。日本自劫盟事起，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转圜之间，遂有今日。我国乃屡遭顿挫，犹积薪厝火，鼾声彻外。威良毕士麦耻受辖而德称雄，爹亚士耻割地，而法再造。乃吾国人朝睹烽烟，则奔走呼号，夕闻和议，则歌舞嬉游。所谓唾之不怒、割之不痛者，其于人格亦已卑矣。呜呼，岂不闻伍员覆楚，范蠡沼吴，张良墟秦乎。吾祖国历史上放大光明之大人物，固屡代不乏，奈何后之人卒无起而追踪乎前人者。得毋谓今人难及古乎，亦自处太卑矣。尚武精神之不振，勇士即无自而出。勇士不出，国魂丧矣。国魂丧国尚可存乎，亟宜振起雄心，以造国魂，举从前萎靡畏缩之气一扫而空之。则霹雳一声，天地为震，红日普照，群魔潜藏。庶几哉中国之武士道发见于今日。由是而保全土地，捍卫国家，自易易也。所愿与同胞共勉之。地方自治之不讲，秩序紊乱，有害治安。野蛮自由，实阻进步。急宜仿各国地方自治之良法，因地制宜，以举行地方自治之事，使一国之中，井井有条，毫不错乱。合自治团体，以营事业则成，以讨仇敌则胜，又何羡西邻之富，东邻之强哉。学堂办理之不善，最足以减进步之速力。近数年来，学堂学生之罢学停课，各直省已成为风气。可造之青年，荏苒岁月，虚掷光阴，急于小忿，昧于大局，长此悠悠，安望进步。岂不思祸悬眉睫，望才甚殷乎。今若此，办理者固不能辞其咎，而为学生者，亦可以先自猛省矣。女学不兴，中国断无图强之日。以二万万之女子，逸居无教，事事仰给于男子。男子以一人之身，而负室家之累，尚何望能力之发展于外乎。亟宜大兴女学以教之，则女子有学，堪为内助；男子无室家之累，其能力当数倍于从前。男子之能力数倍于从前，中国之进步可翘足而待也。国民之能力与国家之关系若此，顾可不汲汲以图乎。日本明治以前，民智塞，工艺劣，翻然维新，而有今日。日人非昔拙而今巧也，

其灵明伏而未发，其思想伏而未开，一旦开之、发之，迥非昔日矣。我国人之受病在于好静不好动。今而后振刷其精神，扫除其故习，以追日本欧西之盛不难也。昔犹踯躅不前，颓然依旧，事事望政府，事事招失败，事事贻笑于外人，事事受制于异族，则天然淘汰之公理，将不能逃。悲夫！

警告中国之壮年（二十号）

肖　黄

中国今日，值新旧过渡时代，国民中最紧要者，厥维壮年。而全国壮年中为全国人所切望者，不在少数特出之壮年，而在多数平等之壮年。以近年所闻所见者论之，吾国壮年具有国家观念，牺牲一切，呼号奔走，直至以死殉国，衡以国民而无愧色者，固不乏人；然大多数则皆视国家与己身若无甚关系者，约有两种：一种视国民责任为非常事，自谓无此学识，而不敢担当者；一种则视国民责任为等闲事，每一举动，冒其名而亡其实，不过借此以营一己之私利，博一己之虚名者。夫以如是之壮年，如是最大多数之壮年，不事改良，不求进步，则吾中国必永堕地狱，沉沦苦海，将永无振起之日矣。吾为此惧，吾不能已于言，作此自警，并以警告我国大多数之壮年。

一国之壮年者，一国国家之中坚，一国人民之保障也。其关系于一国之形质也，如草之有茎，树之有干，屋宇之有栋梁，体躯之有骨骼。其关系于一国之精神也，如机关头之于汽车，水雷艇之于海战。老者之任倚于壮年也，如托孤寄命之臣。幼者之托庇于壮年也，如先锋近卫之将。吁，一国之壮年，国家艰巨之所系属者为何如！国民前途之所仗赖者又何如！故以壮年与其他之人民相较，一似处于同等之地位，而实非处于同等之地位也。吾于是论国家之有人民与人民之于国家，不能不重其责任于一国之壮年。

虽然国家无事，吾不敢独求全责备于一国之壮年。国家有事，不至艰危，吾亦不敢深求全责备于一国之壮年。试问今日之中国，岂犹是宴然无事、歌颂太平之中国耶？抑岂犹是偶亏薄蚀、不失小康之中国耶？皆非也。时已危，势已迫。国祸种祸，转瞬益深，不得以国家

无事与有事不至艰危者所可同日语也。噫，吾国壮年处于今日，慎勿以前人贻谋之不善，遂委心任运，以为挽回而补救之可以俟诸异日。果尔，即令中国将来有人可以副今日壮年之望，吾恐沃土神州，国邱墟而民奴隶之无穷期矣。此何故？以中国时危势迫，国祸种祸，转瞬益深故；谓予不信，请先观今日中国之内容。

东方病夫，老大帝国，此写照中国真象之代名词也。滩边乱石，一盘散沙，此比拟中国人民实况之形容词也。近年以来，忧时之士，不忍听中国之终于沦亡者，咸起而发钲击鼓，大声疾呼。于是朝野上下之人，为一时之危言正论所激动，曰变法变法。今试执国人而问之曰："中国变法否乎?"必曰："变。"而不知其已变者特外观十之一二而已，若自其内容平心论之，则直谓之不变可也。夫政治、武备、工艺、教育，荦荦诸大端，其程序之美恶，可以表现一国家之状态；其成绩之优劣，可以决定一国家之盛衰。今中国变法，语其政治，则仅以立宪为口头禅，而政界之黑暗腐烂也如故。语其武备，虽改用新军，而召募无教育之游民，则练勇防营之性质也如故。语其教育，并无精神的教育，以鼓铸国民；且形式的教育亦未完善，与旧日之黉学书院，相去几何，其迂腐无用也如故。教育不良，则民智之不发达，民德之不增进、民力之不兴起也如故。语其工艺，则制造不良，器皆苦窳，商业闭塞沉滞，不能抵制外货以塞漏卮也如故。中国之内容如是如是，即无外患亦未必可以侥幸苟免，以自生存于世界，而况乎外患之交集于目前者有如今日。盖自甲午、庚子两役后，外人已洞悉吾国有鱼馁肉败之政府，愚弱涣散之人民。于是移其宰割非、澳、南美之野心，并吞犹太、荷兰、埃及、印度、安南、缅甸、朝鲜之伎俩，集注于东亚大陆，协以谋我。而其谋我之术，或以兵力，或以商务，或以债款，或以铁路建筑权，或以矿山采掘权。不啻群蚁之附膻，百川之赴海。近今十余年间，东西列强于扬子江流域、大海沿岸，以及两广、云南诸省，或托租借之名，或下掠夺之手，或出刁狡之策，使我险要港湾及矿山铁路，相继丧失。推列强之用心，是欲非、澳我也，南美我也，犹太、荷兰、埃及、印度、安南、缅甸、朝鲜我也。质言之，是欲奴隶我也，牛马我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釜底燃薪，任人烹割。呜呼噫嘻，今日之中国，是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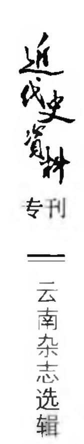
夫吾国人民，神明之华胄也。天祸吾国，不幸遭此恶劣险猾之政府，不能以实心行实政，徒逞异志，以愚弄我人民。列强知政府之不能保吾中国，吾民之怵于鞭箠而易于驯服也，亦狡焉思逞，野心勃勃，遂日以经营中国为事。然则专制吾民以召列强蚕食之祸者政府，挟政府以图饱其欲壑者列强。毒日伏而日深，祸益起而益剧。吾国神明之胄，岂真永为奴隶牛马而不顾耶。惟吾国人民，其先我壮年而生者既已衰老迟暮；其后我壮年而生者，又幼稚尚未成熟，投艰任巨，势所不能。吾惟切切焉愿吾国之壮年，外疾时变，内发良知，行老安少怀之仁，坚继往开来之志，投袂奋起，以救时艰，勿灰心，勿退步，勿丧气，勿观望来者，勿倚赖他人。凡关于国家、关于社会一切公利公益为吾力所能至者，亟行之。非其素所长者，勉强之。或以血，或以脑，或以文字，或以口说，或以赀财，或以刀剑，各挟一术以为进行之方，即并向一鹄以益国民之责。则庶乎可以拯吾国眉睫之急祸，造吾国将来之幸福。

（未完）

云南少年歌（二号）

滇南少年

我本云南少年人，因作云南少年歌。云南正待少年起，少年将奈云南何。云南广袤四千有余里，人口一千二百余万多。开自神禹。历大蒙，迄大长和；段氏自雄传尤久，有明一代极嵯峨。近数百年进步捷，文明直与内地诸省称同科。岂期今时期，忽焉西南张网罗。争似蛮触计狐免，欻如蛇豕兵鹳鹅。掸国交趾痛沉陆，日对滇图相摩挲。若有人，山之阿，披薜荔，带女萝。凝睇含笑数十载，几使新亭人叹，不殊风景殊山河。老犬何以安无恐，幼稚何以平不颇。嗟嗟我少年，自顾责任当担荷。投愤而起决众志，从学四方争切磋。京师首善入大学，西南域外亦观摩。人众学新推东国，破浪争来趋旋涡。徐福应得不死药，鲁阳应有挥日戈。日日望故乡，金碧光彩非销磨。民族智非巫来由，国权立非摩洛哥。但得学成早归来，对我老幼颜无酡。



从政当如蠡与种，从军当如牧与颇，爱国当如玛志尼，辟地当如哥仑坡。勿为古人羞，古有三下海洋之郑和；勿为今人害，今皆颠连困苦之皤皤。龙在田，土司耳，尚能驰马驱象战黄河；鼓南池，文士耳，亦且提兵出没七洲洋外之洪波。嗟嗟我少年，今日当如何，明日当如何，自爱当如何，爱人当如何。光阴如箭日月梭，人生由我不由他。君亦云南少年人，请君同唱云南少年歌。

三　经　　济

云南大实业家赵老人传（二号）

佚　名

近世纪来，问国之富，以煤铁对。云南者，五金煤铁之渊薮也。欧人凡至其地者，皆能啧啧言之，谓云南一粒之沙皆黄金也。嗟乎，一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方英里之黄金窟，将得数辈大实业家开发之而利用之，则云南将以富雄于东西两半球。对于世界至富极强之六七大国，称工业国焉。虽谓之曰亚洲英吉利可也。呜呼，吾念及此，吾安得不思赵老人也。

亡云南者一滇越铁路而已矣。呜呼，个旧厂主人翁安在，好自为之。变革其旧法，增集其股本，扩张其矿地。参考新理，研究学术，改用新式，发达进步。滇越铁路赎回之自筑之，一切筹划合个旧全厂之力，独力担任之，裕如也。十余万方英里之五金渊薮，不知有若干未经发现之个旧，百个旧焉，千个旧焉，吾安得而限之。吾甚惜夫以若大之舞台，而上观古人下观今人，登此舞台演出风云者，仅赵老人一人也。仅赵老人一人，亦既贻留我云南人以莫大之凭借，若更得如赵老人者数人焉，滇越铁【路】、滇缅铁路、滇川铁路，指日可以成工。且将西经营一线，经会理州入西藏；南经营一线，横贯广西达广州；又分线至湖南。四通八达，农工商业，技艺学术，长足进步。庄严美丽之新云南，吾将跂予望之。且亚洲工业国，乃公断居首席也。

呜呼，吾言至此，吾欲泣，吾欲歌，吾恨吾滇之仅有一赵老人也，吾甚望吾滇之更有数赵老人也。

立国于二十世纪以后，几于有此则立，无此则不立；言富强于二十世纪以后，几于是此则富，非此则不富。此者何？矿业国也，制造国也，商业国也，陆海军国也。如美国可谓之制造国，如英国可谓商业国，如德国、日本可谓陆军国，皆富而强。返观我云南则何如？于戏美哉，云南者具矿业国之资格者也。一赵老人奋乎上，更无数赵老人焉兴起乎下，遂使我世界矿业国之名誉，及今犹不得震眩各国之耳目。不惟此也，我之旧云南，且将变为条顿、拉丁两种人之新世界焉。循是以往，十四万方英里之内，一砂一石，他族皆曰："乃公外府所藏，非尔云南人所得有也。"赵老人开矿业国之幕于前，竟无一人焉能继其后。至于今日，且将让他族重开新幕。而我一千二百万云南人所据有之庞然硕大之矿业国，所谓天府膏腴，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者，不啻遭洪水之变，沉没于太平洋海底。而我矿业国开幕之伟人，亦遂不免为亡国民之祖宗。呜呼痛哉。

吾故为赵老人作传，阐明其心法，列举其事迹，以期待我父老子弟之思想不俗者，苟有数人焉，得此心法之的传而兴起，则我矿业国建国之事业有托焉矣，我矿业国建国之伟人接踵焉矣。

赵老人者临安通海人也。少不喜读书，及冠娶妻，生二女，中年失怙恃。老人之父以富闻于乡，善贮蓄，贻留于老人者甚富。老人又继续保存之，以故家赀累巨万。然老人敝衣蔬食，拥巨万之家赀，自视欿然也。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李西蒲开凿苏彝士，岂非一种野心之作用耶。赵老人者，最富于野心者也。老人平居常语人曰："受此身体发肤于天地父母，而唯是以吃以著以婚以宦以老以死，太辜负此七尺躯矣。有巨万之财，而惟是宫室、妻妾、酒肉、衣服、田园、子孙，大辜负此巨万之财矣。"呜呼，古今中外，各大野心家，如张博望、班定远，如哥伦布、李西蒲，孰非根本于此精神而成就其伟大奇特之事业者哉。

亚美利加发见，为地狭人满之欧洲开出一新天地，斯诚世界史上有一无二之大事业也。苏彝士河开通，始开欧亚交通惟一之大道，斯

亦世界史上占无上价值之事业也。而赵老人之所表见则何如？发见个旧厂，以视哥、李二巨子渺乎小矣。虽然事业之有大小，以其所遇之有不同。吾侪学古人，亦惟学某所根本以成就此事业者之心法、之道德，而非学其事业也。有此心法，有此道德，可以出而任一切事，随其身之所遇而或成就大事业焉，或成就小事业焉，或竟无所成就焉，总之皆不失为伟人也。如哥伦布、李西蒲，吾服其大略，吾尤不得不惊其奇遇。如我赵老人者，遇不甚奇，而至其心法其道德，则与哥、李二巨子若合符节，通观老人之生平可以得之。

某家居时，不喜读书，好访问郡邑风俗人物轶事，常从故乡先辈父老访杨武愍公、梁士美公、赵老人及杨文襄公、钱南园先生事甚详。当时某于此数公者，既俱极崇拜之意，及游东邦得读世界史，乃更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时时讴歌杨武愍公及梁士美公、赵老人不置。尝见欧人称新大陆为亚美利加之新大陆，我中国人亦称中国为禹域。窃谓云南一省，普通当从禹域之名，而最近之历史，则云南殆为杨武愍公诸巨子之云南。至于钱南园先生辈兴云南之关系，其所以贻留我后生者，不过宋明诸儒所自相标榜之气节文章四字。究其实，可以成文天祥、陆秀夫之名，而不可以救陆沉之患。君子为我民族痛焉。杨武愍公、梁【士美】公之伟烈，容他日搜集记载之，今先与我父兄子弟言赵老人之生平。

养十数万之行商坐贾，劳动苦力及其他营杂业者、坐食者，先后制造出百巨万之富翁若干人。国帑赖以接济，赔款资其协助，成聚成邑，车马辐辏，使临安府在云南称富庶焉，非今我所谓个旧厂耶。虽然天未生赵老人以前，今日之个旧，在当时为一望荒山，怪木恶林，纠纷错杂。逐断草枯刍牧者，且不至其地，殆如四百年前之亚美利加，空留一新世界于大西洋以西人迹不到之地。幸也，天殆将欲开矿业国之幕，特为我云南生赵老人也。赵老人生长通海县，不喜家居，好浪游，广结交州郡子弟。其所识多里中无业者，往往在诸县中为任侠事。时或与其相知数人，酒食征逐，狂歌豪饮。酒酣耳热时，或醉极而泣，捶胸顿足。嗟呼，天既生奇人哥伦布，即不得不以大西洋探险至奇极险之事业位置之，苟不以此位置之，则此奇人者，将效阮籍之哭，不得其所以终身。赵老人无故垂泣，凡以此也。虽然，天生赵

老人于云南，是天特以矿业国开幕之事业属之赵老人。天之待老人可谓不薄，老人亦可以踌躇满志矣。

老人之初试于开矿业事也败，再试又败，又再试又再败。久之巨万之家资，倾其大半。亲戚知友有劝老人止改营他业者，老人曰："吾将尽数倾之而后快。"妻及二女皆力谏不能止。未几复试，试而败如前，至再至三，败也如故。经历若干寒暑，备尝若干苦艰。其结局也，一无成就。至是老人之家产荡然无余，老人祖父所遗旧屋数椽及墓地数亩皆已改易主人，妻及二女操纺织业以自活。于是老人乃只身潜走他地，削发为僧，悠然自得，以为而今而后，稍稍不辜负此昂藏之丈夫身，而亦不辜负此巨万之财矣。嗟乎，欧洲豪杰巨子多矣，而独让一哥伦布收发见新大陆之功，岂不以此点精神耶！岂不以此点精神耶！青年男子有学赵老人者乎？学到此处，便是伟人，便是圣贤。

初老人之经营此事业也，其本意非为营业殖产计，不过一种大略野心驱迫之使然而已。故老人最初募集苦力工人，动众之先，即与众工人宣布腹心曰："吾视诸君犹兄弟也，诸君宜实心任事，勿掩饰耳目。若得金矿，富贵与诸君共之。即不得，吾牺牲万贯家财，倾家丧产无所恨焉。"以故工人异常踊跃，视同己事。老人性好节俭，常节衣缩食，厚待工人而薄于一身。里有谚曰"赵老人吃豆腐渣"是也。工人以此更益感激，每思得当以报。是以直至赵老人倾家时，而工人无一解散者，且益奋勇将事，各出私蓄以赞助团体。初老人之去也，出其太夫人所还数珠一串，售之得银数十金，以交一工人曰："分给诸兄弟，吾有事他往，明日即归。"众工人得此银，闻系老人售数珠者，众皆泣下。过二三日老人不归，众工虽惶惑，然感老人精诚，不欲解散。异哉，天地间偏有偶然之事，出人意外，个旧之锡厂，即以此夜发见也。于是众工皆呼老人万岁，然不知老人去向，分道求之不得。久之遇老人于某僧寺之中，然老人已断发为僧矣。以发见锡矿之事告，并请老人归作厂主。老人微笑曰："果有此事，吾之大志偿矣，我空长六十年，也算是做了一事。厂上之事，诸君能自了之，不必更烦我。"坚请坚不往。于是老人为僧，夫人及二女仍业纺织以自给。众工欲奉老人为厂主不得，供以金帛不受，乃为老人大起寺观，土木工亘十数年。嗟乎，成都桑八百株，田五十顷，与禅房花木、茅舍机

声相比较，如赵老人亦人杰矣哉。

腾越关之商务（九号）

雪　生

腾越为滇缅通衢，商务素称繁盛。自英踞缅甸，影响所及，我素执缅甸贸易界牛耳之商业家，受一绝大打击，竟萎缩蜷伏，退居于劣败淘汰之数。近十余年内，如和顺、绮罗、大董、东练等在缅腾关间之商号，倒闭者不下三四十家，即殷鉴也。兹又继以开关辟埠，任人入我内地以自由竞争。其商力之逆袭横来，虽一日千里，犹不足以喻其速度，凡我市面销场，人民日用，几几乎无一非洋货所充斥矣。而官场之土税厘金，又层层敲剥继乎其后，外制于人，内窘于官，吾商业不日趋死地，其势亦有所不能。虽然，此犹中国一般商务上所受之通病，而腾越尤有最危险之一大患，如英人以二钱九分之银币，当华银六钱余分使用，流行于我腾永一带。自前年，则又许运华银入缅，以六钱余分之华银，买英人二钱九分之纸票。非此则不能购实洋货。据光绪三十二年概数计之，约在二百万两有奇。尚有行商小贩之数不在内。总之，凡入口货，除出口货数二十余万两抵销之外，皆以净银购入之，以后即以此为假定漏卮之数。以洋货将来之趋势观测之，铁路一通，运费愈减，则货价愈廉，而入货愈多。我又无农工制造以稍为抵制，漏卮数必不止此，可断言也。腾越一关，须二百余万两，合之蒙自、思茅两埠，为数亦必不相上下。统计三埠，每年须六百余万两，十年则六千余万两，试问云南能经几许六千余万两之漏卮乎。即此已足以自行灭亡而有余，奚待外人以武力占领。况武力战争即尾经济战争以俱来，言念及此，心悸肉颤，我商界同胞其知之否。兹得腾越关税务司英人聂必迩腾关商情报告一篇，暨生也有涯斋主人腾越商务调查一篇，俱足见腾关商务情况之一斑。合并登录，以供众览，并冀我身受之商界，亟群起研究自谋补救焉，否则十年二十年后之趋势，有非吾人所敢知矣。悲夫。

（甲）腾越关税务司英人聂必迩光绪三十二年腾关商情报告

窃查本口贸易情形，今年衰败之相，并非意料所不及者，而核其

短减之数，仅只如斯，将来尚有几希之望，推其致败之故，皆由于土药滞销。迩来膏捐等费，逐渐加增，远道转输，为费尤重。又兼他省种植罂粟，年此年多，皆足以扼土药之吭。上年贩土商家，存货不能出售，以致压其成本，成本周转不灵，终年之银根以紧矣。本年岁首，中英商议各派专员会同测勘滇缅西北一带边界。迨至二月，始各从蛮囊绷迤北一带开首举办，履人迹向来不经之地。时在暮春之杪，测勘至纬度北二十六度十分之摆坝地方而止。滇缅建造铁路，早已腾于口说，及至本年始有欲由新街至腾越修一小铁路之主意。两国未经定妥之前，议将该路先事查勘，计算花费应在若干，再为商订。英国国家允以分员前来测绘。十一月有印度营造处之总测绘师李君带同随员人等，业已分段举办矣。想此路若可敷设铁轨，彼来往诸色人等，罔不欢欣鼓舞以观厥成也。本年以缅甸发有存票之洋货，统计估值印洋二十七万四千八百九十一元。缅甸应行发还之税，计合印洋九千二百六十四元。

（一）本关税课　本年共征获关平银四万一千六百一两，减于去年一万二千三百十两。总数内进口与子口税占百分之九十分，出口税仅关平银四千三百六十八两耳。

（二）外洋贸易　查进口洋货，共估值关平银一百四十四万三千二百十六两，去年则有一百七十四万七千八百二十两。总数内系有八成为棉花及棉花制成之货。所占本口第一大宗货物，即系棉纱。去年估值在八十四万九千八十九两，本年则减至六十万六千七百六十七两。此项货物，因运赴距本口较远之销场，颇觉为蒙自来者所制耳。疋头类之要紧者，厥为意大利布，本年估值十万五百八十四两。人尚乐于胜用，以作衣帽之需。虽比去年估价短绌甚多，而较之前年估值四万一千七百四十一两者，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原色布几于无人购用，本年为数只有九千九百六十二疋，去年二万二千一百十三疋。印度斜纹布、花剪绒，亦形减色。提花布，及时新艳丽之布，均见加涨。绒货类，除哆罗呢、哔叽、大企呢三项，所来不多。其余绒货，更属罕观。杂货总数，尚有起色。查其多出之数，大都棉花助之，估值在三十万二千一百四十八两。咸鱼及日本自来火，则有江河日下之势。惟雨伞一宗仍是有加无已。燕窝，去年估值四万一千二十八两，

本年则五万十三两。玉石亦有加多。近来本地油价日益昂贵，以致美国煤油因而多销。不用美国货物之风潮，卒于本口去年销，一万七千五百五加伦，今年增销至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五加伦者，无所窒碍焉。

出口土货，查本省迤西一带土产之可以能受运缅花费者，甚属寥寥，以是商务仍然碍于推广。统计出口共值关平银二十三万六千七百八十三两。而黄丝，石黄，已占估价四成之三而有余。黄丝一宗，原自四川而来，本年致少之由，闻因缅甸瘟疫盛行，是以牵制耳。其它土货，实与商务大局无甚关系。将来如有铁路可通，运货如能轻减，或者本地所产之铁锅、篾帽、纸张等货，可冀振兴。坝夷地方所出之鸡与鸡蛋，亦可以多多出口矣。

复出口洋货无。

（三）沿海贸易　无。

（四）内地税则　洋货入内地本年情形仍与往常无异，全年共发子口税单一万二千七百八十一张，共合货物二万二百三十九驮。

（五）船只　无。

（六）旅客　无从稽考。

（七）金银　本口册载数目，不能作为定论。缘本地出入商贾，大都不肯报关，恐将银钱消息泄露人知，致启中途窃劫之祸。

（八）土药　无。

（九）杂论　本地政府去岁举行各项新政，及【年】底不甚得意。所设之警察局，因查得渐滋窒碍，办至本年四月即已裁撤。劝农局之情形，亦复与警察局无甚轩轾。缘去年开导乡农，于春季添种菽麦，反失其时。今春虽欲重申前劝，嗟哉农夫，听之藐藐，以故劝农一局，不能不继警察而解体焉。本年夏季，迤西一带骡马，多有得患嗓瘟之症，牲口倒毙，约在数百匹之谱，土人云此症惟牛不受传染。光绪三十二年月日代理腾越关税务司聂必迩呈报。

（乙）生也有涯斋主人腾越商务调查

（附）洋关情形　地方官土税　邮政局　电报局　厘金　专钞

腾越商务虽为滇缅交通之枢要，然又非有腾缅直接之关系。盖输入之品，非缅甸产物，而输出之品，亦非尽腾越产物耳。而输出品常

不敌输入品十二分之一，皆天产物也。至于制造品已属全无，然此天然物尚非尽为本省所有。其输入之数，以无出口物之抵制，几至以有限之银，往贩而来。呜呼，无农工矿以为后盾之商业，为人制于死地，此必然而不可逃之数。虽然，迤西商务虽劣败于外人，而犹得本国外省之补助，以多产鸦片之故也。今膏捐既重，我人民亦群思自奋，戒烟之举已雷厉风行。此种贼害社会之毒药，将见不能销行。本国之补助项已日减，而为外人吸收之银数，则日见其多。呜呼云南，其将伊于胡底乎。舍亟起振兴农工矿实业以树商业竞争之基本，其道莫由也。至自办滇缅铁路以流通商务，设银行集公司以团厚商力，亦根本上所亟宜着手，不可一日缓者。商界诸公其亟注意。兹就关于腾越商务者，分条调查其大略如下。

（一）交通 腾越居丛山巨壑之中，交通素称不便，运负皆用马匹。由八募（新街）至腾城，须时八日。由腾越至永昌，须时五日。由永昌至下关，须时九日。由下关至省城，须时十三日。在永昌下关卸换马脚，又约须十日上下。总计由八募至省，共须四十日之谱。每货一驮，由新街至省，以现在运价论，须费银十四五两。

（一）入口货 以棉花、棉纱、棉布、意大利布、小呢、哔叽、洋火、煤油为大宗。余如洋铁货、磁货、石碱、洋伞、燕窝、海菜、干鱼等类，销数亦巨。所入之货，在腾越销售者百分之十一二耳，其余则销之本省之各府州县，四川、贵州亦可销少数。

（一）出口货 以黄丝、四川省产，滇省仅产少数，不过百分之五六耳。石黄、大理楚雄一带产，每驮运费，则过于本金。牛皮、牛角、以去年为最多，因到处牛瘟流行之故，否则，为数亦少矣。丽江马匹数者为大宗。余则如铁锅、纸张、篾帽、鸡鸭蛋、底线、棕盖等类。总计以光绪三十一年出数为最多，亦只值二十余万余两。以此比例，出口之少，已不堪言。而此间商人，只知谋朝夕目前之利，作洋人贩货之奴隶，未有计及将来与夫自身者，斯亦大可悲矣。

（一）盐政 腾越一带，应销五井官盐，因交通不便，运费浩大，到腾域每斤价须七分余厘。如再搬运他地，则更不止此。而质料又不佳，兼以其价昂之故，衔接缅界一带之司地，以至南甸、河西、清水、明朗等处，遂皆专食由缅甸私运入口之海盐。此种海盐，本在例

禁，然因物佳价廉，人故乐购食之。私贩之人，已日络绎不绝。蛮允唯有缉私营兵一营，又名盐捕营，该营设管带一员，额兵一百八十名，分巡各关卡。权限规定，如有私运缅盐入界者，查出后盐则充公，运盐之马匹，则许半价取赎。无如与缅连壤之地过宽，通缅之路亦太多，虽有缉私营亦无可如何耳。每岁私入之数甚巨，如能与缅立约、照约课税，每年至少可得十余万金。其入口之利弊，则在订约之时之善否。或者指定年限，俟铁路开通之日，此约作废，私贩仍在例禁。或者专指定中国人方得贩运入口，外国人不能作此商业。又指定只准销至南甸，或曩宋关为止。然此中外交机缄，亦非今日之官场所能办理而不种外交之恶果者。且食盐自来为国家之专卖品，属于内政范围，禁在我，弛禁亦在我，原与外国无干，不得牵入国际交涉以自缚茧。为今权宜之计，惟如光绪庚子年滇抚李经羲所批办之海盐抽收局之法，严订章程，画清范围，暂行归绅商办理，或滇蜀腾越铁路公司办理。不然，虽禁亦如不禁，徒坐耗我人民之膏血，养此无用之兵弁，以作危害商民之大毒而已。如前年该营管带龙某，敲揞某商数千金，又与腾越厘金委员黄某通同自运入私盐二一百驮，为土民所发觉，龙某分肥以给之，事遂寝。又如近日某管带，与盐商等串谋，每私盐一驮，抽洋一元，暗入私囊，许其明目张服入关售卖。龙陵盐补营亦然。故腾越龙陵一带地方私盐充斥，官盐几无人过问。甚至腾越镇道厅署内亦食私盐，不以为怪，其它可知，可为浩叹。

近闻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禀请开办抽收，以作铁路股金，滇督未曾批准云。

（一）出口净银　自光绪三十一年起，每年约在二百余万两。

洋关情形

（设立时代）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现用税则）系千九百零一年前旧则。现通行新则，尚未改用。因开关时曾与缅甸有约，盖新则较旧者所抽为重之故也。

（办法）照旧则。

（进口）减三成。

（子口）即进口后运入内地销售者，照税则收征半税不减。即十分之五。

（土货）非出口者，则由厘金局、土税局征收，补出口货，有由

内地厘税票据，方能到海关纳税，取出口票。

（职员）现税务司英人梅乐和（F. W. Maze），帮办英人墨瑞阁（A. J. Magregor），验货手美人戈阿达（A. D. Copeland）、英人周纳司（J. E. Iodes），文案戴鸿勋（四川人）、王豫梓（直隶人），翻译祥麟（满洲人）、方观兆（广东人）、谢荣萱（福建人），正关委员二人，书记七人，执役多名。

（分关）龙陵、蛮允、弄璋街每关委员一人，由关道会同税务司札委。书记二人，执役多名。

（查卡）龙江、蚌西、蛮线各卡，委员一人，书记一人。

（开支）每年所入税项下，平均得四万余两。由官银号收，海关不动此款。每年支出须约二万余两。由总税务司发来，不用征收之款。

（关道支出）关道津贴每月一百两，官银号委员二人，薪水每月二十八两，书记三人，薪水每月八两，各分关连正关，薪水二百两，书记数名，薪水约五十两。其它开支未详。

每年关道报销开支银约二万两，以上比较可得大意。

现修盖新税关及税务司住处，为赫德之款，即其税产也。

腾越厅土税、牲税

（入款）以昨年收入款计之，除各局所开支的款，及承揽包办之人入私囊约在万余金外。厅官所得正项六千七百九十两。

（解款）二千三百两。

（场所）本城　龙江　界头　江苴　西练　柳树塘　太平地　南甸　干崖　古永　猛连　蒲窝　弄璋街　盏达　蛮允　缅箐

（入款细数）龙江一千二百两，界头一千两，江苴八百四十两，西练八百四十两，本城六百两，柳树塘二百两，太平地二百两，干崖一百二十两，盏达六百两，南甸八十两，古永八十两，猛连八十两，蒲窝三十两，弄璋街一百两，蛮允六十两，缅箐九十两。

腾越厘金

（办法）照通省厘金章程办理。

（场所）同税局。惟蒲窝不有。

（入款）不定。

（支出）以所收入一成为开费，其余即由小票零星得来者。零星小票，即厘金委员自制，或卡役自为者。弊窦百出，莫可言罄。而我行商小贾，亦即坐困于此。

委员一差，自开关后无甚大出息。然做一任，除往来夫马应酬官场及妻妾子女一家人之奢华用费外，尚可存三四五千金之谱。今举办膏捐，又添一发财之门路也。

综上各税厘观之，吾民尽如斯之义务，纳如斯之层层重税苛厘，不得享有丝毫之权利，此何为哉。犹曰专制国家之人民，应纳之国课！应尽之奴隶义务也。何除纳国课以外，而强盗之官吏，小偷之局役，非吾祖宗也，非吾孙子也，每一任必掠劫数万或数千以去，吾民无敢过问者。丽衣美食，娇妻艳妾，无一钱不属吾民之脂膏。噫，强敌吸收于外，官吏偷盗于内。强敌之得以吸收我者，亦由官吏只知虐商偷钱，使我商力萎缩之所致。吾民终岁血汗有几何耶。何不幸而生此时势，生此国家，其将终古尽此奴隶牛马之义务、坐以待亡乎，我同胞其思之，其重思之。

电报局委员一人王文炳，湖南人，司事报生共六人。岁入约三千余两。可敷支出，偶有盈余，以腾越商家拍发之电多也。惟字费太贵，隶属云南电报总局。内容无甚弊病，有平人寄关地方政治之电报，时有刁难。

腾越邮便总局

（所属分局）永昌下关大理丽江龙陵蒙化维西旧衙坪鹤庆永北蛮允共十一局。腾局每岁入邮费千余金，支出约二千两。统各局每岁除入款外，国家约补助三千余两。

（邮件）信多物少，商号信件居十成之七八，亦由交通不便之故也。

（性质）附属腾越海关。

专钞

（入款）每年平均在二万二三千两，进口每疋抽六钱，出口每疋收二钱五分。由腾越海关办理，银则收归关道，余款存在腾越厅。按此款前概属我商民自行办理，自行抽收，自行存储，自行移作公益费用。

（出款）南甸、干崖、盏达三司岗银，中分南、干两司共得九份，盏达一份。进口钞每匹分与三司一钱五分，出口钞分与三司每匹五分，常年约分与四千余金。保商营经费，每年九千两。还缅甸修路款，（按此款系与英人共修古里戛新路所借者，因石梯红蚌河旧路难走也。）借款共六万余金。进出口每匹抽一钱偿之，每年约三四千金，此款大略须十余年方能还清。前腾越学界曾议禀将此款提归办理学务，或提归腾越铁路，股票则填归地方兴办公益项下。今方调查清晰，知厅官叶如桐不问诸吾主人之商民，早已擅敢作为借款之抵押矣。

又专钞一款，前叶如桐因与缅甸交界处案件，办理不善，不惟损失国权，且将此款存项私提一万余两，作为英人赔款。此事原因，甚为复杂，后当另文纪之。官场做事，真令人眦裂发指，惟恨吾民力薄弱，莫可如何也已。

驻缅华商无领事之苦（九号）

缅甸特别访事员

凡己国商人驻于他国，必设领事以收治外法权，此世界各国之公例也。我国驻缅商人，已十万有余，滇人居多数，粤人次之，闽人又次之。交通商业，已数十年。而政府竟冥然罔觉，未闻有一领事之派遣。近来英人税役日繁，华商之被其苛虐，呻吟憔悴，抑无诉者，不知凡几。今略举其大者：（一）户口人头税之偏重；（一）诬藏烟酒，任意捉拿；（一）商旅多被惨杀或毒打于缅人，无人根究；（一）全缅数万人，无一国文学堂，以兴教育。即此四者，所失匪细。哀我华民，在内既难营适当之生活，在外又不得法律之保护。五洲虽大，竟无所容，亦可惨矣。夫安南华侨，既因滇督之奏而设领事矣，独缅甸尚阙如，吾不知政府是何居心也。

记者案，西历一八九四年，续议滇缅界务第十三条云：中国可派领事官一员，驻扎缅甸仰光；英国可派领事官一员，驻扎蛮允。（中略）如将来中缅商务兴旺，两国尚须添设领事官，应由两国互相商准派设。观此，则缅甸之必设领事，乃条约上应有之问题，且为保护国

权之必要，政府果何所惮而不为耶。

东京合盛元银行出张所之达誉十号（广告）

合盛元银行出张所创始以来，受学界极大之欢迎。盖以该行关于营业各事，均无不恳切周到，敏速克己，予学界以极大之便利故也。今该行感学界之盛意，极力扩张，虽日本银行所有之特色，亦无一不具。而为祖国购买书物之便利，虽少至三二元，亦允代为汇兑，尤具各大银行未有之特色。又深虑各代办处或再有效某代办处汇兑迟延，以致有损该行信用之事，特为一律停止，以保全其固有之信用。本社查该行办事诚实，特为介绍。至该行固有之特色，尤为美不胜收，兹撷其要如左。

一、该银行出张所，参酌日本银行条例办理，承日本大藏省之许可。

二、该银行因中国银行开设外洋者尚居少数，而在日本开设者止该号一家。今为实行交通之灵活，由神户合盛元支店分设东京，名曰合盛元银行出张所。

三、该银行在中国创设于道光十七年，原资本金五十万两。三年合期决算，至今三十余次，屡次盈余公积合总已足六百五十万两。

四、该银行出张所营业时间，概以每日午前九时起十二时止，午后一时起五时止。因谋诸君子利便，特别于日曜日午前八时起十二时止办理事务。

五、该银行出张所之汇兑，凡内地各分号或代理处，以及日本银行相往来者，均能彼此汇兑，其汇费按上海各国通常价格所规定者，以昭划一。

六、该银行出张所存款利子，按时定者，格外增加，以及汇兑交割皆异常迅速。

该出张所及各支店分号住所如下。

日　本

东京神田南神保町四番地合盛元银行出张所　神户海岸通三丁目　大阪川口七番德顺和内

中　国

直隶北京寓打磨厂中尚古店保定府寓秀水胡同内汇康元天津寓针市街嘉兴里内张家口寓下堡东关赵布店内盛京省城寓大北洄［关］万福古店营口寓大西关裕盛长内锦州府寓东大街大墙胡同安东县寓前聚宝街玉合栈内大东沟寓玉合升内山西太原府寓大南街路西天合元内祁县寓西街西廉节巷聚源栈内太谷县寓大西街钱龙巷元贞吉内大同府寓大南街路西恒德馨钱铺内归化城富大南【关】头道巷长泰南店内丰镇厅寓衙门东街路北谦益玉钱铺内包头镇寓前街路南义同原内河东寓运城钟楼巷中间路西朱宅院内陕西省城寓琉璃庙街路北三原县寓大北街路东河南省城寓徐府街路南山东省城寓四大街卫巷三晋源宅内烟台寓广东街永和丰内湖北省城　汉口寓金庭公店对门上海寓后马路济阳里内安徽安庆寓司下坡路东九江寓西门大街万和钱庄内

云南之实业（十、十四号）

炎　裔

蓄五金矿产之富，土地适于林业，气候便于农蚕者，非云南乎。民俗勤俭耐劳，富于实业家之资格者，非云南之人乎。据扬子江之上游，铁道既通，航路斯达，而运输可及于全国者，非将来之云南乎。呜呼，以如斯可宝可贵可崇拜而梦寐不能忘之云南，乃至为俎上肉、釜中鱼。以吾辈平生所最痛惜之事，孰能谓其有过于此者乎。顾痛惜而一筹莫展，乃真为俎上肉、釜中鱼耳。用是吾辈日夜奔走呼号，冀唤醒吾最亲最爱之乡人。同心努力，共济时艰。扶危救敝，转祸为安。则天之所与我以可宝可贵之土地，与吾祖宗之所惨淡经营以开辟之者，乃无所辜负也。顾吾辈之目的，虽甚单纯。而所以达此目的者，非一二言、一二事所能尽。总而论之，今世界无公理，强权而已；无文明，兵力而已。虽民生凋敝，则无以言强；库强匮竭，则无以言兵，欲为根本的解决，非振兴实业，其道莫由。余不敏，以爱乡故，用敢抒愚者之一得，以贡献于我同胞之左右。

一、铁道　铁道者，交通之机关，土地之脉络也。吾乡志士，不惜绞最贵重之脑浆，出最高度之热力，以为提撕警觉者，其主要点成

在于是。初不俟余烦言，而始知其急宜经营也。然诸君所已言者，多注意重于防卫的问题。吾则将于经济的问题，而赘以数言。盖使外人而修吾铁道，铁道既成，行李之往来，货物之转输，自必利用之，于吾似甚便。而彼则挟一定之资本以来，吸收吾无数之膏血以去；漏卮云云，此宁非其一大端耶。且道由彼修，则操纵之权在彼。而运赁高下之标准，可随意以规定。吾纵能大兴实业，出种种之制作品，以灌输于全国，或且达于外洋；而运赁上所受之亏损，亦当不少。不止此也，外人之扩充势力及于吾土，恒挟政治的及经济的两意以俱来。政治的或出于缓而为蚕食，或出于骤而实行占领，皆吾人所当防范。其为经济的，不外以吾土为消货场，使吾滇大兴实业，由制作而及于输出。彼欲使彼之货不受亏折，则唯于运赁上上下其权衡。诚如是，则吾之实业，其不呈恐慌之现象者几何矣。故铁道既居实业之一部，又为诸实业之总纲，其不可为外人所经营也如是。是故吾自修之，则害者转而为利。有出大资本以促其实行者，不惟深受吾辈之欢迎，且实贻子孙以莫大之利益。盖各国铁道之利，实驾他种实业而上之，吾非空言以欺人也。

按自修之说，今日吾国上下，均已公认。余之所以不惮烦言者，则以吾滇铁道基础未固，去实行也尚远，而外人之欲攫取也，虽燃眉无以喻其急。故深望吾国大资本家之急起而直追也。

二、矿业　自七府矿山条约成，而吾滇命脉已双手捧送于虬髯碧眼儿之前。呜呼，吾今日而始言矿业，吾心碎，吾胆裂，不如搁笔结舌，犹可免阅者诸君之烦恼。虽然，惟其为吾滇命脉，乃不得默尔而息矣。社员某君，已主张废约之说，事虽尚待各种之调查，及各方面之讨议；然吾甚望吾滇人出之以决心，辅之以毅力，以期目的之必达也。目的既达，乃合大多数人之资力，购新发明之机器，以从事于采掘。矿脉既富，斯来源无穷；矿质既佳，斯获利益厚。不数年而吾滇经济乃有活动之现象，而兵与强乃可得而言矣。呜呼，筹救滇者，岂可以是为迂远，而不取急进之方针哉。

且余更有言者，纵使废约目的终不能达，而七府矿山之外，固尚有无尽之宝藏。不急兴办，其必为七府之续，可断言也。呜呼，同胞同胞，集合群财群力，以兴矿业，是诸君应尽之天职也，是诸



君保身家不可少之筹策也，是诸君善居积以贻子孙之不二法门也。诸君如以余言为可采，则请略言矿业上必要之事项。矿业上必要之事项有二：一、宜设矿产调查会也。吾滇虽名为矿产最富之区，而某地有某矿，某矿之性质若何，开采之难易若何，一般人不得而知之，而外人固已烛照而无遗。何任其攘夺频频，而吾同胞犹熟视无睹也。今宜由省垣学界商界，创立总会。集随意之捐款，以预备踏查地步，联络各州县商学界设立分会，俾将各地所有矿产节略，随时报告于总会。总会资金稍裕，则聘矿学专门家，行实地之踏查。踏查所得及分会所报告，宣之报章，如是则人人知实利所在，且有措手之凭借。而起而企图者不患其无人，而集股兴办，乃稍易于从事矣。二、宜设法派送日本欧美留学生，研究矿学也。今欲兴矿业，自必采用新法。而吾滇学矿学者，既乏其人，则不能不向外国或他省聘用。聘用外人，而无驾驭良法，则桀惊不驯，终非长久计也。他省则学矿学者亦不甚多，偶有一二卒业归国者，即为其本省所聘。他省虽争之而不得，况吾滇远在天南。是宜即早预备，以免他日之聘用外人也。矿业之种类，以煤铁为主要，此尽人所知。而吾滇欲铁道之速成，则尤不可缓。铜则吾滇素解于京师者，年有定额；制造铜币，咸赖于是。而全国铜制品，亦半资滇铜，其额不可谓少。然开采但用旧法，且只以供解运为限耳。设改良而扩充之，直可运输于外洋，而为吾滇增莫大之利益。盖近来铜之用日广。除铜币及铜制品外，如电灯、电车、电话、电报等业，均无一不需多数之铜。其消费之额，可想而知。日本矿山甚少，而铜之输出，乃为其一大宗，此徒令吾人羡慕而已。金银之值高，锡铅亚铅之用广，兹不具论；惟如煤油、白金、安质母尼［锑］、尼结儿［镍］、亚尔密谬谟［铝］等，则不能不加以少许之说明也。

煤油为古代动植物埋于地中所成，在地中即为黄色透明液体，其沉于底者为黑色之浓厚质，不必与煤矿有关系也。窃闻前此某地，有人投一二千金之资本，欲自煤炭中制出。以此观念之误，遂使资本消归于乌有云。呜呼，科学不兴，以空想而招失败如此，余所不能不绍介其厓略者也。自地中汲出之油名原油。须用蒸馏法，分之为挥发油、灯用油、重油三种。挥发油用以洗除脂垢，或溶解颜料。重油可

制石腊或机械油。

白金能堪二千度之高热，用以为电灯白热线，或热学器械，比黄金尤贵。安质母尼，多用于合金，为制造活字版必不可少之物。尼结见色极似银，价比银贱，而较铜为贵，故各国多制为一种之货币，使介于银铜两币之间。亚尔密谬谟，色白而轻，在空气中不生锈，逢火不易解，为近时极有用之金属，用以制诸种食器或作盒。

自煤油以下数种，吾滇之有否，虽尚待调查。然以供热心矿业者之考查，故说其概略如此。

三、农业 本年吾滇饥馑状况，为百余年来所未有。此虽原于天时之恶，而人事亦未尝不为其基因。盖尝闻诸父老矣，吾滇当五十年前，人口繁盛，较今日有过之无不及。他处不详知，如吾所生长之地，则现今不过当时十分之一云。然闻当时米价，最得其平。而近十稔以来，年有增而无减，以至陷于今年之悲境。呜呼，非农业不振，毫无屯积，未必至于如是之甚也。顾无屯积，由于非凶年而常呈歉象，既非凶年矣，而云常呈歉象，岂非怪事。然原因固自有在，今请略言之。一由于水利之不兴也。在地方自治完备之乡，常能合公共团体，以求公共幸福，故有潴水之计划以防旱，有泄水之设备以防潦。故天时虽恶，而不至大困。今也不然，雨过少，则低田虽获多稼，而高田全无一得；雨过多，则高田低田之利害，与上成一反比例。损益相偿，尚形不足，何能屯积。一由于贫民之无力于粪溉也。滇中农民，大抵皆佃田而耕，自治其田者，实居最少数。而耕之所得，略只能供半岁之生计，不能不别有所求。故只以仅少之时日，致于耕耨，余则从事于他种之劳动。故禾苗必需之养分，其缺也听之，害虫莠草之属，其发生也听之。噫，虽有丰年，其何能篝车之满载耶。今欲挽救，则不可听任于农民。盖听任于农民，而彼知识财力不足，不惟无成，将日趋愈下也。然则必如何而后可？曰，官则提倡奖励于上，绅与商则援助于下。为之集公共团体，以大兴水利；为之设共同救助机关，以互相援手。勤于耕者有赏，惰于农者有罚，如是而农业始能有起色，灾荒始可望补救也。夫滇中山多田少，米谷之产，只以自供为足，不能望其输出。然田不加辟，而人口日增，使不亟为整顿，则循是以往，虽丰年亦将有不足。欲自外输入，则又困于关山之险阻。设

不幸而屡遭歉岁，则困苦岂复堪言，是非急宜注意者耶。虽然，如吾所言，官将曰，吾知催科耳，劝农于吾无利也。绅与商亦将曰，农自农耳，于吾辈无涉也。则吾敢先为诸君告曰，饥馑为内乱之因，内乱既作，外患来之。诸君为官者，有守土之责；为绅商者，有身家性命财产之忧，可谓其全无关系耶。诸君乎，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各人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之说，甚望诸君勿留于脑中也。

噫，吾本言实业，乃有使我不得不言救荒者，则以今日吾滇农事，只能自救，不复可以言增殖也。

四、蚕业 蚕业以气候土宜为二要素。气候温和，则蚕之成育也盛，土地干湿得中，则桑之繁殖也易。吾滇七十余州县，除二三偏寒偏暑地外，余皆得气候之中，而桑则随地皆宜。今省垣已设有蚕桑学堂，窃闻成效颇著，此固可为大兴蚕学之基础。然吾甚望吾滇人士，勿以如豆之眼光，仅局视于省城，宜扩充而及于全省也。

夫江浙以农蚕著，其所担钱赋，甲于廿余行省，其富力可想而知。吾滇农业，固不能及江浙，至如蚕业，苟能竭力扩充，不难与之相伯仲。是亦求富以致强之一端，吾滇人急宜注意者也。

五、牧畜业 吾滇牧畜业素不盛。然如迤西之皮料，自昔输出于他省，此宜扩充者一。食料品中如火腿一物，为全国所不及。苟能制为罐头，则直可营销于外洋而无阻。此其宜改良者又一也。

六、茶业 普茶之名，久已在人心目，而销路不广者，则以制法粗拙，而奸商又复以劣茶混好茶故也。夫以如是良美之产物，而使销路局于一方，其可惜孰甚。今宜推广种植，采用新制茶法。销于内地者，装置仍用旧法，亦无不可；其输出者，以拣净散茶，附以美丽之箱罐为最宜，切不可任意搀杂，致失外人信用。如是则销路日广，而进款亦因之有增矣。

七、林业 滇中森林繁殖，甲于各省。而输囷连抱之材，既数百年而未经采伐者，常常有之。然以林学不讲，致使沦为弃材，不亦甚可惜耶。闻美国有人以独身营林业，而致数千万金之富，其利益可想而知。审是，则林业胡可不讲耶。

八、纺织业 布帛为人生所必需，故与菽粟共占货物之主要部

分。而吾滇近今所用布帛，半由外洋输入，其漏卮已属不少。况复已有原料，而待人制作者之尤为失策乎。他处不得而知，如迤南诸土司，岁产棉花不下数千万斤。倘能购新机而扩张纺织，虽不能输出，亦大可以抵制外货。又如迤西之牧畜业既繁盛，则可从事于毛织物，此亦不可小视者也。

九、商业　商所以流通百货，而为各种实业转换机关。吾滇人不患无经商之才，特患不讲团体，不能合多数之财力，以为远大之图。警告商界，其注力于此也可。

十、其它之种种工业　此外又如制纸业、印刷业、制糖业、制钢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制造业、电气工业等，或有待于改良，而始能发展，或有需于研究，而乃能创始。其有益于民生，有裨于财政均不待言。是在有心者或为提倡，或为奖励，或以渐而求种种之实行，或以急而为一二之先举，或振兴必需之教育以为预备。志愿既坚，目的斯达，致力者众，成效益昭。能使吾滇公私之富力日见增进，而后可以言强兵，而后可以言防外。小子不敏，谨当日夜祷祝拭目引领，以待诸君之兴起，而使吾滇人得有扬眉吐气之一日也。

劝旅缅同胞组成华商总会（十一号）

亦　庐

呜呼，二十世纪黄金初幕之世界，非商战竞争之世界乎！非商战竞争之最剧烈之世界乎！竞争之结果，必有胜败；胜败之原因，则在优劣；优劣之原因，则在有团体与无团体。有团体者优而胜，无团体者劣而败。种何因，得何果，此天演之公理，亘古今贯中外罔或越者。我国人心不一，各抱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视同胞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几不知团体为何物，更不知团体与各分子有如何关系。以四万万黄帝子孙之同种同胞，而势如散沙，形同乱石。故西人嗤我曰，支那人无三人以上之团体，无十日以上之同盟。此一般人普通之性质，不独商界然也，而商界为尤甚。噫，以此纷乱散漫之众，即当锁国时代，闭关自守，犹恐不能安保无虞。况海外贸易以谋经济之发展，欲与碧眼黄发儿角技斗智，决雌雄于椎刀竞逐之场，其不着着失败者有

是理乎？夫英以一印度公司之力，卒能吞全印而帝其国。其商业势力之膨胀，几令人不可思议。是岂有他长哉？亦曰有团体而已矣。犹太人最富于经商能力，徒以自私自利无团体之观念，遂至世为亡国贱奴。其富商大贾，被俄人以牛车辇送于西伯利亚雪窖中，遭从古未有之奇惨。夫有团体则如彼，无团体则如此，其利害得失不待辩而自明矣。近数年来，我国商界如梦初醒，亦渐知合群主义为抵制外人收回权利之计。如美禁华工，则以不用美货对待之。粤汉铁路，则以纠集资本赎回之。亦遂轰轰烈烈为列强所注目，而我华之价值乃较往昔稍增一二。勿亦我商界之发达进步，团体固结之有效果之一证耶。然则今日欲鏖战于商界竞争优胜劣败之剧场，非有团体，其可得哉。顾商战以团体为要素，而团体当以商会为机关。间尝纵观数千年历史，横览五大洲局势，见夫东西各强国其能握商业上之霸权者，得力于商会殆十居八九。考商会所自防，始于一七七三年英人创设于俄拉士俄埠，未及三十年，风行全国。以是得冲锋奏凯，为全世界商业冠军。自是欧美诸邦争相效法，无不长足进步，一日千里，各于商阵队里得为最枭健骁勇之战斗员。东都三岛维新以来，采用西法，亦祟斯制，著为商律。始起点于东京，继推行于大阪、横滨诸市。明治三十二年九月，更颁行商会章程二十三则，劝导国民。至今全国商会林立，几不下百余所。而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亦遂耀武扬威，跳跃于太平洋之舞台。呜呼，可惧哉此商会；呜呼，可敬哉亦此商会。夫惟其可惧，我必思有以抵御之；惟其可敬，我必思有以仿效之。是以我上海商家洞知商战之胜败，关于商会之有无，乃纠合同志，联合团体，为我国商会之开路先锋。迩来内镇外埠，亦渐知仿行，后先继美。南洋如新嘉坡、香港等处，莫不组成商会，华商乃日见起色。环顾我旅缅同胞，曩以风气未开，人心固蔽，竟醉生梦死，不知有商会之如何利，无商会之如何害。徒伈伈伣伣，仰西人鼻息，冀啖其饮余，以苟求生活。虽有一二热心家欲谋公益，创议提倡，闻者非掩耳而疾趋，即抽身而笑骂，此在数年前往往有之。今幸而商学昌明，人智进化，已不啻于黑暗中发现一线光明。商会成立之时机，盖已熟矣。其设备之机关不外先设滇商分会，次合十八省华侨共成总会。余由东旋滇，航抵仰光，适闽商首倡伟举，拟定简章，命名曰缅部华商总会。一时

合埠众商闻风而起，一倡百和，争先恐后，愿附会员之列。急公好义者更筹资捐助，以为开办基本金，不旬日得款二三万盾，缅甸所用银洋，每盾合银四钱。公举杨君逢年为始事总理，陈君世瑞为副总理。而兹会于阴历六月十八日告成，为我旅缅同胞开一新纪元之大纪念。呜呼，此会是从前未有之创举，而今日商界战场之总机关也，是我旅缅同胞生存竞争之联合军也，是我旅缅同胞恢复权利之第一师团也，是我祖国谋独立竞争自强之预备队接应兵也，是我四万万同胞所祷祝馨香引领翘足，以旦夕期待者也。而今乃如潮之涌，如日之升，以出现于我旅缅商界。凡我旅缅同胞，其喜当何如，其乐为赞同又当何如。所可虑者，闻缅之内地及他埠华商，愿入会者寥寥，余不能不为我同胞前途忧。适会中闽商邱君仁恩、徐君赞周、陈君江西、庄君银安就访于旅馆，为一叙其颠末，且嘱代作文告，以施鼓吹。爰不辞谫陋，为之枯脑竭血，焦唇秃颖敬告我旅缅同胞曰：商者以求利为目的者也，商会者就积极一方面言，能为商界增进无穷之福利，就消极一方面言，能为商界屏除意外之障害者也。我国腐败政府，视我同胞曾奴隶牛马之不如，缅部华侨十六万，不可谓不多，执缅牛耳数百余年，不可谓不久，卒未闻施一保护力，一任自生自灭，从未有出而过问者。西官待我同胞以苛刻也听之，西商夺我同胞之利权也听之。试问轮船火车之中，西人之歧视我同胞何如乎？入口验疫、入关验货，对我之华商独见其虐。我同胞几等犹太无国之民，任人之视为贱种，反不若印度商人，犹得与西商一体享有私权同受商法上之保护。又何怪印度人以直接奴隶骄我，而侮我为间接之第二重奴隶。呜呼，吾言至此吾心痛；呜呼，吾言至此吾泪枯；呜呼，吾言至此吾发竖。向使我政府措意缅事，则缅仍隶我藩服，我同胞何由至此，今则寄人篱下，既沉苦以含冤，返我宗邦，并无乐郊之可适。乃有怅祖宗坟墓而陨涕，挈妻孥家室而去归者。地方官又借捐输以敲磕之，胥吏差役假威吓以勒索之，种种弊端，不堪枚举。同胞何辜遭此惨剧！今欲解决以上诸问题，舍组织滇商分会以合成总会，别无良法。谨略将商会之有益于同胞者约举数端如左。

（甲）对于英政府者

一、要求彼政府如待我以苛例，可以和平手段要求其改正。

二、抗争要求所不能得者，可合全体以抗争之。

（乙）对于英商者

一、谋抵制缅界商务如煤油、保险、银行、轮船、火车诸大公司，皆在英商掌握中。商会既立，自可次第设施，以谋抵制而塞漏卮。

二、免损失货项出入皆赖轮船火车以为运输，如有损失，多不认赔偿，由商会可先设轮船公司以自为运载。

三、利交涉华商如与西商有轇轕，商会可代办交涉，以挽利权。

（丙）对于本国政府者

一、请立领事，商会既立，自可请设领事以为保护。鄙人绝无依赖政府性质，特今日对于外交保护策上万不能少此。

二、直达商部，商会可直接要求商部，以资保护。

三、监督地方官。

（丁）对于各会员者

一、自治严密，以固团体。

二、排难解纷，以免涉讼。

三、互相砥砺，以免亏欠，而发展势力。

商会之利益多端，更仆难数，以上不过略言大概。所愿我同胞托宇仰埠者，勿观望，勿徘徊，勿踌踌，勿顾虑，急起而联名入会，以成此伟大事业。其在缅境内地及他埠者，或由同乡或由同行或由同埠设立分会。各将铺号名姓汇为一册，选举代表人赴仰协议。或自由直接函达总会始事人，附名加入。而总会除正副总理已经合众意志选举得人，毋庸再议外，当添设书记数员，以司文书册记；会计数员，以司出入帐目；调查数员，以调查应办事宜。俟各处商册汇齐后，由总理员函告众会员，择期开会，妥议详细章程，申达本国商部。此后团体之坚固，爱情之发达，组织之完全，诸公各有应享之权利，即各有应尽之义务，非余所敢越俎而预谋也。诸公不以余言为迂，则商战可擂得胜之鼓者在此会，华侨可撞自由之钟者在此会，即祖国可竖独立之旗者，亦未始不在此会。此会之关系岂浅鲜哉。

中国国民立国之根本大计（十三号）

少　陵

呜呼噫嘻，自日英同盟、日俄协约、日法协约、英俄协约、英法协约等次第告成，而中国瓜分之局已成矣，中国灭亡之案已定矣。凡高见远识，热心爱国志士，考求实据，著为论说，奔走喘汗，大声急呼，同出于救国之一途者，不知凡几。乃言词激烈者，彼当道执政，不自知猛省，反施种种防遏压制，以愚天下之耳目。俾国民至死不知彼等亡国之罪状，实则代列强绝我国民恢复祖国之志愿。且益纵肆其贪官污吏，荼毒生灵，以助列强灭种政策所不及。言词平易者，虽则上望宪政之实行，下望教育之普及，而征诸各种现象，两者皆绝不可望。我国民至此，尚以为朝号未改，君位未易，而以国为尚存乎。抑岂犹未知近世纪列强灭国手段，固不必改号易位，且益尊崇之（如法灭安南，日灭朝鲜，皆眼前实例），执为傀儡，借其手灭其民族，而开拓其土，以为本国之殖民地乎。岂犹以国为政府官吏之国，非国民之国，各放弃其责任，不思自理，而坐听四万万神明胄裔，渐化虫沙，五百万方里绵绣山河，拱手以任人投赠取携而不禁乎。顾处此急难盘涡中，**务必有一亿万众公共之大业，乃能为亿万众生公共之大利。即能为亿万众结公共之大国体**，而又**不惊忌于人，各有欢迎之况味。不依赖于人，而有独立之资格；不后缓于人，而有速达之效果。乃能破瓜分之局，而反灭亡之案**。是遵何道哉？亦曰**国民立国之根本而已**，亦曰**国民立国根本之根本而已**。夫立国大计也，何以责诸我国民也？盖国也者，本由匹夫匹妇配合而成家族，又由各家族聚处而成部落，又由部落进化而成之者也。其立国之机关，自古虽有君长统执，而推其本原，或由族中之才智者出而规划一切，为公众图幸福，乃共推之为君长，或由人类渐众，于营业条件，生种种困难，乃相与议计，共举所谓总理、干事、监查员、书记员等，以分理职务，排除危害，保护安宁秩序。而又恐各役员不能枵腹从事，于是统计出入，各于营业上之利益，抽取若干以供之。或有他患，又协力执武器以抵御之。我上古书契所记，尚可略寻其迹。因文明未尽开，组织未尽

善，而奸雄豪猾之徒，及异族之强梁者，乃得乘隙而起，变为专制。居己为神圣，视人为奴隶，举国家公共财产为富贵骄浮逸乐威福之正供。并有无数党羽，希风长恶，窃宠弄权，以压制此多数主人翁而助之毒害。然现世如美利坚、法兰西国民，推倒专制而建共和。其他因此潮流，不能遏抑，亦变专制而立宪。虽于人权稍有回复，而大抵保护富人政策，多于救济贫苦政策。不公不平，尚难满足于志士仁人之欲望，然亦可谓善于立国者。起视我国，是如何之现象乎，奴隶虽恭顺，窃已转而赠诸强敌矣。富贵骄淫逸乐威福之正供虽丰富，但得稍沾余润，虽多抛弃弗惜矣。其由国民而为官吏者，亦忘其为国民，且仇视国民而毒害之矣。噫嘻，莽莽神州，无非荆棘。条条道路，尽是豺狼。主人翁乎，主人翁乎，尔体肤已备尝痛苦，膏血已横受敲吸。既无智力以除内难，又无智力以御外侮。岂知一息尚存，犹有大业可营，大利可生，大团体可结，而破瓜分之局，反灭亡之案乎！

夫所谓国民立国之根本者何也？在往古锁国时代，交通不便，固佥谓在农。然在近世纪之交通时代，农以外必并工商二者以为立国之根本。而究其农行为、工行为、商行为，皆与往古有大相悬远之事。而具有自由、独立、合群三大主义，始能与列强相逐于经济竞争剧烈场中，而不至退归于劣败。今分三类略说于下，即以工为立国根本，以商为立国根本，以农为立国根本之根本是也。

何云以工为立国根本也？例如我中国地大物博，若开掘矿产，一旦发达，即足供给世界无穷之需用，而坐握世界财用之命运魁柄。惜乎我国民坐守宝藏，既无开掘之学理，亦无开掘之能力；政府亦视如弁髦，不甚爱惜。当权者只稍得何国贿赂，即可朝订一约以与英、德、法，暮订一约以与俄、美、日而已，以矿工亡我国民之国也。中国面积，世界列强除俄国外，无与等伦，而尚不及我气候之良好、土壤之肥沃。只要修得一条铁路，每年收入，比租税多至无数。故现在列强，其和平瓜分中国手段，又只在得我铁路敷设权而已。铁路所至，即其兵力与移民之所至，而附近之矿产，亦为彼所有。故分得土地之多少，即以所得路线之多少为比例。日、俄之于东三省，即其前鉴。若又以铁路权与人，并贪得贿赂成分，挟政治上威权，强入外债以修筑之，是即以路工亡我国民之国也。工之关系于国之存亡有如

此者。

何云以商为立国根本也？驱除痞塞于内地，争夺贩路于他国。既使本国货品无壅滞之虞，即使本国利权有昌炽之势。区区通有无、权子母，其余事耳。然在列强之商，内无关卡节节之苛虐，外有国权节节之保护；而我则反之也。以大资本联结，则有株式会社，以小生产之联结，则有贩卖组合等之妙法；而我则歉然也。更可痛者，入外国商籍，挂外国商旗，以避当道虎狼之吞噬也。畅销外国精巧熟货，日日增盛，而压倒国内如山之物品，无限膏血，代人搜剔将尽也。甚至我商日就贫弱，多被倒踢。彼商日就富强，竞欲以资本投放于我国，而垄断莫大之权利。英吉利以商债而灭印度、埃及数千年文明两大国，即此政策。我则既入其陷阱，而外务部及各省督抚，且竞欲借彼商债。既得仲间成分以自肥，复得托名兴作以自利。殆侵吞罄尽，仍逼我国民担负摊还之责。否则以路矿等大利权抵偿之，是则以商亡我国民之国也，商之关系于国之存亡有如此者。

上二者之存亡关系，我爱国志士，非不奋词鼓吹，竭力争执，然而，商业则仍不堪问也。矿产之开掘，则寂寂然未有发达，不过有数矿务局供官吏等之侵渔耳。铁路如粤汉一道，虽争归商办，而内容不协，最终结果，恐有不美。滇蜀、腾越一道，苏杭一道，川汉一道，亦难卜结果之何似。其它虽有发起争办者，纵令稍有端倪，总立于消极的危险地位，难希望政府完全之保护。况碧眼虬髯辈，方且环视其旁，汲汲然欲坐收渔人之利乎。夫以中国之大，纵令此区区路线修成，不过云程之发轫耳。而欲蔓延于全国，与矿产工程一齐进步。并赎回已失之路线如滇越、东清、沪宁等以保利权，又进与全国商界开一胜利之新天地，是非全国国民，协同一致，热心筹办不可。问有何良策，始能臻此嘉会乎？浑浑寥天，谁为斗柄。茫茫沧海，孰示方针。坐使立国两根本均有风雨飘摇之感，谁之咎也？若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义诘我国民，我国民实有难辞厥咎者。何也？我国民于立国根本之根本，尚有藐视之、轻鄙之，未知有新学理新智识，急起而共图厥功故耳。

夫所谓立国根本之根本者，**其势力尚直接握尽全国都市外土地之实权，其人口尚占各社会比较的大多数。夫具如此伟大无比之资格，**

使智力圆满，群起而赞助工商业等文明之进步，亦何事之不克济。而卒不能睹此景象者，抑何因欤？

1. 农民各守其土境，而井里外少交通，无联络，乏感情。

2. 农民墨守于天然之作用，而难施人工改良之新法。

3. 农民多贫，不能应用学理。且多视学理为无用，而与学者悬隔。

4. 农民之见闻不广，思想不发达。

5. 农民不感动于本业外之大刺戟。

6. 农民之业，粗笨而不精巧，坦白而无机密。

有以上六因，所以造成一种顽固保守之特性质，而为文明进步之一最大魔障也。有此最大魔障，故世界列强讲农政策者，有农民团体设立之必要焉。今且先言农民团体之三种类。终言**农业中之蚕丝业团体，可以赞助农工商三业文明进步之伟大无比之速效，而为我国民立国根本之根本，最不可缓之奇策。**

（一）教育的团体　为启发农业者之智能，而设各农学校是也。有最高等农学校，凡高等农学之教师，农务部之高官，营大规模农业者，皆从此出。有高等农学校，凡农务部之各官吏，中等以下之各教员，及大农业之经营者，皆从此出。有中等农学校，以养成中农业之经营者为目的。有初等农学校，以养成小农为目的。有最初等农学校，即农业补习学校是也，为贫不能修业于一定年限者，养成农业全般之知识技能，而能各营生活为目的。教授时期有冬期学校，或于冬期夜间，或于日曜日，或于暑假，或添附于中小学校中。此乃最便利且必要之教育机关也。

（二）营利的团体　以保全中小农民之地位，与大农相提携，而图农业之改良进步为目的。其组织有四：(1) 信用组合。乃以中小农民为组合员。使于产业上必需之资本金，不难以低利借用。若有余金，又可得贮金之便宜也。(2) 贩卖组合。乃以组合员之生产物，或加工或不加工，总以共同贩卖，免除一切损失而得多利也。(3) 购买组合。乃组合员共集资本，买入产业上、生计上必需之品物。而照市【价】卖之于组合员，以免价昂货劣等弊，且以其余利作组合员之生命保险金也。(4) 生产组合。乃加工于组合员之生产物，或购买组合

员产业生计上必需之械器品物而共享之也。以上四者，列强人士无不风行恐后，而啧啧称之谓无文字之教育、弭贫富悬隔之救世军、训练公德之大学校、改良社会之大手段。而其利且比美国金山之发见犹大者也。

（三）政治的团体　在日本则概以町村农会之势力，组织郡市农会；以郡市农会之势力，组织县道府农会。然后通全国作一大农民团体，为诉其可诉，求其可求之政治的机关，所谓大日本中央农会及大日本农会是也。凡国民租税担负问题，必以农会会议之协赞为必要，或增征，或轻减，不能以政府单独之意思专断。故进一步论，则农民团体者，自左地一国之财政策，以图担负轻减为目的者也。虽其利益每与工商之利益有冲突，而司国家之政治者，常以一国全体之公益为主眼，而努力调和，使得其平。而农业者，亦常不脱正当之范围，主张自己之利益，以发动国家政策施行之方针。德意志来因农民团体、巴耶伦农民团体、乌斯脱发理亚农民团体皆如此。

以上三团体，皆我国现在时势所决不能办到者。而我国民所能办到者，惟农业中之蚕丝业团体。何以言之？**蚕丝业团体者，我国民亿万众公共之大团体。其所以然者。凡有土地之国民，皆易于经营蚕丝业，而无阻碍。故能合而为亿万众公共之大业也。其所以能生亿万众公共之大利，请说明如下。**

现世纪伴于文明进步，欲求美丽强韧柔腻光泽之物，以应用于美术上、卫生上之观念事实，除蚕丝外，无他物可以宝贵。而机器工厂，又日日增盛，需要蚕丝为原料，尤为至急。世界虽有四大蚕丝国以为供给，而其二如伊大利、法兰西，因土地偏小，劳银腾贵（每日佣工一人约四元余），已居退化时代，且欲仰给于人。其一如日本，明治四十年输出价额，虽达一亿一千六百十万五千九百五十圆之巨额，而每岁尚须输入我山东、盛京等柞蚕丝及他茧屑，以代己国之需用。论者谓发达将无余地，欲改良我蚕丝而仰给之（同文馆教习渡边繁三著有对清蚕业改良案可考。可知我不改良，已启人代治之野心）。又查近世蚕丝产额统计表，谓世界出产之丝，不过三亿八千万两。以世界人口十五亿平均配用，【人】不过每年用丝二钱五分余。日人谓其国山间僻壤，无人不有绢衣一领。若使世界人人如日本人之消费，

虽百倍于现在之产额，尚虞不足。又谓地球自北纬二十度至于六十度之地，皆适于养蚕。夫我中国本大蚕丝国之一，适居此纬线地之中，而劳银又低廉无比。**若打破顽固保守之见，力图改良发达，则我中国版图尚十五倍于日本，以彼明治四十年输出额为例，以十五乘之，则每年当有十七亿四千一百五十八万九千八百五十圆之新输出额。此即我国民亿万众公共之大利也。然其所谓亿万众公共之大团体，果安在哉！**

（二）养蚕之大团体　日本群马县多野郡藤冈町，有农民曰高山重礼者，于明治三年创一高山养蚕改良社。初得七人为赞成员，教授之户数得二户。至明治三十三年，据日本大蚕丝会之确查报告，该社亘一道三府四十三县，有五十六分社，直接教授之社员，有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七人；养成之生徒（程度与高等小学等），有六千四百四十四人，教授之户数，跨全国有六万余户。单就社员之成茧论，是年实有八万五千三百五十六石余，售价得三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余圆之巨额。至明治四十年，社员已达四万余，出茧更盛。其社中规则：于社中公举正副教授长各一人。当十二月或正月暇时，开研究所（蚕室也），招集乡里有志愿者，教授养蚕术中简明要诀。大概以一月或二十日为毕业期限。当春夏秋养蚕期，凡有志愿者，均准入社中研究所实习；只自备火食费而已。以三实习期为毕业，若二实习期能熟达者，亦可得卒业证，总以熟达为度。以上两者，皆不取学费，只须先出金一圆为社中基本金，作为社员。如乡里中有十家以上而共同养蚕者，或十家共延请一技师者，可举一代表人，联名请托社长，派熟达毕业生教之养蚕。其脩金若干，蚕事了后，由社长派人征收。大约十分取一，或一分五厘，作扩充社务经费，余概付给之。若社中经费充足，视某地蚕业未发达者，即由社中出资，派员就地培养桑苗贩卖。并演说该地人仿社则共创分社。凡本分社，自校长以下各职员，皆由社员依相当资格选举。他社规则，大略相同。我各省国民之留学者，只要有社会观念之士数人，习得是业，归于本省。各于适宜之地，创一中央传习所，募集各州县有志愿者教授之，而皆以扩充养蚕社为务。不出十年，养蚕教育，必能普及于全国。此诚蚕业上之最大团体也。

（二）制丝之大团体　群马县甘乐郡富冈町甘乐社之制丝产业组合，专以改良于手缫丝为主。有机器缫者，亦可附入。其社现在已达六十三组。每一组，系以五十名以上人员，每年能共出丝二万两以上者，组合而成。组中公举正副组长各一名，监查役三名，书记若干名。每一组共设一杀蛹场，凡有茧者，皆于适当时期，杀而干燥之，以便永久贮藏，陆续缓缫。不至如我国于一短时日间，慌忙急遽，粗制滥造，致败垂成之美质，使丝价低减至大半。故其妇女，每日皆有缫丝业，可坐获工银三角内外，不似我国妇女无职坐废之惨状。并设一共同扬返场，使各组员手缫之丝，于此扬返为一定之长纾，然后寄送于本社。合各组之丝，为共同之检查。极精极确，毫无作伪。而分为最优等、优等及一等以至十等（如最优等每百斤卖一千三百圆，则每降一等减二十圆），各贴商标，以昭信用。又用机器押束之，置于纯洁箱内，外用镔铁包之，又用木壳护之，俾远运无损。只留样货，供买者检查。于是又与他社联络为共同贩卖于欧美，俾不得自破团体，独滥市价，自失利权。现在该社每年丝价不下四百万圆，而欧美商人向该社每出银预订者尤夥。我学界苟习得改良缫丝法，归教一切妇女，不取学资，以期收获美丝；为共同贩卖于他国，以取厚利，此即制丝之最大团体也。

有此制丝团体，发达以上农民三团体，直指顾间事耳。又按日本每一町步，约当中国十五亩。每一町步，每年种桑，合计春秋所收获，实可得三百七十圆内外，比种他物出产之多，几获十倍之大利。我国即不必尽以良田种桑，但以所种鸦片烟及他杂物之土，以新法改良种桑，较往常必多十倍之利无疑。以此劝说我全国国民必欢迎也一。全国蚕丝业家，为图共同贩卖之大利，则不能不先除内地关卡节节之苛虐。于是各省蚕丝业团体，共举代表，向商务部交涉，照光绪癸卯年与各国所订税约，凡我国内专于制出口货物者，照值百抽五纳税，以外不得分毫苛征。我全国民必欢迎也二。若十年内外，我蚕丝发达，输出者果达十七亿四千一百五十八万九千八百五十圆之巨额。政府照值百抽五计算，每年当收八千七百余万圆。以之添偿旧缺国债、兴复海陆军，一切当无不足。是政府亦必欢迎也三。从自己土地问题下手，上不陷于政党攻击之祸，下不陷于州县绅党争权之乱。虽

甚顽固腐败者，亦不反对而欢迎也四。**此所谓不惊忌于人，而有欢迎之况味也。**不奴颜婢膝于权门，而丧失人格；不趋炎附势于冰山，而自贻后祸；不存槐安郡功名富贵思想，以劳役其形骸，而难操必得之券。只须学此易得学术，热心向往，则我广漠大陆，皆我扩充蚕丝业之势力范围。而无算男女同胞，立能营独立之生活。且不仅自己衣食住之欲望无不达，更挟其势力，改良社会。则博施济众，诚不足以病二十世纪舞台之俊杰。**此所谓不依赖于人，而有独立之资格也。**温暖之地，宜种根刈桑树，只三四年中可采叶；高寒之地，宜中刈高乔木桑树，只五六年间可采叶。桑树成育之处，即蚕丝大利出产之处，亦即蚕业学校与蚕丝社会成立而发达之处。各州县蚕丝业团体既成立发达，即可合而为一省之团体，并可合各省于上海为共同贩卖之大团体。十年内外，必臻斯盛。**此所谓不后缓于人，而有速达之效果也。**遵斯道也以往，而又有通熟欧美言语及商法者处理于其间，是即为全国商界开一胜利之新天地也。更以开掘矿产修筑铁路大利演说，是大团体中，则每年即割如上所论出产额三分之一，亦当有五亿余圆，逐年添是款以修筑之，是铁路不难蔓延于全国。且能兴矿产工程，一齐进步，并赎回他路，以保利权也。呜呼！是即我有土有地大多数之国民，智力圆满，**群起而赞成工商业等文明进步之实在大计也。**当斯时也，观诸农界，则结成亿万众公共之大团体也；观诸工界商界，亦愈结成亿万众公共之大团体也。有此伟大无比之团体，即世界列强，亦当望而却步，**而谓不足破瓜分之局，而反灭亡之案乎。**而谓彼险狠贪盗，弄国家威权以蹂躏我国民权利，而为亡国伧者，犹得肆无忌惮、行所无事乎。但此潮流所趋，又恐不免流于大资本家之专制；是又在我国仁人志士之合群策群力，筹划尽善，自能防患于未然也。

云南迤西盐政惨酷（十五号）

西　壁

处今日之云南，举目皆惨状之云南也。荆天棘地，疾首痛心。事无巨细，凡属有利权者，贼官劣绅，朘削靡遗。此众人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言也。他事姑勿论，请先以盐政言之。盐为日用必需之物，微

论富埒陶朱，贫而乞丐，皆不可一日无也。而职司盐政者，爰是而肆苛求，有加无已，遂使今日之盐政，愈变而为愈酷之盐政也。而其中受害为尤烈者，则又以迤西为最。

迤西僻在边隅，民纯士朴，人人皆畏官如虎，畏绅如狼，任令若辈如何咀嚼、如何吞饲，皆莫敢抗拒，惟有隐忍顺受而已。此其受害为尤烈者之有由来也。按滇省盐觔，前于嘉庆四年，奏明灶户自煎自卖，商民自运自销。照盐质高低，论价多寡，平买平卖，听从民便。酌定每照票一张，配平秤盐一百觔，征正课公廉等银九钱九分九厘二毫七丝，灶户定收薪本银七钱，加征厘金银三钱五分，三项共征收盐银二两零四分九厘二毫七丝。癸酉承平后，太和、蒙化、邓浪、腾龙、永保及各土司边岸，划定乔后、云龙两井销界，灶商交易，照额征收，历有年所。丙戌岁，白井提举郑某，因要索未遂，竟霸乔井征收之权。历三年，提举吕接事，复夺云龙商灶交易之便。灶户稍与抗衡，绅民死者数人。后复控禀民变，请兵征剿，几酿大祸。此即迤西人受害之嚆矢也。至提举江海清，乃市侩之尤者，前被参时考语，系‘居心险诈，行同市侩’八字。以贿赂固其攘夺之谋，以残暴肆其贪婪之欲。大肆荼毒手段，巧立名目，减秤加价。复于原有之公费外，再加公费二钱。国家厚给养廉俸公，安容屡加公费。遇一目不识丁之盐道兴禄。前御史文悌参渠之考语此人狼子野心，唯利是图。遂狼狈为奸，大肆朘削。而迤西之百万生灵，至此更不堪言矣。即国课亦至此而日形告匮矣。因盐价大昂，而土司边岸海盐遂得充销内地之故。至现任提举文源，虽形如木偶，而贪心最富。得一举人戴长龄为之聚敛，令其总理乔井盐务。查戴乃险诈酷虐之徒，登垄罔利，格外苛征，复借运盐而肥己。每闻加额之先，总预盘盐数千万觔，边岸并未减一盐价。在井则每平秤盐百觔，抽仓底盐三觔，共饱私囊。统计每年戴中饱不下千数，提举中饱不下万数。又复于平水各项，任意恣为。民不聊生，至此为极。伏查乔云两井，自江以迄于今，加公费、团费，加铁路股费钱，加灶薪，加盘关，大使已有津贴，复提抽盘关七分，每年取入四五千金。加津贴、火耗、解费、平色等项，共加银二两二钱零。竟至每加二八秤盐一百觔，涨四两二钱四分有零矣。此则指井价而言耳。若至稍远之地，再加运脚，几至觔盐百钱。如在贫乏之家，人口稍繁，莫不大受厥累。所以近年来边氓

之转徙人国者，指不胜屈。野人迁入瓦地者约在数千，或曰适彼乐土。嗟呼！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前之盐价不过二两有奇，今则倍之。如加团一两之多，铁路五钱之重，民则尚未敢訾议者，因民尚存一搜民之财，还以公之于民之念也。独怪率兽食人者，暴敛横征，其欲逐逐；而爪牙心腹之寄者，为虎作伥，【搜】刮无遗。不念国计，不顾民生，以数十万众之脂膏，填若辈无底之欲壑。际此海私充斥，恐不独有关于国课，特恐稍酿事端，外人得以借口，而我云南遂不堪设想矣。嗟此盐政，岂非亡我云南之大影响乎！

腾越矿产之发现（十八号）

独立子来稿

自来利之所在，趋之若鹜。而东西国尤为深谋远图，精愈求精，得寸进尺，以期达于极点。凡商务矿产之繁盛，若有所闻，不惮梯山航海，万里奔驰，以考察其实在。云南一地，五金蕴聚，富甲他省，久为外国大地理学家游历勘验，是以英法常注意于其间。腾越比连缅甸，物产丰饶，尤为彼国所垂涎。以余生长于斯，所目观者，如大西练之铁锡铅厂，明光、南木寨、明朗各练之金矿，硫矿塘之硫矿，出数亦多，前已被蔡军门所掘取。但腾越自与印度交通以来，其附城之各乡，稍有知识者，莫不以游缅贸易为口头禅，而于矿产毫不关心。远者僻爱山居，仅知耕田掘地，以谋其生。间有一二往掘者，亦不过衣食不足，穷极无聊，借以度日而已。有粤人尹君家勤，在缅摩谷为商，历有年所。常与腾人相接谈，而知腾越之金矿兴旺。客岁春，遂约其东家苏姓者往察，乃知明光之金矿甚好，遂自行开采。本年秦观察树声莅任后，知此事乃关系腾之命脉匪轻，安得众皆袖手任人攘取乎。所以下逐客之令，不准外人采掘。首出银一千两，集股开办，为提倡之先声。聘永昌林春华为矿务总办。凡愿入股者以二十金一股为率，不论其股之多寡。呜呼！秦公者，可以为政治家一特别人物，方能具此爱民之观念。然当此中国危急存亡之秋，正宜结大团体，无畛域之分，和衷共济，联吴越为一家，方可保全我锦绣河山。今滇粤虽有分省之虚名，若统中国而论，一而二，二而一也。又非如外国之

人，稍有所得，即载之而归，不啻若沉之太平洋中，影响莫见。前岁欲举办腾缅铁路，至今尚无实行。凡有所欲言者，莫不望我同胞宜去此彼疆此界之心。或集股筹款，抑或同开矿产，为筹办腾缅铁道之资，办【本】宜赎回滇越之路，以救云南于将来。救云南即以救中国，故不特腾越之矿产可以共中国人同办，即全滇之各矿，亦无不可共诸同胞。秦公虽有爱腾之心，而亦未免太存芥蒂。今既如此而行，吾腾人凡有血气者，苟能鼓其热诚，竭力倾囊筹办。存争先恐后之思想，以副秦公之豪举。不特可保我自有之产业，将来开无穷之利源，杜外国之觊觎，以此可以卜之，岂非大幸哉。近闻尹家勤因赴仰口筹款，返至八募，得此消息，进退维谷，逗留不前，似大有难乎为情者。但天下事未有原因，焉有来果。数百年来腾人视若敝屣，一旦得尹家勤往开，复得秦公保护；而今而后，腾越之人，于秦公者，当如何馨香崇拜之，即于尹家勤亦不得不稍感念其相引之力也。

注重粗浅实业以苏民困（十九号）

义　侠

我们云南各府厅州县，都在禁止种鸦片烟，这是最可喜的事，又是最可忧的事。为什么可喜呢？喜的鸦片烟这东西，是弱国弱种的第一剂毒药。如今实行禁止栽种，那么我们云南不活不死的一般烟鬼，都可以振作精神，陆续造点国民资格，稍稍尽点国家义务，岂不是可喜的事吗！既是可喜的事，又忧些什么呢？因我们云南全省的生计，纯然是靠着这点鸦片烟。鸦片烟既不能种，生计就要恐慌。若不急速提倡粗浅实业，稍开点利源，那么民间的生计问题，自然是一天比一天穷迫了。若是今年滇越铁路通到省城，法人的货物，就充斥于各府州县。纵是富商大贾，也要门前冷落，生意萧条的。我尝说注重粗浅实业的意思，一方面是在扩张民间生计，一方面是在抵制洋货入口。就实业这方面言，粗浅的与精良的比较，粗浅的原是不如精良的。如今但说注重粗浅实业，不说注重精良实业，又是甚么原故呢？精良的实业，机器重大，工程浩繁，动辄要数十万金、数百万金才能够成立。我们云南全省内，殷实之家也固是不少，往往被人欺诈，耗费了

金钱。所以不先见有确实的效验，绝对的不肯拿出钱来，这也是人的常情。如今注重实业，先从资本较轻，成效较速的粗浅实业入手，或者能够成事。注重粗浅实业的方法，我曾有一得之愚。勿论父老听与不听，勿妨详细说说。云南七十余州县，地面的广狭，出产的多寡，都差不多。然且以一县为标准，其余各州县，也就可以类推了。太和一县，有三百六十村，截长补短，每村每年至少有公款一百两。由这一百两中各抽出三十两来，三百六十村，每年共有公款一万零八百两。与其分散不能办成一事，不若合成而办一事。将这些公款，选派心灵手敏的二十人，送到日本。选择些粗浅实业，凡是机器便利，所用的原质，又是本省所有的，就分门学习。各学两样，二十人当学四十样。以半年为期限，每人送费学费各给三百两，二十人共给六千两。余四千八百两，购买二十人所需的机器、药品，不为不足。有这二十人学成回家，就将此项费用停止。第二年所有的一万零八百两，全数作为经费。设立粗浅实业工厂，抑或粗浅实业学堂。以一人教十人来计算，十人当教百人，二十人当教二百人。由此二百人，又可教二千人、二万人。太和全境还不满二万户，如此做去，不上三年，无人不懂实业。既懂实业，断未有不能自己谋生活的。倘能够精益求精，可以销出外洋，挽回已失的利权，岂不是最好的事吗。但是不将可学的粗浅实业，切切实实的说了出来，到底是些空谈，不足使人深信。这可学的粗浅实业，究竟是哪几样，大约有三十余样哩。

一样是尔克洛镀。这种镀法，与俗话说的点石成金是差不多。但是这种镀法，在日本精通的人【不】很多，肯教人的人更少，来学的人，不容易遇着这个机会。若是遇着这个机会，学了回去，只须三百金的资本，就可以开工。凡是金属的物品，无一样不能镀。原是性质相近，也不足奇。这种镀法的妙处，不独能镀金属的物品，就是泥巴也可以镀成金，朽木也可以镀成金。如果学了实行去做，立刻就能致富，岂不是奇货可居吗。

一样是美术石工。我们家乡的大理石，在我们原不把它当在意下。在日本，在美洲，在欧洲，都是以这大理石为最希奇的东西，若有一小块儿，嵌在壁上，抑或摆在桌上，动辄就要夸耀于人。我们家乡的大理石，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因为分量太重，运脚太

贵，不能销出外洋，坐失其利，真是可惜。若能学会了日本的美术石工，将这大理石，任意解剖，任意割切，造成灵利轻便的种种物品，销售到日本欧美各国，岂不是出口的一种大宗货吗，难道还有不能致富的道理。

一样是人造石。人造石与天然石比较，人造石的经久处，比天然石经久百倍。人造石的便利处，要圆的就造圆的，要方的就造方的。就是要直的，要曲的，要半直半曲的，也无一不能随人的所欲，真是便利到极点了。所以日本全国建造桥梁，建造房屋，无一样不用人造石。我们家乡现在修铁路、筑炮台、盖学堂的种种建筑事件，一天比一天多，所用的石头，一天比一天广。若果能做这种人造石，单单供给修铁路、筑炮台、盖学堂这三处用，所得的利益，也就不少了。

一样是罐头。罐头是甚么东西，未曾出过远门的人，还不晓得。其实并不是什么稀奇东西，不过用个洋铁盒子，将食物装在里面，运送到各处发卖。虽隔半年一年或二三年，也不会变味。到吃的时候，将盖子打开，就可以下箸。这种东西，有这样便宜，所以东西洋各国的商人，所最讲究的。尝有人将这罐头看做一种大宗生意去做，所得的利益，也就不菲。若学会罐头的装制法，把我们家乡的食物，如乳扇、乳饼、冻鱼、弓鱼、腊牲等类，一概制成罐头，不必运到外国，就是运到外省，也如美味一般。难道不是利源吗?

一样是制冰。当着暑热的时候，有人卖雪，以为解渴东西。雪一食就会生病，所以地方官往往禁止卖雪。若照日本所食的冰，并不是天然的，原是人力造成的。它的成分，不过用水蒸气，所以能够解渴，又不会生病。如果学会制法，尤可以解众人的渴，又可以免众人的病。若发卖到各府州县，于各府州县，也就有益不少。以这样空前绝后所未有的冰，来开点利源，自然是源源不绝的，难道还要忧到生计不足吗。

（未完）

滇督李经羲奏请饬部借款办理实业折（二十号）

奏为滇省实业关系重大，吁恳敕部拨借款项兴办，以救危亡，恭折沥陈仰祈圣鉴事。窃维实边之计在人，聚人之计在财。无人则边

虚，无财则人散。是故人心离涣、人才消乏、财源枯竭，有一于此，皆足致亡；而外交之侵略因之而起。实边聚人之计，莫如兴实业。以实业救滇，治病之本也。实业注重矿产，尤本中之本也。以之治内，则人心可结，人才可炼，财源可浚；以之对外，则邦交可固，而皆以矿产实业为之中枢。大办则滇可存，不办则滇必亡。请为我皇上痛切陈之。边徼土夷杂处，抚驭本较腹地倍难。近来筹款繁兴，负担更比从前加重。兼以鸦片既禁，内困益深；铁道已通，外吸又至。家有至宝，而日日忧贫；民无完肤，而人人怨叹。比岁迤西边境土族，多被煽诱，逃移缅界，不下数万。渊鱼丛爵，可为寒心。查滇中矿产已采者什一，未采者什九。既已货弃于地，非大力包举，末由翼风气之开。且当穷则呼天，岂温语抚循，遂足慰云霓之望。计惟有广集巨赀，先营矿业。并责成边吏，一面讲求农林种植，兴办蚕织，期有实效，多养贫氓，开百年莫大之利源，更生万里［姓］无穷之忠爱。以国初神武所戡定之南服，累代湛恩所休养之民生，二百余年筹防协助所维持之全局，及今当厄而施，则前功不弃，设竟铤险而走，则后患难言。臣所谓办实业以结人心者此也。大凡人才与时会两相待，实两相因。世谓有人才而后能办事，臣则谓由办事愈可多造人才。滇省注意实业，自应先求实业专门，于事乃能有济。第人才实业，或多方磨砺而后出，或历尽艰苦而始成。中国出洋学生，颇有秉资聪颖，用力勤劬。其在各国学堂，往往冠其侪偶。所惜者善于因而惮于创，渴于用而倦于求。则以归国之后，无实地练习以试其才，无胜己观摩以益其知也。前准部咨外洋卒业人员，矿业专门寥寥无几。且仅只研究学理，并未亲历矿产处所确有经验等因。可见办事之才，必资历练。滇矿殷富，取之不尽，实为中国练矿才绝好之地位。今若大办，有技能者，知学问之无止境，以优绌易见，而自竭心思；有赀本者，知美富之无尽藏，以利害相关，而愈增实力。开办之始，必借才异地，先导以径途。习练有成，则入室他人，不容于卧榻。臣所谓办实业以练人才者此也。滇省财政，除丁粮盐课以外，无独立之收入。其它悉索以取，已是竭泽而渔。况预计九年筹备新政，应支之款，岁有增加，乃实按各省协银，旧有挹注之需，日形短绌。且为国防至计，以后添兵筹饷，测地购械等项，尤占出款大宗。不于此时另辟来源，以求实业

之发达。而日日仰赖于协济，事事责民以担任。其不可倚恃，驯至来乎召乱，有断然矣。今若别筹巨款，大开滇矿，则遍地皆宝，莫非取山川不涸之源；财货既丰，并可入国家经常之算。输之上而民不困，较租赋已大有径庭；取诸下而政不苛，举杂税可量从减免。不特此也，现在币制将定，金类之需用尤多；各省路政渐兴，煤铁之销场必广。明以纾一隅之元气，暗以增通国之母财。加以矿地多能成市，益助商业之流通。矿工悉用贫民，更属无形之酌剂。臣所谓办实业以浚财源者此也。以上三端，均隶内政。至论外交之政策，则尤以实业为要图。滇省交涉困难，莫如路矿。路之所到，矿即随之。当国力强盛之时，外交以先发制人为主。值时局艰虞之会，外患以不使加重为先。空言何能抵制，实力乃见经营。自隆兴公司立开矿合同，英法协以谋我，不待言矣。况矿开而路线愈可展拓，因路便而矿产更易转输。始之殖英法之民于缅越，今将殖缅越之民于吾滇。外工环集，则人满堪虞；兵卫自招，则民情更扰。且彼于两路分途并进，西南已虚肩背之寒；彼于七府州合力同谋，中权更受腹心之疾。得步进步，防不胜防。今惟筹款大办滇矿，以国力为根本，以民力为枝叶。疆圻以内，我保我之权利；条约以外，彼守彼之范围。庶几旧有宝藏，不至尽付沦亡。而于前定合同，并可实行补救。总之我能自办，则人心归我，人才属我，财源裕我，实握外交之关键。我不自办，则人心外向，人才外散，财源外耗，更无交涉之可言。臣所谓办实业以固邦交者此也。臣不敢谓矿一开而滇即不亡，而确知矿不开则滇且必亡。途已将穷，时难再失。虽一省不无绅富，各埠且有华侨。而筑室道谋，难于图始。缓不济急，势若搏沙。只能望作涨溢后图，未可恃为艰难先务。与其焦唇敝舌，乞怜于他人，何如沥胆披肝，归诚于圣主。臣查隆兴公司合同，股本以五千万两为度。滇省筹办矿业，断非名号标占、枝节经营所能济事。今从少数计算，必须颁拨的款二三百万两，一面另行招股，方能大举开办。明知帑藏匮乏，部库艰难，历年补助滇边，已视各省为优异，借使兴办实业，尚可稍缓须臾。虽滇力不足自筹，不妨从容计划，无如危机一发，稍纵即逝。滇省耗竭库款，自国初至今何止数千万金。际兹危急存亡之秋，必不惜此数百万金，用以保岩疆而全大局。伏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间，度支部会同各部议复

川督臣锡良等会奏筹办边务折内，分别常年开办两项，拨款兴办屯垦开矿等事在案。滇矿亟应开办，比之西藏同一迫切。且滇省他事请款，皆有发而无收。若开矿，则以一矿计之或有盈亏，以诸矿计之必无损失。开办之始，可以分期拨领。办成之后，可先陆续归还，有与长年接济款无着落者不同。合无仰恳天恩，特眷危疆，宸衷独断，敕部筹借银二三百万两，以为开办基本。恩纶一下，全滇皆将感泣。子文纾难，卜式助边，必有闻风兴起者。臣仍当设法广招商股，并拟捐廉变产，先行筹捐洋银十万元，以资官绅倡率，稍效涓埃。万一臣用人不当，办理不善，或致折阅亏空，请将臣立予罢斥，从严追赔，以重帑项。臣世受国恩，一无报称，忧愤所积，欲求死而有济。伏冀熟权大计，破格矜全。俯如吁恳，俾得早日兴办，滇省幸甚，大局幸甚。所有吁恳拨借部款兴办滇省实业缘由，理合恭折沥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再，滇省矿业关系危亡，既如臣另折所陈。则目前一切办法，宜一面为改良进步之图，一面为根本经营之计。谨将微臣所拟办法大概略一陈之。查办矿之法，采矿与炼矿原分两事。采而不炼，则以生砂求售，获值甚微。滇省向来办矿，虽亦有专设炼炉者，然既无精研炼冶之人才，复无购置炼机之资本。以故矿质不净，炼额不多。掘发至今，未罄什一。今拟就从前已开各厂，择其出砂尤多，交通较便之地，购机提炼，从事收砂。一面兼用新法，自行开采。务使产额为富，机位益加，成色益高，销场愈广。惟小民可与乐成，难于虑始。改良之初，非由官家先投巨资，则商股无从提倡。目前如广南之锑，个旧之锡，拟即准兹计划，着手扩充。此改良进步之办法，盖以创为因者也。至所谓根本上之经营者，一为培养人才，一为分期勘办。培养人才，不外设立矿业学堂、选派矿业学生二事。分期勘办之法，则以调集各厅州县所产砂样为第一期。以延聘矿师化分砂样，逐地查勘为第二期。然后就全省各矿分别种类之贵贱、砂质之美恶、出额之多寡、运道之难易、销路之广狭，列为等次。而以择其最优者指矿招股，实行开办为第三期。计调集、化分两事，所需时日不过数月。实地查勘为时较久。查勘之始，先从交通便利入手，遇有佳矿，可随时将指矿招股之法提前先办。通计各事，速则年余，迟或二三年。自兹

以往，全滇之矿若者宜急，若者宜缓，若者可以大效，若者可以小成，成竹在胸，便可纯用第三期之办法，全力大举。此分期勘办之大略，滇中前此从未筹及，纯乎为创者也。惟兹事空言无益，非人莫办，尤非财莫办。目前改良旧厂，先谋扩充。每矿所需，已动以数十百万计。此外如设立学堂，选派学生，延聘矿师，在在皆需巨款。今铁路已通，外力逼至。凡诸筹备，实不能稍缓须臾。而无源取泉，无米为炊。虽极至愚，亦知无效。臣日夜焦思，难安寝馈。官绅但有惶急，莫能解此忧危。不得不将迫切待理情形，竭诚哀吁。如蒙俞允，臣当再酌订办理详章，陆续陈奏。所有微臣筹拟滇矿办法大概缘由，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重农主义（二十号）

枕　戈

世界上无无民而可以组织之国，亦无无农而可以生存之民。然则国无大无小，无强无弱也，其直接则自民成之，其间接则自农成之。直接用也，间接体也，无体则用无从出。此东西各大儒所以拳拳焉服膺于重农主义。

自英吉利以工商立国，几飞跃于全球。俄罗斯以农业立国，反挫折于日本。世界之趋向，又骎骎乎贱农而重工商矣。德人密育那氏云，农民投入资本，穷年累月，计其出入，仅一岁一度而止。工商则计日程功，随时贩运。通算全岁之收益，多至十数度。法人罗克拉氏云，工商发达之国，本国之物品流行于外国，吸收外国之金钱，充实本国之实力。英人博尔克拉氏云，农业受自然界之支配，一旦天时变迁，不免于损害。工商虽不无危险，然老于经验者，可以防备于未然。诸说盛行，则主持贱农而重工商者为尤力。

工商固扩张经济，以生活人民之机关。而农业又发达工商以强盛国家之原料也，必使原料品不穷于供给，而后制造品乃能愈出愈新，以推广其销路。故凡工商立国之国，未有不先注重农业者也。英国农业虽向幼稚，然昔则以北美农业为基本。自北美独立后，开辟印度而以印度农业为根据。使昔无北美农业以仰给之，今无印度农业以接济

之。凡工商所需之物，必购自外国，则受外国之盘剥之操纵，姑无具论。而转运既艰，本金必重，所有物价，万难从廉，则销路必因以滞，而国本亦因以弱，恐英国之前途与中国相伯仲也。俄国当十余年前，投巨赀于波斯、阿富汗及西北利亚，以经营其铁道。败于日本之后，复踔蒙古、跨藏卫南下而窥印度者，未始非偏重农业以巩固根本之效力也。近世学术发达，农业教育除中国而外，无不普及；并采用化学以补其不逮，使无天变之足忧，无地力之足限，事半功倍，遂构成一完全无缺之立国元素焉。

集合多数之人民以成国，即利用多数人民之精神、之智识、之脑力，以富之强之，维持之于不敝。复倚恃己国之富、之强、之不敝以侵略人国之土地、之财产、之人民者，未有不自振创人民之精神、扩充人民之智识、培养人民之脑力始。精神之所以振刷，智识之所以扩充，脑力之所以培养，又未有不自保护人民始。保护人民之大端，如整军备、重边防、筑铁道、兴教育、除弊政、驱民贼诸事，固当务之急也，而其实则自衣食住始。一人无衣食住，一人不能生存；全国之人无衣食住，全国之人不能生存。纵有壮丽之河山，干净之土地。谁与居之，谁与守之。则是衣食住尤急中之急也。

人民之所以衣者，约分三等。上则绸，中则布，下则麻。植桑以饲蚕，饲蚕以产丝，制丝以成绸则衣绸者以桑为起点也。植木棉以成絮，以成纱，织纱以成布；则衣布者以木棉为原质也。植麻以成林，采而纺之，始为麻布；则衣麻者以麻为本体也。然桑麻木棉讵非农业之作用耶，苟无农业，即无桑麻木棉。缀云不能为绸，纆瀑不能为布，披霜不能为麻。纵有千万良工，不冻而死，即困而毙矣。

人民之所以食者，无贵无贱无美无恶，要皆农业之所出也。猎兽以充饥，渔鱼以滋味，只暂耳，非常也。以为常者，离离之黍，渐渐之麦，与与之稷，油油之禾，及种种丰美富饶之蔬菜。非此则无以生活也。中国人民，无农学上之知识。荒歉之岁，委之天灾而不知补救。故近来陕西、甘肃两省荒灾，延至三年之久。罗掘皆穷，饿莩载道；其惨状为笔不忍书。然此不过无农学知识使然耳，若并农事而无之，则人类将绝迹矣。

人民之所以住者，铜墙银壁，金砖石槛，能得几何。其取之不

尽、用之不穷者材木而已。工师之筑室也，凿石于岩，炼瓦于窑，竖之以为柱，嵌之以为檐。然无木材以为基础，卒无以竣其功。上古之世，穴居野处，然云洪荒初辟，规模未备，然材木缺乏，亦一大原因也。自后世农业进步，森林繁殖。峻宇雕墙，崇门杰栋，相沿成风。使人民各得其所而免于为巢营窟之危局者，曰农业赐之，谁云不宜。

然则民所衣者，衣于农也；民所食者，食于农也；民所住者，住于农也。民以衣食住为生活，农即以衣食住生活民也。故有农业然后人民有生活。人民有生活，然后各奋发其精神，各运用其知识，各灵动其脑力，以量材器使，以从事于祖国。于是乎整军备者有人，重边防者有人，筑铁道者有人，兴教育者有人，除弊政者有人，驱民贼者有人。有人此有国，此书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又从此而提倡农业，使农产所出，日新月异，源源不竭，足供商工之原料。然后通商惠工，以膨胀经济界之实力。至经济渐次膨胀，国本即渐次富强，有机可乘，一跃而跻于一等强国。此昔之美利坚，今之日本，其前车也。

吾国民穷财尽，已非一日。谋国是者，因循敷衍，毫无实效。近数年来铁路增加，航路推广，交通便利，外货输入，无以抵制之，徒听其席卷巨赀而去。以至贫不能支，危亡将至。识者忧之，始有偏重工商以抵制外货之微意。抑知不先重农而遽重工商，舍本图末，奚济于事。当此一发艰危之日，试询吾同胞曰，腥风血雨，弥遍神州，棘地荆天，长此终古。苟欲听之固无论矣，否则一息尚存，请速起而实行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有广义狭义。就广义言之，开拓农地，足以左右世界之财政权，伸张己国之范围圈。北美实行广义，故自开辟新大陆后，虽山陬海澨，蚕丛磝碻之区，亦尽力以开垦之。焚荆棘，斫巉岩，夷而平之，壅而培之，使石田皆为沃壤。纵不足借此以肆侵略，而人民日益蕃衍，亦绝无生产不足之患。中国赤地数万里，如童如赭，弃地之利。各省饥民，嗷嗷待哺。使为之上者，提倡重农主义，并阐明农学以辅助之，无事则耕凿而食，各乐其业；有事则荷戈而起，敌忾同仇。则强国之机，即寓于陇亩阡陌间矣。

就狭义而言，奖励农业，使大势所趋，咸知重农，以不耕而食为耻。庶全国人民立于经济社会上，脱依赖之劣根，营独立之生计。德

意志、比利时两国实行狭义。凡农民定居某地，继续数年未尝转徙者，遇有急难时，必予救助金，以保全之。对于移住之人民，苟为农者，以土地贷与之，不取地价；土地上所收之利益，仍归于开垦之农者。若集资本，立会社以从事开垦者，奖励益优。故德比两国，昔日所需之品物，皆购诸美法各国；今则本国所产之物品，已足供本国之制造矣。吾国土满人满，贻为笑柄，推其故皆贱农所致。苟仿德比重农之法，凡为农者，异常奖励，俾农业振兴，产物丰富，则数十年之漏卮当可弥补于今日也。故无论狭义广义，凡主张重农主义者，其始则足民，其继则富国，其终则由当而强，雄飞于地球之上。此重农主义所以占经济学内最高之位置也。故吾国果行重农主义，狭义广义，宜相辅而行。不数年后，无地不耕，无人不农。近之则安置游民，疏浚财源，远之则强盛国家，杜人窥伺。乘兹时势，发愤为雄。虽如美之脱英，普之报法，亦指顾间事。愿我同胞速加意焉，勿复蹈贱农之覆辙，以隐伏灭亡之祸机也。

云南宜速振兴蚕业（二十号）

嘉　瑗

世界称蚕业国者，惟意、法、中、日四大国，然其本源皆由我国传播而来。自上古太昊伏羲氏化蚕桑为繐，絙桑【丝】为三十六瑟，神农氏教民蚕桑，以为布帛；我国蚕业，实自此始，是时文化未开，即今日所谓天蚕野蚕之放任于自然的也。及黄帝元妃西陵氏教民养蚕，始以人为而饲育于家屋中。禹贡桑土既蚕，九州厥篚，而蚕业大发达矣。迨至周代，上自王公，下至庶民，靡不以养蚕纺丝为天职。春秋战国，各霸主之国富兵强者，亦无不以农桑为首务。孟子游说诸王，亦以农桑为王道之始。自是以后，蚕业渐传于日本、中央亚细亚、印度、埃及、欧洲诸国。去今千余年，当隋唐时代，各国虽已盛行，而我国犹居全盛之势。宋元明以来，渐为退步。至于近代，桑园荒芜，蚕病流行。而其地方绝马头娘之迹者尤多。惟两广、两湖、江、浙、四川数省，延至今日，虽云继其隆盛，然以墨守旧惯，不得改良之法，至四五龄全数惨灭，以致破家倒产之厄，其不知凡几，良

可概也。由上观之，我国自蚕业开创以来，即视为国家根本大计。且为世界锦绣蛾眉之宗祖。至现世纪，新学昌明。在欧美列强，则需蚕丝以供文明机织之要求日益告急，蚕丝之需要日益增加，在日本，则乘此潮流，出其美丽精良之生丝以应之，每年达一亿七千万圆之输出巨额，占全国输出品三分之一。我国根本之富源，出口大宗之生丝，遂为彼所凌驾而归于劣败。据日本农学士吉池庆正著中国蚕丝业起源及现今状况论，谓前德国某氏充中国海关税务司，劝告中国政府，于各省设立中央蚕业传习所，招集各州县子弟，教以世界新学理，改良养蚕制丝之法，卒业后分发各州县教授，以图普及。其能实行与否，虽未可知。要之一旦破觉改良之迷梦，以实行其策，而挟其雄飞之实力，诚足以蹂躏世界各国之社会而有余矣。夫彼为是言者。盖有所谀于我，抑有所忌于我，有识者自能知之。今日风气渐开，蚕业思想亦渐发达。如两广、两湖、江、浙、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已先后举办蚕事。如蚕业讲习所、蚕业传习所、蚕桑学堂、农蚕学校、蚕学馆、短期讲习所、简易速成传习所等，既设者大加改良，未设者次第开创。学理技术，互相传授。又如蚕病预防所、蚕种审查所、农蚕试验场、生丝检查所、制丝工厂亦已设立，渐次扩张，以补助教育所不及，而急图改良发展。吾知吾国蚕业当蒸蒸日上，吾国民将享此巨大不绝之财源矣。财源既裕，凡百事无所掣肘。浸假而军事兴，浸假而铁路成，浸假而学校盛。噫，何其可欣可羡之如是耶！然而两广、两湖、江、浙、四川、河南、山东皆知此纤纤一缕之蚕丝，为致富之根源。独我云南动机迟迟，不能相应。我滇人岂尽无观念、无感触之蚩蚩之氓乎。我云南财政困乏，妇孺皆知，军事教育之费用大半仰给于他省。在昔日尚有著名之云土一宗，以为补助之元素。今则食鸦片者有禁，种鸦片者有禁，在政府岁少数百万两之税，在民间岁少数百万两之产。财政之困乏，较前为甚，已不言而喻矣。百姓足，国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国孰与足。今日求补救之策，必有普通男女最易从事之家常业，一年耕稼最获速利之简单业，农工商界最有关系最能普及，比云土易售高价，最获巨利之伟大业，以增进小民之生计，而救助财政之困乏，始有济于事也。然此数事皆不外蚕业。所谓普通男女最易从事之家常业者何？我国蚕业从古为昭。历世相传，虽佣奴妇女

类能通晓。只以从前物力富厚，国中士夫未能研究扩充为农民法。故蚕业尚未发达。然读豳风、禹贡其所以养蚕制丝，与其土地之所宜者，全国境内未尝不视为家常恒业，则普通男女未有不能者。普及庶人，殆无有过于此者。所谓一年耕稼最获速利之简单业者何？栽桑不及三年，种桑不年余。蚕则一年数造，无害农时，有裨业务。自春徂秋，收获数次。成本已轻，获利尤速，收效之简捷，又未有过于此者。所谓农工商界最有关系最能普及，比鸦片易售高价，最获巨利之伟大业者何？凡兴一业而能关于农工商三界者，为蚕丝业。养蚕为农家副业，制丝则属于工业，制成而贩卖又属于商业。且普通人力所能为而获价最优，每百斤价千元以内外者，亦惟蚕丝业。晚近各国实业竞争，多借机械，而机械力膨胀之影响，生活程度太高，工价太昂。恃人力之蚕丝业，反形退化。日本工价每人每日平均已在半圆以上。我国农民劳力所获，日不过百钱，除通商口岸外，内地男工劳银不过一钱二三分。其日不及数十钱者比比皆是。商则仰给外货，每受压抑。使兴蚕业而直接输出，则农工商三界均受其福。较云土之易售高价获巨利，伟大之业亦未有过于此者。

匪特此也。我云南土地之沃，气候之宜，悉适当于蚕业。且我国鲁桑，世界无匹。现日本因夏秋蚕未甚发达，乃培植鲁桑（其种取自浙江），为全国桑园之目的，兼可以作春蚕之早生桑。仅一年种苗，二年移植，至三年即可供春夏秋三季养蚕之用，成效之速，可谓无比。日本桑园一反步，当我国一亩半。每年所得茧价约值六七十元。今再改良，更未可量。我滇上田一亩岁产数金，即种罂粟获最多者，岁不过一二十元，较诸桑园获利仅三分之一。又况毒我同胞，耗我财源之鸦片，今已绝种乎。我滇民宜于此时，举种罂粟之区域，或易而为桑园。否则无论何种，其所发生足以助工艺而供人之卫生者，较诸鸦片之害其利十倍。即以所短收烟税巨款，取偿于桑园之孳生，或其它之足以培元气者，当起至数十倍。救我滇民之生计，启发我滇之财源，富我滇之财政，实未有过于此。尤有大者，近年法国之机织业极其发达，每年需生丝在七千万斤上下。其供给日本占二成八分，我国占二成七分，意大利占一成五分。若我云南能以全力先注重蚕业，不过三五年，则能见实效，而收实利。以我之蚕茧制成生丝，径由滇越

铁路售与法国，一年必增进千余万圆。则练军、兴学、筑路、开矿等费，无须借外债仰给他人，不数年即垂成厥功矣。惟我滇民既不知养蚕为何物，又不知制丝为何术。若上无蚕业教育之设备，下无以养成蚕业之学识，则斯业何由启发耶。意之将兴桑业也，则先于巴多瓦立一讲习所。法之欲振蚕业也，亦先于门白里设一讲习所。日本蚕业之发达也，亦莫不以教育奖励为根本。东西两京蚕业讲习所、农科大学、高等农学校中，亦置分科；所谓施蚕业高等教育以养成技师讲师也。于各府县中，立甲乙两种蚕业学校，于甲乙两种农学校中，亦专设养蚕一科；所谓施蚕业之中等教育，以养成技手助手也。于各种蚕业学校中，设速成别科于蚕业最盛地，设女子蚕业传习所，所谓施初等教育以养成独立经营之智识也。此外或设夏秋蚕传习所，或开生丝传习会，或立短期研究所。总之，欲从事斯业者，人无不学，人亦不困于学，日新月异，各求进步。如训军然，善训军者，无兵不可以为将也。语曰，目无全牛，而后庖丁能解牛；胸有成竹，而后与可善画竹。技之不精而欲艺之成者难也。故日本之制丝工女，遍于全国。非日本人之生而能制丝也，先有教授之模范工场也。日本之养蚕术普及妇孺，非日人之生而善育蚕也，先有传习之蚕桑试验所也。英于印度亦聘意人以教其法。法于亚弗利加，则聘日人以传其技。良弓之子善为矢，良冶之子善为裘；虽曰性成，而实教育之所致也。舍此最易启发、最获速利之蚕丝业，置之于淡焉、漠焉，而欲救我滇民之生计、富我滇之财政也，其可得乎，其可得乎。

四　文化教育

创立女界自立会之规则（一号）

张雄西

呜呼，天地以阴阳生物，本无偏重。为男为女，各有应尽之义务，应享之权利，何尝轩轾于其间哉。吾支那之女子，何独无权利乎，何独无义务乎，而乃卑贱陵夷至于今日。其事可痛哭，其故难枚举。而尤为某所痛恨者，则鬻女一事。盖凡贫苦之人，罹冻馁之厄，大抵不能自立。而为之父母者，又复戕贼天性，辄将其女鬻之于人；或为牛马以任驱策，或为花鸟以供玩弄。虽所遇不同，其不齿于人类则一也。呜呼痛哉，抑思此些许之金钱，果能免终身之冻馁乎。己身不免冻馁，而己之爱女则已入牢笼中，永无见天日之想。噫嘻，何其忍也，何其愚也。夫批茶者，不过美洲一女子耳，目睹黑奴惨状，且思有以救之。自《五月花》一书出，未一年而数千百万黑奴竟能脱离苦海，复返人类，诚千古未有之盛事也。且黑奴与美人，并不同种，而批茶尚能苦口热心，挽回数百余年圣贤豪杰未及挽回之积习。某睹今日女界之状况，其出于种种下等不堪之事者，又皆我同种也，能不慷慨悲愤，泣下沾襟乎。窃思联合爱群诸姊妹组织女界自立会，以补救前途于万一，而试拟其规则如左。

一、本会专以拯救女界困苦，使女界人人能自立为宗旨。

一、本会中专派善于演说之人遍处演说，晓谕贫苦之人，而

戒其鬻女，并劝女界中人，除去依赖劣性，以图自治。能自治而后始可自立，以为恢复女权之基础。

一、凡贫寒之人，不得已欲鬻其女者，可令将其女送入会中代为收养，并由会中给其父兄银钱若干，使谋生活。

一、凡贫乏无告、颠沛流离之女子，本会中概行收养。

一、本会中设立工艺厂及半日学堂，以备教育女子之用。

一、凡会中所收养之女子，均须入本会中所立之学堂及工艺厂，以期他日之自立。

一、凡会中收养女子之父兄，业已发给银钱者，不得再向本会索钱。

一、凡会中女子入学堂或工艺厂者，非毕业不得退出。

一、凡会中收养之女子，非逾三年，其父兄不得携归。

一、凡本会学堂工厂毕业之女子，均须担学堂及工厂教员之义务二年，或演说员之责任三年。

一、凡会中诸同志，不可再蹈前此之陋习，如缠足、穿耳、傅粉华丽衣饰等事。如为本会同人查知，则酌量议罚，或径使出会。

一、凡会中诸同志，各宜规劝其家庭，永除蓄婢纳妾等事，犯者则罚以巨资。

一、凡会中收养之女子，已满期限，父兄欲携之归家者，必有切实保证始准其领回。

一、从会中出而归家之女子，而犹不图自立，依赖父兄良人以为生者，使本会查知，则署名于籍，不得复享本会之利益。

一、凡女子由父兄从会中领回，而复鬻之于人者，为本会闻之，当将其父兄送官，请处以极严之罪。

一、海内女界诸同胞富于资财者，请量力认捐，以为学堂及工艺厂之经费。精于工艺者，皆可担负工艺厂之责任。热心教育者，皆可担负学堂之责任。善于演说者，皆可担负演说员之责任。精于庶务者，皆可担负会中办事员之责任。

一、会中规则粗定，诸多未备，尚乞海内女界同志随时赐教，以匡不逮。

是举若克办成，则我国二万万女子，必更无一人为种种下等不堪之事者，且人人自治，人人自立，幼不仰父兄以为生，长不仰良人以为生。又于社会有益之义举，皆能争先恐后，尽心竭力以为之，百折不回，万死不辞，则虽有如拿破仑之雄武，梅特涅之专制，亦何得损我毫末也。世之人谁敢轻视我女子，而不以我女子为尊贵乎，又谁敢谓我女子不能与男子并驾而齐驱乎，亦使环球之人，知吾支那女界中尚有有心人在也。愿海内热心爱群诸姊妹共勉之。

雄西女士，现留东张君镕西之女弟也。天资英警，早岁受文明教育，而爱国热诚，尤不可及。曩者痛中国女眷依赖成性，无能自树立之精神，乃抒毅力，发宏愿，欲邀集同志创女界自立会，以谋女同胞幸福。右所列之规则，即女士手订者也。其救世爱群之苦心，足使须眉读者钦仰无既。滇有女士，滇人诚足以自豪。将来滇中女子教育，属望于女士者尤厚。顷同人以入都之便，劝其东渡，果惠然肯来，吾滇留学界又将放一异彩矣。编者识

教育浅说（二号）

观于海者

平日不出乡国，不知时势之寒心，事机之危迫，或且傲然自大，反唇相讥。由于不知何以生愧，由于不见何以生奋，一旦反观对照，激烈者或将曰，我真无教育之国也。不知我非无教育，是不知今之教育也。知教育者，庸夫俗子得尊己而轻人；不知教育者，圣贤豪杰亦将从人而舍己。他不遑及，仅就云南论之，夫所谓不知教育者，岂刻论哉。呜呼，强邻逼处，祸迫眉睫，已欲缓须臾，人其能坐待乎。解之者曰，滇之教育已有基础矣，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师范传习所、东语英语各学堂逐渐兴立，且留学师范者若干人，普通者若干人，非急兴教育而何。吾请言积极的，无言消极的。夫滇之派师范四十人矣，其未归国与归国而未主教育者之外，不过得三十人。即曰果三十人矣，三十人皆能胜教育矣，且皆能实心教育矣。守令之锢蔽开通不齐，士绅之赞许攻击不一，款项之筹措，教室之改设，又皆纷纭

莫定，为之奈何？即曰今日之官绅、款项、教室皆可无此患矣，然日本全国之大仅比我云南一省，日本之人民仅我中国十分之一，彼之教员自高等以下逮各等，约十余万，犹汲汲造就，常叹不足。我滇七十余州县，大者十余万人，小者亦七八万人，三十师范【生】之心思耳目，不能化为千手千眼，为之奈何？曰，开办传习所，普及知识，不患其不足也。即曰可以足矣，议论已阅数月，开办尚无定期。人心不齐，各怀新旧不相下之见，为之奈何？曰，范围稍广，主持坚定，调人堂之传习生以多为贵，异意见者弃之，不患其不相下也。即曰无不相下之患矣，教小学堂四年之师范，功课十余门。三十人分散各地，必致传习有参差，顾此而失彼，为之奈何？曰，分数期传习，轮流递换，不患其不备也。即曰皆已备矣，未停考试之先，每县每科岁时，至少百余人，今停考试将数年，程度固未必合于今日，而七八岁之幼儿尚思设学堂教之，合全省将近数万之生童，弃而不顾乎，抑小学堂开办，令与之等乎，吾不得知也。此且不论，而小学堂既已开矣，四年毕业，瞬息即至，高等小学堂尚属乌有，为之奈何？曰，已聘外人造就师范，不患其无高等小学教习也。即曰不足患矣，进而益上，正属无穷，为之奈何？曰，初办时顾无头绪，数年之后，不患其不井井有条也。噫，危乎！此仅就积极者言之，着着操胜算者也。倘涉于消极，中间不无失败之处。事机已迫，时不再来。小民何知，实受其祸。言之痛心，予欲无言。嗟嗟，事之关于天者，我不言之，言之而天不应，舌敝唇焦无益也。事之关于人者，我不言之，言之而人不顾，乞丐求怜无益也。若事之关系于己身、痛切于己身者，但恐无人言之，言之而未有不痛心疾首激而生奋者，人情也。我有身家，无教育谁其保之；我有坟墓，无教育谁其守之；我有财产，无教育谁其受之。不但此也，子女妻妾，人有一言之辱，势将戮其首而甘心；父母兄妹，人有睚眦之嫌，势将终其身而怀愤。无教育，则眉睫之祸不俟转瞬，地土且不能保，身家子女财产不必问也。更有不堪言者，东三省以无教育之故，有学者不思展一筹以大声而疾呼，有财者不肯出一钱以兴学而助教，日俄之战，有亲见其妻女被兵役奸淫而哭不下泪者。刀兵之祸，在同种杀戮，如前日之发捻，不致使尽绝根株，若异种之加害，必将使无遗类，而尤惨及先人者。殷鉴不远，时乎其可失

哉。老者、壮者、少者，孰无担任之义务；学堂振兴，师范不患无人矣。所愿识时之士，有力者独任之，曰吾兴学；无力者赞助之，曰吾兴学；有财者以财助，曰吾兴学；有产者以产助，曰吾兴学。一人唱之，众人和之，勿谓茫无头绪也。以此为起点，千寻之基积于咫尺，勿谓奏效难期也；以此为动机，万里之途缘于跬步。人才以愧耻而愈兴，理想以研究而愈出。光学之发明，起于眼镜商之子取凹凸两镜而为戏。轮车之发明，起于田间古式之水车。但有起点，不患其不达极点也。至于今日之文明，大半附物质而膨胀（即各种工艺器械是），非如昔日之坐守篇章，即可获高第厚禄以荣荫子孙者。顾每一科学，必有模型器械，如蒸气机、铁路机关车、验电器、抽气筒、压气筒，下至晴雨计、寒暖计、凹镜、凸镜诸等件，无一不需用标本。意在实地试验，启发才思。递至入高等后，各随其性之所进，研究一科，能发明二三门或一二门者，获无穷之名誉利益，世世子孙吃着不尽。是使学堂完全发达，获伟大之效果者，尤在此实物、实质、实地练习也。我之学堂，无论不能全购，即使购之，他之绝大机器，一机动而万机雷鸣者，心中眼中无一毫观念，吾知即办学堂数十年，不过得口头之文明，而物质之文明终不得其影响。所愿富家豪族，无存富贵自足之心，遣聪明子弟，自费出洋。种种工艺，皆为文明所依附，勿存旧日恶习，鄙薄之而不学。则一艺成，而机器物料随身购回，一则可以兴无穷之资财，一则可以供诸学生之实验，利己利人，在此一举。其家非富贵，而幼年聪明者，则更义助之使学工艺。但使学成能制造一二物，虽如学堂用品之微，其有益学堂亦与购机者同。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愿吾乡人皆设身处地，则感情生；感情生而愧奋起，计较随之，则萌芽有机，百事俱举，在指顾间矣。

论云南宜实行强迫教育（四号）

适　生

据一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方英里之疆域，拥千四百万之人民，蓄五金最富之矿产，人非若生番红夷，地非若非洲沙漠，苟稍加振作，即可以雄视西南。可爱哉云南，可贺哉云南也。然而论云南者，动辄

以地瘠民贫加之，几若地瘠民贫为云南固有之性相。呜呼，地本不瘠也，而自瘠之；民本不贫也，而自贫之。云南人，云南人，尔宁不羞哉！其在闭关固守之时，则因循苟且，安于贫弱，尚不致失其固有之权。无如鹰瞵虎视者，已逼我堂奥。我不自富，人必取我富而富之。我不自国，人必灭我国而国之。存亡呼吸，间不容发。故救时之士，莫不汲汲以图教育普及为解决存亡问题之惟一不二法门，然欲图教育普及，断非实行强迫教育不可。孟氏有言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商君亦有言曰，小民难以谋始易以乐成。俄大彼得之变法也，亦实行强迫主义。即现在东西各国所行学律，凡届学龄有不入学者，必罪其父兄。盖值人民程度太低之时，非用强迫手段，必不能开其智而生存、而竞争、而保国、而保种。愤时之士，莫不曰中国人无爱国心。噫，执是以责吾民，是亦不知民族之心理也。夫爱生于情，然必有知，始能用情。故知之程度增一级，而爱情之程度亦增一级。我中国旧有之教育，其上者仅教以科第之学，供猎取功名已耳，从未教以爱国；其下者并科第之教育亦无之，是以人人之心识范围中，全无国家观念。国家之休戚，漠然不关心者久矣，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故今日欲使人人知爱国，非改良教育不可。欲改良教育，非实行强迫不可。吾知骤闻吾说，难者必数起，然吾固有以解答之。

甲难曰，欲图富强，非教育普及不可，此为有识者所公认，则吾既得闻名矣。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古人不先我而言乎；即日本之强也，亦经营三十年。中国今日图教育普及，亦宜行之以渐。况云南地处偏僻，人多顽固，若持之太骤，必致有意外之虞。故欲教育普及，亦只宜劝之而已，勿能强迫。

乙难曰，孔子为卫谋，富先于教；许衡亦有言曰，读书先治生。盖必衣食足而后礼义兴。滇南苦寒，甲于各处，谋生不遑，奚暇求学。故欲施教育，必先求富民，民富则不待强迫而教育自易普及矣。

丙难曰，官为刀俎，民为鱼肉，由来久矣。前虽黑暗，而慈以抚众，和以教民，尚有明文。今倡言强迫，则不肖官吏愈得借此以剥削小民，是地方未受教育之益，先受官场之害也。

丁难曰，欲广教育，经济宜裕。今日之教育不能普及，即筹款不易也。今欲强迫教育，必先强迫筹款。强迫筹款，不外加税加粮，恐

地方从此多事矣。

以上诸说，自一方面观之，似觉近情。无如于吾滇现在时势尚未深察，于民族心理尚少研究，于社会事实尚未洞悉。何则，由甲之说而论之，是礼乐必俟百年而后可兴之谓也。夫使无外患强迫，而任我优焉游焉，虽不进化，亦不至灭亡。无如时逼处此，人不我容，如必待百年树人，恐金碧已非我有矣。夫日本之强国须三十年，是此三十年中，正不知如何经营，如何强迫，始造成此战胜之国民也。不然中国变法，亦与日同，何强弱竟判若天渊哉。盖中国即凡事持消极主义，而未持积极主义也。呜呼，值百事废弛之际，岂仅恃口舌之力即能有效乎。他不必论，请观鸦片与缠足二事可知矣。耗精神，弱种族，为国耻，莫此为甚。而热心志士，曾绞几许脑筋，费若干笔墨，或著为论说，或创为会所，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仍是习故安常者，即未尝实行强迫之故。苟前此数十年，即用强迫主义，则二害既除，中国或尚不至有如此之现象，请看以后之鸦片即知矣。现在强迫之令，已有明文，果从此实行，则十年后当必断绝。盖我中国之民心好逸，久成习惯，非有人时时督责之，必不肯前进。此在上智者犹不免，况下愚乎。此所以强迫施之，于现在教育最为适宜也。如必谓行之太骤，恐有意外之虞，何以前之科举始议作三科停止者，即虑有意外变动；今一旦停止，亦不见有何变动乎。夫向善之心，人皆同具，特未有教育以引动之，故不十分发达耳。今试语于众曰，外人之所以富且强者，学耳，我之所以贫且弱者，不学耳。今欲转贫为富，转弱为强，必须人人有学。上者学专门，中者学普通，下者学识字，以期各奏尔能，斯能共保危亡。凡届学龄有不入学者，必罪其父兄。吾知人非蠢如鹿豕，必不至自外生成。古今来有强迫纳赋税而致变者，未闻强迫教育而致变也。商鞅之强秦也，毕士马克之强德也，皆利此强迫手段，不数年风行雷厉，遂强大其国。吾滇风气素蔽，劝之不学，学之不广。前日科举未停，人人尚有误解之功名二字存于胸中。今科举既停，浅识者必以为读书无用，于是富者纳粟，贫者中止。所以今日之读书者，反减于昔日。若听其自为，或仅恃口舌而劝导之，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吾滇其真鱼矣。

由乙之说而言之，似亦切时之论，无如尚非由根本上立言也。夫

三代以上，首重教养。不曰养教，而曰教养者，是教固先于养也。由何而知之，由原人时代而知之。方人之初生也，原与他动物立于平等之地，茹者毛饮者血，居于野处于穴，患不知避，祸不知防，榛榛狉狉，不知见害于洪水猛兽者几何矣。有智者出，战胜于洪水猛兽，于是火化兴、宫室建、衣服备，而人始超然特出，万物皆归其支配。此时人之知识，固已高出他动物一等矣。迨至知识愈进步，则幸福亦日以加增。至今日而比较上古，其文野相悬岂可以道里计耶。盖自西人大格致家出，遂利用水火，奴隶雷电，凡百科学，不辞殚精竭虑以研究者，即求有益于国计民生也。我中国当洪荒初辟，教民佃，教民耕，教民织，何一非养民之事哉。盖所谓养民者，不过使之各有职业，不至流为盗贼，流为饿莩。非必出太仓之粟以食之，始可谓之养民也。如必谓富而后教，则试问此富从何来乎。夫言富之根本者，不外农种植其材，矿发见其材，工制造其材，商懋迁其材而已。然农无学，则耕种不勤，土宜不辨，农业必不能发达；矿无学，则矿苗不识，化分不明，矿务何有起色；工无学，则仅守高曾矩矱，不能发明新理，工艺又何由进步；商无学，则区守一邑，所志不广，商务又何从振兴。举农矿工商皆无学，是农矿工商皆愚；农矿工商皆愚，民从何而富哉。夫富由智得，智由学生。无论为农、为工、为商，皆非有学问知识，不能发明新理，制造新器，以竞争于世界。人徒羡外人之富，而不知其富即由学问而来，其学问又实由教育而来也。吾滇之民不患其贫，特患其愚耳。气候温和，土地肥美，一宜农之国也；而仅恃人力，所获无几，非愚而何。五金煤铁随地皆是，一金玉之府也；而开采无法，弃财于地，非愚而何。金玉木石充满山林，一宜工之场也；而墨守旧法，难言制造，非愚而何。今欲转贫为富，必先转愚为智。欲转愚为智，必用强迫教育。盖教之即所以养之，非教断不能使之生活，非强迫断不能使教育普及也。彼工艺本可以富国，必强迫教之始能望各精其业。游民本足以分利，必强迫教之，始能化莠为良。大地抟抟，万物皆备，惟智者能多得耳。譬之家族，为父兄者能教其子弟各有本业，各有技艺，则家必日兴，断无贫乏足虑。若不教以自立，而仅豢养之，虽万贯家资，亦不能久存。一国者，即家族之集合也。故国中多一失教之民，即增一乏穷之民。蚩蚩者氓，孰非黄帝之

苗裔。苟前此不以奴隶视之，稍授以相当之教育，则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因其学问知识而定，又何至养成一班游手无业之民，以待今日强迫教育哉。吾念及此，不能不痛恨于统治者之无良也。虽然往事已矣，及今补教，尚能为力，愿热心教育者起而图之。

由丙之说而论之，初亦似觉可虑，然以现在之民气观之，似亦无伤也。夫官为刀俎，民为鱼肉，谁使然哉，亦由我民太愚耳。自欧风东渐，始知天赋人权之说，为万世不易之公理。故稍能读西书口西语者，莫不思脱奴隶之籍，而复我固有之权。苟再有假虎威以鱼肉百姓者，吾知必不容于二十世纪。盖云南者，云南人之云南也。官者，为云南办事之人也。养之以高车驷马，食之以民膏民脂，尊之以高位厚爵，即使勤于民事，亦为应尽之义务。若犹借此以剥削百姓，是盗贼也。盗贼殃民，为主人翁者，将隐忍以受之乎，亦尚欲抵抗排斥乎。吾知公理自在人心，则大义所在，虽杀身流血亦不恤也，何区区官吏之足惧哉。况现在教育、行政已划然为二，以后由学堂卒业人多，则学界之事断不容不肖官场位置私人。故官场之不足妨我强迫教育也。

由丁之说而论之，是亦不知滇之真相。夫外国行强迫教育，则学费本取之于地方，若不足则公家方补助之。人谓吾滇不能仿行者，动辄谓地瘠民贫。然今日议加税，明日议加粮，一纸飞下，巨款可得。而且官吏之加收，差役之勒索，滇中他项税务余不得而知，惟条银与田粮二事，余知之甚详，其鱼肉百姓，以此为最，他日当专论之。往往征出于额外者。吾滇地何尝瘠，民何尝贫哉，特以强迫所至，故不得不服从耳。然使取之于民者，尽用之于民，则义务所在，亦不得不隐忍而受。无如竭多数人之脂膏，仅供少数人之剥削，供纳稍后，鞭扑立至。可怜哉滇民之愚，可恨哉滇民之懦，可敬哉滇民之朴也。以如此之义务，吾民犹能担任，今移此以行教育，是纯粹的取之于民仍用之于民也，纵强迫又何害哉。况迷信鬼神，年费若干；野蛮燕会，动成巨款，今欲移此款以就公益，非强迫何能有效哉。劣绅之盘据，侵蚀公家。贪吏之中饱，有损上下。今欲彻底澄清，非强迫又何能有益哉。呜呼，由心理而论，则教育之宜强迫也如此；由时势而论，则教育之宜强迫也如此；由事实而论，则教育之宜强迫也又如此。盖不如是不足以普

及教育，不普及教育，必不免于灭亡。此兵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迫之危亡而后存也。纵观千古，横览五洲，成大事，雪国耻，何一不从强迫中出哉。不有中山之强迫，赵武灵王何以能变法；不有会稽之强迫，勾践何以能沼吴；不有英吉利之强迫，美国何以能独立。更进而论之，日本之胜俄，由强迫而得也，中国之渐有进步，亦由强迫而致也。盖日之于俄，大小、贫富相悬甚多，不强迫以前进，则一败必致灭绝；中国之于近日，外逼强权，内迫舆论，不强迫改良，必不适于生存。吾滇之逼于外人亦急矣，然外人以强迫我者，我亦必强迫吾民以抵抗之。盖强迫之性虽不同，而利用此强迫则一也。呜呼，生死关头，数年可决。我而甘为奴隶，甘为牛马，则优焉游焉，一任天行，亦无须强迫。我而犹冀为主人翁，为战胜国民，则必雷厉风行，重铸民脑，痛湔民肠。哲学之精深者，不必强迫，强迫之以破野蛮迷信已足。物理之奥妙者，不待强迫，强迫之以粗浅工艺已足。英、德、法、俄之文字亦不必强迫，强迫之以能读本国文已足矣。盖教育之所谓普及者，不惟士有教育，即农、工、商、兵亦莫不有教育。不惟强壮者宜受教育，即幼者、老者、残废者亦宜受教育。不惟男子有教育，即女子亦莫不有教育。盖有教育始有知识，有知识始足以言富国，始足以言爱国，始足以立国而不至亡国。

省城演说会之成立（六号）

本省中央访员

徐君濂自安南归来，以此事谋之某某，某某皆摇首伸舌，不敢作语。徐君复商于他人，其赞成者亦寥寥也。君乃设棹备灯，独演于高等学堂门外，十夕接续，表同情者渐众，愿登演台者亦渐多，遂相谋建一演说会，而演台则已扩充至五六处矣。二月十六日，即第一次之会期也。充此会之希望，则务欲将演说之范围普及于全省各州县云云。徐君之初建演台也，从而非笑之、阻挠之、破坏之者颇众。即高等学堂之监督，亦曾禀于总办，总办请徐君往，欲其暂停演说数日。徐君不惟不听，愈大肆其演说。后有智者从中调停，以故上宪亦深谅其苦心，不加禁止云。及至今日，虽下至妇孺亦多有知云南之危及亡

国之惨，而愿闻救亡之策者。其感化力之大，从可想矣。

戏曲改良之建议（六号）

本省中央访员

演说会之立也，除扩张演台外，尤以改良戏曲为其第二目的。此议既出，会中人固不待论，会外人亦深为赞成。适会员某君深通音律，当已从事于新曲之编制。而某名优闻之，则愿以多金购新装，准备开演新曲。戏曲之改良，其去实行之期当不远耳。

义务学堂之创立（六号）

而　非

此亦徐君濂之主动也。其目的在抵制法人所设之中法学堂，故以法文为教授主点，而各科目附之。学生每月纳学费一元，以作纸笔及房租之用。教习不取薪水，此义务之名所由取也。学生之数，已增至数十，充教习者徐李二君之外，皆各学堂学生云。

运动会之开会（六号）

而　非

指挥者除体操专科各教员外，有钱君良骏。其运动员则以体操专修科之学生为主。学生往观者亦甚众，女来宾则于西隅别作一布棚以居之云。至运动之技虽不见佳，而竞争则颇极剧烈。就中之最占时间者为竞走一科，盖此科不独专修科之学生演之，各学堂之学生及来宾亦多有演之者故也。

论云南之社会智识（七号）

崇　实

二十世纪之时代，黄白二种生存竞争之时代也。中日战后，列国

之视线，全注于极东，揽我铁路，【夺】我矿产，要索我口岸，干涉我狱讼。其欺我侮我、凌辱我、践踏我者，岂非以我之不智而野蛮我耶。吾闻之有才千人，国可以立，有才万人，国可以强。今欲图自立、图自强，非求大多数之人才不可。曰官曰士，智识之特出者，已不可多得。所谓农工商者，更蚩蚩然不能进化，声气无由联络，血脉无由贯通，而欲使全国一气，上下一心，其势之难，殆如登天。故社会智识者，联络声气、贯通血脉之机关也。国家由社会组织而成，而社会又由人民组织而成，故人民之智识与国家有极大之关系。一般之人民智识发达者，即国家文明进步之特征也。考文明国，莫不有特别之国风，其国民之品位及风俗亦夐乎高尚。推其故，欧美各国人民莫不有政治思想，虽妇人小子，皆知一身与国家之关系及世界之大势。日本有留学于日耳曼者，日与旅次之老妪谈，妪操家事，龌龊不堪，及语世界事，彼能详道日德两国海岸线比较之长短，及军舰比较之多少，历历如数家珍。其政治思想之发达如此，宜其称雄于世界也。回顾我中国，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二十人，是故蚩蚩然不能进化。以致声气无由联络，血脉无由贯通，养成今日痛痒不相关之人民，亦可伤矣。幅员虽广大，户口虽殷繁，而无国家思想，无权利思想，无法律思想，无公共观念。然此特就全体而言也。若我滇，则僻处边隅，风气不如沿江各省，士无新智识，农工商等鄙陋愚蒙，耳无闻，目无见，若聋若瞽。英法人之开矿也，听之；英法人之筑路也，听之。推其所极，势不至为第二缅甸、第二安南不止。呼之不闻，摇之不动，唾之不知耻，剖之不知痛，此环球所未有，天下所罕闻也。如此怪状，何不幸于我滇见之。今不欲云南之自保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必使全省之风气同时并开，全社会之民智同时并启，庶乃有济。然必如何而后能如此，大抵不外普及教育。今滇省已开设学堂，或聘外国教习，或聘自外省者，仅省垣而已。各府州县，亦知以开办学堂为急务，而有官办之学堂，无地方公立之学堂，且以寥寥数十名之师范，断不能言普及。若以一地方之人，兴一地方之学，和衷共济，或筹款，或聘教习，当无有不能者。夫创修庙宇，酬神演剧，尚踊跃以捐资财，若兴学而惮于筹款，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一曰倡设女学。滇省今日诚不足言女学，然因其不足言而遂因循坐视，更待何日始有



基础乎。一省之中，男子居其半，女子居其半，若仅男子有学，而女子无学，此一半无智识之女子将为社会之大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国中无不学之女子。斯巴达之教育制度，不徒在男子，而尤在妇人。故女学盛者其国强，女学衰者其国弱，转弱为强之机，必自兴女学始。我滇人之热心女学者，当亟亟立基础于先，将来渐臻发达，非独全滇女子之幸福，亦全社会智识进步之阶梯也。一曰立半日学堂及夜学堂。贫苦之家，往往为生计所累，不能任其子之向学。使竟无良法以处置，则全滇之贫困者，将终身为不学之人矣。贫而无学，则智识短浅，谋生之计，亦永无进步之一日。可伤之事，于此为甚。然诚能于各府州县皆设立半日学堂及夜学堂，以专教贫不能学之子弟，使得于逐日经营生活之暇，偷闲以学之，则全省中无不学之人也。多一受教之人，即少一游惰之人，社会智识之程度，逐渐增高者，皆基于此，窃愿我滇人实力行之。一曰立学会。各学校既已设立，使于此无学会以联络之，则彼此不相接，虽有知识，亦无从交换，不交换即不能变通。立学会则群相讲求，群相磨砺，足以齐万而为一，化散而为整；足以由旧而知新，由近而知远。是学会者所以使社会之知识联络贯通，而尽归诸实用之地也。一曰设自治会。学会既立，社会之机关已通。若与官相接之绅士无学无识，其为害于社会者非浅也。今欲洗从前之弊，莫如讲求地方自治。于省垣设一自治总会，于各府州县设分会。先由各分会举其品学优者数人，咸集于总会。延聘通人达士为之会长，兼充教习。会中定讲期，定功课，以政治法律及办事之条理为要。凡一切地方应办之事，悉归会中议之。读书与治事兼行，道德与智识并进，一年后能胜任议员者，当得多人。于是酌留数人为总会中议员，其余分派各府州县为分会议员。复由各分会另举数人，入总会学习，循环不已。四五年后，百政之基础，万事之根本，皆由此发生也。一曰著小说。小说者，导愚民之最善者也。英人有言曰，小说为国民之魂。泰西各国有政治小说，凡政治之议论，皆寄于小说，自辍学之子，以至于农工贱役辈，莫不阅之。故泰西各国人民政治思想之发达者，皆小说之力也。中国前人所著之小说，佳制甚少，其所谓小说者，不出乎诲盗诲淫两端，贻害流毒，靡所底止。然人情之好小说，每较胜于好经史。如投其所好而教之，引人入胜易易耳。庸愚之

民，惯于为恶。明理之士，罔不守法。如有政治小说以教愚民，则愚民怀刑之心，安见其不如士耶。非人人有政治思想，不足以保治安。非有政治小说，不能使人人有政治思想，则政治小说宜急也。增进社会之知识，其大端不外乎数者。滇今者百事待兴，下手实难，而社会知识，乃救滇之第一要义，使昧此而不讲，他何足道焉。知识者作事之阶也，积少数知识，可以图小事；集多数知识，可以图大事。改已往之积弊，赖社会知识以改之；创今日之规模，赖社会智识【以】创之。社会智识可以安滇，可以使积弱之滇而为强盛之滇，可以使将亡之滇而为复兴之滇，社会智识之势力，诚大莫与京也。不然者，蠢蠢焉安常习故，一物不知，一事莫解。处此交通之时代，人智我愚，不知权利为何物，虽日蹙百里，亦熟视若无所睹。语曰，哀莫大于心死，愚民其心死矣乎。开矿产，修铁路，筹款集股，非合全体之资财不能成功。而社会愚民偏多阻力，甚至恶习相沿已久，牢不可破。若女子缠足，若吸食鸦片，皆今日所宜极力扫除者。而社会愚民殊难劝导。印度、波兰灭亡矣，越南、缅甸、高丽亦相继沦胥矣。之数国者，夫非以民智不开而召危亡耶。不知来视诸往，前车覆后车戒，兴亡盛衰之故，不爽毫发。乃无解于今之所谓热诚爱国者，其始非不欲为地方尽义务兴事业也。既而高瞻远瞩，见社会人心之复杂，程度之参差，恐阻力，畏艰难，转念以思，遂自解自诿曰，天下事不可为也。于是日日以骂相为高，谓社会中人皆不足与己共事。迨至热诚渐退，骂声渐歇，遂不辞为袖手旁观之一流。呜呼噫嘻，是何热力已薄弱如是耶。然热诚变为笑骂、变为旁观者，不知几何人矣。茫茫前途，敌氛未已。回首金碧，潸焉零涕。庸庸者尚待提携，有知识者反从而灰心焉。滇事尚忍言乎，反复思之，诚非一二有知识者所能奏效。众人皆醉，一二人独醒，此一二人者将奈之何。然必由此社会之知识日日增进，则凡兴一事，建一议，人人皆晓然于如是则可，不如是则不可，如是则利，不如是则害。全社会之人民，呼吸相通，首尾相应，无有阻挠，无有扞格。所谓热诚爱国者亦赖群智群力之集合，得安然从事于其间。笑骂旁观之流，庶由是而绝迹焉。以此作事，何事不成，以此图功，何功不克。伟矣哉社会之知识也，大矣哉亦社会之智识也。

劝乡人阅报书（七号）

君　翔

亚雨欧云，日激战于天演界者，乡人知之否耶？碧眼虬髯之客，日视我为几上肉、釜中鱼者，乡人知之否耶？人情莫不急其所亲，况某亦滇中一分子。某以为滇力果充足也，则以之对内有余，以之对外而无不足，亦乌用广长之舌，故作哓哓者为。然侧身南望，云树凄迷，偌大河山，不值一哭，亦谁使吾滇者，而犹是锁国时代乎？奈之何自丰其耳，自蔀其目，终且闷闷汶汶，专以老此混沌之天地也。夫不曰吾滇之歌舞太平耶，然安南灭矣，缅甸夷矣，即此枕戈，尚难免齿寒之苦，而况滇越铁路，尤我鲠心之疾也。策滇者或将以学战，然学术幼稚，滇人宁不自知耶；即欲以工战，其奈物质之窳腐如故也；即欲以商战，其奈机关之不备如故也。以劣御优，如以锥刀堕泰山耳，虽至愚者，亦奚出此。

呜呼，碧鸡金马，岂他人寝馈之乡；玉耳银苍，正我辈钓游之地。吾滇人即无进取心者，宁独于保守心而亦靳之。顾长此悠悠忽忽，不思振刷者，则固陋二字为之障也。虽然，固陋劣名词也，持以说吾滇，吾滇岂肯受此，即持以赠某，某亦岂乐受此。故必不得已，而思解脱此名词，打消此名词，则某敢进一言曰，吾滇人其不可不阅报，吾滇人其终不可不阅报。

今吾滇人曰，报，一纸耳，阅报些小事，何益之有，且强国亦多术，奚恃此戋戋者为。殊不知一国之强弱，一国之文野，需视阅报人数之多少以为比例。盖欧美之强也，强于国人皆知阅报。日本之强也，强于车夫下女亦知阅报。此非某张大其论也，阅报之影响，有不止如某所云者也。

且吾滇亦竞言兴学矣，且学者造未来之国民，阅报者造现在之国民也。兴学者养具象之人物，阅报者养抽象之人物也。兴学者作久远之规画，阅报者救一时之急难也。兴学固不可缓，阅报亦乌可缓。

以地理言之，吾滇僻处西南，冈峦曲折，【无】长江大河、船舶

往来为吾绍介文明焉。故谓吾滇之固陋，原始于地理者宜也。然苟阅报则不出户庭一步，而天下大事已晓然心中。是有形之修阻，不啻无形之康衢也。

以风俗习惯而言，鬼神仙佛之迷信，日深一日，号为读书者，舍词章以外无事功，稍上等者，高谈哲理，无裨实用也。不知阅报者，风俗可以改良，恶习惯可以破除，合上中下社会而一炉冶之者，舍阅报其奚以属。虽然，某既津津言阅报矣，既津津言阅报之利矣，顾不揭阅报之精神，贡献于乡人之前，则以为非诞即迩耳，非徒无益，且以荧众听，某亦何忍出此，则某不能不有所渎焉。即自狭义言之，阅报者关于个人之智识，自广义言之，阅报者，即诱起国家观念与社会主义者也。

（一）个人知识。常人之情，爱其肉体之我，则必爱其思想感情意志上之我。每见世俗之人，衣食住一失所养，即神为之桎，而志为之梏，所以爱我者不为不至也。而卒也，爱我之念歧，遂有任性以狗之者，顽固家之执拗己见，大率坐是。究不知阅报者即运用个人之心理，以启瀹此思想感情意志等之我者也。故有见阅报而开通者矣，未见不阅报而开通者也。

（二）国家观念。滇之内政，非因循之内政耶。滇之外交，非失败之外交耶。一交涉之至也，外人秘密之，大吏隐讳之，我滇人复恝然置之。每至事机已熟，而其事始发觉，然而铸错亦已成矣。幸而有报纸，抉此外交之机关，标此内政之宗旨，使人未事可以预防，既事可以应付者，而滇人复以弁髦视之，其不知阅报以诱起国家观念者，十人中有八九也。今者宪政又将实行矣，全国人民，无不知立宪之预备。然上以监督政府，下以代表国民，以坚固立宪国之责任，要求立宪国之权利者，报纸之天职，即阅报者预备之资料也。

（三）社会主义。若何而协同生活，若何而结固团体，若何而分配利益，若何而增进幸福，社会学中应有之意义，报纸中亦揭而出之。故阅报者，启人之道德心，而生人之公共心者也。

且阅报尤配有惜财、惜力、惜时三义。（一）惜财。香火之费，烟酒之费，非徒无益，且以耗财，亦孰若阅报者之日跻开明，而岁费无几也。（二）惜力。建一学校，设一公司，一人不能举者，多数人

乃得而举之，费力何如也。阅报则以一人之力，可以游刃有余，况出其余力，可以多设阅报所也。（三）惜时。时间无现在，只有过去未来耳。然过去者已匆匆，而未来者复促促。转瞬山河异色，虽欲阅报，其奚能哉。岁不我与，时不再来，但抽暇时好试为之，较诸作伪日拙者，有不可以道里计也。

如天下事，有渍其言论，浸其思潮，往往同化于不自觉者。太上聆演说，而阅报次之。彼视为洋报而不敢阅，与视为等闲之物而不暇阅者，特未识阅报之价值耳。

然则如前所言，不阅报之害已如彼，若后所言，阅报之利又如此，吾滇人果富有模仿心者，当不至漠然置之矣。况多一阅报之人，即多一开明之人。多一开明之人，即多一办公益之事。作始也简，其成也巨。不于阅报著之，而谁著之。某顿首。

附永府新闻纵览社简章

（1）定名　本社设在永城关庙街药王宫，专备各种报纸，任人周览，名之永府新闻纵览社。

（2）宗旨　本社以开通风气为第一要义。

（3）办法　（一）所备各报，皆由上海、北京、香港、日本等处购订，逐日送阅。俟有余力，尚当增购图书仪器，以供同人公览。（一）本社于某年某月为开办之期。每日十点钟起，至五点钟止，听人入社阅报，并备茶水，派夫役伺候，不取阅报者分文。（一）室内安设桌凳，阅者随便就座，挨次传阅。阅毕，仍放置桌上，不可任意抛置。（一）各报不得借出外看，以防散逸。（一）报内常有图画，阅者请勿裁割携去。（一）阅报者纵有所见，不得在原纸上动笔乱批。（一）阅报时不得信口吟哦，高声喧笑。（一）除阅报外，不得在社闲谈。

（4）扩充　（一）学堂教育，一时不能普及，故开启民智，应以阅报为最急。又多设一阅报所，所费亦无多，而于地方大有裨益，我热心父老盍仿办之。（一）永城寺庙林立，不患无开创之所，我热心父老，盍仿药王宫办法，扩而广之。

假托品行取人之荒谬（十一号）

澜　沧

咄咄品行二字，目不得而见，耳不得而闻。在昏昏碌碌者，专以品行为取人之标准，适足以颠倒是非，错乱黑白。夫既以品行取人，则吾人不得不注目于取人者。取人者彼何人斯，则监督者不得用本省人，而必委之官吏者也。所谓庶务斋务者，不用有学问程度者，专用顽固学究之尤者也。而今日学生之抱负，又何如也，其能相容乎，不能相容乎，旁观者自能知之能言之。将以何者为品行标准乎，固非个人意识所能断定者也。而今日之被取者又何如，人心不同如其面，兹既以个人臆断为善恶，则非第二人可得知其详。然吾人就现时之情势，平心推测之，则实有不能出如左之范围。

甲　所谓善品行

（一）善于逢迎奔走者。

（二）不顾大局存亡，专营一己利益者。

（三）一味守旧，反对新政，犹时时摹乡墨者。

乙　所谓恶品行

（一）热心公益，多预外事者。谓学堂以外之事，如地方兴利除弊等是也。

（二）遇事必言，不能坐视者。

（三）光明磊落，不事趋承者。

此外又为彼所憎者、爱者、亲者、疏者，亦遂分善恶。

呜呼，品行之无据，固如是乎。而今日之民贼，固又善利用无据以制人者也。而吾滇今实行矣。今岁考蚕桑高等各学堂，皆日以品行为主，科学次之。其去取之间，虽不无正当得宜者，然其间黄钟毁弃瓦缶雷鸣者，则吾人所绝对的承认，为因如上取品性之所致也。其继此而实行者，尚不知若干省。而已经实行，行之而较滇为尤甚者，又不知若干省也。呜乎已矣，此事虽小，可以证大。

滇省宜急兴公学（十四号）

崇　实

中国自甲午战败，教育之论始萌蘖焉。庚子再创，教育之声遂遍朝野。朝廷之所诏勅，督抚之所奏陈，莫不以兴学为急务。于是学堂设、科举停，风气为之一变。而一时趁风潮附炎热者，心醉欧西，摹仿皮毛，沽教学之名，希长官之誉，于是而学堂涉于虚。又有老朽之辈，科学不知，教育不晓，茫茫然而办学堂，持陈腐之谬见，纳陈腐之谬策，其所主张而设施之者，不外乎记诵词章之故辙，于是而学堂蹈于伪。更有因暗杀之风潮、革命之波动，谬思误解，禁学堂之体操者有之；或不禁体操，而兵式体操只许用木器械者有之。此诚今日地球上所未有之特别学堂也，而不意竟见之中国。呜乎，学堂之精神不振矣，甚至蹂躏学界，冤杀学生；近一二年间，因仇怨而被陷害，或无原因而突遭残杀者，不知几何人。是学堂有破坏之日，无振兴之时也。此特就各省官立学堂之大概情形言之。至于公立学堂，各省绅耆有发爱国热诚，扬自治主义，而倡公学之创举者，已屡见不一见。由此争相仿效，公学林立，民智日开，学问日进，其庶乎能辅官立之不及也乎。

我滇僻处边隅，奄有八十四万一百七十方里之版图，居民千二百万之众，宜有官立小学三千余，中学八十余，师范七十余，高等师范一，然后学堂之兴始有基础，尚未能言普及也。若欲普及，非由地方绅耆兴公学不可。夫以地方之人，兴地方之学，谋地方之公益，当必踊跃向前，无事徘徊者。况今日滇省之官立学校，屈指可数，无公立以辅之，何有普及之日。且退学、罢学者有之，押送回籍者有之，在校内吸鸦片者有之。如此现象，何足言学，何足言兴学。更可奇者，以到东数月，日语不能了解之人，为日教习翻译，诚不知其所翻译者何也。学堂之内容，尚堪问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荏苒者不我待矣。十年后亦无甚进步，敢断言之。然十年后无进步之滇，果得为滇人之滇乎，我不敢知也。虽然，力图进步，在乎滇人。滇人若竭尽心力，以兴公学，则公学亦易成立；滇人若时怀观望，则公学遂永无成立之期。而滇人推此不能兴公学之心以作他事，断未有能奏效者，滇

且沦胥以亡矣。滇人乎，滇人乎，尚不悟已身已为釜底之游鱼乎。我知滇人且悟且醒，且将兴起，特无真知，无毅力，无勇敢之行为，是以虽醒犹未醒，虽悟犹未悟也。今滇省宜兴公学，滇人非尽不悟。而兴公学之利，滇人究未及周知。滇人近来以兴学二字日入于耳，因而悟公学宜兴者或有之。至于利益所在，则仍属茫然。惟茫然于利益之所在，是以痛痒不相关，利害不相切，兴亦可，不兴亦可。若真知利益之所在，无有不急急进行者。请将其利一一言之。

（一）不劳官府之筹划，而能广开学风也。今日司农仰屋之时，欲以国费兴学，其事既不可望。然政府以兴学责疆吏，疆吏又以兴学责守令，守令有何奇术能筹巨款以兴其所属之学校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款项支绌，而欲兴学，势有所不能，力有所不逮，而政府亦终无辞以责疆吏，疆吏亦终无辞以责守令。何也，公帑之不足，上下所同认也。故非由地方自兴公学，则虽更历十年二十年，决无教育普及之一日。惟能自为谋，则不两三岁，而公学遍全滇矣。

（二）可以使滇人无旷废之子弟也。学校稀少，民智因之而锢蔽，志气因之而卑下，人格因之而少完全。往往有才堪造就，未几即改营他业，苟且以谋生活者，甚至误入歧途，为荡子，为赌棍，演出社会上种种之怪现象，杀之不止，纵之愈炽。揆厥由来，皆教育不普及故也。今既以教育普及为目的，不可不举全滇之子弟而悉教之。人有子弟，谁不欲为将来计，而公学诱导之，以成就其前途，使之保全人格，职业有归。其上焉者可由此而入官立之高等或大学，前途更未可量。如是而犹不乐学焉，未之有也。

（三）养成地方自治之风也。无地方自治，则国民对于国家无参与政事之能力，即无参与政事之权利。国民无参与政事之权利，则腐败政府，固放任自若，而无从悔悟。今虽曰言预备立宪，然土耳其屡颁宪法，终无救于灭亡。盖内力不充，无教育，无实业，立宪之虚文，只足以速其亡也。然而中国不可救矣。今滇省由公学着手，以普及教育，然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之人才，悉由此而导其先。人民参政之知识之能力有进步无退缩，则民权扩张，可以监督政府，兴举庶务。将来各省同时进步，政府虽欲放任，亦有所不能。如是则中国必勃然而兴，此不徒为教育计，亦为救国之本原计也。

（四）使人人具普通知识，对于外面有能力也。今日佛协约条文云各保其南北之权利。日之所谓北方权利者，东三省也。法之所谓南方权利者，云南、两广也。外人日经营我之权利，而我滇人无自经营之能力。无自经营之能力，则外人之经营我者，终不能幸免。然而能力本乎知识，知识因乎教育。教育不普，知识不开，能力亦无自发达，终受外人之分割而未有已也。今公学立，以教成全滇多数人民之常识为目的，则人人知外患之迫、桑梓之危，激刺愈深，志气愈奋，雄心愈起，学识愈进，有不甘浅尝辄止者。于是以发扬蹈厉之气，奋兴鼓舞。所学必期于深造，所事必期于成功。能力之膨胀，精神之焕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如是则滇将有起色矣。

公学之利若此，滇人宜竭力筹划，以期成立。一切倚赖之积习，推诿之故态，除扫务净尽，为桑梓增幸福、进文明，则滇之前途尚可望。然或有迟疑不决者，是必茫然于公学不兴之害也，请一一言之。

（一）使滇人永居黑暗之域也。人有知识，若目有光明。惟目之明，可以察见秋毫，惟人之知识，可以烛周万事。而教育者，所以造人之知识也。今公学不立，教育不普，知识不生，如瞽者然，扣槃扪籥，徒起旁观之笑耳。而长夜漫漫，理乱不闻，祸福不知，虽具有耳目口鼻，亦蠢然若无所感觉也。人至于蠢然若无所感觉，则化日光天之下，皆若千万重之黑暗地狱也，亦可哀矣。

（二）滇人永居危险之地，无从振拔也。人有知识，然后可以冒万险、排患难，可以出死入生而无所退避。不然者，未至险地心已怖，气已馁矣。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又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非有知识，处忧患未必不死，有敌国外患未必不亡。知识之关系存亡亦大矣。若无公学以教之，少数人之知识，何济于事。一般社会程度参差，观念不一，彼此不相应，呼息不相通，一旦有事，欲望众志成城，折冲御侮也，难矣。

（三）滇人无国家之观念也。法国娼妓，不纳普人之狎游；日本孩童，不受俄客之赠果，谓其为国仇也。惟国家之观念使然，娼妓尚如是，孩童尚如是。乃中日一役，日本与直隶一省战，各省淡漠视之，且兵士无责任心，遂致丧师辱国。究其终也，仅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国民无国家之观念，其现状乃如此。今滇省不急兴公学，则人民

国家之观念缺乏，对于国家，不知负责任。病根深痼，牢不可拔。无知之愚民，适足供外人奴隶之役。一旦敌兵入境，仓皇失措，大声疾呼，谁其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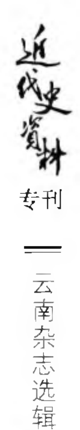
（四）滇人永不能立足于竞争之世也。世界竞争，以兵战，以学战，以商战，以工战。优者胜，劣者败，公理无可逃。曰兵，曰学，曰商，曰工，其原动力何一不出自教育。今滇省无公学，教育既不能普，何足言兵，何足言学，何足言商，何足言工。全省一无可恃，遂自安于贫弱。恐自此以往，求为今日之贫弱，亦不可得矣。嗟嗟，鹰瞵虎视，敌祸方深，二十世纪之竞争世界，安有贫弱者之立足地耶。

公学不兴之害如此，兴公学之利若彼。人非至愚，孰肯舍利而就害。公学之宜急兴，亦明矣。然则当以何者为先？曰，教育之次第，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其阶级不容躐等。而教员缺乏，虽欲多兴小学，尚有所不逮。故于此时，宜先造师范，以备小学堂教员之用。由各府士绅按公款筹划，每府皆设一寻常师范学堂。以二年卒业，派充各州县小学堂教习，以应亟需。俟小学堂渐次增多，然后师范卒业之期限可延长至四年。由此更筹中学堂之成立，以备小学卒业后之升入。凡师范学堂之生徒，可以为小学堂教员，即可以为中学堂教员也。学校所在之地，皆设一教育会议所，由众选举若干人为教育议员，凡功课、财政、庶务及学校主权，一切归会议所管理，以分清公立之性质。教科书无论为官纂私纂，但依官立所定课目者皆可行用。学校皆收学费，惟须极廉。会议所公议定额，不得逾额收取。校内须设寄宿舍以维秩序。至于聘请教员，由本省及外省中聘请，必不得已而兼用外国教习。惟须斟酌条约，庶可免后日之交涉，此其大较也。若详细规则，他日当悉心考索，以备择用。滇今者存亡之会，间不容发，图生机一线于学校，集大众合全体而共襄斯举，是所望于我滇诸绅耆先生也。

论中国宜注重农业教育（十五号）

石　侠

拥五百万方里良沃无垠之土地，袭数千余年以农立国之荣名。其



气候土宜，得天独厚。其劳力工价，比世为廉。宜乎原料品之增加，经济界之膨胀，直凌驾东西各国矣。而乃弃利于地，仰给于人。无业游民，相望于道。穷怨交追，反侧时起。国势式微，如饿倒穷汉，奄奄一息坐以待毙者。其原因虽复杂，而为原因中之原因者，则莫如无农业教育。

农业教育，有广狭二义之别。就广义言之，**即启发国民企业的知识，增进国民自治的能力，并借以育成国民社会的公共精神者也**。就狭义言之，则农业教育者，研究动植物之原理，以参赞化育，而弥其缺陷者也。故其效果之所至，足以**左右世界之财权，托庇无量之民命，使全国人民立于经济社会上，脱依赖之劣根，营独立之生活，以完国民之资格，而奠富强之基础**。质而言之，农业教育者，即国家应用的经济学也。德意志何以盛，盛于农业教育。日本何以强，强于农业教育。英国工商界之生死权，何以为美人所操纵，亦由于有农业教育与无农业教育而已。由是观之，二十世纪之世界，直农业教育膨胀时代。有之则盛，无之则衰，有国者宜如何加意耶。

夫中国农国也。自黄帝以迄西周，井田制度，益益完备。凡民二十授田，六十归田，无一人失其养，即无一人不为农。虽秦汉以来，井田制度湮灭殆尽，而历代帝王，以历史相承之故，知天下之大利归于农，亦不能不勉为敷衍。故劝课农桑之诏，不绝于史。而吾民农业之观念，亦因之以特重。独惜无科学的研究，无企业的知识，无农业社会的组织。政府复无实施农业政策之手段，以盾其后；国家亦无农业教育之机关，以励其前。致令天爱其道，地爱其宝，人亦似爱其心力而不知用，昏昏沉沉，垂垂二千余年矣。今者外力侵陵，日甚一日，全国生计，剥夺殆尽。于是政府之所经营，士夫之所倡导，皆注重于教育之一途，是不可不认为大梦初觉时也。虽然，所谓教育者，**将以陶铸全国之国民，使皆得实地生活，共保权利以相安于无事也。**若第耽教育之虚名，不定教育之目的，勿论教育之黑暗如今日，万无普及之理。就令自今以往，我国之教育蒸蒸日上，一往无前，全国之无老无幼，无贵无贱，无男无女，皆为识字之民，皆受普通教育，然以全国之人数，与就学之年龄，从少数合计之，假定百人中，就学者三十人，则四万万人中，就学者当有一亿二千万人。年中之卒业于中

小学校者，以十分之一计之，不过一千二百万。此一千二百万中，其能入高等学校，仍以预备而受专门教育者十分之一计之，亦不过一百二十万。更割其半以配布政界、军界、工商界，亦尚余五千余万。此五千余万人者，仅受德育之涵养与普通之学识，于职业之知识技能全属乌有，于此而欲循途而进，则力量有所未及；欲图谋生计，则自问无一所长，弱者或槁饿以终，黠者或多行不义。又况文明日进，则贫富之隔绝愈远，若不为防患未然之计，坐视大地主之兼并，俾多数人失其衣食住之生命根本，一旦外界潮生，其脱社会之常轨，而谬其正经者，乃必然之势。是始欲以教育成之者，终反以教育贼之。此何怪改创中学制度，以为实科中学之议论，直纷腾于东西各国名人之口也。虽然，居中国而言实科教育，孰有功于农业者乎。今请进征各国农业教育之机关，以为吾国之龟鉴，然后就吾国现在之情势，以定农业教育进行之方针。

农业教育之机关，附农学校而成立。各国之农学校，虽由风土人情而异，而最普通而现于实际者，则大致可别为五种，即最高等、高等、中等、初等、最初等是也。

最高等农学校者（即农科大学），农业教育之总机关也。研究农业之蕴奥，阐明深远之学理，以养成农学专攻者为目的。凡高等学校之教师，关于农务之高等官吏，及大规模农业之经营，皆由此校之生徒充之。其入学程度，由高等学校卒业者，限三年。卒业于寻常中学者，亦许入校，但卒业之期以六年为限，即豫科二年，本科四年是也。高等农学校，在中等农学校及农科大学之间，有科学的研究，有实地的修习。其学校之目的，在养成中等农学校教员及关于农务之吏员等。

中等农学校，即甲种农学校是也。其程度与寻常中学校同。修学年限，定以三年。入学程度，以卒业于高等小学校之学力为标准。其目的之所至，在养成实际家，俾自为中等农业之经营。

初等农学校，即乙种农学校是也。以寻常小学校之学力，为入学之标准，修学年限在三年以下。此等学校，专以养成小农为目的。

最初等农学校，即农业补习学校是也。其程度与卒业于寻常小学校者同。此校之目的，在使寒素子弟受适当之教育，以经营小规模之

农业，或为大农等之雇佣，以自食其力。其卒业年限，或一年或二年不等，其规则极自由，而学课亦无一定，总随各地之情形，而为适宜之布置。

各国农业教育之机关，大体已具于上矣。我国若实行此主义，势不能不仿而行之。然以我国交通之不便如彼，人材之缺乏如此，一旦雷厉风行，不但具伟大农业之知识者寥寥无几，即一般号称士民之秀者，纵不高视阔步，鄙弃如遗，求其有农业观念者，恐亦如凤毛麟角，势仍掩耳盗铃，敷衍塞责。上以筹办之例文督之，下以奉行之虚文应之，纵令宪檄切责，亦不过搜括无算之金钱，供土木之修饰，归奸滑之中饱，安插私人闲员，为坐领执事之薪水计耳。是其藐文弄法，以害地方之实力者罪犹小；其令农业教育之真价值沉埋于九里雾中，使一般人民不获睹一线光明，长郁郁于饥寒穷苦之域者，罪实大也。夫农科大学者，固为农业教育之总机关，而事体繁大，断非猝尔所能跻。德意志之农业改良，始于千七百三十四年，而农科大学之设，成于千七百八十七年。此非急其所缓，而缓其所急也。诚以欲举一事，必普及其观念于一般人之心目中，然后其事易举，而效果亦大。否则徒尚高谈，不求实际，其结果必陷于日本明治初年之倾向。一般人民，于农业教育之效果，不过为裒衣博带者啖饭之生涯，于实际上毫无影响，群起而唱废校之议，为农业教育生一大障害而已。故为今之计，须慎选聪颖子弟，资派出洋，专研农学，以为建设农科大学之基础。随于各省都会创一高等农学校，收纳各府州县之青年子弟，肄业其中，以为各州府县之模范。然后于各州府县所设之中学校区分为二：**（一）预备教育中学校。（一）农业教育中学校**。其他工商业皆可附设，以非本论范围故略之。其力量之所及，能由高等入专门者，入预备中学校。否则入农业中学校，受应用的教育，与实际的技能。其教授之方法，纯以利用厚生为根本。为教师者，于校内则行科学的研究与科学的试验，务令学理实物，合而为一；于校外则凡耳遇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者，皆逐一指示，使晓然于天地生成之妙，以养其活泼机能。其学课一切，则依地方之状况而定，如米作、绵作、茶作、牧畜、育蚕、养蜂、园艺、农产制造、农林制造等，选数科或一科，适其程度而教之。卒业以后，或使充中等农校之教员，或命为巡

回演【说】教师，皆视其成绩之高下，以为任事之重轻。其有手锄锹而入田间，以改良一般农业者，国家则施以相当之保护，予以应得之权利，务令立于社会上能营活动之生活，不致为无业游民，陷于前言之弊害。**如此实事求是，振厉而行之，不二十年，而伟大之农业**，不雄飞于世界，与东西列强并驾齐驱，吾未之前闻也。若犹以经济困难为虑，**则宜先普及蚕业教育，以为农业教育之先导**。其布置在由北京中央农事会鼓吹各省于各省会附郭乡野地各创一农业讲习所，召集各州县之有志愿者，分科肄业。由本科卒业者，分布为各州县蚕业讲习所或蚕丝社之教员、技师等。别科卒业者，专为养蚕制丝之短期讲习及实习教员。计五年之外，十年之内，蚕业教育必能普及，蚕丝大利必能勃发。人之好利，谁不如我。而又加以法律上团体之组职，实即一中央统系农会之小现象也。于此中央农事会以一纸鼓吹之词，立集巨款，各于本省建设一农科大学，司一切农业教育之任，以图普及。更于京师设最高等农学校，与中央农事会附丽而行。有实行无敷衍，有信从无疑虑，有良果无流弊，且事事皆易于为力。此热心农业教育者所当研究之问题，而不可以其轻易而忽之者也。然尚有适切于我国之社会，其事易举，其效至大，而为我国所万不容缓者，**则农业补习学校与女子农业教育**。农业补习学校有二种，（一）冬期农学校，（一）补习学校。冬期农学校者，于农业闲散之时，授以农业经济学及农业普通教科。为教师者，于夏期则巡行各地，考察其耕作之得失，研究其习惯之利害，著为白话报告，以慰农家之希望。补习学校，则于暑假内，现在日本竭力提倡暑假内使各学校生徒学习秋蚕饲育。或日曜日等，集小学校之生徒，教以农学大意，使感农业之趣味，以养其企业的精神。德意志农业教育之日新月盛压倒全欧者，米人卡里托儿氏谓为此二种学校之赐，良非诬也。我国凡百教育，俱当萌芽时代，急宜于各府州县之区域内，但设有小学堂者，即附此二校，以化无用为有用，以补社会教育之不及。其校地器具，皆取用于小学校，不必特别经营。此各国之所通行，无所用其迟回者也。至女子农学教育，各国之通人名士，现虽极力鼓吹，而见诸实行者，尚付缺如。我宜趁此潮流，急起直追，猛着祖鞭，以为世界各国之先导，并为我女界放一线光明。夫我国自来之习惯，皆以女子为玩好物，使与社会隔

离。因而吾女界之黑暗，悠悠忽忽，阅数千年如一日。今者促于世界文明之进步，提倡女学之声已洋溢于全国矣。**然授以浩瀚无涯之科学，以开其知识之逆而难，不如予以浅近农业之学科，以助其生计之顺而易也**。夫农业之一部分如养蚕，向为女子之天职，独惜从事此道者，学理的观念极为薄弱，而一班之艳妻娇女又鄙视之而不屑为。殊不知西陵创业，为全球锦绣之宗；王后亲蚕，作率土丝纶之倡。不此之务，第抹粉涂脂，唯阿取容，隳落人格，自居于男子之奴隶，良可痛也，亦可羞矣。今若朝野上下，极力提倡，则以情深如水、心细如丝之女子而从事蚕业，其为女界增一分幸福者，即为国家增一分利源，其效力之大，讵有涯耶。

以上所言，不过就我国之情形而略言其大概耳。至如农事试验场、农业品评会、农业团体、农业报告等，皆增长农业教育之利器，发挥农业教育之神髓，拟专论及之，故暂从略。呜呼，欧风美雨，席卷东来，一水一山，几不出列强范围之外，吾乃高谈农业教育，毋乃近于迂耶。然此正所以脱列强之范围，使国家有独立资格之根本急务也。管子不云乎，国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僻则国不保。又曰，一夫不耕，或使之饥，一女不织，或使之寒。吾国人若甘心亡国，而坐听列强之肉食也，则亦已矣。否则，吾敢断言曰，具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能力，外以杜列强瓜分之野心，内以弭社会革命之暗潮者，莫善于农业教育，莫切于农业教育。

论滇省当兴女学（十五号）

崇 实

今日之热心桑梓，思图自强者，终日急急皇皇，殚精竭虑，思想所及，言论所至，目的所注，期望所归，靡不曰，自强之本，在兴学校，育人才矣。于是延聘教习，扩充学堂，几有蒸蒸日上之观，此诚滇省之幸福也。科举未停以前，所馨香祷祝而未能得者，兹何幸而见萌芽之发现。自今以往，月异而岁不同，则滇省之学界，岂不由此而振兴乎！虽然，女学不兴，学校终无完全之一日。滇今者何曾有女学之影响耶，是可慨已。负整顿学务之责者，往往视女学为不急之事。

女学一途，遂杳然无声。然亦有见及女学之当兴者，又往往虑开办之匪易，遂默然坐视，不发一言。呜呼，是皆未审夫利害之关系，确见夫女学之不能不兴者也。曷言之，一国之强弱，视分利者之多寡为比例差。女子无学，不能自养，男子终岁勤劳，恒忧妻孥之冻馁。女子对于男子，全属分利矣。一家如是，家必日趋于贫；一省如是，省必日形其困。于此而不思所以转移之，恐将来补救无术也。女学不兴之害此其一。妇宜有妇德，若既无学，所谓妇德者，已茫然莫能解其义。故平居无事，每以琐屑细故，致伤家庭之和。彼其目光心力，不能出乎床笫筐箧以外，取帚之谇，反唇之讥，是以不免。如此而犹望其贤淑，尚可得乎。猥陋相习，积久成风，以视今日东西各国之女子，愧无地矣。女学不兴之害此其二。作育人才，必自蒙养以立其基。女学既无，母教已失矣，何言蒙养？日本松井次郎曰，子女先受正［母］教，一旦入校，如骏马走坦途。诚哉是言也。古来圣贤豪杰，其母未有不超异寻常者。子舆氏之母、华盛顿之母，彰彰可见。若女学不讲，无教之妇，何能教其子乎。深居闺阁之中，上焉者教子以图功名、谋富贵，下焉者溺爱其子而豢养之。欲督责之而既不忍，欲教训之而又无其方，优游旷废，听其自然。及其长也，上焉者钻营富贵以奔走逢迎，为独一无二之秘诀，寡廉鲜耻，若乞丐若娼妓之行，旁观者羞之，本人恬不为怪。下焉者为非礼、为赌博倾家荡产、为游民、为匪类、为盗贼。斯二者自外面观之，虽分上下，而其为地方害，为全国害则一也。二十世纪之时代，言各国之文明，二者实为野蛮之尤；言世界之竞争，二者实居劣败之首。发端于闺阁之中，而传染遍全国。女学不兴之害此其三。女子无学之害，彰明较著，苟不极力以除去之，则滇省日趋于贫、日就于弱，年复一年，前途可痛。哀哉我滇，谁实悯之，谁实救之。虽然，自悯而自救，舍滇人其谁。我滇人苟知女学之宜急兴也，而倡之而和之，则滇省女学之兴可立而待也。女学兴则女子有常业，有常业则不仰望于男子，亦可以自给。男子以勤劳终岁之所获，有赢无绌，如是而犹忧贫者，未之有也。此兴女学之利一也。见闻隘则鄙陋日生，陶镕多则气质自化。女子有学，其气质与无学者，必大相悬绝。所谓妇德者讲之有素，凡取帚之谇，反唇之讥，自此可断其必无。家庭和融之象，推之为国家祥瑞之

征。此兴女学之利二也。女子有学，则其子之所成就者大，有基无坏，【因】势利导，而其成立也易。故外国小学校教习多用妇人，以其与儿童亲也。滇有女学，则小学校之基可立；小学校之基立，作育人才之本在此矣。此兴女学之利三也。其利若此，其害若彼，兴不兴之间，利害之关系，如影随形，何去何从，其熟思之，其熟思之！使于此而犹徘徊瞻顾，再三不决，或借口曰女子无才即是德，女子不学，固宜然耳。呜呼，是不知本之言也。孟子不云乎，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如曰无才即是德云尔，岂非率中国之女子而入于禽兽之域乎。强国以人才为本，尽人所知。谓男子为人才，女子何莫非人才耶。故斯巴达之教育制度，不徒在男子，而尤在妇人。其于女子也，不视为家族之一部分，而视为国家之一部分。是以妇人亦自知其责任之所在，而黾勉不遑焉。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男女一律，国中无不学之女子。故女学盛者其国强，女学衰者其国弱，转弱为强之机，必自兴女学始。虽然，滇今日既无女学之萌芽，兴办之始，必自省城倡之，推之各府，渐至于各州县，方能普及。而学校之种类有三。

一、官立女学校。兴女学必以女子师范学校为始，教员方能逐渐增多。滇中女子之通汉文者寥寥，何能直接学师范乎，则今日女子师范学校可不必立，仅以小学立其基。小学既立，更设中学校、高等学校，以为卒业后上进之级。

二、公立女学校。由省城各府州县公众所立之学校，曰公立女学校。其章程亦依官立。自公立女子小学校卒业者，得入官立中学校。自中学校卒业者，得入官立高等学校。公立与官立一律奖励，公立学校之入学者方多。

三、私立女学校。十余家或二十余家，聘教员组织而成者，曰私立女学校。其课程年限亦依官立，卒业时归官立学校考试，与官立视同一律。

至于定年限、编教科、采用图书、分别时间，尤学校最要之点。日本现行之规则，可因地制宜，参酌用之。夫无官立以倡之，则兴起无自；无公立私立以继之，则普及无由。兴起之、普及之，是在乎滇省官民之一气联络而倡和之也。不然者，官立学校成矣，而地方所谓之曰绅、曰士、曰富翁，依然锢蔽，仍旧因循，宁如就殁人，全无进

取之希望，宁为守财奴，毫无公共之思想，则滇省女学，遂永无发达之一日。滇省之贫弱，遂永无振起之一日矣。绅乎、士乎、富翁乎，勿踵贵贱男女之积习，须知生利分利之关系匪轻；勿谓女子所成就者少，须知小事忿争之牵累孔多；勿谓妇人所能为者微，须知儿童无教之贻害甚大。今日为滇中所关甚巨者，代表地方之绅，明达事理之士，助谋公益之富翁也。此三者，对于社会，如长者之对于幼童，导之东则东，导之西则西也。故公立女学校、私立女学校，必赖此三者竭力经营，始能补官立之所不及。如此三者委弃其责任而不顾，则女学绝望也。呜呼，滇之绅！呜呼，滇之士！呜呼，滇之富翁！

论女学之关系（十六、十八、十九号）

师　竹

绪　论

白祸西来，滔天洪水。黄族陵夷，满地荆榛。嗟我中邦，削弱危殆，睡狮虽醒，其如虎狼已据我堂阶何。适逼处此，相形见绌，方知他人之所以富且强者，不在船坚炮利，而在教育普及；我之所以贫且弱者，不仅在船不坚炮不利，而在教育不普及。于是朝野上下，学士大夫，方汲汲遑遑于推广学堂，以谋教育普及，岂不以教育为强国之本哉。是学堂亦可谓綦重矣。学堂綦重，而教育自不患不普及。虽然，今之所谓学堂者，不过为男子而设，其为女子设者仅百分之一二。而此百分之一二，亦只发达于一二热心志士创设于开通省分。此外如陆阻于山，水艰于渡，人寡于识之地，尚不知女学之为何而重。且并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谈印入于脑筋，反有谓女学不当兴者，岂不大可悲哉。夫天生斯民，男女并重。重男轻女，例违文明。我中国文备于周，关雎雅化，胥得力于内助；乱臣同德，尚推崇于妇人。如脱簪待罪，是善于谏君也；上书除刑，是善于救父也；编辑典章，是善于继述也。他若军称娘子，屡摧隋氏之锋；城号夫人，亦寒符坚之胆。粤稽往籍彤管流芳，岂独让泰西之女界专美于今哉。呜呼，时势如此，梦尚未觉。女界黑暗，累及须眉，亦可悲矣。及今不图，后悔何及。故我中国今日不欲强则已，欲强则非图教育普及不可。图教育

普及，非男女学堂并设不可。此非一人之私言，乃世界之公言也。我滇僻处山陬，风气晚辟，亦地势使然。今日既广设学堂，以谋教育普及，亦可谓于学界上放一线光明，独于女学毫无影响。噫，殆矣。鄙人研究教育，觉女学与男学有莫大之关系。泰西男女并教，职是故耳。因不揣固陋，敢贡其说于我乡人父老伯叔兄弟之前曰，欲强国，非造国民不可，欲造国民，非兴女学不可。女学之利益，非一言所能尽，今既望我滇人兴女学，则请言女学对于各种之关系。

第一节　女学对于种族之关系

今日文明国之对野蛮国，动辄呼为贱种。夫同处一地球，同为脊椎动物所进化，何贵贱之有哉。噫，我知之矣。蠢如鹿豕，语以学问而不知，愚如牛马，告以烹宰而不动，仅具人之形式，已失人之资格，如美洲之红番，彼之所称贱种者即此之谓欤。又或者凡百事业，萎靡不振，甚至于劳费精神，消磨于无用之地，戕生嗜欲，而丧其固有之生，仅有人之外表，已失人之精神，如非洲之黑奴，彼之所谓贱种者，又即此欤。夫以素不开化之国，被人灭亡，而反呼为贱种，亦应有之事也。若我中邦，以黄帝之子孙，居文明之古国，有时贱种之声尚聒于耳，贱种之论，时触于目。我不以红番黑奴自居，如彼直以红番黑奴视我何哉。虽然，受侮之事，必有所因。文野之分，对照斯觉。彼之谓红番黑奴为贱种者，为其愚而弱耳。其愚而弱，为其无学耳。试问我中国今日能免此愚而弱之弊哉。我诚能免此也，则他人之毁我为无当。我苟有一于此也，则受他人之毁，我宜如何痛洗斯耻乎。兴言及此，真令人痛哭流涕也。夫自强之本，基于一身。男界之生，导源女子。我国女子不学，仅供男子作玩物。故圣贤豪杰之生，或间世一出，或千古一人。叹才难者往往诿于山川之灵秀不钟，而不知实女学不兴，精神伦理学分精神、肉体遗传之遗传不美善也。精神之遗传既不美善，而又处之以缠足之酷刑、鸦片之余毒，戕其身体，耗其精神，所生子嗣不能强壮。种既不强，尚何望其强国乎。女学不兴，因之肉体之遗传亦单薄，我国民遂弱矣。既愚且弱，于是病夫之称未已，而贱种之呼又起矣。谁实为之而竟至此哉！女学之不兴，致种族之多故。欲结佳果，必有善因。泰山可移，斯理不易也。不观夫

植物乎，欲播种也，必先择良田，而后未萌之芽能保，栽培之功亦易。如种既择矣，而田弗良，则苗不秀者有之，秀而不实者亦有之，虽极力栽培亦难望硕大且实也。物犹如是，人何独不然乎。其母而温文尔雅，腹有诗书，则所生之子多文人学士也。其母而豪气素著，热心爱国，则所生之子多血诚男儿也。其母若骄淫放纵，惊骜不驯，则所生之子多狡诈凶恶也。强弱为肉体之遗传，贤愚为精神之遗传，历观人世，屡屡不谬。扶兰斯志之母，热心教育也，故扶兰斯志能言，即以教育自任。华盛顿之母，诚信人也，故华盛顿之作事，无一毫虚伪。盖母身之邪正，影响于子者甚多。我国古时，妇有胎，学有教，故麟趾诗序云，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孙宗族皆化于善。西哲亦谓自古英雄豪杰不过受得一个好胎耳。欲生令子，必得贤母，无古今无中外皆一也。孕育文明，支配人种，不于女子是赖哉。呜呼，溯人类之初生，本同一元祖。其进化之迟速，即文野之是分。红番黑奴之被人呼为贱种，由于无教育而不进化也。我国女子非尽无教育，不过教者仅一部分，而且异其方针耳。故种族之愚弱，尚不至等于红番黑奴。今得贱种之名，竟与红番黑奴无异。若再不图完全之教育，吾恐进化之种族亦等于不进化之种族也。言犹在耳，斯耻敢忘；则欲进化种族，改良种族，女学固可缓哉！

第二节　女学对于教育之关系

人不患无用，特患无教育。欧美日本诸国，盲者、哑者、跛者无不有教，教无不成。可见天生斯民，本无弃材，教育其可少哉！然又不可不因时制宜。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凡人生八岁莫不入小学而教之。又曰人生十岁，始就外傅。我国非素不重教育也，特必至八岁十岁始入学就傅，岂八岁十岁以前竟无可教育乎。我中国无完全之教育者，即以此也。夫教育之施，因时而异。一时有一时之教育，不至其时而教育不可，至其时而不教育亦不可。人之初生本浑然一物，乃未几而居然能言，居然能行，居然略知物之美恶。试问何以能言，盖非教不能也；何以能行，亦非教不能也；及至能辨物之美恶，盖其时为母者已大费教育矣（此在各国为初级之教育），特日日习之而不觉耳。假使置甲乙丙三童子而试之，甲为受文明之母

教，乙为受世俗之母教，丙则并世俗之母教亦无之。吾知乙童之知识必去甲童远甚，而丙童必至如痴如哑，一事不知也。盖子当将免于父母之怀，尚不能自立。其能言者不过饥渴也，能辨者不过寒热也，其它之行为，借鉴于母者尤多。盖此时小脑虽自能言动，而大脑纯是洁白，随其所教而入之最易，如染绢然，有白绢于此，染青可，染蓝亦可。绢之变化，视染绢之人为何如。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故国民之资格视乎母教以判优劣。古今英雄豪杰，成于贤母之手，比比皆是。孟母择邻，子舆子卒成大儒；柳母和丸，公权氏终为名臣。此外以义方教子者，画荻有欧母，勉义有王母，教忠有岳母。贤声昭著，巾帼流芳，岂不学而能如是。甚矣，女学之关系于教育大矣。何今之教幼稚者，竟大不然乎。其始而能言也，即以戏言相诱，或以诈术相引，不然即教以骂人之言，不经之事，鬼怪之谈。在为母者不过以为戏谑欺哄小儿之常事，而不知其脑筋灵敏已印之深、藏之固矣，日后欲洗涤之，曾不易易。此初级之教育已乖也。及至方就外傅，则教以读书。问何以必读书，曰读书将以求科名。问何为科名，曰若某氏子显擢高科，坐拥厚禄。至若教以功名者，功于同胞、功于万世，名于当时、名于后世，恐几千万人犹不得其一也。然而此犹普通教育也。他若子有过则怙之，子不学则听之，不又为最下之级哉。若女子有学，岂如是乎。远事不必征，请观近日之日本即知矣。日本步武西人，谋教育普及，而女学亦与男学并重，因而特设有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女学校，皆养成国民之母；而幼儿园之事，全系女子任之。其为教也，或言已过之事，或作尚武之戏，使小儿乐此不倦，牢记不忘。虽不立表授课，而所教之事皆有至理存焉。故日后入学堂，循序渐进，不至大费教育，盖平日受于母教者多也。我国欲教国民，不当先教国民之母哉。

第三节　女学对于家庭之关系

我国人口四百兆，女子居其半。微论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姊妹、为人子女，俱与男子共聚一室，岂毫无关系哉。女学不兴，在半数之国民为不开化，姑且勿论，其如影响于男界何。方今时处万难，人不我容，群知非破除旧见，大启新知，断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于

是宗教亦渐倡改革矣，政治亦渐倡改革矣，教育亦渐倡改革矣，民德亦渐倡改革矣，风俗亦莫不倡改革矣。而发之者寥寥，应之者亦无几。此何故哉？噫，是殆由于家庭之未先改革也。孟子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身当兼女子而言。家庭之教育不綦重哉。然讲家庭教育，女学又岂可忽诸。今试有人于此，抱国家思想，痛大陆将沉，于是奋然而起，或投笔从戎，或负笈游学。使所处之家庭，上有徐子母，下有乐羊妻，岂不甚善。若遇人不淑，则多方之阻力出焉。或以为举世昏昏，尔一人何必多事；或以为一家安乐，他事不必求；或以为随遇而安，险阻不必冒。其母如是言，其妻如是言，下至于若姊若妹亦莫不如是言。在有坚定之操者，则抱此宗旨始终不变，若处平常之人，鲜有不为其摇动者。日日聚处，浸润滋深。古今来英雄豪杰有误于转念而失于末路者，大半皆不学无术之妇人贻其咎。虽然，此或犹以为不尽然之论。以现在之事言之，缠足一事，惨无人理，莫此为甚，今尚冥顽不觉，岂无人心而甘为此，殆愚而不学之故也。且姑嫜姊姒，聚处一室，既无学以濬导之，其合群之事，恐十无二三。始而龃龉，既而见形色矣，始而微隙，既而开衅端矣。于是睚眦之怨，俨成敌国，诟谇之声，时闻比邻。历观家庭之变，起点于妇人者实多。等而下之，嚚凶肆谑，子女遭不白之冤；阴毒险狠，门庭罹灭绝之祸。圣如虞舜，尚不免浚井之灾；贤如闵子，亦隐抱芦衣之痛。他若季子不礼于其嫂，卖臣见弃于其妻。家庭间难言之隐痛，谓非由于女子所致哉。然致此之女子，谓非由于不学哉。呜呼，家庭聚首，为日良多。人之大伦，不外男女。男子有学，女子亦有学，则同心共济，推爱家之心以爱国，如韩夫人、罗兰夫人，相厥夫而成大功是也。男子不学，而女子有学，为男子者亦可以因此勉励，如晏子御者因妻言而愧悔不能自立是也。此外如代乃父以从军，俨然七尺英雄；为小郎而解围，亦成千秋佳话。弟勇不没，愿香死者姓字。兄怀代白，乃得生入玉门。女子有学，微论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姊妹、为人子女，于家庭皆有无穷之幸福，于男界皆有莫大之影响。幼能为佳女，长必为贤母，理有固然者也。故欲讲家庭教育，必自兴女学始。

第四节 女学对于生计之关系

今之讲生计学者，动谓中国之贫，贫于游民。夫游民何以能贫，由于坐食耳。故欲图富国者，莫不兢兢以安置游民为务。噫，吾国女子，宁非坐食之人乎。女子二万万中，其能自立而不待养于人者，有几人乎，彼日趋下流者无论矣。其式微之家，茅檐之女，不得已而以女红度日，亦可谓自食其力之一道，而世俗反鄙贱之。至缙绅之妇，呼奴唤婢，出入需人，养尊处优，一无所事。既不能生财，已大失女子义务；又从而耗费之，不已甚乎。衣服之华丽需财，钗钿之宝贵需财，费用之浩繁又需财。以有限之资财，尽消耗于闺房粉黛之中。内无贤助，受累毕生。事畜无资，进取无由。由是为官者，因室家之累而剥民脂膏者有之；为士者，因室家之累而不能远图者有之；为商者，因室家之累而不能出涂者有之；为兵者，因室之累而不能死事者亦有之。吾国自来因琐屑细故，累其清思，奔走衣食，阻其进步者，盖不知凡几矣。以视东西文明各国之女子，有任国事而禄亦足以养其身，任教育而食亦不至待养于人者，其优劣相悬，奚啻天渊。此外，如发明新理，制造机械，充医士，经商务，凡男子能为之事，无不能之。可见颅同是圆，趾同是方，官骸同，神经同，则男不必独智，女不必独愚也。然吾国女子，竟远不及于外人，非不学而何至此哉。使其果学也，其脑力当不在东西各国女子之下。往者不必论矣，以现在之女子言之，游学日本之女学生，入校不过一二学期，而所习各科学迎刃而解，不劳师说再三，而且爱国思想，时发现于言论。下田歌子，日本之热心女教育家也，而赞叹此等学生不置，谓其天资不亚于东西各国女子，非过誉也。又如北洋之高等女学堂女工场，京师之淑范女学堂，于习各文科以外，或刺绣，或编物，俱著成效。异日为女界放莫大光明，为家庭添若干生计，为巾帼减若干坐食，皆此等女子是赖也。而谓不学能如是乎。我中国地大物博，而独患贫者，虽不尽由于女子，而女子亦致贫之一大原因。假使女学发达，女教改良，则无论缙绅之家，中人之妇，蓬门之女，皆将知有国家思想，皆知处此竞争极烈世界，非男女共尽义务，则不足以生存。于是化懦弱为强健，变温柔为慷慨，洗粉黛之脂为忧国之泪，竭其精力，以谋正事。

学识高者，任教育，其次司诸务，再次为女工。增一职业之妇，即减一坐食之人。一家如是，一省如是，一国亦如是，则岂不足转贫弱而为富强。故今欲救中国之贫弱，非使女子各有职业不可，欲女子各有职业，非大兴女学不可。

第五节　女学对于卫生之关系

卫生之学，分而言之，有个人卫生、家庭卫生、公共卫生，而家庭卫生则全关系于女子。何则，井臼之事，非女子【不能】操也，育儿之责，非女子不能任也。其他关于家庭一切琐碎之役，非女子其谁亲之。而谓女子不识卫生学可哉。今试就关于女子者言之，当幼稚之时，浑浑噩噩，饥则求食，渴则求饮，何者有益于生，何者有害于生，彼无由而知。惟恃为其母者，使之饱暖合其宜，运动得其当，察空气之良否，使小儿知趋避，而后天机活泼，疾病不生，此关于育儿之卫生也。果蔬肉鱼，固皆滋养之品，然必有普通知识，而后知何物含有窒素，足以增长筋肉之组织；何物含有淀粉，足以助成人生之体热。其他凡食物之烹调及贮藏等，无不与卫生学大有关系。而岂无学之女子所能周知哉。此又关于饮食之卫生也。此外如衣服必适其体，冬夏各异其色；庭院之洒扫勤，而后霉菌不至于伤生；空气之流通易，而后呼吸不中于害毒。诸如此类，非明卫生【生】理学不能知。此又关乎衣服起居之卫生也。家庭卫生关系如是，女子之于学不亦綦切哉。观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及高等女学校皆有家庭卫生一科，诚以此事非女子不能胜其责故也。

第六节　女学对于医事之关系

疾病者人生所不免也，孕育者，妇人之天职也，一有不慎，而死亡随之，可不略具此中之知识哉。外洋风俗习惯，凡妇人之疾病产难，或诊视，或剖解，男子亦可为之。而有时亦觉不便，故设有产婆学校，专教女子以临蓐之事。视其教授功课，颇为完备，曰生理学，五官百骸，讲之必详，而后知人体之构造也。血输细胞，验之最精，而后知病源之所在也。曰化学，制药用药之理论所由出也。加之以图书，复示之以模型，使明于形状而后知处置之方法也。种种科学，荟

萃于女子之身，故能保护一己之平安，增进他人之幸福也。我国医学不精，草菅人命。赫赫名医，有尚不知人身之原质为何物、内脏之如何构造者。至于生产一事，则听无识之老妪为之。安然无事，固云幸也。一有不测，愚而柔者，仓皇失措，徒唤奈何；狡而黠者，手段野蛮，送人性命。抟抟大地，无日不生，产婆无学，而断送人之性命者不知凡几矣。呜呼，女子无论贵贱，无不以生子为荣。男儿无论圣凡，莫不由女子而生。以至尊贵至重之事，而漫不加意，无惑于我国女子以生产为可惊可悸之事也。女学之于医事关系，岂不大哉。女学兴而医学亦因之发达。于是更推其爱人之心及物我之念。或组织施医院，或创设红十字会，以救济众人，岂非尽美又尽善哉。此事于东西各国已视为妇人应尽之义务矣。南丁格尔，一意大利之慈善女子也，为日耳曼看护妇教员。后英俄开衅，从事战场看护受伤兵士，而英尤受惠良多。后战事告终，英政府酬以巨金而不受之，以其资创一看护妇学校于英伦，至今犹巍然高耸焉。日本妇人近亦师其意，于日俄之役创设红十字看护队，救人甚多。以视我国无知妇女，崇拜土偶，舍资僧道，以示其仁慈者，其相去何啻霄壤也，则亦学与不学之分而已。

第七节　女学对于风俗之关系

集数十百人于一地，或迎土偶，或负刍灵，击鼓鸣钟，扬幡执幢，走者跪者，大众杂沓，舄履交错，劳精疲神，愚而不觉。前会散，后会聚，曰浴佛，曰盂兰，曰蛇蛊。贱丈夫倡之，愚妇女和之。于是饮食之费，香水之费，僧道之费，动成巨款。问何以为此乎，曰求佛也。社会之怪风俗此其一。瞽者三四，管弦俱奏，无稽之言，连日不辍，而老媪少妇，环坐左右，侧耳静听，寂然无声。问此何者，曰说书也。社会之怪风俗此其一。岁端春首，俗应履新，弱女娇奴，往来于寺院庵禅之中，络绎不绝，道途为之阻塞。问此何为者，曰闲游也。社会之怪风俗又其一。夫信佛之非，已不待言。至听书也，闲游也，名本不足怪。我国女子何不效外国妇女乎。外国妇女，亦有听人之演说者矣。然古来女贤，当今豪杰，或挺身任国难，或毁家救同胞，或相夫以立功，或教子以成仁，皆有益于国家，有功于社会。故

听之则足以振聋发聩，使日有所取法也。我国则不然，今瞽者所说，不过目莲传也、香山记也，邪说僻行，最足以鼓惑世俗，而听者遂深印于脑中。于是有教子者必教以学目莲，教女者望其学观音。听言不择，不惟有害于一身，并有害及子女。女子无学，岂不大可惧哉。夫外国之女子亦然，足不出门户，眼不见外人也，但不作无益之游耳。其游也，或为运动会，以强健身体；或为游历，以增长见识，决不似我国女子之作无益害有益也。又足本方也，而自桎梏之。面本具也，而又粉饰之。故作矫揉之形态，而失本来之面目。于是妇女所在，而无赖之子轻狂之徒趋之若鹜，伤风败俗，莫此为甚。以视美洲之妇女所在而众人不哗，女子登车人皆让坐者，其荣辱相悬，奚啻天壤哉。虽曰男子之公德不讲，而实由女子【不】以国民之母自居也。夫何言哉，然则女学不可缓矣。女学一兴，则履正当之义务，举动必合规矩也。去野蛮之迷信，遨游不作无益也。具国民之知识，一洗从前之陋习，则既有可尊之资格，又安至为人所轻侮哉。果如是，则吾人其可轻视女学乎。其关于转移风俗固如是也。谓予不信，则请观之女学大兴之后。

第八节　女学对于婚姻之关系

洪荒初辟，男女并生。禽居兽处，无复分别。而生育一事，亦只发于天性之自然，初无所谓婚姻也。迨至伏羲氏出，始制嫁娶。元妃饲蚕，始重女工。厥后进化日速，事业日繁，知赖于女者不徒养子而已。故贵为天子，贱至庶人，无不思得贤内助以成家而立国。若大禹之娶涂山，文王之求后妃，皆不敢轻易其事。诚以夫妇之道至大故也。虽然，此特指男子而言。至若女子，亦无不欲得贤君子而事之。如孟光之欲嫁梁鸿，卒遂其愿，岂不以梁鸿之贤哉。湖阳之欲得宋弘，事虽不谐，亦未可谓非好贤之心也。男欲得良妻，女欲事贤夫，亦人情之常耳。乃后世专制日横，古礼丧失，又因女子无学，故男女之间，不得不严设藩篱。于是表面视婚姻为至重，而其实反以轻之焉。夫人之交友也，必择之于先，得免于凶终隙末。而况夫妇之间，终身聚首，非为朋友之暂离暂合者可比。故不慎之于始，有毕生不能享安全之福者矣。

我国之婚姻有大可慨者焉。为女子者，每逢论婚，辄羞缩不言，一任父母所命。为父母者，亦非不欲为子女得佳偶，无如事不属己，终觉隔膜，徒听人言，鲜得实际。其甚者，只艳羡其富贵荣华，而其子女之贤不肖，则毫不注意焉。幸而两美相遭，则为家庭之福。若男女程度不能立于平等之地，则夫妇之间易生嫌怨。于是为男子者，因不乐于家室，至抑郁以终身。其甚焉者，则挟妓浪游，挥金如土，岂不可叹。至若女子，则以吾国风俗终身事一，别无他志。若夫也不良，受累毕生，作一世之奴隶，仅能博邻里之哀怜。女界黑暗，不知埋没几许名媛矣。近来热心志士，于结婚一事，几经研究，欲提倡而改良之。乃按之事实，卒未易行，非法之不善，实时之未至也。其在何时乎，非女学大兴之后不可。

夫女学大兴，则女子皆自学堂出身，平日之廉隅，亦知自重。其论婚也，选择则归之父母，而可否仍决于一己。男女相悦，即可请命于父母以成其事。日后如何治家营业，如何教育儿女，和衷共济，不相牵制。以视向之凭媒撮合，十无一当，琴瑟调否，委诸福命者，其孰得孰失，可不辩而自明矣。

婚姻既得自主，则男女之取择，必自有主张。或相取以学识，或相重以人品，或相尊以职务。如是则为男女者，益不得不勤其学，励其行，奋发于其职务，则于国家之进步，不大有影响哉。如德国之女子，以嫁陆军为荣，而德国之陆军为世界第一；日本之女子亦然，而日本亦一跃而为强国。女子有学，影响于国者甚多也。我中国亦欲西法德，东法日，以作一等强国乎，则请自改良婚姻始。欲改良婚姻，则请自兴女学始。

第九节　女学对于国家之关系

今之觇人家国者，咸谓国家之强弱视乎国民之优劣，诚以民为国家之元素故也。夫民为国家之元素，不能专指男子，何也？无女固不成国也。而今竟视女子为无足重轻，不施以相当之教育，又何怪女子视国家之休戚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者哉。夫知识发达，非学不能；爱国热忱，非激不启。必有前车之鉴，而后能作未来之观；必读亡国之史，而后能知为奴之惨。今试问女界中能了然于当今大局者有几人

乎。至如我滇求识之无者，犹凤毛麟角，今遽以国家思想责之，是不为女子谅耳。以彼深闺寂守，见闻不出庭帏，心胸锢蔽，思想仅及衣食。语以时势阽危，彼则曰自有人维持；语以女子当尽之义务，彼则曰妇人不预外事；语以女子从军，彼则曰古今人不相及。斯言也，不惟女子以为安本分，即男子无莫不以为此乃妇人之天职。于是男女之间，除饮食起居外，因所闻不同、所见不同、所学不同，故作为不相谋，思想不相入。故贤如长孙，尚不敢干预政事；慧如道酝，亦只徒工咏吟。相习日久，男女之间遂别成一种社会矣。夫女子不学故愚，故愚不见重于人，不见【重】于人，故不能不受人之专制，专制成，而隔阂斯不免矣。夫以家成，家以男女成。世界不可一日无男子，即不可一日无女子。男女互相治家，互相讲学，互相爱国，尚恐有一时之或疏，今乃大相隔阂，其可乎。夫外国之富强也，其原因亦不仅在于男子，何也？男女同受教育，皆有爱国思想也。举其大者，则为法之沙鲁脱，意大利之马尼他，英之缕志者，皆以纤弱女子，抱国家主义，为多数男子所不及，至今铜像巍峨，凡有血气者，孰不崇拜。虽然，此犹远事也。请征之近事，日俄战也，日本之女子出钗环以助军资者，比比皆是，甚至下至娼妓之贱，亦莫不然。其送从军也，皆祝其努力疆场，为战胜之国民。母以是勉其子，妻以是勉其夫，姊妹亦以是勉其兄弟。故以蕞尔三岛，战胜强俄。论者咸曰，其船坚炮利，有以致之。而不知女学之发达，亦与有力。此女学之关系于国家岂不大哉。守旧之徒，动谓女子无足轻重，殆亦未放眼一观当今之时势耳。

综上所论，凡所谓种族、教育、家庭、婚姻、生计、卫生以及医事、社会、民族诸问题，皆我国所富研究者也。今与女子有如此之关系，是女子之可贵，女学之当兴，善辩如滑稽，无心肝如叔宝，亦不能斥其非矣。而何以今日之女子，深闺伏处，不干外事，其无闻也如故；识字无多，安于固陋，其无见也如故；纤纤不前，艰于运动，无足也如故；覆巢之下，犹自嘻嘻，其无心也如故；野蛮迷信，牢不可破，其无脑也仍如故。五官虽具，而已不适于用。故任人谋我而不觉，辱我而不闻，灭顶焚身而不惧，大声疾呼而不动。女界沉沦，长夜漫漫，是谁之咎哉。迩来热心志士，痛女子之无学由男子之压制，

于是绞几许脑筋，费若干笔墨，以为女界争权。是说也，余非不谓然，特未至其时而行之，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不观今日男界之野蛮自由乎。自治毫无，放纵卑鄙，动辄贻顽固者之口实，而阻新学之进步。新学界中，亦时有所闻矣。若女学不兴，妇职不尽，骤然弛其藩篱，在素而贫者，固不必虑。若矜骄之女，悍骜之妇，则借口不受压制，而侵男权者有之；假托游历，而出规则者有之；徒享权利，而无义务者又有之。牝鸡乱鸣，宫闱生人彘之惨；怒狮咆哮，庭帏有骨肉之悲。古今来女子不学，而败人家国者，岂少也哉。故女子不学而无权，其患尚小，女子不学而有权，其患更大也。或者曰，女子无权，则压制不除，锢蔽不破，女学仍不能兴，故欲兴女学，必自女子有权始。是说也，亦似近理。然无如忘其缓急，而颠倒其本末也。请借一事以取譬焉。今试有蓄潴于此，人莫不曰浩浩乎，渊渊乎，美哉此水也。何不决其堤而利用之。然未决堤之先，必先浚其渠、开其沟，而后能使之为用。否则一泻千里，茫无所止，四面流溢，反将为害，可不慎乎。女子者，一蓄潴也。为之设学，即先浚其渠而开其沟也。故今日有权无权之问题，姑且勿论，请注意于兴学可矣。且夫权利者，与义务相对待者也。有权利而无义务，人心何以悦服，有义务而无权利，天下亦无此不情。今日女子之无权，由于无闻无见也，不识不知也。无闻无见，不识不知，由于无学。故事事受人压制，处处赖人保护，愚为智用，贤驭不肖，亦世界之公例也。若女学既兴，女子能自立，于是弃缠足之陋习，无骄淫之状态，则为改良种族之元素也。为母仪之天职，基功于蒙养，则为初级教育之良师也。法名媛之事业，造完善之家庭，则为必需之贤内助也。若女工精良而生计不忧，卫生素娴而幸福可保，不作无益之游，而改良风俗；破除旧日之见，而心爱国家。男子做一分事业，女子亦为一分义务。男子可为之事，女子无不能为之。有时女子能为之事，而男子反不能为之。如孩童之教，贵乎婉顺，产婆之学，取其阅历，岂非为须眉中所不及哉。女子之贵重如此，女子之责任如此，任尔金刚之男子，亦必让一筹；野蛮之专制，亦不能常施也。故今日惟主张兴女学可矣，何必先争论权之有无哉。大江南北，开通较早，女学亦渐自发达。有女子出洋游学者，有女子开报馆者，有女子办学堂者。激刺日多，闺梦惊醒。如晚近之惠

兴女士，因学堂而以身殉；秋瑾女史，争国体而动以热忱，皆为当今女界中之至难得者也。我滇之女界，竟听其沉沦黑暗，而不为之放一线之光，援一手之力哉。假使女学不兴，而学界、政界、商界、兵界、实业界仍能组织完善，犹可说也；其如女学不兴，其影响于事实大且多乎，今世界不竞言原因结果乎。抑知有充足之原因，始能生结实之佳果乎。方今设学堂以造人材，亦可谓强国之一原因矣。然只注重男学，而不注重女学，是原因已不充足矣。匪惟不充足而且有妨害原因之时矣。原因既不充足，而又妨害之，其所生之果，尚能结实乎？吾知必不能也。是所望于吾人父老，发觉悟之心，破顽固之见，富者出财，贫者出力，其次出言。或创办女学堂，或广设女工厂，善为劝导，唤醒深闺，为女界放一光明，即为我辈增幸福。一家之女子皆贤，则一家无不兴；一国之女子皆贤，则一国无不强矣。我滇人其有意于兴家以强国乎，吾不禁梦寐思之，馨香祷之，而愿与之研究此问题也。

国文与国民的进步大有关系（二十号）

大　呼

自从废科举的之后，人人在讲新学，人人在读新书。间或有研究国文的，不鄙诮他为顽固，就痛骂是腐败；不说他发科举的痴梦，就骂有廷试的念头。把国文竟自当做砒霜，看成蛇蝎，务必要早早废去，恐怕遗留在世界上，再来害人似的。竟自把国文的前途弄成一线的生机，不久就要着烟消云散灭绝于中国了。国文灭绝的之后，那么我们中国一定又是洪荒初辟混沌初开的那种野蛮气象，怎么能够立国于地球上吗，所以时局无论变到甚么地步，这国文是万万不可废弃的。要望国文不至于废弃，必先将国文所关系的地方，使人人都晓得，然后大家起来扶持，才能扶持得住哩。国文的声价，向来都列在第一等。因为这一两百年来，一般舞文弄墨的滥八股、滥词章，读之固是铿铿锵锵，有声有韵，实而按之，全是一味浮言，毫无用处，因此把国文的价值弄坏了，多数国民的脑筋中，都很不以国文为然。这滥八股、滥词章，不过是国文的流弊，却不是国文的根本。国文的根

本，原来将自己的意思，事情的始末，源源委委，慷慷慨慨地说了出来，能够增长人的学术，能够启发人的知识，能够维持人的道德。那么才是国文的根本哩。若是大家不信，请读读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贾长沙的《过秦论》，与汉唐以上的名人著作，哪一篇像这滥八股、滥词章的无益吗。如今研究国文，能够反本还源，那么国文有进步，国民也就有进步了。若不厌烦我的话长，我先将国文与国民关系的地方，详细说说。

第一是国文与国民学术进步的关系。国民的学术，因为甚么进步，自然是博览群书了。世界上万事万物，一天比一天变迁，奇奇怪怪的东西，一天比一天发现。这都是学术上应当研究的。以个人的肉体，既不能飞遍全球，去考察种种情形，自然要依赖书报，将种种情形，传达出来，然后才可以研究。若是国文废了，或照着上古之世结些绳子，或学那不会写字的人，画些洞洞圈圈，怎么能将事情说得明白。就是国文并不废去，未曾将他弄过清通，含含糊糊的说来，更是不能研究。虽然有特出的聪明，也无可以表见的地方。这是本身研究学术的时代，与国文有绝大的关系。到本身的学术研究好了，要想传受于他人，传受于后世，一定要著书立说，才能够传受得成。若是自己的国文尚未曾弄通，要著书不敢著书，要立说不敢立说，那么学问无论如何的完全，如何的美备，不过是个人的学问，于国家无半点利益。日本自维新以来，所著述的书籍不知几千万，大部分是关于文学与法政的。关于工业的，好像是凤毛麟角。这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未曾把国文学好，就去学工业；一个原因，为学工业将脑筋磨坏了，不能再学国文。所以凡学工业的人，于国文都不免缺点。国文既有缺点，自然不敢著书立说。当教习的时候，也只是口授，免得闹成笑话。更有一层，自己的国文未曾弄得十分清澈，虽然有无数的新书籍，无数的新学说，看到深邃的地方，就不能看出他的所以然处。比喻看日文的书籍，不先将日文弄通，虽看了汗牛充栋的书，终究是似是而非，毫无把握的。那么国文与学术的关系，就不待多言，自然明白了。

第二是国文与国民常识进步的关系。国民的常识，能够进步，纯全是靠着书报。读地理书，自然有地理的常识。读财政书，自然有财

政的常识。读政治书，自然有政治的常识。读军事书，自然有军事的常识。无论读哪一种书，就有哪一种书的常识。读海内外各种报章，又自然有现在存亡问题的常识，与现在解决存亡问题的常识。就读书报这方面言，必要懂得国文，才能够看书报。就出书报这方面言，更要弄好国文，才能够出书报。由此看来，国文与国民常识的进步，是真有最大的关系了。（未完）

五　云南社会状况

爱滇篇（一号）

迤南少年生

自古豪杰之士，未有不知爱国者，又未有不知爱乡而能爱国者。夫国者乡之积也。吾滇人也，请言滇之所以可爱者，一曰天时。地球九万里，位于温带之间者不数国。中国之膏腴，冠于全球，而陕、甘、新疆偏于北，闽、广偏于南，犹未若滇之正居于昼长圈线之中也。故滇之天气，盛夏不必纱罗，即单袷不为暑也；隆冬不必重裘，即夹棉不为冷也。故曰天气之可爱，一也。二曰地理。地球陆少水多，而水之为用，较陆尤甚。观英国之地大不及俄，而国力驾俄数倍者，占海力之势也。滇不滨海，遂较之广、闽、浙、燕、齐、辽而不及，然而湖泽之多，如滇池，如洱海，如抚仙，如星云，如异龙，如宝秀，如杞麓，几几不可胜数。渟洄蕴蓄，皆据高地，为全境之利。较洞庭之大虽不及，然洞庭有时或涸，而滇之湖泽，则既多而且常溢焉。至于澜沧、潞江、盘江，则南入南海，金沙则东入东海。一省之水为中国长江珠江两大水之源头，则山脉之雄，地势之高，不待言也。故曰地理之可爱，二也。三曰历史。自庄蹻开边变服从滇，历蒙及段，蔚为大国，滇之同化力，殆不少矣。元明以来，为我族殖民之范围。礼乐文章，彬彬称盛。尤著者，特立独行之气概，异于各省。如蜀汉北征，借南中飞军以讨魏。唐李邺侯则结云南、大食，以制吐

蕃。以川陕五代之乱，滇独安然无事，宋之亡也，由于元世祖之先得滇南，明桂王之偏安，滇为后亡。是则历史之上不无可爱者，三也。四曰人才。吕凯之悫忠，李恢之权略，在三国时已然，及至唐宋以后，纷纷继出。其文章道德、政事技艺，无奇不备。武风子隐于技，兰止庵精于医，迄今见火箸读本草者，叹为古今奇人之第一流。至于郑和之三下西洋，使亿万里之海洋洲岛怵目刿心，为我中国亘古无双之伟略；以视博望定远，膛乎后矣。而况杨一清、钱南园诸人之卓卓，尤可代表全省耶。是人才之不无可爱者，四也。五曰物产。大理之石，斑斓奇彩，至今五洲之内，凡此类之石，皆奉大理石之名而传之，不啻儿孙之奉祖宗名者。宜威之火腿、元江之槟榔、浪穹之自然琉璜、普洱之茶，其加以人工者，石屏之乌铜、河西之布、通海之酱、昆明之缎，皆为一时之奇产。至于五金之多，人人皆知者，更不待言也。故曰物产之可爱者，五也。嗟乎，茫茫大地，信天产之奥区；攘攘人寰，开古今之变局。今不如古，谁信进化之艰；我亦犹人，能勿沦胥之惧。试问金碧山川，岂遂黯然无色耶。君子曰，凡今之人，其视滇为边隅、为传舍，而漠然不动于心者，皆不知滇之可爱也。夫今日有滇存与存、滇亡与亡之心思，他日乃有吾亡滇亡、吾存滇存之关系。故吾大声而呼之，愿乡人之俯纳吾言，勿使我可爱之滇，转而为他人之所爱，则幸矣。

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一号）

忧患余子

绪　论

抟抟大陆，莽莽神州，居民四万万，开明数千年，有震荡寰宇支配全球之资格，宜乎崭然露头角，为世界一等国。而乃瑟缩疲蹶，颓败衰弱，奄奄无生气，一任碧眼紫须儿之奴隶牛马，刀俎鱼肉，而莫为抵抗。呜呼，此何以故？吾言至此，吾能不悲痛我国民文弱之病之中入膏肓，不禁泪涔涔下也。二三年来，有识之士，群起呼号，谓非取军国民主义，不足以为补救之药石，此稍知时局者所举手而公认矣。东南数省，风气较开，其于征兵问题，举学界商界，视线咸注于

此。提之、倡之、欢迎之、鼓舞之，觉士气为之振奋，而军国民主义，稍见萌芽。独我滇云，风气阻塞，人心锢蔽，既处边徼，复当外患，兼以弱懦积习，贯入脑筋，牢不可破。山林城市，耳目所及，无人不以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之格言传家室、长子孙，为立身处世之目的。至今而外侮洊至，朝不保夕。举千余万人民无一有防御战斗之能力，伈伈伣伣，如辕下驹。而一片干净土，早晚即为条顿、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第二越南之惨状，既已剥肤悬睫，硝烟弹雨，酷烈非常，安能长此终古，坐以待毙。回首金碧，能无痛乎。窃谓今日欲救亡图存，必唤起国民尚武精神；欲唤起国民尚武精神，必朝野上下、士夫平民咸隶军籍。举数千年柔脆无骨、挫折颓惫、怯懦萎靡、积重难挽之弊，以摧陷而廓清之，庶几有济。而不然者，虽日言更新，亦永就沉沦而已矣，永堕苦海而已矣。吾人每读东西兵制，于军国民主义尤三致意。近以桑梓日陷悲观，知征兵之不可一日缓。既为分子，必有义务。故不惴固陋，绎斯义意，以贡献我同胞，相与商榷，而期实行，此吾人所希望而祷祝者也。

本论大别为二章，一章复别为五节，言征兵利益及举办之不可缓，以唤起全滇多数之舆论。二章亦别为五节，言征兵与滇省关系情形及举办方法，以巩固异日实行之根据。其次序列下。

第一章

第一节　征兵之原因

自殖民政策嚣然横流于世界，而环球列强咸以英捷武勇之手段，鹰瞵虎视，风驰霆击，增殖其势力，膨胀其种族，争欲得全世界之主人翁而后快。而国权之消长，种族之贵贱，恒以兵力为比例。彼所谓

条顿、拉丁、斯拉夫、大和诸民族，无日不以扩张军备为上下议院之问题。投岁入之半数，掷亿万之金钱，无或少惜。淬砺奋发，愈出愈精，整顿经营，不遗余力。夫如是，是亦足以叱咤风云，左右世界矣，是亦可以已矣。而熟知其不尔尔，更相与驰骤角逐，甲求胜于乙，乙求胜于甲，为积极的国防。而又以养兵之不易，募兵数鲜，力薄精殚，终不足以入于竞争之场，维持安全独立于永久。而军国民主义，更磅礴郁积，朝流澎湃，为近世纪强国无二之种子，而征兵之制遂以巩固。

夫近世纪之世界，“铁血”之世界，而亦“武装平和”之世界。昔高里亚之大将阿列奴斯常言曰，世界者强者之所有也。今试问国于地球之上，大小以百数，至今而独立者几何。今试问生于地球之上，人种以十数，至今而生存者几何。即有二三小国，如瑞西、比利时等，不过以列强之均势，变而为永久之中立，不然亦芬兰矣，亦波兰矣，亦埃及、印度、缅、越矣。即有二三人种，如犹太、埃及、印度等，不过以不忍杀戮之故，故作奴隶牛马，不然亦非之黑、美之红，特以供种族学之研究而已。吁，吾言至此，吾心惧；吁，吾言至此，吾心羡。奚以惧？曰惧如芬兰、波兰、埃及、印度、缅、越之蠕蠕蠢蠢，而灭族灭种。奚以羡？曰羡如杜兰斯【哇】、菲利宾之烈烈轰轰而抗英抗美。军国民乎，军国民主义乎，军国民主义之征兵乎，试崛起雄视亚陆之东方。呜呼，我国民奋！奋！奋！呜呼，我国民起！起！起！

斯巴达以弹丸小国，人不满万，不足当现今列强之一县，而崭然勃起，握希腊列邦之霸权者。何也？彼其人民之生也，政府即检查其体格，其不合格者扑杀之。其合格者，及至七八岁时，人人必受军人之教育，而一切饮食教诲，均出自政府。将校兵卒，皆同一之粗食，忍劳耐苦，锻炼淬砺，浸渍浸渍，习为风气，故能凌风雨，冒寒暑，婴患难艰险而不辞。一时以陆军擅天下，遂攻波斯而败雅典，至今而流风伟烈，犹彰彰在人耳目。军国民主义亦于斯而滥觞，遂以开欧洲列强之先声。物换星移，风行全欧。而乌拉尔山脉以西之民族，虽儿童妇孺，其脑质中莫不深受此义以变而为特别之天性。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之精神教育，其国民以此为无上之光荣义务。优等民族之荣



誉，未始非自铁血中来。未文明者流血之结晶体也，流血者文明之基本金也。而文明之程度亦视流血之多寡何如耳，谓余不信，请观列强。

其一莫如德。彼既受拿破仑之蹂躏，国脉奄奄，几无生气。千八百九年，威廉三世乃收合余烬，用沙仑贺士从事于军制之改革。遂禁用佣兵，而兵事丕变，国力亦稍稍振起。及千八百六十一年威廉一世即位之初，而外交问题，每与墺龃龉。皇乃俄然提出扩张军备案于议会，谓我德国欲屈服墺国，必不可不依于兵力，宜从旧时之习惯，厉行举国皆兵之制。当时之议会，为民主党所支配，军费尚待踌躇。皇不肯，竟蹂躏议会，泄专制君主之口吻曰："夫普国之王冠，受自神圣，则朕即神圣也，卿等议员，只是集会而忠告者。"不久议遂决。其后仅三年，初挫丁抹，继挫墺，更进而挫法兰西。千八百七十一年四月十四日，立定宪法。其第四条曰，兵制由一般之征兵，常备三年，豫备四年，后备五年。至千八百八十一年，常备军已四十万一千六百余，合后备豫备共百二十八万余，更合最后备兵，实二百余万，而犹以为未足。当时法兰西于创痛巨深之后，泣血饮恨，思有以雪之，常备军已增加四十九万七千人。毕士麻克恐法之足以抗己也，亦谓我德国亦宜增二万六千，而成四十二万七千，更欲增战时兵十万。乃更以此案提出于议会，而议会半主张平和。有反对者，其参谋长大将毛奇曰："诸君真欲平和，无论何时，不可不觉悟以备敌人之来袭，斯为肝要肝要，日语，即要紧之意。"于是此案遂通过议会。其结果合计有二百十二三万之兵数，遂为世界唯一之武国。兼以日耳曼民族具有勇健鹰悍之特性，故能以新造之邦，至今仅三十余年，伟然雄视于欧洲。其殖民政略之进步，骎骎有一跃千丈，代条顿人而勃兴矣。

其次莫如法。拿翁奋其武勇绝伦之姿，统数十万貔貅犷悍之师，欧洲土地，践踏几遍。后虽败于英俄，其丰功伟烈，至今犹有存者。观其千八百七年，彼既折墺挫普和露，再行内政之改革。其二条曰："今天下相争，不能不至于战，宜增兵员，从国民皆兵趣意，以厉行征兵令，随在期以不坠武力为目的。"其日讨军实，已可概见。自拿翁窜后，复纷纷于革命民权问题，日不暇及，不遑竭立兵事，遂为德所败。然一败之后，含羞忍辱，积虑处心，思欲一洗前耻。千八百八

十年七月，行陆军检阅式，极其盛大，思再戾以前陆军国之法国。其急激党首领甘必大于席上言曰："我法兰西不可不恢复曾失之领土。"此亦足以代表其全国之宗旨。以二十余年之生聚教训，而前此巍巍峨峨之法兰西如故。其于远东扩张领土之效果，亦突飞进步矣。

其次莫如俄。彼先世彼得大帝，专以经略为国是。当十七世纪之初，从事于兵制之改革，凡国内地主，皆负服兵役之义务。其前元帅毛尔克之言曰："今日之形势，非巩固军备，则国家不能安宁一日。苟吝国帑而忽大计，一旦开衅，敌国长驱入境，其祸何可胜言。增兵之议，非营一国之私利，以蹂躏天下之平和，实非兵力不足以保世界之治安也。"此虽一人之私言，然亦足以视其全国之方针。其哥萨克兵，尤以精悍闻天下。不然彼以半开化之国，其文明程度不及欧美远甚，而何以东突西驰，四邻莫敢撄其锋，岂非武力之所致哉。近虽受挫于日本，此不过殖民地上之战争，不足以累其毫末。俾十年休养，行将卷土重来，包举囊括之野心犹未已也。

其次莫如英。彼其形势环海而居，陆军非其所素重，特注全力以经营海军。且多用义勇规定兵，故无举国皆兵之制。然其海军之雄厚，执列强之牛耳，握全世界之制海权。而领土几遍全球，故能出入纵横，越三万里如不出户庭。观其前相哈弥董曰："英国海军，须常有匹敌二国联合舰队之势力，多糜国帑所不顾也。"彼自南非洲战后，已知募兵之不足恃，而改革军制之声，震动全国。近顷其陆军大臣哈尔丹关于军事改革案，现已调制德意志军学者之意见，取资规画，遂发布参谋本部之条例。其陆军之发展，可刮目相待矣。

其次莫如美。华盛顿以十三州起独立之师，风云飙起，壮士奋兴，遂脱英人之羁绊。其兵制虽与英同，多募义勇兵，而常备极鲜。然一朝有事，各州人民由十八至四十四之男子，均有服兵役之义务。观其前上议院议员歧布宋提出扩张军备案曰："读我合众国之历史，实由战争以兴，由流血以购入今日之文明。合众国之地位，虽非如德、法、俄之介乎众强之间，然欧洲虎噬狼吞之余波，宁保无遥渡太平洋以撼我沿岸乎。"千八百九十八年，与西班牙战，其国中英年子弟，争入军籍者不可胜计，终得名誉之战胜。遂更攘菲律宾群岛，为染指亚东之根据地。而前此之门罗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矣。

且不独欧美然也，我东邻区区之日本，亦崛起力追诸列强之后而步其尘。鸦片战争，不能直接唤醒老大帝国之酣梦，乃间接惊起大和民族之国魂。彼其国民，自古尚武，剽疾敢死，具有武士道之精神。及明治奋兴，锐意改革，遂定举国皆兵之制。其明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征兵诏曰："朕惟古昔郡县之制，征全国之兵壮，设军国以保护国家，由是无兵农之分。中世以降，兵权归于武门，兵农始分，遂成封建之制。戊辰一役，实千有余年之变革。当此之际，海陆军制，亦不可不因时制宜。今基于本邦古昔之制，斟酌海外各国之式，欲设全国征兵之法，立保护国家之基，汝百官有司，厚体朕意，普谕全国。"彼三十年来，从事海陆军之整顿，甲午一役，遂并肩列强。庚子联军，愈悚外人观听。今更进而挫强俄，解决远东和平之局，伟誉雄名，轰烈全球。然犹未已，乃于议和之时，更有"偃武之下，愈修兵备"之诏勅。其战后经营之结果，不知更何如也。

综举以上诸国，亦足以代表全球近世纪兵制之趋势。吁，世界愈进步，则战争愈剧烈。当此兵力争存之天下，弱者肉之，强者食之，稍自恇怯，即入于天演淘汰之数。吾知二世纪以降，募勇之制，终无以自全于世界。夫独立之民族，必具有尚武之特性。彼濒死如病夫，柔懦如妇孺，拂之顿踣，抚之不起，疾苦零丁，形如傀儡，无俟外侮之瓜剖豆分，摧残芟夷，亦将颓然澌灭，归于劣败。《三略》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亡而已矣，亡而已矣，夫复何言。呜呼噫嘻，吾人所最爱之军国民，呜呼噫嘻，吾人所最敬之军国民主义，呜呼噫嘻，吾人所最崇拜之军国民主义之征兵，其涵渊卵育，蕃衍滋蔓，以拥护我黄帝神明之胄。虽然，吾人之所以爱之、敬之、崇拜之者，又有别。奈何？曰吾人所爱敬崇拜者体质也，而非外观也；精神也，而非形式也。征兵乎，为外观之征兵易，为体质之征兵难；为形式之征兵易，为精神之征兵难。

第二节　征兵之精神

精神奈何？曰有心力之精神，有体力之精神。心力之精神有三。

（甲）关于爱国上之精神

国家学之言曰，国家者积个人而成者也。故国际之荣辱存亡，与

个人有休戚之关系，况军人者负直接保国之义务者也，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譬之个人之于家也，苟有毁其家者，必舍身而争之。奚以故？曰，以爱之深故。妇孺之于子也，苟有危其子者，必拼命而救之。奚以故？曰，亦以爱之深故，有此感情之观念，以相维系，遂一如切肤之痛，连体之忧者。军人之于国家，有以异乎？无以异也。司马法曰："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视国事如泰山，视身家如鸿毛，苟利于国，虽死亦荣；苟害于国，虽生亦辱。以此精诚，以此义烈，郁之即为国魂，张之即为国威。此中妙用，吾不知其竭几许能力，灌几许热血，酝酿胚胎，而成此心照汗青，河岳生色，可钦可敬可歌可泣之概念。夫国无魂不立，国魂者国之所赖以为国。苟无爱国之精神，即无立国之国魂。既无国魂，安问国威。若是者，吾知其虽拥百万之众，亦终无士气振奋之一日。谓之无一兵焉可也，谓之无一人焉可也。其结果必溃败衰微，有不可究诘者矣。呜呼，吾读日耳曼之国歌，呜呼，吾爱日耳曼之征兵。

（乙）关于公德上之精神

以个人对于团体负当尽之责任者为公德，牺牲一身以保全体者为公德。是军队者公德心之组织而共同之生活也。死则同死，生则同生。平居无事，则以身为一般国民之标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举放纵卑劣、欺诬诈伪之陋习，均涤荡而空之。既无揄扬威福之行为，更无惊轶闾阎之暴乱，恭顺唯一，守法惟谨。及一朝有事，誓于军旗之下，则武勇绝伦，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触白刃，冒飞血，冲锋挫敌，视死如归。是商君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者非耶，宗教家所谓以死助同胞者非耶。是军人之尊严，未始非公德心所维持而成就者也。军人之光荣，亦未始非公德心所勃发而效果者也。公德乎，其军队组织之原素乎，其军队教育之利器乎。故必有完全之公德，斯足为完全之军队。言军队必始于公德，言公德实先于军队。不然虽壁垒相望，连营千里，亦不过乌合无赖之集合场而已矣，终于丧乱败衄而已矣。吁，未来之征兵听者。

（丙）关于名誉上之精神

夫进有重赏，退有重刑。故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义，而

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三军之气，赖以鼓舞者赏罚也。是军队必基于法律之规定而后成，固矣。然法律之规定，刑赏外几若失其效力，何也？夫法律之规定，有形之规定也，有形之规定，即限于有形之刑赏，以其于有形之外，无特别之势力范围也。天下有刑所不能追、赏所不能诱者，苟得是焉，而士气即为之振奋，扫荡懦怯，从容于生死之地，虽赴汤蹈火，粉骨碎身，亦所不辞。是非吾人之所谓名誉耶。名誉者所以维持法律于不敝，而无形之刑赏，无形之军纪也。须宾华曰："以防御祖国为己之任务，率其勇气豪胆，守之以一死。一旦宣誓于军旗下，纵令地落天崩，山裂海倒，不肯退一步，立处即死所也，即坟墓也，是之谓军人之名誉。"怯物伯仑夺曰："名誉者树伟业之机轴也、之动机也，军人生活之精神也。无恐怖，无怨嗟，无伪无骄，与职分共毙之精神也。"

夫保存国家之名誉者为军人。军人之名誉，奚啻国家之名誉。名誉之丧失，即国威之堕落。噫，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即肝脑涂地，亦无最后之降服。彼执侵略政策吞噬手段者，吾知其必闻风而靡，为三舍之退避，而狼子野心亦归于消灭矣。

体力之精神亦有三。

（一）壮健力

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必有雄厚之民族，斯有雄厚之军队，脆柔之民之不足以生存于世界久矣。夫以罗马之文明，宜足以雄驭欧罗巴诸部而制其死命，居于优胜之地位，乃一遇日耳曼之蛮族，竟如摧枯而拉朽者，何谓也？曰，以体力故。以我华之开明，为亚细亚文明之鼻祖，而数千年来，宜乎无烽燧之警、夷狄之祸，乃一遇北方鞑靼诸部落，则平城之辱、遗书之耻亦忍受焉。洎乎东晋，而匈奴、鲜、卑、羌、羯诸贱种，亦捷足而得中原之鹿，陵迟至于有宋，而锦绣山河，遂沉沦于腥风膻雨之下。虽以三镇两河之繁庶，终亦无抵抗防御之能力者，何谓也？曰以体力故。不然，当罗马倏明，而日耳曼诸部尚在榛榛狉狉之时代，非有所谓绝伦之智慧也。当中原开化，而胡羯诸汗尚如禽兽之栖息，亦非有所谓特别之谋略也。不过以体力之强悍，事游牧，逐水草，虽烈寒剧暑，风雨饥渴，皆足毅然耐之而不觉其苦，故能出入于瘴疠之乡，转战于穷荒之域。盖军人之生

活，奋斗之生活也，有坚实不拔之体魄，而后有拔山倒海之精神、鬼神不测之智勇。呜呼，宁为武愚，勿为文弱，健全者强盛之素质也，柔懦者衰亡之先机也。征兵乎，其文明其脑质，而野蛮其体魄。

（二）坚忍力

以克尽武力为天职者，非军人之目的耶。然为轻率的武力则易挫，一哄的武力则易散。甲午以前，我北洋军队亦常雄视黄海沿岸，为示威之运动，乃一遇短期之打击，即土崩瓦解，物故逃亡以数万计，遂一败而不可回复。夫胜败兵家之常，奚足怪者。苟能持之以坚忍之力，虽以败衂之余，亦足以收合残众，尝胆卧薪，枕戈饮血，为拼死之防御，虽无转败为功之手段，又奚至溃决解体，莫可收拾。彼德意志既受拿破仑之蹂躏，草薙禽弥，摧残殆尽，乃以数年之休养，即大张挞伐，犁庭扫穴，直捣巴黎，以陆军擅天下。法兰西受德意志痛创之后，以短期之积虑处心，遂恢复从前之秩序，且以德为对抗之竞争，不失为世界一等国。而拿翁之余威如故也，是非坚忍之效用耶。

（三）精勤力

军队者有机体之组织者也。有机体之组织，必有活泼运动之能力，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动也如江河，其静也如山岳。森严灵敏，无瑕可击，无怠可乘。平时之警戒，无异战时之防御。人人以自全其担荷为必要，人人以实施其业务为天职。故其作战之计划，演习之生活，及一切战斗之机关，皆以精勤娴习、悉中肯綮为宗旨。盖军事之动作，千绪万端，千辛万苦，综合聚注之鹄的也。虽以一举手一投足之细，亦直接影响于胜败之数。其临时进取雄跃之壮图，而皆平时锻炼淬砺之能力，以养成此干练之习惯。不然苟出之以轻率之意义，骄惰之气从而生焉，则军纪亦无由树立。欲奋扬威武，如风雷之厉行，得战胜之良结果，呜呼难矣。节制之师利用严，彼棘门、灞上军，如儿戏耳。是军队之良否，奚必以战时之胜负为断定，而平时亦足以觇矣。（未完）

云南入队诸君姓名住所录（四号）

直　斋

立于廿世纪竞争最烈之地球上，非纯用铁血主义，决不足以保其生存，此有识者所公认也。本年中十一月，吾滇卒业振武学校入日本联队者，二十余人，将来学成归国，组织一完全军队，则吾滇或可以不致为安南缅甸。此在东同乡会所以有特别祝贺会之开也。今调查其队别住所，录之于左。

姓　名	队　别	籍　贯
殷君承瓛	山城伏见工兵第四大队第三中队	陆凉州人
何君国钧	福井县鲭江步兵第卅六联队第七中队	宜良县人
郑君开文	姬路步兵第十联队九中队	通海县人
李君根源	弘前第八师团步兵第卅一联队第十中队	腾越厅人
杨君集祥	兵库县第十师团辎重兵第十大队第二中队	定远县人
罗君培金	广岛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	河阳县人
赵君复祥	敦贺步兵第十九联队	顺宁县人
欧阳君沂	金泽工兵第九大队第一中队	建水县人
顾君品珍	姬路野佐里骑兵第十联队第一中队	昆明县人
张君开儒	广岛步兵第四十联队	巧家厅人
李君万祥	同　上	建水县人
庾吉恩赐	广岛野战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	他郎厅人
黄君毓成	弘前步兵第八联队第一中队	镇沅厅人
刘君祖武	小仓步兵第十四联队第十四联队第九中队	昆明县人
王君廷治	弘前工兵第八大队第二中队	昆明县人
叶君　荃	金泽步兵第七联队第七中队	云州　人
唐君继尧	金泽野战炮兵第九联队第一中队	会泽县人
谢君汝翼	姬路炮兵第十联队第五中队	新兴县人
孙君永安	小仓北方野战炮兵第十二联队第四中队	昆明县人
李君鸿祥	广岛步兵第四十一联队	新兴州人
刘君法坤	广岛骑兵第五联队	易门县人
李君伯庚	弘前步兵第卅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	太和县人
冯君家骢	弘前步兵队未详	新兴州人
叶君成林	小仓步兵队未详	昆明县人
李君　敏	小昆仓北方第十二师团第四十七联队第一中队	呈贡县人

北洋陆军学生之到着（六号）

北京通信员

滇省保送北洋陆军学生廿九名，于三月（中历）到着到着，日语，到达之意。诸君来时，系取道安南，亲睹亡国惨状，愈为愤激，且得与最热心之在越诸君子相接，备聆一切。于是爱国热诚，愈增高度。就中如某某数君，则尤有痛哭流泣，不可终日之势云，将来学成归省，必能大有所为于桑梓也。其姓名如下：刘九畴、徐进、彭肇纪、布青阳、阮肇昌、李修家、杨名遂、王美然、徐为灵、何玉崐、袁绩熙、陶成、魏文光、徐爆、李宏、马殿侯、蔡澄清、李嘉彦、朱秉善、严镇藩、潘炜章、张再兴、郭怡、向烈、徐铮、罗家清、伍文渊。

云南陆军小学堂毕业咨送湖北陆军中学堂诸君姓名籍贯录（十八号）

义 侠

滇越铁路转瞬开车，危亡之机，迫于眉睫。非纯用铁血主义，必坐以待毙，此稍有知识者所公认也。本年吾滇陆军小学堂毕业学生，其考列优等，送入湖北中学堂者六十余人之多。将来学成回省，与留东洋之士官毕业生三十余人、留北洋之陆军毕业生二十余人，群策群力，和衷共济，组织一完全军队，渐次传导，使人人有军事思想。一旦外侮逼来，黑铁赤血，誓与相拼。则庄严华丽之云南，或者不至为印缅之续，此在东同乡所以遥【为】祝贺也。兹谨将诸君姓名籍贯开列如左。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杨瑞昌现候	太和	杨士龙彩廷	宾川	杨怀孝奉先	赵州
杨发春晓楼	云龙	张开文舒甫	云县	杨泽民怀之	陆凉
董吉士霭堂	云龙	窦居余及淮	罗平	王绳祖筱园	浪穹
刘昌熖子仪	恩安	高少韩镇舆	浪穹	文道心泽先	大关
李识韩佩荆	浪穹	刘应福祉材	定远	袁联昌治安	蒙自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姓名	籍贯
詹锡康迪生	定远	张云鸾治廷	河西	张世英彦侯	昆明
向友益集三	河西	刘永祚少卿	昆明	常治国乐熙	同
李永桩茂森	同	牛玉峰	通海	赵仲英叔园	同
郑开宇	通海	楚　咏诗成	同	金惟一	同
张国栋幼乡	同	杜国珍席清	阿迷	业成森茂修	同
李文德定宇	宁州	徐　成小斋	同	周　南现云	鹤庆
徐嘉福瑞五	同	李绍唐靖山	鹤庆	金国斌协臣	同
李　本茂森	同	李　寅亮乡	宜良	尚　忠德民	同
董　维子长	宜良	雷　沣著承	同	李孝贻子忠	昆明
顾品祥幼斋	同	蒋　络咏霓	昆明	刘灿元明之	同
林　润小峰	同	马　飒仲良	同	王永祚羲之	新兴
苏兆龙云波	同	飞自高凌云	新兴	王允延予生	富民
杨自损树培	同	萧　洼勃生	呈贡	吴正明光周	同
郭学诗退之	呈贡	聂守拙古愚	同	景士奎星五	昆阳
李克昌清臣	同	李秉阳升庵	晋宁	李　翚璟璠	琪南（?）
李廷英子敬	晋寧	陶　情纯儒	江川	李文彩植三	同

云南之将来（二号）

侠　少

国于廿纪竞争剧烈之世界，地无论东西，种无论黄白，惟实势实力得而左右列强，以戢其鹰瞵虎视、鲸吞蚕食之野心。若稍存一依赖性或侥幸心，以冀国之不亡、种之不灭者，则是鱼游釜底、燕处堂幕而不知汤之已沸、火之已燎也。危亡在即，尚望生存，岂可得哉，岂可得哉！以此观于今之中国，观于今之中国之云南，则吾人敢下一断语曰，中国必亡，汉种必灭。更敢下一转语曰，中国或幸而不亡，而云南则不久必亡；汉种或不至全灭，而云南之一千数百万汉种则灭可立待。噫，是岂吾人之深恶云南、贱视云南而故出此不情之言、武断之语。吾人生为云南人，死亦必为云南鬼。吾人对于中国之决心，固常主张曰，中国者皇汉民族之中国也。若中国四万万汉族未杀尽死尽，东亚大陆未沉于太平洋底之一日，则中国之主权必不许他族他国之侵夺，中国之领土必不许他族他国之占领。而对于云南之决心，亦

常主张曰：云南者一千数百万汉族之云南也。若此一千数百万汉族未杀尽死尽，云南一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方英里之地，尚存于地球表面之一日，则云南之主权，必不许他族他国之侵夺，云南之领土，必不许他族他国之占领。盖吾人之亲爱云南、宝贵云南，与我云南一千余百万皇汉同胞之爱之贵之无以异也。然则吾人何为而言云南必亡，更何为而言云南之一千数百万汉种必灭哉。吾人盖观今日云南官吏之昏谬、外人之强横、军事之废弛、人民之愚弱，视庚子以前之东三省殆有甚焉。故我云南人士之稍有知识者，莫不虑云南将为第二之东三省。然岂特为第二之东三省而已，愚恐云南之将来，且欲求如东三省而不可得。则以有绝异之点四，可从两方观之，而得其真相焉。

一、政府之视云南不如东三省也。黑水白山，为满洲发祥之地。故盛京官制俨为独立机关，足与北京对峙，且接壤直隶山东，北洋大军一发则数日可达。若云南则地居边僻，距京师八千余里，有鞭长莫及之势，且素号贫瘠，每岁无数百万数十万之巨款，足供朝廷宫室台榭陂池及高车大马鲜衣美食之用。故政府之视云南，久已置诸不足重轻之列，因而官吏盗卖云南不之罪，外人侵略云南不之问。且因俄德法三国之干涉日本逼还辽东，而竟割云南猛乌乌德地，送让法国，并许法国延长东京铁道得达于云南府，又于铁道沿路诸矿山开掘之权归为法国所独占，更誓约云南不割让于他国。呜呼，我云南人至于今日，尚复歌舞太平，如醉如梦，而不知前之祖宗披荆斩棘开辟经营之地、今之父母兄弟己身妻儿衣食住宿之乡已被政府于距今九年前双手捧送于法人，为逼还辽东之谢仪也。今有人言云南可危，云南人必自慰曰："云南为皇家疆土，我皇上必能保之。"岂知东三省者，清朝祖宗发祥之地，数百年游牧渔猎之乡，尚不能保而送之俄人，而况尔云南边僻贫瘠之地，奴隶牛马之民，曾何足爱。谓予不信，试观清俄密约成，皇上尚叹息曰："是举祖宗发祥之地而送之俄人也。"而与法人订广州湾条约，认云南为法国势力范围地，曾闻一语之叹息否乎。是云南之亡，吾恐政府不惟不保之，且云南人有不愿为外人奴隶而迁徙内地各省者，政府必命官军击杀之。如台湾割让日本后，日本下令台人有不愿归化日本者，限三年内速徙归本国，台人相率渡海归闽浙者数十万，官军以大炮击沉其船，致全溺毙于海。噫，前车之覆，为后

车之鉴。我云南人抑知有不忘本国者反得罪于政府之奇案乎。

一、英法之经营云南不遗余力也。法国之对于中国，专以瓜分为政策，与俄国最有同心，此世界各国所公认为侵略派之最有势力者也。自千八百八十五年天津条约成，安南遂为法属，厥后长足进步，一日千里，丙申画界则得两乌地，戊戌结约，则得滇越铁道敷设权，并七府之矿山采掘权。近数年来，于铁路经过之地设炮台、筑地营、建碉楼、运军器，于云南行用纸币，于安南加练新军，且管理路工之职员皆彼国中主战派之将校。一旦铁路告成，则化工为兵，云南即为彼军事占领之属地。云南人直如彼掌中之卵，云南总督亦必为彼牢中之囚，如俄人待增祺故事。顾俄人占领满洲，尚有日本与之决战，而法人占领云南，则必无如日本之国肯为孤注之一掷也。夫于满洲有日与俄之冲突，而于云南似亦有英与法之冲突。然日本之与俄战者，以俄据满洲足以灭朝鲜而制日本之死命。英法之于云南，则其势迥殊。观于法陷安南而英遂夺缅甸，日俄战于满洲，英遂乘间而进袭西藏。且滇缅画界得地数千余里，他人莫得而知，又屡次以强硬手段、恫喝主义，要求滇缅铁道敷设权，英之阴谋毒手，诚不让于法人。然英法近年来，国际交接之亲密，屡载于各国报端。今且结攻守同盟之约，其条约之内容虽未发表，而两方合意谋扩充东亚殖民地之势力，则不待智者而知也。将来有事于云南，自不必出于战争，直可由协商而剖分之，如千七百七十三年，俄普墺之分割波兰也。抑或法认英占领四川，英认法占领云南亦未可知。然云南必亡于英法之协议，云南必不足构英法之战争。是政府投骨使犬争之怪策，只可施于东三省而不能施于云南。

此上两端皆直接足以亡云南者也。而尚有间接之两端，或为云南人所借以自慰，谓云南亡尚有足以保云南者，试更举之，以冀我云南人之猛省。

一、国内各省之皇汉同胞视云南亦不如东三省也。云南自庄蹻远徙，武侯南征，久通中国。惟汉族之徙居者少，故隋唐宋间犹未归中国版图。胡元暴起，囊括五印度，席卷俄罗斯，由四川定云南，遂进而窃据中原。然尔时之云南，亦未可谓汉族之云南也。自明太祖驱逐胡元，恢复中夏，遣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平定云南，留沐英镇守，而一时勇将谋士壮兵健卒之从征者，以百战余生而见此山川伟秀、气

候温和、土地肥沃、矿产丰富之云南，遂莫不欲官于斯、农于斯、商于斯、工于斯、聚国族长子孙于斯。而后之宦游或经商于云南者，亦莫不爱之羡之，大有故乡无此好湖山之感。于是汉族之势力，五百余年遂磅礴澎湃而奄有今日之云南全土。顾云南山国，与内地各省交通不便，又距京师远甚。故前此之云南人，制艺帖括之工，奔竞钻营之巧，皆瞠乎人后。而科举官吏之途，遂常居劣败之数。于是各省之皇汉同胞不知云南之历史，不知云南之价值者，一闻云南，辄鄙其人曰蛮，轻其地曰边。而官吏之至云南者，亦莫不欺云南之无人，时时存一唯我所欲为，云南人终莫予毒之心。金珠满载，玉帛充囊，而犹曰云南缺苦。卧阁烟迷，讼庭尘积，而犹曰云南难治。甚至一画界也，失地千里而不恤。一土匪之乱也，官兵所至，杀人如麻，奸淫抢掳甚于强盗万倍。且以旬余之军事，诱降一匪首而暗杀之，遂报销军费七十余万，保奖人员数百。而近年法国铁道经过之处，地方昧良无耻之官吏更苛派门户于民间，其不愿作工或家无壮丁者，则摊派多钱，借名给作工者旅费，而实皆以之饱私囊，并未给一钱于作工者。以致饿莩沿途，残尸露野，而物故逃亡者，不可以一二数。噫，云南暗无天日之惨状，真大地万国所未有，亦内地各省所罕闻也。今云南之事急矣，祸迫矣。东清铁道成，东三省土地破，践踏于哥萨克兵之马蹄，东三省人民被俄人驱入黑龙江者数千。今滇越铁道将成，云南之土地亦将被践踏于法兰西兵与安南士兵之马蹄，云南之人民，更安得葬身于黑龙江鱼腹中而免为法人之上马镫乎。夫俄之占据东三省也，有代谋自先开放为万国商埠者，有代谋封一藩王认为永久中立之国者，有谋刺杀倡议联俄之大臣者，有议论为国民义勇队与俄人决战者，虽皆未能实行，或行之而未成。而云南之将来，则并欲求此而不能。夫云南据长江西江上游，云南亡，则川、黔、桂、粤、湘、鄂皆不保。且英法占据云南，即影响于中国之瓜分。牵一发必动全身，大局诚不堪设想。然今日各省之皇汉同胞知此义者恐百不得一。是明季中国之亡，云南为后亡，而将来中国之亡，云南必先亡也。

一、英法之分割云南，必无第三国之抗议也。夫自铁血主义、帝国主义发生以来，世界已惟有强权而无公理。顾列强欲维持均势主义，亦时有扶弱抑强之举。如定瑞士及比利时为中立国之原则，遂相

传以至于今。伦敦会议定力山堡之中立，即制止一八六七年普法之纷争。自四十年至四十一年之东方问题，亦借各大国之协议，防战祸于未然。即于七十八年之平和，虽弥缝一时之计，然卒消巴尔干半岛各国积年郁结之惨祸，而阻俄人南下之野心。此特施于欧洲者也。即当俄国派军队于满洲，有英德之协商。第二清俄密约成，有美、德、墺、伊及英日之会议之警告。密约修正案之谈判，有英、日、美三国之警告。后俄国不践撤兵之约，又有英、日、美三国之警告，美国且直向俄国提出抗议。夫列强之所以出此者，或欲利益均沾，或为外交上之示恩政策，或由于东亚商务关系之重。虽其以言之保全也，开放也，终不能禁俄国之侵略，尚能多延东三省之命运。而云南则无旅大之军港、牛庄之商埠，殆为英法以外之国所不甚注目，且亦不易插足其间。今虽自开商埠，而交通不便，当事者又不知治外法权，虽名曰万国交商，实则英法两国之租借地。

嗟我云南，嗟我云南，何悠焉忽焉至于此极乎，谁实为之而谁使之也。吾人上不屑责恶劣腐败之政府，内不敢怨秦越相视各省之皇汉同胞，外亦不恨逞强权灭公理之列强。吾人惟深愿我云南人，厚望我云南人之男者、女者、老者、壮者、少者之自责自怨自恨，力除旧日之丑恶习惯、奴隶性根、野蛮行为、薄弱志念、自私自利之见、赖外媚外之心，而各求其有生活之技能、道德之性行、民族之思想、国家之观念、法律之知识、军人之资格，重责任心，厚团结力。平时则为士、为商、为农、为工，与强邻以学战、以商战、以农战、以工战，而挽回利权。一朝有事，则为将为兵，与强邻以铁战、以血战，而角胜疆场，则将来云南或可不亡，即亡亦必如杜兰斯哇、菲律宾之血战数年而后亡。为亡国之雄，虽亡亦足为中国历史光。呜呼，金沙浩荡，滇海汪洋，碧鸡灵秀，金马辉煌。云南云南，其勿蹈安南覆辙、缅甸后尘，而勉为美利坚十三州之一，撞自由钟于华岭，树独立旗于点苍。

余之云南观（三号）

介于石

刀兵水火，饥馑旱荒，是人生最不愿遭遇的事。听说云南大旱，

米价陡涨，自来不有卖到的米价今年卖到了，自来不有运空的仓今年运空了。有钱的犹恐买不到米，不有钱的更不待说了。不知父老子弟、贫的、穷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因为受饿不过，辗转迁徙，死于野外的若干人，死于家中的若干人。小子说到此处，禁不住搁笔悲鸣，惟怨天公竟不谅云南太甚。地瘠民穷，尽人皆知，兼之政府视云南为不足轻重，可有可无，即使年年平稳，无荒无歉，英法并驰的势力犹恐不能抵抗，而今又遭此大荒，以后的云南就不忍再说了。幸喜得又逢甘雨，秋收有期。虽说食物较常年稍贵，幸可买入。不过贫穷的多吃些苦，究不至于饿死了。但是今年之荒劫虽过，后来的劫数正多。各位伯叔兄弟，绝不要徒顾目前，不顾后日。说到后日云南的劫数，人人说像东三省、像安南、像缅甸。小子是井蛙夏虫的意见，恐怕后来云南比东三省、安南、缅甸还不如咧。小子也是个云南人，又何敢轻视云南，咒诅云南，但就以前之成例、现在的大势看去，云南的危亡惨状，如在眉睫，惟愿小子说话不准。我们云南人，常常保有云南土地，干干淨淨的，不有一点腥膻。小子虽坐了诅咒罪，粉身碎骨也是心甘之。各位伯叔兄弟啊，居安思危，古今垂训。今日的云南，又非安居时代，犹不思想危亡的景况，是真釜鱼幕燕之不如。各位伯叔兄弟，请自思之，请自再思之！小子说云南危亡，又不举危亡的实例，空口说空话谁肯信。请说以前的成例，并云南与政府的感情。前四十年杜文秀之乱，是各位伯叔兄弟眼见耳闻的实事了。因汉回争讼，地方官不能持平，激成变乱，陷了大理，又摧了省垣，不有听见朝廷兴兵问罪，但用云南人平云南的乱。试问当日的父老，充官兵的是云南人不是，供粮饷的是云南人不是。死于贼，死于兵，死于流亡，死于追捕。云南人经此一乱，十室九空，政府未发一兵、遣一卒、馈一日粮。虽说云南是万里君门，究之比较美国日本甚近。日本去年大旱，皇太后济赈十万两；美国地震，又济赈十万两，美国不收，不得已转赈旅美华人。可想而知，云南与政府的感情是最薄的。当政府的兵力财力较今日富足，犹不肯与千百的余兵馈升斗的粮米。今日的政府，较当年是甚么样，今年的云南旱荒较日本美国是甚么样，各位伯叔兄弟，请思之，请再思之！各位伯叔兄弟，试将大难当前，或祖若父、或亲戚、或故旧，保卫云南的苦心不望政府，不

借他人，效学效学，以保卫今日的云南，必不失为元宗，不失为义亲，不失为良友。各位伯叔兄弟，再思之，请再思之。又如当日的括地捐军需等类，是云南七十二厅州县都亲身受过了的。杜文秀的兵，尚有偏僻地方还不有闹着。此项捐款，云南全土，皆如像轻梳细篦一般，有田地的，照粮加十倍或百倍；有房屋的，照房屋价捐一倍或二倍。愿捐的出钱或可了结，不愿捐的，严加敲比，或入班房，或入卡房。一进了衙门，比原应的款项更加十倍厉害。人说出钱免灾，当那时出了钱，还不得清吉，今天派去站城，明天派去打仗。谁人说三丁抽一，真是照人头数去便了。当那时云南人受苦的情形，小子是个后生，也未曾听得许多，笔记亦不能详尽，只是我家有一大纪念，是胞叔亲口说的。先祖父有几亩薄田，约值三千余金，每年应纳粮银十五两余钱。是秋米、条银、最银合算的，不知库平应纳若干秋米、若干条银，若干最银。因为纳粮的弊规百处不一，只记得我家田地是民田。外二间铺面，开了杂货店，约有资本一千余金。因为这场大乱，我们地方虽是不曾被杜党扰害，地方官挂捐，开口挂我祖父捐五万银子。祖父答说，小民家资共只二三千金，何能捐此巨款。地方官不允，随即命拘留下卡。继后好容易【有】个人说好话，花了四百余金的衙门钱，捐了一千银子，算了结这场飞灾。我祖父想不过去，欲将田地贱卖与人，谁人肯买，不得已将铺面倒闭了，移在田上居住。不料二次的捐又来了，我祖父恐怕再被地方官勒捐拘留，先将三千余金的产业全行卖尽，共得八百余金，算是脱祸求财。又被差役打听着，又来讹诈。不得已又给差人一百金，算是倾了家，也就无事了。不料又要抽丁打仗，派了我祖父去，又派我父亲站城。可怜先祖父出去打仗，竟自死了。如今家计零落，贱卖的田地，因太平了又涨了价，我们还是眼睛看着人家赚钱呢。那年这受田主转卖与人，请老业主画押，我叔父还得二两银子的笔资，这是胞叔父亲口说的，想必不是诳话。想云南比我家有钱的尽多，比我先祖父老实的也多，当那时的括地捐，受的艰难，大概不相上下。若是我先祖父有大识见，早早的招些乡人，大家习武，为云南人争气，虽不能灭尽杜党，也算个名誉男儿。不料自己不早醒，直到家倾了之后，死作一个无名小卒，小子深为先祖父不值。各位伯叔兄弟啊，如今云南的变局又不同了，英凌法逼，虎视眈

眈。英用阴柔，法用强横。法人倡言无忌曰，既筑铁路，又要矿权；英人不露声色曰，中英协修滇缅铁路，以保商务，以图利益均沾。近日英法的军事协约告成了，其处心积虑，不问可知。小子敢断言曰，此约收效之日，即云南分割之日。何以知之，何以言之？云南与英法的关系，同目的、同方针，英人占云南优势，可以保缅甸，可以独握扬子江上游之利权；法人占云南的优势，可以保越南，可与英人并驾齐驱。两雄相扼，不能相下。如东三省的日俄战事，是为前鉴。二国耗饷数百千万，死亡数十百万。俄国数年的经营，竟如空花。日本虽为战胜国，所得不偿所失，不得已在弱不可弄的中国寻他项利益。到今日战事平和，两国各有悔心。英法的外交眼光，久居人上。是今日处置云南，万不出日俄互争的手段。想了许久，竟成了军事协约。军事既可协约，其它关于军事上的一切利益，何事不可以协约得之。各位伯叔兄弟，请思之，请再思之。况且省城开了商埠，英人法人的势力更进一步了。我不有珍奇货物同外人争市场，我不有经济商贾同外人争权利。外国商人多半是公司，我国商人尽是独力。公司的势力同公司争，或可望侥幸；独力的势力同公司争，万不有胜的道理。古人说多财善贾。凡是想操胜算在商界上的，都要先从资本下手。人人都晓得如今是商战的天下，小子有一个比喻，资本是粮饷，工场是参谋部，公司是大本营，货物是兵卒器械，必定要有这四种机关，然后能守，然后能战。我们云南人虽不大穷，各家商店的资本也有几万的、几千的、几百的、几十的，都是各做各的，不相照顾。如能够并起一团，成了几个大公司，然后才算有资本。如像兵家有了粮饷，有了大营了，再求参谋，再求兵卒器械，也不难了。如今的商人如像乌合之众，不成团体，何以能同外国的商人战呢。用商取人国，是英国最得意的计策。各位伯叔兄弟，欲防英国的阴柔手段，请从商务上讲求。如今法人的铁路，进了云南界，不久将达省城。进来一尺路，兵力进了一步，人人都知道法国管路的工头，是法国的武官，小子也不须多说。前一个月，又在要求实行开办七府的矿产，洋洋得意的，毫无惧惮。如今铁路经过的地方，受苦也就了不得了。如果再不想法，那铁路达到省城，比俄人占东三省的情形更怕要利害些呢。各位决不要打错了主意，专专的望住政府代我们设法。政府对于云南的感情，前四

十年已经见过了。小子再引一个比方，前月岑三公子放云贵总督的时候，皇太后问政务处的枢臣，说云南甚么地方，又将岑春煊调去。有大臣奏说，云南的外交棘手，吏治腐败，军政废弛，必得岑某办理方妥。皇太后默然不语，点点头儿。各位要晓得皇太后的意思，是看重岑三公子，欲令他在重要的省分去做官，所以有这一番问对。如今放了云贵总督，是叹惜三公子大才小用，不是看重了云南的意思。从这一方面看来，如今政府对于云南的感情，还是如前四十年一样的。小子再说句不该的话，政府保云南的心总不有保东三省那样重。东三省是大清国皇帝家圣祖列宗发祥地，几十代祖先皇陵的在处，凡中国的军民人等，谁不顶礼膜拜的。一到了俄国铁路成功的时候，中外新闻今天报俄国军官领若干人偷采某陵金矿，明天又报俄国某军官占伐某陵的树木，我们的政府仍是敷衍交涉，不敢深问。我们云南地方，尽是人民，那的还搬得到过大帽子来压人呢。如果法人的铁路告成了，云南人践踏尽了，我们的政府还要恭贺法国的大统领呢，要想同法国办甚么强硬的交涉，只怕是做梦。法国人所持的主义，同俄国一样的，是甚么侵略派，只讲强权，不管公理，又叫做甚么铁血主义。真正是我们云南人的好日子到了。如果法国人把云南人杀得干净，小子也就不说了；如果留了一个两个，只怕云南还占不稳当呢。各位伯叔兄弟啊，这样看来，照人头点兵的日子又来了。这一次的战，比前四十年大不同。前四十年是我们中国人同中国人打仗，虽说教门不同，究竟人种习惯风俗相同。况且杜党是有数的兵，有数的粮，我们的兵粮都较他多，所以我们将他打败了。如今法国是个大国，把中国全国的兵同他打仗，怕还打不赢呢，莫说我们只是云南一省。但只是我们云南人上几十代的祖宗，下几十代的儿孙的生死关头，我们除了碰命无第二法。果系碰赢了，固是幸事。不幸碰输了，我们死在九泉也对得住祖宗，就是杀不完的儿孙，后来也还有点骨气，不做英法国人的牛马。各位伯叔兄弟啊，凡人想到临崖撒手，万事都能解结，死后流芳百代，也在须臾，如文天祥、史可法诸人；死后遗臭万年，也在须臾，如张洪范、洪承畴诸人。千古最痛恨的事，惟有媚异族、残同种。小子虽不敏，愿与各位伯叔兄弟打破这个关头。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不与，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虽说英法人同我们

云南人后来必有一战，我们谨防可也。如今仍是礼乐玉帛的，不见杀机，我们云南人，究不能先开隙衅。后来虽有死而无悔的心，在今日必要体贴这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两句话。我们云南人今所临的事、所惧的事、所谋的事、所欲成的事，是甚么事呢，惧是惧云南亡，临事是临云南存亡的事，谋是谋常保云南的事，成是成了云南独立的事。到我们云南人有了独立的资格，有了独立的价值，可以对得住政府，可以对得住各省的同胞，可以对得住祖宗，可以对得住儿孙。小子也是云南一分子，虽不有稀罕的物作贺，依然说一篇白话祝一祝捷，做独立大纪念。虽然这样说，欲想云南独立，非先有对付英法的手段不可。对付英人，小子出了一个题目，说是讲求商务兼及他一切。对付法人，又自不同了。法人的主义不同，势派不同。他既讲红的是血、黑的是铁，我们也不可不就铁血主义上想方【法】。世界所称的铁血主义，不用说，都是兵事了。商务兵事这两个大题目，说来也长的很，待他们专门家去说与各位听。小子说来，恐怕文不对题。但是小子有一句话要先告各位伯叔兄弟，小子所说的对付方法，是说文明对付，不是那些野蛮行为。如果各位误会了小子的意思，说外国人到我们中国都是不怀好意，要想吞我们云南，我们何不将在云南的外国人收拾了。主意一差，则必生些别样风说，煽惑那无知无识的小民，酿出甚么教案，又是甚么铁路上的交涉。虽是好心保卫云南，到了无礼的举动，拿话给人说，倒做了亡云南的引线了。我们内里头想我们的方【法】，外面还是照常待外国人，我不谄媚他，又不欺侮他。国际交涉与私人的交涉，各不相混，才是真正文明呢。各位伯叔兄弟啊，谄媚外人的人，固是可杀，仇视外人也不是文明人的行动。仇有公私分别，为国家出死力，为地方出死力，是公仇也。若因一个人的小忿，遗害国家，或是赔款，或是割地，像这等人是兄弟很不敢恭维的。说到我们对待外国人的行为，与我们云南人今日应当预备的事件，还多的很。小子说了这一长篇，恐怕各位不愿看，又怕杂志的纸数刊不了，所以就此剪断了，待下期再来。（未完）

论云南人之责任（三号）

崇　实

群雄纷纷，兆民昏昏，猛虎在门，仇敌比邻。当此时也，不激发其责任心者，必非人类。责任心者何，旁观之反对也。无推诿，无依赖，一往直前，所以尽当然之责任也。夫人之一身，对于一家有责任，对于一国有责任。人子不尽人子之责任家必败，国民不尽国民之责任国必亡。故责任心者，国民所不可须臾离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孟子曰："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范文正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自古圣贤豪杰，无不以责任自负者。况处竞争剧烈之场，国民不能人人身负责任，而欲侥幸苟免，求生存于二十世纪之新世界，岂可得乎。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翁，即一国之人民是也。若中国四五万万人皆知责任之无旁贷，而汲汲以尽责任为事，则转弱为强之机可立而待也，又何必闻瓜分之祸而变色，听亡国之言而惊心哉。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若一国之中负担责任者寥寥，虽无外患之来，而奄奄之气息，已不堪终日矣。然则为中国今日计，非恃一贤君相可以弭乱，非赖一二伟人可以图成，必群策群力，与彼相埒，则彼自不能为患矣。如瓶水然，水仅半器，他水即从而入之，若无隙可乘，他水未有能入者也。日本伊藤博文曰："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者，吾何畏焉。"乃果也甲午之役卒取大败。伊藤其洞见中国之真像者乎，毋亦中国人团体之薄弱，自暴露于天下也。夫所谓团体者，非人人有责任心，其团体必不固。乃我中国自来所深中于人心者，知有我而不知有国家也，语以时局，则曰此君相之事也，我辈何敢议。呜呼，以若此之根性，虽至于国破家灭之日，亦不过束手以任其亡而已。中日战后，列强之势力全集于东方，述其事实，更仆而不能数。仅以吾滇论，法人安南东京铁路既得延长扩充，以至云南府，英人亦屡要求滇缅铁路权，而我滇人昏昏若梦，毫无抵抗外人之思想。釜底游鱼，不知死期之已至。念及于此，我滇之前途真不堪设想矣。东清铁道成，而东三省为战场。滇

越、滇缅铁道通，云南岂复能一日安枕乎。我滇人于此可以猛省。因循委靡之积习，适足以召危亡；乐天安命之谬传，不足以图幸免。处此危局，不自谋所以保全桑梓之计，岂复有他人代我而谋乎。然亦非滇中一部分之人所能谋，必合全体而竭力经营之维持之，庶乎其可。请就滇中可危之事，略言其梗概。我滇民气素弱，人心不一，一旦有事，以怯懦涣散之民，而与虎狼强敌相抗，是犹以卵御石，以螳当车也。此其可危者一。知识不开，风气窒塞，仇洋闹教之野蛮举动，时时或不免。至其结果，则赔款足以伤元气，启衅足以速灭亡。此其可危者二。一国之安危系于兵，兵强则土地可保，乃我滇中名列胶庠之士，往往有以学武备为无足轻重者。呜呼，可尊可贵之事，反贱视之。设英法之兵临滇境，滇人将何恃而不恐乎。此其可危者三。士为四民之首，必抱负非常，乃无愧为士。今者我滇学堂初立，而入学堂者莫不各怀一功名之念于胸中。其下焉者，不过为身家衣食计而已。曾有以责任自负，努力勤学，将来欲为地方尽义务者乎，殆寥如晨星也。目的之所向已乖，学问之成就必少。士且如此，他复何责。此其可危者四。滇之农惰农也，不尽人力，喜言天道。雨不降则旱为灾，雨过多则水为害，薪桂米珠，富者已觉其困乏，贫者更无以为生。如此情形，虽无外侮之侵入，而内力已不可支矣。此其可危者五。经济竞争之世，不能立足于工商业界者，其国可立亡。回顾我滇有何工业足与外人相争竞乎。脂膏削尽之日，即云南灭亡之时。此其可危者六。无公民以担国事，不足以立国。于今日东西诸强国，若铁道、若汽船、若矿山、若学校、若会社、若工商农各事业，大半由民间兴办，断未有事事仰给于政府者。乃滇民自安于愚贱，毫不能与君国分其忧，待治之事日多，而任事之人独少。此其可危者七。强国必先强种。鸦片之毒，我滇人中之极深，若不能力除其害，则全滇皆奄奄待毙之人，虽太平无事，且不能长保其天年，况当此危急之日乎。望兵强之甚殷，而人种偏弱。此其可危者八。可危之事，虽连篇累纸，尚不能尽，而扫除积弊、造新规模、变新氛象之责任，我滇民岂容或委。夫萎靡偷安，民气所以懦弱；袖手旁观，人心所以不一。而今日振作精神，固结团体，正我滇人之责任也。教育不能普及，民智所以难开，仇洋闹教之暴动，即因之而起。而今日倡公私立之学校，增社

会之知识，正我滇人之责任也。身家性命之念重，遂视从军为至苦。殊不知敌兵一至，虽欲偷生苟活亦不可得。与其萎靡因循，受灭种之惨祸，何如慷慨从戎，冀一生于九死。则今日倡勇敢，习武事，非滇人之责任乎。士人不知义务，士虽多而何益。方今时局危迫，责望于士者甚繁。念及桑梓，孰有不天良激发者。劳一己之心力，尽分内之义务，非滇人之责任乎。农也，商也，不讲求之于学校，则发达无由。而延聘教习，倡立农工商业之学校，是滇人之责任所不容缓者也。铁路不能自行修筑，矿山不能自行开采，坐视英法人之攘我路权，夺我矿权而不顾，是我滇人自取其亡也。所愿千二百万之同胞，群起而分担此责任也。吸烟之禁，已有明诏，期以十年永绝根株。此我滇人所共知者，则父戒其子，兄勉其弟，以增进精神之文明，是滇人之责任所宜急也。嗟呼，远居边隅，强邻逼处，眈眈异族，久视我为笼中物矣。若安南，若缅甸，殷鉴具存，覆车可验。我同胞苟矍然惧，跃然起，急公义而任劳苦，救桑梓以保种族。吾知至诚所感，金石为开，精神所到，何事不成。旋乾转坤之伟业，皆我滇人分内事耳。若因循姑待，不自奋发，则为奴隶为牛马，灭国灭种，不亦重可哀乎。夫安南缅甸当危亡之顷，岂无人焉慷慨起义，出而与英法为难者，乃爱国之志士居其少数，而媚外以求生活者引虎入室，开门揖盗，遂至倾覆其国家，败亡其社稷，迄于今江山犹是，主人已非，身受异种之凌虐。其哀情惨状，闻者莫不感极而悲也。虽然，我滇人今日请勿悲安南缅甸也，我滇人若不人人知责任之所在，而以身任之，则将来人之悲我，亦犹我今日之悲安南缅甸人也。大厦将倾，非众力不可以支持。今强敌将临，巨祸将至，民命财产将不可保，非有惊天地泣鬼神之魄力，不足以挽回生机于万一。可存可亡，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线，为亡国贱种，为爱国志士，皆我滇人自为之。勿谓事难而观望徘徊，勿因阻力而隐忍退避，勿惮烦劳而逡巡不前，勿自相戕贼，置桑梓于不顾。当和衷共济，杜外患之凭陵。勿论今日不图尚有来日，须知事变之急，刻不能缓。我为滇人，当以滇事为己任。其亡耶，滇人受其祸；其存耶，滇人蒙其福。存亡之会，间不容发。则请大声而疾呼之曰，滇之存亡当以滇人责任心之有无为断。

预备救荒刍言（三号）

广　瀨

板桥呈贡间，头累累如贯珠者，本年大饥时，有贼窃人于板桥呈贡间，经官兵捕杀数人而止。盗贼乎，饥民乎，赤子乎，同胞乎。吾欲为汝辩，念后来之当辩者奚若，吾喉哽而不能言。吾欲为汝哀，念后来之当哀者，盈千累万而无已时，吾心痛而弗胜其哀矣。吾是以止吾辩，抑吾哀。默数现在，推测将来，以与我伯叔兄弟共谋所以补救裨益之方。先哲有言曰，人治有功，在反天行。未雨之绸缪，如之何其勿思。

今岁之荒灾，为从来所未有，外州县吾弗论，即以省垣一隅言之，一日之饿莩以数十计，施棺木会为之一空，其危其惨，具在心目。况乎今秋之收，倍缺往年。今夏已如此，明夏其何堪。外患既亟，乘以天灾，茫茫浩劫，将如之何。

滇中据五金之产，肥沃之土。早有人焉提倡鼓励于其间，广种植，兴人利，积粟于仓，聚粮于野，以备不时之用。虽有天灾，其奈我何。不见乎日本北方之荒乎，平时预备之，临时赈恤之，政府济之，邻邦济之，岂若吾滇民之至死而无告也。

虽然我同胞亦实有自取之者。吾闻某大员且捐金五万，由暹罗一带采办粮食，自蒙自蛮耗一路输入以救济之。而蒙自蛮耗一方之奸商某某等，于去岁冬腊月间为法人包办粮食若干石。致荒之由，此其一因。呜呼，吾尚有面目以责官吏乎，吾直痛吾同胞中竟有此败类，人心已死，夫复何言。然此皆往事焉已耳。吾今之所欲言者，不在已往而在将来，不在吾滇之官场，而在吾滇之伯叔父老子弟。

（一）热心者之宜提倡预备救荒会也。设总会于省垣，设分会于各府州县。有人焉提倡之、鼓吹之，人非木石，谁无心肝。但得数十万之巨款，而来年之凶荒即可稍减。使余言而不中也，吾滇之幸福，孰大于是。如不幸而中于万一焉，有以备之，或尚可延此奄奄残喘，以为惨淡经营之余地。如其不然，祸起萧墙，外患乘之，死亡无日矣。癸卯之乱，法人屡请发兵代我平之，幸祸乱旋平，事遂中止。况枵腹待毙之民，何所顾忌而不为。设又有出于烧教堂杀教士之举，我

又将何以处。即热心诸君子平日所倡导揭示之练兵教育等等事，不将尽成水泡乎。思之思之，防变于未然，迨欲已之而无可已也。

（一）劝殷实者之宜提倡捐款也。今之时势，岂犹是积财于箱，积粟于仓，以多金遗子若孙之时势乎。滇而不亡也，则多金诚见重矣。滇而不存也，子若孙方且为奴隶牛马之不暇，多金果安用者。亡乎存乎，此问题之解决，全视今日之提倡。人人而轻财仗义也，彼英法孰从而亡我。人人而不肯轻财仗义也，则亡我者岂必英法，一般之饥民，已足丧邦家而有余。本年江淮之饥，不吾滇若也，而富室之被窃掠者日数十家。呜呼，彼虽饥民，独非我同类乎。我富彼贫，我饱彼饥，我有余而彼不足。仁人君子，孰无恻隐。乃故激水而成涛，于是乎不得不出于劫掠。彼被法律之斥，我罹家产之丧。两败俱伤，果何益者，此犹其小焉者也。明季之末，闯贼进逼燕京，朝廷粮饷告竭，乃遍谕巨室，劝捐资为御贼计。惟寺人李某义捐万金，余皆默默焉。及城破之日，赎命之不遑，且有倾囊而仍不免于一死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处此朝不保暮之时局，自达人观之，苟有益于公益者，捐巨资可也，倾家之半可也，即尽家而倾之亦无不可也，同心同德，载此覆舟，有达彼岸之一日。我滇之金，仍自我滇人受之，何忧焉。况捐金义也，救荒仁也，不至贻象齿焚身之讥智也，见义为之勇也，一举而数美具备焉。救同胞即所以救国，救国即以救家，于己何亦不利之有。是在我滇中之伯叔兄弟勉为之。

（一）劝有粟者之勿遏粜也。荒年之米贵于珠，其所以致贵之由，尝思之而不得。滇中一年所收之量，倍于所食之量，即偶尔云缺，究何至有饿殍之虞。滇中山水重迭，交通未便，即为外人所输出者，亦不过边鄙间之一部分耳。米珠之原因，其遏粜乎，其遏粜乎。收成小歉，藏粟之家，遂相猜疑，售者吝之，散者集之，廛市之间，入不敷出，而荒相成矣。更有奸商凭其私智，故收之以苦贫民，故集之以图余利，而荒相愈以成。由前之说，适成其愚。由后之说，则若辈之肉尚足食乎。饥相之构成，大率由此二原因。且夫遏粜果何益之有。荒相一成，百物腾贵，即藏粟倍获赢余，以日用之物计之，其价值亦正相等。若夫奸商自彼以为智矣，不观之本年之扬州杭州乎，存粟若干，获利有几。当被掠时之鼠伏狼奔，逃性命之不遑，资本则丧失

矣，家具则全毁矣。其得其失当何如也，是亦不可以已乎，如之何其为之也？

云南凶旱之原因（五号）

南昆仑生

云南今日生计界之一大问题，今岁凶旱问题是也。对此问题之处置与解决，必由各方面推察，始得其真象。而若官若绅对此问题，皆以鼠目寸光，作饮硫酸止渴之计。此问题之发生，不止关系云南人之生计，实寓存亡问题之关系。今岁自五月不雨，赤地千里，米价腾贵，平均每斗米八两。虽时有出入，而可以八两为定率。如五六月之贵至十二三两，为时虽暂，人民之饥困，不堪设想。

官绅筹救之法，不外开仓平粜与购入川黔及各府县米为接济之二种方法。第一法，存储未丰，不久仓库告竭。哀哀饥民，洒泪空仓而已。第二法，运金之值，贵于米价，程途距离动千百里。以省城人口计之，虽乏精细调查，不下三十万以上。以三十万以上之人口，待哺于远道转输，岂能有济。况各府县之凶旱亦罹同一之惨状也。今虽设赈局卖官米，然限制每人一合，历日少久，恐一合而不得，此又势所必至也。我官绅束手无策，坐守此凶危状态，而并不闻筹十年百年之方法。此余所悁悁于心，移凶旱问题而为存亡问题。

虽然，不种恶因，焉生恶果。恶因种于前，恶果结于后。对此问题，当推究其原因，原因有二，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是也。

直接原因

一、滥伐山林，致雨量减少。

二、河道淤塞，不兴水利。

三、鸦片繁殖，减少农地。

四、人口增加，生产物不足供给。

直接之原因，种之于数十年前，今始收结果，有识者皆知之。而我云南最要注意者，间接原因是也。

间接原因

一、法货流入，致银价下落，物价昂腾，适合于经济学上之

公例。

二、法越铁路，招工修筑，采置谷米，动千百石。

间接之第一原因，法国印度支那之银货充斥内地，占我云南商业上市场之第一势力。本省银货未铸，铜货减缩。故银价下落，物价上腾，而不足以抵制。间接之第二原因，法人铁路敷设，工程浩大，沿途修筑，日役劳动者十余万人，工程师事务员等亦增加无已，已于一二年前预筹供给，购米屯聚。无知小民，贪利忘害，高价卖出，不留余裕。值此凶旱，仰屋待毙之外，无他策也。

由以上直接间接之原因观之，直接之原因，责在云南人；间接之原因，责在云南官吏。夫外货流入，外人购米，其影响皆害及本国人民之生存，而彼官吏，醉死梦生，不恤民瘼，罔知设法抵制，以演成今日之惨祸。倘至今岁年终不雨，明岁春作绝其希望。恐长此凶旱，饥民穷极，而生变乱。则彼野心法人者，将乘此好时局，移其兵力，以代平内乱为口实，以达其武力殖民之政策。则此一块土，永为第二安南矣，可不悲乎！余望我政府，我云南官吏，我云南人民，对此问题之处置与解决，须存十年百年之思想，勿徒狃于目前以偷生也。

赈饥民乎抑赈饿虎也（六号）

本社特派视查员

滇省米价甚昂，民不聊生，较之沿江一带，尤为悲惨。江浙米价每一石在七元上下，然一石有百六七十斤。滇省米一斗有一百二十斤，而其价至十一元余（滇秤八两）。至通海则每米一斤，卖至一钱二分（若以江浙之一石算之，约合三十元），为灾荒最巨之区。官吏不惟不办赈，且征收较前为苛急，江浙官吏绅商，竭力办赈，而民间尤时起骚动，或至劫抢米仓，吾滇民则惟有仰屋待毙而已。不惟不实行赈济，且借赈济以吞巨款。本省赈款，全数尚未查悉，仅就四川江浙各同乡官商所捐集按北京及东京同乡亦各捐过若干。及政府所救助者言，已至卅余万，悉数解滇。问其办法，则云委官办理。问官场办理之法，则云调剂属员。滇民嗷嗷待哺，而官吏以饱私囊，令人闻之，目眦尽裂云云。

记者录此事竟，投笔奋起，绕室万匝，拔剑砍地，愤慨泣流而言曰，梁山泊盗贼犹不忍乘人于危而夺之食，而滇吏乃悍然为之。买者食其半，其及于饥民者，尚能有几何哉。嗟呼，同胞割其肉以食其同胞，此属竟从而夺之，一张虎口，授者受者之肉，皆为之吞噬殆尽。呜呼，何其惨也。今吾敢为一语以正告吾可亲、可爱、可怜、可悯、可痛哭、可流泣之枵腹同胞曰：公等无所得食，何不食食公等之肉者之肉。闻者若以吾言为过，请以质之孟子。出版前一日直斋氏临时增录。

施棺会之棺木告尽（六号）

本省中央访事员

滇省凶旱，斗米万钱，加以法人修铁路，购米至数千百石，大府不为限制，以致演成亘古未有之奇灾。死者相望于道，施棺会之棺木，尽数十年之屯积而一空。素封之家，亦苦于有钱无米，咸有菜色云。

滇中荒旱，曾于去岁末有马介堂诸公出而劝捐。留东同人闻之，当已尽其所有捐助。后以未得滇中来信，意已小康。既复得此信，同声痛哭。当已立即开会决议，并公举本社编辑员席君聘臣为劝捐主干。用种种方法，极力劝捐。所得之欵，当派席君往暹罗买米往赈云。后又以缓不济急，当已发一电向滇中借欵。其电文云："督宪鉴，滇荒极，闻之痛心。已于中外劝捐，并举席聘臣住暹罗买米来赈。但欵难骤集，恳速假官欵三万，电汇沪天顺祥，欵集即还。"云云。

云南灾荒之惨状（七号）

本社访员

云南地近赤道，气候温和，农事多在三四月间。近年春夏之交，雨泽绝少，至秋反多洪水，以致未种者悉被旱灾，而已种者又遭淹没。连年收成歉乏，职是之由。

地本山国，平原绝少，米谷出产本来不多。迩来承平日久，户口

繁滋。加以门户开放，外人踵至，食指日繁，地不加辟。自甲午后，米价有增无减，纵遇丰年，亦不足食。荒歉之故，此又其一。

谭序初中丞抚滇时奏办积谷，可称备荒善策。苟奉行者稍有人心，实事求是，则十六七年之积蓄，虽全省颗粒不收，亦何至于不能支持。不图荒灾一告，即赈饥无策，此项积谷不知消于何有。尝以长夏无事与友人决算此款，倘累年所积之谷全未侵蚀，以目前之价计之，全省之数当值千余万金。

全省分迤西、迤南、迤东三区，现时灾情最重者以迤南为甚，迤东次之，迤西又次之。兹仅就迤南一带所身亲目击者，调查各处米价，列表于下。

建水	每斗重三十二斤	价洋六元	石屏	每斗重五十斤	价洋九元
蒙自	每斗重五十五斤	价洋九元	通海	每斗重五十斤	价洋九元
河西	每斗重九十斤	价洋十五元	嶍峨	每斗重六十斤	价洋十元
河阳	每斗重六十斤	价洋七元	新兴	每斗重五十斤	价洋八元
文山	每斗重五十斤	价洋七元	省城	每斗重百廿斤	价洋十五元

以上各地米价平均每斤约合一角八分。

米价如此之昂，纵各处购运者源源不绝，犹难支持。况来源易断，市面常惊，饥民扰乱，后患不堪设想。犹忆去岁六月间，建水、蒙自、开化等处市上无米，饥民大扰。幸各处义绅竭力设法，查封各富户囤仓，遍散饥民，始得无事。临府各属饿毙之人，难以数计，道旁死者，无人棺殓，鸦飞鹊集，惨不忍睹。

通海城西，见一人僵卧道旁，询之则以饥对。急令人至家取食与之，比至瞑目矣，呜呼哀哉。新兴大营街附近有一小村，村中王姓者，子女三人，其妻以前数月病亡，王某在外做工已数日，不得一饱。一夕回家，子女号啼求食，王惨痛悲愤，以小刀自戳其胸，登时殒命。其长女见父惨死，亦引刃自刺咽喉而亡。

省垣自办平粜售卖官米以来，每日来买饥民，塞街盈巷，老弱挤拥，日有被踏死者常三五人以至七八人不等，施棺会之棺木，为之一空。

昆明小西门外一孀妇有四五小孩，不能度日。一日晨起，群儿环泣求食，妇无奈，携群儿至河边，举一儿掷弃河中，曰，要饭者当下河去。岸上诸儿皆战栗曰，不敢要饭矣。

建水广产薯芋，贫人资以为食。本年此物绝不上市，盖田中已卖去矣，市上饥民买薯芋不得，三五成群，相对流泪，或坐地下痛哭。友人为予言，近日早晨不忍上市云。

新兴嶍峨一带，四山野菜甚多，近年则寸草不生，饥民遍山掘草根而食，或得野生山药少许，则珍如拱璧，惨哉。饥民求食于人，既不可得，求食于山，尤不可得，岂时至今日，云南之山亦无灵欤。

目前迤南一带，盗贼遍地，商旅非结队不敢行。即我等土著之人，亦非携军械带从人，亦不敢出门一武。盗杀之案，层见迭出。各州县好父母官匿不上闻，追比钱粮更加紧急。省中大吏，概不得知。云南购米赈灾，有与他省独异之点，即山路崎岖，转运倍极艰难。北自四川泸州叙州，东自贵州普安威灵毕节，南自法属越南老街，皆一二千里之程。以现时灾区每马一日之脚价需洋一元有零，驮米百斤，运费亦已不赀，而百斤之米，究竟足食几人？此亦仁人君子所常踌躇顾虑，而为云南人借箸以筹之者也。

附新闻

接石屏信，公［立］临安府中学及各州县小学之款项，已移作赈灾之用，故各学堂皆已停办。又云，临安府自去秋至今春，滴雨全无，井水皆涸，仅二月念五略飞数点，地犹未湿也。

云南匪警。接滇信，三月初间忽有游匪千余（闻系赵尔丰巴塘兵变所窜入者），自大理府云龙州起事，到处抢掠。各匪均有快枪，由云龙往取永昌府之永平县，由漾鼻趋蒙化。经营兵赴三胜汛防剿，匪竟与兵战，官兵败绩。属民死伤无算，迤西一带人心惶惶。

野无青草

嵩杨一带，向称富庶，骑田埂马一事，骑于田埂上挖野菜以为食，俗谓之为骑田埂马。四十年来，曾未一见。今因数年来全无收获，相率而骑田埂马者，日以千计。然以骑者众，其野菜又较他岁为少。数月前一望千里，大有野无青草之状。骑田埂马者，亦惟有剥地皮而嚼焉，吁惨矣。

浮萍告尽

菜海在省城浮萍最多，常积寸许，向来城内之养豚者，多捞以饲之。今因荒灾太久，极贫者无所得食，遂不得不咽之以延残喘。现海

面浮萍寥寥如晨星，往捞者多废然而返云。

误雨为粟

现在省城附近已沛甘霖，欢呼之声，已遍郊野。有某绅管善堂，日往赈局干公，某局员谓之曰："年来以灾荒故，公等走足良苦。今彼苍既沛甘霖，公等暂可休矣。"绅作色曰："闻足下言，得勿误雨为粟乎。从天所雨粟，可以疗饥民，吾可以暂休。否则，即死于奔命，在所不辞。且恐四五月后，虽有秋收，已无食粟之人矣。"局员默然。

吃山骇闻

距省东百余里，有嵩明州，省城附近产米最多之区域也（俗称载不尽的嵩明，以嵩明米粮上省均系车载也）。其地有所谓大红山者，土质滑腻，作大红色，味微甜。回乱后，岁大饥，尝有多人取而食之。然食后不能消化，虽能延数十【日】命，然卒之大便不通，终不免于死，今闻该处人多往取而食之，是亦不可不设法挽救者也。

抱钱而死

宜良汤池，亦省城附近产米最多之区域也。因铁路由该处附近经过，食指倍增，且有预行购买存积以食其工人者。村民贪目前小利，尽其所有卖之。及灾荒渐剧，意中所期必收获者全失所望，复将前日所卖之钱，数倍其价而买之。及至目前市场，米日少而买米之人日多，几至无可购之处。村中有李姓者，富户也，荒灾方剧时，已将存米半数减价发售。后灾荒日急，复将所余半数日按人分给其村人及亲友。未几全数告尽，而荒灾更急，不得已乃将减价所卖得之钱给与之。有张老三者，一粒未入口者已三日矣，得李千钱持往市购米。时稍迟至则已无米可购，各项食物亦无所有，市场萧条，颇形惨状，不得已持钱而返，竟毙途中云。

附　　录

劝赈滇灾启（七号）

云南去京师万里，南北通衢，音耗远隔，遂以三年水旱相仍之奇灾，迟至今日始稍稍腾于士大夫之口。近闻斗米已值银十三两，滇中每斗重一百二十斤。临安府一带灾益重，米益贵，几于斗米价十五金。民之懦者无所得食，乃掇浮萍为粮，头胀大如箕。更煮树皮和白

土以进，肠胃结塞，辗转困殆，以迄于死。嗟乎，此境此情，岂血气心知之伦所忍闻耶。其桀者则又十百为群，劫扰闾里。奸民煽惑，几酿外交。上烦朝廷宵旰之忧，下系边徼安危之局。吁可畏矣，亦可伤矣。伏冀四方仁人长者，慨然矜悯，各输义财，以恤遗黎。恩惠所及，惟有代滇中数百万生灵泥首称谢而已。谨启。

唐景崇　李家驹　徐仁镜　汪荣宝　杨熊祥　鹿传霖　达　寿　孟庆荣　史宝安　顾栋臣　孙家鼐　林绍年　刘　果　王寿彭　刘宝和　荣　庆　严　修　吕佩芬　曾　培　张缉光　戴鸿慈　乔树枬　林灏深　陈曾寿　庆　隆　陈邦瑞　吴同甲　戴展诚　王季烈　陈宝泉等同启

云南水旱灾募捐公启（七号）

窃以凶荒水溢者，国家之所时有。睦媚任恤者，国民之所应尽。故齐侯粜粮，以苏鲁困，君子嘉之。秦伯输粟，以赈晋饥，春秋大之。滇处金沙江上游，为西南之门户。近日英法交迫，形势阽危，无可言喻。滇人士方汲汲延师兴学，筹饷练兵，举行各种新政，以捍卫桑梓，兼以屏藩腹地。无如事出于意所未料，患生于人所不防。乙巳秋间，省城一带洪水暴起，田园庐舍，一夕荡然。丙午之岁，复遇旱魃为虐，相延至今，甘霖未沛。迤东迤南赤地千里，人民之困于饥馑者，不下数百万；老弱妇稚，或饿毙道侧，或转死沟壑；善会棺木，为之一空。见者惨目，闻者酸鼻。壮夫黠民，穷无所措，互相啸聚，御人于呈贡板桥间，有司骈而戮之，头颅累累，悬诸道左，其实皆十四郡良家迫于饥寒者也。特地处僻远，与内地罕通消息，而地方官吏，复壅不上闻。故一切颠连无告之状，知者甚少。实则人民之陷于死亡嗷嗷待哺者，其数与江北相埒。前经马介堂军门、赵越村观察，于川楚直鲁各省募集款项，汇省赈济。但水旱频年，乡间米粟咸告乏绝，饥民得金，无米可易，奔走终日，怀璧以殒者，比比皆是。留东同人等屡得滇中来函，道及一切惨状。西望故乡，血泪交迸。惜人数寥寥，财力尤苦棉薄，只手不足以障狂澜之滔天，杯水不足以救车薪之燎原。将伯频呼，其曷能已。刻经开会提议，公举席君聘臣至中外各地，募集捐款，往安南一带采办米谷，运滇赈济。凡我中国同胞，



有隆博爱、表同情、解衣推食相助为理者，祈掷交席君聘臣，或寄交上海天顺祥，或由他号转上海天顺祥及交日本东京牛込区砂土原町三之三云南同乡会收，汇寄前途。则千余万之滇人当结草衔环，永佩盛德于无既，正不独留东同人镂肝铭心已也。鬫此，肃请道安，伏乞侠鉴。

云南赈米转运局之腐败（八号）

南昆仑生

自去岁奇旱以来，云南饥民，窘困千万，槁项枵腹，作一线苟活希望者，今岁春收。不幸熇熇春日，赤地如故，野无青草，罪（?）死空仓，满城人肉，不久相食。呜呼，人类如此，犬马不若。况加法国进兵蒙自之警报日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百万饥民，鹄首以待。指腹而忍者，曰赈米，曰赈米。乃忽生一怪现象，而使我云南人死于官吏之手，靡有孑遗，作一网打尽之计，拱手送此锦绣山河于法人，以适彼殖民康健之小巴黎。呜呼，无人心，无同情，我云南人其遂死于虺蜴之手，虎豹之吻乎。我海内外同胞之云南人对此惨状，不能默默视也。

云南设赈米局，购川黔米。局之总办为道员何光燮，已去滇之亡滇总督丁振铎所信任之人物。初办之际，尚无可疵。近日以来，利令智昏，居心剥削，勾结转运局委员，从中设种种方法，克扣夫马脚。出入米价，坐分余润以饱私囊，视滇民之痛而不恤。呜呼，设赈局而民死，有何总办而民死愈速。等死也，不如不赈之为愈。

何以设赈局而民反死乎？曰，此有一原因也。据近日之调查，黔省一方面调查员之报告，近日黔省安顺安平镇宁郎岱一带转运滞涩，由于无马驮运。而致此之原因，一由转运局委员知县吴学祁与何光燮勾结侵蚀所致。由黔运滇之米，每百斤定脚价五两三钱，近因沿途物贵，按照定价给发，已无人承认。委员吴学祁于运每百斤米，明吞脚价三钱，每百斤只发脚价五两。五两之中，又以八折扣发，只合四两。于是马脚闻风逃避，以致转运不灵。饥民待哺，赈米如空气之不可一时缺乏，而委员之丧心至此，不恤人言，不顾民瘼者，以恃何光燮为护身符，民痍我自肥也。一由于云南绅士放弃责任。夫官吏之视

百姓，犹宾客之对主人，有酒宴则飨之，于主人之生活不顾也。若主人之对于主人则不然，必维持而调节之，不致冻馁。至官吏对于地方饥民，不过表面上图不忍坐视之虚誉，而为后日在案出力之保举张本。痛苦不及其本身，死亡不及其家族，况缘灾赈而得调济乎。其视饥民困状，不过傀儡具耳，吾又何责。所太息痛恨者，官吏人耳，饥民亦人，同为地球上之动物；独云南官吏具人类体格，无人类同情，忍攫金钱而视白骨累累，若无睹者何耶。

大江南北之灾，抢米迭闻。海内同胞，洒一掬同情之泪，赈捐助粟，各省皆然。而政府赈帑，迭次颁发，饥民何幸在江南北，饥民何不幸在云南耶。

国家赈款十万两以外，不闻继发。云南凶旱几近一年，而无抢米之事。云南百姓之安命守法，实出大江南北饥民之上，而所得之恩惠，不及百分之一者。何也？大江南北之赈灾，多以绅士自为谋，云南之账灾，全出于官吏，其不恤民瘼，固其天职耳。

现今之怪状既达于极点，而补苴目下之方法，除购川黔米以外，亦无救急良策。惟望我政府查此情形，急发巨款，以挽危局。望我地方绅士引为责任，请归地方领款购办，添加运费，逐站设局，源源运济，以图苟活，而免侵吞。更望我海内外云南同胞，或官、或商、或学生诸君随地募捐，惠恤桑梓；或电告政府速去何光燮、吴学祁，以活我云南将死之百万饥民。呜呼，五华峰秀，恐成饥鬼之乡；三色旗飘，同属神州之痛。云南之海内同胞盍鉴诸。

论云南对于中国之地位（五号）

无　己

绪　论

吾闻社会学家之言曰：社会者，由协力分劳之人类相聚合而成之有机体也。凡物体之聚合有二种，一曰无机聚合，一曰有机聚合。无机聚合者，数物聚为一体，其分子与分子之间绝无关系。虽如何增加其分子，或减少其分子，而于全体上毫不生变化。质言之，即无机聚合者，于物体上虽缺失其一部分，而于全体之存亡无关系。如金石土

壤之类，虽分析之而金石土壤自若也。有机聚合者，数多之物，或数多之部分相聚合。其物与物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有亲密关系。例如动物之有耳、目、口、鼻、心、肝、肺、胃诸器官，植物之有枝、干、根、荄、花、叶、茎、皮诸构造。其各部分分劳异业，相辅相助，相生相养，互为活动，而全体乃得以生存。若于全体加一部分，或减一部分，则物体即生变化。如动物去一肢体，则病而死，植物芟一根株，则萎而枯也。是故有机体之生成发展有三大原则：一、其体质因发育吸收，日益增大；二、其构造与职能之间所司各殊，相资为用；三、从发展之有机体而分离之则致死。今本此三原则以观社会，其进化历程与生物之生成发展，毫无以异。其一，社会发生，由小己以至大群，常以内部之繁孳与外部之并合，分子日殖，而成庞大团体。其二，社会演进，则体制益闳，有政教，有礼法，有农工商贾，部分殊别，各有专司，而有相资相助之用。其三，社会既成，则相维相系，以为共同生活。若因内部涣散，或外部侵蚀，则团体必分崩离析以至于灭亡。故曰，社会者有机体也。吾国以四百兆人民之众，而集合为一大群。其脱图腾社会，以至宗法社会，又由宗法社会，以入军国社会，固千百年于兹矣。然试观社会现象，此疆彼界，分茅设蕝，无指臂相助脉络相通之机能，甚或去其一部分，而诸他部分毫不关痛痒。一若海绵水母，聚房成体，房自为生，不相为用，虽脔割分殊，可以不死者。斯真社会之变相，而国家之所以萎缩睽孤，将无以竞生存于天演界也欤。今此庞大社会中，其部分分割又将见矣。世固以一部分视之。虽然，柏拉图云，吾身之痛在指。况云南之于中国，非直指与身之比例而已。吾今将即其相关系者而详论之，以促吾云南之力图自存，无贻患于中国。又望中国之无放弃云南，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心也。

第一章　云南今日之危机

云南形势之危殆，非自今日始也。自一八八三年，越南沦亡于法，而云南即有唇亡之虞。一八八五年，缅甸折入于英，而云南更成犄角之势。自是以降，两雄交伺，前虎后狼，逐逐眈眈，时谋搏噬。未几而有滇缅划界蹙地千里之事，未几而有攫滇越铁路建筑权之事，

未几而有揽七府矿山开采权之事，未几而有云南两广不许割让他国之事。藩篱尽撤，深入堂阶，而云南遂划入英法之势力范围。然择肥争食，则恐利益冲突，故两两相持，未即发难。自日俄战后，黄祸之说再燃。法人之经营东方者，虑日本攘夺越南，遂建议以为**非取云南不足保越南之根据地**。又虑英人之议其后，乃破弃嫌隙，以缔结攻守同盟。于一方则搜卒砺兵，秣马蓐食，以待爆发。观近时法人之举动，及其国人之所主张，其野心勃勃，昭然若揭矣。兹先即其举动之较著者言之。一、以所练南定、河内、北宁、太原之兵十余万移驻清江、高平、蒙绪、老开。二、添造德的卢、可列托路斯、拔卢民亚、瓦路特四大战舰，以扩张海军。三、预备舰队东航，先择二大航路，一由地中海经苏彝士河以出西贡，一线好望角以达海防，同时于各沿岸及军港作严重的防御。四、由蒙自达云南省城之铁路加工修筑，刻欲完成，以期军事上之利便。五、时时潜运军械子药入内地。更即其近日一般言论所主张者观之。一、谓日本经营北方，未暇南顾，宜乘此机会袭取云南，以巩固其根据地。二、以越南烟瘴，不利卫生。云南气候适宜，宜取为殖民地，以移住法民，而统制越南为兼辖地。三、以庚子赔款中国未有清偿之期，法国当取云南为抵偿品。以上观之，法人之举动、之言论，无日不为作战计划者。返而观吾云南，无一营之兵，无一日之粮，无一夫之械。非果无也，招集游民，不施训练，溺烟嗜赌，偷惰黠猾，则有兵而无兵。上自提镇，下及弁目，浮冒克扣，中饱私囊，则有粮而无粮。新造枪弹，凿柄不入，旧储军装，窳锈不治，则有械而无械。往岁临安之乱，不过数十党徒啸聚耳，而大吏仓皇告变，历旬月之久，糜巨万之饷，仅以诱降了之。苟一旦敌人乘虚直入，则不伤一兵，不折一矢，即可以席卷云南。彼乃竖三色国旗于五华山顶，然后徐徐以一牒通告政府曰："法国为保护商务起见，取云南为永久租借地"，而政府固无可如何。此真云南目前之现象，无待烛照数计，而可以前知者矣。

第二章　云南与中国之关系

夫云南虽边隅，然东界黔粤，北邻川蜀，西接藏卫，一旦有事，则祸势蔓延，而全国必受其影响。吾前论滇越铁路已略及之。兹复内

察吾国现情，外揣列强政策，以畅发其意。盖以吾此文命题所在，故不惮辞繁意复，再三返缲也。夫列强之经营东方也，或为征略政策，或为农业政策，或为商业政策，或为铁道政策，或为移民政策。其所持之手段不同，至其**共通目的，不外伸张势力**而已。然一方势力渐伸，则他方势力渐缩，驰骋角逐，竞取优胜，必酿成国际竞争，而双方皆受其亏损。乃相互结约，划定范围，以期势力进行而不生冲突。于是**势力伸张主义一变而为势力平均主义**。虽然，此之结约，非真有相互间限制行为之效力也。故一方主义〔张〕和平，而一方则得寸进尺，载骤骎骎，非复国际契约所能拘束。俄罗斯首唱弭兵之论者也，而侵略东方，自西伯利亚而黑龙江，而松花江，而乌苏里河，而浦盐斯德，长足进步，一日千里，而北部亚细亚殆全隶其版图。同时又侵入中央亚细亚，以兵攻波斯，而阿富汗，而达失干，而撒马尔干，而基华浩旱，以逼我西陲。英吉利主张自由贸易也，而侵略东方，自萨拉德而孟加拉国，而马德拉斯，而孟买，而加尔搭，印度遂夷；又进而略定阿萨母、阿罗汉，遂取缅甸，以迫我南疆。法兰西之侵略东方也亦然，自西贡而南定，而河南，而东京，而镇南关。交阯既亡，云南遂不获安枕。今法人之意，**谓非取云南不足以巩固越南之根据地也。既得云南，将又谓非取两广四川，不足以巩固云南之根据地**。虢亡而及虞，得陇而望蜀，而吾国将无复有一寸干净土。此持**帝国主义者之势力伸张**所必至之结果也。当此【各】国环列相持不下之时，而忽有一国乘机夺利，激进突飞，以取独占利益，则他国不能默视，又必持势力平均之说，以与之争衡。顾其所谓势力平均者，非能使先占利益者，付还损失利益之国以剂于平，乃群起而取偿于损失利益之国，视所得利益与先占利益者之势力，同抵于水平线而后已。德意志占领胶州湾，而俄则要索旅顺、大连，英则要索威海卫，法则要索广州湾。卒满志踌躇，皆得所欲而去。今法人若袭取云南，伸手于珠江流域，则英人将占领扬子江流域，德人将占领黄河流域，日人将北取燕蓟，南取浙闽，俄人亦占领陕甘以图抵制。而吾国遂山河破碎，豆剖瓜分，为各国之新领土。此又**持帝国主义者之势力平均**所必至之结果也。**夫各国势力伸张，而吾国固亡；各国势力平均，而吾国亦亡**。乃其发端，即由于吾国所忽视之云南一边省。是故以狭义言之，则云

南为云南人之云南，其存也云南人受其庇，其亡也云南人罹其殃。以广义言之，则云南为中国之云南，其存也可为中国之屏蔽，其亡也即可为中国瓜分之动机。去一部而全体伤，牵一发而全身动，此有机体之共通原则，亦社会所不能逃之公例也。

第三章　论保存云南宜联合各省

云南与中国之关系，既如上所述。然则欲使云南适于生存，不可不使中国适于生存。欲中国适于生存，不可不审量中国宜为如何程度之国家而后可。夫国家进化，其阶级有三。神权国家，一也；宗法国家，二也；军国国家，三也。神权之国家，其合也以同信奉故、同宗教故。宗法之国家，其合也以同种族故、同祖宗故。至于军国国家，其合也以同利害故、同保护故。是三者其为合不同，而一合之后，其为合皆至坚。假使所身属之团体，有所急难危险，人人自惴，其为救必惟力是视，乃至毁家亡躯，在己既所甘心，在人亦以为荣誉。其胶结之固，必有如此，而后可称国家（说本侯官严几道）。乃以观吾国之人民则如何，以芸芸之众，而萍若而合，絮若而散，无公仞之达义，无求同之幸福，名为社会，实不成社会。换言之，则名为国家，实不成国家。以如斯之国家，而未与体制修明之军国国家遇，则犹可以幸存。今军国国家已环起而侵凌迫胁我也，我欲有以御之，则**不能不为同利害同保护之军国国家**。夫军国国家，其种类不同可大别为二种：第一，单纯国家；第二，复成国家。单纯国家，又可略分为二，一专制君主国，一立宪君主国。复成国家，亦可略分为二，一联邦国家，一合众国家（严氏称联邦为邦联，称合众为联邦。今从日人命名，幸阅者分别观之）。专制君主国无地方自治权。立宪君主国，其趋重中央者，则地方自治权微；其委任地方者，则地方自治权盛。联邦国家，纯于地方自治；合众国家，以地方自治为主义。吾国国体，属于单纯国家，盖将为立宪君主，而集权中央者也。夫使国境未阔，易于统一；或国境辽阔，而机关完密，交通便宜，则中央集权，可以成世界富强之军国国家，可以奠内安，可以御外侮。至于吾国土地庞大，人民殷繁，世界罕有伦比。而航行之未通者，尚十余省。汽车之未通者，又十余省。于此时而收揽兵权财政权于中央政府，以削地方

行政官之权，使无粮饷、无军械、无兵卒。行省之中僻远邻敌如云南者，一有边警，则敌兵旬日可至城下，而中央政府命将出师，尚遥遥在万里外，逮后兵至而云南亡已久矣。此非独云南为然，凡僻远邻敌而汽车航路未通如四川，如广西，如陕西、甘肃诸省，莫不皆然。是**中央集权不适于吾国今日之现状。若必为之，而使地方行政官无兵权财政权，则边省不适于生存，边省不能生存，即全国不适于生存**。故欲全国适于生存，不能不为军国国家，尤不能不为复成军国国家。**为复成军国国家者，非举现在之一统者而剖分之，乃取现在之分省者而联合之**。盖吾国国势，名为一统，实同孤立之十数小国，一方有事，他方漠不与闻。往往一省兵力足以资阋墙，而不足以御外侮，一遇外族，溃败随之。故不如举其辅车相依利害相切者，各联为一大部分，乃于诸部分中之形势利便者，立为中央政府以统摄之。中央政府握外交内治之大纲，而于诸部分使自治其区域内之地方行政。其行政事务，除非认为一般之危害者，则中央政府不干涉之。此自国家学言之，则为联邦国家，自社会学言之，则为重合社会。重合社会之起原，每因外有劲敌，则联合团结以防之使不能入，或退之使不复来。故希腊以都雷之外敌而联邦成，英兰〔英格兰〕以丁抹〔丹麦〕之外敌而七国合，非合则无以生存也。惟既合而成国家，则分为二形式，曰市府国家，曰邦域国家。市府国家，形制狭小，而团体之结合至坚，机关之部署甚密，如希腊罗马之旧制是也。邦域国家，形制雄大。然以其大而团体结合常泛而不深，部署机关亦久而难密。如吾国今日之现势是也。但物竞剧烈，又非邦域国家不足以图存。是惟**寓市府制度于邦域国家之中，使形制虽闳而团体自固**。此吾所以审量吾国现势，谓宜为复成军国国家，而后边省乃适于生存；边省适于生存，而后全国乃适于生存也。

第四章　论云南存立之责在于云南人

吾论云南生存，而推极于为复成军国国家者，诚以复成军国国家，其对于外交则联结团体，以保护人民之权利；其对于内治，则委任地方，以听许人民之自繇。乃观吾政府则又何如？其于地方行政官之失利权、蹙边境也，则持消极的放任主义而听其所为，其于地方行

政官之简军实、固国防也，则又将持积极的干涉主义而使其不能为。是故边省之亡，非外人亡之，政府亡之也，亦非政府亡边省，乃亡边省以亡中国也。虽然，斯宾塞尔有云：“凡人有崇拜鬼神之意者，其于国家政府也，亦以崇拜鬼神之意行之。耶稣教徒，见异邦人禋祀偶象，戚然以为大愚。谓象者人所自造，雕范土木，横施丹青，几何能灵，乃从求福。”此其愚之是也。独不悟国家之与偶象，大小相殊，等为人造。蛮夷以一部之货财力役造为偶象，信其有无限之威灵。吾人亦出通国之赋税征徭建一国家，信其有无穷之能力。君公之受俸食租，职司典常，笃而论之与里社之鸠资选长有以异乎。且既为一社公立之长矣，故其人亦以一社之智慧为智慧，一社之权力为权力。使其社贫而无资愚而无识，则其长之能事亦穷，此不必甚智之夫而后能喻也。何独至于论政，则若政府无所不能，见一事当兴则瞋目语难曰：奈何不图是以福我；及官吏冗杂，又蹙额相告曰：奈何竟为是以苦我，彼直以国家为无事于民智与民力也。今吾之所以责望政府者，毋乃类是。是故欲望吾国之为军国国家，必先望吾民之为军国国民。而欲我民之为军国国民，则自合群与自治始。夫群之合也，虽成于天演，亦出于人为。往往因外界事情，有迫之使不得不合者，所谓生存竞争是也。故人群之合，其例有三：一、无竞争生存之外敌，则群不能成；二、非由生存竞争而团结之群，则不能永续；三、团结之范围与竞争之大小为比例。盖竞争愈烈，则团结愈坚。吾云南居英法之交冲，值竞争之焦点，此天之使我以不能不群也。若以散沙之众，而当此潮流，则其不能生存而归于淘汰也，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故今日非合大群不可，群一万七千余方英里之土地为一家，则去府、厅、州、县之界；群一千三百三十余万之户口为一人，则去年谊谱牒之界。有同守之约束，有同断之境界，宁牺牲一己以利同侪，无取便私人以破团体。此合群之说也。其次则自治。往者政府有地方自治之命，而置云、贵、陕、甘、山西为缓图（见日本各新闻）。殆以之五省者，无自治能力，而靳此公权乎。夫吾国地广民众，苟非自治而强令官吏为之，理顺情睽，政必不举。况云南地处边远，虽政府万能，亦势有不及。是故地方自治，政府许之，而吾国民当进行；政府不许，而吾民亦当预备。且非直预备而已，即政府不许，而吾民亦当进

行也。设普通公共团体，以自治吾区划内兴学校、理讼诉、征租税之事，毋使吾民受污吏庸官奴隶野蛮之教育、修罗刀刹之严刑、浮耗飞洒之苛索。设特别公共团体以自治吾组合内修铁道、开矿山、赈灾荒之事，勿使污吏庸官以公司为调济私人之差，以矿产为馈遗外人之礼，以救贫为侵蚀公款之名。此非越分侵权也。土地为吾民之土地，若主人翁不事事，而日任豪奴贱婢之欺诬、民贼奸胥之篡夺，是贬损人格，放弃主权。故必去倚赖心而生责任心，利之当兴者吾兴之，害之当去者吾去之，无所于让，亦无所于沮。此自治之说也。并此合群自治二原素，以铸造吾军国国民，使人人有军民资格，人人服军事勤务，人人任军事负担。退可以守，进可以战。一战不胜则再战，再战不胜则三战、四战以至百战，必不见敌踪而后已。是故敌人之所主张曰，非取云南不足以守越南，非取黔、蜀、楚、粤不足以守云南。吾人亦主张曰，**非保守云南不足以存中国，非恢复缅、越不足以存云南**。彼退一步，我进一步，无滋他族，实逼处此。此非排外也，乃以安内；非煽乱也，乃以图存。若人民不自为谋，而事事望之政府，政府无保护边省之能力，一遇外敌，则割让之而已。即非割让，亦不过以开放门户为对待强敌之无二法门而已。夫开放门户云者，乃外人经营吾国之政策。一则恐吾国为锁港主义，而彼不能开发利源；一则恐他国为垄断主义，而彼不能均沾利益。故持此保全领土开放门户之计，以为平和的经济战争。然一经开放，则名为领土保全，而实同占领，各为机会均等而独攘利权。开放满洲，已为前鉴。若今日复利用此术，以希幸存，此则吾所谓去一部分而全体不觉痛痒，为社会之变相而国家之所以萎缩睽孤。虽然国家社会乃人民之所组而成，是又仍当责之吾人民者也。

著者此文，间采用侯官严氏语而意各有当，故不复一二注出，幸阅者分别观之。　　著者附记

论云南积弱之源（五号）

崇　实

滇省之弱，至今日而极矣。使于此犹嬉焉游焉，歌舞太平，不自

知其弱者，是直无脑筋之人也。然知其弱而不思夫所以致弱之源，以筹挽救之术，是直无血性之人也。呜呼，滇人而若此，虽欲滇之终安于弱，亦不可得。窃尝思之，不禁悚然危惧也。夫吾滇所以致弱之源，约有数端。一源于人心之涣散也。国家之元气，常赖国民团结精神以维持之。准物竞天择之公理，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若劣败而颓然澌灭者，必其不能群者也。然则优胜劣败之道，全系于能群与不能群。苟其能群，虽强敌与我竞，何患不胜。苟其不能，虽无强敌，亦何时而不败。虽然，合群之义，必具有公共之观念，然后吾群对于他群乃坚固而不摇。若不然者，公共观念之缺乏，知利己而不知利群，于是群不能利，而已之利亦消归于无有矣。可不痛欤！乃观于我滇之人心，其涣散如散沙然。自营自利，不知公益为何物。甚至名列胶庠之士，闻人言桑梓之危局，亦袖手旁观。不然或目为愚，或指为妄，或待事后而评论其长短，己则居于无责任之地。呜呼，人心若此而犹望自强，尚可得乎。乡邻有斗，置若罔闻；虎狼当前，视若无睹。千二百万人，千二百万国矣，不弱乌乎得。一源于民气之柔儒。生存竞争之世，强有力者则存，否则亡。西人以动力横绝五大洲。通商传教，觅地布种，无有穷期。政治学术工艺，日进不已。岂其心思才力之独优乎，亦民气之好动不好静使然耳。滇省民气，柔静怯儒。柔静则无有动作，怯儒则安于退缩。惟其然也，故器用苦窳，仍无更新之日；风气梗塞，决无进取之志，避喜事多事之名，常安于守旧不变之地。究其实则动力全归于无何有之乡，奄奄若病。生理将绝，生机将灭，犹懵懵然，不自知其所处之时代，不自悟其所遭之境遇，如釜底游鱼然，诚可哀矣。英法之极热极涨极速，以新其动力，而吾滇民乃丧灵魂，尸躯壳，悠悠终年，将何以图一线之生也。盖国乃积民而成，民与国之关系，犹身之五脏四肢然。五脏已瘵，四肢已断，其身必不能久存。民智梗固，民力柔弱，其国必不能久立。故国之盛衰强弱，全系于国民。国民有国家思想，而激发其责任心，则其国虽弱，亦可渐致于强。否则未有不弱者也。乃吾滇人，以云南为政府之云南，为官吏之云南，事事待政府，事事望官吏。政府经营未及之处，【滇】人不能自尽其劳，官吏筹划未周之处，滇人不能自効其力，意若已身与云南无关系也者。一人之思想如是，人人

之思想如是，滇省乃全无一人焉。呜呼，盍不观于泰西各国之国民乎。其自治最严，一省俨然一国也，一市一村俨然一国也。国民不倚赖君相，君相常倚赖国民。国民之实力充于内溢于外，伸张于他地，或以兵，或以商，或以工，或以教会，皆国民之实力为之也。而我滇人自顾何如？人人不负责任，不知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偷安今日，不知有明日。国家之思想不存，即独立之志气全痿。沉埋之根源，即在于此。是则可伤者也。一源于知识之缺乏。夫智者占优胜，愚者居劣败，竞争时代之公理也。列国并立，非徒国家与国家竞争也，而兼在个人之智与个人争。故智慧者，竞争之要点也。夫泰西日本，妇孺可以操笔札，车夫可以读新闻，以吾滇之民智观之，诚有霄壤之别矣。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百千万亿之常识者力大而效彰也。滇今日不患无特识之人，而患少常识之人。盖特识难得，而常识易造也。西国之民，人人皆入学校，无论至贫至钝，亦须入学校数年，则常识固既有之矣。人人有常识，故不待政府之约束，皆能自治。是以国势日益强，民生日益富也。滇省地处边隅，教育未能普及，不识字者居多数，安有常识。于是对于政府，倚赖之外无思想；对于官吏，服从之外无性质。盖蚩蚩之氓，不能不尔也。若长此不进，依然自安愚贱，则当此竞争剧烈之场，必不能免于天然之淘汰矣。可弗恫欤。积弱之源，更仆难数，而转弱为强，非所望诸滇人乎。夫人心涣散，当思所以固结之；民气柔儒，当思所以振起之。浚发其知识，激发其国家思想，知此而力行之，自强之基立矣。诈伪者，团体之贼也；萎靡者，振作之贼也。视西书如帖括，反有害于真智慧；借国家为美谈，实有亏乎真性情。若此者，害滇之尤者也。若不急急以除去之，人心之涣散依然，民气之柔懦如故，无知识，无国家思想。以若此之民，而与虎狼之英法相遇，不必战而气先馁矣。呜呼，今日我滇之前途其危险之状，人人皆知之，皆能言之。我同胞不各尽其能力以尽责任，而各自相诿相让曰：天之未福吾人也，拱手屈足，而彷徨其附近。今日如是，明日如是，蠢蠢然姑息为事，则凡我同胞之运命，将从此而挫矣。祸已悬于眉睫，哀莫大于心死。前程浩浩，后顾茫茫。吾滇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割鞭挞之惨酷，惟我滇人当之；吾滇而内可以自立，外可以御侮，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滇人享之。滇人知滇

之弱，而出全力以维持也，则滇尚未可量也；滇人而自安于弱也，则危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滇之强弱，视乎滇人。滇人强，斯滇强矣。思之思之。外有仇敌，内无劲旅。同胞半在酣梦之中，前途已入泥犂之境。力能及也，则急拯之，纵力不能及亦当勉强从事，排万难、冒万险以拯之。剥极则复，否极则泰。安知今与后之不殊科耶，亦安知祸与福之不相倚耶。呜呼，是在滇人。

救云南以救中国（五号）

湖南　唐璆

今列强中持侵略主义，久视我滇桂两省为其势力范围圈，为我南方之大患者，非法兰西乎。其于越南也，今以防日本为名，增修兵房，广储器械，河内首府储枪四万杆。种种战备，不遗余力。河谅铁道河内、谅山直抵南关，滇越铁道直贯滇省，工人数万，数年毕工。七府矿产归其掌握。近日移非洲之兵于安南。殆哉岌岌，较广西尤甚者，非云南乎。今我国民苟知时局者，无不曰当爱国矣。究之爱国果空言乎，抑实行乎。使爱国而徒托空言也则已矣，若果实行也，则国有大患，必思所以救之。我国民其真爱国乎，今日救国当自云南始。夫云南者中国之云南也，非仅政府之云南，亦非仅云南人之云南也。使政府能保云南也，则云南人之幸福，中国无西南之患。今政府不能保云南，云南人既先当其难，一国人当共任其责。此实我国民分内事，时势所逼，不惟理不可易，真有情不容已者。若以中国一国之云南，今云南之祸急矣。若徒赖政府与长官而使云南人独蒙其难，坐视而不救，尚得曰中国有人乎。平日以爱国自许、以国民自负者，果何如哉。昔欧人之于日本也，有测量其海岸者，日人举国喧哗，张皇奔走，愤不顾身者，后先相继。岂我国民爱国之心真不如日本耶。昔俄人筑西伯利亚铁路以谋东三省也，我国学界中多大声疾呼，注意于东北，有编义勇队欲致死于俄人者，未尝非爱国心之所发也。今法人铁路直贯滇省，七府矿产归其掌握，与俄之谋东三省何以异哉。我国民除《云南杂志》外，无一言及者。何前之重视东三省而轻视云南也。岂真云南轻而东三省重乎？岂俄人可畏而法人不可畏乎？岂云南地远

而不知乎？抑知而不言乎？夫国有大患而不知，忧心国事之谓何，爱国之谓何？倘知之而不言，不急思所以救之之策，实行救之之事，爱国之谓何，国民之义务【谓】何？愚日夜深思，有五问题愿与我同胞商之：（一）试问法人不遗余力以修战备、修铁路、谋矿产，非欲占领云南果何为哉？（二）试问云南今日之危局如此，值我国民不群起而负责任，上则要求政府赞助长官，以实行对法之政策，下则广兴教育以开民智，集资本以兴实业，苟不团结其力，厚积其势，徒恃政府与长官，果能救云南乎？使政府与长官而真可恃，则云南何至有今日也？（三）试问云南任法人之侵占，我国民自甘如台湾之失于日本、东三省之失于俄又失于日乎？（四）试问法人侵占云南，更有一日本起而与法人抗，如与俄人大战东三省以挫法人之锋乎？（五）试问云南果亡于法人，两粤、黔、川果能不被其侵略乎？两粤、黔、川被其侵略，则两湖、三江、陕、豫等省又能安居而无恐乎？此五问题皆我国民所当日夜研究，断不可度外置之者也。一言以蔽之，云南者中国之云南，非仅政府与云南人之云南也。云南之存亡，实关系中国者也。倘今日国民目睹云南之危局，犹是从前倚赖政府与长官之劣性，以云南委之政府与长官，坐视而不救；或存省界之陋见，以云南委之云南人亦坐视而不救。此二者皆国民之蟊贼也。乌有真爱国者而存倚赖之劣性，省界之陋见者哉。夫云南保存，则中国保存，云南亡则西南数省随之而亡，西南数省亡，则中国随之而亡。姑无论地面相接，唇亡齿寒，土地均分，列强皆有势力范围之圈。且持侵略主义者，又不止一法人也。故曰云南之存亡关系中国者也。虽然，云南之存亡，不在法人，实在我国民之救不救。救云南者，所以救西南数省，救西南数省，即所以救中国也。使云南任法人之侵占，我国民皆袖手旁观，坐视而不救，我国民亡国之罪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即在日本者，又何必他邦求学，为爱国之民羞也。更就中国之大势而区别之，北方之人不宜于南，北方之力不及于南。爱国不勇者，委于力不能救，犹可稍弛其肩。若两粤、黔、川、两湖、三江之人，视云南之危，当视为心腹手足之患，痛痒相关，决不可视为乡邻之斗可以闭户。则救云南者，固责之无所旁贷，不待辨而自明者也。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嗟我同胞，同处中国，谁不伤心，人之爱国，谁

不如我。于是不揣愚陋，敢明目张胆大声疾呼以与我同胞约曰：我同胞中有富而侠者乎，盍助资本于云南；有学术而侠者乎，盍输教育于云南；有才智而侠者乎，盍纾筹策于云南；有武略而侠者乎，盍从戎行于云南；有技术而侠者乎，盍兴工艺于云南。时之所逼，何计艰难，义所当为，勿惮险远。云南为我国民争存之地，法人为我国民致死之人。至于救之之策，愿为我国民一一言之，愿我国民共担责任，群起而实力行之。

所谓要求政府者何也，夫保土地人民权利者政府之责任也，不能保土地人民权利者，政府放失其责任也。故国民对于政府也，政府能负责任以保国，则国民顺从而赞助之，政府不能负责任以保国，为国民者首则开导之，开导之不能，则要求而督责之。此正当之道，地球各国之公例也。今云南为贪劣昏庸之丁振铎所遗误，政府用非其人与轻视云南之过，既为国民所共知，既往不可谏矣。今欲为亡羊补牢之计，所以要求政府者无他，速简廉干之长官，合全国之力，大修战备，以对法人，保全云南而已。虽然，修战备者，非仅练兵之谓也。夫将才不备，则练兵不能，武备学堂急宜举行而扩充也。省中宜设武备中学堂，各府可设陆军下士教导团，各州县可举行团练并体育会。器械不备，则练兵无用，则枪炮局急宜改良而扩充也。行军无精确之舆图，则地形险夷，山势峻平，道路远近，不能了如指掌，胸有成竹，则测绘学堂急宜专办，以补武备学堂之不及。武备学堂本宜有测绘，但边防之地，急宜测绘成图，非专设测绘学堂不可。至于交通之地，宜修军路马路，则军行便利。要害之地，宜修兵房兵站，则军屯有所。以至沿边卡垒，碉楼望台，粮储医院，种种战备防务，缺一不可。有此战备方可云练兵，但大修战备以练重兵，非有绝大饷源，则不能举。就云南而筹饷，势必不能。我国民宜要求政府颁发各省协饷济滇，此尤救云南要中之要也。虽然，大修战备以练兵，固为救云南之要策，此权操于政府而执行者在长官也，我国民惟要求与赞助而已。若我国民之力所能为义务所尽者，有四事焉。一曰广兴教育，二曰广兴实业，三曰行地方自治团体，四曰联合各省，集股以修铁路。此四者皆我国民脚踏实地，急宜群起而担负责任，决不可放失义务而自失其权利者也。夫就中国而论之，此四者则为正当之时务，就云南论，则尤为救亡之急务

也。夫教育不普及，则民之知识不开，愚弱者惟坐以待毙，强悍者或为野蛮之排外，或为暴动之行为。无论不知救国之方，并不知云南之危，是自速其亡也。非多兴学堂，以广教育、开知识，何以救此弊哉。夫实业不兴，则富源不开，富源不开，则财政支绌，经济竞争，必居劣败之例，则公司宜急设也明矣。虽然欲兴教育、兴实业，非有联合自治团体，则基础不立，势力不聚。基础不立，势力不聚，无论教育不能广，实业不能兴，即能广教育、兴实业，亦缓不济急，终无实用。然则自治团体者，实教育、实业精神之所在也。若铁路一事，必不可缓者何也。盖以云南僻远之地，交通不便，平时商务不振，有事则军事必误。就云南而筹之，北路通四川，曰滇川铁路；东路通广西，曰滇桂铁路；中路通湖南，曰滇湘铁路。就三路较之，尤以滇湘铁路为尤急，必有此路，而后内地可通也。言念及此，愚不得不披沥肝胆以敬告我国民曰：苟不破除省界，合群集势，同力共举，则决不能实行；不能实行，则决不能救云南；不能救云南，则不能救中国；不能救云南以救中国，则平日所谓爱国爱国者口头禅也，所谓同胞同胞者欺人语也，真爱国之国民岂如斯哉，岂如斯哉。今请深思其故再为我国民详言之，盍垂听焉。夫云南知识之不开，由教育不普及。教育不普及，由学堂之少。学堂之少，由边省僻远，风气难开，可为教员者少也。今欲多兴学堂以广教育，仅就云南而求教员，势必不足，则云南人宜广交通于各省以求教员，各省人亦宜热心教育于云南。此宜破除省界者一也。农工商矿之公司，非大资本不能举，非有绝大公司之力，则不能广辟利源自保利权。平时不能为经济之竞争，坐视外人吸我膏血，膏血竭而躯壳徒存，终亦必亡而已矣。有事则不能为兵饷之资助，兵饷竭而军事必败，亦必亡而已矣。然则云南宜广交通，集股于各省，各省亦宜助资本于云南，则公司可成，而实业可兴。此宜破除省界者二也。若夫地方自治团体，似无与夫各省之事。其实不然，盖云南之祸急矣，云南人当自思曰，凡我各省同胞中有才德学术可为师友者，则亲爱而师友之；热诚爱力可为兄弟者，则结构而兄弟之。同处艰难之时代，危亡之中国，生长于云南者偶然，生长于各省者亦偶然。异地而处，何莫非中国之土也。贵省敝省之客气话头，予实不愿出诸口。惟见一方有急，群起而救之，为义务之所当尽而已。

各省之人，何不可尽其能力于云南，又何嫌疑之有哉。云南之于各省，又何不可为骨肉手足，又何畛域之分哉。为人即所以为己，爱己尤必爱人。孔子泛爱，墨子兼爱，老氏以慈为宝，佛氏以慈作航。四大圣人之教宗，吾愿我同胞研究其义，而实行于今日，以救此危亡之局也。故予以为处此时势而不深思远虑，高掌远蹠，筹一救国之术，脚踏实地，徒卑卑然持省界之陋见者，不惟鼠目寸光，实为国民之蟊贼也。至若滇湘铁路不修，无论经济竞争、军事竞争必归劣败，云南终不能救。而滇湘铁路，滇黔湘三省首宜合股举办。倘三省之力不能胜任，则宜合南方十一行省之力而共行举办。此救云南第一策也。故曰，云南之存亡不在法人，实在我国民之救不救，我国民救不救，在省界之破不破，实行与不实行耳。引伸其义，若两广人破除省界而救云南，非救云南也，实救两广也；黔川人破除省界而救云南，亦非救云南也，实救四川贵州也。以至两湖、三江、闽、浙以及陕、甘、齐、豫、燕、晋等省，尝可以此为比例。一言以蔽之，云南者中国之云南，非仅政府与云南人之云南也，救云南者，实以救中国也。处破舟而遇风波，若徒知箱箧行李之可爱，而不求保险登岸之计，将舟之不存，载胥及溺而已，又何箱箧行李之有哉。殷鉴不远，观之东三省可也。思之思之。与其谋救于既亡之后，何如救之于未亡之前。愿我政府速救云南，愿我长官速救云南，愿我同胞中有才智者、有学术者、有力量者、有心有血者，共起而速救云南。

河口兵卒警察之腐败（五号）

本社调查员

河口督办黄河源，其属下之兵卒，素无规律，又常多缺额。统揭发于沪港各报，滇大吏置若罔闻。月间云南学生经过其地，目睹腐败状况，不胜愤激，诘黄以所属边防何其废弛至此。黄云大吏不加意整顿，咎非在我。学生又诘以所属士卒何不在营，代法人修路。黄云兵卒所领饷银不足敷用，故任彼佣工。又据学生查察，黄属下之兵卒实不满三分之二，且有者亦尽属佣工。其它兵房军械等情，尤腐败不堪寓目。而最可笑可哭者，则以年来滇民舆论沸腾，均以法人暗输军火

为讽刺。滇大吏不得已，粉饰外观，于河口设警察三十名，所发给皆属新式枪，警兵不加擦抹，多经腐臭。有以枪倒抬上肩者，有以枪倒挂在背者，所穿警兵衣服，杂乱而且破裂。观其形象，似人非人，似鬼非鬼。凡经其地者，无不以作笑噱。对面法属营伍，则整齐严肃，日夜操演，炮声隆隆。我边属之将兵，以烟枪和之，诚令人一见而笑不成声，继之以哭。

调查河口情形记（六号）

特派员　对镜狂呼客

余于二月初三乘早车抵老街，已夜七点钟矣。是日大雨，途中别无所见。况余又不惯乘火车，头眩眼花，竟日皆僵卧如死人。

初四日早五点半钟，余过河口，看中国警察兵，其形状装束，与省垣无异。兵皆戴黑色军帽，青洋缎操衣，上有红绣警察两字，赤足，持木棍往来行游。桥头则有二竹房，门口立警兵二，警署离桥头三十五步半，旁有一竹房，系管看犯人的，门口亦有一警兵守之。余绕至大街，路极窄，又极污秽，以彼界比之，真有天堂地狱之别。无怪乎每年瘟病流行，死人如麻。噫嘻，道路不修，沟浍不治，是死亡象也。其责何在，在副督办，——为河口之全权官。副督办而不理，孰能理者，余固不能为副督办恕。

街上离四十户、三十户皆设有玻璃路灯一罩，以照行人。灯悬于一木竿，竿头有小木棚以避风雨。至夜，每灯下有警兵一名，背旧式码子枪一支，腰围弹子卅枚站立。其枪皆锈坏不堪，造法亦极粗笨难用，且各警兵亦不知章程规矩，有与人闲谈者，有蹲地吸烟者，有半睡半醒者，有吃饮食者，状极丑恶。余见不能忍，即驰往警署晤警察长，询彼办事之方法。

警察长姓黎，名国英，广西人，系黄副督办的前哨哨官。年三十余，状甚雄。见余至，招待极殷。余即责彼警务之腐败，彼历陈其所以不得已之苦情于余。余闻而深叹之，兹录一节如下。

黎云，这里办警察的原因，适因去年三十一条居罗，洋人暗运枪弹失事故，副督办恐将来弄出事来，难担这个担儿。且河口为直接交

界地，洋人界既有警察，我们中国界也应该有。于是便上了两叩禀，都未奉批，后来无法，又去禀关道，关道批下来准办，又不发款项，又不发章程，又不批如何办法。副督办接了这公事，便拨一哨兵，教兄弟去办。兄弟是并未进过学堂，并未见过警察章程，教兄弟如何办呢。只得过洋人界去看他们如何办法。看了三日，方才过来开办，所以杂乱无章的。但初办的时候，兄弟发令，凡洋人过界，无论何物都要开看，然后放行。若有禁物，即行扣留。这也不是兄弟薄待外人，兄弟也是学他搜查我们中国人过界的办法。办了四五日，起初那些洋人还倔强胡闹，后来见兄弟以死力相抗，彼才服我警察权限。有一日，有一洋人骑着马，背着洋枪，围着弹子，冲过桥来，被兄弟令四五个兵将他挡住，硬拖下马来，将他的枪马一并扣留。那洋人不服，便教通事对兄弟说，他是打猎，为甚要禁止他。兄弟说打猎不打猎，我不禁他，这枪弹是过界的禁物，我有权限可以禁止呢。若他说不是禁物，为甚么我们中国人过他们那边，带手枪都要禁，又是甚原故。那洋人不服，一定要过去，被兄弟命四五名兵，连马带人推过界去。从此连打猎的也不敢过来。谁知不上十日，洋人被兄弟禁急了，他便打电到督抚处，说我们薄待他们。洋务局便打过电来给副督办，申饬兄弟，以后不准薄待外人，凡洋人所有过界物件，一律不准开验。即有放〔被〕禁物件，自有税关查出，不与警察干涉。唉，阁下想想这个要害地方，全要靠警察搜查那过界物件。那税关上的帮办，又是他们法国人，他们本国人自然关照本国人，纵有放〔被〕禁对象，他们还肯察出来吗。若是他们有实力查验，也不致于去年在三十余条居罗把枪弹打破方才知道了。自从接了这个电饬后，那洋人遂不服我警察，各项物件任意带过来。兄弟只是气得哑口无言，去与副督办商量，副督办也无法。阁下此次下来甚好，务望阁下回去，与诸君商酌，电禀总督，务要将这河口警察振顿起来，方不致大权旁落，并乞派一熟习警务之人到来，方不致贻笑外人。警察权关乎存亡，想阁下早知道了。

黄河源之兵，共二百五十名，分对〔汛〕凡五处，每处三十名。住河口尚有一百名，实不过每对二十五人。而住河口才四五十人而已。适彼往蒙自，未得会。

岑管带之兵，一营共二百五十人，实不过一百人。岑自云系随岑襄勤出关，至河口已数十年。襄勤公在时，兵饷尚足，如今实是使兵卒受苦，每人每月得饷三两，折下来只得四元。每人每月要三元的米银，下剩一元，连买盐柴都不敷。所以兵士们不得不打柴做工为生。他们连他们的衣食尚且不能保，安能冲锋打仗，替国出力。余闻是言，余思我孔子之言曰，足食足兵。法国拿破仑自夸于众曰，某法国之兵，不缺一钮，以此向敌，何敌不克。法战术家有曰，凡国家养士卒，必于平时丰衣足食，事事优待，到临战地，方得其死力。又去岁日本陆军大尉某，至州内游历，晤法陆军参谋部某员，问州内各兵士衣食如何，某参谋称为知兵之佳大尉。呜乎，以欧洲日本的兵士，自初即受教育，有爱国心，尚且于衣食二字如此郑重，何况素称无赖，形同野蛮者。夫黄某、岑某二竖子耳，不足受知兵责。而素称统属文武者，亦竟不识一个兵字，仅知文武分骑马坐轿两途，思之实可恨可杀。即谓云南无款可筹，兵士之薄饷亦无可奈何。余又不知每年加盐加粮的巨款，留作何用。而谋滇者，又素不尽〔进〕一词，岂其不要云南耶，悲哉。以河口直接重要边防地，而仅驻兵五百人，且又到处瓜分，黄岑又从中私吞，实只三百多人。而法人仅隔一桥，即驻兵二中队。红河对岸，有六大营房，每营可驻三四百人。而富流出老街三车站在法界又驻兵二中队，特他出老街五又有三四个联队。合计不下数千人。彼之边界日见增兵，我之边界日见减数，为法人者，岂能惜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舍我云南而不取哉。呜乎，贻误我云南边防者黄岑之罪也，而实非黄岑之罪，乃历任之狗奴督抚也。余安得昆吾剑，断尽仇人头。

对山顶之炮台，此炮台有两条路可上，一在副督办衙左侧，一在铁路经过之右侧，余皆陡坡峭壁，不可攀登。路极曲折，凡十余息始至，历时一点钟，以脚步计，有中国五里余由山足至顶。炮台作半月形，内有兵房四间，官厅一间，皆以竹编成之，极陋。周围堡墙皆倒塌，内复围短竹墙。官厅之左侧，即炮台哨楼，右侧即安置大炮所。哨官一名，姓赵已往南溪办公未回，兵五十人，实只十六七人。旧式大炮二门，中炮三门。房地直长一百迈当，横宽七十五迈当，正面七十八迈当。登台能望十余里，远观之，凡老街一带，一鸡一犬，皆历历

在目；法人营垒之动静，亦历历可数，是诚最占形势者也。此地若有精兵精炮守之，即有战事，而炮弹所至，保胜一带无噍类矣。一老兵云，此炮台岑宫保出关时筑的。离此十里，尚有两个，今皆倒塌，惟此独存。宫保活的时候，时常命人修补，到宫保死后，便无人料理，任他倒塌。也怪，我们中国官说他不要紧，偏偏洋人同我们宫保一样，看他如同宝贝，去年常常有五画官三画官来此照像画图，来时都是副督办的兵奉命领上来。说着又扯余至路边指山下小路侧一屋示余道，自画图的去后，洋人便在此修个房屋，把此路塞住，你道可怕不可怕。余听罢，即刻由右边小路下至洋人住房窥探，见内有一三画官，用测量器测量宝胜山形。余即隐身竹林，未为彼见，历时数分钟，彼进内屋，余始逡巡下山。

次日早，余借得马一匹，枪一支，弹子十数颗，独自由对山小路，跨过两个山头，而得已倒塌之二炮台遗址。地势亦极占形胜。复由小路驰至山背，进四十余里，得一大村曰西卫。居民八十余户，皆从前出关的兵士，不愿归滇聚而成村者。至五点半钟，余始归，归则七点钟矣。余连夜绘草图三，至次晨乘早车回河内。余共留河两日也。再弹压委员陈鹏，安徽人，贪污卑劣，大拂商情，种种恶劣，难以枚举，现河口众商已公禀关道矣。

记兴禄事略（录丁未二月初九日上海《中外日报》）（六号）

云南近十余年来，内政、外交、军事俱腐滥失败，横成危局，亡在旦夕。虽由历任各督抚如崧锡帅蕃、魏午帅光焘、黄槐森中丞、李仲帅经羲、丁循帅振铎诸公酝酿而成，而实则以兴禄为祸患之导线也。兴久宦云南（兴目不识丁，贪谄卑污，前经御史文悌奏参在案），最占优势，屡握重权。其始乃以一知州到滇，补武定直隶州知州。刻酷贪暴，无所不至。及今该地人民传说，无不头痛肉颤者。略举一二以实之。如加拉务地丁一事（按拉务地丁名目，非条粮正额，实先年土目凤氏于此荒山树寨收作祭祀之费）。兴援凤氏例，倍征此项粮款。于光绪甲申乙酉两年，经武定禄劝元谋三州县绅士段文藻等，具控省城督抚各宪。兴禄惧之，即将此款解缴上省，遂恃之如意加收。并将

段绅收押，以妄控官长为辞，定罪革衿监禁至三年之久。段绅因公触兴，不惟家产荡尽，且死于监狱中，亦云惨矣。此其一件也。又于是年有州庠廪生张大川与该邻私斗之事（张大川乃武定州巨富，曾办铜产，兴素餍之），兴禄遂加以叛逆谋反之名，详省请剿，借此歼其人，抄掳其财产，犹为未足，并纳其妻为私妾，至兴升广南府时始放归。此武定州三尺童蒙无人不知其冤者。此其又一事也。举此即见兴禄做州县时代之一斑矣。迨崧锡帅督滇，兴上省拜年，得周□□之力，与前已革广西提督黄呈祥，同通贿赂于崧帅之五少大人。（此五少大人，系崧帅之女公子，崧帅无子，此女至十七八岁犹以女扮男装呼少大人云。时崧少大人以镀金盆洗面，而兴禄与黄呈祥迎合其意，各制一珠镶真金脸盆进呈。此无论官民皆知之，皆能道之，且制此面盆之匠人，及今尚在也。）崧帅以此之故，连折密保。又适滇藩岑毓宝方伯被物议，奉廷旨查办。崧帅明饬臬司汤小秋及云南府会同广南府兴禄密查，实则暗受意于汤兴两人，以是汤兴构成其诬，查复据奏，岑藩罢职。于是兴禄不数月而首府、而道、而臬司，兼总办洋务局、机器局、电报局，会办营务处、善后处，全省一切事柄，概归其掌握中矣。文官放一州县缺或委一差事，武官放一副参游缺及委一管带营弁，无不走兴禄之门路。即英法人要求滇省何种之权利，亦惟于兴门出入。滇中遂有“坐着的崧总督，站着的兴总督”云云。滇事之废弛败坏，实基于此。其办洋务局不谙外交为何物，在先年一般官场，固属普通，本无足多责。惟最可怪者，与驻滇法领事□□□结亲家，与□□连义兄弟，又与英领事□□通兰谱，此诚各省之所仅见者也。至挪移分蚀善后局款项十余万，私吞机器局款项八九万，与西南两防及省防之统领管带分肥押［扣］冒之饷额，每月约七八千两，俱属有确实之证据可按者也。

于是传闻京师，人言啧啧。经御史文悌据实奏参，兴竟革职。乃复夤缘崧锡帅，并哀求方领事，盘踞滇中，恃法人为护符，借案开复。至丁循帅督滇，兴禄又居然盐法道而迤东道，又以迤东道而兼洋务局、机器局、电报局数差之总办矣。凡法人之所欲图谋云南者，无不为之援引。其最著者，莫如铁路约、矿产约、路工约、材木约，云南之陆军教习除法国人外不得聘他国人之约等等，无一不足以致云南

之死命。又如代法人请准丁循帅于蒙自老开之路未竣工之前，先允法人将省城蒙自间之草路分段开辟。措词谓此路逐段兴工，得早完竣一日，则云南之交涉得少牵延一日。以故法人得于滇越铁路同时分段兴工之权。再如法人于滇越铁路上招募工人，百端苛虐，惨死者沿铁路皆是，故工人皆相戒不前。兴禄为之札令地方官出派民役，按户抽丁，代其筑路；每州县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路费工食，皆由民间摊派，地方官又从而剥蚀之。去岁三月有楚雄府及广通县学生目击地方官摊派之苛扰，民间赴役之惨无人理，又以云南之路滇人不得自筑，而许送法人，既已许送法人，而又派滇民代筑，滇尚不亡而即如是，咸奔诉于高等学堂总理某臬司。乃该总理畏兴禄如虎，而惟恐一触其怒，即难一日保其禄位，不惟不理，反禁制学生，不准嚣张。盖该臬司性情疲极，遇事敷衍，虽不与兴禄狼狈为奸，而亦患得患失，置国计民生于脑后者也。故办理滇省学堂已四年，亦日见腐败。云南官场，全盘如是，曷胜浩叹。真所谓暗无天日者也。前滇抚林赞帅素恶兴禄之为人，又因查实其侵吞机器局巨款，并所制一切军火枪弹子药无一堪适其应用，已拟具折奏参。适某署藩司知滇抚将即裁撤，不必仰承其意，知兴禄为丁循帅之所喜，极力为之排解，丁循帅亦极力保护，助其与林赞帅抵抗。林赞帅复因交卸去滇，事遂中止。论者谓疾恶如仇，为民除毒，岂他人之所能抗阻者。见不善而不能退，不能不为林赞帅惜也。丁循帅甘心庇护奸小与林赞帅抗，尚得谓之有心肝者哉。

丁循帅之军政、吏治、外交陷云南于危亡不可收拾，已为世所公认。而其清洁一节，人尚不甚非议之，惟不解其独受一钻营奔竞目不识丁之兴禄之蒙蔽特甚。再三探查，始知兴禄之奸巧，而见丁循帅之庸髦。盖兴禄知丁循帅之尚不纳贿也，不以贿赂直接于丁，而暗以贿赂按月馈送其前后左右及幕府中人，凡门役跟丁以及婢媪，盖无不得兴禄之贿赂者。丁循帅尚复以察察为明，寄耳目于其前后左右，而其前后左右亦遂利用之，于是誉兴禄之言满耳矣。兴禄贿丁之前后左右者也，皆电报局司事蒋□□及李□□等为之过付。（蒋□□者系四川天主教堂之一无赖教民也，最习法语，在滇省电报局管帐。因善与各衙门之跟丁仆媪相结纳，遂为兴禄所信用，盘踞电报局中，凡出入款

项，任其侵吞。今已拥巨资，报捐知府，在滇禀到，仍行把持电报局事务。李□□系兴禄幕友，后兴为之捐官，遂荐入督署幕中，旋补白井石膏井提举，已到任二年，兴又调李到省勷办洋务。现兴以办洋务出力，得保头品顶戴，李保知府。）蒋李等粗鄙奸污，稍有识者一见即知其人，兴禄与之臭味相同，亦固其所。独不解丁循帅亦委用之褒奖之，真有匪夷所思者。丁循帅为兴禄所蒙蔽，凡与英法外交，无不为虎作伥，贻误滇局。向只怪丁循帅之庸髦，现经亲友调查，又知其中更有一大原因在焉。兴禄之得开复原官，且由道而臬、而黔藩、而护抚，固借重法领事方苏雅之力，丁循帅之奏保，而亦恃其胞侄某部郎中丰立之其人者，在京为之运动，通达贿赂之所致。且丁循帅及现任滇藩□□□，因临安厂匪周云祥之乱奏报不实，被人参劾，兴禄为函密嘱其侄，百计为丁循帅弥缝，费资四万两，丁循帅因此与兴禄有固结不解之缘矣。丁督真每下愈况哉，恃小人为爪牙，庸字不足以蔽其辜矣。兴禄贻误丁循帅，以贻误云南有将亡于英法之现象者，其罪可擢发数耶。今虽去滇调黔，然贵州独非中国土乎，岂肯以祸滇者再听其祸黔。爰抉其事略，白诸当道，并普告国人，俾知云南日趋危亡，将万劫不复者，虽由崧、魏、黄、李、丁各督抚为阶之厉，实则以兴禄为一祸患之导线也。

永郡官绅之怪现状（丁未三月初一日到着）（六号）

本省西路通信员

呜呼，永腾外界之危险，日紧一日，而内界之溃滥，日甚一日。接到此函，诚有不堪卒读者。茫茫澜路，其将如何归束乎，敢亟登录之。雪生识

（前略）腾越于正月十三日烧去铺店七十余间，由五保街至六保街，就中所失资财不下七八十万之谱，抑亦浩劫矣。我商民何不幸而遭此厄，痛甚。永府头班师范传习生，已于十二月初六日毕事。各生程度优志趣远者，固有其人，而无热力无勇气者，实参大半，恐将来无甚好效果也。（中略）教员讲习会、体育会，二者已成幻梦，毫无影响。国民演说会幸得青年之有血有泪者多人经营其中，捐除一切，

力任万难，尚可以撑持，然亦有半明半灭之趋势。每念及此，既自惭而又自愤，无一端之可以自解。将来能否可续，已在不可知之数。虽然，此不过自治之事，良否尚可望改良。而外人之逆击横袭，更觉日迫一日。近腾永大理一带铁路，英人动用威逼手段，或造布谣言，谓迤西人愿与之同修也。滇督若不允合办，当以兵力自卫之而自测勘，而自继续兴工等云云。不肖曾与永府同志电省达督署请其阻止矣。及昨则英人果已带有勘路之随员及印度兵多人来腾，又由腾来永昌矣。丁总办（彦）之对付如何，未之闻也，腾关道（关以镛）之阻止如何，未之见也。此二道者，虽一属官一属绅，而其同一之性质，则无官绅之判，想早为诸公所熟闻矣。窃料将来必无好结果当亦不至大差。而合府之绅商士民，则皆付之于不问不闻，绝无一知其危害祸患者。庸愚人则曰，已投服洋人矣，遍处皆此情形，匪口舌所能解说。所谓此急欲死，彼安自若，悲哉。诸公恸心桑梓，以此路系全滇存亡，禀电纷驰，死力争阻，并日筹自办各方法，无时或已。闻此恶音，当又不知如何忧愤也。即日函寸君开泰，谓此事究竟作何对付，尚未有以报我。总之不能有好消息也。后如何当飞函奉闻，以求诸公之疾呼救援。（中略）专制政体之下，一事不能做，一言不能说，虽由我人民主动之力弱，而腐败该杀之官场实有以致此。以小者言之，腐败之徒，如保山县韩某之言曰："学生叫嚣狂躁，为中国政界大弊，不论京师与各省，皆已痛恨极矣。人有子弟，何苦要使之为今之学堂之学生。又恸惜八股楷书，为取士最要者，奈何废弃"云云。其到任以来，审理诉讼，无论原被干证，辄纵容丁役极意勒索。每案一人差费不下三四十两，或七八十两不等。有不愿出者，夜间始审讯，将原被俱封闭衙内，听该差役等任意凌虐，甚至以非刑敲打。贫穷不能出者，即将其老锁班房。为合郡所目睹，士民所共忿者。保山果何辜遇此辈耶。新任腾越厅丞龙某，其大致亦如之。其特色之言则曰："我行年七十，犹强健如壮年，安用体操耶；学堂内之体操，真是无味的笑话。体操如是之无用，其它之学科可类推矣。"卒业师范传习生回腾谒之，则曰："椅凳少，可以立而言。"有一生暂坐下，则叱之曰："我为尔之父母官，可以坐，汝等虽是学生，仍是子民，宜立而言"云云。诸生之对语如何，尚未得详。似此腐朽自是之见，专制奴隶轻

视人民之性行，真宜碎其头而挖其舌。到处传语，诸生羞否不可知，不肖则为之羞欲死矣。彼初到腾即如是，其于将来之学界及民气摧灭阻塞，料必与前任叶如桐如出一辙无可疑也。呜呼，腾越何不幸而再遇此聋聩耶。又如关道关某之劣迹，有非一言所能尽，请条分缕举之。（一）到任以来，即违背关章，加色征收，以图沾润。查关章每公估白银一两，加二色五兑收，关道加三色征收，业经出示，被英人聂税务司及奥领事指责，函牍交驳，竟收回示谕，玷辱国体孰甚。（二）一切边案积压累累，英人借为口实，常照会曰，若滇省不能办理，缅政府愿以兵力代治。噫，长此以往，英人进兵代治之实行期恐不远矣。（三）不理词讼，南甸大厂塌死伤五十余命之重案，任听属员贪赃枉法，左袒弥缝，致令此案至今尚无着落。（四）不能督率属下审理民事，积案百余起，腾永之民，难受其抑屈勒挨，竟至赴诉于英领事及税务司之门。而英领事及税务司亦接阅呈词，大事则干涉挟制，小事则审理裁判，居然一英国之民事厅矣。英领事之幕友韩某，亦代我民人分析家产，如王日广、尹起清等案，即证据也。（五）事权旁落，一切署内公务，皆交门丁李喜。李性贪残，以门房作市场，以故腾越诸无耻劣绅奔走勾结其门，动辄借故横敲飞诈，我民诚有不堪其苦痛矣。（六）与前驻腾英领事烈敦有至密交情，烈敦死于腾地，被其妇人邀关于署内，当面詈辱，尽数其隐情。噫，以监司大员而遭外人妇女之丑诋，国体安在也。（七）月计支领关务亲兵四十名，薪饷一百六十八两营务处亲兵四十名，薪饷一百六十八两二共亲兵八十名，薪饷三百三十六两。该衙亲兵，实数仅有十二三人或十五六人，计全年冒押（扣）薪饷二千四五百两，以饱宦囊。不肖按此种款项，以一道员每年縻费二三千金。即使此兵额充足，当此时代，尚要此环球万国所无，自行骄大以惹人笑之无味仪从乎。况其尽属肥腰包之物。若以全滇提镇、副将、统领、管带、藩臬、道府之亲兵计算，每年支领饷额不下十余万。英法谋滇，如悬岩转石，亡在旦暮。练兵兴学，需款甚急，能裁提此款以充练兵兴学经费，亦未始无涓滴之补助也。（八）报销修建关道衙署费，经省城善后局核准一万四千两，然实包与工头张某承修银一万三千两，发银时作九折算，合实银一万一千七百两，计共吞没银二千三百两。经识者照公道估勘，不过值银六千余

两。（九）有缉私委员刘万青，拿获贩卖缅盐之商人蒋绍风，解交防营哨弁商镇邦。商乃腾越镇李宝书之姑少爷，得贿三百金，将蒋释放。刘闻之，禀告叶丞，事发，李镇恐贻累于己，将得贿释放之事推卸于正哨弁锺万潮，并诬刘亦得贿银七十两，解道审讯。关某不辩黑白，以毫无供证之事，禀拟刘锺两人各监禁十年，商则逍遥事外。腾民无不知其冤者。以上等等，属关某一人之事实，其他与腾越镇李宝书共同之一件，真令人气绝欲死也。腾越素有保商绥边两营，设于蛮允及古里戈一带，为保卫商人、迎送洋差、办理边案之用。前管带马武相已死，接其事者，为把总张品高。张素以逢迎洋人见长，此次马死后，张以八百余金贿关。李利得其贿，助会衔放张为两营管带。张既接事，克押〔扣〕兵饷，乃彼下本钱于先，必收利息于后，固属常事，何庸多怪。且西防各营，大半皆以押［扣］粮冒饷著名，又何庸多怪。惟向英领事奥太蔚称宪台大人，或称领事宪台大人，其禀电中常写仰沾宪恩，自称标下张品高跪禀。闻电报局以彼来电谬妄若是，已陈明镇道令其更改。关李云被其职乃应称者，又何足怪云云。吁，如斯营官，如斯镇道，直是一群洋奴，一群大英国的顺民，非中国官吏矣。吾其如此洋奴何。上所列举，为官场死溃之一斑。而关于我民者，如日日运银付缅，无一刻停止。迤西一带市面穷荒，已大著其象。此皆由无抵制之法、无爱国之心、无开通之知识之故。虽责之亦不能晓然，即有知者仍故犯之而不讳，然此莫如腾越人为尤甚。至奔走控诉于英领事之门，图借以为伸冤雪愤者，有人以顾恤国权责之，稍过激则曰，投洋人便投洋人，谁又奈我何；其他则曰，洋人之好处，总胜汉官，生命财产，皆所赐也。即此以观，是其心全死矣。语云哀莫大于心死，腾越其先亡矣。夫统此数端而论，在诸公或以为当不至是。殊不知此数端之因果，全是外人殖民地之住民性质所习染而来，几相忘于不觉矣。腾越之绅士如封□□、革□□、李生道，保山之绅士如魏、赵、李等，皆大肆狐威，恬官虐民，吞公肥己，无恶不作，地方之受其害者不知凡几。今虽家皆小康，然一言其名，则路人皆指矣。因诸般之恶险现象，略举报告，聊当新闻。实则望诸公早早回国，设法挽救。迟则诸公之学成，诸公之家乡已为他人卖矣，已为他人断送矣。（下略）

浪穹最近之怪现状（六号）

合邑学界报告

浪邑僻处滇西，民气脆弱，风俗朴厚，畏敬强权，胆若鼷鼠。不肖官绅，知其易与，遂于民之一切生计，恣意朘削而毫无顾忌。时至今日，公理发明，学界观之，忍无可忍。于是二三同志，倡于省垣，而地方父老，群起响应，甚至妇人孺子，亦乐为奔走効命。咸欲食彼强权之肉，寝彼强权之皮。是虽由该强权之恶孽隐恨于人也深，故敌之者众，然不可谓非民气之发达也。乃滇中大吏，见学界之势力将有妨于一己之权利也，思欲有以制之。乃先试逞毒锋于我浪邑，于是颠之簸之，摧挫之，遏抑之，必使我浪邑之人力为之屈、口为之噤而后已。呜呼，是不尚忍言乎哉。有拔贡赵鲸者，邑之虎而冠者也，具狼豕之心，工狐媚之术。早岁曾有逼死继母之事，其遇继母之子女最刻，乡里咸贱恶之。后以关节，食饩举拔，遂高扬其同姓赵时俊之旗帜，而趋承于官长间。有署浪穹县事周沆者，受赵鲸之一二孝敬，遂宠嬖之，任以邑事。鲸复结纳其【门】丁皂卒、六房胥吏，使于周前张扬其声誉，以固其根据，于是周宠之弗衰。及卸事，复荐托于后任房星东。房昏庸务得，不辨丹素，一任鲸之大抟大嚼，作福作威，而亦不过问。惟稍分润其余，即以为自得。不知地方之脂膏、小民之生活已搜括不堪言状矣。及房卸篆后，接署者为吴昌祀。此人蜀中之市侩，滇省之猾吏也。所到之处，以次子某为搜财物，劫财之计，无孔不入，己则佯若不知，高谈清慎勤三字。复接引一二劣绅，以宣扬其名誉，故上官有误信之者。及到浪，赵鲸越境往接，遂一见如故，莫逆于心。陈相见许行而大悦。臭味相投，无怪其然。于是浪邑之团保局也、蚕桑局也、学堂收支也、管学也，无不一一委之。鲸复援引其同类杨中润，以作其傀儡，日则张宴乐于学堂，夜则相争逐于衙署。所谓南山虎、长桥蛟，并此已成三害，而吾民则从此疲于奔命矣。嗟乎，浪色生计困乏，百倍于前，即休养十年，亦难培其元气。矧复官绅联合，共利分肥，搜括诛求，名目百出。哀我下邑，其何以堪。事之小者不具论，请言其大者。浪邑公款以学租为大宗，盖组合无数小

公款而成者。每年出息，不下四千余金，而堂中常年支款不过千余金。因学生甚少，且皆自备伙食。乃官则昂价出卖常平积谷之储，复半价向学堂收买租谷，在官即以为搜利之端，而在绅即以为借花献佛。于是私相授受，互为隐讳。举办学堂至数年之久，未尝一集绅众清算账目，亦未尝列表报册，惟听该官绅日日言学堂亏欠，百计向佃户僧侣诛求。每岁收支下乡索贿，以拨佃为名，致令各佃户典衣质物，以供欲壑。尤可讶者，去岁浪邑水灾，一望阡亩，尽为泽国。乃官绅借报赈为名，以邀誉于民庶。其实受灾各户未沾实惠，所得者大都皆赵鲸之亲朋，或相识而来乞怜者。该官绅又复捏报灾户数百，以共相分肥，余用作万民衣伞，德政碑牌，以自夸名誉。而学堂受灾各佃户，不惟不得赈银，其应纳租谷亦且颗粒不免，反加三重收。因佃户受灾，不能早完租谷，故该官绅设有规则，谓迟纳一月即加收银一钱，迟纳数月，以此递增。差役日日严摧，佃户为之流离逃徙，或变产鬻子，以输追比。衙中每日锒铛匍伏者数十辈，皆佃户灾之不能完纳者。真是睹之惨目，言之伤心，而官绅则巍巍然踞坐堂上，肆口骂诸佃户之无人心。嗟乎，是孰无人心者哉！又乙巳年十月，考试已停，而该官绅巧立名目，借口考选学生，调集士子数百，每场每人索亲供钱二百五十文，买卷钱二百文。考试五场，所得卷金数百。复令学堂拿出卷金五十金，尽归中饱。无耻搜求，一至于此，他可知矣。邑之人见其种种凌虐，无不疾首痛心，欲划以刃，然皆畏其积威，不敢轻发。而我留省二三同志，引为己责，乃向各大吏递禀，请为查究。继批饬大理府查办，而大理府一木偶耳，心无所主，一任属吏之播弄而不敢言，其庸劣实为我七属人所公认，非浪穹一邑之私言也。既而札委邓川州曾广闾往查，而曾广闾者，吴昌祀之兰友也。到浪毫无建白，在署间三日而去。去时诸父老子弟拦舆而诉者数百，询其到浪查办之如何。彼囫囵数语，不顾而去。诸父老知不可与为，复到府另请委查办，而府官复委曾往，其不理如前，惟云民间积怨太重，卑职实不敢轻发议论也。后父老寄信到省，我同人乃力请上宪提讯。其时吴昌祀已卸浪穹事，接任者为王裕承。王实缺也，恐此事一直，则于彼将来亦有不利，且因赵鲸行贿数百，乃力为袒护之。至五月系丙午年，督宪批准提省，行文至浪，饬令解赵鲸之同事杨中润李中培来省究质。王令乃

大反厥旨，盛张威福，出票严拿在籍出名各绅。每家派差役数名催守，令俱到案，并喻之云，如不能到省者，须速递悔词。幸此次在籍同人，团体固结，毫不为动，大有愈激愈厉之势。乃公举某绅来省抵案。及到谳局，承审各官都欲作和平了事，毫不惩罚，仅令赵鲸等赔偿数年管公薪水，而一切学款赈款均不追究。经同人再三抵制，始令清算学款。而学款中之敲搕浮收，半价卖谷入官诸证据，又皆置为不理。惟算出不应开支一百余金，即勒令具结，赈款一案，云另为行查。同人概不承认，复向各宪禀呈，另行请委查办。而承审各官遂以同人违断禀复，请将全案发还本籍。于是丁督盛怒，立即将各学堂浪邑学生开除，勒令回籍了案。而浪邑学案从此遂沉沦于冤海矣。

夫我同人轰轰烈烈与贼官劣绅相搏战，而结果乃如是者，实因冲突剧烈之时，而吴昌祀来省运动耳。吴奸险诡谲，巧于逢迎，丁督自收为门下士，诸事多倚任之。浪邑学案之起，各委员及承审官相率怀此私见，仰承意旨，故均欲以保全赵鲸等以保全吴令，即不啻保全丁督之局面，所谓爱屋而及于乌也。所以裁判对于一切质证，皆见若未见，闻若未闻，甚至令周沅、房星东两任到案互质，以其言为决断。夫周、房赵鲸之私人也，且是案中彼皆有赃款应赔，夫岂自供其实，以触藩篱者。承审官宁不知之，不过借此以相难我同人耳。于是城狐社鼠，有所凭依，我辈即勇若贲育，辩等仪秦，亦将无所用其力矣。

今日浪邑学案之挫败，夫何至于此极。度大吏之意，盖欲借浪邑一案，而缄全滇学界之口也。夫近来贪吏劣绅不敢大肆吞嚼而稍知顾忌者，恐地方学界之议其后耳。今若此，吾滇之前途尚堪问哉。眼看诸魑魅白昼骄人行。后顾茫茫，患将何极。同人不力，波及全滇，捣彼蜂巢，使遍噬毒，获罪深矣，我同胞其恕之谅之。

滇在边徼，君门万里。贼官劣绅，为所欲为，地方之黑暗直百倍于各省。浪邑此案，实吾滇学界与民贼搏战之先锋也。夫滇吏之贪酷，岂止一吴昌祀，滇绅之恶劣，岂止一赵鲸，前乎此或与此同时者，几不知其若干辈。其贪酷胜于吴昌祀，恶劣胜于赵鲸者，亦不知其若干辈。我一千数百万同胞之蓄怨含愤，欲与此辈决战者，更不知其若干辈。民心一发，不可遏抑。浪邑学界，虽失败于前，吾决料我

同胞之必不溃阻于后也。且浪邑学界尝有言曰："同人久定百年志，不杀民贼誓不休。"吁，二十世纪之滇学界，不当如是耶。吾愿我海内外同胞皆三复此言，吾更愿滇吏之贪酷如吴昌祀、滇绅之恶劣如赵鲸者，皆三思此言。　　　　　任生附识

边吏贪劣（六号）

而　非

现任永北直隶厅黄毓崧，真贪吏也。历任各处，贪名素著。前任某县，私吞钱粮，去岁为某县人入政府具控。此事原应参革，然得孔方兄之力，制军为之弥缝，是以得任永北。应宜痛改前非，不意有甚焉，专于永北，贿赂公行。凡具讼者，不问理之曲直，只论钱之多寡。民之受其虐者不堪屈指，今指一二为证。前有民人谭克俊与土棍高国臣为钱争斗，土棍高国臣邀及土豪高名扬等数十人将谭克俊非刑吊打，割去脚筋。俊胞兄闻之，即至署叩冤。土豪高名扬等自知所行非法，又知黄吏素贪，即请土司高长钦入署通贿一百金。而黄吏反将谭克俊兄弟责打数百，加以多事迫令具结了息。呜呼，是可忍孰不可忍。又有土司高长钦霸占民人关卫祚之田六七十亩，其田原系高长钦之祖所卖，已折粮税契，关姓亦有前地方官印册。今高长钦因与贪吏通贿往来，又有拜门之说，是以假其威力，强霸关姓之田。关姓具控在案。贪吏受高长钦之贿，亦自有素，即将此田断归高长钦，偿银千金，迫令关姓具结。关姓因思此田无取赎之理，又况原价二千金，今只得一千，是以未应从。贪吏即将关姓责打押卡，闻此事已上控。又永北黑彝抢劫名已素著，上宪亦知之，然亦视地方官之作为。今有三川约民人入山采樵，被黑彝所劫，即归报团首，团首即帅团兵数十名入山追捕，获彝匪一名，人民皆相庆，于是送官究治。然诸彝虽为贼，其家甚富，故永抢劫屡有赔和之事。贼既被获，伊自知不能望生，遂设计送银二百金入署，黄吏喜之，将此贼开放。团首闻之，上禀求办，而贪吏黄反谓团首诬良为盗，责押差楼。嗟呼，人赃两获而犹放之，其助贼殃民，真无天日矣。

滇人痛泪（六号）

而　非

云南通省各学校，皆民间于田盐项中抽加巨款，或由郡邑膏火宾兴寺观公租等费组织而成，无一可称为官立者。不肖官吏，乃更借此而罔利染指焉。其款之巨者，一为盐斤加价，庚子之变，绅民亟筹兴办团练，自相保卫，乃议盐价每斤加钱十文，年约得六十余万两。一为田户粮票三项：一系积谷，每升粮纳钱二文，年发交各属买谷存储，为备荒之用。一系团款，亦系于庚子年办团保卫，议每升粮纳钱三文，合并盐斤加价，作为各属团练之费。一系夫马，咸同军兴平定之后，云南官吏之役使滇民，供应夫马，威迫势虐，不如犬羊，惨无人理，不特环球所未闻，抑亦直省未经有者。光绪八年前总督岑襄勤公及前巡抚唐公炯先后奏罢之，饬地方另筹经费备存，遇征伐运输用款募夫办理，曾议由每升粮纳钱三文。统计粮票三项，共约纳银四十余万两。近数年来，团练团防积谷一律停止，夫马亦无事需用。而盐价粮票一例加收征纳如故，所经收纳各款，尽数提省，皆称以之办学。惟查所办之省垣各学堂，开支薪修及学生伙食，外省客籍官幕子弟就学者，不惟不纳学费，且用滇民公款供应伙食。官吏尚日詈滇士，他省能忍受乎。及一切工食书器杂费，暨分送中外各地各留学生经费，外省随官子弟游学者，亦一例以滇民公款供应经费。滇人之淳厚若此，他省能及乎。各等款数目，统查年需最多不过二十余万两，其余作何了销，滇人无知之者。在愚蒙所最深切痛恨者，滇中官吏，日朘滇民，日蚀滇财，手握滇民之亿兆巨款，而于滇民切盼急需迫不及待之事，反置而不理。派送实业、师范、陆军、法政等留学生出洋一事，不亟选送而反靳之。学堂日有乏才之叹，不多定厚修，远地聘求良师，广设学堂，亟速豫备师范，以储教习之选。一味因循误时，致通省学堂，难期成效。其尤悖谬者，丁督通饬学堂监督一席，不准聘用本省之人，只可以地方官兼充。监督宜住堂坐监，地方官能住堂乎。警察一事，为治安第一要件，各直省郡县莫不举办，独吾滇阙如。以上数端，以巧借名目所括敛之每项各巨款办理之，有余无不足。即警察一事用费较多，名正言顺，无妨将田

粮票钱之积谷二文、团费三文两项，划归各属，定为常年经费基础。余不敷者，可由房铺及其它有利息之产摊捐。盖云南极穷省分，我滇人既于赋税课厘正供之外，竭脂罄髓，筹此巨款，以求地方公益，讵更容此等丧心昧良、贪劣无耻之官吏，销蚀而俵分之。此凡有心者，所当切齿痛心，诘问力争，干涉概算，要求将前项各事统归地方自办者也。

云南之民气（七号）

崇　实

夫欧洲民气之伸张，民力之发达，不过百余年间事耳。然用之以纵横世界，震荡全球，亦游刃而有余。虽然，彼之势力所能及者，必其国之民气已衰，民力已弱者也。而不然若日本者，若菲律宾，若德郎士哇儿，激国耻而倡大义，机捩一动，万弩齐鸣，何尝不挫列强之锋，而折列强之气。滇人乎，滇人乎，其犹有争自存之心乎，则请磨砺其勇气，以造国魂，庶生机或有望也。夫国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国民有自主之权，国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民气之常伸、民力之常厚也。求所以能伸其气厚其力者，必有历万难不足以阻之、遭万劫不足以挫之之一种精神以贯乎其间也。而求其所以有此独立不拔之精神，又在乎善于养、善于炼，坚忍以成。而回顾之我滇人，置理乱于不闻，惟喜事之名是避，而日销月铄，发扬蹈厉之气荡然矣。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处此弱肉强食之世界，足以自戕种类、自亡家国而有余。其可为太息痛哭者，滇人无坚忍性，遂致民气之不振者，此其一。僻处边隅，界乎两大。惟联络爱情，同声同气，始足以固团体而抗强邻。及我滇人薄于爱情，涣散如散沙，平居既无联络之义，有事直鸟兽散矣。欲求其一鼓作气，众志成城，势必不能。此我滇人无联络【爱】情，遂致民气之不振者，此其二。仇洋闹教，无识者以为义愤同伸。殊不知衅端一启，或赔款，或割地，或召外兵，转瞬间仇洋人者，变而为畏洋人，媚洋人者矣。不为正当之抗外，而为野蛮之排外，最后之恶结果，适足以摧残民气而有余。此我滇人无谙练识，遂致民气之不振者，此其三。更有甚者，或营营于功名，或孳孳于私

利，伈伈俔俔于豆剖瓜分之日，不过自私自利之目的横梗胸臆，而于公益所在之地，则又避之而不前。窥其举动其行为，直行尸游魂而已。此我滇人无公德心，遂致民气之不振者，此其四。国积民而成，民气伸则国基巩固，民气馁则国本消亡，国本消亡，未有能生存者也。乃外患日迫，而安居者如故。大敌将临，而沉迷者如故。残喘空延，苟且愉生于旦夕。不幸而洋兵压境，祸自天降，则宰割屠戮，悉听命焉。此我滇人无勇敢心，以致民气之不振者，此其五。风俗之颓敝，士夫之隘陋，人民之愚蠢，知识不开，物产不兴，耳目充闭，若坐眢井。以英法之力加之，犹千钧之弩溃痈耳。乃滇民仍酣睡不醒，或醒焉而不起，起而不奋兴鼓舞者比比。以若此之志行，是必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乃始悟也。此我滇人无奋发心，以致民气之不振者，此其六。进取冒险之精神，所赖以维持国脉者也。国无中立之势，不进则退，不强则弱。而有此精神，则进而强，否则退而弱。乃滇人时处危急，无进取之志，无冒险之心。知有今日，不知有明日，知有现在，不知有将来。饥则求食，饱则求安。其性根之薄弱，曷足以当英法之冲。此我滇人无冒险心，以致民气之不振者，此其七。束身寡过之士，日以谨小慎微为宗旨。桑梓之危迫，国家之忧患，漠然无所动于中。闻忧国之言则诋为横议，斥为好事，朽腐之习于脑中者，坚不可拔。由此士气日下，流毒人民，遂养成今日不痛不痒之现象。此我滇人无明达才，以致民气之不振者，此其八。燎火及于邻，弱女能运千钧之筩；强敌在其后，疲马尚有突围之思。今之时何时乎，乃可危者不知危，可怒者不知怒，搏之不跃，激之不行，唾之不耻，割之不痛，奄奄一息，精神萎地已尽矣。此我滇人无愧耻心，以致民气之不振者，此其九。嗟乎，民气不振如此，滇之亡无日矣。乃官长之压制，务使我人民箝口结舌，不得尽国民之责任，惟堕于愚弄之术，而谓为安分也。故铁路让与外人，滇民不闻；矿产授与外人，滇民不知。迨其后虽知之闻之，而亦若不知不闻者，莫不曰吾侪安分。牛马奴隶之惨酷，期将不远，而安分者依然。甚至闻师长之教训，恒不足以启发知识，只足以束缚思想。问何教，教之以纯谨，教之以退让，教之以博取功名，教之以巧用权术。于是习为乡愿，钻营利禄，宁复知宇宙间有分内事乎。偶闻洋务，若谈虎而变色。形体虽具，精神已

消。萎靡者恒十之七八，奋励者十之一二。迨习染渐深，前之奋励者，亦归于萎靡，泰山崩于前，若无所睹；猛虎蹑其后，毫不为惊，心中无片刻之隐忧，肩上无半铢之负荷。叩其故，则曰某何能语于此。如是则民气蹂躏剥丧，归于无何有矣。滇今者法窥其南，英瞰其西，虎视眈眈，危如累卵。民气存则滇存，民气亡则滇亡。以如此之民气，其何所恃而不亡。关于战阵之事，非民气奋发之已久，不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国民之祝出征军人曰祈战死，盖不独军人勇于战也，必一般社会之人民有勇敢进行之气，然后一部分之军人始有杀敌致果之功。夫中国抵制美货之举，各国报纸皆赞我民气之伸张。是民气者所赖以折服外人，而为立国之元素也。今我滇已入英法人之势力范围，不问土地之能保与不能保，只问滇人抵抗力之强与不强。抵抗力之强不强又视乎民气之伸不伸。今日起焉，明日仆焉，非伸也；前者进后者退，亦非伸也。滇人若出乎此，将何以保滇而存滇。夫生死关头，非赖此民气不足以为维持。民气盛者，弥纶磅礴，充塞宇宙，足以干万事而有余；民气衰者，惧恇怯畏，势如病夫，使之应一事而无成。民气之发扬，即国权之伸张。故英人有言曰，无论何地，凡我英人有一人足迹踏于其土者，则其土必为吾英之势力圈。法人有言曰，法兰西者欧洲文明之中心点也，全世界进步之原动力也。盖其自尊之言如是。乃观我滇人闻英法人窥我，则皇然以忧，嗷然以啼。敌兵未至而气先馁，同仇敌忾之思想已消归于无有，他日者巨祸当前，将何以御之。嗟乎，前途茫茫，感灾殃之未艾。人心梦梦，冀醒悟以何时。滇乎滇乎，自兹以往，遂永沦胥以亡乎。虽然，愚证之往古，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少康赖以兴。验之近今，三岛区区，日本赖以强。果何赖乎？赖民气之盛也。夫民气者，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其为气也至大至刚，足以充满天地，扫荡敌氛于不知不觉之中。觇国运之盛衰，文明之进退，人种之存灭，皆借乎此民气。抑吾闻之，凡物之具永静性者，不加以力而不能动也。盖外界之刺激不深，人民之奋心不起，理有固然。华盛顿何以造美，惠灵吞何以拒法，受刺激为深也。火不忿则热必不烈，人不愤则身必不死。人至于冒万死拼生命之日，必其受刺激已深之日也。然则滇今日刺激尚未深耶？路权矿权已落外人之手，土地财产尚得谓为己所有乎。在感觉力敏活

者，已生无穷之悲观，感非常之苦痛。乃我滇人习闻之而不介意。夫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危地而后存。滇民将死之日，乃滇再造之日也。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且为吾滇祝之。

救滇惟一之上策（七号）

拙　人

滇事急矣，亟谋所以挽救者，兴教育也，扩军备也，建设铁道也，整顿农工商也，盖无一可缓者。然而集群策群力以图之，气竭声嘶以唤之，匪伊朝夕矣。讫不见有一成效者，何哉，困于财也。云南之危，危及全国，云南之急，急于各省。凡有国家观念者，罔不知之，知之者罔不忧之。夫如是，则倾全国之力以注云南，诚当务之急矣。所谓力者，浑言之则曰国力，析言之则曰财力、【曰权力】。财力在人民，权力在统治机关。二者合并，夫乃成为国力。合并之责任谁属乎，论我国之情势，则在统治机关。抑不特我国为然，无论世界何等君主国、民主国、共和国、联邦，莫不皆然。吾今日之所持论，必加责任于统治之机关，以吾国潮流之变迁，适当中央集权之时代，而使其不能不然者。夫中央集权所以谋统一，谋统一则宜集全国之力而分配之。审其轻重缓急，而不容稍失其机宜。今日云南之急，急于各省，而扩张军备建设铁道，尤其急之又急者。他事可诿之云南自谋，此二者不得诿之云南以自谋。盖云南之军备，全国安危之所系也，云南之铁道，又军事之铁道也。欲达二者之目的，非以全国民精神之贯注，不足以救艰危；非由总揽权力者之支配，不足以全大局。如此重大之责任，本非全省之力所能支，即使云南人民每年能筹的款数千万，能练精兵数师团，又能选举大统领以统一之。而使云南卓然独立于二十一行省之外，毫不责问政府，试问政府愿之乎，吾有以知其不愿也，即我云南人亦未必皆愿也。云南不愿独立于二十一行省之外，而愿与二十一行省共同峙立于竞争世界之中。盖云南者，非云南也，中国也；二十一行省者，非二十一行省也，中国也。曩者伊藤博文谓中国二十余省不啻二十余国，遂致甲午一役之败。夫二十余行省之判若二十余国，非各省自为划分，乃政府放弃其统一权责之结果也。以

故今日之国民对于政府，怨恨愁叹之声嚣然满天下，其激烈至于鼓吹革命，而揆厥原因，无非由于政府事事失败，仍复事事不整理。论者谓革命党乃政府之所制造而成，不为过也。然观今日之时势，主张革命者固多，主张非革命者亦不少。两党之孰是孰非，孰成孰败，皆不必问，而惟视乎政府之自取与否。政府自取革命则革命成，非革命党无如之何；政府若不自取革命，则革命不成，革命党亦无如之何。此理至明，尽人皆晓，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夫政府岂愿革命者，然吾称恐其以不愿革命之原因，而得自取革命之结果，以其但从事于防止革命而不从事于举行新政也。夫防止革命之法之最完全者，无过于秦。销锋铸鐻，以为可保万世之安矣，而适以速其亡。况今日之枪炮炸药，其秘密来自外洋者，防不胜防。夫政府只有一副能力，用之于防止革命，即不能用之于举行新政。用之于防止革命，而革命终不可防。不用之于举行新政，则天下失望，势不至驱全国之尽入于革命之途不止。夫至驱全国之人而尽为革命之事，其〔则〕中国前途如何，盖有不堪思议者。然则居今日而欲防止革命也，不在防止革命，惟在举行新政。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孟子曰："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由是而言，则举行新政即防止革命之政策，盖灼然而无可疑者矣。新政之最重要者，在乎全国谋统一，将各省之判若列国者，合之而为一国，于是乎大本立矣。新政之最急切者，莫如云南之军备及铁道速扩张而建设之，则全局安矣。夫筹款于各省，为之练重兵筑铁道于云南，而不容诿弃其责者谓之谋统一筹全局是矣。云南练兵，至少亦须六镇，年约需款六百万。建设滇蜀铁道，年约需款四百万，合计不过千万。分配于各省之负担，每省不过数十万。咄嗟亦可耳。如谓此款太巨，各省皆不能筹，乃自欺欺人之谈。试问数十年来，一涉财政问题，何省不以民穷财尽罗掘俱空八字腾诸奏章，播诸口头，而何以甲午之变赔款二亿三千万，不闻无所出。庚子之变赔款四万五千万，不闻无所出。同一筹款也，筹之以送外人，则数万万皆有，筹之以行新政，则一钱皆无。此何理乎。假使不幸再有甲午庚子之事变，再筹赔款数万万，吾知其仍复有所出也。反之，而溯于甲午庚子以前，若能筹之以图自强，可知数万万之款，亦未尝无所出也。两次赔款浩浩六亿八千万，向使筹集于甲午庚子以前，用

以兴教育，用以练精兵，用以设铁道，吾国早已突进雄飞，何至有甲午庚子之败。是故同一款也，早筹数年则在我，迟筹数年则送人，在我则可以自强，送人则助他国之强，而自陷于危亡无日之地位。即如日本其初犹不甚强，与我甲午战后，作十年计划，兴五种事业，致有今日之富强者，实基于我之赔款二亿三千万。请观明治财政史，当信此说之非诬。我既送钱与日本益助其强，于是乎日本与我订约福建不许割让他【国】矣。顷者，日清协约对于我国又订机会均等矣。其余列强对于我国，大都订有此等条约。然则我国今日所处之地位，不谓为危亡无日不可得也。再不筹款以图自强，则亡国可立待而不可救药矣。虽然，当轴者必惮于筹款，而且美其名曰体恤民艰，然自事实观之，则只有养奸以害民，而无所谓恤民。试观我国人民之财产丧失于盗贼之劫夺者，每岁不知几亿万，丧失于贪官污吏劣绅蠹役之诈取胁求者，每岁不知几亿万，而政府无能为之保护，岂非纵奸害民乎。而尚云恤民，欺人之论，谁其信之。夫以不筹款为恤民，无论于事实上不合，即使真能恤民，不要人民出一钱，而国家必不能办一事。处此竞争剧烈之世界，国有不灭亡者乎。大凡国愈文明，则其租税必愈加重；各国皆然，不遑具述。姑就日本论之，明治三十六年，岁入之决算才二亿六千余万元，三十七年增至三亿一千余万元，三十八年又增至三亿八千余万元，三十九年又增至四亿八千余万元，今年之预算又增至六亿万元有奇，而其人民至有因贫不聊生，困顿而死自杀而死者每岁数千人。彼政府岂其丧心病狂，而忍为此大不仁之事哉，亦以世界竞争日益剧烈，不如是不能立国。故其各学校之所教训，皆谓宁牺牲少数之财产以保全多数之财产，宁牺牲少数之生命以保全多数之生命。斯言也，在今日论之，虽有圣哲莫之能易，有国家者可以知所从事矣。虽然，有难者出曰，日本与中国国情不同，政体互异，以日本之政，强行于中国，不啻居南带而游北陆，购轻裘以作南归，其不适用者明甚。倡斯论者，不为无见。立宪国之言租税，人民有监督财政之特权。专制国之言租税，人民惟有贡献金钱之义务。且政府不为人民谋公益、争公权、雪公愤、抗公敌，上惟知亟亟然以征税，下惟知贸贸然以纳税，国家不能办一事。呜呼，豫备立宪之谓何。不闻中央财政有豫算决算之实行，各省督抚有公共财产之报告。忍使军备不能

扩张，铁道不能建设，致全国陷于危亡之地，而日就悲观。如果能矫其失而挽之，因其势而导之，实行文明国豫算之良法，则除数百年中饱之弊窦，更申明云南亡即中国亡之大义，安见不能以一千万之负担责之于我四万万之同胞，恐明诏甫颁，而二十一行省之输诚乐助者，盖有争先恐后矣。不惟救云南者如是，救他省之急难亦莫不如是。果如是，则唇齿相依，利害相关，恐英法之对于云南，及列强之对于各省，将望望然而去之矣。奈何计不出此。前锡督奏陈云南练兵筑路要政，请由芦汉铁路余利项下拨修滇川铁路，由度支部存款项下筹助练兵军费在案。锡督热心滇事，有鉴于云南危胜东三省百倍，而邮传度支两部，尚瞻顾徘徊，不知滇亡即亡国之惨祸已在目前。凡稍有人心者，莫不怂恿之赞成之，而我大部之用心，诚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默观我国之情势，非急行新政，断不足以救亡，非急行筹款，断不能行新政，非全国谋统一，断不能言筹款。云南与东三省遥遥相对，何政府只知有东三省而不知有云南，其用心太左矣。且何省有急，惟听何省之自谋，万事瓦解，不待列强瓜分而已不成国。故吾论救滇之法，宜合全国之民力财力以图之。书生一孔之论，未知是否切于时局，愿以质诸识时务之豪杰。

宜邑新军之腐败（八号）

南昆仓生

管带驻防宜良保护铁路新军第二标第二营候选州判王绍模，号显文。纵容兵丁，纪律不严，以致所带之兵非盗即贼，滋扰地方。自去岁腊月间入境以来，宿娼聚赌，借端搞搕，种种不法，笔难罄述。兹略举二三件。禾登村民叶太朝买栗树一棵，被驻可保村之新军什长罗姓，串同工头，诬指系洋人之树，于四月廿八日搞去银廿五大元。又五月初三日，可保村民李树，年约十九，驼米二驮赶街转回，被驻滑石岩之新军二名，未识姓名，带领娼妇二人，估借马骑不遂，反将李树殴伤。又于是日在县城北门外，新军差官杨姓，搞搕通海人周姓不遂，该差官带领兵八名各持铁钩刀将周姓杀伤。又时家巷民陈姓素患疯疾，因在毛房大便，被亲兵马什长借故凶殴，警兵解劝，反被殴

打。于铁路不能实力保护，闾阎反受害匪轻，以致洋人借口，民议沸腾。若不严行整顿，早为将兵全行更换，另行招募良善，恐酿成巨祸，不可收拾矣。

滇官吏媚外之丑状（九号）

志　复

吾滇今之日陷于悲境，所在被外人分攘割据者，非外人能为之，乃官吏之卖我以为之也。吾滇人日以民触之悲观，身处之悲境，愤怒外人，而乌知是官吏之欺我卖我也。惟彼为升官发财计，假吾滇为其媚外之资，自召侮亡，于人何尤。或有疑吾言者乎，吾今揭晓一二，以置诸吾滇人听者。

今年春以来，吾滇人大形恐怖，函电纷驰，非为拒英人来勘我腾理路线耶。而官吏则恐其不来，为我迎接之，且为我跪接之，即堂堂西防绥边营管带张品高其人也。今将其电驻腾英领事原文照录如下。

恩宪奥大人钧鉴：贵国勘路大员明日至允，已差弁前往跪接。标下张品高叩。

咄咄，一领事官尔，而至称颂曰宪大人，且至称颂曰恩宪大人，是必已受其恩惠可知。咄咄，一工程师尔，而至派弁跪接，或有大于工程师者，又加何礼以接待。且自称曰标下，阅者试与上列恩宪二字相观照，是张品高直非中国之委任官，乃属英国之委任官也。既属英国之委任官，而犹任其当我西防重地，设异日英将进兵占领我地，彼不惟不加阻御，且将去跪接也必矣。此非为之臆揣，按彼之辞意可显见也。又有宁州正堂即补府正堂王正邦致法领保胜驻防四圈官白尔氏书，亦显与此电性质相同，今节录如下。

职于本年四月杪由河口揖别芝仪，驰到蒙自，因病调理，延至五月廿五始能安抵滇垣。六月初间，即奉督宪委署临安府宁州篆务，经于七月初四到州接印视事。后有云：**感高义之薄天**，实增惭而无地。惟冀期缘再会，俾得握手言欢，是私心所默祝默祷者耳。敝邑穷陋之乡，无可敬意，专弁附呈虎皮一床、古铜香炉一座。等因。按此函内外均盖有国印，非似寻常私交来往函件可比。其颂法官高义至薄天，

是比之父母养育、国家栽培之恩无以加也。附送礼物，且似谢恩不尽，若有难言之隐者，毋以恃外人为升官发财非耶。且函中尚有云，“此处民俗狡悍之地，讼繁民刁”等语。贬斥我民族，以诉之外人，又何说也。日吸吾民之膏血，日敲吾民之骨髓，充尔私囊，置尔田宅，养尔子孙，尚不恩我德我，而反贬我斥我，于外人之颂词则曰高义之薄天，吾不知其心肝何若也。

综观以上二文，足以代表一般官吏之意志，其丑状实不堪闻问，直是卖国贼也，而被以媚外之名，尚恕辞耳。充彼辈之目的，苟得外人之恩惠，可以保存高官厚禄，即举吾滇土以与人，彼将视以为应报其薄天高义，于吾人何恤焉。虽然，张、王二人之胆敢为此，亦不可厚非，彼殆以为上行下效之常事耳。吾见夫滇官吏之似张、王者尚若干辈，吾见夫滇官吏之更甚张、王者尚若干辈，而何张、王之独责也。前岁外委把总带某某跪进法领事署阶前，哀恳法领事代复原官，伏地不敢仰视。法领事哀其愚诚，呼使立告，彼仍伏地哀号如故，法领事允其代为开复，频呼使起，彼且继以三叩首，始行站立，其视张、王为何如也。事见香港《公益报》蒙自官吏，年年赴法人筵席，主客围坐，西馔杂陈。法人招数华童，作剧娱客。或置一盆灰，杂搅以数小洋钱，令华童三五，束手在背，以口争衔洋钱，形同田鼠，满面沾灰。或置数十麻袋，令华童站立其中，袋口就颈紧束，分数队竞走，争先者得赏，而倒跌者叠叠焉。此之恶剧，非亡国奴耶，抑老猢狲耶。使吾人处此，虽珍馐列前，不忍下咽，且哀痛欲死矣。而蒙自官吏则毫无种族感情，恬不为怪，与法人举杯欢饮，谈笑自如，其视张、王为何如也。滇省洋务局某某，矿务局某某，常以媚外为目的，以援外为护符，此也结法人为兰友，彼也约英人为义兄，甘吞其洋饼洋酒，乐受其洋货洋钱，而无代价无回偿，似乎英法人之情义厚矣，而乌知其即以我滇最宝贵最丰饶之七府矿产为其回偿英法人之洋饼、洋酒、洋货、洋钱之代价，其视张、王又何如也。祝寿者，小以庆大之名词也，西人亦有之，以杯酒酌欢耳，而无所谓寿屏寿帐也。孰知其以老庆少、以大庆小之特别寿典，于吾滇得之。法人一小学教习耳，而开化府某敬之寿屏寿帐。法人一领事耳，而总督某敬之寿屏寿帐。凡称呼抬头，至无极而太极，犹未足表其恭敬之忱焉，其

视张、王又如何也。是知张、王之事，诚上行下效之常事耳。且也，吾滇屡次划界委员某某，一误瓦城位置，一误尖高山形，丧地百里焉、千里焉。其误之出于无识，亦或出之故意，非吾人所知。然彼为之，不惟无罪，且从而升官发财焉。况张、王之一虎皮、一香炉、一跪接，吾意此特今之稍报其薄天高义于万一耳！异日之一虎皮、一香炉、一跪接，且将日有以随其后，而欺我卖我之惟恐不暇也。吾故曰，今吾之受外人凌辱杀戮，被外人分攘割据，非外人敢为之能为之，乃滇官吏之欺我卖我以致之也。吾言至此，吾气愤，吾发指，投笔拔剑，绕室万匝，与吾滇人正约曰：吾滇今日，欲御外寇，先杀内奸，若内奸之不杀，彼将日为欺我卖我，以为外寇导也。吾滇人亦有表同情者乎。

死绝会宣言

张成清

我云南土地之广，不逊于湘、鄂、川、粤。当咸同之际，杜文秀为乱，我滇人自结团体，自出兵饷，北京政府未助一兵一弹，尚能独立，岂今反不若昔。今我滇人应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人人爱国、爱乡、爱种，统一精神，实行革命；将全省五金矿产开辟，并将滇缅、滇川桂铁路造成，滇越铁路赎回；再俟我民智、民气、民力充足，发五百万之死绝国民兵，助安南、缅甸、印度独立。若其不成，则我千五百万之云南人，同日同时同归一烬，以免如缅、越、印度人之为牛马奴隶，见羞世界。故吾会之宗旨，以死绝为目的也。

（按《云南杂志》第九号《大事记》内有滇人设立云南死绝会消息一则，仅录死绝会宣言大意，未录原文。兹据“永昌府文征”所收全文补录。）

贺云南死绝会文（九号）

中州少年

阅某日上海某日报，见揭有滇人设立云南死绝会一节。一时之

间，百感交集，爰濡笔而为斯文。然鄙人素不能文，偶有所作，则拉杂失伦，不堪供大雅一噱。虽然，思弦歌而听虫唫，非谓虫唫之能中节奏，聊以寓其情意焉尔。区区微诚，谅为贵社同志所共谅也。

呜呼，中国之危亡，不自今日始也。中国今日之危亡，不独云南然也。然而云南今日之危亡，实中国全国之代表也。夫金马碧鸡，代生伟人；滇海苍山，间锺王气，考诸历史，征之事实，洵足为滇中数千万同胞自雄也。讵意欧风怒吼，缅越之屏藩尽倾，而唇亡齿寒，滇国之情形益险。然物理学家之言曰，凡物不有以激动之，则不呈反应之作用。此近年以来，吾国民气潜生暗滋，跃跃欲动，大有黄河决堤，一泻千里之势。夫岂非起死回生之动机，雄飞奋腾之先兆欤。他且不遑论，即以最近报章所喧传者，滇中志士设立云南死绝会一事。观其言论之宏阔，宗旨之伟大，本于爱国保种之热肠，发为矢死救生之说论，此不独滇人所宜铭心刻骨、永矢弗谖，抑亦四万万同胞当视作暮鼓晨钟，时相警惕者也。诚如是，则蓄之深者发之光，将见民权扩张，民气昌盛，弥纶磅礴，充塞宇宙，以之斡旋万事，而何事不济。则内以扫除野蛮政府之魔障，外以挞伐白皙人种之凶顽，直谈笑间事耳。凡此要皆基于死绝之一念，而食其幸福于无穷也。此吾所以有贺云南死绝会文之作也。或曰乐生恶死，人之恒情。今人以死绝自誓，会以死绝自名，苟非冥顽无灵而稍具恻隐之心者，只见有可哀可怜，而不见有可喜可贺也。乃世竟有丧心病狂如子者，余曰否否。夫砒霜者，能杀人之毒药也，然当病入膏肓、症痼深稳之时，非用此不能刬划划除其病根。今日者中国现象果有异于是乎。故谋国者，不可徒事于治标，而忘却百年大计也。且置之死地而后生，古人亦既言之矣。则知畏死而偷生，终乃至于必死。舍生而求死，时或可以得生。故曰，即生即死，即死即生，生也死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世有识者，倘不以余言为谬乎，则吾敢下断语曰：“云南之死绝会者，即异日云南撞自由之钟，树独立之旗，腾飞世界，独霸欧亚一大纪念物也”。吾于是手舞足蹈，眉扬目笑，以为云南数千万同胞前途贺，更以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前途贺。

贺云南死绝会成立书（十号）

湖北参汉间人

西八月一日，阅此间《盛京日报》载有云南死绝会之设立一节，谓会倡自某绅，入者日多。并记某绅演说，快读一过，为之一字一击剑，一句一起舞。乃知云南尚大有人在，阴鸷之佛兰西，从此当不足为患矣。夫云南经庸竖民贼断送许多利权，而尸位政府，若罔闻知，已视为瓯脱隙地久矣。延至今日，祸迫眉睫。法人之视滇民，如几上肉，烹醢宰割，惟所欲为。夫等一死耳，朘削脂膏，惨楚转侧以死，孰与杀敌致果，餐弹饮刃而死之为壮且烈也。亡国之土不可居，亡国之民不可为。远鉴于印、波，近视彼越、韩，可以憬悟奋发蹶起，以与紫碧眼儿【死】绝从事。宁使种族一旦倾灭无孑遗，断不容有宛转乞命于白刃之下者。立此志向，方无愧于黄帝子孙，且可断定吾中国不亡，吾种族益兴，必有挞伐他族，横行世界之一日。夫社会心理，无不有荣辱心，即无不有决死心。愚夫愚妇，持身不谨，偶有丧失人格之行为，一经指摘，或愧愤中集，以为名誉不光，至有牺牲身命者。况以数千年神明华胄，将为奴隶牛马，任人鞭策，竟俯首安受乎。不过吾民以承平日久，妻子田庐，蔽其本心，目前利害，遂不暇顾。苟有以振发之，则吾民之气，行将充塞宇内，有不可遏抑之势。居社会上流，而具优长之知识者，不可不负其责任。此某绅之所以可崇拜也。愿诸君极力赞成辅助，使贵省蔚然振兴。中国不亡，则历史上之光荣，将与某绅某君等也。谨拟死绝会祝词数语，以志景仰。若代达某绅左右，以伸微忱，尤感激之至矣。

阳九危运际于二十世纪之中国，中国而横领五洲亦在二十世纪中也。距国四境，环鬼相瞰。争甘夺旨，攘指垂涎。惟我南服，尤有巨鲸。聋聩当路，冥若不闻。金碧伟人，投袂而起。摅词慷慨，固结团体。卑弱沉痾，澈底一洗。唯生之道，万众致死。雀跃拊髀，滇大有人。落落英雄，足矜式我黄帝之子孙。

民贼提督（十一号）

大　盈

本年三月初，乱兵百余人由四川逃出，路经云龙等处，集于永平。始则欲抢县令而不能，继则劫夺居民之富足者三五家。提督张松林闻知，即移驻重兵于下关之天生桥，徘徊观望，不敢前进。乱兵遂绕出蒙化，由大仓而出赵州之红崖。张松林仍畏缩不敢追击，遣中衡及赵汉章率兵三百余人前往，至桥头，闻乱兵宿红崖，相隔三里，遂不敢进。次日，乱兵突入云南县，城中不及防备，幸秦令善于抚驭，尚无滋扰。是日午时，官兵始出红崖，至晚，伏于城外，亦不通知县署。次晨乱兵出城被官兵枪毙一人，遂反退入城，放火烧杀民房，而官兵扎于城外，观望不救。吁，云县何辜而遭此惨劫也。揆厥由来，皆由张松林用人用兵之荒谬有以激成之。尤可怪者，教民李家植因滥卖乡饮，为学界控告，被上宪参革，所追缴之赃银系归入小学堂公用，因此积恨甚深。当此次乱兵出城后，遂约同三五劣绅煽惑难民，谓小学堂教习收支引贼入城。难民无知，遂哄集百余人打坏学堂，殴辱收支。在李家植贪污卑鄙，久为士林所不齿，今乃借端泄愤，作暗无天日之事。现地方公正绅士已禀呈上宪究办矣。然李家植等亦知为法律所不容，地方官所必惩，乃以开城放贼加诸秦令，控之上宪。并谓打坏学堂亦系奉令指使。小人情急无赖，以至于此。然吾所最痛恨者，张松林手握兵权，坐镇西南，事前既不能严密防范，及乱兵入境，又不能设法安抚，任其纵横骚扰，焚掠自如。致百余乱兵如入无人之境，邻近州县或罢市或逃遁，惊惶哀号，如临大敌。假使英法之兵直入，其不头顶香盘以欢迎于马前者几希。庸人误国、死有余辜。他如纵放其子张德馨及管带李名清等，乘顺宁府属土匪之乱，沿途奸淫抢掠。经蒙化厅丞云州牧等据实禀省，仅骗杀李名清了事。该子仍逍遥法外。又如微〔迤〕西之乱，遣其一二嬖幸纵兵抢劫民财，妄杀良民报功。迤西元气殆亏损大半，而当道诸公竟冥然罔觉。如张松林者真吾滇之惟一民贼，故曰民贼提督。

鹤庆州【州牧苛政】之五大特色（十一号）

高黎贡

鹤庆州牧童谨昌，履任四载，无一毫政绩足录，而民间怨骂之声，腾播众口。今士民反哭为笑，而颂其苛政中之五大特色。（一）横征暴敛，征收以谷折米，重入轻出。向年每斗粮纳合钱三百，去年则增至五百有奇。（二）颠倒词讼，贪赂罔法。前年甸北出一命案，元凶尚未拿获，凡株连者，靡不倾家破产。即平素鼠雀之争，一入公门，经年累月，案未结而家已破。词讼无论曲直，原告被告概行押卡，卡费须七八十金。（三）曲护奸邪，实行压制。文庙公栈设立以来，执事者积弊已深，经贡生李欲开办学堂，向执事清算公帐。则执事之弊端全露，而童牧反为之曲护，致政学界纷争，今已控府成讼。说者谓执事曾贿赂童牧若干金云。廪生张为小学堂教习，提倡振兴改良，发表意见。童牧则诬以匿名揭贴，即日将张发礼房管押。学界大为不平，遂连名禀府。奈童牧压力重于大府，至令仍不释放。闻童牧已授意礼房，须请孔方兄救后方能了结云。（四）信任小人，纵容家丁。即如办警察一事，原为保护地方之安宁，增进人民之幸福而设。非品行高人一等，才学兼优者，不足以充当此任。而童牧则委一无赖子彭为警员，任其胡为，挟私挟仇，颠倒是非。每月除派正项灯油钱外，犹向各铺面收钱若干。遇街期四城门严抽柴炭，不受者鞭之。有卒业警察生四人，由省回鹤谒见童牧，将告以整顿警察事，奈童牧辞疾不见，其意何居。（五）家丁潘桂强奸卖赌，贿赂公行，毫不愧避。衙事无论大小皆委潘区处。而童牧则嗜烟为命，与酒为缘。每夜讯案三四更始坐堂，以致案情颠倒，民怨沸腾。潘常炫于人曰："庚子北京之变，非我负老官逃走，焉有今日。"潘精于赌技，声律犹工，与彭为臭味交。彭得充警员，潘之力也。嗟乎，小民何辜，遭此荼毒。此特一鹤庆州牧之政绩也，其它州县之类此者不知凡几。顾安得斩孙殿魁、田庆杰之剑，为吾民磔此巨奸之头，以悬之五华山顶。

云南少年之前途（十三号）

崇　实

生于二十世纪之中国，境遇极危，遭际极险，受祸最速，灭亡最先，举一切财产性命身家，皆不足以自保。哀哉，其我滇今日之少年乎！大好江山，极乐世界，一转瞬间而感慨系之，少年将奈何。虽然，吾闻之意大利自罗马亡后，国势濒于危殆，玛志尼创一会曰少年，意大利全国志士奔走而归之，卒乃再造意大利。少年之锐气、之毅力、之丰功伟业，固若是之可敬可畏哉。呜呼，我滇之少年奋！奋！奋！呜呼，我滇之少年起！起！起！

三国协商而波兰灭裂，六国协商而土耳基蹙削，五国协商而埃及为墟。今者英法协约已成，日佛协约已就，我滇瓜分之祸立至矣，而适当其冲者，今日之少年。效意大利少年之再造意邦者，今日之少年。踵越缅人之忍为亡国奴者，今日之少年。少年乎，今之时岂因循苟且之时耶，不猛进斯倒退矣。岂安逸坐困之时耶，苟畏难斯落险矣。落险与倒退，即永居于第二缅越之地位矣。可不惧哉，可不惧哉。生于滇，长于滇，游息于滇者，共当勉为意大利之少年，勿接踵缅越人之覆辙。呜呼，我滇之少年奋！奋！奋！呜呼，我滇之少年起！起！起！

猛虎在于后，跛者或能跃数丈之涧。燎火及于邻，弱者亦能运千钧之力。今何势乎，非猛虎在后，燎火及邻之势乎。于此而不鼓其全力，振其精神，则束手待毙而已。夫英法今日之政策，其处心积虑，有势不吞并云南不止。而受吞并与不受吞并，惟云南之少年足以左右之。少年而甘受其吞并也，则云南已为英法之云南，非滇人所得而有也。如曰否也，英法将奈何。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盖见可侮则侮之耳。今日英法之所以欲瓜分我者，岂不以我有可瓜分之隙乎。千一百五十余万之滇人，千一百五十余万心，不啻千一百五十余万国焉。纵人不瓜分我，而我已先自瓜分，岂不痛哉，岂不痛哉！外患之迫，不可终日，燃眉之祸，有目共见，人非木石，孰能无情，奈何忍而自行其瓜分者。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我滇之少年，苟以合群为自

保之策，群其心，群其力，联为一气，有应争之权利，合群力以争之，有受侮之事实，合全力以御之，未有不能争不能御者也。英法虽强，其何从瓜分我哉。夫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人之患瘵者，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足以侵之。若血气强盛，肤革充盈，冲瘴疠凌波涛，而亦何患焉。然则今日我滇之患，亦患在内焉而已。道德思想之缺乏，团体之所以不立也。道德为维持团体之具，有之则合，无之则离。今日欲团体之固结，非人人有道德之思想不可。乃我滇少年，欺诈相尚者比比皆是。一稍忠厚，辄指为无用物，于是群避无用之名，而趋于诈伪之途。尔诈我虞，机械相斗。平居既如散沙，有事则为鸟兽散。刀俎鱼肉，将一任人之所为。呜呼痛哉，道德之缺乏，少年之前途不堪问矣。国家思想之消亡，民气之所以不伸也。夫对于一身，必注意于利群主义，然后乃能利己。对于国家，必尽分子之责任，然后国本乃固。对于外族，当知丝毫之权利不得退让。乃我滇之少年，对于一身，则自利不顾公益；对于国家，则轻视其身，安知担荷；对于外族，今日许矿产，明日授路权，亦相安若素，无所动心。如此种种行为，呜呼危矣，呜呼殆矣。进取思想之薄弱，风气所以不开也。竞争时代，非进取冒险，不足以立国。白人优于他种人者，他种人好静，白人好动，以民族扩张之势占优胜也。虽然，王阳明之诗不云乎，人人有路透长安，坦坦平平一直看。岂惟吴会，岂惟迦南，盖我能进取，则前途莫大之希望，必有直达之一日，岂独白人。乃我滇之少年则如醉如痴，存得过且过之主义于心者，不知几何人。年虽盛壮，若墓木之已拱，奄奄之气息，殆将尽矣。可不哀欤。言论行事之相违，人心所以日坏也。少年轻浮之徒，喜为愤时嫉俗之论。其于言也，俨然爱国保种之言，听之者且为感动。讵知言其言，人其人，甚至爱国其口，亡国其心，稍入势利之场，智即昏矣。复有随声附和之流，拾人牙慧，以作人前之好看话。彼此效尤，爱国保种之声，无处不有。岂知日言爱国，而国脉将不久，日言保种，而他族将入室，以致老朽辈谓少年叫嚣，无益于事。呜呼，是谁之咎欤。不能言不能行尚可挽，能言不能行者，无可救也。父母之邦，殆如风烛。危急存亡，间不容发。而少年无勇敢之行为无持久之热力，将何以振兴内政对待外人耶。嗟我黄族，能勿恫欤。少年乎，少年乎，盍一猛省。卧

薪尝胆之时，非犹是歌舞承平之时也，枕戈待旦之日，非犹是苟且偷安之日也。急急以谋前途之幸福，消前途之危难，正在此时。勿徘徊，勿瞻顾。日月逝矣，残喘难延。千金一刻，祸福相依。人虽至愚，未有择祸而蹈者，今日危亡之惨祸，又少年所共知所共见者也。然使徒知之见之，而不知挽之救之，因循如故，萎靡如故，彼此推诿如故，一切腐败之性质举动不改如故，召祸之根，实基于此。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非此之谓乎。况桑梓之土地权利自不能保，将奚委焉。云南与少年共存亡，云南存则少年存，云南亡则少年亡。少年同心协力，有保卫云南之诚心实力则云南存，否则亡。是少年之前途可忧、可喜、可贺、可吊，必居其一。少年若知道德思想之必要，则去伪存诚，事事求实。知国家思想之必要，则扩充其爱国心，坚持其担当力。知进取思想之必要，则竭力以勤学业，奋志以图事功。知言论行事之当符，则戒浮躁，戒虚饰。黾黾皇皇，求事之真理，寻事之头绪，必达其目的所在而后安。少年若此，以真实无妄之心，勇往直前之气，欲兴利何利不兴，欲除弊何弊不除。内可以自治，外可以御侮，深目高鼻之伧，焉能为我害。是少年前途最可喜而可贺者也。不然则处处皆间隙，日日皆死期。铁路告成，滇人之生命在英法人之势力范围中，而社宗庐墓、子孙田宅、己身自由，适以供福兰克、萨克孙之抛掘蹂躏，凌辱鞭挞，直牛马犬豕之不如。生不能自主，死不能自决。为至劳至贱之苦工，为暴露尸骸之野鬼。种种惨无天日之举动，呼号莫闻，叩天不语。吁嗟乎，如锦如荼之山河，风景犹是，而主人已非。感慨欷歔，凭洒伤心之泪；恣意凌虐，谁怜亡国之奴。少年乎，少年乎，前途若此，真世界罕闻之奇祸，古今仅见之奇辱也。我生不辰，适逢其会，孰令致之至于此极。责之政府，东三省且不能保，何有于滇。责之官吏，官吏不任其咎。责之少年，则曰滇非一人之滇，事非一人之事，祸非一人之祸，予一人奚能为役，予一人何足轻重。合全滇之少年，皆作此言，则遂无一人焉矣。强敌充斥，如入无人境，谁实为之，呜呼，谁实为之。诗曰，子有庭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每诵斯言，未尝不悚然惧也。少年，滇之主人翁，主人即有主人分内之责任，委而弃之，则他人入室矣，岂不悲哉。虽然，悲莫大于心死，国之安危



存亡，系乎人心之死与否。心不死，则虽亡亦未必终亡；心死，则虽不亡而亦终亡矣。菲律宾，杜兰斯哇之数年血战，其盖世之雄心，真足以垂万世而不朽。吾滇少年辈，睹桑梓之危急，念时事之艰难，奈何不奋然兴起，以自拯前途乎！噫！

杨振鸿被诬始末记（七号）

本社访员

杨秋帆被谗之事，今已解决。秋帆与道台关以镛、镇台李宝书冲突之原因，始则由英人到腾越勘界，并将逶迤而至大理等处，秋帆请关道与之妥办交涉，关道因循退缩，秋帆请之力，遂致大起冲突。继又因盏达一案，干崖刀某，因争世袭，重赂关李。关、李许为保护，纠结多人，往盏达强迫承袭。盏民不服，闭隘以拒。刀某所带之人即开枪击毙盏民二十多人，房屋烧毁数十间，反要求道镇请速发兵剿办。道镇即欲发兵往剿，得腾越厅龙丞名文，刚正不阿，近时官场中最难得者。与秋帆力主安抚。向非如此，而任关、李豺狼之行，则必贻英人以口实，借此为干涉之具，则西陲将不知作若何景象矣。由是而关、李两民贼恨龙丞与秋帆入骨髓，禀龙以未谙交涉，请速调开。既而即有与龙陵厅对调之文，得腾越人士斡旋其间，复暂缓对调。于是而关、李之愤愈深，转而龁秋帆，而秋帆无疵可指，遂乃运动英奥领事，谓秋帆因英国勘界一事颇嫉英人，将有与英人为难之举。奥领信其言，即函禀省。此函未至，而秋帆之电已至。杨毅廷解和其间，而政界亦允其请。镇道复嗾使奥领走狗写一匿名帖，略谓在此数日，即实行不利英人手段。奥领复将此信指名为秋帆所为。此等举动，一经明人看过，其奸骗处自昭然可见。愚人之愚，盖亦可笑。独是政界中嫉秋帆者颇多，此则不可以常理料。学界中连电秋帆数次，令其速辞。顷秋帆辞电已至，锡督已允。从公事内且有到省后另候差委之言，此本月十三日事也。有谓此次调秋帆来省，恐有不利于秋帆，然此则未可逆料也。（下略）

腾越之镇道因办理盏达土司承袭案诬陷杨振鸿（十一号）

巨　石

（一）腾越巡防队第四营管带杨振鸿因办盏达土司承袭案件及整顿防管各事，见恶于腾越镇李宝书及迤西道关以镛。又以力阻英人测勘缅腾铁路事，为英国驻腾领事奥太蔚所侧目。关、李遂乘间煽动奥领，谓杨在腾对于英国经营滇事大有不利，共设谋陷书。经杨在先视破，电告省中大吏，并请辞差。又以奥领所诬言辞，前往诘问，奥辞屈。杨复电省请与奥领开谈判，奥大惧。关、李二人无法，乃与腾越劣衿革孚言谋，遂造排外等词之匿名帖一张，又为杨侦获，电省请派员密查。复再辞差，经辞准交卸后。杨电省请赴缅甸游历，道经盏达，为彝众挽请住二日。关、李又嗾使革等诬禀杨在盏达图谋不轨，并勒索银钱等事。关、李据之电省请示捕拿，时杨已入缅界，关、李又使奥领之通事韩维祚声称杨为英国之极端反对党，且为中国逃犯，密令缅甸巡捕捕拿。杨在仰光，几乎不测。幸力以法理抗诘，始得解脱无事。李镇、关道其中国官欤，抑英国官欤，吾不知其具何肺肠。今关道幸已为滇督秉公参劾，我民心稍快，然李镇犹在也。（二）李宝书本年正月遣弁董仕林、张天禄等赴盏达所属太平街办案，董等吓诈不遂，乃诬骗该地人民抢去官兵毛瑟枪一杆。比李镇至盏达，董等如前面禀，李镇不察，遂差传该地头人李明道等，勒令追缴。李明道等面称董弁所携来之枪，当同杨、赵、张三管带点交清楚，并未遗失。李镇难于转圜，将设法构陷，经腾越厅龙文出而调停，认承由该地方人民公款项下提出三十金缴交李镇，事乃寝。先是李镇以骗枪不遂之故，深恶该地人民。当由盏达赴蛮允时，嗾使弁勇等逢人便打，被殴者颇多，内有一彝男名小罕个者负伤尤重云。总兵大员之举动如是。（三）腾城四保街失火延烧七十余户，经巡防队管带杨振鸿率勇身先截断火势。民众感激，集奖兵丁百金，杨辞以捐作制办救火器具之费。民众不得已，乃购牛酒以犒兵士。七月该处又复失慎，李镇率兵往救，实则乘火抢劫，被人民捕获二名，当交附李镇。呜呼，官也，兵也，为保卫吾民而设耶，抑为抢掠吾民而设耶。如斯行为，尚得谓之

官乎、兵乎，直可为之曰强盗。

办理盏达案件述略（十一号）

杨振鸿

盏达一案，非仅仅土司承袭问题，实吾滇西防安危之一大问题也。盏达问题之解决，鸿虽不敢居其功，然当时使无鸿洞烛事机，力破镇道辈之鬼蜮，则土民因激生愤，势必至酿成变乱，贻误边疆。而野心勃勃之英人，保无不因风纵火，肆其侵略。顷因返东之便，特略摘日记，以普告我滇人，俾共知今日之土司，与吾滇有绝大之关系，联络保卫之政策，实万不可缓也。

先是鸿在省时，闻腾越留省学界常言曰，腾越有二冤事：一南甸土司枪毙大厂人民二十七命是，一盏达土司承袭是。又曰，腾越有四大劣绅：封正国、革孚言、李生道、杨宏仁是。南甸土司事，及封正国等，与此事无涉，故不录。革孚言者，腾越举人也。貌陋而心险，专以出入衙门，奔走权势，夤缘贿通为事。一事入彼之手，惟以贿赂之有无及多寡以定曲直是非。他姑勿论，如盏达事，其最赂也。鸿闻省中舆论、腾越城乡内外士农工商舆论，并各土司地土民舆论以及官场有天良者之舆论，佥谓前盏达土司刀思必治被杀后，因其子尚幼，乃命干厓土司刀安仁代办，必治妻景氏护印。其后景氏支派将承袭时（即刀思鸿升），多氏出而与争（即刀思鸿祺），民众不服，两相争持。故有蔡镇军、叶厅主亲诣盏达地，会同插旗为号，宣言服多氏者立红旗下，服景氏者立黄旗下。立黄旗下者数百人，立红旗下者仅九人。夫如是，则以支派论，鸿升当承袭，以民心之背向论，鸿升亦当承袭。至鸿祺则反是。旋经该管官禀详上宪，丁制军允准以鸿升承袭，并发电批。且言不准再有讼棍从中挑拨，致酿争端，有即拿办。嗣因多氏以其子不得承袭之故，愤而赴厅，匿于革孚言家，许革以重贿，日夜设法钻谋翻案，贿通当路，刀思鸿祺亦穷措大耳，其贿通各款，全系刀安善用干崖土司印字，向腾越商号春元号、元升恒瑞兴祥及分银行各处息借。但今事既失败，钱又用去，关道参矣，李镇调矣，叶如桐革职矣，刀安仁又由日本归矣。不知刀安善何以处此，想此事将来必不免再起一番风潮也。谓鸿

升为罪人之子，不能承袭。旋以干崖土司代办盏达事刀安仁出洋游学，乃将代办事付之伊弟安善。刀安善者性愚而贪，不识顺逆利害，惟利是图。幕友彭坤年尤奸险，遂与革孚言结合，利用之为傀儡以逞所欲。刀安善又利用鸿祺为傀儡以逞所欲，遂计诱各土司出结，印结系五土司所出，然结上所盖印信，仅干崖一司而已。硬保彝众不服之刀思鸿祺承袭，伪称彝众悦服等语。盖刀安善之意，在于谋吞盏达土地，故有此举。英领事以鸿祺承袭，人心不服，恐酿边衅，曾三致函道署，镇道皆置之不问。按镇道每事皆承领事意旨，此独不然。然革孚言、彭坤年利欲熏心，以因贪三十七寨之故，遂倒行逆施，盖当日多氏许二人以二十七寨，故二人力为鸿祺谋袭。捕拿鸿升，逼景氏缴印。景氏不服，偕其子鸿升逃奔缅地泌只那。镇道又命腾永后营赵管带绍云往追取，未获。赵亦颇持公论，刀安善遂诬禀赵管带受贿银一万两。且诈称不借官兵之力，可使鸿祺入署。又称鸿祺承袭，可保景氏族众不敢抗命，否则惟彼等是问。镇道以利令智昏，遂信之不疑，预派兵一哨保护之。鸿祺乃于去岁十二月二十八日到盏达入署接事。本年正月初九日，警电传来，盏达彝众围攻土署。屈指计之，到盏仅十日，而祸机发矣。道镇飞电后营赵管带带兵前往弹压。十二日，道镇又命鸿再带兵前往，向机剿抚。初此事之起也，镇道曾询办法于鸿。其意亦以既受人之贿，而事已至此，食之则不能下咽，吐之则难于脱口。若诚能主剿，则遂其欲而掩其丑。故问办法于鸿者，非真下询也，欲以探鸿之意向耳。鸿乃厉言此事曲在刀安善，若撤去其代办，退鸿祺回干崖，由彝众公举素所信服者委任之，则目前之危，当可立解，万不可主剿也。镇道颇不以为然。至此鸿乃再陈其意见曰，此案宜抚不宜剿，前已言之矣。然抚亦有道焉，若不先通其意，骤带兵往，在我为抚，在彼则疑为剿也。何者，刀思鸿祺今既承袭，是亦政界中人也，今来抚之管带亦皆政界中人。被围之鸿祺闻兵来，则疑为助己；围鸿祺之彝众闻兵来，则疑为剿己。被围者之势既张，势必出而攻围者，则是变抚为剿也；围者见官兵来，疑为剿己，则必先放枪火。官兵不与之抗，则损威辱国而不武；若与之抗，则舍逆攻顺，于理不合。不合于理，安足服人。且一相攻，则彼必败，败则必奔入缅地，而交涉起矣，是又变抚为剿也。况夫英法垂涎云南，匪伊朝夕，法人既得滇越铁路修筑权，英人亦思经营滇缅铁路。所谓利益

均沾，各划定势力范围，以谋抵制也。现今英人谋测勘由腾越至大理一带路线，为学商绅界大结团体力阻，不得已，变测勘为游历，彼已含愤于我矣。今授之以隙，是正使之插足也。且景氏业已抱印奔入缅地，英领事亦曾三次函言鸿祺承袭，人心不服，恐酿边衅等语。一旦彝众败溃，穷无所之，求缅政府保护，固必然之事也。设景氏亦以穷无所之之故，将印缴交缅政府，归入英籍，以求保护，又必然之事也。由是缅政府有辞曰：盏达人民为贵国百姓，贵国不能保护，今彼求庇于我，敝国不能恝然；且有印在焉。则自今以往，盏达之土地，皆英国之土地，盏达之人民，皆英国之人民，贵国政府不得过问。且曰此番变乱，盏民之奔入吾缅者，其于吾缅地之生命财产损伤实多，则需索赔偿。虽有百口，将何以自解也。纵谓盏达土印已经禀上宪作废，彼即缴归英政府，抑又何伤。不知在我虽已作废，在彼未尝认可，废之之语，只可欺自己，不可欺外人也。且此次盏民围署，安知英人不适从中利用乎。设一旦外交事起，贻误边疆，论者责鸿以办理不善，鸿岂能辞咎哉。此所谓虽曰抚，亦必有道焉者此也。若云往剿，鸿虽至死，万不敢从命。龙厅主曰，抚固不待言矣，但抚而带兵亦未为善。先通其意，最为要著。为今之计，莫若由敝厅先行文并告示，一面札饬刀安善等退回干崖，一面饬令各彝众，两方一体解散，并另举代办以善后。至承袭事件，后再核办。随即请杨管带持札示前往督饬照办，鸿力赞成，道镇颇有难色，磋商既久，乃就绪。并命鸿将此意告知铁路交涉会办张贵祚，约明日午前十一时会议。五人协同电省，请示办理。此事即由腾越厅主稿。革孚言闻此议大惊，谓如是则彼从前所投之重贿，将归于水泡；所设之狡计，将成为画饼；所欲得之二十七寨子，将变作幻梦。次日，当五人定议阅稿画押时，往谒道台，另室秘密相谈。语毕，道台偕伊来客厅，坐定，革孚言启齿曰："今如此办理，另举下衙为代办，窃恐刀安善不服，请斟酌。"龙署厅大怒曰："今吾文武同寅会议，皆为尔补破绽，尔尚不知，反来饶舌。汝言恐刀安善不服，是汝不服耳。倘后来刀安善果如此，吾惟汝是问。"鸿曰："另举代办，系以彝众公意行之。所举何人，非官场所得预闻也。"张贵祚曰："解散是第一层，举代办是第二层，承袭是第三层，今日所议重在第一层也。"彼仍哓哓不休，意在必阻止另举

代办事也。厅主深恶而痛绝之，辩锋始挫。呜呼，一小人即足坏大事，有一彭坤年，已可畏矣，况更益之以革孚言，盏达彝民安有见天之日哉。鸿于正月十七日抵盏，传集彝众，发散告示张贴，并解释此番来盏意旨，加意安抚，传令各自解散。彝众等遵命，退屯彝兵于距盏二里之英线岏等处，静候宪示办理。旋奉丁帅回电，照如所请。于是龙署厅与镇军亦亲诣盏地安抚，会衔发示，传集彝众数百人于盏署。当同镇军暨赵管带及鸿等，令公举其素所信服者为代办，举定，代为禀请立案。彝众等乃公举刀思必发。龙署厅亲拟规约八条，电省请放刀思必发为代办。于是盏达彝众额首称庆，谓数年黑暗，一朝揭破，今日始得重见天日，欢笑之声，溢于庭除，盏事赖以粗安。及归之日，彝众焚香拜祝，跪送于道。鸿归乃将办理盏事日记呈于道台，益触其怒。然以迫于舆论，道台不得已，将幕友曹广溶辞退，门丁李喜革除，以塞人口。盖至是而镇道欲杀鸿之心愈决。加以鸿与英领事有争执测勘路线事，故借词耸动奥泰蔚，合谋相攻。遂造出函告永昌，指鸿倡说革命，人心浮动，及以匿名揭帖排外之事构陷。嗟乎，英人之谋滇，不待论矣。关道外省籍，犹可说也。李镇军固云南人耳，名宝书，云南大姚人而亦与之为此自相残害之事。鸿固不足惜，其如滇之大局何哉。

以上述略，若有一字不实，准负责任者投函辩驳。鸿又及。

太和冤狱（十九号）

云南太和马骥，素性敦谨忠直，年来在省留学法政，现毕业回郡，见地方诸事废弛，时与地方官商量一切，冀可逐渐改良。不料为大理府邹志清所深嫉，串同大理师范传习所监督赵锡源、西云书院收支赵国琪，诬以革命，于六月七日锁拿收监，详请就地正法。伪以谋叛檄文一张，盗马图章印于其上，指为革命证据。同邑人以马骥本系善良，深惜其冤，为之辩白。然邹府之心，必欲置马于死地而甘心焉，其能解免与否，尚不可知。至邹府到任以来，嫉新政如仇仇，破坏学务，不遗余力，以学款托名办府警察，实则募为仆从，以供己用。又屡欲解散女学校，常骂朝廷废八股，练新军仅知跳脚；视鸦片

禁令若罔闻知，反酷嗜鸦片，公然令家丁向民间购买入署吸食。其余毁废一切新政，指又不胜屈。其考取自治传习所生员出题云，立宪与刑名之优劣。彼意盖鄙薄立宪，且立宪是何等名义，而竟与刑名相提并论，立于对等之地位，不伦极矣。邹系刑名出身，故重视刑名，且自恃其所长，遇有不善迎合己意者，辄试刀笔，罗织其罪以杀之。此番诬陷马某，实系挟嫌。缘邹前充大理下关厘金局委员时，违例加抽，被马告发，含恨已久。今适摄府篆，故不辞苦心，串同赵锡源、赵国琪诬控，以成其罪名，致其死命，为报复计，以泄数年不忘之私愤。邹诚险毒之小人，地方之大蠹矣。噫。

记者按，今之海内号称志士者，大都以责备政府、责备人民，为其平日奔走呼号、唯一之演说，其名词多系旧社会所无。一般朽腐官吏，不解所谓，以为所谓革命者，即此种种之新名词也。且或因一两事犯其逆鳞，遂罗织罪案，兴莫须有之大狱，以快彼人之意。呜呼，曰立宪，曰立宪；曰政法学，曰政法学；曰设学堂，开通民智，此朝廷之所颁布，彼为官吏而朽且腐，岂朦胧无所听闻而乃出此耶。然则何以得求解免于各地方之清议也。虽然，近年以来，官吏中号称贤明而热心新政者，亦正不少。此种罗织罪案，诚一经贵明长官之眼，不难立见虚伪。惟谗夫之口，四面浸润而至，或不免为其所惑，是则今日一般志士之不幸也。呜呼，言至此，可为一叹。

云南存亡视云南人责任心之有无（二十号）

义　侠

云南云南，东界黔，北邻蜀，西接卫藏，挟金沙澜沧两江蜿蜒而来，其形势则雄秀浑沦也。无严寒无酷暑，夏不必葛，冬不必裘，其气候则温暖和煦也。金、银、铜、锡、朱砂、宝石产诸七府，其宝藏则光耀陆离也。大理石、普洱茶、三井盐、河西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物产则富饶丰美也。以言山川，苍岭华峰，菁英蕴积，昆池翠海，图画天成。以言人物，豪侠有那嵩，孤高有张毅，探险有郑和，奇绝有武风子，殉节有万三千健儿。以言文学，钱南园以字著，杨竹溪以文名，王思训、段皆山以诗词雄于当时，许朴学、包见捷以

著作传于后世。以言武功，远之如李定国、胡一青独支危局，血战十数年；近之如杨玉科、蒋宗汉报如桑梓，克复十余郡。云南云南，非无门户无屏藩之失形胜也，非偏寒带近南极之违天时也，非地不毛、山皆赭之沙漠地也，非无人迹无物产之古战场也，非无灵秀无精华之荆棘天地也，非无奇杰无英才之野蛮部落也，非无文物无声名之混沌地狱也，非无勇敢无果毅之瘠弱民族也。云南云南，华盛顿生于斯，必利用之以建造共和帝国；拿破仑生于斯，必凭借之以扫荡世界恶魔；维多利亚生于斯，必发挥其实质，以雄长东亚；威廉第一生于斯，必扩张其势力，以侵略西欧。云南云南，可大可久，可霸可王，可左右世界，可维持和平者也。呜呼噫嘻，云南果如是乎。风雨叫号，鬼神呜咽，惊我痴梦。顾我宗邦，不禁凄然悲潸然泣曰，云南已矣，云南已矣。迟之数十寒暑，早之数度春秋。吾将化庄生蝶作帝子魂，登昆仑山，举望远镜，回首昆华，其亡其亡，可大可久之反比例也。关心族类，为隶为奴，可霸可王之反射图也。法割我南藩，英据我西域，可左右世界，可维持和平之反照事业也。谁实使之？曰我云南人；谁阶厉之？曰我云南无责任人。

一千八百八十三年，越南沦于法，云南有虢亡及虞之忧，云南人不以为忧也。一千八百八十五年，缅甸割与英，云南有唇亡齿寒之患，云南人不以为患也。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滇缅划界，蹙地千里，云南之庭户洞开，云南人视若无事也。一千九百二年，七府矿约协立，云南之精血丧失，云南人处之宴然也。一千九百三年，滇越路约调印，云南之血脉停滞，云南人甘于麻木也。彼夺我庭户者，其方略在踞我堂奥也；吸我精血者，其居心在制我死命也；操纵我血脉者，其目的在肉食我身躯也。故未几则经营滇缅路约继起，未几则督促滇越路工速竣，未几则英法隆兴公司各持巨金实行采矿。昔以云南为俎上肉、为釜中鱼者，今将脔之烹之矣。云南人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云南亡，云南亡，始于学界之呼号奔走，报界之警觉提撕；其次则绅商军农各界凡关心时局者靡不遗为隐忧，独政界则茫然也。今日则政界亦知之（现任滇督奏请饬部借款办理实业折内有云，臣不敢谓矿一开而滇即不亡，而确知矿不开，则滇必亡云云。中国官吏素讳言亡，云南不至必亡之时，滇督必不肯将臣不敢谓矿一开滇即不亡云云见诸奏

章也)。云南人，当无不知之矣。无不知之而遂可以救亡乎？曰，否否。

中国瓜分之说传来久矣。余甫垂髫，曾闻中国瓜分之事，稍长即读急救瓜分之策。滇处边隅，余当幼稚，尚知中国危局。至今十余年矣，瓜分中国之远因近因，已传播于各行省，而何以扬子江流域归英人势力范围如故也，珠江流域归法人势力范围如故也，山东、福建、东三省归日、德、俄势力范围如故也。领土之沦没，利权之丧失，较十余年前更有甚焉者。且不特无以救中国之瓜分，财政未清、信用未著反以促中国之瓜分者何也？曰中国人于中国之瓜分也，但知之而已，但知之何足恃哉。抑或知之而假借爱国之虚名，以网罗个人之私利，遇有真知灼见、毅力热诚、立定方针实行救国者，反忍心而扑灭之。此中国瓜分之祸所以日急一日也。云南之亡也，使云南人但知之，或知之而利用此机会以营私事，或知之而误用其政策以覆大局，则知之亡云南，与不知之亡云南等耳。

天下事每误于不知，既知之矣，鉴于前车，维于来轸，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猥曰知之亡云南与不知之亡云南等者，抑又何故？曰：（甲）知之矣，知之而仍听之也。遇谈云南危局，则掩耳而去，似惧以云南事扰其心思者。闻商云南事宜，则过门不入，似恐因云南事论及义务者。持一各扫门雪之主义，抱一得安便安之宗旨。如是者，知云南之亡，于云南何益。（乙）知之矣，仰天长啸，拔剑兴悲，痛哭流泣似贾生，而无贾生之愤死；抑郁忧闷似屈子，而无屈子之高蹈。邀以肩巨任，则太息曰人心已去；责以尽人事，则诿谢曰徒劳无补。派近呜呼，事无实行。如是者，知云南之亡，于云南何益。（丙）知之矣，于理论时，轰轰烈烈，蓬蓬勃勃，黑铁赤血，暗杀牺牲等激烈名词，谱成新调，顺口即出。及实行时，推推诿诿，因因循循，嗾他人为刍狗，立己身于局外。如是者，知云南之亡，于云南何益。（丁）知之矣，鼓动一腔热诚，抛弃个人私业，精心思索，极力进行，似真有救亡之资格者矣。乃一旦以意见参差，遽萌退志，为私言感触，顿灰壮心。有始无终，前功毕弃。如是者，知云南之亡，于云南何益。（戊）知之矣，苦于无权力，无知识，逞爱国之血诚，行排外之实策，杀教士，烧教堂，以图一快。如是者，知云南之亡，反以速云南之亡。（己）知之矣，为个人生存计，因祖国之沉沦，谋异族之爵赏。内则欺诈国

人，以灭绝义举；外则联合强敌，以速谋反戈。如明季之洪承畴、吴三桂，安南之阮文祥、陈诚践，高丽之李完用等。如是者，知云南之亡，益以重云南之祸。然则不知云南之亡，云南必亡，知云南之亡，云南亦不免于亡乎？曰，否否。

意大利当罗马久亡，教皇猖獗，奥国干涉，岌岌不可终日之际，忽焉而亡机扑灭，国势恢张，列入欧洲强国。普鲁士败于法而后，财产被虏，人民被戮，宗庙被毁弃，疆圉被侵略，国已不国矣，普人卧薪尝胆，淬厉精神，卒以报法而铸成今日之联邦。美利坚受英人压制，民不聊生，而终能离脱羁绊，成独立国。土耳其受政府专横，力求改革，而卒以国民军推倒政府，组织新政。彼四国之所以易危为安，易亡为存者，盖于国家存亡之真际，不知之斯已矣，既知之，必以百折不回之雄心，尽一往无前之责任。责任所在，存亡系之。既有能尽责任之国民，自无陷于危亡之国家。故欲决云南之存亡，必先问云南人有无责任心。云南人有责任心，然后平心静气，竟委穷源，以研究云南危亡之原因，而筹划云南图存之方法。云南人无责任心，或有责任心而仅数千万分之一，则云南之亡也必矣。仓海一粟之身，泰山一撮之微，能奈之何哉。（未完）

宾川州民贼代兴（二十号）

宾川这个地方，在云南的西边，交通最不便利。前任宾川州叫做汪寿椿，自从他到任以来，把法国的教士看做一只斑毛大虎，不敢去惹他。宾川的本地人中，又有两三个败类，与法国的教士联为一气，去做教民。披了这张虎皮，就来残害同胞。有撞着他的，到了宾川州衙门，无论甚么案件，口称教民两个字，理屈的也因为教民两个字赢了官司，理非的也因为教民两个字占了便宜。民间含冤莫白的，一天比一天多。幸而汪寿椿卸任。后任的州官叫做陆邦纯，到任不几天，就晓得汪寿椿的种种弊政，法国教士的种种不法行为，一件一件的，详细通禀到省，才把这个法国教士换去。宾川人去了一个民贼，才陆续有点生机，万料不到这些败类因为法国教士去后，他的虎皮拨了，无别的方法可以利己，可以害人，因此捏造出些谣言，说陆州牧某样

某样，陆州牧如何如何。这些谣言虽然无效，怎么陆州牧忽然调任鹤庆。随后来的叫做张汉皋。张汉皋是湖南人，原是一个膏粱子弟，会做甚么官，只晓得迎合上司的意旨。去年锡制军实行禁烟，他就借着这件事来搕诈民间的钱财。他先想联络一两个学界中人为他的爪牙，免得民间言三语四。恰恰遇着平日依势作威、残害乡里已经失败的教民叫做赵鸣尧那一派人混入省城，学了师范回来，他就探得张汉皋的意思，就与张汉皋通同作弊。当初借口要禁烟，随后借口要清款，有了这两件事，就任意的混乱是非，把一般无辜的穷民平白地枷锁起来。如某乡赵姓的女孩，听得不准种烟的风声，就到烟田去铲除烟种。张汉皋见了，不说这女孩是去铲除烟种，偏要诬他是去栽种烟种，不容分说，任意叫差役用刑乱打。这件事人人都为这女孩不平，无如不敢代他白冤。这张汉皋又想出一个吃钱的妙法，叫做罚金，无论事的大小，人的贫富，这罚金是绝对逃不脱的。富者受罚的，不待言是从多数了。就是赤贫之家，遇着区区的小事，至少也要罚铜钱一二串。关心民事的人，他暗暗的计算，前前后后通共罚过六七千金。他报销不报销，宾人也无从知道。这张汉皋又放纵他儿子在外面受人贿赂，在内面颠倒是非。如赵文源的案子，是早已断结过的。张汉皋到任以来，并无人去告发，忽然翻起旧案，重行收监，这都是他儿子从中舞弄的，张汉皋自从接印至于今日，被罚金的共有千余户，被监禁的共有七八人，被革衣顶的共有六七人。宾川的学务，全委任于一二无意识的人，所以学堂开办多年，尚无一定的人数，又无一定的程级，虚糜了无数的经费，消磨了一般青年的岁月。张汉皋近来也晓得民间是怨极愤极，要与他作对了，他就以大言恐赫宾川绅士，说是沈护督的少大人与他是换过帖的，所以李制军到云南的时候，有七八十人要到省城上控，才到半途都退缩回来，这是宾川人知趣的地方。于此也可见得张汉皋的腑脏了。近来宾川有童谣两句：张汉皋，张汉皋，宾川为你尽萧条。宾人穷，张贼丰，宾人为你赋哀鸿。这几句童谣也还恰当。但是贤大吏不晓得他的恶迹，他在宾川一日，宾川人不得安宁一日。若是贤大吏窥透他的恶迹，将他革任，那么宾川人才得离脱地狱哩。

云南失败之大野心家李文秀传（二十号）

飞将军

第一节　发　端

十九世纪开幕之初，民族国家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其始也发生于欧洲，转而传播于美洲，再转而澎涨于澳洲非洲。阐发强权，殄灭公理，优胜劣败，已成天演公例。其继也欧风东渐，各挟利器以实行其主义于亚东大陆，或通商亡人之国家，或殖民以夷人之种族，或借债以夺人之元气，或采矿以吸人之精血。种种惨状，莫罄名言。其终也阳则维持和平，阴则实行瓜分。监督我财政，贿卖我路矿，测绘我要塞，图谋我边疆，傀儡我政府，吸取我脂膏。其祸我国家，害我国人者，较前尤烈，破坏大局而不可收拾。此吾发为之竖，吾喉为之硬〔哽〕，吾鼻为之酸，吾心为之痛。莽莽大陆，浩浩神州，突生此一种不祥之大怪物而祸人家国。其热焰可以左右世界，其势力可以鞭箠人民，其体魄可以震撼山岳，其余威可以绝灭人类，当之者无不披靡，遇之者无不颓败。火山爆烈，尽砂石而横飞。怒浪掀天，悉虾鱼而变色。咆哮之虎，不足喻其凶勇，巨爪之狮，无以比其猛烈。可惊、可骇、可叹、可泣。知其道则可并立于生存竞争之世，否则实以蹈亡国惨祸，埃及印度，前车可鉴，来轸宜维。然而埃及之大兴实业，印度之筹偿外债，见知害之所至而极力维持，乃不转瞬而国即灭亡。何也？曰是知其害，而不知深谋远虑，所以害及亡国也。

中国自好勤远略之英主出而御宇，虽非帝国主义，而实则帝国主义之绝大伟人，亦出而以夷制夷，开欧亚交通之新天地，犁庭扫穴，创殖民政策之先锋队。高掌远蹠，纵横宇内，好大喜功，光耀前烈，何其盛耶。后之不肖子孙出，泄泄沓沓，萎靡不振，自暴自弃，须眉巾帼，日处旋涡之中，犹以为极乐世界，任人之鞭之、扑之、束缚之、钤制之，为三四重之间接奴仆而心焉甘之。是不啻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涉险而不知惧，何其哀耶。间有可儿之炎黄后裔一二人，稍露头角，绳其祖武，经略远方，开拓疆土，而政府不提倡之后助之，反目为叛贼匪徒，大逆不道。致使事败垂成，良可惜已。

前不见古人，吾于中古之世得二人焉，曰张博望、班定远是也。后不见来者，吾于近数十年前得一人焉，其学问虽不如张博望、班定远，其功业则远不如张博望、班定远，而冒险之精神，坚忍之性质，独立不惧，奋往无前，远离祖国，侵入异族之野心亦不亚于张博望、班定远者。怪云漠漠，山形突屼，而最无名之英雄李文秀，特降生于最无名之老营。

第二节　李文秀之少年时代

李文秀者，云南之金齿人也。其先代未详何许人，惟世居老营。汉诸葛屯营最久之地，故名曰老营。离城九十里，山脉蜿蜒，地势高峻，层峦耸翠，起伏跌宕，崎岖鸟道，猿啼鹿鸣。人之游览者，犹以为天然画图。且左临澜沧江之水为之天堑，右据西河村落之障为之藩屏，后拥道人高山之险为之要塞，前扼董杂山峡之固为之门户。是草茅崛起之小豪杰，得此要地，虽不能席卷中原，而进可窥叶榆，退可握金齿，割据一方之重要地点也。然气候严寒，人性诚朴，忍耐善战。烽烟未起，则以耨耕为生活，戎马倥偬，则以执戈为勇武，其一般人民之性质，早为吾人所推崇。而李文秀之少年时代，倜傥有大志，尚气节，不逢迎。身体魁梧，膂力过人。疾恶如仇，助弱攻强。有人言张班故事，武穆精忠，则眉目飞扬，手舞足蹈。故有学识之父老，皆以为孺子可教，乐以明末轶事讲之。而激昂奋发之热诚，慷慨悲歌之苦衷，愈形发达，而民族之观念愈深入脑筋一层。拿破仑少年时，常与一老军人纵谈历史战术。学有心得，出而蹂躏全欧，为世界第一流人物。追溯原因，未尝非得力于老军人也。李文秀之雄才伟略，壮怀激烈，举动非常，进取蛮城，抑又非滇中学问渊博之父老，用无形之教育先有以养成之耶，不然李文秀虽天资英敏，又安有如是之野心哉。

第三节　李文秀之战功

云南杜文秀之乱，顺宁陷，大理失，楚雄亡，永昌破，全局震动，危如累卵，不绝如缕，此危急存亡之秋也。而李文秀与李凤祥、李凤呈、李凤翥等崛起老营，结连乡民数万人，据守老营等地，名曰立山岗，以扼杜文秀之后。且累与杜文秀派守永昌之大司戎、大司马苏将军、沙将军等战争十余年，克复永昌。俾杜文秀生后顾之忧，坐

守大理而不敢急取云南省城者，畏诸李之袭其后也。滇南乱平，论功行赏，首准岑督，次则杨玉科，绝不问及诸李者，未免不平之甚也。其后杜文秀之余党未息，倡乱于乌索麻栗坝等处，气势汹汹，风云变色，战斗之祸又起矣。李文秀常有好战之思想，即无日不以战争为快事。旋同永昌协和耀曾等进攻乌索麻栗坝等处，和耀曾云，君可同丁某进取某路。李文秀以丁氏贪财好色，忌刻寡恩，非可与共事之人也，决不愿与为伍，以辱己之名誉，遂不果往。殆乌索麻栗坝之军事方息，战袍未解，干戈未释，而黄白大激战又突起于安南。李文秀闻之喜而不寐，再由永昌拣选精壮士卒数十人，直向岑督报告愤〔奋〕勇，誓死安南，与法人决一死战。岑督喜之，给李文秀一营兵带之进攻法人，力战不屈，勋劳卓著，保为协镇衔。后闻岑督撤兵之令下，愤愤不平，拔剑斫地曰：恨吾之不能掌大兵权，杀尽碧眼黄须，恢复安南，即吾生平之一大恨事也。准是以观，李文秀志愿之宏，抱负之远大，有不可限量之状况，又孰能深知其所为哉。（未完）

六　帝国主义侵略云南

游滇述略（一号）

本社特派员　蛰　生

（甲）滇越界上之视察

（一）河口界上彼我之布置

滇越以红河为界，而河口为红河最扼塞之处，彼我皆有兵驻扎防守，两岸对峙。然彼于对岸保胜后龙山设有炮台及暗地营。此营将山挖空，建筑其中，以注射我之营盘。然非法人不能越雷池一步，违者击杀。斜面距半里，对岸有兵营三十四间，约有常住兵五千人有奇。（计越南常备兵共四十万，近又加增矣。）每日整军经武，操演不辍。一旦有事，不必兵也，一开花炮而吾之河口营房化为灰烬矣。至我之汛营各地，则茅屋数椽，倒塌难堪，犹不及乞人宇舍远甚。不必枪也，一炬了之足矣。其兵短额克扣及食鸦片者无论矣。（所有之兵，每日仅送洋差事尚且不足，何以防，何以守。）观其形容，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一遇有事，则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是其所长。若见洋人，不五体投地稽首马前，以为敌之前驱，则即为鸟兽散矣，此余敢断言者。

计沿河口至省，沿铁路共有防勇十营，沿红河至蛮耗共有防勇三

营。合计总共十三营。每营兵额二百五十名。余仔细确实查探，每营仅有实兵一百名上下，有两营仅八十余名。内中惟阿白管带柯树勋一营，尚有一百四十余名，刺竹坝管带全保珍一营，尚有一百七十余名，此两管带尚算稍有天良者。

（二）滇中大吏用人之荒谬

河口置督办官一员，办理对法交涉一切事务。现任官为黄某，A B C D（阿卑诗的）之不识，原不足怪，最奇者不晓法文，而又不用翻译，真令人莫名其妙。问之则曰既经法人定案，他日有不协处，直以法文为凭。余曰如是则无须外交官，亦无须办交涉矣，彼默然。又查黄所带之防军，一切短额弊端较他防营尤甚，仅有三成实兵，非残废疲倦，即光蛋匪徒，日则吃烟摆赌，夜则四出抢劫。且倚外人势力，凌辱妇女，拘禁乡民。其素称循谨者，亦不过脱去号衣，日代法人作工，晚归营棚歇宿而已。虽然，据沿边各防营防勇观之，无不与黄如出一辙，即有稍好者，亦五十步与百步间耳。又见一管带某氏，嗜好甚深，必十二点钟后方起床。余往见之日，则邀坐于吃烟床侧，其形容之腐败，有非言语所能尽者。惟见其烟床顶上横排吊着码子枪百余枝，锈蚀不堪。余询其何不发给兵勇，彼答兵丁只可用铜帽枪，码子枪不能擅发，且他们亦不会用。余归即与店主人言之。据云："此间所有来的管带大人们，到卸事回省的时候，凡亲朋故旧，或有人恳托，或自己的，只要式子一样的烂枪，将营中好枪换移出来，以烂枪交代下任报账。每位管带大人都是如此。昨年我们向广东人买得烂毛瑟枪两杆，请托哨官送管带大人二十五两银子，换得两杆新枪，约值得一百二十两。现下营盘里面的码子枪，有十之七是旧的破烂的了"云云。余初次游滇时，即有腾越某君谈及西防腾永义字各营管带如蒋祥华、杨发荣辈，皆如此做法，当时余犹未敢深信，今闻此则诚不虚矣。云南军事界，其尚可为乎。

（乙）入滇后铁路上及边地上之视察

（一）滇越铁路完工之日期

滇越铁路，在滇界内已修成者，由河口至南溪六十里之数，约计

全路功成，难易平均，三年内可以抵云南省城。

（二）铁路上工人之数目

铁路上所用工人，约六万四千余人，安南人约二万七千上下，法人约一千有奇，余则皆我云南、广东、广西、浙江人，然四川、贵州两省人亦不少。

（三）铁路上工人之惨状

法人按安南人门户，凡男丁十八岁以上者，概派充滇越铁路苦工一年。不欲去者，背缚其手，以枪队押送之，不从，则击杀之。（余曾目睹其枪毙二人，割去两耳者一人，割去一耳者二人。）然此犹越南人也，见之已为可怪。不料我广东、广西、宁波、四川数万同胞，日受法人鞭挞，名虽工人，实则罪囚之不如。虽然，此犹受法人诳骗，而应彼之招雇耳。我不愿往，彼亦何从虐我。独有最可惨者，云南楚雄附属等处，如法人之于安南人之列，按户强派，应法人之招工。如被派不来，则须出数十金雇人抵换。如来则被派之村中人，亦须出数十金交官，以作来者路费。限三月期满归家。然来者并未得有路费，以致半途逃匿，或饿死者，或病死者，（余在途间行未五十里，即遇两死尸，一在塘房，一在一大树下，约死去已两三日，蝇蚋丛集，无人埋葬。余均出资寻买席子二张，命该土著人葬之）或病卧于道者，或饥寒而餐风宿露于道者，触目伤心，不胜凄怆之感。余叩询之，惟咽咽作哭泣声，余亦为之喉哽。

（四）法人举动之不测

自河口至云南省城，法人沿所勘定之铁路线，或三里，或五里，遇有厄塞之处，必建一碉楼，盖营房数间，或穿地为暗地营。其碉楼之高阔，可望十数里，布置周密，已成连营千里之势。彼有辞曰，吾将以居住工人也。其实仅居住工人，何必坚固房屋，何必地沟，何必碉楼。且彼所用铁路工头，皆带兵武官，一旦时势可乘，不必出师命将，惊动各国之耳目，只化工为兵，已足直捣省城，不知不觉之间，而第二之东三省已为第二俄国之掌中物矣。至谓借保护铁路为名以进兵，犹皮肤之见耳。

（五）军械之私运入境及官吏之绝不闻问

余沿铁路至阿白地方，此处有兵一营，其管带乃广西人柯树勋。前岁有一法人名若破黑明，在该处失去洋枪七枝，饬令柯管带根究。其后探得盗枪者之踪迹，派兵前往夺取，而诸盗执械拒捕，官兵奋战格杀两人，乃将枪取回，交还法人了事。此柯管带及办理此事之委员，皆曾对余言之，而地方人亦啧有烦言。

（六）白马八寨之形势

余之至滇也，兼欲考察南方一带地理之险易厄塞，故由阿白迂道而开化，经麻栗坡，过剌竹坝，至船头下清水河，经天保白竹荡，插分水岭，过南温上都童上白马，至八寨，走古林菁，下南溪，再到河口，于是乃沿铁路线赴省城。余之到八寨也，察视地形，且访问该地父老，然后知此地在迤南一方面，颇有价值。此地远望四面皆险，而中甚平敞。他日设军械所及粮台于此，可以接应开化南溪等处。昔岑襄勤出关时，即屯粮于此。

（七）迤南地势之厄塞及行军之道路

由越入滇，可分十路。其大路为河口，为清水河，为龙膊。（此地与越南接壤，在红河方面。）由南溪河而下为南溪，为他郎之那发，其余皆崎岖小路，有兵一棚守而不退，彼即不能进也。至五大路皆互有关系，若龙膊与南溪被攻，即河口可以不战而溃。其他如清水河、那发，一处不稳，皆足以摇动河口。

（八）铁路未成以前必要之准备

河口后汛山顶，宜筑一炮台，俯瞰地面，旁设地营以保护之。自河口至省城，沿铁路要隘，可建碉者建碉，可修营者修营，当筑炮台者筑炮台。自首至尾，一气联络，节节紧密。至彼停车场附近，果属用兵厄要关塞之地，必筑一炮台，注射停车场，此事最关紧要。至于河阳大道（由清水至开化之大路），须于天保、白竹荡两处各筑一炮台，以阻来路。于船头安一地营以保护炮台。自天保而上，可以逐节联络驻扎，但期其能守即亦足矣。诸如此种种之布置，铁路未成以前，必不可少。虽然，欲求云南不为第二之越南，非赶练新军五七万

人不可。而滇省疆吏，犹昏昏然默无所事，吾不禁为云南悲也。

安南总督排斥岑督督滇之政策

（七月廿七日上海《时报》特电）（二号）

云　鹤

岑督自补授云贵总督后，法国安南总督惧其外交强硬，阻碍经营云南政策，特电其本国政府，极力排斥之。异哉，法总督，异哉，法总督，而固自命文明也，而固自命文明国之总督也，而何出是言，而何出是言。得毋天夺尔魄，使尔暴露狼子之野心，以警告我不甚爱惜边疆之政府，而因有是言乎。得毋鬼启尔口，使尔倾吐蝎蛇之毒腹，以唤醒我如木偶如醉痴之滇民，而因有是言乎。吾不恨尔而甚德尔，吾不恨尔有是言，而甚德尔有是言。虽然，尔过矣，尔过矣。尔以横暴自居，以野蛮待我。我果野蛮与否，姑置不辩。然尔之横暴如此，吾则不能尔之恕，而不一告及尔也。凡欲干涉他国内政者，必据正大之理由与不得已之原故。或他国污辱国体，损害国权，不得不起而抑止之。此因自卫而起之干涉，公法之所许也。或他国首犯不韪，故违公法，不得不起而挫折之。此因抵抗不义而起之干涉，亦公法之所许也。其他或因践条约而干涉，或因重友谊而干涉，亦莫不据正大之理由与不得已之原故。若夫用人行政，乃他国对于内部之自由行动，非污辱国体也，非损害国权也，更非首犯不韪故违公法也，而将执何理由以干涉之乎，而有何不得已之原故以干涉之乎。将谓云南乃尔之领土，派遣官吏必从尔意，不如此则排斥之欤。则云南虽为尔之势力圈，然究未见我政府割让与尔之明文也，而何得干涉。将谓我政府不得享公法之权利，而遂欲以前此德人对待山东之政策对待今日之云南欤，则我国虽弱而政府固俨然独立之政府。当此主权回收之际，已失者尚谋回收之，而况未失者也，尔何得干涉。甚矣尔之横暴也，甚矣尔之横暴也。吾初不意尔竟有如是之横暴也，吾初不意文明国之人，竟有如尔之横暴也。我政府对于此事，知其必能拒绝，必不蹈前此丧失主权贻误边疆之覆辙，无可疑也。且知其见法人横暴如此，愈信云南危迫，或整军经武，就地储材，为异日战守之资；或调拨新军，急

顾燃眉，弭后日燎原之患，亦无可疑也。然则我之对于政府，其亦可以不言矣。惟是我之对于云南人，则有不能已于言者。云南人乎，其亦知云南处于何等地位乎？曷兴乎来，而听我之一言。

处缅越亡国之邻，当英法东渐之冲，己之权利则一失再失，人之势力则愈扩愈横。浸假而城镇市街教堂林立，浸假而山泽原野铁轮直驶，汽笛茄声，震荡耳膜；刀光旗影，闪烁眼帘。嗟乎，谁实为之而使我云南至于如此之极耶。得毋曰在上者之昏庸、在下者之愚暗有以致之也。夫环球交通，固属天演之公理，而保守权利，亦系邦国之自卫。乃观我云南前此官民之所为，于斯义竟茫然焉。在上者以媚外为尽职，对于国民则为积极的压制。在下者以仇外为能事，对于官吏则为过当的服从。惟官吏之工于媚外，而又肆行压制其民也，故外人得乘间以窃我政柄。领事之尊大也，法领事方苏雅，出入仪仗，点放更炮，与督抚埒。教士之专横也，法教士偏袒信徒，故犯罪莠民多归之以为护身符。通事奴从之凶暴也，安南人之为法人奴从者，在云南省城，往往行凶。无非因我官吏之怯懦，有以骄其气，而彼遂乘之以蹦蹂我土地也。惟人民之仇外，而又戢慑服从其官也，故外人得借此以攘我利权。铁路之敷设，矿厂之开采，货币之实行，法人在蒙自发行纸币，政府命丁督阻止，后得丁督复命曰，发行已久，不能阻止云。民政厅之拟置，法人拟在蒙自设立民政厅。军火之私运入滇，无非因人民之愚顽有以启其欲，而彼遂借此以攫取我之利权。呜呼，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使我无以上种种之间隙，则法人亦无以上种种之凌虐。闻是言犹有疑意者乎，请观今日排斥岑督一事。

夫岑督亦总督中之一人，何以他之总督不被排斥，岑督独被排斥，何以彼不排斥他之总督，独排斥岑督？无他，亦如彼所谓岑督外交强硬，阻碍彼经营云南政策故耳。夫他人之所利，我之所害也。他人之所害，我之所利也。我不敢断言曰岑督之必将有利于云南，然就法人之排斥观之，则岑督之必将有利于云南可知。我更不敢断言曰法人不能阻止岑督而遂无害于云南，然就岑督之外交测之，则此后必不使法人有害于云南又可知。是则岑督者，法人之障碍物，云南之鲁阳戈也。云南际此斜日将沉，何幸有此鲁阳戈。法人当此大功垂成，何不幸有此障碍物。虽然，理论也而非事实也，枝叶也而非根本也。奚

谓根本？曰，云南人；奚谓事实？曰，云南人之责任。夫官吏虽置，终属客观。当此战云纷飞，潮流横卷之时，谓一二贤官吏足以当之，则天下事不如是之易易。况官吏之置否，一时难下定评。安知今日之所稍贤者，异日不为不贤者耶。今日能为我保权利者，异日不为断送我之权利者耶。即使始终不渝，首尾一致，而又安能保其常在一方而不更调他省者耶。是则仅恃一二置官吏而云南犹不免于亡者，以根本不在彼而在此。云南人乎，其尚欲此云南常为祖宗庐墓、子孙田宅之根据地乎，则此后请注重云南之权利，已失者回复之，未失者保护之，勿坐视也。云南人乎，其尚欲此云南在历史不易主人，在舆圈不改颜色之干净土乎，则此后请注重云南之官吏，腐败者排斥之，才能者赞助之，勿旁观也。吾人于此有一言以正告我云南人曰：云南者云南人之云南也，今而后苟有侵犯我云南人之权利者，我云南人当群起为正当之防御；苟有以外人之资格而干涉我用人行政之独立权者，我云南人当誓死为严重之保卫。云南人，云南人天职有在矣。呜呼，主人翁亦可以醒醒矣。失今不治，将为奴隶，将为沙虫，将实行为巴黎属地博览会之陈列品。

法人古德尔孟著《云南游记》译者弁言（三号）

大　悲

阴霾四塞，白日晦暝。霹雳一声，宇宙震撼。英雄为之失箸，常人为之变色，而聋者泰然弗动。风日清新，山川明媚，花木滋荣，锦天绣地。仰观俯察，诗人挹其胜，左顾右盼，牧竖乐其天，而瞽者漠然无喜。奚以故？曰，刺而弗通故，惟不通故弗感。火起隔岸，袖手观之。火兴邻舍，奔走救之。凡民有丧，淡然过之。亲族有故，涕泣哀之。奚以故？曰，刺之强则感之深故。无刺弗通也，无通弗感也，无感弗行也。刺而通，通而感，感而行，于是风动潮奔，波谲云诡，乃演出芸芸总总，相资相攻之人类世界。刺之强，通之敏，感之深，行之勇，于是悲悯天人出入生死，陶铸尧舜，改造山河，乃有圣贤豪杰，炳炳麟麟之事业。

爱国心天性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亦公例

也。演诸历史，普于四海，合乎心理。天性乎，公例乎，一按之吾国今日现象，或不禁嗒然若丧，茫然自失。处地球最危迫之地位者莫中国若，处中国最危殆之地位者莫云南若，处最危之地而最不知其危，不思其危，不涸脑瘁力以救其危，又莫若中国，又莫若中国之云南。火热水深，冥然罔觉，分割并吞，寂然不动，殆无爱国心也。呜呼，岂其然哉！岂其然哉！慨自闭关自守，无（?）数千年，绝人交通，增已锢蔽。耳目聋瞽，知识聋瞽，心思亦聋瞽，积之渐人之深，早成一麻木不仁之痼疾，一旦而欲醒沉醉起睡狮，岂一二微细刺激所能奏功。故经鸦片战争，顽迷如故，经甲午战争，顽迷如故。非无进步，其进小矣。迨庚子日俄两役再陷首都，一墟辽沈，于是全国乃稍稍有活气，稍稍知感动，稍稍事挽救。创不巨痛不深，则行不勇迈，往事具如此，况乎吾滇，危局虽达极点，固未尝一亲屠戮之惨，一震炮火之威。不通西语，鲜睹西人，其矇然于云南今日之位置，列强政策之惨酷，亦奚足异。不知其危，不感其危，而望其奋然蹈厉以救其危，是殆强聋惊迅雷，迫瞽悦美景，非狂则痴耳。蓄而不发，莫可穷迹。激而起之，沛然莫御。吾滇人讵能灭天性、背公例而独无爱国心，顾吾安得一雷霆精锐之事物，强刺之，敏通之，深感之，以获勇行之效果也。

端居隐忧，回天无术，忽海外一函飞来，启视，则法人古德尔孟著《云南游记》也。凡云南之地势、人情、风俗、政事、军事、矿产，无不调查精，记载详。旁加评论，涎其殷富，幸其腐败，而最终之一大目的，曰速取云南，以巩安南之位置。出版之一大目的，曰开导先路，以作侵略之指南。读未竟跃然起，绕室疾走，舞蹈而狂喜，吾殆精神错乱欤，非也。吾以为云南濒亡而可以不亡在此书矣。夫覆亡之祸，吾滇有识者非不敝舌焦唇，日事呼号，卒之影消响沉，聋瞽如故者何哉？世界竞争之烈，列强存心之险，未尝身受目击，不足坚其信，即无以动其感，所以为刺者弱也。此书出，举彼族平日处心积虑协以谋我者，一一公然宣布，倾泻无遗。滇民固陋应若何愚弄，官吏腐败应若何利用，若何采矿，若何进军，若何握实权，若何蕃种族，吾辈所不能言所不忍言，彼皆直捷了当以言之，深切著明以言之；言之不已，操笔记之；记之不已，出版布之；布之不已，将挥铁

腕奋捷足以实行之。呜呼，是书殆屠戮不足喻其惨，炮火不足像其威者矣，吾知向之视吾辈言为杞忧为妄谈者，今将瞿然惊憬然悟曰，有是哉，有是哉。吾人卧榻之侧，固有阴险狠戾如法兰西其国者哉，蹙额相告，投袂而起，慷慨激昂，大发挥爱国精神于二十世纪，生死肉骨，在此一举，吾何幸而得此至敏锐至坚利之刺激物也。吾安得不喜，吾安得不译而传之。吾愿吾同胞注全副真精神读之，具一副热血性读之。试思自己为何如人，试思此书作如何语，试思此书对自己含有若何之关系，试思自己对此书应作若何之举动，发大感情，奋大勇力，举转祸为一福之责任置之仔肩之上，不悚不慹，死而后已。勿使吾今日之所喜者转为他日之所哀。否则，时机已熟，祸不转瞬，继此《云南游记》而作者，必为云南灭亡史。余亦将枕戈裹甲，随我最宝贵最敬爱之锦绣江山终于灰烬，不暇为诸君再事移译矣。呜呼。

译者识

（本文译文在杂志上并未刊完。因已印有专书，故未录。）

上海来信昨年十月二十日着（四号）

顷读贵杂志毕，觉有一种刺戟之物，震荡于余之脑海，绕室傍徨，不宁累日，爰伸纸以书鄙悃。

中国之患多在北，昔则匈奴，今则俄罗斯，故政府常漠置南方之外患。乃自辽阳一战，俄罗斯之面目毕现，而南方大势，已岌岌不可终日矣。云南者尤今日之惨现象也。云南界于英法属之缅甸安南，两国耽耽逐逐，近以英法协约成，英则经营四川，法则进取云南。筑路也，开矿也，传教也，法人之敏捷手段，不遗余力，其视云南为囊中物也久矣。今看云南人大梦豁醒，恍然于外人之吞灭政策。诉于政府撤丁督，而又力图地方自治，共谋补救之策。况今又得贵杂志无形之警钟棒喝，悱恻缠绵，海内咸晓然于今日之云南之危机一发。人心未死，终不馁而，则云南之复为我中国之云南，固属大幸。顾今政府不足倚赖，外人之侵略主义，一日千里。莽莽前途，空言无补。仆于日前往晤法人某氏（在沪法工部局），谈及我国变状。某氏先谓云南之美，复言法政府不日调兵代中国布置此地。仆即答曰："中国自有保

守之权，贵国勿庸越俎。”某氏忸怩变色曰：“予实告君，我国不久当占领云南也。”仆聆斯言，目瞪股栗，随语曰：“贵国何为而占我云南?”某氏曰：“有理由在也。庚子赔款，中国当无清偿之期，吾法将以云南为抵偿品，讵不合公理乎。”仆冷笑曰：“贵国虽垂涎云南，其如我国之不畀汝何。”某氏乃指桌上一墨水瓶而谓仆曰：“云南为此物，无论中国政府许让与否，吾法唯有强硬取之耳。”仆闻其语，五内如焚，益信天下之有强权而无公理，愤恨不置。寻某氏又论丁振铎善于外交，极与法人亲密。仆忿不能遏，痛斥丁之误国殃民。某氏瞠然不语，仆乃拂袖而出。呜呼，观此而法人之狼子野心，不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乎。仆又阅法文报，知法人之经营云南，日进不已，常有“吞灭云南”等之论。又闻法都地图竟有滇云南为法属地者，足见该社会之居心叵测。若今日云南人不援救云南，我十七省不臂助云南，则因之而瓜分鱼烂，中原必无一片干净土。今日之云南，即他日十七省之小影；他日之云南，即我十七省沦胥以亡之惨状。呜呼，彼之所谓爱国志士，其尚以省界而泥大局乎，其尚以蕞尔云南无足轻重乎。若是吾不欲言，吾欲慕鲁仲连先蹈东海矣。袂起泣言。

后复缀数语云：

鄙人从事法文，颇知法人之性质。法人果取云南，吾人誓与之争。贵杂志言论之潜势力，大可佩。鄙意实力急须储养，否则言论而无事实，终于自败耳。诸君其以然否。

尊函到时，敝社员等拜读之余，无一不感激流泣。兹谨代表全省人民，为足下谢。但尊函未将尊名及住所书出，以致无从受教，渴望实甚。务祈将尊名住所赐知。《吞灭云南》等书，不论原文或译文，亦祈一并赐下，不胜悬望。奉答容俟次号。

欧洲来电 正月廿五日着（四号）

本社名誉访事员

咄咄，我云南人看！看！看！吾侪日倡言云南将亡，应如何挽救，云南不日将亡，应如何极力挽救。无论愚昧政府无所于听，即吾最可爱之同胞，亦复疑信参半。嗟呼，彼愚昧政府之听与不

听，于吾滇曾无所损益。独怪乎身受其祸者之既临死刑而仍无所于觉也。咄咄，我云南人其看！看！看！咄咄，我中国人其看！看！看！

法人移非洲驻防兵于越南，而移越南之南定、河内、北宁及其余各处之兵十余万，分驻于高平、清江、老开、蒙绪等处，虎视南清，（记者按来电虽言南清，而法人目的则尤注重云南）大有不日即行鲸吞之状。

后国唐通市来信正月三十一日着（四号）

云南留学诸君联鉴：滇事之急，想君等均已洞悉。惟君等仅知法人在滇势力日增，并其蛮野之状，不知彼已视云南为殖民地。某到法仅两月，耳所闻，目所见，无不可为云南哀者。马赛尔殖民地赛会Exposition coloniale云南亦列一席，后经留学某君力争始除去。而殖民地各报无不日言经营及攻取之法。近《时报》及《中外日报》，均登载法人运军火入滇一节，其祸之迫，更可想见。方今大局，牵一发则全身动，一旦法人效俄人占满洲之故智，则中国前途岂堪设想。彼政府固不足惜，奈吾人何。此间同学月来常筹议办法，然以不知滇中社会实情，且大家意见不一，终无头绪。君等情关桑梓，觉此事当更急。望速筹议办法，总以边防兴学为先。此间年内当亦有公函达岑督也。

法人动静（五号）

港报驻越访事员来信

丁未西正月廿五日，本社得法人移兵之信（见第四号），当已立请港报驻越访事员□□代访。今得其回函云，法人移兵于越，移越兵于滇桂交界处及助练越兵事，诚有之。至于移兵于与滇桂交界处云云，夫今日之滇桂交界处，何日无兵，何处无兵。如河阳、河口等处，其兵数皆多，且日夕练训。至云不日将以炮火与相见云云，仆到处密探动静，皆不得实在情形。继又以理度之，法之视滇桂已如囊中

物、掌上肉，可以不费兵力而得。即使果用兵力，彼何难稍耐一二年，俟火车直达，何等轻便。即不然彼亦断不肯豫先铺张，使我有备而后多费炮火。要之此事之有与否，姑不论，总之法人之欲急取云南，实有如救饥渴之势云云。（下略）

法人窥伺云南之渐（五号）

志 复

今之所谓云南者，法人之势力范围也，其为说自一八九九年我政府私与法人以云南不割让之预约，故彼得后以徐展其潜势力，拘束我领土权，致有以养成今日不痛不痒之现象，此其造因也。若欲语其窥伺云南之渐，实自同治初年法人大商豪奥塞氏并张得比氏（Gras marchand Rocet et Jean Dupuis）得循红河潜游云南，探悉山川之形胜，矿产之丰饶，以及种种之宝贵生殖，归以详语其国人。一时云南之价值，盛传于巴黎市街。举众惊奇赞叹，视云南为其目的地，（Le but de son voyage）目的地者，大陆学派主张为未开化得任先占领而为自国势力范围者也。自后法人垂涎而窥伺之实无虚日。观其于越南间接发射之表示，自得而言之。

法越西贡结约第十一条，附“开海阳、宁海、汛上，红河一带，以达中国云南边境，得任外国商船自由往来。”法越哈尔曼结约第三条，附“准法国得设兵哨于红河沿岸”，其影响于云南已昭然若揭。以红河当滇越交通孔道，若航权操于法人，且从得设兵哨，是云南直受其逼侵也。

当法国未攻取越南时，彼政府大臣主张曾谓：“我国以欲道中国之故，不得不占领东京。”夫彼所谓道，即由红河通云南之道，其欲望从可知矣。

自后中法之役，彼进取之谋略非仅限于东京，特以刘永福黑旗军据红河上游，阻其进路。故彼乘机观势，知未易骤达其目的地，乃乘我海军受创之余，愿息战媾和。其结局为天津条约，首认越南归法国保护。自是越南遂亡，而云南亦随以陷于直接危险地位。法人得蜀望陇之计，无再虑有障碍物矣。

法人自占领东京，遂遣急进派之首领都墨氏（Doumer）来督越南。而他务未遑，汲汲焉举全力以开拓红河，卒得容轮船驶到河口，此其进取之一大计划也。然犹有天然的缺憾，则因河水时有涨落，若船身稍大者，碍难进行。故都墨氏以大工程之经营，而恍然失意。乃辗转思虑，卒采用最快利最猛烈之铁道政策，谋以亡我。遂于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二年，要求我滇越铁路敷设权。以政府素漠视边疆，予取予携，毫不介意，故慨然许之。法人衷莫斯氏曰，云南铁路，幸未遇中国政府之异议，以致垂手得之。都墨氏得所大欲，视中国诚易与也，愈以施其诡激〔计〕之技术，时而威吓，时而哄骗，玩弄我滇官吏于股掌之上，为彼傀儡。吾尝谓都墨氏者，虎而有狐行也。观其对于云南之种种不法行为，自可见其为人矣。

夫滇越铁路之许与法人也，都墨氏常派最著名之工程师并陆军之大武员游行云南，一方面查勘预定路线，一方面测绘军用地图。又法国里昂中国调查会，亦常派员游行云南，调查矿务物产，以尽窥我所有。惟皆行动诡密，或借名游历，或假装行商，鬼出神没，莫可测度。吾兹揭其隐谋，并其年月名姓事实缕陈之，以置诸一般之滇人听者。

光绪二十二年，派有大矿学家勒格里氏（Minéralogiste Leclaise）带领东文学生二人游行云南，经历迤南之个旧、弥勒、嵋峨等矿地，渐向东川昭通之骡马、汤丹、落雪、冷水、各名厂查察，迂道四川而归，著述《云南矿产考》。

同时派有大工程师古德尔孟氏（L'ingénieur Coustellemont）游行云南，遍历迤东南各方面，转向迤西，假道西藏而归。著述《云南旅行记》。

光绪二十三年，派有印度支那商务副大臣白罗宜氏（Lous direcltur du commerce l'Indo - Chine Brenier）带领大商人白兰氏（Bélard）游行云南。先经查察各矿厂，后抵省贿洋务局兴禄并矿务局唐炯，要求开采各厂矿产，议有端倪，迂道四川而归。

光绪二十四年，派有工部尚书吉里墨氏（Ministre des travaux public Guillemoto）带领大工程师卢雅氏（L'ingénieur Wiara）、沙德氏（Sade））吕西来氏（Dusseré）亲行云南，协商铁路合同。经得滇官

吏之双方合意，预约先测路线，始行立合同。法人即派大多数之武员，阳以查勘路线为名，阴以绘军用地图为实。时由陆军司令长官波容氏（Commandant Beangeon）亲行带领陆军大尉刺葛得氏（Capitaine La Coste）、陆军大尉蒲基扬氏（Cap. Rongnignon）、陆军大尉满得氏（Cap. Martin）、陆军大尉底比勒氏（Cap. Duplat）、陆军大尉第格氏（Cap. Turc）、陆军中尉得那氏（Lieutenant Dénaint）等武员，分班测绘山水险要，作成军用地图而归。咄咄，此真测路线耶，测路线者工程师之职务，而何必用武员耶。谁抚斯土，吾欲执剑而问之。方工部尚书吉里墨氏之举众旋归也，即乘事机渐熟之候，由驻京法公使直接我政府，要求规定草约。政府以滇官民无异议，照请允诺。是年六月都墨氏亲行赴滇，带领陆军大尉蒲基扬氏（Cap. Rongnignon）、马司氏（Masse）等十人随行。甫抵省时，即夜邀请滇官吏赴宴，乘其酒酣意乱之际，提出合同议案，曲要滇官签押。事经归结，都墨氏怀合同即夜潜归。时当合同立定，都墨氏促法领事向城守索钥匙，声称有洋员出城实即都墨氏也。至二日，滇督回请赴席，则法领事答昨夜已起程旋归矣。呜呼，都墨氏而固自认为文明国之总督也，而故为是盗贼之行。其胡为者，毋亦得志踌躇，恐时久生变，如穿窬之获得贵宝，不及揭视，即怀藏而速归也。吾不识滇官吏当酒醒心清回思都墨氏潜归之后，聊有觉悟失意与否。

光绪二十五年，派有领事方苏雅氏（Consul Franoiv）驻滇，协办铁路事务。同时派有陆军大尉柯里格氏（Cap. Oréak）等数人，假购营马为名，遍历探查险要。甫经归越，即与都墨氏谋实行取滇，为出我不意攻我不备之计。而都墨氏乃素所怀抱者，当即密电领事方苏雅氏，俾刻期赶归，商办行军事机。同谋先伏兵滇省，作内外夹攻，期易奏效。时分发四十余驮军械，由领事方苏雅氏暗输入滇，随带越兵一百余人，道经河口蒙自，而滇官吏毫无知觉。幸英人税务司泄露事机，一时物议纷腾，人心惶恐，致酿成烧教堂之暴动。而都墨氏得警告，愈幸师出有名，即发大军至我边界之龙膊，势欲灭此而朝食也。适值北京义和团事起，驻京法公使电调越兵北上，都墨氏乃不得已解滇围。此是吾人之将亡复存将死复生之一大大关头，记之记之。时庚子五月十四日也。

光绪二十六年，派有钦【差】巴德氏（Mr. Paste）到滇，查办善后处分，要求我赔偿教堂损失银十五万金，始得了结。夫滇民虽毁伤其教堂，究之衅自彼开，以公法论，应将彼暗输军械充公，格外惩罚。乃彼之不法行为，则置之不理，而带领军械之祸魁方苏雅氏则仍得复任驻滇领事。世界何有公理，黑铁赤血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政府官吏之盗买我滇矿产，不一而足。时法人常虑彼越属之烘崖煤矿不敷资用，而要求我阿迷煤矿，为彼养滇越铁路之资。而政府无稍顾惜，即许与之。夫阿迷煤矿，我滇最丰饶最精良之佳产，而政府以之私与法人，我滇生产力因之大减削，良可慨矣。而法人贪求无厌，又派大商豪奥塞氏（Rochet）、工程师克业氏（Raymont）到滇秘贿洋务局兴禄，代私通矿务局唐炯、绅商□□□，朝计夕谋，耸动大府，要求我迤东南矿产。事将成议，驻滇英领事勒得氏（Laiton）忽受刺激，起而与争。法领事方苏雅氏恐事破坏，许与分利，是之谓英法七府矿务公司。统计云南止十四府，今已去七府，所余仅半耳。呜呼，以宝贵之云南之路矿，自此垂将尽矣。虽以法人之外交阴柔得之，要亦以兴禄卖国奴甘受赂贿，彼受法人赂贿，已不知凡几。以吾所闻知者，法商白兰氏与一留声机器，伯爵韦大利氏送与二金表，钦差巴德氏送与洋酒十二罇、洋饼十二箱，且面许归国后，采购自国宝贵致送云云。不惜慷他人之慨，以滇土供其馈仪品，而唐炯与□□□又受其牢笼者也。迩者兴禄已去，难保无第二之兴禄复来。滇人乎，滇人乎，尔之土地，尔此后其慎监视之，力保卫之，无俾非族类持为馈仪品也。

光绪二十八年，派有大资产家伯爵韦大利氏（Le Comté Vitaly）到滇，官吏受其丰仪者，俨然苞苴公行，盛传人耳。韦大利所赠送之珠宝水晶机器金表等对象，传闻价值二万余元。而铁路工程，因之着着得手。如招路工购民地之种种行为，官吏无不乐为驱使。甚至任官兵为彼充铁路工，无所讳忌。是之谓人欲烹我，我反以薪油助之，滇吏丧心一至于此。

光绪二十九年，法人于云南之工程修筑，事务纷纭，所前往之工程师并武员联络不绝，几至不可胜道。惟其自由之动作，予吾人以猜忌者，如大工程师得康氏（Decape）、再斯得勒氏（Géstelle）之一部分，从事测量，迂道开化方面，渐向东行，非其正路线者而前往履勘

焉。滇官吏之漠不加察，真如人无人之境矣。

光绪三十年，法人于蒙自经营，如田土之广殖，房屋之构造，绵延数里，俨为永久殖民之基础。其尤以铁路公所广阔无垠，势似兵营之扩张，四面建高层碉楼，得展览蒙城内之动静。游其地者，俯仰间自知其用意矣。呜呼，蒙自何地，虽开商埠，要非香港之让与、上海之租界，亦非法人之保护地，而病院既增设矣，又从而要设民政厅，民政厅既拒阻矣，又从而施行纸票，储蓄军械，周云祥起事时，蒙法领事署自提示数百枝快枪防备。输售私盐。法人常以越南海盐由麻栗坡输入开化、临安一带发售。由此推之，云南非是中国之云南，蒙自尤非是云南之蒙自，适成其为法人之殖民地而已。

光绪三十二年，现在越南总督波耳氏（Paul）亲行蒙自，借名查察路矿。甫经旋归，法政府即议增加广东洋面舰队，并拟将守备兵移驻蒙自。同时要求我政府不规则之三条件：

（A）要云南腾越厘金局移设河口麻栗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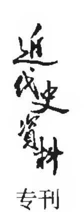
（B）要弛越南土产鸦片输入中国之禁。

（C）要减土产鸦片之税。

吾尝谓法人而非必实行占领，云南已被其势力范围。如法人而必得实行占领，其为无谓之寻衅，又何患无辞。

光绪三十三年，法国陆军部派有陆军大尉都勒宜氏（Cap. d'Ollone）带领陆军少尉共四人，游行云南。业经随携测绘机器，自正月八日由河内起程，向蒙自进行矣。闻拟需长久日期，详绘地图，方归国复命。

综观以上事实，浅白易明，无取乎深文解释。凡我滇人，皆得手执诵之，虚心察之，从可知法人始终对于云南政策实汲汲从事无虚日，势必得达其目的地乃已。斯时滇越铁路已渐次竣工，彼国报纸传语相贺，公然认云南为其卫生康健之殖民地，法国印度支那官报代表法人贺语标题即曰，法国云南殖民之健康。固无畏忌乎吾人之见闻也。吾人尝举此以相警告与商共同生活之策画，则一班之顽固官绅辄曰：“学生嚣张，学生浮言，莫须有也。”吾不知其见此尚或以为未必然者乎。虽然，自古德尔孟氏书出现，一班之人受其刺激，相信而策救亡者有矣。而法人则以慰告滇人曰：“此我国之下流社会人无知妄作，无庸



听信也。”其立言诚巧而用心诡谲，无怪滇官民之受其愚者比比然也。夫古德尔孟氏者，法国著名之大工程师，而经营斐洲之大探险家也。其受命游滇也，为越督都墨氏聘使，其言论之价值实不啻代表法人全体。今法人以为下流社会之人相搪塞，然则吾又从举彼国政界之雄者之言论以相质证，庶彼无言以煽惑我滇人也。

拉勒山氏，谓非彼国【政】界之雄者耶，其著《过去未来之印度中国》一书，设言经营法国势力范围圈内之云南，当执何法乃足以扩充实力，列下三大条：

（A）人口稀少及无人之地，多移越南人以实之。建设铁路，改良河道，以收交通之利。

（B）法领邻接中国，法领须锐意伸张势力于该省，且速竣铁道，以备军事之用，平时可借收贸易之利。

（C）欲保持该地方之安宁，必强海陆军之势力；欲强海陆军之势力，必先建立海陆军之根据地。

哀莫斯氏，谓非彼国政界之雄者耶，其著《支那现象》一书，第一篇一章评论：“云南土地膏腴，多产鸦片、茶、甘蓝，而矿产尤为丰富，铜、铁、锡、铅及各种宝石，莫不有之。倘他日开交通之便，则采矿可以自由，将来我国之冶金场必林立于该省也。且我国最后经营，要将老街思茅铁路筑成，则普洱之茶必归我东京矣。”第三篇三章评论：“河内老街铁路成，则云南与东京贸易必逐渐繁盛，吾人谓为踏入中国之导火线可也。我以特别公司开筑河内老街铁路，固为急务。况我法人既得开矿特权，则云南九百万人民皆法人顾主也。”第三篇七章评论：“河内老开铁路，我国家已允为担保，此深足庆幸之举也。查该线敷设费约七千万佛郎，其开业之初，利益虽不多，然云南矿产一绝大利源，必由该线以引出之也。承平则可以攫取中国无穷之利，乱则可借为侵略大陆之具，其关系法国殊非浅鲜。试观英之欲经营滇缅铁路，若是其急。我法人之急驱锐进，此其时矣。若失此机会，则富饶之殖民地，与二十年之经营，虽不欲弃于一朝，不可得也。”

其他著书之肆言狂论，不一而足。近今则闻出有《东京云南之行军指掌》一书，为彼军界中隐秘，求不可得。然仅观此，可见其野心

暴露矣。法人固善于巧言，吾知滇人此后必不听信也。且非必不听信而已，凡我滇人，此后宜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及时谋防御之策，救卫之方，以希望共同生活。若再事因循，残喘未已，越裳铁道之汽笛悲声交作于金马碧鸡间，而千百余万之滇民狂呼哀号于法人之刀头马蹄，求生而不得，诚可哀矣。不观彼今越南方面之军事扩张乎，新调遣之士官登陆者实繁有徒，应征之士兵入伍者为数日增。西贡之水师舰队，去冬已调演于海防；东京之陆军守兵，今春复移上高平。谅山附近。似此种种之作用，实惹吾人耳目，而不得不为惊恐者也。觇现势之悬危，测将来之隐患，以吾之云南生死观，可分为三策。

（A）如法人将来效俄人东三省之举动，实逼处此，则我滇人宜乘越南之反动力，赌千二百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人之身家性命一战，誓驱逐法人出滇境之外，是为上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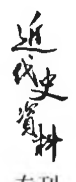
（B）如法人滇越铁路未告成时，吾滇人毁家尽力，促政府胁法人，将此铁路赎回自办。筹款当分几方法，非必尽出自滇人。练军而保卫之，是为中策。

（C）如法人将来借保护铁路为名，进兵强占云南，吾滇人轻信政府之拘束，如满洲之与敌人相安，斯不亡其名，而已亡其实，是为下策。

法人与云南（直译日本报）（五号）

雪　生

法人之对于云南，亦犹俄国之对于北满洲，势力侵入已非一日。各国对待支那，均有划定势力范围之计划。云南一省，划入法国圈内，今不过十年，而势力磅礴郁积，如筑铁路、开矿产、通商、传教、邮政、货币等，无一不获得实权。吁，长足进步，一日千里，诚有令人不可思议者。近据外间纷纷传说，法国拟将屯于安南诸军移入云南，借口保护滇越铁路，预备实行占领，永作屯兵之计云云。窃恐难为征信。但法人垂涎云南，伦敦柏林各报纸已纪不一纪，初非无稽之风说也。北满洲方脱离俄之势力圈，而云南又入法之势力圈，是情理之所难明矣。以法人之明于大局，岂必遽肯实行占领。然法人又岂



肯不愿稳固越南之国防，以增厚其门户，而扩张其领土者。且近来支那朝野上下之议论，颇以云南为西南重镇。云南动摇，即影响支那全部之瓜分，设防不容一日或缓。故改调岑春煊为云南总督，即此意也。意法人有见及此，恐稍事迟缓，云南布置之势力一成，则断难下手矣。总之法人极思在东亚大陆试一大活动之情状，已隐然表现。履霜坚冰，亟宜作未雨绸缪之计。

支那南境，势力所及之国，惟英与法。然英领之缅甸，虽与云南接壤，而云南之铁路权，英人未得插进一足，故不易于入手。惟法领之越南，境域与云南毗连，且于一千九百年得攫越铁路。以此之故，领取云南之资格遂于是乎成。英人既范围西藏，则法人之图谋云南，无待智者而知之。且以地势言，英由香港入者，经九龙而抵广州；从印度进者，经西藏而抵四川。今虽欲竞争于腾越铁路，以图入云南之西南境，而预备后日均沾一脔之地步，又将归于失败无继者，其亦地势有不便欤。过此以往，难与法人争优势占权利也明甚，云南其为法人之所独有矣。今法人竟欲借辞防乱，越境进兵，此其意固不在弹压匪党已也，且云南又并未闻有乱事也。或者乘英人势力尚未发展，作此举动先发制人，亦未可知。殷鉴不远，摩洛哥之事其前车也。摩人蠢尔固不足言，云南岂终以摩人视耶。

法人如此举动，用之于各国未筹及之地，如昔日英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兼并云南西南各土司之边地数千里，或可期于成功。在今日各国耽耽环伺之下，即逞心放胆如此，必不免外人之猜忌。佛国颇多老谋深识之士，其未曾虑及之乎，必无是理。或者其安南驻备诸军，有喜事衒功，擅主而为之者欤。俄人占领旅顺，权重专阃。间有以私意构事邻国，成则归之本国，自收厥功，不成则责归自身。驻屯安南法军，其情势亦大约与当日驻屯旅顺之俄军相等。威权重于一方，肆意挑弄，恐不难借口构成衅端，此宜亟加防范者矣。

据巴黎殖民报云，安南法政厅招募债款，由前任总督桃灭尔氏、现任勃亚氏先后经营云南铁路。虽经屡次蹉跎，未能如手挥行，而自东京抵老开一路，现已开通；自老开抵蒙自共二百余英里延至云南府一路，刻下正属工作之际，约三年后可以告成，则由海防抵老开，只须二十四点钟之时间。又自老开抵云南省城，亦只需四十余点钟。从

前行旅须六七十日之日程，今则三日间即可至。则沿路一带商务营业，及开采各色矿产等事之发展进步，可操左券而待也。又据云，法人经营云南之目的，不止一端，而安插殖民，实为其所最急切者。盖安南不便白人之居住，土地卑湿，气候炎蒸，颇有碍其身体之健康。初自本国来安南者，旅居三年，须归国调摄一次，以图康复；长或一年，短或半年，再来安南续营前业。向例如此，故殖民等一归本国，多方营求愿在本国生理，不欲为安南移殖之民者，居大多数。反观英人经营印度本部及缅甸，位置热带，亦大约与安南相同。而缅甸等之殖民愿归国者少，安南之殖民愿归国者多，因其有害殖民之养生故也。近安南地方，虽于德逊设有海水浴，然恰受红河浊流之所贯注，求其全不碍于体育，不可得也。除此而外，又更无复足供浴澡之地，势不得不另觅良美之所，以求适殖民之滋养生息。云南气候温和，寒暖适宜，恰似巴黎。使滇越铁路完成，则安南殖民皆可由该路径移云南，固不必遥望本国而兴非土之叹矣。如此则可使殖民立永久之计。不但此也，云南物产矿脉之丰富，尤为支那全部所不及，必宜实行取而领有之，以为法人子孙万世殖民之基业，断不可使他人势力侵占一分，反为经营安南之根据地云云。综上观之，法人图谋云南之居心，已跃跃如见。世人其深自注目，是则记者之所垂望也。

看！看！看！法国云南之殖民康健（五号）

本社调查员

法属越南，滨临热带，气候炎热，不适卫生。故法殖民越地者，多苦患病。其有不病者，必须三年回国一次，静养数月。因是法官兵工商人等回国养病之后，即多方运动，欲留本国营业，不愿再至越南。是以法人越南殖民，颇不便利。今法人注定目的，锐意经营云南，期归属越土。以其气候温和，适于殖民。如法人古德尔孟云，以气候论，云南宜编入越南版图，实天然的形势使然也。今滇越铁路渐次告成，法人预为祝贺。其于印度支那官报标题为“法国云南殖民康健”，其辞谓：“吾法人前苦越地殖民患病者，今云南铁路不日竣工，吾法居留越地者，将可移住长适卫生之云南省静养。行程便利，需费

又省，其为功于吾法人殖民之生活，殊非浅鲜。其有前患病思归者，今可尽移殖法国云南矣。”噫嘻！滇越铁路成，法人固可贺，吾滇诚可哀。吾祖父世守河山，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需以为生活最可亲爱、最可宝贵者，今将为他族之殖民地矣。而旧有之主人翁，尚拥被酣眠，时作梦呓。呜呼主人翁！呜呼云南之主人翁！醒！快醒！快醒起！尔之死期将至矣，尔之云南将为他族殖民地矣，尔得毋伤心否！

咄咄法人干涉云南教育权（五号）

本社调查员

主权者，立国之元素也。国而无主权，则土地为保护，人民为奴隶，国亦不国矣。今云南主权安在乎？行政权已被法人拘束，今且从而干涉我教育权焉。去冬蒙自设民立小学校，拟聘日本【人】充教习，为驻蒙法领事闻知，力向关道干涉，谓云南聘教习，当以法人充之，无容聘别国人。关道慑其威势，屈服士民，依议聘法人得第氏充之。且得第氏对滇人曰：“如日本人来云南，我法人当驱逐之，无俾侵入我势力范围”云。噫！是法人单纯的认云南为彼保护，人民为彼奴隶，而一班官吏，特彼之走狗耳。尚得谓之中国之云南哉！虽然以吾闻希赛禄氏之言曰：宁为纷扰之自由，毋为安静之奴隶。云南乎！云南之云南人乎！尔其为争主权而死，死为自由之雄鬼。尔毋为无主权而生，生为奴隶之卑劣。

留法学生上滇督书（六号）

学生等留法已久，科学外不遑问及他事。然法人对于中国之政策，固已得之舆论，索之报章，而深知之矣。欲默默然无一言献于祖国之父老者，姑忍之以免纷心也。虽然，爱国大义，西国三岁之童子所能言。留法愈久，闻见愈切，廉耻之心，亦愈不能遏，况事务已日急一日乎。生等欲述法人对于云南之野心，只须将其最近之事迹略述数端，则已可见其大概矣。

最近之事迹有之如下：

（甲）法国有一种旬报，名曰属地报，竟以云南列入其间。或言丁督可欺，惜已去任，岑督未到任，不为吾用，然吾亦无须顾虑云云。

（乙）去岁法国有博览小会，名曰属地之博览会。会内陈设，竟列云南为属地之一，且用汉文大书云南二字。经留法同人告知驻法刘公使，再由刘公使派人向会长磋商，始得撤去云南二字，然物品则陈列如故也。

（丙）法国去秋所派之驻云南领事官，特加大臣之虚衔。夫虚衔者实职之渐也，大臣者总督之埒。法国对于安南，以总督一人控制之，今以大臣之衔加于驻云之领事官，其视云南为何物乎。法国恐总督之名足以惹人耳目也，故婉言之曰大臣。又恐实职大臣未便递加于领事官也，故又婉言之曰大臣之虚衔。然而法人之术亦狡矣哉，吾中国政府，苟手眼稍迟，未有不受其欺者。

以上三端，是最近最切实之事迹。其第一、二端，是民间之举动，其第三端是政府之举动。然则上下耳目，皆注集于云南，其情形已显然矣。法人口中，无人不谈云南二字；法国报上，无日不载云南二字。然则云南之危险，其情形亦可想见矣。吾中国官民，囿于见闻，焉能觉察此情形哉。此外更有一事，试述其大略于下。

工程博士一名（即法国工程部之一官）游历云南九阅月，去春回法，特开演说大会。其词甚长，一面口讲，一面指画，附以影戏，戏内皆系中国内地之丑态，兹特撮其大略如左。

其词曰：吾国同胞，皆知有法国矣，皆知安南是东方法国矣。欲一知东方有第二法国在乎，东方有第二安南在乎，即云南是也。吾自云南回，携旧影戏活片类百张，以供众览。其山川则如何如何，（此时口讲手指之态，已非笔墨所能形容）其矿产之聚富则如何如何，其动植物之繁多则如何如何，其泥质之聚富则如何，其金银之聚富则如何，其石料之聚富则如何，（语至此更插一语曰，云南人不知科学之开矿，而以各母鸡能知金银之所在，鸡嘴向何处啄食，即向何处掘寻金银）其道路之秽塞则如何如何，其工艺之窳败则如何如何，水利弃废则如何如何，铁路之可兴则如何如何，洋货之容易输入则如何如

何。而其官吏则愚而弱也，其民情则愚而柔也，吾以和平暧昧之术，与之行交际，彼必堕吾术中。吾法则畏葸弗往，以为中国近日已极力变法，其国民已不为昔日之一味痴睡，其政府已知兴学练兵以御外侮，此皆吾法不知情细之言也。吾在云南，未见有一兵一士合于军人资格者也，未见有一官一将具有军事之学识者也，未见有一炮一枪由彼自造者也，且未见有一个中学校或小学校也。试思中国两手空空，其何所恃以御外乎。吾法有兵数千在安南，设欲以此区区兵数夺据云南，已属游刃有余，惟吾等今日不必以此手段，惹世界之耳目耳。吾今日开此演说大会，亦非欲勖君等以强硬之手段取云南也。惟欲君等深知云南之可图，中国之易与耳；惟欲君等深知法国已有许多布置在云南，许多势力在云南耳；惟欲君等深知云南已成为法国之有实无名之属地耳。云南一省，较法国全壤为大。吾等又增此一块大地，君等试思可贺乎、不可贺乎。夫中国人只知饱其私囊，而不知卖国之可耻；只欲保其虚名，而不欲惜实在之利益。然则吾等只攫其实在之利益可耳，吾仍以主权之虚名还诸中国可耳。吾在云南游历时，买点礼物，投赠于州县官，州县官即逢迎将顺，视吾为上宾。君等身未出法境，以为云南人之智力与吾法人无大异，抑何见之之浅也。区区礼物，所值甚微，凡欲弋大利者，恒宜用此手段也。谚曰，怀有礼物，则到处可以通行，况中国人尤系贪小惠而忘大计者乎。法国人不自振顿，英人必著先鞭矣，日本亦必著先鞭。吾苟奋臂前往，吾等对于中国，毫无可责之处。盖中国以利益让于英日，与让于法国无以异也。吾等法人，贫者求富，富者求益富。云南幅员大于法国，云南物产多于法国。云南人有大利，云南人不知自辟，是天授吾法国也。天授弗受，君等何其愚乎。欲将云南为利益上之侵占，只须稍投资本，以筑铁路。铁路成功，则筋骨脉络皆在吾之掌握，试问云南果谁之物乎。

上演说之词，仅就生等所闻者，述其大略也。其为生等所未闻者，每年恒有数十次。吾同胞蔽耳塞聪，或竟视云南为瓯脱，或则视云南【为】无足轻重之地，或更视云南为安然无恙之区。其视为瓯脱者，曾知尺土不可让人之义乎。况该省若是其大耶，况利益均沾，为群雄借口之券，吾将何以应付耶。假令法国人以其土献赠于他人，吾必笑法人之无耻，而代生亡国之怆。反是以谓，则吾岂甘心以大壤让

与人哉。其视为无足轻重，其视为安然无恙者，亦皆不察之甚矣。

法国之用心与手段，观于前事已可略见一斑，而察其入手之处在铁路。故法人舆论，克期三年将云南大路筑成。吾今欲戢此觊觎，亦只须着眼于铁路。若将全省大路先自开筑，克期三年告成，则法自无所施其计矣。吾不将大路速自开筑，即使法人攘夺之手腕或稍缓，而英人所筑之路已与云南紧接，必将乘势日趋，以贯滇省。夫法固虎也，英亦鲸也，防虎踞而不防鲸吞，卒葬于兽腹而已。

此外如练兵、讲学、兴工，皆系治本之政，即无外患，亦万不容缓。夫学所以裕民智，工所以实民财，兵所以存民力。三者兴而谓不能自立者，未之有也。三者不兴而谓可以自立者，亦未之有也。滇省积病之源，论者皆归咎于历任之大吏及其巨绅。顾亡羊补牢，未为太晚。今若由新督抚力除旧弊，大兴新政，以冰雪之聪明，加雷霆之锐厉。譬如医者治剧病，先投将［烈］药以挽危机，次加调养以培元气。则岂徒该省之幸，抑亦全国之幸也。

说者曰，凡举一事，言之易而行之实难。练兵、讲学、兴工诸事并举，款何自出？此言也，非深知办事之理与法者也。中国非无财之为患，乃积弊不除之为患。试就官场论之，凡曾署任州县一二次者，莫不置良田华屋，曾历任州县数次者更无论矣。其他如武官，如府道，一领某营，一为某局之总办，一管某地之关卡，莫不立成富室。然则筹款维艰一语岂笃论哉。况如织布造器等事，皆能克期收利。民间少一分外溢之财，即公家增一分易筹之款。虽然，若购一机器，而中饱者数万；造一房屋，而中饱者又万数，百务未备，而兼办提调已数十名，斯固未足与议矣。

自筑铁路而无本国之工学博士，斯固大虑，然无虑也，一面多派学生，一面暂聘外人可耳。夫外人非不可用也，惟大权须在吾掌握耳。欲令大权不脱吾之掌握，只须总工师是吾本国之人。盖外人为受聘用，不过为谋衣谋食而来，非其欲夺吾之权也。惟抵吾国，见在上者非专门之士，问以材料而不知，问以造法而不知，问以图样而不知，问以形学、数学、代数学、三角学、机械学、测量学而皆不知，于是知在上者之可欺，而侵权之志生矣。且非必其有意于侵权也，屡问而不知，如对木偶，而反多无理无法之牵制，反不如独断独行之为

直接爽快也。大权旁落，职是之故。总工程师（只须一名，盖为目前救急之计）授以全省总工师之责任，即由该工师自向外国延聘工师，以敷襄助。如是则有大利五项如下。其一，所聘外人，知总工师是专门之家，百事皆有从命。其二，总工师若是本国之人，则材料可向本国购用者即向本国购用，可勉强自造者即设法自造，因此而外溢之漏卮可以稍塞。其三，总工师若是专门之家，则材料之优劣与贵贱，不致受外人之捏报。其四，总工师有修改图样校核测算之本领，则外人自不敢草率从事。其五，所聘外人，以公司出名，又出于总工师之手，则他日退辞外人，不致生政治上之纠葛（昔日聘【外】人，往往以督抚或驻在该国之公使经手，此大错也）且夫吾国今日，非但有不能不用外人之势也。每当夺回铁路之时，断不宜速将外国工师全行辞退。盖外工师之在中国者，其初志仅在营生，吾不遽夺其生计，则彼安居乐业，绝无躁愤之举动。设吾遽夺其生计，则彼因切肤之利害，自欲横生枝节，以冀可把持路权。是故今日若欲将滇路夺回，不可不沿用法国工师，以靖其躁愤。惟不宜订人合同，致成不可更动之铁券。

作者调查法人谋滇情形，可谓至详且尽。所载法国工程博士之演说，凡我滇人之有血气人者，尤当每日三复。铁道总工程师用中国人，技师用外国人一策，甚善。然今日中国能胜总工程师之任者甚少，纵有其人，当道亦未必知之。故古人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如总工程师未得中国人，则用外人一层，殊觉危险。盖外人之入中国者，皆含有政治目的，非只营生已也。将来赎回滇越铁道，法国工师亦难沿用。质之作者，以为何如。

编者识

法兵入滇之嚆矢（六号）

本省南路访事员

驻蒙自法领事，其馆内供役向用华人，现因谋滇日急，用华人恐有不便，昨已将华人除去，另由河内派去法兵五人、安南兵三十人，在该领事处司理警查事务。此为法兵入滇之嚆矢。滇吏不知防微杜

渐，致贻后患如左。

昨闻法人于中历二月二十四日又调兵一中队，进扎滇界沿铁路一带，名为保护铁路兵。业已飞函往查，俟调查实在，再为报告。

又本社得某君访函，亦云闻法人派一中队（约二百五十人）入云南界，借保护铁道为名。现正调查，如果属实即电告，云云。合之上函，则与上海报所谓法人派兵二中队入滇，颇相符合，噫！滇督事前既绝对的不纳吾侪练兵之言，今又噤若寒蝉，谓其非卖滇，谁其信之。

商号为法作伥及军事上视查之概况（六号）

本省南路通信员

陆军学生通过蒙自时，据该处人言，顺成号为法作伥，代购米二百余石，以致迤南有无米之苦，怨声载道云。经过之处，云南营兵寥寥如晨星，且多系形容憔悴，颜色枯槁，一望而知其为卧龙先生。至法人之兵，则布置甚力，多以安南人为之，竟有三十余万。询之安南人，则谓用兵不过三年云云。其铁道线路已过保胜百二十余里，半年则大功告成云。

法人移兵三角洲（安南）（六号）

驻越访事员

（前略）法人移非洲兵于越南事，前函已言之。现又访得一事，法于去岁中历十二月中旬，曾以兵千余名由西贡达海防登岸。确实访问此兵之用处，系委派至三角洲开垦者（三角洲地附近广西云南交界处，此地从来未开垦，法人现从事于此，有深意焉。广西云南不可不著意者也。盖彼欲借此地为逼近广西与云南之要点，而分杀其势力也。又现驱安南之穷寒者往此地甚众。）夫法人谋两广云南之心，路人皆知，滇人士现知大局危迫不堪，忧惧奋呼，莫可言状，而两广同胞绝无声息。记者按广西同胞现已非常奋发，特为时暂，恐来函者尚未闻之耳。岂以法人现只谋及云南，而未及于两广耶。两广同胞在东者颇不

乏人，诸君前有主张三省连合同谋救亡之策者甚善，可与彼竭力筹【划】，务各尽力鼓吹，以为异日之用也。（下略）

后附重要访事数条

（一）法人欲在安南举行征兵，先以河内试办。

（二）丙午中历十二月廿六日，法京派往滇省考查员大尉一、少尉三，带军用测量器械，由越起程赴滇，留老街十日，考查我滇边防等事，然后遍游全滇及南清一带。

记者按，三月十日发行之《外交时报》，记有左之一事，其事迹颇与此相类，特中尉少尉二字微有不同，殆双方访事之微有差异耳。今特译之于左，以备阅者参考，且以促各省人士之注意焉。直斋识

法国之法领亚细亚协会，得陆军省及殖民省之赞助，派探险队于清国西部之未为世界所知之地。一行以窝龙大尉为队长，炮兵中尉夫留勒儿担任地理及地质之调查，东洋语学校卒业生殖民地炮兵中尉儿扒居及管理员一名随行。又窝龙大尉受调查其地之回教之训令，统于西十二月二十三日自马塞耳起程，先到东京，整队伍入云南，研究贵州之苗族、云南及贵州之罗百族、西藏附近之西番族。经甘肃、陕西、山西而出京兆，于山西与前日该法领亚细亚协会所派往之俾掠得等会合。大约廿个月或二个年可以了结云。

（一）河督鲍尔往谅【山】一带考查广西边界情形。河督去岁查滇，现以云南已大致到手，将又从事于广西之侵略，故有此行。噫！广西其又休矣。

（一）前月法人由巴黎搬运亚拉伯战马五百匹到河内，今已编成战队。由此观之，法人增加兵力惟日不足，其谋滇桂之急可想见矣。

（一）法参办特选安南译员十人，译《云南杂志》。

（一）法人从今春起加收华侨身税。并闻拟设法排斥云。

越南来函（六号）

本社通信员

越君足下：顷接□□君转来教训一封，并贵报四本，详细诵读。吾侪亡国人，乃蒙足下如此垂青，且为谋画一切，感甚，感甚。所教

一切，定当遵谕办理，不惟敝国之幸，亦贵省之幸也。（中略）贵报所说，一切出于至诚，仆等异邦人读之，犹拔剑击地，慷慨吁唏，况贵国人乎。所恨者敝国未亡之先，无此等报以唤醒之耳。君等勉之。兹有一事，不能不为足下告者，仆友□□□代法国人译贵报，与法国人看，现彼风闻法人云，贵报所说最不利于法，且云南人素武，若发出其爱国心，则口中之肉将又生翅。拟以三五万乃至三五十万法兰，向北京或云南省运动当道，将贵报骂贵政府之事指出，以禁止其输入云，未知确否。果确，则贵报其危矣。法人拟实行夺门利用铁道政策，由广西云南两方面达汉口，以取逐鹿中原之优势之政策。以两方之铁道既得，当已决定用全【云】南人皆为兵之制以准备之。前面则以云南之布置已定，当从事于广西之布置，已往南清边外查看一次。更有一事虽已往亦不可不言者，据与 Goutellemont 游云南之□□云："予向闻法人言，云南只有乞人，并无兵士之说，不解所谓。今始知之，使来保护予等之兵士，每到一站，多有来乞酒烟钱者，略与数钱，则多连称 yandazen 记者按即"洋大人"不置云"又前夺门在任时，曾与将校论攻取南清之策曰："吾等仍须用清法战争之旧技。盖老大病国现无海军，吾等动作时，只须派出船三四只游弋广州湾或黄海方面，彼即不敢出兵，且亦不能出兵也"云云。（下略）

法教士在宾川的罪恶（原题宾川惨事）（六号）

本省西路通信员

今海内外同胞，佥谓吾滇将为第二之越南。吁！使同胞果得睹宾川受法教士虐待之惨，则越南人犹天上也。宾川本无教民，自汪寿春莅任，专以妾妇之道事法教士田司铎。蚩蚩之氓，见教士权重于官，遂相率投教，借教士作虎伥。倒戈同胞，泄私忿，报私仇，孤人子，寡人妻，独人父母，种种暗无天日之事，虽秃江郎之笔，不能详述。仅撮大要，敢以质之海内外志士仁人焉。

一、居民李济川，买获杨姓房宅，教民罗田斗冒为己业，私造伪契，谗于司铎，将李姓子吊打毙命，李姓亦捆送到州，汪吏置之囹圄，仍勒其罚款四百金。

一、曹保和被教民抢打，责以数言，理也，而司铎即将伊捆打游街，且勒其罚款三十金。

一、武生王联标，借教民宗文之银九百两，已如约偿清。宗乃捏造控王于司铎，即将王捆送押州，勒罚银六百三十金。汪州为之如数追缴，年余始放王出狱。

一、司铎出入护从甚众，俨如魔王。一日在宾居街路遇一人赶马数匹，因路窄避让稍缓，司铎即将其人头发缚于所乘马尾，拖至街前示众。其人性急，将发割断，由王钟灵铺内逃遁，所驮货物悉被司铎从人劫掠。该司铎反疑王某作弊，将伊铺内货物毁尽，并系其发于马尾，拖数十里始释之。

一、司铎于三十里坡路遇力角耆（乡名）樵人，责其阻道，遂殴捆至赤街示众，并将樵人运柴骡马拉勒教堂内半月，樵人出银三十两，始还之。如此之事，未能悉数。

一、乙巳年腊月二十七日，州属士绅会议将武庙改为学堂。有教民赵某，久欲将武庙送作教堂，因以结党仇教谗言于司铎，并盗司铎名片，大书某某等结党仇教，地方官当设法处之。汪州惶恐无地，于丙午年正月初七日亲到武庙查明该绅士系筹办学堂，亦不敢追究，赵某惭然而归。

一、教职张锡元，因田产与佃户争讼，佃户去投教，司铎即力为主持。张姓上控府署，大理府陈秉崧畏教如虎，置之不理。致司铎勒罚张姓银九百两，张姓竟愤病而死。惨矣。

一、白井有医士某，年六旬余，被教民谗陷于司铎，司铎即率众抄掠其家。致医士妻离子丧，不能聊生。

一、教民王忠国与妻口角，妻往观音寺欲悬梁自尽，幸遇刘斋婆救回。忠国疑妻与寺中龛司张春有私，殴打敲搕，张乃请武生张炳扬理论。忽有教民罗田斗、宗武等无隙生风，谗张炳扬于司铎。司铎即率众往张炳扬家，将其子贡生杨源、武生杨燧捆缚到教堂内，任性吊打，并勒罚银五十两。

一、诸苦喇（村名）妇女投教者多。有某妇言于某绅曰，吾等因奉教往教堂念经，夜中一任司铎行淫，人人如此，夜夜如此。某绅闻而下泪。

一、司铎蓄一猛犬呼之曰羡卜（土音）。羡卜乃汉人也，其践踏【汉人】有如此。

以上不过略举以告我国民耳。其最惨者莫如乱配婚姻一事。如某甲奸某乙之妻，该司铎勿论其愿与否，即以之断归某甲，甲或不受，必至鞭死。乙如有子女，则尽归甲者有之，甲乙均分者有之；田产亦然。良家妇女亦有被教民强奸，听其裁判，含冤莫诉者。若甸尾土官庄诸苦喇等处，居民之未受其颠倒摩弄者二三户而已。汪州不惟不敢过问，且为田司铎推波助澜，鱼肉同胞焉。汪州问讼时，但闻教民二字便视为神圣不敢侵犯。嗟嗟！宾川居民达数十万，而一恶劣残忍之法教士田司铎住其间，遂致演出缅甸越南所未经之惨状。使吾滇七十余州县，皆有田司铎者居其间，则受害何可思议。虽然，使宾川人而不投教，使宾川州而非汪寿春，则彼司铎亦何能为。去岁宾川绅士忍无可忍，历陈汪州媚教殃民之罪于省垣各大宪，而丁督只以有无是否等字样批销，并未加汪州以何罪，亦未委干员密查，致绅士等愤恨而归。呜呼宾人，其何日方得见天日也！

记者，按教士不得干预词讼。该教士劣迹山积，丁督犹不恤罔政府所定之法而助之，此法人所以谓其善干外交也。

噫！未亡时且如此，既亡后更如何。吾国民其亦念生之辱不如死之荣之语而一自奋也乎。直斋记

蒙自法领事大修监狱（六号）

本省南路访事员

驻蒙领事，今春在蒙修蓝黑色监狱十六间，借口为监押安南修铁路工等情。此事从表面上观，似与我主权无关。然考之国际公法，大不符合公理。若不防微杜渐，是法人将直设民政厅于我蒙邑也。

法人拟设民政厅（七号）

本省访员路夫

乙巳年法人已有拟设民政厅之要求，后因滇人极力反对，滇吏亦

绝对抗拒，事遂寝。今风闻法人复拟于蒙自设民政厅（记者按，此事已见于《北京日报》，据云法人提出此项要求，当道颇极力反对云。呜呼！吾滇人与政府若不设法极力抵制，恐此后要求尤甚。且不极力整练新军，则易云南为安南即在目前矣），以致风声所及，人心惶惶。加以迤南一带荒灾最剧，群盗如毛。政府若不极力挽救，恐内政外交，益形棘手。民政厅之无礼要求，自应力拒，以杜野心，防目前意外之结果云。（记者按，从实际上设法抵制则可，若因此而遽尔暴动则适以速亡。此吾云南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也。）

论法人开属地博览会事（七号）

失　名

昨得留学巴黎某君来书，谓法国开属地博览会，以中国式之土木建筑物及雕刻品数式陈列其中，上标识曰云南。英国某报评之曰："云南系中国省分，岂可置诸法国属地之列乎。"噫！今岁法国安南总督游历云南，考察一切，是周武王之观兵孟津也。法人屡遣陆军测量师周历云南各地，测绘形势，是汉高祖之重修栈道也。一年之间，三次运军火入云南，初次七百余驮，二次四百余驮，三次五六百驮。是女真之大举渡河也。彼为刀俎，我为鱼肉，云南者法国之云南也，稍明时局者皆能言之。然忧国之言，或不无过甚之处，则请质诸觇国者。法人者，觇云南最悉者也。我父兄子弟傥亦愿闻其言乎，则某愿为父兄子弟述之。法国开属地博览会，何以有云南？其意若曰："我国人亦知我国在远东大陆又新得一新法兰西乎，世界各国亦知云南为我掌中物，而不必觊觎乎。今者河口以上，我法国铁路入云南境者百里矣。铁路所至，国旗飞扬，州郡吏及土著小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我国官吏所至，则彼地方官奔走于颐指气使之下，诚惶诚恐，服从号令，莫敢有违。迨及铁路抵云南府时，我法国军政民政略已布置妥帖。移河内总督以督之，于各重镇派遣军队驻扎之。置民政官课其赋税，断其狱讼。如此如此，易如反手，一指顾间而法国大功告成矣。或者谓粤汉铁路成，川汉铁路成，滇川铁路成，吾法若取云南，中国对于吾法，或者可以一战，胜负之数或未可料耳。虽然，滇川铁路何

时可成，以吾计之，吾滇越铁路直抵云南府时，彼中国官吏或犹在募集股款，商议办法，未得要领之中。彼时吾法人更可进步，并谋滇川铁路而自我修之。西南方面，有吾法人虎踞龙蟠之势，无他人插足之地也。或者又谓我取云南于彼政府之手，固觉易如探囊。然万一云南人起而与我为难，则彼主我客，杜兰斯哇数千之众，且能御英国二十余万之兵，云南士勇精强，民气朴实，征服其人，颇不易言。此又不善觇国者之言也。云南人原无高尚道德，比较安南人不过百步五十步之间耳。何谓高尚道德，不为牛马之生活，宁为人道之战争是也。生息于地球上之各人种，有此道德者其种存，无此道德者其种亡；此道德盛者其种盛，此道德衰者其种衰，读世界史者皆能知之。如安南十数万方里之面积地，较云南为广，三千余万之人民，较云南为众，而俯首帖耳，为我奴隶，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岂有他哉，其国民无此道德故也。安南者，中国人之殖民地也。其风俗习惯、道德宗教无一不与中国人同。我既可以征服安南人，使帖然相安于我之下，亦即可以征服云南人，使帖然为第二之安南。且云南人之无此道德，尤有的确之证据。彼中国亦有一派之道德矣，例如成仁取义，国亡与亡，此等格言在中国人视之，岂不为最高美之道德，践此言者，必将字之曰圣贤者乎。其实即此一端，大见中国人道德之卑劣，去优等民族，实不可以道里计。夫天下岂有国亡之后尚有道德者。人道以国而存者也，国亡则已无复人道。高尚之道德，人道也。有高尚道德之民族，其民族必始终立于人道之内，不须臾离，而后为纯粹之高尚道德。将灭人之国必先压逼其民族，屏逐之于人道之外，然后能灭其国。由此观之，凡国而被人灭者，其道德已先自堕落。岂有国亡之后，尚有道德之可言乎。如文文山、谢迭山，皆国亡后之道德也。且其所谓国亡与亡者，如许鲁斋，则为亡国民亦可以为大圣贤。所谓中国派之道德之范围盖如是。且其所谓国亡与亡者，又非其全体民族皆有此道德，不过一二圣贤豪杰，凤毛麟角，旷世一见。然则此派道德可谓之曰一人之道德，而不可谓之曰全体民族之道德。文文山、陆秀夫、谢迭山之于蒙古，是一人之事非关于民族之事也。以一言蔽之曰，中国民族者，无道德之民族也，而云南人在其中矣。彼既为无道德之民族，则扬子江上游一十四万方英里之天府雄国、极乐世界，彼一千万云南人

已无管领之资格。不啻四百年前之亚美利加大陆，留一庄严美丽之崭新世界，以贻我高尚之民族，长子孙而聚国族焉。我得安南，其人帖然服从于我之下，二十年于兹，从无他问题发生。而今而后，在安南之位置，我法人进一尺，安南人退一尺，历时愈久，其安南民族衰亡之期愈迫，将来之云南亦若是则已矣。美哉，合安南云南数十万方英里之大殖民地，龙蟠虎踞于昆仑上下，以视亚美利加十三州，何多让焉。我法兰西国民亦足以豪矣。”此觇国者之言也。嗟呼！吾揣法人之用心，固已畅然自满，而吾云南人闻之其亦痛心否耶。

法领安南军队之组织及其概况（七号）

安南本社特派员来函

法人此地军队组织之大略，与彼本国无大差异。以军团为全军之基础，陆军大将任之。一军团包含二师团，陆军中将二任之。每师团包含二旅团，陆军少将二任之。每旅团包含二联队，陆军大佐二任之。每联队包含四大队，陆军中佐四任之。每大队包含四中队，陆军大尉四任之。每中队包括四支队，陆军中尉四任之。每支队包含四伍，平时十三人，战时倍之，特务曹长与寻常曹长二任之，有排长四任之，尚有少尉四佐之。炮兵以联队为基础，每师团内有二联队，以少将领之。每联队包乘骑炮兵二大队、过山炮兵一大队，每队或大佐中佐任之，或以专门炮学士官当之。每大队包含四中队，以大尉四任之。每中队分四伍。马兵亦以联队为起点，每一师团有马兵一联队，以陆军大佐任之，而受命于中将。每联队包含四马兵中队，以大尉四任之。每中队包含四分队，以中尉四任之。每中队包含二小队，每小队包含二伍。工兵以大队为起点，中队分队伍与步兵同。辎重兵与工兵同。此其军队组织之大略也。至于其驻军之法制，非人所能知者。盖法人在此驻军，无一定之方法，此月则提此处之兵拨换他处之兵，移月则又提彼处之兵拨而之他，一防越兵生变，【一】防兵士久居，致生怠惰。故各处驻扎之实数，实非人所能知者。惟北宁、太原一带之兵较之他处稍多，而老开一带之兵亦如之，实数仍未能详。至于训练之法，步骑炮工辎重，皆时时操演，步骑炮之操演，尤为精勤。在

河内为某所亲见者，步兵每礼拜远操一次，约十余乃至二十启罗迈当，攻守之术，与战时无异，而工兵辎重随之。骑炮二军，每礼拜远操二次，礼拜一与礼拜五野战，过山各炮皆随时演试。而骑兵则口令暗号，皆时演试。工兵随路修筑之术，皆奇特可观。总之，观其操演之认真，诚云南万万所不能及也。呜呼！不讲战术，不谈利器，即以例之云南，亦必归于劣败，况兵术之认真，士官之贤能，日以战术演试，而又加以新枪炮之发明耶。即举全国之力以赴之，某仍敢断言非易敌，以云南一无所有，而何以立乎。呜呼！诸君非急起直追而善自为谋不可也。法人对滇之方略，以铁路为主，而以兵为辅。铁路成也，彼能以无形占之。即铁路将成未成，彼亦能强借保路兵之名，而于无形中以增其势力。论者虽有争保路兵之议，而卒不能于实际上设保路兵，以暗消法人后日之隐患，此诚可忧矣。夫老街一带之兵，其腐败达于极点，何能免法人之借口保路耶。老街一带兵贼混而为一，其能免法人之受危害，而不以强硬手段借保路为进兵之护符耶。此我辈所汲汲以谋者也。（下略）

驻法刘公使来函自巴黎使署发（七号）

云南学会诸君同鉴：四月二十日奉惠书并大报四册，循诵一过。诸君子寄迹东邦，眷怀桑梓，危心苦口，大声疾呼，将以唤醒同胞，求所以自存之道，甚善甚善。鄙人海外远征，时艰何补，过蒙谕奖，只益惭恧。窃尝静观默审，以为庚子之后，时局一变；日俄战后，时局又一变，于是昔之主势力范围者，浸改为和平输入之政策。近日法国官绅留心远东时事，主张联络我华，倡为中法敦谊会，举前驻京公使吕班为总理，邀仆及外部大臣毕盛为名誉总理；开会之日，应者甚众。此世界对于我国感情转移之一端也。法日新约，互认亚东属地，各不侵占。日俄商约、英俄协约，将次就绪，而德国益形势孤，此又世局之一大变象也。夫泱泱大陆，风云变幻，虽智者不能逆睹。顾尝闻之，善治国者，非强邻逼处之为患，而无备之为患。善用兵者，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吾诚内政修明，武备整饬，才能奋兴，邻交辑睦，疆圉之势固若苞桑矣，则封疆大吏之责也。若不务实事而

张虚声，则虽以二三君子【奔】走呼号，唇焦舌敝，庸有济乎。富室患盗，但当严扃锔、集健儿，以警备不虞。计不出此，而皇皇然曰盗来盗来，彼盗者窃笑睨视，或且从而生心焉。识者傥不以鄙言为谬否，伏望诸君子益励学业，勉崇实际，既克己以自强，复审时而度势，无任企祷。（下略）（当时中国驻法公使为刘式训）

巴黎来函（七号）

陈　箓

云南会社诸同志足下：辱承惠言，铭感万状，并蒙赐读《云南杂志》四册，拜读之下，钦佩无已。有血有泪，如火如荼。中国之不亡，云南之不亡，我同志组织会社，挽救祖国之功也。然法人铁路垂成在迩，危急万状，似宜合父老子弟之力，练兵为自卫计。政府休矣，早已无望于肉食之辈。兹奉上《四川游记》一书，系成都医学堂教习所著，谓进取四川主和平手段。出版未久，弟以课事繁劳，不能分译以贡海内，即译之亦语焉不详，特以寄赠贵社，想必有善译之人。特布同志，得以猛省。并附近作“中国大耻之所在”一篇，录请鉴正。（下略）

滇越路意监工殴毙华工案（八号）

南昆仑生

前任宜良县罗大令守诚，字实夫，广西昭平人，于光绪廿九年八月莅任。公生平公正廉明，并不曲阿，凡邑中有利必兴，有弊必除。其诸善政，固难屈指，而其最尤著者，宜邑当铁路开修以来，交涉日繁，五方杂处，惟公持平办理，随在妥适，邑人士幸以静安，而外人亦深允服。姑无论交涉事种种棘手，如光绪卅一年十一月初四日，监工意人锡猡底在水井坡殴毙工人王开成一案，经工人报官，罗公亲临相验，将锡猡底亦带至尸场看验，民人不下数百。罗公升座，据仵作报称，验得王开成尸身，的系木器打伤，因伤毙命。罗公执笔填格，锡猡底又欲逞凶，将身旁洋枪取出，向罗公争辩是跌死的。当时旁观

者俱为之心悸，而罗公神色不变，从容对答，言你今日又将我打死，也不能说是跌死的。随将锡猡底交给领事，吩咐以后传案，须随传随到。将始末情由，通禀上司，查照条约，将锡猡底递解回国发落，不但民间悦服，即外国领事无不钦佩。以后交涉之案，始遵条约办理，民人受福多矣。又卅年八月初九，监工意人咖钮地在江头村无故殴伤彭三，至十五日因伤身故一案；又三十一年十二月廿三日，洋工雷维在七孔坡用石打伤工人马正海毙命一案；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监工弗里阿那在水井坡殴毙工人李四一案；又卅年六月初十日，意人监工咖而赵你在和尚嘴殴毙工人张大兴，经罗公通详，奈意大利无领事在滇，只好由法领事方【苏】雅办理。罗公派役将尸抬到省城二次，经法包医官验看，俱未有结案。今罗公调任他处，又不知此案如何结局。凡此数者，皆人所畏难，而公独能据理力争，足至归于条约，和平妥协，洵足为维持大局者。邑人士咸馨香志不忘焉。

法国之南清经营（十、十三号）

日本文学博士　南条　高楠两氏著　社员译

是书出现于三年前，至今日而法国进行之程度，且十百倍之。然其举动之主目的，进行之唯一总方针，固今昔无少异。至其调查精细及评论正确之点，于我南部大局，关系匪轻。恐内地边陬热心人士欲研究法人之真相，难得许多参考书，无由窥全豹也。因按旧本序次，译之如左。

皷南洋海面之热潮，张巨大无类之鳄口，翌（？）夭矫飞腾之丑伦，安南其窟宅，两粤其菀囿，云南其门庭。呜呼！彼法人者，东京盘踞之中心已固，长驱北上之势力日增。观其举动，察其趣味，骎骎乎进而不可遏也。顾我国民比较的若不甚置意者，毋亦曰新得南方美丽之疆土（指台湾），而神经未受法国人之暴力之感触也。抑或以我日本扩张于南海之商战，毋稍容其插足。直从退缓一方面行之，志气反薄弱乎。虽然，以西方健儿，多年磨牙霍齿，所欲搏攫之台湾，自一旦归我版籍，其地位其人种，与法领印度支那有同一之风气，同一被支配以上之蛮民者。则对于法国南清之经营，纵不能起而竞之，

【至】少亦当为英国零丁洋之有主权者，苟得一出头地，机会与有焉。此则余之所深望于我国民者也。

译者曰：事机之变不终日，往数岁不可谓日本人无此思想，而阴遭法人之忌也。未几而日本度其势力之无以逾人，退而从南海商业经营之计。自今岁日法协约发表，两俱无猜，各划清其势力范围内之一切权限，不相侵越。自今以往，法人免长虑却顾之忧，可以扬马高呼，方行无阻矣。危哉云南。

公历千八百九十七年七月，安南成泰皇帝应法人之要求，废旧所置之东京河内府布政使，而承认法国所设立之民政厅。由是河内胥归法人掌握，安南全灭，鸿基大奠，实为法人万里夺国，大功底定之终期，而未满得陇望蜀之愿欲者也。法国南清经营之基础，可谓于此成就。是役也，前总督多密阿氏实主之。其富于招讨侵略之机智，惯用敏妙恶辣之手段，盖当世殖民政治家中不可多得之人。法国容易得之，殆非天授与。河内之地，水宜军港，陆用重屯，远控两粤，近扼云南，可进取，可退守，金汤之固不可悔也。法国暨又以一千九百二年自柴棍市迁都于河南〔内〕，置法领印度支那总督府统治之，更开海防港为东京唯一之重镇。就地形上及其布置一切之方面观之，法人之心，岂遂至此已乎，其必非保守的而为进取的明矣。故当席卷越南，志得意满时，第一之希望尚未终，而第二之希望又起矣。法人之敷设海防河内间之铁道，相距只六十英里，以四小时得达。又由河内经北宁谅山，以达于广西境内南关隘之文烟（Dongdang），铁道开通，亦仅以七小时而至。利用红河（桑该河）航路之便，则至云南之思茅市、（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一月东京条约所载开作商埠）蒙自市，（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八月清法【条约】所载开商埠互市）亦不需多时。究言之，法人今日所以苦心焦虑百计经营者，岂惟法人之阴险，天假其便，地与其利，苟时为之弗可失也。故今日法人若由海防起点，乘之而北进，则一日之间可达于北海港海南岛海口港以及广州湾镇守府港，由海防至香港澳门，凡四十小时（约二日程）。若转而南航，则以一日半而达安南王之居城顺化府（Hue），以四日而达于法之旧都柴棍市。阿伦格（译音）湾之烘崖（Nougai），古之大炭寮山，石炭产出重要之本场也，由海防北航，仅数时间而至。广州湾镇守府之需

用炭，由此运往，仅需一日。盖河内之形胜，海防之扼要，以法人之雄图伟略继之，其势必不已焉。今在计划中之文烟、龙州（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八月清法条约所载）、太平、南宁、廉州及北海港之铁道，不数年后，皆将告成。其延长线横贯于廉州半岛，以至于广州湾镇守府，集合其海陆军之势力而阴配布之。加以河内老开间、老开云南间、南宁广东间之铁道一旦开通，则云南之商利全落法人之手。国土寖亡，广西全部悉属于法国之势力范围中，广东之南半省亦将归其掌握。此时而尚谓英国香港之主力大半不为所夺焉，诚不可也。

南海之霸权胜旗，久为英人所独占。夫以雄桀如彼，岂不欲完全规划，以自王一方，而不欲他族之侵入也。乃倏焉据安南而法人之势力一步进；倏焉租广州湾，租九龙，而法人之势力又一步进，至今日而南边云下，全辉三色之章，几不见有英人之迹也。天下事自一般常人之耳目窥之，当其起点，固毫无推察研究之力。知其发现之理由，豫备〔想〕及之结果，乃莫不惊骇震动，始叹从前以为他人布置之有方。又从寻其种子，究其根株，旁及其枝叶，历历数之无遗算。呜呼，大势已去，其奈之何，故夫人心同然也。我之权利，未必甘为抛弃者，苦于被人攫去而不知。我之骨肉同胞，未必忍心灭绝者，苦于被人残杀而不省。以我最爱最贵之国土，岂必甘以灭亡，苦于被人占领而尚谓河山如旧；以我自立自主之身，岂必愿为奴隶，苦于作人牛马而尚谓理势固然。甚至异族之侵人，我凛之如神明，奉之如天帝。稍一妪煦，即世世戴德而不忘。如斯贱种，岂东亚特产欤。虽然，吾不暇论。就现在之实情言之，英国南清势力缩小之时期，即法国南清势力增长之时期也。法得广州湾以为海军之根据地，巍如铁壁，枢括南徼，其雄厚不待言。至于商业上之优点，自香港澳门视之，亦居然南海通商诸港中，居最要之位置。故军事上商业上，法人已据而兼有之，其所以悉心施设，不避种种之困难者，为踌躇满志与如愿相偿之期不远也。前总督多密阿氏之临行告人曰："广州湾不久当为我最大唯一之军港，且同时更为我一有望之商港也。"横断广东广西两省之腹地，握西江之上流，以开交通之路，广吸集各方面之产物。加之自外国来之输入品，则优为南海商业上之首埠之一可无疑。浅识者以预言之验否，诚未可必，而卜之将来之局势，今日之情形亦概可知矣。

今欲研究法国南清之经营，预卜其将来势力进行之所必至，推原本始，不得不先由广州湾以渐及各地。

广　州　湾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法人由清国政府得九十九年之租借地，是为广州湾及其附近方三百英里之地。境内村落凡八百有九，小市数十，总人口二十余万。其港外之二岛曰东海、曰硇州，以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割让于法者也。距香港之西南二百英里，东北当吴川，西南据雷州府及廉州半岛之中坚。自古以来为海贼渊薮，近亦时时出没。然外人之防御甚严，患乃渐去。湾内水深至二十米突者，无虑十余英里。岛屿之间，为自然之海门，足以容一大舰队之主力。于是法人乃从容布置之，其优美已可想见。夫彼法国者，对于军事上之经营，仅一炭仓、一船渠、一炮台而已，其费乃至二千五百七十万佛。其民政费以前年之决算计之，不过八十万佛焉。至于昨年之预算，则已更降而至五十万佛矣。然而广州湾于军事上居若何之位置，商业上达若何之程度，以彼法人之着眼，则不数年后，每岁千百倍之纯益金若操左券。区区之投资，何足惜哉。前年第一期（自一月至三月）之输出，为十九万五千四百七十六元，以磷寸（火柴）、棉、丝、黑砂糖为主。其输入乃达二十五万六千五百四十三元，以磷寸、布疋、生丝、石油为主。今尚在商业幼稚时代，而其突飞之势已不可侮焉。况于海陆交通机关完成之后，舟车辐辏，雷动风合，多数之商侣军人官吏出入，周游于其间，则广州湾必不远而握有南海商战之枢机，吸收两广云南三省之产物，此固毫无疑义。夫广州市仅以一运河之便，隋唐来乃为外国贸易之首区，至今日犹保持永续其繁华于不绝，矧加以汽力铁道之发展，将来之广州湾当不出吾人豫想之外也。

广州湾之街市，其规模之宏大，与柴棍市河内市城，盖出于同一之计划，彼此不相悬远。市内划一定之区，为公园街园。街路广阔，不惜余地以多植树木。其自来水道及下水之工事亦甚完备。所设民政厅、警察署、邮便电信局及公开学校等，各得其序。三色之国旗，飞扬殆遍。务以其经营活动之趣，焕映于土民之耳目焉。而彼最近注意

于卫生之一道，建立街市，则军政区与民政区分之为二，中国街与外国街亦分之为二，皆广其场所，足以收容多数繁殖之土民与居留民而豫为之备。盖恐将来人口增进，丑秽杂居，时疫流行，则避之无可避，为害不细。此有鉴于香港经营之失态，盖征之于香港英字新闻记者康尼甘之证言也。广州湾之统治，为法国人治支那人种第一着之经验。其结果如何，必将大影响于南清之将来，已可断然。今以民政部长官一人与副官四人极简单之政略处理之，其布里制，则合数村为一里，置里参事会，议定租税之征收、道路之修缮、寺社之保存、仪式之费用。行之未及期年，而成效大著。土民纳入之租税，虽较初时为低额，然当经营未备，市街未成之先，而计划中之市街铁道，与夫宏大之楼阁、美丽之商廛、清洁之茶亭酒馆，已井然有条，计较利息，恐不百千倍不止。彼饰尽全市外观之美，以惹起外人来居之意。如无遗憾，为世所推，此亦法人殖民政策中先见之经营也。必若香港民政厅迫于不得已，乃始改图作漫不经心之设备。此则康尼甘氏之所尝点示警告于吾辈者也。

今且勿论广州湾为东洋屈指之军港也，其为南海屈指之商港与否，亦在持续前总督多密阿氏之一言。多密阿氏之宣言无关税主义也，曰，今若弃自由贸易，而如海防柴棍课禁止税与匀一之关税，则匪特不能与香港竞争，恐澳门之繁荣殆亦不可复望也。

海 南 岛

清国政府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对于法国，而有海南岛不得割让于他国之约，而此岛遂入于法国之势力圈内。前年德国巡洋舰之游弋于海南岛也，法人曾以无故侵犯自已之势圈诘问之，德无如何。盖自是以观，广州湾、东京湾、河内首府以至法领全土之安危，皆与海南岛有密切之关系，此不得不争之事实也。法国政府以其足以制自国领土之死命，故对于海南岛之经营，百方谋所以活动之。至今日而其势力之完全进步，殆有一日千里之势，为他人所不及料者。岛属广东省，其贸易最繁盛之市为琼州。其通商港即海口也。港湾水浅，因潮汐之涨落而生差异，虽不利于船舶之碇泊，然如是重要之地，又为东京湾北门之锁钥，匪特军事不可付之忽如，而其全岛

产物之丰富，举其输出入之大数，亦足与香港澳门相颉颃，且与广州湾相联属，即商略上亦所当注意。故彼日汲汲于此，实有深意存焉。不日即事实上之主权，亦必全归法人之版图。

港中英法两国之领事，虽相对待，然英国所欲经营之事业，悉委之于宣教师，不过诱惑其土民。法国则不然，投巨大之金额，买之以恩，威之以力，浸渍既久，而顽强之民无不俛首帖耳，以顺受其范围，于成绩上自较英国为多。岛内最大之公馆〔学〕，首推法国。自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彼已设一公立学校，专以法语教授，未几而第二、第三之公学继之，养成奴隶，不患不多矣。法国邮政局、法国电信局、法国医院，俱已设置，行且大备。现又于本国特选医师来港，设药剂局，施药施疗，务以煦煦之惠，收一般愚民之渴望。呜呼，天下惟是有最后酬偿之期效，其用术巧，而其用心亦险矣。不然，彼亦何爱于异种人，不惜数千百万之金钱，以作此慈善事业耶。不闻巴黎京中之穷苦堕落者，数且万万乎（见近年书报者不少），何其舍彼而图此也。岛自唐以降，已为海贼占有，今尚不免其害。法国政府，乃畀玛鲁奇会社以保护权，悉举其所有船，以司全岛各市集配货物之任。斯时合琼州府海口港而计之，除外国居留民外，人口仅三万五千人，然法国之厚自保护者如此，其欲土民之降心俯从者如此其至，则何如满清政府之不治主义、英国政府之放任政策，彼岛民能不去短而从长耶。

海口贸易之盛，逐渐加增。前年之统计，已达四百四十二万九千八百六十六两，比之上前年分之三百七十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三两，则已增加六十七万六千六百三十三两矣。（据最近之政治家年鉴，则前年之贸易额为四百四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六两。今从康尼甘氏所记）今为考察各国地位之便，谨将前年中本港出入船舶之数附记于左：

一千九百年（光绪二十六年）船舶出入国别表

法国船五百五十六艘，三十三万六千〇七十八吨。

德国船二百六十六艘，十九万〇五百六十二吨。

英国船四十六艘，四万六千二百十二吨。

此外欲知英法两领地有若何之关系，再将同年之输出入比较之如左：

由海口输入香港额，百五十九万五千八百十三两。

由海口输入法领印度支那额，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九两。

由香港澳门入于海口银货银币，二万三千六百〇十六两。

由印度支那入于海口银货，一千两。

自商业上之关系言之，则法领之远不及英领者，殆不足当其百分之一。而于船舶之数，则英船不及法船之多者，已不足当其十分之一焉。斯即法人之用心与英人之用心别有在矣。法政府对于玛鲁奇会社，而为巨额之保护，英政府一任支那船航运之自然，此亦因之而起之现象也。要之法国海南之经营，不过为南清经营之一部分。其得其损，固非所计。彼进而求达一意之标的，毫无却顾之心，此则吾人之所羡慕不置者也。

广东市及九龙市

清国与外国互市，其所开之互市场，凡三十有三（据彼时言）。除上海外，其输出入之最高者，为广东与九龙。九龙之繁盛，虽由近于香港之结果。至广东则古昔至今，水陆舟车之所辐辏，号为名疆，商业上从未失南清之首位。现时香港之商权，亦大半借广州之势而支撑之。若粤汉铁路告成，而长江贸易与西江贸易相联贯，加以云南铁道、东京铁道之集注于中心，则将来广州市之发达，恐出吾人豫想以外也。法人之眼光不已远烛前途哉。法国之广东领事安德华（Hardouin）名望日盛，其于政治上商业上皆着着占优胜之地位。英人康尼甘尝极口称赞之。现领事生于卑南，长于暹罗，熟知亚细亚人种之心理，而妙于操纵之法。氏之来也，首开法语学校，设施疗病院，设邮便局，市内到处置邮箱，计市民之便而隐收其利。且因商业上之关系，日渐进步，而设印度支那银行之支店，冀广流通焉。吾人试临珠江中流，周览沙面居留地，觉三色之国旗飘飘于空际，尺寸崭崭，不可以相假，有不惊心动魄者乎。今又在市内营一新病院，可容八十余之寝台，费资九万。盖以领事之命，由卑南谷之支那商人醵集而得之者也。且法人以供香港广东间之航运，故造坚巨数倍于英船之新船若干艘。此新造船有法国政府之保护，终必有大影响于珠江之航运也。吾人窥其目的，就令此沙面居留地有若何之广阔，彼必于此之〔外〕

更求一特别之新地焉，又势所必至此也。虽然，果然得之与否，则在清国政府之操纵何如耳。法国拟延长东京铁道，以广东为终点，而要求之于清政府，盖经营之顺序所必然者也。法国之意，盖以广东以北，虽任英国之经营，而广东以南又附于自己之范围，而后以广东为双方交涉经营之首埠，势力之轻重，乃无所轩轾而居于平均之地位也。今试将广东九龙入口及输出入之结果，实示如左：

广州市　人口八十五万人

　　输入　一千六百四十九万二千百十二两

　　输出　二千百八十六万八千二百十二两

九龙市　人口（不详）

　　输入　一千八百九十五万六千二百三十一两

　　输出　二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七百〇八两

故此两市为南清输出入之要港不待言也，今后更借外人之手，俾运河铁道尽行开通，则繁盛且将一百倍于今日，此故明若观火也。

虽然，广东将来之繁盛，岂余笔之所能尽其底蕴，不过表示法国在广东如何经营活动之状况，而为之渲染对照焉耳。当法之占有九龙也，英人闻之遽曰，彼有广东之先取权矣。法国之视海南岛，直若自国之领地而尤为加意，彼英国乃尽行放任，一任法国之所为，此则吾人所不可解者也。

澳门及江门、甘竹

世道不乱，乱于野心家。时局不危，危于侵略家。昔时如广东，固英人之笼中物也。孰知今日乃更有法人焉，耽耽以伺于其旁，神其剂而肆其术。彼气息奄奄之澳门，宁不堕其术、中其毒哉。澳门葡领也，去香港仅四十英里。法人若无所顾忌，表面上不留英人以余地，势必来英人之猜嫌。据余所闻，昨年法国于澳门购一大旅馆，将以为海军病院；得澳门港外之一小岛，欲设自广州湾至此之海底电线，立一分局以接续于广州市。厥后香港政厅乃抗议于葡国政府，葡国政府遂投巨额之金以赎回此旅馆，以入之于慈善富签会社。葡人之警敏不可谓不智也。而实其买收之代价，乃反自英国出之云。至于去年，法人更用其秘密之手段，为别件之交涉，不意再为英国所妨碍，遂终不

能达其目的。同年，有一法人买邻于澳门之陆地数段，宣言欲建筑教会堂及附属病院，似无政治上之性质，孰知曾几何时而此地已翻三色之旗矣。因之而负保护任务之军舰，亦时时来泊于澳门。其一既始于于南方得二良军港，其继又于沿珠江之沿岸扩张渔业地。由是言之，则法人活动飞跃之状态可概见矣。

江门浦、甘竹浦，西当香山县之对岸，一九〇二年九月，开为巨市场。岁输入合计二百〇九万五千百三十二两，输出约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二十五两，亦将来有望之良港也。然不远即更属于法国之势力圈内矣。至如商权，则究不能移出广州主权者之手，此固可毋庸疑。

北海港

北海港，南瞰东京湾，北控廉州府，亦扼要最重之新开港场也。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二年）一月，清国政府悉开放内地之江河，许内外汽船之自由航运。由是得自广州或澳门，溯西江以深入两广之南部。此影响所及，而北海之贸易遂增莫大之变化，寖盛以至于今日，竟骎骎有不可侮之势。此间航路，则出海口港，沿右岸航行数时间，即达于北海关。此港人口约二万，昨年输入项为二百〇九万三千五百八十六两，较之上年，则出入增加之数，合计三十一万千百十八两。今以英法两领土之关系观之，其输出入数如左：

一千九百年输出入表

由香港输入者　二百〇二万九千〇五十三两

由法领印度支那输入者　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七两

输出于香港新嘉坡者　百七十九万三千九百〇三两

输出于佛领印度支那者　无

出入船舶表

总数二百二十二艘，十二万六千二百十吨，内法船居十分之七强。

法国之于北海港，岂但以势力圈内视之，直可谓之为占领。观其东京湾之防备，航运之保全，以及军事上之扩张，种种方术，确认为占领之行动。英人之设施不一，领事馆暨建教会之附属病院及疠病院而已。法人买领事馆附近之广地，设立公开学校、邮便局、病院及常

住医员官舍。又于廉州新设一病院，可容四五十余之寝台足收留多人者。夫法人肆其阴险之衷，隐谋进取之计，则将来海陆军病院不可不置，海陆军医员不可不备。平时苟施小惠，以买土民之欢心，多招医员来此，听内外公众之往诊施疗，虚为款待。苟及时举事，前敌者有军，后备者有人，眼前皆劲敌也。彼土民死且不悟，毋亦中毒之深且烈哉。

北海之风景殊美丽，远望树木苍然，有公共之园林为游玩地，适于乘马游猎。有多数之法国兵散驻于此焉。时借防海贼之名，增添兵员。北海关之税吏，亦各具武装，从事于船舶之检查。其整备严密，大抵如此。东京湾中多岛屿，旧为海贼巢窟，近且渐就殄灭矣。湾内风景之冠，如大蓬莱、小蓬莱、珠母山、围洲、广安州、蛇洋山、望瀛山等，加以航路交互之美，宛然我濑户内海之一影相焉。唯时风雨甚急，难于停舟。自今思之，不无遗憾。

汕头　惠州府　三水　梧州府　龙州府　蒙自　思茅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清国政府与法国订约，凡两广云南三省接近法领之部分，不得割让与第三国。其条约之范围，亦不明言限定于某疆域地方，苟应乎法国经营之程度，而从其势力之可以扩张者。今即据彼之所限定者意测之，则云南之东南两部、广西之全省、广东之南半省（广东河以南），为最稳当的解释。然现在法国之经营云南，如老开云南间之铁道，已着着进步矣。蒙自思茅等市，已辟作互市场矣。虎欲难偿，渐伸渐广，试问法人何时已乎。

蒙自市	人口	一万二千人	输入	三百七十四万八千三百三十九两
（在云南河内铁道线路内）			输出	三百〇六万六千九百四十三两
思蒙市	人口	一万四千人	输入	二十九万九千三百八十一两
（在李仙河即黑河之上流）			输出	三万五千二百六十八两

（一千九百〇一年调查）

广西省之互市场，一为龙州府，一为梧州府，位于本省东西之两终极，亦在法国南清铁道之线路，当然入于法之势圈者也。

龙州府	人口	二万人	输入	十五万六千九百六十五两

(近接东京疆域)　　　　　　　输出　七千五百二十九两
梧州府　人口　五万二千人　输入　五百五十四万一千〇十七两
(近接广东省疆域)　　　　　输出　百八十万五千〇八十五两
(一千九百〇一年调查)

广东省之汕头、惠州两互市场(一千九百〇二年开市),全位于北半省。虽属于英国之势【力】圈,然以英法将来在广州之势力觇之,而其分野自定,此未易豫测者也。如三水市,现虽当法国铁道之线路,然亦因西江航运之所属而生变化,今后数年间,英法对抗,孰为雄长,可乘之以夺南清之运命,而支配其全局也与。

汕头市　人口　三万八千人　输入　一千三百四十二万一千三百两
(滨于东海近接潮州)　　　　输出　五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十六两
三水市　人口　五千人　　　输入　百五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六两
(在广东〔州〕四会之间)　　输出　九十二万〇三百六十二两
惠州府不详
(一千九百〇一年调查)

内地之运河,既悉开为互市,今若循珠江之下流,除黄埔之铁栅,开通横贯南北之一大干路,则南清外国之贸易将全改其面目。上海贸易之大部分亦半夺于香港广州。以南海易东海,未可知也。如此则支那商业之中心渐移于南,而优为南清之盟主也。缓追徐步,在英国乎;直前猛进,在法国乎,抑将来第三国者之染指于其间乎。

法国之铁道经略

法之安里多乌拉安公尝曰:"我国为欲得入支那之道,而占领东京。"法人最初之计划,在占领东京,溯红河而上,由云南以入于支那,继而深入内地探险。其结果,乃得红河上流水浅鸡通航运之故。于是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之初,当前总都督多美阿(一作都梅)之赴任也,乃直发表其铁道经营之政策,借口于英国之缅甸铁道,多方要挟,卒偿所愿。今也英国之云南铁道,似有中止之姿,而法国之经营,毫无倦退之色。其劲悍可知矣。今试检其经略之大概如左。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　　印度支那总督府决议

一、安南纵贯铁道　　起点　柴棍　主驿　归仁　顺化　清华

宁平
终点　河内府
二、海防河内铁道　起点　海防港
终点　河内府
延长线　老开　蒙自　云南府

（后加老挝安南中央铁道，起点义安，终点鲁蒲拉拨（译音），支线宣光（译音）、盘曲（译音）通过湄公河）

三、老挝安南中央铁道起点　安南　广治
终点　湄公河沿岸　山防南下（译音）
四、老挝安南南部铁道起点　归仁
终点　安图泊（译音）（最初以高鸿为终点，后延长之于安图泊。）
五、柴棍南旺铁道　起点　柴棍
终点　南旺
五线经营总里数　一千九百八十七英里
布设工费总额　一亿六千万元（一英里约七千七百二十九元）

越一年，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法国印度支那政府应于时局之必要，为左之决议：印度支那内地之铁道及入清国内地之铁道，当作速布设不宜迟者，以由左之诸线着手为最急务。未设线路，河内博览会开会前尚未开通者：

一、河内—老开线（东京）全部百七十六英里，百七十八桥，准于一千九百〇四年落成。

二、老开—蒙自—云南府线（云南省）全部二百三十英里，布设工事中。

三、河内—南定—义安线（东京安南）全部二百〇二英里，约于昨一千九百〇二年中落成，机关车二十九，客车九十六，货车二百四十辆，既成。

四、茶麟、顺化—广治线（安南）全部百〇八英里，一长桥，十一隧道，工事中，缓道既成。

五、柴棍—庆和线（支线高台线）（交趾安南）全部四百〇四英

里，五十七桥，十三驿，工事中。

六、弥托（译音）、永隆—康都线（交趾）布设工事中。

既设线路，河内博览会开会前已开通者：

七、海防—河内线　昨一千九百〇二年六月十六日，海河铁道，多蜜河大铁桥，开通运转六十英里。

八、河内—谅山—文烟线　同时既成，开通运转百〇三英里，此线达于广西之南关。

从来所有线：

九、柴棍—弥托线　既运转五十八英里。

以上自一至八之线路，其敷设之条件，既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为法律上之发布，复经前总督诺许发八千万元之铁道公债，而铁道工事，现已着着进步。其大部分既在落成之范围，一旦开通，则日南之新领土非复昔之所谓瘴疠之乡，膏腴千里，垂手成功，得陇望蜀之思正未已也。南清命运，唯彼独操，南海商权，唯彼独占。法人铁道经营之伟举，宁不为之惊心动魄哉。

试将法国在计划中之南清铁道其实状如何，一一检查之。

豫定测量线路：

第一　广州湾—高州—梧州线　由梧州府接续于西江之航运延长线，更达于广东。

第二　广州湾—遂溪—郁林线　由郁林府续于第三线。

第三　文烟—龙州—南宁—郁林—梧州线　两广横贯线，现在工事计划中，其延长线、附属线，皆附之。

第四　南宁—柳州—桂林—衡州—长沙—汉口线　由汉口接续于比国敷设之汉口北京线，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南清铁道委员会提议。

第五　云南—叙州—成都—重庆线　一千九百九年测量完成，前总督都梅氏提议。

法国之壮图如此，其可羡也。然法人气吞南清，欲挟滇粤而隶之宇下，其关系存亡，岂但清国而已哉，实东亚将来之一大问题也。英人所经营之缅甸云南铁道，以为法人所龃龉，故势欲中止。英国之铁道，不能出潞江一步，而法国乃昼夜督工不息，恐英国他日必更有所借口也。今也世界各国方集注心力于北方，置西南半壁于不顾，彼狡

猾之法人，乃得专心一志，潜谋而暗斗之。天下事不为则已，为之必要其成。法人竭心死力，以求达其目的。今两广内哄之声不绝，云南之民，蒙蒙然犹鼾睡未醒。法国凯旋之歌，其在目前乎。

译者曰，云南危，云南人自危之也。云南亡，云南人自亡之也。罪【问】政府，政府不任其咎；罪问官吏，官吏不受其责。嗟我云南，属无望矣。昔也中国人不知有云南之危，知之者乃在日本人。日本与我云南，固毫无直接之关系也。至今日而中国十八省人，始知云南之危。朝士之明达者亦知之，乃至云南人亦知之。夫吾意云南人不知云南之危，其亡固矣。至云南人知云南之危，而忍使至于亡，可痛哉。与其知其危而亡云南也，毋宁不知其危而亡云南；与其送云南之亡而出于知其危者之诸君之手也，毋宁送云南之亡而出于不知其危者之手。呜呼，吾见诸君日日言开通我云南同胞，日日以危亡警告我云南同胞，而诸君之号为先开通、先知觉者，尚尔尔，何恤乎云南。吾愿普为云南人者，知云南之危也。吾甚愿知云南之危者，毋徒知云南之危，固定救亡之方针，实行救亡之大计，则幸甚。附言。

法人探险及图谋云南之早时期译印度支那官书节略（十号）

志　复

自我马可波罗氏（Marco Palo）于一千四百年之中叶探险至云南时，教士尚未有至其地者。及至一千七八【百】年之间，我宣教士杜达腊克氏（Doudast）、方加里耳氏（Francis Gainier）遂由越东京直到云南。又至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三年，得彼氏（Dupuis）、奥始氏（Rocher）亦留居于此焉。斯时已令英人注意于云南，故彼迅速进取缅甸，即为经营云南之基础。幸我法已先占地步、布置有人，如高维诺氏（Grovesnor）、拨勒氏（Baler）、马克加底氏（Marc – Garchg）、善法若氏（Sevenzon）、高耳都氏（Cobdoun）、比尔来氏（Burne）等先英人披荆斩棘，至此探查二十余年之久，始确定占领云南之着手，当先占领越南东京为必要。以东京与云南接壤，所在多犬牙相错，非此无别由之路故也。一八九五及一八九六年，我望京利多尼雅氏，与

中（?）军舰副舰长鲁斯氏，亦经到其地游历。最近则有古德耳孟氏亦专务游历其地焉。凡此皆我法军官与政治家能同心协力，共图我法在云南领土获得之权利。其他指挥老街高蛮一带兵士之军官，亦能与我驻云南之紧要人员，秘密常相交通接纳，得以渐次施行我确定政策，至今始将见成功。又陆军中佐伯偏干氏，亦有报告我法在云南所获之权利，则专以陈告铁路接近云南为第一要意焉。（后略）

译者按，此文亦论我云南物产路矿甚详，然多与古德耳孟氏《游滇记》相同，故略之。然仅观此数语，已足见彼自暴其侵略之野心，所欲甚奢，所谋已早，所确定之政策，势必完全的占领云南而后已。以余初游东京时，越人士多向余云："法人侵略我越南，其目的是注在侵略云南也。今越南已矣，望贵国早日猛省，急图防御之策，切勿步我越后尘也。"余初疑其言之谑，然亦以其言寓忠告之意，婉言谢之。及后得读《法越战纪》，法政府宣言"我国以欲通道支那之故，不得不占领东京。"又读法人哀莫斯氏《支那现象》书云："我法于云南之希望，及至与黑旗军战后，探查始深悉交通之困难。"于以信越人士言之非虚。特越人士早知之，而我滇人士未知之。至今盗已入室，而一般人士始渐知觉，大声疾呼以图防御，亦已晚矣。况大多数人犹未知之，或知之而未信之，瞻循观望，听客作弄，似束手待毙者比比然也。余望我滇人早日猛省，毋俾越人士言之有中，至步越后尘。又转以警告桂蜀人士，勿自居于越南地位，则滇之幸，亦桂蜀之幸也。

越南北圻法兵驻扎之实数（十号）

河内访事员来函

（上略）前承命调查南北圻法兵实数，经通函或亲行逐处调查，历时二月，惟南圻西贡一时未能查到，今先将北圻兵数并驻扎区域开呈如下。

海　防　法兵一百，越兵八百。

芒　核　巡洋舰、战舰、水雷艇共六艘，法水兵六百，越水兵三

百，法越步兵四百。

南　定　法兵五十，越兵三调（?）。

广　安　法兵四百，越兵七百。

河　内　法兵六百，越兵一千六百。

普　赖　法兵二中队，越兵九中队。

北　宁　法兵二中队，越兵八中队。

市　梂　法兵六百，越兵一千二百。

山　西　法兵五十，越兵一百八。

上　蓬　法兵二十，越兵六十。

普　捧　法兵十，越兵三十。

岩　脚　法兵十，越兵二十。

清水河　法兵二十，越兵六十。

箐　门　法兵八，越兵十五。

飞　龙　法兵五，越兵十五。

士　马　法兵三十，越兵八十。

保　胜　法兵一百五十，越兵二百。

龙　膊　法兵六，越兵十二。

曼念贡　法兵三十，越兵六十。

会　江　法兵二十，越兵四十。

综计以上，约共一万四千三百人，而后备兵未与焉。以后备兵概系越人，一经退伍，即难调查。余闻北圻后备兵经退伍三次，据越人士官传述，谓北圻常后备兵约共八万而已。惟年来常闻法人将废我越帝，以致各处不靖，蠢蠢欲动。闻河督经电调非洲一万兵来越，约在下月始得登岸，或又谓用备保护铁路，未知孰是。然近因法国内乱，并与毛落高有战事，故法兵一时难以调来，闻止调有马达加驻兵六七千人云。

《吞灭四川策》弁言（十一号）

川省军医学堂法教习 Dr. A. E. Legenare 得酿得勒著　社员五华译

朱波没，越裳裂，两乌割，三藏逼。云南云南，尔之藩篱尽

失，门户洞开，不转瞬间将为条顿、拉丁两民族之俎上肉、囊中物、牧马场、屯兵幕，无复云南人驻足之区、立锥之地矣。可不惧哉，可不痛哉。夫唇亡齿寒，虢灭虞随，势之所趋，事有必至。然春雷不鸣，则蛰龙不惊，泰山不崩，则睡狮不醒。云南不至今日之危，岂知缅越之亡为可痛，各省不为云南之续，岂知云南今日之危之宜救。匪特不救之，或将作隔岸观火，袖手观战，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中国今日，非贫弱之为患，而耳目闭塞、手足痿痹之为患。闭塞则聋聩不明，痿痹则麻木不仁。故非最猛烈最强大之刺激，不能惊破迷顽痴梦，而敏锐其感觉，灵活其思想，团结其精神，勇敢其行动。蠢蠢蠕蠕，奄奄忽忽，毫无生气，虽无列强之豆剖瓜分，亦将不免族灭种亡，归于天演自然之淘汰。况鹰瞵虎视，逐逐耽耽，武装和平，协以谋我。而我尚塞聪蔽明，如醉如梦。鱼游沸釜，燕处危堂，而不知祸已燃眉，灾将剥肤。前有猛虎，后有毒蛇，不足以喻其危；盲人瞎马，半夜深池，不足以譬其险。噫，奴隶界耶，畜生道耶，修罗港耶，血战场耶。言念及此，吾不禁脑震股栗，心碎胆裂，欲泣无泪，欲哭无声，精魂惝恍，几不知此身在何所也。

留学欧洲友人寄赠法人得酿得勒氏所著《吞灭四川策》。著者受彼国外务大臣之命，游历中国廿余年，以活人之术行灭国之策。且深通我国语言，所至之地，公卿士夫交游几遍。故于中国古来之历史及现今之状况，知之最深。其著此书之目的在扩张越南殖民地，进云南而吞灭四川。其野心更欲并吞扬子流域，并吞中国全土。其诡谋深算，柔术毒计，直不让于条顿斯拉夫两人种。视彼国古德尔孟之《云南游记》及日人慧海之《西藏旅行记》，更进数筹。其价值则高出于亚美利加之《两大陆纪事》及力温斯敦与斯丹列之《非洲探险记》万万。夫今日列强于世界竞争之中心点在中国，而于中国竞争之中心点在四川。英俄出西藏，法出云南，无不欲先发制人，夺取此天府之区、霸主之资之四川，居高驭下，逐鹿中原，以为席卷神州，囊括亚陆计。噫嘻，谁谓列强自日俄战争后侵略派变为保全派乎，而实则保全派

变为侵略派也。惟侵略派之手段，今愈深沉阴毒，几令人至死不悟也。嗟呼，人之谋我者，日愈进化，而我之谋国者，日愈退化。情见势绌，优胜劣败，何以逃此廿世纪最剧烈最惨酷之竞争漩涡中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之列强无不如是。而我之谋国者，则不惟不知彼，且不知己，即略知之，亦不如敌人所知之深切而周详。呜呼，安得不百战而百败，以底于灭裂沦亡哉。然谋国者多肉食之辈，而国亡种灭时，受奴隶牛马之惨痛者，则我国民也。我国民生于斯、居于斯、歌哭于斯、聚国族长子孙于斯之锦绣山河、庄严世界，岂竟任紫髯碧眼儿之蛇噬鲸吞，竖旗昆仑，饮马长江，而不筹一救亡之策、起死之方耶。噫，昆池浊而劫灰飞，蜀道难而国魂渺。金沙之祸水已深，而玉垒之战云愈变。岷山与华岭同崩，岂无一个撑天男子；杜鹃与碧鸡共啼，谁为中宵舞剑英雄。愿我云南同胞，我四川同胞，我中国同胞，快快快、醒醒醒、起起起、走走走，观看此法人最新式之阴谋经，大奇术之灭国策，勿迟勿怠，不懋不悚。则失之东隅者，或可收之桑榆；覆于前车者，或知戒于来轸。以无量铁血保无缺金瓯，以众志成城卫一片净土；使西南半壁之河山不沦于异种，是则本社同人洒泪研墨、呕血染毫、茹苦含痛而译述此书之微意也。　　　　　　　　　　　　　　　　　　　　译者识

吞灭四川策何为而作也，鄙人久游支那之四川，故述其所见之状况与所兴起之观念与我诸公闻之。支那一老大病国也，吾何为谆谆谈之哉。要使凡人有为其祖国之心，必当存一长驾远驭侵略吸收之想。且当知人国因革之历史，自古初以迄于今，其国之文明事业何如，现在之一切状况何如。夫今之时代，既处于日愈不得不交通之时代，一者于国事上关系，一者于财政上关系。交通之久而又久，人国乃纯为我国所吸收，而化为同一生活之器机。且近今实有缩地之妙法，远者近之，不几年间铁路告成，载我诸公自巴黎以达北京，只须十二日或十五日。故彼国民之关系于我国民者日益深，而我国民之殖权利于彼国民者益永久也。审如是也，凡吾人前途之事，实当远瞩而先图之，毋使事既临头，然后惊惶失措而视为奇怪。此吾人最重大最关切而不可辞之责任也。吾侨兄弟生此世界，不当徒作路上之一萍梗人，与徒

为海涛之播弄物而已，当为世界中最有力量最有机械之一个人。譬如航海之大轮船，其船中之机器实有压波镇浪之能力，又有排山擘岸之气势，欲入何海口，欲抵何国港，必至达其目的而后已。吾人之于此世界，独不当如是乎。吾国界之与支那邻接，愈进而愈切。吾人之当知支那之历史与其现情，而研究对付之法者亦愈切。此无他，实有一最大之理由在也，盖我国既建造一大基础于支那之门户，若使支那受惊风之摇动，我国亦不免震撼之影响。且支那之所以召我感情，而使我注意于彼者，其原因甚繁。无论其为何国人，向时未至于支那者，今莫不跋涉忘倦，肆其搜剔于支那之腹地。吾实不知彼支那者其有何等甚强之引力，而能牵引外国人一至于此极也。细求其故，则以支那为世界中最大之国及文明最古之国。彼人民何其殷繁，江山何其伟秀，田野何其辽阔，土地何其肥饶，地下产物何其富厚，地面产物何其繁多。假令我诸公而有经营支那之思想，则支那之缠缚我诸公者，必为日甚永而不可解。盖支那为最宏敞之敷地，若一旦尽经开化，则为一大活动之大工场，而其所图之利益必大且久，有断然者。近世多谓支那人民与吾有异点，略观之诚乎其与吾人异。然必详查而深究之，勿遽谓彼为冥蠢之物，勿遽谓彼为与非洲同等之人，勿遽谓彼之狃于守旧，勿遽谓彼无进步之一日。初鄙人亦尝有以上云云之思想。迨其后鄙人既能为支那语，一一调查，乃知从前之疵谬为不少。盖近今欧洲人多有鄙夷汉族以为黑奴之无异，不知此汉人者实聪明人种也。此汉族既建设此伟大之古支那国，根深蒂固，传守几千年而不变，其为世界之肥国无可疑者。设若取 Ninive（尼尼）及 Babylone（巴比仑）、Athens（雅典）、Rome（罗马）等诸地所营造之事业，而比较于支那古人所开辟侵略以造成支那国者，则向之诸处其能为国也几何。故必使诸公心目中暂谓彼根据为甚深，彼堂基为甚壮丽，彼尚能衍长几世纪之业，且使此根基永存。则此营业场坚固不摇，必有更新向再造之一日。然后诸公始知彼汉人种种智能，其所适于进步维新者，固无异也。夫望物者，远望之而似真，近视之而愈真。吾人之视汉人不当如是耶。盖凡普通人民诱之而即听，吓之而即从，此一般驯弱人格。若汉人者，诱之非不听，吓之非不从，然必先晓示以理之所在，而后彼乃听从耳。余观支那人自劳动之辈以及佣雇之人夫，苟遇



事不先说明其理由，未有乐于听从者。此等人必不甘受人指挥，如机器之为用者。凡有借手于彼辈之事，必有我先下手，而后彼从旁穷究其理由，然后肯为之用。彼固非俯首狗人行其事而不知其理者。以故非深相缔结而融化之，则虽无甚紧要之事，亦必经多番商榷，而后有效。彼辈演说欧洲人情形，每多生恶感情于欧洲人之语，且又加恶口于欧洲人 Pow hsin chiang Ly hsinta（编者按，以此文之发音及上下之语意玩之，当译为不兴讲理兴打）。谓我欧洲人只有威打之毒手段，决无公理之可言。彼为此言，彼固以非常之野蛮视我，此等思想遂深入于彼辈之脑中。今日我辈欲荡涤彼脑而使此等思想归于消灭，则不可不极意研究融化之方法也。夫将树此等之事业，则论说必甚详，且必研究其最高之术而后可。最初之程度，当先以各科学问教彼辈，使消磨其骄讹之气习，摧灭其顽傲之声口。我辈之教彼辈，当常常记忆彼胸中自恃之病。须知彼谓彼为多学多知之人，我若必谓我所学之胜于彼也，只此一语已足伤其感情。必详解其理由，使其熟习忍耐，加入忍耐力于腐旧性质之中而后可。盖现时欧洲竞争剧烈之术，业于支那人不相宜。故欲得支那人之欢心，惟有开导以粗浅学问之一法，此即使支那人被同化于我之唯一法也。夫所以教彼者如此，其用心可谓独苦。而自支那人视之，亦必炫为奇异者矣。殆至彼辈信悟之时，而其旧迹全归于尽，则其同化于我，必有甚速之影响者。夫而后向来之与吾人反对者，转而为吾人所用矣。诚如是也，吾辈能循循而诱，彼必渐渐而化，必觉悟我国人之进步，必觉悟我国所以进步之学问，且能知我国人所发明之理想及其事业若何。不然徒株守支那现时之教育，则于我所发明中之一切关系，彼何由知乎。从来白人多自谓文明强权，凡诸事业虚空产出，使异种人惊为神奇。嘻，此谬妄之大者也。夫自其所扩张开拓，语其宏大，不啻于黑暗时代中放大光彩。然云虚空产出，则谬妄殊甚。其为是言，真长人骄气无限，而其危险又不可测。若输之于支那人，则愈骄而愈险也。鄙人固尝曰，我既与如此之大国邻接，则我于此大国之事业其关系大为切要。我今一面教导之，一面使彼知搜发隐藏之货窟，凡彼所有之物产，现虽瘦缩，我为设法令其肥涨。行若此开导支那人之方法，是于我财政上增一富源，又于邻情上增一引线。设取与支那亲交之结果，而比例于近处经画各

事之结果，其所必行而可证者，亦固有自问之权衡，得以察其当否矣。夫亚非利加洲之金钱、之货物，亚于亚洲之老大国远甚。今谓此大国而无利益，则非洲之金钱货物是何物耶。今使支那人而既归于开化，所知所能能否达于极点，虽未可量，但现当支那人闭塞之时代，而我输入之商业工业保无何等之利益乎。夫 Stanley（士坦勒）亦尝演说阿非利加 Drakenb Obuer 之一区域，而吾人尚或疑之。今此支那之国，大于非洲之一部者若何。吾人于此种种调查发觉之功虽甚幼稚，而区域之所包者甚广，则将来吾文化灌注于彼者亦必甚延长。且又从人道伦理上论，则所收容黑奴人种若干万者，果何所用乎。黑种人之邱聚，亦既亚于黄种人之邱聚。而彼黄种人之聪秀，则又远倍于黑种人者。夫何急于此而缓于彼乎，开化之第一妙法，孰若以吾之学问点化此老大帝国而新之，使之荡涤其迷团，又不剥削其和平之性质，实于融化支那人为无上之价值也。吁嗟乎难哉，于此之时代，一切学问以公共之道德为主义，而彼称为大国专为利已，是举古来之文明国而奄然退步，反以重重野蛮污点文明之面目而已。夫技师、医师、历史家与地理家，其学问蕴蓄当如何宏富耶。某者担任其利器便民之事，某者担任其卫生救民之事。若世界之老大国而吾人独可无一人焉调查发觉，以为人民混合之地乎，则人种风俗考察家之责任也。若考察家举此责任，则彼民可混合于我民之中，而凡在彼生活举动之秘密，皆无所逃于我之考察，而人民之混合者益易易矣。此等混合人民之业，尚未能迫我之力行者，或我之力量未充，而不能无疑难于赴险耶。然则今日最先最要之目的，莫若注全目于极东，而任如何挫折，不少动摇其进取之志也。此其故何哉？吾人请束身而思时局，则知现世界之重力，其旋移当有在矣。其重力之旋移，必不在地中海，不在于大西洋，而必在于黄海也。支那者实具吸引全世界之力，为世界眼光所共注之的也，现世界诚艳丽之场也哉。吾稽之古今历史，其竞争生活之剧烈，未有如今世界也。于竞争得意之时，必须千万人联袂而趋于极广大繁富之都市。噫，舍支那吾奚往乎。虽使至竞争之过烈，则衅隙生而风潮益猛，断无肯退让者。任何国人不即入于此理财经济之大战争场，而因循观望于今后之数年，则必迟而无及矣。其后也，吾于支那国中何者为第一注意之地，适以此时发现，而使吾得于开拓印度支

那之领地，有疾速【成】功之望也。噫，此地即四川而决无可疑难者。今鄙人请先述鄙人之旅况，继详此地之益利性质。夫能触吾人感情之处者，果何在乎。鄙人决以为此地者最有关系之地，而将来为吾印度支那之涨力之发泄场也，吾印度支那之繁盛必于此地结果。至于若何之理由，请说明之于后。（序已完，原书续登）

佛国陆军之腐败法国民主党代议士哈姆伯鲁妥短篇论著（十二号）

击椎生译

佛国密油斯州民主党代议士哈姆伯鲁妥氏，感伤国事，慷慨悲歌。一日痛论佛国军队及佛国国防之现状。此篇一出，大刺激人心，一时洛阳纸贵。其文指摘佛国陆军之恶弊，虽加一大痛棒，独对于兵卒，不吝赏赞之辞。试录其原文如下。呜呼，自拿破仑统百万精兵雄飞世界，震动全欧。以尚武之精神，组织完全之军队，干戈从事，十有余年。相搏相噬，相争相逐，流血千里，杀人盈城，以博得法兰西伟大国民之幸福，为亘古莫大之光荣。延至今日民气渐薄，兵力日衰，嚣张之习，遍于国中，几成为强大之虚声，而无坚忍之实力。察其病根，实伏于操高等命令权之上级士官，有以酿成之也。盖佛国军队之最高命令，非共和政府之大统领及普通军务卿所能操纵，而其权力之所在，实统归于军务省官僚之掌握者也。夫若辈官僚，为职务上之奴隶，往往因政治上之憎恶，今日猜忌，明日冲突，互相掣肘，互相排击。不问军队与国家有如何之关系，国家无完全之军队，又生如何之损害，惟徒遂个人之私欲，置军国大事于不顾。此其心何堪问也。夫军队上活动之精神，几为若辈淘汰而消灭之。何也，当组织者而因循之，当改革者而粉饰之，繁文褥礼，种种难堪，不惟佛国军队之精神因之而减缩，即佛国军务行政之机关亦因之而障害。吾人非空言以责人也。就东部国境之要塞观之，其已成之要塞，诸多崩解，无弹药之准备，粮食之贮蓄。其甚者炮台垒垒，有障壁倒溃之虞。由此观之，虽发空炮，尚且不能发射者。一旦冲锋破敌，血战疆场，惟有束手待毙而已。不但此也，且于要塞诸地电信技手使用无学文盲，其不临时遗误者几希。呜呼，每年议会决算案，以各要塞地之经费约销

耗数百万弗之巨款，而各要塞联络之电线，不啻埋没地下，毫无实效之可收。技手亦复昏庸，坐耗国家之财产。如此安用要塞为。更见围绕此鲁（地名）之要塞中，其第二要塞全无价值。是当亟亟改筑，以图振兴。至第三要塞，炮座甚低，任如何举之，弹着不能超距离八十雅妥（英尺）。以上种种腐败，虽有法兰西拔山倒海之军队，纵横世界之雄师，其如若辈之军务官僚何。回思拿破仑之浩气英光，其亦就此而消灭乎。佛国民之幸福光荣，其亦就此而沉沦乎，噫，可慨矣。

按佛国军事内容，余平日虽未深悉。前日本陆军大尉某尝告余曰："佛国军队近来颇形退步，倘云南实行征兵制度，振作尚武精神，异日与佛兰西干戈相见，必能战胜于疆场。诸君无因循畏缩，起而提倡之，必有效果"云云。余当日尤未深信。今年阅某报载有法国征现役兵五千人，内有规避者，甚有不服从命令者，国民轻视政府，几有上下冲突之患，卒之应征者，竟有不入队之说云云。余互证参观，而知法国内部之军情，实有退化之点。综而论之，法国人民之多骄，为共和民族过渡之结果。军务官僚之多伪，为共和政府过渡之结果。夫哈姆伯鲁妥氏抱民族主义为民党议士有为民请命之志，监督政府之权，热诚勃勃，愿力宏深。痛陈陆军现象，欲借此以压迫政府，而策励国民。氏伟人也，见当时法国人军事人物，愈触其无尽悲怀，不禁抚今忆昔，而发拿破仑慨慕之思潮。虽然，氏之立言，为警惕政府，振作人民起见，欲使佛兰西一跃千丈，震慑全球，驾拿破仑之伟绩而上之。爱国之士，立言不无过激，惟其爱之深而其言之乃愈激。吾国臣民，及吾滇人士，无轻信其言，而藐视之玩忽之，以骄吾民惰吾民，而其结果终归于失败。彼陆军内容，虽形腐败，而屯驻于海内、海防、北宁等之十万雄兵，此吾人所目睹而未可轻忽者。吾愿吾滇人，蓄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焕发其爱国爱种之心，以待济河焚舟之一战。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为我滇人卜也。译者识

佛国于云南（译巴黎报）（十五、十六、十八号）

澜　沧

近年我国诸考查人员，无日不登报讲云南之事。盖诸考查人员皆于此省地方有观察之实效也。夫此地方与我北圻相接，凡所当考察于此省以备易于统治之事，吾人既已熟悉矣。然而鄙人于此省任佛国领事馆医官已六年（自一千九百一年至一千九百七年，即自光绪廿七至卅二），或在蒙自，或在昆明，时与支那人混居，且得与此省官吏相结纳。其所调查研究者，固甚费一己之时刻，以售用于编辑间也。窃思阅报诸君，若见及此，则必于鄙人表同情矣。云南之名何所取义乎，据记事人译解，或云之南，或南方有云也。其面积约三百五十千方启罗米突或至三百八十千方启罗米突。人民则多数种族，而各居一小地方。其言语各处不同，宗教风俗亦各殊别，亦与诸邻省之支那人错居。至于土人名为 lo - lo（彝族）亦分廿余种，Miao - tze（苗族）之地方，则旧居于西藏及缅甸之中间地方，而徙居于云南者。至其他民族之居留于云南者，不知自何时代。即如 Mossos（莫咨）及 Lissous（黎梭）此等民居此省之南及西南，而其原祖何从来，今亦不能臆断也。云南之民数，大约十二余兆人，其真实支那人种者，大约三分之二耳。云南人之信仰，亦与支那诸地方相似。宗教有三：一孔教，一佛教，一回回教。然无论何教，皆自由信仰。至如文学者流，则惟留心于虚空之哲学，然其原理，亦从孔道而来也。今据医科博士 Docteur Eakins（耶得金士）所言，则崇尚孔教，亦无有如云南之过者也。孔教中实无他聪明巧智之适于世务者，惟尽交际上之义务，与个人臣民之义务，斯尽了孔教之问题而已。彼土人者，笃信佛教，崇拜偶像，反笃信神仙，不分善恶，善从之而恶亦从之。又笃信符水之道，亦犹蛮人（fétichisme 拜物教）之道教。比于非洲中心点之野蛮，仅胜少许而已。其尊重君权，事帝王如先祖，则支那通国皆然。实为古来相传之奴隶性根也。回回教则自 Hégire（黑塞儿）之世代，由土耳其阿富汗教士传入云南，近〔自〕十一世纪（即宋哲宗前后）迄十七世纪（即清初）汉人及土人之信教者已大增加。其盛行则自吴三

桂时，盖十七世纪间事也。夫回回教之民数，自前此考察之诸人亦属未确。彼教之兴，自千八百五十六年（即咸丰六年）至千八百七十二年（即同治十一年）间，因汉人及回教均误认回教非支那种，致互相冲突，死亡者十分之一，而所存者约数百千人。与支那民族错杂寄旅，并育并居，实未尝别为派属，但双方之嫌疑尚未化。吾人苟利用之，则将来取云南即在此也。今追述鄙人所经过红河及新街蛮耗之路，以至于云南府。忆其登此江岸上之山之绝顶时，顾瞻前后之风景，则天然一幅画图，可称绝目。遥望之，则有长山一带，似远似近，乍高乍低，如海涛之升降。自此处而驰目，隐隐几处平原，非常肥美，及几处小谷，几处村落，高高下下，相错于其间也。原来云南府为全省之一高峰，其高量约三千余西尺。诸山之在西藏及诸山之在喜马拉亚山，其度峡转尾，别成一群。此群山一带，经云南之西北至东南。其省之山，则于东方有第一高峯，其高约千五百至二千西尺。又转而东，又渐渐低，至贵州则又突高，约一千至千五百西尺。至此所界域之夹带处，则直趋下势而又低矣。

通省之全部分，实为长山一带。山之走脉，则平行自北而南而省之西。此长山一带，若分析为诸谷地，则有属于 Trruouaddy（耶拉里译音），亦有属于湄公，亦有属于金沙江，其脉亦接入西藏之高原及喜马拉亚。至于最高原之山道，则未能尽详见之。盖谷地之行从西而东，所经过之山脉，有不齐属危险之谷地故也。诸高原之山，更高一层，约一二千西尺，如以海拔（海拔者，度自海面以至山巅）而言，则又高至三千或三千五百西尺。

至于诸山之在金沙江河附近者，则又低于北圻之诸山。盖由地方之近于天山，则多崖岳（Falaisesà hic），故多成为隘道，以为此河之别流，而此河又多瀑布。

凡在此高巅之下者多肥平原，时时有流水可以灌溉。及耕耘则多成田亩，或有种唐黍，或烟草，或罂粟。此与蒙自之平原处（千三百西尺），与云南府之他平原（千九百五十西尺），其居住者，大抵杂种之土人，性质实亦一般。总之脑根之聪慧甚稀，而又乏专勤之力也。

云南之地质，多石灰质。然此石灰石，惟蒙自及贵州为多。吾人所已发见，又有花〔岗〕石，在花纲〔岗〕石山之中，又有好锡矿、

金银矿及亚铅矿、铅矿、铜矿，而砂石、大理石则通省有之。

就诸面积所生出之云南诸山而观，则其类似现象颇与喜马拉亚之一峰之山相似。云南全省，山间之河流，为滚泉者，或为溪涧者，于隆冬时则干竭，于盛雨时则涨流，然能通火船者仅三五派而已。水路颇跷蹊，亦不能远驶，甚乎其为无价值之川也已。此从千八百九十一年（即光绪十七年）支那帝国海关商政咨移略言云南之事，此咨文者，亦稍合于天然地理也（以下分注）。彼省城可谓多山，省之西，有高山一带，穿省而行，由北而南。在此山带之中间，有脊土一堆，前者已有旅行人画此土堆之图，名之为一大高原，其高约五千步。自对面而平视，则峦岩蜿蜒，似长山一带。盖由有几处平原散在其下，错居于群岳之间。今除红河一段，与 Uviére Heng 一段，而居于老鸦滩之下外，省之内地，犹有许多川，然不能通火船也。西角诸川，从高而下流，其高约几千步，此等川多滚流又多雨水与雪混下，流至西藏之南群山之腹。

云南之气候，多与南佛及 Gote d'Algirie 安贼里北州摩罗哥地海岸之气候相似，所异者时节耳。一年中大约分二期，自五月至十月为雨水之时节，自十月至五月为干旱之时节。今据印度支那之中央天文台之所步测，平均对照，则蒙自及云南府平时摄氏寒暖表，夏天极暖亦无升过三十五度，冬天极寒亦无降至二度三度者。

云南之地全无森林，多童山旷野，故气候多变易。一年之中，常多狂风。自山之巅以至平原，每盛雨时，则于晴天红日之中，忽而云雾四塞，俄顷疾风乱号，暴雨骤至。诸川谷泉流溢涨，四野浸没，官路堤防一时崩裂。

通省之各处地方，气候亦各不同。最卑湿之处，时有雾，无日不雨。盖由谷地底之气候，热毒积重，蒸郁为汽故也。至于各处高原，则气候温和，实为吾人最宜之居宅。

究其大概而言，则云南之气候亦犹近热带诸地方之气候，其少异者，盖由多高山多近大河也。

千九百年顷（即光绪二十六年前），诸欧洲文明之国共注目于支那而议论其事。此时有排外之暴动，其原因不知何自。意者汉人崛起，欲与满朝相抗，其后为满朝所愚弄压迫，遂反而移怒于外国，渐

成全国民之暴动。时则泰西各国共团结而拒之，且责赔偿平乱之兵费。及干戈平静之后，诸赔款虽已顺受，而极东之问题甚为轇轕，未能即就平和也。渐渐而支那老大国亦被开化于文明之洪钟，多开港以延欧商，现今商局及工场渐就进步，凡诸港市，愈日为吾人关系之地。

支那现今已有铁路及诸路电报。于大河之间，已有浮海船及小船只。以观察内地通过之税及运送出入港之货，诸关地之价值愈日愈增。比者十年以来，尽力经营，以能通汽船于扬子江之流域及内地诸江。而所以日愈发达者，赖有日本及英国之诸条约。于一千九百一年日本社会有资本一兆五十万元之组织，以经营航行于湖南。支那虽未有驾海商船，然现已有商业小舰队，常常往来于极东诸海口，盖将以渐而增加也。其初赖有外交之力，泰西诸强国输入其权力于街市，又自让其地，以招诸外商。又假其特权，以容许外国人之居留，以培立经济商权之基础。我法国于极东多能收其利，然其进步亦未及东航支那之诸国。于千八百八十七年（即光绪十三年），我领事馆已上言经营云南之政策，嗣而立一条约以补足于前之条约，千八百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条约而修辑于北京也于是开思茅、龙州属广西、蒙自属云南等为互市场，而许佛国安南往来商卖（日语，商业、贸易之意）自千八百九十五年始。六月二十日定约。

方其 M. Gerard 惹腊君任驻北京清公使时，外务大臣 M. Hanotaux 罕诸夺（又译安诺德）君咨移与惹腊君，陈言法国于云南之利益，渐及侵略云南之事。若此思想必赖俄国赞成之，至千八百九十七年二月十日始能达其目的。其后又致书于 M. de Montelello 得猛得卑乐君，言今似宜致词于俄国驻北京公使，协助之则善。此间俄国政府亦与我大臣同意，故极力赞助之，以底于成。清国政府亦许可我之所请，至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总理衙门于我国驻北京公使馆订约，所订约章有三个条件：（一）何时欲开广东、广西、云南三省之诸矿，则必聘用法国技师。（二）宜如何计划以能通汽船于红河之上源，及修筑自河口通蛮耗及蒙自之铁道，以至云南省之首府。（三）必须许我修筑铁道以侵入云南省之界内，或及白色（Ce－Se）江上之道，或及红河之上源（haut fleuve Rouge）之道，今我姑从清国许英国以可康（Ko－

Kang）之利权之例，及千八百九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英佛协约之第四款，此条约者，务共保守两强国之地位。今我从之。夫仅为外交之手段，而我已足履于云南。然我前辈之侦探及特派员与我先觉诸人之欲我印度支那之进步及扩张我之势力，而布置于南清之诸省，此等人已不知几何苦口而费心矣。我辈今日必如何作为，以慰其愿望乎。今除马可·波罗君于千二百五十六年（即宋理宗四年）与千三百二十三年（即元英宗三年）间已经过此省之一部分外，后此但有耶苏教（Les Jésuite）（应译耶苏会教士）侦探此省而已。此辈经过之时，具有画成图本，时正千七百十四年（即康熙五十三年）与千七百十八年之间也。云南方其时，似乎支那一党派聚居于此，觉尚未成省部，人民势力颇盛，无论甚种人，就此欲图侵占及何种之代表官有某公事欲往此处，彼等亦划夷之。

千八百五十六年回回教大暴动，又间十年之后，是为千八百六十七年，有 Dondart de Lagree（路拉得喇格勒）充为特派员。其时有清国大将 Matajen（马德杨译音）君奉北京政府之命，以驻于此，然被暴动党所获。其后此地长官彼辈亦不肯从也。自是厥后少佐 Dondart de Lagree（路拉得喇格勒）及 Franus Garnier（兰西士加尼）君往云南，实为探险之先锋。此等特派员于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同治五年）六月六日，自柴棍动行往云南。此特派员者皆尽力于我法国，使我政府必注意于素称荒瘠之地方。奇哉，欧洲之人未有用心穷样（?）如此之极点者。

现今思茅城开港，许欧洲人商卖者，是 Dondart de Lagree（路拉得喇格勒）君及从者兰西士加尼等人及医科博士 Thorel（多棱）及 Zoubert（孺悲）等员经过此城，而往云南所发见者也。由柴棍动行，为千八百六十七年十月七日，凡阅月十八而抵此处。夫特派员之此行，不可谓无危险之忧，盖彼地方现方暴动故也。所行经由思茅、元江、临安、石屏、云南府、大理、Sin - Tcheou - Ton，etc. 各地方，研究调查诸风土、地质、植物志、动物志、矿志、土产志、交易志、人种风俗志等事。至彼等回来之日，动众（?）而发明之，实有最贵重之价值。又说及我国之利益所关系于云南者甚详悉也。今据兰西士加尼君之书册内所叙云南之关系，则土产为最可珍爱，以能使商业之

活动，又能增红河灌域之富源。其红河之口与柴棍海口相近，即可为贩路理财之要处，经济上之咽喉也。我国既得此经济之便宜，而他国反相妒忌，欲生阻力，梗安南财路之进者，盖有产货非得远且大之都市而输灌之，则利源必不能长。舍广东上海则将焉往。于是我又务扩张之权力，以施之于北京政府及顺化政府，而使其妒忌者之手段无所复施，夫然后广东之出货可收拾之，以入于交趾支那之全部，而云南及北印度支那之财产，则以西贡为其积聚之宝藏，又可以搬运往来而交换欧洲之货物也。

此时特派员所探得之地方，特派员即 Dondart de Lagree（路拉得喇格勒）及兰西士尼加，其结果能惊唤英人快睹艳羡，愈促其竞争之野心。盖英人既占有缅甸，实夹西藏及南清，时复朵颐于云南之地，前此虽未有派遣侦探之英使，已注意于南清诸要路。

其后又遣侦探使所经过之处即如 Margary（马加里）、Grosvenor（骨乐士弗诺）、Baber（巴白）、Gill（起勒）、Mac - carthy（马加提）、Stevenson（斯特紊诵）、Col - yuhoun（魂况）、Bonrne（波拿），所云云南既与英领印度相接，则可为英人四川营商之路径，由四川出云南，南可由 Mandalay（瓦城）及 Yrraouaddy（叶拉瓦里）以达 Rangoun（漾贡）港。而此港之陆程，宜有铁路直到四川之首府成都也。此条筹划曾渐次见诸实行，且今日漾贡之铁路线已达云南边界矣。

若我佛人者，亦已继续其研究侦探之功，画成图本，建筑道路，设立统计学，开商业技艺之前途。Lyon（里翁）商业部已组织一特派员部，总领事 M. Rocher（乐石）君董其事，此君为谙悉清国之一人者也。Aix（耶格士）、Marseille（马塞见）、Bordeaux（巴夺）等部亦委代表员随乐石往云南。先设立代理店二所，一在蒙自，一在云南府。虽然，印度支那已为我佛国之领地，是河内已为一大市场，海防亦已开港，可以运送海货。北圻已尽归服，红河一带必可为云南商业流通之一大机关。从前云南商业惟有东北二路，直向扬子江及西南一路可转向广东上海耳。

于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即光绪十五年），蒙自已开为商埠。所输入输出之货款，共得十八万三千〇五两。所输出者以鸦片为最多，至

一千八百九十年增加至一兆十万四千〇七两。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增至一兆五十三万〇七两。其后每年增加，迄今千九百七年。就中惟一千九百年（即光绪廿六年），所得至五兆四十万二千三百三十两之多。以上照《大法国支那商政统算册》外如思茅埠头亦为蒙自属辖，为一中央商场，一千九百一年共得十八万五千五百十一两。

至关于云南政治上之问题，则有我佛国政府与我印度支那政府在，其所计划所经营，我辈但仰成而已。我辈所注目者，惟商业之发达以树我利权于云南而已。所以先于蒙自设一领事馆，乐石主之，又于思茅设一领事馆，其后改为代理店，医官一人主之。其后寻罢，不解何故。其他又设一副领事馆于河口，在老街之前，红河之头岸，南底之江口。

吾社会人人皆有继筑云南铁路之意见。未几，欲使自海防经由老街直底云南首府，于是招用外交人亦日急一日。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驻蒙自【法】国领事 W. ded. ，Bātie 君报告云南商业之事云，自北圻至云南中心点之铁路，宜早建筑，不可久延时日。盖恐住缅英人争吾辈之先着故也。君又极论铁路问题，深以吾辈不能决断为忧。且恐切要之事业归于淹滞，故深为计划，而提议派员二部前往云南，继此又派他部续往云。此议至于一千九百一年始能实行其事，而实由印度支那总督都梅（paul Doumer）君与上院商议之力也。于是我佛国种种事业播植于云南，实有如设和平之宣战局也者。然在省有总领事一大员，可以应接省中大官。在蒙自、云南府及思茅等处各设立一医院。又派法人督工二员亲往首府，调制此铁路之图本。又督工诸所设于蒙自建筑公司。印度支那检查部之诸代理人，亦均到蒙自。检查部者，以正技师一员主之。盖修一千九百年未完之局面也。

维时我同〔国〕人似皆以为宜速即施行，不可虚费时刻。虽英人欲与吾辈开路战于云南之门庭，亦不足惧。盖其时云南舞台，吾辈独占，而许多可贵之事权，已为吾辈所消受矣。吾辈惟保持我法律与完固诸堤防，不许清人以逗延方法挠我，虽路上有如何阻方，亦决一手打破，任如何损失资本亦所不惜。盖此路既成，则云南已为法国之云南故也。我法国决定起工之初，有留驻 Theny - Yue 之英国领事员向我政府谋阻我事。然其实于此铁路之问题，英人意见自各不同。即如

英领印度总督 Bord Lurzon 登公报云，自缅甸至云南之铁路甚不适宜，盖费巨而利少故也。再于一千九百二年三月三日 Rangoon（兰贡）Guzette 报生出一题，印度支那报员读此报题，大为猜想其题中之理由，盖因题内有如下之句也，其句云，若于缅清商业铁路之思想尚有疑惑者，请读思茅商业公报，则可解决。此公报云，老街至云南省之铁道虽为法人所设，然商业之结果，其利必太半归英人。缘现时红河上流以至云南之商权多在英人之手，虽法人欲以路权与之争，无如英何也。且其铁路之计划，驻蒙自之英领事亦既详细陈之，虽彼亦不以此结果为法之利益也。彼云，老街、海防之所得仅足以补老街至云南省铁路之所失而已。且我英国若别设铁路一条于云南之南，而其乘客及搭货之价格，随贫乏而轻减，则其利必归于我。伊报又云，英国若完成商业铁路之结果，则其交通之路必日愈加增，香港埠头必有大扩张的势力。盖香港于现时已为最盛大之都府故也。夫使铁路之前途而果如是，则吾法于云南之商业，恐无大利益之处也。此等事理，实多数党派所知。且又有论云，由云南而往，实有一大好舞台（四川），可于此建铁路之业。此言诚是，然此好舞台之距兰贡须二千哩，其运送之价值，必甚昂贵，必不能夺扬子江航行之利与东方经营中铁路之利。此之问题，愈经研究，愈知 Et. ts. Shou 山铁路停工之甚为得当也。盖所费浩巨，而将来之希望甚少也。

以上所陈各报，虽系私谈，然我宜察之，果属亲切之公论乎，抑为与我法反对之政策乎。据英国于铁路兴筑之议论，初似急欲成之，继又变为停废之论。盖近年英人财政方窘，而诸领地之经济费又甚浩繁故也。我佛国幸及此时出其最敏捷之手腕，以速成老街至云南省之铁道。则现在之云南，虽不免为贫陋荒僻之国，然其结果之在将来者，就能前知乎。所不能前知者，以云南多潜隐未发之宝藏，姑俟异日与诸君倾谈也。诸君若以经济问题而谓宜休筑此铁路，则是未研究于印度支那商业之利权也。若已研究，则此铁路之当努力经营，果毫无可疑。千九百年以前，同人皆有奋激进取之意。至其后不注意，似倦而忘之者。盖因外交历史上之龃龉，往往如是，无足怪者。彼时或谓云南民愚鄙粗悍，非若易驯化之支那人，又常常有回回教之暴动，故不必费一段筹划。及言都梅君 Doumer 所经理则费款又甚浩大，似

不必接续行之也。且也，据诸领事之所咨报，亦若以铁路之在现今，未为施行之好时期者。盖彼专就云南诸矿山产物而论，则此铁路于军事上不能享有其利，更有何所希望乎。伟哉，都梅君也。彼尽扫从前之论，彼断然以所谋如是，而决其必成。盖彼之思想，固自命为政治家伶俐之第一人。其所施设，断不为无利益于国家社会之事。故决意于云南铁路之政策，既可树我国之权利，又得云南之后，必于印度支那大有所补。虽然，君之不幸亦甚矣。君初莅任，年头丰登，继之数年，凶歉特甚。照岁入岁出之金册，则甚支绌。虽以政治上巧手之Beau（波）君，亦仅能支紧急之用耳。当此之时，欲经营北圻首尾联合之策，颇觉艰难。盖此时安南之民方怨恨于租税徭役之重，又何可取给于彼而兴起铁路之事功乎。至于波君之所施设于印度支那者，则凡所已建设之事业，无不能继续而完就之。即如改良安南人之状态及开设病院、学校，组织工艺、教会、高等教授、救助医术。夫当艰难之境遇而能成立此重大之事，竟无谤声，则真为波君甚高之名誉也。此君固非前此经画云南之党派中人。然君固谓前任所肇创之事，不当自我而废坏。若何地方，用何政策，都梅君创之，君即继修之。即如云南府及蒙自之诸病院，俱增给银款以助成之。又诸学堂、诸电报所无一中废者。其结果能皆偿所望，而人人无不尽其分任。我法国文明事业，利用之以开化云南，此诚我国人平和侵略之手段。我侪乃十年间从事者，今举其现已速成之效果而言，则诸工场俱已完业，为我国铁路社会开导前程，又能使他人竞争心化为表同情。向时诸暴动之祸，一律消平。而土人与外人之交情日益亲切。又能使支那吏之偏见疑团尽被融化于我总领事官，其心亦为我所买得矣。总领事君W. Fumgos（方苏雅）之事业，实多评判之价值。君虽性刚，近于粗暴，然所反对者终亦屈服。其后第一等领事 W. Leduc（勒吕）君代任。君原前北京第一通译员，素稔悉支那及支那人之情状。此等人物，实足惹出云南人排法之妒忌心。然我国铁路社会，当此无形之阻碍，何从而振制之，德（?）于有形之阻碍，则我社会必出其忍耐坚决之手段，接续成就其艰巨之工程，使铁路事业早速告成，则正技师W. Guiber 及诸技师与我法国之名誉增进无穷矣。夫能达此目的者，实赖我笃志人员，我辈所心服者也。彼诸人员所遇之难题，不一而

足，而毫无退沮。如最初时云南官吏平民皆仇视吾人，一也；南底Mo－Wu－Ti谷地之气候多足害生，二也；一时挈手助办之人夫，亦难募集，三也。在此有怨恨之意，在彼有猜疑之思，在此间笃志诸君已能成立铁道。据其铁路诸检察员所言，寔无分毫谬误，则诸君之功可想见矣。

滇边近事（十五号）

（一）世增由河内起程时，系阴走，未到河内代理总督及参办处辞行，房租及各项账目均未交接。致各账主到参办衙门滋闹，经参办承认代为致信追讨乃止。法报屡鄙骂之。世增同关道高尔谦尚住河口，以办杀法国二圈官之交涉也。

（二）杀法国二圈官及安南兵之营官，系一姓宋者，名未详。此事之情形，闻革党占据法对汛处，官兵二三千人来攻革党，革党力不支，败入越界。法之三圈官命二圈官来止住革党，令革党交枪，革党如命，即入越地藏身。官兵来时，即入越地围住法对汛。法之二圈官带一通事，欲向官兵说话，即出来站立汛营门首，高举一白手巾摇之。战争如此举动，其示意有话说，不必动干戈也。官兵不知此是如何举动，又含法人不代拿革命党之根，即开枪击之，毙二圈官一名、安南兵六名。其余安南兵十余名带伤脱逃，尸首无人看守，二圈官被野兽吃了一半，安南兵亦被吃焉。此事情形，言人人殊，大约此说近是。

（三）交涉初起时，河内安沛及各处兵皆调扎老街一带。前几日法政府电告河内代理总督云，中国与我国之交涉尚未办有头绪，饬兵部备战以待之。近来终日演炮演兵，大有借此机以为进取之势。兵部人员料理战事，甚形忙迫。

（四）政府密借法兵事。当老街事未平时，法报尚未布出，及事稍平后，政府电告锡督，谓匪势已衰，可勿庸请法人助剿，法报始将政府借法兵前后情形布出。大致谓此事初由滇臬世增向河内总督交涉，河内总督答以我无专擅出兵助剿之权，须待我法国政府命令。于是北京政府一面遣那桐亲到驻京法使馆乞求，一面电驻法公使刘式训直接向法政府交涉。刘复电言，法国要求利益始肯出兵助剿云云。又

法人自表其意见，谓我法国绝不背公法而从清政府之请。原清政府向我国借兵，此事不合公法，我法国亦不能漫然允之。清政府与我国借兵，我法国亦知中国人民对于此事大不喜悦。

（五）河口附近今扎有官兵二十余营，旧兵甚少，均系新募之乞丐滥崽。迤南军务，均归白金柱一人节制。有一营官系到河内侦探者，到河内言曰，白军门威声甚大，当其由开花来时，尚大病中，远近居民闻之，大为畏惧，尽搬家逃避数十里，使洋人如此畏惧白军门就好。旁人讽之曰，洋人胆子比中国人大些，想未必如此。其居民之大畏白军门者，因白军门当日打临安已挣得好声名，故居民闻之皆搬家逃避数十里，而该营官尚以此话为好话，真令人齿冷也。

（六）滇吏之残酷。革命军去后，老街为之一空，官吏出示招回，且云与尔等无干，当各自回来，以安各业。商民误听，堕彼计中。至后不数日，大加杀戮以争功，即十三四岁或十岁以上之小儿，亦不免为刀下鬼。商号封闭至数十间。实数未深悉，有云至八十余间者。又月之初旬，老街大火，延烧茅屋三百余间，风闻系某观察遣弁放火云。

（七）法人对于清弁伤毙法中尉事颇形激烈，谓赔偿损失之外，锡良不去，将开战端，现由法国调来兵六千，已于前四日到滇边一带，有兵事布置，大有备战之意。此事现时结果如何，尚不可知。

法人对滇之近状（十五号）

巴黎来函

自滇兵误杀法卫冈中尉及越兵六人后，法报甚注意此事。其对待中国者有二派，一派主持平和，前越南总督郎勒商（I－L. Lanessan）于法报声言，法国若欲保守越南，非与中国联合不可。一派主持侵略，欲借此事夺据云南。此派执政者实居多数，法外部大臣毕松（Pichon,庚子拳匪起事时，彼为驻北京法使）主持甚力。西七八月间派兵四千人来东京边界驻守，第一次军队已十日前东渡（约三百人），第二次将于本月陆续起程。此函抵东时，法兵四千人必抵东京矣。西九月十三号及十二月十五号，复有法兵六千人来越。前后共计万人。我滇兵不及二千，大都皆老弱无用吸食鸦片之徒，法兵夺滇诚易事

耳。望贵报将此函载之报首，使国人知所警备，则云南幸甚，中国幸甚。

第一次东渡之法兵人数，日期及船名如下：

西七月十五号，Amiral - de. Kersaint 船载法军三百人、下士官五十人来驻东京。

七月十九号，Ashalien 船载法兵卒百八十人、下士官五十人来驻东京。

七月廿八号，Ouessant 船载法兵七百、下士百五十人来驻交趾。

七月卅号，Luxor 载法兵四百七十人、下士百五十人来东京。

八月二号，Emest - Simon 船载下士官六十人来东京，下士官十人、兵卒五十人来交趾。

八月十五号，Amiral - Sonty 船载炮兵百人、步兵士官卅人来东京，炮兵二百人、炮兵士官二十人、步兵士官三十人来交趾。

八月十六号，下士官一百十人来东京及交趾。

第一次派兵来越之数，约计共四千人。

中国近派陆军学生十三人来法，法政府因滇越交涉尚未结，不令人校。近郎勒商氏于朝报又刊一论云，法国欲保越南，非与中国联合不可。与中国联合之法，则当以退让云南铁路为开端。

最近法国之举动（十五号）

烬余

滇越铁道调印。关于老挝云南间铁道敷设之条件，其协商之结果，清国政府代表者及印度支那铁道会社之间已于巴黎调印。

法国之战舰制造。法国前计划建造中之战舰德的卢号、可列托路斯号、拔卢尼亚号、瓦路特号（各一万八千吨，速力十九节）四只，已订造于四大私设造船场。

法国舰队之东航豫备。法国近时投巨资于交趾支那云南等之殖民地，一面于沿岸作严重的防御，极力以增施工事。同时乃以供一方有事之日之为，而海军之全舰队达于极东。于二大航路之要处，已为根

据地之设备。其为将来之计划者既如彼，而现状大略如左。

第一航路

经哲伦军港（地中海唯一之作【战策】源地，完全之军港也。有如日本松岛严岛私立造船所者）\ 阿札西俄要港、比哲卢特要港、阿卢基耳要港、马耳塞防御港、瓦拉防御港、岌朴赤、基尔根、匈阿利（此地为直航，路虽少偏，然已年年投巨资为大根据地也）等之前进根据地达于西贡。

第二航路

通过喜望峰（即好望角）者，达克伦（要塞工事中，尚有工厂及乾船渠并需品库诸新设计划）、利布路厄鲁、基郭匈亚利（投千万佛为乾船渠筑造之豫定）、麻海、保崎西里伯、西贡、坎埔山恰克（一大海军工厂，及海陆两面之防备并移动防御新设豫定）、海防、保路苦卢伯（移动防御新设之豫定）。

以上诸港湾，皆为战略上战术上之要地。则于港口及水道之浚渫，防波堤之筑造，弹药库、贮炭库、修理工场之新筑，乾船渠等之设备，彼皆竭心力以赴之，无丝毫疏漏。急急皇皇，如恐不及焉。又鉴于俄罗斯舰队东航之失败，多基于前进根据地之理由，此后对于东洋乃为以上种种之设计。于是乎法国之豫备增，而云南之大局危矣。

以上见日本每日电报。

吊滇越铁路（二十号）

义侠

残贼何心种祸胎，敢挥玉斧弃朱崖；而今万里滇南道，汽笛乌乌伴鬼哀。

矢志撑天年复年，河山破碎到南滇；一肩明月双行泪，徒洒沧江哭路权。

人民土地重连城，只为权奸误众生；都被一轮收拾去，年年呜咽碧鸡声。

昔年疆吏诩筹边，几许经营卖路权；三十四条签押日，万家灯火

一丝悬。

荒凉天地写忧思，怕说疆臣卖路时；万里金瓯供一掷，忍教禾黍痛离离。

切齿当年卖国臣，南朝奸桧是前身；双行铁轨千家命，怎奈经营付别人。

七　争回路矿利权运动

呜呼腾越铁路之运命（二号）

大　悲

英法协约成而云南瓜分之局定，而云南之风云急。吾日夜忧惧，吾知危亡问题之袭来，急不转瞬，而果也有今日英索路权之一事。

> 阴历九月十一日，云南铁路总公司来电曰，腾越铁路业经奏准，照约由滇自修，以〔与〕缅路相接。昨因驻滇务领事照会中英合办，已经公司晤商务领事，坚持缅约，并二十七年外部照会英使由滇自行修造之文，与之磋议。务领事已许将此意达缅政府。嗣务领事来函云派工程师雷厉测勘腾越、大理、楚雄一带道路，定于中历冬月十七日由新街起办，亦经公司会议，仍遵约请不必过界测勘。顷务领又照会制台云，二十八年外部曾照会英使云，凡在滇省尤给法人之利益，应一体允给英商均沾，总与法商一体相待等语。并向洋务局云，有若滇不保护帮忙，彼自带兵过界测勘保护之说。查此路并非条约所许，务领事所称二十八年之文亦遍查无案，何必强横至此。事恐决裂，不可不防。公司同人已禀商各宪，电请外部向英使力争，并请电驻英大臣向英政府交涉阻止（下略）云云。

呜呼，今之所谓文明国者，强横无理乃至是耶！其无约而强索，吾不问；其不待允许而派人测路，吾不问；其强词威吓，视吾滇如领土，玩弄自由，吾亦不之问。彼固强权，何有公理，何有公法。所最使予惊心动魄者，则英法协约之实行于是乎着手，瓜分云南之局于是乎起点，法无英忌，英无法虞，和衷共济，长趋直入，不期年而滇人

奴，而滇社墟矣。夫君亦滇人也，岂忍为此不祥之言者；无如英法军事协约喧传各国，英法到处权限已商定之言载诸英报，参观本报所载论缅甸与中国交通之铁路一篇。其毒计野心固已昭然若揭，欲掩而不能掩，而此时此际乃有英索路权之事。求均势耶？扩商务耶？吾不受其欺也。吾第知凡上之肉，两强所纷争不决者，今则分量定，界限清，特执刀霍霍然来截取以去耳；不然，所谓滇缅铁路者，固彼尝避法争而不修，而宣言修之必不成者也，印督寇仁曾演说谓中印铁路必不能成。而何以今且皇皇求之若弗及，强词夺理极野蛮之手段，必欲得之而甘心乎？吾请明白断之曰，英报所谓地球各处之权限已商定者，是即英法协约之内容也，为是协约之目的者，是欲向所接触纷争而不决之权利，一一分定尔我，俾自由取携不再牵制也。所谓英法权利相接触之地，地球上除云南外固无多也。而继此协约不旋踵来者，乃为英索路权之事，尤实行此协约之证也。英人若曰，分配之法已大定矣，此后勿虞起纷争矣，今不下手，更待何时，亡人国之法，计无巧妙于铁路者，且法人成例具在，援而求之，不患无辞，彼弱柔之滇人又岂能拒我者。于是而议决，于是而实行，于是而有今日之强索。呜呼！事机之明，固已洞若观火；事机之迫，更胜危岩转石。同胞！同胞！孰无血性，惊心动魄，宁独余一人。虽然惊心动魄非可了事也，吾强镇惊制痛，为吾滇人陈一至拙之挽救法。

今之号为有识者辄切齿曰，世界有强权而已，弱者肉强者食而已。夫何言，夫何言。虽然强权强权亦对待之名词也，非绝对之名词也。吾视强权为强权，强权乃益烈；吾不以强权为强权，强权乎何有？强权乎非强权乎，吾何暇问，但问吾肯忍受之否，肯服从之否耳。彼以快枪巨炮罗列相向，吾亦决死抵抗不为半步退；彼以雷霆万钧之力，挟泰山以压我，吾亦决死抵抗，心不为之稍动；彼能驱使鲸鲵决太平洋以灌我，吾亦决死抵抗，目不为之稍瞬。有死而已，何有轻重，何有利害，何有成败，若是乎强权之果得为强权否尚未可知耳。不然吾人死尽可也，靡有孑遗可也，强权虽在，亦惟行于空空漠漠渺无人迹之土地而已，又焉能行于吾人者。呜呼！世固有闻强权而气馁而心惊，而先以为不可敌，而遇之即靡，而甘心服从，以为奴隶送残生者。此强权所以得横行世界，而成今日不可思议之怪物也。吾

滇同胞其果视强权如土芥，如无有，则此区区索路问题，又岂难解决者。不见粤汉铁路乎，彼固我国许之修筑者也，且订约归彼修筑者也。乃湘粤士绅振臂一呼，群起反对，激论血争，百折不挠，终使虎口之物失而复返，恢复东南半壁江山于无形。今吾所谓腾越铁路问题者，不过英之强索已耳，不惟无明约，且曾无许之之意；不惟无许之之意，且有照会自修之文，较之粤汉其难易不可以道里计。彼则权已失而争回之，此则拒绝之耳，权固在我。彼总公司之举动，固理所必然者。虽然云南者，云南人全体之云南也，云南之存亡，云南人全体不可不负其责任。总公司之拒绝，吾人视为拒绝之导火线则可，若以为今有是是已足，而放弃责任，而自居壁上，而不为之后援，则大大不可。呜呼，拒绝之，拒绝之，吾愿吾滇千余万同胞继总公司之后，悉起而拒绝之。勿贻邻省笑，勿为祖宗羞，勿隐忍退缩，使吾子孙永沉苦海，而不齿于人道。吾请简括之为滇人告曰，合全体宣言以示决心，开正当交涉以折非理，武装决死以备不虞，而其手段、其方法，尤须出于秩序的、一致的，勿许客气的、暴动的。吾更请代表滇人为英人告曰，我权我主，我路我修，见机速退，万事都已。否则滇虽褊小，含生具知之伦尚千余万，生不绝知不死，君其无得遂所欲之一日。

未来之局势弗思也，未雨之绸缪弗为也，苟且偷安，惟冀祸患之不来，此真我国人普通之性质，时事之危日趋极端皆基于此矣。即如腾越铁路自办自办之声，唱道于一部分人士之口者已若干年，立公司定自办者又已若干时，见诸照会宣诸奏谕者又已若干时，而试问今日曾筑路一尺乎，曾敷设一轨乎？不惟路未修轨未设，且并区区之测量踏勘尚未竣事。此何以故？曰资本不齐。资本何以不齐？以除一二热心者竭产尽力外，皆视同风马牛，若与己不相涉。不知其危者，釜鱼幕燕，酣嬉自如，不出一钱也；知其危者，以为祸来且缓，吾姑享目前之乐，厚酒食妻妾之奉，亦不出一钱。呜呼，以为苟且可以无害乎，而今祸来矣。使吾早已开始修筑，彼何所借口而有今日之强索。且此路权之问题而非仅路权之问题也，直存亡之问题也。若谓滇亡而富犹可保，则吾真不解世界何以有波兰犹太人。波兰之亡，俄人以牛车辇其贵族富豪，送西比里亚葬冰窖中。犹大人善经商拥厚赀者多，

徒以国亡故，日为俄人掠夺残杀，而莫或问而莫可诉，是皆亡国富人之现象也。吾滇人其思之，其重思之。思之而有怵于心也，则请自今日始，无士农商工贫富贵贱，上者毁家，中者节衣食之资，下者节浮华之费，涓滴洪流，一皆用之于筑路之途。励奋进之心，绝苟安之念，吾知欲完成云南全省之铁路不患不足，又奚愁腾越路资之四百万。诚如是也，夫然后真能达自办之目的，夫然后真能绝他人之觊觎，夫然后今日之以死争者，乃终可以不失败。

缅甸与中国交通之铁路（译英报）（二号）

留学英国学生稿

近英国之缅甸商务委员，以中印贸易向用驮负之旧法，而其道路，每年有四阅月因霪雨泥淖，不便行走，深以建筑通至中国西南部之铁路为急。英晨邮报（Morning Post）从而论之，其论中之可注意者，不第在此铁路。如所谓英法两国在地球各处所有之权限，已无不商定云云。是两国在中国南部疑难之问题，业已解决，势力范围业已划定，无形之瓜分，关于此两国者业已成就也。又所谓两国在中国中部、南部经营实业最要之数家，已皆同盟者，是即以实业同盟，为并吞中国之先声也。关系甚巨，用特译之警告我国人。（以下译英报）

缅甸通中国西南部之铁路，固日后所必当实行者，然废而不论已久。自近顷缅甸商务委员深以此为发达印度商务之要策，吾人及复理前说焉。夫缅甸归英以来，其实业已有进步，天然物产可发达者亦众。顾其北部既与中国以重山相隔，复无可航之河道，交通殊为不便。印度铁道不久将通至缅，而缅无尾闾，其货物之欲运销于中国之大市场者，惟仍绕道马来半岛，取迂远危险之水程耳，此于商务阻碍实大。故政府与私人之策画中印铁路也已久，然以山谷险阻之故，实行之道诚非易言也。

夫此铁路可取行之道有三：一自萨尔文（Salwan）河口之茅门（Moulmein）北上，越重山，顺湄南河上流之流域而入云南；二自满大利（Mandalay）向东北，进假萨尔文河之康陇渡（kunlung Ferry）而入云南；其三则自伊罗瓦底河（Irrawaddy）上流之帕后（Bhamo

〔八莫〕）东行，经永昌大理府楚雄府而至云南府，此即商旅向所率由之旧道也。第一道经数年考查，知不可用。而改由第二道，兴工已数年矣，然未至康陇渡，而其工程已异常艰难，不得已而停止。印度政府遂仍取第三道，以驮负为贩运之法，而不复他及。谓现今之情状，即此已足也。夫持此识见者，于旧道路之困难、印度货物运销中国南部之后望及他日中国市场之发达三事，直懵无所觉耳。法人知其然也，故其经营南越铁路甚汲汲。此路所以联络河内与云南府，复将北上至长江上流，通中国最富庶之四川省，今已入云南矣，其工事方兴未艾也。前印督寇仁距其去职未久之时，曾于演说间谓通中印之铁路必不能成；持此议者，不啻梦想。缅之官商闻之殊伤感情。夫彼之所以不惮发此论，以遏中印交通之策者，殆政治上之原因所致耳。盖英法在印度支那之相对抗，在长江上流铁道之相竞争，为日已久，而当日英以有他故，宁示法人以退让，故以勿急急于此铁路之计划为便。然至寇仁去职时，则英法两国在地球各处所有之权限，已无不商定，故此政见今已无足重轻。今以英法之交亲，吾人欲与法协力经营中国南部之铁道，实无可龃龉者，两国在中国中部南部之经营实业家，最重要者已同盟矣。吾人若以印度铁路与法之越南铁路在云南者相连接，此法人所必欢迎者，盖斯等协力之举实大足以改变亚东贸易之现状，发达中国之商务，而巩固英法在亚东之地位也。故吾人甚望此问题之复加察验而实行之，自初次测量此道之时以来，铁路工程已有进步，昔之困难今或可以新学术胜之。皇家工程师来德少佐（Major Byder R. E.）者，曾受命测量云南省，谓第二道（其工程之一部分已竣）施工，实无所不可，惟其策画之路线较前不同耳。夫兴一大事业，不详加考察何能有成，况此道之测量尤难者乎。印度今已兴盛，其求新市场也甚亟，且亚东经济界，前后必大发达，吾印当与东方新强国各尝一脔。乃今陆路交通所恃惟驮负之拙法，其道又每年有四月不可行，是安可坐视者。此交通之问题研究有素者，已不乏人，今二十世纪之新科学足以战胜天然之阻障，故此策之实行不容复缓矣，此印度政府所翼戴之大不列颠帝国所必能行，而又必当行之事也。

腾越铁路紧要函件（二、三、四号）

腾越铁路问题日趋危迫，而其详细情节，世人或多未悉。本报特设此门，凡关系路事各公文函电当依次搜罗登录，借供参考。

留东全体同人上全滇绅士言滇缅铁路启乙巳年五月初十日

全省乡达先生大人钧鉴：滇川铁路，诸公宏谋远虑，情切桑梓，倡禀督宪奏请自办，造吾滇无疆幸福，某等诚感佩莫名，无不急图赞助之策，以副热诚。伏查滇省干线，曰滇川、滇缅、滇越，如鼎足然，失一则前途危殆情形有不堪言者。滇越一线既为法人所攫取，今则工程已半，势难骤挽，惟俟缓图。滇缅一路，缘吾国上下隔阂，实际难知，但据报章模糊转载，疑此路曾许英人，故某等自滇川铁路发表自办后，拟欲呈请将此线路划入滇川范围，统归自办，不敢遽发，盖恐实有条约，一发不胜，转滋他戚。今同乡京官陈古仪君及李梓畅君，由北京外务部调查确悉，复函谓，滇缅铁路，政府并未与英人立有约章，即草约亦无之云云。诚出人意表，滇其幸矣。然不能不即定权限，俾政府得凭之以拒外人之四六五置喙，此某等所以函祈诸公代表全省人民，仍依滇川铁道例，禀请大府奏咨立案。关怀乡邦如诸公，从某等所请，此意中事；为吾民造福如督宪，从诸公所请，亦意中事。不第此也，筹画一切主权，咸臻妥备，亦意中事。特某等不敢以清虑已及，遂已于言，谨就区区所见及者，粗呈梗概以备采择焉。此次禀端注重滇缅干线，然缅之一字，要不可不细加斟酌，缅为英踞，已非我有，滇缅名目，断难沿用。盖我所经营路线，不惟无实力以达缅甸，且恐他人借此一字，别生枝节，此最可虑。图远大之谋者，必审利害而责名实，应宜将缅字避去。避去缅字，其曰云云南府腾腾越厅铁路乎，抑曰迤西铁路乎，均未征妥善。释滇川铁道名义，川者指达四川而言，滇者非单指云南府，乃包全省而言，迤东西铁路俱在其中，即迤南之滇越铁路亦无不在其中，以俱达云南府而通四川之故。滇越干线已失，无可如何；迤西干线，在在必宜划入，禀词仍用滇川铁路名目，惟将干路轨线确切指明，谓自云南府达四川，仅及

迤东一隅，迤西仍属缺点，必西起腾越厅界，经永昌、大理、楚雄、云南、东川、昭通各府以达四川，干线始征完备。干线既定，全省支路在所宜筹。且滇越行将告成，他人野心，岂足于是，与滇越密切之滇桂、滇黔、临普各支线，要挟开办，可立而待。东隅已失，桑榆岂可不慎。应宜一并申明，除滇越干路一线已许法人合办外，余所有全省一切长短干路支路均由滇民自办，非中国人不能承办一寸，斯则要点中之最要者也。至禀牍如何措词，诸公自有成竹，无俟某等过虑而琐渎也。或曰，办云南府达四川一路，虽集全滇之力，尚觉难及，何堪再延干线而并及他一切支路乎。某等岂不知有一分实力，方可举一分实事，然无预定实事之地步，则实力无从扩张，即永无见诸实事之一日。且所言诸路，非必即刻兴办，不过预定地步，以杜外人觊觎；前者事事失败不预故耳。滇越铁路五七年前设我滇人能预为之备实力，积至今日，举之裕如，何法人插足之有。今则虽有实力，亦难施用，况实力必经渐集而始成者也。前事之失，后事之师。人之谋我，日出万变，我稍事因循，祸端萌时始图补救晚矣。此中机关，间不容发，诸公明达，当有鉴此，勇图急谋，无待某等之遥申远祝也。临风依依，无任顿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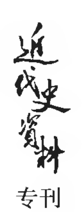
云南农工商务总局为腾越铁路事照会滇绅公文乙巳十月廿日

为照会转知事。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十日奉督部堂丁札开，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五日准英国总领事务呈阅缅甸铁路总办来电内开，顷已选派工员人等详勘新街至腾越铁路，拟从速开工等因。准此，本部堂查此铁路，前经务总领事函请会勘，当复以此次勘路应各出各费，各筑各路。旋于本年四月印度政府派委英员头等工程师理勃率领帮办到腾越，经石关道鸿韶、委员蒋继曾会同查勘，据蒋委员禀称，遵即会同理勃自腾越之南起，经南甸、干崖、弄璋、蛮线新路，赴古里戛滇缅交界止，勘得滇界内计程约三百六七十里，路尚平坦，虽南干两司地亩民坟较多，尚可以绕避，无大妨碍。沿河一带，虽皆沙矿?，但能将轨道治焦练坚，亦可无虞。惟南干两土司交界之葫芦口两岸，俱属高山，稍下十里许之横水沟，春夏山溪涨发，一经骤雨，人畜辄遭溺陷，其古里戛近边河流颇多，此数处工费颇巨，似不甚易。又腾

越英国烈领事函称，据理勃云，甚属易办，由新街至腾越厅城，不过一哩〔百〕二十五卖，合中里四百里之谱，在缅界一百里，腾越界三百里，惟在古里戛边界，暨干崖南甸交界之葫卢口两处，费工稍大，用款较多，大概共需银六百万两即可修成。查此路人烟殷实，土地膏腴，商务繁盛，修此铁路，不致亏折本银各等语。本部堂查理工程师所称甚属易办，不致折本，缅甸铁路总办函称，又复派员详勘，已拟从速开工，滇省有滇越铁路成案可援，于此项铁路虽无遽与议定之权，亦无阻其开议之理。自表面观之，仅由新街至腾越。僻在一隅，无损全局。而引伸其说，实于滇省有重大密切之关系。自办则其利归己，人办则其利归人，粤汉争回路权，卒至赏偿巨款，鉴观不远，补救维艰。现勘得在腾越境内长约三百里，需款不过四百余万两，江西、安徽已请归本省自办，滇省绅商前此请筹款开办滇川铁路，深明大局，力顾主权，此次应如何自尽义务之处，尤当广集益思，熟筹利害，本部堂所为亟欲筹咨者也。除电饬腾越关道就近与烈领事查勘外，为此札仰该局即便遵照，照会在省各绅，转知迤西绅商，速行集议，能否自办，审机宜先，进言勿后，将对于此铁路意见禀复核夺为要，切切等因。奉此，相应照会，烦为查照，迅即会商具复，以凭核转，盼切施行。须至照会者。

顷九月十一日留东同乡会接到滇电

东京云南同乡会诸君鉴：密。腾越铁路业经奏准照约由滇自修，以缅相接。昨因驻滇务领事照会中英合办，已经公司晤商务领事，坚持缅约，并二十七年外部照会英使由滇督自行修造之文，与之磋议，务领事已许将此意达缅政府。嗣务领事来函云，派工程司雷厉略勘腾越、大理、楚雄一带道路，定中历冬月十七日由新街起办，亦经公司会议，仍遵约请不必过界测勘。顷务领事又照会制台云，二十八年外部曾照会英使，凡在滇省允给法人之利益，应一体允给英商，总须与法一体相待等语。并向洋务局云，有若滇不认保护帮忙，彼自带兵过界测勘保卫之说。查此路并非条约所许，务领事所称二十八年之文，亦遍查无案，何必强横至此，事恐决裂，不可不防。公司同人已禀商各宪电请外部向英使力争，并请电驻英大臣向英政府交涉阻止。惟事



机危迫，动生巨变，除电京官径呈外、商部请照约与英公使并电驻英大臣向英政府交涉阻止力争，倘英使不按公法公理，即请外部奏明将此事交海牙平和会公断外，诸君热诚桑梓，洞切事势，特电请速筹对付之策，仍电示复。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叩。

九月十五日由东京学界发北京电

外、商部大人钧鉴：窃云南腾越铁路，业经丁督奏准照约由滇自修在案。顷驻滇英领事忽照会滇督要求中英合办，借二十八年外部照会英使，凡在滇省允给法商利益应一体允给英商，总须与法一体相待等语为词，并称即派工程师雷厉略勘腾越、大理一带道路，定中历冬月十七日由新街起办，若滇不加保护，自即带兵过界测勘云云。查此路并无中英合办条约，据国际法，只能各就领地筑路，不得逾界侵犯国权。至允给法商利益一体允给英商等语，系专就保护商务而言，与路政毫无关系。而铁路乃本国内政主权所在，外人岂得干涉，况由滇自行修造等情，二十七年既经外部照会英使在案，现本省铁道公司正筹集的款，着手开办；该领事竟无礼要挟，至于此极，特电请向驻京英使严为斥阻。彼固强权，听其占领可也，滇民死无后悔，惟于国权公法上，一发牵全局，恳万勿予人以可乘。否则巨变丛生，如滇越铁路，既铸成亡滇大错，复动资外人借口，请仍速筹挽回，以延滇命，泽竭脂枯，滇民虽含痛，亦乐为任受者也。云南留日全体学生。删。

同日发广东电

广州岑宫保钧鉴：顷接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密电，谓英人要索腾越路权，欲进兵恫喝，事机危迫，恳代电奏，并电外部拒绝，以弭巨变（下略）。云南留日全体学生等。删。

同日复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电

密、效两电悉。腾路蒙力拒英人要求合办，保卫热诚，感佩无既。查此路确无中英合办专约，即可坚持自办，至允许法商利益云云，系专就保护商务而言，与路政毫无关系。况由滇自修等情，二十

七年既经外部照会英使在案，督宪自应始终坚力拒绝。除由东公举三人赴粤，面恳岑宫保电奏转饬政府极力遏阻及直接电请外、商部拒绝外，此事利钝，责任专在督宪，仍望力祈电请外部与英使谈判力争，叩切。此后稍有他变，祈即随时电示，以便设法协同抵御。（中略）先后留东学生统认股十余万两，单后呈。铁道学生，现仅路矿学堂第一班毕业，本省亦有五人，留东同人已促令旋滇，赞助筹办路事。其他程度高者，访获立即请聘用。同乡会全体。删。

留日同人全体上滇督岑禀稿九月二十日

（前略）滇省废弛既久，内政外交均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安危存亡，几如毫发，有非积薪覆巢所能喻者。其一切悲观情形，想亦为宫保所深知，无待某等之多渎。特以桑梓切肤，不忍坐视无睹，束手待毙，所为日夜焦虑以筹补救，故拟选人赴辕有所禀陈，适滇中忽起重难问题，事机危迫，难以措手，惟有仰仗洪威，以资解决。窃顷据【滇】蜀腾越铁路公司来电云，腾越铁路，昨因英国驻滇务领事照会中英合办，已经公司晤商务领事，坚持缅约，并廿七年照会英使由滇督自行修造之文，与之磋议。嗣务领事复函，谓派工程师雷厉略勘腾越、大理一带道路，定中历冬月十七日由新街起办，复经公司会议令仍遵约，不必过界测勘。而务领事又照会制台云，二十八年外部曾照会英使，凡在滇省尤给法商之利益，应一体允给英商，总须与法一体相待。并向洋务局谓，有若滇不保护，彼自带兵过界测勘云云，等因。某等窃以铁路为交通命脉，与土地主权有莫大之关系。就实业言，则有最高价值；就军事言，尤为生死关键。各国领土之内无有予外人以铁路权利者，我国前此虽屡有所授于外人，然皆由条约效力所生之结果，非得我主权之许诺，不得任意强索攫取。是主权之操纵，固犹在我。以国际法言之，他国安得无端要求以危害我主权也。此次英人要求腾越一带铁路所借口者，不过廿八年外部曾照会英使凡在滇省允给法商之利益一体允给英商之语，而据滇中公司来电云，此照会遍察无案，则或系捏称，亦未可知。就令有之，然此不过照会耳，非专约也；不过由主权方面之通知，所给与目的物，词意囫囵，非由双方缔结之特别事件条约，在我有限制履行之义务，在彼有强迫履行之

权利也。且以事实言，则此路已经我商民筹集资款，着手开办，已无复有第二国过问插足之地；以法理言，则我外部所照会由滇督自行修造之文在二十七年，而照会允给法商之利益一体允给英商之语在二十八年，是后者照会之所许，固在前者照会之外无疑义也。且二十八年之照会，泛无所指，而二十七年之照会则确有由滇督自行修造之明文。是二十八年照会之所许，虽未特别声言铁路不能援滇越铁路之例，而固已如规定者也。英人诚欲得此路，当于彼时不承认我自行修造；即不然，当于二十八年通告照会时，声明当据新照会之效力，取消二十七年之照会。然我主权所在，断无是理，既不于彼时提出抗议，即为默认；既承认我自行修造，则二十八年之照会可谓于铁路关系无丝毫之效力，安得迟至今日突要求我业已经营之产业哉。以法理言，其不顺也如此；以事实言，其不可能也如彼。故虽横暴要求，绝之不为无辞，所虑者我对待之失策耳。至谓带兵过界测勘之说，不过列强惯用之要挟手段，强弱交际，虽不能以公法为惟一之保障，然我理直词严，彼断不能以小故而启衅，即使彼终欲以强硬得之，则我与其拱手奉人，勿宁失之于战争耳。大抵吾国外交，失于退让者十之八九，失于强硬者少有成例。外人仅以虚声恫喝，遂贸然奉之惟谨，此我国主权所以屡失而不可回复也。某等窃以法人享有滇越路权，为我云南腹心之大患，设此路异日终为法有，深根固蒂，其祸固不待言。即使幸有能赎之机会，不知须上劳宫保如何之竭瘁谋画，下得士民如何之协助运动，费几许交涉，拂若大代价，或者尚能收回。某等每一念及，未尝不悲愤我当日当外交责任者之失策。倘再以此路畀英人，则是置两虎于胁下，异日虽如何之整顿经营，恐已万劫不复矣。用是不胜迫切，急电外务部极力峻拒，并电滇中竭力主持，冀得保此路权，预绝觊觎。虽然，某等之建言，恐不为政府所置重，而事机危迫，千钧一发，恳请电奏并达外部与英使直接交涉，并电滇中不得曲徇英人之请，以为拒绝声援。此次英人既借口于二十八年外部之照会，可否令其直接与外部交涉，为正当谈判，或可易于解决。全滇生死，皆兹赖焉。抑兹更有请者，此次英人之所借口要挟者，援法人滇越线路之例也。此路照约本中法合办，今修筑一切皆以法人为主，我丝毫不得过问，英人之所谓中英合办者，亦即法人之故智也。某等窃

以法人谋滇之心较英为显，安南方面之军备，着着进步，察其国内情形，亦皆注意于经略云南，而滇越铁路即异日亡滇之导火线。今路成在即，祸迫燃眉，某等焦虑之余，辄为心悸。尝欲一悉条约内容，而我国前此与外人订约专尚秘密，遍觅不得，惟闻约中尚确有可赎之隙。近又据前驻法国孙宝琦公使与云南同乡京官晤商等语，又确有可赎之机。窃以此路一日在法人之手，则云南一日不免危亡之祸。宫保异日之所殷忧者在此，云南将来之可危者亦在此，诚我上下所最当注目之一大要件也。解决此问题，在援粤汉之例，以赎回自办为要。宫保寄封疆大任，条约内容当所深知，倘前此在粤，不悉滇中交涉事件，此后至滇，当得备悉，苟有即可赎回之机，仰望鸿力倡议收复。某等虽驽下，愿效一节之驰愿，争路赎约，请披发竭钝以从之；集股招资，请敝唇焦舌以成之。此为云南生死问题。（下略）

本省留东同人素抱滇财可以竭尽此路决不可以不修，慎人可以死尽此路决不可以再失之目的。以故对于内既极力运动，以期此路之速成；对于外亦自不能不极力抵制，以期此路之不失。前得总公司来电，知英人欲强索吾将修之铁路，当已发电五通，分致各处，及举代表三人，立即回沪以从事于一切运动。后得滇中及京中消息，闻已就绪矣；乃突于中十一月廿一日接滇中来电，知此事并未了结。（留东同乡会得电后，立即举会员张君鼎、吴君琔为代表，会同本省京官及学生极力运动矣。）嗟乎，吾滇人有如许头颅，岂患此路之终不能保。所患者吾滇人以鸡肋视之，虽暂能保之，而终亦不能修之，而仍失之而已。记者志

总公司来电中十一月廿一日着〔收到〕

关于铁路之紧要函件甚多，因限于篇幅，一时不能录出，以后当续行录出之。

上海天顺祥转谢太史及同乡诸君鉴：英务领事照会督宪，定冬月中略勘腾越大理道路，曾电请外务部照约阻止，未见实行。诸君速赴外部呈请直接英使力阻，即假名游历，亦未便允。外部如仍漠视，即呈请都察院代奏，事机极迫，刻速转京川资三百元，由祥记用。如履庄回东，函转日本滇同乡会速照办。滇铁路公司叩。冬。

同乡会致外部电西正月八日发

外务部钧鉴：顷接滇电，知英人仍强索腾理铁路，事关大局，恳

请直接英使力拒，详情由全省公举代表人顾视高来京禀呈。云南留东学生公叩。

同乡会致张冶秋电同日发

邮传部张部堂钧鉴：为滇铁路事，公举顾视高来京趋谒，请赐教。云南留东学生公叩。

北京来函　　特派员吴君琛

本省同乡会前因铁路及其他各重要问题，曾公举吴君及谢君言君等往商岑督。事毕吴君因事往京。左函即其到京后之报告书之一节也。

（前略）铁路事，于十一月八日滇公司致外部电云，务领事电以工程师既到，过界勘路云云。此电到后，岑督亦致电外部请阻遏，于十一月十二日外部照会驻京英使，以吾公司既成，不必过界会勘；现与去年情形不同，各勘各界云云（下略）。

为腾越路事，滇公司及吾学界之发电上书于政府者，已无虑数十次。此属皆置之不理，及至外人已过界测勘，始以一无能力之照会了之。呜呼！吾滇人立于无政府之下，而呼天无路，吁地无门也，盖已久矣。

为英领事强索腾越路权事上外务部书　　滇学会

为自办铁路外人恐吓要索，恳祈据理力争事。窃滇省地处边陲，英伺于西，法竞于南，形势位置久为两雄之争点。徒以山多陆阻，交通不便，无所资其发展，而我亦借以为安。自滇越路权误给法人，而云南已失半臂，犹幸南路虽失，而西达于缅之滇缅、北入于川之滇蜀两干线犹未授人，云南尚可立足。此时亟谋自救，惟有筹资自办，以防两线之再失，故亟亟不遑，当经前督宪丁督饬绅商订立章程，招集股本，设立滇蜀铁路总公司在案，奏明批准自办。又滇缅线路长费巨，骤难一时并举，亦经分别缓急，先将自腾越城至古里戛交界一段归并滇蜀铁路总公司，声明克期举办在案。兹据总公司由滇来电称，腾越铁路业经奏准照约由滇自修，与缅路相接。昨英驻滇务领事股会中英合办，已经公司晤商务领，仍坚持缅约并二十七年外务部照会英使由滇自行修造之文，与之磋议，务领已许将此意达缅政府。嗣务领

来函云，派工程师雷厉测勘腾越大理中间一带道路，定中历冬月十七日由新街起身，亦经公司会议仍遵前议不必过界测勘。顷务领又照会制台云，二十八年外务部照会英使云，在滇省允给法商之利益，应一律允给英商，总须与法一体相待等语。并向洋务局云，若滇不保护帮忙，彼自带兵过界测勘之说。查此路并非条约所许，务请设法力争等因。据此，不胜骇愕。查滇缅铁路经蒙大部于光绪二十七年与英订约各办各路，二十八年英使到部要索，亦蒙大部拒驳在案。此次英领要索，以兵恫赫，实属强横已极。以公理言之，前案具在，非曾许与该国，非新让与别国，我路我办，彼毫无所借口，兵何从来；以事势言之，兴师动众谈何容易，该国岂遽以兵力徇一领事之求请。彼领事要索权利，是其惯技，得之则喜，不得亦已，兵又何从来。若论国际平等，彼领事以兵恐我，我官吏亦可还以兵恐之，兵又何从来，来亦何所畏。虽然，若是之言，皆远于事情者也。彼一领事耳，动辄敢以兵恐我，其目无我地方官吏可知。彼盖觊之既真，欲得之心有如饥渴不可制止，又以我方提议自办，迟则事已大定，急又不能观得，斯不能不用恐吓之法，恐吓之不得，则将虚惊之，必達其目的而后已。所谓虚惊之法，绝非至大极难之事。缅界屯营甚多，以一电相邀，彼营伍中人，要功域外之心谁不如该领事，则且人闲马静，优游过界。我边界之现象，有目共睹，脱有兵来，可决其必无迎头接战之事，彼亦何畏而不来者。海州之升旗，鄱阳湖之演炮，出入自由，亦无所碍，内地且然，何论边陲。故区区示威之运动，原不必待其议院之议决，政府之命令，务领事及其边官三二人之私意，即足以构成其事而有余。万一事果构成，在英领事不过轻易出之，而事机破裂一发难收，将更有领事以上者为之后援，趣其进行。此时局势已成，无理可讲，进则匪难，退则不易，窃恐外兵压境，人心惶惶，不可收拾，且鹤唳风声，法以为英既入迤西，将为均势而纷纷然来，各国又以为英法既入云南，亦为均势而纷纷然来。此时危险之情状，非特云南也，而云南可知。云南之危，非特滇缅路权也，而滇缅路权，直不待问矣。故窃以为以此案交涉，惟付之云南官绅，则断无解决之期，而早晚必至破裂。何则，数年来人民自卫之思想渐次发达，各省之铁路有约者尚复废之，而云南未经立约之铁路，若欲拱手让人，我边民赋性愚赣，则



断尽头颅，亦期期以为不可。然云南官绅止能始终坚持而无警告英国政府使谕止该领事无理要求之能力。该领事见云南官绅之抗争，而吾国政府漠不闻问，则益得肆其要求，要求不获，必出于最后之手段，所谓带兵过界是也。且此手段之有效，彼固确有经验矣。西藏何预于人事，而印度官吏无端借口，潜兵入藏。谓西藏关于印度商务耶，则云南亦于缅甸攸关；谓入西藏乃以防俄之侵略耶，则入云南亦可云防法。对比参观，印度官吏既得胜利以去，则驻滇领事健羡之下，必不甘让人专美。故领事要功之热度至此已达沸点，苟不由釜底抽薪以杀其狂热，而欲由地方坚持，是直扬汤止沸，愈增沸腾。今日之事，若犹按部就班，雍容雅度，以为领事之要索，乃私法上之交涉，不便牵入国际。窃恐我不牵入国际，人亦利用此不牵入国际之绝好间隙，领事以之进步，公使及其政府以之藏身。往年印度之兵已入西藏，英使犹声称不知，让其事于印度边吏。夫兵入人国，此何等事，公使乃不知之乎？然公使知之，则兵必不能擅入人国，故公使此时不知之固不知，即知之亦不知，公使不知印度官吏之兵来，而西藏之交涉棘，愿勿使英公使又不知驻滇领事之兵来也。且私人交涉不能牵入国际，亦须视所要索者为何如事，今务领事要索滇缅铁路，既背往年条约，又侵吾国主权，若犹以私法上交涉视之，则各国领事分驻吾国者，万一有颟顸无理之人向督抚乞一中原膏腴地，朝廷仍以私法视之，而不一过问乎。今事机已迫，彼照会明称中历冬月十七日由新街起身，相距不过月余，伏乞钧裁断于机先，一面照会驻京英公使，一面电饬出使英国大臣严重交涉，务使驻滇领事，不能径行其要功之志，而公使及其政府亦不能嫁其无理之名于领事而阴收其利。但使折其机牙，隐消其不规则之举动，其余樽俎交涉，应付自易为力。盖领事之要索，原无可据之约章之理由，仅持一体相待之一宽泛语，遂欲攘我路权，循是以言，将割尽中国，亦不足以填人之欲壑而关其口，天下有是事乎。故领事之要索，至易答辩，然欲领事竟不要紧，则亦无庸多辩，一言蔽之曰，自办而已。使我果不能自办耶，虽曰主权在我，其亦安禁人之多言。今滇缅铁路，则固我之所亟筹自办者也，全路袤长，以现在之财力不敢谓遂能一气包举，但以次递及，固亦办法应有之次第。故今已实行筹划自腾越城至古里戛之第一段，此段长不逾四百

里，前经美工程师李勃代估价四百万，业由总公司先提的款二百万，又由土官干崖宣慰司招集一百万，其余公款挪移、商民认股亦甚踊跃。此时款已可靠，而所乏者惟工程师，现方极为物色，延聘中国工程师自行举办，万一华人竟难其选，拟即暂行变通延聘日人，订明权限，以本省之留东铁道科二年生佐之，其流弊当亦稍轻。再四规维，尽全省官绅士商为之，业已议有眉目，讵该领事恃强干涉，竟欲夺我规画已定之路权而置诸其势力之下。若非严重交涉，如此强横气焰，喧宾夺主，云南之路权即不足惜，其如国家之主权何。况云南虽属边隅，地非瓯脱，人非化外，形势维系亦属处于一发全身之势。今楚氛甚恶，不制止于机先，待事机发动而逐端补缀，其情形将不可问。是用急切陈告，伏惟大部运筹制胜，经略宏远，必能俯采下情，洞烛事机，预消隐患于无穷，而措国家于盘石，生等曷胜恳切瞻依之至。为此具禀外务部王爷中堂大人阁下，伏乞赏准鉴核施行。

英国之亚洲铁道政策（三号）

侠　少

自日俄战争之结果，归保全派之日本获胜。我国人士殆大多数以列强之保全为可恃，而瓜分之不足忧，遂渐忘中国独立自主千百年之大计也。吾人敢正告我四万万同胞曰，列强之保全不可恃，瓜分亦不足忧，惟视我中国人有独立自主之决心实力否耳。我能独立自主，则保全派望均势之维持，固不利于瓜分；侵略派知民气之可畏，亦不敢出于瓜分。我不能独立自主，则侵略派固野心勃勃，欲先发制人而急行瓜分；保全派亦虎视眈眈，恐落他人后，而并起瓜分。夫以列强今日之态度观之，则侵略派者，抱急进之瓜分主义者也；保全派者，抱徐行之瓜分主义者也。侵略派为有形之瓜分者也，保全派为无形之瓜分也。然急进者，有形者，人尚知防而备之；而徐行者，无形者，人人堕其术中，至死而不悟也。夫日本乘战胜余威，名还满洲于我国，而实，行占领，以为将来直取北清、蹂躏南清计者且勿深论；如英人者，非所谓与日本同盟，唱保全中国领土者乎，而观其由阿富汗至缅甸，由缅甸入云南，分为两路，一出四川，沿扬子江达上海；一出广

西，经广东达香港之铁道政策。其诡谋深算，固较非洲之纵贯铁道政策为进步，而与俄人之西伯利亚铁道政策如出一辙也。夫英与俄，于西历一八九九年四月为关于铁道范围缔结左之条约曰：俄国为自国国民及他国民于扬子江流域不要求敷设铁道权，且于此地，英国要求敷设铁道权，俄国不加妨害。英国对俄国之在关外所有敷设铁道权亦如是。遂以此协商通告中国政府，政府亦默认之。夫此协商之表面，虽若规定英俄两国敷设铁道之范围，而其实以扬子江流域画定为英国之势力范围，黄河流域及满蒙诸部，画定为俄国之势力范围，英俄之一协商，遂举中国全土而二分之。是俄人之筑西伯利亚铁道，非仅欲占领满洲，直欲并吞我黄河流域诸省，而惟以山东啖同盟之德国。英人之筑中亚南亚铁道，非仅欲灭西藏、夺滇蜀，直欲并吞我长江流域及西江流域诸省，而惟以福建让同盟之日本。今英又与法接近，则西江流域诸省既在法人势力范围内，英人必许以共分，而长江流域诸省则早以印度、缅甸、埃及视之矣。噫，我国人知防侵略派之俄、德、法，而不知防保全派之英、日、美。岂知侵略派瓜分中国，保全派更欲瓜分中国；惟保全派之政策，必着着脚踏实地，不肯先发难耳。况今日英法之接近，非侵略派变为保全派，实保全派变为侵略派。谓予不信，请观今日之滇缅铁道问题。夫滇缅铁道本我云南奏准自办之铁道也，英人何所借口以为要求，况由滇自修之案，光绪二十七年曾经外部照会英使，固彼所公认而不敢置喙者也。今驻滇英领事突照会滇督及云南铁道公司，要求中英合办。云南铁道公司据约力争，彼已面允将此意达之缅政府矣，后又忽照会云南洋务局，以光绪二十八年外部照会英使，凡在滇省允给法商之利益应一体允给英商，总须与法商一体相待等语为词，强索此铁道敷设权。并称即派工程师雷厉略勘腾越、大理一带道路，定中历冬月由新街起办，若滇不保护帮忙，彼自带兵过界测勘云云。嗟嗟！滇缅铁道既为云南奏准自办，彼即觊觎此路敷设权，既不争之于奏办之时，又不拒之于照会之日，今忽来此无理要求，是岂文明国之举动耶！即一体相待等语，此系两国通商缔约之滥觞，于路政有何确证。既无确证，岂又得借之以为要求，而英人竟出此种种愚弄手段、威吓手段，袭法人夺滇越铁道之诡谋，愚疆吏以中英合办之美名，强援商人利益均沾之条，蔑视滇省奏准自办之

案，强横暴状，擢发难数。呜呼，孰谓二十世纪之世界尚有公理公法乎，实维有强权耳，铁血耳。夫近世纪列强之灭国新法，曰国债也，英之灭埃及。教案也，法之势安南。保护商务也，英之灭印度，援助独立也，美之灭非律宾。煽构战争也，俄之灭波兰，英之灭缅甸。而其最平易、最深沉、最稳当、最敏捷之法，则尤推铁道。夫铁道者兴国之捷径，亦灭国之利刃也。铁道而为本国自修，则政治之机关益以灵通，军队调集益以迅速，商务盒以繁盛，地价益以增长，农人之种植物、牧畜物销路愈广，工人之纺织物、制造物出口愈多。欧美富强诸国，皆受铁道之赐也。铁道而为他国人修，则利权尽夺，胜贪官之刮地皮，敌兵突来，疑将军之从天上而降。以铁道割土地，如巨斧之划狠胱。以铁道杀人民，如并刀之剖哀梨。前此西伯利亚之沦陷，今后中国之瓜分，皆受铁道之祸也。以视国债为买奴隶之豫约金，教士为探敌情之先锋队，其害殆百倍之。故俄人不惜投数百兆之巨资，以筑西伯利亚铁道，而遂占据满洲。英人不惜费八年之血战，以平杜兰斯哇，而终必成非洲之纵贯铁道。况西伯利亚则荒寒不毛，亚非利加则炎热烁骨，而中亚南亚则气候温暖，地土肥沃，矿产丰富，人户殷繁，所谓世界天府之国，五洲霸主之资，比之西伯利亚、亚非利加，殆不啻天渊，而非只径庭也。英人之处心积虑，必欲树旗昆仑，饮马长江，与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三分我中国。故逞强权而灭公理，恃武力而侵国权，以攫取我腾越铁道，并欲夺我滇川铁道。噫，太阳出入处皆有国旗飞扬之英国，岂真爱和平而欲保全我国者哉！我国人可以知所警悟矣。然先哲有言，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俄人之占据满洲，俄人之强横也；而一八九六年六月之清俄密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之租借旅大条约实尸之。英人之强索滇缅铁道，英人之强横也；而一八九七年六月之清英条约，一八九八年二月之约及同年四月之约实尸之。然政府固尸其咎矣，而我四万万同胞之罪尤大。何则？我同胞名虽四万万，实则无学无识者居其多数，依赖成性，苟且偷安，斫之不知痛，唾之不知耻。其所谓开通者，亦不过乘一时潮流，攫取富贵利达，以夸耀于宗族乡党，而生于斯、长于斯、歌泣于斯如锦如荼之土地，则保全也，任之；列强瓜分也，任之；列强割让也，任之；盗卖也，任之。存亡得

失，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非天下之大愚何至于斯！

滇越铁路赎回之时机及其计划（四号）

无 己

呜呼，滇越铁路失之法人，吾云南坐亡之显祸也；而其影响必及于全国，则又为中国瓜分之动机。盖自帝国主义发生，世界列强拓土开疆，莫不借铁道以实行其侵略主义。英吉利之吞噬南非也，先胁取杜兰斯哇之铁道，自杜京沿金市以达好望角，而波亚遂为其殖民地。俄罗斯之经营东亚也，先建设西伯利亚铁道，自俄境经贝加尔湖以达海参崴，而满洲遂变为激战场。是故铁道者，通商之后援，而灭国之先导也。彼法人之攫吾滇越铁路，测勘甫毕，分段兴工，全路告成，期诸五载；假媚外之官吏以募役，派知兵之将校以督工；复建造防营，扩张军备，野心勃勃，狡焉思启，盖不待阅古德尔孟之《云南游记》而始知其欲席卷云南也。故曰，滇越铁路失之法人，吾云南坐亡之显祸也。

法人之经营滇越铁路也，其志非欲袭取云南而已；将长足进步，扶殖势力于楚粤，以巩固其安南之根据地。彼既得志，则群雄角逐，以取势力平均，势必英人出印藏以略四川，顺航东下以据扬子江上游；德人出山东以控制黄河流域；俄人不东扰燕蓟，则西出陕甘。其余环视眈眈者，争欲割以一脔以餍其吻，二十二行省行将见山河破碎，而支那变色之图成矣。故曰，滇越铁路失之法人，又为吾中国瓜分之动机也。

夫滇越铁路关系全局如此，而云南实首罹其祸。吾云南人非死心踏地，坐以待亡，必奔走呼吁，协力筹维，以求挽救之策；况今日适有可乘之时机乎。中朝之士夫、海外之学子，皆遗书言法人有允吾赎回滇越铁路之意，而近顷报章且谓十六万镑可以得之，虽信否未能确定，然就今日而论，彼凿山通道固已垂成，而布设铁轨尚属无多；汽车开行，方从河内通过安拜而已。滇虽瘠贫，其建筑经费，尚能担负，不虑法人之靳不我与，虑我云南人之放弃责任，坐失事机，甘心蹈埃及、犹太、印度、安南人之覆辙，为碧眼虬须者之奴隶牛马耳。

且收回此路以救我危亡，固直接之利益也；而目前尚有间接之大利者二。其一则滇缅铁路问题也。英领事之索此路权，既违缅约，又背光绪二十七年外部照会英使由滇自行修造之文，虚疑恫喝，强横无理，而其所援之例最有力者，则二十八年外部照会英使云，凡在滇省允给法人之利益应一体允给英商均沾，总与法商一体相待等语也。今吾赎回滇越铁路，则彼所持以要挟吾之根据地已失，而滇缅铁路问题亦可以迎刃而解。其一则七府矿山开采权也。外人之夺吾铁路，必并矿山而夺之，盖采吾之矿以修路，即假吾之路以运矿，矿产之转输益便，而铁路之资料益丰也。观法总领事弥乐石承办云南矿务章程第四款云："隆兴公司（即英法承办云南矿务公司）在矿厂附近之地，酌修必要之铁路，并开水陆各道，以便工人来往及运转器具矿质等用。"其意非欲借铁路以发展其矿业，即借矿山以伸张其路权乎。吾赎回滇越铁路，则彼两利兼收之目的已失，而吾矿权亦可以徐图挽救。之二者，皆滇越铁路间接之利益，而吾云南存亡生死之机关也。失此不图，路功告竣，呜呜汽笛，车载鬼以俱来；烈烈枪林，军从天而飞下。吾云南人将沉沦永劫，为猿鹤为沙虫，无复有视息人间之一日也。是故云南之存亡，视滇越铁路能否赎回为断，而铁路能否赎回，又视吾云南之资力为断。法人马华之言曰："吾法人修滇越铁路，非有异图，求通商之利耳。今云南人感情甚激昂，报章亦屡有疑议，吾法人固愿贵国赎回此路，但欲收回利权，而不拂代价，有是理乎。"其言虽谑，然实足以唤醒吾云南人之迷梦。滇越铁路既为他人之囊中物，而吾欲徒手得之，势固有所不能，故今日计划收回路权非可付之空谈，而必征诸实际。实际者何？即赎回铁路之经济问题是也。今略陈筹款之法如左：

一、移缓就急，

一、募集公债，

一、国家补助。

以上三款，不过就愚见所及，盖切实而易行者，今依次详之。

一、移缓就急。修筑铁路以沿河布设导水陆之利为原则，而其目的则在发内地之藏，故不宜筑于沿边，宜筑于内地。以云南地形而论，固当以先筑滇川铁路为宜；然以云南时势而言，则又以先筑滇

越、滇缅两铁路为亟。盖滇越、滇缅为门户，而滇川为堂奥也，门户不守，则堂奥坐隳。今滇川铁路尚未兴工，而滇越铁路有赎回之望，宜移缓就急，举修筑滇川铁路之款，以为赎回滇越铁路之需。即改滇蜀铁路公司为全滇铁路公司，于名实亦为相副。若此路不赎，吾人敢断言曰，修滇川铁路者，为法人导先路，使益展其经重庆入两湖之延长线而已；即争滇缅铁路者，亦为法人去障力，使独占自九龙达两广之优先权而已。（非谓滇缅铁路不宜争，盖极言赎回滇越铁路之不可缓耳，幸阅者勿以文害意。）

一、募集公债。欧美日本各国，为处理急切事务（如军事之类）或为公共利益起大工（如铁道之类），则皆向民间募集公债，以应急需。其公债分为数种，自公债之性质而言，曰强迫公债，曰爱国公债，曰随意公债。自公债之形态而言，曰确定公债，曰流动公债，曰年金公债。自公债偿还之期而言，曰永远公债，曰有期公债。其种类虽不一，而大目的不外二者，一则使久远难成之事，刻期完成；一则使艰巨难筹之款，容易骤集。吾国募集公债以昭信股票为始，而政府失信，民间至今訾为秕政，今复云募集公债，讵非远于事情。然吾所以如此云云者，为吾滇民言之，非为政府言之也。吾云南以数千里之地、千余万之民，而日夜皇皇朝不保夕者，即以此滇越铁路之故。苟能收买，虽倾赀破产，亦何所恤，若观望徘徊，坐令他人入室，身家妻孥且将为他人所有，而何论乎财产。吾留东数年，见日本国民于地方公益，虽走卒下婢家无儋石者。亦无不罄其锱铢之积，为献纳寄附金。至国家发行公债，则引受者其踊跃尤不可言。即吾国近年以庚子赔款募国民捐，旬日之间得数百万，今赎回滇越铁路，除切身之灾，救燃眉之急，吾滇民独无人心乎。

一、国家补助。近世各国铁道政策，凡私设铁道其建设经营必需之费用，以企业者（即民间有志集股办铁道者）之资本及信用而措办之；然必视乎企业心发达之程度，与线路之性质如何。若有路宜建设，而私人无经营之能力者，则国家及其他公共团体援助之，以图铁道普及，而促进国民全般之利益，于是有铁道补助政策。其补助之法如左：

（一）利子保证（普鲁士、奥地利、法兰西、英领东印度等）

（二）株券之应募（普鲁士）
（三）资金之贷与及下附（法兰西）
（四）国有财产及土地之附给（北美合众国）
（五）工事之补助（法兰西）
（六）租税之豁免（奥地利）

此外如日本所常行者，以资金下附为多。如明治二十二年给与九州铁道会社补助金，翌年给与山阳铁道会社补助金，皆不下数百万。至明治三十六年，京釜铁道，因有军事，期于速成，乃下附速成资金百七十五万元，寻又增加四十五万元。三十七年八月又从政府贷以无利息资金百五十八万元。以是观之，地方铁道本为民间醵赀敷设，然国家因有特别事故，则给与补助金，以图军事上之利便及经济上之发达。令滇越铁路失而云南必亡，固天下所同认也；云南亡而中国悉危，又天下所同认也。政府即不为云南计，独不为他之各行省计乎。以政府之支绌，吾侪初不敢有所过望，然豁除租税一端，则力所能及，在政府为不费之惠，而滇民得纾罗掘之忧。况滇省荐饥，已苦无告，复加以赎路巨款，即滇民不辞担负，而室如悬磬，甑亦生尘，槁项黄馘之民，其颠沛流离尤恐不知所底，此吾所以不惮厚颜，为吾滇民请命矣。呜呼，滇省者吾云南人之土地也。即滇越铁路者，吾云南人之产业也。而至今乃云赎之，吾忸怩而不忍言。虽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吾云南人尚其联结团体，激发天良，无畏难而苟安，宁毁家以纾难。并心一致，期必得滇越铁路，以恢复吾人之土地所有权，则善后经营及筹办方法，仆虽不佞，将吮笔濡墨继此而陈之。

云南法国铁路史（五号）

录《中外日报》

法国势力之侵入云南也，已百余年矣。初为教士，后著名探险家加耳利、杜倍等继之。当时彼等即思由红河侵入云南之路，至光绪六年英人欲谋筑自暹京盘谷至云南之路，计未果。寻十一年安南脱属藩，英人遂亦据缅甸，同谋东侵。此后二国甚注意于铁路政策，若探

险家、测绘家，岁不乏人。至二十三年秋，法国北京公使，遂明向我国政府要求建筑云南铁路之特权，我政府犹豫未复，法越南总督杜迈氏遂不待外交之终局，使邦勒甘大尉借考察云南地理为名，而为军事铁路之探测。同行者有郭士南少佐，司米特、白那二大尉及杜加耳中尉等。此次测探之结果，则甚注意由东京经红河至蒙自之线。杜迈氏遂一面通知北京法使，一面使越南交通工役提调基勒莫它为第一次之测探，为我云贵总督所知，辞之云：若法人测路，非得交涉结局之上谕，云贵总督不能准行；然若游历者，则如常保护云。基勒莫它氏遂假游历为名，随带军官及工程师多名来云南，抵省城后，分随从为二班，一班由布金容大尉领之，测由蒙自至云南之路线；一班由郭士南少佐领之，测自老开至蒙自之路线。其报告如下：

一自老开至蒙自，适当热带之冲，天气酷热，植物干焦，水流性急，树林传毒，居民甚少，交通不便。

一自蒙省至云南之路，经纬相当，寒暑合宜，交通便易，出产丰饶，居民繁殖云。

测毕，基勒莫它氏搜测绘之研究，而于土产人力等皆三致意焉。夫基氏之目的，不惟达云南而已，次年，继命卫牙氏等，测探自云南至四川叙州府之路，其意系欲西由陆路进西藏，北溯岷江，达甘肃，东经扬子，接芦汉。其视广西、贵州，实无异其掌中物，彼法人之计划，可为大矣。是年春，中法约成，约中有云，建筑自东京界至云南省城铁路之权利让之于法国政府或法国公司中，中国政府惟有供给铁路应用之地段，及其附属物之义务而已。待测路员完全其研究后，二国政府定其路线及其规则。云南铁路自是遂归之法人。

方基勒莫它氏归河内之前，留拉克来氏研究云南地质，卫牙氏研究路线，白那大尉研究红河支流之军〔运〕道，其立意则不欲留余地于英人也。

及杜迈居留法国之时也，借用公债以为修路之用，其借款达七十万银（?），给百分之四二八（?）利息。法国财政界中人知杜迈为建筑铁路之用者也，故意高其价，杜迈氏之计划遂尔中止。当时法报有云："外国政府凡遇有国之利益，财政界、商工界，同心合谋，组会社，开研究，力不足则外交继其后。若在中国筑路，得中国政府之让

给，即兴工事，盖其私意合乎公事也。在法国则不然，设若政府择地播种，使工商收获之，工商必不乐从，若云南铁路是也。”此法国人之性质，为吾人之不可不知者也。

后法政府惧英人之竞争，乃以云南铁路权利让之越南政府。二十四年秋杜迈氏复命白那大尉、博宗少尉等，前往测绘，同时法国巴的虚耳雇工公司愿受雇，然多方要求，杜迈氏勉强受之，雇工会遂举白隆得莱氏为工长，带工师十四人来滇察看。其意欲先筑云南蒙自线，盖因老开蒙自线尚在测绘也。杜迈氏亦于是时往游云南，考察风土人情，并欲建病院、银行、商馆、学馆多区于省城。时云南尚未开放，法人遂借中法条约第一条铁路附属物为名，要求允许，寻留基勒莫它氏于云南，以备与总督交涉，而自回东京。不意二十五年夏，蒙自法国领事馆被盗，雇工会亦同时受劫。杜迈氏当时遂借词欲占据蒙自，命的特少佐，带兵二中队，守界待命，幸为云南总督调停其事，法人东侵之志遂因之一挫。同年秋，复命新研究会二班来蒙自，后又命马士氏来滇收地，继设马厂于云南，兵营于蒙自，其名则保护法人，其实则侵略云南。不然，今日云南，法兵何有三千人之多耶。

法政府寻派总领事法郎帅氏为外交领事官，专为管理铁路与华官交涉之事，其实一法国云南总督也。

方是时也，英人欲乘间取利，法人惧，故法郎帅氏入滇时多带军士及军器，以为威吓华官之用，设有不测，亦可作内应之助。经国境时，我关官吏以不合治安，欲收其军器，此事经几番之交涉，乃因拳匪起事，法郎帅氏率兵退归东京，云南铁路遂停筑。后为法国越南银行接修，其合同如左：

受让人出资建筑自老开至云南之路，长四百六十法里。复由越南政府让修自海防至老开之路，长三百八十五法里。

自海防至云南总路俱让给于越南银行，以七十五年为限。

筑资俱由受让者供给，得利与越南政府分受。

建筑云南铁路费，共有资本一百〇一兆佛。

此合同已为议院公认，财政、殖民、外交三部署名。

此路告成时，在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呜呼，往事已矣。吾人今日，当筹防守云南之法，切勿受外患，

置之而不顾。前阅华报，见法使之辩白；今复见巴黎殖民生计报，言法人修云南铁路实无他意。法人欺人乎，抑自欺耶。法人欺人，其惯技也，今复自欺，此诚吾人之所不解者也。彼谓侵云南之书，巴黎一城出版者不下百余部。越南东界中国诸省，参谋部行军地图不止数十张，亦可见法国多数人一般之公意也。前留法学界欲致秘书于政府及滇督，历述法国侵略云南之政策，后因赞成者少，事遂中止。予思云南之存亡，中国存亡之一问题也，曷不明示天下，安用秘密为哉。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吾人今日当筹之法如左。

一、练新军　云南旧有绿营兵一万七千九百九十六人，空额不下三分之二，俱皆老弱，或吸食鸦片，使之负枪尚且无力，何足以御法人耶。

二、广交通　云南山岭殆遍全省，而河流若金沙江、八达河，皆难行舟，与内地交通之水道，藐然无有，再若红河一年中惟数月可行舟，然大舟惟能达蛮耗，小舟惟能达元江洲而已。澜沧江，可过渡，不可行舟，其他若潞江等流，更不足道矣。由是观之，除建筑铁道外无他法，自云南府至叙州府之路线当速修，勿为法人垄断。

三、开矿产　云南富于铜钢铅锡煤盐等矿，宜速筹款自开，无使法人借铁路附属物为名，俄人前车可鉴也。

四、开商埠　复自开商埠，使法人不得独占商场。

再若壅沼泽、殖森林，皆为云南现今之要政，不可一日缓也。若内政及外交问题，政府诸公当有以解释之，非鄙人之所敢赞一词者也。

滇蜀铁路公司集股章程私议（节录）（五号）

知　一

叙　论

昔之谋人国也以武力，今之谋人国也以经济；经济政策之引导线，于海则航路，于陆则铁道是也。故自侵略主义一变而为所谓保全主义，列强之对于中国，无日不扩张航路，争设铁道，骎骎逐逐以增拓其经济的殖民地，使我国偶一拂之，则即以武力以盾其后。前者俄之经营东清铁路，德之经营胶济铁路，法比之经营京汉铁路，姑勿论

矣；即如法之经营滇越铁路，英之力争滇缅铁路，凡我滇人目所见耳所闻身所受者，无非抱此目的而来。幸近日我国官民渐次醒悟，亦思有以抵御之，如粤汉铁路、川汉铁路，即我滇蜀铁路，或争回自办，或集股创修，不可谓非中国利权思想之进步。虽然，粤汉铁路，其公司以商办为主义，集股踊跃，魄力雄厚，虽竣工期尚不敢必，而已进行于着手时代则不容疑。若川汉铁路公司，虽名之曰官绅合办，而大权实归于官手；近虽亦延聘工程师，豫勘路线，而公司前所集款五百余万两除种种消耗外，现只存十余万两之多，则他日着手兴工，势必再筹款项。彼川省虽天府宝藏，能经几何之搜刮；况他日纵有的款，安知又不蹈今日之覆辙，识者窃为川汉铁路前途忧之。然而滇蜀铁路公司之设立迄今亦两年余矣，乃公司之股，除粮捐盐捐外，别无的款。公司之事，除各委员坐支薪工外，亦无他法以整顿之。勿论不如粤汉铁路之风驰电掣，着手实行，而铁道所经过之路线亦未测勘，则并不如川汉铁路公司矣。夫滇越铁路已归于法人之手，滇缅铁路近英人又与我争敷设权，而惟滇蜀铁路现归自办，是滇蜀铁路之成否，即吾滇生死问题之所关系也，安可以因循迁就之手段出之，而启外人之觊觎。然铁路之成不成视乎公司，而公司之成不成，又视乎定章。窃查滇蜀铁路章程，原仿于川汉铁路章程，斯亦无怪公司之现状有如是者。今请略言滇蜀铁路公司章程，其规定之不完全者：（一）公司之性质不定；（二）公司之权限不清；（三）股东之权利义务不明；（四）股份之办法不善。故设立虽经两年，而进行于着手时代则尚遥遥也。然而滇蜀铁路，吾滇死生问题所关系之铁路也；滇不自修，英与法必争而修之。不然，则如云南七府矿务，英法必合资而经营之。据中历本年十二月十一日伦敦电报，法国政府已采纳云南铁道完成案，则滇越铁路之竣工期将近，而滇蜀铁路之危险问题又相逼而来矣。奈之何我滇人甘为守财虏、亡国奴，而于此路毫不知爱惜也。余爰取滇蜀铁路公司集股章程之应改良者数大端而论之，以警我滇人之速醒，以望我滇人之实行，庶几金马碧鸡，犹有立足之地，而与碧眼黄发儿于东亚大陆之舞台得演一激烈竞争之剧，是鄙人著此议之微意也。

第一　公司之性质及其组织

中国所谓公司，即外国所谓会社。日本会社凡四种，曰合名会社、合资会社、株式会社、株式合资会社。中国公司亦分四种，即大清公司律第一条所载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是也。虽中国商律，其规定未臻完善，不免为学者之所訾议，此立法上之问题，而非今日所当研究者。惟中国商律既已颁行，则为中国臣民之所应遵守自无疑议。乃查滇蜀铁路公司并未依公司律，定名曰股份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其机关之组织除设总董、副董外，亦未有他之规定，是商律无效矣。况中国商律奉准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而滇蜀铁路公司集股章程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始行入奏，则为时已虽两年余之久，虽滇地方穹远，计期亦可到达，岂犹有不溯及既往之问题耶。前闻滇蜀铁路公司集股章程有为商部议驳之说，其内容之如何虽不可知，要之中国臣民创办公司，即应遵守中国商律，此不待辩者也。夫滇蜀铁路公司除与合资公司及合资有限公司绝对不相符外，将谓之为股份公司乎？据大清商律，股份公司者，七人或七人以上创办集资营业者之谓，其股东与合资会社之出资者同，均应以其财产任无限之责（公司律第十条、第三一条、第三二条）。此规定略等于英国会社法之株式无限责任会社。而试问滇蜀铁路公司之无【限】责任社员，将属之民耶？抑属之官耶？或官与民共任其责耶？其公司集股章程并无明文之规定，则谓之股份公司不可也。又将谓之为股份有限公司乎？据大清商律，股份有限公司者，七人或七人以上创办集资营业，声明以资本若干为限者之谓。股东之责任与合资有限公司同（公司律第十三条、第十九条）。此规定实与大陆法系之株式会社及英国之株式有限责任会社同。而滇蜀铁路公司章程，其形式似亦近之。然据公司集股章程第十六节，有凡属股东如果确有见地不妨条陈，听候抉择，惟不得干涉本公司用人行政之权，以免筑室道谋，事权旁落诸弊等语。则普通股东虽有发言权，而无议决之权，亦并无监督公司之权。此之规定，勿论为文明各国之所无者，而于中国商律亦未之见，则谓之股份有限公司亦不可也。虽然，中国商律颁行未久，公司之性质及其组织，除粤汉铁路及浙江铁路二三公司外，其

规定皆多含混不明之弊，吾于滇蜀铁路公司又何之责。兹惟就其近似者而改定之，使公司易为维持，集股踊跃，以期路工早成，其敷设权不致落于外人之手，是吾滇之幸也。查滇蜀铁路奏章有曰，全滇绅民呈请集股自办。滇蜀铁路集股章程第一节又曰，滇蜀铁路系全滇绅民呈请自办者，绅民皆愿筹集股分云云。则具名呈请自办之绅民与股份有限公司之创办人何以异。近闻滇吏有以股份较多之绅民以充总办或副办之议，又因招股事宜，已举殷实绅民为总董、分董等，则与外国株式会社之取缔役及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有股若干方得充选之规定，又何以异。故滇蜀铁路公司，吾得而拟定之曰商办滇蜀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或曰，然则滇蜀铁路既归商办，将何以解于盐捐、粮捐之股？曰，盐捐固皆出自民者也。查滇蜀铁路公司集股章程第二十四节及二十八节，盐捐、粮捐亦均作为民捐，填给股票，以为该厅州县民间公股云云；则盐捐、粮捐之已公认为民股也无疑。曰，又何以解于公利之股？曰，公利者，即由公司筹集资本，试办银元及开采铁木煤灰所余之利也。夫开采铁木煤炭，固在公司附属行为之范围，若铸造银元，则国家主权之所关系也，断未有以公司之资格而握国家之财政权者。虽然，此在研究上则别为一问题，容后述之，兹不赘。惟试办银元及开采铁木煤炭，其本既为公司之本，而其利自属公司之利，安有以公司之本而获利，复以其利而作公司之本，以博利之利哉？此盖川督所施于川汉铁路公司之手段，现蜀人士已力攻之，我滇民亦断不承认者。然要之除试办银元问题未解决外，其由公司开采铁木煤炭所余之利即为公司经营附属营业行为所余之利；公司之股民股也，其利即民利也，则不能以之为公利而又入股也又无疑。曰，然则何以解于官本之股？曰，查公司集股章程第三十节，官本之股，亦按股填给股票云云，在形式上其权利亦类普通之股，似无庸议。惟公司既有官本之股，则官本之股之代表自必为官吏也明甚，夫股份有限公司之组织所以足称完善者，以股东于公司有密接之关系，固管理亲切而监督之也甚严。若官吏则朝任夕迁，视同传舍，无论不能为公司谋利益，且时有剥夺公司之利益者，敢断言也。至于当此库款支绌，其有官本以入公司之股耶，抑无官本以入公司之股耶，此又事实上之问题，兹且勿论。总之滇蜀铁路关系重大，愿我滇人踊跃输将，使官本之股之有

无不足为公司之轻重者上也；否则仿各国会社社债例，以官股而为官债给以利焉可也。即较普通之股，重其利亦可也。不然官本之股之代表虽不出官吏一途，而仍由股东总会选举，廉能者取，贪鄙者弃，主权在我，勿论不肖官吏无如我何，而我商办滇蜀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之组织亦断不因之而破坏矣。然此则次之又次之办法也，我滇人其慎之，其慎之。曰，然则以官吏而入公司之股，又当如何？曰，查公司集股章程第十一节云，凡官绅商民自愿入股，冀获铁路利益者，即作为认购之股，而大清公司律第四十四条，附股人亦不论职官大小，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认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他股东一体均沾，无稍立异。则官吏以私人资格而入公司之股，其必为商股也自无异议。至于彩票之股，其所宜研究者只在当办与否之问题，若其性质虽似与开采铁木煤炭同在公司经营附属营业行为之范围，而终宜以本公司彩票办法，参酌江苏铁路公司彩票办法，以之为民股也又无疑。或曰，滇蜀铁路公司虽归商办，而吾滇风气初开，如购买土地及保护铁路等，非借官力其何以办，而况创办滇蜀铁路公司奏章，督理公司事务之员，亦令官绅公举，是公司性质不能绝对为商办也可知。曰，国民有当尽之义务，即有应享之权利，此世界各国之公例。查日本铁路电气诸会社，其征收土地，皆由政府任之，如我国粤汉铁路公司及浙江铁路公司，亦未有因此问题而与官起冲突者，而况滇蜀铁路公司集股章程第八节，公司营业所余之利特别报效以十成之三，则在外国即国税也，购买土地以及保护铁路之责（其保护路兵薪工又当另议），而官吏岂有不任之者哉。且滇蜀铁路之请以绅民自办者，滇吏之奏也，又公司总办、副办以及董事等拟以绅民之有资本者选充之，亦滇吏之议也，此可见吾滇官吏于滇蜀铁路公司之成立及其维持之方法，亦甚热心赞助。于购买土地及保护铁路之问题，似无庸虑；惟视我滇人自办之能力为何如耳。至若于总理公司事务之员，亦令官绅公举者，其官与绅并列，盖即公司集股章程第十一节所称官绅商民自愿入股者是也。不然，何以解于全滇绅民呈请自办之奏章及以绅民资本家而为总办副办之成议耶。故滇蜀铁路公司于官办或官绅合办之问题已不必争，而今之所窃窃私议者，惟望我滇人坚持商办主义，以求合于中国商律股份有限公司之规定，而又斟酌于

外国株式会社法以改良焉。使公司易为维持，集股踊跃，以期滇蜀铁路不日告成，而又从事于他之铁路，其敷设权不致再落于外人手，是吾滇之幸，亦中国之幸也。

若夫公司之组织，其重要机关曰股东会议、曰董事会议、曰总理或副理及董事、曰查账人。其详已见同人所拟滇蜀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细章，兹从略。

丁督有合办密约（六号）

本社名誉访事员

（前略）缅越铁路曾经同乡会电争数次，英人野心以丁振铎有合办密约于先，不肯放手。现由八募至古里卡〔戛〕一段，英人盛修道路，其意仍欲争回合办腾缅铁路也。前社内出版首卷内载汉官前后将版图划入英界共失去二千余里，各报均表同情，暴白其事。英人闻之大骇，恐有复勘边界之事，于是重修界线地图，为后日交涉计，英人之杜渐防微，深谋远虑一至于此。（下略）

广西人生命之警报清政府出卖广西路权的经过（六号）

广西同乡会

留东同人等前接桂路归法之警报，未肯遽信；意者法人要索方急，京同乡先生故甚其词，以促吾乡父老兄弟之集股建筑也。及接京同乡先生续来详函，始知我广西人提倡自办之铁路，早于十年前落在法人手矣。同人等对此问题，悲愤交集，愤者愤我政府轻以铁路与人，而不知外人之以铁路为侵略我土地、蹂躏我家族、劫夺我财产之政策也。悲者悲我广西人既亡铁路，从此而土地为法人所侵略，家族为法人所蹂躏，财产为法人所劫夺也。同人等连日集议，佥谓事体重大，时机危迫，非合我广西全省人民拼死力争，则铁路无挽回之望。又非于今日拼死力争挽回铁路，则广西全省人民之身家性命亦无生存之望。故京函各节，吾乡父老兄弟未始无知之者，同人等恐其未能全省皆知也，特将京函所详外务部与法使迭次照会，节录于左。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法使华照称：按照本国之命，本大臣当照会贵王大臣，由北海至西江，让给法国公司修造铁路一道，如同登至龙州合同，根本一律照办可也。

同年四月十五日，总署给法使照会：本衙门查称铁路一节，系为开扩商务起见，应准将来北海造至南宁，按照龙州铁路合同，根本由两国公司会同商办。惟此系专指由北海至南宁一路言，将来若由南宁展接铁路，亦由两国商允酌办可也。

又四月十九日法使毕函称：北海至南宁铁路彼此业经订定，将来若另造铁路，由北海起不至南宁而至别处为止，均应与法国公司，或华法公司承办，亦请定议可也。

又四月二十二日，总署给法使毕函：将来由北海起不至南宁至别处为止，若另造铁路，届时商令中法公司承办可也。

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法使吕照会：本大臣拟自北海至西江或至廉州，建修铁路，于同年六月初十日总署照复，俟将来该处商务兴旺，中国自设公司，再与法公司商议可也。

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法巴使照会，现闻拟为兴筑广西各铁路之事，内与北海间有相关，现正开会议，理应提议前毕钦使与总署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二十五等日所定条款内云，中国政府允许留为法国公司或法华公司，修造由北海至南宁，或由北海至他处之铁路权利。又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十日接准复称：中国政府一俟该省商业发达之时，方可设立华公司，与法公司会商一切等语。现将更易前约，非经本国政府允从，不可稍有改移之处，本大臣当将前约向贵爵回忆，相应照会贵爵查照，并希即复可也。

同年十月十二日，外务部照复：九月二十七日准来照以由北海至南宁，或由北海至他处之铁路权利，由中国政府允许，留为法国公司或法华公司修造，当将前约回忆等因。查北海至南宁，或由北海至他处为止，可俟中国自行设立公司时与法国公司商议一节，业由本部于光绪三十年六月间照复吕大臣在案，俟咨行广西巡抚存案备查可也。

观以上照会各节，法人初据“同登至龙州”之合同，以为由“北

海至西江”之要索，我政府即指实以允许之，曰由北海至南宁，且额外允许之，曰若由南宁展接铁路，亦由两国商允酌办。及法人续据所允许，以为无定止之要索，而我政府亦无不允许之，至是我广西全省铁路权，已尽断送于冥昧之中，尚复有剩存者乎。不能拼死力争挽回自办，广西人土地坐听法人侵略而已，广西人家族坐听法人蹂躏而已，广西人财产，坐听法人劫夺而已。同人等现虽电致外务部据理力争，词极激烈，靡所忌讳，然观外务部咨桂抚之文，有云“迭次照会，万难改移”。则同人等之为此电也，亦不过表示同人等拼死力争之意而已，断乎其未有效也。何者，空言争执，若无实力以盾其后，可决其不能挽救于万一也。际此存亡危急间不容发之时，我父老兄弟尚能坐视不救乎。若甘为奴隶受法人之役使，甘作牛马供法人之鞭箠，则拱手以让之法人已耳。苟其不然，舍拼死力争，别无他策。同人等谨就私议所及，刻下实行抵制亟应举办者，有数要件，为我父老兄弟披沥陈之。

一、广开议会。省城及冲要之地当设铁路总会机关，各府州县分设铁路支会机关，各地公举代表，开会集议，而与京中及留东铁路议会联络一气，共筹对待之方法。务使全省绅商，结合团体，激发民气，以为当事者之声援。此为下手之第一着。各地接传单后，当限两星期内开府县会集议，限一月内开省【会】集议，不可迟延。

一、克期自办。我一日不修筑，法人一日得肆其要求。我之自办，乃政府允准立案者也，设立全省有限公司，乃遵旨办理者也。惟当抱定自办主义，迅速集股，成立公司，法人何得于我奏定自办之路权而攫取之，政府何得于允准立案之路政而反复之。至于外务部何年与法使定有条款，无论其内容如何，可不承认。

一、严禁卖地。土地买卖乃个人自主之权，国家不得强迫之。宜于法人指定路线地方，遍告乡民，晓以大义，特立公约，尺土寸地毋卖与法公司。并严禁劳动者为法人佣雇，援照抵制美约办法，彼以不买货为抵制，我以不卖地为抵制。法人虽狡，其如我何哉。

一、兴办民团。近接安南人来函，称法人调集其非洲之兵驻扎安南之河内、北宁等处，而将向驻北宁、河内等处之兵移扎高平、清江、老开、蒙绪四处。果尔，则法人旦夕将有事于我广西，设因铁路

事而出其强硬手段，将何以御之？宜筹款训练民团，以壮声势而绝觊觎。

一、慎勿暴动。此事传播内地，我同胞稍有知识者，当无不痛心切齿，力图抵抗。然不可操之过蹙，须事事合于文明之举动。且各地开会集议，恐奸民借端滋事，宜预为防范，勿得牵涉仇教，致有焚杀教堂教民之事，而生出意外之恶结果。此事关系极重，不可稍涉疏虞，致启衅端，而贻无穷之祸。

以上诸端，皆抵制法人之必要者。至二十四年外务部所定条款，俟调查明白后，当再布告内地，共同研究，以为抵制张本。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但使万众一心，坚持不懈，则保固有之主权，达废约之目的，亦非甚难之事，视我父老兄弟实行抵制之力量如何耳。

此为内部抵制言之也，然犹虑责任艰巨，我广西人势孤而力薄也，则当联合外部协力御之，于是有滇粤联乡之说。何以言之，北海左毗广州湾，右邻交趾，为广东海防之门户。北海至南宁一路，或由广东灵山县经横州而至南宁，或由广东合浦县经兴业、贵县以达南宁。此路归法，则广东海防已失，钦廉虽有重兵，无以捍御。况法使照会有由北海至廉州之语，是此路与广东有密切关系，广东在所必争。应不分畛域，合力抵制。现已致函广东铁路会协商此事，此当然之理势也。云南滇越铁路与我同病，初亦由政府允许中法合办，其后一切修筑，皆法人为主，滇人不得过问。前车之鉴，可为寒心。现路成在即，祸迫燃眉，滇省绅士极力主张筹款收回自办，又有英人要索腾越路权带兵勘路之事，现正筹议抵制之方法，故近日同人等有倡议组织滇粤联乡会者，两省同胞深表同情，此亦为保全大局起见也。

抑更有告者，查英法两国新订军事协约，在法与英本属世仇，非有所图，何以出此。盖法人所以忘仇而联英者，因英人占据缅甸、印度，迫近其所占据之安南，恐妨害其将来对于广西、云南之举动，协约成则无所顾忌，可以为所欲为。时乎，时乎，尚克我待耶！况查法国议院，业于去年提出用兵南清之件，决议实行，安南之信尚能冀幸其不确耶。眷怀桑梓，日夜焦思，惟望我父老兄弟竭力挽回，同人等虽驽下，不久将多数归国，从父老兄弟后，効一节〔介〕之驰驱。敢

先与全省父老兄弟相约一言曰，广西铁路不能争回自办毋宁死。

愚在乡时闻有所谓宁赠朋友不予家奴之政策，初不之信，既取所谓总理衙门所谓外务部之一切案件条约细绎之，不惟求一能扩张权利利益之事不可得，即求一不损失权利利益之事件而亦不可得，乃稍稍信之，然犹以为此属才智固应尔尔，谓为宁赠，未必其然。及观于近一二年来各省人士之争铁路、争矿山、争一切权利利益，任人民之如何奔走，如何号呼而曾不之恤。言予者终必予之，决不肯失信于其友，乃深信为此言者之真不我欺也。夫东清铁道未成以前，谓之为不知铁道政策之利害，余犹信之，至于今日，则外人铁道既成之日即为是地人民死刑宣告之时之定理，虽下愚亦能知之，知之而仍毅然为之，则其疾视人民胜于草芥，而必欲置之死地也不待论矣。况乎东三省之亡也，识者谓非亡于此后之某年月日，而亡于俄人东三省铁道条约初成之日；吾云南之亡也，识者谓非亡于此后之某年月日，而亡于滇越铁道条约初成之日。故谓此次法人广西铁道约成之日，为广西全省人民已受斩监候秋到处决之宣告焉，亦莫不可也。“广西铁路不能争回自办勿宁死”，予谨为广西同胞下一转语曰：“广西铁路不能争回自办，则公等虽不欲死亦不能不死。”予更为云南同胞进一言曰：“滇越铁道既不能争回自办惟有死。但死法亦有辨，与其独死勿宁同死，与其对于间接死吾者而致之死，勿宁对于直接死吾者。而与之同死。”直斋记

云南留日同乡会为废滇越路约上外务部书（七号）

本会月前禀陈外部，请向驻京法公使以废约退兵各节严重交涉。蒙外部据情上奏，业经奉旨交邮传部筹商办理等情在案。（日前《时报》所载云南留日学生禀至外务部，请阻法兵入境，并请废滇越铁路约。奉旨交邮传部议办云云，亦大略相同）。此次本会对于废约退兵问题，为生死存亡所系，遂不惜苦心焦脑，研究办法。所幸政府筹画滇事不留余力，惟望采择末议，锐意坚持，极力进行，务达圆满目的而后已。否则稍涉迟徊，遗误事

机，不惟上负朝廷之深心，下失国民之希望，且丧主权、速滇祸，以遗全国万世忧。政府当拼死力争，维持大局，庶云南幸甚，中国亦幸甚。兹将原禀录左，以供同志诸君之研究，而尤望赐教于本会云。编者识

为法人恃强违约，滇事日棘，敬陈管见恳请严重抗议以保危疆而固国防事。窃滇处回山复谷之中，于中国部分自昔称为边陲。譬之一家位置，在林隅圃角间已固不邀人驻瞩，人亦无意及之，所谓以拳曲臃肿之姿，获全其天者，正滇往日之小影。不幸自缅囊于英，安南人法，一瞵于西，一伺于南，而点苍金碧间遂为两雄竞争之交点。顾此际英虽宅心叵测，而滇缅之縋幽凿险尚需时日，目前急之又急，则无过滇越铁路。法人以全力贯注，顷刻期事，此路一成，滇之为滇固不可问，而滇川有辅车之势，虞亡及虢，事所必然。且滇川控江流上游，二省既仆，彼野心勃勃之英法始虽相忌，终已相联。观于去岁之军事协约，其内容如何虽密不外泄，而从今日周围之情势言之，法不滇之为，英不川之为而谁为哉。于此必扩其所谓势力范围者，则鄂粤之间，以云无恙必不可得。夫楚鄂地位控连九省，为将来我国两大干路线之汇点，即为一切军事界、经济界之中坚，一有挫失，中原大局宁堪设想。此玉斧画河［滇］，只可行于昔日闭关之世，而断非所论于今日之滇。盖为滇谋，即所以为中国全体谋。牵一发而全身动，正非一乡一邑之私益比也。故此际彼即无瑕，我亦当思所以为备，何况彼既悍然蔑视旧约。学生等内怀桑梓，外眷国防，于死中求活，幸尚有一线之生机，苟奋起直追，则虽补牢已晚，而未必无裨实用，是不敢自默，请敬为大部一陈之。

缘生等近得乡函及阅各报章，均称法人派兵二中队已抵云南蒙自，分别发往各车站防守。又闻该铁路公司曾电告驻北京法使，言有滇之猛勒土司所属土民时行滋扰，碍阻路工，请饬滇严行禁止等情。并闻该驻使已向大部交涉。此节确否，生等远隔海域无由径定，然兵队抵滇一事则固有耳皆知矣。伏查法人攫得此路权之由来，基于光绪二十四年滇越铁路章程一约。然据原约之第十五条所定，则“倘有民情不平之事，保护铁路工程乃系地方官专责，无论出有何事，该公司总不得请派西国兵丁”，又同约第二十四条“此项铁路专为治理商务，

路成开车后，不准载运交盐、及运送西国兵丁或【西国】兵丁所用军火粮饷”，又同约第三十一条“遇有公司与地方人民为难之事，可由滇省大吏所选派襄助铁路公司人员办理事务之委员会，同地方官从中调处，以免彼此误会疑忌，并免其争论之事。倘事关重大，未能就地商妥了结，应禀报滇省大吏会同总领事官妥为办竣，如事非大吏权力所能及，则报由中国政府与驻京法使臣会同商办”。煌煌定议，豫约分明。今仅以区区土民滋扰之故，一地方官一委员足解决之矣。即曰不足，固有省中大吏在也。尤不足，则更有我政府在也。乃从而借口不问黑白，遽行发兵入境，条约何在？虽据该公司有饬滇督严行禁止之请，似此项兵丁尚非该公司之意所请派。然据原约，即出之该公司且不得，况出之非公司之法人乎。总之，此项兵队无论为公司所请派，或法政府所自派，且无论由何项名义遣派，均有违犯条约之责，国际法上虽有不得不履行条约之义务，而亦许有违犯得消灭之权利，则此际第一着最直捷之办法，只有一面照会驻在北京法使撤回此已派来之兵队，一面援照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之例，电饬出使法国大臣宣言废约，与之开正式之谈判。顾或谓滇越铁路与粤汉铁路情形不同，此其意不过谓粤汉铁路为我国与美公司所缔结，属于私法上契约之性质。滇越铁路虽亦公司，而按当日原约，该公司为法国国家所选定，纯然公法上条约之性质，条约一定，则国际法之范围得以囿之。又粤汉铁路为我国给与美公司之特权，而滇越铁路则全属我政府对于法政府之交涉，政府宣言，国际法之条例又得从而盾之耳。则于是似粤汉铁路可以有废约之举，滇越铁路绝对的无废约之望，而实非也。盖谓滇越铁路之废约，较粤汉铁路之废约有难易之别则可，谓滇越铁路视粤汉铁路绝对的无废约之道则不可。谓距今以前之滇越铁路绝对的无废约之道亦可，谓目前之滇越铁路绝对的无废约之道则大不可。何也，则请先为法律的解释，而后为事实的证明。

何言乎法律的解释？一、承诺权也。按国际公法，凡一国家未得对手国家之承认，不得行使其权力于对手国之领土内。一、自卫权也。凡条约有害于国家之安全生存之际，出于国家之自卫权，可得废弃之。一、条约不可侵也。凡国家有履行所缔结之条约之义务，国际条约之效力如神圣之不可侵，此一般之法家所共认之原则也。一单意

之消灭也。凡条约由两缔约国同意而成，仍须以同意而消灭；然目的有变迁之故，亦得以非同意而消灭之。由此言之，滇越铁路之目的，军事乎，商务乎，尚得曰非变迁乎。何言乎事实的证明？一、碉楼地营之建凿也。按原约第十条“修造铁路所用各地段，如厂房、货物栈房以及修造人员暂时住房，总之于兴作工程之内所用各地，俟铁路逐层告竣，即将以上所用地段交官发还业主管理”。又同约第十八条“公司人员欲在铁路附近处所租赁房屋居住，应先知会地方官同业主商租”。夫曰租借房屋，曰暂时住房，非许以自筑碉楼也，非许以自建营房地营也，尤非永久的也。而据生等所调查，则法人于铁路线旁，或三里，或五里，遇有厄塞之处，必建有坚固碉楼及营房，甚或穿地为暗地营。彼之辞曰以居工人也。然既曰居工人，则取足以居工人而已，碉楼营房何居？暗地营又何居？掩耳盗铃之说，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是也。一、军械之私运入境也。按原约第二十条“按照海关章程，凡火药、炸药不准运入中国境内，惟系造路所需，应通融准其入境，然须随时将运来之火药、炸药数目报关验明”。又同约第二十四条“不得装运中国例禁之物”。而据调查，前岁有法人名若波黑明者，在河口地方失去洋枪七枝，告诸当道，不惟不据约斥之，且饬令驻扎其地之管带柯树勋为之根究。其后探得盗迹派兵往捕，而诸盗抵拒，官兵奋战，始将枪夺回交还法人，乃行了事。夫历年之私运入境，未经发觉及虽发觉而官吏恐累，讳不肯言者，不知其凡几。此所调查不过九牛之一毛耳，其于原约合耶否耶？至此次派遣兵士至二中队之多，尤属弁髦原约，故意侵犯矣。夫条约只允法政府于内地铺设铁路之路权，初未尝并筑造碉营、私运军械、派遣兵队之全权而亦允给之也。无我国之承诺，彼既敢公然侵犯不可侵之条约，则我即可以单意之行动废弃此目的变迁当然消灭之具文。彼既敢明目张胆以蹂躏我无上之主权，则我亦可以雷厉飙发而收回我领土内所固有之路权。挫一国而六七国皆退步焉，所得者不止一滇越铁路而已；此后对于英、德、俄、日之各种交涉，又皆容易解决。且国际公法上条约之目的须适法，凡有害生存有伤独立者，其条约皆可作为无效。今此路之目的，按照原约一商务的非军事的，既非军事的，而为军事上之行动，其有害我之生存，有伤我之独立，夫何待问。彼既不顾目的，则

我宁不许自卫。夫粤汉铁路之美公司，不过有延期及转卖股票之瑕耳，而废约一倡，赵璧终返。今法政府之失，岂美公司小过之比，惟法人处心积虑，垂涎我滇，历有年所，一旦欲废此约，必出死力相争，派舰扬兵之风皆意中事。然恫喝不足畏也，与之为国际之谈判，要求仲裁裁判，讵真有强权而无公理乎。且即使仲裁不胜，不犹愈于噤不一声俯首戢耳听之鱼肉乎。故生等谓滇越铁路之废约，视粤汉铁路之废约有难易之别可也，谓绝对的无废约之道不可也。谓距今以前之滇越铁路绝对无废约之道可也，谓目前之滇越铁路绝对无废约之道大不可也。于此而犹汶汶自默，则尚孰不可默者。

凡国际事件，一国有创，他国辄援为先例，纷起效尤。我国当今世远东中心点之冲，英、俄、德、日，关系尤多，倘均援法人此例，则茫茫禹域，尚有宁期哉。此学生等所以再四集议而不得不以之上烦大部也。如谓废约必办不到，无宁援原约第十五条，倘有民情不平之点，照会法使撤回已来之兵队，饬滇中大吏选派兵士为严重之保护，尚为与之以易从。若必废约，恐终难遂意。然天下事未办而遂以办不到为虑，则天下将永无可办到之事。此际只有不计难易，不问胜负，决心死力以期必达而已。且即欲据第十五条之点，亦当以废约为先声，期收直接收回之善果。迨不得而乃以此议质其后，庶可冀保护实力之就我范围。否则以彼阴鸷险狠敏快活动之法人，必不肯降心下气，还我太阿，无论此已来之兵固不能望其撤退，而未来之兵且将源源而来，影响所及，后此之险象环生，外交更愈将棘手矣。且区区土民滋扰，人知援为口实，犯不韪而不顾，而以理正词直之我，犹复洩沓依阿，含茹隐受，相形之下其谓之何。故学生等谓此际之第一着最直捷之办法则无他途，只有力主废约而已。伏祈大部合全局而通筹，念国难之孔急，碧眼岂天纵之能，青史非无知之物，鼎力主持提出抗议。万一此约遂废，则将来废约后之负担无论如何巨重，虽刮及全滇民之脂，剔及全滇民之髓，亦甘心任受所不敢辞。即有不幸，大部既有以慰滇民，滇民亦必以谅大部也。为此迫切合词上陈，临颖无任悚息待命之至。谨此具禀外部王爷中堂大人阁下钧鉴，赏核施行。

记滇越铁路公司近情（七号）

录《中外日报》

滇越铁路公司与越南政府交涉事，前次通函已略纪之。今特详载其事，使我云南人知法人筑路之难，我国赎回之较易耳。自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十号我国赠路权于法人以来，参观前期《云南法国铁路史》。法政府无力建筑，乃于千九百〇一年六月十五号让之新立铁路公司，同年七月五号经法律承认此事，并定自老开至云南之路费为九千六百万弗郎，分配如下：

（一）越南助费千二百五十万弗郎，（二）公司集股七千六百万弗郎，（三）公司原股七百五十万弗郎，现已得一千二百五十万弗郎。

铁路公司后以路授之越南建筑铁路会社筑造，然造费出乎预算之外。千九百〇五年及〇六年二年间，铁路公司欲偿还原金，铁路将由是停造。自立【千】九百〇六年四月十二号法律后，法政府愿助款续造。本年二月十五号，法财政、外交、殖民三部大臣献议法议院，使越南殖民地借款，以补公司不足之需。若议院允决此法后，滇越铁路可于一千九百〇八年达蒙自，千九百〇九年达云南省城云。

滇越铁路之情况（八号）

杨达观

（前略）滇越铁路将达蒙自，已有扼吾吭而制吾死命之势。予自海防沿路调查后，不能不叹法人经营吾滇手段之神速也。查法人修筑此路，多就人行道以安轨，故沿路越人非坐车则无路可行。予在车见越人上下火车之惨状，他姑勿论，即混牲畜越人为一车一端，已属惨无人理。不禁悲痛失声，仰天叫绝。虽然，吾滇人若不竭力将此路赎回，则三五年后安知越人不以吾所悲之者转而悲吾滇人也。予至蒙自，与关税务司美国人坐谈，论及法人筑路情形，渠言法人此路，意人包工，现下资本将竭，拟今年八月抵蒙自，意人应以明年四月，彼此意见不合，故铁路总办亦为此事回国筹措矣。询及此路资本，据云法人预算

十千万佛兰，今修至四十六条基落，用去六千万佛兰。但此系由海防越境计算，若由河口滇越交界处则无几矣。此虽外人之言，然予多方调查，实属不虚。愿同乡诸君，乘时见机，以全力研究此问题，盖必此问题解决，吾滇方有生存之望也。

滇越铁路问题（八号）

（译巴黎《属地报》）

E. Pelleray 著　社员译

一千九〇七年二月十五日，法兰西属地尚书（Ministredes Colonies）与法领地印度支那达云南铁路公司 Compagnie Francaise des Chemins de fre de I' Idochine et du Yunnan 共缔结一条约与一券书，筹划铁路事宜，提出于上下议院，为两院所许可。此约书之设立，其中含有一重大问题，此问题于数年前将尽消灭，而今日忽又发生，此不可不注意者也。今译是书，特举其发生之理由，含若何之性质，而一一列之如左。

此约书之理由，则以铁路公司与政府有直接之关系，原于一千九百一年六月十五日有大藏支部分设之案，此案提出之后，七月十五日得议院之首肯，未几即移此大藏支部为大法领地印度支那及云南铁路公司，亦已经议院之许可，则此公司所由成立之历史也。

（一）一八九八年四月十日，清国与我法国有重大之交涉，让与我法国一开筑铁路之区域，得于清国地界内兴筑铁路，自老街以至云南省。

（二）清国以此铁路之权利顺许我法国，其期限得七十五年之久，此铁路起线自安南海防经东京而达于老街以抵云南，且有得于清国区域内行走自由之权。

此铁路自老街至云南之一线，其所兴办之经济，由政府预算支法币一千二百五十万弗兰，约至路成后得七千六百万弗兰息银之时期，则其赔还七十五年间之租借钱，每年三百万弗兰仍责取之于属地政府，而要法国政府之承认，于预算之原额内，即摘交七百五十万以供现时兴筑之用，存五百万之额，仍供后日之续费。至千九百二年之

末，政府商核铁路之成绩时，则公司所登考之铁路地图，与前日属地政府所筹划之图本，大相差异，以故于千九百三年七月五日再经议院之规定，准依公司所登考之新图本，议今后兴筑工程线域，一依此图。越千九百五年八月，公司又要求于大法政府，谓此路若欲速成，则其多数之资本，必待于属地印度支那政府之接济，政府以其所要求通知驻越东京总督，东总督乃于行政之经费内摘其少许，交付公司，以八百万弗兰为限。迨千九百六年初，公司又陈叙云南铁路极难奏绩，第一困难，是雇募人工经费甚巨。要政府再调查预算款项之果适当否，又要政府增给其现时浮耗之实费，且言政府若一切执预算之额为铁案，则此路决无成期，于是大法政府无可奈于公司之要求，议派委员实地查勘路政，详绘图本，回呈议院，再施若何政策之方针。虽然当人工方起筑之时，而欲一切停废以待议院再期之规定，则甚不宜，而欲兴工如故，奈公司之不乐应何，计惟有依千九百六年四月十三日议院所诺之条案，此条案为何，盖得于预摘之原额外又加摘洋银六百万弗兰之附额也。然于此时，查勘员之派遣未行，而前日云南之代理使亦未面报，而欲此路政问题之适宜，甚为轇轕。

政府不得已，且与公司暂设一协议之券书，倘于前所持为确定完善之议案，此假定者即归于消灭。何也，盖据公司所陈，则现时实费已浮于预算之额，而其浮数之确为若干又未可决定，因查勘之委员未有成绩故也。

时则属地大臣究出一千九百六年八月十四日公司所递回之登录簿，即此簿之验证，则浮数已及百分之五十，而此百分之五十之浮额，公司又要属地政府之补助。夫若执一定之死理，则此项浮额公司自任之，属地固无补助之理，于此又生出裁判所之荆棘问题。而欲了此问题，非待决于查勘委员之回报，无确据以下判词也。呜呼，此等浩大之工程，岂可停止以俟裁判毕而后重修之理乎。现今集合于此铁路之人工，有四万五千人之多。公司正欲急完其培土之役，所用土之分量，须至一千万立方尺，要以今月内竣工，而其他之掘坑各等役，亦皆渐渐就绪，公司现已算定成绩之时期（一千九百八年之初期，火车可驻蒙自，一千九百十年之终期，火车可驻云南省），现今正工程佳良之时候也。我法国政府，若欲路工之不废，而又期路政之速成，

则及今之时，若何可以节公帑，若何可以完大工，皆现时一番苦心经营之必要者也。夫清国民（路工）之五万人，既费几多组织而始能集合，今一旦停工，或罢散其全数，或解散其一部，则此等人生活之机会全失，究其危险，将不可言，不惟有梗于外交之政策，且亦延祸于我国领地之人民，殆如受云南饥荒之流殃，与接南清邻境之传染凶灾而已。况铁路许多工厂与一切工役，若停废于今日，必重修于他日，一费再费，既巨又巨，此等之经济，非属地之责而谁责乎，我属地政府究能逃其补助之责任乎。要而言之，设一工作不停之方法，是现时之所必要者也，则有二说：（一）公司既要求政府之增算，而政府不应允，即宜急却其所求，而政府自为担任其铁路之事业；（一）政府若要公司增长其能力，即应加入其筹办之资本，由政府随时补助之。此二说者，若由前之说，不能离一千九百一年之难题。何也，此年既定以路政由属地政府专任其事，虽当时有人赞成，然亦中止，若今日复主是说，想终为不了之题目也。且又有他日之疑团者，清国若见政府之攘臂其间，则必追还其铁路之利权，而赎回其所让与之地，彼肯于其国中，容我外国政府之兴筑铁路者乎？政府今日若却公司，是徒蓄怨恨于公司也，而究竟增额之附助，亦岂印度支那之政府所能辞乎。由后之说，政府必要公司之增置能力，而政府于预算之额之外，增算其若干之额以附助公司，而责其有成，此则今日印度支那政府之所最要者也。政府于前所提出之案内亦既明许公司以凡事赞成之条约，则自此以往，一切路政，公司自当续办，而所浮多于预算之额，公司可自先筹办，而政府亦实行济助，以期无缺于路政之经费。至于公司与属地政府所有争诿之问题，可专听于裁判所之判决，而裁判所之责任，在于精细调查公司之历史，若公司行为有不合于公理者，裁判所有责令赔偿公款之权力者也。

今裁判所所定，要令公司增入铁路资本金洋银五百万弗兰，而后日得食其子息之恩许金，此亦政府所赞成者。裁判所之判决者如此，其方针有二，一是要公司有增筹经济，以完善路政之义务；一是要法国政府有不得抛掷公司，别用他手之义务，此裁判所之所注意者也。

以上所陈，皆法国外部属地大臣与铁路公司所共立之约书之理由，与其约书之内容，而为议院所已许可者也。



即以上所陈而研究之，则有三数之问题焉。一千九百一年，云南铁路之敷设金政府所预算已归允当，而今反有浮多之数者何也？而且生出此浮多之数者，果谁之由乎？且其所浮多之数可确指其若干乎？所需于属地政府之补助金者又若干乎？此皆现铁路上之问题也。然此等问题实非吾人所能解剖，盖必经裁判所之调查精确，而后此问题可无疑义矣。今公司所算兴办之费，增多于预算之数者至六千万弗兰，盖此工程浩大，非极厚之款必不能下手，故增至六千万弗兰之多。据公司之所争诿，则此费额增多之故实由兴办路政之时机使然，而时机之不得适宜，则又由属地政府无左右路政之能力故也。据属地政府辩明之词，则又曰公可既于大法政府有直接之权，而明认其有修办铁路之能力，则无论其事之若何艰难，其路之若何成败，皆有不能辞避之义务，此铁路必担任于公司之身上而后可耳。且公司所出之图本，与旧图本不符，其间延缩平险，皆更换于公司之手，安知此费额之增多不即此图本而得其故乎。公司之所以产此难题者如此，而反归咎于属地乎。若此之战争，皆不得不待于裁判所之解围者也。夫公司之能力与其责任，要无过于经画调剂，思所以节减费额，而使无他时亏折资本之忧，公司亦必知路政速完，则可以省费，而于资本金无乏矣，又何迟延之为乎。若谓雇募远地之人工甚为困难，则此路人工多取之于与清国接近之人，何执定为难办之问题乎？又何至生浮多数之算额乎？虽然，或又曰，此浮多之算于缺〔决〕路事毫无足怪，试观于Oudanda 铁路之建筑，英国人自出黄金从事于敷设，及完成之期，总算所费三四倍于初时之所预算，则此浮多之额亦有何难决之处乎？今无论裁判所之判决者若何理论，而属地政府之于公司必要十分袒臂附助本金，实有无可支吾之义务。若或公司资本未充，而借公债于别处，属地政府当分任其赔偿债子之义务，而又亲居其保证之主席也。然则属地政府于此附助公司之作法，当如何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两议院原有肯许属地政府以允借公债二万万弗兰之成约，今于二万万弗兰之公债内许摘出所存若干，为附助公司之用，限至三千万即止。至一千九百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调查属地公债存款得42，253，922[f]，96四千二百二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二弗兰。至一千九百七年，则此所存之额用尽其二千三百万佛兰。夫云南之铁路欲

其早即竣工，则所支算之金，亦必于一千九百七年之内，而用尽其三千五百万之多数，固已浮于预算之数矣，此三千五百万公司只能加入五百万而已。属地前所借之公债二万万，至此必用其三千万，而所存款可留为不时之需。然此存款只适宜于一千九百七年之内而已，属地政府借公债之后期，又必甚近也。然属地之借公债，犹待决于裁判所之诺否尚未可知，今但于印度支那之财政局内，而倾泻于铁路上，则不久而铁路成，其利款之所入，亦必可以填补。今日路政之资本，必无亏乏之患也。于数月前，每患印度支那财政局或至空乏，而无可为路政之资，然由今调查，果无不足之患。何也，属地政府原有三十五万银元之别贮者，预为公债偿息之用，或为公司而代偿其公债之息，此三十五万银元，盖至一千九百七年底而犹存于政府也，又何缩窘之忧乎。且若印度支那政府优于经济之政策，来年必遇丰登之期，则今日虽忧困乏，来年之肥涨如旧也。若夫他日铁路所孕产之利子若何，固难预定，而但吾心目中自信以此铁路，此较于海防抵老街之铁路，则其利子之繁盛可无容疑也。何以决之，前此海防抵老街之铁路，与凡印度支那区域内之诸线铁路，其所获之利息皆大逾于初时之所算定，则此云南路之必获大利，又何疑乎。

依一千九百一年七月五日议院所预定之条案，印度支那铁路火车每一年内所收入之车赁金与所输入之货项诸税金，每一启罗米突平均统算，得洋银六千九百弗兰。至一千九百四年，计所入得洋银七千三百七十三弗兰（一倍），一千九百五年，计所入得洋银八千五百弗兰。一千九百六年，计所入得洋银一万〇二百弗兰。统算所浮剩于当日预算条案之利金，则货项税居其百分之十五。若使摘其百分之十五，而但计车赁金，亦于三年内之初期，可得六千二百六十七佛兰，中期可得七千二百二十五佛兰，后期可得八千六百七十佛兰，依一千九百一年议院所豫定之条案，老街抵云南之铁路火车，限一年内所入之金，每一启罗米突平均统算，得洋银四千四百弗兰。以此价值之希望，而他时或有三四倍之昂，亦如海防抵老街之路线者，谁复能禁我利权之发达乎。今但取一千九百一年所议定之入额，而总计此路线延长之区限，则一年内当得洋银六百十万弗兰之收入金。

切手金洋银八万弗兰，赔还公司资本四分之利息金，洋银二十万

弗兰，统算用尽之金合洋银四百五十五万弗兰，则一年中所收入之六百十万弗兰，尚有剩余一百五十五万五千之数。今属地政府若全举此数而许贷于公司，或许公司以先期领其全数之利息金，如此而依一千九百一年之案，则所存积之债必至洋银三千五百八十万佛兰之多，即此而预算之，以及成绩之时代，则知其所附助公司之资本金，或取之于属地财政局，亦可必其无不足之患也。若夫我国家辟地殖民之政第，与凡于云南地方所有一切之利益，当及时扩张者尚多，然已于议筑云南铁路之日俱预先讲求，吾人可无容再赘，今诸地方官已令所在居民于昔日植葛植薯之田，遍种粟麦，此粟麦之所入必多，可输出于外国，亦其利之一端也。

夫此铁路之事业实为我国开拓莫大之利益，然至于完善之结果，其所决裂损伤之问题亦必甚多，未可谓十分利益之必无疑也。而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清国于我法国，有让与我以云南铁路权之关系，我法国又欲南清民人之与我属地邻接者，各相安于工作，而无扰害治安之虞，故属地政府必出资本以助公司之兴筑，我法国之所最要著也。然此事业自昔至今不为不久，而未有进步之可喜，印度支那之政府，又必乐助资本金而在所不能辞也。夫此等公益之行为，我法国实以印度支那者为我法国社会中之真个人，而使之肩担其重任也。

昔者 JulesFerry 有为我法国画一行政之优美策，要筑铁路于南清之地面，而其后继而实行者，又欲筑此铁路达于 Yungtse（长江）之沿岸，而使此河线路可与北圻之海儿〔防〕交通。若此路修到极点，必能使我国之文明输入于清国之中心点，而清国实为世界之第一富国，我国亦必输载彼地之所藏，以灌注于我西洋。以如此伟大之谋画，而我铁路之政策至今未奏成功，则深可惜恨之事也。虽然，也有可为我喜者，此铁路之成就虽迟，而究未可谓为迟也。此路成，则于彼之一方亦有利益，及今而成功，亦可云早矣。

呜呼，我滇人生死之问题，即滇越铁路之问题，而法人经营东方成败之问题，亦滇越铁路之问题也。我滇人亦知生死问题与成败问题之轻重乎，彼不心甘于败，而必冀其成也。冒险阻，经困难，猛进突击，百折不回，以社会国家之材命殉之，而我竟甘心于死，不顾其生耶。何既因循复苟且，瑟缩观望，蹶疲不前，

朝野上下无议及者。吾人细绎此篇大旨，窃谓足以代表此路最近之实情，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大幸。彼宜言许我赎，不属无因，而我当局者反谓彼适以恐吓我也，自甘放弃，自入歧路。吁，彼若若者固无足道，而我滇人则生死问题之关系也。彼以成败而易我之生死，彼败也而我生，彼成也而我死。际彼将成将败之时，即我起死回生之日。时乎时乎不再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呜呼，必求生道，乃可不死。编者识（原书后附法文原文，兹从略。）

滇越铁道之现状（九号）

社　员

西历千九百七年六月八日巴黎殖民地电报，谓自老街至三十一起罗米达零五百米达之处，沿南底（Nam－thi）河谷一带，建筑用之列车已经开通，其速度每时可行十五起罗米达乃至十六起罗米达。

土工完成者有五十八起罗米达，而铁轨仅经敷设三十三起罗米达。目下于三十起罗米达地点南底之支流处，架设铁桥。迨桥工竣后，即可迅速敷设轨道。

此间线路之峻险崎岖处，真莫可名言，更须再凿开南底河谷之侧面，通过荒废之地域及郁茂之山岭，方可稍达平坦地。以故工程甚苦，欲招工人极觉困难耳。

刻间所雇路工，共有三万六千余人，内中安南人占一万八千。凡三十三起罗米达地点处，所有构筑、运转等使役，皆用安南人。停车场之近傍，土人聚积，已成一小村落矣。在公司之希望，欲于本年十月间必使开通至六十九起罗米达拉巴梯（labati）为止；来年三月，必使开通至蒙自县城为止。千九百〇九年间，欲直贯通云南省城云。

日本军事新报记者曰，按此路线建筑之始也，在千九百〇四年。尔来积日累月，已三载于兹矣。其初预定之资本金，已消费殆尽，若无补助之来路，其工事几半途中止。昨赖彼政府及殖民地政厅之补助，遂能支掌用费，继续进行其工事。然工事进步之速度，因道路崎险，山洞广厚，以致其迅缓支俟（？）耳。统计

已告成功者，仅三十起罗米达。预定之期，虽谓明年三月可抵蒙自县城，然尚在期望不可必之数。至通达云南府城，有五百起罗米达，完成日期，断难如预定之计算。虽然，今日之法人，固极困难境况矣，然只再历三四年间，汽笛一声，贯撤于金马碧鸡，则法人之快乐为如何，独握之权利为如何，伸张之势力为如何，是则吾人所极为垂涎欣羡者矣。

滇越边务及铁道之实况（十号）

特派员　志　复

余奉留外诸同乡之命，回滇视察一切，于七月十三日入滇境河口：触目无非悲观。街道之污秽，警兵之腐败，防营之恶劣，诚不堪言状。余于会副督办梁时，责问及之，梁谓："诸凡事务，均当办理，然云南无钱，这也是没法的。"余曰："警兵每人每月九元，已不菲薄。食越米每月不过二元，加以菜蔬三四元，尚绰有余裕。何警兵无帽无鞋，衣多褴褛，瑟缩局促，形同乞丐。公等固安之若素，其如辱国体何！"梁怅然无间言。余又从而警告之曰："法人常撮我河口警兵影相，归而置诸其属地博览会，视我如越南人，幸我国留学生见而告诸公使，与法政府费几许交涉，始得将此等影相取消，督办未之闻耶?"梁愕然不知所谓，顾而之他曰："此地多瘴气，故人不愿来，有来者亦多病，实在难得很。"余为之解曰："滇桂莫非瘴气之地，然今开辟已成乐土。如河口多瘴气，何法人居留此亦多，独未尝染病。夫卫生之不知，饮食之无度，街道之不洁，即病所由生也，何瘴气之有。"语次有一法炮兵闯入，大肆咆哮，强请督办代追究逃工，哗乱不休。余即辞出，自行游览对汛山头，满目三色之旗；尺寸斩斩，皆法兵营。而回顾我营舍，则茅屋数椽，乞丐充斥，余惭愤交集，恍然若有所失。徐步归店，则有土籍代表数十人前来晤会，并有述辞曰：

我居民受官吏苛虐久矣，而苦无告诉，饮忍至今，户口日见凋残，商旅日形困苦，至今群怀适彼乐郊之感，皆豺狼当道之所至也。爰河口之设有团总，自庚子后始。本议团总薪俸，于上下马匹加抽二仙，每年约得一千余元。前任弹压委员陈鹏视为优差，特保其私友土

绅白致祥充之，与之分肥。夫白致祥者，目不识丁，负性贪酷，凡遇事则与陈鹏狼狈为奸，动辄敲搕居民，受冤屈者莫敢谁何；今则更委白以猪牛各项税务，肆行尤甚。其尤可痛恨者，则因滇越路工多有病亡，各居民念切同胞，捐数千元，给病工归家外，所有余款交陈委员收存，俾代为收埋路工死尸之用。嗣因陈委员卸任，此款即为白团总所骗吞。此乃吾民之汗血，徒为悍吏牺牲，吾居民实不甘心，然亦无奈彼何。今阁下幸临，众居民特委弟等有所沥诉，乞转达留学诸君，代为电禀关道，札现任廖委员，追究此款，并撤换白团总，另由我众居民投票举公正绅董充之。庶吾民稍得生息，则感激无既矣。

余闻而愈悲，乃温慰之曰："河口当滇越要冲，法人正汲汲以殖民我界内为务，滇界内现有越民寄居百余家。而我官兵之如虚设，已不堪言喻；苟非吾民捍卫于其间，则河口已为法殖民地久矣。尚望诸君护爱同胞，保存国土，此时虽稍受苛虐，然吾民将自约更始，为日不远，岂有因一二恶劣官吏而怀迁徙耶，惟诸君其图之。"更寒暄数语而散。余行期仓猝，不能久为流连，即于十四日就道，沿铁路进行。时当盛暑，挥汗如雨，加以沿路暴尸狼藉，秽气逼人；有时阴雨淋漓，道路滑滑，迟滞难行。然余与仆人，每日未晓即行，山路蜿蜒，溪壑崎岖，行百里无人烟，必继以夜行，或十里二十里，始有投宿之区。卒以十一日之驹光，行程九百余里。沿途耳有所闻，目有所见，不一而足。兹先呈滇越铁路图形，次列表示，更逐节分别述之。

滇越铁路之部分及工程

自河口至省垣铁路，共分为九部分，每部分设一总工程，每工程更分设各监工，视路程之远近难易为定。今将各部分之距离及地名，简略分别如下。

第一部分：自河口至那哈坡脚止，计法尺七十一启罗，华里一百七十五里。监工三小部，大包工三段，小包工二十二段。

第二部分：自白河至保家田止，计法尺七十四启罗至八十九，华里四十五里。监工三小部，大包工二段，小包工六段。

第三部分：自马蝗田至盆河止，计法尺九十二启罗至一百三十六，华里一百二十四里。监工四小部，大包工四段，小包工十一段。

第四部分：自抵足坎至干塘子，计法尺一百三十七启罗至二百〇一，华里百六十七里。监工四小部，大包工五段，小包工九段。

第五部分：自镇蛮哨至西扯邑止，计法尺二百〇一启罗至二百七十八，华里九十六里。监工五小部，大包工三段，小包工十三段。

第六部分：自哈左邑至禄豆庄止，计法尺二百八十一启罗至三百十一，华里九十三里。监工二小部，大包工二段，小包工七段。

第七部分：自小河口至徐家渡止，计法尺三百十五启罗至三百六十二，华里一百一十四里。监工四小部，大包工一段，小包工十二段。

第八部分：自徐家渡至江头村止，计法尺三百六十二启罗至四百一十，华里一百三十八里。监工三小部，大包工三段，小包工九段。

第九部分：自安家田至云南府止，计法尺四百十一启罗至四百七十，华里一百六十八里。监工七小部，大包工四段，小包工十段。

总计以上路线，计法尺四百七十启罗，华里一千一百二十里。从河口上行，经设铁轨并开车至五十二启罗，合华里一百一十二里。惟因月前淋雨，山路崩坏，三十四启罗之达店河桥柱脚易位尚须重修，故仅开车至达店河止。然不数月即可开车至五十一启罗之三岔河，自三岔河至六十三启罗之铜厂坡，亦经铺碎石，可设铁轨。惟所在多山，岩壑崩溃，重修尚须时日。自此上至一百二十五启罗之西沙地，共有五十石洞，亦概行凿通。惟已作洞桥者不过三四，自此上至一百七十六启罗之狮子山，共计有十石洞，三十一洞，亦经凿通十之七八，自西沙地至一百六十六启罗之东山坡，路线亦多开平，并铺碎石。究之开车至蒙自时期，人各异说，然以余之推测，尚待至后年上半期，始能告竣。原其工程不大坚固，每遇雨水辄多崩坏故也。自蒙自以上至二百七十启罗之无数大石洞，经通凿者已十之七八，自二百十四启罗之文笔山，至二百七十之大石洞一带，已多铺有碎石。自大石洞至三百〇三启罗之婆兮，已安设有铁轨五六启罗，自此至四百十二启罗之小房子一带，年来始陆续从事开工，路线尚多未开平者，然此段山洞少而坦路多，不难修筑。惟自小房子上宜良至省一带，又稍多石洞，较难开筑，然今完成十之七八，全路完工，约再三年。盖此路工程之困难，非困难于多山路，乃困难于多石洞，至土洞仅居少

数，今列表如下：

其一			其二		
启　罗	地　名	山　洞	启　罗	地　名	山　洞
第一	河口	土洞一	一百四五	落水洞	石【洞】一
六十六	马干沟	石洞一	一百五三	垻　塘	石洞一
七十七	青鱼沟	石洞一	一百五七	三箭坡	土洞一
七十九	伍家田	石洞一	一百六七	石头坡	石洞一
八十三	老溪鱼河	石洞一	一百六九	煤炭洞	石洞一
八十八	攀子花	石洞一	一百七一	公母山	石洞一
八十九	保家田	石洞一	一百七二	攀子花	石洞一
九十三	麻栗树	石洞二	一百七五	梨花山	石洞一
九十四	花鱼硐	石洞一	百七六	狮子山	石洞一
九十五	迭　古	石洞二	二百〇三	镇蛮洞	石洞一
九十六	湾　塘	石洞二	二百〇三	磨石讲	土洞一
九十八	三路崖	石洞五	二百〇四	中　哨	石洞二
一百〇一	尖　山	石洞一	二百〇六	二　哨	石洞二
一百〇二	衣布纪小河	石洞一	二百〇八	头　哨	石洞一
一百〇四	石老虎	石洞七	二百十一	南　哨	石洞五
一百〇四	石灰窖	石洞一	二百十四	文笔山	土洞二
一百〇五	沙　垻	石洞一	二百三二	白后山	土洞一
一百〇六	山　门	石洞一	二百三七	石人洞	土洞一
一百〇八	中　界	石洞三	二百四一	小花山	土洞一
一百一十	四岔河	石洞六	二百四六	马鞍山	土洞一
一百十一	四岔河	石洞二	二百七一	大石洞	石洞五
一百十三	石崖脚	石洞一	二百八三	哈左邑	石洞一
一百十四	龙仙田	石洞一	三百二二	石　门	石洞一
一百十四	纳沙白	石洞二	三百二四	双石崖	石洞一
一百十九	倮　姑	石洞一	三百四五	鸡冠山	石洞一
一百二十	猴子石	石洞一	三百七九	板　田	石洞一
一百二十	倮女折	石洞二	三百八三	红石崖	石洞一
一百二五	西沙地	石洞一	三百八七	高古马	石洞一
一百三四	戈　姑	土洞一	四百十三	和尚咀	石洞一
一百三七	抵足坎	土洞一	四百十四	水晶坡	石洞六
一百四十	天生桥	石洞一	四百十六	滑石崖	石洞二
一百四一	关牛箐	石洞二	四百四四	三家村	石洞一

综计以上山洞，共一百一十四，而土洞居其十，石洞居九十四，

已可见此路之修筑困难。且开凿此等石洞，每多借白药之爆炸力，今将其白药所数，列表如下：

其一			其二		
启罗	地名	白药	启罗	地名	白药
第一	河口	一所	二百三七	石人洞	一所
二十三	南溪	一所	二百四十	小龙潭	一所
二十四	马肚白	一所	二百四六	马鞍山	一所
三十六	那地街	一所	二百四九	灯笼山	一所
六十四	干鱼洞	一所	二百五五	上猗则	一所
八十七	阿白米玻	一所	二百六四	大龙潭	一所
九十三	麻栗树	一所	二百六九	拉里黑	一所
一百零六	山门	一所	二百七十	大石洞	一所
一百一十	四岔河	一所	二百八三	哈左邑	一所
一百十九	倮姑	一所	二百八九	热水塘	一所
一百三二	鸡黑桥上	一所	三百零三	温水塘	一所
一百三四	戈姑	一所	三百十五	小河口	一所
一百三七	抵足坎	一所	三百二四	双石崖	一所
一百四一	关牛【箐】	一所	三百四二	大开门	一所
一百四六	马鹿塘	一所	三百四七	禄丰村	一所
一百五三	弥拉地	一所	三百四八	雷响田	一所
一百五七	三箭坡	一所	三百五一	白车勒	一所
一百六一	倒马坎	一所	三百七九	板田	一所
一百六九	煤炭洞	一所	三百八三	红石崖	一所
一百七一	公母山	一所	四百零三	宜良	一所
一百七二	攀子花	一所	四百十三	和尚咀	一所
一百七六	狮子山	一所	四百十四	水晶坡	一所
一百八二	灰土地	一所	四百十六	滑石崖	一所
二百零二	镇蛮哨	一所	四百十八	可保村	一所
二百零八	头哨	一所	四百三十	七孔坡	一所
二百十一	南洞	一所	四百三三	大营	一所
二百十四	文笔山	一所	四百三八	七甸	一所
二百三二	白后山	一所	四百五四	万朔村	一所

综计以上白药，共五十六所。每所之大小宽窄不一，有名一所而实分数所者，又每所装储数百箱数千箱不一。其路工实需此数与否，则以其路程之有无石质为衡。如自八十五启罗至一百二五之西沙地，

共计四十六石洞之多，止储有白药五所；又自二百十七启罗至三百七六之滴水，计有八石洞之少，又反储有白药十八所，有无多寡，适成为反比例。又自河口第一启罗至六十四之干鱼洞，则直无一石洞，乃储有白药五所，不几令人猜疑耶。若照以上四十六石洞之储白药五所应〔计〕算，则其路线共通九十四石洞，止需白药十所已足。即以石洞之长短、药所之多寡，平均计算，至多不过白药二十所，而其余之三十六所，已不啻虚设。以白药性质危险，除军用品外，其他即设为例禁，虽云工业上亦准采用，然亦当视用途多寡以为限制，断不得于他国领土地面为额外之积储，且断不得于自国领土地面任他国为额外之积储。彼法人之肆无顾忌，吾当局者之漠不加察，彼法人固亡滇者，而吾当局者适作之伥，呜呼，吾不禁泪涔涔下。

沿路法工所之形胜

从河口进行，而铁路所经过之地带，实为接续的一大山脉，即吾人谓为天造地设，特以隔绝他族之侵入者，某某山为险要，某某处为关键，某某水为天堑，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孰意此等形胜，今已概为法工所占据，余逐段调查，计共法工所一百八十六所，其深山穷谷之内，尚未探及焉。而此一百八十六所，处处均扼我险要，有起于铁路旁者，有离于铁道五里十里者，甚至有离于铁路二十余里者。窥其起工所之目的，非必便于路工，只视地居形胜，即起一二工所，或七八工所以占领之，步步为营，牢不可破。以余观自河口至蒙自，其据我最险要最高点之形胜有三：其一，阿白山，此山为河口以上诸山之最高峰，从河边至山顶，计三十余里，土人分为三台坡、下台坡，即路线所经过，共有法工所并货房五六所。二台坡离路线约十里，有法工所四，三台坡离路线二十余里，亦有法工所三，法国陆军大尉某氏驻扎焉。以路程过远，余未暇上山探问其姓名。据此山顶，得展览四方至二三百里，如置过山炮四尊于其上，则上下不能通过，开化其怀中物也；其二，倮姑山，此山高十五里，左右皆悬岩峭壁，为上下必由之险要，前苦铁路不能经过，不得已绕山脚S形二十余里仍不能飞越，卒之凿石洞通过，山上有法工所五，而越工所不与焉；其三，抵足坎，此处扼狮子山之关键，上通天生桥、落水洞，下通鸡里黑、上下

桥，舍此无别由之路，有法工所四，法陆军大尉霸例氏（Capitaine le-on Baris）驻扎焉。此三形胜已为法人占据，更以陆军大尉二坐镇之，此所谓险与贼共是也。自蒙自以上之石头坡、梨花山、阿迷之文笔山、玉莲山、弥勒山，路南之红石崖，宜良之水晶坡、滑石岩，无一非滇云之百二雄关，而今已尽【为】法工所所占据。异日工程告竣，法人或借口保路进兵，则此沿途之法工所，则可为驻防之先声而制我滇云之死命矣。

车栈与机关石房

此铁道线路所经，均跨山越岭绵亘千里，故所过沿途，概向山行，人烟绝少，而车栈亦甚稀。从河口起点有一车栈，进行至十五启罗有一车栈，二十九启罗有一车栈，此栈内设有一电话机器，五十五启罗有一车栈，八十二启罗有一车栈，一百二十二启罗有一车栈，一百二十七启罗有一车栈，一百三十二启罗有一车栈，一百五十三有一车栈，均始勘定地址，间有从事建筑者，总计不过四十车栈。惟自一百四五启罗及一百五三启罗，设有机关石房，更至阿迷等处，亦所在多有，但始从事开凿地基。查此等机关石房，每间工价五千元，为法高等工程师监工，石工多系通海河西人或粤人。高约三丈，楼二层，墙厚华尺一尺五寸，每墙面留石洞八九十不一。从形势上观之，非炮台非兵房，亦非车栈房。楼上有窗可展眼界。以余意测之，如以数十人驻防之，一朝有事，则据石洞，以枪暗射四方，亦足利用。彼于此等深山穷谷之所，不惜莫大资本，而为此莫大事业，不可谓其无深心也。

电线与军用轻便铁道

线路所经之地，随设电线，现经设至五十一启罗之三岔河，行将陆续设至省垣。此电线为此路约章所许与，吾人遽不得违言。惟最莫可测度为吾滇官民所不警觉者，莫如法人借口从事路工，广输军用轻便铁道于沿途一带，有借用为运转泥石者固多，然储蓄于工所者亦不少，诚以军用【轻】便铁道者，军事上最便利最快直之物，用以输送辎重，补寻常铁道之所不及，即其职务也。其火车未能经过之地带，而军用轻便铁道能经过焉，其价值已可概见。据余之推测，其沿路军

用轻便铁道之安设，行将达二百启罗以上之延长。其存蓄于工所者，则彼前开通由河口至省垣之马路，现方汲汲焉从事改良开平，则将来即以此铁轨敷设于其上亦意计中事，勿谓是区区者，无研究之价值也。呜呼，吾愿当局者及我滇人一加察焉。

法人输运军火进滇之隐谋

法人输运军火进滇，自昔已然，为数已多，而要以近今为尤甚。沿路法监工并义工头，至一二千人，每人每次至少亦随带快枪一杆，手枪一枝，多于沿路并开蒙一带，暗售与马夫或无业游民。每一快枪售价九十余元或百元左右，一手枪亦售价至五六十元，各监工并工头每年回越数十次，每次均随带一二枝至三四枝，借口用以保身，官吏亦不加限制。余于十三日晓在河口车场，亦见有法人随带快枪七枝进南溪，余问及副督办梁，梁云“此带枪之事，人人常有，日日常有，无法禁止”。又河口商人告余云：“法人常以后膛快枪剖成数件，枪头尾则明带不讳，惟后膛机器，则法妇人以长衣夹带，故人不敢搜查云。”此言是否属实，虽不能遽信，然亦不为无因。余意法人运枪进滇，无取乎秘藏，彼出入往还，强横自由，就令明带，谁敢搜查。余于沿路所见之法监工并工头，无一人不带有枪。十六日晓，余于六十二启罗见一法人以一快枪卖与通海马夫，价值七十五元。十八日正午，余于一百〇五启罗之沙坝，见一法人亦以一快枪卖与小广西人，价值八十二元，尚带有二枝六响手枪寻人拍卖。十七日余于一百十九启罗之倮姑山上，窥探洋房窗内，亦见挂有快枪三杆，其他沿路见监工洋人，均随身带有快枪。又余于蒙自，访闻法人常假义人在蒙城外卖枪，每次多至十杆、二十杆不一。此等枪枝多被无业游民买去，故今岁六七月间于五十一启罗之三岔河、九十二启罗之马蝗田、一百六十启罗之倒马坎，迭出抢案，均系枪伤。彼故假枪于此等游民，俾有恃无恐，因而暴动枪抢；其或毁伤教堂洋房，则彼即借口进兵，希图占领，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然此特接间的乱萌，犹其浅焉者；若夫直接的祸患，则彼沿路二百余工所、白药所储蓄枪弹，无虑数千，已具有完全无缺雄厚富有之战斗力，以之袭击我滇，已足制千余万人之死命而有余，其隐谋狡计亦可畏哉。

法兵驻滇之确证

十四日余进南溪，遇一法炮兵，其领及帽之记号◎══系白色。十六日余于三岔河遇一越兵，身着军服，领袖帽边，均系蓝色。更进至阿白山三台坡，则有法国陆军大尉某氏驻扎。抵足坎则有法国陆军大尉霸例氏驻扎。其他法人、越人随在多有，惟着军服者甚稀，此亦令人疑议，或彼恐惊人耳目，故使之更换军服以掩其迹，亦未可知。又余抵蒙自城外，见有一法国宪兵屯驻所（Gendarmerie Francaise）内房约十余间，门外站立宪兵四系法人，宪兵四系越人，均着军服，领袖帽边系蓝色。其内有多数兵士，并属何宪兵总长驻扎，余不得其门而入，未得其详。访问居民，多称此衙门极其严密，如法人、义人之寻常者，亦不得入内，故外间不得而知。其中或储有危害对象，亦意中事。查前滇越铁路合同十五条，载明“该公司亦可会商驻蒙大员，自行出资，招募本地土民充当巡丁，以保护各厂平安。并可延请中国人或外国人充巡捕管带，择要驻扎，以资弹压（中略），无论出有何事，该公司总不得请派西国兵丁”，据约章规定，只准设巡捕，今法人乃设宪兵，名义上已属不符，诚以宪兵性质，亦为各兵科之一种，乃用之以稽察兵士，非用之以稽察人民者也。今彼既设宪兵，已确立屯驻军队之基础，名义既已昭著，事实越觉有据，其违背约章一。又约章规定，只准本地土民充当巡丁，惟巡捕长可请中国人或外国人，今法人以其本国人并越南人充当宪兵，名义事实，均相谬误，其违背约章二。且城外法界，我已设有巡警，轮班巡查，已不啻为该公司设巡捕矣，而该公司乃从而设宪兵队，是明明侵我巡警权也。至名义上则宪兵与巡捕，不相统涉，判若霄壤。按之国际公法，欲驻兵他国，苟不得他国之许诺，则于他国领土内不能通过兵士，是彼法人既已破坏约章，又复违背公法，其侵害我领土主权，已形同占领，而不以国际平等权待我矣。呜呼！吾愿我当局者抚心思之，思之而挽救之。

南防兵营之腐败

法人古得尔孟之言曰：“吾向闻法人言云南止有乞丐并无兵士之说，不解所谓，今始知之。凡使来保护吾人之兵士，每到处多有来要酒烟钱者，略与数钱，则多连称洋大人不置。”余向亦疑其言之过谑，

今始知之。夫防兵自河口至蒙自共五营，每人每月饷银六元二角，虽觉非薄，然糊口已足敷衍，而管带官长，任其向他族乞怜，以养成此全无人格之兵士，致授人以口实。余于八十七启罗之梨花田，适见一开胜右营兵，向面铺强夺二饼。铺主索钱，某兵不与，且将从事于老拳主义，余出向代给二仙钱，始双方了事。行未及十余启罗，又见一开胜右营兵，代法人输送邮包，问之则称："大人每次给我们一元，我们共同担任，今日是轮合我输送云。"噫，异矣！余前顷于梨花田兵棚，见一柯管带示文，称："奉宪札，沿路防兵，不得帮洋员当差、转运货物及听使用"等因。同时即见其与示文相反，岂真形式上之具文，无强制之效力耶，则此奉行具文之统带官长，全无心肝已可想见。且沿路防兵，其听洋员使用当差者，如法人于路旁投一铁条或一木架，亦派一二防兵代守之；每一桥头或房侧，亦派一二防兵代守之。余于三十四启罗见路旁有博落当洋行货十余箱，亦派防兵五名代守之，是我之防兵，不啻法之走狗也。至防兵住所及所携枪械，均污朽淆杂，见之令人难堪。且此等兵员，多系招自路工之染病不能操作者充之，服装既形褴褛，面目尤多菜色，而娴于步法精于射击者，即求之统带官长中亦觉罕见。矧在兵卒，以余所见知者，惟管带谢逢春，其人稍知兵事，其他则无有也。今将沿路防营，列表如下：

其一				其二			
	启罗	地名	防营	启罗		地名	防营
	第二	牛角湾	一棚	二百十一		南铜	一棚
南	第四	漫卓	一棚	二百十四	阿	文笔山	半棚
溪	第七	山腰	二棚	二百十七	迷	五连山	半棚
管	十一	窑人地	一棚	二百十九	管	观音阁	半棚
带	十五	新田	二棚	二百二五	带	东寺	二棚
胡	十五	川东河口	一棚	二百二五	速	落云庄	半棚
得	十八	茨竹根	一棚	二百三二	国	白后山	一棚
胜	二十二	水碓房	二棚	二百三七	相	石人硐	一棚
	二十三	南溪	四棚	二百四十		小花山	半棚
阿	二十四	马肚白	一棚	二百四一	弥	小龙潭	二棚
白	二十九	车和地	一棚	二百四六	勒	马鞍山	一棚
管	三十五	那地街	三棚	二百四九	管	灯笼山	半棚
带	四十四	老范寨	一棚	二百四九	带	下猗则	半棚

柯	四十七	磨贡	一棚	二百五五	田	上猗则	一棚
树	五十一	三岔河	二棚	二百六十	庆	巡检司	二棚
勋	五+六	斑鸠河	一棚	二百六四	杰	大龙潭	一棚
	六十	黄菓树	一棚	二百六九	已	拉里黑	二棚
	六十四	干鱼硐	一棚	二百七十	正	大石硐	一棚
	六十六	马干沟	一棚	二百七四	法	得万	半棚
	六十九	老鱼田	一棚	二百七七	（	杨柳寨	一棚
	七十一	那哈坡脚	半棚	二百八三	路	哈左邑	一棚
	七十七	青鱼沟	一棚	二百八九	南	热水塘	一棚
	八十二	禄塘子	一棚	二百九四	管	石门	一棚
	八十五	金厂田	一棚	二百九九	带	大寨	二棚
	八十七	梨花田	一棚	三百〇三	孙	温水潭	一棚
	八十七	阿白米坡	五棚	三百〇三	殿	耍兮	六棚
	八十八	攀子花	半棚	三百十五	魁	小河口	一棚
	八十九	保家田	半棚	三百+七	已	小团山	一棚
	九十二	蚂蝗田	一棚	三百十九	正	小河门	半棚
	九十三	麻栗树	一棚	三百二二	法	石门	半棚
倮	九十六	湾塘	一棚	三百二四		双石崖	二棚
姑	一百零一	尖山	一棚	三百二八		大沙地	一棚
管	一百零五	沙坝	一棚	三百三七		毛腊烛	一棚
带	一百一十	四岔河	一棚	三百四二		大开门	一棚
杨	一百十三	石崖脚	一棚	三百四五		鸡冠山	半棚
光	一百十四	纳三白	一棚	三百四七		禄丰村	八棚
宸	一百十九	倮姑	二棚	三百四八		客田	半棚
	一百二二	倮女折	一棚	三百四八		雷响田	一棚
	一百二五	木桥	一棚	三百五十		白车勒	一棚
	一百三七	阿丕冲	一棚	三百五六		小滥田	一棚
	一百三七	抵足坎	一棚	三百六二		徐家渡	一棚
	一百四一	关牛菁	二棚	三百六三		徐家渡	二棚
正	一百四五	落水洞	一棚	三百六五		落笔村	一棚
村	一百四六	马鹿塘	一棚	三百六九	宜	小窄溪	一棚
管	一百四六	狮子山	一棚	三百七一	良	路窄村	一棚
带	一百四八	芷村	五棚	三百七一	管	平石头	一棚
谢	一百五三	弥拉地	二棚	三百七六	带	滴水	一棚
逢	一百五七	三箭坡	一棚	三百七九	绍	板田	一棚
春	一百六一	倒马坎	一棚	三百八二	谟	杼杆眼	一棚

	一百六六	东山坡	半棚	三百八三		红石崖	一棚
	一百六七	石头坡	半棚	三百八三		红石崖	一棚
	一百六八	布衣透	一棚	三百八七		高古马	二棚
	一百六九	煤炭硐	半棚	三百九四		樊官营	一棚
蒙	一百七一	公母山	半棚	三百九四		黄保村	一棚
自	一百七二	攀子花	一棚	四百〇三		云宜良	五棚
管	一百七六	狮子山	一棚	四百〇九	南	江头江	一棚
带	一百七八	壁虱寨	一棚	四百十三	府	和尚咀	一棚
马	一百八二	灰土地	二棚	四百十四	管	水晶坡	一棚
文	一百九六	老猫中	半棚	四百十六	带	滑石崖	一棚
星	二百〇三	镇蛮哨	半棚	四百十八	杨	可保村	一棚
	二百〇四	中　哨	半棚	四百二七	发	前　所	四棚
	二百〇六	二　哨	半棚	四百五四	旺	万朔村	五棚
	二百〇八	头　哨	半棚	四百七十		云南府	九棚

综计以上防营共十，而其衰弱情形，腐败现象则一也。然此仅言自河口至滇省之一部分；其他由河口上蛮耗至蒙自一带，亦驻扎有五防营。第一营归副督办管属，第二营管带岑德贵驻河口，开临前营管带黄体良驻沙坝，开临后营管带汪文兴驻蛮耗，水师营管带曾国祯驻蛮耗。而法越交界处分防，计由京西经一十度之白屯山起点，京西经二十四度之李仙江白龙江相会处止，延长线千余里。今略将滇越对峙驻防之地点，列表如下：

其一

滇驻防地名	越驻防地名
蓬　田	上　奉
大　卡	崖　脚
板支花	清水河
船　头	箐　门
茅　坪	飞　龙
老　下	

其二

缜驻防地名	越驻防地名
新　店	上　马
河　口	保　胜
龙　膊	龙　膊
那　发	曼念贡
白　龙	会　江

综计以上分防，共十一处。滇越防兵，约各有千数。究之彼强我弱，彼优我劣，我有防兵，亦如无防兵焉。余望我滇之当局者及我滇之爱国志士，急起而共图整顿之、训练之，以捍卫疆域，巩固国防，无任他族之强横逼处，以日陷我于悲境也。

法人傀儡之铁路委员

铁路委员，乃铁路约章所规定许与，原以路工纷纭，恐酿事端，故设之以资镇抚；非以供法人之骊使，凡自国路工事务亦该委员所应照料保护者也。乃该员惟俯伏于法人鼻息之下，任彼苛虐我路工而不稍顾惜。今余略举彼苛待路工、行骗路工及我路工之惨剧事实如下：

（一）前招路工，本议每路工二十五人，发给起工房费五十元；而法监工止给二十元或十元，今则十元、二十元亦无之，致路工流离失所，逐水草而居，加以时而日光暴烈，时而雨水淋漓，因之路工多染疾病瘴疠死。

（二）前招路工，本议因病不能操作者，不给工价，惟日给米一斤，并对症药料，以资养活。自去岁五、六月来，其有病者均不给与，致路工因病而饿死。

（三）前招路工，本议石工触石死或跌岩死者，每人给恤费五十元；土工病死者，每人给恤费十元；路上行人误为飞石打死者，给恤费二十元。以余访闻，石工死者三百余人，得恤费者不及十之二；土工死者约二万余人，经稍有人心之委员禀报注册者一万八千余人，其未经禀报注册者约六七千人，得恤费者不及十之一；路上行人误伤死者三十余人，得恤费者不及十之三。而此死亡之路工，天津、上海人居十之二，粤闽人居十之四，蜀人居十之三，越人居十之二，滇人则未及十之一，爰滇人多知此路之危害，故多不愿代法人作工。惟今岁米贵，通海、宁州、蒙自一带有作路工者约三千人；然今米价已低，半多回家务农经商，不复来矣。但此未得恤费之路工，多有暴尸路旁者，适以供鸟兽之食料。幸吾滇之仁人善士，设有施棺木会，木料以路旁之大树充之，计开工至今，已施有棺木约一万数千具，而未得棺木者尚居其半。余意滇越铁路，宜创设一红十字会，以图救助，则沿路白骨或可稍减，否则继此而亡者，尚不知几许也。

（四）招路工时，本议石工每人每日工价八角或七角；土工每人每日工价四角，米价在内。惟米由法人每人每日给一斤，由工价内扣除，而价值之高昂，任彼折扣。又工价每月发一次，至一月中而工人

之病死者，工价即被法人行骗；其或经满一月，而法人多方推辞，不给工价，工人苟强为催索，即被其殴打或枪击。前五十一启罗之路工，以监工部欠工价至一千余元，工人同至其监工部房催索，被监工持枪击毙三人，伤六人，而众工即鸟兽散，流离饿死者大半焉。又落水洞、抵足坎等处之通海石工，代法人包做机关石房，每间五千元，今闻法人止给以二千四百元，其半数即被法人行骗。又沿路之路工，每路线一启罗，均被法人行骗工价一二百元至七八百元者，几于无日无之，经路工禀报铁路委员代追究者无虑数十件，计工价已数十万元。而委员竟置之不理，自后路工之被骗者，苦无告诉，亦不禀报，惟有流离饿死而已。余访问路工头数数矣，均谓沿路工价被法人行骗者，多至一二百万元，亦莫敢谁何也。夫路工死至数万人，工价被骗至数百万元，为数岂得谓少，吾愿当局者速派员视察，报部提出与法政府交涉，勿俯首帖耳，伈伈伣伣，愈增我民累也。

（五）沿路之监工，有法人、义人、印人、越人。惟越人之充监工者，尽服洋装，始足以威服工人。每监工随带手枪一枝，手棍一根，工人稍形倦惰，即以手棍击之，亦或以老拳飞脚饷之。工人之，见监工，战兢哀鸣，直如将死之牛羊，其甚者或以手枪击死，亦无可告诉，劳动社会之苦，至于此极。余于抵足坎附近见一监工，洋装而面黄，正从事鞭挞工人。余几疑其为华人，驻马问之，彼置不答，余又操闽粤语问之，彼亦置不答。余见其发辫粗大，因而生异，以马鞭挑其洋帽，乃知系越人而蓄辫者，余怒加以马鞭三而去。余尝闻西人待华工如牛马，以余观之，直牛马之不如，惟视同一死机器而已。呜呼，此非吾人之所谓同胞耶，谁实为之，孰令致之以至于此。

综观以上之惨剧，苟有人心，肝胆俱裂矣。余不咎法监工之暴戾，余特咎我铁路委员之不加照料保护；且不咎铁路委员之不加照料保护，特咎政府大吏之不认我同胞为人民；且亦不咎政府大吏之不认我同胞为人民，咎我同胞之不知以完全国民自待，而任外人之鞭挞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稍畏忌。彼铁路委员特法人之傀儡尔，苟给之以余剩之面包、洋酒并器具一二，则彼即德法人敬法人之不暇，而路工之死亡，工价之丧失于彼何与。

华工头之将得法官

滇越铁路路工之困苦，以地居热带，瘴气熏蒸，一也；水土性毒，不利远人，二也；山多岩石难以开凿，三也；米粮高贵，工不足食，四也；监工行骗，工多饿死，五也；监工苛虐，鞭挞难堪，六也。有此六困苦，而华工尚趋之若鹜，虽填沟壑入陷阱亦所不辞，吾向亦怀为疑虑之一问题。意以无滇越铁路开工，则我华工即无觅食之所耶，何盈千累万昧昧逐逐 ，如秋蛾赴火，不知死活名甚也。而孰知其有一大诱因存焉，即法人常诱华工头，而许以得法官是也。法人常诱华工头曰：“汝辈有能代我法招路工至一千作工一年者，我法许汝辈以大利益外，先以一大法宝星为质，将来路工告成时，我法即与汝辈为云南官随其择任”，云云。夫云南之终归法属与否，尚在未可知之数，就令彼得云南时能践约任官授职于此辈与否，亦在无何有之列。而此辈乃深信无疑，以为足以猎取人间富若贵，舍此无由，工头之贪得，工人之愚昧，工头既惑于法人之利诱，而工人更惑于工头之利诱，利令智昏，而视线所注，遂以滇越铁路为升官发财地，不惜以最宝贵之生命殉之。工头固可怜，而工人尤足悲，以彼等无思虑无知识之不知走狗良弓例终莫逃，身已不免，还问禄位，彼庄严灿烂之宝星，终不能牺牲于尔等奴隶头上也。呜呼，热心教育者，当以开发此辈为必要也。

法人殖民云南之基础

滇越铁路之开凿，即法人殖民云南之导线也。蒙自城东之购地数里，洋房栉比，所在多喧宾夺主，非法人之殖民政策耶。特以铁路犹未告竣，交通尚苦不便，故其进步稍觉迟滞耳。然彼于沿路一带，先开放多数越人，以增殖于我疆土，以确定殖民云南之基础。据余此行之调查，我河口方面已有越人寄住百余家，自河口进南溪亦所在已成村落；更上而那地街、而老范寨、而三岔河、而梨花田、而尖山、而倮姑、而抵足坎、而东山坡、而蒙自，并各车栈区域，多有越人寄居五家十家二三十家不等，均起屋开铺，从事于卖杂货、酒饼、面包、缝衣等职业，统计已不下千余家，而越路工尚不与焉。至蒙自至省垣一带，已有百余家。彼越人于一二年内喜移居于我滇土之多亦正有

故。越人亡国二十余年，如虏如囚，不得自由天矣，今移滇境，范围宽舒，其喜一；越人本境常苦地税、房税、身税、执业税，剥肤吸髓，营生维艰，今移滇境，每人每年止给法人身税二元，即可自由执业，其喜二；越人本境常苦警察森严，言论有禁，集会有禁，出版有禁，今移滇境，直如纵壑之鱼，出笼之鸟，活泼自由，其喜三；越人本境地上物产概被法人搜罗，手上工作尽归机器作用，手胼足胝，难以谋生，今移滇境，沿路山林物产，左宜右有，经商务农，惟其所欲，其喜四；越人本境适当热带，异常炎热，不适卫生，今移滇境，气候温和，精神为之快愉，其喜五。有此五者，故不惜远离本境，视我滇为乐土，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者，非必法人为之奖励移殖，而越人亦自知迁地为良。然法人移殖之目的，是特欲利用越人先为之开辟经营，异日即坐享其成，而越人亦因其利用而利用之，用意各自有在。今移滇之越人，吾人固不必问其是否受法人指使而排斥之，以彼覆巢孽鸟，穷促来归，吾人正当卵翼之、亲爱之，俾乐得生存，亦足以因势而利用之。爰滇越间本有历史上之观感，今越人遗老故旧，多知之而能言之，吾人亦不必以异国人视之。语云："爱屋及乌"，吾人则当以爱乌及屋，以收越人之信恃。惟蒙自之民俗尚觉固蔽，不排外亦不亲外，别有一种不可思议之状态。余意日本以美兵舰测其海口而振兴，而蒙自与法人同处十余年，今则其殖民膨胀，逼我堂阶，而蒙人似无刺激，如驻蒙越人，不无慷慨悲愤之士，而蒙人概谢绝之，此正余于蒙人不取也。此等政略，余无以名之，名之曰锁家主义。孰知滇云今日藩篱已撤，盗贼已出入堂阶，则锁家主义已归无效，但当枕戈饮血，同卫室家，彼此均有责焉。余愿蒙人早日警醒，共起而注意于群策群力之必要，良者亲之，恶者疏之，以减杀拉丁民族之势力。彼利用越人以谋我，我转利用越人以制彼，彼其如我何，又其如越人何。虽然，彼越人中苟有不法之徒，为他人之耳目，以妨我治安，则吾亦必取相当之手段以敌人待遇之，此乃出于自卫上之必要，不得谓为无意识之排外也。

法人滇越铁路支线之计划

法人年中甚形忙碌，一方面又从事测量铁路工作；一方面又从事

测量支线。自二月来分班测绘，由蒙自而临安而普洱，又由临安而通海而婆兮，足迹殆偏。然彼处心积虑已非自今日始，盖普洱路线彼已谋于六七年前，故前之滇越路线本拟由河口而蛮耗而蒙自而临安而通海而婆兮而宜良至省，嗣以蛮耗方面碍难通过，不得已改由南溪进行。然此路半多山谷，绝少旷野村落，果非为行军上之计划，则无甚便利，此稍有识者皆能知之。今法人再欲推广支线，其用【意】所在如左：（一）欲吸收普洱之茶山；（二）欲谋占个旧之锡厂；法人欲投资本，约粤商某某出名以侵占之。（三）欲收揽临安之商务。其计划之周详如此，然其得借口为此者，则原于滇越铁路约章十一条有“干路造成之后，如果彼此视为有利益，与滇省大吏商定办法之后，再由法国驻京公使与外务部议妥，方可在干路上接修支路”。咄咄，吾国外交往往失现时之利权，复于字义间伏后日之争端，以贻子孙之忧而不顾。前之中法和约第七条即有云：“中法现立此约，其意欲为邻邦敦和睦，推广互市。现欲善体此意，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道。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在昔此等条文之意义，即隐伏失去滇越铁路之敷设权；而今日条文之意义，又隐伏失去滇越铁路支线之敷设权。闻法人于此支线，不惟为将来之计划，且将为目前之实行矣。西六月测量师携图归呈法政府，已预为向中国交涉之基础；而蒙自铁路公司总办，亦曾向吾滇当局商议及此，且常耸动吾滇当局云：“滇越铁路半多山谷，此等工程，经营维艰，苟归我外国工程师开办，或可望成功，否则，中国虚费巨款，终成画饼。”此等词旨，或故为声东击西，以要筑迤南支线；或欲谋夺滇蜀干路敷设权，亦未可【知】矣。要之法人蓄志远大，狡计百出，肆欲无厌，其欲染【指】于川省，亦势所必至也。然则法人今果欲达此支线之目的欤，则前此政府已预隐许之矣，至今索之，何求不得。余意滇越铁路不赎回，则此支线亦万不能拒法之要求，吾当局者其思之，吾滇人其图也。

综合以上事实，即余此行之调查，凡沿路见闻，随时书记，不涉虚浮，复以浅淡简当之笔述之，俾阅者易于醒目，用备有心滇事者之采择。虽属孤陋，然亦不无小补。迤西方面余未经行，不知英人近今之行动如何。余此行不过半月之短期限，不能从事详细调查，尚望继

余而起者，以匡予之不逮，余日望之。

邮传部不允由部筹滇路款（十号大事记）

雪　生

滇督奏陈滇蜀腾越铁路情形，请饬邮传部统筹熟计，助巨款以为之倡，抑或于津榆、芦汉两路所获盈余项下，按年酌拨若干，俾得早日兴办，将来滇路告成，即为津芦之子路。邮传部复驳：查滇蜀腾越铁路，俱属南疆要地。惟臣部现办之路，多系借款，京汉关内外稍有余利，而京汉须借拨正太，关内外须拨充京张及接展奉新之用；且京汉现正筹款赎回，更不能假借分毫，致自失权利，统筹各路，实属无可挪拨。今滇蜀腾越既难置为缓图，拟仿照川汉办法，由滇督斟酌地方情形先行筹办，如谓边瘠之区民力久匮，前丁振铎奏定滇蜀章程，有外埠招股明文，应责成该两路总理云南布政使刘春霖兼顾统筹，酌量办理。一俟各路洋债还清后，再当实力扩充，酌为协济，以扩路政而固边防。

滇蜀腾越铁路印股票电（十、十四、十五大事记）

雪　生

云南铁路局候补道方宏纶，委浙江（?）知县罗启昌并其侄方某到东，印刷滇蜀腾越铁路股票，以续成前此私与日人所订造者。该委员抵东，先与日人订结印刷之约，次询于本同乡会。本同乡会以股票之良否，关系路之成败，路之成败，关系滇之存亡，爰开诚尽心指导之。该委员遂电滇省请示，电文如下：云南铁路局宪鉴，卑职到东，遵赴会社照议，因滇学界孙光庭等参酌商律及各省妥善办法，（一）定商办云南全省铁路公司，庶股易招；（二）股金以五元为本位，票分一股、十股、五十股、百股四种，纸宜特制；（三）宜预算路股总数，以定票额多寡，此须印入票内。乞电示遵，启昌铣禀。

省城铁路总公司回电，略谓函未到滇，各属即举代表来省会议，佥以路股粮盐为大宗，若归商办，各代表均不承认。定名官督商办，

承办由商，监督由官，于商律虽小有出入，然非此不能办。总额四千万金，单位五两，并制一两小票，以济小数之穷。票纸特制防伪，甚是。请即照办。

本同乡会因滇蜀腾越铁路印刷股票事，第三次电滇总公司绅董父老会商，其复电照录如下：东铣佳电悉，并奉院批发席聘臣等件。正公议间，适接张瀛君暨同乡会艳电，呈奉院议并饬公司议复，当即会议，今定名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更定股金以五两为本位，改正股票。于票首标明本公司蒙云南总督奏作自办，公集股金二千万两，分四百万股，每股库平纹银五两，另立息折照章付息，及股东姓名、省份、住址、年月日。分一股票、五股票、十股票、五十股票、一百股票，票面骑缝，均编列字号，并改正票背第二条，文曰："二、本公司所议本股，约计银四千万两。兹先集股银二千万两，以五两为本位，分一股票、十股票、五十股【票】、一百股票。其以银圆入股者，均按照库平纹银合计"。并将第六条："现酌展至戊申年【止】"八字改为"俟收满此数三百〔之日〕即止"九字。票根内于交到下之号字，改为股字，其余原拟票根及票背各条，悉仍其旧。惟票背分上下两台，上台股票背六条，下台列表，横列十行，立列三格，首行上格刊转受人姓名，中格刊买受人姓名，下格刊转受买受年月日。股票花纹仍用凸版会社原刻铜板，票纸特制，四度刷（日语，四色套版印刷之意），立券保险，定制一股票三百二十万张，五股票四万张，十股票二万张，五十股票四千张，一百股票二千张，以上五种，计票三百二十六万六千张，共四百万股，合银二千万两。全体认可，公司议决。盖因时因地，权宜变通，非此不办。罗委员所请辞差，未便遽准，应饬该员承办，以专责成，再请同乡会帮同照料等因。呈奉院谕照准，仰该员即遵办，速筹运滇。仍祈同乡会查照。总公司。有。印。

法人之南清铁道政策译支那商业综览（十二号）

言 之

法人建设滇越铁路，不止危及云南，有识者类能知之而或不

尽知。今法人许我赎路，人皆知机会不可失，而不知赎款之应需多寡，概议纷纷，迄无标准，亦缺点也。窃见日本商学士根岸佶所著《清国商业综览》一书，其中法国管理铁道一章，于此铁路不止危及云南，与夫当日之如何着手工事、如何筹款，无不一一指出确据，所谓明于旁观者非耶。惜吾国国民于此书未能遍观而尽识，特译出以供参考。他虽曾译之，然于工事筹资，付之阙略，不无遗憾，亦以今日赎路之要点，尤在于此。盖赎路之谈判一开，则第一问题，即为款项问题。兹之补译，诚有不容已者，其他亦不避重复之嫌，以欲遍警我国民，使人人尽晓然于此铁路之利害关系，争起而赎回之，则区区之微意也。

译者识

第四编第六章　法国管理铁道

第一节　沿　革

欲以东京为根据地，侵入南清，使东京与南清打成一片，建一大殖民地于东洋者，法国之宿志也。

法国之蓄意诚久，自千六百十六年始派遣宣教师于安南，使之洞察国情；其后渐次进步，或出探险队，或通使聘；及千七百八十七年，约攻守同盟。会法国有大革命，不能履行此条约。乱定后，益用意于东亚，力与安南、清国通商聘问。至千八百四十三年，选拔适当之人材为东亚通商调查委员，侵入清国与安南内地数千里，探究其情势，详其富源之无尽，通商利巨，益决进取之方略。因千八百六十二年之柴棍条约，千八百七十四年之法安和亲盟约，以安南为其保护国。安南固清之属国也，为南方之屏藩，清国百方主张此条〔约〕应归无效，法国不允，两国相争十年，终归法国之胜利。由千八百八十五年之天津条约，八十六年之コゴルタイ（戈可当 cogordan. G）条约（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及八十七年之追加条约，认安南为法之保护国，且以云南之蒙自、蛮耗、广西之龙州为法国之开市场，以便两国通商。减输入税十分之三，减输出税十分之四，布设铁道于南清，用法国技师，于是法国不但得经营东亚之根据，且得侵入南清之端

绪。千八百九十五年法国加入三国同盟，使日本以辽东还付清国，又周旋清国之公债，因得报酬，扩张领土至上部湄江河之东岸，属于江洪，收得该河畔之土地。复于蒙自之外，新开云南之思茅、河口为互市，更便通商。且得开掘云南、广西、广东之矿山。先是法国之工业家及技师商议于清国思茅与安南红河架设电线；又从安南布设铁道延长于云南，时千八百九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也。法国人民谓，侵入清国内地，仅政府尽力，尚未完全；必根据于政府之条约，就开放之地方，讲究实际经营之法，商业家之责也。里昂商业会议所唱此说，リル（里尔 Lill）]ル（卢倍 Roubaix）、ボルド（波尔多 Bordeaux）、マルセィュ（马赛 Marseille）、ロァヌ（罗安 Roanne）等商业会议所和之，六商业会议所联合组织清国调查会，推ブル二エ（布尔聂）氏为委员长。千八百九十六年，委员相率入清国，分别各科调查经济事情，翌年毕事，提出报告书。此等报告书秘密不得详，其可知者，则“云南铜、铅、铁、银、锡、亚铅、石油、石炭等之矿物极饶，只以交通不便，采掘不行。其他地味丰饶，黎首蒸蒸，通商贸易之利亦不鲜。当时从清国入云南，西江之水路六十日，其陆路五十二日，从英领缅甸至云南，陆路二十八日。若于老开云南府之间布设铁道，自东京至云南府，数日事耳。不但通商竞争上胜于英国，且得开发云南之矿山，若于谅山南宁及南宁北海间布设铁道，则自香港通西江，输出南清之商品得以从东京湾输出，且得采掘广西、广东之矿山。按清国人口三亿五千万，十倍法国，其贸易额不过法国七分之一。法国欲输出商品，不可不先启发清国，使增进其生产力。清国之生产力增进，其购买力即随而增进，需用法国之商品，自然扩张。故于清国事业，宜就纺绩、制铁及其他工场、铁道、矿山，与夫农业之改善，以法国之资本、材料、技师、技手监督等，为供给与清国人，可使事业盛大”。法国政府基此报告，着着极力经营，自千八百九十七年亘于千九百年三年之间，竟使清国誓不以广东、广西、云南让与或租借他国。而法国自租借广州湾一带九十九年，并享有广西、云南诸省之矿山发掘权，又获得谅山龙州间五十里，龙州南宁间百里，老开云南间二百七十里，北海南宁间百二十里，广州湾高州间四十六里，共五线五百八十五里之铁道布设权。更望获得自龙州经百色厅到云南之线

路，自云南通叙州府达于成都之线路，自南宁过横州、桂林赴汉口之线路之敷设权，渐次掩有南清一带，而于东京制之。试观其外务大臣ァノトー（法外交部长安诺德，G. Hanotaux）演说于议院之语“法国始终有二个目的，一维持东京之巩固与平和，二自与东京相接之清国境上，渐次向该帝国之中央为我商业及势力之平和的进行”云云，益明了矣。

第二节　工　事

佛兰西获得清国铁道布设权，大别为二：一起于东京之要津海防，过其首府河内至云南府；二始于河内，纵横于广东、广西。前者为法国シンヂケト（辛迪加，Syndicat）布设，后者为フィヴュ会社（费务林公司，La Compagnie de Fives – Lille）布设。

法兰西シンヂグート（法兰西辛迪加）安南总督之尽力，与安南银行组织株式会社于巴里之コソトケ、ナショナル、デスュイト（The Compor Naionale d'Escompte de Paris）及ソシエテー、ゼネラル（The Soccete Genrale）之间，资本一千二百五十万法，引受法总督府之经费，所设海防至老开间三百八十五基米突之铁道，而以自己之责任运转之，自老开至云南四百六十八基米突之铁道，亦以自己之责任布设运转。而布设老开至云南府之铁道经费九千二百万法，加事务费达于一亿〇一百万法，则一千二百五十万法之资本不能成此大事业。于是总督府先下赐一千二百五十万法之保护金，又许可以七十五年间，每年给与三百万法之保证利子，发行三步利附之债券七千六百万法，别为材料买入。就于一基米突支给二千法，而于事业开始后，令以收入之几分上纳于总督府，即从总收入控除事业费、维持费，自线路完成之翌年，为补充株券利子及法国事业费，支出四十万法，犹贮蓄二百万法之准备金。后来于最初收益一百万法之内，以二分之一；于次之二百万之内，以三分之二；及以后收益之内，以四分之三为会社之所得，而以残额上纳于总督府是也。基此契约法兰西シイヂグート（法国辛迪加）着手工事，自海防至河内坦坦平野，工事容易；自河内经老开至蛮耗之间，虽丘陵参差，工事亦不甚困难；由蛮耗至蒙自，不可不越五千尺峻岭，工事颇困难也；由蒙自至云南府，为云南

之高原，工事不困难。统观全线，则工事不可谓容易，亦不足称困难也。千九百三年之末，老开蒙自间竣成，蒙自云南间期于千九百四年之末成就之。

フィヴリｌュ会社（费务林公司）应得引受法国布设之广东、广西铁道，但于千九百年布设谅山龙州间之铁道五十里，其他尚未及。比之老开云南铁道颇为缓慢，或谓因收支不相偿，以致工事中绝，或曰待时机也。

第三节　沿路之情况

法国之志，先据东京，经略其接壤之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渐及于清国中部。云南与清国中部之事情，业既述之，请言广西、贵州之事情。广西、贵州位于清国之西南，为一大地域，按其面积人口如左：

	面积（方里）	人　口	一方里人口
广东	九九，九七〇	三一，八六五，二五一	三一九
广西	七七，二〇〇	五，一四二，三三〇	六七
贵州	六七，一六〇	七，六五〇，二八二	一一四
合计	二，四四，三三〇	四四，六五七，八六三	一八二

其面积比奥匈稍大，而人口稍劣，能划一区域可建大国，而除广东之东半、广西之西江沿岸之外，亦有天然之富观〔源〕，只以交通不便，资本缺乏，土民蒙昧，为蛮人所割据，农工商又不振。倘得欧洲人之力开拓之，得为最好之殖民地，亦不让于云南。且天然之富亦与云南均，以矿物为第一，矿种颇多，矿脉亘于四方。试表之如左：

第一　广东省

韶州府
- 曲江县——西水单竹坑 石炭 大塘七星墩 硫化铁 南水 铁 狮景 石炭
- 大历山 锑 大山 石炭 托屋桥 锑 清化
- 乐昌县——大小洞 铁 北乡西坑 银铅 西乡 银铅 荣溪 石炭
- 东乡 硫化铁
- 英德县——观音坑 铁 石炭 皇域口 硫化铁
- 仁化县——双凤山 笔铅
- 乳源县——瑶山 银 沿山洞 铁
- 连州——百连山 原文未详

广州府
- 番禺县——独山 石金
- 花 县——离城四十里之山 石金
- 清远县——平冈 酸化铁
- 增城县——县之附近山 石炭石油 黄麻塘 石金 灵山 煤
- 从化县——大岭山 银铅铁 数山 石炭
- 新会县——挪扶 石炭
- 龙门山——长陵 铜 上坪山 锡 龙华 石炭 永清 银 黄井径 石炭
- 梗牢 铁

肇庆府
- 思平县——金鸡水 砂金
- 泗会县——来家山 笔鉛
- 广宁县——北巾 金 笔江屯尖峰 砂金
- 开建县——金田 砂金

惠州府
- 长宁县——米筛山 锡 矿山 锡
- 河阳县——风凰山 铜 桃子科 铜
- 永安县——猫心坑 铅
- 河安县——安山 银铅

第二 广西省

贺 县 龙过江 石炭石油 竹根桶 石炭石油

苍梧县 白畑 石炭铜

第三 贵州省

威宁州 铜 清平县 铅铜 大定府 银铜 镇远府 金

铜仁府 朱砂 贵阳府 硝朱砂 思州府 朱砂 石阡府 朱砂

南龙府 朱砂 贞安府 石油 兴义府 雄黄

以上表示者，非网罗三省之矿产地与矿物，不过就旧来土人之所发掘，外人之所踏查，但属于一部分交通便利容易发掘地方之矿山与矿物，而大部分交通不便，发掘困难地方之矿山与矿物不与焉。一部矿山矿物之广且多已如此，加全部之矿山矿物更如何耶。法国既于广西、云南之矿有优先采掘权，新着手采掘黄州之矿山；又欲垄断采掘四川之矿山，若法国布设铁道，从事采矿，其利益将有不可计者。

广东之西部、广西、贵州矿物之外，尚有阿片、药材、元蚕丝、油类、牛皮、虎皮、家畜、畜产品等，非无原料品半制品之观。亦以交通不便，输出为难，资本、知识、劳力又皆缺乏，亦不能增加其产额。若【以】法人势力从事于开拓，则此等货物浩浩穰穰出于四方之市场无疑也。



此等地方之产业与云南等，殆全依赖天然物者，皆输出天产品，输入制造品，其输出入额达于几何，不可确知。据其海关之所报如左：

一千九百〇三年海关报告

海关		贵州	广西	广东西部
梧州	输入	一，六九七，五二一两	五，六四六，六三八	
	输出	二，六二七，五八八		
北海	输入	七九，一六四	一，九三七，八〇三	
	输出	六二，四六三	一，四九三，七九一	
龙州	输入	一一五，二二一		
	输出		一七，一九三	
广东	输入	九八，九九七	三三四，九六六	
	输出		二一，八六三	
重庆	输入	一四二，四二一		
	输出			
汉口	输入	二，二〇六，五一三	四六，四五四	
	输出			
岳州	输入	一八，一三一		
沙市	输入	一二，八〇四		
三水	输入	一，九五〇	四〇，一五三	
蒙自	输入	四一五，七〇〇		
腾越	输入	二八，一九四		
思茅	输入	六三〇		
小计	输入	四，六一二，八六一	六，二五九，五六六	一，九三七，八〇三
	输出		二，七一〇，一〇七	一，四六三，七九一
	合计	四，六一二，八六一	九，八六九，七〇三	三，四三一，六九四

总计贵州、广西、广东西部输出入一七，〇一四，二五八两

广西但知梧州、北海、龙州、广东四港之输出入，广东西部，但示北海一港之输出入，贵州但举各方面之输入类而已。实际之贸易额，殆数倍于此。贵州之贸易额，可决其二倍海关报告之数，不下九百二十万两；广东西部之贸易类亦二倍海关之报告，不下七百万两；而广西之贸易类殆近三倍海关之报告，超过一千万两。通计达于三千

万两，不容疑也。然三千万两之贸易额不可谓大，有等于德国之面积，几近于英国之人口，不可谓小。而贸易额之所以少者，不开拓之所致也，若如印度开拓，可达于九千万两，依法国之力，其贸易达于九千万两，则益法国果几何耶。而吾人观法国布设铁道，采掘矿山，经营各种事业，则信其贸易额，可达于九千万两云。

第四节 铁道之影响

法国以安南为根据，经营清国，起于海防，一布设经河内过云南府、叙州府达于成都之铁道；二布设经河内过广西、广东达于汉口之铁道。前者之影响，业既详之，请明后者之影响。

法国现时于广东、广西得布设权者有三：一自广州湾至高州者；二自东京经龙州至南宁者；三自南宁至北海者是也。广州湾、高州线延长四十六里，其起点为广州湾，僻在雷州半岛之东，南距东西洋之航路过远，难为寄港地；又一年之中半年复浓雾，有横互四十基米突之砂礁，为贸易港最无价值。其终点为高州，广东西南隅之僻邑，其通过地在雷州半岛之东南，农工商无可观者。唯布设于此，在广东省可为扩张利权之一助而已。东京南宁线，延长二百五十里，为东京广西之要冲，与龙州为西江上流之市场，通过南宁，自律州可营贸易于东京清国之间，自南宁可通商于广西之西南部、云南之东南部、贵州之西南隅，加之英国以香港为根据，通西江及北海，可于此间擅夺贸易。然法国早经营此间，期其独擅优先之权，可得临机扩张领土，乃法国之必不可不布设者。北海南宁线延长百二十里，自香港通商于广东之西南部，西江之上流之要路也。有谓东京南宁线竣工，亦无所用，反使英国有利，似不必布设。不知法国以为奇货，欲供他日之用，是不能不布设也。以上三线之中，不可不布设者，惟东京南宁一线，其他见机徐徐着手可也。

法国得以上三线之布设权，尚不满意，具有布设自龙州经百色厅达于蒙自之线路，自南宁延长至于梧州之线路，自梧州经桂林、湖南终于汉口。考线路之要点龙州蒙自线者，广东、广西、云南之公道也，为交通贸易上紧要者。南宁延长线，自南宁至梧州之间，当西江之沿岸，为广西、云贵之要路点，广西之腹心，地味膏腴，物产丰

饶，黎首蒸蒸，都城殷富，贸易之盛大，广西省中无可比者。试举沿路有名之都市如左：

都　名	人　口	都　名	人　口
龙　州	五〇，〇〇〇	太平府	二，〇〇〇
新宁州	一，五〇〇	南宁府	七〇，〇〇〇
永淳县	二，〇〇〇	横　州	三，〇〇〇
贵　县	五，〇〇〇	浔　州	五，〇〇〇
平南县	三，〇〇〇	藤　县	五，〇〇〇
梧　州	八〇，〇〇〇		

此等都邑，在他省不足多，而广西省其住民一方里六十七人，以是思之，可知此一路为广西省人烟最稠密之区。于此布设铁道，则不特沿路之经济发达，即铁道营业之利应亦不鲜。梧州、桂林间，山多平原少，山屹立，乏树木，惟昭平附近出林木，平原有旱田，无水田，地多硗确，但产甘蔗、落花生、茶、橘、桐油而已。一路二百二十哩之间，少大邑名区，其足记者，不过左之四所：

都　会	人　口	都　会	人　口
梧　州	八〇，〇〇〇	平　乐	七，〇〇〇
昭　平	二，〇〇〇	桂　林	七〇，〇〇〇

虽然，沿路矿山不少，且为两广通云贵湖广之大道，则数年之后足偿收支。自桂林经全州、永州、祁阳至于衡州，会粤汉铁道赴汉口路线，又为扬子江流域通西江流域之公道，而东京至清国中部之关键也。沿道之永州、祁阳、衡州，富于石炭及铁，则可偿收支。如布设南宁延长线，则利便两广、云南、湖南、湖北之通商往来，而清〔法〕国于此所收之财益必不多。盖英自香港直驰汽船至梧州，从此铁道通南宁，较之法自海防经东京铁道至谅山，从此铁道通南宁、梧州尤便。英自香港至梧州，从此铁道经桂林，通扬子江，较之法自海防至谅山，从此铁道经桂林通扬子江更便，投巨资布设此铁道者为法，不投一钱而利用此铁道者则英也。故法应避此路线，别采他之线路。以予所见，不如布设从南宁经柳州达于桂林之线路。此线比于南宁、梧州、桂林线，少过大都名邑，线路延长又仅二分之一，省工事之费甚巨，沿途为政治上、军事上之设施，亦不受英之竞争妨碍，法

得独擅其利矣。又如法之预期，欲以云贵、两广、扬子江流域为法化，则宜废自云南府经叙州府延长于成都之铁道布设，而自桂林、云南两府，延长铁道于贵阳府。更从贵阳府延长于重庆，同时买收粤汉铁道。何则，自云南经叙州延长铁道于成都府，工事困难，不但徒与英生事端，而于以广西、贵州为法化，亦无何等之效力。粤汉铁道法国投巨资，连络芦汉铁道，纵贯清国南北之干线，系清国铁道中之最紧要者，而法势力发展于清国之最良利器也。自桂林、云南府延长铁道于贵阳、重庆之议，尚未闻之，若法国买收粤汉铁道延长铁道于余所倡之处，彼所期之线路，则彼不但得据东京以制广西、贵州之全部，广东之大半，云南之东半，四川、湖南之南部，其余威且远及北清。但列国之均衡上必不肯默视也。

法国为欧洲之乐土，人民不好离故乡，人口繁殖而静止，即不须求移住地于海外，工商业亦非不发展，不至如英、独〔德〕之求贩路；唯资本岁岁增加，汲汲求放下之地，好投于各国之公债、铁道、运河，欲为领土扩张计也。以是法国虽效列国经营殖民，未尝奏好果，故吾人于其欲根据东京以南清为殖民地之举，虽不能信其奏好果，然彼经略南清之志既久，为之投大资力，则必锐意以成其志。列国不确实保全清国领土，不论法之奏好果与否，彼既以南清为殖民地，在为法国固为有利，在清国可为大悲，南清之大半遂不免归于法国欤。噫！

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十二号）

击椎生

丁未之岁，秋冬之交，我国人民与政府立于反对之地，有最平和最激烈之竞争，数月之久犹未了结，他日史官秉笔，必大书特书于简端者，则苏杭甬铁路问题是也。原竞争之所以起，政府强人民以借外债，人民保国权以拒外款，是非曲直，昭昭然若黑白分，又奚言哉。虽然，吾辈秉笔以评时事，须先具无党无偏之心，而后可为探本寻源之论。则此问题者，我国民之激昂慷慨，捐财捐躯，无暴动，无妄为，团结力之大且固为数十年所未有，爱国热诚，理直气壮，美哉中

华有国民也。而政府畏外媚外，欺民卖国之罪实无所逃于天地。然而最野蛮、最横暴、最无理无法，我国民所当齐心致死食其肉而寝其皮者，则英人也。是故今日时局，我国民实立于两敌之间，外人挟政府以制我国民，政府复挟外人以制我国民。我国民处此二敌，又何所挟哉，一言以蔽之曰，以国民挟国民而已。盖爱国之心乃昭昭若揭之真理，耿耿不昧之良知，以热血感热血，以爱力吸爱力，互相团结，互相保卫，合群集热，尚武自强，动心忍性，养精蓄锐，对内即所以对外，对外即所以对内，一而二二而一也。若强而二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岂识时之杰哉，岂国民救国之术哉。请即苏杭甬铁路问题而言其故。

夫苏杭甬铁路之起，由芦汉铁路贷款于比国，英人涎之，遂要求以为抵制之策。于是镇津、九广、矿山、浦信以及苏杭甬，遂次第要求于总理衙门，时有五路并修之说，苏杭甬其一也。当英人要求此路之时，总理衙门令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订草约四条：（一）订立草约章程与沪宁铁路章程一样；（二）将来订正约仍与嗣后商订核准之沪宁正约一样；（三）宜从速测勘；（四）如有地方窒碍之处即行更正。此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一日事也。至二十九年四月，盛宣怀致函英人，限以六个月从速勘路，如逾期限草约则为无效。乃英人并未议复，亦不测勘。至三十一年七月，商部具奏浙绅自办，并请派员总理，先行立案。八月奉旨允准。夫浙绅奉旨自办，固名正言顺可据为铁案者。御史朱锡恩有速废草约之奏，清朝命责成盛宣怀，盛亦以废草约自任，催英人废约。而英人避不与议，乃浙绅自办而后又复两年，路已开车，而英人垂涎，复挟其作废之草约，以向政府催订正约，无理无法，是为至极。按各国法律，契约成后此一造并不实行，彼一造即可声明作废，况延及七年，未订正约，更有六个月之限，已声明作废，实英人自废也，又何草约之可据乎。使政府以国权民命为重者，据法理以争之，召盛宣怀以证之，英人虽强，亦无如我何也；乃苟且迁就，不告浙抚，不告浙绅，独行独断，易以借款。致人心皇皇，皆有路亡浙亡之惧。于是奔走呼号，函电交驰，烈士捐躯以殉路，志士毁家而纾难。马负千钧者，尽其大力；蚁负一粒者，亦竭其小能。无贫富贵贱，男女老少，皆以此路为命脉焉。足征我国人心之

不死，而犹有可为也。何外部诸人竟先死心如此哉。考之历史，甘心媚外之秦桧朱仙镇金牌之召，事虽不同，差相仿佛，卖国之贼，抑别有心传也。幸我国民代表非武穆之愚比也；路事又非军事比也；数千百万之国民，又非岳营兵卒比也；时势所趋，民智日开，民气日盛，又非宋时比也。外部虽甘心媚外，其如国民何哉。吾谓政府之术亦愚矣，与其挟外人以制人民，何如挟人民以制外人。既挟外人以制人民，必有挟人民以制政府者，此其起点也。中国岌岌，赖我人民，时势变迁，难以逆料。我国民对此内外两敌，竞争之事方始，竞争之日甚长，则此一问题凡我举国之民所当法者也。自此问题之出已数月矣，最平和，最激烈，尽秩序之能事，有坚固之实力，无他法焉，有汤、刘、张君等为之代表也。讲重学者，必定重心，熟驾驶者，必定方针。物理有然，人事之则也。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三人成众，必有一长。凡我国民，无论对内对外，虽激烈不可失平和之秩序，虽平和不可无坚固之实力，必有真团体，而后有把握，必有良代表，而后有条理，如此则可立于不败之地。苏杭甬铁路之事，庶几其近之也。以视彼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挟意气之雄，聚乌合之众者，其先已处于败地矣。夫苏杭甬铁路之问题，固唤起我国民之爱国，而吾滇川铁路之迟迟观望者，吾不能不因之而惧矣。以苏杭人才之多，团体之固，财力之雄，兼以有才德资望之代表，重以奉旨自办之堂堂正正，更以集股修路之汲汲皇皇，而英人竟有无理之要求，政府竟有不情之压迫，回顾我滇，人才不如苏杭之多，团体不如苏杭之固，财力不如苏杭之雄，又无国民公推奉旨修路才德资望之代表。而滇省之危，为英法竞争之焦点，英人预算之路欲由缅入滇，由滇入川以通汉口，再由川通秦、陇、晋、燕，以至北京。法人滇越铁路已由越入滇，预算之路则又由滇至川，由川达汉，则滇川铁路者实两强所必争，眈眈逐逐，必有捷足先得者。我有自修之虚名而无自修之实力，徘徊观望，因循退缩，外人窥其真相，则必进而请之，政府恍然允之者。滇亡，川亦随之而亡。愿我滇人，必法杭人，捐财捐命，必成此路；愿我川人，必法苏人，群策群力，必成此路；愿我各省之同胞，痛痒相关，齐心一气，必成此路。盖滇川铁路者，不惟系西南存亡之局，实中国存亡所系也。英法之祸不远矣，试与苏杭甬铁路一比较之，其关系之

重，实有甚于万万者。夫苏杭两省，内江外海，水道便利，有自然交通之机关。滇则僻处遐荒，几同异域；川则四方险塞，如上青天。政府既视为鞭长莫及之地，人民亦几如梦想不到之境。倘西南有事，东南之力不能及，东北之兵不能救，即西陲陕甘，腹地两湖，亦必几经艰难，多延日月而后至也。与苏杭之江海交通，兵饷器械一苇可航朝发夕至者，可同年语哉。惟我国民素无远识，祸将燃眉，犹不知救，盗已入户，犹不为防。熙熙攘攘，顽顽蠢蠢，不知滇亡则川亡，川亡则两湖、陕、甘、黔、粤，将随之而亡，此势所必至者。呜呼，我生不辰，罹此奇变，既观险象之频来，更逢怪象之迭至。险象为何，我国如孤羊处于四面虎狼之中，险莫险于此矣；怪象为何，政府对于外人，本人也而变为狐鼠；对于国民则又忽变为虎狼，均失其本来面目，怪莫怪于此矣。呜呼，我国民处此险象怪象，其知所惧哉，盍亦尝念苏杭甬铁路问题之活剧，其知所法哉。勿终顽顽蠢蠢，甘为鹿逐，以充内外虎狼之腹也。噫！

本问题影响所及，实足牵动全局。吾民对此，莫不奔走呼号，群起挽救，足见吾民程度日见发达，可为神州前途幸。今并将本会致苏浙铁路公司书及本会某君对于苏浙路欵感言附后，以供吾民之研究。

（附件一）

敬启者。苏杭甬铁道奉旨归商开办，允为薄海同胞所共知。我路我筑，无需外款，己国有自主之特权，外人无干涉之余地。顷者政府忽抉媚外政策，强制吾民借英款，苟一旦签押，则路权既失，吾民生活，行将断绝，灭族灭种已不旋踵，南方大局于斯瓦解，此不但贵省安危生死之所系，抑亦全国安危生死之所系也。敝会对此尤属惊心动魄悲愤扼腕，诚以路权之所在即兵力之所及，滇越路线受祸方深，至今而千有余万之人民日局促于拉丁民族刀锯解剖之下，蹂躏摧残，无复生气，只见法国之云南，不见中国之云南，种种惨状擢发难数。此敝省人民所为痛心疾首，方将遍檄神州，以与我四万万同胞同声一哭以求解决者也。覆辙当前，可为寒心。夫既失者犹思挽救，则未失者宜如何保存，以为根本图存之计。今未失者犹复如此，则既失者安望恢复。恐今

日失此，明日失彼，一国得利，他国效尤。无端借口，拒无可拒，而全局之分裂即随之矣。当此祸起仓猝。变生不测，犹幸贵省同胞，呼号奔走，以图挽救，一夫振臂，万众响应，既已群情愤激，风声所播，鹤唳猿啼。而政府仍悍然不顾，置若罔闻，旷日弥久，无转圜之望，是政府压迫吾民盗弄吾民之罪，已彰彰矣。夫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必以权利义务为原则，有权利者必有义务，有义务者方有权利。政府对于人民一方负保护人民之义务，一方即享有征收租税之权利；人民对于政府，一方负担租税之义务，一方即享有政府保护之权利。抛弃义务者，即丧失权利。今政府弃路殃民，断送路权于外人，是放弃其应负之义务也。既放弃其应负之義务，则其应享之权利即归于消灭，而吾民与政府之关系亦于斯而断绝。是政府之对于吾民，奚啻对于吾民而宣战，故吾民今为权利之主张，势不得不为相当之抵御。而相当之抵御，即以不负义务为最良之武器。所谓最良之武器者何?即实行不纳租税是也。不然苟徒托空言，无实力以盾乎其后，终亦无能为役也。此乃文明之条例，而非野蛮之行为。况贵省财赋甲于各省，久为政府所趋重，果能以是为对要挟之具，抵死坚持，则彼虽顽冥，能无顾虑。兹闻贵省同胞屡开会议，所持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方法，想亦有与鄙意相符合者，苟实行有日，则敝省人民亦当下同情之泪，怀必死之心，赴汤蹈火，继贵省之后，以与顽冥政府之从事，俾主权不致丧失。我南方大局庶几无分割之虞、灭亡之祸，非特贵省之幸，抑亦全国之幸也。除电都察院代奏及联络敝省绅商学界外，谨陈所见，以为土壤细流之助。幸垂教焉，不胜涕零盼望之至。

（附件二）　　　　伯　炎

今日所集之股，固全国人所集之股也，其数虽极少，而影响则甚大。此款用之于苏浙，则全国人注目于苏浙矣，既为全国人所认之股，自当合全国之事而通盘筹划。苏杭甬铁路已奏准归苏浙人自办，因政府欲借英款，借此路以作抵押，其表面尚仍在苏浙人之手，较滇越铁路已入法人之手，而云南人不得过问，其内情为何如。苏浙铁路变生于今日，即见以为可惊，滇越铁路祸成

于既往，遂习焉而不察。苏浙是吾国之苏浙，云南亦吾国之云南。今日之苏浙固为吾国之苏浙，而今日之云南几已成为法国之云南，不得为吾国之云南。请就事实论，苏杭甬路权抵偿于英人，尚未签押，有可转圜之望；而滇越铁路，法人既已极力经营，修筑已将过半，且派知兵之将以督工，复于沿路建筑防营，不闻其添兵驻某处，即闻其运军火至某处，其祸患孰缓孰急。就地理论，苏浙为堂奥之地，云南为门户之地，门户不保，堂奥奚存。苏浙有江河运输之便，云南不惟本省无一水之便，即外省航路亦无与之毗速者，虽有金沙江直贯川楚，而帆舶不能畅行，或十里而阻悬崖，或五里而窒险滩，与南盘江徒据黔粤之上游而不得其便利无异，视苏浙之不必专赖铁路交通也又孰缓孰急。就财政论，最贫瘠莫如云南，苏浙素称富饶，况苏杭甬之路线未有滇越、滇川路线之长，苏杭甬路欵亦未有滇越滇川路款之浩大，苏杭甬路尚有苏浙两省人民担负，现已震动海内，踊跃认股，其所集得者将来不患不倍于所定之额。滇越、滇缅、滇川路欵，几若无人过问，仅仅云南一省人民担任，现所集之股尚不敷定额十分之一，其筹款孰易孰难。滇越路权已归骄悍强横之法人，苏杭甬路权尚未归阴险狡诈之英人，阴险狡诈者固可畏，而骄悍强横者独不可惧耶。苏杭甬路权若失，苏浙人之生命财产随之而失；滇越路权已失之路权也，滇南人之生命财产顾何如。夫争未失之路权用一分之力，争已失之路权当百倍其力；争未失之路权既可激动全国，争已失之路权又何如。保全苏浙，即所以保全各省，保全云南，亦即所以保全各省。今者中国无省不危，而云南之危为尤甚，无路不当修，而云南之路为尤急；无路之款不当筹，而云南之路款为最窘。所愿我热忱同胞，对于滇越铁路应如何鼓动全体，纠集全力，用何方法争回，合滇缅、滇川两路，向何方面集股。况滇越路权一日不能收回，云南一日不能生存，中国亦一日不能保全。稍有知觉者，谁甘坐以待毙，故不惜奔走呼吁以求挽救。曩者吾人不遽倡此议，亦以恐吾同胞不我应也。今苏浙路事之变生，激动全体，民气从此伸张，一发不可复遏，正可借此潮流创设一大会，以方兴未艾之民气，鼓其通力合作之精神，将苏

浙铁路之余欸及粤汉铁路之余款拨归滇川铁路之用。则挹彼注兹，财政不忧其绌，人材亦不虑其缺也。众擎易举，事在人为，提倡先导，责无旁贷。我同胞应如何决议以要求我最爱国之大吏巨绅，联络筹划，勿存此疆彼界之见；最爱国之海内外各报馆热心于鼓吹劝导；最爱国之全体人民，实力于集款认股，不如是不足以救云南，即不足以救中国使天下若一家，中国如一人，岂有一身之迫切疾痛，独此处者觉之而呼号乞救，彼处者独漠然不知痛痒乎，故勿论腹心头目手足之有疾也，而皆所宜医救，即使有轻重缓急之殊，然未有可以漠然视之者。何则，一肢之病，全体所关也，即生命所系也。我全国同胞，固已无不深明大局，以图生存，则痛痒相关，有无相共，必能视云南之危急存亡若身之迫切疾痛，群起而救之，则铁路不难成，云南幸甚，中国幸甚。

英使干涉腾越铁路（十二号大事记）

雪　生

英使干涉腾越铁路，滇督与外邮两部往来电文如下：接准来咨，据滇蜀腾越铁路公司，以路股未集，请出示劝股，当照准发示张贴。旋据英领事务谨顺照会称，示内有“滇蜀腾越铁路业经绅商集股禀准自办，不速修滇蜀腾越铁路，是自弃其利益”等语。该领事电禀驻京英使。现奉回电，内开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七日，经外部照复萨前使，允许凡在滇省允给法国之利益应一体允给英商。中国政府既允法人修滇越路，英政府凭照外部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文内所称之语，早经向中国声明得有承造缅甸边界至腾越铁路之权，今通谕滇人自修铁路，似与有定成约有意爽信，请将腾越二字删除等语。查中外交涉均以约章成案为凭，由腾越边界至滇省路权，中国并无允许英政府明文。至援引二十八年二月七日之文，而以允许法商之利益相比附，业经外部于三十二年十二月间照复辩驳，并未承认。今复援引为据，实属无理取闹，务请协力拒绝等云。

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致留东同乡会电（十三号大事记）

雪　生

十二月十五日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电同乡会，抄如下：东京云南同乡会鉴、滇越铁路关系存亡，瞬将抵省，清帅饬谕赎回，已呈外部。又电京承张相赞成。惟款须自筹，借款甚危，息亦不支。现合全省会议，拟办国民义务捐。工赁营业间架同乡官吏等股，先筹六百万两，备头期交偿。特事极艰巨，望荩筹赐教并特别认股，荣昌等电。同乡会当即会议电复，云南铁路总公司小圃诸公鉴：赎路热诚佩甚，股即力认。筹款事，（一）速订妥章招股；（二）移滇川款就急；（三）求政府补助，及饬各省措借。至工赁营业间架，必妥定善法及范围，方免扰民。详函另肃，草章已交缪观察转呈，并祈速设法。（中密）叩。巧。

滇绅条陈赎滇越路筹款办法（十三号大事记）

雪　生

滇中有多数士绅，条陈收赎滇越铁路筹款办法：（一）购路之款约计一千余万，即滇民人人乐输，亦必须十年八年乃能集此巨款。恐旷日持久，云南版图已变颜色，宜电请政府，照军事协饷例，分劝各省借助，大省七八十万，小省四五十万，以济急需，仍填与铁路股票，同有铁路权利。抑或专作借款，由滇省分年摊还。（二）请政府着拨镑余之款借助，仍填与铁路股票，同有铁路权利。（三）捐纳一事，颇伤治体。然现在云南款项既已难筹，中央度支亦复告匮，宜请代奏准开云南赎路筹款实官捐，且照秦晋赈捐例，以期踊跃，虽稍为文明之疵累，而实可以救边省之危亡。（四）本省普通特别各捐毫无头绪，且有偏枯，宜急设地方自治公所于各府州县，选举公正绅民，调查户口、家产、职业，造册报告省城总自治公所，按照家产、职业，详订捐输章程，其急公好义踊跃乐输者外，不能不忍用强制手段，照章征收。（五）恐民间不识情形，致生惊扰，宜将赎路理由及

其办法演成白话，印数十万张，遍布各处，且令各处乡绅到处演说。

云南铁道之建筑（十四号）

作者 Pierre Horton 彼得阿黑东　社员译

汽笛横飞，鸣音远应者，非所谓吾法国之汽车（日语，即火车）耶；奋往直前，山惊水号者，非所谓出吾领土之境而入我势力范围之圈耶。工者作于途，行者待于道，非吾路线之日见扩张，而为后日与吾邻驰骋商战，竞争势力之预兆耶。吾言至此，吾心为之欢；吾思至此，吾意为之快。乃七点钟待于老街车场，至八时忽一凶信自他境播来，听之则曰昨日开往之车在二十九基落米突合中里五十已为山土所崩塌阻止，而不能复回也。噫嘻，是何为耶，得勿处吾人兴高采烈之际，而故为之以苦遇悲境耶；抑或以为来日方长，路基未固，而聊作是以为进行者之警戒也欤。虽然，吾人岂为是而慑，为是而止，即使只可以达二十九基落米突之间，而此去之汽车终不能进行，吾人又方作他计可耳。此所以八点半钟已令预备他往之列车将开，而吾人即乘之以进行也。所幸者吾人之所乘之车虽太简陋，而工程司之所乘者，尚在二十九基落米突之外，行将开行，而公司人员遂告吾等彼往更换焉，事无所扰，而吾人于是心满意足自由而行。至河口，一年长之支那武弁来车前留心以查吾等，然决不一问护照。过第一山洞而后，老街已不可复观，遂沿南溪河岸而流行焉。

南溪河岸形势，著名于建筑老街与云南省路线公司之登记中（山状如纽带形，长四百六十九基落米突），其种种困难情形，几非人力所能胜者，山势之蜿蜒曲折，岩石之密铺暗布，此一难也。云南虽值凶荒三年，而此间工价不高，故虽只足以为工人糊口之计，而工人亦续来不绝，无奈合支那安南工人而用之，而下手之方终不易施，此二难也。沿岸既窄狭而险阻，地土已不良也，而其间伤人损畜，又成一广大可嫌之坟墓，水土不良之患愈因以加，此三难也。忽焉而天时干燥，忽焉而地气浸渍，合四季而计之，纯良者无几时，此四难也。夫既有此四难，而难处之端已几达于极点，乃雨水之后，初线一百基落米突之间，有数段路线，虽平之又平掘之又掘，铁轨之基亦已固，终

不免于高山石崩，而路受阻碍之患。甚矣，其困难之为何如也。

顺南溪河而上，水即流行于山谷间，澎湃奔腾，势如鼎沸，声如雷吼。山谷屈曲而上，渐成大山，左右浓绿欲滴。奔泉瀑布，千枝万叶，有十余米突而流入南溪河中者，有二十余米突而流入南溪河中者，其间景致诚荒寥而蛮野也。虽然，此水之澎湃奔腾也，非如Rhone（河轮江），不过顺岩石周流之一小河道，其速度直与马之奔腾也无以异，水湾迴旋之处，凡大石块土皆有青苔盖被其上，竹林蕉原时现于河流宽窄之间，岩石偏斜处，即掘山侧而成之路，长在六十米突，皆顺水之委曲而掘平之，人力胜天，此亦生物竞争之一活影也。

此间无村寨，惟陋屋数椽，二十三基落米突处有茅房二三十间，水田五六亩。远望山侧，有方田数小块，除是而外，他则无所有也。生畜鲜少，惟见长毛短躯之驮马二为汽车所惊骇，狂奔奋距，至不能进行之地，乃向棘荆丛林中而跳，得以遁避焉。三十基落米突之间，堤壁愈见险恶，而边岸愈见陡逼，路线直沿深渊之侧而行，近因山土奔塌，轨为之蔽，故车之开行也，即助之以估俚（苦力）而犹甚迟缓。河中有车之四轮尚露其间，此即六月时路轨曲折倒入其中者，且有掌车者二人、安南人二人与之共葬。行人至此，心中不免战栗，盖下则河水流急，上则路轨屈曲，车之行也几如步行焉。

铁路进行，愈上愈高，直至蒙自，约在海面度一千九百米突。南溪河渐渐为水势所掘起，而路基亦觉有不巩固之象，路愈进山谷高处，而路势偏斜愈甚，有达百米突百五十米突者、二百米突者。至百基落米突之处，景况愈阴恶而逼蹙，窃叹以如此险恶逼蹙之势，而经营之术甚煞费苦心也。

前至蒙自，轨道尚未安，不能进行。据意大利之企业家言之，明年三月初车即可开至蒙自，此路至迟十八月可以告成，而二年之间必可达云南省矣。

至二十九基落米突，遂更工程司之列车而行。车中有厨房饭厅，吾人身居此间，洵安乐矣。进复而前至四十三基落米突，车不能复行，若欲再进至六十四基落米突之间，则惟有顺覆砂之途而进，或乘马顺工人小道而行焉。惟是吾人已不能有闲暇之时漫游而前，略往游

观，遂转至四十三基落米突之前而停宿。此间景况亦危险，下有河流，上有高山，山之上有支那营舍，而形如乞丐之兵士即深居其中。后面之陋屋有数间，又有一间客舍，以茨竹编夹而成，Italien 意大利人、Gres 希腊人、Roumains 呼漫人、Levantins 勒万丁人、Chinois 支那人、Annamites 安南人等皆在其中。

有一货物铺在其间，为供给此站往来行人而设者，罐菜、牛乳、揞立罗之青蒿酒与酒精等物皆有，盖此地土质不良，而行人多借此等物为消遣之用也。

沿线而上，中国商人亦多，然其铺面货物大有不堪入目之势。所铺陈者，惟火柴、胰子、药材、菓子、橘、梨、石榴与其他之腌鱼、腌肉而已。至所交换之银，使用吾法之银圆，而印度支那银行之纸币亦甚周流于此间，盖斯土盗贼充斥，苟持银则多遭损劫，不如持纸币之为愈。寻此以往，则吾法币之输入有其机，而彼等亦甚乐于用此，而因以免危险之虞也。

噫嘻，吾此游也，乐何如之。虽其间山荒野寂，无以助吾人之情趣，而吾自觉情趣之有在也。何也，印度支那天时之不良，不适合于吾邦人之生活程度，非吾人之所痛心而切齿之者耶。此吾斯游之得以多进数武，而愉快之情之愈为增加也。吾国当道不惜大掷金钱，不惧重绞脑浆，其意固有在欤；不然以如此荒路穷途，吾人亦何所爱而煞费苦心也哉。故吾最后而敢进一言曰，勇往哉吾国民！倘印度支那政府之力有不足者，吾人为之助；智有不及者，吾人为之思；以此路愈增进之日，即吾人势力愈膨胀之日，即名此路为吾法势力输入云南之秘符也，不亦可乎哉。

敬告全滇父老缴款赎路意见书（十五号）

晋宁宋嘉珍

今号呼于众曰：“滇事亟，滇事亟。不急谋自救，滇将非吾中国所有。”人必不信，非惟不信，抑且不知。盖吾滇僻处边徼，为内地屏障。只以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以致声援隔绝，一任英窥法占，而内地各省若无闻焉。政府则向以英法互忌为得计，今英法协约已成，



英筑滇缅，法筑滇越，近更加工赶筑，嗟嗟，路成而滇亡矣。夫内地各省，以形势论，与吾滇有密切关系，滇亡则黔蜀首当其祸，两湖江皖亦难安枕。阴受屏藩之福而不知，则无怪其熟睹不闻。吾乡父老兄弟，则生斯长斯，宜如何奔走号泣，共谋自救者也，何亦寐寐无闻，则大可怪也。列国之以商权路权为灭国要法久矣，路线所及之地即兵商两权所及之点，彼所谓势力范围者此也。今法之筑路，其虐待工人有小工病不能力作，工头怒枪毙之。及附近居民，鸡犬不安，惨无人理。我父老兄弟所亲见亲尝者，胡不自救耶。或曰，已奏设滇蜀腾越铁路公司矣，如无款何。或曰，闻集款已将千万矣，奈无人何。蒙谓此二大问题，皆非吾滇目下所急。盖款虽难筹，可公推声望素著者亲历南洋群岛华侨，内而各省士商，或附股、或息借，事必有济。人则选聪明子弟留学比美铁路专科，则才不可胜用。吾所谓目前之急，为一刻千金，万不可失之大好机会，则法人允吾以五百万镑赎回滇越一路也。此为吾全滇生命直接所关之绝大幸福，亦全国间接所关之绝大影响也。若不及早利用此时机，同谋挽救，否则机会一失，御电莫追。是宜朝野一心，全国一致以赴之。今敢请我父老兄弟，一面选举代表，至外邮两部，与法使议赎路价；一面催缴已认各股，以作赎路之资。盖亡滇者，滇越一路也。此道纯是军事位置，宜请政府津贴全国协助。若吾能赎此路，则滇缅一路英必让步，亦可废约自筑。故不妨移滇蜀腾越路股，救此眉急也。盖吾滇连年奇灾，人至持银饿死，另筹必缓不济急。鄙人少小离家，壮游各省，兹旅浙八年，目睹浙人集款办路，其热心毅力直可为吾乡好模形，撮拾一二，贡于吾父老兄弟之前，以便采择而效法之。夫浙之废苏杭甬路约而自办也，始由学界倡议，各府商学界响应之，相继演说，遍布传单，于是人之挽回利权心，风起云涌，膨胀遂达极点。先集优先股六百万元，虽妇孺亦节糜费以购股，经营只一年，现第一段江干湖墅干路四十里已于今年七月开车，载货搭客，行旅称便。第二段嘉湖线路基已筑至嘉兴，不久铺轨便通苏州矣。现又测筑绍兴宁波一段，自工程师以至各工无一外人，材料除汽机外，均购本国者，其保公益心可敬也。英人挟外部势力，强公司以借款；各府县村镇开拒款会千余起，认股约二千万。小学堂学生至减膳金以入股，乞丐头亦认十股，娼妓亦集会演说，认购巨股，其爱乡心较吾

父老兄弟何如。各省皆有拒款协会，吾滇亦宜有协会以联络一气。故欲免吾全滇万世奴隶牛马，非无术也，患畏难苟安而不力行耳。吾父老兄弟其勉旃，倘熟筹而速行之，全滇幸甚，全国幸甚。

读宋君玉侬致全滇父老书书后

丁未秋客都门，闻以鹾吏分浙，心窃忧之。适同乡张际昌来，相谓曰："子何忧也，浙中同乡虽少，而无人不笃乡谊。就中有宋玉侬先生者，为晋宁望族，学有渊源，而为人尤豪爽，子到浙一就之，其获益必多。"既而征车戾止，得近丰标，则见其言谈举动，迥异常人，自是之后，吾知有玉侬矣，吾知玉侬之为人矣。然犹仅谓玉侬为识时务之俊杰，不知玉侬为热心桑梓之君子。时滇督锡制君电浙抚集同乡官浙者认路股，玉侬特举素所蕴蓄者笔之于书，执示余。余读之慨然曰，嗟呼！谁谓吾滇无人哉，谁谓吾滇之官于外者竟无一关怀桑梓哉。夫世无论今古，人无论中西，苟其人天良具在，距离乡关数万里，而发一念陈一策，无非为国，要无非为乡关计。即乡关寔有不可终日之势，犹必竭尽心力，做一分算一分，所谓不以所恶废其乡也。如其非也，则虽株守乡邦，足不出里巷，身不离户庭，而无一毫谋公益之心，即能自了，已多疚戾，况未必能自了乎。今观玉侬之文，血耶？泪耶？暮鼓耶？晨钟耶？姑不深辨。所自愧者，余与玉侬同为滇人，同官浙省，而余之居处滇中较玉侬尤为多日，且于铁路局中不时而混饭焉，独不能如玉侬之倾筐倒箧而出，为吾滇指授迷津。呜呼，可不羞欤。虽然，得玉侬此文而补救之，滇事有瘳，吾虽羞尚不至滋厥罪戾，愿为滇人三复焉可也。　　　　昆明严慕清识

滇省京官陈时铨奏请赎回滇越铁路折（十五号）

为云南危迫，请赎滇越铁路以固国本而维人心，呈请代奏事。窃惟中国铁路之为外势所侵占者已十九线，而滇越居其一。路权在人掌握，即巨害在我腹心，非急早赎回，无从补救，此粤汉之所以力争，江浙之所以拒款也。夫主谋修此两路之国，所欲得者不过通商上之权利已耳，而官民犹痛哭流涕抵死相持；况法人之志在我土地乎。观于

其国开属地博览会而陈设云南品物，与夫订英日之协约，增越南之兵备，其处心积虑而欲攫取滇越，扩张领土者，已非一日。仅就目前在滇之情形而论，若鞭笞官民，扣克工价，纵奸淫掠强买横骗，种种暴虐，而民已不堪命矣。其所以未激成事变者，良由工人散漫，民心浑厚故也。设有奸人从中构煽，势必至暴动起衅，贻害无穷。故今日欲弭巨患，巩固国防，舍迅赎此路，别无良策。虽然，居今日而言赎路，无论法人是否应许。即使慨然允诺，而需款必巨，浮开必多，吃亏必重。值此上下交困之际，将欲责之于滇民欤，而水旱频仍，救死不遑；将欲望之于各省欤，而路政繁兴，自顾不暇；将欲求之于度支农工商部欤，而库帑支绌，指拨浩繁，计臣艰窘，政府困难。加以海军未兴，藏蒙待改，京汉待赎，奉吉黑则需财孔亟，苏杭甬则借款棘手，乃不自量而遽请赎回，不亦傎乎。盖以事机危迫，稍纵即逝，乘此时该公司顾虑险阻，法政府隐有退让，愿我皇太后、皇上干断主持于上，枢部诸王大臣同心匡助于下，一面电饬出使大臣，密延一与隆兴有关系之人前往调查其原估价若干，招股若干，越南政府补助若干，自海防至河口已成之路用去若干，入滇境后实费若干，迨全路告成犹需若干。探访既确，然后与之争论议价，始有把握，而不至任其浮开滥冒也。至于赎路的款，滇省可筹之款，早已罗掘一空，若再事搜括，民何能堪，但兹路关系全滇生命，与其因噎废食，而束手待毙，何若毁家纾难，以作亡羊补牢之计，凡属滇民，谅无异词。臣不揣暗昧，谨就地方情形通筹熟计，强筹五策以救危亡，敬为我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

一官宜认股。夫官者民所仰望也，上行则下效，风行则草偃，苟不身先提倡，民何由兴。但滇系边省，原无最优之缺，亦无最富之官，若过于苛责，彼乃敛民，今欲劝认数目之多寡，必先酌定差缺之优瘠，庶无偏枯而招平允，且易实行。以臣所知，若藩司首府，年可各认银八千两；盐粮开广迤两道，年可各认银三千两；曲靖、永昌、大理、楚雄、临安、顺宁等府，年可各认银二千两，或千五百两；下此若腾越、思茅、昆明、昆阳、宜良、新兴、建水、蒙自、阿迷、弥勒、陆凉、镇雄、赵州、保山等厅州县，年亦可各认银二千两；其余或一千，或五百，或三百，总须劝其节俭，量力勉认。以所得地方十

分之一二，还诸地方，且令子孙世食其利，又何乐而不为哉。此项每年约可得银千余万两。

一、盐粮捐款。溯云南自开办滇蜀铁路公司时，经前云贵督臣丁振铎奏准，粮每年每升征铁路费三文，盐每百斤加铁路银五钱，均皆行之。查云南原额每年应征条公官庄等银三十万两，零税秋米麦荍等项二十余万石，额票二十四万九千五十七张，每票行盐三百斤，今已加至三四倍之多，两项合计每年约可得银二十五万两。

一、酌加厘金。考云南厘金自庚子后所有派认赔款，协助京饷等项，莫不仰给提拨。惟所加税只烟酒土药已增出五十二万两之多，现若统计百货，普加三成，而又遴委妥员，认真比较，剔除中饱，严定赏罚，设有借端影射，需索留难，勒补放私，苛扰等弊，一经查出告发，即行严参重罚，则商力虽瘁，何敢异议，此项约可得银二十余万两。

一、改良税契。查定例置买产业，无论田地房屋均有税契，每两三分，此通例也。而云南则至七八分一钱不等。自兵燹后，民间契纸或确系散失，或故意隐匿，或捏当为杜，潜行投税，或以杜作当，因无凭据，甚有吝惜小费，惟执白契误交吏手，而被措勒，因此缠讼纠葛，官断无从，今欲整顿清理，使之合盘托出，而不虑滋蔓纷扰且于财政有裨者，莫若改用官纸之一法。其法则定契纸款式，专由官造，凡前后杜当田地房屋者均须呈请改换注册；其已税之杜当契，换时则将原契粘还，不再重征，惟每两随缴纸银一分。其未税之杜契，则酌中议定，每两纳税六分，以半分为地方官吏办公经费，以半分为铁路公股，以四分仍解藩库，照旧开支，无须另缴纸银。至于当契，每两亦随征纸银一分，官为注册存案。若有加找如上，设原生赎回，即可报官取消无费，或转当与别人，仍须纳费。惟上下收纳一律以洋元核算，倘有格外排勒，准其直禀督抚，会同民间公举咨议局员绅明白查复惩办。虽尊如藩司，设有上项情弊，亦准官民控告，统以十年为限，过期原契则为无效。如此则一举数得，彼千金之家所费亦不过十两之数，而穷民自无论矣。盖民之怕与官交涉者，往往耽延需索耳。若由官督绅办，立法体恤，则民又何不乐输哉。若夫借此以默察人民之贫富，预立自治之基础，营销国铸之银币，又其余事也。此项每年

约可得银十万两。

一开办租捐。悉仿川汉铁路章程办理，虽滇不如蜀之富饶，此项每年亦可得银三十万两。

以上五条，统计每年约可得银百万之谱，合各处集股铜元余利等项，每年总不下二百万左右，以之赔赎路借款断无不足，即以之修造滇蜀铁路，亦可着手进步。惟是否可行，请饬下云贵督臣率同司道，会集绅董，熟权利弊，妥议复奏施行。但民穷财尽，实难久持，统上各项倘经议准实行，又须限定年数，无论此后有何紧急要需均不得奏请推广，以昭民信，而苏民困。或谓滇越铁路在法人得之，则一气贯注，操纵裕如；在我得之，则仍属被动，难操胜算。与其虚糜巨款，赎此不完全之一线，何若赶筑滇蜀铁路，借资抵制，且获利较丰，设有军事亦较灵便。不知滇蜀铁路之克底于成否尚难逆料，即使一面测勘一面动工，告成亦在十余年后。而时局纷纭，外谋奇幻，彼时又成何变相，必致此路终无收回之期。况英争滇缅哓哓不休，我果赎回，自闭其口，且于滇蜀铁路转运机器车轨等件不无小补耳。若虑入不敷出难期赢余，则在我之振兴实业与否，抑商民之出于其途者，或被苛待，则与之增订行车合同，划一关税，且多设办事以保护之，彼虽势强，决不敢无理取闹，自塞门户也。惟兹事关系国本人心，应如何预备挽救，内外竭力通筹之处，合无仰恳天恩俯念滇乃西南门户，且系受协省份，断无骤担如此大宗之能力，可否饬下度支部核算美国减让赔款二十七兆内，并现存镑余与关内外铁路赢余，暂为腾挪，抑或另指他款，以备允赎后应付之策。一俟滇省分年筹集，即行陆续拨还，以重国帑而济要需。伏候圣明饬下外务部、内阁会议、政务处、邮传部、度支部暨出使法国大臣、云贵督臣妥议奏复施行。臣目睹耳闻，知云南之危迫，为未雨之绸缪，谨竭愚忠，干冒宸严，不胜惶恐之至。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呈。

按此折所陈虽不无缺点，而其热诚爱乡心，则吾滇京官中之铁中铮铮矣。故登录之以志爱，并以供家乡父老兄弟研究赎路筹款之资料。（雪生附识）

云南留学越南学生上邮传部外务部恳收赎滇越铁路禀稿（十五号）

禀为滇越铁路关系危亡，恳力争废约赎归自办事。窃以铁路为用，本属领土关键，与人民主权均有密切关系。故非自国领土，不得侵越他国界，此揆之国际法上，究无各国铁路同盟之成例。自英之获得波亚铁路权，开铁路代办之先声，然亦为国内法条例所生之效果，非国际法所公认。惟势力所达到，遂促条例之不得不履行且有侵越条例之范围，国际法无从拘束，自后波亚逐渐沦亡于英，实从而招惹各国之注意，认铁路为侵略之唯一手段。甲午以来，各国乘我多事之秋，为强迫要索我大部分之铁路权。如俄法比联合之芦汉铁路、英德联合之津镇铁路、美比阴结之粤汉铁路、德之胶济铁路、俄之东清铁路、法之滇越铁路，亦皆由国内法强迫条例所获得，非适于国际法上之原则。然条例之表示，本有国与国履行之意义，故各国得援约以进行，其获得此之结果，其有危害我立国之元素，非有所轩轾也。惟于地理上位置之利害，工程上建筑之早迟，各有不同，斯其发生之危害不无先后缓急耳。芦汉铁路固早成功，但其地带止适于交通之利便，经济之发展亦为俄、法、比互相牵掣，故为患隐而缓。次之东清铁路，其地带直接俄境，在彼建筑之目的，非仅为计经济之发展，原欲借为侵略东亚之具。故路工甫成，东三省即被其强迫占领，致酿前岁日俄之战争，我人民之遭患几何，财产之丧失几何，田庐之蹂躏几何，未始非该路线阶之厉也。再次即滇越铁路，地带亦直接越境，位置亦与东三省相当，原彼法人之野心，亦尝欲速竣路工，以肆侵略。如前定期八年竣工，今忽改缩为五年。闻彼法人之策画，则期此路之告成要在日本战后休养未足之先，以速取云南，斯无虑有他国之干涉。近且与英有远东攻守联盟之约，其内容虽未发表，忧时者均谓彼或将有以分割我，我须急谋防御方法，故近顷报章致有救云南以救中国之说以相警告，不可谓无闻见也。然吾国人之论说，或谓其言近揣摹，则试征之彼国舆论，较为明确。法领越南官报日夕促其国人以速竣路工，借以殖民云南为目的。本年三月三日法国老街开车纪念大

会，举众文武大员，皆亲临我滇境查察。同时报纸转相庆贺，谓吾法从此得康健之新殖民地。法京巴黎之殖民报，则公然认云南为其属地，甚至马赛尔殖民地赛会直将云南列入席位，已是见其一斑之舆论矣。然此犹专指其国人之舆论也，至其国大员哀莫斯民之出版等书，一则曰滇越铁路成，吾人谓为侵入中国之导火线可也；再则曰滇越铁路成，云南矿产绝大利源必由此线引出之，云南千数百万人民，皆我法人雇主也。承平则可以攫取中国无穷之利，乱则可借为侵略大陆之具。若此之舆论价值，实足以转移舆论，并足以占政治上之优势力。故去岁四月，法京开国民会议，至以云南应否实行占领为正式议案，均谓增加资本金，速竣路工，扩张兵力为归结。

综观以上之言行，得以证明彼国之舆论公意势必欲占领云南，以巩固越南为目的。更进而观其事实，则其现今于云南之势力方膨胀无已，各铁道已任【其】建筑，矿山且许其探掘矣；地图已任【其】测绘，军械且听其输入矣；纸币已任其使用，私盐且听其销售矣；邮政局已任其设立，警察权且受其拘束矣。凡此皆足以直接危害我土地人民主权之独立，不惟蔑视国际法，亦侵越国内法条例之许可范围，直与俄人在满洲之不法行为同出一辙者也。迩者滇越铁路已渐次竣工。观其越南方面之军事扩张，如加练征兵、添购战马、调增军官、操演水师，实汲汲无虚日，亦有须驻兵蒙自之说。则一旦路工告成，法人将效俄人于东三省之举动，借保护铁路为名以占领云南，固无容有疑议。斯时我滇人将容之乎，我国人将安之乎，各国亦将默认之乎。势将谋有以对待之、抵御之也必矣。然以吾滇人之能力薄弱，而欲竭死与法人抵抗，是不啻以犊触虎，其有不终于败者几希。即举我国全力以对敌，陆军上多形缺乏，难望持久。海军则全无抵抗力，尤不足以有战斗。是则法人必欲占领云南，我国既无实力以阻遏之，又不能坐视危亡，其为苟且偷安计，亦惟利用列强之冲突，以自居中立乎。虽然，云南与东三省之地位不同，所遇之敌情亦异。以东三省邻近京畿，若当警急时期，可以调集北洋练军强勉应战；若云南则僻处偏隅，不惟自无练军，即邻者亦无一精兵，又与京畿阻隔遥远，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一旦若有警告，难望应急，此地位之不同也。日俄素有宿嫌，各不相下，倘俄而以欲占顿东三省也，则将有以危迫朝鲜。

故日本而为朝鲜计，为复仇计，则与俄赌战以排解危难。若英法则近新联盟，交谊日加，且将协商以分割我；而谓法取云南，英肯与争战，此事实之所必无，亦敌情之所大异也。然则我国既不能自防御，又无望有他国助战，势不得招惹各国之注意，至此则愈生出极困难极重大之危象焉。以各国之对我政策素持平均势力主义，然其扶植势力之手段则各有攸分，有所谓保全派者，英、美、日是也；有所谓侵略派者，俄、法、德是也。要而论之，保全侵略，皆所以谋亡我者也。惟保全派主张和平进取，侵略派主张急进分割，致各不兼容而相顾忌我国得以偷生苟延。至今日俄战争，为保全派得获胜利，东亚似稍就和平；虽然，侵略派之势力尚非大减杀也，苟有一国焉，迫不及待起而扰之，斯大局究难免纷乱矣。然则就今之世〔大〕势而测，侵略派中之必为戎首者，其惟法国乎。法国素来对我政策常持急进手段，惟其经理上尚多滞碍，故为似迫而待耳。迩者其有跃跃欲试之故，则以千九百五年彼国发明有最近新式炮、新式枪两种，极为猛利，业已告成，前岁因摩罗哥之事，举国沾沾自得，欲乘机与德国为难，惟德亦防御有素，法知未易偿其宿怨，究容协商以和平了局。时西报会为着论云，法果欲舍摩国之优待地位乎，远东今后其多事矣。近顷则闻法已屡有输送最近新式枪炮储蓄越南之说，则滇越铁路告成，彼将随以武力对待我乎，诚非凭空臆揣之言也。法京巴黎出版等书会公然宣告曰："今有持开放门户主义以临中国者，忌人进步，毒莫甚焉。然则列强处此，惟各竭精力，以经营势力范围而已。测我东京国境，鉴中国之侵害，出征服之良策，着瓜分之先鞭，其惟我法人所宜从事乎，我法今后直须倾注精力，以开创殖民地，掷人命，投巨额，所不顾也。"又法越南总督派员旅行云南书曰："云南者非独为越南之屏藩，且为越南之仓库也。兹当日本新役之后，财力困乏，休养为先，不能他顾，尚望他日火车游行云南时，我法之权力随之而达于云南全省，尤望云南铁路告成之日，能在日本休养未足之先，则席卷云南，如探囊取物矣。"审是法之乐为戎首，以着瓜分之先鞭，当在日本休养未足之先，滇越铁路将成之际，已彰彰明甚。斯时首先表同情者，其惟俄乎。去岁日本报章之评论曰："云南今固入法之势力范围，然法之实获领云南与否，当视其与俄之外交卜之。"近顷法俄之交际未衰也，



近观俄人之行动，今且骎骎焉窥伺我西北边疆；则一旦法从事云南，俄将略伊犁新疆，以图关中。

德固昔属侵略派者，至此亦无容坐视，势将攘夺山东，进图黄河流域也。斯时保全派之英美日，有肯同起以反对之乎，当先就英之意向测之。自英法远东攻守同盟告成，颇有疑议英将折入侵略派者，然使英即无侵略之意欲，亦或与法有互相默认之协约则诚有之。如前九龙铁路之许英开办，法无异议，我国人士浅见者流方斤斤自慰，谓此足征前势力范围之约无效。而法人则扬言曰，此我法国交谊特让于英者。则安知英已许法于云南有进取之权利乎。是法将进取云南，英固不肯反对之；且非必不肯反对而已，行将鉴于俄法〔德〕之举动，进而争据扬子江流域。英既参入瓜分之列，则日本自为计，势既不能反对，又不能旁观，亦惟北占南满洲，东取福建，以自拥卫也。况近顷日法远东协约又复告成，其协商我者已明白表示矣。日英亦已背前约，美其何以自处乎，谓其仍守开放门户主义，以牒责各国履约乎，前已行之俄于东三省，见其无效也。然则美之审机观变亦乌容自已，观千八九八年美总统论议院诏曰，今日中国沿海诸省已入于欧洲列强之下，此非常事也，我美国不于旁观之列。是美将见牒责之不能行，亦思分割一适当之地位欤。诚如是，则我中国之瓜分祸成。而推求祸原，未始非滇越铁路为之导线也。是滇越铁路者，云南坐亡之显祸中国瓜分之动机也。倘使我而不甘坐待瓜分欤，则宜上下一气，万众一心，举全力以急谋挽救，又乌容已耶。窃惟挽救之法，莫若乘其路工未告成时力争废约，赎归自办，是策之善者也。惟钧部管理路政，义务所在，权界攸分，自不得不恳求鼎力斡旋，究应如何筹画，如何交涉，始可望办到废约赎回自办之目的，以保路政而挽危局，谅钧部已烛照机先，权衡有素，无容生等之冒渎矣。惟生等以事迫危亡，情殷爱国，不敢不尽愚见所及，敬为大部陈之者，滇越铁路之关系危亡，诚如上所述矣，然至此而言废约取赎，情势固急，其中未免有困难者存焉。

以滇越铁路之成案，即非适于国际【法】上之原则，亦非私法上公司之契约可比，实为国际法条例之所许与，斯本有国与国履行之意义。且闻此约之结合系成于千八九九年，与广州湾租借同时承诺，权

利期限，均照俄东清铁路成例，地段归中国供给，以八十年为期限等因。是此时期限未至，似无容异议。虽然，凡国家之行事，自须临机应变，断不能事事徇人忘己，以至自待灭亡之祸，此非明合于国际法之名称，实隐适于国际法之意义。何也，国际法以维持国与国间之和平为目的，凡条例有危害性质，则被危害者以自卫生存故，得声明而取消之，此为国际法所允许也。当时德相俾士麦之言曰：国与国之结约，乃专为某事而设，用表两国间同等之利益。若将来情势变迁，则前约即难遵行，以条约与律例不同，不合于时，不符其事，虽未至期限，可以声明作废云云。准是以观，即可以论滇越铁路于国际法上理合取消者也。以滇越铁路之结约，第一条开宗明义本以通商为目的，不得侵犯我领土主权，此明载约章者也。法人对于此约之行动则何如？光绪二十四年从事测量路线，越南陆军司令长官彼容亲行滇疆，带领大多数武员测绘地图。光绪二十五年越南总督都墨遣领事方苏雅，密输军械四十余驮于滇省。光绪二十八年，时当周匪肇乱，蒙自领事署经我派兵保护，不意法领事尤私储有三四百枝快枪，明以示人。光绪三十二年，法人私运枪弹四十七驮入滇，行经半途泄露。他种种不法行为，如用武员充铁路监工，以低价强购铁路地段，以强暴勒令滇民应工，以无故殴毙路工先后共七八十人，此皆直接以危害我领土人民主权之事实，蔑视条约之范围许可，而显犯国际法之宗旨者也。彼既蔑视条约，显犯国际法，以危害我领土人民主权，则我得声明废约，赎归自办，以自卫生存，诚适合于国际法而无容有疑难者也。即例之粤汉铁路，彼美公司止违期限转卖股票耳，我犹得诘责以废约。况法政府直以输运军械，通过兵队，其危险为何如，而谓我不得声明废约赎回自办耶。然或谓粤汉铁路是与美公司之契约，废约当否，非国际法所得拘束；滇越铁路是与法政府之契约，故国际法得从而拘束之。此之理由，既已解释如上，然犹可得而申论之。如千八四八年，英人于葡国领土获得铁路敷设权，亦成于国内法条例所允许，与滇越铁路大约相同。然铁路工甫成，尚未至收回期限，葡政府察知非自便利后向英人赎回之。此其前有成例而可援以为法者也。是今之滇越铁路，于条例上、国际法上，我皆有理由得以力争废约，赎归自办也亦明矣。独是废约矣、赎归自办矣，法人不无刁难，于路工资本



金虚报巨额，或要求偿以重大利息，此亦情势之所必然，是于其路工资本金实数，不可不先调查以自为计也。“查滇越铁路之资本金，据千八九八年，前任越督都墨氏送法议院之预算案，谓预测路线由老街经蛮耗达云南府，估费约七十〔千〕万佛郎，约合洋银二千五百九十二万余元。后经议院驳回，俾另行调查后改路线由老街经南溪达云南府计法尺共四百六十六启罗，约合华里七百八十余里，虽路线较前减少，然经南溪地带有必由之十八山洞，颇费工作，故由路线并地势权测之，似约须洋银一千余万元。然此不过某等之愚见揣测，若言其实数之预算表谅钧部已有存案可稽，或可照例推测，以期适中至当，大部自有权衡，然今设为一千万两之数，是兼其资本金并利息而括言之也。”此之巨款，试问我滇民能应付之乎？此不可不由各方面推测之。

滇省素号贫瘠，筹捐匪易，所赖各种赋税稍支度用，然自庚子加抽盐粮捐，年增五十余万两，用充赎款并团练费。甲辰又从加抽盐粮捐，年增五十余万两，用充筑滇川铁路费。经此两次加抽，我滇民已极形窘困。又加以腾越铁路经我奏准自办在案，需费约四百万两，筹措无着，乃权宜归并滇川铁路公司承办。统计此二路线当共需费二千万两有奇。以滇省之财力计之，每年的款，止有加抽盐粮捐五十余万两，其外原有官绅民集股办法，只以章程未合商律，筹事不得其人，开导未善其方，现经两年之久，仅招集有四十余万两，尚闻怨声载道。此亦应恳钧部饬札该公司妥订章程改良办法，撤换人员，庶可望办有起色，商民跃踊集股，于路政或有裨益，然亦仅能敷此二路线之用。若云滇越铁路赎款，势必另行筹措。第筹措之法，照滇省现象，加捐已难为言，原近年以来，滇省历遭水旱，所在人民辛苦艰难，而今岁为尤甚，数月间斗米涨至十两，民多待哺，尚谋赈济。揆之情势，加捐实难筹到。然铁路赎款，已势在必行，则不得不别开生面。查各国国家有需费紧急之时，本有特别或权宜办法，特别筹法，如募集公债是也。国家当紧急之时，既为预算案所未及，又为情势所必需，则募集公债，能使艰巨难筹之款，旦夕招集。如庚子赔款，可谓需费紧急也，后以募国民捐，旬月间得数百万巨款，不可谓无效用。然既募集矣，嗣因偿回无着，似政府苦于情势之所不得已。若滇越铁路则行将竣工，如有募集，即可以此路车费抵偿，自可以取信于民。

原此义以宣布国中，且从而办理得人，劝导有方，未始不可见诸实行。若以论夫我滇，则尤为生死存亡攸关，苟稍知爱国者，则倾资破产，剥肤竭髓，当在所不惜。况明示有以抵偿，与得短期间之利息，此募集公债之可行者一也。权宜办法，如移缓就急与国家补助是也。就利便而言，我滇宜先筑滇川、腾越两路，一以疏通财源，一以抵制英人。然此两路之竣工无类，目睹滇越一路已将告成，势已抵御之不及，疏通更无可言，当此犹拘守成议，是何异盗已入室，始徐徐以关门，不几为旁观者嗤笑乎。故今为救亡计，为权宜计，莫若将滇川铁路款项移挪为赎滇越铁路之用，不日路成开车，即以其利息充筑腾越、滇川两路费用。是于先后缓急并行不悖，而且有余利者也。虽然，以若是之巨款，仅望募集公债并滇川铁路之本金，究未能筹措适当，至此则不能不望我国家补助焉。按国家补助铁路，各国所在多有，如日本九州岛铁路、山阳铁路，皆得政府先后为之补助，或图军事上之利便，或期经济上之发展，其地势不一，而其原有之性质则铁路宜归国家公有，此各国国家已多有行之者。惟今我国家政府之实力，难行及此，惟察地势之便利，情势之缓急，而应有补助，则我国家诚不能辞其责焉。今滇越铁路情势亦亟急迫，尽我滇民之力以图挽救，而力有不及，求助政府，此亦情势所不能自已者也。或云比年以来，政府财用困难，诸凡新政，当期筹策办理，安有余力以补助铁路，而兼顾边省。此诚是矣，即生等亦岂无闻见。然事有缓急先后，先其所急，后其所缓，此谋国之要图也。况生等求政府补助，非必望其废新政而代谋；亦非望其尽全数而代担负。惟望其每年于津榆铁道利益、河工剩余，关税镑余，应解兵饷等款项有所移挪补助，并减除滇省租税之额，以作铁路费，在政府势力所能行，此移缓就急，政府补助之可行者二也。以上之筹策，本未能推行尽利，惟钧部烛照事理，妥筹全局，自必推详无遗，无待某等之喋喋为也。特某等亲睹亡国之惨酷，日见彼族之强横，回首乡关，不胜悚惧。意亡我云南者，必此滇越铁路也；瓜分我中国者，亦必此滇越铁路也。惶悚之余，情急呼天，用敢据实缕陈，不知忌讳，是否有当，敬恳钧部专此据情入奏，合无仰仗朝廷天威，倘能办到废约赎归自办，是云南民生之幸，抑亦中国全局之幸也。肃此上陈，伏祈垂察，无任倚徙待命之至。

赎滇越铁路万不能再缓之警言（十五号）

赵　端

安南古越裳国，中国之旧藩服，法兰西三十载来之新殖民地也。东北与吾云南、两广接壤，有唇齿相依之势；西与暹罗、缅甸毗连，有犄角不离之观；而东南沿临洋面，有东京湾一带之海权。治分三部，东京居上游之一部者，京城曰河内。安南乃中央之一部者，京城曰顺京。第三部分即与英属新加坡接近之西贡是也。人民有五十余兆之多，版图有廿六万三千英方里之广。相近赤道，种植适宜，越人固乏善农者，然随插秧苗即可指望收获，既无天干水旱之奇灾，更鲜饥馑流离之事实，一年常收二三季谷麦，凡果木菜蔬之种类无所不有。安南米粒贩运出口者，年中不下数万石，土地之膏腴，出产之丰富，即此可以概见一斑。况此旷土尚多，农业不善，且有如是之丰富，无限之出产，若再加以农业上之科学，训之诲之，吾不知其将来更如何之富。即以吾中国之土地论，现时不无有可与越南比者；以言矿产，则遍地皆有；以言铁路，早经开车者已有干路数条，且此时尚经营不息；以言水利，则红河直贯其间；以言渔业，则穷民养活无算；陆军则有冲锋破敌之精神，海军则有排山倒海之声威。街市清洁，洋房重累，汽车焉，电车焉，马车焉，有如雷霆之乍惊，山岳之齐崩，轰轰烈烈，盛气喧天。昼有路树以蔽日，夜有电灯之照市。欲垂钓有剑湖西湖之静雅，吸空气有公园怡园可爽心。课暇兴游，气象万千，天光之灿烂，佳景之宜人，有如伦敦、巴黎之繁华，诚东方之一小天地，庄严锦绣之大好宝国也。比之似觉有过，然阅者当思作者之用意乃佳。虽然，东京也、安南也、西贡也，统而言之，皆越南人也。卅年前之主人翁越南人也，今之主人翁，已于三十年后经几许之战争，无限之侵略，迫胁焉、威逼焉，斯灭将尽，而堂堂之黄种，美丽之山河，如金如玉之宝藏，遂睡焉不醒，迷焉不明，凄凄惨惨，咽咽呜呜，蒙昧不觉，而入于亡国之乡、奴隶之场，伏处于法兰西恶烈桎梏之下，黑暗地狱之中，将无复翻身之日也，呜呼！其亦惨矣。越南受亡国之名称，当奴隶之纪念日，此乃三十载来之事，吾同胞者知之深矣，吊之

久矣。或街谈巷议而嗟叹，或诗词文字而凭吊，或对镜而狂呼，或以之为龟鉴。种族之观感，唇亡齿寒之意义，有以致之使然也。吾方言越南土地之膏腴，财产之丰富，铁路之多，矿产之饶，及冲锋【破】敌之陆军，排山倒海之舰队，繁华之街市，轰烈之轮车，秀雅之风景，壮丽之山河，见之足以悦目惊心，闻之足以供地理学之较衡，非虚语也，非饰词也，无浮言之装饰，鲜形容之刻词，节节真迹，句句踏实，惟有不足，何云过耶。独是山河变像，国旗易色，已历三十寒暑也。君非其君也，臣非其臣也，土地人民，更非其原来所有也。盖安南自甲申亡国以来尚未足三十载，种族之澌灭行将过半也。人民之生机无安适之便宜，尽皆以劳动为生活也；航海之封锁，不准越人与外国交通也；仍行八股之科举，以钝愚越人之脑筋也；昔日之显宦贵族，今则平民不若也；昔日之士农工贾，多皆流为乞丐，牛马不若也。安南王则为完全之傀儡，一班之士流尽皆洋官大人之走狗也。大街巨场不见一安南人，车奴使仆尽皆安南人也。人有身税，畜有牲税，鸡豕鹅鸭，门窗户牖无一敢不纳税。其税之轻重，有值百抽半之量衡，政治权、财政权，凡一国中之应有权，无一有予以安南王丝毫者。王且无之，臣民何敢与争。生死任人，烹割任人，牛马任人，奴隶任人，而越南人惟饮泣吞声，不敢稍怒也。且屯扎越南之法兵强横残暴，达于极点，占奸妇女层见迭出，缙绅良家之子女，被其污辱者不可胜述；鞭挞笞击之惨，拳打足踢之事，一日数见。此诚强权人素具之威势，亡国民应得之荼毒，吾书至此，实有不忍复言，投笔而仰天嗟叹不禁痛哭流涕者也。然则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公例，世界之所不平，此亡国之所图伸，弱国之当用以自警自强也。夫世界之极形惨悲之事，大莫过于亡国，痛莫过于亡国民，犹太、印度、越南、缅甸及新入奴隶籍之高丽者，皆亚洲已亡之国也。亡其国之国固不同，而其受压制受酷刑无不相似，之数国者，均各有关系于我中国之大要，他国吾未游，今所言之越南者，即吾目所睹耳所闻，有大关系我中国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数万（?）方里版图之大帝国也。

越南亡于法兰西后，彼则野心勃勃进寸思尺，得陇望蜀，骎骎焉汲汲焉，必欲得我云南以为越南屏藩之计，然后窥伺四川，直下长江，张牙舞爪，跃其势力，逞其野心，以图称世界雄中原主也。呜

呼！吾云南人与彼有何冤仇，而法人作如是之贪心暴为以骇我，正不知其谓何也。吾辈闻之，能不惊天动地，落胆失魄，号啼奔走，必有所以抵御之也。此言法人出之已久，吾同胞闻之亦熟也。彼乃利用我政府，欺弄我官吏，迫胁我人民，忽焉而得滇越铁路之主权，忽焉而获七府矿产之让约，蒙自关许开放，云南省布教育，军械任其运输，纸票几乎大用，此外尚有种种无礼之行为，要皆不出铁路矿产附属必须之要素，盖其足以致死云南人之生命，召中国之瓜分者，即此铁路矿产两大宗。此则吾辈呼号海外奔走流涕，即在此已失之滇越铁路与七府矿产也。山西福兴公司英人之矿约现在既已赎回自办，吾云南之七府矿约何不可效山西之陈法，鸣鼓直争而赎回自办，此则更有望于我同胞挽救，政府为力也。吾中国同胞其当注意，吾云南父老尤当挽救，不可稍缓之事费也。其事实安在？即赎回滇越铁路，废弃七府矿产之陈约是也。是言也，前已有人言之夥矣，似可勿再烦琐以扰吾同胞耳目也。然兹事体大，关系危亡，决非一议一论足以供览醒世。吾今必重申其议，登南昆仑而大声急呼，奉劝我四万万同胞，警告我云南父老曰，勿徘徊观望，勿坐视弃利，勿引首就戮，勿昏沉待毙，勿分省界而不前，勿俟临渴而掘井。欣欣焉，勃勃焉，忘私而顾公，踊跃而认股，千人同志，万人同心，共此善举，集此大成，早将滇越铁路赎回，七府矿约废弃，则云南安全，中国无恙。此后方能享无限之权利，无限之幸福，吾国人岂不优哉，岂不乐哉。如不然，则滇越铁路完功之期将已不远，今年底可直到蒙自，再延日时，必直达云南省城矣。渠已能渐收大利，彼时再言赎回自办之事，吾恐其必无允许之机，大祸即由斯可至也。尤有甚者，前吾闻于云南关心时事者有言："滇越铁路当赎，惟宜缓。"诘以如何宜缓赎不当急赎之理，彼则言："此时赎则需款大而路未成，不能实时开车，以为不利。缓赎者，宜待其路已告成开车，即可收利，所以较急赎为计也"云云。此诚不揣事理之谈，本不足论。惟细察吾云南之假开通派持此谬论者尚多，以致集股艰难，诚为铁路公司之蟊贼，大有碍于集股之进步也。故不能不将此谬论略为解释，以醒一般之昏迷不悟者，均归于热心集股之一途，是则吾所钦服馨香祷祝者也。彼言缓赎可实时收利一节，谬至极点，彼不思法人修此一条干路其主脑在何处，其用意在何处。如其意

在通商乃修也，而详察彼法人，对于世界及其属地之政策均不在乎通商交际，要皆侵略吞并扩张领土之政策，此世界所公认，决勿疑之事实也。彼盗窃我云南滇越铁路，此可独言其为通商计，能乎？否乎？如果必言其为通商计，然专此滇越一道，何能望商务之扩张，况路人世世子孙素鲜谋通商上之事业耶。然则彼筑此条铁路，其意既不在通商，其主脑其用意专在侵略扩张领土吞并，亦决勿疑也，此吾辈痛哭流涕奔走呼号者，即在唤我国人毋中其毒计也。

夫云南之危迫早为我中国四万万同胞所公认，其病之根源，其危之现状，亦为人人所尽知，凡稍知时局深抱救国主义之人，无不曰：即在此铁路矿产，救滇之要点即此赎铁路为最上要策，且无不言以急赎为先。故滇公司惟日孜孜以从事集股者，亦在急赎之见，均皆以急赎为务，恐缓赎为患。盖天地间，岂有敌国骤能将其已得之权利轻让者乎。待开车后始赎，吾料必无轻许之事。即或可行，亦必除正价外尚须多备百万或数十万乃行。况赎与不赎，其权利在彼，此刻尚不能必，设彼以强权横霸，肆行其故有之毒术，吾云南彼时又有何能力以控制其必让之上策，吾可料吾云南必无措施也。然急赎之意有百利而无一害，此不待烦赎，更可必其无刁难之弊。如有小索，亦属人情中所有之事，况现在路线上所有山洞大都凿通，大工尽已完毕，尚在修者仅数铁桥及安轨道之类，一经赎归自办，即可连续重修，立待其成功，立收其权利，此赎滇越铁路之当急不宜缓者也。

又有一人云："滇越铁路此刻不宜赎，惟筑滇蜀铁路即可抵制法人不敢妄加野心也"云云。此言乃数千年之朽语，老死不变之坐亡法也。此比前说更有障碍于集款之前途，又当为之剖明以质诸持此背谬主义者，为之棒喝焉。夫物与物相竞争，彼物弱当负，此物强必胜。此自然之理也。彼以筑滇蜀铁路为抵制滇越铁路一节，乃不查事实之谬说。无新书之多阅，无国情之感动，故出言如是，意想如是。吾云南人属于此派者，大都腐老学究之徒，无爱乡真性，无救国热诚，逢人则高谈道学，入乡则欺压良民，逢贪官则争妍献媚相舞弊，遇新学则视为杀父之仇敌。凡地方之公益，举国之要事，不惟不出而担负，必且百般阻挠以为快，此等人诚新学之大敌，四万万同胞之公罪人，不堪为人类齿也。其言筑滇蜀铁路为抵制，试问滇蜀铁路兴工几时

矣？筑造若干工矣？此刻路线尚未采有草稿，工程师尚未聘得，仅仅有滇蜀铁路公司名目，集款尚艰，何能言用以抵制二三年内即可告竣之滇越铁路耶！能乎，否乎，智者自能判断，不待再言矣。惟今之计，只有将已集得滇蜀股款移作赎滇越铁路之费用，挹彼注兹，移缓救急，或者有济，势必可行。若不然，此将言筑滇蜀铁路为抵制之，际彼之工程一朝告竣，汽笛一声，轰鸣于碧鸡坊下，长车载鬼与俱来，彼将用其亡越南之毒术，施其横暴强虏之惯技，吾恐吾云南无遗类，中原从此瓦解矣。可不惧耶，此亦当急赎滇越铁路之实在情形也。

总之此滇越铁路乃吾云南之深患，杀吾云南人之毒剂，戕吾云南人之利刃，赎之则生，不得则死。滇越铁路一日不赎回，即吾云南人一日不生存，四万万同胞一日不安全。早赎回，早兴办，魂安魄宁，梦稳心泰，将来之云南亦可从此渐进于文明之域，与欧美并驾齐驱于激烈竞争之场。是则吾云南人之天职，四万万同胞之希望者也。

为滇越铁路告成警告全滇（十九号）

义　侠

自戊戌定滇越路章而后，内而商绅，外而学界，沥肝胆，枯舌血，经营运动，奔走呼号，以争废约，以期赎路者，盖以滇越铁路朝成，云南夕亡，云南朝亡，中国夕裂。呜呜汽笛，即敦促滇魂之羯鼓；辚辚轮声，足断送滇人之生命。我滇人惊心动魄，泣血呼天，为全滇计也，而实不仅为全滇计。奈政府怯于内，强邻梗于外，电文累千，禀牍盈尺，尚未开一次正当之谈判。忽焉而蒙自已开车矣，忽焉而阿迷已开车矣，忽焉而陆南、宜良、宁州各境内又开车矣。据婆兮来书则云，本年正月初旬达省；据建水来书则云，本年正月内必抵省城；据省城来书则云，二月十五日行开车式。折衷诸说，均不出本年二月内路工告竣。危哉，滇人死期迫矣。回首昆华，屈指时日，誓欲不翼而飞，缩地而走，以拚孤注，以填恨海，成则可告无罪于列祖列宗，败亦有颜以对于天下后世。此非危言悚论，乃滇人应有之宗旨耳。或谓铁路开通之地，庐墓则依然崔巍岌並，突兀峥嵘也；人民则

依然肩摩毂击，熙来攘往也；商务则依然易无交有，云集雾合也；财产则依然富拥厚赀，贫谋生活也。且自此路告成，交通可便利，往返可神速，苦工可谋衣食，旅人可免跋涉，则是滇越铁路非无裨于云南，而乃一则曰亡云南者滇越铁路也，再则曰亡云南者滇越铁路也，殆虚声恫喝，无谓狂言也乎。曰是直不识时务者耳，二十世纪以来，灭国政策，愈出愈奇，土地不必占领，人民不必杀戮，官吏不必驱逐，职业不必侵扰。及其结果，则不占领土地，而吸取土地之精华；不杀戮人民，而灭绝人民之种族；不驱逐官吏，而利用官吏之贪横；不侵扰职业，而暗攫职业之权利。迟之则数十寒暑，早之则十余春秋，万里河山皆他人之殖民地游牧场矣。况法人之于云南也，碉楼筑矣，地营凿矣，军械火药私运矣，苟非实行侵略胡为者。近据中外各报载法人派骑兵、炮兵各一队，行政司、税务司、邮政司各一人，先后往滇，并要求警察权及地方行政事宜各节，虽无确据可凭，然未必全无影响。则是法人之侵略云南主张急进，较列强灭人家国之出诸隐微纡缓者，其祸尤速。苟不急谋抵制，转瞬即为印缅、安南、朝鲜之续，届时始翻然悔悟，嗟何及矣。然则挽救之策何在，恃条约欤？条约为法人屡次违犯，吾莫若之何；筑滇蜀路欤？滇蜀路非旦夕可成，缓不济急；杀教士，烧教堂欤？杀教士，烧教堂实不啻杀滇人烧滇南，是皆非也。吾请正襟为滇人告曰，居今日而欲余生虎口，转危为安，无他，亦惟赎路而已矣。不能赎回于条约初缔之日，而欲赎回于路工既竣之后，闻者必视为大难。夫滇越路线虽不过千里之遥，而直接则关系云南全省之存亡，间接则关系中国各省之存亡。最伟最大之事业，以为难诚难矣，然动辄畏难，世界上无一可为之事。华盛顿之首倡独立，土耳其之改革政体，岂易事哉；苏杭甬之力拒外款，粤汉路之赎回自办，亦岂易事哉。而均能达其目的者，知其难而不畏其难，且利用其难以坚厚团体，以激动英杰耳。吾滇不欲图存斯已矣，苟欲图存，当先斩绝畏难之观念而勉为其难。如畏集款难而不研究交涉，或畏交涉难而不踊跃集款，是未举事之先，已伏失败之兆，势必至一误再误，无可挽回。蒙窃鳃鳃忧之，惓怀乡里，情不自抑，爰度诸机宜，准诸时势，和泪共墨，大声疾呼，以警告吾滇千七百余万同胞之前。

一警告咨议局 倚赖推诿之积习，适足以召危亡；乐天安命之谬传，不足以图幸免。堂堂咨议局，实吾滇名流时彦所荟萃，若处此危局，急公济难之壮志无闻，颓唐老败之境况如故，因循复因循，蹉跎复蹉跎，使惨淡逼人之外祸怒号沸腾于苍山翠海之间，则今日众人之矢，后世董狐之笔，必有不能稍恕者何也。

（甲）咨议局发起之原因 国家为国民所组织，故国之本在民。特国民不能人人皆执行国务，于是乃组织政府，委以统治之权。国民者本也，政府者末也，自逐末者，利用高位，滥逞权力，以自膨胀扩充，而萎缩国民之势力，国之末虽盛，国之本遂衰，本轻末重，未有不倾者。此今日海内外所以昌言立宪主义，欲速开议院，使国民直接间接尽参与经营国家之任务，以共同维持国家也。咨议局之设，即将来设立议院之基础，凡议院所应有之权限义务，皆无可旁贷，况滇越铁路俄顷完成，祸迫燃眉，病切剥肤，而谓吾滇咨议局，竟不建一策，不发一议，暗暗焉汶汶焉，坐待灭亡，尚足为完全无缺之咨议局乎。

（乙）咨议局所负之责任 直隶咨议局孙洪伊，联合各省力拒中日新约；湖南咨议局谭延闿，提倡铁路股东共济会力拒外债，安危所系，责有攸归。如孙与谭者，所谓无放任，无萎靡，一往直前，能尽当然之责任者也。吾滇咨议局成立之日，即滇越铁路告竣之日。换而言之，吾滇咨议局成立之日，即吾滇生命财产垂危之日。则吾滇咨议局所负之责任，较各省独重且大，今欲无负此负任，惟有就根本问题解决，发起赎路，取至死不变之方针。精诚所感，天意可回，旋乾转坤之伟业尚不难于奏效，况仅赎铁路乎。

（丙）咨议局所处之位置 堂高帘远，官民隔阂，为专制国第一弊害。自有咨议局以来，上可以直接官府，下可以直接国民。当倡赎滇越铁路之时，凡国民如何迫于赎路，如何勇于劝股，自应转达于官府，以鼓舞官府力任外交之精神；几官府如何实行废约，如何设法力争，亦应疏通于国民，以激动国民实心认股之思想。使力任外交者不以股款尚无着落而懈其志；实心认股者不以交涉尚少端绪而灰其心。有进行而无退缩，则赎路之宏功可拭目以俟矣。

（丁）咨议局所具之资格 就国法之性质言，咨议局为监督行政

机关，即具有监督行政之资格；就咨议局之组织言，由各属议员所集合，各属议员又为一般国民所推举，即具有代表一般国民之资格。故凡政府与法人交涉，或擅许要求，丧失权利，或盗铃掩耳，贻误事机者，自应实行监督之权限。至国民之坐观成败，漠不经心，则当阐明危亡之真谛，语以国民之天职，使闻风感发，踊跃出股，如是而交涉可速清，路股可速集，造福于碧鸡金马，蒙庥于天下后世，庶几始无愧此资格乎。

（戊）咨议局应尽之义务　对于外交，有如江浙之张謇、汤寿潜，两湖之张伯烈、宓丹墀诸君子赴部力争之义务，一争无效，再争；再争无效，联合各省咨议局以为声援。具百折不回之心，持万夫莫挡之勇，任怨任劳，再接再厉，务底于成而后已焉。对于筹款，有首先提倡，为国民表率之义务，毁家纾难，非托空言，然能节衣食、裁冗费，以入路股，亦可谓处心无愧矣。

国家存亡，匹夫有责。筹赎滇越铁路专责诸咨议局，似未免过当。然而咨议局之创立，为改革千数百年之专制政体起见，则举国上下之迫望于咨议局者为何如，全国存亡之维系于咨议局者为何如。且以地位言，则易于成事；以资格言，则优于愚民。故责任之巨，义务之繁，乃分内事耳。若无事则坐拥处位，消耗公款，有事则奉承官长，贻害家国，是不以咨议局为补救危亡之根据，而以咨议局为调剂大绅之场所也，此岂创设咨议局之本意哉。幸近数月来，吾滇咨议局所提议案，皆以热血毅力鼓勇为之，至赎路之举，一经猛醒，真性真情必更有不容已者，果尔，则吾滇大局将有转机也。

二警告国民　一丘一壑一石一沙，皆前之祖宗披荆斩棘开辟创造之地，今之父母昆弟本身妻子衣食住宿必要之乡。若坐令碧眼黄须之儿，蚕食鲸吞席卷而去，此灭亡惨祸，谅吾滇人皆瞿然戚然思有以远之者，无如互相观望，彼此逡巡，国家念轻，身家念重，升平景象每欲坐享其成。至今则灭族夷种之滇越铁路克日完工，祸已及身，不容再缓，吾滇人可以兴矣。

（甲）学界　为桑梓谋幸福，为祖国图公益，此学界之口头禅也。赎路为公益中之最大者，幸福中之最巨者。于此而不谋幸福，欲待诸何时耶；于此而不图公益，欲诿以异日耶。自各国监理财政问题发

生，直隶、安徽、江苏、浙江各省学界提倡国民捐，每人日捐三钱、五钱、十钱、数十钱不等。夫此项国民捐为政府筹还国债者也，挖己身之肉，补他人之疮，尚如此之一倡众和；赎路则保全自己之身家性命者也，何反视如秦越耶！况捐与股异，捐则馈送施舍性质；股则购物置产性质。集股赎路，于经济上可权子母，于社会上可图生存，与其优焉游焉，俟国债热潮飞奔昆池，而不敢相抗；莫如鼓吹国民集股，以赎滇越铁路之为愈也。

（乙）商界　慨慷疏〔输〕金，急灾济难，原吾滇商界之特色。自出而任事者成效未睹，信用未着，因噎废食，遂甘为守财奴而不乐于公益事矣。自来灭人国者，欲肆其政治之侵略，必先肆其经济之侵略；谋生存者，欲恃其实力之充足，必先恃其经济之充足。商界握经济界之霸权者也，使吾滇商界，于筹赎路事隔岸观火，袖手观战，则转瞬路成车通，外人、外资、外货浪涌涛奔侵人，云南经济界之全权势必至尽落外人之手，商界诸公仍欲如今日权子母、逐什一之利不可得矣。故赎路为生死存亡之第一枢纽，尤为商界生死存亡之第一枢纽，非寻常公益所可同日而论。吾滇商界必有踊跃输资，乐于集股，以商界倡导商界，以商界联络商界，和衷共济，以筹巨股，以屏巨祸者也。

（丙）绅界　一乡一邑之间，风俗趣向每视绅界为转移。吾滇十四府、三直隶州、八十余州县之众，使每府厅州县各得二三绅老倡集路股，俾赎路之利不赎路之害普遍全滇，家喻户晓，老弱倾囊，妇女脱簪，全额毕集，亦指顾间事。奈吾滇绅界宁置产以遗子孙，不集金以赎路何！北京庚子之变，所谓几品冠服者不免为外人排粪抬尸之役，辱且甚于奴隶。万贯家赀者适以供外人犒军秣马之费，而反终于乞食，前事未远，后车可鉴。使吾滇缙绅大老从此而猛然醒悟，身先倡率，化保存一姓之宗旨为保存全滇之宗旨，重视子孙之热诚为重视铁路之热诚，则手可穿山，力能扛鼎，何患路之不能赎哉。

（丁）实业界　实业界自食其力，一粒之粟，一钱之利皆得诸血汗，自贪官污吏肆意苛征，层层剥削，视官如仇，畏官如虎，遂成惯性。故凡遇官办之事，不谈而变色即闻而疾走，此滇蜀铁路招股艰难，虽云生计窘迫，而官督二字尚未摆脱，亦一大原因也。然而实业

界之排外性质自有生以俱来，苟举滇越铁路之历史往事，利弊得失，婉曲指导，且暂以赎回自办，则典当田园鬻售储粜以输路股者，当接踵而来也。昔普败于法，誓雪奇辱，全国竞赋同仇，农人德尔特禄激于公义，亦典卖农具以助军需。吾滇赎路之举，果能万众一心，始终不渝，则三迤六诏，英奇崛起，又岂乏德尔特禄其人哉。

（戊）军界　前月两湖拒款代表北上陈情，军人某断指为誓，期以必成，则军界赤血蓬勃，黑铁凝结者，岂无人哉。使吾滇路款齐集，而法人狼子野心终无退步，则吾滇军界，举振振之旗，击堂堂之鼓，以誓死于血肉横飞之场，当不止牺牲一指而已也。但法人无端废约于先，吾滇人要求废约于后，气壮理直，谅法人不复狡焉思逞，是无须战事而可解决也。然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民军之教养训练有不能不未雨绸缪者耳。

谁非滇人，谁无责任，乃持消极之说者辄欲卷其赀财，弃而之他。夫故乡可弃，奈坟茔庐墓何！且滇亡则蜀黔随之，蜀黔亡则全国震动，茫茫禹域，已无一片干净土矣。其持积极之说者，与其不存不亡，不若毁铁路，挑衅端，以决一战之为快。夫战乃不得已之举动，苟可以不战，何必虚掷许多头颅，徒流许多铁血，至伤元气而亏国本耶。则持消极者固非，持积极者亦非也。惟统一吾滇议员、学界、绅界、商界、军界、实业界千万人为一心。目光所射，射在赎路；心血所注，注在赎路。口所谈者谈赎路策，力所为者为赎路事。以赎路为职业，以赎路为生活。精神所贯，何事不成。浸假而路约废矣，浸假而路股足矣，浸假而滇越路之主权失之法人者，仍返之滇人矣。壮丽河山依然无恙，堂皇华胄共庆生存。且由此而雄心发展，力图富强，滇蜀路通，滇缅路筑，于斯时也。吾今日警告全滇之愁肠九转，当一变而为预祝吾滇之飞跃全球。

留日云南同乡会致咨议局筹赎滇越铁路意见书（十九号）

云　鹤

同人等对于滇越铁路，确认为不容不赎，不可缓赎之一重公案，

不自今日始也，学界倡之于前，京官和之于后，凡吾乡士夫及各省热诚诸君子，亦莫不痛心疾首，奔走呼号，重视此路为云南之命脉所关，中国之安危所系，急欲赎回之心，殆如骨之在喉，速吐乃快；芒之在背，拔去始安。所谓路存则滇存，滇存则东南诸省之藩篱固，英法之觊觎可寝，瓜分之实祸可弭。反是，路失之于法，英亦有所借口，势必乘间要挟，出强横之手段，占修我滇缅铁路，前狼后虎，防不胜防，而滇事尚可收拾哉。微特滇事不可收拾也，后顾茫茫，恐中国全局，亦正不堪设想。英即不出此，而法之滇越一路，亦足以制我之死命而有余。盖吾滇北界川黔，东连粤桂，据金沙江之上流，为东南各省之门户。法得此铁道敷设权，平时则借保护路段为名，设警察以威我，输货物以饵我，秘运军械以危害我，煽惑匪人以扰乱我，伸张省城领事权，确立蒙自民政厅，以箝束我，压制我，无形之患浸假而入，恐不数年，我滇千百余万人之生命财产，其不为彼所攫夺殆尽者几何，其不为彼所实行占领者几何，此特平时之关系也。而战时之关系又何如，北出黔中，以窥两湖，东下盘江，进吞两粤，皆利用此铁道侵略策，扩张其固有之急进主义。呜呼，滇越路成，祸机已伏，一发牵而全身动，观前年英佛协约，目佛协约之要旨，而谓法人之处心积虑，不肯甘为祸首，援各国而均分我南方者，吾不信也。故滇越铁路，谓为割取云南之证明券可也，谓为瓜分我中国之导火线可也。

由上言之，则滇越铁路实与吾全国有密切之关系，故不但云南一省而已也明矣。然关系之重且大者既如此，卒未闻有实行赎回之议者又如彼，将谓政府之不我顾耶，则外务部已据情入告矣。将谓外交棘手耶，而法政府已允赎回矣。然则今日所研究之问题安在，一言以蔽之曰，筹款问题未解决也。夫筹款问题解决固难，其所以不能解决之故，虽有无数原因，得大别为三：一、由于昔日之政府轻视边疆，以云南远窜万里，存亡无关轻重，故不肯拨帑代赎，致酿成今日领土丧失，主权有亏之恶果；一、由于以前之当道昧于理财，又不能提倡实业，为我滇谋一经济上之生产，以致民穷财尽，款无从筹，坐视此大好机会，徒唤奈何；一、由于我滇素封之家，保守性成，不肯捐输济急，投资于此积极的生产事业，而甘为消极的放弃权利。

虽然，前车既复，来轸方遒。今日咨议局诸公随时代之要求，发

生于我滇之黑暗界，放大光明，自不难与新简之贤大吏相助为理，百度俱兴，体朝廷预备立宪之至意。察滇民朝不保夕之危机，出之以果力，运之以精心，举前日已失之路权矿权，提出议案，设法收回，挽危亡而恢复之，持大计而保全之，故不能不为吾滇颂。如其不然，则微特不能恢复，不能保全，恐从此生机断尽，终无赎回之望。点苍金碧，不为英之牧马场，即为法之殖民地矣。况虞亡及虢，势所必至，神州惨祸，正未知伊于胡底。而溯厥由来，则今日之咨议诸公又不能不任其咎，是又乌可不为公等规。同人等身居异国，念切宗邦，不敢安于缄默，谨就最近所发生之问题及赎路有可以着手处，与公等一商榷之。

按沪报载法人要求警察权，设司路官，已派商务委员、邮政司、工程司等布置云南地方行政事宜，并派骑兵、炮兵各一队，直往云南等情。此事虽但见报纸，确否尚属疑问，然法人志在云南，必欲得而甘心者，已非一日。观上年私运军火，鞭笞官民，虐待路工，种种残酷非但为各文明国闻不忍闻，即不论如何之野蛮国亦见所未见也。窥其阴谋诡计，实欲挑衅于我，激成事变，而后阳假保护，暗图占领，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幸我滇民，不中其计，彼之狼毒手段，遂不得逞。近又见我国民气伸张，各省咨议局次第成立，知素所持之急进主义不适合于今日，遂一变急进主义，而为恐吓的要挟主义。故有沪报所载之种种要求，使我民仓皇失措，奚啻霹雳一声，闻之于青天白日，较最近东三省之交涉恶耗，尤有甚焉。呜呼，东方之狂潮正急，而南天之风云又起。妖氛恶雾，震地齐来，实令人可惊可怖，而不能不为之栗然以惧，悄然以悲者。幸而此事不确，我滇人亦不过鱼游釜内，燕处堂中，苟延残喘而已耳。不见蛮蒙道（蛮耗、蒙自）之路段看守，整齐严肃，已成一无形之巡警队乎；不见河谅间（河口、谅山）之兵房营垒、炮骑辎重，不遗余力，逐渐增加，已成一有形之军事战备乎；不见驻滇之领事官特加大臣虚衔，商事外之民事诉讼亦妄加批驳，徇情袒护，惨无天日，又已俨然一作威作福之司法裁判所乎。他如邮局密布，纸币输入，商务密派员、行政调查官，早已棋布星罗，散置全滇，特时机未熟，不便发难，故作掩耳盗铃之要求，一试吾滇吏之对付何如耳。其所以必出此要求者，不过手续上之要求，



而非事实上之要求，已彰明较着矣。不幸而此事果确，则彼之种种秘密机关一经变换，着手实行，恐我滇一切行政权，其不为所侵犯为所掌握者几希。夫警察为内务行政，司法为独立行政，军事商务为国家之特别行政，铁道递信又为交通上之经济行政，一国之所以成立者，皆赖行使此特权，掌握此机关，不容他人之侵犯也。苟有所侵犯，则统治权不能行使，几何不为印缅、安南之属耶。嗟乎，昔以云南为印缅、安南之属，不过腾诸口说而已，乌知今日遽及吾目而亲见之哉。见之而不早为之备，则彼长足进步，一日千里，吾滇民其能禁彼之驻足乎。其能禁彼之驻足而不经营我川黔两粤，以遂其贪狼无厌之心乎。事机危迫，莫此为甚，非急求抵制之方，速践赎回之议，恐难挽大局于今日也。然而滇号贫瘠，可筹之项，除盐粮加捐外，别无可筹，且教育待兴，新军待练，矿务待开，川缅二路在在需财。自罂粟划尽，经济界大受恐慌，兼连年水旱溯仍，流离救死之不暇，何可再事搜索，筹此巨款。是吾滇今日既不能自筹，而赎路又事在必行，当此危机一发间不容缓之际，又值罗掘俱尽之余，不能不再进一策，为吾滇民倡，为全国人兴。顾明知空谈无补，同人等犹哓哓不休几类神经病之复发，有不可遏抑之者，果何为也，盖以事危情迫，关系匪轻，救滇即所以救国，救国又不能不先谋救滇，救滇则又以赎路为第一要义。顾我欲吾赎路，先将此路可赎之原因及应研究之要点言之，而再论款之何以可筹及其方法与同人等之主张，且何以筹之而无难，且何以今日实行筹之，并可解决种种问题，一一胪列之，为公等敬告焉。

按前年同人等痛陈利害，力请外务部废约赎回。嗣见沪报载，经蒙外部代奏，奉旨交邮传部筹商。复闻外部电嘱驻法公使刘式训力争赎回路权，刘公使复电谓法政府已允赎回各情。夫法人既允赎回，则此路可赎之原因明矣。惟此项赎款应需若干，交款期限约定何年，虽未见诸明文，然查河口至云南省城仅二百七十五英里，据千八九八年前任越督都墨氏预算案，谓预测路线由老街经南溪达云南省城，计法尺共四百六十六启罗，约合华里七百八十余里。虽路线较由老街经蛮耗达云南府减少数倍，然南溪地带有必由之十八山洞，颇费工程，故由路线并地势权测之，有谓为须洋银千余万元者，有谓为合资本金及

工程费共计之，非二千万不能赎回者。据最近之调查，又有谓为已允之款约需三千万华银者。此不具论，盖非继续交涉，无从而知故也。今即以三千万元作为假定的赎款，而关于此项的款从何筹办，外交问题如何解决，则实今急须研究之要点也。

按筹款之法，在今日各国一般所通行者，大抵由公债募集者居多，而公债之中，又有国债、地方债之别。政府因预算案所未及时，认为行政上之必要，或军事上之济需，发行债券，令人民应募。法兰西之马撤林帝、英吉利之查尔斯一世，皆赖此项公债得以济急。我国之庚子赔款，发行股票，旬月之间巨款骤集，虽其信用程度与英法之募债不同，顾同出于强迫的手段以救一时之急则一也。此国债之说也。人民因营公共事业，或地方行政费之不足，或遇危急事件之发生，得要求政府，拨库储以补助，或商诸他省之救济，或由地方行政区划发行债券，广为劝募，以供一地方兴业利民之需，近世英、德、俄、奥诸国亦常行之。去岁我国湖北之公债，今年安徽之公债，皆此类也。此地方债之说也。然则今日之滇越铁路，由广义而言，政府认为主权之必要，不能漠视，勿俟言矣；由狭义而言，即各省为维持全局计，亦更宜互相联络，协饷救助以共赎之也。故由前言之，则政府有应赎之责；由后言之，各直省又不得辞共赎之义。所谓款之可筹者此也。

然责之于政府，则库帑支绌，无从指拨，计臣艰窘，财政困难。加以东三省之安奉问题交涉棘手，和平会之监督恶耗逼人而来，乃不自量，欲依赖其拨款，依赖其代我募债，不几为人所嗤笑乎。政府既不可恃，则不能不取我上所述之第二主义，由地方公债募集之，所谓筹款之方法有可以着手之处者此也。

虽然，筹款方法不难于言而难于行，亦不难于行而实难于发起经理之得人也。故不能不望吾滇之咨议局诸公先出而担任之，组织一筹赎滇越铁路会，依募集地方公债法：（一）以赎路为宗旨；（二）以集股招募为职务；（三）以联络京内外各同乡官绅、海内外各学界同人及各商贾之实业大家，均为本会会员。盖以此四部分人之名誉之价值，对于各省各埠均足以昭信用而广声气也。故筹赎滇越铁路会，吾人之所以主张可行者此也。

会成立后，于是本省则由公等各劝各属集股，各省则由各省咨议局代为招募，各学界及各商埠则由本省或他省之热心大家代为劝集，则所需之三千万金将可咄嗟立办。所谓筹之而无难者此也。

第一，希望诸公之发起者，以从来未有之代议政治，公等适起而膺其选，非平素资望深重足以取信于督抚，学养兼优足以代表我国民，何能胜此重任。换言之，即上有监督督抚之权力，下有引导国民之义务，凡地方之应兴应革，胥于公等利赖焉。具此资格，有此能力，负此重望，以之集股，何股不集，以之兴路，何路不兴。所谓登高一呼，万壑皆应，正公等运用精神，筹款赎路之好机会也。虽然，一省之财力有限，赎路之需款浩繁。若限于云南一省独筹，而不求各省协助，是犹割肉以疗饥，饥未充而大命已尽。纵公等如何痛自振厉，吾恐应募者亦寥寥矣，此第二又不能不希望公等之联络各省咨议【局】，及海内外各官商学界者此也。盖以天下事众擎易举，独力难支。而财团性质，尤贵以集合为惟一要素，此募债之原则也。外人动谓我十八省如十八国，势同散沙，诚由于不能集合之一大原因。苟能有鉴于此，由本省而联络各省，由各省而联络各属，推而至于海内外之各港各埠亦如之，将见联全国为一气，合亿兆为一心，路股何患不集。路股集则信用张，信用张则团体固，团体固则事业兴，循此以往，则芦汉可赎，安奉可赎，苏杭甬之抵当券亦可赎，所可赎者，岂特一滇越铁道而已哉。何谓之，云南有急，各省助之；他省有急，云南亦随各省助之。协同一致，合力共举，窃以为必如是，而后国家之统治权乃足以行使；各国之觊觎心始可以稍戢。所谓实行筹之，并可以解决种种之问题者此也。

或者曰，我国此疆彼界，积习已久，今欲化除畛域，合各省而募集路股，恐难施行。况昭信股票以国债之名义借入，尚无信用，而谓地方债之可行乎。不知国家之政治有变迁，人民之程度亦不同，何得以今日之预备【立宪】时代，而律昔日之专制政府；更不得以前日之野蛮官吏，而测今日之新进议员也。时势推移，政策亦因之而异，有在昔日行之而成弊政，今日行之而成善政者，国债是也。有不宜行之于昔，而直行之于今者，地方债是也。然则今日之所以能运用此政策，转移此风气为时代之要求者，非各省咨议局诸公乎。不希望诸公

之首出提倡，为吾滇造幸福，为全国谋治安，将谁之希望乎。能获此幸福，则不特今日法人之种种要求从此冰消，即英人之欲横强占修者，亦借此得以塞口；苟为不然，则一误再误，授人口实，彼直我曲，拒绝谈判，内无补救之策，外被反复之名，微特国体有伤，邦交有碍，以后更无再议赎回之日，恐不能待满七十五年之期而大事已去矣。

吾思之，吾重思之，此路应赎而不赎，是为放弃主权；言赎而不果赎，更加一层失信。自古皆有死，国无信不立。在公等阅历有素，蕴蓄宏深，向无此参与地方行政权，即欲发挥展布，亦无从而表见。今既得所措手，自应斟酌完善，有以宏济艰难。至如何而继续交涉，如何而联络各省，如何而分配招集，收入后之机关，以何法辅助其间，使之有利无弊，付各应募者之利息，以何物可作担保，俾得经济融通，知必明烛灼见，不待同人等之更事喋喋也。要之，或借政府之储以补充，或表同情于吾人以上所述之主张，抑或公等别有良策以济之，务期达此赎路之目的而后已。呜呼！欲挽危亡，除赎路更无良策；欲筹赎路，舍诸公其谁与归。好自为之，勿负同人等之无穷希望，蒙再拜。

滇越铁路问题（十九号）

华　生

果哉，滇越铁路告成；果哉，金马碧鸡之大好江山已风翻三色之旗；果哉，数年来海外学子，日日悬诸口笔之书所议论所关心之滇越铁路告成；果哉，法人苦心焦虑，百计经营，冒险阻经困难，猛进突击，百折不回以求达其吞滇并蜀，进握扬子江商权之远谋雄图之初步滇越铁路告成。吾魂惊，吾心怵。辗转数日，不知计之所出。噫！往事已矣，今后之问题如何，吾人所最当研究者也。爰略举其原因结果及挽救之道，以诏我国人。

一、法人修筑滇越铁路之原因

欧洲自民族统一，国家成立以来，皆必内而保护自国产业之发

达；而于国外市场，则扶植自国之经济势力，或为普通的平和竞争，或为独占的侵略竞争。普通平和竞争者，专以工商政策猎取利权也，此与本论关系较薄，姑不详述。独占的侵略竞争者，则所谓殖民政策是也。法人之设滇越路，实源于此殖民政策者，起于人口过多、资本膨胀，故于国外求殖民地以为尾闾。一方因之减灭母国国内之困难；一方即因以增长母国国外之势力。因地制宜，随机应变，或为征服，或为占领，或为租借，或为割让，或为保护，或为势力范围，或为财权掌握，名目虽多，其实则一，不过设施有缓急先后之别耳。其取之也，或以兵力，或以外交，或以资力。欧洲白人种之殖民地，几遍全球，澳洲美洲已为其新故乡，非洲则为其属地。亚洲方面，如英之印度，法之安南，美之菲律宾则征服也；昔日俄之东三省则占领也；英之香港、法之九龙，则割让也；英之威海卫，日之辽东半岛，德之胶洲湾则租借也；日之朝鲜则保护也；英之扬子江流域，德之山东，俄之北满洲，日之南满洲、福建，法之两广、云贵，则势力范围也。近日各国提议掌理中国财政，则财权掌握也。滇越铁路告成，则实行其殖民政策也。曰警察权、保路兵、民政厅，皆保护补助其政策之手段也。夫殖民者，以其国权行使于他人领土上，视为己之私有财产，不许他国均沾利益，亦不许他国干预，独占的、非普通的、予取予求，惟其所欲。此日俄之于东三省、德之于山东、法之于云南之铁路，其危殆险恶。迥非他省之普通贸易场可同日论也。

一、铁路告成后云南所受之结果

列强之对弱国实行其殖民手段也，其策有二、一武断的即兵力；一平和的即资本。无不野心勃勃，狡焉思逞。苟有隙可乘，即急起直进，得寸思尺，得尺思丈，必圆满完全饱其欲望而后止。然有障碍阻乎其前，纷争掇乎其后，则亦未尝不可制其野心，防其勇进。障碍者何？受者之反抗；纷争者何？列国之索制也。故武断不能，则以平和；兵力不可，则以资本。今日之现状，大抵然也。法人之于云南，苟可以兵力取之，则垂手可得，中国有何能力，足与之抗，所以不出此者，日英保护东亚平和，保全中国领土，时机未至，无隙可乘。故铁路虽成，只能为平和的资本主义，决不至率尔从事，妄为兵事的行

动也。故军事目的，远在将来，目下则持资本主义，挟其万钧能力以压我。彼智我愚，彼巧我拙，彼之事业则连合，我之事业则分散。彼以机器，我以手工。全省之矿山银行保险电气瓦斯纺织，尽归其手；饮食衣服器具，无一不仰给于彼。斯时贫者愈贫，富者亦贫。经济者，人之生命，经济权既归他人，则不必数年，悉化为奴隶乞丐牛马沙虫而已。征之各殖民地之土人，日渐减少澌灭，可知其故。吾非故为险语惊人，实势之所必至，理之所宜然也，履霜坚冰，可不戒哉。

一、救治策

救治之道维何？即以法人谋我之术，我自谋之。一在政府，一在国民。政府为国权之回复，国民为经济之活动。

一、国权之回复

国权者，内以维持社会之平和，增进人民之幸福，外以维持国家之体面，发展国家之光辉。于国际上享有独立平等自卫之权利，始成为完全国家，而运用此国权，能愈增其效力者，责在政府。我国自鸦片战后，丧师失地，结种种屈辱条约，利权丧失大半。迨庚子后几不成为国，铁道矿山尽归外人之手，云南铁道矿山权让与法人，亦在此时。政府方自诩为得计，人民亦茫然不知焉，是岂不可悲哉。今姑就云南论其应回复之国权：

一、宜改正通商条约实行关税政策　际此列国对峙时代，欲扩张己国之贩路，而增殖其经济势力于国外，与他国竞争，势必于国内产业保护而干涉之，以助其发达，此非仅进取之道宜然，即以自卫手段而论亦不得不然者也。故近日列强除英国外，无不采用保护政策，而其国之工商业亦遂因之突飞进步，膨胀发达焉。英国持自由放任主义，而其工商亦非常发达者，盖以英国工商业发达最早，当各国尚在农业时代，而英国已进为工商业时代，于国际贸易，其知识经验熟练，已驾他国而上之。如壮年之于幼年，强兵之于弱卒，扯朽摧枯，所向无敌。于是各国竞用关税保护政策，以制限英货之流入；并赖此关税政策之保护，得以扶植成长其产业势力，今且与之并驾齐驱，且欲驾而上之，如德美是也。

云南尚在农业时代，工商业幼稚已极。铁路告成，敌兵入境，而

欲以拙劣腐败之小工、愚弱涣散之小商，以御其熟练精巧之大工、资力雄厚之大商，是无异以卵投石，螳臂当车，安得不为其蹂躏吞噬，匍匐屈伏于其马下也。我国政府，于人民产业既不知奖励而开发之，仅有一武器可以稍资自卫如关税者，向来只守收入主义，于外货之流入，有利害于本国产业否，或者当为免税，或者当为轻税，或者当为重税，或者当为禁止税非所问也。自五口通商以来，中国与外国所订通商条约，皆片格的，而非互惠的。甚至海关税权尽操诸外人之手。夫关税者，平和交通之关门锁钥，内外经济屈伸消长之机枢，亦犹国防之于炮台堡垒也。而乃委诸外人，是不啻倒持干戈，授敌以柄，天下之大愚孰有过于此乎。况滇越铁路又非长江之比也，长江为各国贸易市场，有竞争而无独占，一国欲高其市价，他国必反贱售之，以博顾客之欢心，而增其贩路，故彼此恒兢兢务精其货而廉其价，是以通商数十年，民不至大困。若云南则为法人独占，贵贱低昂，竟可高下其手。夫商业之最利于人民者莫如竞争，而最害者莫如垄断，彼托拉斯之为患于美国即以此也。此云南宜与法国改订通商条约，而实行关税政策，为当今急务也。

二、赎回路权取消条约　国际法原则，凡独立国皆完全享受其独立平等之权利，同时即有尊重他国独立平等之义务。中国自甲午战后，国情大露，自己失其独立能力，即不能享受平等权利。于是列国要求中国种种特权，铁道矿山半归外人之手，国命不绝如缕。日俄战后，各国互缔约保全东亚平和及中国领土，我人民始渐次觉悟，奋起运动收回各种之权利，热诚风动，全国翕然。列强自知理屈，亦渐为之敛手屏足，可知我果有自卫之能力，未尝不得享受平等之权利，式微国势未必不可挽回也。试即近年收回及将来可收回之权利，列表于左：

利权名	旧所属	收回年	收回金额	备　考
粤汉铁道	米	光绪三一年	一，一〇〇，〇〇〇镑	
京汉铁道	俄	同四十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同	
汴洛铁道	俄	宣统五年	四一，一〇二，五〇〇法	
正太铁道	俄	同三年	四〇，一〇〇，〇〇〇同	

利权名	旧所属	收回年	收回金额	备　考
沪宁铁道	英	同七年	三，五五九，九三一镑	
道清铁道	英	同八年	七九七，七八五同	
广西铁道	葡	同卅四年	—	未及敷设废约
山西矿山	英	光绪卅四年	二，七五〇，〇〇〇两	
津浦铁道	英德	同卅四年	五，〇〇〇，〇〇〇镑	英德二国资本贷附
九广铁道	英	—	—	资本贷附
苏杭甬	英	—	—	同
吉长铁道	日	—	—	同
河南矿山	英	—	—	收回谈判中
铜官山	英	—	—	同

以上所举我国所失之权利，亦既收回十之八九矣。所遗者，只俄之东清、日之南满、德之山东、法之云南而已。我滇人观此，其感慨当如何。

法人于云南所取得之特权，其重者为铁道矿山。矿山未及着手开采，废约甚易，本志击椎生前已详言，兹不赘。所当研究者，路权赎回之问题耳。

路权回收之议，倡之已非一日，法人竟安然无恙达其目的，成其大功，所谓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者，其原因有三：一官庸，二民愚，三商弱。请言其故。

一、官庸　一国文明之进步发达，全基于交通之便利与否。教育何以能普及，产业何以能振兴，政令何以能统一，民智何以能开发，饥馑何以能赈恤，使民不致转死沟壑；国防何以能巩固，不至失机偾事，曰无他，一惟交通便利而已。然则交通之于国家，固不重哉。陆之铁道，水之火轮，国之血脉筋道也。失此则运动不灵，生命亦与之俱焉。故近世国家皆趋于铁道国有主义者，以其关系于国计民生甚大，不仅制资本家之并吞独占已也，况委诸外人之手可乎。滇省大吏，于其始也，既以不知其利害贸然与之；其继也，知其利害，而漠然视之，淡然置之，祸国殃民之罪，夫复何辞。解铃还须系铃人，责有攸归，义无旁贷。吾愿滇中当道速起图之。

二、民愚　铁道之关系于国计民生其利害既如此，与之有切肤之

痛者，非云南乎。云南者，云南人之云南。生斯长斯，聚国族于斯，固不能如官吏之可以迁地为良也。然则关系存亡之铁路，吾滇人其应争之筹之赎之者久矣，而何以路成车开，而大部分之人仍复秦越视之，漠不关心耶。吾有以知铁路之知识犹未普及于吾滇也，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吾滇人其速察余言。

三、商弱　科学勃兴，百事日趋于进步。关系最切于民生者，莫如经济。商业者，经济组织之一也。凡经商者，道德宜如何保重，知识宜如何修养，然后能于竞争中遂其生存。近数年来欧洲商人其势力几凌驾于政治、军事、外交上，印度何以灭亡，一公司为之也。非律宾何以占领，商人为之主动也。满洲铁道中立提议何以发生，资本家之运动也。中国铁道矿山权，列国何以纷纷需索，粤汉、川汉铁道之贷款，何以运动不已，皆商人为之也。以视吾国商人之零星涣散者，其雄厚有力，为何如哉！善哉，弥免评吾中国商人之言曰：中国人眼光甚狭，见小事而忘大功，趋近利而无远图，凡所经营，皆蝇头小利。期诸数年或数十年始能收效之大事业，盖无一焉。诚笃论也。

即以滇越铁路言之，亦一公司之经营，法政府不过为后援而已。法人能以一公司经营人之路，吾滇商人乃不能组织公司以收回我之路，此诚不能不怪吾滇商之能力思想之薄弱也。

外国之形势如彼，云南之官民商人又如此，夫何怪敌人之长驱入境也。虽然空言无补，宜思挽救之道。夫欲成一事，必先有机关与掌理此机关而使之运动进行之人。赎路者目的，而欲达此目的，势不能不先择手段。手段者何？即组织赎路之机关也。于此有一问题焉，即组织此机关之主体问题是也。如上所述，滇越铁路，云南官民商人均有其责，赎路机关之主体归之官欤？归之民欤？抑归之商欤？于政治上，宜归之官；于利害上宜归之民；于营利上，宜归之商。虽然欲以归之官，官不尽其职，则事废；以归之商，商不负其责，则事亦废；唯于地方人民利害切身，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宜以地方自治为主体，官商为之补助焉。宜先由咨议局召集临时会议，组织赎路公会，举省中之资望最高者为之主持，又举若干能才卓著者，分司其事。先调查赎路费需若干，次请政府于他处铁道利金挹注若干，发库款补助若干，再一面广向国内外富商大绅募集股款，不足则更发行地方公

债，或募集爱国公债；再不足，然后于税源上设法征收，苟司事者善自为之，则合全国财力未有不举者也。如此则路权赎回，股东享其利，而地方则享其利而并去其害。一举而数善俱，夫何惮而不为。至于赎路交涉，责在政府，而赎路公会，则当要求政府于先，援助政府于后者也。

二、国民之活动

以上所论，国权回复不过防御的、消极的已耳，吾人不可不进而为主动的、积极的。当此交通时代，愈接愈近于此生存竞争涡中，不进则退，不图生存，必归灭亡，断无余地可以中立。吾人据有此物阜财丰天府之国，不能自治开发，日趋于发达进步，他族必有取而代之，断不使货弃于地，己不能取，而又禁他人取之。举国际法理以言，凡天壤间所有之物皆供人类幸福之需，绝非一族可得而私，惟有能力者得而享受之。美洲之乐土、印度之天国，昔非土人之所有，今非白人之占据乎。即以云南而论，数百年前本蛮人栖息之所，我汉族挟其优秀能力，占而有之，以成今日之云南，亦以汉人能力远过于蛮人，能享此乐土也。时势变迁，如沧海桑田，孰知更有优于汉族之白人种者，且袭其故技而来。吾人苟不急起直追。与之决胜于天演场中，而徒闭关自守，为野蛮之排外，为文明国际之罪人，外人将以野蛮人待我，而用其野蛮手段，庚子之惨祸，其前车也。此吾人不可不起而为进取的，为自动的，为文明之对外焉。一集合资本，为会社之组织；二结成团体，为产业之组织。今即会社之组织，与产业之组合，述其概略。

一、会社组织

十九世纪之文明，机械之文明也。自新机器发明，第一促起交通机关之发达，第二即促起资本之膨胀。所谓生产之三大要件：土地、劳力、资本，其形势一变，三者中以资本为重焉。产额之大小，制品之良否，竞争之强弱，价格之高低，利润之增减，皆以资本之大小为比例。而企业之成败，则在新机械采用之程度如何，亦即在购用此机械之资本力之程度如何。

会社者，即集合多数大量之资本，以经营广大事业，博取广大利益为目的之会合之谓也。其类有三：一合名会社，一合资会社，一株

式会社。合名会社者，以无限责任之社员组成之，即社员各出一定之资额，构成会社。倘日后本会社有不能完结之债务，则各社员于所出资本外，更有连带清偿社债之责任，是谓合名会社。合资会社者，合名会社之进化，以无限责任社员及有限责任社员组成之。即各社员投资虽有定额，而社员之责任，有仅以所投资本为限者，有资本外仍负责任者，其经营会社之权，则归此资外负责之人，是谓合资会社。株式会社者，以株主组织而成之会社也。即分资金为股券，其券得自由买卖交易，而以持有股券者为社员，故其社员之责任亦只限于其所持股券之金额，是谓株式会社。以上三者中，以株式会社为能集成大资本，经营大事业。

云南僻处边隅，闭关自守，既鲜交通，自绝竞争，斯无进步。内无新机器之发明，外无大资本之压迫，本无需乎大资本之结合，大会社之组织。小工、小商、小农，因陋就简，亦未始不足自给。惟是无兹他族，实逼处此。眩目惊心之机械，激潮怒涌之资本，相逼而来，不为之抵制焉，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于是大资本之结合，大会社之组织，遂为万不可缓之急务。本省固有之名产，如个旧之锡、普洱之茶、宣威之火腿、通海之酱油，宜如何改良精制，以谋输出于外；本省未有之事业，如电气、瓦斯、机器、织纺、制造宜如何效法创办，以求振兴于内。是无他，惟有速组织会社而已。或为合名会社，或为合资会社，或为株式会社，苟能完全成立，资本丰厚，则凡己所不有所不能之大事业，如采矿筑路，兴织纺、设制造等之机械，皆可购之自外，成之自内，日就月将，积习成智，则产业必日兴。产业兴，则输出者日多输入者日少，进取即所以自防。兵家长策，正不外此。如是者谓之文明对外，谓之权利收回之间接运动。

二、产业组合

组合者，互相结合，群策群力，以期达其共同目的者也。其类甚多，有为公益而结合者，有为私利而结合者。如土地组合、水利组合、学校组合，皆谋地方共同之公益；如重要物产同业组合、牛马组合、水产组合、茶业组合、渔业组合、造酒组合等，则谋同业共同利益之结合也。

夫产业组合何自起乎？盖自机【器】发明，资本主发生，大企业

并吞小企业，大资本压倒小资本，于是乎手工业亡，而工场工业兴。于是乎农工商业小者愈小，大者益大，于是乎社会之中层，日渐减缩，上等与下等社会日愈增多，于是乎资本与劳动、富者与贫者愈相反目嫉视，而社会问题起，劳动问题生，社会主义出，共产主义兴。

夫小农、小工、小商，为构成中等社会之要素，而中等社会者一国之中坚，形成国家者也。中等社会而沉沦于失业悲惨之境，仅少数资本家得食文明幸福，自国家全体观之，则大资本者，非一国之幸，而一国之祸害也，于是而有产业组合焉。以共同之利害，一致之精神，合小资本为大资本，合小团体为大团体，以制大资本之专横跋扈，而维持其自由独立。其类有四：一信用组合，二贩卖组合，三购【买】组合，四生产组合。信用组合者，以共同之力，增其资本，高其信用，对于大资本而维持其独立目的者也。贩卖组合者，以共同之力直接贩卖其制品，以防中间商人垄断利益为目的者也。购买组合【者】，以共同之【力】，直接购入物品，以防中间商人垄断利益为目的者也。生产组合者，以共同之力而自备其生产器具，以维持其小企业之独立经营为目的者也。一为共同金融，二为共同贩卖，三为共同购买，四为共同生产，是之谓小企业，是之谓产业组合。

我国社会现状，小资本多而大资本少，贫富不甚悬绝，分配较为平均。既无资本家之跳梁，自无社会问题之发生，亦可云不幸之幸。自今以往，交通益便，资本势力随之而进，燎原弥漫，将无一片干净土可以不受其影响。滇越铁路告成，则如潮如涌之外资并力而来，斯时短【兵】相接，胜负攸分，云南受外力压迫，亦不得不合力而与之抗，而资本主义不得不兴。资本主义兴，则社会问题斯不得不起。曲突徙薪，防患未然，与其救之积重难【返】之时，何如制之于祸机将发之日。大资小资同时并进，斯不足成偏重之势焉，况乎外国资本势力进入，目下既无大资本足以抗之，若不从事于产业组合，则本省之小农、小工、小商几何不为蹂躏吞噬也。此小农、小工、小商所以宜联络团体，结合资力，以防外国大资本之兼并吞噬，一以制内国大资本之垄断跋扈，而维持其独立生存也，此云南所以于产业组合为不可缓也。

综以上所陈，恢复国权，所以解决今日铁路之问题；而国民活

动，则所以抵制外【国】经济之侵入，无论路之能赎与否，皆不能不速行筹办者也。盖路不能赎，生计之权，尽归外人，有亡而已；路即能赎，而内力不充，生计之权仍不免归外人，亦亡而已。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而况今火热水深，祸不转瞬。实图利之，匪异人任，我滇人乎，可以兴矣！

浙人挽留铁路总理的迫切（十九号）

苍　雪

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现在补授我们云南的按察使司。浙人得了这个消息，屡次打电政府挽留，始终不能留住，浙人好似赤子失了父母一般，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各省的大绅士对于地方上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像汪大燮那类坏种，盗卖地方上的利权，以求自己的功名富贵；就像那某某大绅，无事的时候煦煦为仁，孑孑为义，有事的时候，推推诿诿因因循循，贻害地方，还要在沽名钓誉哩。这汤总理于前年苏甬杭铁路借款那件事，特意进京，反抗政府，死力抵制，颇有牺牲个人的一切身外物以保全桑梓灭亡的气概。又得那绅学界中的热心君子和衷共济，遂达了抵制外款的目的，从此又能实心做事。这苏杭甬铁路就大有可庆可贺的光景。如今苏杭甬铁路还未曾开车，汤总理忽然补授我们云南臬台，全浙的人挽留汤总理在浙；全滇的人欢迎汤总理来滇，这都是为汤总理实心爱乡，不避利害所致。但是汤总理对于家乡借用外款，就以为足以亡浙，出死力来争，不知去到云南，见我们滇越铁路任意法人去修，已经开车到省，所受的害较那借款更甚千百倍，必定要为云南寒心，急力为云南设法，于那滇川、腾越那两条铁路急速修成，以再造我们云南，那么我们云南人，就受福无量了。

滇越铁路开车到省（原题“云南最近情形通信”）（十九号）

云南情形，近日至为危险。法人所造之滇越铁路，已开车到省，闻此路实费至一百七十兆佛郎，现因生意萧条，法人每月赔累不赀，将来必要求矿产以为偿。某国又欲建筑滇缅铁路，此外交之困难也。

内政则铁路随粮认股一端最为民害。川省铁路，每粮户收租谷十石者，年出谷三斗，实合百分之三（谷价照市价，贵多收，贱少收，不似云南以银为标准。其十石以下，概不纳股。滇省则以粮为标准，每粮一两者，派认路股五两，其一两以下均照此扣算。）。且公司股以五两为本位，不及五两，概不给息。直是勒捐农民而已。滇人之富者多经商，小户乃种地，更有有粮无田者，一田双粮者，皆因售田时希图迅速脱手，致有此弊。加以禁种罂粟，每年入境之银顿少二千万，岁屡丰，谷至贱，农民终岁动劳所得者谷，以之易钱亦甚贱（每二千余，或一千八九百始得银一两），而完粮完路股必以银，银乃至贵。又路股必须库平，亦各省所未闻。迩来省外各属民困异常，至有十三四岁之女子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者。盐价奇昂，从前尚有烟可恃，今无烟又益以粮股，民多淡食，种种惨状难以笔书，此滇民之苦况也。主持公司者为某绅，而公司各项文牍皆以藩臬劝业道之名义行之，诸绅之意，以为诸事非借官力不可，而路政尤系滇之存亡，故不得不借重官力，冀其有成。不知粮股办者不过数州县（其中尚有许多牵就办法，官本署任，或挪他项公款先行抵解，或由富绅先垫后再派之民间），凡有州县为民诉苦者，公司必大加申斥，所获之数只十余万金，即使全省办到，年只五六十万，行之十年，亦五六百万。若欲造滇蜀铁路，非五千万不可，是剥削吾民至十年之久，只有十分之一，何济于事，此滇绅之顽也。

危哉云南七府矿产（二十号）

义 侠

滇越路之筹赎罔效，滇蜀路之危象飞来。告急无门，回天无术，形容焦瘦，血泪惊枯。欲得一伤心人聊谈此伤心事者久矣，忽有客曰，云南有转机也。何以故，曰，财政者万事之根本也，矿产者财政之发源也，近数月来滇吏以开矿为救滇之急务，滇绅以开矿为保滇之要图，汲汲皇皇，朝夕经营，必有实行开办之日矣。矿开则财政足，财政足则学可兴，军可练，铁路可建设，实业可举办，内可以整理内政，外可以捍御外侮，云南云南，其将长治而久安乎。曰，否否，此

亦吾伤心之事也。欲救云南，保全铁路而外，必先保全矿产。欲保全矿产，实行自办而外，必须实行废约。今不主张废约，即使有款兴工、得人开办，亦不过如滇督宪奏请饬部借款办理实业折内所云，庶几旧有宝藏不至尽付沦亡而已，以云保全则未也。质而言之，即谚所谓掬漏沟之水，拾漏网之鱼也。举所得者与所失者较，能不伤心哉。今日英法隆兴公司各挟巨金，按照前约已实行开采矣。吾今日所开采者，在七府以外耶，在七府以内耶，抑七府内外同时并行耶。使吾开采者在七府以外，则该公司寻出之金银、煤、铁、白金、白铜、锡及火油、宝石、朱砂，如云南、澄江、临安、开化、楚雄、元江、永北七处矿产，已给该公司承办者，该公司必履行契约，席卷而去矣。云南矿产富于全国，七府矿产甲于全省。七府以内既听其照约开采，七府以外能得几何。使吾开采者在七府以内，则按照矿约所载，中国官民增开各项新矿，应听照旧办理，随处可以开采之约，该公司自无异言。惟不将前约废去．则吾今日开采七府以内，该公司亦开采七府以内，先后之纷争不免构成外祸，其害一。彼此开采，并无界限，不啻掷碎金于地，使众人争之，强者多得，弱者少取，麻木不仁者必视人之取携如便，无可如何。吾滇开采之实力与该公司开采之实力比较，以经费论，尚依赖政府筹借，不如该公司之各挟数千万金而来；以机器论，尚不识仰给于何国，不如该公司之自行制造，随时可以输运入滇；以人材论，矿学校尚筹待设，矿学生尚未培养，不如该公司之矿学人材历练多年，操持有素。有此三不如，而欲开采七府各矿以抵制该公司，窃敢断言曰英法之强弱固难预料，而吾滇之类于麻木不仁，归诸劣败者，可预决矣，其害二。吾滇开办七府以内，万难兼顾七府以外；该公司既开办七府以内，复欲按照矿约寻采七府以外之铜矿及七府以外现在荒废之金银煤铁各矿，则是七府以内者既不可保全，七府以外者亦必不免于丧失，其害三。使吾开采者七府内外同时并行，无论经济不充，机器不利，人材不足，未能见诸实行；即使经济盈余，机器完备，人材蔚起，而执事者又能开诚布公立求效验，其开采之实力亦不过与该公司等，则吾滇矿产仍不免丧失其半。然则无论从何方面研究，不能力争废约而欲保全矿产，名则急求保全，实则甘心断送，以断送为保全，抑欺人乎，实自欺也。客曰：滇人非不知前约

之宜废也，奈不可废何？曰晋人可废福公司之约，皖人可废铜官山之约，滇人何晋皖人之不若哉。况吾滇矿约系可废之契约，非不可废之条约，其可废之原因及挽回之方法，击椎生于本报第五、六两号已酌诸情理，揆诸时势，折衷于国际公法津津道之，则吾滇矿约之可取消已勿庸赘述矣。然则约既可废，吾滇人惮交涉之艰难，图目前之补苴，不欲废之而遵守之，矿产之沦没，不沦没于该公司而沦没于滇人之手。故吾滇人其甘心沦没矿产斯已矣，不甘心沦没矿产，宜速起而争废约，勿因循，勿苟安，勿惧险阻，勿吝资财，各尽其力之所至，以达废约之目的；然后陆续开办，使金瓯无缺，赵璧复还，为吾滇人兴学练军，筑铁路办实业，及种种新政之基础，吾云南始得云有转机也。

云南留日同乡会为滇省铁路主张自办意见书（二十号）

华　生

鸣呼，苏杭甬铁路拒款之风潮息，而湘粤汉铁路之拒款波澜起；湘粤汉铁路拒款之波澜未息，而滇省铁路借款之噩耗又来。甚矣，国家之多难，吾民之不幸也。滇省铁路于光绪三十二年，经滇督丁振铎奏准自办，绵延五载，寸轨未修。本年李经羲督滇，深以铁路公司现情难期克日兴工，因奏归官办。某等闻之惊魂丧魄，正筹商挽救之策，忽警报飞来，谓滇省铁路公司总理陈小圃到京运动京官联名，将滇省铁路奏请邮部筹款修筑。噫，咄咄怪事！于湘鄂铁路拒款问题尚未落着之日，而滇人遽出此举，闻之可为寒心。某等留学海外，念切桑梓，不忍坐视其沦胥于沉沉苦海，用是披沥肝胆痛陈利害，不敢以薄弱之能力为悬揣之虚辞，故为阻挠，幸我父老其谅察焉。

窃以云南自滇越铁路权失之于法，已如鱼游釜底燕处堂中，命在旦夕，亦既百计图维苦挽回之无术。然幸有一线之希望、一息之生命可图补救于将来，支此残山半壁者，滇省铁路于光绪三十二年，因英人要求修筑强行测勘路线，遂激起人民之公愤，激昂踊跃，力拒英人，促迫丁督迅速奏归自办以杜外人窥伺。于是曾经丁督奏准自设立

公司，集资兴办。苟公司组织完善，办理得人，未尝不克期竣工，并可借其利子，鼓其余勇，收回滇越，转祸为福，在此一举。此云南之幸，中国之幸，而亦某等所日夜馨香祷祝以求之也。不意执事诸公偷一时之便利，忘百年之远祸，无异自投罗网，甘蹈陷阱，举而送之邮部以解其四国逼迫之围，并使之多得一抵当物，可以滥借外款以塞漏卮；不审执事诸公是何居心而寻此日暮途穷，引及自戕之短计也。

夫修筑铁路之要件有二，曰资本，曰人才。滇省铁路公司以资本不足人才缺乏，难期克日竣工，故奏请邮部代办。噫异矣，中国自甲午、庚子两役，国债如山，且财政紊乱，支绌万状，海陆军行政及一切教育殖产兴业等费，有加无已，司农仰屋，罗掘俱空，百孔千疮填不胜填。据日人本年调查报告，谓吾国外债总计一亿二千五百万镑，其利子岁不下七百万镑，以盐税、茶税及其他厘金充偿百万镑，以海关充偿四百万镑，其余悉由各省配赋。现各省送付政府额，虽岁有七千万两，除抵前息外，岁入不过五千余万两内外，识者无不为之危惧，此监督财政之所由起也，夫何有余力以顾及边省耶。噫！卿其自了可耳，我亦不知命在何时，焉能引臂为卿援也。此资本之不可希望政府者一。中国官场之庸劣腐败，为万国所无，任官受职不以为经国济民之公务，而以为一身一家之私荣。每举一事，公益未兴，私囊先饱。例如铁道矿山，不问其有专门知识学问及经理才也，苟备一候补道之资格，即是百科博士，全知全能，学识既劣，性复贪鄙，焉望其胜任尽职也。官办中国铁路，除外国自办及借款承修外，所谓官办而有效者，百不得一。津浦以官办，数年未观寸轨；川汉以官办，累载徒耗巨资，是即殷鉴。滇省铁路以人才缺乏，而欲奏请官办，是不啻缘木求鱼欲前却步也。此人才之不可希望政府者二。不宁惟是，官办铁路，其筹款之道不出两种，曰租税，曰公债。租税取之于民，民既有力出其余以纳之官，又何不可直纳之于公司而图自办。滇省铁路公司，既以滇省民不聊生，租税万难增收为辞奏请官办矣，试问官款除取之民以外，由何而来，不过借外款而已。质言之，则借款承办是已。夫借款承办者，我国修筑铁路最流行之新现象，外人百计运动政府求施而恐后，政府以为直截了当，既省筹款之难，又省管理之劳，不费一钱即可安享其成，群奉以为兴筑铁路唯一无二之上策，千方欺

压吾民以承受。此苏杭甬铁道风潮所由起，而两湖拒款运动之所由兴也。夫借款承办者，计一时之安乐，忘百年之大患，我国政客学子类能言之，而亦尽人知之，勿俟赘述。所不解者，吾滇铁路执事诸公，畏难苟安，不审是非，不察利害，而欲以数千万人之生命财产拱手送之；是浙江两湖拒之惟恐不去者，云南则惟恐求之弗得也，其程度之相去岂不远哉。尝闻诸公司执事人之议论矣，曰奏请部修者，不以铁路作抵，管理权不操诸外人，部借部还，部承部修，滇省与外人无直接关系，如此似亦无甚妨碍。噫俱矣，其在有良政府之国家，如英、美、德日，借债无抵押无期限，斯则可矣，试问中国政府有此资格否，借某国款则人才材料必用某国人，举国体主权而并失之者，已成为中国铁路之普通现象，勿容讳也。而欲借款不失主权，真梦呓矣。假使借款勿须抵押，主权不失，然以委诸庸劣无知贪欲无餍之官吏，尤不免款尽路未修之虞，夫且不可，况乎其不可得也。是前此滇越铁路既已失之于先，直接招灭亡之惨者，滇省铁路今且送之于后，间接受灭亡之祸矣。前车既覆，来轸当戒，我滇人其念之。

某等熟观滇督之章奏及公司代表者之陈情，咸以巨资难集兴工无期，外祸方深刻不容缓为辞。不知资本难集者，正以公司组织不善，权限不清，名为民办，一切全权则操之官，以致挟资者裹足不前，怀财者望风而退。今不从划清权限、排除官权、从新组织完全公司下手，而反奏请官办，抑亦颠倒本末甚矣。因略陈鄙见，申论改良公司之方法。

一、管理权限宜划清也　滇省铁路公司业经前丁督奏准绅商集股自办，乃开办之初，章程不善，自贻伊戚。如集股章程中十六条有云，凡属股东，如果确有见地，不妨条陈听候抉择，惟不得干涉本公司用人行政之权，以致筑室道谋，事权旁落云云。噫，此真荒谬绝伦，不惟文明国之所无，而亦中国商律未之见也。查各国公司本有官办民办之分，而其权限极为清白。其为官办也，官办之，人民不得过问；其为民办也，民办之，官吏不敢置喙。夫公司亦犹之国家也，管理权亦犹之国家之统治权也，国家而为君主国体也，其统治权宜操之君主；国家而为民主也，其统治权宜操之人民。公司亦犹是也，公司而为官办也，其管理权当操之官；公司而为民办也，其管理权自宜操

之民。夫滇省铁路既已奏准绅民集资自办，其为民立公司明矣，股东者即公司之主体，掌有管理权者也，股东总会有议决本公司一切事宜，选举理事、任用职员以及监督查帐之权。滇省铁路公司未开有股东总会，公司主权概为官吏掌握，并禁止股东干涉一切，公司俨然一衙门，凡有报告事件，均用总办官衔出示晓喻；股东有意见不能面陈，须用禀帖。间有条陈意见被总办悬牌申饬者；有因衣服褴褛被亲兵叱出者。种种怪状不堪枚举，人非病狂，谁肯以汗血之资本奉之官吏而任其奴役。是以创办五六年，除盐粮捐及地方公款及二三商绅数百股外，并无民股。公司亦并未有招股之举动，公司则成立数年，至今股票尚未印出，可笑。则股份由何而来。审是，则滇省铁路公司巨资难集者，止以权限不清，官侵公司权限，今欲招股有效，兴工有期，正宜将管理权归之股东，官吏不得过问。实行举办，不难克期兴工矣。此管理权宜划清者一。今欲具一事业，欲其有成也，必先组织定业，实事求是。

一、管理法制宜完善也　查各国民立公司之组织，皆率由一定之法规。其重要之机关曰立法机关，股东总会有议决公司一切重要事宜，犹之国家之于国会，并能选举理事、任用职员以执行之，又有选举监查员以监督之之权。其次，则执行机关，总理受股东总会之委任，统司庶务，犹之内阁之有总理大臣。其下又设有庶务、会计、仓库等部，分部而治，犹之各部大臣。其下有地方机关，分段管理，其位置埒于州县。其次，股东会又举有监查员，监查执事人员尽职与否、会计之清白与否，报告股东而取舍进退之，其职等于司法。大纲细目，纤细备至，股东之权利如何，总理及各执事之责任权限如何，股东理事间之界限又如何，如网在纲，有条不紊，公司役员皆恪守成法，事事与章程吻合，无敢或违，布置周详，秩序不紊，是以各负责任，则事无不举。乃滇省铁路公司自开办以来，只设有总办二，一官一绅，官总办以藩臬两司充之，绅总办以陈荣昌充之，外仅有董事数名，李坤、丁彦、王鸿图、杨见东、施有奎、陈度、李临阳等。皆由大吏差委，非股东公举。无章程，无条理，既无责任，又无权限。不官不民，不绅不商，又占股东，又是董事，又为监查，又兼理事，日支薪水，无所事事。呜呼！以如此之公司，吾恐再办数十年，而铁路

依然故我，欲望兴工有期，须俟河清矣。此管理法制之宜完善也二。

一、管理人才宜贤明也　公司业务之成败兴衰，全在总理及各职事之得人与否。语云："有治人无治法。"凡百皆然，正不独公司已也。假使管理权限分明，法制完善，苟司事者非其人，则事机之来一毫千里，成败攸关，历观欧美诸国产业史，凡一公司之成败，一视乎总理人才之手腕如何。即如浙江铁路有一汤寿潜自可克期竣工，津埔铁路用一李德顺，则数载不收寸效。滇省铁路公司总理一官一绅皆由大吏指定，股东不得与闻，其贤不肖，股东自不能取舍而进退之。自古办事人才，除圣贤豪杰而外多由赏罚而司其勤惰。公司既无股东总会，理事又非选举，则其职尽与否非所关心，不过仰承大府意旨，于人民舆论固不足左右轻重于其位置也。职员如何腐败，收支如何混糊，皆任其所之，是安得而不丛脞也，此人才之宜举贤明者。抑更有进焉，公司之理事职员犹之国家之大臣官吏，非品学俱优者不能胜任，尤非有专门学问知识不能措施裕如。而总理一职关系尤重，统司庶务，指导职员，任大责任，全局之成败系焉。宜如何慎重选择，庶几无忝其职，于事乃能有济，我国人只重工程师，而以总理为尽人能为，不免庸流滥竽。以致聘一外国工程师，举全部管理委诸其手，任其浮支虚报，任意诪张，致大权旁落，太阿倒持，此比皆是。此管理人才宜选举【贤】明也三。

前此滇省铁路公司所以办理数年来未收效者，皆由权限不清，法制未善，人才缺乏。亡羊补牢，今犹未晚。诚能照以上所述切实举办，认真改良，则失之东隅者，未尝不可收之桑榆。否则东奔西号，呼天不灵，欲升天国，反堕苦海，将见水愈深而火愈热也，悲夫。

难者曰，如子所云，改良公司固矣。然使无的款可指，则公司虽良亦不能作无米之炊，官办民办，异途同归，徒事更张，终归画饼。曰：否否。凡物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造因良者其结果亦良，造因恶者其结果必恶。款股之能集与否，是其结果，公司之良否则其原因。如果公司改良，办理得人，未有不能集股者，吾试更论筹款之方法。

一、宜设立银行也　银行者，金融之机关，实业之母也。可以集小资为大资，取有余供不足，变死资为活资，一国产业之兴衰系之。

云南领土数千里，人口数千万，其流动资金当不下数百兆，只以无银行汇集而融通之，故每办一事兴一业，靡不以资本单弱无力举办，仰天咨嗟，徒唤奈何。假使省会有中央银行，各州县亦设有支店，民智开通，一钱一厘均存储银行，按期取息，总计全省资力，当得数百兆。欲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当即可向银行支借，克日兴工。吾恐滇川铁路不难计日竣工，滇越铁路不难克期赎回，全省矿山自办且嫌不足，焉有外人插足染指之余地。而故乡父老、海外学子累岁狂奔怒吼，曰赎路，曰废约，泪竭血焦，迄无寸效之呼号可以已矣。而银行职权，且不仅能聚零星之小资成雄厚之大股，变有余死藏之金钱而为活动融通之货币，使无资者得借以经营大事业已也，且能发行纸币，有千万之实金，即可筹办数千万之事业，收数倍之效力。况乎修筑铁路，举凡股金之收入，费用之支出，莫不以之为出纳机关，不致空乘利金。噫，银行之功用亦伟矣哉。欧美资本家挟其金钱能力，横行阔步当者辄靡。考其原因，亦不过善集小资为大资，变无用为有用而已。我以天府之国，沃野千里，反事事仰其鼻息，任其狭制，噫，可羞矣。吾不殚大声疾呼以告我国人曰：欲修筑铁路，开办矿山，其速先设银行，使全国资力汇集融通，则此区区铁路指日可办，夫何纷纷哓哓为哉！

一、宜分区劝股也　前此铁路公司劝股于各省无效，招股于南洋不灵者，正如上所述，公司权限不清，法制未善，人才不良，以致信用全无。股东陈情于公司，动以官气相凌，屡被悬牌申饬，一切收支出入，股东不得过问。闻陈度赴美聘工程师，路费报销万金，如此挥霍，能不令股东寒心。即如盐粮捐一项，原为地方公款，自应按数填给股票，即不然亦宜登报声明。种种弊端，不堪枚举，人民且将避之惟恐浼，退之若不及，股份其何能集哉。今宜举前此种种弊窦，廓而清之，另起炉灶，重新整顿。先于咨议局召集临时会议，以若干人组成铁路委员，会同公司现役董事等，仿照外国公司成规，参以地方情形，详订章程，权限划清，组织完善，于公司之性质、组织、目的、名称、资额、股数，股东之权利、义务、责任、权限等，一一订为章程，登诸海内外报纸。一面即由议员董事等，权推总理、司理、庶务，于各州市镇设立招股机关，热心劝导，股金交纳时，随即填给股

票。滇省铁路公司办理六七年至今尚无股票，可笑。于各省如上海、汉口、香港、天津等处，俱宜设立机关，认真劝股。于外埠如南洋群岛、缅甸、安南等处，俱宜设立机关，而与旅外滇人一气联络合力劝股。而劝股委员分责任义务两种，如咨议局议员为一乡名望所归，宜责以每人担任劝股三万元，如旅外官商宜尽义务，各人担任劝股若干。苟章程完善，办理得人，信用既昭，则巨资不难立就，而云无法筹款，吾未之信也。

以上所举，不过究根本上荦荦大者言之。至于详细非此短篇所能尽，后当陆续研究，以贡献于我父老。幸采纳焉，则云南之幸，中国之幸，而亦某等之幸也。某等托足东海，无泣可挥，回首南天，有怀难尽，区区悃忱，幸我父老鉴察。

至于股款大略，据去岁公司来函所筹定之款以十年计算：（一）盐粮捐二百七十万两；（二）个旧锡捐四百万两；（三）随粮认股千一百余万两；（四）文武官捐三十余万两。以上四项除随粮认股未实行外，实得七百万两。又据铁路调查员报告，王京卿鸿图认七十万，朱中丞家宝认十万，各大绅商共五十万，筹定之股，已确有八百三十万矣。随粮认股办法，创自滇蜀路章，而滇人不能行，湖南改为累进法，岁得三百余万。非湘民之爱乡心较胜滇民也，为贫者计与不为贫者计之区别耳。若照湖南改为累进法，使益富则出股益多，于贫民之生计无损，自能推行尽利，每岁至少二百万两，十年二千万两，苟能认真劝股，则滇中户口约三百八十余万，至少每户平均半股，当得一百九十万股，共合九百五十万两。如王京卿一户认七十万两，共十四万股，纵有二十八万户不能出股，有一王京卿即能平均半股矣。由此类推，平均半股，有盈无绌可断言也。彩票一项系丁督奏准在案者，自应举办，每岁至少三十万两，十年三百万两。据上各款，通共四千余万两矣。修滇蜀全路不过二千余万两，两抵尚余千余万两。现所核计者，虽在意计之中，果能争回商办，必有实行之日。然则集款固不难也，难在商办之不能达目的。吾滇人果欲保路权以保云南也，群策群力，誓死捐生，以争商办。当此预备立宪，庶政公诸舆论，已载诸煌煌谕旨，吾滇无老无少，无贵无贱，群起而争商办，在政府亦绝不敢违背舆论而以官办强迫滇人也。

中国矿产调查录译日本调查（二十号）

迂　生

中国矿产富饶而未能开采。有之，则非被外人侵占，即托口合办之名，其载在约章而尚未实行者亦复不少，以滇省七府矿山为尤甚。近来我国士夫欲挽回而补收之，又因地面辽阔，调查尚未周详，而外人则洞若观火，无处或遗。今据近日日本矿业家之调查，为我国重要之区，译之以供献于吾国之有志斯业者。

云南矿业之概况　云南省金、铜、铁、铅、锡、亚铅、辰砂、雄黄、岩盐、石炭等矿物之富饶，夙已脍炙人口。就中如铜、铁、铅等，自古以来产出颇多。如铜虽无大规模之采掘，而年年能产出五千吨以供政府之用。千八百六十七年，因杜文秀之乱，大受损亏，遂不能复昔日之盛况。独锡矿一项，近时产额顿加，前年输出香港者四千五百六十吨（价格四百二十八万七千九百七十六两），已达古来未曾有之盛况。锡产地者，临安府蒙自县城之西方约二十里之个旧厂是也。

开化府之安质母尼〔锑〕矿山，亦大有望。近有人议集六万金之资本金以为采掘之准备。同府之银山亦可望，已有外人要求政府投资开采，而清国人一方面则已派遣某道台往新嘉坡，调查同地在住中国人之有志者之资本金，以为采掘之下手矣。蒙自附近，良炭缺乏，于矿业之发达大有障害，目下阿迷州附近滇人从事于采炭者，亦尚未得好结果云。

农工商部近日命云贵总督李经羲调查云南各处矿山。其结果之有望者，发见铜矿二十三个所矣。农工商部特命云贵总督劝诱所属绅商募集资本，设立公司采掘此等矿物，大致不过徒托空言云。

山东矿山与德国之关系　德国经营山东之炭矿，年年进步。据去年矿务报告，山东全省炭矿之出额百五十七万三千吨，内三十二万吨为优良之炭质，可供舰队之使用外贩卖于各地。潍县一炭矿亦有二十五万吨之出额，其盛况可想而知。从事于各矿之人员，德国百人，中国坑夫六千七百余人，经费非常之膨胀。今举其之最著者，有博山县之炭矿，炭质最良，海军可用，其面积四十四方中里，一向地下二百

呎，一有二百六十呎，炭层最厚六呎乃至八呎。又潍县炭坑占山东铁道之中枢，炭量又颇丰富，将来芝罘分线之铁道布设竣工，则两线联络，运输交通前途亦大可望。其他潍〔峄〕县设立之德华中兴炭矿公司，布设九十里之运炭铁道，经营颇大，名为中德共同，其实德人之资本而已。其运炭铁道，采用四寸八寸之广轨式，自前年起已着手，德人在山东之经营将来必至益益发达矣。

中国开平矿务局股东总会 同〔该〕局自前年三月一日起至次年二月末止，开一个年间之股东总会于伦敦，据席上当事者之演说大约如左：

当季间之纯利益十六万九百三十八镑，又股东之配当（日语，即分配之意）利率百分之十五。年来中国政府与本局之交涉案件，开平炭田权利问题，尚未解决。然本局因本政府（英国）之应援，必达一圆满之解决。曩日中国政府许可濠〔滦〕州炭坑会社之矿区，自开平矿务局唐山本坑起，距离六哩之开平炭田区域，明明违背开平矿务条约。本局求驻清英国公使以强固之抗议，向清政府交涉；而当时因有力之大官不在，故仍其旧。顷者大官归京，再开交涉，不日当得圆满之解决矣。

当季间出炭及卖上数量为公司创立以来未曾有之多量，出炭额比前年增加十万八千五百吨；卖上数量百十四万九千三百三十六吨，比前年增加十九万二十七吨矣。昨年二月二十八日现存之石炭及骸炭之贮炭十万八千六百六十三吨，比前年同日增九千九百六十六吨。十月下旬之贮炭约二十万吨以上，比昨年约增加五万吨。而二十万吨之贮炭者，不单指元〔原〕贮炭已也，秦皇岛、塘沽、天津、上海、香港其他之贮炭亦合计焉。

总支配人，照本局三坑从来之采炭数量，一季间之概算合计百九十三万七千二百吨，但采炭日数三百三十四日。如左表：

坑　名	一日之出炭量	一季间之出炭量
唐　山	二，五〇〇	八三五，〇〇〇
西　山	五〇〇	一六七，〇〇〇
林　西	二，八〇〇	九三五，二〇〇

合　计	五，八〇〇	一，九三七，二〇〇

前年股东总会之席上报告，本局三坑炭量之概算约三千九百万吨，与昨年二月末技师之报告，则比较的确实炭量大约九百四万七千吨。其内唐山坑五百三十四万六千吨，西山坑二十七万二千吨，林西坑三百四十二万九千吨，即当季卖出总额约八个年份。

本局处将来坑木之不充用，当季间唐山及林西方面，本局所有地中种植树木矣。中国人家中所用之石炭之量颇少，本局欲将来此方面需用十分增加，石炭贩路兴旺，故已预劝中国人改良其厨房用灶，以经济的教示诱之，渐次此方面之需用唤起，亦能保好结果。

昨年三月一日起十月九日止，贩卖额达七十万三千吨以上。昨年同季比较，约增加十万吨，价额二十九万元矣。

山西炭天津出现　山西全省矿务保晋公司采掘之山西无烟炭，为贩路扩张计，议设代理店于天津。今回更委托天津德义洋行贩卖石炭。今同行发卖之最近价格如左：

无烟炭大块	一吨银十一元七十五仙
同中块	同十一元七十仙，半吨六元
同粉炭	同七元

但各居留地内须加运送金，又五吨以下之预买，则有现金及号票为凭。

汉阳铁政局之近况　汉冶萍煤矿有限公司所属之汉阳铁政局，目下有熔矿炉三坐，一日约制出铣铁五百吨，本年所要矿石约达十四万吨。外有三百吨之大熔矿炉尚在筑造中，竣工之后，每年要二十四万吨之矿石。

煤熔剂之褐铁矿之产地，其山原在湖北省兴国州千金寨，由此地搬出至长江沿岸富池口，距离六十中里，富池口在汉阳下游约百十英里。现时铁政局使用之褐铁矿，一年约六千吨，明年起当增加一万吨。据专门技师云，千金寨矿床之矿量丰富，质量亦良好云。

制钢部有铸铁炉六基，六十吨者四基，三十吨者二基。此外有十五吨之回转炉。目下轨条之制造力一日二百五十吨，将来当增加至七百五十吨。

职工约四千人，外国技师及职工长二十余名监督指挥。职工之赁

金〔工资〕一日平均六角，熟练者二元四角，未熟练者二角。

同局之构造在大别山下，土地狭小，不能扩张其大规模。今回议在汉口之下流设一新分工场，专制作铁桥、铁道、车辆轨条等件。

同局前次与美国正金公司定五万吨之铣铁之卖买契约，价格运到美国料及保险料〔费〕一吨三十三元六角云。

大冶铁山之近况 日本制铁所乃汉阳铁政局之原料矿石供给地。此山本年输出额，八幡制铁所之分，已达八万七千四百五十吨，昨年十一月上旬全部输送了结。汉阳之分，合计十四万吨以上。目下同山采掘个所〔日语，即开掘场之意〕，系铁门矿雌雄两狮子山之三个所〔三处〕。铁门矿者，先顷用凿岩机采掘，反不如手掘结果之良好，故中止。采掘及搬运之矿夫，三山合计二千五百人。目下出矿之额日甚一日，九百吨乃至千二百吨。自元山搬出石灰窑之输送，一日八百吨乃至一千吨云。

奉天省矿业振兴策 奉天咨议局议决奉天省之矿业振兴案，前得锡总督之允许，奉天省中既开掘之外，试掘中之矿山四十余处，尚未达全省矿区十分之一。现在奉天财源缺乏，民力亦困难，此丰富之矿产利源未能开辟，甚是遗憾；且见渐渐被外国人侵害其利益。故效山西绅商组织一路矿保存会，以为保存奉天矿产之机关。先选全省中矿业最旺之区一二处，着手采掘；一面募集海外华侨资本，又创设矿业学堂，养成矿山技师，与矿政调查局协力维持，大兴斯业，以期渐次收回外人之既开采者云。

滇中争废矿约纪略（二十号）

云南士绅以议废英法隆兴公司所订七府矿约，曾经数次集议，立有矿务研究会，以备筹商对付方法。滇省咨议局亦于十五日开协议会，公呈废约。兹有陆军小学堂学生赵永昌断指誓书，杨越割臂血草，同上书于研究会，以期达其目的，亦人中之豪也。特录其语如下。

赵永昌血书 矿务研究会热心诸君子鉴：顷接华函，备悉一切。但永昌之目的所争者在矿产，非邀名誉也。若以此而载诸报章，则近于沽钓，非永昌之所愿也。甚望诸君热心公益，从速力争，决定下手

方法，俾矿权早复一日，即云南早安一日，亦实全局早安一日也。兹矿产尚未争回，国耻重积，忧心如焚，一身不足惜，如大局何。夫矿产系云南命脉，尽人而知之矣，知之而不实行与实行而不从速，势必因循迟误，坐败事机。是以十一日当商请咨议局议长议员以求达其目的，而议长议员仍口应心怯，不能以死力争。故永昌竭其愚诚，拔刀断指，以誓明其心迹，为诸君作一猛省也。

杨越血书　近日七府矿产之事，纷纷议论，良谋者固多，空谈无补者亦不少。嗟嗟，祸在眉睫，岂可忽哉。故约我同胞，从实际上行之，直向咨议局请议此事，速行救亡。代表意见倘仍坐视不理，是放弃责任，不堪为国民代表之资格也。向督署请求，效秦廷痛哭，设目的不达，则誓死争之。孔曰杀身，孟曰舍生，子夏曰受命，有旨哉，有旨哉。七府矿约之不废，则我等命脉已亡，死期近矣，故引刀割臂，竭此愚诚，惟诸君表同情焉。

八　外　　交

英法军事协约问题伦敦十月五日特电（一号）

忧患余子

咄！英法今日之协约，咄！咄！英法今日之军事协约。呜呼！天祸云南，竟成此英法今日军事之协约。吾人闻之而疑而惊而悲痛，而知我云南分割之势成，灭亡之机至；我千余万同胞亦醒醒否耶，亦知之否耶，此协约告成之时，即我滇人灭亡之纪念日。吾人非凭空结状，作惊人之言，为杞人之忧也。我滇人试一披地图，而观我云南与英法之关系若何，试一思英法近年经营我云南之历史，英与法之关系又若何。前此尚可作愚人之言曰，吾滇人幸也，法之外复有英，英之外更有法；两强相并，苟乘其均势，以利用其猜忌心，俾相牵相制相掣肘，其势莫敢先动；我滇人虽蠕蠕蠢蠢，亦足以苟延。蹉跎蹉跎，以游以嬉，因循苟且，销磨岁月。呜呼，而今已矣！而今已矣！并举此麻木不仁、无意诚、如醉痴之梦语，亦关其口而夺之气。吾人对于此问题，而揆厥由来，觉此协约之成立，实基于日俄之战争。何也？是役也，自民族之方面观察之，则为黄白人种竞争之问题；自外交之方面观察之，则为侵略派与保全派冲突之问题。孰知侵略派为意外之失败，以故我国人尚得延奄奄之残喘。不然，吾知神州大陆，黄河以北莽莽之原野，早为斯拉夫民族所蟠踞，为包举囊括之新领土。幸我东邻一战而却之，解决远东平和之局，亚陆风云，得以戢戢。虽然，

虎去而狐来矣，自今以往，保全派势力伸张之时代，而侵略派有百害而无一利之时期也。彼膨胀势力于极东者，咸有戒心，以俄为殷鉴，于是而外交之趋势一变。同时更有摩洛哥问题之发生，而法人遂以英捷敏活之手腕，利用英人，对于德为示威的运动，作此议会之后援，而英法间之亲交成，未几而此问题因以落着。法人知利用保全派之足以收效果也，遂变强横之侵略而为平和之侵略；变单独之主义，而为共同之主义，演出此侵略派与保全派混合之怪现象，遂明目张胆，断然有今日军事协约一事。

夫但曰协约，亦不过外交上之惯例，数见不鲜之普通行为。如最近则有英露之协商，英美之协约，吾人均置之于不问，而独于此生无穷之惊惧者何谓也？特以此协约有奇绝而不可思议者，则以彼不为经济上之协约、工商上之协约，而特为军事上之协约，此吾人不能无疑之要点也。尤可怪者，此协约之出现，未闻宣示其目的，兔起鹘落，莫知端倪。不然，日英同盟，则借口于东亚之保全；俄法同盟，则宣言抵制日英之亲交，均有确定不易之方针，其已事可见矣。今据外交家之推测，有谓为“法与德开战之场合，规定英法之协同”。近顷德法间之感情，自摩洛哥谈判后，虽无甚亲切之处，然亦无开衅之隙之可乘，吾人究未敢深信以此言而认为此协约之宗旨也。吾人今敢断言曰，此协约之成也，是无形之攻守同盟也，是平和之侵略政策也。是将挟此无形之攻守同盟，挟此平和之侵略政策，于东方殖民之根据地，以实行其扩张领土之野心也。呜呼！我云南何不幸而适当其冲。

近数年来，其处心积虑以谋我者，彼此均汲汲于路矿之攫取。然一则以阴险怀柔主义，一则以强横占领手段。其双方之进步，虽一日千里，而不无互相顾忌之观念，以障碍于其间。今竟举此相妬相妒之恶感情，一变而为相亲相友之良机会。则此协约，谓其特为我云南设焉可也。几上之肉，割而烹之，指顾间耳。异日者彼无亡镞遗矢之费，一如兄弟家庭之均产。条顿据其西，而扼吾之吭，拉丁据其南，而捣吾之腹，以遂其平均分配之欲望。刀俎随之，解剖任之，无第三国之干涉也，无第四国之调停也。是我云南虽欲求为今日之满洲、朝鲜亦不可得，夫安得不惊也，夫安得不悲痛也。嗟我滇人，奚以堪此。

吾人今有一言以警告我滇人曰，今而后我滇人之生死问题，再无

他国出而过问之时机矣。今而后我滇人之生死问题，我滇人当自解决之，勿再使他国之置喙，以蹈满洲之覆辙。勿取放任主义，勿恃依赖性根。我千余万同胞，其奋然起，举教育、军事、工商、路矿各政，以至迅疾之力兴办之，使有猛虎在山之势。则彼虽百其协约，其如我何。否则除非我滇人尽死也。呜呼，我滇人听者；呜呼，我滇人听者。

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节录）

（四、五、六、八、九、十一、十二号）

击椎生

第一章　失败之原因

第一节　远　因

今日一千余万之滇人，食不甘味，寝不安枕，苦思焦虑，动魄惊心，惴惴然如处漏舟中，如临危崖下者，夫非以英法两强，卧我榻侧，寻将分割我而屠灭我耶。夫英法立国，与滇相距甚远，彼胡得而逼我如是？则以安南、缅甸灭亡故。安南、缅甸何以灭亡？则以政府不知处置保护国，及外交失败故。呜呼！前车既覆，来轸方遒。兹特列失败之历史，与挽回之方法，亦庄生见兔顾犬，亡羊补牢之义也。

安南自前明迄清初，皆属中国外藩，从无第三国之关系。西历千六百六十四年中国康熙三年，法人至广南拓土传教，是法越交通之嚆矢。后安南因争位内乱，嘉隆王走暹罗，法教师介之彼政府，以援兵复位为导线。事遂，果得南岛之报酬。而我政府不惟无先着快鞭之手段，且事后亦未闻国际上之抗争，此为失败之第一步。千八百二十年，越知法之叵测也，乃逐法兵，仇法教。法以军舰迫之，未得志。千八百四十七年，法捕获越人军舰五艘，再求履行条约，越阳许而阴拒之，法乃击沉其舰。是时法与越之间，战云密布，危机一发，而我政府仍熟视若无观焉，此为失败之第二步。至千八百五十六年，法人以保教为名，兵队上陆，攻化南，占西贡，越人力不支，遂割边和、定祥、嘉定三州以媾【和】，并偿金二十万佛郎。乃我政府听其割地，

听其偿金，不出一兵以声援，不发一言以抗议，此为失败之第三步。迨法与越订保护条约，湄江一带悉在法国主权之下，屯海军、开航路、置民政署，其势力且达红河、河内、海防等处。我政府乃如梦初觉，借口镇定海贼，进兵安南，法政府亦派兵远征。千八百八十四年，遂起清法国际谈判。当时我政府一则曰安南为大清属国，再则曰安南无清国皇帝许可，无与外国擅结条约之权力，法国用兵占领安南土地为背条约之行为。法政府答以安南事件，清国无容喙之地。呜呼，事后空言，何如事前之预防乎。厥后力争废约，相持不下。越有拒法联清之希望，英有助清抗法之隐谋。法人一面乘我军援助不力，迫胁越人立永久保护之约，一面与政府谈判。一旦谈判不调，和平破裂，北宁之战，我军败走红河，遂订《天津条约》。旋以谅山一役，我军获胜，法以背盟为口实，英以后援为恫喝，政府乃畏蜀如虎，飞电停战。而拱卫我屏藩我之安南，遂不能不随《天津条约》入他国之版图。悲夫！设我政府以越南为屡朝之外藩，早日派兵驻越，实行保护，不使越人仇杀教士及与他国擅订条约，革安南贵族政体，而改为中国郡县制度，安南王则迁至京师，以蒙古诸王之礼遇之，则法人虽狡，自无可乘之机。乃计不出此，明知盗入外府，置之不问。及搜括财物以去，始张皇呼号焉，岂不愚哉。有为之解者，谓政府自谋不暇，安谋人国。然甲申之役，中兴宿将存者犹多，相持稍久，未必彼必胜而我必败。乃畏缩退让，弃一国之宗主权如敝屣。则缅甸安得不随之而亡，云南安得不随之而岌岌乎殆哉。

第二节　诱　　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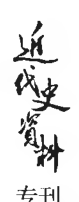
甲午之役，马关之条约将成，我国数让台湾、澎湖诸岛及辽东半岛于日本。俄德法起而干涉，辽东付还。各国利用报酬之手段，以攫我利权。他国不论，如法使纪耶拉尔于北京结二条约。据第二条云："法得于清国与印度支那境上陆地，有通商采掘矿山，延长铁道等事之便宜。"其后各国诱我以外债，则有喀希尼、巴布罗福两条约，而胶州、旅顺、威海、大运、广州、九龙之租借乃成。航权之攫得，口岸之新开，盬务厘税之监督，演出各种之怪状，而一时矿权、路权、兵权、财政、行政等权悉入外人之手。法人又以魑魅搏人之腕力，于

我云南得猛乌乌德之领土。广州湾条约：“又得延长东京铁道，直达于云南省城，且得于沿路诸矿山开掘之权，归为法国所独占，并誓约云南将来不割让他国”云云。明租借一广州湾，其实暗割云南。我国外交之失败，大都类此。更有不可思议、不堪设想之外交政策，如壬寅五月，滇吏奏准英法合办之隆兴矿务公司，举云南、临安、征江、开化、楚雄、元江、永北七府之矿产，捧而献之于人。而我若醉若痴之滇民，犹是太平春梦，不知我祖宗开辟此如锦如荼之云南，已于数年前堕入英法占领之范围圈内矣。

第三节　近　　因

日俄之战事将平，各国经营政策略变方针。如德之于山东，则稍弛其余力。俄之于满洲，则大阻其野心。惟英法之于云南，则大不然，亟亟进步，不啻济火以油，代薪以蜡，而速其焰之蓬勃也。滇祸不远，识者皆知。而其所以速祸者，其原因亦甚复杂。日本之胜，各国皆有戒心。各举其素所垂涎者，皆急起而食之，恐第三者之攘而夺之也。英之卫藏协约已成，视云南为砧上肉，举而烹之裕如也。近日经营腾越边界，扩张武力，大有冲锋而下，直贯中部之势。法妬于英，故速成铁路，以取云南全省，为保护越南之封疆，即为抵制英人之方略。此其原因一。法人已知中国渐醒，乘幼稚之时代，无抵抗之强权，且于日本休养之期不能他顾，正利用此绝美之时间。此其原因二。法国殖民家之议论既迫，政治家之策画方周，测绘家之地图已就，乘势而起，反掌之劳。此其原因三。法政党多主张开放东方，而满洲势力平均，又无可拓之土地，是不可不举全力以注视于云南。此其原因四。近数年法政府调查殖民地之收入，越南无甚增长。加以游历云南各员，详述其矿田物产之富，百倍于越南，一时更触其豺狼之心。此其原因五。有此种种原因，而此后对付英法，挽回大局者，已成绝大之问题焉。

夫云南外交之失败，不自今日始。居今日而言外交，一箝虎夺食、亡羊补牢之外交也。远因者既往之陈迹，诱因者已伏之祸根，近因者将成之惨状。凡稍知时局者，必不忍见其惨状。不忍见之，必思有以维持之。维持之法，不外先发制人之师，箝虎以夺其食；次谋拯



救之策，亡羊且补其牢。如食可夺也，而惨状或不骤见；牢可补也，而祸根或容缓除。夫明知牢可补而食不易夺，而不能不强为之夺者，以救目前之危局，不得不然也。

第二章　云南之铁路

第一节　设保护铁道队，以强硬手段限制法兵之入境

夫滇省防营久废，积弊太深，拥衰老疲废之防勇，以御朝夕训练之敌师，吾知其不战而逃。借短担茅屋之荒村，以临坚壁高垒之营塞，吾知其不攻而破。彼之处心积虑以谋我者，不惟碉楼炮台层层相接，甚至寓武士于路工，变防垒为地营，运军火于内地，添舰队于海湾。吾知轨道之所经，即兵力之所至。汽笛一声，河山顿改。东三省之覆辙，越南国之惨态，不久即再见于滇省矣。乘此铁路未成之先，一面设保护铁道及巡防各队，认真训练，期有实力，以备将来之战争；一面奏请外、商部照会法公使，定保护铁路条约如左。

一、河口以上之铁道，法国因条约得准占有之地上权，而本国土地所有权，不得加以侵害。云贵总督，应有管理保护之主权，法政府不得干预。

二、铁路所经之滇界，即本国主权所及之领地，平时法国不得通过军队，亦不得住扎兵丁。

三、铁路告成之日，法兵保护铁道各队，不得逾河口界限。自河口以上之铁道，应由云贵总督，派兵严密保护。

四、铁道输入物品，保护铁道司令官及蒙自关道，得有检查之全权。如有运载军火等物，少则应照各国海商法及邮便通信法规，得以危险物看待，由检查官抛弃之；多则妨害本国安宁秩序，应照国际警查法，得以检察充公，再开谈判处置。

五、倘有最少数之枪械弹药携以防身者，须有东京总督凭纸，始得放行。但随时核计枪枝，如运入者多，运出者少，云贵总督及各行政官，得有纠察之权。察有恶意，总督得没收之。

六、河口以上之铁道，倘有损害时，应归总督负担。但由法人恶意损害欲嫁祸于人者，不在负担之例。

七、河口以下之法兵，有特别事故入界者，应携该队司令官凭纸，始得放行；但人数不得过三十人以上。如后有入界者，必俟前者退出，始得放行。而我兵过河口以下者仍如之。

八、滇法两军，各守界限，应各遵约束范围。倘有争斗事件，仍归各司令官处罚兵丁，彼此不得袒护，以伤国际上之和平。

以上八条，果出以强硬之手段，得实力以行之，虽属救标之末策，而影响于将来者，未始非绝大之关系。即征之目前，锐意坚持，不使法兵越雷池一步，则残喘可延，尚有一线之生机。否则设无藩之圃，听人践踏；入无人之室，任人取携；危亡之祸，可立而待矣。

第二节　告云南各大吏，以鼓舞民气收回滇越之路权

夫保护铁路，特缓一时燃眉之祸，非所以立百年不拔之基。即使悍横剽烈鹰瞵虎视之法人，强屈于保护条约之下，而一旦有隙可乘，安保其不长驱直入，摧陷我人民，强夺我土地，以遂其勃勃之野心。况外交政策，愈深愈险，愈离愈奇。既得陇而望蜀，复声东而击西。种种变态，不啻潮起涡旋，风驰电掣，有防不及防之势。如法人以恫喝之手段，许赎【滇】越铁路；以建筑之经费，为彼国赁贷之债权；管理路政，须用法人。是不惟强宾夺主，对于主人，且得而奴隶之、鞭笞之，以实行其支配之要策。并要求滇缅铁路，仍借法债为报酬之资。是犹畏虎而御以狼，不死于虎者，必死于狼。况英法以密商之协约，分夺西南之路权，何异虎狼之相约并至入室噬人，其不吞噬殆尽者几希。夫法人机械之深，用心之险，变局之奇，不能不合群策群力，以为抵制。为今之计，根株一日不能拔，隐患一日不能除，滇越路权一日不能收，滇缅路事一日不能决。非剧药不足以治猛病，非刀圭不足以疗巨痛。惟先竭全滇之脂膏，以为筑路之准备，俾人人有路亡滇亡、路存滇存之血诚，与之相悲相泣，相勉相诫，相爱相怜，捐躯拼死，众力合擎。必取消一部之条约，暂收领土之路权。然后养其锐气，鼓其余力，誓必达最终之目的而后已。一转移间，国民智勇感发，武力坚强，必有历万难不足以阻之、遭万劫不足以挫之之一种精神，以贯乎其间。如是则最终之目的，必有直达之一日。虽然法律之解释，经济之问题，实力之准备，不能不先为研究。

（甲）法律之解释

国于廿世纪，而美其名曰莽莽神州，核其实曰淹淹病国。吾疑其澌灭殆尽，无一毫之生气；而不料人心未死，略放一线之光明。谓予不信，请观粤汉铁路是。继粤汉而起者，则寥寥矣。呜呼！吾对于滇越铁路，不能不浩然叹，废然返耳。虽然，争粤汉全路则甚易，争滇越路线一部则甚难。粤汉铁路，契约之所定。滇越铁路，条约之所成。条约之规定，国际法之范围束之。粤汉铁路，给与美公司之特权。滇越铁路，对于法政府之表示，政府之宣言，国际法之条例随之。又美公司有迟期背约之非行，法政府则厚其速力以进步。美公司有转卖股票之瑕隙，法政府欲再投资本以经营。互证参观，性质各异，权限攸分，滇越铁路，似绝对无收回之实效。而不然也，彼许我以赎路，是取之必先饵之。我求彼以改约，彼拒之我必争之。按国际公法，甲国不得侵略乙国主权，如河口以上之路线，即本国领土主权之所关。重领土主义，不能不保护主权。保护主权，不能不收回路权。收回路权，不能不取消条约。明知条约不能骤废，不能不唱废约之先声，不能不为废约之准备。日本明治八、九年，预备法律制度，至二十五年，改正条约，卒收回治外之法权。我中国自失其领地，放弃其主权，而犹诿之曰："国弱矣，兵羸矣，大势如此，不可与争"，则是地老无荒，卒无收回路权之一日。收回之政策，除预备军事财产外，惟系于法律是。据国际法之狭义，铁道无万国之同盟，自无调停竞争之规定。就广义之范围言，国际法以保护和平为宗旨，而以维持国际上之权利关系及防卫国际上之利害冲突为目的。凡侵略主权、倾害领地之行为，均为国际法所屏斥。虽然，我自弃其领地之主权，即自屏于国际法之外，无怪外人之鱼肉我、鞭挞我、压迫我、剥夺我之路权，以遗国际法羞，而为国际法玷。夫国际法以土地为主权之要素，而铁路为土地之关键，又为土地之附物。土地非占领割让及赠与，外人不得侵陵。至附物随主物之移转与否，则为国内法之条例，而非国际法之问题。滇越交界之土地，非以占领割让，为法人所取得，不过赠以附物之特权，而国际法不问焉。又欧洲法律，政府向人民收回之铁路，必经二十五年而后可。而国际上收回之路权，则不问乎时期。千八百四十八年，英人设铁路于葡国领土，后为葡政府所没

收。此非文明之举动，而我不乐为附从。今当研究之问题，则清法所结之条约是。据条约主体之要素曰“互相合意”，若胁迫代表之一身，以强定条约，其约终归于无效。滇越铁路，虽出于强迫，而不得以为例者，当日无议会之反对也。又条约客体之要素曰“目的物要适法”。滇越铁路虽以加害人国之土地为目的，显背国际法上之原则。而仍不得以为例者，我已承认其条约之成立，而不能争之于事前也。为今之计，先以善意直接之交涉，为暂收领地内之路权，以取消一部之条约。其提出之要件，一曰“中法合办”，（甲）河口以上之铁路，由云南自行筹费建筑。俟路成日，以两国所用资本列为合同，按本分收利金。（乙）用人保护管理，均从双方之意思，单方不得自专。二曰“中法分办”，（甲）河口以上之路线，由云南速为修筑，与越路相接。（乙）用人行政等事，均各以领土为界，彼此不得侵越云云。按条约以合意而成立，仍以合意而消灭，为国际法上之惯例。我之用意所在，不问彼之承诺与否。而要求之主力，必坚持以底于成。否则以单意绝对之消灭，不认条约之履行，此强硬抵制，实出于不得已之苦心。然此约无第三国之担保，自无强制之执行。纵起国际之谈判，以付万国之仲裁，而我自振振有词矣。何也，条约于领地内给法政府铺设之路权，并未给法政府暗运军火通过兵队之全权。彼迭经数次暗运军火于内地，密运往来之兵丁，是借附物以占领主物之行为。于路权也，彼既破坏之，而我可以收回之。于条约也，彼既侵犯之，而我可以取消之。不宁维是，粤汉铁路，特一违期限卖股票耳，尚不敢以附物之势力，直加害主物，而有种种不法之行为。法之恶过于美，抗于美即能抗于法。况彼既侵犯我煌煌之主权，我未始不可收回区区之路权。彼既违犯万国之公法，我未始不可取消一部之条约。其尤可反对者，此路以通商为目的。彼不在商务而在军事，是违背国际法条约“目的物要适法”之要素。彼不适法，我独安乎。国际之谈判，万国之仲裁，宁恃强权而灭公理乎，抑遵公法而重主权乎。即使不获全胜，而较之帖耳相服、垂头丧气者，已判若天渊。况出死力以争之，据公法公理以折之，安知不收直接之效果，以步粤汉铁路之后尘。又安知不受间接之影响，以斯保护条约之实行。呜呼！正式之谈判，当以法律解释之，而继乎法律以起者，则在经济实力之问题。

（乙）经济之问题

滇越铁路，法人诱我以募债，不惟夺我之路权，直攫我财政之全权。不啻英之于埃及，德之于小亚细亚及南美，美之于夏威夷及巴拿马，皆握其财政权，以制其死命也。中国光绪四年，募债于德。其后英继之，又其后法继之。至甲午后各国纷纷借贷，二三年间，负数百兆之国债，而汇丰、德华两银行，遂如巨壑而不能填。至丁酉戊戌间，各国狡焉思启，起而相争，均以借债为争矿路之阶梯。延至庚子后，而新旧外债之本利，以三十九年摊还，共达于一千六百五十四兆九十余万。又加镑亏千余万，均令各省摊赔。而我区区边省，年赔数十万，尚且不堪，而请豁免之；若加以滇越、滇缅之路债，则负累如山，百年无了结之期。由是以观，与其借外债以遗子孙之忧，不如借内债以救颠危之祸。借债于沿江诸省及岛埠华商，或有起而应者。况滇省商埠既开，闽粤各省必利用交通机关，以经营商业挽回利权。借款以修滇路，当所乐为。即不然，以滇人之力，办滇中之路，各出其资产，各尽其热诚，保持生存之竞争，增进公共之利益，以雄飞于生计界，是我滇民应尽之义务，是我滇民应享之权利。

（丙）实力之准备

夫和平不能挽回者，惟诉之于武力而后解。预备肝脑之涂地，血肉之横飞。激发其生辱死荣之烈气，卧薪尝胆之精诚。酝酿而胚胎之，发扬而激厉之，历练而坚忍之。出其孤注，以待裂山倒海之一战。非有此冒险心，何足以成此大事业。况佐法律于坛坫间，而劲气可以直达；变经济为战时费，而临敌自见从容。是一举而兼数善者，非赖此最后之实力耶。

呜呼，欲达此完全之目的，非实行三者之预备，不足以告成功。吾人唱此论者，非空言以塞责，为时势之所迫而成。然而天下最险最难之事业，正为吾人之负担。但使其心之所至，即力之所尽，精神之所注，即存亡之所关。合全滇人之心与力，既弥漫而磅礴之。养成历万难不足以阻，遭万劫不足以挫之一种精神，以贯乎其间。如是以解决存亡问题，则属易事。吾遥为之度，吾预为之度，吾滇人必曰："保护铁路，不如收回铁路之为愈。收回一部之路权，不如收回滇越铁路之全权之为愈。"夫人人有此心有此力，有此全付精神，天下事

尚可为也。

第三节　告政府外交家，于滇缅铁路拒绝英人之干涉

腾越铁路，我固有自由活动之主权。无论其纵横而连亘之，蜿蜒而排列之，外人何得置一词以过问。况滇督奏准自办，明明我筑我路，我用我权，对于他国地位，直风马牛不相及也。乃英人悍然不顾，以无礼之要挟，将欲叩金石而直入之，撞坚壁而横行之。试问其能叩而入，撞而行乎？吾断其无缝可入，无门可行矣。光绪二十八年，外部照会英使，以滇省允给法商利益应一体允给英商等语，系专就保护商务而言，于路政毫无关系。譬之光绪三十二年，《中日通商航海条约》第二款谓“两国所派全权大员应一体优待”云云，其权利仅及于全权大员，而不溢于全权大员范围之外。又第九款谓：“货物由日本运进中国，或由中国运往日本，其进出口税，亦比相待最优国之人民，运送出口相同”云云，其优待权利，仅及于货物进出口税，而不溢于货物税范围之外。凡类于此者，不胜枚举。何英人援保护商务之约，要求路权，是不惟溢出条约之范围，且将条约之宗旨而违背之，条约之性质而乖谬之。即使有最惠国之条约，而英人不得援以为例。何也？据国际法言最惠国之条款，其范围只及于行政，而不及于政治。如日英同盟，政治上之条件，他国不得援最惠国条款之例，以加入其中。又如中国以旅顺、大连租借俄国，亦政治上之条件，他国不得援最惠国条款之例，以租借地方。滇省允给法商利益一体允给英商，即本国保护商务之行政，与铁路政治上之条件绝不相涉，与滇越铁路国际上之政治之条件更渺不相关。不然，法有滇越铁路之约，英必以滇缅铁路继之。恐法导之于前，英箝之于后，英诱之于此，法蹈之于彼。再举一二对等之条约，直瓜分全滇可也。不但此也，恐第三国援其例，或十数国均援其例。瓜分云南之不足，必以他省抵偿之。而英法对于他省之路权，仍援此例而交换之，或剖分之。各国对于他省之路权，亦援此例而搅乱之，要求之。纷纷扰扰，群起而争。恐中国十八省尚不足以偿其代价也。拔一毛而牵全体，击一浪而起千波，输一着而累全局。滇缅一路，当局者能不慎乎。夫世界有强权而无公理，而公理未始不可御强权。公理何，保护外人是。况明明保护商

务，为中国应尽之责任。攘夺路权，即英人强暴之行为，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乃英人于此忽唱中英合办之议，以阴险搕诈之手段，欲扼我交通线路之咽喉。彼之用意，在饵之以美名，诱之以利益。我政府虽愦愦，想必不蹈此危机。况本国之主权，举而畀之于人，直谓其蒙绝大之恶名，失无穷之利源，此在浅见寡识者而亦知其然。否则稍涉牵就，吾恐路未成而已属他人物矣。盖彼之优于资本，而我独无；彼之富于人才，而我独乏；彼之久于经验，而我独无。一事不敌，可断其优胜而劣败，况三者皆不敌，吾断其有英而无中，直独办而非合办，此推定而可预决者。合办二字，列强对于我国，为诈欺手段上惯用之名词。今仍出此傀儡之方法，滇民虽愚，谁其信之，谁其信之。察光绪二十三年，法人获滇越路权，同时英人要求滇缅铁路，不惟我政府未给以英人独办全权，亦并未定中英合办专约。凭空之议，何啻昏瞀之言。英人未获我政府之承诺，即欲派工程师以勘腾越大理一带道路，定期开办。不但藐视国权，违犯公法，并举国权公法一倾倒扫灭而空之，天下有是理乎。推其心是以滇省之土地，已为英国实行占领之土地，得自由行使其权利。试问果占领否欤。滇省有一日之主权，不使英人得尺寸之进步；滇民有一息之生气，不使英人有毫末之专横。至其带兵过界测勘等语，是以恐吓我政府，欺压我滇民，使减其抵抗之实力，以遂其侵略之深心。不知滇越一路，已铸亡滇之大错，而一误再误，何可得乎。我全滇生死之问题，全国存亡之关系，即在此西南两路之成败。呜呼，吾惟有奔走呼号，痛哭流涕，以告我滇民。呜呼，吾惟有抚膺切齿，大声急呼，以告我政府。

数十年来铁道政策嚣然横流于世界。而欧洲列强，更以激烈活敏之手腕，以夺我生计实业之富源。得寸则尺，得尺则丈，必欲网罗支那全境而后快。如俄之于正太铁路，德之于胶济铁路，俄法比同盟之卢汉铁路，英德联合之津镇铁路，英之于沪宁、苏沪、淞沪、粤港等铁路，均着着进步，不留遗力。然未有如滇越铁路，与东三省铁路遥遥相对，有同病相怜、同恶相恤之现状。彼路成则日俄之战起，我虽局外，直悬国势于覆巢之卵。此路成则瓜分之局定，悬想其状，不啻以全滇为釜底之鱼，而淹然待毙。更有甚者，远东之战局，尚有日本以解释其和平。英法之瓜分，更有何国以为之抵制。此非故为危论，

以悚人之听闻，盖法之明目张胆以割取云南之计划，唱于本国之议会，见于著作之新书，刺激于拉丁之民族，运动于亲密之邻邦。加以驻法公使之告急，各国报纸之纷腾，其势力之膨胀，言论之哗嚣，有一发莫遏之势。而回首金碧，能不动魄惊心！亡滇之祸胎，其在此铁路乎；亡国之导线，其亦在此铁路乎。法宁为祸首，各国起而乘之，其害不可胜言。吾故曰路亡则滇亡，滇亡则国亡。若必待汽笛之鸣鸣，车声之隆隆，以驰骤我原野，是已蹈东三省之覆辙，已受安南国之惨状，则嗟何及矣。吾恐千余万之滇民，任其蹂躏而蹩踏之，束缚而囚奴之。欲求残余之沥以谋生，借立锥之地以驻足，亦不可得。斯时更欲唱一论以报复，吾知其噤若寒蝉而不敢鸣，困如笼乌而不能飞，惟有俯首听命而已。虽然月晕知风，础润知雨，既知其亡人家国，莫若最坚牢最惨烈之铁道政策。吾滇人当群起而追，或牺牲生命以力争，或搜括财产以抵御。彼以印度视我，而我不印度；彼以安南目我，而我不安南；彼以东三省待我，而我不东三省，彼其奈我何。否则任其经营攫取，置之不问，吾敢断言之曰，铁道之所经，即兵力之所至；兵力之所至，即国权之所及。哀我滇人，不印度而亦印度，不安南而亦安南，不东三省而亦东三省。行见南邦天府，为我父兄子弟耕凿衣食之所，聚国族长子孙之地，均入于异种之势力范围。昔之云南哀印度、哀安南、哀东三省。今之印度、安南、东三省转以哀云南。云南不暇自哀，而十七省哀之。十七省以哀印度、安南、东三省者哀云南，而云南其知之否乎。言念及此，肝胆俱裂。惟有望我滇人，出其资本，投其母财，核其章程，组其公司，各尽其公德心，实行其监督法，以速办滇川、滇缅两路。先握其贯通脉络之全权，以为生利事业之元祖。次设法收回滇越铁路，出其破釜沉舟之决策，以持危急存亡之关头。嗟乎！吾言至此吾心悲，吾言至此吾心痛。

第三章　云南之矿产

云南外交之失败，不独一铁路已也。英法协商，攫我七府之矿权。而我滇吏及政府，饮鸩如饴，滥用国家之公产，以作馈赠之礼仪。置人民死活于不问，未知其居心何等也。夫外人攫之虽疾，而我政府献之甚殷。遂使列强攘臂相争，危迫以至于此。所以物必先腐然

后虫生之，人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其理有毫不容爽者。如滇中大吏奏准英法合办之隆兴公司，规定章程约二十四款，犹自以为得计。不知抛弃土地，丧失主权污辱国体，莫此为甚。吾不惜口敝唇焦，试举其所定条款，驳之如左，使当事者知其暗昧，滇人民知其失败，而有望于后之疆吏，而有望于今之父老。

第一节 对内之批驳

（一）章程发端数语，谓滇省矿产办法，不精不全。准英法隆兴公司，纠集资本，采用善法，借工程师、机器及矿学专家，从事开采云云。嗟乎！无论本国路矿等权不许外人侵犯抢夺，即以野蛮自居，任人而侵犯之抢夺之，独不思五金矿产，为全滇命脉所关，以此为贡献物，其实即亡滇之媒介物也。谓我办法不精，而必贡之于人。举凡中国之不精于办法者，皆捧献之不遑，不独矿路及税关、邮政已也。谓我资本不充、机器不备、工程师不多，而必仰之于外人，举中国凡需资本、机器、工程师之事业，皆赠与之不暇，不必谋公益，设公产可也。滇吏愦愦，言之痛心。

（二）第一款略谓，滇吏奏请国家，准隆兴公司寻采公家荒废之铜矿，及曾经开采现在荒废之金、银、煤、铁等矿，并公司寻出之五金、宝石、朱砂、火油各矿，于云南临安等七府区内承办开采云云。我中国疆吏专横，关于土地主权之要领，系乎人民生死之大纲，皆轻举而授之于人，政府向不过问。独怪其有失地失权之请，政府允之无疑，而偶有一抗争之奏议，政府往往迟徊不决，而终归于失败。滇吏以矿产荒废为词，而矿产非荒废，实滇吏之荒唐也。山川郁结，粹为百产精英。一待我滇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蕴蓄也，非荒废也。荒废云者，滇吏督办滇矿，盘据数十年，忝额窃位，滥耗国款。既无能力以收实效，又负国债难以填偿，遂援外人塞责也。即不然，以教案之棘手，徒借此以博外人之欢心，乃从中为赔款之转圜，其早有预约者，亦未可知。不知减币者其利小，失矿权者其害大。十余万之赔偿，易我数千百万之代价。抚心自问，能无愧乎。不然，广州湾条约虽有沿路诸矿山等语，断未有如是阔大之范围，于七府外尚有互抵之条文。互抵云者，即条文所谓“七府州县境内无矿可采，应由公司另

指他府州县相为互抵”云云。更有甚者，谓七府境内仍寻获各矿，得再商订开办等语。不啻我滇吏开门揖盗，既倾囊倒箧以出其物而赠之，犹以为未满盗贼之心，遂发其地下之窟币藏金而一献之，不顾我滇人世世子孙之命源也。

（三）第二款略谓“民间土地，在公司所指之地，由地方官向业主租赁，价由公司认给。公司不得径向民间租赁，亦不得购买山地永为业主，亦不得逾二十一款所定六十年期限”云云。夫国家领土，外人自应不得购买。至租赁土地，而定以最久年限，实类于法律之永久借贷权，直持赠之而已。如胶州湾、广州湾租借条约均以九十九年为限，为法律无租借百年之例。不然，直百年、数百年，而我政府犹自欺其为租借非割让，而掩耳以盗铃也。如滇吏以六十年为限，恐不及六十年而全滇已为英法之囊中物。土地亡而矿产尚在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纵使不亡，如第二十一款所云：“六十年后，矿务兴旺，仍得展限二十五年。”安知不一展再展，以罗掘殆尽而后已乎。况六十年中未必能保此残局耳。吾言至此，不能不悄然悲，不能不悚然惧。

（四）第三款略谓“公司指定之地段内，有可开之矿，注明界址绘图，呈报大吏。饬查果无窒碍，然后将地租定，拨交公司开办”云云。并第七款略谓“公司勘指矿山道路，凡有碍房屋、田地、坟墓、风俗，及中国商民现仍开办原有利益各矿产，公司概不得侵占惊扰”云云。夫大吏饬查果无窒碍等语，是中国官吏惯用奸滑之名词，而模棱两可之语即由此滥觞。试问果碍于民间房屋田地等项，官吏能引为负担以力争乎。吾恐其不献媚外人，不威吓愚民者鲜矣。按外国行政法，以矿产除宫城皇陵周围百六十丈内，及兵营要塞地第一区内，绝对不得开采。并军港要港，火药弹药库之百六十丈内与兵营要塞地之第二第三区内，非得海陆军大臣许可，不得开采。而我国法律不完，公司所指之地，能以窒碍一条为抵制外人欤。倘不为虎作伥，以践踏我人民之田野，破坏我人民之庐墓，即为侥幸于万一，尚望其能实行抵制乎。至我商民已开之矿产，安保无侵占冲突之患。欺人之谈，谁其信之。

（五）第六款略谓“开办铜矿三年后，按年缴交京铜六十万觔。

五年后，岁缴京铜一百万觔为定额。每百觔给库平银二十两。并按年限缴足京铜外，公司以余铜先售与滇省官用，再有余铜，转运出口，或卖与中国他省，均照本质每百抽五完纳落地税”云云；又第十四款谓“公司出炉〔矿〕出井各矿，均每百抽五，作为落地税。及公司进口办矿器具，出口之矿质，仍照关税完纳”云云；又第八款谓“公司原创学堂一所或数所，教授华人，以造就开矿及百工之材。嗣后公司需用工程师及专门各工头等人，应先尽学成诸生中酌量选用”云云。按云南各矿甲于他省，已为全国人民所公认，奈何失完全之利泽，而转求毫末之税金。不啻强邻攘羊烹而食之，亡羊者犹哀求其余羹。我有矿产，外人采之，滇吏卖之，不啻有粟菽而不能疗饥，有布帛而不能御寒。尽其粟菽布帛之所有，举而赠之于人，但求人之食我衣我而已。而况食我衣我者之不惟不饱，不惟不暖，而反出代价以相偿。在当局者犹自诩曰，我不能炊，彼不食我宁饿死；我不能纺，彼不衣我宁冻死；英法人不开采，则矿山必老死矣。吁！愚矣。

夫矿学专家非十年精心研究，不足实地设施。望英法开办学堂，教我华人以应急需，不啻望西江之水，救涸辙之鱼，其可得乎。即以正比例观之，不啻强盗出其绝技以摄我财物而去之，我犹使其子弟就强盗而学之。欲以强盗之技，反制强盗，其可得耶。故教之未必能善、学之未必能精。我求彼益则蹈于虚，彼获我利则征诸实。孰得孰失，请自图之。

（六）第九款略谓“公司发售股票，应竭力设法广招华股。凡官绅官商，均可与公司合伙生理。卖票应在欧洲及中国各大埠同时举行”云云。又第十款谓“股本不得过关平银五千万两。倘有增加，必商允云南大吏酌添”云云。按公司系英法合办，不患无数千万之本金。而设法广招华股，恐蹈空谈。况公司管理全权操之外人，而犹曰合伙生理，合名乎，合资乎，抑株式合资乎。试问隆兴公司为华英法之公司乎。若仅为英法隆兴公司，则平权利平势之合伙等名词，即不得引为粉饰之言。既未明载华股若干，公司之股又若干，虽中外各埠同时卖票，吾恐外国之股如怒潮，中国之股如零星。即设法广招，而裹足不前者如故也。即再派股本，而垄断独登者如故也。

（七）第十一款略谓“公司除租税利子各项经费，及照购器修造

原价提还一成，提足停止外。所余之款，提出一成作为公积，以备公司要需”云云；第十二款谓“除去上开各项，所余之款即为净利。中国得百之三十五，内以百之十云南留用，公司各股东得百之六十五”云云；第十三款谓“公司亏累自行负担，中国毫无干涉”云云。夫使中英合办或中法合办，尚得平权对待、得半失半。仅百之三十五计之，不惟权利不均，欲求其半而不可得；至云南则鸡肋而已。而失权失利，似合办非合办之章程，其如何规定，我滇民毫未预闻。兹闻澄江之开采，而滇民乃惶然惊，惺然悟，咄咄然叱为怪事。该公司置滇民于苦工之列，而权力不使之预闻。滇中大吏，岂昧焉不知，抑知之而不言之，何其忽也。

（八）第十六款，防保护不力，难收实效。第七款，防执事乖谬，有伤和平，虽属照例之文章，而区区邑令，难免不奔走骇呼，哀哀小民，未有不吞声饮泣。若第十八款谓“招募土勇，遴选武官，驻扎厂地，或酌派官兵，以资弹压，公司不得借故招调洋兵入境”云云；又第十九款谓“矿师等人，往来查勘开采各处，应先期知照地方官派兵保护。未预知而生意外之事，云南官员，不任愆咎”云云。夫腐朽之武官，顽固之土勇，岂足以以资保卫而镇民心。况章程未布之于先，而滇民动多疑惧。保无奸民土匪，乘机蠢动，一时不能扑灭，而洋兵入境，借保护以占领云南。恐斯时官民束手咨嗟，而叹其意外之事有如此其烈者矣。岂但以愆咎自任，遂足以毕其事哉。

（九）第二十款谓“滇省派员赴厂，并派兵保护，均由该公司酌给薪水赏资”云云。试问所派之员，为公司检查役欤？曰非也；为公司法人欤？曰非也。吾知其为得百之三十五之地主所派之人也，派为弹压核算之人也。既非公司派定之管理人，仅为土地抽收之关系人。我不能给以相当之薪俸，徒使忝颜向人，以求牙慧者，是可耻也。所派之兵徒求外人赏资，视吾国军人等诸乞丐，是尤可耻也。若第二十一款谓“期限届满，所有已开之矿，无论新旧，均连同公司名下之田地、房屋、器具、铁路及水陆各道，概由公司经理人移交云南大吏，无庸给价”云云。诚如所言，善意之租借，仍善意之交还。如一杵臼箕帚之物，借之不介意，还之不经心，而六十年租借之权，想不如是之易易也。呜呼，旅顺、大连之租借，以二十五年为定期，不数年而

旅顺为战场矣。吉林、黑龙江之租借，以三十年为满期；盛京铁道之抵当，以十五年为满期，不数年而东三省之糜烂，不可收拾矣。殷鉴不远，请再图之。

（十）第二十二款谓“中国与欧美亚诸国有开战情事，该公司听中国号令，不得接济敌人”云云。悲乎哉斯言也，快矣哉亦斯言也。曷悲乎？悲与敌人而论敌人也。曷快乎？快言战事，而如临战事也。按国际法，中立国不得以利用战品接济敌人。不知滇之于英法，直谓之敌人，而不得谓之中立。又国际法谓开战之目的物，其目的物之条约，可取消。滇与英法之破裂，直以矿路为目的物，而条约不患其不取消。虽然，当日衮衮诸公，盘盘大才，而定此昧昧无知之条约，以遗害于后人。继公之后者，不亦难乎。

第二节　对外之谈判

谈判之目的在废约，而废约之条件在乎法律。关于法律上之问题有二焉，一曰中国政府有废约之理由，二曰英法政府无干预之条件。

第一项　中国政府有废约之理由

隆兴公司之章程，以法律论之，则一契约也。以事实论之，则一特权也。各国法律，既以私人之契约与私人之特权，政府不得干预之。吾国政府，虽无此禁例，而察其隆兴公司章程，无论视之为特权，为契约，均有可废之据在。

（甲）特权之说

英美法律大成，曾解释特权之义，谓特权者，即特别之利益，由政府赠与一私人，或一公司，而非全国人人所共有者也。今七府矿务章程，名为契约，实为特权。盖我政府赠与隆兴公司之利益，非英法两国人人共有之利益也。并其所以能用上项权以租地开矿者，即特别之利益也。故隆兴公司章程，谓为特权可也。既为特权矣，中国政府可以收回之乎？曰可。欧美法律，凡创立公司，原定之条规若不遵守，则其特权即可收回。如隆兴公司章程第九款，略谓“公司将来发售各矿股票，所应竭力设法广招华股，凡官绅士商，均可与公司合伙生理，与外国股东一律看待。出售股票，应在欧洲及中国各大埠，同时举行”云云。按隆兴公司章程，订自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即

公历千九百二年二十一日。经今五载，而滇民尚属茫然。不惟章程如何规定、如何成立、如何卖股、如何提款、如何分成，该公司对于滇民未尝有只字表示；即隆兴公司之名称，亦从未道及。是不但不广招华股，且明明拒绝华股，并拒绝而秘密之，秘密而垄断之。如是我中国之官绅工商，向谁合伙欤？我全滇之官绅工商，向谁投股欤？滇省之官绅工商，与土地有密切之关系者，尚屏之门外，其余他省可知。与章程合伙生理等语，不自相背谬乎。况出售股票，该公司对于滇人，尚未广告宣布，其对于中国各大埠可知。其专向欧洲卖票，未尝中外同时举行更可知。于创立公司原定之条规，彼不遵守之恶意，已彰彰而不可掩。我之特权，正可以全部收回，而彼公司何能抗辩，彼政府何从干预也。又或谓彼托以公司虽未宣布，何以我政府我滇吏不自为宣布乎。此说仍不足以抗辩。何也？我政府滇吏，既给与其特权，委任其公司，该公司有总理之全权，即应有宣布之责任。应宣布而不宣布，其咎安辞。又或谓彼托以发售股票，对于滇省及中国各大埠，自今宣布，尚未为迟。此说仍不足以塞责。何也？章程订立五年之久，尚未宣布，必待我责之，彼始应之，我不责之，彼竟违之。岂以公司章程，为儿戏乎。个人与个人之契约，自当履行。况五千万股本之公司，而亦等诸儿戏，不履行其条件可乎。公司一财团也，五千万股本之公司，一绝大之财团也。曾谓财团而可以秘密乎，曾谓绝大之财团，可以秘密而垄断之乎。集合财团之要件，不外时与地之关系。设公司于所在地，而所在地之全体人民，可秘密而不使之闻乎。吾知彼虽狡猾，未始不可箝其口而夺其气。彼或再出一说以辩之，谓一股未集，一票未卖；请自今日集股卖票始；请自今日同时集股，同时卖票，于中外各大埠始。试问四五年间，彼何事乎？试问股未集，票未卖，而能着手开采乎？势必集之又集，卖之又卖，而始能着手开采。则是屈在彼而不在我矣。彼既呈请开采澄江矿产，即不得援集股卖票之说，以为饰词。股既集矣，票既卖矣，中外大埠，不能同时举行矣。更不得缓将来再集股再卖票之说，以为护符。即假定一说以悬之，彼真未集股，真未卖票，则迟延数年之期间，已生绝大之损害。彼应负赔偿之责任而不能辞。何也？早经一日之开采，即早收一日之效果。迟缓之罪，应有攸归。如第六款第十四款所载每百抽五，及第

十二款所载矿产净利，中国得百分之三十五云云；凡我土地应收之利益，无一不在赔偿之中。倘彼不任咎，则作已集股已卖票看待。且明明于五年中，彼向本国集股，向本国卖票；于公司则秘密之，秘密而垄断之，成完全之资本，于华股则甚寥寥。即使外洋各埠间有华股，而滇省固有之地主未得参加毫末，世界有是公理乎？又况该公司现在股金究有若干，或洋股若干，华股若干，均未一一表示。该章程所谓华股东与外国股东一律看待等语，毫无着落。对于创立公司原定之条规，非背而驰之，矫而行之乎。此特权之收回，可无疑矣。不宁维是，如马路易氏公法论所谓凡公司犯非行者，即应撤回其特权。非行者，不独该公司创立原定之条规所明禁之事，即条规所不明许而默禁之事，亦作为非行。若其非行，果有害于公益，则其特权立即撤回。今隆兴公司，犯种种之非行，而特权之不能不撤回也明矣。

（乙）契约之说

按英美诸国法律，谓契约之条款，若一造不遵守，则他造可以废约。又凡订立契约，若一造故意干犯所订立之约，则他造不独可以废约，且不必偿彼所已用之款。查隆兴公司，将欲开采，尚无绝大费用。既无所谓费用，自无所谓偿还。惟彼不遵守条规，直谓之废约而已。不问英法有秘密协商之条约，对于公司有强制参加之契约，违犯章程第九款之条规。不独我滇人反而对之，即十八行省之官绅工商，皆得起而责之。并寓外洋各埠之工商等人，皆得起而诘之。况有我政府出以正式之谈判，彼将何辞以对。

第二项　英法政府无干预之条件

英法政府，所以能托词干预者，厥有二端。一曰为保护条约之权利而干预，一曰为保护商人之权利而干预。今逐一详论之如左。

（甲）为保护条约之权利而干预

隆兴公司章程，其订立之两造，一为中国政府及云南大吏，一为隆兴公司之总办，而英法政府不与焉。观章程条文，一则曰“由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及矿务大臣与隆兴公司所派之总办，法国总领事官弥乐石，议订办矿章程”云云，再则曰“七处矿产，云南大吏允奏请国家给该公司承办”云云。夫总办派自公司，明明非派自英法政府。总办之权限，仅统于公司之范围；公司一商业性质耳，公司总办一商业

中之法人耳。是彼抛弃外交官之资格，而自以商人看待也。何也？条文不曰英法国家公司，而曰隆兴公司；不曰英法政府所派之领事，而曰隆兴公司所派之总办。公司非英法政府之所立，故无特派之全权。土地为我国家之所有，应有管理之主权，是我政府委任彼公司之性质也，而非两政府缔结之条约也。按国际公法，凡订立合同，必两造均为政府，方成条约；否则谓之契约。条约与契约有别，条约属于外交，外国得而干预之；契约属于内政，外国不得而干预之。如国际法论一书，英国著名公法家贺罗氏所云，凡政府与个人所订立之契约，不在国际法范围内。隆兴公司之章程，是契约而非条约也。是惟中国内政独有之契约，而非各国外交普通之条约也。既非条约，英法政府，绝不得托词保护条约之权利而干预此事。英法素称文明，公法家之著作如林，公法之论铁案如山。若任其侵犯而干预之，则必倾倒其公法，蔑视我主权而后可。

（乙）为保护商人之权利而干预

隆兴公司章程，既成一契约也，一特权也，就万国通例言，凡一国之特权，无论许与本国人或外国人，其给与及撤回等事，均为内政主权之作用，非他国所得预闻。即以契约论之，英法政府，亦不得干预。如公法大家费呵利所云，余以为一国政府，不应将数人之私案，一变而为一国之公案；将数人之私事，一变而为一国之公事。又云凡干预他国之事，以保护私人之权利，必其政府妄行侵犯权利，违背法律公理而后可。又公法论贺罗氏所云，万国向例，凡一国与他国商人借款，若该政府不肯交还本息，他国政府，往往不干预其事。又美国外交家尝云，契约之事，政府不得干预。又云凡契约之案，俱不属交涉之问题。若此国商人，与他国有土地密切之关系，则此例尤宜遵守。今隆兴公司矿务章程，以正式论之，一私案私事耳，一私人之权利耳。即撤回一私人之特权，而彼政府焉能置喙也。如竟以强权干预，则必倾倒其公法，蔑视我主权而后可。

第三节　对于滇民之希望

外交上之问题既已解决，再请以国内法言之。英法隆兴公司，因契约取得吾滇之矿权。取得者地上权，非所有权。而完全所有权，即

得随时行使其活动之主权。换言之，即地上权者，利用此土地；所有权者亦得同时利用此土地。如隆兴公司章程第一款，所谓“中国官民增开各项新矿应听照旧办理，随处可以开采。再中国自立公司，筹积中国股本，呈请开矿。若比较隆兴公司，分别完税章程，不再轻减，应仍准与采办”云云。此言契约不废，我中国人民，固得随时随地可以开采。虽然，我与彼竞争，是彼益而我损，彼胜而我败，弱不敌强，何可得也。始而地上权侵占所有权；继而地上权直变为所有权。根深蒂固，不可拔也。痛切剥肤，若不急施疗治，则养痈成疽，何可救也。夫如是则不能不废除地上权，以恢复我完全之所有权。废除之手段，恢复之机关，在乘其机得其势而已。乘机势者何？谓今日可夺则夺之，明日可取则取之。譬如强盗盘据于室，占领主人地位，而主人朝有可逐之机则朝逐之，夕有可击之势则夕击之。隆兴公司之违背章程者，即可夺可取之良机会、可逐可击之引导线也。有可乘之机势而不利用之，必待失其机势，而受外人之支配。不啻彼以恶意取得之权利，而我以善意割让之效力付界之。以将来不得割让他国者，今日即举全体而贡之于英法也。况机势之一失再失，必受外人之支配而后已。不啻彼变恶意为善意，以还我之利权，而我必以恶意之拒绝丧失之。彼以今日之割让而谦辞不受者，而我必以诚心之贡献，以累进不遑也。天下有是理乎？然而我滇吏不如是之拙，我滇民不如是之愚，必有以起而争者。虽然，出以文明举动，举地上权而废除之，于所有权则恢复之。斯时仍借外债以为资本乎？挖肉补疮，何所取也。抑或待将来以开采乎？前车之覆，可为鉴也。又或穷于浩大之经费而难筹乎？于本省尽力而为，非求全责备也，借外省他山之助，利源不外溢也。是在我滇吏竭万斛热诚，鼓千钧大力，以提倡之，鼓舞之，联合之。不啻起死人而肉白骨，以达其亡羊补牢箝虎夺食之目的也。吁，何其幸矣，何其幸矣。

第四章　云南之通商埠

中国甲申以前，朝野上下，昏庸锢蔽，自命为堂堂天国。对于诸强邻而野蛮之，夷狄之，藐小之。挟庞然自大之概，宜若统一世界，支配全球，西挞英俄，东震日本，举欧亚风云，不难席卷而囊括之。

乃未几而安南灭，琉球亡，缅甸失；浸假而旅顺、大连之租借成，广州、胶州之根据失。甚至甲午之役，割地请和；庚子之变，辱国丧师。外患交迫，国势衰微。乃知闭关政策之不足恃，锁国主义之不能行。于是门户大开，国情败露。而列强乘此战胜之余威，以攫我种种之利权。一时通商口岸之新开，最惠条约之取得，各国之商业势力，遂膨胀于支那全境。而中国繁盛之区域，皆为列强销售之市场。一般寡识者，无不心醉于洋货之新奇，制造之精美。由是欧洲物品，纷纷输入，弥漫街衢。我中国漏卮日大，生计日穷。政府不知奖励工商，设法挽救。惟迷信一二补苴之术，援万国通商之例，以为牵制群雄，免召瓜分之祸。自此内而政府，外而疆吏，遂交相称贺，谓舍此开放主义，万不足以救灭亡。无怪数年前，济南主开放，以为对付德人之方针；东三省主开放，以为对付日俄之手段；今云南主开放，即为对付英法之政策。呜呼愚矣。中国瓜分之动机，其蕴蓄已非一日。所谓势力范围者，早布置分配，默化纷争。英法之取云南，断无第三者之干预其间。而我滇吏滇绅，犹借保护万国商务之成案，以扑灭两雄争竞之祸胎。是掩耳盗铃，而自欺以欺人也。夫俄、日、美、德之商业发展，其精神不注于云南，为地理上之关系使然。直言之，云南为万国之通商埠，其实即英法之殖民地也。异日路线交通，条顿、拉丁两民族遂纷纷然捆载物货，长驱直入，而以和平手段，占领云南。他国亦何能过问。即使彼以强暴出之，以待缅甸、安南者待云南。而各国援以为例，不过履行瓜分条约，实行破产主义，各举其所应得者而领收之。斯时滇中大吏，再援万国通商之例，以出而干涉欤，抑或哀求万国，以为云南之护符欤？吾知其觳觫战栗，对于两强而不敢置喙；奔走泣号，可断其百求而无一应。乃知开放主义不过为开门揖盗、引贼入室之主义。不过为碧眼丹须儿，开辟一最新之大陆，绝好之江山，为之长子孙聚国族之准备。呜呼，自陷于傀儡政策而不自知，是救亡而卒不免于亡，求远祸而卒不免于祸。虽然，万国交通，海禁大开，凡成一商战之世界，明知锁国不足立于竞争之时代，而开放又足以召列强之瓜分，大抵弱国之趋势使然。日本维新以前，内政衰残，外交疏略，与之往来通商者，惟荷兰而已。不旋踵而俄舰迫之于前，美舰随之于后，海上观兵，震摇三岛，以声威恐吓，为开港之要求。

一时君民皇皇，无所措手。卒允横滨诸港相继而开，又协议通商条约，损失无穷之利源。近三十年来，锐意整军政、正法律、整理关税、奖励工商，卒使一跃千丈，与诸强国并驾齐驱。又安见开港开埠之永受其祸，而无挽救之法乎。吾一言以蔽之，通商港埠之利害，以国势之强弱为断。强则出于主动，主动者开埠岸以广招徕；弱则出于被动，被动者为强邻之所迫胁。同一商埠也，而利害得失判然矣。云南之商埠，可断其有害无利，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吾恐点苍金碧间，为异族之商界，而非故国之河山；有外人之威权，而无主人之位置。他日银行之偏设，外币之通行，工厂之林立，公司之组成。全滇之财政，于无影无形之间，而归于外人支配管理之下，滇民之生活，凡摧残剥削之殆尽。而一般劳动者，欲其不呻吟憔悴于彼族之手者几希。即使彼平易近人，不假以残酷之行为，而千余万之同胞，已不脱奴隶之范围。而况强横侵入，意志嚣然，未有不陵辱我、鞭挞我、蹂躏我，出以雷霆万钧之势，以强迫压制之不留余力。而我滇民惟有切齿痛心，侧目环视，均如仗马寒蝉，无复生气。久之群焉慑服，习与俱化，蠢蠢蠕蠕，无敢或动。而又迫于生活问题，皆束缚于经济困难之下，使智者为其走狗，愚者为其马牛。有残喘之延，而无生人之乐；闻呵叱之声，而失活动之力。日侵月削，有不能不归于天演淘汰之数。英之于埃及及印度，皆握财政之全权，以制其死命。云南将来之商埠，并其商埠最后之结果，恐难逃此现象也。更有进者，广州湾及印度支那，为天府雄图，不惟军事上得其便利，即商业上已占绝大之优势。据香港、澳门之上游，于南海通商诸港中，居最要之地位。故安南对于云南之商埠，不过分其余力，为扩充之一支店。而云南对于安南之情势，早已破其藩篱，为阔大之一销场。久之利源外溢，精髓日枯。三迤平民，半多饿莩。斯时滇人欲发奋自雄，思大集其资本，组合其公司，以为抵抗英法，恢复利权，不惟事后空言，无能为力，且力薄任重，以弱御强，不啻螳臂之当车，其何能恃。乃起而问诸滇吏，责以外交之不谙，财政经济之不讲，冒昧从事，因循简陋，遂陷全滇于悲惨之局而不自知。彼官吏有口莫辞，惟有以区区小民，不准干预政权为一时塞责之计。然而滇民苦矣，然而滇民痛矣。纵有一般志士为之百其脑筋，千其手足，穷尽其才智心思，终以能力薄弱

之故，不能挽回已失之利权，不能对付冥顽之官吏。是虽口敝唇焦，皆无裨于事实。吾其休乎，吾其休乎。虽然，萃昆仑山之旺气，据扬子江之上流者，吾云南之土地也。为神明之遗胄，居温和之地带者，吾云南之人民也。吾辈不干预，谁出而干预之；吾人不保护，谁出而保护之。试举其商埠失败之理由并其挽回之政策，而痛言之如左。

第一节　无治外法权之害

治外法权者，所以为国家司法之例外，亦即属地主义之例外也。除外国少数人，于内国主权无大妨害，得免服从内国主权外。凡在内国之多数外国人及外国物，皆应服从于本国主权之下，而归其管辖者也。中国放弃权利，故国家之主体与君主之机关，不得【享】受完全之治外法权者，以代表之资格，虽不受外国之裁判，而卒不能裁判外人故也。不能裁判外人者，即失其完全独立之资格，深为万世之耻辱，而为万国所讪笑。治外法权之所在，即国家荣辱之所关。中国一日不能收回此权，即一日不能自立。此为世界各国所公认，而为一般政治家所痛哭。就最狭义之范围言之，云南设英法领事，不啻虎狼并至，欲攫云南之领土而下咽之。嗟乎，领事之权限，仅代表本国之财政，保护本国之商务，稽察货物之出入，于政治上绝无关系。而英领据于西，法领据于南，全滇之军事、财政及内政等权，皆时时插入而干涉之。如武备教习，不准援用日人；邮传、纸币，任意侵我国权。而贪官酷吏，引为奥援。革职者希图开复，闲散者意在谋差。甚至教民倚势，揸索乡邻；疾恶成仇，动生惨祸。将来英法之商人麇集全滇，该领事能遵国际法之制限，守商务上之范围，以执行其职权者乎？吾恐不推波助浪，嗾悍烈强横之族类，以蹙踏三迤之良民者几希。我慎吏能知国家之大体，保护社会之安全，以抵制外人者乎？吾恐不忍心害理，用严霜烈日之惨刑，以博取两强之欢心者卒鲜。不知来，视诸往，前车覆，后车戒。吾非好为哓哓，轻以责人，盖谓其势之所必至也。夫领事而兼公使，则以特定之条约，得具有代表之全权。而英法两领事并未兼公使而取得此全权者也。观其滥用特权，较公使为尤甚。法领事之密运军装，英领事之夺我疆界，岂各国文明公使所为者，而该领事竟出此也。尤可怪者，法领事既运军火潜入内地

（光绪庚子），明明远背滇越条约第二十四条云云，我滇吏仓皇失措，不电政府请开正式之谈判，为废约之宣告，而反致激成祸乱，使我滇人负十五万之偿金，失八府境之矿产。设当日滇中有一二贤绅，出而干预政权，或不至有倒行逆施之举动。自此茫茫前途，后患方殷。既无治外之法权，又无识时之俊杰。倘使外交界一误再误，恐多数之偿金，全省之矿产，尚不足以解释危险之问题。吾质之滇吏，而滇吏必曰，商埠虽开，吾实心保护，使各国之商民，安堵无恐，何危险问题之发生。吾再进一言曰，保护之实力安在？夫保护之权，不外法律之详密，警察之完全。试问法律果足恃乎？除野蛮捕人之计法外，一无所有也。警察果足用乎？除驱逐乞丐之手段外，更无他长也。彼虽区区之商人，无不知法律经济之大纲。彼非不受我法律之管辖，我实无管辖人之法律。驱游民无赖之警察，以约束文明纪律之商民，不惟彼不肯受，而我亦徒增汗颜。是则保护之名词，不但外人不信，即我三尺孺子，亦难售其诈欺。按此保护之实际，不过以衙役警兵供外人之奔走役使而已。由此着着进步，本安静也，而彼以乖戾出之；本平等也，而彼以盛气临之。彼与我往来交易，难免不偶有冲突，则祸患立生。彼损一毛而论值千金，我损一人而如毙市犬。即照会彼族杀人，追缴凶犯，而无不借口于“我国有领事裁判权”。因此人心愤激，酿为乱阶。此无治外法权者之不足以言商埠。

第二节　不知土地所有权之害

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权，而构成其为国家。土地者所赖以团聚人民，行使主权，为立国之要素者也。故国家之有领土，当如何保守，如何维持，如何推广。以实行其统治权之作用，而为人民谋利益、增幸福。不使外人越雷池一步，以侵占我疆土，而妨害其主权。奈何计不出此，朝廷衮衮诸公，不知领土权之当重，而碌碌下民，尚知所有权之可贵乎。不知同一土地，而于公法上为领土权，于私法上为所有权。国有者公之性质也，民有者私之性质也。对外言之则曰国有，对内言之则曰民有。对【内】亦有国有、官有、民有之分；但现今趋势，民有者占大多数，故仅言民有。国有者，就完全之领土权而言，是为具体的；民有者，就个人之所有权而言，是为抽象的。所有者，各保其所有，

而不为相手方（日语，对方之意）之攘夺，第三者之瓜分，如与生俱来之身心性命是也。任彼挟泰山石以压我，吾决死抵抗，不失所有权于外人。彼决太平洋以灌我，吾亦决死抵抗，不让所有权于异族。宁舍身心，不失片土，宁舍性命，不丧主权。廿余省之版图，我中国同胞所共有之财产也；全滇之领土，我全滇人民所共有之财产也。为我祖宗所遗留而享有之，非由他族之传来而占有之，更非他人所得攘窃而买卖之，移转而让渡之，侵占而租借之。云南之商埠，与云南土地有密切之关系。除指定居留所之外，凡我滇民之田园庐墓，不使彼折一草一木，以犯其秋毫。行见我云南之领土，如金石之坚而不可破，得根基之固而不可摇。商埠虽开，而损害不甚剧烈。特患言之谆谆，听之藐藐，仍贪蝇头之末利，甘受蚕食之祸机。卒之他人入室，怅怅无归，俨如丧家之狗；嗷嗷待哺，几成哀鸣之鸿。犹太安南之惨剧，恐再演于云南。呜呼，人民之愚犹可恕，政府之愚不可解。动称租借无损于国权，其实长期之租借，与永远之割让无殊。割让者出于不得已之行为，租借者出于故意之迁就。所以失地失权，几若常事。今日开一商埠，明日辟一口岸。举祖宗经营之地，父母桑梓之邦，甘心退让，竟使神州禹域，永叹沉沦。而政府不悟，日以租借为名，实行其贡献之主义。上行下效，习为故常。一般庸愚无知之民，或为教民所唆，或为多金所饵，遂举其先人之庐舍坵墟，而断送于他人。即有一二志士，出而抗拒之，或责之以大义，或晓之以法律，所有者将有悔心，仲介者不无愧色；而外人知其败露，遂挟其强迫要求之手段，以诉于官僚。强迫之不行，或继之以贿赂，或出之以恐吓。务使官长雷厉风行，以压逼断送而后已。近数年来各省所失之土地，不可以道里计，而究其所失之原因，均不出此覆辙。由于国民无权利思想，以所有者而放弃之，视切身之物既无足重轻，对于国有民有之路矿等权，更委弃之如敝屣而漠不关心。吁可慨矣。夫吾滇商埠之开，尤有不可思议者，新设租界之地面，以廉价收买于民间，送外人则若粪土，我滇民之租住，则又视若奇珍。更有丧心病狂者惟利是视，闻有于南关附近土地极力吸收，望将来地价突增，转售于洋商大贾，必获百倍千倍之利金。设此风一倡，而群焉效尤。今日蹙地百里，明日蹙地千里。不数年豆剖瓜分，反客为主。试一披观地图，而洋市纷纷，工厂

林林，华山昆海，暗淡无辉，金沙澜沧，怒号欲诉。灭国杀身之惨，相继而来，我滇民其知之否乎。甚至一误而终身莫赎，一失而万劫莫恢。如日本数年前，断送土地于列强者，虽至今而无可挽回。甲午以后，虽修改法律，收回领事裁判权，而已成外人之租界地，既不能恢复国民之所有权，而法律新案乃改正外人之所有权为永久借贷权，亦不过自为解免，期与外国法律不相冲突。自事实上视之，借贷而出于永久者，与永远卖送之契约无殊也。虽然，日本已失之利权，固无可挽，而自此法律修明，凡权利思想，爱国思想，深印国民之脑筋，至令欧洲列强，欲购买尺寸之地而不能。我滇人曷起而效之，我滇人曷起而效之。否则任其开放，而无维持内部之精神，恐英租界之势力扩充，法租界之范围推广，以及各国租界，皆膨胀而无已时。安保其划定之界限，不再侵越而违犯者乎。开拓之主义，侵略之野心，恐非我因循苟且之外交家所能笼罩而束缚之也，吁，可畏矣。

第三节　无国定关税制度之害

欧洲强国多国定关税之制度。国定关税者，对协议关税而言也。协议者，甲乙两国以双方条约所定之关税是也。国定者，依本国法令为单独行为所定之关税，而他国不得干涉是也。协议关税，无缔盟国之承诺，不得废止及变更。国定关税，由本国之意思得加以废止及变更，此适成一反比例。而其得失损益，判若天渊。如日本有独立之法权，无独立之税权，即协议关税之所限也。视日英协定之约，即最惠国条约之构成。日以最惠之款条对乎英，独、佛等国必援最惠之条例对乎日。曰即予各国以最惠，非各国即能以最惠予日本，此协议关税之所以受害也。虽然，协议关税，欧洲列强亦有之，如英、佛、独三国之协定是。此三国工艺物产之程度相平均，协议者有互相裨益之结果。如日本中国【挽回之】之殖产薄弱，工业亦未振兴，安能与列强登竞争之舞台。知其不敌，必思有以挽回之术。不外保护本国之工商，而使外货之输入者少，土货之输出者多。如是则国定关税之制，亟宜改正而实行也。嗟乎，既不能施行于日本，安能期望于中国。我政府无改正之法权，而疆吏惟知遵循之成案。茫茫终古，永慨沦胥。至我云南僻处偏隅，士民固陋，而门户洞开，莫知措手。任外货之纷

至沓来，充满市廛。既无重税御之于前，又无工业继之于后。货币流出，生计日艰。我滇民既不能筹抵御之法，而滇吏亦未必有匡救之方。然关税定之政府，为中央之财政权，本非疆吏之权力所能及。吾责之于滇吏者，为其贸贸然以开放为得计，不知鱼游釜底、燕处危堂之可虑也。中国既无独立之税权，而疆吏又无奉行之实力，责以关税保护之政策，则梦梦然不知所从。夫工商业之损益与否，以关税之得失为断。处本国工商幼稚之时代，凡外货之输入，有利于我者，则轻其税以导之，有害于我者，则重其税以困之。使一面为保护本国之产业，一面即增加国库之征收。此中屈伸之运量，操纵之机关，有非局外者所可语也。云南口岸新开，商贾往来日趋繁盛，既无关税完全之制度，又无稽察强制之权能。安保其不再运军火、密载枪枝，以达于省城。庚子之祸，几及亡滇。由于关税强迫之力弱，而关吏惧外之心深。不知关税者，为国防上之必要，及维持经济上之独立，转圜财政上之机关。任大责重，断非蝇营狗苟，借公肥私之贪鄙劣员所能冒昧以从事者。关税为商埠之咽喉，咽喉破则腹心溃矣。我政府与各国订立通商条约，种种受制，均处于被动地位，而不敢声言。尤堪恨者，输入之税率轻，而输出之税率重，是困人者而转以自困。输出者迭次征收之不已，又从而苛索以酷待之。输入者减轻抽收之不暇，又从而暧昧以袒护之。是谓之蹂躏本国之产业，引导外货之流通。与关税保护之主义，不大相背驰乎？一时外货输入，已占最高之优势。以其税轻价减，较土货而犹廉之。一般人民，谁不重外货而轻土货，盖趋势于人情风土嗜好习惯上之使然。且英法调查云南之人情嗜好，精细详密；凡输入之物品，未有不适合于社会必要之情形。久之群起而购，一乡一村，比户皆然。吾滇之制造纺织等民，可断其废业而叹矣。再进一说以解释之，即使吾滇实业大兴，足以抵制英法，而路权终属外人。彼投绝大之资本，费无尽之心思。将来对我之政策，其运送费之必高，输转时之落后，事事仰人鼻息，时时蹈其危机。此在庸人匹夫皆能想见其然者。自表面视之，彼有路权我有税权，似有相当之抗力。不知彼之运赁，彼有上下操纵之魄力；我之税法，我无增加添改之强权。是彼优我劣，彼强我弱，即在此关税制度之失败。呜呼，各国之关税，足以使工商业之发达，未有不造福于国民。吾国之关税，

适以为工商业之障碍，安得不流毒于人民。关税有如斯之缺点，又何以维持商埠之和平。吾滇关税之制，尤有不可解者，何也。协议者不过得同意之协商，以为征收之标准。断未有明目张胆，输入无数军装，先后输入者不止一次，故申言之而犹谓其守协定之范围，天下有是理乎？吾直谓其无关税制度，并协议者亦扫灭而空之。有不可思议之关税，必有不可名状之商埠。恐将来成包藏祸心暗伏寇仇之商埠也。危乎哉此商埠，险矣哉亦此商埠！

第四节　只知个人经济主义之害

自脱拉司主义之盛行，而欧洲商界遂日日变色而无止机。文明进化，竞争愈烈。今所谓富强大国，其注意于工商之发展，皆寓以无形之战争。彼筹拓张之策，此筹抵御之方。拓张者争胜于海外之贸易，而势力日见扩充，抵御者保守本国之市场，而外人不得插足。竞争之过当，皆人智发达之所由成。此学者议论横生，而有世界三大帝国之学说。如英、米〔美〕、俄等国，皆从世界经济欲变而为独立之经济。其他之各国，亦无不互相联络，以谋抵抗。虽然，独立经济之说不过托诸理想。何也？英虽注重于殖民地之货财，而往来交易，未必仅守于殖民地之范围；美虽为原料国之冠冕，而物产所需，仍不能不仰给于外国之懋迁；俄虽趋重于保护之政策，而外货输入，反廉于本国物品之价格。由此观三大帝国之经济，亦未能骤然独立。换言之，当世界经济之时代，各国奖励商业，无不利用其交通主义，以布于支那全国。虽不使有漏网之鱼，而终难满其无厌之壑。云南商埠既开，彼挟其最巩固最丰富之商业殖民政策，以遍植全滇。而以云南最单独最陋拙之工商，为之御劲敌、当大冲，未有不一败涂地，殄灭殆尽。如狂风之摧朝华，巨流之摧河沙，可想见其然者。考其故，个人之经济主义牢不可破。无公司以联络之，无银行以聚蓄之，无公共财团以组织之。各心其心，各利其利，各业其业。如败絮之飘零，散沙之涣漫，乱丝之混淆。精神耗散，实质销磨，其何以立足于商业之世界。甚至殷实之家，迂疏寡见，每多藏而晦富者之名。如是则流弊滋深，私人多蕴蓄之窟金，社会无流通之资本。所谓个人经济者，尚未达其目的。加之生产既拙，消费日繁。此富者所以日穷，穷者所以交困。自

吾滇社会历史上观察之，盖早已酿成此恶现象也。前此社会单纯，生活较低。又外货之充入者少，内地之产殖者多。似个人经济，亦足以自立。至此屏藩已破，而剥吾之膏吸吾之髓者已接踵而来，岂犹是个人主义足以救危局而御列强。一缕之丝则脆而断，聚千百缕以为纽，则坚而牢，个人犹一缕也。细梳之水则浅而涸，聚千万流以为海则深而宏，个人犹细流也。呜呼，云南已为各国竞争之焦点。当生死存亡之关头，前此不知利害者，今可以出其母财，组某公司，为之谋公益、争公权、雪公愤，突进雄飞，亦属易易。况铁路公司成立已经两载，虽章程不善，办法不良，而三迤之富绅大商，宜挺身斡旋，以出而撑持之。或章程如何改良，办法如何更正，用人如何调停，股款如何招集，无一非我滇人应有之权衡。而乃置身事外，裹足不前，抛弃责任，放失利权。每借口于章程办法之缺点，而甘心徘徊观望，是不啻因噎废食，而举其在篚之肴珍、已熟之熊膰，以捧送于外人，未始非个人经济之遗毒以至于此也。个旧之厂源，有时而涸，而铁路之利益，无时不生。若不破除个人主义，早为联合团体，以为商业上之竞争，吾敢断言其全滇之财力，不数十年即消归于无何有之乡。消灭之途有二，一丧失于刀兵水火，贪官暴吏者半；一丧失于外货充入，金钱尽出者亦半。将来民穷财尽，罗掘一空，倘不幸而又起一赔款之问题，则搜括民间无出，惟有以千余万之同胞，尽作他族之奴隶而抵偿之。由此观之，凡我全滇之资本家，万不容仍蹈故辙，自取灭亡。夫明明以个人之资财，不投之于前，而为公司之本金；即夺之于后，而填豺狼之巨壑。善用之则在我，不善用之则送人，在我则可以谋自立，送人则足以灭身家。孰得孰失，我滇人一再图之。个人经济之主义，万不足谋人类之生存；个人经济之社会，断不足当外来之繁冲。洪波巨浪之势，非亩浍沟渠【可】以容之。烈狮猛兽之威，非残垣矮屋【可】以束之，是不问而知其必溃必逸也。吾滇人可以猛然醒，吾滇人可以恍然悟。

第五节　云南商业幼稚之害

支那大陆之商业，以广东居其最。物产之富饶，工作之奋兴，航路之通达，遂使商业发展以为我中国冠，而沿江各省则次之。若津汉

诸港，为商贾荟萃之区。而核其物品之由来与制造之元祖，无一非自欧美来者。此华商之所以劣败，而外货之所以居奇。实而按之，中国天然之原料蕴蓄充满，非他国所能齐驱。若加以人力之生产，则供给之品浮于需要之数，而一切物料化品，仅取之于本国而有余。宜驾乎三大帝国之上，而为独立经济之雄邦。何以数千年来，物质之文明，进化迟迟，虽因科学之未发明，实因政府之不奖励。遂使山陬海隅，百产蕴其精华，而一言工商实业，则惟有甘居人后，安能与诸大国，突飞乎生计之界，驰骋乎贸易之场！是海枯石烂，而商业无发达之期。如粤闽诸省，海运既不扩张，航权被人攘夺，即使工业进步，亦未必快鞭先著而抵抗于列邦。至云南边省，道路崎岖，运输不易，舟车水陆，碍于交通。工商业萌芽伊始，而社会经济之现象，常处于幼稚之时期。问商情则曰涣散，问商界则曰薄削，问商人则曰狭隘。从未闻一实业资本家，出其远大之规划、不世之经猷，为之建一绝大之工场，成一永久之会社。其所以经营之事业，不过牵衣学步，难脱倚赖之性根。观其铁道矿产，视为畏途。而其相争相夺，趋之如鹜者，又不过目前之小利，盐茶虽饶，亦未能畅消远地；制造不讲，无时不仰自邻封。商业之狭陋，诚未可以言喻。今商埠大开，百货灿然，自表面观之，居然一文明之气象；而征之实际，如花火之上澈云霄，不旋瞬而归于消灭。如蓄音之发自机器，一刷耳即归于虚无。何也？外来之质量非内酿之精神，其文明在彼而不在我。我务其浮，彼得其实。彼之愚弄我、侵蚀我、傀儡我，其祸曷可胜言。商业幼稚之邦，不加保护而主开放，何啻疗弱病而投泻药，不摧陷其元气不止也。滇吏不明大局，经外患之猝来，不从根本着手，以图补救之方，惟商埠之开，不过一纸封章，借为塞责。而其实以捕风捉影之谈，自诩为长治久安之策。吾恐西南门户之垂危，更甚于南北满洲之分割。临、蒙、腾、永等处之开放，与宁古塔、海拉尔、辽阳等之开放无殊。追原祸始，皆舍其本而逐其末，求其近而忽其远。以至养痈成疽，喧客夺主。将来云南之商界，恐即萌芽根蒂而蹙踏之；蹙踏之不已，则芟刈之。此不仅为滇人痛，而实足为中国之商业忧。

第六节　不适滇民生活程度之害

本国文明之进步，则生活程度虽高，而人民不痛其苦者，何也？

生产之程度如何，消费之程度如何，供给需要之程度又若何，而资本土地之状况如何，劳动社会之现象又若何，必一一调查审慎，各取其相当之体量，以为权衡。然后工作之大兴，机关之设备，财政之整理，文明进步，生活程度亦随之而俱进。久之百物更新，趋势屡变，奢侈之风闻，消费之用急，文明又进步，生活程度仍随之而俱进。虽文明无止境，生活程度亦无止境，而政府之对于劳动问题，必时时加以研究。从各方面之手段而奖励之、保护之，不使有冻者馁者，以遗国家之隐忧。谚云水涨船高者，其斯之谓欤。至于外来之文明，而骤加于贫穷之社会，不啻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欲其不涸不萎者几希。物质日精，消耗日广。内地粗疏之制作，渐归于淘汰之列而荡然无存。奢美华丽之习，感人最深。以一般朴质之滇民，趋归于高尚之程度，吾断其猝然将兴，必蹶然以踣者。虽然，吾又非谓其崇朴质之实，避高尚之名，竟使终老山林，而不随现时之潮流相争竞。但以云南之现状观察之，是无基而厚其墉，断未有不颠踣者。迨其百物腾贵，生活难支，而饥寒载道，流离满涂者不知凡几。此不独滇民如是，即推之各省皆如是。不独中国如是，即欧洲社会亦常有劳动生活之问题而皆如是。然而见之于他国及他省，尚有解释之前提；惟滇民遭之为最苦，遇之为最惨，几解释之而无可解释。强孩子而被成人之衣，勉弱者而举千钧之石。在勉之强之者，实行其愚弄之权术，为迫于勉强而行者，诚难乎为情矣。近来凶荒交迫，民不聊生。野无青草，家无余粮。富者渐趋于贫，贫者之号呼奔走葬于沟壑者比比皆是。加之滇越路工，食指日增，而物价高升，已非昔比。又以商埠渐开，其生活程度未知达于何境。而将来之恶结果，非可预想其然者。嗟乎，滇之时代，一历万难遭万劫之时代。当使务农殖谷，开源节流，进而通商惠工，教民讲武。勿滋他族，实逼处此，防蟊虫之害苗、猛虎之伤人也。奈何条约既定，商埠已成，禁之无可禁，悔之无可悔。不能不筹善后之方法，以为亡羊补牢之计。吾不惜劳劳口舌，力图挽回，请再解释云南之商埠如左。

（一）设立裁判所以重司法独立权。由云贵总督奏派裁判官二员，凡遇有华民洋商互讼事件，除民事均归裁判所审理外，倘属刑事诉讼，由裁判官照会该领事按该国法律处分该国人犯。华民即归裁判官

按律处分。

（二）奏派裁判官，须知外国民刑诉讼等法律。此外设通译二人，须知西文西语，以资臂助。

（三）当预备国际警察法令。虽不能治外人，而保护外人之法规当详细准备，免致临时贻误事机。

（四）暂由省城多设不动产登记所。凡民间买卖土地房产，须预先报明该所记载。登记所之多寡，以街段之多寡为分配。

（五）所员须预为研究养成办事资格，然后由地方官委任，且有法人性质，即当负一切手续责任。登记金之标准，与所员之报酬，临时分别酌定。但向买卖主双方略取费金，免生苛索之弊。委任地方绅商充当所员，取其耳目周而调查亦易。平日衙署征收，人民苦于苛虐，故多有隐秘不纳税者。

（六）登记所之目的，在防范无知愚民以私有土地卖与外人。须由大吏先为布告全滇，倘有此等情弊，经所员及地方警署察出，定当从严究办。

（七）由所员每月汇报地方官一次。凡房产土地税契之方法，即以所员之报告为根据。但登记所已纳手续料，而税尾印费地方官须从减征收，不得有苛索隐秘等弊；违则重罚。

（八）经由西南税关，须选精干之员，并宜按合时局，变通规则办理，以杜外人运送军火或估抗关税等事。

（九）须与各国领事另行交涉，凡洋商对于关税有不法行为，须照本编第二章第一节第四、五项所定之规则办理。

（十）由西南税关所报之输入货，每月调查一次，年底总算全数。究竟外货输入若干，值价若干，市场销售若干，虽无确定标准，而略知大概；仍须设法以塞漏卮。

（十一）省城农工商务总局各员，须痛洗恶习，振刷精神，极力研究外国商法、商业史、经济学及本国商律。详细拟定规则，一面筹抵御外人方法，一面整顿本省商务。须联合三迤绅商，提倡创设各种公司。局员兼用本省大商充一等顾问为最善之法。

（十二）总局须设调查员数十人，分派省城租界地面及三迤繁冲各地，调查种种商情商业，以供研究保护及抵制之材料。

（十三）由总局札各地方官，就各州县饬设商务委员会及工艺模范所，地方官会同该地绅商，奖励商业，组织工场。须热心倡导，粗创规模，以为将来发达之基础。

（十四）由总局详定规则，颁行各地。又由各地方官及商界绅界，随时将斟酌办理情形禀报总局。如工商业实力如何扶植，如何提倡，如何破除旧习，如何鼓舞商民，均当一一呈报，以凭酌核施行。

（十五）凡创设工厂，或由官办之模范而成，或由民办之组合而成。均当援照商法，极力奖励保护，以培养基本为主要。

（十六）由总局饬各州县，遍设劝农所。凡生产、牧蓄、种植等业，仍须组合团体，实心讲习，竭力进行。

（十七）工业着手不嫌粗浅，只求普及穷民。商业着手，不嫌薄弱，只求集合财团。农业着手，不嫌平淡，只求随时改良，以收效果。

（十八）以上种种设备，非创办地方自治、预储人才、规定法令，万不足以告成功；非地方有议员、会员、町长、村长，又何以实行农工商之财务。治法治人，相需而成。农工商虽为地方自治之一部，而实为地方自治之本原。

挽回云南之商埠，本非区区意见、寥寥单词所能罄其理蕴。而但以救标之策，望吾滇实事求是，积极进行。纵不能救目前之急难，亦足以固将来之根基。迨其法制修明，既收回治外之法权，改正协定之关税，而又发展其工商业之势力。商埠之开，对于我固有之权利，不能损其秋毫，且助我之市场而繁盛之，供我之原料而利用之，夫复何害，夫复何害。

第五章　云南之民政厅

有一定之土地，乃聚处一定之人民。有一定之人民，乃施行一定之政事。非其地即不得治其民，非其民即不得施其政。有国界以制限之，不能不有种族以区别之。有种族以区别之，不能不各有主权以统束之。故其地曰领地，民曰国民，政曰国政。就国政狭义之范围言之，曰军政，曰财政，曰民政。而民政之统属于中央机关，则归部臣管理之（日本从前有民政省）。民政之分寄于地方官厅，则归府县操



纵之。是以甲国之政治甲国之民，而施及于甲国领土之范围。断不能以甲国之民与政，置之于乙国之领土，而任其发号施令，以侵夺乙国之主权。此世界之公理，万国共同之原则也。自国际法言之，无论何国，于新发见之土地则先占之，于战事后之割让则取得之，于同盟国之赠与则领受之。虽有先占与取得、领受之不同，而归并为领地之结果则无不同。得其地犹不能骤施其政，以强制其民，所以有归化之条件。即有不归化之人民，而定以三年之期间，得自由行动，以决去留之方针。呜呼，此文明法律之规定，不可以概野蛮强权之时代。当此列强竞起，皆各出其最坚牢最平稳之殖民政策，不必先占，不必取得，更不必领受，而挟其民与政直接输入他国；且明目张胆，以经营之布置之。国界为其破坏，种族为其胁逼，主权为其攘夺，种种耻辱，国体丧失，如外人设民政厅于中国之领土是。自北清之大局观之，日俄战争之结果，日本在关东租地，设立民政厅，而于旅顺则更设总民政厅。东三省之租税权、警察权、刑事民事及农工商等权利，已抛弃其大半，而为外人占有之。凡一切外交，动称棘手。今日更一疆吏，明日派一重臣，而不能恢复毫末之利权；虎口之食未易夺也。自南清之大局观之，法人进取云南，不但借兵保路保矿，及保护商埠，更屡次强迫请设民政厅于云南之蒙自。倘滇吏不慎之于先，而徒悔之于后，恐较东三省之祸而更烈也。东三省为日俄之战场，牺牲两国之生命财产，而流血千里，以换得满洲之利权。故其设民政厅，尚有强词之可措。法人虽视云南为囊中物，而实行占领，尚需数年之期间。今亦俨然强硬要挟，欲设民政厅与东三省相对待。是已作为占领看待，欲实行其属地政策，而不问相手方之承诺与否，及第三者之干预与否。惟知积极进行，迫不及待，其祸心之勃发，固已昭然若揭矣。夫法人以路矿商埠，将次就绪，彼族之聚处吾滇者，必日多一日，不能不筹一善后之方法，以为处置之地位，于是而有民政厅之要求。要求之不遂，彼必以横暴之行为而强设之。彼何为而强设之？曰有路矿商埠之关系在。在彼之意，民政厅一日不能设，彼人民一日不能保。由是观之，欲杜绝民政厅之隐患，必先灭绝路矿之祸胎，及自行保护商埠为主要。虽然，吾人对于此举，而欲弭其祸于将来，防其变于未然者，是不得不研究外人着着之进步，以何等程度为圆满之

期。又不得不列举外人种种之无礼，以何等手段为对付之法。更不得不知民政厅之创设，为丧失行政之主权。因溯及教堂、会审堂之建设，为丧失司法之主权。虽司法权未尽失，而行政权则皆失。不知行政之权失，统司法之权而并失之。此其中关于一部之主权，或半主权，或全部之主权，其丧失之地与地虽不同而其丧失之原因则无不同。故连类及之，使知教堂、会审堂为民政厅进步之初阶，非统论之不足以窥其全相焉。

第一节　因设教士堂为攘夺一部之主权

树民政厅之先声，为民政厅之导线者，因西国教士传教中土，久之教民日众，进而弄我之法权也。教务之惨，其来之也渐。民政之祸，其来之也骤。不能解释教务之所由生，即不能解释民政之所由起。嗟乎，中外交通日盛，外交复杂，遂生种种困难之问题。而为天理之所不能容、人情之所不能忍、法律之所不能宥、社会国家之所不能安者，则在教案之一事。夫教案之起点，出于教士之强横。虽由于中国无裁判之法律，亦未始非官吏之媚外所由致。遂使外人得寸则尺，得尺则丈。或出于和平愚弄之权谋，或出于激烈抗争之手腕。而一般腐败官吏，无不堕其术以压吾民，畏其威以迫吾民。使人民愤屈无所伸，抑郁无所诉。含冤负痛，惨目伤心。久之激则生变，今日烧教堂，明日杀教士，遂酿成国际上之交涉，非巨款不足解释教案之问题。如近年来江西、广东及沿江各省，因民教之不洽，往往惹起绝大之纷争。卒之赔款谢罪，以贻国羞。此后来日方长，隐患无穷，未知伊于胡底。如吾滇之教士，频频往来，其教民亦陆续增加。推其心皆借此以为护符，而任意威吓愚民，诈欺乡里。稍因一箕帚诟谇之微嫌，或出于土地房产之轇轕，即示以神圣不可侵犯之教民。而教士亦借此为笼络之阴谋，动称宗教自由，入教者不受他人之干涉。并称中国无治外法权，入教者不受法庭之管辖。而吾滇民昧昧无知，平日既抚法律之思想，国家又无保护之权能。一闻教民之小利，或已犯不法之行为，遂群起而入教门。此教民者为流氓逋逃之渊薮，归纳之巢穴也。如近日宾川田司铎，捆送良民，武断词讼，奸淫妇女，鞭挞路人，劫抢良户，勒罚邻民，种种恶状，实难发数。而地方官畏教如

虎，难免不压之迫之，使吾民吞声饮泣，不敢鸣冤。如是者迟之又久，恐亦酿成暴动，再生国际上之问题。其最险者，吾滇久病凶荒，迭遭外患，饥民无诉者，恒思蠢动以为乱阶；热心国事者，迫于危亡，以决死志。即使教士主张公理，教民不藏祸心，外人居于内地均服从本国之法律，而乱民志士，各起为谋，安知不愤极思斗，自越于法律范围之外，而日就沦亡。况法律者，只束缚平时之人民，而断不能拯救目前之急祸。何也？法律之性质，不能制服未犯之愚民，亦不能抵御外来之劲敌。俟中国之法律，进于文明之程度；司法之官吏，达于高尚之地位；外人在内地犯本国之法令，或外人与华民有互讼之事件，我裁判官吏，均有直接审判之权。彼此相安，不相侵越。此后数十年之理想，非所以论今日之危局。今日者，即外人服从本国之法律，恐本国人民不服从本国之法律，遂假外人以口实而概不服从之。况今日之法律果足使外人服从欤。即我国未开化之人民，尚不愿乐从，而欲强文明国人民之服从，何可得矣。我人民非不服从，实不知何条何款当服从。其初外国人非不服从，亦不知何种法与何种律当服从。因陋就简，苟且偷安。无怪外国之凌吾国，恃有强权；外人之凌吾民，恃有强权；即吾民之凌吾民，亦恃有强权。何恃乎？恃有教民之护身符而已。吾民之从教，谁使之而谁纵之，压吾民迫吾民之官吏，有以使之纵之者也。为渊驱鱼，为丛驱爵，此势所必至，而理有固然。所谓造教民之器械者，仍不外地方官鼓铸之炉锤也。虽然，中国之法权，固颓然而不能振兴。中国之主权，岂废然而不能独立。凡吾国领土之所在，即吾国主权之所及。天主、耶稣之教徒，虽布满国中，卒之教民即吾民；断不因为彼之教徒，即取得彼之国籍，而即享彼国一切之权利，以抛弃本国最高之主权。合之则为主权，分之则为法权，法权者外人虽强从之而不可，吾民虽欲不从而不能。彼昏昏无知之教民，虽偶然逃免本国之法权，得贤有司以治之，而卒不能逃。既不能摆脱法权之束缚，又安能离脱主权之范围。夫皇皇之主权，吾国之教民固当服从，即彼国之教士，亦未可侵犯。盖教士者，本无研究之价格，乃自欧洲教皇之权衰，不过徒拥虚名，以供历史上参考之材料。而教士之得其余绪，犹绵绵延延不绝如缕。欲望宗教之维持，不能不赖国家之保护。既处于保护之地位，断不能再侵犯君主之政

权，干涉国家之法纪。是明明于政治团体之外，而称之曰教士，于国权上无所关系，于行政上无足重轻，于社会中无甚价值。倘有不法之行为，与一般人民同受司法之裁判、警察之干涉，并非有竞奇立异于其间。惟是司铎教士辈，处于中国之地位，本平常也，而以奇异视之。其政权也得而侵犯之，其法纪也得而干涉之，其未设领事之处，主教得与官吏直接交涉之。是为吾国之创例，非国际法之规定也。就国际法言之，教士一普通私人之性质，非代表国权之法人，是明明无治外法权之可及，不能不受驻在国统治权之所辖。明明无领事裁判权之可窃，不能不受驻在国裁判权之所束。纵使吾国丧失完全之统治权与领事裁判权，而其权仅对于外国之领事而断送之，非对于外国普通之私人而亦付畀之。至吾国之教民，奉其教非服其法，无论犯民刑之诉讼，均当服从本国之裁判权。换言之，入其教不过贪其饵、恃其威，非果挟其生命、财产、籍贯、亲族而从而归化之。故对彼则谓之教徒，不得谓之教民。无彼国之国籍，非其国即不得称其民。以我之民从彼之教，自我之习惯而言，则混称之曰教民。自惯例上言之，彼教士尚不能尽脱我之法权，而教民之当全部服从可知也。夫民事上之行为，彼族与吾民之交际，关于土地财产之诉讼，彼未始不控于吾国之法庭，而要求以判断之。不过对于外人刑事之制裁，则已归诸外人之掌握。此出于吾国断送之，非出于外人攫取之。可知吾国之裁判权尚未全部丧失，而尽为彼所攘夺也。彼之所以攘夺者，在出以强横之手段，以袒护无意识之教民，而侵犯我如神圣之主权。此一部之教民，有时不归我之裁判，或裁判而不能达其目的者。有种种干涉障碍其间，此即攘夺我一部之主权是也。一部者虽为少数之教民，而非全部之人民。恐积少成多，不驱使全国为教民不止也。又一部者，虽为少数教民之诉讼，而非全部人民之诉讼；恐得陇望蜀不干预全体之诉讼不止也。其尤足怪者，以外国普通人民之教士，我故以领事之资格畀与之。彼不攘夺，而亦攘夺之。以外人寻常建设之教堂，我故以法律之公堂看待之，彼不强横而亦强横之。平民与教民之争讼，而我故抑平民，以悦教民者悦教士。彼不侵犯我主权，而亦侵犯之。独不思法自我立，权自我操，以我之法治我之民，无所谓平民，无所谓教民。彼以强横来之，我以法理折之；彼以攘夺出之，我以正当拒之。

彼虽百其口耳，千其手足，亦不能倾倒我法权而蔑视之。既知教士不能干涉本国之法权，教民不能逃出本国之法网，即知吾国之裁判权虽未臻于纯粹完全之地位，而断非扫灭殆尽无可收拾矣。虽然，教士之要挟，尚属单简之问题，而民政厅之创设，则繁冲之交涉以生，无数之危机已伏。不知将来之惨状，曷观已往之祸端，教士之强横，其明征也。当一二司铎之入境，安知教民之构祸如此其烈，教案之流毒如此其深！易曰：履霜坚冰至，其此之谓欤。更有甚者，列强最先输入之导线者，仅一教士。安知由路而矿而商，最后之输入者，不曰士而曰民。民之范围大，故有政治问题之发生。所谓民政者，非一二端所能包括也。彼强迫之虽力，而我抗拒之必坚，勿再蹈教堂、教案之覆辙，则幸甚。

第二节　因设会审堂为抛弃半部之主权

民政厅之建设，为近数年之创闻。不知数十年以前，即早结一民政厅之体魄，而构造一民政厅之局势者，即会审之裁判是也。考混合裁判之起点，自中外通商以来，西人之杂处于中国者，日渐繁多。有往来之交际，难免不生民事之竞争与刑事之冲突。有竞争有冲突，难免不生裁判之问题。中国法律疏略，为西法所有者而中国无规定之成文。或为中法所有者又不适合西法之定例。甚至中国官吏有随意法之变更，不宜加于文明国之商民。种种乖谬，束手无策，于是而有混合裁判之发生。在吾政府之私意，以吾法不能束人，而又不能不束吾民，故有会审公堂之设立。外人与华民互讼之事件，则归两方面之委员会审之，而又以两方面之法律适用之。当日者，以事分而法简，界严而理明，犹自为处置之得当。不知我国独立之法权，固统吾国之臣民及履吾土地之外国人民而管辖之，乃混合裁判之规定，吾法律只及吾国之臣民，而不能及旅居之外人。则最高独立之法权，已失其半而不完全。况会审之体制，以我之裁判员，审讯旅居之外人，本出属地主义之范围；而彼之裁判员，审讯吾国之人民，已大犯侵夺主权之罪戾。据此以论，视教士攘夺一部之主权而更有进也。教士者不能自行裁判，不过障害我之裁判。会审者已攫我之裁判，而为彼之裁判，其相去不啻霄壤。不知领事裁判权之范围，只及租界内双方诉讼之外

人，并及租界内华洋互讼之外人之一方。若租界内互相诉讼之华民，则领事裁判权，亦无从加入。可知租界外住居之华民，彼裁判权更不能波及也。有时租界内华民诉讼之当事人，及华洋互讼之华民当事人之一方，皆同受领事之裁判权。是华民自弃其主权，而甘从外人之法权也。若会审公堂之变例则不然，不问租界内外之制限，不问华洋人民住居之区域，不问两造当事者民刑之关系，但彼此有互讼之事件，即归该公堂之会审。此其范围较广，损失较多。吾故曰，中国独立之法权，已失其半而不完全，此定论而非过情之言也。呜呼，司法与立法行政并重，缺其一则非完全组织之国家。况司法权为全国生命财产之所系，即为一国主权之所关，举此而与他国混合之，何在不可以混合。如裁判混合之中，而不能持以抵抗之力，则我为彼化，久之我轻而彼重，我败而彼胜，欲求其平权平利而不得。即使混合之中，寓以平均抵抗之力，则得半失半，久之彼进而我进，彼退而我退，欲不为半主权之国而不能。吾滇虽未设立会审之公堂，而商埠既开，外人日趋繁盛。恐亦要求政府，援上海之例而设之。又恐政府及滇吏，以滇省洋务日繁，既无洞解西法之吏员，又无处置外人之方法。而以上海会审公堂成立日久，亦居然敷衍外交之坛场，较初起炉灶、另创新法者必易为力，以故慨然允诺，遗患无穷。吾人有鉴于此，而不能不为之预防，不能不为之警告。虽然，吾所论于民政厅，何先言乎会审堂？吾痛言夫民政厅之利害，何先论乎会审堂之得失？此其中有理由在焉。会审之名词，始闻之不甚震惊，而民政之要挟，骤聆之令人惶悚。彼刺激之力浅而忽之，此刺激之力深而悟之也。会审堂之权利，仍出自吾政府之断送，民政厅之建设，出于彼政府之要求，谓其往者不可咎，而来者犹可追也。会审堂成立之影响，即为民政厅进步之阶梯。吾政府不知利害，而断送其权利者犹可恕。既知利害，而仍蹈其故辙者不可恕。民政厅之利害，固已尽人皆知矣。不得援会审堂之创例，贸然允许，以遗朝野上下之隐忧。上海之会审堂成立于先，满洲之民政厅建立于后。一误再误，无可挽回。我政府其废然思，我滇吏其恍然悟。

第三节　因设民政厅为丧失全部之主权

法人强求民政厅之建设，垂三载矣。彼何为而哓哓者，盖彼于印

度支那之方面，则大修其军政。自海防达于云南之省城，则扩充其路政。法币通行云南之市场，则推广其财政。法人利得云南之埠岸，则扩张其商政。法人于滇省之要冲，则安设其邮政。惟民政一端，尚未实行于内地。彼鼓掌擦拳，亟欲攫得民政之特权，以达于圆满之地位而后已。不知彼挟殖民之政策，经营数十年，而耽耽逐逐于云南省，曾几经岁月，几费踌躇，而不稍易其方针。甲申以前，彼在理想时代，所谓殖民政策，欲达于云南之土地，不过空衍之议论。甲申以后，彼在着手时代，其自河口以下，则整理边务，修筑营房，添备军需，开通道路。其余种种设施，既非为达其殖民政策之手段。前数年则为进行时代，广州湾之条约将成，北京之条约已定，即上所谓筑路、通商、采矿诸要政，皆亟亟进行，不留余力，此空衍之策变而为实行之政。政由策生，策以政见。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近年来则为占领时代，日俄占领满洲，而有民政厅之强设，吾既详言之不待赘述。有行政之虚声，而无行政之实质，则其政必无远效。有官厅以行民政，则运虚于实矣。所谓设民政厅者，法人将实行占领，而非虚托空言以骇人之所闻也。夫民政之范围最广，而其体量最宏。一言农业之殖民，则云南平畴沃野，莽莽大原，牧蓄森林，蕴藏深厚，为原料丰富之名区。且地质之饶沃，气候之温和，最适于农业之作用。彼法人规其地以辟之，移其民以实之，特意中事耳。惟是农业殖民，则必收其地以为领土，何也？以农业为永着之物，不收为领土，则旋得旋失，断难保其安全。故工商业之殖民，而不占领其土地者有之，未有农业殖民而不占领其土地者也。今日法人之进步，非图其占领而何。或谓其农业的殖民，必于未开化之地，而移民以垦其田畴，导其沟恤。始而庄村，继而市邑。乃至成都成国，举狩猎收蓄之土人，逼遁于荒远无人迹之区。是说也，为一般之殖民论，而非所以论今日之殖民，非所以论殖民于今日之云南。今日列强竞争，必待新发见之大陆，而始言殖民，则其策近于迂缓。法人于滇越铁路，既投绝大之资本，未始非以云南为殖民竞争之焦点。此其策在于急进而不在于缓图。农业者，亦民政之一大端也，舍农政即不足以言民政。一言工业之殖民，二十世纪以来，问国之富则以煤铁对。凡铁路敷设之区，即本国政治上之权利、经济上之势力皆随之而发展。更辅之以矿业制造

等公司，则魄力益以雄厚，土人益见凋残。观印度、埃及、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而知之。恐云南将来之现状，而亦不免此耳。又或谓工业殖民之行使，必殖民地之有自由港，移居民于港中，为制作之场所；云南山路崎岖，无此交通之港也。不知铁道之输入，不亚于输船之运送，陆地之造作，更便于港埠之工场。况利用天然之生产，得无数之原料，以为制造之根基，又何在而不乐为。工业者，亦民政之一大端也，舍工业即不足以言民政。一言商业之殖民，则甲国派遣商人往乙国，与其土人通商贸易。久之资本扩充，商业繁盛，银行遍设，公司林立，乙国财政上之平准权尽归于甲国商人之手。如英国即惯用此殖民之伎俩。云南者，英瞰于西，法据于南。倘英人用此政策，法人未始不出此手段。况商埠已立，彼欲握我财政之全权，不过反掌之一举。殖民家谓维持商业团体之后援，不得不赖海军之助力，而云南则无需乎海军。安南沿边法人屯驻十万雄兵，以之取云南则有余，以之保商务则无不足。商政者亦民政之一大端也，舍商政即不足以言民政。农工商等政，对内则为立国之原素，对外则为亡人国之利器，在善用者为何如耳。法人对于云南之展布，固已挟殖民之政策以俱来。而其坚殖民之基础、保殖民之权利者，不仅以农工商为概括，如警察权、裁判权，此外如教育、人事、卫生、助恤、土木等项，无一不与民政相关系。设使云南内地，许法人之设民政厅，则中外人民杂处，安保无事故之纷争。法人借口于云南之官吏不足保卫外人，并以危词恐吓，利害痛陈。而滇吏闻之丧胆，势必听其设警部、派警兵，以往来我之街衢，驰骤我之市廛。在彼犹示恩示惠，以保我之安宁秩序。在滇吏乐卸担当，以为将来远祸之地位。不知警察为内政独立之事业，亦即司法行政最重之机关。警察权被人攘夺，直为司法、行政两权之丧失。民政厅之关系，有如此其重者。此外裁判权，更为民政之不可须臾离者。前所谓领事裁判所，恐与民政厅对峙矣。彼援领事裁判例，以夺我之司法权，较夺警察权为更易也。何也？领事裁判中国习见之，不以为异。外国警察内地乍见之，必以为奇。为其上海租界仅设印度之警兵，其他省则罕见；领事裁判者，为各行省所共有，而非云南所独有也。云南既称旧有之领事，彼即视若固有之法权，似无须乎再争而再夺之。而此之谓争夺者，恐彼之用心，不仅以省城盘据

之领事为取得裁判之特权，而于蒙自创立之民政厅亦附设裁判之官吏。甚至外人荟萃之区，即非民政厅之所在，而亦添设裁判之委员。久之华洋互讼之案件，或华民与华民相互之诉讼，恐华民不诉于华官，而诉于外人之法庭。何也？彼法轻而我法重，彼改良监狱以待遇之，我惟有黑暗之地狱以苛虐之。是我驱之而归彼，非彼诱之而弃我。于是生权尽失，法网空存，较混合裁判之祸而更烈。吾非过言以激之，曾目睹其事，而感慨系之矣。况自事实上言之，云南之开商埠，即早划一外人之租界。其租界位省城之南而辟焉。租界之在省会，其各领事多住省垣。自蒙腾开关以来，外人日趋繁衍。除英领驻腾外，如蒙自、大理等要区，一遇外人之诉讼，彼何能往来省城，以听领事裁判之指挥。吾故谓民政厅之创设，而裁判权必推广也。有难者曰，即使民政厅不果设，而彼族日众，交涉日多，西南杂处，相对遥遥，又何能禁彼之不派设裁判员？吾应之曰，既不许设民政厅，又安能许多设裁判员。况中国假裁判权于外人，仅限于领事而取得之，非尽人皆得而有之；仅限于租界实行之，非逐处皆得而施之。吾既详言之，而无须再渎。总之，我之法权未尽丧失，遇华洋互讼之案件，对于外人处置之方针，属民事者，我得而裁判之；属刑事者，照会该领事而解送之。道里虽遥，其何害乎。难者又曰，彼多派一二领事，多买民地，自辟为租界，我其奈彼何？吾应之曰，领事亦外交官之资格，且有代理公使之特权。甲国派公使赴乙国，乙国认为不当，且得而拒绝之。公使尚可拒绝，况领事乎。彼欲多买民地，以辟租界，其如我不卖土地何。第四章第二节详言之。且租界必由我之规划，既规划而承认之，始生效力。彼自辟租界，其如我不承认何。吾故曰，不许设民政厅，则裁判员无从位置。彼即强设之，而我干涉之，彼亦无从躲闪也。难者又曰，不许设民政厅，即可遏止其警察裁判权之滥施，然不设民政厅，又安能禁其农工商之殖民，不纵横弥漫于全滇？曰然。世界交通，我何能禁彼之不来，彼何能禁我之不往。我富而强也，彼以农工来，我生产既丰，适足以供我之劳动。彼以商来，则懋迁有无，适足以补我之缺陷。是彼驱农民、工商民以散处，非挟农政、工商政以俱来；反之而借吾国之土地，以谋彼国之富强，则出其农工商之政策，其来之也，如疾风骤雨，驱之无可驱，逃之无可逃。

今日者，我既不能富，又不能强，而又不愿彼之贫我而富、弱我而强，惟有不使彼之政策得行使于吾之全滇。彼之政与策不果来，则其民必不骤至，不许彼以民政厅者，即遏其政策之横施也。难者曰，官厅者，一不动产之住所也；民政者，一活动自由之现象也。不许设一厅所，亦安能禁其政之不果来也？曰然。民政者精神之所注，民政厅者形式之所归。形式不存，则精神无所附丽，非可重精神而抛荒形式。二者实相因而至，亦相辅而行者也。况政令之所出，有定名亦有定式。定式者即官厅亦在其中，无官厅即不能发政令。譬之百工不居肆，即不足以成其事。此事不同而其理无不同。非然者，不能阻止民政厅之强设，即不能解决警察裁判之问题。有警察裁判之设于先，必有监狱之继于后；监狱设则全部司法权皆失矣。此外财务之行政，卫生之行政，经济之行政，教育之行政，无一不可侵夺之。当时云南官吏，断不能以干涉政权为箝制吾人之手段，举而加之于外人。更有甚者，彼民政既已扩张，即国权亦随之而进步。如农工商之殖民既多，彼于我之领土内，可行使其租税权。保护农工商之兵役既多，彼于吾之领地上，可行使其征兵权。侵犯我征兵征税之大权，无非借维持民政之发达所由生。由此观之，内政无一不破坏，政权无一不堕落。吾敢一言以断之，全部主权之丧失，即民政厅之胚胎所由成也。虽然，兵农工商不能自为振兴也，路矿财政不能自行整理也。虽无民政厅，而云南不免终于灭亡。夫民政厅之不设，一消极之主义也；兵农工商路矿财政之必讲，一积极之主义也。国家成于积极之事业，世界断无消极之国家。不过念目前之危祸，不得不抵制之、挽救之，以求侥幸于万一，不蹈教堂、会审堂之前辙，则受福多矣。况云南之民政厅，乃未失之事机，将成之变患。拒之不坚，则成之必速。持之不力，则祸之必来，而又属于全部主权存亡之关系。吾故反复辩论，大声疾呼，以告我云南大吏及一千余万之同胞。

前号本文第一节治外法权数语，非指公使领事等，对于驻在国得受治外法权而言。谓治外权者，包含裁判权在内，观中英条约第十二款称中国律例异日若能与西国一律，英国即允弃治外法权云云。此治外法权，即指领事裁判权而言。允弃其治外法权者，即允撤其领事裁判权是也。察中国约章，向称治外法权，多指领事裁判权而言。盖因文取义，已成政界普通

之惯语。然中国法律名词，必一一采访日本，则断不合本国之习惯。无论公法私法诸名词，日本译自西文者，必加以变通，求合于日本之适用。中国译自日本文者亦然。若依样描摹，难免不使举国盲从。日本解释治外法权，谓其不受人法治之权。中国用此名词，系以本国文义解释治外法权者，谓有行使法治之权。考黄遵宪《日本国志》，谓西人于所治之地之外，而有行法之权，谓之治外法权。黄氏所谓行法之权，亦指领事裁判权而言。学者以日本译西人名词，与中国文义不合。故治外法权之名词，有于西文之Exterritoriality。多译为立于所驻国法治之外之权或译为不受所驻国管辖之权，或为驻外独立权。将来必有一确定相当之名词。现关于领事裁判之问题，仍多用治外法权。然就中文解释治外权三字，则是本国裁判权对外之作用，仍不出本国统治权之范围。非如日本治外法权为统治以外之特权。本稿第一节篇中之治外法权，原涂去法字，本系治外权三字。以示区别日本之名词。旋因印刷之误，仍存治外法权四字。又紧接“属地主义之例外也”之下，落去“按各文明国”五字，恐阅者误解，特此证明。

第六章　云南之邮政

邮便事业者，导源于希腊罗马，而发达于十九世纪。迨独逸（德国）制度之盛行，而传播于欧洲各国，于是而有万国邮政之同盟。一时规模大备，面目一新。举世界交通之点，渐呈其活动之机。至今为极盛时代，而其种种设备已告完全，更得笼罩各国而联合之，组织之，使消息之灵通，事机之敏活，为一切文明进步之阶梯。然究其建设之主体，操纵之特权，无不系属于国家之政治团体，而促其事业之所以扩张，国权之所以伸长。是邮政之发达为一国政体之所系，即为一国主权之所关，断不容第三国之强横侵入，以干涉内政之行使，而阻碍交通之机关。此不待万国公法之规定，而公理亦应如是者。虽然，列强之对于中国则竟不然也。如云南内地，法人设邮局，以剥夺我之主权，以破坏我之政体。而政府媚外成性，无不允其种种无礼之要求。不知一国交通之枢纽，除铁道电信之外，即以邮政为之大纲。邮政之不完全，则交通即已障害。况被人剥夺而破坏之，则国不成其为国矣。无怪中东之役、联军之役，屡战屡败。北清大局之蹂躏已不堪言，而西南数省犹作太平之歌舞，而漠不关心。推其故，因交通之不便，即见闻之不亲；见闻之不洽，即刺激之不深；刺激之不入，即

痛痒之不关。而云南地处边隅，无所谓交通，无所谓见闻，即无所谓刺激痛痒之相关。在一般冥顽政府，以云南为不甚爱惜之疆域，任外人之种种侵害而漠然无所动其中。在一般普通人民，知识既浅，利害不明，误认邮便为个人交通之媒介，而不知为国家事业之发生。既不识国家之性质与主权之作用，故亦淡然置之而不预闻。更有进者，滇人民之迷信方深，遂演出不可思议之现象。书函之发送，投于中国邮局者少，而投于法国邮局者多。在人民之意思，虽以彼之机关能普及，而我缺陷；彼之价格能划一，而我参差；彼之送达能迅速确实，而我迟滞疏忽。于是反客为主，相沿已久，无可挽回。不知人民图一时便宜之见，而利权外溢，主体丧失，有言之而不忍言者矣。日前滇督虽欲争回，而核其奏疏，不过略言梗概，无切实利害之所陈，无激昂慷慨之一语。以此达于腐败政府之前，则若投石东海永无效果之发生。呜呼，政府养成恶劣之性根，不负责任，万政倾颓，固庸庸不足道，而其所最伤心者，政府断送路矿于外人，人民尚亟亟反对，无不出死力以抗争；而政府断送邮政于外人，未闻有国民之抗议。并乡里坐谈、私塾言论，而对于法国邮政问题，皆已噤若寒蝉。岂路矿有益于民间，而邮政只关乎国事，遂听其放弃而不问乎。是失其国民之资格，只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国家。不知邮政固统国事民事相互之机关而成者也。更有难言之隐者，如他省失路矿权而不失平准权者有之，失平准权而不失商权者有之，失商权而不失邮政权者有之。惟云南无所而不丧失，既丧失而又不力争。此种种亡国之现象无不备具于云南。云南亡而西南各省必与之先亡，西南各省亡，而全国必与之偕亡。此势所必至，而理有固然。夫邮政之关系既与路矿并重，而凡有血性者，自当尽力以维持。倘不争之于先，而徒悔之于后。其必蹈西江警察权之覆辙无疑矣。何也？外人夺我之航权，而我国之政府人民向不过问。不知彼得陇望蜀，始而攫航海权，继而攫警察权。安知彼攫我之邮政权，不进而夺我全国之关税银行等利权？夫邮便与航海同为交通之必要，即同为国家兴丧之所关。使听外人侵犯而干涉之，其祸曷可胜言。呜呼，云南邮政之不挽回，则将来军事上之利用、经济上之发展、财政上之转圜，以及行政上之措施、学术上之交换，必受种种绝大之影响，以蒙其障害。吾人见及于此，不能不就现在之实情，而

言将来之恶果。

第一节　邮政与军事上之关系

国家有最高之机关，欲排除一切障碍以维持国际之纷争，而图国民一般之幸福。不能不赖最大之强力以为之后援，乃能跃然于竞争之舞台，而行使其自由活动之主权。欲达其自由活动之目的，不能不组织一完全军事之国家。完全云者，非仅就军队之范围而言，为军队关于政治上之如何统属、如何分配、如何贯彻，乃使全国军人之呼吸灵通，首尾相应，可进可退，可战可守，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成为伟大之国家。自表面视之，莫不曰战斗之精神，抵抗之能力有以致之。而自内容观之，实赖政治上之精神能力有以维持之、联络之。而此之所谓维持，所谓联络者，非就全体的精神能力而言，乃就一部的精神能力而言。非就理论的精神能力而言，乃就实质的精神能力而言。一部者何？交通行政是也。实质者何？铁道电信与邮便是也。有铁道电信，而军队往来驰骋可以战胜于疆场。铁道电信有时不能达其目的者，而邮便可以绕而致之，转而达之，卒使声息之相通。何也？战时之铁道电信，安保无敌人之破坏，而邮政为万国之同盟，分之为一国之邮政，合之为万国共同保护之邮政。无论交战国、中立国皆不得阻止障碍于其间。此欧洲各国所以有军事邮便之设也。云南对于法人之利害关系，生死问题，受今日之相厄相迫，相凌相辱，激之过甚，蓄之既深，难免无裂山倒海揭地掀天之一战。将来事机危急，外交破裂，彼变旧有之邮局为军事上利用之机关，我能监督而不能没收，我能检察而不能破坏。即使能监督之检查之，彼以重要之军情寓于变通之密号，我其如彼何。而我于安南海防各地，不惟无中国邮局之抵制，且毫无调查之权能。举此区区一端，即见彼成而我败，彼优而我劣。况邮政关于军事之必要者犹不止此。

甲、征调　邮政之要点，在乎普及。无论海隅山陬，与通都大邑，虽有繁简之区分，皆不得不权轻重以为位置。铁道电信不能遍设者，而邮便可以普及之。夫兵队有平日之训练，不能不有临时之征调。征调之所及，即命令之所归。传导国家之命令欲其迅速而确实者，不能不有统一之机关。日本调集全国兵队不出旬日之期间。而其

兵机之敏活，脉络之贯通，非邮便有整齐划一之精神，何能收此效果。如中国土地辽阔，人民散处，平日既如散沙，一旦起国际之战争，不过召集一方一隅之兵队，以御悍烈矫健之雄师，故当者无不披靡。假使合全国之兵士，执干戈以从事，如甲午庚子之大敌，安知不战胜于沙场。其鹿死谁手，正未可知耳。乃至所战皆北，流离逃亡，竟无后起之役以为救援，又无他省之兵以为助力。虽一般人民无爱国之热诚，未始非交通机关之阻碍有以致之。于是全军覆没，大局纷崩，几使国亡种灭，仅此奄奄气息之余生。有识者谓北洋之败，而南清之兵力不与焉；北京之败，而各省之兵力不与焉。此交通滞而征调难，虽有兵亦若无兵。至我云南边省，一切通信行政漫无纪律，一旦与佛兰西兵戈相见，不惟与川粤诸省遥遥相隔，缓急难需；即使六诏男儿，三迤志士，积血以待洒膏野，裹尸以待撄锋铓，挟捐躯报国之苦衷，以备撼地惊天之一战，而特恐限于交通上之阻碍，一旦闻警，难免不仓皇失措。无预备之秩序，无结合之精神，空拳御侮，必不能奏杀敌致果之功，以遂复仇雪耻之愿。所谓英雄有用武之地而不得用武之时，则胜者可转而为败，得其地而利用其时，则败者可转而为胜。存亡生死之关头，只争旦夕，岂得以腐朽不堪之驿号为传达紧急命令之关键。则是坐以待死，何足以持危局而固国基。此通信机关之不迅速确实，而遗害于军事者非浅。而况云南之邮局不惟不迅速不确实，而且有一最迅速最确实之法邮以盾其后也，吁可畏矣。

乙、输送　邮便之利于军事者，实以补铁道运送之不及。凡战时利用者，如器械弹药以及征发之粮食品物，虽由铁道会社之送达，而品物之轻者微者（小包），未始不由邮局转输。世界竞争，战事日急，而种种设置，无非求军备之扩张。故有军事铁道之创设，即有军事邮便之交通。二者实相倚而成，相辅而行者也。云南轨道之敷设，尚未实行，而敌人经营之铁路已长驱直入，贯我腹心。即使邮政之整理已逐渐改良，而路权已属外人。对于军事上之作用，随在皆阻滞枝节之横生。况路政、邮政之行使，二者皆为敌人所有，我军之输送遂形种种之艰难，而敌军之雄飞于西南各境，有进退自如，独占优胜之机。顾及滇人，惟有束手咨嗟，以听其鱼肉。此交通机关归于敌人之掌握，则彼胜我败，有确然不爽之理者。由是以观，则法邮局一日不取

消，即滇人民一日不安宁。若再因循简陋，仍蹈故辙，则滇之为滇，吾其弗敢预闻。

丙、情报　据各国陆战条例规定，俘虏之待遇，无论交战国、中立国，皆须设情报局以为之交通。战时情报局者，即平时邮便局之变例也。其管理各种报告及俘虏所委弃之日用各物，均归该局之措办，而其所应管掌之事件如左。

（一）稽查俘虏留置移动、入院及死亡等情形，作其名牌。

（二）所关俘虏通信之事务。

（三）寄赠俘虏各物及俘虏所发钱币信柬，其余对象之措办。

（四）收存俘虏死后遗留各物及遗言，且递寄其遗族及亲戚等人。

（五）关【于】敌国阵亡士卒军队所知之情形及其遗留各物等，亦照前例措置。

按文明国之战争，无在不有纪律。如我与法战，难免彼此无俘虏问题之发生。试问法邮政局既设于云南省城及蒙自各地，一旦衅端既启，从事兵戎，既不容彼局之干涉，以伤我主权；而我局之对于俘虏，又素无处理之规程。是当亟亟改良，使我之局势一新，则彼局之当扫除，以杜将来之隐患者，更不待赘述矣。

第二节　邮政与经济上之关系

今之世界，一经济雄飞之世界；今之国家，一经济镕铸之国家；今之社会，一经济维持之社会。有经济实力之充满于内，不能不有活动机关之扩张于外。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世界。竞争之趋势愈烈，则发达之程度愈高。于是积极建设，而铁道之敷陈、电信之林立，无非为发展经济界之实权。然此二端犹不足为经济上圆满之周转，于是而有万国邮便之告成。则国内国际之为替（汇兑）、贮金渐次发明。凡社会无藏守之货财，国家有利用之资产，而世界皆流动之金钱。故欲保全社会之生存，不能不膨胀国家之经济。欲筹划国家之经济，不能不着眼于世界之经济。有邮政以贯注于社会国家而网罗全世界，遂无往而非经济之流转，以开种种之利源。有银行之创立于前，又有邮局之推广于后，各国之倾向，皆各展其经济政策，不留遗力。而倾囊倒箧以投绝大资本，而为海外之殖民。于是群雄并起，而

促一时工商业之勃兴。无不伸长臂巨爪，以攫我神州大陆，为列强经济界之舞台。呜呼，如生产最富之云南，早堕于英法之势力范围，固已尽人皆知，而不知法人占种种之优势，独驾列强而上之。既据南清上游，而握商权以纵横之。又握邮政权，以联贯于工商界，不难执牛耳而称霸权。将来通商之势力增长，举旧有之邮局而扩张之、布置之。安知今日不增一邮局明日不增数邮局。始而吸收个人之财产，继而准备国际之预金。久之事业繁盛，殖民兴业等银行即以邮局为先导之阶梯。甚至商埠既开，各国经营之事业逐渐增加。以勃勃野心之法人，恐于洋商足迹所到之地，则设立邮局以为之交通。进而东下盘江，以窥两粤；北出黔中，以侵两湖。无不遍设邮局，以为疏通之关钥，而握西南各省之利权。反而观之，法人借外交阴险之手段以扩充本国经济之实力，是亦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世界。故先注目于山川险胜，物产丰富之云南。当滇越铁道未成之先，即布设邮局。以高屋建瓴之势，而操刀四顾，不妨割取一脔以为捷足之先登。异日商埠场中，固已翘然独树一帜，而垄断于阔大之经济界，为密布其网罗。法人之用心如此其深，我全滇父老子弟犹晏然安居，不少警觉。是吾人所不能不凿幽锤险，揭彼之深谋远计，而兢兢然以告我胞。

第三节　邮政与财政上之关系

全国财政之归宿，统之为一国金库之收藏，分之为各地银行之操纵；而介乎国库与银行之间，握上下出入之关键以为居中送达之媒介者，即邮局是也。无邮局则上下既离而无所关系，出入障隔而不能融通，则国家之金融机关已迟钝而不能行。凡一切政治上、商业上及学术技艺诸场合，无不大受其影响。一国之成败兴衰，视财政之理乱为标准。财政之整理，其国之兴也勃焉；财政之紊乱，其国之亡也忽焉。而其所以能整理财政以助长国家之事业者，除监督机关外，即在发达交通之机关。交通之范围最广，非一二端所能概言。此外如租税、货币既占财政上重要之地位，而又关于邮政之必要者，是不能不详论及之。

甲、租税　国家之土地不能有都市而无町村，有繁盛之区即有荒凉之境。而人民散处之区域，无论冲繁僻寂，均不能不有租税之负

担。居冲要之地，纳税者既称便利。而穷乡僻壤之居民，纳税者实属困难。有邮局以普设之，则难者易为力矣。东西洋各国，凡乡民之纳国税，均由邮局以为转输。如我中国纳税之制，凡一乡一邑之民必奔走骇呼，缴纳官署。一切苛索旅行之费用，较租税之正额而倍之。推其故，有苛政以剥削之，又无邮局以送达之。然即使邮局普设，负其送达之责任，而暗窃没收之恶意，早已习为故常，解不为法邮局之所窃笑耳。

乙、货币　货币者为交通之媒介，亦即国家经营之制度，非人民所得妄为。但国家唤起人民之贮蓄心，无论荒陬远地，无不设邮局以收纳人民之资金。统全国邮局之计算，分之为纤微之细流，合之为绝大之财团，庶使积腋成裘。政府以其信用而利用之，上以备国家缓急之用，下以励人民勤俭之风，则社会之财源既得其涵养，公共之事业日见其振兴。是未有不民富国强以争雄于世界者。如日本明治八年，设驿递贮金之法，此为邮便贮金之嚆矢。其后贮蓄之专业银行随之而起者以数百计，亦未始非维新之一转机。中国货币之纷乱、制造之不划一、价格之不平均，遂致邮便贮金，邮便为替之良法已障碍而不能行。无怪金融界、商业界时时有变迁之现象，而人民不能不为之恐慌。此上下之所以交困也。反而观之，法邮局之设于云南，其为替之价格，较各汇庄之成例且不及半额之数。以故示其低廉，未始非收拾人心之计，以为将来发达之基。独怪我滇人民贪目前之小利，以蹈彼局之危机。此吾人所为痛心切齿，而思亟亟所以挽回之策。

第四节　邮政与行政上之关系

行政机关之组织必期其完全，以达国家行政之目的。行政机关之行使，又必期敏捷以为政治作用之精神。然必求其完全敏捷之效用，在改良邮政。举平日之积弊，以扫荡而廓清之。庶几销融障物，使内务外务之种种行政，能始终贯彻而无毫末之滞机。普鲁士以关税统一之效果，卒使数十小国而联为德意志之雄邦。中国十数省不能联为一气，非但关税之不统一，即邮政亦多参差。关税者为财政上之一部分，邮政者为联合各种行政之机关。以邮政之不统一，则事事留难，必有意外牵制之发生。如邻省之通过，犹起无端之冲突，较之过都越

国更费周旋。中国地大物博，百政废弛。虽曰法制之未良，未始非交通之不利。夫沿江各省，虽无行政敏速之机关，尚有行政自治之基础。如我云南之行政，不惟不敏速，并其基础而无之。官吏之因循也如故，绅民之固蔽也如故，工商之幼稚、学务之腐败也仍如故。官厅之行政不过奉行故事，地方自治之行政，则已视若罔闻。即使交通不碍，已无行政上作用之精神，况无所谓交通之进步。则关于政治上之如何改良，如何建设，如何扩张之种种诸要件，皆大为滞塞而不能进行。夫云南固有之邮局不过为区区通信之事业，其规模之狭隘、办理之荒疏，固不待吾人深咎。所可怪者，邮政局之虚设，一般官吏之心目中，本不视为重要之问题。所以下失人民之信用，无怪人民之弃我而就彼者。是为渊驱鱼，为丛驱爵者之有以致之。将来法邮局之势力膨胀，可以窃我之交通行政权而有之。而我行政上之需要必事事仰外人之鼻息。此其势最险，而其情可悲。即使我行我政，各不相涉，而彼之经验既久，情形既熟，则设备愈周，权力愈厚。以我之愉安苟且之政治，聊备一有名无实之邮局。欲以之对抗外人而其势不能，欲以之勉行吾政，而其力不逮。由此论之，不能不先争一着，出其风驰霆击之手段，以取消彼已成之局而巩固我将来之基。是亦未雨绸缪之至意，断非杞人忧天，故为哓哓。若不急图剪灭，恐异日支蔓难除，不但为吾滇虑，实足为大局忧。

第五节　邮政与学术上之关系

一国之盛衰，即视一国之学术为断。学术之增进与否，即视交通之便利与否为断。中国百废俱兴，亟望东西各国之文明灌输于二十余行省，以为再造国家之资料，此亦举国所公认，不俟吾人之赘言。而何以江、浙、闽、粤诸省之进化较滇、黔为最先，以其交通之便不便而已。云南虽与黔、粤、湘、蜀等省有唇齿相依之势，而究之点苍华岭，孤悬于彩云绝壁之间。政府既不注意，而举国之工商实力又不贯注于全滇。所望有一线之光明者，在吸取一切新思想、新学术为吾滇开新天地建新事业之先机。而引导其思想学术，以波及我滇省人民者，在邮政之有进步而无止机〔境〕。奈何滇吏检察邮局，不许输入新书，在上古野蛮时代，尚不出此卑劣手段，而云南竟演此怪象。不

但为全国报界之讥评，而为一般识者所窃笑。推其心，是使全滇人之耳目而障塞之、心思而锢蔽之，并其才智聪明而蒙昧之，不驱千余万之同胞为异族之奴隶而不止。由是言之，云南之邮政不为输入文明之导线，而反为阻滞文明之祸胎。不知人民思想之发达，非专横压制可以遏其潮流。况压制于吾人者，断不能举而压制于外人。如法邮局之输入物品，彼官吏不惟不敢干涉，且望望然而去之。彼之输入者明知不利于云南，竟箝口而不敢声言。我之输入者，明知有益于云南，竟忍心而为此障物。是滇人民日趋于暗昧，大局日陷于倾危。而一般浅识者，卧榻酣睡，蠢蠢蠕蠕，毫无见闻。如是云南之开通，居于廿余省之后，云南之衰亡，必居于廿余省之先。内患压制之不已，外患侵略之频来，恐不待开通之日而即陷于衰亡之悲观。噫可慨矣，呜呼！以上五者之成败，均与邮政有密切之关系，法人既明目张胆设邮局于云南，是明明以云南为属地，而直接行使其佛兰西之主权。不待游巴黎之市，入博览之场，而始知锦绣山河、庄严气象之云南已变而为悲惨万状、暗淡无色一属地之云南。吾人有鉴于此，不能不筹抵制挽回之法。而其所以抵制所以挽回者，不外如左之条件。

（甲）促政府向法使交涉，须撤去在滇之法邮政局，以保持国体而挽回利权。

（前经滇督奏请饬外部与法使谈判，务撤去此局云云。旋因政府因循，事将终止。经今数月，未见如何表示。果滇督有心挽回，自当严重复奏，必求达目的而后已。）

（乙）滇省人民务须联络自治团体，力申禁例，无论何人不得与法邮政局交通。

倘政府不能强硬交涉，不能不适用本条之规定。何也？抵制美货之成例，全在人民势力之伸张。既非要求政府以为之保障，更非倚赖疆吏以为之后援。实而按之，以畏首畏尾之政府，绝不能以实力抵抗，往往因条约之构成既贡献于先，故不能抵制于后，明知失利权，不敢力争，恐惹起外交之冲突，以生意外之祸端。不知政府不能争者，惟国民之势力可以争之。即以专制国论，国民虽非最高之机关，而出以公共之团体，未始不可代表全国之舆论。既不能以间接手段，促政府挽回已失之利权，正可以直接行为，假群力以达最终之目的。

况我为主体，我不与彼交通，彼不能强我必与之交通。彼文明如法兰西，岂天赋之自由权而尚未之闻乎。我国与彼交通，我之行动自由也，虽神圣天皇，不能夺其自由之权。虽然，有当研究之问题，试分言之如下：（一）组织团体，须出以光明正大之行为，不得加以毫末之暴动，以自行破坏。（二）任外人怂恿、官吏压迫，必坚持不懈，镇静不摇，以达最后之目的。（三）须认明抵制外人，非反抗官吏。又系和平之方法，寓以强硬之手段。不惟不犯国家法纪，实以补助政府解释外交上困难之问题。（四）恐官吏为外人胁迫，不得不禁止人民抵制，以敷衍形式上之具文。倘稍有挫折，仍须锐意实行，不得中途解散。抱定以上之宗旨而进行，则提倡民气者在此，伸长民权者在此，即与法人势不两立而决胜于将来者亦在此，况我滇人民素具坚忍诚朴勇敢进取之心，苟联合团体，坚持主见，何患佛兰克不退避三舍哉。

第七章　云南之货币

中国货币问题，悬之数十年矣，群议纷纷，无从解决，即解决之，而未能实行。虽由于政体之不变更，法制之不完全，而实由于政府之不负责任故也。夫货币者，为财政上之枢纽，交通上之媒介，全国财产之所系，人民生命之所归。岂任其因循苟且，不亟亟推行改革，以挽国权之旁落，而解释损害之问题。呜呼，中国无货币之定制，不惟与各国之交换动形参差，赔款之偿还屡受亏折；而且对于本国之贸易，其货币亦未能流通，此万国环球所未尝经见者也。近年来整理币制，今日议奏，明日条陈。其铸造权仍未归于中央政府，以定适当之本位，为举国奉行之标准，进而收货币统一之效果也。夫国币既不统一，而廿余省自行改造，遂不能不纷然杂出，以应社会上之急需。在江、汉、津、粤诸地，为商业开达之区，不过为趋势所迫，而始有银币之发生。然形式之庞杂，体量之重轻，价格之低昂，皆已自为风气。而政府不能操纵之、管理之、限制之，任其消长变迁，置之不闻不问者，此其故何也？盖已成之货币，国家不能吸收，改良之新币，国家又不能鼓铸。漫无调查，不知供给需要之范围，流弊横生，防范无术，人心杂乱，世变无穷。举此货币一端，即见一国财政之紊

乱，已达于极点，而其它种种弊政，何待吾人之赘言。虽然，沿江各省，纵无完全国币之通行，而形式尚在，敷衍市场，究属内政之腐败，而并非丧失国权，以为外人之傀儡。惟吾云南之货币，除腾越方面适用英币外，而其它各地，皆非中国国定之货币，乃佛兰西实行之法币也。呜呼，以中国之臣民，而奉行外人之货币，则国权顿落，主体变更，已为法律所不许，天理所不容。而一般寡识者，犹信任法币牢不可破。不识大局，不恤国艰，甘为奴隶牛马而不顾，责以大义明言而不知。甚至本国货币之势力，反不如法币之流通，而其价格信用，均不敌法币之固定而坚牢。相沿已久，舍己从人，只知外币有如何之价值，内币有如何之瑕疵，而不知利权外溢，国体蒙污。浅视之为大辱之所在，深察之为大祸之所由生。不转瞬而云南之财政权，必为法人所占有。久之三迤人民渐为法化，大则租税之抽收，小则人民之交易，均非法币不能通行。夫无往而非法币，即无往而非法民，更无往而非法地。反客为主，大势趋然。此中央政府及滇中大吏所当速筹挽救之法，使人民知其利害，破其迷惑以维持国体，尊重主权，或能补救于万一者也。虽然，法币输入之原因，活动之机关，以及盛行之时代，推广之范围，不能不列举之，以为我滇省人民戒。又法币殖民之作用，吸收之利源，以及亡滇之惨状，殃国之祸心，不能不痛陈之，以为我中国前途忧。

第一节　法币输入之原因

法币输入内地，非由条约取得行使之特权，由商业上交通之便利，而为最先引导之阶梯。彼利用我政府人民之暗昧而直接输入，以侵夺利权。不闻朝野上下之干涉，是已默认为法币之通行，与内国货币有同一发生之效力也。呜呼，愚矣。考清法战争之先，藩篱未破，而滇省之金融机关，皆属累累之铸金（银块）。对于法币之名词，尚未之前闻。至法越交通以来，安南归为属地，根据于保护条约之结果，而通商开港，以夺海关税之全权。于是清政府起而抗议，遂惹起清法之战争。既而兵权之所至，即财政问题之发生，于是法兵入越，大获优胜，而通商之条约，卒以履行。当时法人经营之政策，基础甫定，事业繁增，此为法币交通之嚆矢。而我中国屏藩既失，隐患迭

生。既无强权以为外交之抵制，又无法律以束内部之精神。故法币输入，得寸则尺，得尺则丈。始而与南防边邑为往来交际之市场，继而生国际上之贸易，难保无经济上之竞争。由是着着进步，门户洞开，法货币之直输内地，已认为正当之举，而无顾忌之忧。使当日疆臣明白大体，洞悉外情，亟应立开谈判，以生国际上之问题，则法人虽诈，而断不敢为横暴之居心。无如官绅顽固，不悉外交，任法币之长驱直入，漠不关心。最初以少数之流行，浅见者犹视为玩物，而不知将来之祸胎。虽有一二明达之士，知其不利于己者，则又藐其少数，而以太仓一粟、九牛一毛例之。此皆知有内，而不知有外，能见浅而不能见深。换言之，即无法律之思想有以主持之，故无权利之思想，有以竞争之也。吁可慨矣。

第二节　法币活动之机关

自广州湾之租借成，而根据于南清之势力，日益巩固而不能动摇。添筑炮台，屯驻兵员，凡关于保护军备之行为，即实行其扩充工商之政策。安南东京，坐护雄图。经历任总督筹划之方略，而谋种种活动之机关。至都梅氏握其事权，遂施积极主义，括数年来蓄聚之财资，以为孤注之一掷。欲使外资输入云南，先占主人翁之地位。出其伟大之魔力，以奖励工商业，使其蒸蒸日上，亟亟进行，随铁道之势力以伸张一时经济界之状态，遂敏活流畅，日见其发达而无止机。故滇越铁道之预算，由彼政府支法币一千二百五十万佛兰。约至路成后，得七千六百万佛兰息银之时期。则其赔还七十五年间之租借钱，每年三百万佛兰，仍责取之于属地（安南）之政府。又千九百五年八月，滇越铁道公司要求法政府，谓此路必欲速成，则其多数之资本，必待于属地印度支那政府之接济。于是东京总督，年以八百万佛兰交付公司。至一千九百六年八月，公司仍请求属地政府之补助。卒迫于舆论之难逃，而又出若干资本，以助滇越之路工。统而计之，安南东京之公债，凡达二万万佛兰。而人民不病匮乏，政府勇于提倡。足见属地之金融现象，已膨胀恢宏，无从位置。欲贯注于云南土地，不能不支配于滇越公司，欲于云南内地大遂其殖民之希望，不能不以财政基础，深植于势力之范围。法币之充入，其害曷可胜言。在今日为商

业界之资金，他日必为灭人国之利器。此其理固浅而明，而其计实惨而毒也。嗟呼，安南既为属地之利薮，已早成一金融之机关。有机关之行使，即有移转之权能。安南对于云南之布置，而亟求其货币之流通。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固已操之有法，而应之无穷也。更有进者，法政府之中央财政权，直接于安南而间接于云南者，又不啻取之中府藏之外府也。法币之问题，此吾人所当惊心注目而无疏忽于其间也。

第三节　法币盛行之时代

呜呼，云南自蒙邑开关以来，商品林立，而经济之变态，遂日趋于外国之金融，而倚为商业上生存之数据、贸易中交换之媒介也。由香港经安南输入之物品，如棉纱、石油、布匹等项，灌注于云南全省。寡识者以为供给之必要，而绝无利害动其心。不知法人之倾向，悉狂热于领土之扩张，不能不倾囊倒箧，以谋经济界之发展。即使将来商埠竞争，彼已先入为主，垄断独登，可以压倒群雄，别开生面，何难执牛耳而称霸权。而一般内地之商民，不知大厦将倾，狂潮将至，犹梦生醉死，祷祝法币之通行，未知其居心何等也。虽然，商人者以营利为目的，以信用为依归，苟有利之可图，无地而非争逐之薮；有可信之事业，无往而非利用之场。有法币之潮涌而来，无怪我商民之欢迎不已。久之操法币以为转圜，遂视为身心性命之不可夺。习与俱化，日久则忘，几不知我中国尚有一正当行使之国币在也。彼虽划一其价格，而我失其重轻；彼虽平均其质分，而我形其参差。是当改良进步，以求圜法之整齐，又安得因噎废食，遂抛弃其本国之货币，而崇奉外人之政策乎。数年前法人施其敏活之手段，利用吾滇之大商，印刷无数纸币，欲于滇省发行。且嘱其于各方面运动，务求普及而畅销。势必吸滇人之髓、剥滇人之膏，不使其精华耗竭立枯而死者必不止也。吾人得其消息，立即函电交驰，阻止进行。幸大商惧而寝其谋，事遂中止。否则任其经营，使法人展其傀儡之政策，输入【无】价格之纸票，以兑换我有价值之金钱。漏卮日大，民力难支，未知其伊于胡底。盖彼之用心所在，以滇越铁路之工程浩大，费用不赀，遂狡焉思启，欲以一纸之空文，即化为路工之实费。不知路工之

行使，直接于贸易之市场，久之铁路告成，彼大获其实惠，而我滇中穷民，惟有空存故纸，仰屋咨嗟。必演出南北美之战争，及普法战争后滥行纸币之怪状，有载币一车，而不能购取一物之结果。滇民何罪，而堕于危险之机谋。况不止此也，路工出自滇民，路资出自滇产，而路权则属之外人。不啻以滇民为鱼肉，而犹借滇民之脂膏，以为烹调之资料，仅足供封豕豺狼之一饱而已。然而诡计虽未实行，恐彼一发不中，犹伏将来之祸根。当如何防范，如何维持，如何改造本国之货币，以坚平日商民之信用，此其责任在吾人之负担，而不徒责之于一般之人民也。特有一困难之问题以待解决，近年来，法币盛行，几于蔓延全省，有病入膏肓之势，而不知其所以诊疗。一般贤士大夫，又耳无闻目无睹，悠忽以待，漫不经心，并不闻有挽回权利之一策。虽省城设有龙元一局，更不闻推行尽利，普及全滇，使外人不得插足以破坏我财政之全权。而疆臣大吏每借口于交通之不便，不能搬运一制造之机器，时时仰给邻省，则多方障碍，迟滞因循，供给之数，不能应需要之场，无怪商人之弃我而就彼也。强暴之虎狼谁引，渊丛之鱼雀谁驱，有不能辞其过而谢其责者。前途甚远，后患方殷。愿滇吏滇绅，其亦思之。

第四节　法币推广之范围

一国之货币必有一国行使之范围，国力之所及，即财力之所至，而断不能滥施权力，以越出法定之范围。货币者国币也，甲国之币滥行于乙国之领土，是侵犯乙国之主权。法币流于中国之云南，且弥漫于市场，通行于商界。不闻生国际之交涉，使法人高枕无忧，而公然平稳以进行之。试问世界各国，无论金本位国如英、德、俄、美、日、奥及西班牙、意大利、白耳义（比利时）、和兰、瑞士、葡萄牙、丹麦、瑞典、诺威，银本位国如秘鲁、墨西哥、菲律宾、波斯等国，有以本国之货币而强横行使于他国之土地乎。中国容纳各国之货币，几散于各省之区域，而为万国之相场（即市场）。虽然，未有如法兰西之行使货币，始而随商业之势力以增进，继而挟殖民之性质以俱来，恐彼之商力膨胀，商权扩展，其遗害于吾滇者匪浅。况彼得于云南、广西两省之首府，及云南之蒙自、蛮耗，广西之龙州，货物出

人，税额减少。输入中国者，照普通关税减十分之三，输出者减十分之四。种种获利，不亚英人由缅甸侵入南清之势力。千八百九十五年，法公使与吾国改正条约，吾政府许割上部湄江之东岸为法领土，更开放思茅等处。又占领广州湾后，吾政府无力抵制，更允海南岛及东京边境，并两广、云南不得租借或让与他国云云。未几条约甫定，而法币之行使，如疾风骤雨而来。凡商力、商权所至之处，即法币势力所到之处。将来南清一带，如云南之临安、蒙自、思茅等处，首当其冲。进而蔓及全滇，推之贵州之安顺、贵阳、遵义各地，已附属于云南、四川之一部，而早入法人囊括之中。自黔江流域以达于四川之涪江，法人势力，由涪江流域而下，以连跨于四川、贵州、湖北三省，以从事于海外之贸易。如涪州一邑扼涪江之门户，握通商之要区，以及重庆为四川之咽喉，据江子讧之上流者，法人无不野心勃勃，以通商贸易之作用，而出其长爪巨臂，欲争取一脔以尝之。至广西更为其势力圈之所束，如桂林、梧州、南宁、龙州诸处，无一不在吞灭之中。如是则法币惭推渐广，恐南清流域凡足迹所至之区，即法币通行之地。状其态，如太仓之粟，恒河之沙，有不可限量其额数之多寡，即不能预算其所获之利权。法币者可代表各国之外资，而先受其祸者惟云南。云南者为各省之屏障，而蔓延其祸者在将来。此为吾人所动魄惊心，而不能不为卧薪尝胆之忧也。

第五节　法币殖民之作用

法兰西以云南为殖民地之看待，欲得云南以保护安南之领地，吾屡言之而不待赘述矣。夫殖民者，所以发展母国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势力，以增进其富力者也。英国以伟大国力，领有印度，为一般识者所公认。且欲其安全而统治之，因占有地中海、红海，及波斯湾沿岸为其领土。又力争杜兰斯哇之土地，以为保护印度之版图计。盖恐埃及与喜望峰殖民地之连锁断绝，故虽飞石小壤竭力经营，以认为交通线之必要。不啻法兰西之用心，必占领云南，以保护印度支那，而连贯粤西，以扼其交通点之要冲。夫法人既投绝大之资本于云南，以开发富源吸取利益，为经济上种种之行动。又不啻列强对于香港、印度、锡兰、瓜哇、埃及、马来亚及菲律宾群岛之作用。换言之，为经济的

殖民之政策是也。欲巩固殖民之基础，不能不投莫大之经费。欲使经费之充溢，不能不先使货币之流通。以政策论，如大敌之有先锋，宾主之有媒介是也。以手段论，欲取之必先予之，欲收之必先放之，如猎之纵犬、渔之垂饵是也。以实力言，斯财政为万政之母，有经济然后有事业，有事业然后殖民之政策乃能施，殖民之手段乃能用。法币之输入云南，正不啻先锋与媒介交至，猛犬与甘饵并施，以待为敌为宾猎者渔者之从容而来。或侵略之、攘夺之，或搜索之、善取之，以囊括席卷而去。然后知劲敌之横施，喧宾之夺主，无非饱其猎食渔利之欲望，而始悟法人之善藏其锋，善遣其介，善用其犬，善施其饵。痛悔当日者不破其锋、逐其介、搏其犬、碎其饵，俾其政策之不能用，手段之不能施，如是者岂不幸甚。然而失之于先，徒悔之于后，则又晚矣。夫有心时局之士，见今日法币之通行，无论激烈者见之为雄锋，为庞犬，和平者见之为良媒，为香饵，要皆为殖民上之利用以遂其灭人国人种之祸心。嗟乎，法币之行使，以高屋建瓴之势，而寓裂山倒海之功，以财政之力更胜于兵队也。握财政以亡人国者，其祸之成也缓而渐；举兵队以亡人国者，其势之来也猛而烈。猛者易防，而缓者不及知也。由是观之，法币之解决，名媒介也而实先锋，名渔饵也而实猎犬，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夫各国殖民之倾向，皆趋重于经济之方面。不独法兰西对于云南之作用如是，即欧洲列强之对于中国及各殖民地之作用而皆如是。

第六节　法币吸收之利源

呜呼，欲知法币对于云南之收益，不可不知中国金银出入之统计，尤不可不知云南蒙自输入法币之总额。据前年调查，中国金银输出入之总数共达六千七百六十一万九千八百七十两，输入者仅二千六百四十三万四千八十二两，输出者达于四千百十八万五千七百八十八两。似此出倍于入，尽人皆知，有不可掩饰之情形。至输出入之路线，不外由北清、中部支那及外国诸港间。而福建、广东各港，为金融之中心点。由南清、香港之输出者，约千九百万两。而云南蒙自内地，自安南东京输入之法币，每岁约二百万两。以云南全省收入约四百万两计之，而以法币二百万两之集注于云南，已占公经济收入之半

数。且频年累月，有进无已。近数年来，法币之充满流动，几遍于全滇。恐千余万之同胞，迫于生活问题之研究〔艰窘〕，难免不束缚于法人经济范围之中。然此滇越路事尚未告成，云南商埠犹待扩张。不知五年后云南之现象，有言之而不忍言者矣。就法人之方面观之，岁以数百万之外资，以为商业政策之利用，而又加以贸易上之保护，金融上之流通。于不知不觉之中，而吾填之膏血尽矣。夫滇民受层层之损害，以开彼种种之利源。俟七府矿产之开采，恐二百万之佛兰，尚不敷临时增加之费用。其隆兴公司之股金，法人占三千余万之大多数。恐将来弥漫磅礴于云南者，皆法币也。夫法币之输入，其吸收之利益，有不可令人思议者。但以吾人之意计，法人对于矿产之收益，不至洞老山空不止也。对于铁道事业，及一切物产之收益，不使我财尽民穷不已也。最有甚者，他日必以商业贮蓄等银行之变例，诱我以中法银行之创设。而改其名称施其惯伎，似不能不演出华俄银行之恶剧，用人行政，悉归掌握。而其中操纵变幻之深谋，断非我疏略苟且之手段所能驾驭。将来法币之发行，无须我政府之认可，而即以此银行为运转之机关。则凡预金支金之出纳，皆无在不归于银行。如吾滇之善后厘金等局所，几失其效力，而无独立之权衡。此非吾人过激之言，乃就时势以为警告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今日实有近忧，并非远虑。吾滇人其知之否耶。

第七节　法币亡滇之惨状

自列强抱帝国主义，跋扈横行于世界，遂演出无数亡人国之奇策新术。而寓武力于和平，张国权于领土者，无日不研究温和派之侵略主义为唯一无二之利器。而其最先之着手，无不握保护国之经济命脉，归于支配管理之下，而活动其本国之财源。如英之属地者四十有八，而英先令即充满于印度、香港等之要区。德有属地者八，而德马克即输入胶州湾之各埠岸。俄有属地者三，而俄卢布即行使于波兰、芬兰之各领地。其它属意大利、奥大利、匈牙利之属地者各二，属荷兰、丁抹、西班牙之属地者各三，属葡萄牙之属地者九，均无不输入本国之货币，以为投资之事业，而吸收其利益，采取其利源。法之属地者三十有八，而多数之佛兰，即遍行于印度、支那之境内，近年

来，且波及于第二印度支那之云南。不知母国富而属地衰，诸强国富而各属地亡，此其理有断然而无疑者。夫欲知法人亡滇之惨状，不可不知法人亡越之悲观。欲知亡滇之导线，不可不知亡越之先声。亡越者先之以教师，亡滇者导之以铁路，此为一般识者所公认。不知法领安南，既整顿圜法于先，即重加租税于后。除田土、人口、屋居、市廛、船户、契券诸税外，又别设名目，如所谓渡头税、生死税、人事税、商贾税、盐酒税，以及工艺税、地产、烟田税，并一切公局私局等税。今日银行所发之货币，明日即为政府所吸收。百计经营，万端苛索，惨酷至此，暗无天日。而越民束手待毙，久无生气，法人又唆无赖者，以之搜索侦探；为虎作伥，如蜂就蜜，如蚁慕膻，闻风骤至，无隙不搜，必使越人无漏网之鱼而后止。由是观之，法币之周流于其间，如吾所谓渔之垂饵，猎之纵犬，无二理也。呜呼，第二印度支那之云南，万不能不蹈此覆辙者何也？就吾滇之现象论之，恐全滇之商贾，费毕生经营惨淡之苦心，所得之若干佛兰者，难免不遭阴险惨毒之伎俩，一搜索而空之。久之数十州县，膏血全枯，三迤人民，饥寒满道，如是则云南安得不亡。盖法人以亡安南者亡云南，吾人即以哭云南者哭中国。免死狐悲，唇亡齿寒，请再观将来之云南。

第八节　法币殃国之祸心

世界独立各国，无非有主权，然后有行政，有行政然后有机关。除军务、内务、外务与司法诸行政外，则财务行政尚焉。财政者，又以货币为必要之所需。一国之货币，既关乎一国之政体，一国政体之破坏，即一国主权之衰亡。法货币既行使中国之云南，即法国财务行政之权力，足以支配中国之云南。既足以支配云南者，即足以支配南清各省。南清各省既蒙其危害，则全国即受其影飨。有一国完全之政体，乃成一国独立之主权。岂法币遗祸于南清，而北清诸省尚得谓为完全乎？失完全之作用，即失独立之机关。况列强既抱均势之主义，唱对等之权利。有法币以网罗南清，安知无英、德、日、俄诸国，引为口实，各出其本国货币，以各认其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借横暴之强权，以流动而充满乎？法为祸首，唤起群雄，尾而从之，仿而行之。一时祸端，一发不可复遏，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可扑灭之

乎。自广义言之，中国为列强经济界之舞台；自狭义言之，又为各国货币厂汇合之焦点。由此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以吾国大势之所趋，恐南北洋及湖广等省之货币制造局，皆为彼之势力所融化而消灭之。不难以汇丰、德华等银行进而夺我中央政府之度支部财政处之机关。吾非危言以恐吓之，乃时之所趋，势必成之，形之所至，影即随之。月晕知风，础润知雨，此吾辈所当思患而预防者也。

以上列举法币而不言及英币者何哉？以现势观之，则法势远过于英，痛陈法币之利害，即可以代表英币之祸机。又从来言币制者，多称某国之货币，断不能言某省之货币，以其为国币非省币也。盖货币统一之制度，非国不足以代表统一之名词。是篇言云南货币，而不言中国货币者，以云南行使法币既成为非常之怪象，不能不设一特别之名词以状之。吾人既解释之，必当有以挽回之。试列举挽回之法，以待有心时局者之一鉴。

第一　设立银行及制币局

云南数年来唱银行之创设，已闻之熟矣。而何以徘徊观望，卒未实行。吾亦知政体不能改良，即财务不能整理。不独云南财政困乏，不能举行新政。即川、鄂、闽、粤、江、浙诸省，亦何莫不然。惟是必待预算决算及会计检查之实行，乃举行一切之新政，恐中央法令尚未颁布，而时机不待，则中国已就亡矣。如云南倡设银行之议，本为铁路公司之所迫，乃有此纸上之空谈。但知设银行以速路工，为救目前之危急，不知设银行以蓄货币，为拔将来之祸胎，实一举而两得矣。夫银行之外，当设制币局，以应要需。先集三迤之大绅富商，纠合资本，又由官款提出若干，呈请滇督分别奏准商办银行及官立制币局，立即购买机器，仿湖北货币厂办法。不惟铁路公司赖以成立，即法币亦可递减。除由滇督奏咨度支部财政处立案开办外，并奏请速饬外部与法使严重交涉，力陈法币侵害本国主权，及攘夺中央财政权，务望订立新约，以收回利权。其重要之点，除自订约之日起，嗣后不许法币输入云南内地，以侵犯国权，对于云南现在流通之法币，应酌以若干时日，由本银行递收递减，该法领事不得留难阻止。即一面由制币局之金融机关镕化法式，改造本国货币，以挽利权而塞漏卮，并以纾云南财政上之困难。而种种新政，亦可次第酌施。更一面提倡贮

蓄银行，使个人之资产日渐流通，而地方之财源亦得涵养。迨基本金之确定，预金之发达，其势力逐惭扩充，由银行商请制币局，再印刷纸币铜元，以为补助之机关。久之信用日深，事业稳固，则一切兴业等公债，亦可募集。由此设立模范工场，振兴实业，则全滇富强之基即在于此。俟国家之币制改良，确定本位，全国一律推行后，则不过奉行法令，无须另起炉灶，临时仓皇。虽然，开办银行制造货币，荦荦两端，固非仓猝可以就绪，然断非百年乃能成功。惟在滇吏实心举办，一面速派学生来东学习，限以两年卒业，学成回滇，自不倚赖外人；一面开导绅商，以银行之不设，则利国济民之道失。果设之，则人民无多藏之锢蔽，货财有流转之生机。亟宜纠集资金，预备着手开办，务使竭力扩充，规模宏大。合全滇财力，能吸收容纳商埠上之资金，则外人即无从侵入。否则商埠繁盛，外资麇集，无论各国货币皆布满全滇，则千头万绪，更难补救于将来。而吾滇商人，不惟无插足之区，恐欲望其肩背而不得。祸切眉睫，非可空言徒托，再事因循，是在我滇人之如何筹划耳。至造币为国家事业，设法筹款，用人行政，全在疆吏之提倡。其他制造布置诸法，虽有鄂省可以仿行，然亦不能不略知底缊。试举美国专使精琪氏，所拟中国圜法十六条，而略采其适用者录之以备参考。又关于纸币之要点，亦并论之，以供采择。

（甲）银币

（一）中国货币，自应以银币为本位正货，各省自当遵行。

（二）本位正货之银币，其款式重量，均当划一，当与美之五十仙，英之二先令，俄之一卢布，法之二佛兰半，德之二马克，日之一元略相等。

（三）除本位银币外，另铸补助小币，分为七种：（一）半元，（二）四分元之一，（三）五分元之一（四）十分元之一，（五）二十分元之一，（六）五十分元之一，（七）百分元之一（其它千分元之一，临时再酌）。其原料自本位一元至十分元之一，则以银铸之。至二十分元之一以下，则以白铜、黄铜、红铜，分别铸之。

（四）倘别定本位金币正货，为银币价格之标准。其价即如美之五十仙，英之二先等（此条现不适用）。

（五）铸造银铜等币，应得利益，即存之以为将来吸收金银之资本。

（六）新币发行后，凡公私债务，皆以新币完纳，并依国家所定之价格为准。

（七）新案之实施，当有次第，先限五年内通行于各口岸（单就一省言，立即可以通行）。其余内地，亦逐渐实力施行，以速为贵。

（八）开设国立银行，当发行纸币，与正货相辅而行。

以上十六条内，仅录八条。其余八条，系论金本位之创设，与国际上之汇兑（指赔款）均属中央政府之权限，非一行省可以施行，故略之。惟吾人对于货币略有意见，仍录之，以补不足。（一）制造银币，杂以铜质，须有一定标准，不得上下其手，以杜流弊；（二）银币花纹款式，暂仿湖北制法，俟中央金融机关完备，再随时改归一律；（三）全省关税钱粮，及市场贸易，均一体准用银元。

（乙）纸币

考各国币制，正货由政府制造而不由银行，纸币由银行（指国家银行）制造而不由政府。以政府发行纸币，恐国家以其无利子而得正货之用，不免于滥发。则纸币之价日落，而人民争趋兑换正货，政府又无正货之准备，则于财政经济上甚为危险。故纸币者赖国家之信用，以为行使之权利，虽由银行发行，而由政府严重以监督之。惟中国国情，尚有不适宜者何也。使各行省设立商办银行，既非国家银行性质，而其资本信用，又未能确定，恐不能到底坚持。故纸币之发行，仍不能不由官立制币局制造，转由该银市发市。但纸币须有一定款式，必由政府颁布各省遵行。特是官吏与银行关系，必由督抚奏设专条，严格取缔，以防官商之通融舞弊。而其创办之始，纸币不能超过正货，以杜滥发之弊，恐失信人民，此后不能再图振作。如广东发行纸币之始，不过百余万元之定额，旋当随时酌加，将达二百万元之数。如我云南社会生活之状况，商贾贸易之情形，固远逊于广东，而发行之始，断不可贸然从事。但纸币者，代表正货之流通，以便往来之周转，其纸币多寡之定额，当以正货之多寡为断，正货多寡之定额，但期以流转全省为断。迨正货之根基稳固，而纸币有时超过正货之定额者，亦无害于社会及国家。虽然，因时制宜，愿当道一筹之。

第二　设立商会及调查局

欧美各国及中国沿江各省，皆无不设立商会，以求商业之进步、商权之扩张，随现时之潮流以争竞。云南商业幼稚，尤不能不联络团体，合群策群力以抵制外人侵略之方针。拟由省城设立总商会，各府州县设立分会，以联合一气，使商界消息之灵通。而又集合绝大资本，创立各种公司，以为将来商埠中树独立之旗，不失为主人翁之位置。对于法币之问题，正可由总商会提出议案，公布全省商民。俟若干年法币递减，概归制币局改造后，凡三迤商民，不许擅用法币，以破坏大局，及不得秘密窃用，以媚外人，而伤主权。再严定自治处分规则，呈请总督存案一体施行。若调查局，尤关货币上之必要。无论何国，均设货币调查局，凡各国各埠货币价格之涨落，无一不在调查之中。滇省设此机关，不徒调查价格之变迁，尤当注意法币输出入之总额有无增减，及人民有无窃用等弊；并全省每年，究需若干银元，始能周转，均归该局调查。惟是商会之组织，概由绅商联络而成，只须总督之认可。而调查局之成立，必须官商参半，始有权力，以应事机。又须多设分局，互相纠察，以资利用。至随时变通之处，有非吾人所能预定者也。

吾人对于法币问题，再三研究，不惜口敝唇焦，以警告我全滇父老及全国人民。苟能信吾言，以救吾滇者救吾国，则即幸甚。苟不信吾言，仍放弃权利，不负责任，以听法人之种种经营，是亡吾滇者亡吾国。吾惟有汪洋流涕作沧瞑之怒潮涌也，吾惟有浩叹咨嗟，望南滇之惨云飞也。吁，可慨矣。（下略）

日法协约问题（八号）

击椎生

英法协约成于前，而云南瓜分之局定。日法协约随于后，而云南实行瓜分之祸急。呜呼，东北战云，不转瞬布于西南，此吾人思之而心为之痛，胆为之裂，知我云南灭亡之日至，中国全局分割之势成。我四万万同胞其知之否耶。回思庚子之约，称某省不得割让某国者，谓记其符号为己物也。英法协约而注意于军事者，谓剖其分量以平争



也。而于此约则明目张胆，悍然不顾，不再问其符号而取得之，不再等其分量而割烹之。但望其操刀霍霍，截取以去，不容第三者之染指于鼎也。观协约之条文，“日法两国同盟之目的，共保清国领土及清国独立并保护各国在支那之商业”云云。嗟乎，保护我国家之领土，不出我国权之范围。数千年来独立之资格，望谁保之而谁护之。彼之宣言，以被保护之等级待我，直削其独立之全权，而着手于实行之分割。狼心狼子，显然暴露。在庸人孺子，而亦知其势之所必然。至各国之商业，及于支那境内，我自有保护之权责，何需第三国之插入其间。日法之举动，明明夺我保护他国之主权，不啻倾倒我政府，以占领最高之地位，而执行国政之机关。曷观数年前，日本唱东亚和平主义，岂不曰保韩国领土，及韩国独立云云。未几日俄战后，而朝鲜之内政外交，无一不归日廷之掌握。今则临之以兵，加之以威，驱韩皇之让位，玩孺子于股掌，不顾天下后世之痛骂。使一般寡识者，知保全东亚和平之口头禅，无非掩饰外人之耳目，而观其最后之结果，仍不外侵略政策，显露其亡人家国之祸心。呜呼，日本演此惨酷之活剧，亦足以警中国冥顽之政府，使股为之栗，胆为之寒，大有兔死狐悲之戚，而惴惴然如蹈冰渊。可知保韩国者灭韩国也，施之于韩国之手段，举而加之于我。我既不甘心韩国之覆辙，即当以韩国之惨状为前提。如象形撮影，可借镜以返观；鸿爪留痕，无丝毫之或爽。祸切燃眉，尚得袖手作局外观乎。更有甚者，制韩国死命者惟一国，制我之死命者出于东西之列强。而日法协约之动机，则已号召群雄，操戈而起，以我东方老大帝国为众矢之的。而鸣金击鼓，催万弩之齐发，为瓜分之导火线而已。“日法两国之主权保护权，并领土占有权，如在清国诸地方之秩序，两国互守平和主义，不得侵害。”日法之主权保护权，其出以正当行为，而施及于中国者，不过限于日法公使之有治外权，得代表本国主权以保护日法在中国之臣民。而此条文之意义，不在乎此耳。观其主权保护权之行使，一则曰在清国诸地方之秩序，是明明不专指治外权而言；欲统清国之臣民，而亦保护之。再则曰两国互守平和主义，不得侵害，明明谓他日分割支那土地，彼此不得侵越疆界云云。此主权保护权之范围为最广也。至彼之领土占有权，而在于中国地方者，明明以满洲福建属之日、以滇桂等省属之

法。异日按图索骥，平和瓜分，断无意外之战争。更有进者，“日法以亚细亚大陆之位置，而亦以保持领土权为必要”，是又注意于朝鲜安南之势力，彼此无牵带之发生。“日本对于法领印度支那之关系，及缔结通商条约之商议，他日有互相让与之权”。日之于北清，法之于南清，本风马牛不相涉，而其所以亟亟调停者，为诸强国之大势使然，各求其达圆满之目的而已。故法人不独占领云南，直欲北出黔中，以窥两湖，东下盘江，而侵两粤。日本尽其力之所至，恐占领浙闽以外，有侵入印度支那者，则何乐而不让与法人。法人有侵入闽海者，又何乐而不让与日本。惟各图其权利之便宜，先定以双方对等之条文。此瓜分条约例外之规定，以补原则之所不及也。而察其协约之内容，法为主动，日为被动。日本扩充东亚霸权，正乐与此强者为伍，以伸张国际上之威权，而先取一脔以尝之。法亟欲进取云南，恐日人以扰乱东亚和平宗旨而干涉之，故出以狡捷活敏之手腕，以免列强均势之争纷。故法人积极进行，垂涎已久，即欲取割烹之肉而下咽之，其政策常出于主动。近闻日俄协约之将成，日之联俄必先联法，得其势而利用之，故手段常出于被动。无论主动被动，总之此约成而全局为之瓦解，国势已不堪言。莽莽神州，河山破碎，茫茫大陆，土地分崩。此庸夫愚妇皆能逆睹而预知者。中国亡云南必先亡，云南亡而廿余省必与之偕亡。藩篱溃决，堂奥莫保，腹心之患已入膏肓。而麻木不仁者，犹曰法兵未至，吾何忧；此不过普通协约，为外交上惯行之政策，吾何惧。若是者，势必兵临城下，以刀斧加其颈，鞭挞临于前，乃知法人果取云南之不诬也。是时战云密布，一发危机，在若辈仓皇失措，惟一死以谢国家。殊不知一二人之头颅，万不足偿云南之代价。而其所以身受其惨亲罹其祸者，惟我云南之同胞。呜呼，我云南何不幸而遭此！

夫协约之宗旨亦甚广矣。为经济上之协约，为工商上之协约，吾人皆置之于不问。独此日法协约之告成，有令人可惊可怪，而不能不为之悚然惧、悄然悲者，南北清之大势已去，滇人民之死期将临。而中国朝野上下，犹梦生醉死于东亚和平主义，而恬不为怪。曷观近年来之列强政策，而知竞争激烈之进步，如风驰霆击，海沸山崩，有一发不可复遏之势。如英防俄得蒙古，独占中央亚细亚之势力，南下侵

入印度，虎视太平洋。日为俄势所逼，既决心于死战，又恐法之助俄，不得不联英以抗法，于是而有日英同盟之结果。俄法知亚陆风云日日变色，见日英亲密，大不利于己者，乃不能不筹抵制之法，于是而有俄法同盟之结果。当日外交界之状态，显为急进派、温和派之区分。而其相猜相忌、相妒相防之种种牵制，有以障碍其间，乃使奄奄病国，得以苟延残喘者，正赖此耳。不转瞬而有英法之协约，未几而有日法之协约。此后接踵而起者，日俄协约之已成，露英协约之将就。前此之温和派，变而为急进派；相猜相妒之观念，变而为相友相爱之真情。异日者，各国不费一兵不折一矢，实行破产主义之宣告。竞合多数债权者，皆畅然酣然，各得其公平之满足。吾恐斯拉夫民族，蟠踞北满洲，并席卷伊犁新疆一带；大和民族占有南满洲及福建等省；英之于长江川藏；法之于滇黔及两广；德之于山东胶济间，皆各据为领土。使我四万万国民如沙虫牛马之栖息于其间，此事所必至，而理有固然。虽然，已失之事机不问，而后起之祸患方殷。吾人默观大局，敢一言以断之，瓜分云南则自英法协约始，瓜分云南以瓜分中国者，则自日法协约始。

日本自甲午以来，知我之深，防我之严，非列国所可比。其对我之方针，弛之以使怀，张之以使畏，若严兄之驭弱弟，若异母之抚前子。恶之也而故若爱之，压之也而故若纵之，时而提携之，时而制限之。观近今之政策而益明矣。夫种种外交举动，公然为战后经营，以扩充东方之势力。观其废韩皇之恶剧，未始非瓜分中国之先机。不问第三国之干预，未始非两协约之奥援。东亚霸权竟归于手，我中国其醒焉否耶。自法人一面观察之，铁路将成，祸机已熟，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其解剖也听之，烹调也听之。彼窥北清之大局，既解决其均势之问题，而瓜分南清宁为祸首。既不遭万国之物议，而又获先取之特权，法之所为用心者在此。故日法一约，谓为割取云南之特约可也；谓为均分中国之密约可也；谓为我云南生死关头之警告可也；谓为我中国存亡问题之判词可也。海内志士，奔走泣号，而政府塞耳不闻者如故；外交刺激，神出鬼没，而滇吏盲若不睹者如故。吾知战端一发，滇其为首。无他国出一调和，又无政府实力保护。吾愿我千余万同胞以日法一约为亡滇之纪念物，刻骨铭心，永矢弗忘，卧薪尝

胆，切齿痛心。以数年养精蓄锐之气，为将来杀敌致果之功。今日者我滇人勿放弃责任，勿坐昧先机，勿倚赖官僚，勿自伤同类。当急起直追而从事于军事、教育、工、商、路、矿等政，不待滇吏之提倡，而兴起以从之。彼虽有金石协约，而终无损我之毫末也。呜呼，我滇人其猛醒之。呜呼，我滇人其猛醒之。

于教案上观察中国之裁判权（九号）

庄　和

中西互市以来，基督教徒遍中夏，而教案以起。主教、司铎、教士，往往以传教之职，干涉裁判。或威当道以谈判，或媚当道以国交。甚或愚弄当道以斗酒只鸡，联为亲戚，结为兄弟，引为朋侪。一遇民教相争之案，被其威则不敢不屈吾民，被其媚则不得不屈吾民，更被其愚弄而不可不屈吾民矣。由后之二说以屈吾民者，则其罪在当道之不明不正，而其责固不可逭。而由前之一说以屈吾民者，则其罪不能尽归于当道，而只恨吾国法律思想之不发达，而致有陷于今日之况也。吾闻夫一般国民之论曰，吾中国之教案之纷纭也非他，以吾国无治外法权故耳。吁，此即吾国民法律思想之不发达之佐证欤。夫国际团体中，其有治外法权者，惟少数之人而已。一君主，二公使，三领事，四军队，五军舰，六教皇。非此六者，则无论何人，居于本国，必守本国之法，旅居外国，必守外国之法。盖属地主义，万国采之。入其版图，即负有服其法律之义务。而吾中国今日，其所以法律之效力不能及于外人者，领事裁判权之不复之故也。夫所谓领事裁判权者，简言之得别为二：其一则外国之人，在中国犯法，中国官吏无裁判之权，必列其罪状，执送其人，移交于其国之领事。其降罚之轻重，一从其领事意思而已。其二则外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互相涉讼，亦不归地方官审判，而同赴于其国领事驻扎之地，上禀陈词。其显者如上海之会审公堂，以外国领事及吾国委员组织之。其所主者，则华洋人民互相涉讼之事件也。至于其敝，凡租界以内，华民与华民兴讼，而亦不投诉官府，悉于会审公堂直诉之。盖租界以内，吾国之主权所不及，虽华民与华民起讼，而亦不投诉于官府者，非无故也。据



此以论，则领事裁判权者，其势力范围，只及于租界以内，而其效力之及于人者，亦惟旅居之外人，与华洋互讼之当事人及租界以内住居之华人而已。若领事裁判权所不及之地，自通都大邑，以至穷乡僻壤，一尺一寸，皆吾领土，即崇吾主权，虽天主耶稣教堂，星罗基布，而吾国之主权自若。其一切传教之西人，不受吾节制者，不过一条约之效力耳。奉教之民，则终一吾民而已，崇奉宗教，厥惟其心，而断无一人礼拜之堂，而即能取得西籍，甚或当处以特别之待遇者。是则衮衮诸公，狼狈媚外之咎，而将驱吾国民悉奉西教，乃足以尽吾当道为国抚民之能事也。夫主教、司铎、教士辈，于国际法上之地位，吾亦不能不略贡一言。能解乎此，则教民之仍为国民，仍服主权，不待辨而可决矣。不观夫君主以下之六等人乎，其于国际法上，享优待之权利者，盖为其代表全国，与达行政上完全之目的也。故称其权曰治外法权。不服外国之裁判，不服外国之警察，不纳外国之关税，不遵外国一切之法律命令，而各行其自由。彼教皇者，虽同有其权，不过亦根本于欧西历史，而初无研究之价值矣。主教、司铎、教士辈，其职务虽统于教皇而无其尊，其于君主、公使、领事、军队、军舰之列，又格乎其不入。顾其热心宗教，奉行慈善，以劝人悔过为目的，无论行之何国，其主国家者，皆有保护之义务焉，而治外法权，则不能旁及于若人之身分也。然反观吾国，内地多数之主教、司铎、教士等，皆有会同官吏主盟交涉之权力，此实基于条约之理由。凡内地不设领事之域，得以主教等为直接交涉之主体，而要为吾国特有之例，非国际法上之原则也。然其权虽广，而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之二项，则终不能及。惟其无治外法权也，故主教、司铎、教士仍当服吾国法，服吾警察，纳吾关税，遵吾一切之法律命令，而不能放任自由。而又惜吾国之领事裁判权之丧失也，彼主教、司铎、教士辈，又仅于纳吾关税外，而其三者皆可以不从。而又幸其裁判权之仅及于领事，而不及于诸人也。故奉其教者之不服其裁判，于法理上又至明且确。而吾国内之裁判权，犹未至于尽失也。故吾谓主教、司铎、教士等，于国际公法上之地位，依常例无治外法权，依变例无领事裁判权。惟对于各国，可以不奉吾法令而已。因斯以论，则教堂所在之地，其地非租界；主教、司铎、教士之职，其职

非领事。平民与教民相争讼，其相手方非西人。主教、司铎、教士，无论与地方官同城异城，而其地非会审公堂。然则吾中国国家之裁判权，除外国领事裁判权之部分外，国内犹完全而无缺也。夫以对于内部有完全无缺之裁判权之政府，而于民教相争之案，辄袒教以虐民，是岂国际法之规定与条约之规定使然哉，而吾官吏之为外所威、为外所媚、为外所愚弄者为之也。裁判权之于天下，独立而不拘者耳。其在立宪之国，另设一特别机关以主之，不与行政立法相混同，称之曰司法权独立。而吾中国，虽未足与立宪国相比例，而行省有按察，中央有刑部。秋审钩决之期，天子素服，是如何之慎重也，盖民事刑事，于国民有切肤之痛焉。偶失其平，则民病而怨声作。今吾中国至大不平之第一事，非教案乎哉。司裁判者，本不必视为甚难之事，宜处之以公平，据吾国法以平吾民讼，其何畏之有。借曰主教辈袒护教民，而据吾前述之理由以谢之，彼其如我何也。夫治国而不重国权，司法而不守国法，而惟吞声下气，惟主教诸人之是从，而陷吾良民于无可告诉之地，为渊驱鱼，为丛驱爵，孟氏固先我言之矣。暑中休假，静坐无聊，每重念中国之前途，无在非可危之境。而于民教互争之事，则尤有解散民心之忧。而国家裁判之大权，每挠于一二教徒之手。官吏乎，幸勿徒畏外人之势力，而遂愦愦焉以将之也。夫吾当着眼于吾内国裁判权与领事权之界限，而又宜知主教诸人之非领事，本无干涉裁判之权力，尤当知教民亦中国之人民，而初无特别之身分。此皆见重于国际公法，而明载于中西之条约，曾无不可以对抗于教徒者。若夫治外法权尚未收回之议，则又失于法律思想欠缺之由耳。盖吾国于世界之国际团体中，治外法权颇完全，吾之公使、领事之驻在外国者，不闻受外国之裁判，不闻纳外国之关税，不闻被干涉于外国之警察，不闻服外国何等之法律命令，而吾君主、军队、军舰，未曾有出游外国者，因无明证之可求。然就公使、领事以测其余，则吾国亦何尝失治外法权哉。若夫领事裁判权之不撤，斯诚吾国裁判上不能完全活动之一大验耳。吁，其亦可以思已。

西江警察权问题（十二号）

击椎生

所谓险象怪象之频来迭至者，何哉？苏杭甬铁路之问题犹未解决，而两广西江警察权，又断送于英人之手。

虽为傀儡，终处崇高，虽为奴隶，终得温饱。此傀儡之所以甘为人舞而不辞，奴隶所以甘为人用而不悔也。不然，遐稽往古，近观当今，凡卖国贼臣，一遇强邻，则甘心媚外，几如先圣后圣，若合符节，不亦奇哉。昔秦桧割失两河于金人，而秦桧之权位愈固。今外部甘失两广西江警察权于英人，而外部之威势愈张。奚暇计国权之不可失，民命之当保哉！且迩年以来，如航路、铁路、矿产、海港、渔林、关税，皆国家命脉，而政府慷慨大方，如弃敝屣，如赠桃李，以送于外人。只固己位，奚计国亡；只顾己乐，遑计民苦。以己为国，不以国为国；以己制民，不以民为民。庄子所谓以己养养鸟，不以鸟养养鸟也。只知有己之乐，又何计鸟之死哉。虽然，国非鸟比也，民非鸟比也。政府虽以国为鸟，以民为鸟，我国民当以国为国，以民为民，则西江警察之问题，不可不研究之。欲研究西江警察之问题，不可不考西江之源流，以知其流域之广，关系之大。西江者，发源于云南曲靖府沾益州，所谓赤江河也。西南流至宜良，呈贡水来会焉。折而南流，经澄江，抚仙湖水会焉。复南流至阿迷州，临安诸水会焉。折而东流，始名盘江，即南盘江也。流数十里，折而北，复数十里折而东，土人名曰混水江。流将百里，复折而西北，始入广西西隆州之极边上寨地。自发源至此，已五六百里矣。再折而东北，可渡河自北来会焉。可渡河者，发源于云南府之东边境与贵州威宁州之西边境。据图史提纲，以为即北盘江也，今违之。南流经曲靖平彝，又名草香河，约三百里，而与混水河会焉。东流百余里，经西隆州之北，稍折而东北，流数十里，贵州兴义之北盘江会焉。此北盘江，今之讲地舆者宗之。南北盘江合流，始名红水江焉。东流经泗城府北，百余里至那地，巴乐江自北来会焉。复折而东北流，经东兰县东，土人又名混江。复百余里，经思恩之北，又折而东北流数十里，一小水自西北来

会。复折而东南流百余里，经迁江北，来宾东，至此始名西江焉。此实西江之本流也。折而北流，再曲折而东南流，柳州河合融县之融仕与庆远、思恩之金城江、挞狗河等水，由象州东北来会，此西江北支流也。至此其流始大，复东南流经武宣，曲折百余里，经浔州北，故又名浔江。至此有一大支流自西南来会，即发源于云南广南府之西洋江也。东南流近百里，经西宁，入广西境，东流经百色厅，复经奉议隆恩，再东南流，经归德、隆安、永康以至南宁。而太平、龙州发源安南之香梅河等水，自西来会焉。复东流，曲折经永淳横州，以至贵县，复折而东北流，至浔州东境，与本流合，此西江南大支流也。近有以此水为西江本流者，则红水江与柳州河，不知归于何地，其误甚矣。由浔州合流而东，经平南县南，藤县北二百余里而至梧州府南，桂江自桂林、平乐、昭平，自北来会焉。桂江者，即与湖南湘江同发源于广西兴安。海阳山之漓江也。三江合流于梧州，为广西众水会归之地。云贵两广之商旅，多会于此。实为西江之要地，为两广之中枢。故王船山先生经划南部，欲置两广行台于此焉。广西所谓三江者，即漓江、左江、右江也。左江即南宁相会之西洋江、香梅河至浔州来会之南大支流也。故文武官之驻南江者，有左江道左江镇之名色焉。右江即南北盘江合流，红水江之本流，与柳州庆远等水合流本流者是也。故驻柳州兵备道，称右江道，驻思恩总兵，称右江镇焉。三江大会，东流出梧州境入广东。经封川、德庆、肇庆，至三水，折而东南流，至广州海港而入海，广东境内之北江、东江皆同入焉。此西江之源流也。中国之水，自黄河、长江两大流外，当以此水为大。源发云贵，流经两广。输船行驶，本流则可至来滨、迁江，北支流则可至柳州，南支流则至南宁。广西除桂林省会外，三大重地，即梧州、南宁、柳州也，皆为西江航路所至之地。合以德庆、肇庆与广州省会观之，则西江者，实两广之贯也。按国际法，此实国内河流，非国际河流比也。今与英人以缉捕权，是举水上警察之行政权以授外人矣。将航路所到之地，皆英国国权所到之地。西江流域之行旅居民，皆为外人管辖鞭挞之下。此一举也，实可制两广之死命。他日长江流域，航路所到之地，皆将以此为嚆矢。昔英人之灭埃及，亦借口于盗贼，先得其警察权。呜呼，英人竟以埃及待

我也。狡哉英人，何其狠也；愚哉政府，何其忍也。我四万万同胞，其奈之何哉。

今欲筹抵制之策，骤然决裂，则兵力不能敌。听之则主权失而不可复，他日土地亦随之而亡。为今之计，惟有结大团体，以成独立之势而已。但欲成独立之势，必择代表以为团体之中心，则各团体有所统一。两广绅民中，岑督既不在粤，其资望能为代表者亦难其人。无已，则先组织团体，挟张督以为代表可也。惟组织团体必有秩序、有条理，方能坚固持久，平和激烈，相济为用，然后可立于不败之地。务使绅商军学四界，合而为一，方能有成。近得内地来函，言粤东团体，外强中干。学界所组成者，为国权挽救会，则款绌无力。又有商务会、自治会者，则各不相统一。惟留东学生归国者，创议邮船会社，赞成者颇多，梧州集款三十万。吾愿两广同胞，皆以此为要务，宜多集款以厚其力，以期必底于成。盖邮船会社，一以挽回商权，一以自清盗贼。英人以盗借口，不能不自清盗贼。况两广之盗，较各省为甚。间有学界中人，犹以游勇劫盗为豪杰，欲借以遂其特别思想者，其误甚矣。虽自古强盗有绿林豪杰之目，盖豪杰中间有不得已而入绿林者，如东汉马武之流是也，未有久在绿林，而可为豪杰者也。今何时哉，凭劫掠以为雄，徒为外人借口之资，为亡国灭种之媒而已。吾愿两粤同胞，别具手段，结大团体，挟逼张督，内以抵抗政府，外以抵制英人。对于政府，则成独立之势，对于英人，与之开特别之谈判，先行承认自清盗贼，若不还我警察权，虽不能骤然作战，与之绝商可也。苟吾两广同胞，有数十万有秩序、有条理、坚固持久、同死同生之团体，则事犹有可为。各省闻之，必有兴起而取法者，必有奔走而来归者，必有挺身以相助者。惟恐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筑室道谋，各怀意见，于事必无济也。至于结团体之法，欲合百万之众，必先自十万起；欲成十万之众，必先自一万起；欲成一万之众，必先自千百起。而后秩序不乱，有所统一。兵家束伍之令，不可不先讲也。至于两粤三千余万之同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贵无贱，无贫无富，人人皆能持急激主义，能持永久的急激主义，未尝不为痛快之论。但言之则易，行之则难，天下事大抵如是也。虽然，既有此快论，更望有此快事，愿洗耳以听之，更拭目以俟之。

盗卖云南之贼（十五号）

沧江客

滇缅画界，一误再误，蹙地数千里，此固啧啧人口，无庸赘述者。然此中有希图升官发财、甘心卖国，以获取个人私利致贻吾滇莫大之患害，至今尚无人知之者，不得不摘而出之，以为甘心卖国者戒。先是腾越镇刘万胜，与英人会勘滇缅边界时，庸儒畏葸，奉外人如神明，诸事唯唯听命。英人利用之，遂致丧失滇西边地数千里。有附生王佐者，痛恨刘之失地误国，适冯萃亭宫保出巡至腾，佐乃面谒冯宫保力陈刘画界遗误之罪，请冯奏请重勘。冯纳其议，乃与丁督会商，互派委员往察。丁委知府邱怀，冯委巡捕世袭云骑尉赵绍云。然丁督以此事曾经奏明勘定在案，此次重行查勘另奏，既于局面有碍，又与前奏不符，必遭部议，乃发密函议于邱某转属赵，略谓此事关系甚大，若两方协同通融办理，则必予以重赏。赵得函大喜，乃与邱某商妥，定彼此所禀者互出一致，胥言刘之画界毫无差误。然赵以如此所禀，恐遭冯之重谴也，乃于归途中发禀。约计禀达冯时，赵已至省，有丁督为护符，谅冯亦不能如之何也。冯得禀大怒，急索赵，而赵已密藏于督署中，冯莫如之何。又以赵为己所委托，今为彼所欺，冯大愤而中止此事。丁督由是大德赵，待赵以心腹，委为督辕处巡捕。未几又委带腾永前营。交卸后，即又委带腾永后营，驻扎蛮允，今尚在职。闻赵乃云南太和人。噫，若而人者，狗彘岂食其余，吾滇人尚其起而诛此蠹国贼也可。

吊某烈士（十五号）

鲁 戈

投身宦海苦经营，炭漆孤怀天地惊；磨剑谋剪仇九世，枕戈梦泣夜三更。风潇易水悲何壮，潮涨钱塘诉不平；拔得断头台上帜，峥嵘浩气死犹生。

莽莽神州沈孽海，滔滔人世几英雄；群酋胆落三江外，故国魂归一弹中。愧我幽燕虚度日，输君博浪早生风；空前一举超荆聂，读罢遗书泪已红。

挽秋璇卿女士（十六号）　　侠　少

男降女不降，须眉奴隶何如巾帼丈夫，五千年祖国英雄，屈指数魏花木兰、宋梁红玉；

身死心未死，填海精卫当为杀仇厉鬼，二百兆同胞姊妹，决心学俄苏菲亚、法美世儿。

九　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缅甸史料

腥风血雨录（四、五、六号）

直斋录

国将亡，则凡世界上已亡国之一切惨状，皆将备受之。然则搜罗世界上已亡国之一切惨状，录为一集，以供献之于将亡国民，固亦吾人义务之所不容已也。闻者苟稍有人心，大为醒悟，而早自为计，则东亚病夫三百年来之大病庶有疗乎。

越南人之海外血书

越南人巢南子作海外血书，以告其国人，悲痛恳切，对于本国谋死灰复燃之计者既详且尽，余虽哀其遇、壮其志，而窃不能不恨其计之何不早也。计之不早，夫是以二十年来，绞几百万人之脑，流几十万人之血，而于仇人曾未能损其毫末也。呜呼，将为越南而尚未为越南者，其亦可以知所鉴矣。或曰，是不能为巢南子咎也，是实巢南子前辈之所谓君所谓臣所谓一般社会有以贻之戚也。是说也，余观于吾国今日之一切情形而亦信之。

奇哉奇奇，我国人今日其尚拥被高眠探囊狂喜也。幸灾乐祸，昔人以为至愚。我国人之聪明俊秀者，竟以此一科隽也。忍耻忘雠，世界以为大辱，我国人之光荣赫奕者，竟由此一途显也。呜呼亦奇矣。天下事惟中庸为可久，今我国人如是之好奇，窃恐其不能久也。请陈其愚妄之说。

其一曰，法人之处心积虑，必欲尽灭我人种乃止。

其二曰，我人若因循观望，必至我族类尽绝乃止。

我国土地所发达之财货甚多（如茶、桂、金、银、铜、锡、铅、铁等类），人工所发达之财货甚少（如时表、千里镜、轻气球、风雨针等类可以远输于洋国者）。土地所出之财货甚多，则于法人有大利；人力所制造之财货甚少，则为法人所不需。彼法人所垂涎于我国者，此土地之所产耳。乃以所不需之人类，一百兆男妇老幼坐食而分啖之，必所益不偿其所损，不若为尽绝人之策，徐移法人，用法机器，以吸此无量无边之地产。财货日见其膨胀，而毫无肉人分食之忧，此法人所谓莫大之大利益也。法人获此有不距跃三百乎。其为尽绝我人种之说一也。

古来能吞人国之国，鲜有不遭胜国报复之毒者。会稽一旅栖之地，勾践能用之以沼吴；美利坚一殖民之区，华盛顿能用之以挫英。独至法人之取我国则不虑此，幸我国人之愚且弱耳。我国民现时不知户庭乡曲外有何世界，不知饮食男女外有何事业。愚诚甚矣，此法人之所喜一也。

我国民现时闻自由独立之说，则神魂上天。见西服洋枪之形，则四体投地。弱诚甚矣，此又法人所深喜也。虽然物穷则变，塞极而开。我国人若不遽绝，数百年后安知愚者不豁然而智乎，安知弱者不猛然而强乎。歼元兵平吴寇退清师之人种，未可尽木石视之。齐人歼于遂［?］，鞑靼灭于明，天下事有出于意料之所不及者，此又法人之所深忧而豫防也。斩草必除根，覆巢必破卵。莫如及今之时，我国人甚愚且甚弱，乘其方愚弱而锄剪之，绝后患之萌芽，保无穷之福利。法人胜算，有过此乎。此又法人必尽绝我国人种之说一也。虽然法人处心甚深，而用计甚谲。其绝我人种之法有数端，其一为阴朘血脉之毒，富者不自知其穷，其一为阳剥肌肤之【毒】，贫者不能胜其苦。总归于我人绝灭则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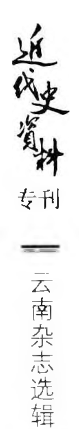
何谓阴朘，法人所最利者我财也，然一旦尽倾我筐箧囊橐而有之，则我必骤穷，骤穷必暴怒。联络五十兆人众，而逞一旦之暴怒于法，法人其能高枕乎。法人乃为柔恶之手段，阴刮而徐嚼咽之。此项赋税，今年增一厘，明年增一厘，税日增而纳税者不觉阴炙；某条租

银，今年增一款，明年增一款，银岁耗而输银者不觉坐枯。试即现时田土大项税以至市屋酒盐各项税，无一个骤重，竟无一个少轻；无一条骤增，竟无一条不紧。日增日紧，越紧越增。我国人之财，但有去路而无来路，其有不血脉尽枯乎。蛊狐之惑人，但吸其精而容色自落；巴蛇之吞象，但吮其血而骨肉自崩。我国人今后不出十年，必无可以为生之法者，此法人绝我人种之妙策也。

何谓阳剥，法人见我人丁之繁，而贫户穷夫，又居国人十之八九。法人恶其繁而利其贪也，于是逼之以驱羊之狠手，诱之以养狙之谲谋。谓某役有雇银，谓某役有支款，谓某兵即应选，谓某兵即俟［挨］催。纳之于枪炮之中，驱之于岚瘴之地。今日征调若干兵，明日催发若干役。阳下雇金之美令，阴施夺饷之苛条。行者委尸于道途，居者填命于沟壑。彼贪户无知，穷丁贪食。始惑于雇银之利，终死于刀鞭之苛。即观七安镇宁、太原安沛二路役夫死亡不知几万。枯骸填路，泣血成川。吾人哀痛万端，而法人固喜吾策之行快、吾手之辣也。推此种种苦状，我国人更十年后，其尚有噍类乎。此又法人绝我人种之捷法也。

总之法人以禽兽畜我，以草菅视我。畜之以禽兽者，投之以食，伺其肥而烹宰之；视之以草菅者，践踏诛刈，焚烧锄锹［?］，无或顾惜。法人之于我国人何以异此。我游东洋之大国，水搭汽船，陆乘汽车。见船车中种种法度，所以待国人者，廉其价值而宽其规程，周给其饮食，看护其疾病，坐寝往来，处处洁整，招呼接引，事事仁慈。以人道待人，固当如是。今法人之车船，所以待我国人者不然。厚收其价租，而苛刻其规律。饮食不问其有无，起居不问其安否。坐寝与牛马鸡豚同栏，往来与油炭污秽相伴。呈禀未及，鞭笞遽加。催银稍迟，拳踢即到。推此一事，凡事皆然。法人固谓彼南人禽兽也，草菅也，待之当如是也。以我国人之愚且弱，其能生存于狠心毒手之下乎。

或者谓法人多有信用我国人之处，必无绝灭我国人之意，此又不思之甚也。使法人而果有信用我国人之意，必欲我国人之智，必欲我国人之强，西学为我灌输，商业为我开放，洋术使我修习，海军使我步趋。盖信用其人，必封殖陶铸其人，不如是无以酬吾用而孚吾信



也。彼法人之于我人，其陶铸封殖者何在乎。曰法越学场，曰大法学场，粗通法文能释法语则优矣。电学、化学、兵学、商学，法人其有设一科乎。蹂躏故宫，耰锄禁地，以为耕农场、百工场，法人快其取人国之志耳。若问农学有何研究，工业有何讲明，彼洋学之精微，法人固任我国人之聋瞽耳。其所以愚我弱我者，惟恐愚不益愚弱不愈弱，而犹谓为信用我人乎。夫欲信用其人而必愚弱其人，既愚弱其人而犹信用其人，法人决不如是之舛谬也。法人愈谲，则我愈为其所愚。法人愈强，则我愈为其所弱。我辈数十年后，乞食无门，葬身无地，即法人信用之赐也。然近时上自官吏下至胥役，彼犹以我国人充之，此法人所鸣舌吞声，而无可如何之处也。于我国言语未尽通，于我国风气未尽熟。而且蛮戎獠寇，彼须驱我国人以划除之，深林大矿，彼须借我国人以掘凿之。万不得已，年费年帑，月费月银，姑以我筋骸肌肤，供彼猎鹰走狗之用。一旦言语尽晓，风气尽谙，山林尽开，矿坑尽善，彼国所移植之民日渐繁，彼国所调往之吏日以渐巧。呜呼，我国人之官吏胥役，其必尽为残羹剩饭无疑矣，秋风团扇，祷罢土龙，比之我人，犹为有价。我国人于此世界，其从何处容身乎。捐去无数剩物赘夫，而一年裕几亿万佛郎之银项，法人何惮而不为乎。此为法人必尽绝我国人之确论也。虽然及今之时，法人欲绝我人，而未敢尽绝之一日，早图一日所以自存之计乎，早谋一日所以独立之策乎。夫法人何以未敢尽绝我人乎，现时五洲公论，法遮掩之，我国人心，法愚眩之。只赖有保护二字，乃忽然逞强毒之急手，为白起之坑赵卒，为曹翰之屠江州。彼固不能，实亦不敢。如我辈于此喘息尚存，举国同奋，外招雄邻之声援，内起文山之英灵。积沙可以成山，衔石亦能填海。法欲绝我，我之不肯绝何。然我观甚愚且弱之我国人，必不肯出此策也。得过一日且过一日，得过一年且过一年。蒙蒙睡魔，奄奄懒鬼，使法人得尽施其愚我弱我阴朘我阳剥我之狡计。呜呼殆矣，噬脐何及矣。我国人上自故家世族，中而绅士富豪，下而平民走卒以至天主教徒，六省洋族，固皆世戴南天履南土，为我南国堂堂丈夫，决无一人不念国恩，决无一人不愤仇敌，决无一人不族异种，决无一人不欲得西人而食肉者，而何为不自奋发耶，则因循观望之说误之也。载胥及溺，是谁濡足而蹇裳；莫若自强，即我推山而翻

海。我国人独不见夫昔日之林邑占城乎，其人种今何在乎，举一国而绝灭之，亦非甚奇怪之事也。此其为我国人因循观望，必至我种绝灭之说也。

合此二说，我人种其保无尽绝之期乎。然使我人种而幸不绝，我固甚德法人。我人种而果尽绝，我不敢怨法人。枕席千万里风涛，牺牲数百万枪炮，以购此二十七万零方里之地，乃容此五十兆饱饱酣眠至愚至弱之我国人种，蠹蚀而虱嚼之。场师治圃，蓄无用之草而不锄；屠夫起家，豢向肥之豚而不宰。法人虽使野蛮，决不如是。吾故曰我国人种之绝，我不敢怨法人。我生不时，何辜于天。我惟有愿我国人之还魂耳。

国人著海外血书，书行有日矣，但觉欧风美云，刺激心脑，而吾国魂愈茫茫杳杳，无天可问，无地可追。山烟海涛，棘目荆耳。哀同胞之向灭杀一身而莫裨，不胜恋望感切，区区之诚，辄复絮絮。我国人于悔祸警梦之始，其必有以吾言为前驱否乎。呜呼，国亡矣，请先陈其所以亡之积弊。

其一是向来国君之不知有民。

其一是向来国臣之不知有民。

其一是向来国民之不知有国。

瘁千万亿人之筋力，殚千万亿人之膏血，组织千万亿人所业田地，以造成一国。国固吾民之国耳，彼一人者何有焉。藉天大之幸福，伺骊龙之酣眠，彼一人乃得以坦腹垂胸于千万亿人之上，作威作福，任意逞私，蹂躏吾民，不啻草芥。盖尝取数千年来之历史，搜索上下，求一为民兴利除害之事，考一为民卫生救死之端，夏雪晨星，杳不可得。御医院十百人有矣，而民之病患疫疠，君遑恤乎；膳费百万金有矣，而民之饿莩流离，君遑念乎。劣下者，惟后宫妃嫔娇丽称心否是问；圣神者，惟百官侍从逢迎得意否是问。吾民鳏愁寡戚，食忧衣贫，手烂足焦，茕茕孑孑，彼一人耳无闻目无见也。况一切土苴民命以拥卫一人者，敝恶万端，更仆难数。彼意中盖谓蚩蚩何知，不过供赋税备驱策之尸肉耳。有此尸肉，彼一人肥啖而饱弄之。以其所余，奉养彼淫逸昏愚之皇亲宗室，收豢彼便狎嬖幸之阉宦优伶；又以其所余，乃波及于一姓，一家之贱奴走狗。呜呼，吾千万亿人之性



命，千万亿人之膏脂，何辜何辜，朘剥以死，苍天为之坠泪，碧海因而倒流。乃至外寇闯来，内戈先倒。彼一人则又捐吾民之子弟，售吾民之田畴，以买彼偷暂之安乐。洋兵一来而三省割，洋兵再来而六省割，洋兵又再来而全北圻割，洋兵又又再来而全国之土地人民割。割吾民以荣肥彼温饱彼，彼自翊得策矣。岂知民惟邦本，王者以民为天。弃其本，失其所天，彼身能复存乎。日本国君，其敬民如尊师严父，爱民如慈母孺子，育孤恤病病院学堂，无一事不先民而后已，至于讲和开战征税调兵，无一事不取决于民议院。外国之于民如此，以较我国，我国其能后亡乎。迟迟至今，苍天亦未免错爱耳。

有君如此，言之齿酸。然或彼时人臣，有一二大哲英雄，屹砥柱于中流，补缺天以五色石，惧朽索之易绝，固邦本于未危，宁得罪于一人，毋播恶于万姓。枝叶虽耗，根荄尚荣。疾风惊霜，何遽倾覆。而岂知其酷焰虐毒，为臣者又从而炊煽之耶。彼昏不知，惟全躯保妻子是急。君有妃嫔千百，彼亦侍妾成群。君有淫逸昏愚之皇族皇亲，彼亦有豚彘犬羊之荫孙荫子。苟剥削鱼肉吾百姓，而能媚悦逢迎所吮痈尝粪之一人，则已目闪鼻张，心肥脑涨。而此外闾阎病痛，赤子丧亡，彼固秦人视越耳。一旦城邱社屋，沧海桑田，则彼又易面变辞，朝欧暮亚。任吾民之为谁草芥，为谁牺牲，而彼之保富贵全身家者，已有独一无二之最善策在，曰工拜跪是也，曰巧乞哀是也。向此家曰得罪，向彼家曰感恩。彼之能事毕矣，身分了矣。何以民为，何以民为。吁蠢熙熙者，不过供彼口腹肉欲之材料而已。吁嗟乎，回首数千年往事，黑雾妖云；伤心一百兆遗氓，残鱼剩肉。彼民贼之人臣，亦既甘心快口否。

君哉臣哉，国得亡幸也，然而吾俱无责焉。彼为君者，特一里之长、一公司之总理员而已。纵使彼死且亡，而其为里与公司固在也。彼亦一国中之一分人耳，此一分人之有无，于国有何损益，吾故无责；彼为臣者，又占一国人中之最少数，岂能以存亡一国之责诿之乎，且又吾之所爱均不在彼，吾奚责。吾所深责者吾民而已，吾所深爱在吾民，亦所深责在吾民。吾国民其肯悔悟自强否，吾尸祝之崇拜之，吾请痛哭而陈之。

登昆仑岛而北望，乘摩天岭而南顾。大海之西，九龙江之东，使

无我人民，则亦漠漠平林、萧萧旷野而已，则亦虎豹豺狼之所居、狐狸蛇虺之所蟠窟而已。不然亦林邑、占城、哀牢、真腊之巢穴而已。国于何有，越南国于何有。浸假而剖丛披莽，雕山绣川，造此二十七万方英里之我越南国，猗欤，盛哉。筚路蓝缕，以开辟此世界者，非我千万人祖宗之手足耶。朝输暮运，以填塞此山溪者，非我千万人祖宗之血汗耶。我祖宗以其国遗我子孙，我子孙受其国于我祖宗。我国固我民家财也，我国固我民祖业也。有如此莫大之家财，有如此无量无边之祖业，而我乃委为石田，惊为神器，一诿存亡之责任于彼最少数之君若臣。寇敌之凭陵，曰君若臣是问；城郭之沦陷，曰君若臣是诛。而我乃惟攘攘于蜗名蝇利之场，营营于男女饮食之欲。至叩以有国否，问以国尚存否，反茫茫不知所对也。呜呼，我国也者，非我民所世有之家财祖业也耶；我国民也者，非世守此家财祖业之主人翁也耶。奈何抛弃其所为主人之权，荒废其所为主人之职，举家财祖业之存亡兴替，而专诿之于雇佣看管之人工，不惟不能使家财祖业之永为己承，而并不知此家财祖业之当为己有，悲哉悲哉。万国五洲践土食毛之人类，偏有如我民之至愚且弱者，亦宇宙间之一绝大怪物也矣。盖尝卷眼帘而视之，海涛汹涌，闪倏风雷，此何时耶，非造物淘愚汰弱之时耶。以二十七万英方里之家财祖业，而乃得此至愚且弱之主人，以滥享消受者垂一百载，固造物之所弹舌而抑心者也。夺我人而与法，复何言复何言。噫嘻乎悲哉，一百兆老者幼者男者女者，谁非吾伯叔，谁非吾兄弟，恶之绝之则甚不忍，爱之惜之则奈何。

夫我国既断断然为我民之家财祖业矣，其委弃之也自我民，则其收复之也必自我民。我民而诚愚且弱与，则亦已已，然我民未必其终于愚且弱也。以一千年余死心于野蛮之政教，埋首于专制之宫墙，而犹能于数百年前，歼元兵，平吴寇，北请师，以扩张此豁后轩前蟠南际北之大产业。想其人种，决非蠕蠕蠓蠓一无知觉之动物者。白藤江之波浪，叫起陈王；蓝山峒之烟霞，勃兴黎祖。而我先人光中帝之伟气雄风，又时郁郁蓬蓬于海云关横山内外。天启神牖，殆将有期。我家财我家财，还我主人，请自今拭目以俟。爰陈其收复之策，亘地际天，独一无二之上上策曰：我国全国人之同心。

夫此不知几恒河沙数之家财，实千万人所共享之者，而亦千万人

所共委弃之者。乃及今欲收回，非千万人同力决不可。千万人何以能同力乎，则以同心故。彼仇人之蟠据于我国，虽至多亦五十千而止，而我国人一半丁壮之数，即使至少，亦五十兆有余。以五十兆同胞，与五十千仇敌争命。无论快枪利炮，协力齐驱，少不敌多，彼固束手乞命。而即或炮不必其利也、枪不必其快也，惟有千万其人，一其心，一唱万和，一呼万应。彼要赋税，我举国无一人纳，奈我何；彼无兵役，我举国无一人应，奈我何；彼纵劫之以威，拟之以炮，然我也一人赴危，万人趋救，彼其能举全国而诛戮焚毁之乎，奈我何；我不称兵，我不行刼，我惟齐我手足，明我目，张我胆，执正理，援公法，以向彼索我家劫，彼又奈我何。凡此数端，皆足以制仇人之死命，而使其吞不下咽。然而我国人必不能此，何也，心不同故也。东未盾而西已矛，甲方火而乙即水。残贼吾同种，以买异种之欢；倾陷吾同胞，以博仇雠之悦。虢灭而虞必及，豆煎而箕亦灰。心之不同，祸靡有止。噫，我国人岂不知合群之为乐，念绝种之可忧哉。然而离心，其故何在，则惟其愚也，有相疑心而无相信心也，有相恶心而无相爱心也，有相害心而无相成心也。充相信相爱相成之心，以同御外侮，则可追日本而骤强。执相疑相恶相害之心而兄弟阋墙，则必至为我国之沦没。方今四体俱废，一喘仅存之余，区区所恃，惟此一心。而犹覆辙相寻，迷迷不返。我先王先公先人之血食，尚有望乎，尚有望乎。呜呼，国我国也，人我人也，心我心也，谁能禁汝之同乎？焕然醒觉，赫然奋兴，亿万人一心，请自今始。兄也搬柴，弟也炊火，兄也伐木，弟也筑墙，兄力不充，弟为之继，弟计未就，兄为之筹，万声许许以八林，百堵薨薨而作室，人众事济，何所为而不成。整顿我江山，以收复我祖宗遗我之旧物。同心之名誉，岂不振万古而有光哉！请更详其所以达此目的，完此功用之资格。

曰豪富之同心也，曰贵族之同心也。

曰现时仕籍之同心也，曰举国习兵之同心也。

曰天主教民之同心也，曰游徒会党之同心也。

曰英雄儿女之同心也，曰西译洋陪之同心也。

曰仇家子弟之同心也，曰域中境外之同心也。

曰星所融结，山海所钟，储轰天烈地之英雄，撼古振今之豪杰，

何代蔑有，而何为沉沉不发，寂寂无闻哉。则亦力有所穷，势未及展。无万金之产，谁与为张子房，无一囷之粟，谁与为周公瑾。乃知造时势者，有所待于英雄；而造英雄之英雄，则豪富首占一席。我国人固有赀拥万金矣，固有财甲一省矣。使徒千金买一笑，百万掷摴蒲，于已有血本之亏，于时无丝毫之补。亦或久聚者必散，多藏者厚亡，非速祸于寇雠，则招殃于水火。究何如及今天祸人穷之日，展吾大仁大智之能，发菩提心，弘经济手，蓄蛟龙而使之行雨，市骏马而策以追风。散小储以成大储，千载一时之机会也。惟我兄弟之富而豪者，力为此造英雄之英雄哉。是所愿于富豪之同心者。

布衣酸汉，筚户寒儒，岂无抱救世之思，闞鸣时之向；然而阶卑望薄，俗眼之所不青；囊涩拳空，豪襟于何而白。瞻四方以蹙蹙，求同调而蓼蓼。惟赖钟鼎大家，驷车高户，吹嘘有力，呼吸亦灵。联志士以观厥成，养英雄而俟其变。自由独立，树斯人斯世之前茅；酬德报功，答先王先公于地下。壮哉我贵介子弟，伟哉我贵介子弟，真我国磊磊落落好男儿，是所望于贵家之同心者。

处敌人圈套之外而谋敌，坚忍易而成功难；处敌人圈套之中而谋敌，成功固难而坚忍为尤难。伊尹之就桀也以为汤间，周勃之事吕也以为汉谋。卒之鸣条攻而夏革，左袒呼而刘安。此真大忠大智者乎，岂区区一节之为谅比也。嗟乎，乘时筮仕，屈膝仇人。彼物论一偏，但凭形迹，曰忘仇忍耻也可，曰奴隶性根也可。然乌知其中不有大英雄才智者乎，不有伊尹周勃一流人者乎。沉沉默默，吾行吾心。密布爪牙，潜握锁钥。入彼之室，即操彼之戈；执彼之矛，还攻彼之盾。翻山倒海，树盖世之奇勋。抑雨扬云，创惊人之伟烈。吾于当途诸公馨香祝之，是所望于仕籍之同心者。

若乃肩枪腰弹，为法前驱。东踢西拳，惟法是听。青赤其带而黄白其冠者，非我国所称习兵耶，非我越南国之堂堂好男子耶。诸君固我国之堂堂好男子也，乃为一月十元银故，委身于法人，以攻击戕毙我国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诸君于举锐飞弹时，亦必目不忍视，口不忍言者矣。然而为法人奔走者，殆亦迫于万不得已之势，而思得一可乘之机，以伸其不忘同胞之志耳。一旦风云变现，壮士立功之秋，知我习兵必以此时报国矣。诸君日日见法人之束缚其子弟父

兄，糜烂其乡闾族党，必其蓄怨为最深。日日操法人之兵械，以与法人相周环，必其泄愤为甚易。忍蓄怨最深之气，而适投泄愤甚易之机，诸君立大功成大名树大恩于我同胞，只一俄顷间倒戈耳。法人鱼肉我同胞几千万之性命，乃出其极少数之银元以笼络我习兵。我习兵我兄弟也，彼白奴岂能笼络之哉。呜呼，事迫矣，势急矣，我全国兄弟之性命，皆悬于我习兵之手。习兵诸君，其毋为异种人所笑骂，其毋为泉下同种人所怒视，是深望于举国习兵之同心者。

耶教南渡以来，我国人因形迹之疑，妄生门户之见，反有诬教民以袒法人而仇南人者。噫，我国人今日其亦可以悟矣。我侪谁非践南土，谁非戴南天，祖宗父母兄弟妻子，又谁非南国人种者。患难危急，自当赴救之不暇，而何有于仇耶。且其所趋者天主教也，天主以救世为心，以公爱为德，以不贪不杀为宗旨。其视不仁不义贪淫凶虐之法人，必自冰炭，而何袒之有。即使教民果袒法而仇南人，而我国人犹当垂涕泣而道之，以哀求其悔悟，固不庸操戈相向也，无他，亲故也。然为教民者决无袒法人仇南人之理，同种爱同种，同种救同种，分途并进，戮力赴艰，必使我南人脱法人地狱乃已，是所望于举国教民之同心者。

乃有绿林健儿，锦帆好汉，腰藏短炮，袖纳利刀。或以天地会自称，或以游棍徒自命。杀人如戏，无怨不酬。其一种轻生敢死之风，一往无前之气，真令我千钦万仰，百拜百拜。然而我有为诸君惜者，我尤有为诸君劝者。诸君诸君，犬羊得志，豺虎食人。当此之时，非我壮士辈轰轰烈烈以死之时耶，但愿诸君得死法耳。诸君近来所为，多逞私忿使小气，非睚眦于一己之嫌雠，则抚剑于一场之暴怒。怒不得逞，以死继之。实无损于寇雠，反有伤于同类。途间捉乳，试流血于红颜；酒肆挥拳，逞自由于白昼。此何等鄙薄事，而诸君舍性命以为之。大丈夫一死等耳，为荆轲聂政以死，则死得可钦可慕，神哭鬼号。惟君等向来所为以死，则死得可厌可憎，身名埋没。死亦大矣，不畏死亦甚难矣，诸君何不反其所为耶。洋人入我国，逞威作暴，万端取财，百端索命，可杀可杀，固自可杀。而我南国人反有一二丧心忘种者，为虎作伥，引象踏冢。千可杀，万可杀，莫若此辈。诸君果轻生，果敢死，何不一向此辈显我面目耶。胸藏密书，详指助桀为虐

之罪，邀之于间途，伺之于密室，以一刀一炮了之。我身而幸则身全，而我志亦快；我身而不幸，则我身固为一国人而死，而南人蒙其福，法奴畏其威，天下想其丰棱，万古传其名誉。其视酒肆挥拳途间捉乳而死者，孰荣孰辱，孰非孰是，我兄弟宁弗之知耶。呜呼，腥风扑鼻，哀剑侠之无灵；愤气填胸，望棍雄而遥祝。皇天后土，其鉴予心否乎，会党游徒，其察予言否乎。是所望于君等之同心者。

我国女将军之名，久寥寥矣。然江山奇气，时挺异人。内属之朝，二征独能立国；西山之季，阮春亦善将兵。巾帼雄杀须眉，钗裙不惭甲胄。勿谓此中无大英杰也。吾征诸近，其以女流而深晓大义豪侠有瞻，缙绅男子犹当出其下者，间得一二人焉。兴元伯户碧之母，清漳秀才光之母，吾目所及者也。其他散财给士、秉义勖儿，襄夫君以成豪杰之名、矫时俗以振江山之气者，想我南国大丈妇，亦复何限；吾安得一一而尸祝之、竹帛之也哉。现时五洲，侠气膨胀，如潮水大涌，无处不满。日俄之战，日本一妓女以色惑俄将、入俄宫，尽窃其机略图书以去，献日将。俄谋尽泄，日乃大胜。我国花楼中，安得有此等女黄盖耶。是所望于英雌女士之同心者。

大木之将颠也，必先有虫入其内蠹之；大敌之将擒也，必先有人入其内以间之。入法人之内而间法人者，吾南人将安求乎。噫，此反动力之大机关，决斗场之巧手段者，而我南国曾有此乎，我敢决之曰有。即现时之为通言纪录，为白奴陪丁是也。夫此数君者之从事于法人者，为衣食耳，其心固无一刻而忘我南人也。彼之父母兄弟妻子皆南人也，以衣食故而忘我南人，岂有是哉。使其以南人为法人耳目，于衣食不加益，而反蒙不美之名，何如以南人为南人耳目，于衣食固无损，而功名亦及君等。吾请为君等画一策，曰“身在法人，心在南人”。诸君之利益，亦我国人之幸福也，君等勉图之。是所望于西译洋陪之同心者。

至于桥头豫让、庭外夫差，尔忘仇人之杀尔父乎，尔忘仇人之杀尔兄乎，尔忘仇人之凌辱尔父兄乎，此仇家子弟意中事也。磨砺以须，必殄灭此。愿言诸兄，同心同心。是所望于仇家子弟之同心者。

如前所陈，得我国人十之八九矣，而犹有缺点焉。列强竞争之秋，天演择适之会，苟非吸文明于海外，联气势于强邻，而专恃此区

区者与大敌角，有败而已。境外之有人，其可缓耶。然使境外有人矣，而行者与居者不相谋，居者与行者不相信，东其途而西其辙，彼主橹而此主篙。两不能大造因之功，必两不能收结果之效。然则中人外人之同心，又为万不可缺之极点。吾兄乎，吾弟乎，吾伯叔父母乎，无山不可推，无海不可倒，而特患吾心之不坚。吾心无一人而不坚，天下无一事而不济。吾愿吾国居者知行者之苦况，行者谅居者之苦衷，有相信无相疑，有相成无相害，无欲速而偾事，无观望而失时。

西人东人极相信。千万金之托，虽在亿万里外，然受者一毫不欺，托者亦一毫不疑，合群之道此为最要。东洋人极重时刻，在学校中当教授习业时，虽有至尊贵之客来亦不款接，恐妨功课。我国士夫抛弃时刻太甚，可惜可惜。

沥肝血以调羹，帝天亦鉴；注精神于一箭，金石能开。吾兄乎，吾弟乎，吾伯叔父母乎，所望于域中境外之同心者，夫我国人果能如是之同心矣，有何基础之不可立，有何形式之不可完。而谓法人不败南人不强，则亦日不昼、月不夜、天不高、海不深之说耳，虽以剑加于颈，吾必不认。虽然吾作如是想，而吾不能不惆怅于我国人。我国人生长于野蛮时代之国人也，沉浸于幼稚江河之国人也，冥冥昧昧懵懵蒙蒙于无政无教之场中。同心之必能保国，不同心之必至灭国，同心者之必能奴役人，不同心者之必终为人奴役，我国人未知其理由之所在也。知理由之所在，则不使之同而自同。吴人越人同一舟而遇大风，则必急相救之说也；不知理由之所在，则欲强之同而终不同，鸡同笼则相啄，鱼同盆则相食之说也。呜呼，我国人之见识，其去笼鸡盆鱼几何哉。龌龊之贱名，趋之若骛；毫末之细利，殉之以身。媚外人如帝天，视同胞若芒刺。语以同心之效，而责成于旦夕，必不为矣。是岂不乐荣而恶辱，趋福而避祸哉。惟其愚也，愚则相疑，愚则相恶，愚则相害。相疑相恶相害之瘴癖，已膏肓而不可除。曰同心曰同心，殆策鳖使飞，劝鳖使跃而已耳。噫嘻乎痛哉！逆浪狂波，谁与柱者；黑雾昏氛，谁欤扇者。三万里逋逃之客，梦亦凄然；一千年父母之邦，魂兮归些。我国中读书先觉之士，慷慨为雄之流，有如我大声疾呼者乎。世道人心，匹夫有责。挽回匡救，笔舌亦何让焉。万国

文明法律，出版议论皆有自由之权。伏愿我名人志士列位大兄，早早以觉民自命，起而任救焚拯溺之责。对此般人，讲解此道理；对他般人，讲解他道理。我口角，斩邪剑也；我舌头，照妖镜也。我不藏杀人器，我不下杀人手，我惟陈说是非，剖析祸福，以救我国人。我无所得罪于仇人，仇人其奈我何。诸兄诸兄，毋以括囊了事。今日醒一人，明日醒一人，浸假而十人百人千人万人醒，浸假而国中无一人不知合群，浸假而国中无一人不能合群。鄙人十同心之说，必一俄顷而风行雷动于国中。于是鸣我自由钟，树我独立帜。向役夺我家财之强虏索还我家财，彼夺我家财之强虏，敢复占我家财否，敢不双手奉还我主人否。不敢不敢，彼必不敢。斯时也，祝贺灯彻地而煌煌，欢迎坛插天而巍巍，纪念台屹屹峨峨于越南国之都城。我国人勉哉！我国人之为卢梭、福泽谕吉者勉哉！

读日本并吞中国策之序文记

巢南子既旅日本后之数月，一日早，谒日本政治家某氏于东京。氏出所藏并吞中国之策相示，巢南子方阅其帙首之序文，竟忽目瞪口呆不能语，仰天忍泪，涔涔不能抑。

诸君看看，此何策与，并吞中国之策与。中国而惧并吞，则中国之人哭，中国之人而不知并吞之可惧与，则中国之人，当为中国之人不知哭。并吞不并吞，中国不中国。巢南子自无并吞者已，胡为泪，胡为泪涔涔不能抑。十九世纪中人，有如巢南子之善泪否，有如巢南子之富于泪者否。诸君好笑好笑，然莫笑，然莫笑，听吾一言。

中国也者，非江山一脉，迤逦而际我国之中国耶，非廿年前所称我国为属国之中国耶。安知更数十年后，中国不为我国之鲁卫耶，中国乎，中国乎，欧人之口中物乎。

噫嘻乎悲哉，并吞中国四字，突然出现于巢南子之眼前！泪未来也，泪堂上之自由车辘辘矣。

越南志士之惨结局

编者按：本节录巢南子（即潘是汉）所著《国亡时志士小传》，简记越南志士阮碧等十七人的略传，全文已收入梁启超著《越南亡国史》内（见

《饮冰室全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七册亦选录，本选辑不再重录。

安南惨状一节（五号）

本社调查员

越南亡国二十余年矣，至于今日，稍知亡国丧家之痛痒，乘机东渡者大不乏人。西八月十七日，有志士三人，姓名未详，易华装，由海防乘轮东渡，被法人所养之安南内奸，作安南上等警察员之齐贡生等所查觉。齐即报知法员，三志士遂被捕，现置于本定省大监内，恐难免性命之虞。呜呼，自戕同种，効忠异族，安南之齐贡生等，真善读孔子之书矣。科举八股无教育之害有如是者。虽然，如此等志士之苦心孤诣，亦足以褫彼媚外内奸之胆而有余。大义责之，就死如饴，而毫无悲怨之色。亡国之民而有如是之力，处法制最严酷之地，虽万死而亦冒险以行之，能不令人钦仰无限。以视与安南同病之滇人，处鱼釜燕幕之危，尚死守妻子田园之乐，而不出国门一步，宰割任人，奴隶牛马任人，能不愧死于安南人耶。

哀越吊滇（六号）

越南　巢南子

登三岛最高峯而西眺，三岛属山西省。沿十洲，属兴化省，分连老挝地分。诸上游而北望。沉沉杀气，地棘天荆，扰扰昏氛，风腥雨臊。此亡兆也，胡为乎来哉。呜呼，越南后车之云南也。吾悲云南，夫孰使吾悲云南，君家死丧无人哭，洒泪苍茫哭比邻。肉耳人闻之，其必嗤为风癫病狂耳，虽然，吾乌能已于悲。

吾生当二十世纪剧烈之冲，身尝千万亿年最惨之祸，且自悲之不暇，而何他悲。噫嘻，吾诚自悲焉耳。吾死矣，而吾不能无望于吾族之生。吾亡矣，而吾不能无望于吾邻之存。吾族而生与，吾邻而存与，死矣亡矣之吾，其或犹有含笑入地之一日也。而今已矣，吾乌能已于悲。

悲莫悲于吾族之越南，而忽忽焉俱吾死也；悲莫悲于吾邻之云南，而岌岌焉后吾亡也。

吾尝从人种之胞系上论，吾越于秦汉以前为貉族。雕题交趾而文其身，黄汉衣冠，吉光片羽耳。马援南征后，汉人之迹，乃数见于朱鸢文郎之庭。时则越甸［南］华侨，但有粤而无滇。桑海变转，又千余年，乃至胡光，南略越地。乌马儿唆都等，道云南，驱滇兵下越，是为滇人入越南之第一期。明永乐年间，以沐氏世王云南，嗣有沐晟南侵之役，又为滇人入越之第二期。中间百年，明朝取越南而郡县其地，移植粤滇人。粤滇人利其地产之富，侨化为母，日以蕃滋。向时雕题交趾之貉氓，经五六百年间，被融化于汉族者，十盖八九。驯至国文国俗，全摹朱明，而遍国中遂无文身交趾之土质者。原其高曾，皆粤滇侨户，云仍蟠衍，实为今我之越南人。（安南古时代之人种，皆左右足两拇趾交对相向，作八字形。自汉族侨越太多，以其智巧之性质，压貉族而胜之。娶妻育子，日愈藩盛。至明清间，已全化为汉种。而向时交趾种，仅国中万分之一之最少数）。山僚洞苗，此又粤滇之土蛮，流人越地者。吾姑勿论。吾举通都大邑之轩眉豁面者，夫孰非黄汉血脉之一种也哉，此千年来吾族之历史也。

吾又从地理之方面上论，国于越裳氏之故墟者，南为真腊，西为暹罗，北为两粤，介乎西北间者为滇，皆与我越南邻也。然暹罗国于湄公河之西，划然天限。言语文字，皆与我越悬殊，用兵输财，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势。若真腊亦既沦没于法，种且绝矣，何邻之为。昆仑岛以北，摩天岭以南，舍粤滇吾无邻矣。

茫茫大陆，惊白浪之滔天；莽莽中原，慨雄风之扫地。及今之日，吾邻云，吾邻云，惟有一死生存亡相关切之云南在。

云南之为吾祖种之人之国，既与粤同，（华侨在越，自有法人以来，其为法贼白奴通事为虎作伥者，实无一云南人）。吾意其种族之感情，必较深于粤人。且其邻界之感情，亦必较切于粤人也。我越之大河二，一为湄公河，一为红河，其源皆自云南发。高平兴化一带，高山大林，经老挝绕东京安南，以达极南边界，又皆自云南而下险固联络，有辅车相依之形。是以稽之历史，元兵平滇，即掠越南。明下云南，即越南为郡县。迨满清入帝中国，孙士毅经略越南，亦在平定



云南之后。盖其藩篱庭户，犄角东西，存固同之，亡亦相续，于兵家形势上，有绝重大之要点者。累朝易姓，皆滇亡而越随之，历史上之铁案也。吾于是慨滇粤之人之鲁卫也。几千年来，有此地货，有此人民，有此山川形势之制。而乃泄泄沓沓，蠢蠢蒙蒙，呼吸之路荆榛，精神之海淤塞。盲兄瞎弟，弄白日于黑衢，蛮子夜郎，小长天于坐井。使三十七万英方里之锦绣国，荒颓同病，沦胥以亡。不六七百年之间，一吞于胡元，再并于满鞑。奄奄残喘，以至于今，又将群而饱餍于佛兰西矣。（滇面积十万余英里，越二十七万英方里。）当吾越之初吞于法也，吾北望而遥祝曰，我躬已矣，我族其无恙乎。我家已矣，我邻其有兴乎。吾于是西北望而祝滇人。

滇人滇人，吾兄弟国也。浸假而金马碧鸡之神彩，忽涌现一光怪陆离之真相于南支那。吾知云南卧榻侧之越南，决非法人所能下鼾睡之枕，其影响之被于交趾支那者，必有炊死灰以炙强暴之铁，流鲜血以衅自由之钟，吾越之亡不亡，未可知也。吾念及此，吾于是有目目云南，有耳耳云南，有口口云南。昼夜号天，祈祷后死，愿得见第一独立国之云南。

噫嘻乎悲哉，二十七万英方里之山河，何处赵家片土。五千余万人同胞之性命，当年地狱众生。而此茕茕七尺者，不能早填沟壑，时复延颈侥幸于邻邦，固已斫地擘天，大唤奈何之绝下策也。而岂意其失望之第二时期者，仍逐梦寐俱至耶。呜呼云南，呜呼云南，亡期又旦夕见告矣。

法人于西历一九〇二年一月一日，移保护安南首府于东京，专为吞噬云南之地。然其目的之必达也，有二难。其一，云南无海军港，其机关在陆军。陆军自东京达云南，路程非旬日可了。况开战时，必移海军上陆，接济亦甚艰难，于是用铁路战之强手段。其一，云南与缅甸密迩，英人亦所垂涎。一旦法人奏功，英人必不肯袖手。全滇之利，恐非法所得专，于是用外交战之活手腕。果也滇越铁路，能攘其利于清人，军事协约，能均其势于英人，殆哉殆哉，法人取云南入掌中定矣。

虽然未也，铁路经营，须累岁乃就。侵略家之罗网，急以时阴设而密布之。则有测画云南详细地图之技师者，则有保护铁路之法兵士

官者，则有暗输军货入云南之西商者，则有增置云南诸对汛之堡兵者。种种筹划，皆随一日千里之铁路线，而次第出现于蒙自开化间。云南乎，云南乎，法人之掌中珠矣。且也，法人之阴计密谋，更有异常周到者，则又观于近年之数事。

其一、去年九月日，东京统使全权忽于保护约章中，议增约束越南人前往云南之四款。

其发议之引词云，照得安南人前往云南修理铁路多有惹出不好之事，动致清人啧有烦言，兹宜严为约束，其律如下。

一、安南人非得大法各省公使及诸四画兵官（Commandant）以上之保证，不得擅往云南。

一、安南人虽有大法官之保证，而非得旅行券文及照相，仍不得前往云南。

一、安南人既得大法官保证及旅行券文，应许前往云南。但入云南地界之后，限到铁路工厂即止。其无有铁路工厂之处，一切不得过问。

一、安南人既到铁路工厂，即于工息之时间夜间只许在工厂居住。若寄宿清人家及与清人交游者一切禁止。

以上所议之四款，违者严监议罚。

其一、去年十月日，法总督议选义安河静清化诸劲练士兵移屯东京，而科旧驻东京之法兵分屯宣光兴化高平十洲诸地面。凡与云南对汛诸要害之处，皆驻重兵，而以五画（Colonel）四画（Commandant）三画（Capitaine）之法官，专任防守之责。每堡法兵虽至少亦有二马儿 deux compagnies、三马儿 troiscompagnies 以上。若安南士兵，无过一马儿 uns compagnie 以上者。此等屯堡戍兵，向时但用安南土兵，而法士官约束之而已。

即此二事，即法人之眈眈于云南者，既如此其急。而提防越人之为云南间者，又如此其密。云南欲不亡于法，庸有幸乎。呜呼，水未决而蓄溃堤之虑，当局笑其愚；火欲燃而陈曲突之谋，主人嗤其怯。使云南人距越亡后之一日，早图自强之策。坚大我团体，厚蓄我人才，充裕我军资，精练我兵制。涂江山以铁血，文社会以矿源。吾不自亡，法人其能亡我乎。因循至今，越亡二十余年矣，噬脐何及矣。

载鬼一车，骇前途之景色；同人于野，计后会之风云。吾于滇越铁路之终必成也，吾悲云南，吾更大悲我越南，今而后亡国史无第一价值也已。

虽然坐以待亡，毋宁为一或不亡则必独立之策乎。明知无益事，犹作有情痴。吾姑设一聊以自娱之辞，为云南祝一声，更为我越南祝一声，则此滇越铁路之将成而未成之一俄倾间好机会也。云南而有大英雄豪杰者出，逢此铁路将成而未成之一机会，攘袂而起，抛掷其一切利害祸福之说，呼唤雷雨，抖擞山溪，联全体滇民，为先发制人之策。霹雳一声，海岳齐响，越南苦苛思乱之遗族，必乘风纵火，群起而倒法人之戈，以为云南之后劲。一指顾顷而云南眉目跃出于二十世纪之地球。则滇越铁路无其快，英法协约无其巧，欧罗巴强国无其雄也。伟哉此策，必拿坡仑、亚历山大一流人乃能之，求之于今日之滇人，恐闻者惊为呓语耳。

无已则有一焉，兴学堂以开民智，壮军实以振民心。内绝倚赖之性根，外励自强之气势。阴结越众，攻守同谋。我固事迫而图存，彼亦困极而思奋。一旦风雷变化，南北埙篪。以越人扼法之喉，则滇人从而挤其背。以滇人掣法之肘，则越人起而压其肩。滇人不难为独立邦，越人亦必赫然为中兴国。美利坚合众之群帜，风动五洲；德意志联邦之舞台，雷欢万岁。伟与盛哉，吾侪破涕为笑之日也。然此策也，必期之岁年，非可望于旦夕。而彼雄雄轰轰者，且不日而吹汽笛于滇城矣。呜呼，计亦晚矣，计亦晚矣。以越人绝处求生之仅余一喘，而滇人正趋于迫不及救之危途。哀哀吾同胞，哀哀吾同胞，何辜于天，亿万姓沦为白鬼；谁阶之厉，百千年长此睡魔。吾哭，吾歌，吾笑言，如无救于吾同胞何，枪骨耶，弹肉耶，抚剑长号，仰天叫绝。

和泪贡言（七号）

安南　服国丧者

敬启我六千五百试士之同胞兄弟足下。国亡三十年矣，种灭十六七矣。异种之贼，且利用我读书识字之人以灭我种矣。何谓国亡？自

异种之贼破我国京城、夺我国权以来。君则幽之深宫，无异囚系。吏民则任其鞭杀，无异马牛。一切政权，无大无小，无不握诸异种贼之手。诸兄弟试观试场中所立之旗，我国旗乎，异种贼之三色旗乎？今日何日，非我同胞凡有血气者所当躃踊哭泣以奔国难、寝苫枕块以服国丧、卧薪尝胆以报国仇之日乎。诸兄弟何面目而应贼之考试也。何谓种灭？贼之野心，虎噬蚕食，更仆难数，而夺我命脉者其大端也。贼政府之征我租税者万端，贼商人之夺我利权者亿算，即粪秽而亦刮之矣，且年年有增无已。财用者人生之血脉，衣食路穷，则贫者先死，富者次焉。饥寒切身，忧惫不已。精气耗散，种者不孕，孕者不育。诸兄弟试观家人之治产、子女之生育，视十年以前之人何如也。既无兵燹，亦无凶荒，致此者谁为之也。今日何日，非我同胞凡有血气者所当颦眉蹙额日夜焦思，谋所以保种存种，使我九京之下丰巷［亨］燕贻之列祖列宗、生我劬劳之慈父慈母得稍雪其亡国之日［耻］乎。诸兄弟何面目而应贼之考试也。何谓贼利用我读书识字之人以灭我种也？我国近来，能执国柄居民上者惟士，能吮痈舐痔者惟士，能蠹国蠡民以肥己者惟士。夫士者，固自命为以道觉民，守死善道，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之士也。岂知忝颜向贼，丧心病狂无恶不作以至于此也。而贼政府之待吾士，剥削一切国粹，独留此土饭尘羹之科举，以诱而陷之，而饴之以虚衔，饵之以薄俸，引为猎狗，使之头会箕敛催及市租。蔓引株连，屡兴冤狱。噬杀国中之伯叔甥舅父母兄弟，以充贼之食料。当一生之走狗，衔媚异种之豺狼，所获者不过残骨剩肉耳。独不思兔死狗烹，古今常理。国亡种灭，大势使然。诸兄弟何面目而应贼之考试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可为诸兄弟咏之。进士也举人也秀才也，亡我国灭我种之毒饵也。数十年后，子孙绝灭，坟墓为墟。此进士举人秀才之虚名，将谁寄也。祖宗饮恨泉下，断不受贼政府封诰之虚名，且未有不涔然泣、嗌然吐者。夫读书明理者惟士，思想伟大者惟士，任重道远者惟士。诸兄弟试博览欧亚新书、伟人列传。若噶苏士，若鲁索，若吉田松阴、大限重信，革新以造时势，孰非士之力乎。兄弟乎，兄弟乎，有为者亦若是。以热诚为主，以道德为辅，正己正物，自治治人，洗奴隶之恶习，树独立之先声，德士之责任也；以热诚为主，以雄辩为辅，逢场

演说，使懦者勇、愚者智，起已死之人心，鸣爱国之主义，志士之责任也；以热诚为主，以勇往为辅，投袂而起，奔走寰瀛，采取文明，以图恢复，毅士之责任也；以热诚为主，以理想为辅，著书立言，对病下药，励俗劝学，陶铸英雄，哲士之责任也；以热诚为主，以谋略为辅，烛万变于先机，收山河之残局，使冒险者不误方针，策士之责任也；以热诚为主，以爽快为辅，为荆轲、为聂政，为国人雪不平，使外贼内贼无所避其斧钺，侠士之责任也；以热诚为主，以科学为辅，广搜机器，振兴工艺，为同胞塞漏卮，为祖国挽利权，美术士之责任也；以热诚为主，以韬钤为辅，镕欧亚之精魄，集兵学之大成，招尚武魄，教国民战，将略士之责任也；以热诚为宗主，以爱国为目的。联结团体，交换知识，服从公理，修公民德，守公民义，立公民约，倡公民权。相师相保，相助相恤，不相骄妬，不相欺侮，不相款忌。分言之则人皆自立，合言之则人尽乐群，此又我举国五十兆同胞公共之责任而我诸兄弟所宜负担而首倡者也。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诸兄弟与其低首为贼人之豢狗，何若昂头为祖国之天民。

呜呼，亡国之惨，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嗣德以前，若清国商人、西洋教士践吾土者，吾皆得而下之。建福以来，非洲黑奴履吾土者，莫不高其声价。我之总督不敢争，我之士民不敢议。昔何以荣，今何以辱。昔之国权存，今之国权亡也。哀哉国权亡，痛哉国权亡。君主何罪而被辱，人民何辜而罹祸。凡我同胞，不能动爱国之忱，抱亡国之痛，输报国之忠者，罪党之巨魁也，全国之公敌也。夫国者何物也，合人而成，合亿兆之人民而成者也。爱国者何情也，充爱身之量，爱家之量而成者也。国存则家存，国亡则家亡。国也者固吾身之头脑，吾家之基础也。一笼之鸡，杀其一则同群皆骇，惧杀祸之及身也；一房之蜂，扑其一则万声齐吼，救同类之被灭也。租税也，搜役也，屯田也，火车也，保险也，保寿也，纸币也，贼之阴设阳施，神出鬼没，皆割鸡之快刀，扑蜂之毒手也。役夫之路毙，商贾之停业，乡民之流离，狱囚之冻馁，千宛万状，惨目伤心，皆眼前见杀之鸡，见扑之蜂也。人虽至愚，灵于万物，奈何酣然怡然而不悟，偃然坦然而不疑。推原其故，终于不爱国也。人知有我则必爱我，爱国者即爱我之放大影像也。人皆有身有家，即皆有爱国之责任。无贵无贱，无

富无贫，无老无幼，无贤无不肖，无所逃避，无可推诿者也。伤矣哉，痛矣哉，成泰皇帝之虚位，部省百官之空名，贼之傀儡，贼之海市蜃楼也。贼陷我于死地，生而辱不如死而荣。西人有言曰，不自由无宁死，鄙人愿诸兄弟一审之。楮短言长，不尽所怀，泣血稽首，临风百拜。亡国后之丙午年十月服国丧者敬书。

附　记

右文为安南志士服国丧者所作，词旨哀切，为余所最亲爱之友□□□挂号寄来者。到时适该国志士□□□君亦在余座，相与读之。读毕，余谓之曰："昔人有言，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予今为下一转语，曰，哀莫大于心亡，而国亡次之。予不哀贵国之国亡，而独哀贵国人之心亡，国亡而不自知其亡，心亡也。八股为彼族消磨英雄之毒剂，贵国人偏好作此态，且惟恐作之不工。科举为彼族羁縻英雄之毒着，贵国人偏堕此术。吾怪其堕之而不悟，甚至杀戮同种以媚异种，是心亡之尤甚者也。有此三病，扁鹊复生，亦难为力。"□□□君似以予为恶口者，乃应之曰："诚然，然足下试思，贵国人竟无此病乎？如有其一，或竟有其三，则固未可作如此说也。"予为之默然，自悔失言。出版时因附录之以志予过。直斋氏记。

桑海泪尘（二十号）

交趾客稿

余安南人也，去国十余稔矣。所谋之事百无一成。骨瘦形枯，心悲梦惨。仰呼天而问之，天不吾答；俯吁地而哀之，地不吾语。苍茫独立，四顾无聊。于是纵游瀛寰之中，求其身世之类我者与之缔交论恨事。久之，于三韩得一人焉，曰闵氏。以某年某月某日会于某埠之小山上。以薪为席，以血为酒，以胆为殽。倚剑而谈，各抒其胸怀之所蕴。闵君谓余曰："吾辈国土别，言服虽异，而名号则同，盖是皆亡国之民也。嗟夫君乎，亡国之惨尔我共之。然吾三韩之亡于日人者，地近而势逼。譬诸病叟与大盗为邻，无寒暑昼夜皆可烙我而索其费，扼我而毕其命。若君之宗国，则见亡于白人，彼白人者，地远而国富，其毒人宜稍缓矣"。余曰："吁，君尚以吾国亡为幸而可以贸[?]乐欤，吾恨君未一履吾境也。天地间有猛虎而不甘人肉者乎，有雏鸟见攫于苍鹰而其皮毛尚相保者乎。吾香山之石巉巉然，今似吾民之骨矣。吾珥河之水滔滔然，今似吾民之血矣。君独未之前闻耶。"

闵君曰："悲哉，如此凶虐，向固未有以告我者。君今若能一一述之，仆请倾耳以听。"余时方心血沸涌，遂不觉泻为长谈，且笔而成书，以志吾雠恨。世之览吾言者，哀我欤，贱我欤，抑笑我欤，吾皆不暇计也。

吾国面积凡二十七万方里人民可四十兆余。土地肥饶，兼山海之利，原可立国于地球之上。当数百年以前，外患频仍，而上下一心，卒能以血战以存其国。近自五十年前，欧浪东奔，局势一变。当时秉政者愚而愎，专持锁国主义，不知外交国际为何事，又不知开国民之智为先图。故白人得乘其隙，始以传教窥我虚实，继以通商挞我庭户，终则以战事以和约而褫吾国三十六省舆图之颜色，遂为白人所有矣。彼擢十号［?］，凡吾人有爱祖国之思想者，彼必锄而去之，吾之官吏有媚彼以窃附者，彼既□必用之。斯风既炽，种性沦亡，遂有万劫不复之势。于是奴隶我官吏，牲畜我人民，日施其惨无人理之压制政策，以縶缚我手足而吮我膏血，不许少动，盖二十六年于兹矣。其虐政之大端有四。一、酷其刑罚，二、重其赋役，三、绝其生路，四、锢其智能。外此者尚有千条万绪，罄竹难书，一言以蔽之曰，欲使吾种长为彼之贱役，永供彼之娱乐而已。

乙酉五月二十三日，乃吾国国破君亡之大纪念日也。先是当年屡战不利，统督军务大臣阮知方、总督黄耀相继殉节。南北两圻既陷，彼乃以重兵迫压京城我政府立新约，我殿前上将军卫正侯阮说素主战者，至是益忿。乘夜进兵，将擒其要害而谋歼之。顾彼先已有备，乃纵兵大战，及至平明而都城陷矣。将军遂扶驾于甘露。彼追之不及，乃执将军之老父先流之于荒岛。以八十岁衰翁，神气昏耄，几不复知有世间事者，而亦加以罪名，置之绝地，使其以余年与魑魅瘴毒为伍，彼犹自命为文明，而况更有株连之刑律。吁，亡国之民，诚落九幽而无告矣。

其时左翼将军陈春撰，起兵于清化，屯驻三亭。彼攻之久不下，乃掘其祖父骸骨暴诸中衢，且使人告之曰，若不降，必沉若先骸。将军不答，彼竟以其先骸投之江中，此又文明国待敌人之一文明法也。协督军务大臣潘延逢，保守又安山分者十有余年。彼百计攻之不克，亦投其先骸骨于江中，协督卒殉节于山分。义兵散，彼更掘其遗尸焚

之，扬其灰以为尘焉。噫，亡国之痛惨矣至矣。

彼之待人悖逆公理者以此为尤甚。其他饱无辜以锋刃，驱良民于沟壑，使其血肉化于地为腐草，化于水为浮萍者，其事如牛毛。冤惨之气，昏天障日，非吾一人之眼所得遍观，更非吾一人之口所能详道其状而举其数也。虽然，余今但略举一二以志余痛。方乙亥春，清化义兵既溃。彼日日纵兵四出，见奔走于道路及伏藏于山谷者，悉擒之以归。讯其为义兵，则杀之于城北寿鹤之原。乡民及老弱者，则反缚其手驱之于城南数里外之布术桥上，桥之两端以兵守之，视如豕笠也。每晚彼兵官必至，下令投之江中，每投一人则拍手喧笑以为乐。有骧首于波间宛转未死，及娴泅泳援岸将登者，则必以枪击杀之。如是者凡三四月，布江之水色如血盆，腥气连天，行者皆绕道避之，不敢出是路。此无辜之被杀不知若干万也。但觉事后城郊绝少炊烟而已。

北圻协统军务大臣阮述，会义师于沔阳，尝于某县据险与彼相持。彼募其县人使为间谍，当时吾人激于忠义，卒无一人应者。彼乃以重兵至，驱其一县之民于野而尽屠之。又尝至协统乡贯，集其老稚于亭，（国俗乡有亭为宴会议事之所。）呼里正至前，问协统先代葬处，里［正］辞以不知，彼即狂怒而斩里正。又缚一十五岁童子，胁以兵威而诘之。此童亦不肯答，彼即突刺其面，流血被踵，童忽厉声曰："汝贼徒无天良，吾阮协统尽心于国，吾恨不能执鞭以从，今反欲吾助若辈为虐耶。"彼闻而大怒，以油浸布缠童身而以火焚之，童至死骂不绝口。迄今遗民义士，谈及此事，犹为之挥泪而切齿也。

戊申，彼会诸道兵攻河静义安二辖。榜于军门曰，降者免罪。既而所至焚杀，降与不降皆死。其主帅营前数亩地，血流常没踵。彼既凯还，而鸿山蓝水之间，数百里地寥寥无人烟矣。吾国从前征取之法，田分三等，而赋敛极薄。每遇凶歉，则减或免有差。自入白人之手，苛政百出。其始也升三等为二等，二等为一等，而重税之。继则无论肥瘠，皆为一等。终则加其亩数，昔之千亩者今为二千矣，万亩者今为二万矣。民不能堪，乞其实行勘度，彼则置若罔闻。盖此等政策，直以楮墨为田土，使民耕获其中，而纳此无所控诉之苛税也。不宁惟是，凡遇凶歉之年，必取盈焉。有不能纳者，则以悍卒一队，挟



枪剑至其乡，名曰坐收。尽一乡之牲畜供其饱饫，缧绁其父老，钳烙其子弟，呼号之声，惨不忍闻。卒至卖妻鬻子，抛其性命于沟壑之中，而彼之暴敛横征，则未尝有分毫减少也。

丁则十八以上岁纳徭银三圆，给以一票名曰身税纸。无此纸者，谓之漏丁，其罚最酷。处处歧路中皆设警兵，以凶狠者为之。往来之人，必搜其身中所带之税纸，无者囚之牢狱，充为苦工。限满仍收其罚银，比身税加倍。顾所谓警兵者，旬日之内若无犯令人，必有重谴。故彼辈殆为弦上之箭，亦不得不入人于罪自脱，尝有商民路过某省，警兵检得其身税纸更搓而吞之，将以漏丁报。商民大惊，乃前扼其喉使不得下咽，兵亦坚不肯吐出。商民惧得罪，扼之愈急，兵遂气塞而死。堂审时，商直陈不屈，剖视之则兵之食管中有身税纸在焉，商仅得免死。然而荆天棘地之中，犹能奋勇以自卫者，仅此一人，其它含冤茹毒不可以数计矣。

此身税者行于一切庶民，有品秩者则免。君骤闻斯言，必谓彼之行政有贵贵之义焉，是又不然也。盖有品秩者每三年内必呈其告身于彼行政官，并纳银十五元谓之助国。助之为名固美于纳，而所失则几倍之矣。朝三暮四，狙公之芧，乃竟出于欧洲自号文明之人，何哉。居城市者身税之外，又必岁纳银二圆曰游行税。有此者方可于街衢上往来自由。盖纳银之后，人给以票并影相一张，警兵一见即可辨其真伪，不能以吕易嬴也。乡居之人以事至城市，逾三日亦必纳银领票，无者其罚尤酷。至于城居人，则一身所需服食器用，无物不税，即便溺亦必月出银六角，其它可知矣。白人之饕餮一至是哉。

非惟人也，狗亦有税。城居者畜一狗，岁出一圆，则得一纸牌系于其狗颈圈上，狗纵出门亦无他患，不尔，罚及主人矣。至于牛税则不属于官府而属于保畜公司。凡人家有牛一头，岁纳保险银二圆。牛以病死，则公司偿其值。然牛疫一起，死者相踵。人向公司索偿，彼则曰俟验过即赔，卒无有至病牛之栅一寓目者。然计一国之大，所产牛何止千万亿头，故保畜公司之所得亦云巨矣。至于言赔，则自有公司以来，盖未闻有一人得其赔金者。是非人人皆愚而浪掷其财货，乃彼政府为公司后援，凡人有牛者必逼其向公司保险，保而无效，亦不得不默然置之。若与之争论，则无益且有害也。

其在乡村，则市税最重。物虽至微，入市必皆有税。尝有贫人挑菜至市，顾计其所输钱则比菜值且更加倍，以无钱完纳，至大为税司所苦，贫人乃抛其菜于地而去。然税司见之犹大怒，尚欲执而惩之，其人疾走乃免。又有贫家畜一豕鬻于市而不得善价，牵之返，明日复往，凡三次而一豕之价皆以纳税而尽矣。彼贫家所得者，但往反争论与奔走之劳耳。

大抵附于地皮者，一草一木一瓦一石，苟可以供人用者，皆入于彼税籍之中。藏于市者，则有土税、屋税、门牌税，逐年加增。出于途者，则有车税、马税、负担税，且计里征纳。而渡税之为彼进款，比诸税尤为大宗。盖吾国南北两圻，江道如织，居民多隔水相望，欲通贸易往来，必借舟楫之力。故一岁之内，彼之利源出于江河者尤为浩瀚无极也。

外此则酒税尤奇而酷。吾国地居热带，人多不嗜酒，故价极廉。十余年来，尝有西商请于彼政府设酒税公司，禁民间酿酒，而自出其酒以售。顾价甚贵，且酒有毒，饮至三爵，饮者必眼昏头痛，有酒癖者饮之不出半年必死。于是人人皆相戒勿饮。而彼西商乃大窘，请于彼政府，按籍给酒，每人月赋三大瓶，醉醒任其自由，而酒钱之应征者则刻不容缓。此法初行于一二处，犹未遍于国中。继自以往，白人之劝饮愈勤，而吾民之生命乃愈促矣。

酒税公司既得彼政府之助，彼则愈无忌惮。日遣巡丁遍往乡邑，或入人之房闼搜其所藏，或蹑人之足迹视其所向。终年吵闹，常若探捕剧贼。有私酿者，获酒一壶，至罚银三四百圆以上。贫不能纳者，则责其亲属。亲属不任者，则责其邻里。催捉囚系，瓜蔓株连，波及无辜，至有尽室而逃者。罚锾未纳之前，日充苦工，夜闭幽狱。一年或半载，备极诸苦。比归则身瘁而家破，因以自戕者多矣。

清化某县有一小村仅百余家，而犯酒禁者三人。盖此村民前多业酤也。彼公使（白人于各省皆设官治事，其长官谓之公使。每圻统使一人，公使皆属焉。在中圻者曰钦使，住京师。）饬县令执其邻里比屋摊赔。连年囚系，而所罚之数犹未充。村民乃哀告县令，请尽纳其田产于官，以充赔款而免其搜捕监禁之苦。令为达于彼公使，乃照价发卖，以其金入税司。是村以后民悉逃散，遂有丁无田，然亦不敢为



流民，以国课所在无可逃也。此余目所亲睹者。吾度数年后其人必尽填沟壑矣。

吾国滨海多盐田，从前任民自煮，互相买卖；故质净味佳而价又极廉。自盐税公司设立以来，禁民间私煮私卖，而由公司专其利。然公司所出售之盐，则杂以沙土，价又极昂。贫家得盐往往珍于得米，闻迩来三月食无盐矣。

彼之商民近且以剥削吾国为利薮，其来也接踵，故盐酒税司之外又有所谓屯田者。于山野之间，雇人畜牧，以耕垦为事。然无论何地，皆恃势蔑理，夺吾人已垦之田而为己有。吾民畏之不敢与争。故彼之田利，从耕垦所得者十之五六，而从攘夺所得者则十之三四。不但是也，又尝招纳莠民，诬陷良懦，为地方之害，故彼人之一鸡一狗，偶有所失，皆向所在守令责赔。遂使一班下吏，畏彼田舍翁亦与所属之公使无异。居民惴惴，愈不敢触其毒矣。

广南一省，在吾国京畿之南。其民苦于重敛，相率造彼公使署哀请免加税。公使不允，竟使军队驱之，溺死者三人。于是众忿甚，载其尸置之公使署前，祭以三牲，数千人皆缟素环而哭之，声震天地。既而经旬不散，相与枕藉于街衢间。公使乃电告彼钦使。钦使至，不询始末，竟问汝辈何故作乱。吾民答之曰，吾侪手无寸铁，何能为乱。但赋烦役重，人不堪命，故相率哀吁耳。钦使曰，汝辈穷乏至不能完国课，不如死之为愈，乃令枪队炮队攒射之，凡杀数百人，流血成渠，而民始散。此外有前布政黎洁、进士陈季玲，亦皆见杀于彼。黎君平日素不满于其虐政，陈君则但寓书所知，有“吾民此举，快快快”等字，为彼所侦得，即以为大逆不道而斩之。噫，俯首哀求，竟得杀身之祸；出言大慨，亦罹枭首之刑。吾国人之生命曾草芥之不若矣！哀哉痛哉。

近数年来，彼筑铁路于吾国北圻之边界，以通云南。顾北圻土著人不能当此大役，乃广募各省贫民为工。以其地氛瘴太重，饵以重金，使人趋之。卒乃自食其言，往往有终日作苦而不获一饱者。于是工人饿死，尸骸相枕于山谷间，不可胜计。倘有仁人过此，其伤心惨目之状，比古战场当十百倍之矣。此役被驱迫之惨酷，亿万人中丧命者什九。即有生还者，然为饥寒瘴毒所困，形神萎败，往往至家一二

月亦死，即不死亦终身为病废之人。故此一条蜿蜒铁路，首三宣而尾六诏，在白人呼之为铁路，在吾国人则名之为血路也。

彼并吾国未三十年，而君主之位凡四易。幽废者二，投毒者一。盖或以英明之资为彼所忌，或不堪其凌压，屡与反对，彼故怨而去之。今之嗣统者仅七八龄冲主耳。彼则挟之以号令于国中，戮忠良曰遵朝旨也，增赋役曰奉上谕也。拥此虚器，徒供彼之玩弄，亦何乐乎为亡国君哉。抑以鄙意度之，十年以后，冲主之年长而知识日开，亦必及于难而终难免矣。

彼之待吾国官吏，不但奴隶视之，且嗾之若犬，鞭之若牛，务使其恻隐羞恶之心无复萌蘖，而后可以长为彼役。虽然，吾国之贱民亦乌足责。盖今日之日乘轩驷佩勋章者，皆吾国昔日奴隶舆台之辈耳。其稍有人性者，则其所遇非困则穷。有义心者，非死则窜。彼辈固不能不以利诱势迫也。

吾国从前南北各省往来相通，故人尚得以贸迁有无，各济穷乏。近数年来，彼忽严其禁令，南圻之人不得至中圻，中圻之人不得至北圻。以故百货停滞，生计艰窘。设遇荒年，远方之谷米不至，必束手而待毙矣。此如人之一身，尽扼其喉咙，使不得通肠胃。缚其手腕，使不得抚胫股。上下左右分离隔绝，尚能保其残喘耶。呜呼，彼殆为此横虐以绝吾民之生路也。

近来欧美风潮及于全亚，人知株守前习不足以救败图存，于是吾国之出洋游学者日多，国中民智亦渐开，学堂商会处处设立，竞新智而崇实业，有骎骎然日上之势。彼于是嗔目切齿，思所以摧折之，龁龁之。先结好于强邦，继即废我英主。（近尝自练新军，锐志新学，彼逼以改立条约，坚拒之，以是见废。）下令捕诸新党，或斩或流，或监或籍，惟意所欲。出洋之人则限以六月回国，否则罪其父兄，及其妻孥族党。设此禁令，宣布国中。读新书者有罪，谈外事者有罪，立商会者有罪。侦探之徒以千百计，魑魅魍魉，隐见不常。坐于车者忽而系以铁环，步于衢者忽而闭诸狱室。悲哀痛楚，往往不自知其罪。全国人士如在荆棘之上、汤火之中。饮毒茹荼，吞哀咽恨，而彼心犹未快也。闻近又增诸税矣，（前所举丁田物产诸税，皆据现在而言。彼之税则逐年加增，将来又不止此也。）起重役加广狱室矣。呜

呼，吾国今日所立之地位，其悲惨固与君等也。彼之虐政愈日愈甚，将来其能使我为美州之红种人乎。

虽然，物极必反，怨毒愈酷，则复仇之念愈坚；危难愈迫，则自卫之心愈挚。美之独立，德之奋兴，固皆自摧折窘辱中来也。古今诸国强大者，岂无一蹶之日，而微亡者又岂无再造之机耶。吾身未死，吾志犹在。誓与吾伯叔兄弟以复雠雪耻之义，深铭涅伏。磨砺我壮心，担任我天职。前者仆欤，有后者进，老者逝欤，有少者存。谋略以济之，学识以充之。于艰难险阻之中，养成百折不回之志概。他日猛虎遇狮，毒蛇见鹤，隙有可抵，机有可乘，则以我万人热血洗荡河山，不难驱彼族于遐方，而复我四千年前年鸿庞氏之古国也。

张君成清遗策（十九号，揭发英帝国主义者虐待缅人惨状）

（前略）鄙人深恐吾滇蹈印度缅甸后尘，被侵夺于英国。又无力以运动，只得于香港仰江各报，多作论说，以鼓吹之。然吾留缅同胞，既心如石，纵有万张报纸，亦不能补于观听也。至于缅甸宜设领事、立商会二问题，鄙人早于三年前作论说登香港仰江诸报，娓娓不下数千言……诸君既留心救吾滇，则现有重要之问题，鄙人不择浅略，为诸君言之，是否，希谅。

（甲）云南风气最为闭塞，宜运动政府立强迫教育及地方自治。

（乙）宜广遣开通之士，四处演说。

（丙）宜整顿邮政，开设报社书局。

（丁）集合巨股，修滇川铁路，以抵制滇越铁路，并兴制造工艺厂。

（戊）设立缅贡二处之领事。

（己）整理兵备，固守滇英交界及滇越交界各处险要之地。

以上四端诸公自能运动；而下二端，则非要求政府不可。

诸公言滇越交界之利害，了如观炬，不遗秋毫。惟滇英交界之利害，及吾滇官吏人民之腐败，兵备机械之萎靡，外人如何之窥伺，诸公尚未言及，颇为缺憾。然此无访员于缅所致，非诸公之咎也。鄙人于二十九年作三司记一篇，即木邦司抹梅司，红石厂年出数万圆，抹

硔司玉石厂年出数千［?］万圆。三【司】皆吾滇之故土，而我昏庸之政府之官吏，轻易送于外人。而英缅划界，又被英国侵去吾土地数千里等语。被虎伥杜李贼告于英政府，将鄙人陷入黑狱七年。幸鄙人多方运动，方能释脱。吾滇之无领事之苦，更十仆亦难数。今略举其大者，可类推矣。

一、户口人头税之畸重。

二、诬藏烟酒任意捉拿。

三、商侣多被惨杀，或毒打于缅人，无人根究。

四、全缅数万人无一国文学堂，以兴教育。

即此四者所失匪细矣。鄙人现著缅甸风俗考一编，欲附香港商报登载，尚未脱稿，俟登讫即当寄呈。此编与吾滇有密接之关系，故鄙人不辞劳而作云。尚有缅甸史一编，系鄙人亲译缅史而成者，不下二三十万言，别处书局报馆，均欲买稿，鄙人尚未之售。杂志社如欲登录，鄙人当敬馈之，聊尽一人义务。鄙人无一能或有补于吾滇，当牺牲五尺之臭皮囊也。（下略）

张君成清死年余矣，检遗策读之，犹懔懔有生气。余始信其才之伟，其胆之雄，其志愿之远大，其爱乡心之诚挚，皆吾滇青年中所难得者。而独惜其死之过早，不克竟其志，且深惜其不死于兵刃，不死于炮弹，而死于毒药。因不忍没其遗事，访而附识之。按张君号石泉，云南腾越人，精通英缅文语。年未二十，愤地方土豪之擅作威福，谋而杀之。出奔缅甸，作僧。习缅文，然其锐气未尝稍挫也。逾年至新街，鼓吹汉商，集赀三万余金，创办中西学堂，收汉人中无父母之子弟六十余人，教以中英二种文字。又逾年，愤虎伥李某之欺虐同胞以媚英人也，以巨壶碎其首，又被捕入狱，数年赦释。充中英交界处之翻译员。于暇时作三司记，揭载英人之阴谋。被虎伥控于英政府，又陷入狱七年。至释后，志不少衰，筹画救滇政策，登诸报章，以望滇人之醒悟。并翻译缅甸亡国史，贡诸桑梓，以为滇人之殷鉴。去岁痛英人之待缅人百倍于牛马，乃与缅人中之有志者潜谋抗英，事泄为英人所深忌，诱入某处，以药毒之，遂被害。呜呼，愈磨愈厉，再蹶再起，不达目的，死而后已。如君者，洵吾滇特产之雄才

矣。使后起者皆如君，则滇事讵不可为耶。义侠识。

云南男儿（六号）

伯　林

（一）勉哉勉哉男儿，云南男儿！
汽笛一声，金碧变色，大好河山谁是主？
倒挽狂澜，中流砥柱；
好男儿，磨砺以须，兴亡责，共相负。
（二）勉哉勉哉男儿，云南男儿！
欧风美雨，剧烈争竞，民乏学术何以兴？
兵农工贾，力求日新；
好男儿，振发奋励，驾欧美，轶东瀛。

十　大事月表

第一号中外大事表（丙午七月）

社　员

中国之部之表中用◎者，别此事件专属于本省之部者也

中国之部

初一日　户部札饬各关道，自今日起，凡官场大员行李、学堂书籍、仪器、军营器械等件，一概照例完税，不准用免税专单。

管理太医院大臣，议派学生出洋学医，限十三年毕业。

◎云南全体学生代表全省人民电政府，诉滇督丁振铎昏髦庸劣，内政外交俱归失败，请据实密查严参。初二日　京师大学堂是日行开校式。

初二日　京师大学堂是日行开校式。

政府探闻多数革命党潜行入京，下令密捕之。

学部议厘定女学堂服制。

湘抚因会党有蠢动消息，谕令戒严。

初三日　端方、戴鸿慈上复命第一次条陈折，大意注重立宪。

初四日　粤督岑春煊饬海关禁止日本枪刀进口。

载泽奏陈，立宪请先除满汉界限。

◎云南留日学生再电政府，请换滇督丁振铎，以维危局，辞甚

激切。

驻扎欧洲各公使，合词电请速定立宪大计。

初五日　上海各领事已允会审公廨建造新监狱。

粤督电奏请嗣后无论何国，未经官家允诺，不准于中国境内擅行招工。

初六日　端方，戴鸿慈上奏改官制折，凡二万余言。

政府议在张家口、独石口、多伦厅三处，各设一关道。

初七日　派醇亲王、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大学士、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公同阅看考政大臣所上条陈各折件。

驻藏大臣张荫棠电告外部，谓俄人欲来西藏传教，请示办理。

政府通告各省，凡创办电话均归电报总局办理，外人干涉即须拒绝。

北洋创办无线电报，将情形奏闻，并咨商部。

直督袁世凯进京商议宪政。

初八日　学部聘日员教授各书记生英日语及笔算一科。

醇亲王等开第一次会议立宪事宜。

初九日　为立宪事开御前会议。

户部尚书张百熙上折，请改官制，大致与袁世凯、端方同。

政府从袁世凯之请，拟禁吸鸦片烟。四十岁以下，限一年戒除，六十岁者听。违者有官职则革，平民则入废民籍。

粤督岑春煊电奏，请准将粤汉铁路抗交大股之小股银充公。

粤人陈庆桐为拘拿亚洲报主笔事赴都察院控告岑春煊。

外部会同修律大臣沈家本，订定私造邮票及舞弊专律。

总税务司赫德将海关所用华洋人员名册及薪水簿籍呈报督会办大臣。

给事中陈庆桂奏陈云南情形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请饬设法整顿。

初十日　外务部电饬各国驻使，搜讨外国近日之训条及条议章程，编辑成书，以便外交之补助。

十一日　俄国教士在库伦传教，沿途需索供应，库伦大臣电告政府请示办法。

◎云南留日学生三电政府，请换滇督丁振铎，以救滇危。满洲俄人强占辽阳大榆沟及各处华人所开之煤矿，已由赵尔巽向俄交涉。

十二日　广东粤路公司举定董事监察查账各员，电禀商部。

十三日　两江学务处照会各属学堂教员学生，不得剪辫易服。端方独上一折，请平满汉之界。

明谕宣布，立宪俟数年后察看民智程度如何，再定年限。

驻藏大臣张荫棠奏请鼓铸银元，以代印度纸币。

意大利开设财政商务会，政府饬驻义使臣黄诰就近赴会。

十四日　派定各大臣先行更订官制，为立宪之预备。命各总督派司道大员到京会议，公同编纂。以庆王、孙家鼐、瞿鸿机总司核定。

端方调补两江总督，周馥补授闽浙总督，杨士骧补授山东巡抚。

◎云南留学安南学生上书政府，言滇事危迫情形，请练军以固国防。

十五日　政务处寄谕各省，自后刑钱幕友以及税局金卡，不准上官勒荐人员司事等。

学部电咨各省，饬派癸卯甲辰两科翰林中书，赴东学习法政速成科。

政府议以【云】贵总督一缺紧要，拟加以商务大臣衔。

十六日　学部咨照各省，饬停京师肄业生津贴。

岑春蓂补授湖南巡抚，庞鸿书调补贵州巡抚。

十七日　直督委天津府凌福彭及日本大学毕业生黎伯颜会议撤回领事裁判章程。

巡警部访闻寓中华报馆之藤堂调梅即革命首领某人改易姓名，来京运动，当即密饬警兵拘获。

廓尔额国王派正使赴北京朝贡。

商部电饬浙抚严查土药苛扰事。

十八日　驻海参崴商务委员李家鏊电告外务部，谓俄人不准委员公所悬挂龙旗，并不准干预公事，请向俄交涉。

更定官制大臣在恭王别墅开编制馆，派定提调及随同编纂各员。

外务部筹款二十万，另建衙署，盖造西式楼房。

户部造币厂定议，铸造重一两及五钱、一钱之钱币。

以杨士琦为会办电政大臣。

梁鼎芬补授湖北按察使。

十九日　学部咨行各省，以后除陆军将校各学堂外，无论何项学堂，均不得设寄宿舍，以期教育普及。

◎政府会议，以滇督丁振铎年迈智昏，难膺疆寄，且屡被该省人民攻击，拟以林绍年代之。

二十日　上海黄浦江开浚，定二十二日开工。

廿一日　日本公使向外务部索去藤堂调梅。

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到京，商议展宽速成法政科学期。

外部议咨调精通法律人员，由部派往新开各商埠充当裁判官。

廿二日　税务大臣定议崇文门税法，无论官商内外国人，有应税之物，均一律完纳。

直隶试办地方自治，由天津设自治局先行办理。

英公使照会外部，干涉广东黄埔铁路，请令停工。

廿三日　税务大臣定议，各海关税务司选用中国人，特札现任税司各举一人。

◎岑春煊补授云贵总督，两广总督着周馥调补，丁振铎调补闽浙总督。

廿四日　◎政府允准云南自铸银币。

政府定议，将广西提督移驻南宁，并奏改左江道为关道。

直督批准实行改良戏曲。

廿五日　政府宣告安东大东沟商埠经已成立，并设立海关。

廿六日　广东西南轮船劫案之犯处决七人。

江北提督着荫昌署理。

闽省绅商，电请政府撤换闽督丁振铎，并电丁督自裁。

廿七日　河南秋操，派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

◎法政府以岑春煊督滇，妨碍其侵略政策，电彼驻京公使向外务部力排斥之。

俄公使允将黑龙江沿岸金矿交还中国，惟中国须给以偿款。

粤督岑春煊派员充当爪哇全岛劝学所总董。

廿八日　政府议设西贡领事。

◎云贵总督丁振铎电致外务部云，有法国商人某借口前曾与矿务大臣唐炯立约，要求澂江府之开矿权，此事颇难解决，请由外部与法公使交涉。

载泽奏请裁撤内监。

户部奏请息借汇丰银行英金一百万镑，开办铸币印刷等事。

学部奏派八月考试留学生试官，圈出联芳、唐绍仪、塔克什纳、荫昌四员。

学部编纂白话教育歌，颁发各省，开发民智，以为立宪之预备。

廿九日　政府与日俄两使订定满洲南北均设税关。

◎云南留日学生电请外务部，力拒法人要求澂江府矿权。

外国之部

初二日　高丽允将镇海湾及阳城两处租与日本，为海军根据地。

初三日　俄属华骚总督被革命党人以炸弹抛掷三次不中。

初四日　俄国严禁军械入口。

初五日　古巴京城土民叛乱，与官兵交战。

初六日　日本定开大连湾为自由埠。

初七日　法国与土耳其关于非洲脱利普利之交涉，经将议结。

美国报纸因古巴之乱，要求政府联合古巴。

德国定议在奉天设立领事。

广州美领事照会粤督，请禁抵制美约会。

初八日　俄国西米诺斯甘营司令官在汽车被一革命党女子用枪轰毙。

初九日　俄相司徒来宾邸第被革命党抛掷炸弹，房屋几全被毁，死伤约四十人，司徒氏幸未受伤。

初十日　俄革命党谋刺高加索总督，事发逮捕多人。

天津俄领事被俄人厉温斯甘用枪轰伤腹部，随即殒命。

十一日　古巴政府大赦乱党，党人仍未解散。

十二日　日本调十三十五两师团分驻高丽，十四师团驻铁岭，第十六师团驻辽阳。

十四日　法国土耳其因脱利普利及爱尔其利亚边界交涉之故，又

将决裂，两国均备兵戒严。

俄皇令国内续行军政一年。

日本银行副总理赴英美商借日银八千万元为经营满洲之用。

法国大资本家近在安南设立银行，聘前署法国公使贾斯那君为该行总办，故近日贾君已将在法职衔一律告罢，拟专意办理银行事务。

俄国革命党势焰日盛。

十九日　俄人在中国北京组织极大之机关报。

日本定例，大连湾除俄人以外，各国人均可不用护照自由出入。

俄国在满洲各商埠均设总领事。

日本在关东租地，设立民政厅，总民政厅署设于旅顺。

二十日　日本东京人民因电车增价，酿成变乱，毁坏电车站及电车房多处。

廿三日　英人促其政府要求中国收回派员管理海关之谕旨。

德议员十余人到中国内地游历。

俄属华骚革命党与兵士大战，焚烧房屋甚多，死伤人民无算。

廿四日　俄皇已降谕，将公田一千一百万亩卖与农人。

日本表明关东都督之权限，其内容分军政、民政，下分财政、裁判、庶务、警察四项。其管理权限，凡兵力所至之地皆在内。

廿六日　日本东京因电车加价乱事已平。

俄国新定刑律，以绞罪处决革命党。

俄国官派警察查抄华骚人民六百余家。

美国派兵驻防古巴，续派兵舰三艘前往。

第二号大事月表丙午八月

雪　生

表中用◉者确知此事件出现之时日者也。用●者未悉此事件出现之时日，而据本社访员报告及中外各报纪载之时日为之编次者也。（原表凡不用◉号者均有·号，兹将此·号一律删去。）

本省之部

初一日　驻滇英国务领事照会滇督重申前议，请中英合办腾越铁路，经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极力拒绝，而英领事未尝退步。

省城一带旱荒异常，斗米十一金，饥馁者狼藉于道。

初二日　滇督丁振铎以兴禄等十余员办理滇越铁路及洋务局一切交涉，实属异常劳绩，专折奏保兴禄，着赏头品顶戴，桂福以道员用。

初五日　英法两国之军事协约告成，意在平均云南之势力范围。

初六日　外务部电询滇督，腾越铁路有无切实办法，以便据拒英使。

初七日　省城学堂所聘之日本教习，于合同外多方要索，相约罢课。

英人以二钱九分之实银币当中银六钱二分。现又利用华商运银入缅购货，每月出口约六七十万两，腾越一带市面极形恐慌。

初八日　法人滇越铁路由南溪起又展长开车三十余里。

十一日　省城师范学堂学生以日教习无礼停课，群起请学务处据合同斥逐。

驻滇英领事再照会滇督，重申前议，请中英合办腾越铁路，经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据二十七年外部照会英使各路各筑之约，极力拒绝。

十五日　省城陆军、师范、蚕桑、东文、法政各学堂学生上书政务处，陈滇省一切学务军政腐败废弛情形，请据情代奏，饬下滇督从事改良整顿，以救滇危。

粤督岑春煊发款五万两，派员往安南暹罗一带办米，以济滇省饥民。

十六日　驻滇英国务领事照会滇督丁铎振云："英政府已派工程师雷厉，略勘腾越大理楚雄一带道路，定中历冬月十七日由新街起办。"经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坚持拒绝。

十七日　政府拟定整顿滇省要政七条：清吏治，整军备，设巡警，兴学校，保护法人铁路，调查全省矿产，扩张东昭铜厂等，交新

授滇督岑春煊酌核办理。

十九日　七月初十日，法人运军火四十七驮，已入滇界四十余基落迈当，忽一马失足，致箱损坏，军火外现，经官吏查阻。

二十日　商部以滇蜀路章多与商律不符，窒碍难行，驳咨滇督改订。

廿三日　法人图麦建议，云南为支那最大行省，气候物产甲全国，滇越铁路不仅影响于商务，实于殖民有绝大关系，宜迅疾缩期落成，以收速利。法政府韪之。

廿四日　廷寄滇川两督，四川建昌道赵尔丰简授督办滇川边务大臣加侍郎衔，居中擘画一切开垦练军事宜。

廿六日　滇督派缪道往南洋一带招集路股。

廿七日　驻滇英领事又照会滇督丁振铎云：光绪二十八年外务部曾照会英使云，凡在滇省允给法商之利益，应一体允给英商，总须与法一体相待等语。并照会洋务局云，彼略勘滇缅铁道线路，滇若不力为保护帮忙，即自进兵测勘保卫。势极强横。

新授滇督岑春煊专折奏调高尔谦、温宗尧等十员到滇差遣。

廿八日　巴黎开属地博览会，内一部高悬云南两字匾额，其中备置云南风俗人物出产等模型。

廿九日　法属安南总督鲍务派技师三人、测绘生五人，分道入滇，往文山阿白一带，详细测勘地图。

三十日◉外务部与驻京英使谈判滇缅界务。

内国之部

初一日◉编纂官制大臣上厘定官制宗旨折。

◉香港暴风毁坏民船三千余艘，小轮船沉七十余艘，大轮船沉十艘，重伤四十五艘，溺毙万余人，损失约值三千万。

◉浙江湖州属乌程、武康、德清、南浔数县，因水灾饥民暴动，抢掠县吏役多家及谷仓等处。

粤督岑春煊派员赴台湾，调查鸦片专卖办法。

广西铁路，奏定举于式枚为总理、左宗蕃为协理。

唐绍仪与俄使在外部开议中俄条约。

初二日◉程家洛赏四品卿衔，派充八省膏捐坐办。

◉户部电饬各省停止实官捐。

英国新公使朱尔典呈递国书。

警部派员外郎舒家禄赴各省查阅警兵。

商部咨催各省设立矿务调查局。

学部选定进士馆学生数十人，赴日本留学法政速成科。

初三日　禁食鸦片烟，十年内禁绝，令政务处详拟章程。

江苏设立宪兵。

闽省绅商学界再电政府不认丁振铎督闽，浙人亦致电闽省愿表同情。

练兵处订定出洋观操规则，咨告各省。

初四日　满洲铁岭、法库门、通江三处，宜布开作商埠。

初五日　粤督岑春煊札饬地方官，驳斥领事干涉词讼。

初六日　税务大臣拟定小轮纳税办法，通饬各省。

初八日　烟台华商反对西人设立工部局，联禀外商两部北洋大臣山东巡抚暨东海关道等，请主持力争。

赵尔巽电请外部，应募南满洲路股。

初九日　出使意大利大臣许珏具折阻止立宪。

直督袁世凯刊刻各国官制大略及组织之用意，分送各王大臣及政界中人。

初十日◉给事中陈田奏劾庆王奕劻收受东抚杨士骧贿赂银十万两。

十一日　陕西巡抚曹鸿勋请加盐价以充路款。

十二日　北京中华报馆被警部定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罪名，将报馆封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日本公使在外部议交还营口，照条约履行，并请将赵尔巽更换。

学部续派外部郎中张元济，会同林灏深赴东西洋考查学制，并在南洋查阅华侨兴学情形。

十三日　铁良反对改官制，与直督袁世凯大肆冲突。载泽严劾铁良阻挠立宪，官制因之未能议决。

京张铁路由丰台至南口线路已成。

十四日　闽省绅学两界，继续联电军机处更请另简闽督。

直督袁世凯向日本参谋部议定，每岁练兵处派学生七十名学习陆军，并准以后得进陆军大学及他一切高等学校，与日本学生一体卒业。

◉新民府及安东县之日本军政署，是日撤退。

广东铁路公司委任邝孙谋为总工程师。

十五日　御史王步瀛奏，汉京员请假回籍省亲省墓请援满员例，予限三个月，免开缺扣资。

学部新定奖励制造教育用品章程七条，咨行各省。

警部电饬各省认真办理江面巡警。

粤督岑春煊颁给南洋各岛成立之学堂二十七所匾额。

十六日　商部奏定铁路工程会计等规则，颁行各省。

广东三水支路，本由三省合资赎回，现粤路公司商请让归粤省承受。

练兵处分咨各省，令选派军官在二等一级以下三等一级以上者，每省二员送入京师法律学堂，肄习军律。

十七日　严催整顿八旗，限十月内着明白覆奏。

京师内城巡警厅议集股二十万金创设公园。

十八日　政务处电致各省，查报种鸦片处所，以便议禁。

日本人在奉天设警察官，分派管辖之所。警部请其裁撤，日人不允。

南洋华商设立师范传习所。

十九日　陈启泰补授江苏布政使。

浙江南田开县，奏设专官。

二十日　学部新定章程，凡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不准立案，亦无奖励。

廿一日　唐绍仪奏称，与俄使议约开放北满洲一事，俄使已承诺。

廿二日　政府电催伊犁将军长庚速练新军，以实边备。

廿四日　新授闽督丁振铎联电福州电局，追查闽省绅学界发电人

名，以为恐吓。

廿五日　英人照会外部，欲设领事于喀什噶尔，外部不允。

廿六日　闽督崇善电驻京法使，请留福州法领事，法使却之。

廿七日　学部奏定设咨议官一等八人、二等二十五人。部员中不足，另向各省奏调及在京奏留。

廿九日　京师巡警总厅奉警部命令，订立报律九条，颁给京津各报。

三十日　学部新章颁行各省，凡驻防各学堂，概归提学司管辖。

外国之部

初一日　日本将台湾中国人土地所有权收回，改为永代［贷］借地权。

初二日　古巴总统要求美国派兵干预乱事，美兵部大臣塔虎塔起程赴巴。

初四日　英政府将南非洲之华工勒回七百五十人。

初六日　俄国收税巡洋舰与日本渔船在根母资格半岛争斗，各死伤十余人。

初八日　英国乘俄国内乱，获得俄国在波斯向来所有之势力。

初九日　俄国倡议欧洲各国，当极力压制国内之无君党，并议设严刑以待之，禁其开报馆与集会自由。各国除英吉利瑞士之外，皆赞成此议。

古巴正副总统均向议院辞职，古巴政事皆由美国派员管理。

比国根脱地方万国交际律院，新立一会，禁止中立国人在战地私用无线电报，并议浮水雷，定水雷不准布设。

十三日　日本在新民屯设领事署，撤民政厅。

十四日　美国兵部大臣塔虎脱暂署古巴总督。

俄国旅顺降将案了结。

十五日　俄署北克拉哀地方，有铁工七千人同盟罢工。

十六日　俄国已允日人在北满洲之治外法权，与他国视同一律。

十七日　满洲铁路凡归日人管理者，均已开车。

美国派定勃吉能文斯罗赴古巴接替塔虎脱回国，即为暂时总督。

十八日　俄国革命党刺杀裁判官及武员二人。

十九日　柏林开万国无线电会，发明家买枯泥亦到。

二十日　日本派满洲铁路警察。

俄国已允日本人任意往来北满洲。

廿一日　法国派色雪龙为驻中国法兵之司令官。

廿三日　俄属堪森总督及色伐斯多波守兵司令官，被革命党用开花弹击中，受伤甚重。

廿五日　俄皇在芬兰阅兵，被革命党炸弹飞击，幸未受伤。

廿六日　俄属波兰治革命党人二十一名以枪毙之刑。

廿七日　美国刊报招募华工，开凿巴拏马。

万国无线电报会规条已成立。

廿八日　美国旧金山管理学务官定例，自是日起不许日本人入该埠学校肄业。

三十日　俄国于哈尔滨设立领事。

第三号大事月表丙午九月

雪　生

（凡例同第二号，兹从略。下同。）

本省之部

初二日　意大利人基拉底殴毙民人王开成，经滇督电请政府与驻京义使交涉。

初五日　政府电致滇督丁振铎，备细调查云南澂江、临安、开化、广南、楚雄、永北七府矿产已有无外人开采，速行报部。

初七日　省城学堂日本各教习无礼需索，相约罢课事，惧学生等排斥力强，现均已上课如初。

初九日　外务部电致滇督丁振铎，令其即派学生由他戛甲大山北至兰洲测绘腾越北段界务咨部。

十一日　滇蜀腾越铁路总公司因英人要求腾越一带铁路事机危迫，电达外务部及北京同乡官东京同乡会设法阻遏。

十三日　法国贵族院及众议院于协议会中，提议欲实行占领海南岛，及中国甫［南］部之云南广西。

十五日　政府电饬滇督，调查云南全省出产鸦片地方及所出之数若干，详细报部，以凭订定禁止章程。

十六日◉东京同乡会因英人要求腾越铁路，电请外商两部及岑督设法拒绝。

十八日　政府议准滇督丁振铎奏保平定丽江府属土民案出力人员谢有功等三十余人。

再议准滇督丁振铎奏保安抚永昌府属镇康各地方土民案出力人员石鸿韶等四十余人。

再议准滇督丁振铎奏保平定镇边厅土民案出力人员胡泰福等十余人。

廿一日　外务部因腾越铁路与英使交涉，令其电阻驻滇务领事。

廿五日◉永昌府国民演说会组织成立，是日开演，到会者数百余人。

廿八日　法国游击四圈官保林及闭利灵等，本年四月随河内总督鲍务视察安平、文山、蒙自、阿迷、弥勒一带归国，现呈递报告书于该政府。

腾越铁路拟以鹤庆丁硕甫为总董，腾越寸开泰为副董。

内国之部

初一日　张振勋所办黄埔铁路，英人以有碍广九路线，屡次干涉，商部电请缓办，粤督岑春煊抗电力争。

法商请在成都开埠，外部不许，并咨川督锡良力拒。

初二日　张荫棠在西藏被英兵官围困，政府电饬驻藏大臣查办。

初三日　派前浙江臬司王仁宝先往福建调查船政以备整顿。

阅兵大臣袁世凯、铁良到彰德，初五日开操。

初四日◉密派商部尚书载振、警部尚书徐世昌，赴奉天查办事件。

鄂省秋操费用二百万两以外。

札萨克蒙古王私往哈尔滨向俄官借款，以地为质；赵尔巽阻之，

并贷以款以绝俄谋。

初五日◉河南秋操，南北两军骑兵在汤阴县第一次激战。

西藏达赖喇嘛起程回藏。

初七日　秋操军大激战，战线亘三十余里，北军略占优胜。

都察院各御史，上折参劾载泽主持立宪、误国病民封事共十余起。

驻京法使照会外部，电止各省禁卖南昌教案纪略书。

初八日◉秋操军在彰德南大战，午刻停战，操事毕。

◉阅兵大臣行观兵式，午后一时开大会，宴内外宾一千八百余人。

学部通谕，寺僧设学，须悉照钦定章程。如借营别事或援引外国僧徒，在京由督学局，在外由提学司查办。

日本将交还营口，外部特电饬山海关道梁如浩入都议定办法。

初九日　粤督岑春煊奏将周荣曜等子弟职衔永远斥革，不准开复，并通饬缉捕周荣曜。

中意商约在上海开议，意使力索开绍兴上海航路，并无锡、安庆开作商埠，议约大臣力拒之。

初十日◉阅兵大臣袁世凯、铁良回北京。

戴鸿慈等奏陈导民善政，宜设图书馆、博物院、动物园、公园等。

御史王步瀛奏参杨士琦，请交江督苏抚查办。

新旧粤督周馥、岑春煊永禁小围姓赌博。

十一日　商部电粤省查洋药到港细数，并电令各省每月将所属鸦片销数，列表报部一次。

刑部奏定伪造外国银币刑法专条，通咨各省。

粤督岑春煊议开办鸦片专卖局。

十二日◉英俄之商标保护法，是日交换，由是英美德法义荷各国之商标条约了结。

◉新旧两江督周馥、端方是日交代。

十三日◉北京中华报主笔杭辛斋、彭翼仲，拘质巡警厅十二夜。彭用枪轰伤委员朱桂薪，十三日即捆解大兴县。杭辛斋先递解回籍。

十四日　粤督岑春煊奏将在籍劣绅已革知县王清云就地正法。

十五日　陕西藩司樊增祥密劾甘督升允，着交川督锡良查办。

荷属华商因添抽四项苛税，电外部主持力争，现派钱洵查办。

十六日◉袁世凯由京回津。

十七日　政府因俄人允肯，定将长春开作商埠。

商部奏定，创制新法新器各项工艺给与商勋章程。

十八日　大学士孙家鼐奏陈地方自治办法，并谓府州县不可轻于改制。

学部奏派罗振玉、刘钟琳、吴炤、张煜全四人分赴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视查学务。

十九日◉编制馆将拟定外省官制，电致各省督抚裁酌。

二十日◉宣布厘定中央官制，军机处、内阁、外务部、吏部、学部仍旧无改变。“巡警部为民政之一端，着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将财政处并入。”“礼部仍旧，将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兵部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及军谘府，未设以前，暂归陆军部办理。”“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为轮船铁路电线邮政起见，着新设邮传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设大理院专司审判。”“都察院改为都御史，副都御史二员，六科给事中与御史各员缺，均暂如旧。”新设资政、审计两院。

◉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銮仪卫、内务府、太医院、各旗营侍卫处、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仓场衙门，均匆庸更改。

◉除外务部外，每部各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

◉各部尚书得参预政务。

◉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会办大臣那桐、瞿鸿禨均着仍旧管理外务部。

◉大学士尚书侍郎，均着匆庸兼都统副都统。

鹿传霖、荣庆、徐世昌、铁良皆开去军机大臣，专管部务。庆亲王奕劻、瞿鸿禨仍留军机，新补入世续、林绍年两人。

廿一日◉“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左侍郎毓朗，右侍郎赵秉钧，”“学部尚书荣庆，左侍郎严修，右侍郎达寿，”“农工商部尚书载振，

左侍郎唐文治，右侍郎顾肇新，外务部左侍郎联芳，”均着无庸更换。“吏部尚书仍着鹿传霖补授，左侍郎着陈邦瑞调补，右侍郎着唐景崇调补。”“陆军部尚书着铁良补授，左侍郎仍着寿勋补授，右侍郎着署江北提督荫昌补授。”“度支部尚书着溥颋补授，左侍郎着绍英补授，右侍郎仍着陈璧补授。”“礼部尚书着溥良补授，左侍郎着张亨嘉补授，右侍郎着景厚补授。”“法部尚书着戴鸿慈补授，左侍郎着绍昌补授，右侍郎着张仁黼补授。”“邮传部尚书着张百熙补授，左侍郎着唐绍仪补授，右侍郎着胡燏棻补授。”“理藩部尚书着寿耆补授，左侍郎着堃岫补授，右侍郎着恩顺补授。”“都察院都御史仍着陆宝忠补授，副都御史着陈名侃、伊克坦补授。”（统计新授各部院堂官满人占二十一员，汉人占十九员。又各部中之最重要如陆军度支学外四部概属满员。）

◉大理院正卿作为正二品，着沈家本补授，外务部右侍郎着汪大燮补授，未到任以前仍着唐绍仪暂署。

◉奎俊着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度支部尚书溥颋未到任以前，着铁良兼署。

◉陆润庠着以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

◉载泽着管理武备院事务，察哈尔都统着松寿补授。

◉广西巡抚着柯逢时补授，未到任以前着张鸣岐暂行护理。

◉四品京堂陈仪洛，着总办八省膏捐事务。

廿二日◉政务处着改为会议政务处。

◉孙家鼐着充国史馆总裁，李绂藻着充副总裁。杨士琦着转补农工商部左丞，右丞着熙彦补授，左参议着寿龄补授，右参议着沈霈霖补授。

日本决议十月十六日交还营口。

廿三日　广东铁路总办郑官应辞职，副办黄景棠亦经岑督批准辞退。

外部拒驳外人请给游历勘矿护照。

粤督岑春煊奏请革除广东挂销号税。

廿四日　日人要请中国实行商标法。

廿五日　户部现存库款及各省未解到之款，共数约八百三十

余万。

廿六日　吉林长春府示禁民间，不准将屋赁与日本人。

广九铁路合同中英合办已经签押。

廿七日◉湖南巡抚岑春蓂接事。

外部电咨晋抚无庸与福公司力争矿权。

廿八日　山西留学生李培仁因福公司攘夺晋省矿权蹈海死。

廿九日　福建厦门嵩屿，前卖与美商，由厦门道另购他地与之换回。

山西省绅士学生等因矿产事开大会，筹划对付福公司。

◉诚勋着调补广州将军，江宁将军着清锐补授。

外国之部

初五日　俄皇颁布谕旨，令俄人不分贵族民族皆得参议国事。惟居西伯利亚、亚洲者，及犹太、波兰人不得享此权利。并谕人民如不愿充兵籍者处以刑。

初六日　日本允准中国在高丽釜山及济物浦新设领事。

法国陆军大学堂派委武员七名，赴东三省各地测绘军用地图。

初七日　俄国民议院定期一千九百零七年三月四日开院。

初九日　丹麦国亲王来远东游历，将欲直接中日两国之交涉，免由俄国转折。

初十日　美属旧金山禁止日本儿童入该地学校，日使向美政府力争。

万国海牙平和会定期一千九百零七年春季开会。

十三日　俄国在长春武官再行禁止日本武官以军服入境。

十六日　美属旧金山收回日本人入小学校之命令。

十九日　德国万国无线电会成立，得二十一国赞成，惟英日意三国反对。

二十日　西班牙民党鼓吹人民革命，并有天主教中极端党力助之。

廿八日　日本举定后藤男爵为南满洲铁路公司总理。

第四号大事月表丙午十月

雪　生

本省之部

初一日　政府因驻京英公使照会，重修滇缅界务，电饬滇督丁振铎派员到京，会同英使参议谈判。

初三日◉云南留日同乡会因英人要索腾越铁路事机危迫暨滇中军政吏治外交等各要政，特公举代表员三人赴上海谒岑督面陈要求一切，是日起身。

省城一带灾荒加倍吃紧，饿死者枕藉于道，旅蜀同乡官等亦极力电募巨资赈济。

初四日　滇省北京旅学同人及同乡京官，组织滇学会，成立首次开会。

腾越关调查一年入出品共二百余万，出品仅占十五分之一。

滇省藩司刘春霖惧新滇督岑到任澄清吏治，己必不免，陈请丁督代调他省，或即请奏准开缺回籍。即补道柳旭方宏纶等十余员，亦极力运动更调。

初五日◉北京滇学会因英人强索腾越铁路，上禀外务部，请向英使交涉，转电阻驻滇英领，并切陈办法。

初七日　省城法政警察体操各学堂创办成立开课。

省城师范传习所头班学生毕业。

腾越南甸土司刀定国因苛派民款，被百姓连年禀控，积不相下，刻督批提刀定国赴案审讯。

初九日◉英国委员带兵在滇缅交界之南卡江一带重勘界务，滇督丁振铎电请外部核示。

初十日　法人修筑滇越铁路，现在文山县界内山硐颇大，且意国工头极刑苛虐，故工人逃亡甚夥，工数不敷应用，拟再由四处添续招工。

十三日　度支部议准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土药统税拨还款项俟试办一年后再行定案。

腾越厅丞叶如桐撤任调省，哀请驻腾英领事奥太蔚两电丁督为之斡旋挽留。

十五日　铁路总公司议派学生赴比国留学铁路工程，以六年为期，官给学费，咨学部立案。

十八日　迤西各府绅学两界议改良扩充西云书院为迤西师范学校，现举员清查内中一切款项，以备整办。

廿　日　腾越铁路，由总公司拨款二十万两于省城下关两处设立银行，并拟设分行于腾越，惟经手有学识且不染指者颇难其人。

廿二日　邮传部以滇省危亡旦夕，必注全力兼顾，且因云南留学生之请，议向法国购回滇越铁路自办，需款约金十六万镑。

廿五日◉外务部为中英云南修界事件电致云贵总督丁振铎，谓镇边思茅两厅，猛河之南马河流入南卞江处起，至湄江止，曾热［经］陈道等垒石绘图画押在案。现英领请派员重修界碑，应饬会同英员清查标记号，分别立碑以清界限。

腾越猛卯土司与野人山一带野彝争斗，开战数月不已。

廿八日◉北京滇学会因赎收滇越路事决议上禀邮传部，承认愿筹集赎收路款。

廿九日◉滇腾越铁路总公司又电东京留学同乡会告变，谓英人必欲实行强横手段，进兵测勘腾越大理一带铁路。

三十日　云南留日同乡会因腾越铁路、滇越铁路、七府矿约、滇缅界务四事，俱属滇人生死存亡问题，特派代表员一人，赴北京向政府直接办理。

内国之部

初一日　山西绅士学生因福公司矿案开会演说，决议以死力争。英使照会外部，请咨晋抚保护弹压。

◉吉林长春府开埠。

练兵处议定每年派日本陆军留学生七十人，通咨各省。

初二日　商部咨驻法公使，承允中国入巴黎万国商会，常年经费二千法郎。

前粤督岑春煊派员黄厚成赴澳洲调查商务，以备奏设领事。



学部定章，凡教会设立之学堂不准立案。

初三日◉长崎领事及华商电驻日公使与政府，谓中日条约期满，请于续约声明以最惠国相待，又因日本不发还商家屋税，请公使及外部力争。

◉奉锦山海关道梁如浩与津关道梁敦彦，与日本开议接收营口事。

初四日　政务处议定严禁鸦片烟章程十条。

商部咨行各督抚发给外埠华商回籍护照章程。

初五日　学部咨饬各省，自后各学堂管理员，均由提学司札派。

初六日◉政府开除直督袁世凯所有电政铁路等八项兼差，并督练各镇兵除第二第四两镇外，均直隶陆军部。

初七日　日本向外部力索台湾富商林谋昌，外部电饬厦门道将人交出。

政府议准法部大理院由度支部每年拨津贴银五十万两。

初九日◉浙江台州属临海县天主耶稣两教民人互斗，声势甚汹，宁绍道前往办理。

初十日◉广东潮汕铁路行开车式，观礼者数万人。

十一日　山西福公司矿约事，晋抚与晋绅力争，外部电饬照约，晋抚力驳不允。

十二日　营口交还事件，议准巡警卫生交还中国办理，电话则出资购回。凡钱债细故事，华官不得翻改，如关于房屋产业及重要事件，不在此例。

十三日　张百熙奏请，自后考验学生废去举人进士名目。

十四日　学部电致驻各国公使，饬令调查万国版权同盟事。

十五日　陆军部尚画铁良拟彻底查算袁世凯北洋练军报销各项。

伊犁将军长庚以俄国在伊犁行用俄国纸币，提议在该处仿张家口办法，设立户部银行，以为抵制。

十六日　寓沪粤人分电外部邮部及周督总商会，请力争九广铁路合同。

外部因义国公使要求自上海至浦口之铁路【敷】设权，以严词拒绝。

十七日　豫陕两省京官连名具禀邮传部，拟合豫陕两省人民之力筹筑洛潼铁道。

驻京英使照会外务部，谓中国若实行禁烟，英国亦赞成此举。

御史蔡增源受贿卖折，被堂官参劾，交法部严加审讯。

十八日　鄂督张之洞，见政府撤去袁世凯兵柄及各八大兼差，亦奏请将所练新军改隶陆军部，并请开去参预政务大臣兼差。

学部奏请设日本留学生副监督在公使之下，将各省监督一律裁撤，以归统一而便查察。

十九日　乌苏台将军马亮奏陈俄人南下之势日愈增长。

接收营口。

法国允中国留学生入海军学校。

川督锡良奏请将成都将军迁至巴塘，以资镇压。

广东粤路股东大会，公举查账员，即日查核铁路公司收支存放数目。

山西绅士学生倡议收回大学堂自办，不复由外国人办理。

二十日　萍乡醴陵［浏］阳民乱蜂起，首领为龙姓蔡姓等。白旗书革命军，约万余人，势甚汹涌，湘鄂赣三省皆派兵赴剿。

交还营口条约，两国委员是日签押。

廿一日　粤人因九广路约失权，大集会议，拟自行筹款建筑，不借英款。

政务处奏准丞（疑此处有脱误）可以兼管民事。

美国因广东廉州教案，仍坚索赔款五万。

廿二日　粤督周馥以香港各报鼓吹革命排满主义，严申禁令，不准销入广东省地。

◉贵州布政使着兴禄补授，松塄着补授贵州按察使。

邮传部电询鄂督张之洞赎回京汉铁路办法。

廿三日　邮传部与意使交涉，索还理藩院衙门。

江督端方谕警察总局，通饬各属严密查拏革命党人。

直督袁世凯既解兵柄后，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统制，均请辞差，陆军部尚书铁良函请袁督劝留之。

陆军部议改崇文门内贡院为陆军学堂。

廿四日　政府议定，以辽东海、渤海、浙海、粤海四处为海军区域，即于四处设立海军港。

廿五日　各国驻北京公使照会外部，谓户部改度支部，请更换从前借款合同。

廿六日　俄使要请将新疆巡抚所设之茶务公司撤去，谓其与俄国茶商有损。

廿七日　政府续奏请官员戒烟，限六个月戒绝。

政府议准，伊犁将应摊赔款四十万两提作练兵经费。

东三省照中日条约开埠十六处。计奉天六处，吉林六处，黑龙江四处。准于十二日一日先行宣布吉林、哈尔滨、满洲里等处开埠日期。

廿八日　开放张家口立案五条。一、张家口税务旧税关监督管辖，二、边境设防备兵，三、设户部银行分行，四、划地另开租界，五、京张铁路告成后，撤去税关监督，另设税关本部。

三十日◉河南布政使着袁大化补授，山东按察使着黄云补授，冯汝骙着补授甘肃按察使，安徽徽池宁太广道着文焕补授。

◉政府以日本为革命党产地，电饬上海天津各关道，凡经过之信函书物箱驮等类，必拆开备细查阅搜检，始准放行。

外国之部

初三日　俄皇降谕，禁止陆军中官弁兵士干涉国政。

初六日　日俄委员会议，宽城子设立车站事，是日了结。

法国查抄教会产业归国有。

初七日　比利时议院提议，将刚果国并合比国。

摩洛哥坦其亚地方内乱，法与西班牙将行干涉。

初十日　俄政府允准在西伯利亚黑龙江边界建筑铁路，自斯得伦斯克通至哈勃洛乌斯城。

十二日　德国与丹麦订立合同，如德国有战事，则丹国截断波罗的海口，不使敌人入内。

十三日　俄国准犹太人得自由寄居新辟地之村落，并准任意租赁田地。

法国西班牙预订合同，干涉摩洛哥乱事。

十四日　挪威国皇哈宫第七照会各国，力请保护挪国，俄德法先已允从。

十五日◉日俄两国会议宽城子车站案签押。

俄国将压制犹太人之条例删除，即商务中之禁例，亦皆撤废。

十九日　英俄两国驻北京公使商定，互相保护在中国之商标，英国并先与美德法意荷五国订定。

廿二日　各国允准法兰西干涉摩洛哥乱事之照会。

廿八日◉南非洲杜兰斯哇国新宪法已发布。

俄国议在海参崴设置极东总督。

廿九日　俄国继夫总督以纳的夫伯爵，在脱槐地方被革命党谋刺致毙。

第五号大事月表丙午十一、十二两月

雪　生

本省之部

十一月初五日　度支部电询滇省土税，每年由陆路边界出口输入北圻一带之实数。滇督咨覆，整顿土药税款，已一律改为统捐，其旧日厘卡即饬司局停收，并晓谕各商遵办。

十七日　政府议定除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山西五省外，各省设自治局，参议地方行政。惟诉讼事件不得提议。

廿二日　法公使照会外务部，法国现为滇越铁路事，派人前往就地考察，已由马塞起程，不日抵滇，请转电滇督保护。

廿五日　英国工程师已越界到腾越测勘路线。

十二月初二日　外务部屡接滇中铁路工司及日本留学生北京滇学会电报及禀陈之警告，始于十一月十二日照会驻京英使，谓各路各办，各勘各界，刻腾越铁路公司既成，不必过界测勘，请转电阻驻滇务领。

十三日　法国马赛尔殖民地赛会，又将云南列入其中，经留法学

生与法政府力争，始行撤去。

十八日　新设各部院电咨滇督，酌量承认竭力筹解开办一切行政经费。

十九日◉法国政府已允从议院所拟之章程，建筑云南铁路，使之速于完全成立。

廿一日　法人移非洲兵驻安南，议移安南之南定河内北宁等处兵入云南。

廿二日　政府电促岑督赴滇任。

廿六日◉云南留日同乡会因法人议实行进兵占领事，痛陈危亡，哀恳政府设法兼顾，辞甚激切。

内国之部

十一月初一日　学部订立京外各学堂收取学费章程，咨行各省督抚。

广东学绅商界公电政府，力争九广路约，承认自行建筑。

顺直及广西实官捐一律停止。

初二日◉谕饬各督抚推广农林，限一年内详查地方官民各荒并气候土宜，绘图造册报部订章办理。

初三日　萍乡革命党两次为湘军击败，死千余人。

初三日　奥荷两国公使请中国派员入该国农务会，外部转咨出使该国大臣照行。

初四日　江北饥民麇聚清江浦四十余万。

驻京美使仍向外部要求招工往开巴拿马河，外部照覆拒绝。

初五日　邮传部与法国公使商议借款建筑松花江、三姓、归化城等处铁路，工程师用日本人，材料亦购自日本。

初六日　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学生，步炮工骑辎重各兵科共二百零八名，离东京振武学校，分往各师团实地练习一年。

江北绅士筹筑江北铁路以工代赈。

初七日　修律大臣议覆前江督周馥奏请禁革卖买人口一折应准照行，并拟办法十条。

上海道示禁各烟馆六个月内一律闭歇，并照会各领事请租界内

照办。

初八日◉江海关查获由日本运往宜春之货内有革命党炸弹药十五箱、短枪二百六十枝、棍内暗刀二百把。

◉皖省宣城县饥民哄，县令愤杀二十余人，几酿大祸。

初九日　政府探悉革命党首领某要求各国助力，欲图实行大举等由。密谕各督抚严切查拿，于未查获之先终须密秘。

江督端方拟专练旗兵一镇，委员到镇江、荆州招募，并以督署卫队尽改用旗兵。

政府议筑新民府至法库门铁路。

初十日　萍乱党人沈益古，被官兵拿获正法。

政府议将外洋赔款镑价盈余作为新设各部院开办行政费用，正酌量分配。

步军统领衙门通电各督抚筹解办公经费，各省覆电统认银八万六千两。

陕西藩司樊增祥与陕甘总督升允互劾，着樊增祥开缺查办。

十一日　山东曹州乱势汹涌，东抚杨士骧电请陆军部派第五镇常备军赴剿。

浙江商会禀请农工商部，力拒日本人在杭州营业。

闽督电告外部谓，官脑局与英商交涉事议决。

十二日　旅美华商电请内地绅商再行停销美货，并劝人勿应巴拿马河工。

度支部议定所有本部统辖之银行造币厂各总办，均一律改作实缺。

驻俄使胡惟德电告政府，海参崴应偿华人损失之款，准明年三月办理。

十三日　山东曹州乱党蔓延至河南归德各属。

◉广西巡抚柯逢时开缺，以侍郎衔督办各省土税，程仪洛帮办土税事宜。

◉张鸣岐补授广西布政使，署理广西巡抚。广西布政使着余诚格署理，按察使着王之祥署理。

十四日　湘抚岑春蓂奏称，捕获汉帜报记者革命学生刘道一，又



名锄非，供称主张民族主义，取汉书非种必锄之意，故名锄非等情不讳，当即将该逆就地正法。并电驻日杨使将该党黄近午、柳际贞、刘林生、万飞鹏、冯自由等勒令退学，并电饬沪道瑞澂截拿。

政府密电浙江提学使，谓据南北洋报告，萍乡革命党牵涉浙江学界，饬查各属学堂有无此种党人。

十五日　政府定收新开商埠码头税，惟非永远施行，拟按若干年收足即行停止。

◉广西南宁商埠是日开放设关。

德国请在胶州湾兴筑船埠，作永远屯驻海军之地。

十六日　军机处改制，领袖章京食三品俸，历八年外放提学、按察、盐运各司。帮办章京食四品俸，八年外放通商洋务要缺道，均不兼差。

萍乡党首萧克昌被官兵拿获，杀之。

政府通饬各省，查禁无约之国不准载运鸦片及咖啡等物入口。

俄国允交还漠河金矿，是日各委员由天津往接收。

十七日　湖北臬司梁鼎芬召对，面参庆王奕劻招权纳贿，并参东抚杨士骧、粤督周馥，以撤袁世凯之助力。

十八日◉载振、徐世昌视察东三省回北京。

江督端方电奏清江浦已资遣饥民八万余人，赈款支部一百三十余万两。

十九日　外部新章，出使各国大臣均作实缺。使大国秩二品，小国秩三品。参随定额，大国七员，小国五员。头等参赞视参议，二等视郎中，三等视员外，随员翻译视主事。参随各员不准自行奏调，均由部派或由储才馆选充。

载振、徐世昌覆奏东三省主［权］丧失，朝议拟将处置满洲之法归列国会议，向各国探问意见。

二十日　广州商民复倡拒约，美领事照会粤督周馥严禁报馆提倡，并拘押主持之人马达臣，派委员将拒约存款提充公用。

政府命南北洋大臣各派委员四名，赴新加坡侦探革命党人之举动布置。

廿一日　陆军部派哈汉章、良弼等八员，分往直隶、两江、两

广、河南等省调查军事。

都察院奏准自后保送御史，京员实缺五品以下至中书，外官实缺四品以下至州县均可保送。如有滥保，惟原保大臣是问。

廿二日　邮传部与直督袁世凯决议拨京津京汉两铁路溢利五千万两，建筑张家口至库伦铁路。

河南省民立铁路研究会成立。

廿三日　伊犂将军马亮因伊犂哈户事件电请外部酌办。

廿四日　政府电端方、陈夔龙密拿萍醴党首刘震、黎兆梅等，务获惩办，俾免煽惑。并着会同沿海沿江督抚一体严捕。

粤督新定报律：一禁毁谤两宫及亲王。二禁造谣生事。所有登报之稿，须注明访员里居姓名，阅六个月方准毁弃，否则主笔担其责任。三禁妨碍治安。

廿五日　度支部右侍郎着宝熙署理。

马兰镇总兵兼总【内】务府大臣着承佑补授。

廿六日　暹罗侨商温忠岳等上禀农工商部，请与暹罗立约，保卫华商。

新任驻德公使曾广铨条陈政府，请派学生留学德国学习实业，并令研究德国制造枪炮学。

廿七日　江督端方密电奏陈，谓此次萍醴乱事，实为留学生主动。刻各校学生已纷纷回国，请饬下日使杨枢查明姓名开单分电各疆臣，以便严拿。

载振、徐世昌面奏东三省情形，长春以南在日本人势力范围之下，长春以北在俄人势力范围之下。

廿八日◉吉林黑龙江商埠及齐齐哈尔商埠是日开放。

黑龙江新开商埠，赫德派定税务司每口两人，英俄人各一。

廿九日　上海法国电车公司又在西门外妇孺医院等处设轨，并拟通至徐家汇。沪道照会法领查阻，法领严词拒驳。

英公使照会外部谓，山西绅董所设之矿务公司侵害福公司租借权，且有故意冲突之势。

奉天将军因日人私贩岸盐入境，照会日本关东总督，议全数由官买入、以杜其弊。

十二月初一日　军机章京议定额设三十员，领班章京作为三四品京堂。

河南卫辉府乡民哄闹学堂，革命党因之有乘机煽动之势。

初二日　英国印度总督往新疆甘肃等处游历视察。

英人李提摩太办理山西大学堂，晋抚恩寿奏其卓著成效，赏给头品顶戴。

初三日　各国公使团至外务部声问，官杨电传革命党联络外国人，得外国人承认其独立等说。

◉江苏商办铁路公司行开工礼。

初四日　外部严禁泄漏官电规条，紧要者军法从事，寻常者监禁十年，知情不举监禁五年，告发者赏银千两。

俄国在哈尔滨旧有俄文及汉文之机关报二种，近又创办蒙文及满文报，在北京聘请主笔。

陆军部尚书铁良仍命兼管税务。

◉鄂督张之洞电覆改革外省官制，极力反对。

初五日　奉天将军赵尔巽查得革命党多人某某联络俄国革命党同志会，以游历为名，分投东三省内地运动一切。

初六日　内阁学士吴郁生，因嫌隙参劾邮传部尚书侍郎张百熙、唐绍仪用人行政率多徇私，故廷议严饬张唐。

◉瑞丰着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初七日　赣抚通饬严捕湘赣革命党首蔡绍南。

邮传部侍郎唐绍仪，因被申斥，日昨将所管各项铁路关防尽行交出。

御史赵炳麟，密劾鄂臬梁鼎芬品行不端，声名狼藉。

◉直隶按察使王清穆着准其开缺。

初八日　政府密电四川总督锡良、湖北总督张之洞、安徽巡抚恩铭，命饬省内各府州县严密搜索革命党，有所发见立即捕拏，而于军队学堂警察部内等处，尤须加倍严查。

初十日　政府议改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为总督巡抚。

汉口道捕获谋在汉口起事之革命党朱子龙、胡瑛等。

十一日　滇督岑奏长江会匪蔓延，愿暂缓赴滇，请亲自巡视

长江。

御史王步瀛奏以江北穷民移住吉林、黑龙江、热河、伊犁等处垦荒实边。

鄂督张之洞派第三十一标兵到黄州府捕缉革命党。

十二日◉陆军部尚书铁良奏派第一镇统制官凤山为督练大臣，总统前直督袁世凯所征练之第一、第三、第五、第六四镇新军。

军机处电鄂督张之洞严捕革命党魁黄轸等究办。

十三日　学部札各省提学使，严禁学生吸食各项烟草。

政府议设东三省总督，拟以袁世凯任之，又以端方调任直督，岑春煊调任江督，奉天将军赵尔巽调任滇督。

十四日　江督端方捕获革命党员孙少侯（直隶候补道）、权道涵（候补府）、段云三人。

◉汴洛铁路工竣开车。

十五日◉前卖云南七府矿产与法人隆兴公司之农工商部侍郎顾肇新死。

政府允许筑造四川至西藏铁路，并开放西藏各地。

十六日　江督端方密派留学生数十人，在日本东京侦探革命党举动。

江西铁路公司，拟向比利时借款四百万两，以筑九南铁路，外部驳斥不准。

十七日　政府虑留学生谋为不轨，电饬南洋电报局自今一切私人之暗码电报禁止传递。又电训日本公使杨枢严加防范，其借名省亲而归国者设法阻止。

十八日　政府议在西藏与四川交界之巴塘设立西四川总督。

十九日◉粤督周馥接到江督端方密电，谓有革命党千余人潜入广东省城，欲于除夕夜谋起事。

二十日◉江西九南铁路举行开工礼。

◉河南开封府南关开作商埠。

曹州乱党窜至徐州沛县，官兵痛击大败之，势顿衰。

广西人力争法人承办桂路之议。

廿二日　驻日钦使杨枢密派员二十名，分往各学校侦探倡革命排

满主义之留学生。

廿三日　萍醴党首王胜被捕获。

廿四日　各国公使谕饬上海各领，从江督端方之请求，将在租界拿获之革命党黄易、张宝卿，交付中国转解南京会审。

度支部新章，自后各省解饷领饷，一律改由户部银行办理。

廿五日　学部札行学堂，改定暑假年假日期，年假减为二十日，暑假增为五十日。

美商在奉天设公司，贩卖中国食盐，赵尔巽拒之，美领事争执甚力。

廿六日　端方、张之洞密电北京天津，谓扬子江一带革命党曾派员至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侦探各省官员之举动，并联络马贼，以故民政部特设马兵二队巡查。

政府议准廉取官报邮费。

廿八日　农工商部左丞着熙彦转补，右丞着耆龄补授。

粤督周馥在省城廿世纪报馆拿获革命党四人。

驻奉天各国领事，请以奉天全市开作商埠，不肯划地作租界，并抗拒中国在中日条约所载之新开商埠征收厘金。

外国之部

十一月初二日　美国派高等裁判官于上海，是日行开署礼。

华俄道胜银行，定议撤兵后，即在奉天南满洲建设分行。

初四日　日本船业团体会议，设新公司来往中国北方各口及香港、孟尼拉、爪哇各岛等处，资本共二千万元。

初七日　俄国继夫总督被革命党刺毙。

初十日　海牙平和会所提议各问题，俄法两国均力为反对。

十二日　俄国圣彼得堡知事夺劳尼资被虚无党刺杀。

十五日　美国旧金山拒敌日人之意见，现更剧烈，克奥地方学堂亦有斥退日本学生之运动。

二十日　德华银行、汇丰银行及东方汇兑银行合资借给暹罗英金三百万磅，以为建筑铁路及行用金币之需。

廿五日　伦敦英人设立中国学会，习中国语言及历史文学，以为

殖民支那之基本。

廿八日　伦敦发行中国沪宁铁路之债券，应募者众，每股涨至一百零八。

十二月初三日　法国、西牙牙两政府允准撤去摩洛哥坦其亚之舰队。

十四日　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湖南会社、大东公司已决议实行将扬子江航业合并资本由八百万元加至一千四百万元。

十九日　俄国国事犯监狱长被虚无党枪毙。

廿四日　南满洲铁路西历去年共进款六百二十万二千五百元。

廿六日　俄国收回哈尔滨禁止日本医生之命令。

廿八日　年终调查东京支那留学生共一万七千余人。

第六号大事月表丁未正月

雪　生

本省之部

初一日◉法国建造老开至云南府铁路之合同，已由法政府与印度支那公司签字。

初五日　御史徐定超奏，云南所产铜矿，咸丰初年每岁解京正额六百余万斤，其盈余以供各省钱局之采买者尚不在内。今每岁解京仅一批计五十万斤，不及承平十分之一。请简派实心任事京朝官一人，先行赴滇详查利弊。由天津造币局及各省铜元局余利项下指拨招商承办，设法兴复。着交度支部议奏。

政府电催滇督丁振铎速开发云南。

初六日　滇督丁振铎为法人火车入境，匪徒混迹，因拟在滇越交界之桥头设卡巡逻。商之法国安南总督。旋因蒙自法领事极力干涉拒阻，且援通商条约为辞，因电外务部请向驻京法使交涉。

初七日◉云南留日学生以法人进兵之势日迫，禀请新滇督岑春煊速赴滇任。并请奏拨北洋陆军将弁一二百名及日本士官生数人到滇，开办速成将弁学堂，及征练新军。如不愿赴滇，欲运动更调他省，祈明白宣示，勿庸推病，以便滇人自筹。

初八日　法国所经营之安南云南蒙自间铁路，经已敷设。现更欲筑一云南思茅铁路。此二路线均以至云南省城为目的，法使正向北京外务部极力要求运动。

驻京法使向外务部声言，据滇越铁路公司电称，云南猛勒土司所属土民，时向路工阻挠滋扰，有碍筑路之事，请即饬滇督严行禁止。

初九日　贵州提学使陈荣昌奏参滇督丁振铎、前滇臬现黔藩兴禄贻祸云南、日形危亡之事实十余条，廷寄着湘抚岑春蓂查办。

滇督丁振铎奏报蒙自腾越思茅三关收支各数目，并奏解练兵经费及赔款费。

初十日　新任滇督岑春煊以云南缺瘠且门面狭小，极力行贿运动，图更调肥省，已经就绪。

十四日　腾越铁路分银行总办丁彦已行抵腾越。

度支部议覆滇省铜政，请饬下岑春煊到任后，迅即体察情形，亟筹兴办，由度支部宽拨铜本以图维持。

十九日◉云贵总督岑春煊，着调补四川总督，云贵总督着锡良调补，均勿庸来京引见，即行速赴新任。

廿二日◉现任滇督实任闽督丁振铎，内政外交俱于舆论不洽，着其开缺，闽浙总督着察哈尔都统松寿补授。

廿五日◉新任川督岑春煊恐人窥透其托病运动情节，故仍推病以欺饰国人耳目。电奏未能即行赴川，请暂派大员护理，着派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暂护，仍催岑春煊速赴新任。

度支部严催滇督丁振铎，将光绪三十年以后之云南盐课支销、厘金支销、光绪二十七年以后之云南耗羡、光绪二十五年以后之四川滇黔官运局税等项，速行彻底清缴报部。

廿七日◉意人毕约克，在云南被路工创伤一案，意使坚索恤款，外部电致滇督妥速议决。

英国工程师黎礼借名游历，实则以测勘路线为目的，又由腾越起身去永昌大理一带。

廿八日　驻法公使刘式训电陈云南危迫情形，并告法人图谋云南思茅铁路等件，请设法筹顾，勿贻满洲后悔。

廿九日　湘抚岑春蓂奉廷寄密查滇省丁振铎兴禄参案，并调察滇

省一切外交吏治军政界务滇越铁路等件，当即札委道员沈祖燕于二十四日起程赴滇查办。

内国之部

初一日　北洋电告湘抚岑春蓂，谓查有革命党人匿迹长沙，携带炸药，谋于元旦日乘阖省官员诣万寿宫拜牌行礼时举事，务宜加意严防。

初二日　鄂督张之洞又电咨编制馆，极力反对司法独立。

初三日　法国驻京公使向外务部要求桂省铁路与华商合办。

招商局，经各股东大会议，拟援商律请归商办。

东三省准改行省，已定议，简徐世昌为总督，民政部尚书则肃亲王或毓朗补授。

德国政府允协赞中国禁烟，租界内一律实行，青岛亦照办。

初四日　学部奏将学堂考试章程改定通行各省。

初五日　广西留学生公电外务部，阻止法人要求广西铁路建筑权。

俄人在蒙古境内未开放之地，设立领事馆及道胜银行。

江督端方派遣暗探四十人，在上海密行访捕革命党人。

政府决意拒绝美国招巴拏马华工。

流寓扬州饥民不服遣散，聚众殴伤官吏。

驻英俄公使汪大燮、胡惟德连名电奏开放西藏之办法。

日本在奉天及铁岭占领地域内，擅处华人罪犯以死刑。

初六日　陆军部尚书铁良电饬各省驻防一律改习新操，照京旗办法，并期逐渐实行推广。

吉林将军达桂电告外务部，俄兵携带大炮侵入蒙古境内。

初七日　河南学界筹议争收前豫抚刘树堂及吴世钊断送与英商福公司之大河以北之矿产各下手办法。

苏州织造仍着崇启接管，广东高雷琼道着英俊补授。

霍山张正金被获，途中喷血而死。

江西藩司通饬各局所，自后教堂教士贩运物料，照章收税。

政府照会日使，大连湾建设税关，一依胶州湾办法。

初八日　江督端方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订立合同，借债一百万两，以六厘起息，将南京税关作抵。

库伦办事大臣密奏，俄领事借口保护俄商，在外蒙古之一部设置守备军队。

初九日　靖州知州禀湘抚岑春蓂，称禹之谟供实人革命党约期起事，因不及禀，即在靖正法。

清江浦商会禀将清江自开商埠。

礼部左丞着英绵（庆王奕劻之婿）补授，右丞着刘果补授，左参议着良揆（荣禄之子）补授，右参议着曾广权补授。

初十日　江南前铜元局总办潘学祖被陈璧电参查抄追押。

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电告理藩部谓蒙古郭尔罗斯王私卖土地与俄国铁道公司。

法商又在福建擅招华工赴南洋岛作工，并不知照官场。

廷寄江西官吏议覆萍乡义宁州两处划地添设二县，以为防乱善后。

陕西绅商禀准农工商部，在榆林延安二府地方开设畜牧公司，并议办皮毛织物等业。

政府以俄国添驻兵队于德穆尔古地方，电属科布多大臣宜严重边防。

山西抵拒福公司之矿产采掘权，曲沃一带人民坚持尤力。

法人私向番人盗买打箭卢金矿，政府电川督详查。

十一日　法商、法官、法教士游历视察广西之泗城、百色、镇安、龙州、太平、上思各府厅州县，络绎于途，地方官供给保护不暇，纷请辞任。

外务部与俄使提议中俄条约。

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电奏，前驻藏大臣有泰私吞兵饷，查有实据，着革职查追。

十二日　北洋逮获革命党马祥、翟润［鳌］等三十二名。

吉林将军据条约，不准日人在居留地外居住。

十三日　川督锡良挪用川汉铁路股款，报销铜元局平地基用三十余万，买铜元局机器一百余万，章道贺道办铜元局亏空一百余万，周

道办浚川银行亏空一百余万，提作边务费用及劝工场机器局等三百余万，共六百余元，以致川路筹股创办已四五年，尚点无头绪。

十四日　俄国已将黑龙江之矿山七处交还中国，又将吉林之矿山二处，晖春宁古塔及家比谷各等【处】之中俄合采条约废弃，全归中国办理。

十五日　庆王奕劻卖官纳贿，近尤加甚。杨某得侍郎纳贿四万两；陆某图直隶藩司，许贿八万；某某图简东三省巡抚，许贿十万，或许贿十五万有差。

二十日　天津拘获身怀炸弹之党人，供出在北京之同党百余名，知姓名者有二十人。

邮传部侍郎吴重熹条陈政府：（一）应添造全国铁路以图统一军事扩张商务。（一）应修改现行邮局制度扩张邮政事宜。（一）全国电报酌量情形增设修改，更行建一总局，统一全国之电报，并设电报学堂于北京。（一）普劝官绅创设轮船公司，办理海外与内地沿海之运输事业。

政府议将伊犁新疆划为两省，改并伊犁将军为伊新总督，仍驻伊犁，管辖天山北路一带，天山南路地方仍归新疆巡抚治理。

陕抚曹鸿勋奏，边界事务日繁，于伊克昭旗盟之坂素壕地方添设东胜厅。

廿一日　江督端方深虑革命党人私运军火炸药入口，饬金陵关严查行旅杂物。

陆军部尚书铁良等已定议由贵胄学堂选派甲班学生，分赴东西洋各国留学海陆军，以为将来兴复海军，握揽陆军地步。

政府电命各督抚调查沿边沿海各岛屿及其形势，又特电赵尔巽派员往查岫岩州沿海之岛屿。

廿二日　广九铁路合同签押。

鄂督张之洞派冯少竹、喻秉忠，指名严捕自制炸弹匿迹武汉之留学生等十余人。

廿三日　政府议划内外蒙古为四省，增设督抚及藩臬学等司。

江督端方通饬各州县举行投匦告密事之法。

京师进士馆毕业后改为高等法政学堂，定本科七年毕业，额百

名。别科三年毕业，额百名。讲习科年半毕业。

廿四日　庆王奕劻病势增剧，密举肃亲王自代，内廷欲仍令铁良重入军机，而另简一亲王为军机领袖。

苏人刘铁云创立海比［北］公司，包运销朝鲜全国食盐。

廿五日　四川江北厅煤矿，前准英人订约开采，今经期满，川省绅商禀请农工商部收回自办。

鄂督捕获之留学生刘家运、胡瑛等，均严讯数次，据供称固主张革命，惟并不通匪。刻美领事出为干涉，鄂督以事关重大，宜解京发落。

廿六日　政府前欲收回京汉铁路，因赎款太巨中止，又拟赎道胜银行资本所筑之正太铁道。

学部奏定全国女学章程。

廿七日　考查币制大臣陈璧条陈：（一）铸一两重银币，画一各省银两平色。（一）画定各省铜元制度，改户部文字为度支部。（一）银铜元各省钱粮关税一律收用。（一）推扩银行发行低［纸］币，以补财政之不足。

廿八日　肃亲王会同恭礼各亲王议疏通宗室出身办法两条：一、凡愿就文职者，咨民政部吏部派差，或简放各省员缺。一、愿就武职者，咨陆军部，并已谕令各宗室等自行声明呈递。

廿九日　内阁学士吴郁生，迎合政府排汉意见，奏请设满文学堂，并于各种学堂添教满文一科，以保全国粹。

外国之部

初一日　俄国奔塞省总督亚律珊大阿斯甘被革命党枪伤致毙。

日本横滨市役长发还华商所纳家屋税。

初四日　美政府修补外人进口律，不许亚洲人从菲律宾与哈歪伊岛进入美境。

摩洛哥乱首拉苏利被土人刺死。

罗马教皇照会各国，收回在远东法国保护天主教之权。

初八日　美国旧金山允许日本人与白人同校。

英俄所立亚洲中部两国边界问题之条约将次签印。

荷兰海牙平和会定西历六月一日开议。

初九日　日本人又起反对美国禁止亚洲人进口之律。

俄国高加索铁路宪兵司令官被虚无党人用枪轰毙。

十二日　美总统将禁止亚洲人进口之律签印。

十七日　杜兰斯哇华工三年期满，前后回国者一千四百名。

十九日　美国下议院将航业之例删除数条，即来往哈歪伊、旧金山、日本、中国、菲律宾等处之邮船，一律不给津贴。

英国下议院均反对女子要求选举权问题。

廿五日　英俄两国议定印度边界协约。

廿七日　日本全国举行占领奉天纪念会。

西班牙国人因与政府反对，多迁徙他国，政府惊惶，拟设法劝阻。

廿八日　日本屯驻满洲之铁道守备队共一万五千名。

廿九日　俄国议院社会党人要求政府大赦国事犯，否则决裂。

第七号大事月表丁未二、三、四月

雪　生

本省之部

滇督奏设立团营处所，先后成军，并增改情形。又奏腾越关一百八十四结期满，征收税银数目。

丁督奏解京铜请酌加运费，又奏请豁免二十二年应征银米。

法人派兵二中队至蒙自驻扎，保护铁路，政府电咨滇督亟查办理。

政府议以赵尔丰改为川滇藏边务大臣。

盏达土司承袭事，因腾越镇李宝书、迤西道关以镛朦保非人，致民心不服，酿成乱事，英人拟出头干涉。

沈秉堃着调补云南按察使，甘肃按察使着陈灿调补。

丁振铎奏办理警察学堂事宜，酌定文武学生二十名，佐杂及收标候补员弁，并团练学生六十名，共八十名。常年经费共银一万余两，由民间盐捐团费项下拨用。

丁督电陈法人进兵蒙自，据法国官吏谓此项兵士系派为防守铁路，请政府亟设法退办。

丁督奏滇省灾情过重，拟将各征存谷石碾米运济。

前被官吏剥削苛虐激变维西边民一案，丁督奏报经将该僧彝剿办肃清，请奖各出力员弁百余人。

英教士白格里在永善县等处传教，有彝人佃户入教后，占抗田主，不纳租粮。此次白再入其地，被该田主击伤泄愤。地方官闻报，即将该村民拿办，并抄掳多家。

英国工程师黎理测勘路线，已至澜沧江以东大理一带。

腾越厅丞龙文刚正嫉邪，办事清勤，能持大体。（本报第六号永昌府来函文内，有议及龙函数语，因彼系初到任，来函人仅据其对于学生一节，未见其后之政绩。）盏达一案与李宝书、关以镛反对，力主安抚，缓办承袭，竟使彝民帖服安全，外人无从借口生衅。镇道嫉之，禀调龙陵。腾民失望，数禀省城大吏，有“禀留无济，惟有全腾士民闭城挽留，新任到来则当闭城以拒。”

锡良已到滇接事。

省城演说总会成立。

侨缅滇人议创设商会，并拟联各省商号，禀请政府添设驻缅领事。

云南灾荒已将经年，蒙自临安一带尤甚，承中外日报主笔汪颂谷暨盛杏孙、曾少卿等诸公及沪上各大慈善家提倡劝捐巨款赈济。

四川逃勇窜入永平、合江、红岩、云南县一带滋扰，肆意抢掠。大理提督张松林，素于营伍防事，纵其子张德馨、德亮纳贿卖差，极其废弛。以致百余逃勇竟骚扰十余州县，月街商场，亦被歇闭。

锡良奏请设立河内领事，以资保护商民。

滇缅电线，政府允于西六月一日小通。

锡良奏陈三事：（一）由度支部拨款以为赈济旱灾，（一）请拨芦汉、京榆铁路余利，以修滇省各路，（一）请度支部拨款以为练军经费。

云南迤南道着张筠调补，石鸿韶着调补陕西陕安道。

度支部议覆锡良电奏滇省办赈需款，由部借拨二十万以资协助一

节，经驳谓库款支绌，筹措维艰，碍难照准。

滇督奏七项等捐请展限二年，又奏解俄法等借款赔款。

内国之部

二月份　俄人欲在蒙古设立贮茶公司，向政府要索租地，政府坚拒之。

粤省广州、廉州、雷州三府绅商力主自行开矿，绝对的反对中法合办；法公使以如是则为背约。现两方面均向政府力争。

福建官场定议招募本省公债一百二十万两。

江督端方已命员查获黄易革命实据。

浙江开办征兵。

法部奏调西洋法律学生王宠惠、陈箓、严锦荣等十八人。

伊犁将军长庚派道员黄中慧到上海与英国公司订立承办伊犁新疆间铁路工程，并借款合同，经已成议。

赵尔巽札行各州县通谕民间禁止售地及租地与外国人。

山西全省人民发布抵制英人福公司办矿意见书，以死相抗拒，词意极形激切。

外务部覆准驻法公使刘式训请变通出使章程。

度支部议准改革货币，主用金本位。先从天津银元局试办，然后推行各省。

政府定简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要求各部订明特权：（一）补官缺，吏部不得干涉。（二）财政，度支部不得干涉。（三）练兵筹饷，陆军部不得干涉。

长春俄国军政署撤退。

前西安将军新授荆州将军松溎，条奏各省八旗驻防宜普设清文学堂，以保存满州国粹，廷谕着准通饬照办。

民政部通行各省调查一切社仓报部。

外务部通咨各省督抚，饬属查明各商埠所有教堂公立学校，速行咨覆。

御史奏参陕抚曹鸿勋办理华阴激成民变一案，纵兵殃民，玉石俱焚，着甘督查办。

河南鸡公山交涉之案，汉口各领事已允转圜。

驻藏大臣张荫棠电商经略西藏政策。（一）筹修藏川铁路，（二）开设郡县，（三）招川滇湘鄂四省壮丁编练新军。

直督袁世凯奏关内外铁路余利拨充新民屯至奉天铁路经费。

江督端方近于南京捕获革命党多人在辕严讯，二月初七日缚出西装之留学生一名于篁桥市杀之。

粤督周馥札饬铁路公司将路股余款购买九广股票。

政府拟添置暹罗葡萄牙两国驻使。

陆军部派学生十五人赴法国留学陆军，由丁士源率往。

陕西藩司樊增祥被参革职，遗缺以冯汝骙补授。

芜湖学商界电阻美商留懋恩在戈矶地方建筑煤油池。

英人福公司又觊觎河南太行山金矿，经该省人民极力阻拒。

浙路公司开办银行，举定胡藻青为总司理。

政府交英使第二回西藏赔款二万五千两。

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下令日本居留人退出齐齐哈尔城外，否则当饬兵士驱逐。

外部与日使林权助开议购买新奉铁路事件。

德商玛蔼多硬在江西开办日报，赣抚瑞良屡与交涉，卒妥洽。

俄人占据吉林省森林，十年以来并未交还，吉林将军照会索讨。

陆军部奏加堂司薪俸，尚书每月一千两，余自八百以至数十，均视品秩为差。

陆军部尚书铁良奏定整顿考验旗营章程，内增满清语文一门，试验不能对答者，初次注册交该管大臣等督令学习，下届仍不娴熟，则严参斥革。

黑龙江观音山及漠河金【矿】之机器建筑等物，由俄国交还，我则补偿款三十八万两。

御史石长信奏劾陆军部所辖各镇克扣兵饷情节，着交直督袁世凯查办。

中华报馆庶务彭翼仲，现定罪递解回籍，交地方官禁锢。

广西发布自筑铁路运动总机关章程。

三月份　陆军部奏定官制，设军枢军课军法四司，另设军谘军□

两处。

江督端方与日本三井银行订约借款一百万元。

粤督周馥奏保伍廷芳筹划九广铁路事宜。

天津前捕获怀挟炸弹之高林，定罪监禁十年。

政府与俄使订定外蒙古车臣汗伊鲁旗之金铁条约：（一）中国出矿地，俄国出资金以充股本。（二）中国人入股者与俄人享同一之权利。（三）采掘权以五十年为期，满后交还中国。（四）在利益内提出一成纳中国政府税金。

江督端方奏报所拿革命党诸人，除将杨恢即行正法外，余李发根、萧子良监禁十年，孙毓筠监禁五年，段云、权道涵永远监禁。

新奉铁路条约已经签押。（一）由中国赎还，需款一百六十万元；（二）所经营之资本及长吉铁路资本，不论如何，均由南满洲铁道会社募借一半；（三）资本借款，日期以八年为限，吉长铁道资本以五年为限；（四）若至期限不能交还，则铁路一切财产应缴归南满洲铁道会社；（五）此铁路不得移作抵押别国借款；（六）工程司及会计主任者应选用日本人。

桂抚张鸣岐奏派陆军留学生蔡锷为陆军学堂总办。

法人干预广东由北海至南宁之铁路，请中法合办。

电政事宜，均移归邮传部接管。

各国运动陆军部用已国人充当教习，该部均拒绝之。

驻德公使简顺天府尹孙宝琦。

度支部尚书溥题奏向袁世凯催缴逐年所用款之报销：（一）陆军大操费一百六十七万，（二）铜元局余利二十五万，（三）例应纳入国库之京津铁路余利五十万。

法商魏池在福建私招华工，闽省绅商学界攻发，由外部及闽督照会法使、法领查办魏池，并将工人遣散。

政府议借洋款一千万办理新政。

四川江北厅煤矿利权，均已议决，一切产业仍归英公司所有。

邮传部奏派杨文发为上海电报监督。

外务部照会日使林权助，声明满洲日兵撤后，所有地方一切，中国有完全无缺自主之权，为改设行省张本。粤督周馥电请澳督，商改

澳门提犯审讯章程。

川汉铁路奏归商办，公举乔树枬为总办，胡峻为副办，章程亦同日奏准。

英人福公司有二十余人，咨请赴山西内地游历。

晋抚恩寿以晋民抵抗之气焰方炽，恐滋疑惧，请外部照会英使，不敢概给护照。

驻义公使黄诰请允外国各埠广设华商报馆，经政府议准。

铁良奏派凤山督练四镇陆军，各镇统制不服，铁良拟奏加崇衔以资镇慑。

鄂督张之洞前捕获之革命党员朱子龙，在江夏县监内暴卒。

岑春煊起程赴川督任。

陆军部议设陆军大学于京师，设陆军中学校于各省，并划定中学区域。

日使林权助到津，商订中日合办木植公司，交出合同大纲：（一）鸭绿江右岸流域及各支流流域所有森林木植均归中日两国经营。（二）资本二百五十万，中日各占其半。（三）除设立总局外，可随时择地设立分局。（四）营业年限满后，得再展期。（五）设总办理事长各一人，总办用中国人，理事长用日本人。（六）应用机器及所出木植，除纳进出口正税外，一概免抽厘金。

直隶宣化镇何乘鳌［鳌］、江苏徐州镇刘青煦、江西九江镇刘万胜（即前充滇缅勘界委员，割地数千里以畀英之刘万胜。）、山西大同镇韩廷贵、广东北海镇莫善积、甘肃凉州镇姚旺均开缺。宣化镇补黄樊澄、徐州镇段日升、九江镇补李云章、大同镇补王得胜、北海镇补成聚、凉州镇补札拉芬、江苏狼山镇补邱开诰、浙江处州镇补郑国俊、江苏扬州府补嵩峋、荣普补安徽宁国府、芜湖关道补文焕。

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缺。徐世昌着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巡抚着唐绍仪补授，朱家宝着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着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龙江巡抚。于一切应办事宜，切实通筹，次第举办，其应如何分设职司之处，亦即着议具奏。

民政部尚书着那桐兼署，邮传部左侍郎着朱宝奎补授，邹嘉来着

署理外部右侍郎。

驻荷使陆征祥电告凡赤十字会施医舰所载各项物料，经十九国画押认可免税。

岑春煊由汉口入都。

外部电咨驻美公使梁诚回国，授与部丞。

河南拿获洋装短发之革命党员李长胜，供出同党苏春发、张书元、李占魁、李春荣、张振奎等多人，并所抱民主立宪主义，俱直言无隐。

东督徐世昌奏准提镑余三百万两为满州行政经费。

邮传部尚书着岑春煊补授，四川总督着赵尔巽补授。

政府与俄国赎回漠河金矿并各金矿经已签押。

英使朱尔典照会外部，称广西宁商埠章程第二十条颇多窒碍，请咨桂抚与英领事会商改订。

川汉铁路采取附近煤铁矿权，已经奏准。

李经芳出使英国，梁敦彦出使美国。

福州全城烟馆五百余家一律闭歇，各学校各社会均悬旗庆祝。

直隶臬司陆嘉谷倡设全省水利局。

甘肃留东学生因甘督升允给与比人开采甘省矿产之权，致电外部及甘督力争。

驻法使电告外务部，谓日法协约互相承认在东亚之势力，与南清各行省有重大之关系。

四月份　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被御史赵启霖奏参献妓于振贝子及贿庆王奕劻十万金。奉谕段芝贵撤去布政使衔，勿庸署理巡抚，派醇亲王、孙家鼐查办。旋以查无实据，蒙塞覆奏，赵启霖反被革职，黑龙江巡抚着程德全暂署。

袁世凯派蔡廷幹管带军舰二艘，游历南洋一带，顺便保护华侨。

京城烟馆共八百余间，限是日停止。

俄国要求自些美巴拉齐斯克山塞，直溯新疆塔尔巴哈台之额尔齐斯河流五千英里轮船航路，刻下与政府交涉。

陆军部兴复海军之计划，定常年经费银一千二百万两，拟仍由各省摊派。

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因段芝贵被参案，奏请开去差缺，着允准。

西藏江孜开设商埠，英使请予藏番以书押全权，俾与印度官员直接交涉，外部不允。

肃亲王善耆着管理火器营事务。

广东潮平县黄冈乱党起事，烧毁衙署，戕杀官吏，黄冈城失陷，汕头戒严。

东三省奏定官制，三省分设公署。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如京部堂官制。总督下设左右参赞，公署设承宣、咨议两厅，交涉、旗务、民政、提学、度支、劝业、商务七司，又督练、提法二使。

黑龙江将军程德全电奏日本商人私售枪弹军械等物以供马贼，当由外部与日使妥商严禁。

鄂督张之洞奏商办铁路期限二十五年官款赎回一折，邮传部驳其勿庸议。

东督徐世昌奏请吉林移至宁古塔为省会，黑龙江移至墨尔根为省会。

驻法使为与暹罗订立通商条约，先向法国政府协议。

广东廉州钦州等处乱党纠众起事，粤督调兵赴剿。

日本照复南满州特例，承认中国可派兵至复州、盖平、大孤山各处驻扎。

英政府以中国不令西藏商民与英直接交易，不肯派员会勘江孜商埠。

山东高密县及胶州之德国兵房由政府以三十八万元赎回。

江督端方因查悉革命党首某将大举起事，电请陛见，面陈密策。

黑抚程德全奏办新民、洮南、札赉特爱等铁路，拟合奉吉黑三省财力大举，经部议准。

粤督周馥开缺，另候简用，岑春煊补授两广总督。

赵尔巽饬各州县出示，如有贪利私售矿产与日本人者，处以重惩。

奉天熊岳城渔业问题，中国提出五条理由，并要求日本赔偿，日本亦向中国要求赔偿。

饶平及钦廉等处乱事略定。

度支部奏设造币局，以曾习经为总理，陈锦涛为协理。又奏设印刷局，以刘世衍为总理，李经潢为协理。

日本所拟关东租界条约，经外部驳正三条：（一）关东州总督应改称办事大臣，（一）关东州租界改称旅大租界，（一）税关不得全用日人，税则应与各国一律，当即签押。

政府与各国公使协议禁止鸦片进口事，延至西历明年正月一日起禁。

天津探访局在紫竹林拿获革命员甘熹一名，直供不讳。

浏阳旧年革命党姜守旦等现在该县东乡纠众万余人，复谋起事，经该县令飞报到省，连日派兵赴剿。

外国之部

日清汽船会社发表旨趣书，定募股金八百五十万，以五分之一准华人入股。

荷兰政府宣言并无意见欲将条约更改，以阻止各国在波罗的海之自由。

中美战事仍未停止，康图尔斯巴已数次败绩。

俄国照会各国定期西六月十五日开海牙平和会。

法暹订立条约，允将澜沧江右面四处之租借地归还暹罗，惟法人准在该处寄住并购置地产。

美国海军署定议将太平洋及菲律宾中国三处舰队合为一，总称太平洋舰队。

海参崴俄官出示，令该处华人如无俄官护照者，悉令退出。

高丽人扬言请还日本债款以求独立自主。

墨西哥与中美洲哥达墨拉国冲突事经已了结。

波斯坦勃黎资等四省人民聚众暴动，以要求波皇颁示立宪之证据。

德俄两国协商胶州、满洲及波兰各问题。

俄国东清铁道公司议决，该铁道范围之地方，准予外人永远租借，盖此项权利，向惟中俄人得享。

法日协约成立。

美属旧金山市民，仍在阻止日人之商务，极形剧烈。

日本东乡大将与乃木大将在旅顺建立日露战事纪念碑。

朝鲜新内阁为日本伊藤统监所选定，并不许各员独自觐见，须先在统监处议定认可，然后入见。

德国大探险家塔弗尔在西藏谒达赖喇嘛。

南满洲铁路，日本决议实行复线工事。

第八号记事表丁未五月

雪　生

（概据本国及外国各报所登载者以为编记）

本省之部

都察院开议，以云南事机危迫，日紧一日，加之日法协约成立，祸在不远。决定调查英法在滇之情形，及其侵入势力，并访查该省军事吏治及他一切。并筹议补救整顿各方法，拟即联名上奏，以促政府注目。

滇督再电上海各大慈善家，为云南灾黎求赈，并陈滇中现办赈务情形。

法国安南三等参事官数人，入开化蒙自一带游历。

本同乡会公举席聘臣返内地募捐赈款，并到暹罗安南一带办运米回滇接济。

腾越巡防队四营管带杨振鸿，以腾越镇李宝书、关道关以镛营防交涉之昏溃腐滥各实迹，直禀当道。又将英人谋滇情形及增勘路线并侵略边界各事实，不仅禀告大吏，且在地方痛切演说，冀人人皆知。以此遂惹英领事奥太蔚之注目，镇道又欲借之以去杨，遂授意英领以革命平权等蜚语陷之。经杨诘问，英领辞塞自沮。又突于四月一日夜间，四处张贴匿名揭帖，谓准备快枪利刀，拔尽洋奴之毛等语。英领事谓此揭帖系杨某所为，假意惊惶，甚有欲调兵保卫之举。杨处此时局，孤立无助，电省辞差。滇督电准回省另候差委。并电达外部，谓揭帖之事，乃有人欲倾陷杨振鸿，故为假此，实非杨振鸿所为，请知

照英使转告英领事。

邮传部各堂官，以滇越铁路，法国赶速兴工，现将落成，满洲覆辙，即在目前，故连日有与军机大臣筹议收赎此路之举。

滇督以土药统税滇省至今尚未开办，电请自办征抽，由部达督办柯逢时筹议办法，已允将川滇两省统税仍归本省委员自行收捐。

滇督专折奏保增收个旧锡课之雷元澎请奖。

上海朱佩珍、沈敦和、曾少卿各大慈善家所办之华洋义振社，赈救江北灾黎。今以江北荒灾稍苏而云南灾情日亟，自五月末日结束江北赈务，接续改办云南旱灾急赈。中外日报时报各大报馆，亦独力募捐滇赈。

滇省有异常危迫，军事点无豫备，聘请各省学生又无一人赴滇之急难者。今由滇督于省城各学堂考验挑选得二十九人，自备半费，咨送陆军部，俾入保定陆军学堂。到京听候月余，仅收十九人入堂，余十人则屏斥不收，仍饬令回滇。

内国之部

广东惠州乱党之兵力，不能支持官军，一律败散（初一日）。

驻法公使刘式训电告外部，请在暹罗暂缓设公使，先在暹京设一总领事馆。

江督端方、赣抚瑞良、湘抚岑春蓂会奏萍乡、宜春、万载、醴陵等州县之革命党人留日学生蔡绍南及李经其、饶有寿、龙人杰、龙定、吕光华、廖淑保、刘道一等起事情形，并派赣臬秦炳直、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等各军进剿肃清情形。计拿获已斩之为首者一百余人，现监禁未正法者八十余人，并奏保出力人员秦炳直、湘藩英瑞、湘臬庄赓良、徐绍桢等二百余员。

度支部议准粤督岑春煊借洋债一千万，粤借粤还，不准抵押。

岑春煊奏蒙古热河亟宜改为行省，并陈办法，谕交直督及热河、绥远城、察哈尔等处大员妥议（初二日）。

安徽巡抚恩铭电江督端方，谓查实革命党首领某氏，私运军火，由东洋装载，不分日夜分三路输送回国，接济该党人在内地起事，并闻有装入棺内，做灵柩运入者亦多。

粤督岑春煊出京，奏请：（一）宜划一全国铁路轨线，（一）保举参劾庆王父子之御史赵启霖及王乃征、蒋式瑆、张元奇等。（一）请实行预备立宪，并陈立宪阶级。（初三日）

岑春煊奏派员赴印度考查盐务，拟在粤省试办，就场抽税。

学部尚书荣庆奏设满蒙文高等学堂，令旗籍子弟中学毕业者升入，特简都察院副都御史伊克坦为该堂总监督。又奏请于大学文学科增满、蒙文学一门，列于中国文学之上。（初四日）

南洋爪哇各岛之中国商人之商务会成立，报部立案。

俄使请订定黑龙江行轮章程，外务部电咨程德全商办。

江督端方，除电各督抚外，分别悬赏，密饬水陆文武逮捕各革命排满党人，（一）湘乡陈某三千两，（一）安化李某二千两，（一）湖北曹某谢某二千两，（一）浏阳陈某三千两，（一）湖北余某能自造七种炸药，曾保经济特科，去年轰炸五大臣在事，五千两，（一）桃源刘某五千两，（一）长沙黄某一万两。

恽毓鼎奏劾瞿鸿机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廷谕瞿鸿机着开去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各差缺回籍。瞿戚法部左参议余肇康着革职，并派孙家鼐、铁良查办。（初六日）

陈璧奏请整顿闽海关，着归闽浙总督兼管。

大学士王文韶衰髦，奏请乞骸，着准其开缺回籍。

陆军部奏，停办福州船政局，所有船厂内各项工程一律停止，并照会法使，将船厂内顾用之法国员匠均行遣散。

上海华界城内外各鸦片烟馆，一律停歇，各商学界悬龙旗庆祝。

皖省京官举李经羲为安徽全省铁路矿产总理。

上海拿获制造炸弹之武职游击某革命党人一名，当即解往南京严讯。

上谕通饬申禁吸食及栽种鸦片烟。（十五日）

胶州湾德商向外务部要求中德合办一制盐所，外部拒之。

海牙平和会公举驻荷使巨陆征祥为第三股海战名誉正股长。

法使向外部要索仿广九铁路办法，自广州筑至高州之路中法合办。

农工商部咨各省严禁奸商招华工往智利国。（二十日）

邮传部官制，是日具奏分邮电路航庶务五司。

孙家鼐、铁良查办瞿鸿机参案，和平覆奏。（二十日）

东督徐世昌派陶大钧总理奉吉黑商务，张锡銮总理财政。

天津拿获广东岭南学堂教员锺惺可，指为革命党员，粤省学界大动公愤，电告北洋及学部力保其非匪党。

各省商办铁路材料准其一律免税。

广东钦廉乱事，地方之文武官钦廉道王秉恩、北海镇何长清均着革职，知州顾永懋、永不叙用。（二十一日）

法国要求广西浔州航路权，外部却之；并请日后无再提此议。

御［史］史履晋奏请外省官制速行发表，又劾张之洞阻挠改革外省官制，请予罢斥。

北京协约所定开放之宁古塔、珲春、三姓、海拉尔、辽阳等各埠照会各国公使，准月末开放。

南洋华侨大欢迎北洋所派遣巡视华民之海容、海筹两兵舰。

政府议定西北边地各缺参用汉人补授。

江鄂两督会奏请长江水师改办巡警。

外务部照会日使，谓福建筑造铁路及布教权，本部未经允许，毋得误认。

英商伊德承办热河矿务，经政府批准。

陆军部奏定厅司官制：设承政厅，左丞，领秘书、典章；右丞，领收支、庶务四科。参议厅，掌规画军事、考订俸制、研究、访查、详议、决议等事宜。左参议司核议本部及军队、学堂、局厂章制，右参议司稽查本部及军队、学堂、局厂章制。分设军衡司，掌遴材、任官、袭荫、旗务。军乘司，掌驿传、销算、配戍。军计司，掌考绩、策勋、恤赏、议罚、提报处、马馆。军实司，掌制造、保储。军制司，掌蒐简、统计、粮服、建造。军学司，掌教育、步队、马队、炮队、工程队、辎重队、要塞炮队。军医司，掌医务、马医。军法司（不分科）。军牧司，掌均调、藩殖。海军处，设机务司，掌制度、筹械、驾驶、轮机四科。运筹司，掌谋略、教务、测海三科。储备司，掌会计、服用、屯积三科。船政司、医务司、法务司均暂不设科。

邮传部奏参京汉铁路监督柯鸿年、司事胡国瑛营私舞弊，着即行

革职。

民政部咨告各国驻使，转饬各埠领事将所有中国侨寓人民数目、职业等分晰报部。

安徽巡抚恩铭因巡警学生毕业到该学堂，被革命党人巡警学堂会办道员徐锡麟浙江山阴人，前曾留学日本，昨年十一月由副榜指捐道员到皖。用手枪击毙。并击毙文巡捕陆永颐、收支委员顾松二名，余武巡补车德文及荣道、龚守等多人，俱被击伤。遂纠合巡警学生及警兵等，占据军械所，以图大举。为常备军围捕被擒，巡警学生等亦一律锁拿到院，共三十余人。在其衣箱中搜出实据，确系复汉会革命党员，并有光复军告示暨制造炸药等材料，又有党会禁约。据皖藩冯煦、皖臬毓秀等询审，徐锡麟所手草供词如下。“锡麟供：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年。徐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专制力量。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之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拿定革命宗旨，蓄志已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后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获，实难满意。我今日之举，仅欲杀恩铭与毓钟山耳。恩铭想已击死，可可便宜了毓钟山。此外各员，均系误伤。惟顾松系汉奸，他说会办谋反，所以将他杀死以寒将来汉奸之胆。赵廷玺他要拿我，故吾亦欲击之，惜被走脱。尔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此举本拟缓图，因抚台近日稽察革命党甚严，他又当面叫我拿革命党首领。恐遭其害，故先为同党报仇。只要当大众将他打死，以表我名，只要打死了他，此外文武不怕不降顺了。我直下南京，可以破竹。我从此可享受大名，此实我最得意之事。尔等再三言我密友二人，现已一并拿获，均不肯供出姓名，将来不能与我大名并垂不朽，未免可惜，所论亦是。但此二人皆有学问，以我所闻，在军械所击死者，为光复子陈伯平，此实我之好友；被获者或系我友宗汉子，向以别号传，并无真姓名。若尔等所说，已获之黄福，虽系浙人，我不认识。众学生程度

太低，无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斩了，全身砍碎了均可。不要冤杀学生，是我所诱逼他去的。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无一人，助我者仅光复子、宗汉子两人，不可拖累无辜。我自知即死，可拿笔墨来，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之，谨供。”询［寻］电达江督奏请正法。将徐锡麟解在抚署东辕，先挖心后斩首，将心致祭于恩抚。徐锡麟临刑犹谈笑自若，夜间又斩决学生数名。（此条俱摘录上海时报）（廿六日、廿七日）

军机处电传皖抚恩铭被戕，殊堪骇异，沿江沿海匪徒素多，亟应严密防范，着该将军督抚妥为布置，认真逮捕，勿任漏网勾结，以弭隐患。（廿七日）

因皖抚恩铭被暗杀，沿江各省一体戒严。（廿七日）

安徽巡抚着冯煦补授，安徽布政使着吴引孙补授。（二十八日）

庆王奕劻闻恩铭被革命党暗杀之耗大惧，以为实行预备立宪，庶可免暗杀之患，即奏闻两宫。故有准官民条陈宪法之上谕。（廿八日）

民政部因皖省大吏被戕，非常奇变，诚恐影响所及，或有意外之虞，饬内外城巡警一律戒严，并差查颐和【园】附近居民户口，添设侦探。（二十八日）

军机大臣专电传江督端方、鄂督张之洞，速派张彪、徐绍桢随带兵三四营，赴皖垣镇慑，以防不测。又电冯煦严查道府之形迹可疑及知情不举之各官，及有无别情节，速电声覆。（二十八日）

安徽涡阳县有千余人，自称革命新军起事。（二十九日）。

上谕徐锡麟之从党光复子陈伯平、宗汉子二名，现尚在逃，着各省将军督抚，饬文武员并严拿，务获惩办，勿任漏网。（二十九日）

上谕恩铭着加恩予谥，照总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伊子山西候补道咸麟着以道员即补。（二十九日）

端方张之洞所派遣各军俱抵安庆。（二十九日）

政府电致各省督抚，内开，据某国公使函告，有各国虚无党及无政府党，助革命党首某氏巨款，冀其成事云云。务须严加防范。（二十九日）

徐锡麟党羽供称，江西某官实为党魁，皖抚特密电赣抚专员往九

江咨提。（二十九日）

徐锡麟之弟徐伟在九江被捕，皖省司道即派南琛兵轮迎归案讯办。（二十九日）

徐锡麟之父母家属，住绍兴府东浦，浙江巡抚张曾敭奉到京电，饬属缉拿，并即将其家产尽数查抄，并将徐锡麟在原籍所手办之大通学校及明道女学校，一律封禁拿人。堂中教员学生有即被枪毙者二名，逮捕者十三名，女教员秋瑾亦在逮捕之数。

外国之部

日法协约，本月三十日在巴黎签押。（初一日）

驻中国日使赴满洲游历。

俄、德、日、美均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

俄日南满洲东清铁路协约签押。（初二日）

俄皇批准内阁所请，由肯斯克建筑铁路，通至白令海峡之下。再行掘洞筑路，以便通达美亚二洲。

日法协约宣布，其重要之点如下：（1）日法两国同盟之目的，共保清国领土及清国独立，并保护各国在支那之商业。又两国之臣民，互相尊重平等待遇之主义。（2）日法两国之主权、保护权，并领土占有权，（法）云南、广西。（日）满洲、福建。如在清国诸地方之秩序，两国互守平和【主】义，不得侵害。（3）日法两国在亚细亚大陆之位置，并保持领土权。（日）朝鲜，（法）安南，如前述之对于诸地方各事，互以平和安宁为目的。（4）日本对于法领印度支那之关系，及缔结通商条约之商议，他日有互相让与之权。（5）日本之官吏及臣民，在法领印度支那，有关于身体财产保护等事，两国同一受最惠国待遇。法领印度支那之人民，亦于日本【受】同【一】待遇。（6）自本约协定之后，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四日日法通商航海条约作为无效。（初六日）

俄国民议院议员有五十五人系无政府党，谋颠覆政府。俄相司徒宾塞以可萨克兵围困议事厅，议会随即解散。（初八日）

英、法、西班牙三国订约，互相保护地中海及大西洋之权利。

俄国拟更动远东军备根据地，不用哈尔滨，而以伊古资克为根

据，并以赤塔城进发之地位，而与海参崴联络。

美国与日本开战之风声日益加盛。

韩皇密遣使二人，赴万国海牙平和会哀诉各国。

俄国高加索省铁路福斯地方，有虚无党在城中遍放开花弹十余次，并劫政府邮款二万五千余镑。

美属旧金山警察逼令日本人开设之店铺，不准悬挂牌子。

海牙平和会议案：（一）陆军攻战问题，（一）海军攻战问题，（一）陆海战时私家权利问题。

第九号大事记要丁未六月

雪　生

是篇概据内国外国各报所记载及本社访员报告，以次编成。

本省之部

王鸿图认占腾越铁路巨股，着以四五品京堂候补。

云南提学使片奏，滇省学界腐败不堪，各学生均以干预词讼招摇乡里为务。在堂时结党横行，稍拂其意，要挟官长，无所不至。朝廷岁费巨款，养成此辈匪类，殊堪痛恨。现拟在臣署设立学务处，妥订章程，随时随事严行整顿，或者当可挽回等语。

滇督电达外务部，谓有意大利人管理云南铁路工程，致在蒙自被人杀害，欲要求赔款，以抚恤家属，当经前督力请抗拒在案。查该意人之死，系为先虐待华工，自取其咎。现外人在此铁路上工作甚多，若果允从，此后必援以为例，自应拒驳，以绝要求之望。

滇省学界以日法协约借保全亚东和平为辞，实则互相提携，隐寓实行瓜分滇、桂、奉、闽意，事机危迫，群起筹划抵制。拟公举代表赴都，禀陈都察院代奏豫备补救之策，并陈滇越铁路关系情形。

滇督奏请援上年天津广西成例，特别开收实官赈捐，以一百万为度。电中历言云南旱荒赤地千里，库藏空虚赈款无着各种为难情节。

滇蜀腾越铁路公司自行筹款，奏明送学生十名，前赴比国学习路矿专科。业将学生取定，拟即起程，忽被滇省大吏停止注销，不准

派遣。

滇省城有日商禀请合办自来水公司，锡督电请外务部向日使极力拒驳。（此条系照抄时报，确否尚待调查，未知其请外部拒驳者何属也）。

护理川督赵尔丰奏请划定四川云南交界边地，以一事权，为改设行省张本。

滇督奏准陈荣昌派充云南学务总公所议长。

省城学堂所聘之日本教员，内有屡次不守校律者，当即解约遣回一名。

云南昭通镇总兵着张嘉钰补授。

滇督请外务部照会法使，将蒙自关及省城所设之法国邮便局撤去。部中特饬赫总税务司饬查该邮局章程及其办法，是否代华人收递信件。现准税务处据税务司所查情形，声复到部，外部堂官拟如滇督所请，向法使交涉撤去，以挽主权。

云南同乡京官陈请都察院，代奏滇省旱荒情形，请发国帑赈济。

滇督及提学使饬将法政学堂、蚕桑学堂、体操专科、东文学堂一律停办。

政府数次会议收赎滇越铁路，军机大臣林绍年主持尤力。

锡督筹练新军一协，先委各官办人员如下：陈宧（兵备处帮办，全协统领，教练处总办）、刘鸿达（督练处参议，参谋处总办）、胡文澜（督练处参议，陆军学堂总办，兼办讲武堂）、张蓬山（督练处参议，第一标统带，兼办学兵营）、嵇廉（参军官，将赴东购炮）、曾鹏程（新军管带）、胡寅安（第一标教练官）、晁培荧（卫队管带）、彭光烈、马佩珂、聂文光、梁述仁（俱陆军速成学堂教员）、邱哲棠（标本部二等书记官）、龙绍伯、刘玉九、李晓川（学兵营教员）、陈仲寅（协本部附）、钟云鹄、洪碧（将赴东购炮）、戴槙（陆军小学监督，兼陆军学堂监督及学兵管教官）、陈泽沛（陆军小学提调，兼速成学堂提调及学兵管教官）。

英国工程师雷厉附带印度兵二十余人，名为游历，实则测勘路线。于禾木、树坡头、柳湾、牛角关，水石塆天井铺、娘娘叫、狗山、漾濞坡等处，各住宿八九日或四五日。

内国之部

政府会议恐各省引见人员有徐锡麟其人者混迹其中，变生意外，何堪设想。故有初一日暂停引见，钦派王大臣在内阁验放之上谕。（初一日）

东督徐世昌允准日人在南满洲贩卖日本盐，惟每年不得过七万石。

山东巡抚杨士骧于保定东关捕获革命党员麦闻等数名，当交清苑县严讯。

吴元恺调补江南狼山镇总兵，浙江定海镇总兵着黄开浩补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着都凌阿补授。（初一日）

鄂督张之洞悬赏饬拿革命党人龚春台、陈绍庄、龙定等，获一名赏银二千两。

江督端方电奏，徐锡麟之同党陈伯平已在场格毙，宗汉子即马子畦经已就捕。（初二日）

内阁集议圆法、金本位与行用金币利弊，及岑春煊所奏立宪阶级折，及道府以下官制。（初二日）

徐锡麟之家产，约值十五万，城内所开之天生绸缎庄、太生烛店为绍兴有名大号，均已严封，商伙亦被锁拿。徐锡麟之妻族亦系绍兴富户，家资约五十万，亦被株连，商学两界极形恐惶。（初二日）

礼部奏准设礼学馆，修订学礼、军礼、宾礼，及民间丧、祭、冠、婚、器物、衣服各礼节。（初二日）

浙抚张曾敭、绍兴府贵福诬女士秋瑾为徐锡麟同党，刑讯无供，杀之，株连甚众，拘捕严密，族邻逃避，省防戎严。（初二日）

广东粤路公司公举罗光庭为总理，黄景棠为协理。

给事中陈庆桂奏参岑春煊延不赴任，骄蹇不臣，并借外债千万，累粤聚敛，民不聊生等语。

满洲矿山问题协议了结，日本允遂中国所提，以煤炭原价值百抽五，纳租于中国。

外务部电饬驻美公使梁诚，进与美政府商议华工禁约，若美政府延宕不决，万一再有抵制美货事，中政府不负责任。

左都御史陆宝忠奏请严禁党援，广开言路。着交各衙门阅看。

广西路线已经勘定，托广州善堂代为招股。

英公使要请中国西藏议约官员，须有全权字样。

政治馆请设乡官，以本地中学卒业生充当。

露国允准于北满洲铁路附近百露里内及停车区域内，所输出之品，一律征税。

陆军部为供军用衣服材料，特创办制呢革公司。

苏抚陈夔龙调委水师船十余只，赴分水岭、雪雁桥、黄浦墩、彭家桥、沙塘湾、浏河等，指名严捕某革命党人等。

广东水陆提督着秦炳直署理，李准着署理广东北海镇总兵，着办理钦廉革命党乱后事宜。（初四日）

政府近以革命党人各处充斥，北京根本重地，难保无虞。建议仿照日本近卫师团制度，添练近卫新军一镇，分防驻扎京师。

独国炮舰佛太兰号，已行抵四川叙州府属岷江与杨子江相接之处，并欲溯岷江而上航嘉定府。

上海商学总会，要求参与各国订结商约。

江督端方设置秘密侦探队，以革命党人多聚集日本，而南洋各岛次之，闽、广、江、浙、湘、鄂等省及欧洲各国又次之。决定侦探队交通总机关部设于上海，京津及长江上下游，并各要省会均设支部。若日本及欧美各国，权限不及，惟有密咨各该国驻使，遴选干员，随时调察，函电报告。

李家驹着充驻日公使兼留学生总监督，朱益藩着充补大学堂总监督，学部右丞着孟庆荣补授，林灏深着转补学部左参议，学部右参议着刘廷琛补授，余堃署理陕西提学使，罗正钧署理山东提学使，直隶天津府着黄昌年补授。（初六日）

江西巡防队及警察局，在九莲寺捕获革命秘密党人七名。

万国平和会议定，各国商标禁用红十字会标帜，另设专律以惩犯者，外部咨行法部农工商部查核。（十三日）

江督端方再致电鄂督逮捕流寓武汉之革命党人数十名，其电文末有先防革命党，继防留学生，今又防及候补道，实令人防不胜防，时局如斯，惟守死生有命一语，坐卧庶可稍安等语。

驻藏大臣张荫棠电告政府，略谓西藏开通商埠，难阻印度茶行销，将来四川所产之茶，必形减色，将大失利，请设法抵制。

政府奏准赏给帑银四十万两，为内阁法部学部礼部大理院等各衙门经费。

留日浙江全体学生致电江浙督抚，略谓皖案惨戮株连，显背去年（永远删除戮尸枭首凌迟三项宽免连坐各条）旨谕，挑拨祸端，为大局危，乞公三思。

邮传部奏准令陕甘豫三省铁路，合力筹款，迅速举办。

驻日使杨枢电告政府，谓徐振汉（徐锡麟之妻王氏）系国事犯，未便擅拘，请示办法。又电告政府，派至东京查察革命党之侦探多名，因在旅馆违章，被日本警察拘禁，当经商请释放，现尚未允。（十五日）

江苏教育总会，致函浙省议长议绅诸议官学界，询诘绍案。

法公使据内河航路条约，在外部要求广西汽船航路权，愿纳适当之航业税，政府不答。

外务部集议中韩界务，电告吉抚朱家宝查勘图门江界址，豫备与日本开议。

徐锡麟五月二十六日拿获，立即凌迟挖心处决后，次日将尸首裸体装入四块松板内，抬至北关外城墙根暴尸，今已两旬，尚未掩埋。血水横流，蝇蚋丛集，附近居民不忍视，措辞以有碍卫生，禀请准其掩埋。（十七日）

桂抚据龙州庄道禀称，特电外务部，略谓革命党之流寓安南最著名者，江子山、谭立亭、甄吉庭、邝敬川、关仁甫、吴镜约专为党中招待机关。若竟听此辈倚为窟穴，酿纵日久，终于治安有碍。拟请援照香港成案，电令驻法刘使与法海［外］部交涉，将该党一律逐出越南界外。

江督端方再专折力请开去两江总督缺，有俯准离去两江，俾得生还之语。

西藏开埠事件，定以亚东关为总税局，兼营康马、江孜、噶大克三埠商务，所有商场旅舍，归藏官自行筹建。（十八日）

张之洞奏设存古学堂，以保国粹。

政府议准添派驻在各国公使馆武官。

浙抚所派委员陈翼栋在绍兴复大肆骚乱，遍地拿人，居民逃避四出，学堂学界极受株连。（十八日）

俄国在哈尔滨屯驻大兵，外部迭与交涉，俄使不答。

徐锡麟发妻王氏留学东洋，改名徐振汉，亦持极端革命排满主义。江督端方密电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本外务省交涉，准其逮捕回华。

驻九江英领事向赣抚良瑞要索在九江建筑煤油池，经已允准。

江皖督抚指名逮捕与徐锡麟同事之革命党人：方世钧浙江嘉兴人，沈钧业字馥生山阴人，陶焕卿名成章会稽人，陈子骝名志军山阴人，龚味荪嘉兴人年二十岁，陈寮山阴人。

萍醴党首姜守旦在江西龙泉县被官兵捕获。（十九日）

湖南常备新军已入革命党者有五百余名，以第一标一营居多，而尤以浏阳人为多，经协统张庆云查获，当将首要数名正法，余则分别禁押、责革解散。

浙抚张曾敭以勾结嵊县革命党人竺绍康等聚众万余人图谋起事等辞，为定己杀女教习秋瑾之罪状，出示安民，并电请军机处代奏。

露国要求新疆至喀什噶尔间铁道建筑权，政府峻拒之。

驻藏大臣张荫棠电请政府勿许英藏直接交涉。略谓如认印藏直接交涉，则西藏已非我有，丧土地失主权，莫此为甚。查拉萨原约，并无直接明文；请大部竭力维持拒驳。

军机大臣电传上谕，据皖抚奏称，徐党供长江上游一带首领郁简哉、黄勋、陈宜等三人，均系湖北人，着各省将军督抚严拿，务获惩办。

鄂省招募四万人赴伊犁实边，荆门州富户陈汝翼挟有家资五百万，愿全家移住伊犁，以其资本为开矿垦种之用。

南京捕获革命党员郑先声，当由新胜营统领徐宝山乘测电兵轮解宁严讯。（二十日）

驻美梁使电报美国减收赔款，除收一十一兆六十五万五千余金元外，实减退十二兆七十八万五千余金元，利息十五兆十三万余金元，统共约合华银三十三兆五十余万两。

政府防御革命党，电咨江鄂以湖口镇为上下游之界限，上游责成湖广，下游责成两江，分派浅水兵轮巡缉。（一）以招添侦探队为巡防捍卫之资，（一）统原有水师之炮船、盐捕之枪划，分屯汊港。

西班牙公使向民政部强硬要求承办京师自来水，该部拟以自办抵制之。（二十一日）

东督在奉天省城顺记伙房内拿获革命党人曾金江、杨子康、唐乃臣、韩金如四名，均系出洋留学生，当送交巡警局管押严讯。

外务部堂官因御史史履晋奏折，极言日法协约于中国奉闽滇桂大有关系，请速筹抵制等语，特电咨直、江、鄂、粤四督，筹议抵御良策。（二十一日）

直督袁世凯发布驳斥排满主义示文。

中韩勘界，政府派驻韩总领事马廷亮赴奉天与东督徐世昌会商。

学部奏准，京师大学堂监督作为实缺人员。（二十一日）

直督袁世凯奏日法协约成立，事机危迫，力陈革新宪政各事，着发交各部院堂官集议。折中大要：（一）速定实行立宪办法，自庆邸以下，应诣太庙发誓。（一）将毫无实际之政务处、考查政治馆裁撤。（一）资政院为会议之地，应速设立。（一）各省应速办地方自治。（一）教育普及。（一）国家信用必须保全。（一）陆军部宜整顿，语涉铁良、凤山。（一）财政宜速清厘。（一）融化满汉界限，大臣中有分满汉意见者，加以重惩。

政府筹议借英德两国债款五百万镑，以为建筑津【浦】铁路之用，惟还款由直鲁苏三省人民担任。

法国京城巴黎，有华人创一报馆，名新世纪报，政府电饬法驻使刘式训查明该报宗旨若何，如主张革命排满，速即商禁。（二十二日）

哈尔滨税关章程第二条，俄国货物运入内地须补足正税一节，俄员不肯承认，正在交涉。

外务部宣言，拟在东三省再行开放商埠七处，使足十六处之数。

奉天通报馆语触官场，被查封。（二十二日）

鄂臬梁鼎芬奏陈销融党祸，必自化除满汉界限始。若徒以逮捕杀戮为事，则今日杀一徐锡麟，明日必有十徐锡麟起；明日杀十徐锡麟，后日必有百千徐锡麟起，天下从此干戈起矣等语。（二十二日）

颐和园附近又加添卫兵五百名，以防不测。

度支部奏陈，外债贻患甚深，请饬豫为裁制，以防危害，着依议。

上谕照抄，我朝以仁厚升基，迄今二百余年，满汉臣民，从无歧视。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已不分满汉，均已量材器使，一秉大公，当为天下所共信。际兹时事多艰，凡我臣民，方宜各切忧危，同心挽救，岂可犹存成见，自相纷扰，不思联为一气，共保安全。现在满汉畛域，究应如何全行化除，着内外各衙门各纾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

绍兴贵守审讯大通学堂学生六人，及革命党人程毅等，严加锻炼，逐日跪火炼火砖，血肉糜烂，程毅因受刑过重，已昏死十余次。

江督端方奏定皖案内之革命党人，马子畦斩罪，卢钟岳监禁终身，徐伟监禁十年。

天津拿获之革命排满党人甘熏、何洛朝业已讯实口供，当即斩决。

政府侦获革命党种种秘密谋画，密电江督，谓有张济、黎焕墀、谭奋初、梁慕珖，冯紫珊、黄发、李植玉、邓慕韩、张能之、李贵昌，闽人郑礼和、黄涤清、蓝永藩、朱铁侠、吴昆，俱属重要人物，现已潜赴内地，请严加防范，并着饬属留意密捕，勿使漏网。

军机处电传鄂督张之洞，即行入都会议宪政，及酌商日法协约事。（二十三日）

邮传部右丞着那晋补授，左参议着张元济补授，右参议着李稷勋补授。（二十三日）

山海关钞关查获棺木一具，内全装载快枪炸弹，当即运赴天津，扣留彻究。

巴陵县党人朱仁山等近与湖北党人陈布魁等，勾通聚集四五千人，约期起事，湘抚岑春蓂得报，飞札岳州府严密查捕。

两广总督着张人骏补授，迅赴新任，河南巡抚着林绍年补授，未到任以前，着袁大化护理。（二十三日）

翰读周爰诹，因学界革命排满之风潮，愈接愈厉，奏陈六事以绝根株而消隐患。（一）留学东西洋之官费自费各学生，尽行勒令撤回。

（二）以前毕业回国者，停止考试，一律废弃勿得录用。（三）饬令各省停止开设女学堂。（四）凡留学生不得为乡官，并闻问地方公事。（五）无论大中小各学堂学生，宜背诵四书五经。（六）推广存古学堂办法。奉旨着政务处学部议奏。

直督电致鄂督张之洞，谓有刺客龚子香等，纠众赴鄂谋为不轨，请加防范，以故鄂防日加严紧。

军机电传直督袁世凯，速行入都，会议要政。（二十六日）

大理院卿着湖南布政使英瑞补授，未到任以前，着张仁黼暂行兼署。

度支部右侍郎着陈邦瑞调补，唐景崇着转补吏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着张仁黼补授，邮传部左丞着郭曾沂补授。（二十六日）

上谕照抄，奕劻等奏请派考查政治馆专办宪政，其会议政务事宜归并内阁办理一折。前设立考查政治馆，原为办理宪政一切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各事项，自应派员专司其事，以重责成，即改为宪政编查馆。资政院未设以前，暂由军机处王大臣督饬原派该馆提调，详细调查编订，以期次第施行。【所】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参预政务大臣会议事宜，着改由内阁办理。

政府电饬东督徐世昌、奉抚唐绍仪，着即撤去陶大均差使，以其办理交涉，谄媚外人，损失权利过巨之故。

广西铁路议归商办，预定资本千五百万金，优先股四百万，公举总协理，不分省界，无论何人均可充当，桂抚张鸣岐已认占万股，现已聘定闽人薛用昌为总工程师。

浙抚张曾敭，据侦探报称，嵊县党【人】竺绍康等，仍匿迹省垣，纠匪起事，特电吕提挑选练军五百名，限即日到杭，严密搜捕。

御史赵炳麟奏，时事日亟，请确定责任内阁，实行宪政办法。

鄂督张之洞力奏化除满汉畛域一折，有撤驻防，赐汉姓，编法［住］籍，改长白山东海扈伦各旗部官制各条件。

山东巡抚杨士骧移曹州民千余人，赴黑龙江省开垦荒地。

陕甘人士筹划自办铁路，公举代表到京提议办法。（一）以民自主持，但期公家辅助维持为宗旨。（二）用人取投票复选法。（三）理财以土著之股为重，辅以中饱各款，以免外国股搀入。（四）路线自潼

关至长武一段，由陕人担任。次及长武至兰州一段，甘人担任，陕人辅之。（五）东出潼关与汴洛之洛潼接轨，另修一支路北渡，以与晋之同蒲接轨。（六）西与伊兰铁路联合。

湖南布政使着吴引孙调补，尚其亨着补授福建布政使。内阁会议政务事宜，派出吴郁生、王垿为提调。

革命党人胡羽生等由镇江来宁，刺杀江督端方，经人查实报告，谓已由太平门入城，江督特悬赏五千金，令巡警局捕拿务获。

浙抚张会敭以浙省体育事业，为女士秋瑾所发起者为多，通饬各州县将前凡设立之体育会体育所体育学堂，一律停禁，不准再办。

外国之部

韩国派遣委员二名，至海牙平和会控诉日本，请万国公评，议废前约，日政府大怒，韩廷异常惶恐。

南非洲遣回华工二千余人。

日本各元老在总理大臣邸会议处置韩国事件。（初二日）

俄国高加索总督阿理克恰纳夫与其妻，及合立朴夫将军，被革命党用炸弹轰毙。（初三日）

日本外务省大臣林董亲赴高丽，为处置韩皇潜派密使至海牙事件。（初四日）

法国总统庆典日，被刺客枪击不中。（初七日）

韩国潜赴海牙平和会之委员忽在该处逝世。

韩皇为日本统监伊藤侯威逼，欲逃往俄国领事署，为日本警查所阻遏。（初九日）

韩皇让位与太子义和宫。（十一日）

宽城子日露所订满洲铁路联设协约，是日签押。（十三日）

日韩新协约七条成立，（一）韩国政府，凡于整顿行政事宜，务须依驻韩统监之指导。（二）凡所立之法律与行政要件，必须由驻韩统监批准，方可实施。（三）裁批与寻常行政事宜，必须互相分别。（四）黜陟韩国官员，必须得驻韩统监之允许。（五）韩国政府，须用驻韩统监所选之日本人，以充韩国官员。（六）韩国政府，未得统监之允诺，不得聘用外人。（七）千九百零四年八月二十二号条约之

第一款，从此作废。（十六日）

日韩协约签押，日本外务大臣即日归国。（十七日）

俄京又查获谋刺俄皇之虚无党人十余名。

日本调船三艘至韩国济物浦，并调小仓等步兵联队。

各国皆不愿助韩皇，但求日本之能守商约，更无他意。

日本政府电饬天津上海汉口牛庄安东五处领事，组织日本居留人民团。

韩国政府命将各军队，除留侍卫军一大队外，一律解散，卫军队队长朴氏气愤死。（二十三日）

韩国卫军与日兵开战，韩军将校以下被捕者二百名，死者七十名，伤者无算。（二十五日）

安南王被法国政府囚禁，由法国派出代表，摄行国政。（二十七日）

韩国新皇日韩新约缔结后，以四十万金赏各大臣以偿其劳，各大臣不受。

日本木内重四郎任为韩国农工商部官。

各国海牙平和会代表，议下次开会期，准于千九百十四年续行开会。

日俄协约发表，约中大旨，谓日俄两国政府，互相尊重以保守现在之地位，而免除日后误会，所载二条如下：（1）两国互保领土之完全，并坚守在中国之利权。经换约后，两国有均一机会之主义，与朴资莫斯条约，及此外所订各条约之权利，均当坚守。（2）日俄两国公认中国独立及土地之完全，而使各国于商务实业上有同等之权利，并保全中国昔前之地位，坚持和平主义。（二十九日）

第十号大事编记 丁未七月

雪　生

（自本号至十八号之大事记前均有说明。词句与第九号所载，大体相同，兹均从略。）

本省之部

驻京法使照会外务部，称云南猛峒土目韩大燕，时在越属老寨一带，率领土民，越界滋扰，并各带军械，恫吓华商，勒捐银两，实于法国在【北圻】之权，大有妨碍。猛峒驻有华汛，又不认真约束，请饬滇省大吏切实查办。

滇督奏调谢凤生署理临沅镇总兵。

滇督奏参云南新军第一标第二营管带候补游击邓口忠、第二标第二营管带州判王绍谟，恣为弊混，法纪荡然，均着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队官廪生李有崧侵蚀饷项，着即斥革，发回原籍监禁二十年。统领新军候补道柳旭于属营缺额侵饷，毫无见闻，形同聋聩，着以同知降选。

滇督锡良奏云南地方，诸务废弛，所办新政，半属有名无实，总由前任总督丁振铎于练兵兴学课吏理财各要政，多不讲求，遂使困难至此，殊属有负委任。丁振铎虽经开缺，仍着交部严加议处。所有该省应办事宜，着锡良次第考求，通筹补救，务使日有起色，边圉渐就谧安。现在时事艰难，各省督抚均宜振刷精神，维持大局。倘或敷衍贻误，定行从重惩办。

滇督奏陈云南军政，非练成陆军一镇，驻扎适中不可。该省旧有各营，或巡防铁路，或控驭蛮荒，又不能裁原有之兵，以补新练之饷。且既练新军，则办理须一遵定章，万不敢敷衍从事，羼杂成军，以致有名无实。计常年额饷，数固浩繁。其开办应购之枪炮装服，及建筑营房等项，较之沿海沿江劳费不止一倍。前岑春煊调滇后，由粤拨运枪枝，并调一营前往。奴才现亦由川选调一营，业由川省拨带饷银十五万两。但此不过借助邻疆，稍资基础。所有编练新军常年一切饷项，必先筹的款。请饬部臣，可否将滇省解部练兵之土药统税等项截留，或照数指拨。度支部覆称，查云南近年就原有额饷，改练常备续备各军共三十六营，岁需银七十余万两。复又添剿游十四营，岁需银二十七万余两。经臣部已将常年解部之新加土药茶糖烟酒厘金及减半整顿税课等项银十余万两，尽数截留。不敷之款并准其于腾越关税项下，就近提拨供支在案。今该督以旧有各营，巡防控驭，不能裁

节。急欲编练新军，除岑春煊由粤拨运枪枝，并调一营前往。该督由川选带一营，并饷十五万两外。又请截留滇省应解练兵项下土药统税等项。查该省情形岌岌，不能不量筹接济。该省土药税收，现已划归自办，每年应行解部之练兵费银十二万两，应暂准其照数截留。

英法两国政府协商，英让法以独立经营云南，法让英以独立经营埃及。法国又提出一条，指定英人由缅甸至云南之铁路，只造至离云南界五十英里波茫地方为止。

云南巡防营管带副将田庆杰、游击孙殿魁缺额侵饷，经锡督派员点名，查获提解进省，当即以军令就地正法，人心大快。（六月二十一日）

龙陵厅属因官判命案不明，百姓群起不平，罢市三日。

部议奏准丁振铎着即行革职。

陆军部派京旗统带扎拉芬赴云南调查军队情形。

度支部以滇督及滇省同乡京官迭次奏请拯救滇省旱灾，核准发给库银四十万两，除散放赈款外，所有余项，即令滇督体查情形，拨作各项要需。

前贵州提学使陈荣昌奏参司道大员，当经谕令岑春蓂查覆。贵州布政使兴禄，有意欺朦，辜恩溺职，着即行革职。前署云南迤西道调任陕西陕安道石鸿韶办理要务，诸多乖谬，嗜好甚深，声名恶劣，着革职永不叙用。姚州知州李金鳌、大挑知县谢怀宣、罗次县知县范金镛，随办要务，亦多荒谬，均着即行革职。前任滇督丁振铎用人不当，咎无可辞，业经革职，着免其置议。

云南留日学生因滇省铁路，办事乏才，上书滇督及滇学务处，催派留比留日铁道学生，语甚激切。

云南留日学生，上书滇督及外邮两部，为筹赎滇越铁路，机不可失，请速奏饬驻法公使与法政府交涉，并饬外部与驻京法使严重谈判，兼条陈筹款事宜。

曾广铨着补授云南腾越关道，陕西陕安道着沈潜补授，贵州布政使着松嵈补授，云南腾越关道着关以镛补授。

英国腾越新领事韦礼敦，因滇缅界务及商务事件并腾缅铁路等，于六月二十九日赴印度，密陈印政府筹商。

内国之部

商人宋炜臣、顾润章等，合资创办扬子江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即购汉阳铁厂所出铁钢各件，以造铁路上所用之桥梁车辆叉轨三宗为本务，及他杂用钢铁器具，当经农工商部奏准。

山西英人福公司案，英国公使请在京津会议，外部特派晋臬丁宝铨与之谈判。

驻英驻俄公使，均电告政府，俄与英国业将关于两国在我西藏及阿富汗波斯之势力利益计划订立协约，已在俄京签印。

皖抚冯煦拟按仿新官制，在抚署设会议厅。

政府电饬各使臣领事，劝导华侨设立戒烟会。

徐世昌借俄比款四千万元，已有成议，比国出名，实俄为主动。

湘抚岑春蓂电饬岳州府，指名捕拿朱人山、陈三魁、王拔贤、彭成嘉等革命党人四十余名。

邮传部奏准津榆铁路改名京奉铁路，派施肇基为会办。

闽人以新补闽藩尚其亨误公辱国，万难胜任，电达政府另行简员。

法部侍郎沈家本，奏请各省拿获革命党立即正法，难免误杀，以致舆论沸腾，应请饬令嗣后遇有此等案件，将供据咨部核覆办理。奏入，未奉准行。

外务部照会日法公使，谓日法协约中所称保全中国领土一节，中国土地自有完全无缺之主权，毋庸他国干涉。

派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赴南阳各埠，笼络华侨，如有集巨资振兴大宗商务者予以爵赏。

日人谋分松花江航路利权，向外部交涉。

河南探访局在郑州拿获革命党李姓一名，系专伺往来大员过境行暗杀主义之人，当交巡警局严密鞠讯。

南洋华商电陈军机处，称周爰诹条陈一折，实图激变，足以亡国，乞代奏请明正其罪。

库伦办事大臣延祉，请以俄商柯尔德为库伦矿务监办官。

孙党在法京巴黎发行之新世纪革命机关报，法国不允禁止，政府

只得通饬各省，严查禁阻入境。

日本政府允我留学彼国现在联队之陆军学生二百零八人，于东历十二月一日入士官学校。

直隶永定河道着吴筠孙补授，山东济南府着另简员补，湖北黄州府着景清补授，湖南绥静镇着梁国桢补授。

浙抚张会敭并不照会苏抚，越省至数（?）县医生韩半池家搜捕嵊县革命党人竺绍康，苏人大愤。

杨士琦赴南洋，农工商部右侍郎着耆龄署理，崇文门正监督着溥伦充，副监督着绍英充。

度支部尚书载泽奏请通国划一银元，以维币制。

闽省电致外务部，请严拒日僧到福建传教。

前江西捕获之革命党首姜守旦，讯明为误拿，并非原人。

东督徐世昌奏请以陈昭常补受吉林交涉使，兼充吉长铁路总办。

政府拟实行防谷令于大连湾，日本大为反对。

广西铁路定明年三月开工，分三大段建筑，由三水至梧州为第一段，由梧州至贵县为第二段，由贵县至南宁为第三段。禀准商办，拟招六百万股，每股五元，共招三千万元。

江督端方以革命党人多伪作僧装，在长江等处潜密运动，故特派慧圆庵和尚觉悟作侦探，计在以僧缉僧。

革命排满党徐锡麟党与马子畦正法。（十六日）

政府议决将新疆开为商埠。

中俄条约，展期至八月再行开议。

外务部照覆日使，北京自来水，已定议自行招商办理，请日商勿庸干预。

广澳铁路，中葡合办，期限已满，粤商倡议废约自办，易名广前铁路，定招股二千万元。

天津地方自治议事会开办，议长议员，经已举定。

农工商部奏准劝业爵赏章程，子男爵各三等外，有三四五品卿衔等，能出资本二千万元者，赏一等子爵，二十万元者赏五品衔。

日僧在闽传教，日领并为宣布告示，以为声援。

政府议决选派近支王公贵胄子弟，分赴东西各国留学海陆军，以

为后日学成归国，揽握海陆军地步。

日本在奉天设置警察，侵我主权，并有插标占地事，徐世昌电请外部向日使文涉。

驻奥地利亚公使李经迈请开缺回国，着如所请，以外务部右丞雷补同派充，翰林院侍讲着钱骏祥补授。

东督徐世昌派员吴禄贞等赴间岛视查。

北京京报馆因登载议立储事，并屡揭庆王奕劻政以贿成各节，被民政部勒令停刊。（十八日）

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着授为全权大臣，办理英藏交涉事宜。（十九日）。

江督端方又密派侦探员多名，赴东京查访革命党人行动，及所出版书籍。又密派官场眷属，伪为女学生，赴日留学，伺间与徐锡麟之夫人接洽，诱其回国拿办。又极疑宁垣军学界大半皆革命党混迹其中，有道员某以近来省垣学生皆潜心向学，尚知忠君爱国等词进言。端谓近人之所谓君国，殊不足信。彼之所谓君，非皇太后皇上之谓，所谓国，非大清国之谓。

都察院具奏化除满汉一折，内有撤驻防、编民籍、易汉姓、通婚姻、给蒙荒耕地数条。

直隶总督袁世凯入京。

日本极力运动借款筑造福建铁路，催外务部从速订约。

度支部力驳奉天借外债以办新政之举。

袁世凯补授外务部尚书，与鄂督张之洞同为军机大臣，吕海寰着开缺，以尚书充会办税务大臣。

湖广总督着四川总督赵尔巽补授，江苏巡抚陈夔龙着补授四川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山东巡抚杨士骧署理，山东布政使吴廷斌着署理山东巡抚，浙江巡抚张曾敭着调补江苏巡抚，迅速赴任，浙江巡抚着陕西布政使冯汝骙补授，未到任以前，着浙江布政使信勤署理。

陕西布政使着颜【钟】骥补授，崔永安着补授浙江按察使，浙江盐运使着惠森补授。

苏人排拒张曾敭抚苏，电请都察院代奏。

东督徐世昌奏参奉天财政局员史念祖、英景葵、金还、周肇祥、王曾俊、任毓麟等道府州县共三十余人。史念祖着交部议处，余俱即行革职。

政府拟在路南海防河内等处及和兰所属地方，并巴拿马俱各设立领事馆。

达寿着充出使日本考查宪政大臣，汪大燮着充出使英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着充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外务部右丞着胡惟德补授，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着李焜瀛补授，京师高等审判厅厅丞着奎绵补授，京师地方审判厅厅丞着徐谦补授，厢黄旗满洲副都统着秦绶章调补，厢黄旗蒙古副都统着承燕补授。

学部右侍郎着宝熙署理，邮传部右侍郎着郭曾炘署理，外务部右侍郎着梁敦彦署理。

政府以英领加拿大工党仇视华侨，有焚烧房屋生命危急情事，特向驻京英使交涉。

署学部侍郎宝熙。请设立贵胄法律学堂，教授王公大臣之子弟，以备充上议院议员之选。

日本以强横手段占据我间岛，当刻彼军官斋藤中佐等即在该地起建营舍，设立军务处。

张之洞入京，鄂督则以藩司李珉琛护理，臬司梁鼎芬则兼署藩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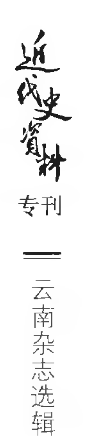
日本留学生会电致军机处，陈明间岛实系中国领土，请力为坚持，不可放弃分寸。

民政部颁布报律十条，京津沪粤汉各报馆，俱各抗驳不承认。

政府选定庄王伦贝子涛贝勒□公等八人出洋留学，学期以三年为限，每人每年经费各一万两。

民政部侍郎赵秉钧奏陈融化满汉三条，（一）各部员缺宜满汉平行升补，御前大臣兼用汉人。（二）各省驻防旗籍，宜一律改为民籍，并赐汉姓，令各就士农工商业，不再给口粮。（三）满员奏折中奴才二字，宜改从汉员称臣。

北京探访局在东四牌楼拿获私运军火之党人李长福等九名，并快枪二百二十杆，子弹一万四千颗。



驻比公使李盛铎、驻和使钱恂、平和会专使陆征祥，俱以日法日英日露英露各协约，皆属协商中国，危机日迫，各具长电奏请赶速立宪并销融满汉各节。

袁世凯前奏陈新政十条，经王大臣会议，覆奏立资政院、地方自治、普及教育、融化满汉等条，均照行，惟建设中央政府一节，主从缓议。

外国之部

日本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受命为韩国民政长官，鹤原定吉为宫内次官，木内重四郎为内部兼农工商部次官，田原为学部次官。

美境电局工人罢工，蔓延至西南各部，共有五十余城。

海牙平和会决议设立永远公断署，准各国派议员四名驻会。

韩国初等裁判所判将赴海牙平和会之代表正法，尚有二人判永远监禁，逼令韩皇批准。

俄京定西历明年四月开万国赛工会。

日本韩国统监指令韩皇下诏，禁国人早婚，男以十九岁女以十六岁为限，且此时方许有承袭家业之权。

日本议设统监分府于我间岛，托词保护韩人，调兵队前往驻扎。

伊藤统监指令韩皇下令国人一律剪发。（十四日）

美国外部新设远东股，其制度如中国总理衙门，专办理西东交涉事宜。

日本议定每年补助韩国金二百五十万元，以为整顿裁判制度事宜，以五年为期。

英国银行三家、法国银行一家结约连合出资，稍加华股，举前出使德奥二国大臣为华总理，开张一极大劝业银行于中国，以经营中国南部路矿等事。盖以劝业银行带有国立银行性质，能受不动产（田土房屋等）之抵当之故。

韩国工党设立韩国独立自主会于美国旧金山，倡议除卖国之奸臣，废日本之条约。

暹罗以柬浦寨三县地方（约万方里，人口三十万）与法易一海口谋兴海军，并请收回领事裁判权。本年暹王游历巴黎，即为此事。其

表面上则称法以前占暹之海口还暹，暹以前占柬浦寨之地返法。故事竣，柬王专函致法总统处，致谢返三县之德。

俄日两国协约在圣彼得堡签押，原文译如下：俄日两国邦交早已平和如故。兹者两国政府：深愿敦睦之友谊更益稳固，预为声明，以免后此各有误会，特订条约如左。第一条，两缔约国应互相保护其领土之完全，其与中国所订现在实行之条约。（原文早已互相抄稿咨照在案），两国所已得之权利，亦应互相尊重。惟此权利，即与一千九百零五年九月五日朴资莫斯所订之条约，及与俄日所订特别条约相符之权利也。第二条，两缔约国应认中国之自主权，及其帝国土地之统一，以及各国在中国工商业势力之平均。两缔约国又应遵守一切条约，勿得逾越，并种种设法力求平和。（三十日）

第十一号大事编记 中历丁未八月至九月上旬

雪　生

本省之部

滇督奏陈法人干涉兴办滇边警察及矿产权利，请外部与法使极力交涉。

武定州之狮子山、禄劝县之那岔马后山、寻甸属鲁洒沛之大水井各地，均有英人购买地段，设立教堂，愚民无知入教者甚众。

云南留日同乡会覆禀滇督及学务处，请凡自费生考入东京铁道学校，照川鄂成例由滇省公司补给官费。

蒙化厅经历周纯桢（以赌起家，指捐经历，到蒙化后仍日与匪徒聚赌）往南涧提案，敲勒不遂，将该地士人李开舜殴锁，立即毙命，民众大愤。

滇省初办军队，电达南洋调拨军官，江督遣派蓝昌兆等十余人应之。

调查我闽粤滇商在仰光商业，米厂柴厂各十余座，榨油厂一座，槟城郊二十余号，星洲郊十余号，内地郊六十余号，纱布铺四号，槟榔铺三十余号，杂货店五十余号，铁店二十余号，索料铺六号，糕饼铺酒楼茶居各十余号。

滇越铁路，经全省学界派专员视察该路情形，得法人举动之实迹数十条，无一不与约章相违背。留东全体特开大会，议禀外务部邮传部滇督，请奏饬驻法公使与法政府切实交涉，主张废约。并请外务部与驻京法使谈判。再宣布意见书，要求全国助力，催促政府废约，并为政府之后援。

外部将修改安南条约，厘正中越界务，并饬滇粤两督调查海防华侨情形。

陆军部规划全国兵额，奏定云南训练新军两镇，限五年内成军。

腾越商界以利源外失，集雄股创办印刷制纸纺织公司，入股者极夥，溢于预定股分之额。

筹滇协会成立开会，到会者各省人士俱有，约共数百人，以联合同志讲求保卫云南之策，以竞存滇省权利，巩固国家疆圉为宗旨。举定各职员，内分总会长、副会长、庶务、会计、书记、交际各科，编辑、调查两部。

礼学馆应举之云南顾问官，礼部以滇省学务公所议长陈荣昌人奏。

滇督电外部称，英领事请改腾越告示字样，实属有意为难。今录呈示文，乞竭力拒驳，以维持国体国权。

滇蜀腾越铁路经聘定罗岳生为总工程师，电告邮传部立案。

经营川滇之巴塘里塘经费，经边防大臣赵尔丰再三奏请度支部议准，照原案拨给三百万两以助长新政。

以秦树声署理腾越关道，江蕴琛署理腾越厅，大理提督以刘春霆署理，张松林饬回腾越镇本任，李宝书饬回贵州安义镇。

云南留日同乡会为苏杭甬路押借外款事，电达政府力争解约，免蹈滇越路覆辙。并达苏浙两省铁路公司，请其坚持到底，以不纳租税为最后手段，如江浙俱实行，滇省必继于后。

内国之部

吉林黑龙江与俄国东清铁道所定铁路附属矿山采掘条约将签字，哈尔滨华商以为损失利权甚巨，电请政府改正。

芜湖万顷湖屯户因业主索租，纠众抗拒，数逾万人，几成巨变，

经省派员调停了结。

设立资政院，派出溥伦、孙家鼎为总裁，农工商部右侍郎着沈云沛署理。

藏印议约大臣张荫棠已抵新辣，与印督开议商约。

宪政编察馆新定职掌：（一）议覆奉旨交议事件；（二）编订宪法；（三）考核法典，总核全国统计表。

日人在汉口购地皮四万方，建筑船厂，专理修造各种汽船，并请华官保护。

张之洞以军机大臣管理学部事务。

闽人开会研究日法协约问题，筹商抵拒之法，地方官绅以威力阻止。

柯逢时、程仪洛奏禁烟后膏捐收数奇绌，请撤局归各省自办，奉旨允准。

政府电召废员丁振铎、陆元鼎、李经羲、俞廉三来京，将任为资政院议长。

前吉林将军达桂贪赃各款，经赵启霖参核，徐世昌查覆，着革职永不叙用。

驻美公使改派伍廷芳，驻俄公使着哈尔滨道萨荫图派充。

吉抚朱家宝电告外部，日兵在六见桥大兴工作，请转驻日使速向日廷驳阻。

川督电致邮部称，川汉铁路决由宜昌开工，请调詹天佑赴川勘线，以重工资。

政府筹保护华侨，计分三纲：（一）增设领事；（二）广开侨民学校；（二）酌用侨商派充领事。

日僧至福建内地于（?）田等处传教，闽学界争阻之。

福州将军着朴寿补授，福建汀州镇着崧煜补授，正黄旗汉军都统着李殿林补授，厢黄旗汉军都统着丰升阿补授，正红旗满州副都统着毓秀补授，厢黄旗汉军副都统着段祺瑞补授，拣补广州府遗缺着元瑞补授。

江西南康县及赣州民教相争，又起教案。

北京各报要求民部五条：（一）官报与各报视同一律；（二）核

减电邮等费；（三）报馆得派人录阁抄等件；（四）公堂裁判准访员旁听记录；（五）如令报馆停止，须宣布理由，并准其控诉，以昭曲直。

张之洞奏，排满革命风潮皆蔡钧使日本时专与学界为难，以致酿成此祸。着民政部步军统领押解回江西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上谕：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从前各省分设驻防，原以绥靖疆域起见。迨承平既久，习为游惰，坐耗口粮。而生齿繁滋，衣食艰窘，亟应另筹生计。先尽该原有马厂庄田，分别计口授地，责令耕种。其本无厂田暨有而不敷安插者，饬于驻防附近州县分购民田给之。逐渐推广，世世执业，严禁典售。自后丁粮词讼，统归司法治理，一切与齐民无异。一面仍将各项实业教育，勒限筹办，以广旗丁谋生之路。其授田之始，应需庐舍堤堰农具牛种等项并开办实业各经费，准酌拨存饷协济。并着度支部迅筹实在的款，以备拨发，勿稍延误，用副化除满汉畛域一视同仁之至意。

广西梧州厘金局勒索扰累，商人罢市，是日复遭火灾，伤毙人口百余，毁损亦巨。

徐世昌入京要请准借外债。

俄国要索松花江岸魁奈楼，作泊船码头。

江西按察使以瑞瀓补授，以津海关道梁如浩调补苏松太道，蔡绍基调补津海关道，奉天山海关道以朱恩绂调补，刘燕翼着补江苏常镇通海道，贵阳府检［拣］缺知府着双寿补授，民政部右参议着延鸿补授，民部内厅丞着陆钟岱补授，外厅丞着补吴钱孙补授。

上谕：学部通筹教育普及善法，编辑精要教科书课本，民政部妥拟地方自治章程，饬下各督抚试办，以为宪政实行之基。

上谕：君主立宪为吾国政体所宜，饬京外臣工博考各国宪政成案，慎选各人论说，督率所选各员，切实研究，俾各勉为通才，共济时艰。

张荫棠电奏西藏宜速改良法律，以备收回领事裁判权。

英国银公司要求外部转饬苏杭甬铁路借用巨款，以铁路抵押。苏浙全省人民力争废约，势极确坚，各省人民俱响应之。

政府刻【以】外部主事戢翼翚交通革命党人，着押解回籍严加

管束。

宁夏将军着（断送东三省之）增祺补授，河南按察使着朱寿镛调补，安徽按察使着钟培调补，广东湖州府遗缺着补长秀，江西建昌府着补朱有基。

驻汉口各国领事照会鄂督，要求撤销洋务公所，建立会审公堂，以扩张租界裁判权。

政府委吴禄贞调查间岛，据报确为中国版土，得有确实证据数事。

陕抚曹鸿勋以办理该省路矿不洽舆情，开缺另候简用，陕西巡抚着恩寿补，山西巡抚即以（苏人所排斥之）张曾敭调补。

晋人因福公司案，又开大会集议，公举代表人渠本翘赴北京参与谈判，并组织矿务公所以图抵制。

正蓝旗蒙古都统着增祺调补，台布着补授宁夏将军，厢黄旗汉军副都统着补鳞德，湖南岳州府着补程利川，拣补安庆府遗缺着补豫咸，拣补泉州府遗缺着补鲍心增。

英使要求在西江缉捕轮船四艘以卫行旅，桂抚张鸣岐以有碍主权，电请外部力拒。

闽学界电告政府，陕抚卖矿，请为查阻，并及间岛与僧传教问题，恳力持勿稍退步。

沈家本、俞廉三、英瑞着充宪政馆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着王垿署理，大理院卿着定成署理，厢白旗满洲都统着世铎兼署，领侍卫内大臣着补纳勒赫，宗人府宗正着溥伟署理。

上谕：着修订法律大臣议定满汉通行礼制法律。

上谕：着农工商部度支部，限六个月内考定度量权衡画【一】制度，详拟推行章程，请旨裁定颁行。

上谕：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都御史陆宝忠、副都御史陈名侃，戒烟不力，着即撤差断瘾。至京外各衙门大小文武官员再行展限三个月，一律戒除净尽，逾限则照章惩处不贷。

都御史着张英麟署理，副都御史着管廷鹗署理，梁诚着赏头品顶戴，四川建昌道着李经楚补授，邮传部左参议着蔡乃煌补授。

上谕：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倘所属地方出有巨股匪乱，损害民

命财产，非参劾一二文武属员所能塞责，定惟该督抚是问。

上谕：振兴国势必先简拔人才，着在京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都御史副都御史在外各督抚藩臬学三司访求甄择，不拘官阶大小及有无官职，如确知有才堪大用及各擅专长者，即行切实举荐，以备任使。

上谕：着各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将来资政院选举议员，可由该局公推递升。该局有地方因革条议事件，准其一面禀知该省督抚，一面通禀资政院。其各州县议事会，亦宜一并预为筹划。

上谕：着每省立设调查局一所，照章将调查各件咨报宪政编查馆，各部院设立统计处，照所定表式胪列咨报，以作统计年鉴之用。

外务部分电出使英美荷日大臣，详查华侨繁盛之处，酌量添设领事。

浙人发布汪大燮卖苏杭甬铁路十二大罪，不认其为浙江人，并有各处欲掘其祖墓之宣言。

度支部核算库款共亏库平银三千五百万两。

浙省绅商因苏杭甬押借外债事创立拒款会，各府皆举代表人赴会集议，王文【韶】等亦赞成出名电京力争，异常激昂。

政府会议八旗生计，议定在磅余项下及美国退还赔款提千余万拨作经费。

外国之部

日俄通商及渔业条约宣布。

英属加拿大温哥华之工党拒中日人入境，暴动攻击，势甚剧烈。

英俄协议中央亚细亚波斯阿富汗，及我西藏等之条约在圣彼得堡互换。

俄国浦潮革命党人大起反抗，该地陆海军俱戒严。

日本在韩国增设副统监，以枢密顾问官男爵曾弥荒助任之，枢密顾问官则补男爵本田亲雄，韩国内阁已成为日本统监之内阁。

俄国议用三千万罗布修筑海参崴及内克洛乌斯廿炮台。

加拿大工商议决排斥印度工人、华人之进口者，定征收极重之身税。

日本皇太子嘉仁渡韩，以陆军大将前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枢密顾问官公爵岩仓具定随之。

韩国反对日本独立党人，蔓延于京畿、忠清、庆尚、江源等各道。

第十二号大事编记自中历丁未九月中旬起，至十一月末止

雪　生

本省之部

滇督电告外部，言滇越铁路意工程师蹂躏百姓等语。外部据之照会意使，请逐回国，意使不允。

腾越关道秦树声电请滇督，以中缅条约内载缅甸应设中国领事一员，请照约奏请设立，借以保护旅缅华侨。

外部探悉法国政府之意，如中国欲赎回滇越铁路自办，须仿津镇铁路等借款办法，作为酬谢。

滇督奏陈改良监狱一折，极其允洽，着其切实赶办，以备推行。

本省留学安南学生禀邮外两部，痛陈欲保存云南，万不可不亟赎回滇越铁路，并陈赎路筹款办法多条及法人违约实在各情形。

川滇边界开垦经费，经度支部核准，由镇江关拨常年经费三十万补助。

缅部华商总会成立，一时入会者万人，捐助开办金亦数万盾。举定杨逢年、陈世瑞为始事总理，而瓦城新街等处亦纷纷议创分会，附加总会，以图团厚商力。

滇督电政府称，滇越铁路转瞬造至省城，主权甚危，屡据滇省士绅禀请，誓愿赎回自办，请设法收赎，并恳兼筹收赎款项，以维滇局。

外务部照会法使，谓驻滇法领事屡有不合约章之举动，请即按照两国互遣使臣领事如有违约，准其彼此照会更换之条例，速为撤换，以重约章而敦睦谊。

滇督奏腾越关百八十六结收支各款，并报销善后局款，及粮道增厚署理云南按察使等件。



滇督电外部，谓现查法人在滇雇用华工，一切使用法国纸币，殊于我国币政大有妨碍。除一面妥筹抵制外，应请设法另筹禁止之策，以维主权。

部议准云南筹饷善后第五次请奖，并剿办维西出力人员请奖等件。

滇督以电局洋工孟纳尔接修滇缅等电线，糜款数万，而犹含糊委卸等情，电请邮部饬洋总管德连升转饬该洋工，后务恪守职分，承局员命令，切实办理；若再不忠于公，暨不合官局之意，当按合同辞退。

前滇臬陈灿召见，奏陈滇民近年对于滇越铁路常不自宁，时起纷扰；非赎回此路自办，断难慰民心而杜外患云云。廷命与军机大臣酌商赎回之策。

滇督援奉桂成案，请破格用人。部议以滇省需材孔亟，准如所请。又请选缺改外补。部议以窒碍难行，准将沿铁路之选缺州县酌量改为繁要，由外拣补。

滇督奏为滇越铁路营饷无出，请拨的款。大意称法人修造滇越铁路，捐拨银一百万两为购地专款，各省解到六十余万两。开办之始，拨兵十营保护，营饷即用购地之款。法公司轨道屡更，路基尚未拨竣，已用至五十六七万两，营饷无凭挹注。并因地段太长，添拨一营。前督迭请按年拨银十六万两，部议仍由铁路经费项下开支。今经费已竭，无从支付。恳饬部按年拨银二三十万两解滇供支等语。部议查该省光绪三十二年新军表册，内开铁路巡防队十一营，每营勇弁二百五十名，大建月支千十五两，小建月支九百八十五两，一年共需银万二千零三两；内第十一营勇弁二百名，年支银一万六百三十四两七钱。计共十一营岁需十三万六百六十三两七钱，准如数拨给，在云南应解赔款内动支。

政府于外交上闻法人对于滇事极不可测，特电驻法使默探法政府意旨。

滇督奏为练兵吏治学务财政四纲。练兵一事，滇省自编练新军，纪律毫无，炮械未备，驻扎零星，兼有缺额情弊；吏治则颓废既久，上下相蒙，寡廉鲜耻，相习成风；学堂则省城官立者已十数，教科未

完全，阶级多紊躐，各属尚未举办；农工商实业毫无进步。财政滇本受协省分，近协款或停或减，用款日有加增，流无可节，开源亦难纾目前之急。新练一镇，开办及常年经费本省一无可筹，请饬部勉筹专款，俾足于用等语。部议查现在各省练兵，皆以裁兵节饷为筹款大宗，该省每年制兵饷二十四万三千余两，练兵饷七十六万余两，共银百万两有奇。既据奏称原有营兵腐败不堪，即应严行裁汰，腾出底饷，请饬该督先就旧有营饷以为改练新军一镇之用。

蒙化因已故厅丞吴炳南纵畏教士，致教民擅霸民地，送入教堂，几起衅端。省委知县张钧往办，尚能力持大体。将滋事之教民索出，定案监禁，事遂平。

云南留日同乡会为滇督出示劝滇蜀腾越路股，英领无理干涉，请删去腾越两字事，议将此路自办始末，并将英领照会，逐字辨驳，禀陈外部，以作滇督及外部斥驳英领之补助。

内国之部

浙绅王文韶等联名电致外部，请切商英使，声明苏杭甬草议已废，借款之说，宜速作罢，以系民心而卫国权。

英使要求在西江置缉捕船四艘，归该处税务司管辖。张鸣岐电外务部力拒。

闽省官绅学界电告外部，谓日僧至闽传教，渐见增多，恐酿巨祸，请速禁止。

浙省业务学生邬纲，因铁路借款事，愤极喷血而死。

芜湖关吏在美顺轮船查获革命党人之私运军火三十三箱。

邮传部通饬各邮局，凡外国邮件除军事以外，不由中国邮局传递者，一律禁止。

张之洞所定矿山章程，照会各国公使。本则附则共七十四条。

江浙绅商学界，因押借款事，各数回分电军机处外邮农工商部力拒，词极激切。

俄人强将吉林三姓地方与俄境伯力间之界碑移置中国辖境一百六十方里，外部与俄使交涉，令其退回。

前浙江山阴县李钟岳因杀秋瑾一案愤郁自缢而死。

津镇铁路借款自办条约，定于十月初三日画押。

广东防城失守一案，该管官王瑚、丁槐均着交部议处。丁槐原议降三级调用，后改革职留任。

海防华商公电外部，请改订安南条约时，力争减少华人身税。

十八省绅商学界俱各纷电北京政府，力拒苏杭甬路借款事，以为江浙后援，而主张不纳租税为最后抵拒者为尤多。

闽督咨请新嘉坡领事，就地选员保护萨岛华工。

外部因洋人在中国购地，每以该管领事所发契据为凭，特咨行各省自后洋人购地，必须由地方官印契，方能作据。

苏浙绅商学界决定招足股本，以抵制借款，各处连日签认者约在六七万以上。

谕宪政编察馆会同吏部详订切实考验外官章程，饬下各督抚将所属地方候选候补人员认真考验，严定去留，并条列实迹，咨报查核。

浙路副工程师汤迪臣因借款事绝粒不食而死。（以上自九月中旬起至九月末止）

法人要求揽筑济南至开封铁路，政府严拒绝之。

政府饬调保定常备军万人，入京驻扎北苑，以资保护而防不测。

驻法使刘式训以萨摩华工受法人苛待，电请外部转咨杨士琦设法保护。

安徽铁路公司电政府协争苏浙铁路借款事，并力争浦信路线自办。

江浙路连日各处续认股金约三千余万元。

间岛问题，外部执韩王十三年咨文，作该岛确属中国铁据，饬东省督抚按图力争。

福建绅商学界以前与法人订立建邵汀三府矿约，逾期应废，连日会议电外务部向法使声明作废。

旅京江浙两省学界及廿一省学界共千余人，为铁路借款事，联呈都察院代奏力争。

粤人因外务部许英人西江缉捕权电争，并请截留洋税百万自办水师，开自治局以为后劲。

山西同蒲铁路公司电禀政府，称晋路亦系自款自办，恐英强迫援

苏浙路例，请主持挽回。

吏部度支部查核候选人员，尚存十六万人有奇，议凡捐班人员，经三年仍未核准者，一律作废。

河南京官公举刘果为该省铁路总理，袁克定为协理，邮传部奏川汉铁路胡峻为总理，乔树【枏】为协理，梁诚为粤路总理。

广东惠州士绅电外部称，惠州沿海地英人突派兵轮竖旗划界，民心惶急，恐酿巨变，乞主持。

京师译学馆学生以章梫为卖路公敌，宣告不承认其为监督。

两广各府州县绅商学界及旅沪汉并外埠各商会同乡会，俱激切电争西江警察权。

独［德］人运动承筑济南至开封铁路，鲁汴两省人士奔走力争之。

浙江嵊县革命党，因压［押］借苏杭甬路款起事，戕毙官兵甚多。

青口厘局发见磺船二只，内载私磺六万一千四百余斤，并枪炮五十余件，探悉为革命党所应办者，当经厘员没收解省。

广西革命党蜂起，官军溃败，关外右辅山之炮台三座被其占领，势甚汹涌，桂抚张鸣岐被交部严加议处。

香港英人派水雷艇三艘、水雷驱逐舰四艘、炮舰一艘到西江游弋，以实行警捕。

税务处咨外部转咨桂抚，广西铁矿只准官收，不准民间私卖。

外务部电杨士琦与暹罗商订通商条约。

驻间岛华官禁止日韩人协同采掘我银矿，日使向外部抗议。

占据镇南关炮台之党首系包姓，连日将关以南之电线等截断，并四处张贴大汉光复军革命排满之安民伪示。粤督抚电奏，枢廷震惧，且虑桂省兵弁为之接应，特电桂抚悬重赏，严军纪，速将镇南关炮台夺回，否则惟该抚是问。

西藏大臣张荫棠电告，藏印通商条约议妥，并奏请在西藏开办学堂。

珲春副都统着陈昭常署理，定成补授大理院卿，邮部通商银行总协理派定李经楚、周克昌。（以上十月份）

前中华报主笔杭辛斋因苏杭路事演说，被逮下狱，经该省人民力争，始释放。

粤省商船公会因英人干预警权事，定议尽撤洋旗改悬龙旗，并禀请除关吏苛例，粤督张人骏允之。

政府议将京师旧贡院改为海军衙门，并议设大图书馆，咨各省征取图书典籍。

江浙路事代表人入京。

郭人漳捕获革命党人刘渊民等十六名，当电省处办。

法人索筑广东高州路线，并广西郁林路线，两粤人集议力拒，并禀请立案归商自办。

政府选定宗室二十人，赴英、德、澳、美留学，以为学成归握海陆军之预备。

桂抚电奏被革命党所占据之镇南关右辅山等炮台，经龙济光、陆荣廷等血战数昼夜，将党首击退，夺还所失炮台。龙济光以杀革命党功，着赏头品顶戴，陆荣廷以总兵记名，余亦并擢有差。

俄使向外务部声称，满洲铁路运载中国兵队，须允俄国所要求各节，方允照办。

广西革命党数千余人，败走灵山合浦一带，政府电令秦炳直率兵追击。

邮传部电饬沪电局遵行收发电报章程十条，以限制商民。

沈曾桐署理广东提学使，长芦盐运使以凌福彭补授，张镇芳补授天津道。

桂省由安南捕回防城革命党人二十二名。

梧州商界因英舰入西江事，集议创设航业公司，招股五十万，置轮船八艘，往来广州、梧州、香港，以自保海权。

京师协助江浙保路会及各学堂等学生，均开大会欢迎路事代表。

各国以英舰不退出西江，恐有暴动，均派兵舰入粤预防。

外务部谓侨民学生电诋政府及指斥外部，为不安本分，且又以各埠侨民多入革命党，特订专章饬出使大臣严为限制察查。

法国援利益均沾例，谋输借川粤路款，外部饬刘式训婉辞之。

命民政部法部速议报律颁行。

江西连平州等处，有革命党人购军械，制旗帜，谋勾通桂党起事，被官场查觉，下令严捕。

严旨以国民借口立宪，干预朝政，着宪政编察馆会同民政部速拟限制结社条规。凡各省利病，只许咨议局呈请本省大吏咨送资政院采择，不得凌躐嚣张，胥动浮言，鼓惑人心，致干例禁。

浙江萧山县沙本人民聚众数千，誓抵拒旗丁清丈地亩。

法部左丞着曾鉴补授，右丞着黄均隆补授，左参议着王世琪补授，右参议着魏联奎补授，安徽按察使着玉山补授，凤颍六泗道着毓秀补授，李国杰补厢红旗蒙古副都统，庄健补广州汉军副都统，英瑞补成都副都统，广东琼崖道遗缺着俞钟颖补授，河南归德镇总兵补黄贯一，湖南岳州府补魏景熊，山西平阳府补福荫。

芜湖截获革命党之大帮军火，皖抚冯煦命道员宋芳滨赴芜查验。

山东人民上书言德势日怯，鲁抚吴廷斌聋瞶无能，请另简贤能。陕人奏参陕抚恩寿抚晋时不知提倡东［争］路矿等，且卖缺有价，得赃有据，吏治之坏，莫此为甚。廷谕张曾敭查办。

东督忽于签押案上发见曾、左、李三公身变蛇兽，近世袁、张、岑身首分离之像片二枚，并讨满洲檄文，及革命党急谋起事之实迹多件，大为震惧，下令防备，极其严密。

外部接见江浙代表，彼此坚持，并无办法。

严旨切责学生干预国政，立会演说，抗拒官吏，要求政【府】，电达枢署。着京外有关学务各衙门，切实厉禁惩罚，并将谕旨悬挂学堂及刊录毕业文凭上，以昭法守。

袁世凯电粤督饬拏电争西江警权领衔之陈基建，粤督仅予申饬了事。

西藏偿款已交清，与英使开议撤兵事宜。

以朱益藩补授宗人府府丞，刘廷琛充大学堂监督，学部右参议着戴展诚补授。

御史赵炳麟奏开会演说结社断难禁绝，以遏前途生机。

鄂督赵尔巽电咨邮传部，请先筑株州至昭山铁路，以利转运。

粤商创设邮传会社，即日开办，先由旅日华商认股一百万元。又创自治会，订立四乡巡警章程，禀粤督特饬地方官就地筹款，限三个

月开办。(以上十一月份)

外国之部

日本派海军中将斋藤实查勘我间岛情形，冀作实行占据之根据。

万国平和会九月十二日蒇事，全体散会。

美国工商大臣演说，谓美货经中国抵制后，运销中国货物，一年内减少美金二千万元之巨。

意大利定明年开第四次教养研究会，照会各国请派员赴会。

日本经营我间岛，已预备建设轻便铁道及电线等项。

俄属海参崴战舰内有革命党暴动，炮击镇守府，要塞内之革命党，亦同时起应，势极活动。

美政府筹备七千万金元，存储国家银行，以豫备将来在太平洋面军事上之用。

日本欲扩张鸭绿江森林采伐区域，中国不允。日本用强硬交涉，拟拒绝会议，自行经营。

葡萄牙近因财政困难，银行大半倒闭。革命风潮因而愈炽。军人多为革命党所煽，亦群起倒戈，政府颇陷于危殆之势。

英国海军部宣言，定明年西四月添设太平洋及亚美利加之海军舰队，并择定凡古斐南部之阿斯克第尔为根据地。

第十三号大事记要（自丁未十二月初一日起至戊申二月十八日止）

雪　生

本省之部

省城五华山顶，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掘出一玉玺，上镌“勅命之宝”四字。玉翠绿色，背刻融［蟠］纽。为明永明帝仓卒奔缅甸时所遗藏之物，埋没于地下者已二百七十余年，今始发见。

滇督电驻日公使，调何国钧、席聘臣回滇襄办路事。

滇省绅商士庶，全体上禀军机处外务部邮传部，请必于收赎滇越铁路自办，以救危亡，而安民心。

陆军部议定各省练兵年限，云南练两镇，限五年成立。

滇督请设仰光领事，经外部电饬驻英使李经芳商之英政府。

滇省开赎滇越路救亡之国民义务捐大会，王小斋捐十万两，李耀廷捐三万两，丁硕甫捐二万两，余陈小圃、顺成号、朱永兴等百余人总共约捐认二十余万两。

英国派员贝禄文踩勘云南矿产，十一月初十日由新街至腾越，自明光一带取道赴永昌。日行十余里，登山涉险，周历几遍，行二十日始至永昌城。十二月初七日又由永昌赴大理一带，约明年四五月间方毕事回国。声称光绪二十八年，滇省大吏及北京政府将云南之云南、澂江、临安、开化、楚雄、沅江、永北七府矿产卖与英法隆兴公司。该英员实为查验矿苗而来，若七府之地，无论何府无矿，皆可另指他府作抵，名虽七府，实全省矿产亦在其内。

顽钝无耻烟瘾甚深之候补道方宏纶自日京归后，仍委为农工商务局总办、铁路公司总办、戒烟局总办。

滇督电称法司铎田得能近又在大理府属地方强奸民女，滋生事端，民情大愤，请照会法使严饬法主教速将该司铎撤回惩办，以服人心，而免肇祸。

滇督从云南铁路公司之请，遍电川、黔、湘、鄂、粤、桂、江、浙各省，请劝谕滇省同乡官，分别实缺候补两项，从速认集巨款，以作赎回滇越铁路之用。

云南提督夏辛酉统军于沿江剿捕革命党，因病出缺，云南提督着张勋补授。

外部闻法领事准法人在云南省城展界租屋，暗行布置等事，特电滇督查复。

腾越关道秦树声宣示办事方针八条：保权利、振商务、讲种植、尚勤俭、兴学堂、举办工艺、推广银行、筹款修铁路，并捐廉数千金，创办戒烟局蚕桑局等。

有御史奏陈滇省吏治败坏，上下相蒙，寡廉鲜耻，为各省所未见，以致内治日偷，外患益迫，并语涉刘春霖等事。应请饬下该省督臣，认真考察贤否，破除情面，严加参办，以黜官邪。

云南腾越关道曾广铨调补贵州粮储道，遗缺以黄丙焜调补，黄丙焜仍着交北洋大臣差遣委用。

度支部派主事余晋芳赴滇调查铜矿情形，电称该省东川等处矿产甚旺，应亟出资兴办，以供造币之用等语。度支部当两电滇督，确查速复，以备核办。

滇督调川省王得贵署理鹤丽镇总兵。

赵尔丰着赏尚书衔，作为驻藏办事大臣，仍兼川滇边务大臣。

仰光设立领事，拟改在阿瓦地方，英政府以彼处并非海口，碍难允准，外部电询滇督以何地为宜。

各州县亦群起禁烟图强，凡历年种鸦片之地，本年不肯再种鸦片改种他杂粮者，约有十分之六七。

云南布政使刘春霖着开缺，因官声平常，及前抄杀临安事件被人参劾也。遗缺以沈秉堃补授，魏景桐着补授云南按察使，云南临安开广道以高尔谦补授。

滇越铁路义国工程师瓦尔孜，因刻虐路工，被路工戕毙。义士（?）无理生谝，向北京外部交涉。

魏景桐调补广东按察使，以世增补云南按察使。

内国之部

江苏巡抚以陈启泰补授，瑞澂着补授江苏布政使，胡建枢补授山东按察使，景星、俞廉三、丁振铎、曹鸿勋、陆元鼎着协理开办资政院。

桂抚张鸣岐电告政府，称越南所获之革命党人，请告法使勿令自由出入。至于获犯费用，则候其将犯交到清缴。

江苏按察使以李经迈补授，山东兖沂曹济道以世增补授。

护川督赵尔丰电报在省城拿获革命党文生、张治祥、黄芳、杨淮、王树槐、黎庆余、江永成等，均搜有信函，讯据供认不讳，照章惩办，监禁终身，或监禁十年。

廷寄张鸣岐速驰赴龙州巡阅，布置一切，以防革命党下窜。

湖南矿务调查局总办沈□□勾引外人，揽办湘矿，输入洋款，向湘抚谗构湘绅，欲破坏总公司。又湘路总理余肇康，在汉口集设，虚张数目，实则暗遣私人招纳外债。

十二月二十日山西省以二百万金赎回英人福公司矿约自办，业已

签押。（吾不禁为晋人庆，呜呼，吾滇人对于法人隆兴公司之矿约当何如。）

江督端方、赣抚瑞良通饬各司关道，称前谕旨系为旗民广筹生计，应凡于农工路矿诸端，均须参用满人。

山东沂州兖州间有革命排满党人数百人，阴谋起事，政府电鲁抚吴廷斌剿捕。

那桐仍充督办税务大臣。吕海寰勿庸会办，着派充津浦铁路大臣，并与直隶江苏山东督抚会同办理。

山西巡抚着宝棻补授，山西布政使着丁宝铨补授，志森着补授山西按察使。广西右江镇着陆荣廷补授，陆以杀革命党功也。

枢府探得孙文派其党人购运大批军火，在江浙沿海之荒僻海滩装卸情事，爰即密电端督冯抚转饬江浙各关密查。

奉天左参赞以周树模补授，右参赞以钱能训补授，奉天提法使以吴钫补授，交涉使以陶大均补授，民政使以张元奇补授，度支使以张锡銮补授，劝业道以黄开文补授。

醇亲王载沣补授军机大臣。

政府通饬各省督抚凡无法政学堂者，限三个月开办。

政府定考试外官章程，除正途出身及举业学生外，无论旧候补、新分发，均须考验，次等者降补，下等者休革。

政府颁行之大清矿务新章，英、日、德、法均行反对，迫请中国延缓施行。

邮传部奏派周万鹏及连升赴葡萄牙电政会听讲。

以姜桂题接统已故提督夏辛酉之军，移驻长江。

津浦铁路定在北京设总局，天津设分局，清江设采办转运处，限六个月兴工。（以上丁未十二月份）

政府照会英使转请新加坡总督，将革命党首领孙文驱逐出境，英政府不允。

驻南非洲领事电告政府，言力争华工注册例现有转机，所有监禁华工，经已释放。

正月初四日，粤东官场在九洲洋缉获日本船第二辰丸，私运大帮军火卖与革命党人，遂将船带入粤省充公，并扯去日本国旗。

外部与俄使磋商吉林森林条约，于省内限定三处地方采伐，议定约章十四款。

已革提督董福祥病死，甘督升允请将其家产查抄入官，办理新政，不允。

英使答政府声明驻藏之英兵，定期撤退。

上谕：前山西巡抚胡聘之及候补道贾景仁、候补知府刘鹗均革职永不叙用，以其为盗卖山西矿产之罪魁也。（噫！盗卖吾云南七府矿产之庆王奕劻、魏光焘、李经羲、唐炯、顾肇新、瑞良等当得何罪。）

廷谕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发交商号，以平银价。

江浙铁路协会电政府，请惩治卖国之盛宣怀、卖乡里之汪大燮，以谢天下，并服卖山西矿约之胡聘之等。

邮传部修京张铁路，借英款千万。

湖北提学使着高凌蔚补授，沈曾植着署理安徽布政使，安徽提学使着吴同甲补授，贵州威宁镇总兵补方致祥。

北满洲森林、矿山、铁道三问题，现已决议为华俄合办。

外部电饬张荫棠议订江孜商约，声明领事署护兵不得逾二十人以外。

驻龙州日本领事要求照会文牍改用日文，张人骏请示外部，外部驳之。

政府电饬驻法使，请法外部封禁在巴黎之中国留学生所发行之《新世纪旬报》。法廷不允，且多冷诮中国政府之语。

外务部电江皖赣苏各督抚，谓革命排满党党羽张济等数百人，分布沿江，漫散谣言，阴图大举，事关重大，应饬各州县豫悬重赏，严密查拿。

粤督奏报枢府，略言探得革命党首孙文，仍勾结遗党数千人盘踞两粤边界，实为朝廷腹心之患，请如何设法商之法政府，代为驱逐，以清乱源，并饬边军各清各界。政府据之照会巴使，巴使不理，枢府诸人惟相顾浩叹。

农工商部通咨各国驻使，请其调查种棉之法，绘图帖说报部，以资仿办。

外务部照会日使，京奉铁路拟在奉天城内延长轨线。日使不允。

外务【部】以独［德］人在汕头招募华工赴萨摩岛，电饬粤督查明禁阻。

毓朗着在御前行走，民政部左侍郎着袁树勋补授，顺天府府尹以凌福彭补授，所遗直隶长芦盐运使缺以张镇芳补授。

外部通饬各税关严查外洋铜饼入京，以维圜法。

鄂臬梁鼎芬告病开缺，着允准，遗缺即以陈夔麟补授。

广东水陆提督仍分两缺，水提仍以萨镇冰补授，未到任前，以李准署理，陆提以秦炳直补授。外务部右参议以梁如浩补授，所遗苏松太道缺以蔡乃煌补授。以郑景濂署理邮传部左参议。

度支部奏定银行则例，大清银行二十四条，普通银行十五条，劝业银行三十四条，储蓄银行十九条。

越南那岑那漠一带，有革命排满党数百人潜踪其间，阴谋大举，经外部照会法使代为捕逐。法使复称既为革命党，乃带有政治性质，属国事犯，未便捕交。

驻藏大臣电告政府，英兵撤退后，所有地方治理权，均归中国主持，应速开办商埠，并派商务员经理一切。（以上戊申正月份）

奉天锦州府着补高树，湖北荆宜道着补齐耀珊，民政部左丞以裕厚转补，右丞补刘彭年，左参议以廷鸿转补，右参议补汪荣宝，检［拣］补直隶保定府遗缺补景濂，天津道着补吴筠孙，永定河道着补齐耀琳、四川建昌镇着补田振邦，英瑞调补青州副都统，成都副都统以文瑞调补。

丁槐着开缺，广西提督以龙济光署理。丁槐之去官，因政府疑其与革命排满党人有私通也。

李经迈调补河南按察使，江苏按察使以左孝同调补，于式枚调补礼部左侍郎，暂以郭曾炘署理。盛宣怀传闻以三十万金贿政府补授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左参议以李经楚补授。

赵尔巽着调补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以陈夔龙调补。山东巡抚着袁大化署理，河南布政使着朱寿镛调补，陕西布政使着王人文补授，以丁达意补山东兖沂曹济道。

枢廷派秘密员四出侦探革命党首孙文踪迹，而闻孙文有回香港，入广东省城，经上海仍返日本之说。

晋省福公司矿案，政府从晋人之请，又饬密拿贾景仁、刘鹗及程某三人解京严惩，并抄查家产抵偿赔款。

吏部右侍郎以吴郁生署理，盛宣怀着充会办商约大臣，邮传部右侍郎以沈云沛署理，江南狼山镇补李祥格，杭州织造彬格续任。

邮传部电黔抚从速设法倡办黔省铁路，以利交通而免觊觎。

绍兴金葆穉等被诬为革命排满党及搜查学堂一案，经查无实据，官场坐诬告之王廷耀、吴鹏翀等以永远监禁之罪。

吏部左丞补宝铭，右丞补孙绍阳，左参议补毓善，右参议补吴敬修。

辰丸事件，经外部与日使议结：（一）华政府应惩罚侮辱日本国旗之官吏，会同驻粤日领事在辰丸停泊附近鸣炮致谢；（二）立即释放辰丸；（三）所有搜出革命党之军火，由华政府备价购买；（四）辰丸被扣多日，一切亏损，认承酌赔；（五）日本政府应允嗣后装运军火，格外严密防范，不许输入中国境内。

驻防南苑之毅军六营调赴长江，已上京汉火车。忽探有革命党大股装做引见官场或商人入京，政府下令仍回原驻防范，毋庸南下。

苏杭甬铁路借款合同议决：（一）借款一百五十万镑，九三扣，五厘息，十二个月内交齐。（一）苏杭甬改为沪杭甬。（一）以京奉余利作抵。（一）借款于十年后还本，以三十年为限，但亦可于第十一年起全数清还，惟每百镑须加二镑半。（一）应用英国总工程师一名，至借款还清之日为止。（一）如购用外国材料，由银公司经理，应付九五扣用钱，订明以三万五千镑包清，分两期付清，银公司不再派查账人。（一）包付余利六万镑，由出售小票所得款内支付。

政府接到东洋密探警报，现在有多数革命排满党人来京探听政府举动，并图谋占据北京。约共五六百名，其著名党人业经查知姓氏籍贯者，男六十五名，女二名，当即发交民政部南北洋大臣捕拿。其姓名录下：邓子游、李水龙、侯非子、孙水、朱豹、高先、孙慕光、黄福、杨宝山、朱九、刘幹建、黄耀廷、陈和、卢俊文、邓萨南、李纪堂、方少鳞、陈湘南、余永兴、方金带、王刘氏、胡娣、李植三、黎缲［经］墀、黄伯尧、黄世倬、冯自由、刘思裕、余全、余锡夫、余液、余余、余通、张尔克、冯紫珊、徐清泉、张由是、林国英、黄

友、许顺、余理、陈云生，以上俱广东人；陈化、邱复性，山东人；卫世德、尹光复、朱小武，以上河南人；陶成章、陈子骝、陈寮八［人］、龚味荪、万世均，以上浙江人；福裕、永元、德恩，以上某旗人；方汉成，安徽人；向大昌、钟振川，江西人；王家璧，贵州人；黄轸，湖南人；张济，直隶人；张能三、黄发、蓝永藩，省未详。

密命鹿传霖、绍英前往热河绥远城一带，查蒙民垦地租税等，作改蒙古为行省设督抚之豫备。

皖省查获常备军及巡警内杂有无数之革命排满党，当将一标二营管带曹敏勋收押。警察局岑参事即自尽。官场异常恐慌，不亚于恩抚被刺之时代。

湖南布政使补庄赓良，湖南按察使着补陆钟琦，陈夔麟调补江西按察使，杨文鼎调补湖北按察使，贵州按察使以常格补授，瑞丰着署度支部右侍郎。

姜桂题南下，沿途大肆骚扰，鸡犬不宁，附近居民，均弃家逃难，如遭巨乱。和州市镇一律闭门罢市，奇惨异常。

政府以新加坡总督竟不允驱逐孙文，大不为然，殊有不得孙文，食不甘味寝不安息之概。特悬二十万金巨赏，以购孙文首领。

吉林巡抚着朱家宝补授，黑龙江巡抚程德全着准其开缺，以周树模署理，直隶按察使着补何彦升，徐抚辰着补山东登莱青道，天津道调补齐耀琳，永定河道着补吕佩芬。（以上自二月初一日起至二月十六日止）

外国之部

俄国提督溪士打于近佐士高斯罗埠，捕获谋刺俄皇之革命暗杀党人一名。

美国极意扩张海备，有将来与日相见于战之势。本月造竣下水者有铁甲五艘，鱼雷艇三艘，潜水雷艇四艘，立即开抵菲律宾。

葡萄牙君主被革命党人刺死。

法人于摩洛哥一役，备极惨酷，残杀至妇孺。民间搜索有藏军器者，则定以死罪，然往往屠牛之刀及农具之属，亦率指为军器，恣意惨戮。各国之社会党人，颇反对之。

正月二十八日，波斯王出行，被革命党人掷炸弹二枚于王电气自行车之巅，击毙马四骑，侍从三人，御者一名，他人二十名，王带微伤遂遁，幸免。

安南东京之土兵，苦法苛政，谋起事，发觉被拘获数名处死。

德国扩张山东矿务公司，增加资本三百万马克。

芝加哥地方有无君党五十余名，将该地高级官歇般及其子刺毙。

驻北京俄使璞科第忽暴卒。

英政府照会各国改革马其顿事宜，减少其军备，且云土尔其亦须保全该国领土。

俄京圣彼得堡开大裁判，审问第二次激成国变之社会党代表三十六人。因防学生暴动，将大学校及高等散（?）校全驻兵队。然各地工人反抗此裁判者有九万五千余人，圣彼得堡各大制造厂，及皇室应用之煤电等公司，均皆罢工。次日又于皇宫附近发见地雷一具，盖欲趁下次会议之时，谋为一举尽歼之计。现时各学堂纷纷解散，暴动愈急，兵力亦不能弹压。

英法政党极力筹商两国协力建设中国铁道电线之方法。

南美洲埃琴登总统阿尔考被该国社会党人之炸弹击伤左足。

第十四号大事编记（自戊申三月朔日起五至月晦日止）

本省之部

法政学堂学生某在市买物，警察总办李道经过，未曾起立。李以某既学法律，尚敢如是藐官玩法，即令警兵凶殴，体无完肤，血流满地而后止。学界激起公愤，锡督始撤李差委。

革命党三十余人，共持七八枝枪，袭攻河口，岑管带闻风而溃，王督办被该部兵勇所杀，王岑所率各营，均缴械投降，革命党遂占领河口。

政府以锡督及白金柱等废弛边务，失去河口，拟将锡督交部议处，白金柱摘顶记过，并责令剿党赎罪。

革命党占领河口后，一切接济，殊觉不便，遂拔全队由滇桂边界

之百色一带而去。

西贡电称，云南野蛮官兵在番郎附近攻击法国防御军队，枪毙队长一人法兵六人，枪伤安南兵四人。驻京法使与政府开严重之谈判。

驻河口各营，因革命军直趋滇桂间百色一带，与粤东西党人声气极紧。滇督因拨大半往广南驻扎，以备不虞。

滇省因河口平静，大行保举，在京官场极力运动求入保案者，颇不乏人。

锡督电致政府，拟将云南官制以新官制办理，添设左右参赞、交涉使、巡警劝业两道，布政使改为度支使，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并设军政使，招练新军，随时奏调才勇兼备人员，赴滇差委，以资治理云云。

滇越境内有法人某又被滇军掠夺财物。驻京法使于四月十三日向外部直接交涉，而外部以惩罚滇军谢罪。

锡督因中法交涉棘手，电请军机处代奏开缺。

大理赵州寇牧，甫抵任，大肆搜括，州人有寇至之谣。今复主张破坏阅报室。畏其凶焰者，不复往阅报，故四五两月，阅报室颇觉冷落。

某御史联名奏参锡督，废弛边防于先，滥行保举于后，请旨惩罚。现已交部查办，不日当有明文。

滇省京官吴炯等请都察院代奏，收回滇越铁路权，归滇自办。

法国因滇军掠杀法兵事，要求条件如下：（一）罢黜云贵总督锡良；（二）处罚加害之官兵；（三）赔偿滇越铁路运输之损失；（四）被害者偿金二十万元；（五）太原至西安间之铁道敷设权；（六）云南矿山采掘权。

本国之部

陆军部总理庆邸与尚书铁良，建造该部花楼及高楼格式落成。于三月廿六日在该部大楼大开会宴，恭请王公大臣，由庶务科及各司分派司员数人、科员数人、书记数人，往来照料。其门丁皂隶均穿官衣伺候。是日车马盈门，热闹异常。自午后一时起，酣声四澈，至午后十一时始各醉归。

陆军部因各省练兵款往往迟延，至使一切需用时形不足，电饬各省督抚将军急速解部，以重要款。

两宫于四月初八日出西直门，由倚虹堂乘船，先至万生园，游览珍禽奇兽毕，即往颐和园，在乐寿堂居住，现未返宫。

江督端方奏保安徽补用参将李葆林侦探学生甚佳，请以总兵记名。

民政部侦探报告，革命党黄鹤龄等率众入都，相机起事，政府大为惶骇。

近来京官挟妓聚赌之恶习盛行。李侍御某，奏请饬下民政部，饬令城外警厅禁止官场在各小班（即妓馆，头等谓之清吟小班）捉麻雀牌云云。现已奉旨交民政部照办。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不知何故，忽然召见。

直督杨士骧据保定侦访局报告，有大股革命党欲乘杨督阅兵，希图起事。杨大惊恐，现拟改期阅兵，立即分派巡警侦探各数十人，至天津北洋运河一带密查，以防变故。

赵启霖奏请黄梨洲、王船山、顾炎武从祀孔庙。溥伦氏以黄著《明夷待访录》，无父无君，不应从祀。张之洞谓孟子亦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则孟子亦不应从祀耶。溥大言曰，孟轲有臣视君如犬马，如土芥，如寇仇诸逆说，亦不应从祀。张无言而退。

皖省城拿获革命党一人，系某段巡官。据其供状，则系皖抚冯煦之表侄主谋。政府知此消息，电嘱皖抚，不可张皇，须用笼络手段。

江督端方电告各省督抚将军，官场亦有革命党，须留意密查，以免大患。

内阁学士吴某近上一折，谓官杨芜杂，流品混淆，请令一律先学后仕。

提塘驿夫经过湘省，溺没陆军部咨行缜、黔、桂、粤各督抚公文数角。政府大为疑惑，务令湘抚急速根究。

民政部侦探又报告留东学生革命党某某等，已由汉口起程入都，图谋大举，各部严饬巡警厅及探访局，留意侦缉。

鹿传霖、绍英查明绥远将军贻谷督办垦务，串同局员，吞款二百余万金外，又需索蒙旗、扣留荒价、拣放官缺苛勒银两、开设铺店、

剥民扣饷种种罪状，现已革职拿问，由山西巡抚派员押解来京。

芜湖巡警局郑道炳勋卸差在迩，而私囊未丰，探悉县境寺山地界宽大，久为洋商注目，图谋盗卖，已与洋商潜订合同。嗣因探悉该县绅民以该山坟冢累垒，早经禀明禁售始止。

豫省高等学生因事罢课，被学使斥革四十人，激动公怒，全体退学。

旅宁上江公学学生与监督因事冲突，现亦全体退学。

台州太防营兵殴伤学生，以致南监等校大为不平，同时退学，并开会筹议办法。罗大令闻之，即往劝慰，尚未了息。

张之洞以各省学界屡起风潮，皆由近来学生无经学根柢之故。电饬各省提学使，调查各学堂是否注重经学。

宁波宫前店户因清道勒捐事激动众怒，全体罢市。

镇江征兵，因事与警察冲突，枪伤巡士数人，所有巡士，皆不出站街。

汴省铁道公司大会，欲借暑假时间各学堂学生鼓吹集股。

汴路总办丁肖庭提倡铁道股款甚为热心。自四月以至五月，收入各州县股款，已不下数百万。

胡国廉电禀政府，谓侨寓南洋群岛闽商认附福建股款极为踊跃，不日即回国商办厦门铁路。

德国向政府要索山东全省矿权。

抄没贻谷家产，约值五百八十余万金。

政府会议法国现派兵戍守桂越边境，交涉繁难，宜速设边务大臣，督办边务，以专责成而免后患。

外部接某国出使大臣电告，有革命党运大批军火，现已北上，请速防备云云，外部即电知北洋大臣及沿江沿海各督抚将军，极力侦探，务使全数拿获。

张之洞面奏，各省提学使多未称职，应即甄别，慈宫许可。

外国之部

驻波斯英国代理公使电告英政府，谓波斯民情甚为汹汹，但未提及该处西人身家性命有危险之语。

摩罗哥王之兵在爱尔克将有大举，欲推倒哥王，戴僭王为君。

五月十四日，俄皇在某处险遭暗杀，俄政府惊惶之至。

波斯王近日答各代表之词，其言甚长，略谓其先人皆借利刃得位，故彼不欲不求利刃而失统祚云。

俄国宣言，现与土耳其战事已不能免。因日夜增兵至高加索边境，以备不虞。

海参崴之俄国官吏在某造（?）厂搜出革命党隐藏之檄文、军器、炸弹、火药及诸般仗品密秘信件等类，因此异常惊恐，现督率军士沿户查搜。

美国台克塞斯省黑白两种竞争最烈。黑人均持械而出，该省总督已命骑兵备仗。

法国育泼林伯爵发现飞行艇，现在空中试验，颇着成绩。

法国海军员危尔摩因将海军策略私售他国，现在土伦地方宣布其罪。

美国兵部次官奥里福力请美政府练大军二十五万以固国防。

坎拿大下议院已将华人入口新例批准，内并限制中国学生。凡学生之入坎境者，每人交付人头税洋三百元，俟留学足一年后，然后付还。

苏门答腊岛西岸因征税作乱，现仍巨烈。

韩国统监大臣伊藤公引英国海军少将莱姆登入觐韩皇。既而复在私第设宴款待。

第十五号大事表（自戊申五月二十五日起，至七月初十日止）

雪　生

第十四号付印时，鄙人患痔疾，不能握管，由他社员编次，自此号起，编次之责仍归鄙人。

本省之部

滇督奏为实行禁烟，拟请短缩期限，至光绪三十五年止，一律戒尽，通国不准有吸烟之人、贩烟之商、种烟之户。

赏平定河口革命党大功。上谕：前因云南河口南溪等处相继克复，当即谕令锡良将出力将士查明，奏请奖励。兹据锡良电奏，各路新旧将弁，皆能奋不顾身，于暑雨盛瘴之时，冒险遄进，剿平匪乱，得免蔓延，办理迅速，自应立予加恩。记名提督云南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着赏穿黄马褂，并赏给头品顶戴，赏换吉里杭阿巴图鲁名号；二品衔广东按察使署理云南按察使魏景桐，着赏给头品顶戴；二品衔署理云南临安开广道增厚，着遇有应升之缺，开列在前，并赏给头品顶戴；往云南差遣江苏候补道赵上达、二品衔补用道方宏纶、三品衔补用道王赓虞，均着交军机处存记。赵上达并赏戴花翎，王赓虞并赏加二品衔；三品衔云南候补知府杨福璋，着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赏加二品衔；中路统领在任候补道临安府知府王正雅，着在任以海关道记名，并赏加二品衔，赏换霎隆武巴图鲁名号；西路统领云南补用同知贺宗章，着免补同知，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并赏加盐运使衔；代理陆军标统，留滇补用直隶州知州赵金鉴，着免补直隶州知州，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赏加二品衔；在任候补知府护理开化府知府准补大关厅同知陈先沅，着候补知府后，以道员在任候补，并赏加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龙裕光，着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补用，并赏给二品衔；云南陆军协统候选内阁中书陈宧，着以员外郎分在陆军部补用；陆军步队营官候补知县周国祥，着免补知县、直隶州，以知府尽先选用，并赏给振勇巴图鲁勇号；管带蛮耗保商营，同知职衔曾国桢，着以同知分省补用，并赏加四品衔；云南候补知府高培焜，着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候补知府黄宝贤，着补缺后以道员用，并赏加盐运使衔；在任候补同知准补晋宁州知州叶大林，着免补同知，以知府在任补用。拔贡知县朱勋，着免补知县，以同知仍留原省补用，并赏加四品衔；补用同知李荫研，着免补同知，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候选知县赖家斌，着免选知县，以直隶州知州分省补用，并赏加四品衔；分省县丞柯树勋，着免补县丞，以知县分省补用；补用游击胡兴，着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加总兵衔；补用副将李德泳，着免补副将，以总兵记名，并赏给锐勇巴图鲁勇号；补用游击马文仲，着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补用游击姜德舆、武成彦、补用都司马廷芳、杨光宸、马文星，均着

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补用都司张鼎甲、宋魏龙、际万林，均着以游击尽先补用；补用守备王洪顺，着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补用千总马云山、白陕庚、谢逢春、云骑尉世职赵勋秦，均着免补守备，以都司尽先补用；补用千总刘沛连，着以守备尽先补用；五品军功邓云广，着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五品军功刘风朝、蒋振彪、马朝先、李廷蔚、武生金殿举，均着免补把总，以千总尽先补用；陆军步队营管带伍祥桢，炮队营管带彭毓崇，均着补授协参领；队官沈秉忠、□太□顺、赵□寿、孔坚锐，均着补授正军校，并以协参领记名；队官李名山、王太潜、熊鸿钧，均着补授正军校，并加协参领衔；督队官杜正才、队官伍骧腾，均着补授正军校，排长胡长标，着补授副军校，并加正军校衔；州同职衔黄锡元，着以州同分省补用，并加五品衔；巡检姜含章、附生张凤元、田金树、陈其拭，均着以府经历分省补用；已革花翎三品衔捐升四川试用道前四川长寿县知县唐我圻，着开复原官衔翎，仍归原省补用，并免缴捐复银两。余着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迤西道秦树声、腾越厅江蕴琛，为保卫边地矿权，集股五万两，延聘矿师，开办腾郡一带矿产。

政府因滇军越界捕杀革命党，误毙法军官，法使借故要求一案，一面电令滇督速查详情电复，一面向法政府表达历次肇事之歉忱，并道谢协助之劳。

省城商务总会禀请整顿平码，通饬各县一律行用永华街市平、土市平两项名目，经滇督批准通饬。

政府对于法国所要索诸条件，如罢黜滇督与赔偿铁路损害两条，全然拒绝。至处罚官吏，及赔偿死者款项两条，俟调查后再商。矿山采掘权，旧条约已经承认；铁路敷设权，为别问题，当再行协议。至政府所要索法使承认条件有五：（1）定交还罪犯条约；（2）收回滇越铁路；（3）法国居留云南诸商人，宜严守中法条约；（4）严禁供给逆党军火；（5）法国宜撤退滇越境上诸法兵。

云南官场中人拟在河口建设纪功碑，以为恢复河口，剿平革命党之纪念。

滇督创设矿政调查局，出示劝谕官商绅民，皆可集资采办矿厂，

并宣布简章八条。

卸署大关厅同知彭汝鼎，调查其历任四年，括取民脂共十三万余金，杀害良民五百八十命，俱有确凿证据。

法商要求开采滇省锡矿，外部电饬滇督详查。据复称该矿与个旧锡厂临近，窒碍颇多，外部据之作为驳词。留东同乡会以个旧厂为滇省财源命脉所关，会商电达政府抗阻。

省城因河口乱后，大兴土木，修缮城郭，以豫备将来不虞，委嵩明州王钟海等经理其事。

白金柱暴死。

政府拟设滇黔桂蜀四省边防交涉使，由外部丞参各员中奏请简派。

开化镇总兵着李德泳补授，云南新设劝业道，着刘孝祚补授，李世楷补临安府。

滇督奏准将镇雄州升为直隶州，于所管境内，如彝良、威信等地，添设知县一员，归该州管辖，划界分治。又将永善县之副官县丞裁撤，改设知县一员，与永善县分地而治，均隶于昭通府。又将北胜土知州改土归流，并华荣庄分防之地，设知县一员，隶于永北直隶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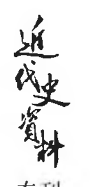
方宏纶署粮储道，刘孝祚充矿政调查局总办，赵鸿猷充机器银铜元局总办，郭道充总办禁烟局会办警查局，彭道委充兵事研究所监督，蓝昌兆委陆军测绘学堂监督，张毅委充督练处参议官统带陆军第一标兼办学兵营。刘赵郭三道名未详。

丽江赵荃等开办丽江县属白鹤银厂，所得红利以五成归丽属学堂经费，经滇督批准。

滇督电称腾越北段界务，仍委石鸿韶会同英员前往测勘；洋务局会办，则委粮道增厚承充。均特电军机处查照。

调查省城刻下金价三十七换，白银每两大钱千一百文，龙元八百二十文，中布四钱五分，滇米四两七厘，盐八两二，清油二十六两，上茶三十两，小麦一两六。

云南迤东道着张筠补授，大理府补邹志清，鹤丽镇总兵补周彪，大关同知补陈先沅，中甸同知补阮大定，昆明县补有瑞，维西通判补



姚春魁，河阳县补刘树声，弥勒县【补】周沅，宜良县补桂运炳，河西县补周世铭，永平县补周安元，平彝县补蓝荣畴，恩安县补陈康黼，广南府委桂馥署。

滇省绅商施有奎、张嘉鳞等集资万元，禀请立案，在滇池行驶小火轮，经滇督批准。

锡督因（1）被御史弹劾，谓所开河口平复革党事件保举过滥，请派员查办；（2）边军越界剿捕革党，致酿成伤毙法官兵交涉重案；（3）边界所需各营军饷及善后款项，异常拮据。故五次专折奏陈督师办匪，感受瘴疠，旧疾复发情形，力请开去本缺，俾得尽心调理，以图将来报称。政府始意决定挽留，继以其辞意甚坚，拟以粤督张人骏或汴抚林绍年代之。

内国之部

吉林提学使吴鲁，贵州提学使柯劭忞，着来京。吉林提学使补曹广桢，陈骧补贵州提学使。吏部右侍郎张仁黼，因病准其开缺，遗缺着于式枚调补，郭曾沂补礼部右侍郎。

政府防内政策，（一）严订军械进口章程，只准枪四支，弹药二千发；（二）各省商船不得指东运西，任便起卸；（三）陆军部以各省防务吃紧，宜厚储军械，以备缓急；（四）以沿江沿海革命党出入无常，宜查勘要隘，分别建设炮台；（五）饬各省将沿海各岛，绘图报部，以筹防范；（六）饬各省查报现有兵轮，是否合剿捕之用，否则宜酌看情形添置，其应用款项，统由本省藩库及各关道会同筹拨。

邮部计划制造轮船，行驶内河外海一带，以挽海权。先以内河之直鲁闽粤苏皖浙鄂赣湘蜀为入手，三年后渐次推广，及于南洋菲律宾吕宋日本等外海。

政府通电各督抚，凡关于国家筹款之事，应先由自治局或咨议局先将筹款之故说明，然后将筹款之法宣布，使多数绅民认可，即行举办。自治局欤，咨议局欤，抑筹款局欤，括地皮局欤，哀哉小民。

广东西北江潦涨，南海、三水、清远、高明、鹤山、四会等县，田园庐墓，尽成泽国。新会、东莞、顺德、香山、曲江、英德、花县等，亦遭淹浸，乡民财物无一存者。

邮传部为收还商民电股，向英国借债百万，限三年偿还。斯即以夺民产为国有。

山东京官徐会沣等密奏，山东五处矿务，均不在条约之内，请予斥驳，杜绝德人，力图自办云云。在籍士绅亦有全省矿务总机关之设立。

政府议举国债之法，归各省藩司及巡警劝业道办理。此括地皮捐者又其一。

陕西巡警道着张藻补授，吉林提法使着吴寿补授。

中瑞签定通商条约，按照最惠国条款订立，如领事裁判权等，瑞典亦与他国无异，计其内容共十六条。

政府以库款支绌，决定筹款办法：（一）盐斤加价，每斤加四文（二）扩销纸币，（三）推广印花税。此括地皮捐者又其一。

外部咨各国公使，严禁外人私绘险要各地，暗窥形势，并洋商律师越界干预诉讼案件，以重约章。

政府为联络川藏新疆阿尔泰山四处为一气，决设川藏新阿电线。

奉省张绥（?）铁路因交涉棘手，及官家筹款维艰，俱议改归商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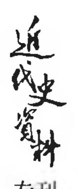
达赖喇嘛前因英军深入，逃俄，俄甚优礼之。政府以为忧，屡促其归，并使之来京入见，现淹留山西之五台山。有美国公使及德人复尔和，亲赴五台山面谒。美使则介绍基督教师数人，欲传教于西藏，又欲纂集西藏所有之书籍；德人则亲送德皇赠品，及德国关于制造军械之图。美使也，德皇也，其何所取于喇嘛哉，亦利西藏之土地耳。

御史奏参云南提督张勋在奉省纵兵扰民诸罪案，政府议令东省徐世昌查办。

政府增税问题，颇为缜密，以现在中央及各省均款项奇绌，办理练兵巡警及其他新政，需款甚巨。除印花税及盐税已先后奏准办理，盐税每斤加抽四文，计每年约增五百余万两，一半为中央练兵经费，一半仍留各省外，定再加田房契税等捐，一年收入约七百万两，作海军费。此括地皮捐者又其一。

山东绅民以胶济铁路关系鲁省命脉，群议收赎，势甚膨热。

派张之洞兼充督办粤汉铁路大臣。



电报股东电达政府，以邮部借外债强收电股，既抑其价，复没其息，请为维持，无寒商民心。

安徽芜湖道接警局呈报，革命党约某日在皖起事。鲁抚亦接警员报告，谓有多数革党混入省垣及登莱等地，通饬地方一体查拿。

唐绍仪着赏加尚书衔，派充专使大臣，赴美国致谢美总统减收庚子赔款。唐绍仪现出差，奉天巡抚着徐世昌兼署，外部右丞补梁如浩，张荫棠着补外部右参议。

芜湖缉捕营缉获革命党军火数十箱，并党人十二名。

政府议奏请简派陆军各镇总监军大臣一员，以资统慑。又议加各省总督会办政务大臣兼衔。

唐绍仪与张荫棠商订改革西藏办法，计分十五事：官制，外交，军政，刑法，巡警，学务，宗教，商业，矿务，邮电，银行，畜牧，垦务，界务，税项。

政府会议国会问题，谓方今人民请愿速开议会，干预政权，若从其愿，结果不过为间接之革命，适以张逆党之凶焰而已。人但知妄唱革命邪说为悖逆，不知假名立宪，阴行逆谋，其心尤为叵测。一时京师官界竞为传说，而请愿开国会者，遂无以投其技。

奉天左参赞着梁如浩署理，张荫棠着署外部右丞，外部右参议着周自齐署理；杨士骧着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山东巡抚着袁树勋补授，安徽巡抚冯煦着开缺另候简用；朱家宝着调补安徽巡抚，未到任以前着继昌护理；吉林巡抚着陈昭常署理，温宗尧着赏给副都统衔作为驻藏大臣，段友兰补四川重庆府。

政府饬川省速开采金矿，刘若曾等奏滦州矿产请饬速办。

传闻日人馈陕抚恩寿金五十万，包办陕西全省矿务。

陆军部尚书铁良饬练江苏省驻防旗兵，成一镇，以备不虞。

上谕：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

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陈景仁着即行革职，由所在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薄惩。噫，立宪立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而今之请求国会热者，尚纷纷继起，其愚诚不可及也，悲夫。

政府密电皖抚，谓革命党首领孙文之弟现在匿居安庆，应即迅速查拿。

湖北霪潦为灾，黄冈、麻城、黄安等州县为灾尤重。居民荡析流离，惨不忍闻。安徽之怀宁、潜山、太湖等县亦迭受水灾。

创办八旗工厂之王公大臣，筹划八旗生计，由庆王领衔，奏请八旗兵民出外经商谋生，准咨照所往之处之将军或督抚并地方商会等，一体认真特别保护。

川督赵尔巽电请度支部，速将日前滇省河口之役借垫之款八十万结还，以应川省急需。

上谕：沿江沿海及南北各省所设之政闻社，有多数背逆重罪之党人，混迹其中。纠合党类，聚敛钱财，托名研究时政，阴则图谋不轨，妨害治安。若不严加厉禁，则将来贻害大局，不可收拾。着民政部、步军统领、顺天府以及各省督抚，严拿惩办勿贷。（此条直译日本报）

外国之部

墨西哥施利洪地方之民党起事，宣言欲倒翻政府，势甚昌炽。

英国进出口货之减少，按六月份进口货，减少一百六十七万镑，出口货，减少四百十六万镑，其中钢铁减少百万镑，棉纱棉货减少一百二十九万镑。

俄国民党人在琐斯拿佛次地方行刺俄皇不遂，反被捕。

土耳其总督澳士孟为该国青年党击毙，又有中佐一员在希理地方遇害。

日本创办上海大连湾间之航业公司，定七月十四日开航。

土耳其丽得余将军为青年党所击，受伤甚重，其铁维虚地方之防兵亦已谋叛。

公历七月十四日为法国大革命之纪念日，是日参列典礼者数十万人，颇极一时之盛。

波斯皇之兵，在泰布理斯与革命党激战，为革命党所败。

日兵在图们江围困朝鲜穷黎五百余人，哥萨克人亦协助，有悉数歼之之势。

俄国民党约五千余人起事，将伯极许门等处地方占领。

土耳其之少年党之政府，已在奥克利大及利斯那两处成立，并得基督教民之助，遂占领蒙那斯泰等处地方。土皇大惧，有命开设众议院之议。

法国急进党议员赖尼逊曾任越南总督多年，著有法领越南书籍甚多。因见中法多故，力劝政府速将诸未了问题妥决，免生后日异议。

波兰查获谋杀俄皇之暗杀党人，在哇斯塔隆尼克城，现拘获一百五十人，德俄边界现已断绝交通。

英国要求选举权之妇女因与政府抗争，遂被拘捕二十九人。

葡萄牙议院以王室经费日增，大起争端，共和党议院均归咎于今昔诸大臣，党中领袖至劝令国皇解位。

日本西园寺内阁解散。新组织内阁，总理大臣兼大藏大臣桂太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海军大臣斋藤实，内务大臣平田东助，司法大臣冈部长职，文部大臣小松原英太郎，农商务大臣大浦兼武，递信大臣后藤新平，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其新内阁所持之政纲：一、辑睦邦交，二、恢复民力，三、维持陆军现状，四、振兴农商务实业。惟以国民性质为基础，并不持党派成见，惟仍当注意政党举动云。

法政府现已派兵二千五百、军官四百七十，前赴越南，日内复续派兵队五千人。

法国安南总督更换，继其任者为前西贡总领事客落布，颇悉中国风土人情官吏性质。

土尔其派员到中国各省游历，视察中国汉籍之回教民。

第十八号大事要纪（己酉六月起至七月止）

记　者

本省之部

两级师范选科毕业学生凡考列优等者，忽改送直隶保定陆军

学堂。

滇越铁路定于秋季抵省，法人有要求滇吏自设警察保护铁路之说。

法人以滇中巡防队腐败，建议自行募兵，以保护滇越铁路。

临安婁兮人刘宝德至铁路车路游玩，因细事与意人厨工口角，被意人捉归私室，私刑拷打，刘已奄奄待毙，复送入弹压委员局拘押。

七月内有一工人为法人推车，行缓，被法人殴伤，送至婁兮医治，半途而死。

留学安南毕业生徐君濂暨热诚诸君组织云南旬报，业已出版。

滇垣大同学堂扩充体操场，被法人无端干涉，已由清弼大吏与法人交涉。

本国之部

江西提学使林开桮被参，旨交冯汝骙查办。

卖路贼直隶革道李德顺因御史严参请追赃，现该贼薙辫发逃入青岛。

外学两部选取留美学生共六十八名。

贵州省城热心诸君组织西南月报，现已发行。

政府禁止各报登载安奉铁道交涉事。

全国留东学生因安奉铁道事大开会议。

振贝子拟自请出洋，以资阅历。

李莲英在内廷当差多年，其弟劝令回乡，李不愿归。

度支部与税务大臣议决，加征烟酒及玩品税。

枢府议决候张相病愈，即严行甄别各省提学使。

学部奏准凡留学生得中书者，以知县分省即补。

外国之部

日本东京上野勤业场内，试验新发明之飞行艇。

英首相爱司拓斯谕下议院云，关于军航中之器械，与德国共盟。

法俄两国议决，交还土耳其治外法权。

第十九号近三月来大事记（庚戌一月起至三月止）

本省之部

法人在云南省城南门外，强修最大车站，滇人大恐。

法报披露谋滇之野心。法文报云，云南官绅恐英法二国势力于滇省日渐增进，故于路工兵学诸事，需用用外人教授者，均不延英法二国人士，而独请义美德日等国人，前往襄助，其意固善。但恐事有未必然者，吾法经营滇省之势力已如此，只期各领事之能与中政府及滇省士民和衷办事，俾保守吾法在滇之利权，尚何患哉。

法人将有大欲於滇。蒙自函云，滇越铁路土方填石各工程，自宜良至云南省城均将定满［?］，旬间即能铺设滇轨。阳历二月初，即能开驶货车，工程之迅速，实为罕见。

法使对于滇省之要求。京函云，驻京法使马士理氏，前日谒外部商议开放云南省城为通商埠，因滇越铁路瞬将筑至该省城，且要求增设该处法领事署。外部虽再三推辞，而法使坚求不已，大约政府当允其所请云。

铁路警权之交涉。京函云，那相日前与驻京法国公使马士理君在外部会谈，外间多谓是会商鄂路借款，其实是声明在滇省之沿路警察须归中国管理，不得用法人及安南人等情。闻法使始则坚不承认，经那相再三力争，略有转机，疑再行详加磋商。又闻该使亦有要求数事，须两面互相尤准云。

法人在云南之布置。上月二十六日，法属东印度总督特派委员率领骑兵炮兵各一队，又工程师二人，商务委员一人，邮政司一人，乘滇越铁路火车到云南省城。闻将于该处预先布置地方行政诸事，以备明年车路开到云南省城时，推行■利云。

滇督电陈交涉情形。闻云贵总督李仲仙制府，昨电致政府并电东督，系商酌滇省路矿与某国交涉情形，政府已势力争。而锡督复电亦谓此项交涉，前在滇任已与划清界限，无如某国久思染指，横蛮无理。

滇省之危机。滇督密电政府，称滇省受法人之逼，乱机勃勃，请部派兵弹压。

新旧滇督乞休。滇督李经义，东督锡良，迭电政府奏陈外交棘手，旧病复发，拟乞休。

南云留日同乡会。西历一月二十四日，云南同乡为滇越铁路事，开第一次大会，并整顿同乡会及杂志事宜。二月六日，为滇越铁路事，开第二次大会，并修改同乡会章程。三月二十日为滇越铁路事，开第三次大会宣布已执行之种种事件及办法。

本国之部

监国谕订中外官礼节。

鄂路代表刘心源、贺伦夔、宓丹墀、张伯烈为湖北境内粤汉川汉铁路遵章组织公司，筹备的款，公恳准予商办事，上邮传部公呈。

监国命修铁亭，估价一百万两，拟於明年开工。

藏僧以驻藏官兵扰民近状电陈理藩部，■请撤退。

内阁选举马存仁为资政院议员。

洵、萨两大臣议派上海知县田宝荣充海军二等咨议官。

江督奏复江春霖参案，言蔡道收买中外日报、舆论报、时事报、申报，沪报实承外部意旨云。

去年各省之财政岁入共银六万六千二百二十万两，岁出五万八千二百五十万两。

中历正月十六日，都中士民为江春霖奏参权贵失败事，大起哗噪，谓江春霖奏参庆邸陈夔龙多款，皆有确实证据。

都察院选举院议员，御史陈田、忠廉、张世培等俱被选。

粤督袁树勋因兵警闹事，被人严参。

军机大臣戴鸿慈逝去，继其后者为吴郁生。

吴郁生入军机，系监国特简，并非庆邸所保。

皖京官会议皖省各州县赔款征银事，拟公禀度支部请仿苏省成案，以纾民困。

徐世昌议将四国借款移筑川路，改订合同，外人不允。

各御史探查滇、黔、湘、鄂、汴、晋、陕、甘等省有烟癖大员，

具奏严劾。

大理院提议审决案，不归法部复核，以成司法独立；法部多数司员大起反对。

学部奏请于本年实行改良私塾。

度支部拟依各省清理总数，于来年试办预算。

哈尔滨谋杀洵贝勒未遂之失败革命党员熊成基，于中历正月十八日正法于吉林省城。

上谕：湖北提督着张彪补授。

政府议将藏事电告各国政府、各国驻使，并饬赵、联、温三大臣照会英俄驻藏领事，凡全藏外交，悉归中国政府主持，各国与达赖所订各项私约，中政府概不承认。

英使对于中政府之斥革达赖封号颇形干涉。

陕督长庚出缺，梁敦彦运动继任。

江春霖决计辞职，国会期成报聘充主笔。

枢臣与铁良商议，添调军队驻扎藏边。

政府拟派柯逢时充禁烟大臣。

驻法使刘式训助巴黎水灾赈银九千六百五十法郎。

某枢臣主张鄂路借款。

御史胡思敬因江春霖回原衙门一事，奏请收回成命。

萨镇冰出京赴鲁，勘某口岸为军港。

川绅民公电枢府，指陈赵督弊政多端。有派员查办消息。

各御史议联名再参江鄂两督及赣抚。

邮部议派司员随时赴各省考查轮船铁路利弊。

政府议各省藩臬一律改为度支提法司名目，以归划一。

度支部议电催各省清理财政迅速竣事。

涛贝勒三月内往各国考察陆海军，先由日赴美，然后到欧洲各国，其一切费用已由度支部先预备二十五万云。

胡思敬参各省府道多庸阘无学问，仕途紊乱，请饬各省督抚推究淘汰。折留中。

鄂路代表在京力争废约，久未见邮部实行宣布。鄂省绅商军学各界异常愤激。刻由协会同人议定，先勘路线，并函正会长刘心源，先

行回鄂，筹办开工事宜云。

英大资本家在印度京城开设印藏滇蜀铁道公司，拟定章程招股，营造极长铁道，自印京经藏城而至云南四川，以与法之滇越蜀路交通利益。

郑沅奏陈粤汉路借款弊害，请饬外邮两部速筹办法。

比国今年举行万国家庭教育会，学部议派员赴比与会云。

外国之部

埃及首相兼外部大臣巴沙加里被国民党之回人以手枪击死。

刺伊藤案牵涉之李昌镐、金明濬等数人，现已释放。

南美洲亚真丁民主国于西历三月二十四号举行独立百年纪念大典。

法国西奈河水势久涨未消，巴黎以东各省，全遭淹没。

俄议员为满铁中立问题与政府冲突。

西历三月英皇爱德华第七世与法国大统领相见于巴黎。

美国斐剌德斐亚之工党同盟罢工，继续暴动，投炸弹于电车。美国军队接为保护美政府财产临机准备之令，该市现有巡捕一万人，不能弹压暴徒云。

太晤士报云近东各小国近日均谋独立，自蒲尔加利亚宣布宗旨后，门的内哥罗国亦欲步其后，不久将发表云。

刺杀伊藤之韩人安重根宣告死刑后，于西历三月廿六日行刑。

载涛赴各国视察海陆军，先到日本，日人亦甚欢迎。

第二十号近三月来大事记（庚戌四月起至六月止）

海外野人

是篇采诸中外各报，先后颠倒甚多，惟事均属实，尚堪自信，阅者谅之。

本省之部

驻滇法领事照会李督谓，现在铁路开通，商务渐繁，拟在省城开



设东方汇理银行一所，以维市面。当经咨议局提议以我国现已成立大清银行，足资接济，呈请禁阻。李督已饬交涉司劝业道会议办法，尚未解决。

南洋劝业会开会，各别馆惟云贵直隶山东之三馆与该会同时开馆。而云南劝工局之铜器、制革厂之皮包皮鞋，俱足为我工业之特色云。

滇留日学生会同湘鄂川粤皖浙发起全国铁路拒借外款会，筹设关于铁路永久拒绝外债之各种办法。并对待此后卖路之大蠹，及刻下川粤汉铁路借款问题、滇蜀铁路官办问题。由七省联名电京邮外两部，并要求留学生总会开全国大会，而会长托故不应。

滇督奏请设知州巡检各缺于镇康土司地，以实行改土归流。

法使要求在云南设法国邮政局，外部驳阻。

个旧锡矿公司集资百万，修筑运货轻便铁道，以利转输，已呈滇督咨部。

大姚县创设山蚕学堂。

法人马那驶小轮入永善县境，声称游历，并无护照，经昭通府永善县会同禁阻，该轮方向叙府上驶。

滇督奏八猛土司界有匪出扰，现派兵向遮放地方进剿。

川督又电知滇督，刻下又有法人在金沙江一带川滇交界测绘，请即联合禁阻。李督查得该测绘之法人，名德拉布沙拉猛，系地学会会员，曾在滇境宜良探测矿地，业经照会法员禁阻。不意又由武定巧家等处潜赴川滇边界之金沙江，名虽测绘，心实叵测。除饬交涉司与法交涉委员严重交涉外，并电复川督查照。

滇督电奏，近日新政繁兴，而款项奇绌，尤为难者，向来所有款项，咸奉部示不得挪作别用；一应新政所需，均令别筹。然云南素属枯瘠，何处可以筹款，此固上下共知。今惟有声明，如果需行新政而不别拨款项，又不许挪截他款，则惟有敷衍办理之一法。

滇缅路已由缅甸勘至大理，内有险工数处，需款甚巨。

英法巨商竭力运动包揽川滇铁路借款及工程。

本国之部

湘鄂旅京各界特开大会，先宣布杨度主张借款，公同认为路贼。

次由湘路代表曾继辉报告筹款实数，每年四百余万，五年款齐，路可造成。杨度妄称无款，实为湘人公敌，遂怒号誓不欲生。众亦哭，再三劝阻，曾哭愈哀，旋晕仆。卒公议处置杨度之策。曾苏复哭，东西来宾亦泣，谓外人无强借理，拒款目的必达。又次程家柽演说："杨度一日不死，国一日不安"，众大鼓掌。

南洋劝业会开幕，到会者为审查长杨士琦、江督张人骏及中外各代表暨男女学生共约一千余人。惟第一张入杨券系售与爪哇华人代表梁炳生君，计银一万两。又欧美之赛品多系机器，而日本之赛品皆投华人所好者云云。

湘人愤杨度主张借款，已密议野蛮对付之策。

江西全体学界开会欢迎留东旅宁两处公派改良铁路代表，到会者二千余人。留东代表文群君，陈组织协会大纲三条：一、集股本，二、拒绝外债，三、整顿公司。次代表王拜飓［飏］君演说，代表与铁路公司并无成见。惟铁路关系全省人财产土地，凡江西人均应研究，办理完善，固宜赞助，如有不是，亦须匡正，不可如往日之派股劝股，势成水火。又云组织协会以对待公司之地步，为股东之机关。次旅宁代表李作舟君陈办法五条。再次数人演说，互相讨议。提议三事：一、要求咨议局商务教育自治三会，共相组织协会；二、各学生先集股存银行生息，众赞成；三、公举学界干事担任一切义务。

英美法德四国公使合催外部，速定川汉粤汉借款条约，否则亦宜预示办法，以便报告该国政府。外部未能立复，但请从缓议决。

中俄争满洲里附近煤矿又起交涉，俄使因中国站地图标记，按约驳诘甚力。

粤督袁树勋遣散新军交部议处，枢垣诸臣特发电劝慰。

湘路完全商办，不借外款，已由邮部批准。各代表已于五月初一日出京。

学部拟将强迫教育办法开具说略，送请资政院作为议案，以便公决。

香港南清日报，登有梁诚之像，后附数语云：此像为梁诚，乃中国新简之德国使臣，即去年粤路公司总理，目前广东共济会及自治会各团体电请中国政府扣留听候查办之梁诚也。闻出报后，有西人购买

百张，分送德国云。

沪宁铁路下关车站，查获某西人夹带洋枪三枝，子弹十二盒，立将该西人扣留，禀请江督电驻沪英领事照约交涉。

邮部上封奏，请旨饬外务部与德使力争鲁省路矿。

锡督又向汇丰借债一百六十万元，闻将用于机器工艺。

黑省议建绥化府至哈尔宾铁道。

公论报定于五月初八日发刊，已得警厅批准。

法国驻川领事巴达氏报告该国总商会，谓法商在川贸易日益繁盛，其最获利玻璃花瓶肥皂钟表洋酒香水香粉及绢绸并洋铁器具等类。

农工商部以德人在鲁省扩充森林实业，漫无限制，拟筹对付之策。

俄国援沿线三十里之约，强占吉省龙滨煤矿。吉抚与绅士均起抗拒，已开交涉。

枢垣诸老日前会议时，那相提及收回领事裁判权为目今唯一要务，与外交宪政均有密切关系。现在新刑律编订，奉旨颁行，借此可与驻京各国公使提议废去外人在中领事裁判权，以固邦交而全国体。诸巨公均韪其说，拟先饬外部酌拟办法，再定期照会各国公使开议。

度支部议决设大清户部银行于大连湾，不久即实行。

某华商在铁岭东偏附近，测得一金矿，矿苗甚旺。已由东省大吏遣矿师前往勘视。

湖广总督补授瑞澂，湖南巡抚补授杨文鼎。

王乃征补授湖北布政使，丁乃扬补授顺天府府尹。

某台谏特上封奏，谓资政院各议员之钦选宗室王公外藩王公满汉世爵及宗室觉罗各议员多有仅识之无者，何能通娴宪法，若使临院与议，不惟有玷议员名誉，且恐贻误宪政前途云。而原折并未发表。

海军大臣洵贝勒与枢臣会商预备赎还旅顺口、威海卫、大连湾、广州湾为军港，枢府诸老亦颇赞成，因拟特别开会筹议。

德法两国政府电告北京使署，谓粤汉借款问题已开大会一次，议定各举代表，按照草约条文与中国外务部交涉。

度支部绍侍以前经奉旨饬令造币厂会同大清银行铸造各种国币，

以归划一。惟各局弊窦甚深，亟宜派员监理。此次铸造大小银铜各种国币，务使大小成色一律，如有弊端，定即从重参办云。

那相与邹尚书筹议拟由外部晤商各国公使，要求照约撤退各使馆卫队及驻扎军队之善后办法，即请将使界警察权交还中国，但须担认保护公共治安，以尊主权。

度支部厘定行使钞票章程，内容暂依市面行使数目印造，发行后，禁止官私银钱各票，并将各旧票限期收回。

学部奏请封禁简字报，以其于汉文前途大有妨碍，已奉旨交民政部办理。

奉天金州水师营旧址被某国人勾串该处无赖私购。当地绅士崔振镛禀请照章究办。

德俄公使向外部要求严禁各华字报议论外人经营我国事。

商办湖北铁路协会自举代表到京拒款力争商办，得邮部批准设立公司，招股自办，现在认股缴股者络绎不绝，已收款二百四十余万两，当可克日兴工云。

涛贝勒在法国考察陆军，比国政府竭力设法托杨使请涛到比看赛会，借以联好中国。不料杨使恐涛到比后招待多劳，且必另费巨款，反设法运动求其不来，涛遂由法往德。

张文襄所订矿律，为外人驳议不留余地，因之延搁四年，近日被各使严催。

南洋劝业会为发达社会生计，准各商店雇用女伙经理贸易。

黔省又有禁烟激成民变消息。

德人要求登海三州金矿。

美首相诺克司令驻北京公使咨催中国速将粤汉借款批准，并速行出示晓谕，免使湖北绅商自行募款修筑。

日人在杭垣违约营业赌彩酿祸，致成交涉一案，已由中国赔偿一万元，日人退去。

外务部以驻外洋各埠领事贤否不一，议大加甄别撤换。

俄国派探检队赴西藏测量。

各枢臣住宅新添警兵十名，昼夜巡卫。

商办轮船招商局，前因改隶邮传部，由股东定有商办轮船招商公

局股分有限公司隶部章程，呈递邮传部，计共四十六条。旋由部员签改，并添六条。计签大旨谓，该局为［非］完全商股，不得有完全商办。故于一切权利大有同异之点。该局股东以部签各语不合商律，在上海开会，将部中添改之处详细辩驳，公举代表至部递呈。

外务研究法人承办之广西镇南关至龙州铁路路约。

政府拟在各省设半官报，解释国会请愿不准理由。

京西延庆州有金矿出现，某国人私往勘采。

法部片交警厅黄祖贻案，禁京中各报揭载。

吏部受黄祖贻案影响，决计裁撤。

度支部电饬各督抚，嗣后无论如何为难，务将赔款按期解交沪关，不得借词延欠，致干未便。

四国资本代表有要求伸张借款范围，将直隶、河南、江西、山东各省所办铁路均归四国资本家承借消息。

德使要求在鲁省办警察，外部拒绝。

政府议饬各部院条陈整顿青海策。

由日本留学回国得有四品【京】堂之杨度又运动湘京官主持【湘】路借外款。

英俄两国大资本家各施展运【动】手段，谋开西藏矿产，并有某喇嘛及某大臣阴为出力。

西藏邮政有归英人承办之议。（一说系中英合办，约满之后，再由中国收回自办。）

外部电伊犁、新疆、宁夏、四川将军督抚及驻藏大臣，应随时详查各处，如再有私入藏地之外国商民，应即照约拘止，护送出境，勿使逗留。惟对待不得有非礼之处，致生枝节。

美国纸烟公司见中国禁烟之令甚严，知华人必改吸纸烟，因在满洲一带设法扩充制造纸烟厂。

各军机大臣住宅各加卫兵三十名，以防刺客。

抚顺媒矿交涉，中国官场大形让步，近与日本开议，惟主张赔偿王承尧所费二十二万两，并撤去日本警察，不似前此抗议。

外务部与英使议禁烟交涉。

考察各国陆军大臣涛贝勒回京。

筹办海军大臣洵贝勒充预政务大臣。

洵贝勒定七月二十日由京起行，赴美调查军港制度，并赴日本考察。

海军处派黄恺元专备沿海炮台。

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准其开缺，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以邹嘉来补授，左侍郎补胡惟德，右侍郎补曹汝霖，右丞补刘玉麟，胡惟德兼充税务处帮办大臣。

度支部各堂会议，谓近年屡派亲贵出洋，每年核计经费在百万以上，而此项经费并非预有的款，均系临时筹措，遂致本部亏累日巨。刻下海军大臣二次出洋，其川资约在二十万以上，此又本部一大难题。

奉天探访局拿获奸细一人，该犯专驻奉省侦探吾国政治军务重要事件，暗中通报某某两国。当道临时搜出日英两护照及洋文书信多件，随即禀明锡督，秘密究办。

裁汰太监一事，由摄政王交宪政编查馆筹议。洵、朗两贝勒恐生阻力，乃面请摄政王主持定见，勿为群言所惑，监国以为然，已面奏皇太后，得懿旨允准。

政府决议设海军学堂于鲁、浙、闽、粤等省。

蒙古各王呈邮部公电，竭力反对锦爱路借款，词意极为危急。

赵尔丰奏请西藏添设专官，政府与理藩部商订章程。

军谘处以西藏故，决议在川省特练新军一镇，期一年成立，由川滇边防大臣管辖，驻札打箭炉及各紧要之处。所需之款，即由军谘处会同度支部特别筹议。

邮部准四国借款代表到部交涉，并派定签押委员。

政府因藏地交通不便，各政均难振兴。决定于本年内实行筹办由成都至拉萨之铁路及璞耳生无线电报。豫算需款甚巨，拟借用外款以期速成。惟欲择与藏无甚关切之国承借，颇注重于美法，又恐英人就中英条约及印藏新约与我交涉。

各国之部

英皇爱德华崩。



英国新简外务副大臣前驻俄英使哈丁君为印度总督。

土耳其反对希腊之风潮日见激烈，斯密尔奈抵制希腊运输之事又起，今该希腊人所开设之商号，均一律罢市。

波斯尼亚社会党名卡拉即克者，以手枪轰击包斯尼亚总督，连击五出，皆未伤及，即行自尽。

日本简陆军大臣为韩国统监。

德国西比连伯爵所造之飞艇，由费德立齐芬河驶至德司达夫，只历九小时，计每小时可行八十启罗米达。

有人谋刺哈尔宾俄总督未成，刺客逃逸。

日俄协约告成。

意大利政府募捐十兆赖尔为建造飞艇之用。

法人反对德国加增进口税。

法人又在新疆掘得古物及竹简书。

德法订立海线合同。

英国妇人选举权议案在下议院宣读，赞成者二百九十人，反对者一百九十人。

前西班牙首相马拉被刺，刺客擒获。

日本新简三井物产会社理事南新吾为驻沪商务官。

美洲泊勒斯丹地方争斗甚为激烈，互有死伤，已派兵前往弹压。

日本连雨十余日，人畜死伤田屋损坏甚众。

日本某报馆鼓吹豫备对付巴拿马运河开通后之政策。

附录一　广告启事

编辑发行

本社紧要告白（三号）

本社总编辑者吴君琨，前因赴满韩旅行，本社编辑事务推席君聘臣及张君耀曾代理。刻吴君虽已回东而尚未得暇接办，故本杂志自第一号起统由席、张两君继续编辑。本社撰述员及投稿诸君仍请直交席、张两君处为盼。

云南杂志社谨白

本社紧要告白（四号）

本报自次号起，编辑之任，由吴君琨及周君钟岳担任。本社撰述员及投稿诸君，请直投两君处为祷。

云南杂志社谨白

本社告白（四号）

本社撰述员死灰君，外号与他报雷同，恐有误彼为此之虞，今特改为“雄飞子”。此后之相续文字，均用此号。用特声明，阅者诸君祈为见谅。

本社紧要广告（五号）

本社编辑员吴君琨因被敝省同乡会举充他项职务，此后编辑事务由席君聘臣主任。凡投稿诸君，祈赐交本乡区根津西须贺町十七番地

席君处为祷。

本社紧急广告（六号）

顷得本社访函，有法人拟以多金向北京或云南方面运动，令借故禁止本报，以巩固其既得之势力云云。事之确否虽不可知，但吾国当道惯借政府之所忌，以为升官发财地，固全国国民所公认也。

夫本报为救亡独一无二之要具，且系合全省政界学界商界以成之者。若对于本报而加以危害，则与危害全省之生命无异。即使同人等默尔而息，而吾全省人对于其生命上之正当防卫起见，亦必能取相当之手段以对付之也，不待论矣。况同人等之视本报，重于其生命者，之决不能默尔而息也哉。饵内有钩，幸勿误吞，特此豫告。

迁移社址（八号）

敝社以非常发达故，致使现住社场不足容其发展，此实诸君子赞助指导诱掖之所致，同人等实深感激。今自八月廿七日起移居于下开之地：东京市神田区西红梅町六番地云南杂志社。社场较前倍宽，且属东京中心点，扩张一切较为容易，凡赐访赐函，祈以该处为定，是所深祷。图如下。（图略）

发行人变更广告（十四号）

敝社发行人赵伸君，因屡年担任发行事件，劳苦过多，刻不能再劳。所有发行事件，概由敝社刘君九畴担任。此布。

云南杂志社

社　　告（十五号）

某使过日，以运动封禁在日各报馆为独一无二之目的，以致报界均受影响，被封者不绝于目。敝社亦受数次干涉，第十五号之所以迟迟不能发行者，职是之故。刻数次交涉之结果，幸得仍旧发行，此实爱读诸君光庇之所致也。自此以后，仍旧续出，恳勿赐虑，此布。

紧急广告（十九号）

敝社因前经理赵君伸遽尔去东，日久未返，以致云南十八号延迟三月余，始能发行，并办事亦多疏忽，实深惭愧。前由敝省同乡会另

举职员，重新规划，力补前失，增设日本东京下谷区谷中町五番地云西方为敝社通信部，凡海内外同胞有与本社交涉事件，均请直接通信部是祷。

云南杂志社谨启

本社紧要广告（十五号）

本社总编辑员孙君志曾今年正月因事回国，业经辞职。本社编辑事务由十三号起，概未经孙君担任。特此布告。

云南杂志社谨白

征稿、代派、定购、报资及支社

社　　告（一号）

凡愿为本社代派所者，请直接通信于本社，或本社支部。

本社以本省路途窎远，交通不便，一切购书购报，诸多不便，故特设支部于云南省城。除发行本报外，并照原价代购中外各种新书及日报杂志（代购规则及书报目录，另见别纸）。凡欲购者，请移玉至本支部或各府代派所均可。

本社为启发文明故，特于本省支部附设阅书室及阅报室（自本年十二月开馆），为本省图书馆之基础，凡各大热心家有愿捐报捐书及捐资者，祈赐交本社或本社支部。

本社为疏通声气故，特于本支部内附设通信部。凡欲投函于本同乡会，及投稿投函于本社者，祈赐交本支部。一切邮费，概由本社担任。但私函不在此例。

本社扩张本省支社广告（九号）

敝社自创办至今，销数及一切业务约已发达十倍。唯本省一方面除省城及已有支社之区域外，余尚未普及，此同人等所深惜也。夫欲救滇亡，当以输入一切新知识为第一义，今自本月起，凡愿为本社支社者，除照章提二成作谢外，并推为本社名誉赞成员，其与本社有特约各报，亦可代派。敝社此举，确为谋地方公益起见，区区苦心，当亦热心诸公所深谅也。简章如左。

（一）凡愿为本社支社者，须请公学会或各府会干事，抑或留东

同乡一人介绍。但介绍者须负责任。

（二）如不照第一种办法，须请商号或有名誉之人介绍。但介绍者须负责任。

（三）如不照第一、二种办法，或入股亦可，所入股分，本社按年六分行息。入至五十两，可派至五十分，百两可代派至百分。交费未齐，即以此项作抵。

（四）凡代派之款，按季交同庆丰或由他号转汇同庆丰，转汇本社。

本社各支社住所（十一号）

云南省城，云南杂志部；腾越，公学会；北京，公慎书局；昭通，广闻看报馆；永昌，新闻纵览社；临安，中学堂；缅甸瓦城，生利昌；大理城，义丰泰；下关，福全臻；贵州省城，黔南书局；个旧厂，元兴昌；蒙自，万瑞号。

本社各代派所住所

四川省城，四川杂志社支部；四川省城，学道街志古堂；四川省城学道街，二酉山房；重庆，四川杂志社支部；重庆，广益书局；嘉定府城外土桥街，宝善书局；牛华溪，文明号；荣县，荣城阅报社；大竹城南门内，书报社；冕宁县城，阅报社；渠县三汇镇，唐茂寅君；会理，州康子献君；彭县城内，长顺通；云阳县，小学堂；奉节县，小学堂；广安州，学务局；顺庆城外，自成祥号；忠州东门外，泰兴正号；夔州，公立中学堂；泸州小市，小学堂；叙府南大门内，刘春和；绥定河街，永顺堂；涪州，高等小学堂；荣县程家场，洪春堂；上海，神州日报社；上海，昌明公司；北京，夔府会馆；上海，中国公学；北京，琉璃厂浣花书局；湖北，农务学堂；四川，成都高等学堂；四川合州，蚕业学堂；湖南省城，农务学堂；广东广州府，农务学堂；广西梧州府，蚕业学堂；上海四马路，惠福里群益书社；上海四马路，普及书社；天津日租界，利亚书局；天津城南沈家台，沈宗瀛君；天津沧州城内，万祥斋；北京外城女学传习所，江之虎君；北京东华门，刘先观君；北京琉璃厂大沙土门，北新报馆；南京花牌楼，启新书局；武昌皇城角二十一号，金陵李公馆；芜湖乾行中

学堂，村治农君；苏州常熟城内，海虞图书馆；河南省城北书店街，开封总派报处；河南郑州北车站敦睦里，郑州派报处；湖南城府正中街，集益书社；四川代书街，熙德隆号；四川代书街，定安书屋；四川泸州小街十字头，正本女学堂；四川嘉定府犍为县，何受三君；四川合江县，官学堂刘晓初君；陕西省城，公立第一女学堂；浙江杭州中城冯市街邮便局斜对门山阴沈宅，沈茜玉女士；浙江杭州涌金门内开市口，宝坻李公馆；山东省城西关高等学堂，李廷撍君；山东烟台广仁堂街，芝罘图书仪器公司；奉天省城鼓楼南，关东印书局；江西省城戌子牌街，普益书局；日本东京神田区，中国留学生会馆；日本东京神田表神保町，中国书林；日本东京神田表神保町，富山房；同，三省堂；同南神保町，群益书社；同神田表神保町，光风馆；同早稻田大学前，麟图阁；同神田南神保町，东华书局；同神田区，日华书局；同神田淡路町，奎文馆书店；同小石川区茗荷谷町，金坂书林；同小石川区原町六番地，鸡声堂书店。

云南阅书报馆广告（录上海十月初六日时报）（十号）

鄙人为开通风气起见，于云南省城创立阅书报馆，二年于兹，日见发达。现当进化时代，海内新出书报，日异而月不同。滇中僻处一隅，苦于未能周知，应请各埠华字报馆详查，如向来与本馆交接，请将报章先寄一礼拜，但宗旨不谬，即行订购。凡报内载有报邮价值，立即照付。倘未详载，即请另函开示。至各书局新出书籍，请将书目价单随时见寄，以便购置。函报均寄由鄙寓查收为盼。事关公益，幸冀垂鉴。

云南省城南门内端仕街合肥李庆恩谨白

李君虑云南风气之不开，将来必为祖国十八省之累也。爰出资设阅书报馆于云南省城，凡见闻所及之书报，无不购置，以供众观。至其不收阅料，待遇周至，尤为文明各国所罕见。凡赞成李君所为者，除自行邮寄外，凡欲托鄙社转赠，及欲卖与李君而托鄙社转问者，均不收邮费，迅速代办，此布。

云南杂志社启

各书报定价及邮费表（十四号）

编者按：云南杂志为扩大销数，在出版一周年时曾与其他杂志联合举办定报赠



彩，后因杂志受迫害未能如数征得预定之读者而失败。兹摘录增彩办法广告中各联合报刊之目录及定报处所，由此可以看到当时各报刊的关系及其销售的地区范围。

刊期	报刊名	地点	报资	邮费
月刊	**云南杂志**	东京	报资：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	邮费：国内邮每册一分 外国邮每册八分
	汉译法人必取云南之原因及其方法		洋装一大册定价四元 豫约券二元五角	日本及中国不收邮费 外洋每册加收一角六分
刊日	**中外日报**	上海	中国：每日寄全年八元半年四元；五日寄全年七元二半年三元二学，堂减半，邮费无，下同 外洋：逐日寄全年十六元半年八元 七日寄全年十二元半年六元	日本：全年六元半年三元 以上三项闰月均照加
刊日	**神州日报**	上海	中国外洋与中外日报同	日本全年七元
月三回	**时事画报**	广东	中国全年六元 无邮费下同	外国全年七元半年三元五闰月照加
月六回	**日华新报**	东京	报资：全年三元五角	邮费：中国三角六分 外洋一元三角二分
月刊	**滇话报**	东京	报资：全年一元	邮费：中国及日本全年二角四 外洋四角八
月刊	**四川杂志**	东京	报资：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一	邮费：中日每册一分 外洋每册八分
月刊	**河南杂志**	东京	报资：同上	邮费：中国每册四分 外洋八分
月刊	**国　报**	东京	同上	同上
月刊	**夏　声**	东京	同上	同上
月刊	**农桑杂志**	东京	同上	同上
月刊	**新女界**	东京	同上	同上
月刊	**粤西杂志**	东京	同上	同上
月刊	**江西杂志**	东京	同上	同上
月刊	**武学杂志**	东京	同上	同上
月刊	**学　海**	东京	全年三元 半年一元六	同上
月刊	**晋　乘**	东京	全年一元二角 半年七角	中日二分 外洋六分

周年纪念代派处及临时代理处住址（十四号）

日本：本社东京神田区骏河台西红梅町六番地；　　滇话出张所，神田猿乐町十九番地；

中国会馆，（神田铃木町十九番地）；
日华书局，（神田三畸町一之八）；
同文馆，（早稻田大学前）；
振华书局，（神田今川小路）；
永新祥，（横滨）；

中国：本社支社，（云南省城）；
崇正书局，（云南省城及通海蒙自）；
武子廉君，（云南腾越）；
新闻纵览社，（云南永昌）；
公益会社，（云南昭通）；
义丰泰，（云南大理）；
福全臻君，（云南下关）；
汪新泉，（云南嵩明杨林）；
元兴昌号，（云南个旧）；
万瑞号，（云南蒙自）；
中外日报社，（上海四马路）；
神州日报社，（上海四马路）；
昌明公司，（上海汉口）；
滇学堂，（北京珠巢街）；
云贵会馆，（保定）；
时事画报社，（广东省城）；
大河书局，（河南省城）；
公益书局，（陕西省城）；
晋新书社，（山西省城）；
浣花书局，（北京）；
粤西杂志社支部，（广西梧州）；
四川杂志社支部，（四川省城及重庆）；
刘春和君，（四川叙府南大门内）；
安定书局，（四川省城代书街）；
正本女学堂，（四川泸州府）；
钱良骏君，（贵州省城法政学堂）；
宝善书局，（四川嘉定府）；

各国：生利昌号，（缅甸瓦城）；
张焕池君，（安南河内行帆街）；
朱永兴号，（香港永乐西街）；
中兴日报社，（新加坡）；

云南杂志报资及邮费表

凡内地托代派者代收代转者，每册须外加五分，存于代派处补内国费。（十五号）

		十二册（全年）	六册（半年）	一　册
报　费		二　元	一元一	二　角
邮　费		一角二	六　分	一　分
外国邮费		九角六	四角八	八　分
等　级	页　数	壹　回	叁　回	陆　回
特　等	一　页	二十六元	七十元二十钱	百二十八元八十钱
	半　页	十五元五十钱	四十一元八十钱	七十四元四十钱
壹　等	一　页	二十元	五十四元	九十六元
	半　页	十二元	三十二元四十钱	五十七元六十钱
贰　等	一　页	十六元	四十三元二十钱	七十六元八十钱
	半　页	九元五十钱	二十五元六十五钱	四十五元六十钱
叁　等	一　页	十三元	三十五元十钱	六十二元四十钱
	半　页	七元五十钱	二十元二十五钱	三十六元

广告取扱所
- 本社事务所
  - 电话本局二四二三
  - 神田西红梅町六番地
- 研商会
  - 骏河台铃木町十八
  - 电话本局三〇七五
- 松乌商会
  - 下谷练塀町

本社出版书报

本社紧要广告（二号）

自法人古德尔孟（Cautellemont）云南游记一书出，古德受都梅之命密游云南全省，查探形势，密绘地图，经年返国，遂出是书。而世界之视线，倏然集中于云南。诚以此书出，云南之价值因之而见，法人必取云南之目的因之而决。金马碧鸡之死生问题亦遂将因之而定。本社愤吾同胞已受死刑之宣告，而犹懵然无所动于中也。爰译登之，以为起死回生之计。原书计二百九十五页。并附军用明细地图一幅，拟自第三号起，第廿号止，全

部登出之。于矿脉之富、物产之饶、气候之和等事，记载最详，以见云南之当取；于官场之腐败、人民之愚蠢、军政之窳朽、边防之废弛等事，记载最详，以见云南之易取；于云南与越南物质上之关系、实业上之关系、地理上之关系、攻守上之关系等事，记载最详，以见云南之不可不取；于山川险要之如何利用、进攻退守之如何布置等事，记载最详，以见云南之不可不如此取。凡生斯土之所不及见者，彼无不见之，所不及知者，彼无不知之，盖族彼侵略上最利之指南针也。嗟乎！云南而果亡也，必于此书之出系之，云南而犹或可以不亡也，亦将于此书之出系之。有欲观此书之颠末者乎，请自本报第三号始。

添译四川游记广告（川省医学堂法国教习原著）（七号）

云南之亡，不亡于今后之某年某月某日，而亡于法人作云南游记之年之月之日。诚以此书出，云南之真价因之而见，法人必取云南之野心因之而生故也。川省战斗力未优于云南，而价值则百倍之。法人得陇望蜀，所宜然矣。据该书所言，则直谓法人所以经营云南者为四川也。顷川省医学堂法教习著四川游记一书。是书出版于巴黎，计共五百余页，内附军用地图一枚，及照像片若干枚。言四川富源，条分缕析，既详且尽，末则一言以断之曰，世界无二。至论经略之法，则似以四川人众不易力取，乃主张平和手段也者。以故于阴谋诡计，鼠窃狗偷之术，何事如何措施，何人如何利用之策，言之最详。出版后，不惟该国中之殖民党奉为金科玉律，即该国人民亦无一不爱读之。于是而有口口四川，有耳耳四川，有目目四川，同心一致，举国若狂，一似吾四川已为其领土也者。噫，异矣，本社同人痛吾云南因云南游记而将致于亡，深恐吾四川亦蹈此覆辙也。爰投极大资本以译出之。所望读是书者，针对而防备之，且与吾云南合力以御之。则不惟西南之幸，亦全中国之幸也。自次号起，接续登载。

云南杂志添译四川吞灭策广告（九号）

川省军医学堂教习　得酿得勒 DrA – F'Legendre 著

法人之所以经营云南者，为四川也；故欲保全云南，不可不读四川吞灭策。四川者，扬子江上游也，杨子江上游有失，则附于杨子江者立即瓦解，故欲保存吾扬子江流域之富源，不可不读四川吞灭策。

扬子江流域，英人之势力圈也，法人欲筑滇越铁道，以达于四川，即欲侵入其势力圈，以取逐鹿中原之势也；故欲观两雄暗争之大活剧，不可不读四川吞灭策。四川为中国富于天产物之代表，四川吞灭策，则其证明书也。故欲扩物产上之眼界，不可不读四川吞灭策。英人之谋人国也以隐，故多成功；法人之谋人国也以显，故多失败。著者模范英人，于阴谋诡计鼠窃狗偷之术，言之最详，盖彼族新式之阴谋经也。著者与其妻研究中国语文者数十年，于中国古来之历史及现今之状况，知之最深。故其评论吾人也，能识相当之价值，其经画吾国也，能取相当之手段。质言之，盖吾人之显微镜也。观此显微镜，则对于己可以谋改良，对于人亦可以谋对待。

滇话报不日出现（九号）

省中留东各热心家见本报出现后，其效力之伟大，莫可名状，特惜其纯用文语犹未能十分普及也。爰集同志二三十人，自行捐款，月出滇话报一种。其宗旨在于普及教育、改良社会、统一言语、提倡女学。其所注意之事，尤以鼓吹军事思想、实业思想、政治思想及一般必要学说为最重。纯用全国通行汉话体演出，务使人人能读，家喻户晓。其价值照印刷底价，廉价出售。若资本稍充，更拟月刊万部，无价赠送，广为流传，俾人人开通，以挽全滇及全国危局。凡赞成该社者，或赐以稿文，或助以资本，均可由敝社转交，特此敬告。

云南杂志社谨启

法人必取云南之原因及其方法出版豫约券发行广告（十二号）

（洋装布皮一大厚册，定价四元，豫约二元五角，保险邮费在内。）

原著者法人 Gautellemont 汉译者　本社社员

是书原名“云南游记”，其十分之一已译登于云南杂志十二号以前各号。其书之有关于全国与全滇之死生存亡，及译笔之优秀，久为爱读本报诸君所深悉，无俟赘。至本社易以今名，从其实也。至其必取云南之原因及方法，多有为未读本报诸君所急欲一闻其大概，已读本报诸君所急欲一窥其全体者。今谨就全书要点为诸君一呈之。

（甲）必取之原因　则以其矿脉之富也，以其物产之饶也，以其气候之和，以其官场之腐败，人民之顽固也，以其军政之窳朽，边防

之废弛也，以其与越南于物质上、实业上、地理上、攻守上均有极大之关系，今不取，安南必不能久据也，以其欲进窥川、黔、楚、粤，逐鹿中原，舍云南则其道莫由。且既得云南，则势如建瓴，无往不利也。

（乙）必取之方法 则愚民之如何笼络也，官场之如何收买也，种祸之如何挑拨也，军事之如何布置，实业之如何经营，交通之如何扩张也，山川险恶之如何利用，进攻退守之如何措置也。

此其大较也，唯其然，以故爱读本报诸君数月来投函本社，促其速行出版者已不下四十余。其来函大要，均以滇之亡原因于此书者最多，是杀吾人者此其刀也，安可不令吾人先见之。且此书调查之详，筹画之工，于彼族既有极大利益。今若令国人与知，则安知不可反害为利云云，此其所言正与本社同人之意相同。同人等因履行救亡义务，非不急欲出书，特以原书篇幅甚多（计最细法文三百余篇，且法文译费较东文贵十倍，较英文贵二三倍，以学界中能法文者少故也。）决非区区千数元所能举事。力与心违，何胜抱歉，今存亡之机愈迫，延无可延。爰变通办法，易连续登载为一时出全，变出后卖价为豫先收价，当必为热心救国诸君子所极力赞成者也，豫约方法如左。

（一）本书除应豫约诸君之购求外，决不发行。

（二）凡欲购本豫约券者，均可直接或汇钱向本社或支社抑或向代派所代理处订购。其不能直接者，虽用中日两国之邮票向本社购买亦可，但邮票以每张一分者为限，每十加一。

（三）交书时或由本社直寄与本人，抑或托经手者转交均可，须于定购时注明。但托经手者转交，项加收一角留于该处，以补邮费。

（四）本书洋装布皮金字一大厚册，唯篇幅甚多，未译完时不能豫定。

（五）凡特别捐助版资，除按数添赠外，并将芳名作为名誉赞成员，书于卷首，以鸣谢意。

云南杂志周年纪念临时增刊《滇粹》（十二号）

本报发刊已阅一年，其宗旨之正大，议论之精审，搜罗之宏富，体裁之完备，消息之灵通，调查之确实，久为海内外同胞所公认，无

俟赘述。惟本社同人因外患日危迫，而内政日腐败，每号所载文稿，多限于解决现在之问题。而本省历史之重大事迹，深憾缺如。此次周年纪念，特费重资，力搜集中外遗文秘籍，出临时增刊一大厚册，其中皆有绝大关系文字。凡我同胞欲知明季亡国之实相及云南历史之价值，当无不以先观为快也。定购本报第一年全年者概送一册、购半年及零购者恕不奉送。（定价三角）

云南杂志社

紧要广告（十八号）

敝省杂志、国语两报，自出现以来，按月发行，并未愆期。间有迟到者，确系邮局滞碍之故。至去岁七八月起，因事与日本警视厅交涉，出版之期始不免延迟。溯其原因，均为敝省留学之人甚少，而出而任事之人尤少。以少数人组织杂志、国语两报，其效果虽异常神速，然力量终觉不逮。故敝同乡会屡次筹划，与其力分而散，不如力合而聚。自十九号起，将杂志、国语并而为一，凡订杂志及国语诸君，仍按数邮寄，特此布闻。

云南同乡会启

云南旬报出现（十八号）

云南宜威徐君继周，自留学越南回滇，与知己数人竭力组织空前绝后之文明演说会。不旬日间，地方顽固闭塞之积习为之一变。本年到省，又深以滇处边隅，中外报纸万难普及为虑。联合热诚君子，组织云南旬报，月出三册。其选材之宏富，议论之精卓，访事之详悉，皆在内地各省报界中独树一帜。将来之效果，自有不可限量者也。凡海内外同胞，订购该报者，请直接云南省城兴隆街该报发行所，抑或由敝社代购均可，特此布闻。

云南杂志社启

捐款账目

本社名誉赞成员（一号）

本省留学生监督钱君鸿逵　　捐助日币壹百元
游历员吕君铸　　捐助日币贰拾元

滇中官绅父老　　　　　　　　　捐助日币伍百伍拾元

此款由陈君肃庵汇东，未将芳名赐知本社，以故本社无从知悉，俟函问详确，再为备登，以志盛意。

黄帝裔之一分子捐助日币拾肆元（一号）

此款系由邮汇，函内仅书“久痛滇濒危，幸生一线光，云南万岁！云南杂志社诸君万岁！黄帝裔之一分子剥肤献。”其姓氏住所均未书名，本社无从报酬，特此鸣感。

越南捐款来函旧历冬月廿九日着（五号）

留越同乡会

留越诸君子，爱国热血多人数石，久为同人等所深佩。本月接此次来函，尤有令人感□无已者，爰急登之。直斋识。

留东同乡诸君大鉴。自疔毒拔除以后，吾滇渐有一线生机。自杂志出现以来，吾滇复多一分希望。滇乎滇乎，其终为法属地博览会之参考品乎，是在吾滇人自为之。同人留亡国之墟，受尽无穷刺激，历遍极惨悲观。对哭新亭，久挥无泪。辄欲以区区绵薄之力，为吾滇谋万死一生之计。凡吾滇生死问题，无不竭其愚诚，作诸君之后劲，冀以收万一之效果。而对于杂志事件尤为注意。当诸君发起此事之时，同人等闻之，咸惊喜而走相告曰，今后吾滇如添练二万新军矣，我辈宜如何怂恿之，赞成之，以速此举之成。及一二号出版后，深悉诸君子苦心经营，组织完备，诚不愧为空前之创举，以作我滇父老青年之醒梦钟、救死药。同人等惟有感激涕零为杂志前途祝。日来两接社中执事来函，并杂志劝捐启数十册，得悉社中财政大为困难，杂志亦因之岌岌。公读之余，同深焦灼。咸以为人可死而杂志不可死，滇即亡而杂志不可亡；家可倾，产可破，衣食可短之缩之，而不可使杂志前途有一毫之危险。当即开会筹商，设法援助。但以我滇留学在外之百数十苦学生经济问题之拮据，彼此均不言可喻，而同人等经济尤为困难，且发电印书，亦时有经常特别各捐，以图公益。此中窘况，诚不堪为知心告。是以前次集股时，强勉凑足三十股之数，实憾力不从心，故未能多占股份。力竭心长，想诸君当为曲谅。及接此函复，人人奋踊，如坐针毡，佥谓杂志之命运与吾滇有绝大之关系，万一杂志

有倒闭之虞，而云南前途不堪问矣。我辈不得不竭力捐输，以济燃眉之急，而作杂志社之援，种种困难，不必计也。是以激于义愤，不一时而签名者联络不绝，强勉凑足贰百伍拾余元。夫以内容如此之困难，而捐助又如是之踊跃，聊堪自慰，亦差堪为诸君共慰也。当集议之时，先提议由留越二十一人中公捐出伍拾贰元伍毛（每人二元五角），后复议及除公捐外，各人尤须再竭力私捐，同人等均鼓此毅力，复有二十人各捐助拾元，外有清单另呈，公捐之伍拾贰元伍毛，当即托合昌隆号转汇交香港朱恒泰。其外各人认捐之款，刻下非常困难，故不能从速汇寄。同人等公同议妥，在越者，由越直交贵社；旋滇者，由个人直交云南省城支社。惟徐濂所认捐之拾元，已会同公捐之伍拾贰元伍毛一并汇交朱恒泰，共陆拾贰元伍角，乞查照为荷。又函中嘱办劝捐一节，同人回滇者当竭力鼓吹，尽其力之所能及者，自能陆续捐助，以备诸君之后援。万望诸君大力维持，为吾滇汲谋绝大幸福。同人等虽志行薄弱，甚愿为诸君执鞭以奔走滇事焉。留越同人公启。

本社名誉赞成员（九号）

何君国钧捐日币百元　本省留学生监督谢君崇基捐日币伍拾元　丁君煜年捐助日币伍拾元　云南同乡京官出股款五百两　同乡朱君□□　同乡张君□□　同乡苏君□［各］捐日币百元　同乡胡君商彝捐日币三十元　由君宗龙　蒙君秀荣［各］捐日币十元　湖北襄阳提督夏君毓秀捐助日币壹百元　郗君安仁捐助日币伍拾元　华君封祝捐助日币十元　在越滇同乡会捐助大洋伍拾贰元伍角　徐君濂　张君邦翰　徐君之琛　赵君文龙　卢君仲琳　锺君底梅　张君翼枢　许君鸿年　赵君莲元　陈君作霖　文君宝奎　束君于德　赵君荣先　周君光儒　吴君传声　李君余芳　姜君汝壁　邓君鸿逵　夏君绍曾　杨君友棠［各］捐助大洋拾元　李君龙元捐助日币壹百元　张君锴捐助大洋贰拾元　舒君良弼捐助大洋叁拾元　云南印结局捐助大洋伍拾元　赵君鹤清捐助大洋拾元　顾君视高续捐大洋拾元　张君注东　李君华　徐君咸泰　张君湘舲　吕君咸熙　胡君裕培　李君润均　张君士麟　袁君嘉谷　闵君道　由君云龙　丁君其彦　万君元卿［各］捐助大洋

拾元　夏君瑞庚捐助大洋贰拾元　朱君崇荫［十五号作［畴］］　李君裕功　杨君学礼　张君崇仁［各］捐助大洋拾元、张君鼎捐助大洋叁拾元　李君曰垓李君应谦　刘君祖荫［各］捐助大洋拾元　汉口天顺祥号捐助日币伍拾元　汪君肇绪捐助日币贰拾元　汉口兴顺和号　汉口庆昌和号［各］捐助日币拾元　张君兰青捐助日币贰拾元　滇中官绅父老续捐日币叁百肆拾八元三角　顾存诚斋捐助日洋三十元　段［十五号作［周］］君雨村捐大洋二十元　兴记捐大洋十元　成记捐大洋二十元　赵君润生　周君子荫　王君运［十五号作［应］］、谦［各］捐大洋十元　安南巢南子　林君春华［各］捐日洋二十元　刘君竹青　李君仲德［各］捐小洋二十元　隐名氏捐小洋伍拾元　刘君九畴　何君玉昆　李君修家　李君家彦　郭君怡　朱君秉善　王君美然　徐君进　潘君炜章　伍君文渊　陶君成　杨君名遂　罗君家清　蔡君澄清　袁君绩熙　魏君文元　徐君憬　张君再兴　布君青阳　严君镇藩　尚君烈　李君宏　阮君肇昌　徐君为熙　欧君汉川　陶君端人　王君聘三　芹记　礼记［各］捐英洋拾元　王君采臣捐洋三十元　李君变阳捐日洋十元　张君家骐捐大洋十元　王君小斋捐日洋三百元　四川云南会馆捐大洋五十元九角　马君廷贞捐大洋二十三元　马君山汝捐大洋十元　黄君臣鼎捐大洋二十三元　戴君臣锡捐大洋十三元　张君堂照捐大洋二十八元一角　李君克山捐大洋二十一元　马君松甫　何君百路［各］捐大洋十元　杨君秋帆捐日洋百六十元　李含馨君　缅甸红宝石厂腾越诸同乡［各］捐小洋叁百盾　缅甸宝石井腾越会馆捐小洋九拾盾　杨运昌君　李华甫君　张俊臣君［各］捐小洋五十盾　宝盛和号张国富、张建忠君捐小洋三十盾　永茂和号寸嗣仲、李毓瑞、杨之镕三君捐小洋三十五盾　春和源李日道、李大纲君捐小洋二十五盾　懋生盛号捐小洋十五盾　龙君子臣捐助小洋二百元　赵君润之捐助小洋二十元　彭君肇纪捐日洋十元　张君光灿　赵君端　李君佩可　陈君时铨［各］捐洋十元　李曰垓君续捐洋十元　李德贤君　腾越咸新社　杨琦生君　张文淑君　刘润畴君　郑永清君［各］捐洋拾元　周子荫君续捐洋拾元　李增君捐洋拾元　施君少游捐助大洋叁拾元　寸君嗣伯　施君尧章［各］捐助大洋拾元　毛君应德捐助小洋壹百盾　李君先和捐助小洋叁拾盾　邓君体和　刘君玉襄

［各］捐助小洋贰拾伍盾　解君仕义捐助小洋贰拾盾　黄君应川　王君安祥　三盛隆号　张君成鑫　刘君玉湖　张君荣昌　李君叶苍　钏君德顺　刘君启运　董君有莲［各］捐助小洋拾伍盾　尚君自忠捐助小洋叁拾盾　庆兴昌　杨君宝瑛　朱君朝瑾［各］捐洋壹百元　源裕昌　张德三　刘君道清　徐君桂清　袁君朴［各］捐洋伍拾元　张君思敬捐洋叁拾元　荣昌号　顺昌号　张君春和　刘君新元　东美祥　卢君志丹　周君显光［各］捐洋贰拾元　曾君陈经捐洋拾伍元　刘君明绶　孙君永恒　思义号　王君寿山　杨君汝霖　曹君汇　三元祥　萧君汝智　长和祥　丰盛号　品兴祥　李君杏国　杨君有凤　王君锡龄　张君桂金　正顺号　周君士宝　唐君女中　何君天宠　沈君茗章　丁君艺林　白君永昌　何君恩　郭君志良　黄君和祥　周君庠　杨君家昌　邹君文广　向君日升　朱君成旺［各］捐洋拾元

本社赞成员

姚君志良捐洋伍元　傅君忠烈捐洋肆元　宋君嘉珍捐助大洋四元　简君秉中　简君定中简君恩溥［各］捐助大洋壹元　张君鸿翼捐助大洋伍元　杨君允升捐助大洋四元　兴顺和号捐大洋五元　吉昌久号捐大洋二元　严君天骥捐大洋五元　杨君文清捐大洋四元　刘君惟三捐大洋五元　杨席珍君捐小洋拾二盾　刘金钟君捐小洋拾盾　寸树春君　杨济三君［各］捐小洋叁盾　刘上广君捐小洋伍盾　寸玉高君　赵隆君　杨蕃君［各］捐小洋二盾　玉成君捐小洋五盾　杨苍君　张宝君　段生君［各］捐小洋壹盾　李林君　房钦君［各］捐小洋贰盾　李材君捐小洋叁盾　李庆君捐小洋贰盾　何秉智捐洋伍元　陈君兴廉捐英洋五元　杨君贡忱　兰君仁馨　李君荫臣　李君鋆浦　王君登青［各］捐金一两　丁君中立　董君乃麟　周君传性［各］捐大洋三元　戴君文清捐大洋一元　孔君昭伦　刘君奎光　孙君凤庭［各］捐大洋伍元　郭君元　周君巨川　李君嵩坪　陈君绍商　金君仲陶［各］捐大洋一元　杨君畏斋　李君晓山　张君文琅［各］捐大洋三元　缪君紫享　杨君少彭［各］捐大洋一元　刘君之树捐大洋四元　周君树孝捐大洋二元　马君山正　施君汝祺　衡镒兴号　牛君宝书［各］捐大洋五元　协和祥号捐大洋四元　宝华祥号　兴义和号　朱君剑伯　杨君煦［各］捐洋五元　张君以诚　于君藩　赵君文彬

张德洋君　丁庶熙君［各］捐洋叁元　陈宗彝君捐洋五元　丁中立君捐洋叁元　王建中君捐洋贰元　严幕清君捐洋伍元　李学仁君捐洋叁元　康学文君捐洋伍元　孙振宗君　周传性君　周汝桐君［各］捐洋贰元　严天骥君捐洋叁元　张文华君捐洋壹元　董乃鳞君续捐洋壹元　刘光烈君捐洋贰元　赵文彬君续捐洋贰元　金在镕君捐洋贰元　高仰贤君　桂国光君　周廷珍君［各］捐洋壹元　黎荣清君捐洋贰元　刘淇君捐洋壹元　马象乾君续捐洋贰元　李君启善捐洋伍元　张君骥先　张君邦翰　卢君仲琳　束君于德　李君余芳　许君鸿举　杨君友棠［各］续捐洋贰元伍角　万发号捐小洋伍盾　李君曰达捐小洋贰盾　夏君绍曾　吴君传声　马君自元　马君毓麟　李君光祖　赵君端　张君光灿　戴君柄　王君源　张君其鏊［各］续捐洋贰元伍角

本社名誉赞成员

马象乾君　张其鏊君　李光祖君　王源君　戴柄君　马毓鳞君［各］捐洋拾元

本社赞助员（十号）

尹子建君　段大襄君　段大勷君　李珍培君　陈萃乡君　张上达君　森茂和号各捐洋拾盾

姚君志良　李君启善［各］捐洋伍元　傅君忠烈捐洋肆元　杨和春君　万发号［各］捐洋伍盾　李君曰达捐洋肆盾　姜本礼君捐银柒两一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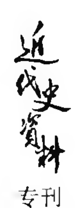
本社赞助员（十二号）

唐君万才　陈君宗彝　丁君中立［各］捐大洋三元　商君延年捐大洋六元　王泽春君捐洋五元　丁怀瑾君捐洋三元　江西杂志社捐日洋六元

本社特别广告（十三号）

助款致谢

同乡候补道□□□君无利借助本社壹万六千两，分十年还清。以年息一分核算，十年应合捐入本社壹万六千两，于本社事业之发达大有裨益。感激无已，特此鸣谢。



本社赞助员（十三号）

谢金声君捐洋五元　李学仁君捐洋三元　李君时纯　兰君仁馨　李君荫臣　王君登青　李君均甫各捐银壹两　王君嗣赋　何君子仁各捐洋一元

本社名誉赞成员（十五号）

李纯禧君　解永嘉君各捐洋十元

M'r Ching Shen 捐日币五拾元以后每年捐六拾元永远捐寄　蒿目子捐大洋伍拾元　弓江旧隐捐大洋贰拾元　段荣嘉君捐大洋拾元　寇珩君捐大洋拾元　武继祖君捐大洋拾元　王振声君捐大洋拾元　吴琨君捐大洋壹百元　邓少田君捐洋叁拾元　杨觐东君捐洋拾元　前云贵总督丁君振铎捐洋二百元（即滇中官绅捐款内之一分）　北京天顺祥号捐洋伍拾元　广东陆路提督李君福兴捐洋二拾元　杨君国梁　张君湝　邓君希端　杨君璨　张君兆麟　东川怡园　田君之秀　王君吉甫　钱君开甲　赵君时荣　高君荫槐　郝君国玺　谢君焜　黄君实　王君恩明　杨君锦昌　以上各捐助洋拾元　秦幼衡先生捐中银伍拾两　李德斋君捐洋拾元　周玉昌君　徐吟秋君　董璞五君　李文明君　王瑞亭君　正顺昌　尚友堂　以上各捐洋五元　普洱府公立德育学社捐银壹百四两三钱六分

张少庚君捐洋二元　张用和君捐洋五毛　李君光和捐小洋三拾盾　永裕号捐洋二拾盾　周钟岳君捐洋拾元

临安农工商务局捐大洋五十元　向君宝琮捐大洋五十元　朱君觐光　通海小学堂　汤君聘伊［各］捐大洋十元　志林恂君　韩开泰君　陆君春樵［各］捐洋十元　瓦城施棺会捐小洋十五盾　郭子南君捐银五拾两（即滇中官绅捐款之一分子）　曾君和庭捐洋三十元　越南君镜捐洋拾元　赵文龙君捐洋拾伍元

朱君□□捐吉洋贰百元　潘君耀珠捐日洋六十元　周君厚堂捐洋五十元　务本堂捐洋十八元　张君大义每年捐日洋十二元　郭君亚新　赵君传鉴　刘君发坤各捐日洋十元　包君星桥捐洋六元　张君泽万　萧君学敏各捐日洋五元　刘君子谦　倪君维明各捐洋三元　东兴利　汤君全五　符君廷臣　杨君祚新　杨君崇基各捐洋贰元　张君国梁

迟君兴周共捐洋伍元

清理捐款启事（十九号）

捐款诸君赐鉴。滇话成立之初，财力薄弱，无力另设事务所，故附属于杂志社内。自三号出版后，捐款渐多，销路亦畅，业务极繁，乃设事务所于东京不谷区上野町二十四番地。于是滇话杂志分为两社，而海内外同胞诸君，以前附属于杂志社之故，所赐捐款及报赀，概交杂志社，或与杂志社混而为一。杂志社所收滇话款项，多未交付，收入数月及捐款名单，不无遗失。此滇话内登载芳名及赠报发报致有遗漏之咎，皆原于此。七号出版以后，无款续刊，亦不过受此影飨而已。主持杂志社者为赵君伸，当杂志成立之时，赵君入成城学校已两年余矣。同乡举赵君经理杂志，遂退学成城，牺牲学问，经营一切，热心公益，为留学界中所罕见，此杂志之发达归功赵君，孰曰不宜。自河口之役，运送杂志沿途阻隔，销路顿减。自“民报”、“四川”被封而后，云南杂志停版之讹言传播海内外，销路更减。自开彩失败，事务所已不能支持，凡收入滇话款项，暂为挪用，以期设法弥补。讵意经济问题日窘一日，赵君多方筹划，正欲挽救。忽有意外之事，急递去东，经手一切，不遑交代。赵君去后，本会知之而往社中检点，一切簿据零落，报册残缺，存款毫无，无从维持，只得暂行停止。将社中零星杂物及各号杂志，概寄春日馆内，社中所欠火食房租及运书物各费，均系本会会计处支出。嗣本会以杂志滇话为最要机关，不能听其消灭。乃将两社合并，另举职员，重起规划，催收旧欠，续募新捐，十八号始得出版。然自此则销路又膨胀矣。并得同乡游历官龙怡庭、士官毕业郑炳然热心募捐，此后杂志之发达当无限量矣。惟自发行一号以至发行十七号之期限内，所有出入，均系赵君经理，所收捐款亦非赵君不能详悉。今欲续登以前捐款芳名，一恐混入本届职员经手款项，至使账目不甚清白。一因未曾经手，则捐款芳名错讹遗漏，无以稽查。恐同系捐款，有登载鸣谢者，有未登载鸣谢者，负咎转深。有此两因，从前捐款芳名一概从略，务希原谅。自现届职员经手日起，无论巨细款项，一出一入，逐条登载，以昭信用。肃此布达，顺颂日祉。

云南同乡会　谨启

谨将十八、十九两号所赐捐款诸君芳名及数目登载，以志鸣谢，（十九号）

龙君子丞百元　张君幼珊二十元

以上两项尚未汇到。

袁君树五及北京所存云南公款共百元　陈君爱棠四十元　龙君怡庭二十元

以上三项共英洋百六十元，换合日洋百三十元，即郑君开文汇来者。

云龙州荣里学会伍元　李君德亮三元

本社出入账目广告（十九号）

本社杂志自壹号起至拾七号止，支出收入均系赵君伸经理。客岁赵君去东，敝同乡始举某等接办。自接办日始，实出实入，逐期登载，以便海内外同胞诸君随时调查。若有错误，立请详示，免致账目混淆，不胜感激。兹将所有出入列左。

十八号收入之部

入房租押金十八元五十钱

入杨君还款十元

入售自转车金十八元

入云龙州荣里学会捐金伍元

入李君德亮捐金三元

入李君还款贰拾元

入赵君还款十元

入杨君还款拾叁元

入张君还款四元八拾钱

以上共收入壹百零贰元叁拾钱

十八号支出之部

出去岁六月至九月寄书处房租金共四元八拾钱

出十八号印刷费八十元

出印刷广告及杂费金六元七拾贰钱

以上共支出九十一圆五十钱

出入两抵余金拾圆七拾八钱

十九号收入之部

入十八号余金拾圆七十八钱

入杨君道南代派报资四十八两合伍拾伍圆玖拾伍钱

入郑君开文汇来捐款壹百叁拾元正

入售残书报费拾四元

入群益书局代售书报费五圆

入李君还款贰拾叁元五拾叁钱

入何诚君捐邮费叁元

以上共入贰百四拾叁元贰拾陆钱

十九号支出之部

出十八号临时增加印刷费贰圆捌拾钱

出十八号邮费共贰拾染圆

此两项系十八号出版时支出，因十八号账目早经结算，故于十九号登载。

出镌印章费壹圆五十钱

出去岁十月起今岁六月止寄书处租金共玖圆

出各职员检查残书午餐费壹圆伍拾钱

出客岁六月起至今岁五月止往来信片邮费共四元三十钱

出十九号印刷费一百一十二元

以上共支出一百五十捌圆壹拾玖钱，出入两抵余存捌拾伍圆零七钱。

介绍留学及新出书报

滇中志愿游学者鉴（八号）

欲不使金碧山川黔然黯然，长淹没于醒风血雨之中，欲不使千余万之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夫学，是赖夫游学。居文明之境土，吸文明之空气，染文明之风化，受文明之熏陶。耳闻列强之盛衰消长，发起其爱国心；目睹军国民之振作奋厉，鼓舞其独立志。此某等所以日夜祷祝，望风引领，以求我三迤志

士，联袂东渡，共此甘苦磨砺，以消红羊浩劫于将来也。此吾滇仁人志士所当捐资破产，以成此盛举，伸此壮怀也。乃自学部下停派之令，竟使束装者骊歌中辍，怀志者鸿图莫遂。而某等向之朝夕仰望，举眼跳、灯花、乌雀、躁热、雷鸣诸幻想，亦渺焉中绝。噫，亦可怪矣。夫停派者，停止官派也，而电文中不有风气初开者不在此例之语乎。衡以吾滇风气，亦不在停派之例也。即官费强行停派，而独无公费自费乎。夫以己资而求己学，利权在我，固神圣所不可侵犯之自由也。且到东以后，公使亦无不给绍介书；即使不给，则总会馆及本省同乡会，均有保送之权力。凡法政、陆军陆军惟振武学校须公使绍介书，其余如东京之东斌学校，西京之干城学校，皆可由总会馆保送。师范、普通以及警务、铁道、农、工、商、矿诸学，随其志愿，无不可入。不见夫江、浙、两湖、燕、晋、鲁、粤等之熙熙攘攘，如水赴渠之联袂以东乎。（自费以川、广、两湖为多，有至千人以上者。自停派令下，数愈大增，盖彼等照例不要护照也。）不闻夫质地售田点衣质物之志士，焦心劳虑以期达游学之目的者尚随地皆有乎。初何见彼之能令其不来，又安见何校之不可入乎。而我滇何寂寂，诸君果惠然肯来，则不必要虚文无补之护照，外省人见云南自费生多用护照，颇有笑其愚而懦者。不必忧关津之盘诘。单骑东抵河口，西抵新街，片帆即达扶桑。即不然，蜀道黔中，振辔即出。茫茫大地，固无一而非我自由之坦途，而何畏哉。呜呼，祸悬眉睫，莫贻噬脐之忧。谁挽狂澜，当期仔肩共任。志士乎，同胞乎，其奋然兴其崛然起，不禁馨香祷祝以待。

附招待规则

（一）凡未起程以前，须发一信来，言明欲入何项学校，托为豫寻。

（一）凡自上海起程前数日，须发一信来，言明坐何船，于何日开船，豫定于何日抵横滨或抵神户坐火车。

（一）凡由神户乘车来，于未发车前，须发一电，始能招待。文如下，“东京神田骏河台西红梅町六番地云南杂志社”“〇ニチゴゼン（ゴゴ）〇ジ〇ブンシンバシニツキムカヒニコィ某人”，译言“某日午前（或午后）某时某分抵新桥，祈来迎，某人发。”计须电费三角上下。

河南杂志广告（九号）

登嵩峰而四顾，京汉铁路攫于俄，直贯乎吾豫腹心。怀庆矿产攘于英，早据夫吾豫吭背。各国从旁垂涎而冀分杯羹者，复联络而来，集视线于中心点。生命财产之源，将尽于一网。牛马奴隶之辱，谁鉴夫前车。本社同人，愍然心忧，爰萃全力，组成斯报，月出一册。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对于本邦，励自治自立之责。对于各省，尽相友相助之义。已拟付印，不日出版。凡我同胞，盍其来购。

粤西杂志社广告（十号）

蠹众则木折，隙大则墙坏，此必然之势也。本社同人痛故乡之窳腐，愤外界之逼迫。乃集合群力，倾洒热血，组织一杂志名曰粤西杂志。专以开通知识，发扬民气，改良社会，谋兴公益为宗旨。定期阳历十一月中旬出版，每月一册，每册至少一百页。定购全年者价银贰元，半年者一元一角，邮费另加，零售每册贰角。凡欲购阅者，可直向本社编辑所或代派处先将报资邮费惠交，定当按期照寄，以副盛意。至云南方面可托云南杂志社或其代派所代订，此布。

日本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番地七四号

粤西杂志社谨启

四川杂志广告（十二号）

登岷峨之巅以瞩中国西南半壁，六诏危，两藏失，蜀之形势险殆极矣。而地属边陲，民智锢蔽，釜鱼幕燕，其乐方酣。本社同志愁焉伤之，爰组织斯报，以饷邦人。其主义在输入世界文明，研究地方自治，经营藏卫领土，开拓路矿利源。就此等问题，切实发挥，和平鼓吹。使我蜀国同胞，起作神州砥柱。噫，秋色苍茫，海天万里，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我七千万伯叔昆弟诸姑姊妹，其亦将闻风而起乎。第四册现已付印，不日出版。

每月一册，每册二角。订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二元。邮费另加。

江西杂志广告（十五号）

庄周有言，泉涸则鱼相濡以沫，而相忘于江湖。故乌之将死，其

鸣也哀，【心】所谓危必以告。本社同人慨故乡之不竞，伤来日之大难。愿同长吉之呕心肝，不避孙卿之讥【□□】，其刺取所学，组一杂志，颜曰江西，专以导引文明，浚发民智，鼓吹地方自治，图谋社会公益。嗟夫，欧风东卷，国步阽危。江西居扬子江流域，风潮震荡，日益剧烈。而日本朝报，声言欲括诸州权利。南浔轨线延缓，徒劳数载工程，渺【渺】章流，沉沉黑岳，庐山黯其无色，赣水咽而失声。于人日浩然，安得文山之气，问天其何意，太息若士之词，言之不文，惟以告哀。邦人诸友，其或有取于斯。现已付印，定购全年者报资贰元，半年者壹元贰角，零售每册贰角，至少限壹百贰拾页。凡欲购阅者，可直向本社编辑所或代派所先将报资邮费惠交，定当按期照寄，以副盛意。此布。

日本东京曲町区饭田町五丁目十一番地
江西杂志编辑部谨启

晋乘广告（十五号）

本社六大主义：一、发扬国粹，二、融化文明，三、提倡自治，四、奖励实业，五、收复路矿，六、经营蒙盟。议论精实深邃，迥非浮夸皮传者所能企及。其中研究国语、阐释古学者诸篇，尤为空前绝后之作。文艺一栏更能涤旧革新，独树一帜，咸有裨益社会之文，不类无关时世之作。宗旨光明，材料丰富，诚文明时代无双之骁将，杂志世界唯一之霸王也。第三号出版后大受社会欢迎，识时之杰、有志之士，曷一览焉。

日本东京神田区仲猿乐町五番地
晋乘杂志社

夏声杂志第五号出版广告

浏览中国四千年建邦史，古代文明盛称西北，炳炳蔚蔚，宏我汉京，祖宗之光亦我同胞之荣也。时转势移，旧态全更。比者日俄战争结果，斯拉夫民族视线顿转，蒙疆隶于范围，陕甘危在旦夕。破竹势成，全国是虑。哀我秦陇，尚安枕席。大地河山，锁残春梦。黄河奔泻而失声，华岳惨淡而无色。马嘶边草，逐胡空忆廉颇之才；人泣秦廷，忧国徒洒包胥之泪。同人鉴兹，痛祖国之沉沦，念桑梓之危急。

用是组织此杂志，月出一册。其主意在经营蒙疆，防卫西北，助我同胞之不逮。而以开通风气，涌除弊俗，发挥固有文明，灌输最新学说，鼓国民独立之精神为宗旨。竞芳撷英，各以所得，为社会“益智粽”，为同侪“导海镜”，诚开辟西北之巨斧，医国圣手，亦可借此作病源论矣。第五期已出版，阅者曷争先睹，特此敬告。

东京小石川区第六天町四十番地

夏声杂志社启

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广告（四号）

每月一册，二角五分。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五角。

乘云霓之旖旎，望昆仑以参流。东海之滨，阴山之阳，有二万万四肢残缺之女子焉，是非旧世纪中国中女子乎。嗟嗟，天轨不辟，何纯洁而离纷。自新世纪开幕以来，我姊妹亦翻然悟醒。于是奔走女报，提倡女学，数年来女报女学已昭然于人耳目。然而女报所载之学说，无非拾日人之唾余。女学所聘之教员，日人占其什一。于是乎良妻贤母之奴隶教育，大磅礴于中原，同人惄焉忧之，用有斯报之作，月刊一册。意在纠正近世女子教育之谬妄，提倡社会的女子。注重道德，发恢女权，为我二万万姊妹确立进行之方针。现已特派专员前赴香港，聘请恨海女士为本报主笔，以俟到东，即行出报。凡我轩辕之裔，当如何欢迎之也。

日本东京新宿淀桥角筈八二　河南编译社谨启

看！中国女学杂志界之大王出现（五号）

留日女学生炼石女士燕斌等，近仿东西洋各女学大杂志体裁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专以：（1）发明关于世界最新学说，（2）输入世界各国女界新文明，（3）提倡道德，鼓吹教育，（4）破旧沉迷，开新社会，（5）结合感情，表彰幽遗为主义，取裁宏富，议论警辟。文言白话，并蓄兼收，实为我中国女学杂志界之空前伟作。月出一册，西历二月初五日第一期发行。除多插精美图画外，每期以百页为度。外观华丽，尤不待言，预定全年者二元，半年者一元一角，零售每册二角，邮费另加。

中国新女界杂志社

总通信所：日本东京牛込区马场下町廿番地奥村方中国新女学界杂志临时假定编辑所内

看！中国新女界杂志社大发展第一、二、三期早已发行 第四、五期不日出版 （八号）

本社杂志自经炼石女士燕斌创办以来，颇蒙海内外学界欢迎，每期销路之广，已及五千余册。近更得豫省刘建章女士之赞成增资万元。此后社务益加扩张，除按期发行杂志外，另设编译部，组合男女学界名手，担任编译女学书籍，由本社印行，以飨祖国。

所有本社开办时借入股金，均至暑假后起照原章所订，按期归还，以昭信实。

本社现移居日本东京本乡区驹込西片町六番地驹込教会左邻，如蒙惠赐信件，寄至此处，方免失误。

神州女报广告（十二号）

本报出版以来，大受社会欢迎。近以经济支绌，不克准期出报，本社同人实深惭悚。惟本报股份原未招足，今拟一面招股，一面出报，凡我同志尚祈从速入股，共襄斯举。本社幸甚，女界幸甚。

上海大马路浙江路角　神州女报事务所启

神州女报章程

一　本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为宗旨。

二　本报体裁悉仿欧米各大杂志。

三　本报文字雅俗并行，以便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

四　本报置总编辑一人，撰述员无定额，庶务书记一人，会计一人，校对一人，收稿一人，均尽义务，不支薪水，概为社员。

五　本社社员之外，如有撰述不与本报宗旨相违者，请即惠寄，当择尤登录，酌酬书报。各埠同志如愿任本报调查员者，请按月将当地女界近事、女学情形详记寄下，当按期奉送本报一份。女学生有以作文等件惠来者，选登后，即以该期本报奉酬。

六　本社拟筹集股金一万元，作为资本，简章如左。

（1）本社股份分甲乙二种，入股者一律认为股友。

甲、大股分神州女报社五字，每字九十号，共四百五十股，每股

二十元。

乙、小股即前女子世界股票，共五百股，每股二元。

（2）各股友认定股份后，即须缴银，本社给以股票，并登本报声明。

（3）本报出至十二期时，每大股给子金二元，小股二角，以后每出一年，给发一次。

（4）每年出报告一次，分寄各股友，如有余利，按大小股均派。

（5）关于招股事宜，另有专章揭载本报。

七　本社股友之外，如有热心志士，概助本社经费者，一元奉酬本报一册，十元一年，廿元二年，五十元以上永远奉酬，俱推为名誉赞成员，及调查员、义务赞成员。又名誉赞成员中，捐款至百圆以上者，义务赞成员中学望素孚或有殊劳于本报者，俱推为特别赞成员。

八　本报以价廉广行为目的，月出一册，定价三角，豫定全年三元二角，半年一元七角，邮费另加。

九　凡经售本报者，十份以上八折，二十份以上七折，报资按期豫汇，款到寄报。

十　本社除发行本报外，更编译各种新书，以为文明之介绍。

本社收股处　（本埠）文监斯路天足会女学堂　北河南路爱国女学校　新马路正利厚公司　派克路女子中西学医院　爱而近路国学保存会　爱而近路竞业学会

（外埠）苏州阊门外三乐湾朱梁任君　黎里镇柳安如君　杭州白话报馆　天津督署后北洋女师范【学】堂内沙慕新君　开封机器制造局内夏治清君　北京东四牌楼老君堂陆寓钱伯渊君　东京牛込区砂土原町三，二石川方陈陶夷君

本报通信处　上海大马路浙江路角本报事务所

亘古未有之武学杂志出现（十四号）

（第二号已出版，全年连邮费共二元二角四）

居今之世，铁血外既无事业，则军事外亦无学问，此不惟同人等所深信，抑亦全球所公认也。近来杂志虽多，而于武学一端仍叹缺如，以致全国人士，普通知识虽渐发达，军事思想及尚武精神仍故我

依然。留学日本各陆军学校诸豪杰，月出斯报，为吾国民树之鹄，敝社幸获代派光荣。窃欲借此为发挥吾国民固有之精神之一助。深知爱读本报诸公之无不爱读武学杂志也。爰与诸公约，凡直接向本社及滇省支社以及保定陆军学堂徐进、王美然君定购全年者，照云南杂志每全年赠彩票一枚，但以一千份为限，限满即停。因敝社资本颇微，只能牺牲此数也，此布。

铁路界广告（廿号）

国家之有铁路，犹人身之有血管也。铁路而落于外人之手，犹血管受病，血液因之不能流通，甚或因之致命。试问今日之铁道，其不落于外人之手，而有完全之主权者，曾办何哉。粤汉川汉之拒款未终，而川滇滇缅之交涉又起。路亡国亡，已为世所公认。同人等每念及此，怒焉伤之。爰组织是书，以发挥铁路得失关系国家存亡为宗旨，以唤醒吾国人民，群起争路赎路修路为目的。更加以建筑机械管理关于铁道上必修之学说，俾读是书者，咸知铁道之精理作用。吾同胞有未知铁道之利害，或知而未详，详而未尽信者，盍取是书而读之。

日本东京下谷区　中国铁路研究会事务所

法政学报　第四期出版（八号）

本报社专研究法政，凡分任编纂者，皆治专门科学，故能洞中窍要，为我学界放一异彩。出版两期，颇为海内外欢迎。兹因集稿太多，为发行便利起见，特加扩充，自第三期起，改为每月二册发行。

宗旨　本报以研究专门学术，增进国民资格为宗旨。

特色　（甲）本报区分门类，以法为经，以政为纬，不蹈丛报故习。（乙）本报以留东同学组织而成，凡担任编辑者，皆治专门科学，故能扬精揭华，萃为大观。（丙）法政科学条理万端，本报皆取最新学理，最新法规，以备我国贤士大夫之研究。（丁）本报每年有临时增刊，凡阅本报全年者皆当奉赠。

价目　本报第一二期，每册定价四角，从第三期起，每册二角五分，均另加邮费。凡购本报十分者，敬赠一分，五十分者，敬赠十分，百分者敬赠三十分，百分以上准此。

第四期目录　（社说）论金货本位兼告度支部诸公。（宪法）日本宪法学。（行政法）论行政裁判，哈尔宾市制。（民法）罗马法研究之必要。（商法）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法，北米合众国海运补助法案（刑事诉讼法）精神及大［其］方式。（财政）俄国最近经济界情状。（殖民政策）英国殖民制度。（调查）日本大隈伯青年会演说。（杂俎）法，法律杂志案内。（小说）从军记者。

农桑学杂志及招股广告（八号）

本社同人，痛祖国具东洋最伟大之富力，不知开发；占世界最优沃之生活程度，不能增殖。咸挟权弄智，徇贪逐欲，酿成自灭同种之惨祸，遂使国家对于世界无独立之资格。呜呼，独立云者，一无倚赖，一能合群。夫个人无固有之利益，而倚赖心必不能断。普通人无公共之利益，则欲合反离，必为世界有群之国家所肉食，公理然矣。有是二大利益者，惟农桑。同胞乎，同胞乎，其购本杂志一鉴诸。但创始之际，资力薄，不能周转。如蒙热心入股，并代本社集股者，照本社杂志第一号简章所列办理，祈示知以便寄呈股票为凭，不胜伫望之至，特此广告。前出广告名农桑学报，兹更今名。

看！看！看！

闳富优美空前无二之大杂志（三号）

新译界广告　第一号已出版

宗旨　研究实学，推广公益。

体例　译述东西专门学说及时局论文。

部目　（一）政法界　政治、经济、法律。（二）文学界　哲学、宗教、历史、地理、算术、音乐。（三）理学界　天文、地质、人种、博物、理化、数学。（四）实业界　农业、工业、商业、铁路、矿务、航运。（五）教育界　教育行政、教育学、教育史、女学。（六）军事界　陆军、海军　外交界　交涉条约。时事界　中国时事、外国时事。

定价　全年三元，半年一元六角，零售每册三角。

发行　每月一回，中历朔日发行。

发卖所　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北京，第一书局。汉口，昌明

公司。云南，云南杂志社支部、大华书局。上海，昌明公司。天津，官书局。

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新发现之学海（十二号）

分订甲乙两编　每月各出一册

甲编　文法政商科　乙编　农工医理科

学海者何，或曰学问之渊源也，故名学海。或曰百川学海，蕲至于海，此本社命名之意也。盖天演竞争，无有已日。优胜劣败，公理昭然。科学智认，实为竞争之一大利器。比来举国奋兴，莫不振刷精神，求讲实际，勉成国民之资格。然萌芽方启，苦少津梁。教育未周，贵多闻识。是以本社厚集资本，纠合留东各大学及各高等专门学校诸同志，各就所学，分科编译。纯取世界最新学说，绍介海内，以供专门学家之研究，并备普通中学之参考。至其内容之丰富，采择之精详，本社责任所在，不敢有负阅者之望。第一期现已付刊，准定戊申年正月出版。甲乙两种可各就阅者所好，分编购阅，按月发行，决无延误，先此谨告。

定价　每册大洋二角半，邮送全年二元半，预定半年一元三角。

编译部　日本东京本乡西须贺町九番地，北京大学留学生编译社。

总发行处　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

代售处　各省大书坊。

留日学价社广告（十二号）

本社系由留日同人发起，以编译东西洋书籍，绍介文明，图增进国民确实之学识为宗旨。凡一切军事、教育、实业、法制、政治、商业各种书籍，所有关于应用者无不殚精竭虑，编译成帙，以供献于我内地同胞焉。兹谨将第一期现行出版书籍刊告。

通俗蚕业教科书日本农学士林弹著。

缅甸仰光光华日报新出现（十五号）

夫仰光扼大金沙江口，西贡据澜沧江口，皆南亚之要港也。岂仅关系于缅越之存亡哉，直于亚洲之存亡亦大有关系。今我闽、粤、浙、鄂、川、滇各省之旅缅同胞，受外界强大之刺激，深故乡危险之

隐忧，发大愿，鼓热诚，合群策群力，创设一日报于仰光，颜曰光华，取日月光华意也。其宗旨在开通民智，振兴祖国。自中历八月朔日出版以来，大受海外商学两界之欢迎。其议论之正大、识解之超卓、调查之详确、材料之丰富，诚报界中之铮铮者。敝社幸获代派，不胜欣慰。惟恐内地人士未得先睹以为快，用特介绍于爱读本报诸君。凡欲购阅者，或径向该社函购，或由敝社及敝社各支社定购。但须先将报费邮费惠交，当按期照寄，以副盛意，此布。

报费及邮费：定例本埠全年十五盾，半年八盾，每月一盾又四分之一，零售一安。此外缅属及南洋各埠报费与本埠同，邮便照加。香港上海日本各代派处，均用该地适用银元计算，报费全年七元，半年四元，邮费全年五元，半年二元五角。

云南杂志社谨启

民吁日报出现（十八号）

自民呼日报出版以来，政界则多一霹雳，民界则得一警钟。故凡有知识者，皆欢迎之不暇。惟一般无智无识之卤莽官吏，或惧该报之直笔，以私忌公，或被该报之教言，因羞成怒。乃运动封禁，而该报遂音沉响绝，令人太息不已。兹幸有民吁日报社，将民呼日报社之器机一律盘过，组织民吁日报，现已出版。则政界之霹雳、民界之警钟，仍轰轰隆隆不绝于世界，诚吾中国前途之幸福也。民吁日报以提起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源，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该社仍设上海望平街一百六十号，凡购阅诸君直接该社可也。

云南杂志社启

快看！快看！快看！

留学界唯一之机关日华新报大发达（五日一刊）（现已出版至三百号以上）

本报宗旨，在对于留学界鼓吹自治起见。出版以来，深荷诸君厚爱，一纸风行，益自策励。现复大加厘定，列目如下。

（一）论说，社说、短评、来稿。（二）译丛。（三）日本要闻。（四）留学界纪事，东京、神户、大阪、西京等处。（五）使署文牍，咨文、揭示、章程、公信。（六）学界文牍，公禀、公电及各种文牍。

（七）中国大事。（八）世界新闻。（九）欧洲通信。（十）短篇小说。（十一）谐文。（十二）词林。（十三）调查。（十四）杂录，新知识、新笑林。以上各门按期必备，五日出版，风雨不更。

价目每月前金［预交报费］三十钱，每年三元，不加邮费。倘须索阅样本，请寄邮券三分，立刻寄呈。如蒙定阅，可由邮便局寄资，（日本邮便通例，不拘多寡，均可为替［汇兑］）。

征文　无论诗文，小说，译丛，均请惠赐，一经本报选登，即当备彩寄酬。

聘访员　本报现拟添聘访员数位，使新闻日有增加，以厌阅者。如有愿就斯席者，请即寄稿三天，自有细章寄奉。

定报纸　如须定报可垫［填］写此纸裁寄本社可也。

定报单	今愿定阅 贵报一份自　　月　　日起　　个月务乞照送并请派人照章收取报金为要 日华新报社　御中　　住处 月　　日　　姓名　　　　印

日本东京下谷上根岸町百二十番木田方

定报处　　日华新报社编辑处

附录二　云南杂志出版日期及总目录

云南杂志各号出版日期（缺第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号）

一号， 中/东历丙午年［公元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八/十月十五日

二号， 中/东历丙午年十一月十五/十一月三十日

三号， 中/东历丙午/丁未年十二月初九/一月十二日

四号， 中/东历丁未年［一九〇七年］正月初一/二月十三日

五号， 中/东历丁未年二月十八/三月卅一日

六号， 中/东历丁未年六月十/七月廿日

七号， 末页缺，对面题日本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七月廿日

八号， 中/东历丁未年七月十七/八月廿五日

九号， 中/东历丁未年八月廿一/九月廿八日

十号， 中/东历丁未年十月十三/十一月十八日

十一号， 中/东历丁未年十一月廿六/十二月卅一日

十二号， 中/东历戊申年［一九〇八年］正月廿六/二月廿八日

<table>
<tr><td>十三号，</td><td>中
东</td><td>历戊申年</td><td>三月三十
四月三十</td><td>日</td></tr>
<tr><td>十四号，</td><td>中
东</td><td>历戊申年</td><td>五月三十
六月三十</td><td>日</td></tr>
<tr><td>十五号，</td><td>中
东</td><td>历戊申年</td><td>十月十七
十一月十</td><td>日</td></tr>
<tr><td>十六号，</td><td>中
东</td><td>历戊申年</td><td>十二月十八
正月十</td><td>日</td></tr>
</table>

十八号，日本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二日

十九号，庚戌［一九一〇年］三月廿四日

二十号，庚戌年六月三十日

（上表是根据原杂志出版日期排列的，据原编辑人李根源先生说，应以中历为主。经查对中历日期有几处计算不确。故仍照原列中、东历日期对照，希参考时注意。）

云南杂志总目录（缺第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号）

云南杂志第一号目次

图画

　云南疆域全图

　发刊纪念

发刊词

题目	作者
论地方自治之精神	墨之魂
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	忧患余子
体育	伯林
南阿战记	记者
爱滇篇	迤南少年生
论恩物	易水　译
论冷水浴	易水　译
滇缅界事述略	志复
殖民之种类	记者
创立女界自立会之规则	张雄西女史

云南杂志第二号目次

云南杂志第三号目次

云南杂志第四号目次

云南杂志第五号目次

云南杂志第六号目次

云南杂志第七号目次

云南杂志第八号目次

国民的国家观念 长啸客

国民的健康主义 虹山

译述

滇越铁路问题巴离属地报原文附后 E. Pelleray 著 社员译

时评

日法协约问题 击椎生

小说

死中求活（续第七号） 对镜狂呼客

文苑

感怀 自嘲 桃源洞 黄鹤楼 虎邱 寒山寺 感怀 黔雨词 黔中寄怀秋士 蜜蜂歌 满江红

丛谈

说权利 崇实

瀛谈片片 雪生

杂俎

泰西格言 崇实

访函

滇人驻缅之现象 滇越铁路之情况 云南赈米 转运局之腐败 宜邑新军之腐败 县令政绩

记事

第八号记事表

云南杂志第九号目次

图画

滇缅划界图

云南商埠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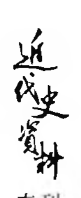
论著

国民主义 侠少

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续前号） 击椎生

救水旱之惟一方法 宗辕

滇缅界事述略 志复



云南杂志第十号自次

云南杂志第十一号目次

云南杂志第十二号目次

云南杂志第十三号目次

云南杂志第十四号目次

王思训诗　大别山远眺　常熟镇山楼晚眺　破山寺　吴山吊古　次和荔秋女士吊岳忠武原　韵　过山海关　吊岳忠武　咏死绝会　感时　观全学界研究云南问题大会感作　步徐佩　玉女士咏苏杭甬铁路原韵　步徐佩玉女士吊秋谨　女士原韵　感事　读史咏韩信　座右铭

谈丛

支那云南杂观

大事记

云南杂志第十五号目次

图画

滇越交界之河口

云南腾越边界草图

中法界图

论著

国民的国家续前

论中国宜注重农业教育

论中国人有亡国民之劣性四

说美育

论滇省宜急兴女学

译述

英藏交涉沿革小史

法人（佛国）于云南　　澜沧

历史

缅甸灭亡小史

要件

滇省京官陈时铨奏赎回滇越铁路折

云南留学越南学生上邮传部外务部恳收赎　滇越铁路禀稿

敬告全滇父老缴款赎路意见书

赎滇越铁路万不能再缓之警言

文苑

滇南诗萃　暮春偶感　虎邱　忆翠湖　天　津　雪后晚眺　题渔樵

云南杂志第十六号目次［封面误印十七号］

文苑

滇南诗萃　施武诗　吊黄谷诗　赠郝太极诗　吊养雪诗　朱寿琳绝命词　吊杨畏知诗　夜归　夜坐　捧檄勘关将行　拱卯山掘出汉龙关石碑　与英领新街府觉罗智勘路　哭况心田　腾永各司失地感成新街漫兴　游缅王金殿有感　到滇缅交界　对鹿吟诗　咏怀　醉中赋　昆水　漫兴　黔中留别南昆仑生　惺生南归怅然有触　与惺生夜话　黔中赠别惺生　滇池舟中口占　癸卯元日黔中旅次　次岑　润之青龙洞元韵　清溪道中　元夜宿鲇鱼塘　过黔楚界喜晴　辰州雨后晚行　缅甸感怀即　和日本松延氏原韵　游缅王金殿　自题丙午小　影　戊申小影　红蚌河　滇缅昼界感赋　磨盘石吊古　狱中吟　茶花女遗事书后　大矶即景　风入松　高阳台　风入松　百字令　高阳台　绮罗香　挽秋璇卿女士

小说

死中求活（续前）　对镜狂呼客

云南杂志第十八号目次

图画

缅王母及缅王

缅王宫殿

论著

国民能力与国家进步之关系　崇实

论人　义侠

论女学之关系　师竹

历史

昆海遗征　雪生

译述

佛国于云南（续前）　澜沧

论社会精神之复合状态　社员

文苑

滇南诗萃　雪生

自题小照　鲁戈

黄蜂歌　少陵

土谣　朗天

小说

死中求活　对镜狂呼客

访函

腾越之矿产发现　腾越来稿

好官难再得　仰江来稿

张松林尚不知痛改前非　仰江来稿

昆明县裁判之一端　云鹤来稿

调查

云南陆军小学堂毕业咨送湖北陆军中学堂　诸君姓名籍贯录　义侠

记事

五六两月大事表　记者

云南杂志第十九号目次

图画

滇边矿产发现草图（附说）

苍洱全景（附说）

篇甲（文言）

一　社论

为滇越铁路告成警告全滇　义侠

滇越铁路问题　华生

论女学之关系　师竹

二　专件

留日云南同乡会致咨议局筹赎滇越铁路意见书　云鹤

三　译述

论社会精神之复合状态（续前）　社员

四　杂纂

张君成清遗策

鹤庆州孝女志　珍璞生

太和冤狱

云南杂志第二十号目次

附刊　滇粹目录

永历帝纪	日本石村贞一《元明清史略》
附录永历帝贻吴三桂书	日本丸山正彦著《郑成功传》
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事略	失名
征南将军颍国公傅友德传	赵州师范先生著
云南总兵刘綎传	无名
腾冲参将邓子龙传	失名
金沧副使杨畏知传	楚雄李天秩先生丛稿
明华盖殿大学士谥文襄杨一清传	失名
三保太监郑和传	赵州师范先生著
山西巡抚孙继鲁传	直隶庞垲先生著
兵部尚书苏辽总督傅宗龙传	失名
晋王李定国列传	永北刘彬先生遗稿
卫国公胡一青传	失名
南宁侯张先璧传	失名
诸生薛大观传	江南布衣宋潜虚先生著
明京营副总兵申甫传	江琬先生著
林启俊传	昆明赵元祚先生撰
文贞道传	
武风子传	方咸亨先生撰
乌私泣集序	
明季忠烈录	失名
丁亥纪略	李思揆
熊元仲传	王思训
李孝子传	王思训
旅滇闻见随笔	失名

近代史資料专刊

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
太平天国资料
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
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
义和团史料（上、下）
筹笔偶存
庚子纪事
杨儒庚辛存稿
辛亥革命先著记
鄂州血史
云南杂志选辑
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
华侨与辛亥革命
徐树铮电稿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
秘笈录存
五四爱国运动（上、下）
五四运动回忆录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

近代史資料专刊（22 种 25 册）由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结集出版。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兰涛
封面设计：智兴设计室 · 段维东



专刊

《近代史资料专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持编辑的专题性近代史资料的总称。

《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以整理发表近代历史最新资料为职志，自1954年以来，先后编辑出版了《近代史资料》期刊120余期，《近代史资料专刊》20余部及《北洋军阀》等多部大型史料集。《近代史资料专刊》选题精道，内容充实丰富。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已成为该领域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史料。

上架建议：历史类
ISBN 978-7-5130-1655-1



ISBN 978-7-5130-1655-1/K · 146
(4498)　定价：155.00元